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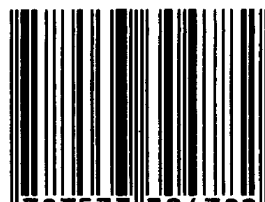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一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0/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太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一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戒菴老人漫筆八卷

〔明〕李詡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五年李成之世德堂重刻本

.....一

認字測三卷

〔明〕周宇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重刻本

.....一六八

黃玄龍先生小品四卷

〔明〕黃奭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二五八

雪菴清史五卷

〔明〕樂純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書林李少泉刻本

.....三四〇

露書十四卷

〔明〕姚旅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

.....五二六

書蕉二卷

〔明〕陳繼儒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八〇五

枕譚一卷

〔明〕陳繼儒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刻本

.....八三一

偃曝談餘二卷

〔明〕陳繼儒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戒菴老人漫筆八卷

〔明〕李詡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五年李成之
世德堂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戒庵漫筆

八卷》提要

戒菴老人漫筆序

利城蓋有李先生云先生名詡字
原德有道君子也號戒菴老人名
所著書曰漫筆者不以品列不
以類分不以甲乙次第為先後隨
事輒紀隨紀輒書故云漫其書
浩汗縱橫闔閭變幻鴻纖幽顯
靡所不有不獨成一家之言且也談
衆作之奧此之為書況者哉蓋
不博古者不曙千秋不通今者不
鏡當代不涉大隘而不廣不語細
疎而巨當不明經不窮列聖淵源

不閱史不識古今治亂不譚詞賦
風雅之衰不探名理精微絕
不談覽不淹通不蒐羅不閱肆
不論俗不知萬姓之隱不述怪不
竄六合之外不詆諧不玩世不神
仙不消搖不表忠貞人倫不顯不
我光侯棹机遁藏故皇農義吳
以博古廟謨昭乘以通今四方上
以語大男女居室以語細詩以
禮樂以明經果朝歷國以閱史
雕龍纂組而談詞賦道德性多而
探名理丘墳汲冢醫卜農圃而

談覽天人王霸窮髮鬼夷而蒐
羅銜談市諺風土彙而語俗生
鬼蛇神承立石言而述性射覆滑
稽談言微中而詠諧飲食冲舉
騷騷馭鵲而神僊成日秋霜縻
軀碎骨而表忠貞隱隱累行惡
貫幽而載光侯斯非所謂五事
可愕可憤可悲嬉笑怒罵皆生
文章者耶之以代豈孤之筆應
所忠之求矣馬遷採七十二家言
而成史記異時
天子開石渠虎觀治諸儒撰一代

正史是編寧能舍梅先生少游柳
學誠必高等七應都試悉報罷
晚入南雍一謁選人即素去舊知
居要津者絕不交通或欲式座六
辟區有司徒勸駕稽顙稱主臣
而色踐更租庸先期而翔曰我寧
徃役不徃見也歷年八十八始卒
故自名老人嗟乎奈何不獲遂
於國老庶老之列袒割醢醢授
几與杖以贊
休朋至理乃終老田畝而後
此非有司之過典屬余序者往

孫如一首名鶚神今以字行六文
能繩祖武者也

太原王穉登撰并書



重刻戒菴漫筆叙

江上藏書之富夙推李氏得月樓
蓋自戒菴先生博綜古今殫心著
述子孫仍為在業重購精儲踰於
鄴架余生也晚未及執鞭先生章
與近復兄弟敦世講獲入鄉環而

叙

窺宛委當纂脩邑乘時得藏說小
萃多采入以徵文獻會乙酉之變
王謝燕去烏保缺飛先生家遺書
亦俱散失如雁坑燄不可問矣喬
孫汝集通追弓冶力續新傳重鐫
先生漫筆以行屬余為叙、曰自

先生家遺書散失說者謂積書等

諸積金多藏厚亡均為烟鑒是大
不厭錢財隨積隨掃即金穴銅山
何足真喙若書籍乃乾坤之光澤
作述之精神也自祖龍一炬來屢
經劫運而筆山墨海填塞鷄林有

叙

當燬而存無當存而燬則以名山
大川之所護持好事家之所薈萃
賢子孫之所網羅壽長於鼎鐘而
數超於陵谷有斷、不可湮沒者
憶董文敏總裁國史時特欲詣近
復家披枕函以資華琯茲漫筆為

叙三

漫筆目錄卷一

御札

駕幸君山

鳳陽父老

輦轂巡吏

揀花舍人

梁四公

單甲

江陰異魚

念佛刻石

陰陽互藏

禮緯含文嘉

天台奇跡

哄疑

元宵紙船

舉逆禍兆

陸墓促織盆

世英異寵

論字體

路史

流賊題驛

銀杏火發

遊春黃胖詩

國初諱用元字

祭廟餞頭

梁棟注油

正德儀衛

宮女護領

古陰陽地字

駕幸領龍山

瓊花鎮

鎮寺經像

驗月體

五行生尅

宣德御書

乖崖論陰陽

木皮代瓦

蚌眼謠

兩科併取

江陰三勝事

妓巧慧

神光經

字音

歌童書算奇遇

聽松寺

靖江漂沒

八歲知書

論存經議經	大雄黃
泚珠法	腊字
文士潤筆	燒成股子
古塚厚蛤壳	倒掛鳥
接脚	殺邊樂
文進不遇	畫士二呂
石鵲石班魚	江陰人題昭君圖
北門周烈女	李楊二相
考功輅聯	姦盜皆以詩免
端陽競渡圖	不落英不落莢
鹿鶴雌雄	南都打春
男子生產	江陰鄉賢名宦
錢寧晒衣	論眉鬚
獸皮	丘氏蘭亭
牙牌排衙	一乳三子
玄妙觀鐘磬	京城雨錢
郭戴幼穎	筌篹
南京謠	諾皋記
周髀算尺	僊遊祈壽
班般字韻詩	宋時江陰劉谷
辨姦論族譜亭記	清明上河圖
半印勘合戶帖	關寺騷擾
東坡公據 <small>附節山谷跋語</small>	犬怪
在官有族犯皆去職	江陰朱子同年

漫筆目錄卷一終	江令精察	褚先生
漫筆	倭國春畫	科場貴善迎善藏
	胡端敏自贊	梁武宋祖詩識
	骨董門對	鄔駙馬對

漫筆目錄卷二

飾俗七夕沐髮	保保六月年朝
湯大理恩賚	誠意丹青
半黑大珠	五歲破題
拽石難	授書中貴
慶成宴	廟壇
江西樟樹	殿上金佛
十可笑	蟬背字
久瘖因怒能言	良齋娶妾同姓
瑪瑙石壁	琵琶聲梅花泡
趙松雪印色方	二古錢形
寶石名色	宋潘衡墨
雷擊柱	虹霓兆元
宋銅鐘	疊畫雲雷象
江陰青山古跡	燕巢紙燈蓋
鄭樵食鑑	產鬼物
江陰白鵲鵲	兩邑雞鵲
較蘭亭點畫	天然對偶
繼統祭告宗藩	宋張行婆
唐肅墨跡	百家姓不同
千字字重複	猿忌食肉
經山晉杏	三角三眼牛
內閣體	選妃
試錄原始	木鸚瓦盃自動

漫筆目錄卷二

孔僧顯靈	二舉人定數
夢談論鯉	無錫獲虎
教職淨身	二家曆法
嚴大理遺事	讀書法
辨達磨面壁	平迪少時題畫
岳武穆請糧印	易學三書
孟子古本刪本	十字碑
羅齊襄復讐	葉艾齋八戒詩
三全三養四印	蓮社十八賢圖
桑民懌落乙榜	鐵椎銘

漫筆目錄卷三

戒石銘	辨博物志
駁靈芝圖	雨下失魚
墨子夏后開	元史二傳誤複
王質論紀年	降真香
西域記一事相類	論善惡語有本
釋廣弘明集字殊	兎亦有雄
鄭所南傳	先儒因方言
祝吁	縣尹事用誤
韓集百葉桃	伐侂冑祖隴竹
御用筆	方正學禍蔓
梁文命事	駁李靖行雨事
不知章草	蔡咏妓誤使事
趙同	晉多用信字
唐詩用至竟	誌稱
序素書	賈衆
洋溝	甘蕉
悼陸全卿詩	北海東坡書源
麻紫籠統趙	杜順法界觀
演卦爲神農	中山王御碑跋
蔡京父子相軋判	淫色爲風
論格致辨千金方	橋籃
琵琶青塚	護花島
誤引不多食	周尚書談邊境

老儒遭困

塔影

德祐間子撰父志

武林俗呼

取蟾酥法

集覽誤認刊字

論禰衡張華二賦

文恪教外孫

茅山古跡

李文安幼類

唐大中時墓銘

三花別名

曆書分色

鄭州風俗

黃叔楊傳

供開選勝各八

姚少師官譜

燈謎

河豚有害

測影臺考

宣德詠撒扇

甲辰歲荒

屈鼎等名不同

楚世子弑逆

丙丁龜鑑

南村草堂記

張修撰緝屋

神仙粥方

迎武宗駕還帳詞

女辯繼母誣陷疏

瘞蠶得禍相同

西瓜

草窗鐵崖別號

松江張同知召變

江陰刊高麗圖經

漫筆目錄卷三 終

漫筆目錄卷四

胡節婦

任兵憲家書

嘗熟倭變

雨豆

大蝙蝠

求亡子啓

錢寧嬌姓

黑豆丹方

已未歲荒

白日鬼縛兒

壽木前定

彭祖非壽終

禁宰犬豕

信國家書

服玉泉法

唐孝烈婦

藥名傳文

談參傳

今古敦誼僕

二孝子傳

補班史闕名

治竈瘰

同父遺傳

山林窮四和

漢壁手摹

江陰侯賜刀

邑令戰死

曹尉捍城

張羅峰

徐子仁寵幸

唐中丞

三古人周急

唐伯虎題畫

柏錫

續皇極經世

邵詩三十六宮

山魃

改奉聖像

王子開事

定山雜詠卷

辯爲陳侯周臣

海山覆敗

糜霜鹿霜法

醉鄉律令

泣鶴先生

拂水巖雄殿

少游題龍虎圖

卷四

漫筆目錄卷五

真率錄

論西澗詩

兩郝天挺

雪蛆水蛆

望後月

禪玄二門唱

白沙習射

鬼畏

老景詩聯

石塘武略

伯虎漫興

卷五目錄

鶴卵雞

西蠶白水有識

雲林題亡室像

嘲奔圖

句逗

三教贊

頭通稱

太嶽善鑒文

五風生日

曲賓白

白猿傳事相同

柳姐誤

統論山

論牧之詩

嚴分宜

化鬚疏

盈歎常理

右軍真跡

石麓應制詩

清明異寒

講洪範以代醮

訛言取繡女

男子變女

放翁記鄭謝事

財主

蔣陳二生

附王直

去目翳

閻恒言

玉尺八

百六

綠鶉鳩

土虺傷鶴膝發背方

西廂稱春秋

茶事引略奴

蛇報事相類

錢參政仙遊夢	靜坐方
蔡君謨書	方言大畧
紂啓同母	筆毫管
錢楊藏書可惜	馬烈死相同
若山信聯	錢鶴灘遺詩
穉稻魍魎矮	精氣二字
噴嚏	樹藝取暖
建炎間拆字	驗陰晴
鰻鱺有無	黃雀多寡
省鱗	有所思所載不同
二張遺跡	第四泉
蒟醬	本草品類分併
茶槍旗	孟子園池語
辨正百忍圖	瞿醉漁
辨水火炭	辭賦句體
裴航論虛實	仙女論心精
釋稱父母	玉川詩窮
梅國光兩次中式	論醫
焯掌	二絕三推

漫筆目錄卷六	江陰一時三忠	少游詩病
盧服白楊	安南鄧尚書	
稼穡艱難	辨蘇小妹	
糞田日	東解	
治虎傷	彩神圖	
無首猶生	佛圖澄論敬慎	
物名顛倒	定字父子苦志	
爆字妻詩	俗語誤語對	
百合	種山藥諸物法	
柿柑橘	荷花	
悲忌	字謎	
居喪所守	詩謎	
夏都憲詩	魏科預定	
不韻三絕句	趙林二輪迴事	
不着不盡	僧夢	
稻花驗米價	豆二佳種	
押字原始	昔昔鹽	
驚鸞辭	石夢婆	
寢輿鬼	才不足憑	
邑城東門厄	廢宅賦別	
泊著撲水	候畏	
鼓吹誤收	日本婦飾	
關世俗釋道	論相	

論堪輿

以支名書

衛公帖

月泉吟社

顧瑛詩

筆脚

安道題漢高二絕

五川題六如折枝

朝儀舉制之始

江陰令水利

三任銘

子言小說名

馬季廉志

薛華館試詩

稱后妃之本

布穀鳥

蘇黃逸詩

順正堂銘

蒲脯黑黃

居家制用

異僧艸書

漫筆目錄卷七

遺訓

文成墨蹟

十二生肖

方言

一峰遺事

無行無學

農無逸詩

後渠名言

筆墨

痘凶

王季子

熱難奇變

不肖

神鵲鳴冤

陰多陽少

仲文傳

匠班銀

詩體

挽送諫臣詩

三夸三豪

僞病字解

風狗毒蛇傷

二縣猝變

文成逸語

一生使不盡

鸚鵡事相同

湖舫

杜用文選

釋稱

改名取媚

辨天祿閣外史

牡丹百詠

李昭画

古文已字

桑蚕等詩

父在觀志章旨

托喻詩

參同契托名

洞鑿四種人

廣譜

血氣精溢

張許詩文

書忌字

救溺

雲林東

挽子儋詩

忘已責人
療奇疾事
李柿蒲萄
獲麟地
憲副三同年
稱姪甥
老子至言

豆腐詩
煮粥詩
佳節月忌忌月
嘆嘆集
論阿房賦
僉憲寄贈詩
斯文始終在岱嶽

漫筆目錄卷七終

漫筆目錄卷八

論賑濟過糴	江陰侯孫
題林甫詩	二王承襲語
入貴溫和惻怛	和靖要語
闕謝土	塔中塔
古人引用諺語	硯貴洗
擦圖書	治中滿腹脹
祀儀典敕	佳茗比佳人
月影辨	金印古硯
楸葉膏法	中山狼傳
江陵籍沒書	論大獄
瀛國公子	教學字
閩臣小斷	異物不可食
潛溪詩文	以足代薪
種英蘇冠	治廣瘡
倭房公賦	時執坊刻
相牛法	僧尼始
宿娼酌酒二戒	漢引保真法
大度	老年拘拘
遊月巖記	海棠
心齋論	俗學俗書
蜀道表忠有本	全孝圖說
俞似詩	正學詩
孟勞白撰	花前別名
浙邊中卷	前行利人
薦山之渠	朝鮮國王
端簡公訓子語	卷八目終

戒菴老人漫筆卷一

明江陰李詡輯

孫男如一校

玄孫成之重校

御札

江陰侯停封追劄在靖難時其裔孫所藏惟太祖

高皇帝未定鼎以前御賜四札在焉此史冊所

不載者謹錄之以為世寶札中因與密旨教江陰

衛指揮吳國興知會即目我用馬軍往淮上取濠

州安豐你那里則是守城不須與人野戰你那城

中馬軍可撥一百精銳的教忽雷王元帥領來廝

殺你料着不妨便撥將來龍鳳十二年二月

十九日親筆吳王令旨教連陽衛吳指揮如今

賊寇近我境界下營不問多少則是掣軍的法而

缺你則是牢固守城不妨可戰即戰不可戰等大

軍來與他廝殺十二日出吳王令旨教連

陽衛指揮吳國興既是賊兵來近境界邊廂須要

嚴兵固守城池我城中糧食草料廣有不必便與

他戰不必便望應兵你且守兩箇月日我方來救

賊人此行不過則是要解泰州之圍這等計量如

何解得我既是要征他城子了如何無隄備教他

解了圍他若要來時江南船都休出來惹放來上

面深入我境我自分曉泰州早晚下你守兩箇

月時泰州先下不要輕意與他戰你不見浙東胡

參政兒子率兵守城如此謹慎長典小耿指揮也

那般謹慎你兄弟二人及大小頭目如何不强似

他每則是牢守親筆出問十月十六日徐相國

差屠千戶報到捷音當日辰牌時分克復泰州城

池了當全城軍民盡皆俘獲規下也

祭廟饅頭

祭功臣廟用饅頭一藏五千四百江寧上元二縣供

短二十担祭畢送工部匠人作飯

駕幸君山

問父老相傳太祖皇帝曾幸江陰有駐蹕意登君

山望氣謂主山卑客山高遂已之謂少年猶見山

有紅牆遺跡在也是時江陰侯家以鱗魚為上供

蓋江陰之貢鱗始于此主山謂君山客山謂由里

山臨幸為征石牌朱錠錠張士誠之左丞也

梁棟注油

工部修太廟梁棟皆豎立於版每根頭鑿一窠以

滾桐油注之逐水凡牢

風陽父老

太祖時風陽父老親自上壽以比叟沛至太宗遷

北京大朝年亦舉行後漸廢池府縣督遣近年有

至中途逃歸者命嚴其禁至鎖項批解上京殊失

祖宗之意陳學士石亭說

正德儀衛

武宗在南京儀衛有銅鑄人手掌連臂者或人衣者皆柄長二尺馬上荷之後大白旗有威武二字

輦轂巡更

北京皇城四面巡更諸舖周流傳警每夜內發大鈴從東華門出至後宰門收一一交遍盡七十二枚天明矣

宮女護領

宮女衣皆以紙爲護領一日一換欲其潔也江西玉

山縣貢

揀花舍人

南京舊制木犀開時造餅有揀花舍人五百名

古陰陽地字

漫筆

乾鑿度云元皇分雖測問陰陽注云古坤鑿度云孕

靈坤堡注云古

梁四公

梁四公記云梁天監中有蜀闍上音構魏杰上音魏魏黯

上瞻仇督上音掌四公謁武帝

駕幸顧龍山

金壇城外顧龍山太祖高皇帝時有于高五郎作

亂親征曾駐蹕於此今有御製詞刻石碑

單甲

單甲之制比甲稍長比披襖減短正德間創自武宗

近士夫有服者

瓊花鎮

浮休薛章憲先生曾至南京淳化鎮主人謂曰我每

家被江陰人害問其故曰太祖時取張編脩到

此墜金死以地方不卽救護四十家俱發充軍淳

化鎮今多訛爲瓊花鎮云編脩乃張藻仲宣也

江陰異魚

弘治三年九月邑之江濱有大魚橫死長十餘丈首

沉不可見腹仰而無鱗衆割之純膏腥重不可

食烹其油點燈未幾復爲潮盪去

鎮寺經像

南京雞鳴寺太祖時有金字華嚴經一部沉香觀

音一尊長二三寸以金棺銀柳盛之俱遺鎮寺者

主僧住持交代則送禮部易封用印不可輒開

武宗至南京取去知太祖所留復歸于寺

念佛刻石

雞鳴寺外石壁一帶嵌石十塊俱刻南無阿彌陀佛

云馬皇后幸寺念佛一聲則刻一石

陰月體

先儒言月體本圓受日之光今可驗者予得三事人

夜坐月色中身亦黑一也月缺時有暈皆圓二也

安南及西域尋斯干城月初已見其半三也

陰陽互藏

綿紙有軟弱而聲甚啞者問其人曰此夏天所造各

爲陰紙若冬天造者則有聲因可見陰陽互藏之

義先儒言水生燥火生濕曾試觀粘膩之物以水

或湯滌之則索然乾爽生燥之謂也乾物火邊煨久則轉潮潤生濕之謂也亦可見陰陽互藏之義

五行生尅

五行相生一順而生隨時不間五行相尅皆間一物此亦自然不待安排今人論竹云公孫不相見子母不相離亦有此理

禮緯含文嘉

禮緯含文嘉三卷共六十篇天鏡經上篇卷之一自一至十五地鏡經中篇卷之二自十六至三十四人鏡經下篇卷之三自三十五至六十序云紹興辛巳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東南第三正將觀察使張師禹授多言天文災異占驗之說與各史五行

志相類

宣德御書

宣宗皇帝畫五花馬白燕二幅俱親題賜太監袁琦者燕上柳葉飄灑用粉分筋柳幹顛掣學南唐李後主金錯刀法此徐尚書晞家物舊大街戴氏收又歸織墩曹氏

天台奇跡

天台山奇迹甚多寺池中有無腸魚無腸螺蛸相傳昔有僧治此二物欲食人見者譏其釋家傷生僧輒放之池中而活至今相生如此

垂崖論陰陽

太極注中張忠定公語公謂李昉曰子知事有陰陽

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著字前則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著字後則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

哄疑

太玄經哄疑俱去聲無聞見也

木皮代瓦

以木皮代瓦今陝西秦州等處房屋猶然

元宵紙船

宸濠曾因元宵用紙造旱蓮船一隻頭作二獅子口俱銜錢傍列五道士冠皆斜側一竿半青至尾則否徧遊各街問人有曉其意者召來忽遇一秀才見云此甚有意召去問之對曰好一白蓮船兩司

俱要錢

俱要錢五道官不正一竿清不全大喜留宴賞元寶一箇蓋江西有五道太守姓甘初政頗清故云

蚌眼謠

童謠云若要江西反除非蚌生眼後城中小兒俱以蜊壳磨穿貫手指中爲戲雖官府嚴刑禁之不止果有宸濠之亂

舉逆禍兆

宸濠舉逆日霹靂大震蒼蠅無數集頭上舟行至江中見風不利欲轉問至何地對曰黃石磯音協王失機怒斬舟人

兩科併取

正德十四年己卯科江西以寧藩之亂缺鄉試嘉靖

元年壬午科并取一百九十人

陸墓促織盆

宣德時蘇州造促織盆出陸墓俗呼鄒莫二家曾見
離錢人物妝采極工巧又有大秀小秀所造者尤
妙鄒家二女名也久藏蘇州庫中正德時發出變
易家君親見

江陰三勝事

江陰雖不僻則邑然有三事竟然絕倫者余爲拈出
地非帝鄉而有太祖皇帝故人焦千戶高尚如
嚴光事見寓圃雜記景泰七年丙子秋榜吳啓文
舉以春秋學生發解應天徐泰士亨以書經監生
發解順天兩榜首皆邑人同學今學前有坊額徐
公睢以吏員登八座初授繕工經歷司都事歷工
部郎中進兵部右侍郎遷南京戶部左侍郎正統
初以征雲南功陞兵部尚書曾爲殿試讀卷官刻
錄離江陰人而已事在國史此三事四方鮮有其
一惟合得之益奇

世英異寵

徐世英尚書睢之孫其娶妻乃英宗母李恭皇后
之姊所出少時宮禁相習正統某年追憶勅問
知配與徐睢孫傳奉馳驛來京朝見用平頭巾即
今里老戴以接官者論吏部曰朕豈有白衣親與
他九卿堂上官做科道交章論列聖旨批今後
再有來說者打掉牙齒僅授中書舍人天順初遂

陞通政使司通政前後閱四十年至弘治初始致
仕蓋異寵云

妓巧慧

三楊學士當國時有一妓名齊雅秀性最巧慧一日
被喚衆謂之曰汝能使三閣老哄乎對曰我一入
就令笑也進見問何以來遲對曰在家看些書問
何書對曰列女傳三閣老聞之果大笑乃戲曰我
道是齊雅秀乃是臍下臭蓋因其姓名之聲而譏
之應聲曰我道是各位老爹是武職原來是文官
以文爲閒也三公曰母狗無禮又答曰我是母狗
各位老爹是公侯侯者猴也

論字體

沈括論書曰寡在左則取上齊寡在右則取下齊如
從口從金此多寡不同也驗則取上齊卸則取下
齊如從米從又及從口從胃三字合者多寡不同
則叔當取下齊喟當取上齊

神光經

神光經術家妄作之書也無稽之甚

路史

路史宋乾道中廬陵羅泌長原撰多載仙經識緯茫
昧之說

字音

賈胡藏珠都少卿玄敬讀作假而不爲古音泛駕之
馬陳學士魯南讀作泥而不爲音學其難矣哉

流賊題驛

流賊趙風子就擒經河南題驛云魏國英雄今已休
一場心事付東流秦廷無劍誅高鹿漢室何人問
丙牛野鳥空啼千古恨長江難洗百年羞西風吹
散窮途客一夜遊魂反故丘

歌童書算奇遇

鎮江楊閣老遂菴家小僕楊芝江陰徐葵亭其所送
歌童也 武宗臨幸見之間其名收賜為羊脂玉
攜至京後發回又有鎮江于鵬書算初字克舉美
容儀是時楊令鵬接待 武宗見而問其各對曰
于鵬賜字曰萬里其圖書文曰天賜萬里二人之
遭際何其幸與

漫筆

卷一

九

世德堂

銀杏火發

常州府學銀杏西南一株嘉靖元年正月二十一日
火發竅中酸醃水不能沃至二十六日而止樹亦
無害說者言本府解元之應是科準鑰也

聽松寺

無錫聽松寺為二泉公所得有人揭其門云此日暫
為新相地百年還是舊僧居

遊春黃胖詩

白懶隨記開禧權臣因賜南園新成會諸朝士席間
分題有賦遊春黃胖詩云兩脚揜空欲弄春一人
頭上又安身不知終入兒童手筋骨翻為陌上塵
為一朝士姓俞所作又怡顏錄載韓侂胄以冬

日遊西湖宴南園席間有獻迎春黃胖者命其

族子院判賦詩云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

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肉都為陌上塵二詩一

也而不同如此丁晉公同夏英公看弄水桃丁屬

夏賦詩曰舞拂跳珠復弄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

公端坐無由見却被傍人冷眼看三公之末路蓋

兆于詩矣

靖江漂沒

嘉靖元年七月二十五日風潮大作是夜靖江漂沒
萬人崇明并沿江亦然

國初諱用元字

余家先世分關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

史書無所考見姑記之以詢之熟典故者焉

想 國初惡勝國之號而避之故民間相習如此

八歲知畫

元岳柱字止所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柱

指陶母腕上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

為也何大驚異觀此可以知畫理矣

論存經議經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

卜筮存本草素問以方技存其天乎新安王晦叔

云程子曰素問之書大戴記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

職孔叢子之小爾雅古書之存者三子之力也後

儀王伯厚云 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

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繁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亂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于議經况傳注乎

大雄黃

安遠侯柳文家有雄黃一塊重五十斤每年五月用

金盆架置堂上過夏乃收沈戒菴說常見云

辨珠法

試大珠以漆圓盤擲下連跳起不定者佳一下直轉者偽

腊字

市肆有鷄腊當隻白煮為之初不曉腊字之義易噬嗑六三噬腊肉謂獸全體骨而為之者周禮腊人

卷一

士

世德堂

注小物全乾為腊

文士潤筆

嘉定沈練塘齡開論文士無不重財者常熟桑思玄曾有人求文託以親昵無潤筆思玄謂曰平生未嘗白作文字最敗興你可暫將銀一錠四五兩置吾前發興後待作完仍還汝可也唐子畏曾在孫思和家有一巨本錄記所作簿面題二字曰利市都南濠至不苟取常有疾以帕裹頭強起人請其休息者答曰若不如是則無人來求文字矣馬懷德言曾為人求文字於祝枝山問曰是見精神否答曰然又曰吾不與他計較清物也好問何清物則曰青羊絨氈

燒成骰子

南京顏英玉璫知許州時掘地中得燒成骰子一窖約兩三石每以六枚作小匣置之歸遺親友蘇州沈辯之與文曾得之

古塚厚蛤壳

青州城北四十餘里豐山下麥地古塚得厚蛤壳四五千枚以錦綺重重間鋪錦皆毀化壳背隨尖潤就臍作嘴二目雙角短長異狀皆為鳥形以漆畫之每壳中各色畫樹木人物竹籃紛錯如婦人采桑之狀有在樹上者有倚樹下者坐臥行立種種皆備亦有僧擲籃滿地亦有人頂籃樹底餘率裸形男女交感橫斜俯仰上下異

主

世德堂

態不可具言男間有作回回貌并椎髻者婦人或散髮在後長乳尖足毛竅陰陽之物顯然抱持牽挽一壳多者至十數對正類今之春畫然不知作何用耳沈辯之得百枚回又云塚中他物甚多木梳尚存圓背亦異今製銅器皆商金銀者疑為三代物然僧不始於三代或是北朝時魔鎮物為近

倒掛鳥

倒掛鳥大如雀綠色宿則倒掛常置籠中以好香薰之則展毛羽受香畢而飲客至置几案間仍以香引之如前展羽一室芬馥

接脚

武宗夏后居五花宮 今上陳皇后立夏后乃退居

小二宮而讓之時御史華鍾監脩江陰辦事吏王實常隨出入見宮殿皆不甚高大中置龍龕朝廷所坐有金交椅又方木墩甚衆問內官所用乃官人祇候傳班短者以此木立之令齊各接脚

殺邊樂

武宗皇帝深解音律親製殺邊樂南京教坊皆傳習余嘗聞之有笙有笛有鼓歇落吹打聲極洪爽頗類吉利樂

文進不遇

宣德間崑山畫士謝庭循雖以畫蒙寵終日侍御園基時錢瑋戴文進畫法極高與等輩十八人行取至京皆不及戴者考試令戴畫龍戴本以山水擅

漫筆

卷一

幸

一世傳

名非其本色隨常畫龍皆四爪呈御上大怒曰我這裏用不得五爪龍着錦衣衛重治打御棍十八發回餘十七人皆得用命也蓋爲謝所軋云蘇州周東村說宣宗又嘗問謝曰還有一戴文進聞畫得好對曰是秀才畫欠精緻是隸家畫也卒不得進上海陸子淵司業亦云戴曾畫山水進呈宣宗稱善令謝視之謝指其失曰好固好但舟中豈有穿紅袍釣魚之理遂棄去弗用

畫士二呂

孝宗朝畫士呂紀以翎毛呂文英以人物皆被恩寵

紀寧波人文英處州人人呼爲小呂

石鵠石斑魚

浦城有石鵠大如青蛙待客最貴之物龍游謂之石鵠西安有石斑魚生石池冷水味佳甚

江陰人題昭君圖

驪山舉火因褒姒蜀道蒙塵爲太真能使明妃嫁胡虜畫工應是漢忠臣此邑人題昭君圖名時忘其姓

北門周烈女

邑北門順化三坊周仲義妻崔氏生女十歲時正德六年許贅鎮巷曹舖男益益後屢以不才絕婚父母改議他姓女誓不願而止嘉靖元年五月間曹聞女尚居室忽送禮復尋前盟周輒拒逐擔盒之夫且訟于官女聞懼貽辱自是茹素禮神母前托

漫筆

卷一

南

一世傳

疾婉詞令醫棺密治衾服凡置靈之所及身後事一一整備六月初三日夜沐浴更衣書詩二首至別室易新鞋繼死年二十一歲也其詩曰奴命皆因運不通雙親一念幾時空夜間得夢能分曉此事須知不苟同又曰貴家數次欲求姻罰誓堅心拜世尊正直無私未明事只從一死不須論隣人周天祥女之從祖言其曾祖周效忠本江西南昌縣人任福建道廉使降江陰稅課大使洪武二十四年遂占籍云

李楊二相

聞有爲詩嘲李楊二相者云堪嘆涯翁與遠翁兩人皆起自神童文章政事不多異詭譎奸邪大畧同

考試賣題涯怎想選官受賄遂難容皇天莫道無陰報箇箇教他絕後宗巷議之口亦可畏哉

考功聯

蘇州夏考功愈清介而貧松江錢學士溥在京時除夜同沈粲在夏宅當作一春聯求沈寫之曰座上無鹽且喜身安心內樂方構思下句夏遽云吾已得之矣對曰門前有栗誰憐眼飽肚中饑蓋其家對倉而居故也錢至新正三日送米六十石

姦盜皆以詩免

蘇州月舟和尚犯姦長洲知縣聞其能詩以鶴為題詩曰素身潔白頂圓朱曾伴仙人入太虛昨夜藕花池畔過鸞鴛冤却我偷魚釋之又一婦以夫盜身非織女夫倒會牽牛免其罪

端陽競渡圖

元黃振鵬一作震朋賜號孤雲處士繡端陽競渡圖像如白描甚精妙大德九年作在蘇州張家徐子擴曰宜生同時端陽競渡即清明上河圖也

不落英不落莢

朝廷每年四月初八日賜文武百官午門外吃不落英曹御史方湖弘云不落英是麵食也四月八日佛生日民在湖廣榮王府端午賜食不落莢云即今之粽子

鹿鶴雌雄

鹿初生鼻邊有缺者是雄鶴初生雄者眼傍別有紅點

南都打春

金陵春前一月沿街鳴鑼跳唱乞米名打春相傳見田野中有北命翰林撰詞使城中亦為之至今及其時江寧上元兩縣給批舉行不廢謂之村田樂然所唱非舊詞也

男子生產

蘇州府吳縣九都一畝人孔方年五十四歲嘉靖二年十月內晚行曠野兩次聞呼其姓名視不見人後每夜睡夢中覺有一小兒在傍如此數次至十

漫筆

卷一

其世德堂

一月間腹內覺有肉塊日漸長大嘉靖四年正月內肚腹時加攪痛至二十四日穀道出血不止二十六日已時產下一包當即暈倒妻沈氏驚異隨將磁瓦劃開看有一男子小軀在內身長一尺髮長二寸耳目口鼻俱全隣婦徐氏看稱怪異即棄撇太湖中浮煦而去里老宋盛等申呈巡按御史朱實昌牌仰縣丞戴珍拘送體勘孔方因病于五月二十日該縣纔申送到府覆審俱同實為災異具本奏聞仍引宋宣和六年都城賣青果男子事以祈修省

江陰鄉賢名宦

延陵季子

札

宋兵部侍郎葛公

官雅

宋太

常博士葛公	宋兵部侍郎耿公	宋寶謨待制胡公	宋司農卿吳公	宋右丞相	文定葛公	校書趙公	南宋處士吳公	元睦州同知李公	陸公	山先生杜公	元空谷先生俞公	元苦石先生繆公	公	元昌知府孫公	王公	元同知韓公	公	宋縣尉袁公	教授尤公	授郭公
子發	子發	直之	直之	直之	直之	直之	直之	直之	直之	直之	直之	直之	直之	直之	直之	直之	直之	直之	直之	直之
宋太師清華葛公	宋樞密文定丘公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宋右丞相

經制李公	吳公	元萬戶蒙古公	海國吳公	江國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元萬戶蒙古公	海國吳公	江國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錢寧晒衣

武宗時錢寧六月六日晒紅綠衣服用裁縫十六人折衣半月曹方湖云

論眉鬚

髮屬心眉屬肝鬚屬腎故風疾多脫眉宦官皆無鬚此理之驗也

獸皮

夜間穿羔兒皮二更寒透狐狸皮可過三更貂鼠皮直至四更北人試驗如此貊皮色似鹿當頸有白毛儼如瓦形取以爲褥臥之可醒酒蘇州許國用一褥曾求唐子畏畫遂爲所得豹以小而文散者名艾葉文其價尤貴於連錢

丘氏蘭亭

漫筆

卷一

充

世德堂

陶南村輟耕錄第六卷載蘭亭集刻一百一十七刻壬集一十四刻中江陰丘氏二余借觀友人蘭亭一本會萃十餘刻中一刻題云蘭亭詩叙定武舊本既不易得而世俗所傳類不強人意模榻者多弱臨寫者或雜以已意甚者妄意舊本轉相模勒字畫寢瘦遂作一等肥字其波磔乃類今時人書不知晉時人未有此法也此本出於新昌石氏雖不敢望定武舊本而視今所傳爲近故家遺物其有所自來耶淳熙戊申二月五日丘壽儒書上一錢形圖書篆東堂二字下一方圖書篆暨陽丘氏四字按暨陽卽古江陰縣名此帖必丘氏二刻之一也錄之以備參考

牙牌排衙

外任官與京職官相遇外任官曰我愛京官有牙牌京官曰我又愛外任有排衙

一乳三子

邑石頭港巡檢任忠陵縣人年五十七歲妻王氏三十五歲嘉靖五年七月初三日子時一胞產三男

玄妙觀鍾磬

縣西門玄妙觀道士湯秋泉房舊傳鍾磬二物鍾一邊有漢編鐘三字一邊有太清宮三字皆陽文小篆磬碧玉邊上一頭有大成二字一頭有太簇二字皆陰文古篆按唐明皇天寶爲太清宮祀老子淳化四年修真宗祥符六年行幸宋太宗大晟殿

漫筆

卷一

壬

世德堂

元豐七年始造玉磬謂漢編鐘者如漢之制非漢鑄也大晟是祀太宗廟太簇是此磬應此律耳皆宋物也

京城雨錢

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夜京城雨電交作次早東江米巷大街南李學等家房上拾有銅錢八十四文每個一一壁立在瓦隴中御史張璠具奏災異錢進入庫

郭戴幼穎

江西郭希顏十三歲中鄉舉在場屋作文甚捷監場布政見其遍卷尚早呼前出一對云紙糊屏風于簡眼對曰油澆蠟燭一條心福建戴大賓十三中

鄉舉十一二時出考科舉同輩見其少年謂曰小
朋友如此年就要做官做到何官答曰做閣老眾
戲出一對云未老思閣老應聲云無才做秀才眾
哄然大笑知反爲所傷也

笙篴

大明會典載 朝廷樂器中有二十絃卽笙篴也

南京謠

南京謠云國子監裏聽講武定門外砲響是這等演
武修文只貴朝廷極賞

諾皋記

姚寬西溪叢語曰段成式西陽雜俎有諾皋記又有
支諾皋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十八年秋齊

漫筆

卷一

世德堂

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
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晚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
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
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
晁伯宇談助云靈奇秘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
步取寄生木三呪曰咄臯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
敢見我我爲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
簪二七循頭還着中人不見晁說非也成式諾臯
記序曰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祿登掌祀將
以著於感通有生盡幻遊魂爲變乃聖人定禱機
之式立巫祝之官考乎十輝之祥正乎九黎之亂
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

列生言竈下之駒掇莊生言戶內之雷霆楚莊王
隨咒而禍移齊桓觀委蛇而病愈徵祥變化無日
無之在乎不傷人不乏主而已成式因覽歷代怪
書偶疏所記題曰諾皋記街談鄙俚與言風波不
足以辨九鼎之象廣七車之對然遊息之暇足爲
鼓吹耳

周髀算尺

蘇州馬懷德捧星板一副十二片烏木爲之自小漸
大大者長七寸餘標爲一指二指以至十二指俱
有細刻若分寸然又有象牙一塊長二寸四角皆
缺上有半指半角一角三角等字顛倒相向蓋周
髀算尺也

漫筆

卷一

世德堂

饒遊祈壽

蒲田林守衷爲父求夢於仙遊九仙以期壽限時年
六十歲夢人持一碗肉謂曰仔細吃此一碗肉再
無肉吃了其父聞之曰吾還有十年問何故曰七
十者衣帛食肉又曰非肉不飽言再無者止此耳
後至七十親家飲酒食桃腸痛驟下無疾而終果
七十歲

班殷字韻詩

鮑菴吳公寬書體學蘇西涯李公東陽嘗試效其體
作班字殷字韻律詩相戲詩引有勿怪攪奪蘇家
行市之語于是往復各五首中多警聯西涯班字
曰心同好古生差晚力欲追君賢恐班揭過吳箋

猶送錦擲殘湘管半無斑換羊價重街頭帖畫虎
心勞紙上斑雲間天馬誰爭步水底山雞自照斑
飽菴斑字韻曰硯沼百波空對影管城一孔但窺
斑長愛弱毫能瘦硬戲將濃墨故爛斑馬形始悟
當書尾羊羴無勞強索斑寒蛩入戶聲初咽拙鳥
成巢羽獨斑西涯般字曰聊以師模端有若敢將
交行比顏般鄭師乍許三降楚墨守終能九却般
文心捧處慚施女筆陣闌時困楚般飽菴般字曰
臨模惡札勞唐紙結構奇材得魯般屢屈漢庭陪
絳灌遠輸齊粟荷姚般廉頗謝罪宜先藺趙執行
軍已殿般聊復據鞍如馬援不因奪邑慍劉般西
涯諸聯已自載于詩話中余特并載飽菴之作以

漫筆

卷一

世德堂

見二公之競藻于一時者如此云

宋時江陰劉谷

經義所檢討江陰布衣劉谷嘗獻書于朝廷元祐庚
午冬有欲中熙寧大臣者諷村民以田事進狀訟
谷事下淮東憲司推治時蘇子瞻守楊州淮憲內
懷觀望谷懼禍見翁書天宇七以示之其文如此
天天天天並列者三而一綴於六字之下谷默領其
意乃變姓皇甫逃於廬山嘗至饒州安仁婿蔣公
靜之官所淮憲以聞有青治靜匿谷事谷逃三年
至紹聖而田事直靜亦會恩乃免此載徐神翁語
錄神翁姓徐名大更名守信泰州海陵人居冲真
坊樂真橋之側嘉祐初執役天慶觀持帚洒掃十

數年人無識者止呼爲徐二翁蔣公之奇號爲神翁

辨姦論族譜亭記

蘇老泉辨姦論族譜亭記葉石林避暑錄話周公謹
齊東野語二書中載當時作二文之情實余錄之
爲索隱者助焉葉云蘇明允本好言兵見元昊叛
西方用事久無功天下事有當改作因挾其所著
書嘉祐初來京師一時推其文章王荆公爲知制
誥方談經術獨不喜之屢詆於衆以故明允惡荆
公甚於仇讐會張安道亦爲荆公所排二人素相
善明允作辨姦一篇密獻安道以荆公比王衍盧
杞而不以示歐文忠荆公後微聞之因不樂子瞻
兄弟兩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姦久不出元豐間子
由從安道辟南京請爲明允墓表特全載之蘇氏
亦不入石比年稍傳于世荆公性固簡率不緣飾
然而謂之食狗彘之食囚首喪面者亦不至是也
周云滄洲先生程公許字季與眉山山人仕至文昌
寓居雪上與先子從容談蜀中舊事歷歷可聽其
言老泉族譜亭記言鄉俗之薄起于某人而不著
其姓名者蓋蘇與其妻黨程氏大不咸所謂某人
者其妻之兄弟也老泉有自尤詩述其女事外家
不得志以死其辭甚哀則其怨隙不平也久矣其
後東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與釋憾程正輔於坡
爲表弟坡之南遷時罕聞其先世之隙遂以正輔

漫筆

卷一

世德堂

半印勘合戶帖

戶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欽奉 聖旨說與
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戶口不明
白哩教中書省置下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
你每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所管的應
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着他家人口多少寫
得真着與那百姓一箇戶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
勘來了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
裏下着遠地里去點戶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
姓比不着的便拿來做軍比到其間有司官吏隱
瞞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每自超避了的
依律要了罪過拿來做軍欽此除欽遵外今給半

漫筆

卷一 世德堂

印勘合戶帖付本戶收執者

一戶某 府 州 縣 鄉 都 保附籍 戶

計家 口 男子 口 不成丁 婦女 口 小

事產 基田 草屋 右戶帖付某 收執准此 洪武

三年十一月 日此帖入罕得見矣余從一處覓

來錄之以備典故周園梅花欄大不滿二尺號數

處用部印合同半鈐年月日下空處用全印後有

一大部字印下花押直連者三又橫並者三無官

吏職銜姓名背後沿邊縣刊一小牽長腔宕印于

其上首行云江陰縣提調官下分注知縣錢文德

縣丞傅學第二行司吏虞宗文第三行典史朱貫

道每人皆有花押末行洪武三年十一月日縣印

向前不在年月處今制科場有提調官名府縣考
試正官亦稱提調餘無稱者並不及之佐貳按此
則以提調為通稱矣余邑志弘治時蘭谿黃公傳
為令慨前志簡略極力蒐討以成之于洪武三年
任書知縣吳志遠按此則三年任乃錢文德非吳
也錢傳虞朱四姓名無一見者邑尚未設主簿黃
於典史下注云初名掌史按此豈掌史之名更在
前耶更宜列于官之後而此司吏云者抑亦雜流
類耶豈當時吏固在典史上耶今不可考矣嗟嗟
據邑志之闕漏尚如此則國史得失譚又何容易
也凡片紙隻字關典故者斷不可輕棄

漫筆

卷一

世德堂

成化癸卯三月吾邑為閹寺王敬所擾巨室珍玩自

此一空賂足以饜其欲者始得免多竄跡以避之

有故老談及迄今猶令人色變

東坡公據 附節山谷版語

蘇東坡有與李方叔公據益恐方叔賣所遺玉鼻驛

為之立公據以便之公據券也 黃山谷跋云子瞻

不識券之安用及後索錢此又 妙墨作券或責方

犬怪

金陵姚宣寅齋聞見云無錫儒士朱公經訓蒙於妻

宗徐養素家月明客中岑寂倚樓閒眺見一白犬

向月而拜至月半杵檄化為一道士騰空而去公

經見之驚懼不敢寢坐以待旦鐘鳴從西南回至

舊地又拜却復本形而去次日公緹密告養素即呼群犬咸至惟不見此犬尋之乃寐於靜處養素殺之而絕

在官有族犯皆去職

邑訓導張用齋庸送知縣饒公免官還鄉序云洪武九年秋八月有司欽奉詔條凡在官者其族屬有麗於法聽其解職還鄉里江陰令饒公玄德其族屬適於法有相值者於是得白於有司去歸其鄉邑余觀用齋漫稿摘此段以見國初之法云在今則官勢重而民命輕矣

江陰人朱子同年

漫筆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今題為朱文公同年錄第一

卷一

无

世德堂

甲第一一人王佐第五甲第九十人朱熹 第四甲

第一百六人王訴字亨之小名七斤小字斤斤年三十一三月二十四日生外氏蔡 偏侍下 第

四 兄弟四人 五舉 娶韓氏 曾祖正路 故

比部郎中知濮州祖遠 故任中奉大夫父庶 故事

贈金紫光祿大夫江陰縣太宰鄉就日里祖為戶

江令精察

咸通初有天水趙弘者任江陰令以片言折獄著名由是累宰劇邑皆以雪冤獲優考至於疑似晦偽之事悉能以情辯之時有楚州淮陰農者比莊頃以歲豐而貨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數百畝資鎗未滿因以莊券質於西鄰代緡百萬契書顯驗且

言來歲資本利以贖至期果以腴田復利首以貯

財贖契先納八百緡第檢置契書則明日以殘資

換券所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徵納緡之籍明日

賁餘雖至遂為西隣不認矣且無保證又乏簿籍

終為所拒東鄰冤訴於縣縣為追勘無以證明邑

宰謂曰誠疑爾冤其如官中所領者券乏此以證

何術理之復訴于州州不能辯東隣不勝其憤遠

聆江陰之善政訟者乃越江而南訴于趙宰趙宰

謂曰縣政地卑且復踰境何計奉雪東鄰則冤泣

曰此地不得理則無由自滌也趙曰第止吾舍試

為思之經宿召前曰吾計就矣爾果不妄否則又

曰焉敢厚誣趙曰誠如是言當為寘法乃召捕盜

漫筆 卷一 三 世德堂

之幹事者數輩至淮壩曰有聚賭而冠江者按劾

已具且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居處名姓形狀俱

以西隣指之請械送至此先是隣州條法唯持刃

截江無得獲獲匪追牒至彼果擒以來然西鄰自恃

無跡未甚加懼至則旅于庭下趙厲聲謂曰幸耕

織自活何為冠江囚則號呼淚隨曰稼穡之夫未

嘗舟楫趙又曰辯證甚明且姓氏無差或言偽而

堅則血膚取實囚則大恐叩頭見血如不勝其冤

者趙又曰所盜率多金銀錦繡非農家所宜有也

汝宜籍舍之產以辯之囚意稍開謂皆非所貯者

且不疑東隣之越訟也乃言有稻若干斛莊客某

甲筭納到者袖絹若干疋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

東鄰贈災者銀器若干件匠某鍛成者趙宰大喜
卽再審其事復謂曰汝果非寇江者何爲諱東鄰
所贖八百千遂引訴鄰令其偶直於是慚懼灰色
祈死廳前趙令徑往本土檢付書契然後復之
于法參寥子曰江陰邑之遐者天水吏之微者卓
魯之政無由人知史氏宜探此以廣當朝循吏傳
此載宋參寥子高彥休譔闕史中太平廣記作唐
闕史天水趙休譔弘作趙和見一百七十二卷精
察二

補先生

孔毅父珩璜新論云或疑褚先生爲褚大非也按儒
林傳褚大董仲舒弟子也平準書褚大爲武帝使
漫筆 卷一 世德堂

而褚先生者哀成間人也孝武帝紀注褚先生名
少孫爲漢博士

倭國春畫

世俗春畫鄙棄之甚有賈人攜倭國春畫求售其圖
男女惟達相注眺近却以扇掩面畧偷眼覷有浴
者亦在幃中僅露一肘殊有雅致其絹極細點染
亦精工因價高還之

科場貨善運善藏

施彥執北窗炙輠云黃致一初進科場方十三歲時
出腐草爲螢賦題未審有何事跡同場皆以其兒
童易之漫告之曰螢則有若所謂聚螢讀書草則
若所謂青青河畔草又若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

之德草皆可用也其事皆筆落不羈同場姑以塞
其間元非事實也致一乃用此爲一隔句曰昔年
河畔嘗叨君子之風今日囊中復照聖人之典遂
發解利無言年十七歲在太學時稱俊才先季試
讀司馬穰苴傳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謂同
舍曰某明日策中必有用此句明日問神宗寶錄
其問乃與昨日事殊無言乃對曰秉筆權猶將也
雖君命有所不受此一策奇甚諸長者皆拱手遂
作魁此皆一時英妙可喜故事無工拙顧在下筆
何如耳宋蔡條撰鐵圍山叢談云大科始進文字
有合則召試秘書省出六論題於九經諸子百家
十七史及其傳釋中爲目而六論者以五通爲過
漫筆 卷一 世德堂

焉以是學士大夫自非性天明洽筆陣豪異則不
能爲之也蓋六論猶足完獨以不記出處爲苦昔
東坡公同其季子由入就御試共白厥父明允慮
一有黜落奈何明允曰我能使汝皆得之一和題
一罵題可也繇是二人果皆中故知場屋要訣全
在善運筆善藏短

胡端敏自贊

仁和胡公世寧自題其像曰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
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怨
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過而有甚于此者輕賤
麓疎也然則無一長可取與曰瞞人之事弗爲害
人之心弗存有利於國之事雖死弗避三者吾將

持是以終身焉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亦庶乎其有改也此在南兵部為主事時作

梁武宋祖詩識

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有帶冰鏡不安臺梁簡文帝詠月詩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竟成臺城之識宋太祖徵時田間兄日出乃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纏到中天萬國明後奄有天下其兆驗矣又作日出詩曰日頭出來赤搭搭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擁出大金盤起退殘星與曉月後一百八十七年金虜入寇徽欽北狩竟應其須臾擁出大金盤起退殘星與曉月之識詩雖詹詹小言其關休咎係盛衰豈小哉

竹重門對

蘇州賣骨董金克和嘗求春聯于沈石田翁遂索紙筆親書一對云小門面正對三公之府大斧頭專打萬石之家蓋其家對俞尚書士悅佳云

郭駙馬對

郭駙馬選時吳白樓出一對云御溝水泮聞流水對曰金谷春深見落花句雖佳而識者知其失偶之兆果三年喪公王嘉靖四年朝廷舊制封杖責駙馬二十下減俸米八百石說者謂駙馬二百石公王乃八百石云戒菴老人漫筆卷一終

戒菴老人漫筆卷二

明江陰縣

玄孫成之重較

狝貉七夕沐髮

四川茂州有三長官司司為狝貉蠻婦人用酥塗身髮使澤每年七夕盪沐髮于河訖辦粧為髻再不梳一年一次男子則光頭頂留搭髮孫崎齋先生漢為茂州知州親說如此

保保六月年朝

四川微外保保俗以六月廿三日為年朝是日解牛并作諸肉牲為鄉會會畢各以火把熾身或鬚髮衣服俱焚者以為禳一年之災

湯大理恩齋

朝廷端午賜京官官扇西朝毛不工綵絲一絲五色虎形綵杖二根長尺許艾虎二幅并百勝符五張在邑湯大理公沐處見至尊於丙戌夏賜九卿各堂上官四大字湯公沐獨多二字一曰存敬真書一曰處之泰然古文策書泰作太皆恭穆獻皇帝廔筆

誠意丹青

誠意伯青田劉公作蜀川圖為暨陽本中使君西行餞者圖為丹陽孫氏所得徐兼山館于孫親見之對余說夫暨陽乃余邑舊稱也本中使君竟無從

考姑以俟知者然劉誠意敷名盛矣亦孰知其餘
事之精如此張謙仲有題前山縣尹尹本中吳尹

半黑大珠

蘇州吳姓者商販廣東已老言 孝宗弘治年間欲
分封諸王取珠于廣得一珠甚大半黑如墨絕然
平分希世之寶也名天地分

五歲破題

翰林崔來鳳子五歲甚聰慧善屬對嘗有送桃棗者
急欲取之父曰汝能作此二果破題則許答曰有
食其內而棄其外者有食其外而棄其內者一日
謂父曰我亦出一破題指桃為題父故效其體為
之曰有所以眠乎人者有所以烘乎人者曰教父
親做官哩眠烘二字忒俗我替你改之作卧字煖

字

拽石難

乾清官階沿石取西山白玉石為之每間一塊長五
丈闊一丈二尺厚二丈五尺鑿為五級以萬人拽
之日鑿一井以飲拽夫名曰萬人石

授書中貨

翰林教小內官在書堂中有四五百人學士五人輪
五日一轉每人至日背書批做責罰尚二百七八
十人甚勞若輕而留衣者當面行杖重者褫衣露
體則發人他處責之每十人或十五人跪彼以次

受責陳學士魯南沂云

慶成宴

慶成宴 上坐定三內臣一從中擎執一盒一從左
一從右三路折旋俱至前跪啓盒出錦護衣一條
左右者捧展在前而去又一內臣擎盒簪一花於
冕左手到如樹甚速下衆朝臣跪 上酒三杯畢
起 上乃言曰衆官人坐光祿官張惺廷中治具
上饌有樂衆隨之前一人執高杖多貫銅箍上下
搖擊名響節以驚鳥糞食中也亦陳學士云

廟壇

太廟總一所而中但分龕相隔非七廟之制郊天地
合一壇社稷同壇而又為屋以覆之其樂辭 太
宗自製者有殺了他纔快活等語樂器多胡樂皆
其所致意者亦陳學士云

江西樟樹

江西都司府樟樹極大曾大比年巡按會考各府州
縣科舉諸生約三千人皆蔭蔽於下有德興舉人
親與者說

殿上金佛

朝廷每受朝時置一金物于寶座香案上當其前發
源汪玄錫為給事中見而不知問於太監答曰是
金佛也殿上頭又置一小真武像皆欲以此收福
江西德興舉人程棟與汪有親面聞其語如此
十可笑

張桂當路有書十可笑帖于朝者推究拷殺數人

三可笑

四可笑四箇主事都

擡轎五可笑侍郎打得尚書叫四可六可笑翰林

院官盡外調七可笑郎中員外改科道八可笑駙

馬喚箇現世報九可笑

十可笑

蟹背字

今上一日見蟹行地問何物內臣以蟹對取看背有

字曰桂萼張璠驚問其故轉相追究乃太監崔文

所書因知言二人橫行也文謫南京

久瘖因怒能言

庚

庚

庚

庚

世其子仲之年三十餘忽瘖不能言侵尋八年因

筆妄怒而能言後赴銓中選調江陰尉未及赴而

卒

良齋娶妾同姓

劉文安公呆齋定之父髦永樂戊子科鄉魁號良齋

晚稱石潭先生有行誼年四十無子其親友醵金

為娶村夫女為妾父不知其下姓劉也生公兄弟

三人寅之湖廣參議又一鄉士俱賢貴後父

卒英廟時有奏同姓為婚者公兄弟俱坐詔獄

卒以邪田留得脫此事亦駭人使非邪田留當何

律例以處耶或曰公父會試還過溺水女子號救

載歸送還無家又欲覓婿配之女執意侍巾櫛乃

處二室生二子與所聞醵金以娶生三子之說不

同

瑪瑙石壁

孝陵中途觀音閣有瑪瑙石後壁一塊光潤如玉永

樂時造者高厚異常石是青龍山所取

琵琶聲梅花泡

南京靈谷寺有琵琶街拍手聲應如琵琶然有八功

德水五寺僧於沿牆脚下鑿石作彎曲形引水旋繞而過

水皆逆行自低向高與凡水異崇化寺梅花水甃

池一方僅大如席泉出自巖石間相傳水泛起泡

庚

庚

庚

庚

皆成梅花後為寺僧葬侵地脉今則無矣世德堂

狀與琵琶街類

趙松雪印色方

松雪先生印色方料用好麻油或菜油不拘多少用

瓷瓶內慢火熬一二沸投下藥末草麻為率用七兩

油之生熟用白肉桂碎以試川椒不明待油冷

鮮明而不入油內則右伴入油用文武火熬一二沸候

油色微黑麻焦而上浮後取油置冷地上用細

絹袋濾去粗先取一兩銀珠杵細用油潤過或用

細艾或用軟鶯翎或竹屑水屑拌勻珠入勻絹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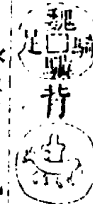
縫固了當然後再用曲自下而上透入如舊久乾

燥止用原煎用下油同前法透上不必再使硃盛
印色包者忌銅錫器法雖一例煎之不同

二古錢形



大將持刀形此錢厭勝物也吳思
橋藏



此古錢一背面如上徐進士文山
亮所藏都南濠得去

寶石名色

寶石金水泥淡黃魚膽青碧綠或云馬蹄兒
亦光透通身多碾細紋如毛言此非雲南所產工不易為出自外國

宋潘衡墨

金陵姚氏所藏宋潘衡圓墨重二兩五錢規徑二寸

一面海水戲珠龍紋一面極光細紋簇簇邊上側
處有四字云臣潘衡造衡與東坡善蔡石林

雷擊柱

嘉靖七年二月初二日金山五顯靈宮雷擊一柱到

底縫直如線

虹霓兆元

府學唐應德順之戊子秋未入場前家人門首掃街
見溝中一物色紫而頭如驢甚軟纏繞其足驚脫
而去乃宛轉入鄰家門內復出須臾進唐家霍
然升天一虹霓也應德是年遂中鄉舉已丑春會
試第一人蓋文明得元之兆

宋銅鍾

金壇慈雲寺銅鐘宋元豐二年鑄聲甚清遠浸塘劉
宰有二碑記

疊畫雲雷象

禮書言疊畫雲雷之象莫知雷作何狀祭器中畫雷
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經嘗得一古銅疊環
其腹背有畫正如人間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
是雲雷相間為飾如者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
如者雷字也古文為雷象回旋之聲其銅疊
之飾皆互相間乃所謂雲雷之象也漢書鼎字
作圖蓋古人以此飾疊後世字失傳耳此見沈括
筆談第十九卷器用第二條

江陰青山古跡

嘉靖九年三月間邑西門外青山忽陷中空如兩三
間房大皆碑發券者若混堂樣底亦鋪磚有麻布
花紋人入觀者絡繹暗中點火燭之氣俱觸滅或
云尚有石門間內有聲不敢扣縣官恐惑眾命塞
其穴或又云有青窰器物被近山人得之又云有
三方窰大抵青山為千將鑄劍之所此其跡歟王
槐亭來言恨不及親見云

燕巢紙燈籠

鍾山江陰侯守墳戶朱龍家前室懸一紙蓮燈上有
箋作寶蓋空環六瓣如柅子花形燕巢正當交紫
處虛中亭亭往來度食搖蕩不定比之巢幕尤危
然亦奇矣此在嘉靖九年秋間

鄭樵食鑑

鄭樵食鑑四卷 調養以救飲食三失 一者腹已餒方進口正美卽止用補胃脘所養冲和之氣以救飲食過度滿脹之失也 二者喫軟暖食物加熟嚼細吞用補胃脘所受元陽之氣以救生冷硬食傷於腐熟之失也 三者省魚肉美味服淳淡素食用補胃脘所賦稟祿之氣以救享用過豐越於常分之失也 食養六要 食品無務于殺雜其要在於專簡 食味無務於濃醲其要在於淳和 食料無務於豐贏其要在於從儉 食物無務於奇異其要在於守常 食制無務於膾炙生鮮其要在於蒸烹如法 食用無務於壓餒口腹其要在於饑飽處中 物有形質變異者 如獸有歧尾蟹有獨螯羊一角鷄四距之類是也 物有形色變異者 如白鳥玄首烏雞白首白馬青蹄白馬黑頭之類是也 有形色無異其肉變怪者 如落地不沾灰塵經宿肉體尚暖曝炙不燥入水自動之類是也 有皮肉無異腸臟變改者 如肝色青點腎色紫黑魚無腸膽中肝葉孤之類是也 有一物常食性善與他物相反過口而害人者 如鮓魚同灰肉食之殺人羊肉同鮓食之害人 羊肝得生椒破人臟猪肉得胡荽爛人臍是也 有一物常食性平與他物相感入腹成動物者 如鱸生同酥乳食之變諸虫蠶肉同莧

菜食之還生鼈牛肉同猪肉食之成寸白豕猪羊以桑楮柴煮食之亦成寸白豕是也 有犯日辰所禁者 如六甲日不食鱗甲之物丙午壬子日不食諸五臟父母及自身本命日不食本命所屬肉是也 有犯時月之忌者 如螃蟹八月已前脯修四月以後麀鹿麋肉四月至七月皆不可食是也

產鬼物

丹陽孫七峯思和家嘉靖九年四月十四日家人趙典妻產一鬼物有雙肉眼在額上聲頗怪異口有牙卽能嚙人鄰房朱虎妻素勇不懼以刀斫去一角急以滾湯沃之縛埋園後三層樓下人多往觀猶見露目閃閃移埋後山今其母無恙又樹適有巨蛇墮地者二一擊死一定不見思和在京是月十九日病故正其時也此徐兼山所記

江陰白鸚鵡

余邑太宰鄉善村地方得白鸚鵡詳見于城中徐兼山所作歌詞其歌曰人間庶類無不全飛鳥醜翼同翩翾鳥不日黔鵠不浴白黑之朴由天然物中異常乃爲瑞自古罕見珍流傳吾鄉南下多沮洳善村地與雙橋連佃徒疏通浚水利董以塘長修圩田吳生賦功偶至此樹有鸚鵡巢其巔破巢探穀衆鸚鵡墮四黑盡斃遭隣一鸚白者幸生致况獨在水如良緣筠籠飼養不輕視酬以善價猶難

捐眼前燕雀何足數名播里巷驚華顛問從弟
一寓目果見皎潔身披綿羽毛嘴爪無異色純萃
玉質非雕鏤對之三嘆美榮遇但願寶愛加拳奉
口由七夕方剪舌期效鸚鵡通人言主人此意已
不淺採薦有日須朝天君不見貞元昌黎感二鳥
出關爲賦徒遷延人生窮達信有命微物豈必傷
高賢禎祥見世自不苟拭目盛事形詩篇 聖明
在上值嘉靖秉筆爲記庚寅年

兩色雞鵝

嘉定南翔羅店出三黃雞嘴足皮毛純全者佳重數
斤能治疾金壇子鵝擅江南之美飼養有法色白
而肥嘗問虞知州通菴云鵝性好潔稻穀淘淨水
渾再易清者喂之乃佳耳然市無鵝者士夫之家
以此爲待賓上饌

較蘭亭點畫

別刻蘭亭一本以周府所刻褚遂良臨本較之褚本
多謬畧記三十餘處 永字第七筆不連 和字
撇不踢 年字點不帶 歲字下小字不連 稽
字旁九字無轉帶 脩字上是又 賢字上又字
是捺 至字土無轉筆 少字點不牽 有下旁
有崇山二字 峻字點不作畫 領字頭無山字
林字不牽帶 和字旁口字點不出 仰字豎
是點 俯字撇不連 類字旁不作米 極字點
不帶 世字有一短畫 悟字旁豎心不帶 因

字內不作大字 之外二字不連 殊字畫帶撇
然字犬無反筆 不字旁縫有僧字 將字點
俱不轉 無向之二字 欣字不連筆 盡字豎
不通下 無痛字 悲字不連筆 文字上是點
晉史逸少無僧字因除僧用各字小印押縫
歲久止存僧字後人不知誤爲僧字脫落增添此

天然對偶

天然對偶用經書句者如天維顯思民亦勞止惟女
一德于今三年有能奮庸爰立作相行此四德弼
子一人文王之德之純周公之才之美皇極錫五
福大臣慮四方閒暇而明政刑會通以行典禮
樂自天子出還豆則有司存於緝熙單厥心念終
始典于學欣欣然有喜色蕩蕩乎無能名睦族以
和萬邦明倫以察庶物率百官若帝之初於萬年
受天之祐發號施令罔不臧陳善閉邪謂之敬知
微知彰不俟終日有嚴有翼以奏膚公上帝臨而
無貳無虞三事就而不留不處聞俎豆未學軍旅
之事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兵於五材誰能去之
臣無二心天之制也亶聰明而有作不作聰明由
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玉帛萬國千舞已格於七
旬篇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夙夜沒明入則宣
其三德文武是憲出則採此萬邦五百里采五百
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
疆之壽真膾炙人口東坡作呂申公制云既得天

下之大老彼將安歸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劉
莘老青州謝上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每願學於
古人然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於士論洪容齋謂
舊有紅生白熟脚色手紋寬焦薄脆之屬因觸類
而索之如三川太守四目老翁相公公相子人主
主人翁泥肥禾尚瘦晷短夜差長斷送一生惟有
破除萬事無過北斗七星三四點南山萬壽十千
年迅雷風烈風雷雨絕地天通天地人筵上枇杷
本是無聲之樂草間蚱蜢還同不繫之舟皆絕工
者又有用書語兩句而證以俗諺者如堯之子不
肖舜之子亦不肖諺曰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舉
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諺曰便重不便輕之類是
也詩有屬對未能而他人代之者如范曾云歲暮
天涯雨久而莫屬劉邵伯曰何不對人生分外愁
晏元獻曰無可奈何花落去經年未嘗強對王琪
應聲曰侶曾相識燕飛來中書出對曰水底月如
天上月久未有對楊文公以事至應聲曰眼中人
是面前人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久之人對
曰錢衡水盜水衡錢長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
為奇絕無對石曼卿曰月如無恨月長圓唐詩曰
二十四考中書令無對之者或以問王平甫平甫
應聲曰八千萬戶冠軍侯遠使三光日月星東坡
即對以四詩風雅頌王荆公集句得江州司馬青
衫濕久未有對一日問蔡天啓天啓應聲曰何不

對梨園弟子白髮新荆公大喜古人詩有風定花
猶落之句謂無人能對荆公以王籍詩中鳥鳴山
更幽對之又嘗云杜甫詩當面輸心背面笑可對
其結交行翻手為雲覆手雨東坡嘗手題云人言
盧杞是姦邪我覺魏徵真嫵媚又槐花黃舉子忙
促織鳴懶婦驚北夢頃言謂宣宗嘗有金步搖未
能對求進士對之溫庭筠以玉條脫續之帝賞焉
真誥玉條脫事在華陽第一篇中湯丞相戲出一
語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洪容齋對曰為長
者而折枝非不能也又戲曰宰子晝寢於子與何
誅汪聖錫對曰子貢方人夫我則不暇詩句中又
如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天之未喪
斯文也我獨何為不豫哉巧在彀中非爾力風行
水上自成文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多不可枚
舉

續統祭告宗藩

世宗改元嘉靖之春二月辛丑晨 御奉天殿傳
制遣文武大臣代祀宇內群神暨宗藩先王而遼
若湘府則以屬吾邑毅齋劉公乾後九年秋毅齋
長子甫學余與亞也出賸黃 御製祭文謂幸觀
焉謹錄之以見典故云維嘉靖元年歲次壬午四
月丁丑朔初七日癸未 皇帝遣尚寶司卿劉乾
致祭于 七世叔祖遼簡王 六世叔祖遼肅王
五世叔祖遼靖王 四世叔祖遼惠王 三世

叔祖遼王 曰惟子嗣統之初茂惇九族緬懷厚德實切于衷謹遣廷臣奉將香幣敬伸祭告伏冀鑒知尚饗 維嘉靖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丁丑朔初九日乙酉 皇帝遣尚寶司卿劉乾致祭于七世叔祖湘獻王 曰 同前

宋張行婆

司馬溫公張行婆傳行婆張氏澠州昌樂人父爲虎翼軍校張氏生七年繼母潛使僧者鬻之給其父云失之父哭之一日失明由是落軍籍爲民僧者鬻於故尚書左丞范公家字曰菊花范氏以媵其女適泗州人三班借職金士則張氏勤謹其主家愛之與父別凡二十一年一旦遇之於范氏之門而識之遂辭范氏與父俱歸父怒繼母欲毆而逐之張氏曰見非母不得入貴人家母乃有德於兒又何怨焉今賴天之力得復見父若兒歸而母逐兒何安焉父乃止父時年且八十無佗子家甚貧鬻薪爲業昌樂有故田園爲人所據張氏乃與父母歸鄉里訟於州而得之未幾父卒張氏養繼母盡子道母老不能行所適稍遠則張氏負之母卒張氏嫁爲里民王祐妻生一男二女祐早卒諸孤皆幼張氏鞠之不從人既長畢婚嫁乃謂其子曰吾素樂浮屠法里有古寺廢已久吾當帥里人修之棄家處其中不復爲爾母矣里人聞之爭助以財不日立堂殿廚廡塑繪佛像營儲待皆備每

戒其子母得至寺曰寺有衆人之財將以興佛事吾一毫不敢私也汝來使吾無以自明金士則之妹余嫂也元豐中張氏自澠之泗省金氏又自泗之陝省余嫂徒步數千里曰吾故時主家不可忘也嫂置諸園門之傍獨處一室日一蔬食讀佛書每與女僕語專誨以忠勤有不受而詬之者輒拜謝不與校遇勞辱之事則以身先之與之錢刀衣服固辭疆之不得已辭多受少見尺薪寸帛不忍棄必拾以歸愛之如已物女僕之幼者則爲之櫛沐紉縫視之如已女至於候犬飲食以時無不馴服張氏去輒數日悲鳴不食余熟察其所爲而異之因諭之曰姬已老幸有子不與之居以終其身而栖栖汲汲周遊四方竟何爲乎張氏曰凡學佛者先應斷愛彼雖吾子久已捨之不復思也嗚呼世之服儒衣冠讀詩書以君子自名者其忠孝廉讓能如張氏者幾希豈得以其微賤而忽之邪聞其風者能無作乎鼎使生於劉子政之前使子政得而傳之雖古烈女何以尚之惜乎爲浮屠所蔽不得入於禮義之塗然其處心有可重者余是敢私記之

唐肅墨跡

唐肅細字楷書二幅一寫送李愿歸盤谷序後云至正十又八年六月朔日余集諸生試所業文從弟宗望得首選書此以勞之丹崖識一寫蟻榭亭記

後云右尚書元公明善復初所撰東安唐肅為江陰張瑄謹書于會稽讀書屋時至正十八年太歲戊戌是夏戊子日也俱用蠟箋烏絲界畫精妙之甚此徐兼山充所藏

百家姓不同

村學訓蒙夜記有百家姓一書四言成句單姓四百零八獲姓三十以趙為首者必宋人所編也其獲姓乃侯司馬上官歐陽夏侯諸葛聞人東方赫連皇甫尉遲公羊潘臺公冶宗政濮陽淳于單作一本于太叔申屠公孫仲孫軒轅令狐鍾離字文長孫慕容一本有解于司徒司空百家姓終一本不以此案斷句余兒時習之今書肆所鬻猶然此傳世

本也近見包括謎子書名江邊岸如獨脚虎之類未題歲在癸未至正三年暮春之初中吳三老先生王仲端引千字文百家姓皆盡包成謎至百家姓獲姓乃万侯司馬歐陽上官夏侯諸葛尉遲鍾離皇甫宇文公孫申屠聞人令狐慕容鮮于公羊公冶司徒司空間丘澹臺胡母梁丘高堂長孫由吾成公南官王孫士孫羊力第五五鹿主文太史漆離禿髮獨孤穀梁息夫乞伏百里若干與今本不同未知何謂漫志於此

千字文重複

余邑先輩吳枋宜齋堃乘云千字文有女慕清潔又有欲為則潔重兩潔字今宜改清潔為清貞庶不

重複今世本清潔皆作女慕貞潔又名公帖鳴風在樹世本皆作在竹

猿忌食肉

猿食猪肉疾患風癱烏鎮王兩角官廣西時得一猿歸後食肉得此疾死為文葬之初取時亦甚難四山樹木皆伐去方獲

經山晉杏

丹陽經山寺大銀杏相傳晉物也樹圍連抱七人半枯中空遺子所出小株從中挺上亦已盈斗矣

三角三眼牛

嘉靖九年十月間福建浦城縣屠人家欲宰一黃牛是夜生犢三角三眼即報縣轉申建寧府府取付各寺傳養一眼在頂初視天不肯食以線縫之乃食甚壯莆田林守衷經過親見時在大忠寺候朝廷回文未知如何

內閣體

司禮監掌印太監朝廷有大事則遣至閣下議之稱閣老為老師父閣老稱之曰老先生不敢馳閣下甬道相傳太宗嘗幸閣下立街上顧諸太監曰此處是三先生所居汝輩不可在此行走知制誥居東閣不得與三老同三閣下三老出入知制

誥者則出戶拱立候過而退余邑水南張公袞云
選妃

嘉靖九年十一月廿七廿八二日余隨先君至南京
觀選妃 朝廷不欽差內臣分遣行人 勅禮部
委官郎中張時徹主事兼御史馮恩在舊 王
府選當日三山街內橋諸處皆把絕行人隨地方
擡至西華門下橋惟母隨行走過出東華門針巷
口原轎候擡歸比常年雖父亦不容入最為嚴
謹云十二月初三月初九十五二十復選四次共
取六人

試錄原始

國家科場揭曉後有試錄頒行天下其制始于唐宋
唐稱進士登科記宋稱進士小錄其實一也今鄉
會殿三試皆有錄唐會要曰宣宗太中十年禮部
侍郎鄭顥進諸家科目十二卷勅自今以後放榜
乞寫及第人姓名付所司編次高宗永徽以前俊
士秀士二科猶並列之由是趙儻削去俊秀故曰
進士登科記葉石林燕語曰試院官舊不為小錄
崇寧初霍端友榜安樞密惇知舉始創為之余時
為點檢試卷官自後遂為故事進士小錄具生月
日時者叙齒也安喜考命時考官有善談命者數
人安日使論之故亦具生月日時則過矣按今錄
刻所試文為程式具名次是唐遺制殿試者名曰
進士登科錄具生月日不具時是合唐宋之制而

酌用之者也
唐進士張紳漢陽王東之曾孫貞初
殿唱名自雍熙三年梁顥榜始賜宴自太平二年
呂蒙正榜始給金吾衛
士送歸事自蔡齊榜始

木鸚瓦盃自動

馬鎮徐栢亭元穀家佛堂前懸一木鸚哥香熏黑色
每日應時隨方而轉甚為奇異西觀承道士月梧
親見之今不知所在承又云時齋罷叙飲共卓一
道士居承左位家人篩酒畢瓦杯于卓上忽冉冉
移至承前眾視驚怪家人遽取之而去是年栢亭
有疾竟不起西觀道士湯秋泉亦與坐同見所言
不誣

孔僧顯靈

孔獨清祥符寺僧月堂之師也在世八十二歲自四
十後持誦精勤至老不衰亡已六年矣月堂徒孫
某偶遇廣西一指揮相知挈同至其地欲參無量
壽佛道場至橫州其僧皆有妻子娶婦與平人無
異俗頗儉陋忽聞人云此地有靈神孔獨清者附
童以符水救患云是江陰寶池鄉人僧駭其言俱
至其地龍山小神果附朱氏童兒體對之大哭云孫
孫何為至此遍問徒弟等并言生死年月甚的因
究其所以已到此二年常一月至家一二次汝可
速歸路途亦無恙僧歸說惜不叩其詳後往見問
俱不答云此聞之于嘉靖十九年九月間也

二舉人定數

辛卯科新中舉人寶應朱曰藩升之子也增廣生
考入試來時夢至京提學補廩意謂不中之兆是
年中式小錄誤刊學生補廩應矣乃神妙如此長
洲縣呂潛亦中于是科揭曉後見本房考試官對
衆言有鬼神謂呂初在備卷已取之卷封將送入
矣倦睡夢一鬼扯起看卷謂已取定無可看者復
睡去鬼復來扯驚異而起乃試看備卷之首即呂
也覺文字可取無能爲計當送取卷因携此卷呈
主考兼道夢中之事主考亦稱善遂取之而退所
取數中一卷以填之信非人爲也

夢溪論鯉

夢溪筆談云鯉魚當脇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

十字故謂之鯉文從魚里者三百六十也

無錫獲虎

嘉靖十年辛卯十月初一日無錫縣東門一黃虎入
城進至大市驚跳并傷死者頗衆當時被獲次日
解府

教職淨身

永樂末年詔天下學官考績不稱者許淨身入官
訓女官輩時有十餘人王振在其中官至司禮監
太監後籍沒其宅改爲京衛武學

二家曆法

漢大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爲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
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會者

日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
十九歲爲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
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
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值甲子歲首也此楊子
雲擬之以作太玄也唐太衍曆亦以初年甲子日
子時朔旦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
第二十年爲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
之先期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
同於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爲第四章首至朔
復同於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年至朔又復同於
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初年第一章
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節節者蔽暗昧之時也凡
四章爲一節總二十節者曰一紀計一千五百二
十年必然至朔同於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但非甲
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於
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初名曰一
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也曆說雖多不出此二
家之術也右載草木子雜制篇中

嚴大理遺事

余家先世藉吳文恪嚴大理兩外家懿訓爲多文恪
之行傳于國史無不聞者大理之行知者稱爲
鄉賢名公耳其遺事不多見也謹摘諸先達所撰
實行以備考焉伊蒿子姓嚴名本字志道號蒿菴
其先居蘇之崑山巴城里生再期母趙亡八歲出

就嘉定戚氏姑家從素室祁先生學既冠受父命
僦居常之江陰邑城北遂占籍焉舌耕筆擣得粟
布躬負歸養父甚樂之張載巷庸黃友古常齒德
望一邑咸爲忘年友題寓舍曰君子齋父病歸侍
藥克謹暨沒哀毀治喪斥釋道教一本朱子家禮
服除益自礪取經書及史籍朱批墨勘期在躬行
以傳後裔復以歷代刑書惟在刑統傳霖雖括韻
語然辭約義博註者弗一廼哀諸家言附以已見
著刑統賦輯義四卷藏以俟時永樂癸巳太宗
命廷臣五品以上洎郡邑各舉所知以安養軍民
吏部郎中何君澄薦以堪職風憲江陰令李君進
復以材宜牧民舉明年徵至南京仁宗在青宮
監國事命吏部尚書蹇公義試理人策一篇復舉
律疑數條爲問隨問數答同試者皆授郡邑職獨
拜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時掌部侍郎張公本介
潔自持鮮有當意疑獄多俾訊之安慶鄉民七人
夜漁于河竊民舟米軍衛邀功抵以強劫重辟一
訊知其冤改以杖徒政多類是辛丑歲上命尚
書宋公禮伐木于西蜀與輔行選既至保恤軍民
事獨先集烏蒙蠻號羿子強蠻難化一夕驚疑被
甲負弩群至衆皆懾懼獨挺身諭以朝廷威德蠻
遂帖服自宋公而下悉以爲弗及仁廟嗣統徵
還大理卿虞公謙刑部尚書金公純同日論薦卽
授承德郎大理寺左寺正時法曹斷獄多以知情

族縱及大不敬爲擬特爭之曰我朝定律除逆
叛數條外餘無故縱之文況不敬情罪輕重弗一
庸可罪入重比以失聖朝明慎庶獄意平虞公
黷之悉爲駁正迄今遵守別歷既深清介孚于遠
近勅命地恩贈父俊如其官母妻俱安人賜白
金十兩寶鈔二百錠歸營焚黃之禮妻郭歿于南
京官舍弗再娶子三人吳文公時爲監察少
嘗好琵琶受先君之教而絕之亦嘗爲酒所困感
友古黃先生之教而改焉及讀程子制外安內之
箴頓然而悟因推類以通其餘故鄭衛之樂不使
經耳靡麗之色不使近目親友張宴而聲妓佐酒
必毅然起避固挽之亦不留凡宴享之際以禮酌
醉而已思宣聖鬼神敬遠之訓故巫覡禱祠之事
絕口不道遇他人夫婦之寺觀廟宇者必颺言斥
其非或以招怨讎止之則曰吾以名教爲重奚恤
人言海陽詩嗣有告儀真簿與吏盜官麻萬斤
已誣服察其冤覆勘麻數不虧特昭雪之徽州民
有室女無夫而娠舅氏詰責之女懼解衣水際而
逸女之母訴弟逼女溺死杖徒駁以屍未獲令檢
尋後于隣邑得其女益與人私通以逃始正其罪
追還徒者倫林修輯有御史陳旭子與鄉人同
飯於肆俱爲邏者所獲蓋鄉人前爲盜劫人事覺
而逃餘黨七人已棄市鄉人旣就繫拷誣引御史
史子同盜且分之賊案具而鄉人死御史子無以

自明諤以其仁簪珥為贓公閱案見前七人招服未嘗有御史子及召事主驗所入贓非其物疑而問之其子號痛稱冤公將直之同列皆謂成獄久不可改公曰御史子有冤而不得白執法者能無慙乎乃獨署其案問于朝而釋之其在大理時良鄉民有失馬疑其隣盜之執告于縣縣丞亦以為可疑因拷訊過重而死法司坐丞決罰不如法當徒而又坐告者以絞公曰因公殺入罪丞當矣告者因疑而訴豈可坐以誣告致死哉所擬則似丞與告者各殺一人矣遂駁正而活告者之死有某衛指揮畜交趾蠻童既長為娶目為養子後指揮戲其婦不從事覺法司罪以強姦子婦公駁之曰養子非所生而姦且未成比於內亂有間矣覆議得減死從流莒州有屯卒奪民田為其所訟得罪于按察司卒讐之而無以逞夜盜民家驢以歸民搜索得之卒反以民為誣賴擒送千戶孫恭所千戶與卒于親民被禁勘至司死法司坐千戶以因公徒罪公曰殺以止殺千戶得生則死者啣冤遂正其故勘之罪山東人皆快之蘇州衛卒十餘人駕舟運餉泊河西務夜劫客其中一人為事主所殺餘黨思事覺無以自飾見隣舟有押解人帶兵仗防因而行者因謬指押解人劫商財謂其倡往救而被殺擒告于官皆誣服覽其牘疑之曰押解人與囚同舟借使為盜囚必知之駁令驗問果

得其實遂釋押解人而正強盜之罪永樂間嘗領部檄督事于宣歙諸郡時部官出臨州縣者多味大體為有司所忽有郡守恃京朝舊職於人罕所敬讓見公獨踧踖而加畏間持酒殺致餽欲以微覘公意而繼以贊禮公毅却之守退而嘆曰吾守此郡閱貴人多矣清白自持唯嚴公一人焉史周忱奉命督辦太平者非一人公館不能容則分寓僧寺一日民有懷白金數十兩詣寺賂他督辦者而誤詣志道既見民驚愕欲引却不能詢之具以實對即日從寓學舍僧莫知其由自疑有失而見遠也懇留日謝過笑曰吾欲就儒者談耳絕口不與人知竣事去懷金者乃顯言其事時督辦後期者例罰工作志道不忍急責民或曰獨不慮罰工乎曰吾已辦矣蓋先寓書其子鬻田為工作費後監察御史尹崇高太平還語子繼數遇太平士人語加悉華蓋殿大學士奇書傳後嘗承工部文移發南直隸夫匠郡縣具匠名為籍吏胥緣為奸匿貲賄者他人不之察志道閱舊版盡摘戶之匠者發之郡邑不能容其奸既發吏不即遣以稽限例當拘役子姓憂惶曰貧奈何曰牽馬鬻諸市曰不足齋券鬻其田曰奈老何曰病即死耳略無戚容送焚黃序

讀書法

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

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盡讀書之法也

此見陳新

辨達磨面壁影

魏莊渠先生校督學河南余得其辨達磨面壁影移文云爲辨息怪妄事按少林相傳胡僧達磨面壁九年影透入石世以爲神書冊記之本職親至其處見洞石與影石形類不同已了其妄因命登封知縣侯泰召石工微鑿其痕驗之則其怪誕不待辨說而自破仰河南府抄案轉行儒學存照候修志書之日特與改正以破千古之惑免使流傳四方愚者起信智者生疑斯實開邪崇正一大助也

索至具奉過日期繳報

季迪少時題画

國初高太史季迪啓當勝國時年方十六已有詩名淮南行省參知政事臨川饒介之分守吳中使使屢召之而後往座上皆鉅儒碩卿以倪雲林竹木圖命題實試之也且用次原詩水綠曲韻時太史一愿雅耳衆易之侍立少頃答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瀉瀟湘綠喻垣爲惜酒在尊飲餘自鼓無絃曲饒大驚異延之上坐特爲書于圖諸老爲之掣肘自是益重云

岳武穆請糧印

蘇州張氏藏岳武穆請糧手蹟小楷精妙絕類顏魯公下有單名一小方印

飛文宋

易學三書

教清江英云本朝易學蔡虛齋之蒙引易之博也劉呆齋之圖釋易之約也梁石門之參考易傳本義之斷案也三子之書皆有功于易學

孟子古本刪本

孟子古本十四卷 孟子謂惠王曰虐政殺人何異外耶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謂率獸食人且人惡之况虐政乎敬老愛幼推心于民天下運掌中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

如特時齊人議管晏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若

久塗炭則易政 枉已者未能直人當以直矯枉若以曲何以正人 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聞之曰不知政不如以時修橋梁 伊尹不以一芥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 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 蜀郡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此載扶風馬總元意林中凡二十六條不甚異於今本者不錄今錄六條如右惟白羽等句迥然不同 楊子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于者也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 說苑載孟子書孔子於衛主

雍雖雍雖姓名也與雍疽聲相近 孟子曰人皆知其田而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無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問何謂易行一欲止淫 鮑照河清頌引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 梁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于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漢知德之至也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爾 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 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為書書安可無也學者慎所取而已不知慎所取則不如勿學而已矣 許慎說文引孟子去齊澆浙而行澆音其 孟子曰人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非其子之父母也無此心者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右與今本異同者凡七條今本絕無者亦七條豈皆在十四卷中之逸乎我 太祖國初嘗刷國人冠髻反覆易位等數章不用此刪本至今猶在南禮部堂櫃中然卒寢前 旨以全書行世

十字碑

孔子十字碑在常州延陵廟中邑申港季子王墓亦有陶九成云與古文異而類大篆

辨齊襄復讐

命文豹吹劍錄云武帝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讐 大之按莊公元年書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御入於齊四年紀伯姬卒紀侯大去其國齊侯葬紀伯姬蓋襄公霸國之強紀不能敵至於大去其國紀季以國入于齊伯姬憂憤而卒葬于他邦宗廟社稷一旦丘墟矣夫婦兄弟不能相保春秋方衰紀侯之滅亡善紀季之不廢宗祀安有大襄公之意惟公羊傳謂哀公烹于周紀侯譖之故有是言然齊詩刺襄公極言其荒淫怠慢安能上念九世之讐其滅紀也直以無道行之耳弘治時東陽盧御史格荷亭辨論中云春秋魯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大去者何齊滅之也何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譖也遠祖齊哀公烹于周紀侯譖之也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賢之愚謂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春秋之時強凌弱眾暴寡滅國之事相望於冊何讐之可復耶公羊倡為邪說惑亂後世漢武詔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高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遺朕嫚罵之辱於是征伐四出頻年用武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卒之天下騷動漢氏幾亡皆公羊之一言啓之也唐子西云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遲而大豈不信哉

葉艾齋八戒詩

庚辰四月暇日檢閱紀傳及諸雜記取其事可為鑒

漫筆

卷二

辛

世德堂

戒者詠爲詩曰酒池曰鹿臺曰膠船曰鮑車曰迷
樓曰雨鈴曰良楸曰天魔凡八首 釀成平地湧
如泉香拍瓊濤可運船彌望槽堤應十里笑看牛
飲更三千流連長夜惟耽樂放逐南巢始悔還何
事宿醒千載後紫雲玉樹尚昏然 傾宮瓊室倚
高臺北里霏霏樂未迴祖訓風愆渾不解民罷版
築重堪哀孟津將渡諸侯會莘國還迎美女來寶
玉自隨烟燼盡獨留荒阜向蒿萊 重勞萬姓事
南巡鳳艦乘危過漢津樨失中流緣底事波沉平
陸怨罷民魚龍抱恨歸潭底風雨無由問水濱自
古慢遊多不返錦帆天際更何人 金鑄玉勒修
東封羽蓋勢旂萬里同博浪副車曾未中華陰鬼
壁已先逢鮑魚載臭遺千古魏虎徒勞戰七雄何
事斯高猶矯詔咸陽一火盡成空 錦纜牙樯下
汴州春風三月廣陵遊司花倚笑終成變焚草藏
幾未解憂翠袖三千唯灌莽朱簾十二已荒丘當
時只有長堤在柳自青青水自流 鞞鼓漁陽虜
氣張上皇西幸過咸陽馬嵬塵暗霓裳冷斜谷山
連蜀道長日輦未聞防覆轍雨鈴猶自嘆郎當色
荒自古知難悟殷鑒還宜戒未忘 艮嶽天開近
法宮綠華紫石画圖中宸遊竟逐胡塵散帝業郊
隨王氣終花石有綱南國怨龍沙無夢北庭空懸
知五國城頭望白草黃雲杳莫窮 高戴牙冠翠
袖長錦纏珠絡艷生香新翻十六天魔舞閒倚三

千月殿粧曾是宴安懷鳩毒祇緣祕密失苞桑翠
華零落知何處月暗塵昏到應昌此余邑葉艾齋
之蕃作也公工詩辭手抄書幾千卷錄此以見一
斑云題首庚辰乃正德歲

三全三養四印

亢倉子曰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
福全東坡嘗語人曰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
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而不可益有
召我者預以此先之主人不從而過是者乃止一
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神三曰省費以養
財山谷送張叔和詩云我捉養生之四印乃謂忍
默平直也所謂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
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

蓮社十八賢圖

宋李元中書蓮社十八賢圖記云龍眠李伯時爲余
作蓮社十八賢圖追寫當時事按十八賢行狀沙
門惠遠初爲儒因聽道安講般若經豁然大悟乃
與其弟惠持俱棄儒落髮太元中至廬山時沙門
惠永先居香火遠欲駐錫是山一夕山神見夢稽
首留師忽於後夜雷電大震平旦地皆坦夷材木
委積江州刺史桓伊表奏其異爲師建寺是爲東
林因號其殿爲神運時有彭城遺民劉程之豫章
雷次宗雁門周續之南陽宗炳張詮張野凡六人
皆名重一時棄官捨緣來依遠師復有沙門道暘

漫筆

卷二

世德堂

漫筆

曇常惠叙曇說道敬道主曇順凡七人又有梵僧
佛馱跋陀羅佛馱耶舍二尊者相結爲社號廬山
十八賢時陳郡謝靈運以才自負少所推與及來
社中見遠師心悅誠服乃爲開池種白蓮求預淨
社遠師以其心亂拒而不納陶潛時棄官居栗里
每來社中或時纔至便攢眉迴去遠師愛之欲留
不可得道士陸修靜居簡寂觀亦常來社中與遠
相善遠自居東林足不越虎溪一日送陸道士忽
行過溪相持而笑又嘗令人沽酒引淵明來故詩
人有愛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沽酒過
溪俱破戒彼何人斯師如斯又云陶令醉多招不
得謝公心亂去還來者皆其事也此圖初爲入路
與清流激湍縈帶曲折踰石橋溪迴路轉石岩一
又繚而上石崑一二岩之間有方石池種白蓮花
崑之傍有石梯度山迤邐而去不知所窮當途窮
處橫爲長雲蔽覆樹腰岩頂其高深遠近蓋莫得
而見也傍石池有高崖懸泉下瀦爲潭支流貫池
下注大溪激石而湍浪者虎溪也崑之外遊行而
來者二人一人登嶺出半身者宗易也一人躡石
磴而下者曇順也崑中爲經筵會講者六人一人
踞床憑几揮麈而講說者道士也一人持羽扇目
注懸猿而意在深聽者雷次宗也一人合掌坐于
床下者道敬也一人相向而坐者曇說也一人執
經卷跪聽於其後童子一舒足躡首有倦聽之意

漫筆

卷二

世德堂

漫筆

蓮池之上環石臺坐而箋經校義者五人石上列
香爐筆研之具一人凭石而坐者劉程之也一人
手開經軸倚石而回視者張詮也一人正坐俯而
閱經者惠叙也一人回坐拱手傍視而沈思者惠
持也一人持如意而指經者惠承也一人捧經笈
與童子持如意立其後又童子跪而司火持鉢向
爐而吹一人俯爐而方烹捧茶盤而立者一人傍
看石置茶器又一岩中有文殊金像環坐其下爲
佛事者三人一人執爐跪而歌唄者曇常也一人
坐而擎拳者道易也一人執經卷而坐者周續之
也臨溪偶坐者二人皆梵僧一人袒肩持短鈕者
跋陀羅也一人舉如意據膝而坐者耶舍也童子
一卷髮胡面持羽扇立其後一人露頂坦腹仰視
懸泉坐而濯足者張野也童子持巾立其側有蹲
而汲者一人石橋之傍峭壁崛起前有僧與道士
相捉而笑者遠公送陸道士過虎溪也一人貌怪
雄視捉巾瓶而立者捕蛇翁也童子負杖却立而
待一人乘籃輿者淵明之迴去也淵明有足疾嘗
以竹籃爲輿其子與門生肩之前者若欲憇而不
得後者若甘負而忘倦蓋門人與其子也童子負
酒瓢從之一人持貝葉騎而方來者謝靈運也傍
一人持曲笠童子負笈前騎而行凡爲人三十有
八馬一猿一鹿一器用草木不復以數計人物洒
落泉石秀潤追千載於筆下萃群賢于掌中開圖

恍然若與之接揮塵而談者如欲懸河吐屑肆辨而未停默坐而聽者如欲屏息杜意審諦而冥冥沉思者如欲鉤深味遠叩玄關宅靈府而遊乎恍忽之庭梵唄者如欲轉喉鼓舌而有雲雷之響與海潮之鼓行往來如御風而遐舉坐臨水者如騎鯨而將去笑執手者軒渠絕倒達於衣冠蓋其心手相忘筆與神會而妙出意表故能奴隸顧陸僮僕張吳跨千載而獨步非十八人者不足以發伯時之筆非伯時者不足以寫十八人之趣豈非泉石膏肓烟霞痼疾其臭味相似故形容之工若同時而共處者也伯時於余爲從兄實山林莫逆之友爲此圖凡三十八日而成余得之遊居寢飭其下客來觀者或未知遺社事因記其後覽者當自得之也圖成於元豐庚申十二月二十五日越明年辛酉正月二十六日龍眠李冲元元中記

桑民懌落乙榜

李西涯送桑民懌訓導泰和一律云十年三度試春闈親見聲名滿帝畿甲第久慚唐李邵奇才終誤宋劉幾功名歲晚非蓬鬢湖海官貧尚布衣試看孤鷹下林落壯心還向碧天飛題下註民懌蘇人會試春闈策有胸中有長劍一日幾回磨等語爲吳檢討汝賢所點又作學以至聖人之道論有我去而夫子來等語爲丘學士仲深所點今年得乙榜年二十一籍誤以二爲六用新例辭不許遂有

是命觀此則世所傳聞皆非妄也蓋場中下筆苟非雅馴則雖有奇抱將無窮乎有不得榮委之于命矣

鐵椎銘

鐵椎銘朱亥貢金張良受之合以忠義鍛成此椎銅山可破椎不可缺金埒可碎椎不可折噫亂臣滔滔四海嗷嗷長蛇其毒封豕其饕上帝憤之以椎畀著戶名王千椎不自奮假手於汝數未莫先時來敢後曾不一揮元兇碎首匪椎之重唯義之勇雖椎之功惟人之忠長僅數尺重纔數斤物小用大策此奇勛惟在人亡再用者誰藏之武庫永鎮姦回此宋翰林學王文炳所撰見山房隨筆

戒菴老人漫筆卷三

明江陰李詡輯

孫男如一較
玄孫成之重錄

戒石銘

皇明天下郡縣戒石銘乃宋熙陵朝節出蜀構杭中所載蜀主孟昶文四句耳自宋迄今因而不廢昶全文不傳今錄之銘曰朕念赤子肝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乙絲驅雜為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役是切有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思

辨博物志

張華博物志世止十卷事多雜出諸書或本書久失後人掇拾為之耳又云原四百卷武帝俾刪其繁存此亦不應倍去若是之懸絕也

駁靈芝圖

靈芝圖曾見五采妝繪一冊名狀多異產地迂僻道家所造也詭妄不可盡信

雨下失魚

杜子美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姚合詩驚風墜隣果暴雨落河魚皮日休詩高風翔砌鳥暴雨失池魚雨下則魚隨水而去驗之不謬

墨子夏后開

墨子書稱夏后開開即啓也與史記稱微子開同避漢景帝諱則墨子疑漢人所撰非本書

元史二傳誤複

元史速不台雪不台二傳異名而事頗同文有詳畧耳觀言俱七十三卒俱謚忠定其謬審矣

王質論紀年

王質景文云渾淪以前其畧見於釋之長含經開闢以後其詳見於邵氏之皇極經世

降真香

柳之懷遠產香藤葉大如掌多刺鑽蝶紋齒巨材產

漫筆

卷三

世德堂

多於山林紆掌之處歲久色微黃曰藤香或深藏噴吭巨石攖路人跡不到霜簪雪霰積以歲月皮肉俱爛赤心如鐵謂之降真香

西域記一事相類

大唐西域記婆羅痾斯國有隱士求命得一烈士令終夕無聲云云與幽怪錄杜子春事甚類

論善惡語有本

大學或問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惧漢昭烈云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書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即易繫辭所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一節之意

釋廣弘明集字殊

唐釋道宣廣弘明集載謁大慈恩寺詩一首作今上則高宗也今載太宗文皇帝集中萬仞集作百圓影集作圓綺霞集作霞綺瓏帳集作籠

兔亦有雄

古樂府雄兔脚撲檉一作雄兔眼迷離王充論衡兔舐雄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出觀此二說則兔未嘗無雄也

鄭所南傳

王達善撰鄭所南先生傳云先生名所南字思肖號憶翁福州人宋末太學生也博學多技能爲文不以草而豪怪可愕又善畫蘭蘭成則毀之人求之

漫筆

卷三

三

世德堂

甚斬值元氏位中國坐必向南人詢之則曰夷狄人中國爲萬世之大變聖人書狄以爲大戒今日士大夫恬不知恤反爲之僇吾不忍也當世無不憾之貴要者求其蘭尤斬弗與庸人孺子頗契其意者則反與弗計然亦不盡土人詢之則曰一片中國地爲夷狄所得一云土爲吾忍盡耶凡平日所作詩多寓意於宋若題鄭子封書塾曰天垂古色映柴門千古傳家事且存此世只除君父外不曾重受別人恩識宋之臣子復仕於元也若題其畫蘭曰求則不得不求或與老眼空濶清風萬古譏一世之士無足當其意也國給寶鑑云工圖墨餘高可五寸許天真爛漫出物表題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寓意編藏所南集蘭自題詩云一國

之香一國之瑞彼懷王於楚有光若題其畫菊曰花開不並百花

蔡獨立疎籬趣未窮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墮

北風中自謂志節不爲元氏富貴所奪也若題其

畫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敢懸此頭於洪洪荒

荒之表爲天下不忠不孝之榜樣譏夫忘國而事

仇者也平生寡慾而好遊凡遇窮山大澤必彌日

忘返咄咄書空心與口語人爭視之彼則蔑如也

著書甚多行于世者有太極濟鍊文一帙多隱語

艱苦難讀莫知所謂書後題二十字云大無工十

空經臣漚血三斗書此後有巨眼者當識之好事

者或藏於家竟以壽終葬於姑胥之西所謂所南

者以南爲慰憶翁憶乎宋也思肖者思乎趙也凡

其爲人類若此修宋史者遺其人故宋史無傳余

故惜而傳之云論曰蜀孟果修肆之後豪右爭相

夸尚石恪生於其時畫殊形詭狀以辱之彼所南

者無乃恪之徒與昔王褒痛父非命終身不東向

而坐夫君父一道也彼所南者抑又褒之徒歟嗚

呼自有天地以來所以彙倫不墮者以有節義爲

之閑也通圓者晒其捐介又孰知有所不爲者亦

聖人之所取乎遂昌山樵錄云宋吳下有田寄城

于吳寺崇禎戊寅歲所南心史一帙得之

先儒用方言

先儒言句發當俱去幹當事也每言合下如何如何

合下字猶今言一落之意朱子有云丁一確二乃

的當之意今俗語猶然程子凡言大小大事猶言多小大事也言體當法一字方俗之言體驗幹當之謂

祝吁

衛公子州吁左氏公羊及詩皆同惟穀梁作祝吁此音相近而然如呼雞之聲州之爲祝也

縣尹事用誤

事文類聚以令尹子文爲縣尹事用誤矣

韓集百葉桃

昌黎集有題百葉桃花詩卽今謂之千葉

伐佞胄祖隴竹

宋侍郎臨安俞公烈登淳熙初第累遷中書舍人會

宗室希閭由官所奔喪歸誤伐韓侂胄祖隴傍竹

爲造墳具法司承侂胄意使援持仗竊盜例公曰墟墓非人室比兼未嘗持杖今追兩資送州安置

罪涉太重夫有官之家猶得贖矧希閭在屬籍特不得贖乎遂獨以聞止罪伐竹者侂胄痛衛之尋

喉言事者論去此事宋史所不載余見于王梧溪詩集中侂胄之橫俞公之賢皆世鑒也

御用筆

朝廷用筆每月十四三十日兩次進御各二十管

冬用綾裏管裏襯以綿春用紫羅至夏秋用象牙

水晶玳瑁等皆內府臨時發出製造弘治時吳興

筆工造筆進御有細刻小標記云筆匠施阿牛

孝宗見而鄙其名內傳以小名對勅易名曰施文用至今猶然右二事吳興筆工張永賢說方正學禍莫

太宗殺方孝孺親族八百二十口

梁文遺事

梧溪集載梁友直遺文俞之近遺事皆邑誌所不可

遺者梁文云江陰王庫使家藏黃筌雀哺鷦卷後有後村詩跋嘗聞古院畫率有名義是三雀者始

取詩禮春秋傳三爵之義與筌蜀人故云浣花溪

耳雖然姑置老筌而論後村方宋氏叔季時王

軒劉後村文章聲錚錚相頡頏元宵詩首押

杆科末押民膏後村此雀詩和韻乃竄入鷽韻王

以辭賦高第二人及第劉以名臣子孫有文辭賜

及第真西山爲中含舉之自代皆非不諳韻者直

扭於閩人語言聲音不覺跌宕當不以過余既贊

論且贊贊云觀雀哺鷽可以知仁仁于曷知于雀

之身雀知有子子知有母儀焉思哺食在母口嗟

彼雀矣以鞠以育矧伊人矣孰無天屬幼資其親

長養其親天屬至親姑哉世人庚辰三月三山梁

益俞事云先生姓俞諱遠字之近號空谷江陰鳳

歌作義鄉人也以儒起家至先生貧隱居教授能

行古道毗陵孫帖以先世舊依先生待如近懿卒

殯焉項年疫傭奴病乞歸先生曰慎無疑疫氣相

染其善調護踰旬死時兵興山林盡藉人死多委

之壑或以是請先生曰生盡其力死棄之溝中不義也特爲棺窆歲暮春里萌昇木偶神遊井落間至先生門適所昇重而止昇告家姥曰神靈報施影響捷宜急祭燎旗下否則殃及矣姥笑曰木偶何能爲主人婦吾家爨下物耳衆愕貽去族姪裕親歿有佛者以佛事爲解裕毅然曰吾諸父嘗謂形神既離地獄何有今乃自誣親有罪不孝孰甚佛者慙而退其善行及人率類此先生骨貌清卓類有道者長於古文尤嗜詩亂中吟詠不輟嘗自叙詩曰蟲之薨薨鳥之嚶嚶機動籟鳴豈得已而不已乎不得已乎耳于以見其出乎性也壽七十二子樵孫庠序

駁李靖行雨事

李靖行雨事言馬鬃一滴則地下雨二尺今凡小雨沾塵或寸許不齊者何以施馬鬃之滴也

不知章草

近世學書者知有宋克體不知有章草然非重頭曲脚之法也善隸書者知之

蘇味妓誤使事

杜無海棠詩者以母諱故耳東坡之味妓李宜乃一時之失言也西郊野叟詩話載之以爲美談何耶

趙同

漢文帝時宦者趙談史記作趙同者蓋避太史公父諱言與談同名耳故曰同今漢紀猶作趙同誤矣

晉多用信字

晉多用信字使人也世說及二王帖中可見今日書信音信獨指簡札非矣

唐詩用至竟

唐詩多言至竟如云到底也杜牧云至竟息亡緣底事至竟江山誰是主之類

誌稱

誌中有爵者宜稱塚無爵者稱墓有爵及尊貴者稱公無爵者咸稱君

序素書

張商英序黃石公素書言得於子房塚玉枕中上有秘戒不許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以道與

神加於聖賢之上必是道家所托非吾儒之見也

貫衆

驢馬食管仲三五日易肥駟僉之欺人多用此一云貫衆

洋溝

今人家基內簷頭下溝皆稱洋溝其名甚古崔豹古今註云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于其上也

一曰羊溝謂羊喜抵觸垣牆故爲溝以隔之故曰洋溝也

甘蕉

甘蕉出閩中以糖漬之可以寄遠形如鎖陽而氣近黃精味酸

倬陸全卿詩

吳人倬陸全卿家宰坐寧黨詩曰子規聲裡夕陽微
何事先生懶見幾雲夢竟成韓信縛鱸魚空待季
鷹歸功名到此分成敗史筆憑誰定是非寂寂朱
門春去也楊花燕子任爭飛或謂唐伯虎作

北海東坡書源

李北海學王而飄逸者也蘇東坡學顏而飄逸者也

麻喙籠統趙

唐李涉題宇秀才櫻桃詩曰風光莫占少年家白髮
殷勤最戀花今日顛狂君莫笑愁得醉眼麻喙
今人欲睡眼將合曉而縫細者曰麻喙不知作何
寫偶觀王荆公百家詩選李涉詩得此二字今物

之擁腫者俗曰直籠

杜甫韋居安梅磻詩話記鄭
安曉丞相未貴時賦冬瓜詩云剪剪黃花秋後春
霜皮露葉護長身生來籠統君休笑腹內能容數
百人卽此籠統字今人以虛罔不實而斥其妄行
者則曰趙爾雅休無實李郭璞云一名趙李蓋無
實者虛也疑卽此趙字

杜順法界觀

西銘總論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法界觀云華嚴大
教浩博難名杜順和尚文殊應身以自智見華嚴
一真法界總該萬有卽是一心其中諸佛衆生若
國土若莊嚴義境無量於無量境集其義類總舉
色空理事爲例京爲三重觀門一曰真空法界二

曰理事無礙三曰周遍含容若達此三門則法界
重重縱橫達矣

演卦爲神農

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此
淳于俊對高貴鄉公之言也漢魏間人士守經甚
嚴斯言必有所本陸儼山傳疑錄云

中山王御碑跋

洪武十九年 御製中山武寧王神道碑文後有跋
云臣惟古功臣之薨殯有誌墓道有碑禮也然自
唐以來皆命詞臣爲之惟我 聖王芟夷群雄混
一區宇雖股肱爪牙非止一人而中山武寧王實
元勳之首南牧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魯西入關
陝大抵皆王之功今其薨也 聖上以王豐功偉
績始終本末非詞臣所能周知故 親筆之刻置
墓道自古人君禮報功臣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臣
等不敏幸得同侍 經筵欽覲 御製不勝感激
流涕謹拜手稽首書于碑文之左 文淵閣大學
士奉議大夫臣朱善 承務郎左春坊左贊善臣
劉三吾 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臣汪仲魯
翰林院侍 詔臣沈士榮孫六雅謹書此成化二
十二年丙午冬其五世孫徐鉞所刻以傳者今不
可多見矣且孫公吾邑之先輩也謹錄

蔡京父子相軋判

正德時邑庠蔣一龍爲邑父母萬公所愛適試于按

院經書論外又出一蔡氏父子相軋題作判其判曰周公相而伯禽封忠輸內外鄭桓卿而鄭武繼職善開承故挾篤蔡之猷何嫌夾輔恢世濟之美豈厭同朝德乃下哀恩斯冒濫霍光操廢立之柄進禹司徒安石執變法之權推零侍講樹黨一門竊官再世是固昧君臣之義然猶全父子之恩若石厚之輔州吁石蜡以先臣而見殺懷光之叛唐德李璣以入侍而告謀則義有重於朝廷恩難兼於骨肉今也蔡京以誚佞得政既非穀貽蔡攸以權勢超遷尤非武踐乃者位漸肩班忌由心出邸館自開各納買官之賄客賓分附頃生奪要之疑震用事而上九當退於無為京猶戀位乾居尊而

淫色爲風

今人謂淫於色者爲風卽馬牛其風之風

論格致辨千金方

格致餘論辨千金方中補益爲非此垂戒立法爲中人慮耳卽暴者不可以主兵貪者不可以主財

之意若仁以不殺爲威廉以不貪爲寶亦無害也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

搖籃

今人眠小兒竹籃名搖籃郭晟家塾事親曰古人製小兒睡車曰搖車以兒搖則睡故也蓋搖車卽搖籃今別有縹車之制縹一作縹此字玉篇廣韻俱無乃出無疑韻中蓋後人所造也

琵琶青塚

石季倫崇王昭君詩序云匈奴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必爾也熟察此序乃知昭君出嫁之時未必以琵琶寄情特後

人想像而賦之耳此范希文語最足以祛衆蔽句

奴地有黑河青塚在黑河之旁夜四鼓時有氣直

上江陰萬戶完仁山云古今人信琵琶而不知其

訛言青塚而不詳其自余故拈出呼韓邪單于初

子驁陶莫泉立復妻昭君生一女一爲漢婦居

大王莽時入侍太后失節如昭君蓋無足道者

護花鳥

池州九華山江南勝地山中有奇花歲發則有護花

鳥鳴焉遊人欲折者鳥則盤旋其上鳴聲云莫損

花莫損花無錫倪容舉人如泉嘗居山中月餘親

對徐納齋尚德說得聞

誤引不多食
論語曰不撤薑食又曰不多食謂每食適可而止非

言薑也事文類聚蔬菜門引孔子不撤薑食不多食而題云薑不多食連上文而言之謬矣

周尚書談邊境

常州周約菴金曾鎮撫延綏言三邊寒甚遼東第一大同次之真有墮指裂膚之慘屋下皆有霜蓋氣透徹故也人出軍有受寒者扶至家漸以溫物食之若驟以火則皮肉俱爛曉開城門不知者誤以手候其鎖則皮皆去如灼蓋醫家亦有寒極似火之說西邊有火炎山韃韃腸極細如猪腸人身瘦長而濶膀不畏死得勝則唱敗則哭韃婦至中國人戲弄其乳則喜以爲是其子也至隱處亦不爲意惟執其手則怒謂執手爲夫婦動挾刀刺其人馬瘦見肋骨蹄甚薄至中國養壯而蹄厚則不善走極有駿異者欲入寇則羈餓四五日王書客自大同來見韃子人馬瘦陝西出黃鼠味佳設宴珍饌出黃羊身尾似鹿而角似羊肉甚美鯉魚甚肥腹中多脂形如南方者而重三倍半翅鳥倍大如鷄肉味亦如之性極癡又謂之半癡亦曰癡牛斤好視紅物飛不遠輒下歇人著紅襦襖以誘之則近身凝視不去故可得韃人稱中朝皇帝爲罕蓋胡人聲重而疾古云可克汗音近罕耳有猴小如拳人家畜者飲水漸大邊上虎極大達達驃馬之外亦乘牛具鞍行走達達稱中國官府爲阿法邊上老

鴉紅嘴紅脚剪舌教之能言亦如鴝鵒余謁周公因縣父母石首劉公見托諸文之故坐間談及邊境且出示三邊圖凡所聞者聊識如右

老儒遭困

隣邑東橋徐氏世敦禮讓近後裔衰薄有老儒邵夢嚴熊者亦被其陵寃好事者以詩唁之漁梁溪上水東之魯道于今一變齊押闔場中多智伯陽春調裡少鍾期捐階不是徐行日伏餉渾非孟拜時八十年來函丈老月明無可一枝栖夢嚴家君童穉時師也記其獨對黃菊一絕云菜羹麥飯午陰斜飽看中央正色花非是無心近紅紫清貧何地著繁華其著作多散見緝紳集中

塔影

牛首山塔影在僧室中閉門暗映卓前懸紙或以白衣承之影小而倒駭駭可見室與塔甚近非相值之地不知何故

德祐間子撰父志

嘉靖十五年丙申歲秋邑中大街虹橋溝東居民饒地得石乃宋末恭帝德祐年間子撰父墳志爲余業師沈養吾所得傳錄于左王君錄參從事墳志先君諱建大字直方氏王曾祖諱奉議郎累贈中大夫妣朱氏胡氏俱令人祖寧中奉大夫直徽猷閣司農少卿贈正議妣傅氏韓氏俱碩人周氏宜人父燕朝散大夫通判泰州軍州事妣趙氏封宜

人始卿祖更英蕩歷清貫聲光赫奕至先君生眉目儼偉如神幼穎異力學諸父見聞重染熟知先朝文獻淳祐已酉以百篇預鄉薦寶祐乙卯通判官無爲類集少卿笑菴文藝將鏤梓先君校正彙次計使陸公景思見之與語喜其儀語英氣嘆曰燕趙奇士非虛言蓋王氏世趙人而江陰則僑寓也丁巳理宗明堂禮成先君以通判家祠奏補將仕郎未幾丁宜人艱繼通判艱服闋授迪功郎監通判支鹽倉度宗御極加修職郎邊賞循從事郎居官會計富有能稱制使李公庭芝印公應雷皆舉陞剡秩滿印公留權海陵準遣繼辟安東錄參未赴感疾歸始舊居鬱攸通判雖葺數椽未完雁行衆不忍析至是買廬虹橋巷休假歲餘疾革謂弟若子曰自樞祖至先人七世有列于朝吾幸蒙先人遺澤志非不如昔人學非不如今人厄于數莫克振作讚一絕逝時咸淳甲戌六月十三日也先君生嘉定乙亥八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娶永嘉趙氏希渙女先十五年卒子男一人伯熊女五人長適同郡杜化孫次佛娘宜娘安娘佳娘俱未行伯熊卜嗣歲德祐改元二月十一日壬午安厝于昭聞鄉綺山之原附先妣穴從治命也不肖孤伯熊技淚叙次梗槩識諸墓奉議郎知江陰軍江陰縣事兼提舉常平司主管文字賜緋高純厚填諱

武林俗呼

杭州俗呼黃矮菜爲花交萊謂近諸菜多變成異種民間常以此置人如魚中之鮠也土俗多南渡遺風賣冰者呼大俗音雪以大雪收者佳糴芝麻者呼何何舊姓何者曾鬻此故也

取蟾酥法

取蟾酥法將活蝦蟆肩稜上用手裏捻油紙上或是黃桑葉上便有蟾酥用竹篾青刮離紙葉上便於原刮竹篾上插在背陰處經宿酥自然乾收用之

集覽誤認刊字

丹陽蘇頌子容宋皇祐間進士累官門下侍郎以父紳嘗直史館極言時政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爲險故語曰草頭木脚陷人倒卓草頭木脚者木脚是梁字而草頭則蘇字也陷人倒卓者傾險之甚也蘇頌梁適謂之草頭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集覽遂謂熙寧中頌請以此語刊附國史此說非也且云爲父辯謗去之可也豈有反求添入之理蓋刊有二義有刊落有刊入此乃因國史有此語請於神祖而刊落之卽詩序中所謂則亦刊而去之是也

論補衡張華二賦

補衡作鸚鵡賦張華作鶴鵠賦皆有超然遠害之意使能踐之何後患之有是所謂不能譽其言者也文恪教外孫

常熟吳文恪公思菴先生送外孫錢昕一絕句云阿
昕今喜赴科場南北奔馳日夜忙昔日曾聞先輩
語一憑陰德二文章蓋惡昕父多行不法作此以
教之昕後卒爲良牧伯能不負公教余大母嚴乃
文恪之外孫女也耳熟之嘗以授誦且述當時錢
捷後謁見命執掃除以折其少年英氣曰吳家外
公錢家小哥哥教者真是能教受者真是能受汝孩
兒當知樣子嗟嗟今復可得此耳提哉其詩語尤
是與今日士子下一頂門鍼也

茅山古跡

茅山華陽洞石崖上真書三大字相傳米元章書路
傍洞泉二篆字龕石中玉柱洞中有石柱懸空四
周可轉似滴乳結成喜客泉人至環石欄羣衆拍
手則乳泡泛起至宸觀大栢根幹纏紐被火餘孽
猶佳顏魯公四面碑張從申三絕碑俱存大茅峰
徑路九灣十八折祠宇宮前九杉高大靈官所掌
玉印水蒼色方二寸有柄文云九老仙都君印篆
畫八疊制作尚廉劇不甚古

文安幼穎

常熟李文安公傑五歲時在堂中圍柱戲跳見者以
手圍庭柱圍圍轉試之隨應聲曰腳踏樓梯步步
高又有出櫓人二字者卽對以扇子管夜坐庭中
從兄指紫薇星令屬對應曰黃道日登第後入館
賦禁苑聞鶯結句云君王恩如黃語莫向金門

弄晚聲人多傳之

唐大中時墓銘

嘉靖壬寅冬余季弟家後濬河得一塊古墓觀余以
水漸漸浸洗之字稍可辨然漸滅處甚多不可讀
僅見首行爲瑯琊王氏墓誌銘無書撰人姓氏乃
唐大中三年間葬也惟銘完好錄之銘曰生居幽
壤寂靜自然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赤岸之原千秋
萬年其缺輒八百塊亦載於誌中余里名赤岸縣
誌作斥字余家先世所書有兩從者今定爲赤云

三花別名

山茶一名海紅花金鳳花都下稱爲海囊蜀葵浙江
寧波稱爲丈紅花

曆書分色

王守溪曰曆書有白黑綠碧黃赤紫此河圖數也河
圖之數戴九履一一爲白九爲紫左三右七爲
綠七爲赤二四爲有二黑四碧六八爲足白故陰
陽家一六八爲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

鄭州風俗

成化中河南鄭州舉人黃井出宰常熟鄉先生錢東
湖以賡唱相厚偶談及鄉土對錢曰敝地風俗惟
細民仍舊原自有矜嚴禮法之家卽一城如此者
凡十三家屈指數之盡矣東湖接聲曰連老父母
家十四家黃茫應曰正是正是學生蹉數也聞者
莫不絕倒近時有論鄭風者曰夫子但放其聲朱

子解詩不宜槩從淫例由此觀之豈其然耶

黃叔揚傳

黃鉞字叔揚蘇郡嘗熟縣人少明敏好學家無藏書鉞日遊市肆中見書不問古今卽借觀之或竟日不還是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不樂仕人文散逸詔求賢才悉集京師鉞父見其子好學甚恐爲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家有田數十畝在葛澤陂因令督耕其中鉞至陂無書讀託市鹽酪率一二日卽入城從其友人家借得書道中披覽比至陂輒盡每以爲恨楊淡者元末隱士也嘗避雨泊舟鉞舍傍窺見鉞持書倚簷讀不輟聲乃就視之曰豎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鉞答曰苦無書讀耳過目不能忘也淡曰我有書在洋海店去此不遠豎子能從吾游乎鉞喜再拜卽從淡入舟至其舍與數冊書去自是數數來易淡怪其頻舉所借書問之悉記憶無忘者淡大喜曰吾插架書不下萬卷不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讀因令其子福同室而居者三年遂盡其書縣聞之併辟福賢良淡怨之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今獨携一子耕讀遠郊以畢餘生以子好學盡以藏書奉觀覽奈何不自韜晦卒爲人知貽累我家鉞徐曰無患當爲公說尹罷之乃教福結束如農夫且曰卽尹有問子但操吳音勿有所對福盡如鉞教因同詣尹曰鉞與福共筆硯數載知福爲深福才能問

學並出鉞下而福父老身病不可遣行卽行不足以應詔君且得罪尹心知其詐也不得已乃獨遣鉞以生負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己卯舉湖廣鄉試明年庚辰第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左又改禮科居職封駁甚多辛巳卽建文以父喪歸其所厚翰林侍讀方孝孺弔之屏左右密言曰北方不靖蘇常鎮京師之左輔應北之右臂也君吳人朝廷之近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曰三郡惟鎮江最爲要害守非其人是自撤其藩籬也童俊狡獪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游此其心不可測也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以定亂耳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必待戎馬至此亦已晚矣孝孺乃因鉞附書於善以忠孝相勉期戮力王室以濟時艱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鉞至家因父殯在陂上舊廬卽往居之足跡不入城邑有御史按部至常熟問曰此有黃給事何在邑中無知其家者一老人居與鉞隣知引之御史舟至陂時方暮秋收禾堆積村巷路又泥淖御史乃徒步抵其舍鉞從幕中對語移日家人以貨客至欲割雞具饌鉞驚曰豈有居喪而殺雞禮客者耶卒以菜粥對食而別壬午靖難師日促姚善受建文君詔總率蘇松常鎮嘉興五部兵馬勤王善以書招鉞以

大分界 琴家弄 看馬胡孫 纏三旦 牽着
駱駝 調懷掛鋪 雙捉婿

姚少師官誥

嘉靖癸卯秋八月有姚某者徙居顧山鎮業腐酒一
日出其上世姚恭靖少師廣孝永樂十年二月所
得贈祖菊山父妙心祖母周母費并封本官官誥
五道貨于古塘王柳塘王膏梁子不識姚少師爲
何許人僅取其裱錦軸頭之類買之中玉璽誥文
揭還携去余友人雙涇周君聞之用秫米易而藏
焉嗟嗟 靖難幃幄大動炳炳于金匱間而當時
龍章卒爲後世棄如敝屣豈適符色卽是空之
本旨乎

燈謎

卷五

五

燈謎

燈謎十調朱門九不開滿頭風雪却回來歸家懶親
妻兒面掃盡寒烟一夜灰一藥名常山蛇霜一病
名喚開傷寒

河豚有害

河豚余邑中之所慣食余亦愛之近入城聞一人家
哭聲甚哀問之則以誤食河豚之有毒者連死四
人梅聖俞詩云炮煎苟失所入喉爲鏌鋣又云皆
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真紀實之言也余從此遂
不敢食遇饌則每勸人世間多美味省此一物不
爲少勿爲蘇家口語所誤悔之無及時亦有聞余
言而輟箸者有不謂然者余曰從若轉圜勝于墮

燈謎

卷五

五

燈謎

壑蓋中毒者多飲穢物解之聊借戲以警云偶得
宋時陳止齋傳良戒河豚賦錄之以廣余意焉其
文曰余叔氏食河豚以死余甚悲其能殺人吾邦
人嗜之尤切他魚余嘗怪問焉曰以其柔滑且甘
也嗚呼天下之以柔且甘殺人者不有大於河豚
者哉遂賦之物固有害人乃人之勝者智也牛能
觸吾爲之絡馬能蹄吾爲之啣且轡也烏喙之毒
用之藥以治也虎豹搏且噬也機與穽足以備也
蛟蜃可駭乃蛇虺蜥蜥可避也雖其質禍賊兮名
彰莫余僞也是故防之疑兮待之懼也吁河豚柔
滑其肌兮旨厥味也孰魚匪羞兮而柔以甘人同
嗜也曾謂其斃人亟兮孽肝膽腸胃也人雖疑
致死方饋者弗忌也吁嗟乎物之害人方不在乎
真可畏也凡蓄美以誘人兮蓋中人之所利也余
誠悅而啗兮彼則陰以其毒也滅殘忍以爲仁兮
文嫵媚忌也甘我以言兮鼠伺而狐覷也笑怡怡
吾蠱兮弱婉婉滅人之氣也富貴懷安吾鴆兮幣
帛喪牢吾餌也吁嗟乎愛者禍府兮所玩以易也
兵莫慘於貪兮干戈伏於不意也晉滅虞以璧馬
方商君以好因魏也莽詐忠以盜漢兮武賊養以
媚也眇河豚其弗戒兮欺天下者曰得志也吁嗟
乎若子黎安兮擲天下於一試也元貢玩齋曾客
名云大者名青郎君小者
名班兒今鮮知青郎君名

測影臺考

邵文莊公實測影臺考按周禮以土圭之法測日影

凡立五表其中表在陽城卽今登封東南告縣舊

治是也予至其地有二臺存焉其南一臺琢大石

爲之上狹下濶高丈餘廣半於高中樹一石碑刻

曰周公測影臺臺北三丈所復有一臺約高三丈

餘壘磚爲之其北之中爲缺道深廣二尺許下列

石爲道直達於北約五丈許石上爲二小渠渠側

刻尺寸甚精密最北一石爲二小竅以出水詢其

土人云故老相傳爲量天尺又以爲銅壺滴漏考

之縣志此名觀星臺亦周公所築然予見其刻尺

寸所書特今文耳恐非出於周公况歷代曆書言

尺度者亦未嘗言及湯城測星臺尺蓋不可信恐

惟石臺乃周公遺跡所謂觀星臺者則後人因而

建耳且其地嘗置金昌府治又嘗置告縣治建斯

臺者豈其時耶又按禮疏四方之表各去中表千

里予以禹跡圖考之南表當在郢之北東表當在

遼之東北表當在肅之北西表當在華之西南終

南山之東今其地不知亦有遺跡在否

宣德詠撒扇

宣廟詠撒扇一首云湘浦烟霞交翠刻溪花雨生香

掃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真帝王之詩也

甲辰歲荒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春雨淋漓二麥萎黃十無二三

自四月不雨直至八月中間雖小雨數次地方濕

而燥日如火隨就乾烈溝洫揚塵河港成裂禾苗
盡稿米麥之價騰貴民不聊生草根樹皮皆攘取
充腹此等景象何不幸而親見之哉食榆樹皮前
漢天文志河

陸文量菽園雜記云古諸器物異名鼠鼯其形似龜

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蚺其形似獸性好望故

立屋角上徒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好吼叫有神力

故懸于鐘之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囚故立

於獄門上饕餮性喜水故立橋所蟠蜴形似獸鬼

頭性好腥故用于刀柄上蠶蛭其形似龍性好風

雨故用于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

於碑文上金猊其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於香爐

蓋上椒圖其形似螺蚌楊升菴曰按尸子云法螺
蚌而閉戶後漢書禮儀志

今呼鼓了非也切螭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

立於護朽上楊升菴曰唐詩捕魚塔
注螭頭也今俗名護朽鰐魚其形似

龍好吞火故立於屋脊上獸吻其形似獅子性好

食陰邪故立門環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

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博物志

右嘗過倪村民家見其雜錄中有此因錄之以備

參考如詞曲有門迎四馬車戶列八椒圖之句八

椒圖人皆不能曉今觀椒圖之名義亦有出也然

考山海經博物志皆無之李西涯懷麓堂集云龍

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因牛龍種平生好音樂
今胡琴頭上刻獸是其遺像睚眦平生好殺今刀
柄上龍吞口是其遺像嘲風平生好險今殿角走
獸是其遺像蒲牢平生好鳴今鍾上獸紐是其遺
像狻猊平生好坐今佛座獅子是其遺像霸下平
生好負重今碑座獸足是其遺像狴犴平生好文今碑
今獄門上獅子頭是其遺像蚩吻平生好吞今殿脊獸頭是
其遺像皆在弘治間泰陵嘗令中官問龍生九
子名目因憶少時往往於雜書中見之倉卒不能
悉具又莫知所出以詢之羅編修玘玘僅疏其五
六云得於其師左參政贊者止此又詢于吏部劉
漫筆

楚世子弑逆

嘉靖二十四年正月十八日夜楚世子英耀弑其父
楚王初世子病王遣所愛宮人侍之世子私焉有
娠楚王怒遂疎世子及妃生幼子陰有廢立之意
一日往世子堂見其容瘁曰爾如此何能繼我不
如學修鍊長生將王位奏讓與弟弟不失位爾不
失身兩便也世子是時已蓄弑心矣至今年正月
十七日宴三司飲至三鼓歡甚出所有寶盃等勸

三司不醉不歸次夜三鼓被弑其跟隨朱安等出
城聞之巡撫三司次日世子以父病風暴卒計長
史官及內臣令史阿附之時巡撫亦任其差官赴
京營幹御史伊山泉敏生從荊州急回遂奏劾之
由是世子械至京自盡長史內臣俱斬不待時聞
楚王貪酷已極人無可奈何矣天為楚民報讐乃
假手其子身弑子滅天定勝人之理也

丙丁龜鑑

宋理宗朝淳熙六年衢州孝康七世孫中書省奏名
臣崇望撰丙丁龜鑑言丙午丁未自古多變厄者
凡二十有一為十卷其言多驗洪容齋五筆亦載
丙午丁未之變而謂丁未之災又慘於丙午撫時
漫筆

愛事榻管勒此

南村草堂記

陶宗儀有莫逆友曰邵亨貞今輟耕錄首載募資刻
版疏是其筆也邵公號見獨居士余家藏其親筆
文稿一冊中有南村草堂記謂之可以想見二公
丰采記云自昔有道之士能終身不汨名利天下
後世清議無異辭者惟晉靖節先生與吾宗康節
先生二人而已二公之子孫散處四海代不乏人
然能繼其高風偉行者則未見其人也吾宗諸老
往往追慕未始不扼腕嘆嘆自以不克遠紹先躅
是憾靖節去今代尤遠然亦寥寥無聞者豈皆冥
然自晦於窮山絕域而與世不相聞耶予與陶君

漫筆

卷三

三

廿九

九成游幾四十年矣視其行無所矯揉終身弗渝
九成生長浙水東承平時侍父宦游西州既壯屢
經世變弓旌纁帛之招接踵境上悉毅然不容既
久益堅唯耕藝讀書從容于逢掖顛沛之時漫浪
于世道紛紜之際無隱士之名而潛合隱士之行
方之同時之士趨競而合汙者有之困阨而失守
者有之言與行違者有之能如九成之不動聲色
全身而履道則不可得也吾嘗攷求吾宗之人可
以追述康節者既未之見今觀九成出處殆可遠
企靖節遺風爲可慶也九成築草堂于泗溪之南
村暇日余往過焉見其左右列琴瑟書冊前後多
桑麻竹樹四顧皆平疇遠水出戶則可覽觀江山

張修撰緝屋

常熟止菴張公洪宣德時以翰林修撰在家屋敝欲
緝有東與東橋徐氏乞柴蓋之并羊一牽乃縣令
爲鄉飲送者轉托與種竹人家換竹作椽其東有
三四十句余親得之惜未曾錄失去此等高風今

漫筆

卷三

三

廿九

願爲之執鞭而無從也其論緬甸宣慰那羅塔六
書綽有使才不獨有行有文

神仙粥方

神仙粥方專治感冒風寒暑濕之邪并四時疫氣流
行頭疼骨痛發熱惡寒等症初得一二三日服之
卽解用糯米約半合生薑五大片河水二碗於砂
鍋內煮一二滾次入帶鬚大蔥白五七个煮至米
熟再加米醋半小盞入內和勻取起乘熱吃粥或
只吃粥湯亦可卽於無風處睡之出汗爲度此以
糯米補養爲君姜葱發散爲臣一補一發而又以
酸醋飲之甚有妙理蓋非尋常發表之劑可比也
屢用屢驗不可以易而忽之

迎武宗駕還帳詞

湖廣鎮巡等官迎賀 武宗大駕親征江西凱旋帳
詞是時余邑裕軒夏公從壽爲參議此其代筆者
存以見當年時事云爾伏以春生秋殺妙闢闢于
乾坤雷厲風行廓清夷于江漢惟天討必加于有
罪肆王師豈出于無名功在一人歡騰萬口茲蓋
伏遇 欽差總督軍務後軍都督府威武大將軍
鎮國公朱英資神授駿德天成廟筭無遺遠懾大
羊於微外王猷允靈臺容孤風於城中粵在洪都
建有寧府 聖祖重屏翰之計茅土攸分 累朝
敦親睦之仁繼承不替宜 祖訓之永守期宗社
以同休詎意茲邦是生惡胤乃宸濠者風稟兇暴

少有豺狼之聲大肆丞淫長爲禽獸之行攘奪良
氓殆遍賊殺善類孔多招誘賊徒者不翅萬眾陰
謀不軌者殆將十年罪貫已盈反形漸具諫臺交
奏宜加斧鉞之誅 聖德涵容尚錫几杖之賜方
遣官而降 勅俾悔過以圖新章梟獍之惡已成
顧蜂蟻之忱何在偽傳制檄豈惟指斥乘輿大興
甲兵直欲謀危社稷遂殺巡撫首據省城南康九
江皆被乘虛襲破民廬市肆悉遭縱火焚燒垂涎
欲犯留都染指已攻安慶馳變告于一旦法所不
容赫 皇怒于九重義所必討敬告 宗廟肅將
天威即日臨朝以誓師匪徒推轂而分閭六飛親
御舉鞭指江以西五位暫離仗劍從天而下周之
皇父休父戒旅陳行唐之英公衛公前驅後繼六
軍齊奮增耀日之威靈萬馬不嘶聽如山之號令
先聲至而逆醜魂喪義旗舉而元兇束手就
擒表天紀之必正不撓信王師之有征無戰有生
大慰雲霓之望無辜咸脫水火之中荆棘不生允
藉班師節制秋毫無犯樂聞奏凱歡聲邁成周之
克定三監政由冢宰陋漢景之討平七國兵屬條
侯元功顯勒於鼎鐘示永世而萬古不泯 大駕
早還於斧宸敷文教而六合同春 某等慚扈從莫
效犬馬之勞詩歌常武叩行在不勝葵藿之惓祝
擬華封誠懼誠忤稽首頓首謹獻詞曰一統山河
調玉燭堯舜至仁先睦族獨憐七國與三監祇今

猶蹈前車覆赫然天怒肅何須分閭還推轂誓六
師一人自將直指西江澳 披堅執銳俱頗校憑
仗威靈如破竹元兇就縛詔班師大功獨建歸黃
屋凱歌奏法曲懽騰億兆俱蒙福競嵩呼天長地
久永鎮綏荒服 右調端朝歡
女辯繼母誣陷疏
順天府故官錦衣衛千戶李雄女孩李玉英謹奏爲
明辨生冤以伸死憤以正綱常以還淳俗事臣聞
先王有言五刑以不孝爲先四德以無義爲恥又
聞列女傳云以一身而係綱常之重者謂之德以一
死而正綱常之重者謂之仁故竇氏有投崖之
義氣雲華有墜井之英風是皆所以振綱常以勵
風俗流芳名於身後垂軌範於無窮也臣父李雄
陰襲百戶荷蒙 聖恩以征西有功尋陞前職臣
幼喪母遺臣姊妹三人有幼弟李承祖俱在孩提
恩父見憐仍娶繼母焦氏存恤孤弱臣十二歲遇
皇上嗣位遍選才人府尹以臣應選禮部憫臣
孤弱未諳侍御發臣寧家父於正德十四年七月
十四日征陝西反賊與賊進戰陣亡天禍臣家流
離日甚臣年十六未獲結縭姊妹三人伶仃無倚
標梅已過紅蕖無憑是以窮迫瀝液形諸吟咏偶
有送春詩一絕云柴門寂寂鎖殘春滿地榆錢不
療貧雲髮霞裳伴泥土野花何似一愁人又有別
燕詩一絕云新巢泥滿舊巢歌泥滿疎簾欲掩遲

愁對呢喃終一別畫堂依舊主人非是皆感諸身心形諸筆札蓋有大不得已而爲言者矣奈何母恩雖廣弗察臣衷但玩詩詞以爲外通等情朝夕逼責求死無門逼舅焦裕拿送錦衣衛誣臣奸淫不孝等情臣本女流難勝口舌本官昧審事理問擬剛罪重刑臣只得俯伏順從不敢逆繼母之命以重不孝之罪也邇蒙 聖恩寬恤特以天氣太炎在監軍民未獲發落仍差審錄太監研審凡有冤枉人冤許通行奏欽此欽遵不得不具求生之路以昭決死之言臣父雖武臣頗知典藉故臣雖妾婦亦得奉聞其遺教况臣繼母年方二十有弟李亞奴始生過歲臣母欲圖親兒繼襲故當父方死之時計令臣弟李承祖十歲孩兒親往戰場尋父遺骨蓋欲陷于非命以圖己之私也幸賴皇天不昧父靈不泯臣弟得父骸骨以歸前計不成忿心未息巧將臣弟李承祖毒藥鴆死肢解埋棄將臣姊李桂英賣與權豪家爲婢名雖養贍情實有謀又將臣妹桃英沿街抄化屏去衣服稍有怨言朝夕拷打今又將臣誣陷淫奸等情臣縱不才隣里何不糾舉又不曾經獲某人乃以數句之詩尋風捉影陷臣死罪臣之死固無憾矣十歲之弟果何罪乎數齡之妹又何辜乎臣母之罪臣不敢言凱風有詩臣當自責臣之死固不足惜恐天下之爲繼母者得以肆其妬忌之心凡爲兒女者得以

指臣之過也是以一生而汚風俗以一身而累綱常也臣在監日久有欺臣孤弱而興不良之心者臣撫膺大慟舉監莫不驚惶 陛下俯察臣情將臣所奏付諸有司明布各衙門知道將臣速斬庶身無所苦免行露之害濡魂有所歸無青蠅之汚穢仍將臣之詩句委勘有無淫奸等情推詳臣母之心盡在不言之表則臣父母之靈亦可慰之于地下而臣之義亦不可掩于人間矣臣冒瀆 聖主不勝祈禱之至係明辨生冤以伸死憤事情不敢隱諱謹具本令妹李桃英賁奏以聞奉 聖旨這奴婢事有可矜着三法司會勘來說奉 聖旨李承祖死于無辜焦氏妬忌之心罪實難容依律處斬李玉英着錦衣衛選良才婚配右疏在嘉靖四年間一學究所抄者余見而錄之

瘞蠶得禍相同

紹興六年寓居江陰時淮上桑葉價翔湧有村民居江之洲中去泰州如皋縣絕近育蚕數十箔與妻子謀曰吾比歲事蚕費至多計所得不足取償且坐耗日力不若盡去之載見葉貨之如旱後不遇三日而享厚利且無害妻子以爲然乃以湯盡死蚕諸桑下悉取桑棹舟以北行半道有鯉躍入民取之剝腹實以鹽餓達岸津吏登舟視稅物發其桑見有死者民之厥子也驚且哭吏以爲殺人

漫筆

卷三

世德堂

驚駭巡司

拘係之鞠同舟者皆莫知問其所以來民具道本末縣遣吏至江陰物色之至其家門已閉壞壁以入寂無一人試起瘞驗之又其妻也體已腐敗矣益証爲殺妻子而逃無以自白吏亦不敢斷竟斃于獄沈石田客坐新開七卷末載蚕神報冤云弘治庚申太倉孫廷慎行販安吉往來皂林見巡司獲盜三人其人是彼處大族伍氏家丁也蓋其家每歲畜蠶多桑薄飼之不繼因棄蠶十餘筐瘞之土窖中三人仍駕船往市桑葉不得舟還途次忽一大鯉躍入舟中約重數斤三人喜其罕得載歸餽主舟經皂林巡司異其小船而用兩櫓急駕疑之遂追捕至檢其外見頭倉有人腿一三人自相

漫筆

卷三

世德堂

差所

緩新安縣慈礪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數十株特茂盛蔭翳公直與其妻謀曰默儉若此家無見糧徒竭力於此蚕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計者莫若棄蚕乘貴貨葉可獲錢千萬蓄一月之糧則接麥矣豈不勝爲餒死乎妻曰善乃携錫坎地養蚕數箔瘞焉明日凌晨荷桑葉詣都市鬻之三千文市貳肩及餅餌以歸至徽安門門吏見囊中股血連洒于地遂止語之公直曰適賣桑得錢市貳肉及餅餌貯囊無他也請吏搜索之既發囊惟有人左臂若新支解焉群吏乃反接送于居守居守命付河南府尹正瑯瑯王公凝令綱紀鞠之其款云某瘞蚕賣桑葉市肉以歸實不殺人特請檢驗尹判

西瓜

西瓜可治暑疾甚效種以牛糞結實大如斗其種自

洪忠宣使金●移歸極惡●撒上易爛凡爪以

入之則爪盡壞

草窗鐵崖別號

武林舊事泗水潛夫輯正德中一代巡在浙中刻之其跋謂泗水潛夫不知爲誰夫周爰咨諏代巡職也抑咨之而無有知者乎勝國時周公密楊公維禎最博洽著作甚富其別號甚多密字公謹號草窗凡弁陽老人泗水潛夫齊東野人癸辛居士皆其別見者也維禎字廉夫號鐵崖凡鐵雅鐵笛鐵史鐵龍精鐵仙鐵龍仙伯老鐵東維子抱遺老人桃花夢叟錦窩老人邊上梅皆其別見者也聊爲志之

松江張同知召變

世德堂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三月松江府同知張仲以偏愛少妾楊娼酷虐其妻趙氏遂爲妻所殺遍身碎剝至五月上海縣因濱江無城廿六夜倭寇數百突入街巷男婦殺死無算縣令奔逃縣治周遭燒燼擄掠不可數計延及蘇州大倉城下吳淞千戶所金山衛等處受害大略相同余江陰雖遠亦以近江爲慮縣官督民造城造兵器且發民兵救援太倉亦被殺數命聞之驚膽張同知殺死事余表姪嚴某在彼親見婦說嚴又云松江府治徧地生毛細如髮五色俱備人人怪嘆

江陰刊高麗圖經

淮安周輝清波雜誌十二卷其七卷中云宣和奉使高麗詔路允迪傳墨卿爲使介其屬徐兢做元豐中王雲所撰雜林志爲高麗圖經稽考詳備物圖其形事爲其說蓋徐素善丹青也宣和末先人在歷陽雖得其圖但能抄其文畧其繪畫乾道間刊于江陰郡齋者卽家間所傳之本圖亡而經存蓋兵火後徐氏亦失元本

戒菴老人漫筆卷三終

戒菴老人漫筆卷四

明江陰李詡輯

孫男如一較

玄孫成之重錄

胡節婦

胡秀婦徐氏於嘉靖某年喪夫時年二十五歲有欲奪其志者不可孀居八載操履甚謹今年癸丑鄉人陳煦忽求納聘父母雖憐其寡獨然知其志姑俟緩圖婦知之七日不食事寢復食至臘月又有富民沈繹求偶乃父徐鉞但云終是不了沈素豐殷人相爭婚喧毆衢巷婦聞之嘆曰恥辱如此何以爲人且初已却陳今若議沈是利其財不顧于

漫筆

卷四

世德堂

義何以自明二十八日庚子遂爲自決計其未死之前三日手浣故衣極淨意留焚化死之夕沐浴更新衣不忘整潔至晚因母病痰喘進蘆菹湯一甌又以旨酒勸父飲至醉更餘入室取絮被覆姪女候其寢復出拜神堂司命遂閉門自經嗚呼從容就義如此雖世之賢士大夫或遭人倫之變多不能行者而一田婦能之是真異氣所鍾者耶其爲吾江陰之光何如也此徐納齋尚德里中事余得其所親記者云

漢肇手摹

小宰云聽買賣以質劑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人云大事以質小事以劑鄭康成云質劑爲兩

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豈今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及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此載豫章別集雜論中今細民棄妻無論能書與不能書皆仍手摹之習若婢券田宅契則不然矣

任兵憲家書

三十三年甲寅歲春倭亂兵憲任公督兵江陰其子遣人候問作書以遺之我兒絮絮叨叨千言萬語只是要我回衙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耶倭賊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寧爾老子領兵不能除討噯璫畏革此其時也豈學楚囚對兒輩相泣悻悻耶後來事未知若何幸而承平則父子享太平之福不幸而有意外之變但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箇是而已汝母前只可以此言告之不必多語兒輩莫曉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也常有受用處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國也讀書奉親毋貽父母之憂便是長聚首亦奚必一堂哉又詩三首草草功名六六年正當烽火動江天除殘愧乏長驅略策馬空操短節鞭一昔年走馬陰山道今日驅兵沿海涯三尺龍泉書萬卷丈夫何處不爲家二放船中道轉狂風雪浪排山一點蓬冥寢先生平旦死安危不在海濤中三公諱環字應乾山西長治縣人嘉靖甲辰科進士

江陰侯賜刀

江陰侯吳良有賜刀一口上有金錯龍鳳文其銘曰百鍊金鋼殺氣難當將軍佩此威鎮四方其後人貨于余近里顧山周氏藏之踰百年矣近爲常熟楊憲副五川公儀得去

嘗熟倭變

三十四年乙卯四月廿五日倭寇殺數人西去甚慘五月廿四日早復細雨聞倭在常熟墅橋搶小船裝物頃報至則常熟邑令王公鈇余姪婿父大叅錢公泮并耆民徐察錢鑄錢班錢錫宋濤等俱被害其民兵死者不可勝數誠爲異變

邑令戰死

漫筆

卷四

三

世德堂

六月廿三日邑父母錢公晚出擒倭被殺從公者二十餘人皆死公先禦之干石撞矢盡繼以瓦石身被一箭倭賊遁去有團長吳允死之公祭以文曰鶴洲主人憫吳團長之死也而弔之嗚呼予以千人拒賊之來千人走而予獨後汝以百人追賊之往百人免而汝獨死噫予幸而汝不幸耶哀汝所以傷予也汝死矣余哀而吊之彼未死矣不知前之走而免者與夫聞風而避者其愧死乎否也一勸一懲風紀攸係汝其有知信予心而領之尚饗是文既書于軸因無暇發留于前庫中公從兵憲王公從古命方率邑兵援靖江不虞倭賊之至也得報亟馳接戰身罹數刃馬躍陷澤中不幸死賊

漫筆

卷四

四

世德堂

且持公首懸于營募謀者得之始克完殮夫公之死非倉卒遽也乃平日所素植也夏季應支俸已獨不支曰民傷如此何以俸爲潛以印印其裏衣已預計郊原之莫辨矣嗚呼傷哉始聞倭信時各鄉民擁入城者幾萬計王公將不納錢公獨挺身任之而民得以不及于難王與任公同入城萬民齊聲呼曰惟蘇州任兵爺救得小民王兵爺在此我等無靠哭聲震天余所親見誠哉莫作亂離人也識者曰錢公之決于死亦王公有以激之當日因倭勢大悍王公不欲出戰僅僥倖城中錢公憤然躍馬慷慨赴之卒陷不測使王肯上下同心以保民爲計錢公豈遽及此哉錢公名鐸號鶴洲湖廣顯陵衛官籍嘉靖庚戌科進士中時年二十六戰死時纔三十一歲耳

雨豆

十月廿五嘗熟縣天雨如赤豆者

曹尉捍城

三十五年丙辰四月十五日抵暮倭賊攻江陰城日縱鉛彈從城壕隙入城中危殆不可勝言賴曹主簿率其子奮勇止攻去石三塊火器一時俱下倭遂退却至六月十四日晡時倭賊四面圍截北門更告急人無固志曹父子與兵衆僅十二三人縣令且欲移家眷于學宮或勸曹暫自爲計曹叱曰此地乃吾死所手斫家人一耳又將刃其子衆遂

不敢動乃大索城中薪貫火擲城外不止又用人
糞煎滾用鐵銷汁探賊聚處灌之火藥乘風大發
倭賊始不敢近百萬生靈之命皆曹所賜也曹名
廷慧山東曲阜人貢士是時晝夜不得寢食者凡
四十餘日

大蝙蝠

三十六年丁巳九月初九日在從弟廳中見大蝙蝠
約如鴉鵲亦一異也

張羅峰

張羅峰謂四書本經我俱讀至千遍是怎樣用功後
爲閣老曾云做舉人時有病要尋兩箇紅棗合藥
自普門尋至應家橋俱無有今乃人人僂用一變
至此誠不可不反正還淳是怎樣憂慮故其建立
殊自偉然不齷齪于末世局面

求亡子啓

杭雲谷者名朝望宜興人在郡庠與余辛卯甲午兩
次同案應試頗相交往往嘉靖戊午冬子自郡歸出
東門僕輩牽船遇叫渡童子年可十五六云將依
人遂登船訊其來歷據稱周姓不得子繼母故出
奔投止予信之留余家凡七閱月不知其爲雲谷
子也有包役人王某者到余家索役價廉得其詳
隨走報于宜興而雲谷正當求訪之切急持束帛
來迎時伊子隨余果兒赴試即遣人伴送還家雲
谷與余別久而余兒亦未知舊誼漫爾裁答故索

啓與謝啓皆兩不識面之語耳然其文可存存之
恭惟君侯江海涵襟斗山凝望高風素被久馳慕
藹之忱芳譽傾聞將效識荆之願如孤匪類敢伺
名流遙拱門牆僭陳衷悃邇者犬子失教遺家遠
遊意或落魄萍沙或寄生牛口矣豈期扳鵲舟而
附邁仰芻蕘以思遷得覲君子之光繆推赤子之
保誠生死而肉骨者也然可宗不失雖甘效于執
鞭而下愚不移終自投于數鼓此則日月之明所
必察者耳竊念孤半生殘簡奄遭九厥之艱三世
寒荆僅遺一線之緒眇然離膝黯爾銷魂寤寐歷
砥牘之私昕夕懸倚廬之望曾無取蜂之譏口遽
有履霜之激心雖知賴庇于二天豈能遺懷于一
日敢茲冒昧徑貢尊慈伏惟君侯澄虛鑒物推赤
置人再造天緣曲成人道俾藉餘休衍宗祧于百
世寧忘披膽效銜結于他年孤不勝仰望感激之
至謹啓竊惟釣大造者廓形骸而齊物懷私淑者
越宇宙而歸仁君侯道裕津梁宗承閱囊聯賀
錦韜豹霧以成文仙列膺舟闢龍門而納士孤披
雲已晚竊附神交捧袂何年得傾心戀矧翳桑之
惠及穉子之顛連而結草之私敢餘生之背負耶
命傳璦使益徵君子之心教錫瑤章深荷大人之
造第慚非連璧抗義氣於雲霄喜切薰蘭效心盟
于山海曩伸菲享顧辱麾旋豈以大德之可酬襄
物之能報耶衍祐宗祧寧懷轉石矢心天地敢效

理侯與善仲
景術者辨之

三古人周急

荷覺寮雜記載郭元振助喪又有楊虞卿助陳商事并范忠宣助石曼卿共三人宇宙間此等人詎可多得若如孟子謂萬鍾不辨禮義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則世固不乏矣

已未歲荒

嘉靖三十八年已未旱荒異常余鄉有具呈于縣者其呈模寫民艱可謂曲盡摘而存之俾他日爲居安思危之助云某等住居去城百里之外絕不通潮離水一丈有餘最稱高阜自夏初而不雨三時之望已孤入秋來尚愆賜千里之跡如掃場語不

聞於澤畔龜文盡見于田中上以求之于天而禱

雨不應下以求之于地而掘井無泉腹內者盡被

拋荒野無青草沿河者雖經插蒔田起黃埃一粒雖秀而無水以浸其根終爲空合三眼俱齊而無日以待其長縱雨無收晚蒔者以根老而尚青名雖稻而實則草也早耘者以根嫩而先死豈非穀之不如稗乎間有豆苗幾丘復遇昆蟲爲變大者先食其葉名爲豇牛小者繼食其花呼爲豇虱目下雖云未稿秋來總是無成其切念民遭倭亂之餘室如懸磬今若遇饑荒之變命若倒懸壯者則赴工於水鄉圖升合之粟而積勞以死老弱則枵腹于戶內無粒之積而待哺以亡魚鱉則盡于

河中雞犬則空于閭里水路絕而客商不至生路難尋人心變而移徙不通盜心頻起或十日方成一布晨出而見奪于強暴之徒或廿錢糴得一升夜歸而不到于妻孥之口黑夜則穿窬接跡白晝而搶奪成群大兵之後而凶年民有七亡而無一得饒饉之餘而遭盜賊以有三死而無一生况二麥罄于車庠之餘種子誰能復辦衣服盡于典賣之後祈寒何以克當明年之荒歉可知今歲之三冬難度豈暇顧夫父母亦必有于妻孥質質然來悲號道路快快然去顛踣無目擊傷心耳聞酸鼻欲入城而訴旱餓殍豈能行百里之程思赴臺而告荒精糧何以供一朝之費云即令他人

講之便欲流涕何況經歷者乎

唐伯虎題畫

唐寅題寒雀爭奪圖云頭如蒜顆眼如椒雄逐雌飛向葦蕭蕭莫越蟾蜍失巢穴有人占彈不相饒又題敗荷香令圖云飛喚行搖類爭難野田寒露欲滅團莫言四海皆兄弟骨肉而今冷眼看余得其所畫二圖錄之

白日鬼縛兒

楊舍居民蘇敏本蘇州人負販累千金死未幾其子某爲牙儉門旁有一室嘉靖四十年辛酉爲邑城布商何三痴貧居何因婦鑰其室蘇于十二月二十六日遣子二郎守護所晒穀于空前場中二郎

年十餘歲忽不見家人驚呼不可得微聞閉室中有呻吟聲抉門而入無所見聲似出諸室之大櫥內櫥亦何所鑰復抉之則二郎在焉手足皆草索紮縛數圍草索即平日俗以捆布者錯愕究其故答云適坐門首見三四人從外來摔我由戶檻下猫竇中入欲殺我賴公公在此懇救尚未下手今見人來四散去矣公公即既死之蘇敏也因摯之出夫青天白日之下忽投童子于局固無隙之櫥何鬼物之作祟一至是也不踰年貨產皆爲人有然二郎竟亦無恙此得之于親見者所述不誣

栢錫

嘉靖壬戌歲仲春廿二日丁丑夜雨旣濡真率窩前雙栢上滿綴金錫次早望之黃綠相間瑞氣氤氳殆巧工未易摹寫卽而視之若花瓣繽紛或五出或六出又如露珠凝滴參差雜沓天然奇巧嘗其臭味若糕錫入口甘黏柔淨有淡而不厭者存焉次夜復雨而綴者更密遍訪他栢更無所有訪諸父老驚爲創見予竊思之福以德彰慶公業矧矧茲至道伊融大化斯肇謂之爲瑞子家當多難之餘理不當有謂之爲妖其色黃中央正色也生于栢木之堅貞後凋者也方春景物鮮妍百卉暢達偶值氣盛蒸積若芝蘭蒨葳勃然而生未德何福未業何慶何妖何瑞之足論乎聊叙顛末以識歲月俟詒諸博物君子或能深達其理也

壽木前定

余邑中陳鴻江舉謨爲南京工部郎中托伊表姪丁某同乃郎至蕪湖買乃堂壽木其抽分主事部中嘉興人許燭也許主事因談及其父名許吉尚未有材亦近日所得者木之上有一許字下有一吉字與姓名略無差丁歸言之此十年前壬子六月

續皇極經世

宋鄭特立續皇極經世書元吳草廬澄序之曰邵子之書其初十二篇以一元經十二會而繫之以運與世其次十二篇以九會經二百四十運而繫之以世與歲又其次十篇以十運經一百一十世而繫之以歲與事元之經會始月子訖月亥效天也會之經運始星已開物訖星戌開物法地也運之經世始辰子二千一百四十九訖辰亥二千二百六十八紀人也紀事起二千二百五十六世內之甲辰止二千二百六十六世內之已未唐帝堯以前不紀無攷也周顯德以後未紀有侯也鄭松特立甫爲續二百七十五年自庚申宋興至甲午金亡近述邵子經世之事遠繼夫子春秋之志用意宏矣邵子所紀三千三百一十六年間頗有更定書法視昔尤謹論國統絕續離合謂與國無所承亡國無所授者各爲系漢魏晉宋齊梁陳七代一系也魏周隋唐梁唐晉漢周宋十代一系也遼金

國朝又一系也斯論也世儒未之及也噫鄭續邵之書它時豈無續鄭之書乎雖千世可也特立在前代三預進士貢不第在今日隱處三十年不仕獨折行輩與澄友古今因革聖賢心迹每共細商焉是書之成以澄能知之而俾題其端所纂經說拾遺亦多可取云

彭祖非壽終

司馬彪注莊子曰彭祖八百猶悔不壽言彭祖餌雲母能御女晚娶鄭氏妖淫敗道而死非壽終也

邵詩三十六宮

康節詩曰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子不為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暉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為月窟

漫筆 卷四 世德堂

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釋者謂漢天文志曰以爲天根楊雄賦曰西極月窟是天根在卯月窟在酉也然先天六十四卦圖以乾遇巽爲姤姤當夏至地逢雷爲復復當冬至是月窟自午而後著于酉天根自子而後著于卯所謂理極微者是也植物體冷而氣在外根在下而親地自一陰始故探月窟而知物動物體熱而氣在內首在上而親天故探天根而識人乾三畫對坤六畫爲九兌四畫對艮五畫爲九離巽俱四畫對坎震俱五畫各爲九四九三十六又乾一對坤八兌二對艮七離三對坎六震四對巽五亦三十六皇極之學以不用爲用天有四時而冬

不用子中其所處也處子中則陽自卯而開物以往陰自酉而開物以來是閒來往也由是八卦陰陽消長無窮故謂都是春也然復姤本六十四卦以八卦言殊訝其不類今考朱子語類謂易反對者屯蒙之類凡二十八卦者并不反對者乾坤坎離頤大小過中孚八卦爲三十六宮蓋一陰一陽往來而成先天一元之氣也邵子之學可謂奇而隱矣當時猶不能知况後世邪此在雙槐歲抄中拈出休寧朱風林升說云按邵子此詩取先天八卦圖指其絨要景象而示人以履運處身之道也邵子平日所以爲教妙在一動一靜之間詩之天根月窟正指此也所謂天根者指坤震二卦之間而言坤震之間陰既極矣微陽將生將生之微陽天所生之根也所謂月窟者指乾巽二卦之間而言乾巽之間陽既極矣微陰將生將生之微陰月所出之窟也陰陽一元氣非有二也動而陽靜而陰更相禪代無有窮已天之寒暑時之晝夜人之呼吸物之榮枯其著者也方其動而陽也非全無陰陽漸盛則陰漸微及其靜而陰也非全無陽陰漸盛則陽漸微盛之極者消則微之極者息矣知此則知坤震之間乃乾之靜專既極而動直之初也故曰天根乾巽之間乃坤之靜翕既極而動關之初也故曰月窟凡艸木之甲圻必先根而後萌坤震之間在圖之下方其象厚地之下天包地

外地下有天凡根之所著愈深則萌之所發者愈暢天根之名所以立也月之魄受日之光其無光處月之本體也乾巽之間在圖之上方其象中天之上月望而午盈極而虧而月之本體無光者始微出於此月窟之名所以立也氣機闢闢流行不息而人物生焉氣之流行其陰陽消長固不齊人物固乎其中其純駁美惡豈能齊乎以吾身而處乎人物之中必也下極乎動靜之間如足之躡天根上極乎動靜之間如手之探月窟真有見乎氣機之消息流行者而後人物之生所以不齊者可得而喻矣見之明體之熱則其所以撫世酬物者必有其道矣所謂三十六官指八卦之畫為言剛畫奇一為一官柔畫耦二為二官八卦二十四畫共三十六官陽宮十二陰宮二十四三十六官不皆春也以耳目聰明之身而探月窟躡天根知物識人而灼見其不齊也而以無所繫累之閒心來往乎其間翫對待之象以施泛應之用畫之對則皆一奇一耦也卦之對則皆三陽三陰也如是則泛而應曲而當三十六官陽宮不暑陰宮不寒無適而非春也天根月窟三十六官易之象也知物識人閒來往都是春則其占也此邵子胸中之全易而凡學者所當以為已易者也昔人於此詩遇字逢字詁而未審誤以六十四卦圖復姤二卦言之或又有偏泥于歸根內丹之說者是以本指未

徹愚故詳之

禁宰犬豕

宋朱弁曲洧舊聞第四卷中云崇寧初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為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為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太學生初聞之有宣言於眾曰朝廷事事紹述熙豐神宗生戌子年而當年未聞禁畜狗也其間有善議論者密相語曰狗在五行其取類自有所在今以忌器諛言使之貴重若此審如洪範傳所云則其憂有不可勝言者矣余家藏舊通報中有正德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辰時牌面其略云養豕之家易賣宰殺固係尋常但當爵本命既而又姓然雖字異實乃音同况兼食之隨生瘡疾宜當禁革如若故違本犯并連當房家小發遣極邊衛永遠充軍事有古今相同者固若此

山魃

浙有獨脚鬼名山魃福建浦城常有人見手曳帕子乘片雲飛過屋頭甚低亦不大畏又能盜物最畏罵人知輒大罵多擲還之西陽雜俎又作山蕭一名山臊神異經作參一日操

信國家書

過淮 亂離歌六首 邳州哭母小祥其前日收柳女信痛割腸胃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裏十義當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途中有三

詩今錄去言至于此泪下如雨其後曰一讀此三
詩便見老兄悲痛真切之情事至于此為之奈何
凡事只待千二哥至造物自有安排 一可將此
詩呈嫂氏歸之天命仍語靚粧瓊瑛不曾周全得
毋怨毋怨徐妳以下皆可道吾此意當此天翻地
亂人人流落天數奈何奈何一可令柳女環女好
做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一此詩本仍
可納之千二哥兄天祥家書達百五賢妹勉菴吳
云文信公之歿後其流離之際亦惟其能以其詩
者也錢君世恒以家藏三詩示予蓋出公親書以
錄中而此則系以原之妻妾子女決絕之言嗚呼
湘下如兩讀此者尚然而西臺樹哭如公門下客呼
物必其涕之無從也又云此卷初為王清獻公家
漫筆
公已沒家入理惟書翰蕭蕭積見此希猶隔將
裂以武酒厄公之子季境適見之識為信公手書
驚歎存之後歸常熟陳原錫家久之為錢允言所
得今傳其子世恒庚戌十月二十三日記吹南冠行
公寶題錢世恒弔文山遺墨卷云北風吹南冠行
此行一飽瓜作書謝骨肉涕泪紛交加此行已忘身
此書又忘家身家既兩忘未忘者何耶至哉君與
臣大哉夷與華片希
今又天浩嘆天無涯

改奉聖像

朝廷改奉孔子王號為先師易像為主乃嘉靖九年
庚寅冬十月間事余知出于張羅峰今觀王浚川
廷相撰尚書靈寶許莊敏公誥誌曰先是文華殿
有孔子塑像 帝欲從古易以木主公乃以所著
道統書上之 帝悅即撤其舊像立皇帝王師八
主南向周孔二主東西向命輔臣與公九人瞻拜
主前面諭之曰朕奉先聖先師于此庶起敬慕以

遜志于學卿等其罔朕棄仍賜茶及禮神品物云
則實許公成之也 水東日記云國初孔廟城隍皆
常不知其自何時始也 頗聞廣州城隍設木主
景泰中太子太保左都御史今家宰王公易塑像
云

服玉泉法

千金方中服玉泉法去三尸堅齒髮除百病玉泉者
舌下兩脉津液是也每旦起坐冥目絕慮叩齒二
七遍經久自然如流水瀝瀝下坎澗之聲如此則
百脉和暢所以黃庭經云玉池精水灌靈根又曰
漱咽靈液災不干

王子開事

余邑在宋時有王子開事甚異人鮮知者余哀諸書
漫筆
併載于此以俟搜奇者覽焉趙景安雲麓漫抄云

王迥字子高族弟子立為蘇黃門婿故兄弟皆從
二蘇遊子高後受學于荆公舊有周瓊姬事胡徽
之為作傳或用其傳作六么東坡後作芙蓉城詩
以實其事迥後改名遜字子開宅在江陰子巖居
江陰常見其行狀著受學荆公甚詳紹興間其家
盡哀東坡兄弟往來來帖示人然散失亦多矣其
孫繁以母宗女恩得職常為鎮江都統司機宜開
其所得帖于都統司又有謝賜御書詩繡裳畫袞
雲垂地者并表用絹朱界以寫之其自珍如此機
宜公之外祖齊安郡王士儀取去為光堯壽今在
天上矣東坡集芙蓉城詩并序世傳王迥字子高

與仙人周瑤英遊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
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極其情而歸之正亦變
風止乎禮義之意也詩中載胡傳略云忽一夕夢周
道服而至謂君曰我居幽僻君能往否遂從之但
覺其身飄然須臾過一嶺及一門珍禽佳木清流
怪石殿閣金碧相照遂與君自東廂門入循廊至
一殿亭甚雄壯下有三樓相視而聳亦甚雄麗廊
間半開周忽入君少留須臾周與一女即至周曰
三山之事息乎曰雖已息奈情何於是拊掌而去
逡巡東廊之門門啓有女流道裝而出者百餘人
立于庭下須臾殿上卷簾有美丈夫一人朝服憑
几而庭下之女循次而上少頃憑几者啓簾復下
諸女流亦復不見周遂命君登東廂之樓云樓上
有酒具憑欄縱觀山川清秀梁上有碑題曰碧雲
樓君未及下有一女郎復登是樓年可十五容色
嬌媚亦周之比周謂君曰此芳卿也與我最相愛
芳卿蓋其字耳夢之明日周來君將語其夢周笑
曰芳卿之意甚動人君曰何也周曰芙蓉城也曰
憑几者誰三山之事何謂周皆不對君曰芳卿何
姓曰與我同君感其事作詩遺周周臨別留詩云
久事幃帷不暫閒今朝離意尚珊珊臨行惟有相
思泪滴在羅衣一半班王明清玉照新志云王子
高遇芙蓉仙人舉世皆知之後以傳其詞遍國
中於是改名蓮易字子開訣別之時芙蓉授神丹

一粒告曰需數歲後當偕老于澄江之上初未喻
子開時方十八九已而結婚向氏十年而歸居年
四十再娶江陰巨室之女方二十矣合卺之後視
其妻則清眇冶容脩短合度與前所遇無纖毫之
異詢以前語則惘然莫曉而澄江江陰之里名也
子開由是遂爲澄江人焉服其丹年八十餘康強
無疾明清壬午歲從外舅帥淮西子開之孫明之
諱在幕府相與游從每以見語如此事與雲溪友
議玉蕭事絕相類子開趙州人忠穆之孫虞部
員外郎正路之子晚守濡須祠堂焉張耒宛丘集
王子開朝散早年以疾病謝事還江陰求詩爲別
三首末首云避祿免危疾棄鉛得黃金須眉滿如
漆便覺老難侵江湖足幽遁市卒或可尋莫思芙
蓉子丹方亂君心王荆公和東坡歌首云神仙出
沒藏香冥帝遣萬鬼驅六丁全篇不傳東坡誰其
主者石與丁蓋石曼卿卒後成仙爲芙蓉城主丁
觀文度未卒前有諸女御迎爲芙蓉館主耳子開居江陰既死返葬趙州唐城故賀鑄有和氏干將句
唐孝烈婦
升菴楊公慎撰孝烈婦唐貴梅傳云烈婦姓唐氏名
貴梅池州貴池人也笄年適朱姓夫貧且弱有老
姑悍且淫少與徽州一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
至池一見婦悅之自拊心曰吾無頭風何以老嫗
虛拘哉乃密以金帛賂其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

以百端弗聽迫之弗聽加以筆楚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乃以不孝訟于官通判慈溪毛王亦受商之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慕其色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名而污吾姑非孝也乃夕易袿襦經于後園古梅樹下及旦姑不之知也將入其室挺之手持桑杖且罵且行曰惡奴早從我言又得金帛又享快樂乃竟何如而自苦乎入室無見尋之至樹下乃知其死姑大慟哭之親黨咻之曰生既以不孝訟之死乃稱嫗心何哭之慟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賊吾哭此金帛不哭此惡奴也尸懸于樹三日顏如生樵夫牧兒咸為墮泪

漫筆

卷四

主

世德堂

每歲梅月之下隱隱見其形冉冉而沒有司以礙于官府之故終不舉余舅氏喻士積薄遊至池州稔聞其事作詩吊之婦屬慎為傳其事嗚呼婦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為名死於梅之株水操霜清梅乎何殊既孝且烈汗青宜書有司失職咄哉可吁乃為作傳以附露筋碑之附

定山雜詠卷

余邑定山葛維善雅尚詩禮在成弘間為園亭于定山之上凡三十一景曰玉泉山房曰虎跑泉曰白雲塢曰三峯堂曰小桃源曰紫霄峰曰鳴玉亭曰清風逕曰蘋香沼曰翠雲屏曰仙人洞曰歸菴曰旌節橋曰石舫曰望江臺曰濯纓澗曰雲香坡曰

舜田曰起廉亭曰修禊亭曰熙春臺曰綠漪精舍曰醫俗亭曰曲曲池曰瑤塢曰平艇曰棲鳳所曰凝翠屏曰夾花溪曰菜畦曰櫻竹當時縉紳名公騷壇高士咸賦而咏之積成一巨卷後流落于石橋趙氏某之手趙不知愛惜余季弟其婿也一從嫁女奴婦探問携來為糊鞋襯具余知而索之毀壞不可收拾矣惟侍郎徐主一公恪所題跋語完善可讀耳主一手澤又余所素珍也錄之其跋云葛為徐姻子姪女婦時嘗一至定山時維善君年尚富從子游山中林壑參差青松白石而已茲予從子統將維善意持此卷欲乞題于予感念今昔為之悵然噫山中景致固天造地設非人力可為然酌量品題模寫風物必因人而起此定山雜詠之所由作也今余年邁古稀維善亦將耳順倘得暇當遊山中以續九老會辭章云乎哉

藥名傳文

常熟蕭觀瀾韶遺集一冊乃余少時業師益齋趙公所校錄者中有桑寄生傳一篇取藥名成文足稱工巧殊可資玩傳云桑寄生者常山人也為人厚朴少有遠志讀書數百部長而益智不凡雖黃今古談辭如玉屑狀貌瑰異龍骨而虎睛膂力絕人運大戟八十斤走及千里馬與劉寄奴為布衣交劉即位拜為將軍日含雞舌侍左右恩幸無比薦其友周升杜仲馬勃上召見之曰公等所謂參苓

漫筆

卷四

主

世德堂

芝木不可一日無者也何相見之晚耶生卽進曰
士以類合猶磁石取針琥珀拾芥若用小人而望
其進賢是猶求柴胡桔梗於澤瀉也然頗好佛與
天竺黃道人蜜陀僧交最善從容言于上上惡其
異端弗之用水賊反自號威靈仙與辛夷前胡相
結連犯天雄軍上謂生曰豺狼毒吾民奈何生曰
此小草寇臣請折箠笞之上大喜賜穿山甲犀角
帶問何時當歸曰不過半夏遂帥兵往乘海馬攻
賊大戰百合流血餘數里令士卒挽川弓發赤箭
賊不能當遂走絆于鉄蒺藜或踐滑石而躓悉追
斬之惟先降者獨活以延胡索繫之而歸獲無名
異寶不可勝計或曰馬援以蕙苡與謗此不可留
也俱籍獻之上迎勞生曰卿平賊如剪草孫吳不
能過也因呼爲國老而不名生益貴賞賜日積鍾
乳三千兩胡椒八百斛以真珠買紅娘子爲妾紅
娘子者有美色髮如蜀漆顏如丹砂體白而乳香
生絕愛之以爲壯丹芍藥不能與之爭妍也上聞
賜以金銀花玳瑁簪月給胭脂胡粉之費一日上
見生體羸謂曰卿大腹頃減非以好色故耶宜戒
淫慾節五味以自養且令放遠其妾生不得已贈
以青箱子而遣之然思之不置遇秋風起因取破
故紙題詩以寄焉其詩曰牽牛織女別經年安得
鸞膠續斷絃雲母帳空人不見水沉香冷月娟娟
澤蘭憔悴渚蒲黃寒露初凝百草霜不共玉人傾

竹葉茱萸甘菊自重陽妾答之曰菟絲曾附女蘿
枝分手車前又幾時羞折紅花簪鳳髻懶將青黛
掃蛾眉丁香謾比愁腸結豆蔻長含別泪垂願學
雲中雙石燕庭烏頭白竟何遲天門冬日曉蒼涼
落葉愁驚滿地黃清泪暗銷輕粉面凝塵閒鎖鬱
金裳石蓮未嚼心先苦紅豆相看恨更長鏡裏孤
鸞甘遂死引年何用覓昌陽生得詩情不自勝乃
言于上召之使返然生旣溺于欲又不能防風寒
所侵寢以成疾面生青皮兩手如乾薑皴然白頭
翁也上疏乞骸骨上曰吾曩者預知子之有今日
矣賜神麴酒百斛以皂角巾婦第養疾而卒作史
君子曰桑氏出于秦大夫子桑生蓋桑白皮之後
也有名螺蛳者亦其遠族生少孤笑僅知母而不
識父卒能以才見于時非所謂郗林之桂枝沅江
之鱉甲也與其後耽于女色甘之如石蜜而忘其
苦于熊胆美之如琅玕而不知其毒甚于烏蛇也
迷而不悟卒以傷生惜哉觀淵三十餘年此傳又
可量也或曰因其同邑有桑姓者所行多不謹故
特爲此傳語多含諷刺似其人今遂不可詳矣
然與
辯爲陳侯周臣
孔子不悅於魯衛章以理勢觀之凡人至其國者有
所主而後可爲之臣孔子主司城貞子之家而爲
陳侯周之臣此其實事也若說能擇所主止言主
於貞子足矣何關爲陳侯周之臣而并言耶若言

孔子主在宋臣而爲臣于陳共事兩無干涉何所與而言之邪若言孔子去宋時主于貞子則朱傳何以從史記世家著于至陳之下邪若言貞子爲陳侯周臣豈有宋之賢大夫而出仕他邦邪若言貞子爲宋臣司城司馬皆大官也貞子爲司城既主之而桓魋爲司馬乃欲殺之邪司馬既欲殺之孔子尚微服而去况敢留其國都而主于司城邪若周爲一國之臣本文桓司馬上有宋字而司城貞子之上豈獨無宋字耶反覆皆礙若以官名爲疑饒氏倪氏皆以司城爲宋官惟見朱子以爲宋大夫而據以爲說他無所考也安知陳不亦有此官如太宰之稱吳宋二國皆有之邪又朱傳言主於司城貞子在孔子去至陳之下據世家爲說新安陳氏亦是以文勢意度之耳非真見也當作陳臣爲是朱子只爲司城爲宋官而以貞子爲宋臣趙岐曰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疏按史記孔子之適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遂適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乃陳國之卿非宋卿也又曰陳懷公之子名越者乃爲湣公又按湣公年表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卽湣公是爲懷公之子湣公卽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于魯又孔子世家湣公

六年來至居三歲遂復適衛而歸魯是湣公八年去魯也由此推之則孔子主于司城貞子是爲湣公之臣矣

談參傳

談參傳談參者吳人也家故起農參生有心筭居湖鄉田多窪蕪鄉之民逃農而漁田之棄弗闢者以萬計參薄其直收之傭饑者給之粟鑿其最窪者池焉周爲高塍可脩坊洩闢而耕之歲之入視平壤三倍池以百計皆畜魚池之上爲梁爲舍皆畜豕謂豕涼處而魚食豕下皆易肥也塍之平阜植果屬其汗澤植菰屬可畦植蔬屬皆以千計鳥鳬昆蟲之屬悉羅取法而售之亦以千計室中置數十簍日以其分投之若某鰕魚入某簍果入盈乃發之月發者數焉視田之入復三倍參且織罽憚費平生無統綺服非大故不宰割每飯熟一卵竅可容箸籍而啖之飯畢封其竅留之再飯三飯乃盡以故參之貲日益富而藏者數萬計然弗子僅有女女所適者某睨其藏久之一日參病亟謀請曰翁脫不諱卽誰嗣者參曰已有屬矣若將利之耶叱去之參死某乃謀戕其所屬者蔓而戕者幾人構爲獄官沒參之產某盡歸其藏云論曰昔馬遷論貨殖謂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噫亦安所論巧拙哉莫巧于參矣參自奉不輕盡一卵有餘胡爲哉矧參無遺筭矣於身計惜如也巧耶拙耶千

百匪歸一匪矣謂千匪百匪者巧耶謂一匪者巧耶余故論之使效參者評焉此邵北虞圭潔所撰也談參實譚曉常熱湖南人新三也北虞係同邑不欲顯論之耳余聞其挿蔣後見鶴在田覓食恐踐踏傷禾根謂僅驅之無以示懲也用細繩百丈捲置瓦瓶中繩頭繫鰕鱗之類鶴不知而吞之繩已投于腹不得斷旋飛旋下瓶垂垂匝地哀鳴莫脫自後群鶴無敢翔集此境爲禾害者一日有持鉅冊裝潢絕勝索價甚廉却之門客頗訝其未諳渠曰此冊來歷不明得之必貽累乃其弟私自賤獲藏訖後盜露波及費百金如所料傳云法售見虫之屬余亦聞其一事凡佃人每戶課其紡絮娘

海山覆敗

余老朽無識然史編所記父老所傳古今興廢略窺大都近見錢侍御海山籍之傾蕩殊可駭愕其甲第庄所大小四十餘處課租田畝參萬有餘財債山積家口千計以至園林亭榭之美歌童舞女之妖畫船廐馬之盛莫可殫述數日間悉爲鄉里豪

強輩群起而分拉之若許庄若馬路庄約其屋之數俱四五百間高牆深池規模偉麗僅兩日搶拆一空卽成白地其他有原主爭執者或稍留十之二三亦遂歸原主竟非錢氏有也其李庄者乃余家故物余目睹地方效尤屋材樹竹米穀椅卓闕然瓜分而去余仲弟稍稍護持終又歸諸豪強矣揆厥所由海山原無貫盈大罪祇其世居傍江鹽盜出沒逮僕僕壯子恃勢放恣一等游惰頑民或賃屋傭保或佃種棲息私相依藉而海山漫不檢察此輩一有敗露人皆指稱窟穴騰播人耳疑信無憑遂爲士流所唾罵怨家又起而裝誣之以致上官亦駭于耳目三人市虎不能免也枝纏蔓結僕輩悉名大盜日夜狂奔遠離爲幸于是屋居不守人人得以攘奪之而不問也海山兀處邑旅攻擊殆無虛日兩子諸僕相繼死獄中屍棺暴露行道酸辛視諸田宅特身外長物耳奚暇爭執耶非不欲也勢不可也一旦有此大變或曰足以懲官豪然實有以煽刀惡抄沒之權細人得擅以肥家恐非清明世界所宜見也時在嘉靖丙寅之春仲三月又見有刊成一冊云稔惡略者中載海山題拂水巖亭春聯云無邊風月供嘲弄有主江山孰剪裁欲坐以謀爲不軌其他虛實姑不暇論不軌之謀何容易以陷人耶海山上耿兵憲詩有官如曾母雖投杼家誦參乎豈殺人之句亦可憐矣

今古敦誼僕

浙錢塘田學憲汝成撰阿寄傳云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二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迺費我藜藿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迺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暮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為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輸粟為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緼掩體而已嗚呼阿寄之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于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于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為盜臣五都之豪為父行賈匪良獻苦否且德色也迺阿寄村鄙之民衰邁之叟相嫗人撫髻種而株守薄業戶祚彫落溝壑在念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龍榮之慕也迺肯畢心殫力昌振鉉基公爾忘私艱而後已豈尋常所可及哉鳴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為常見主母不睨視女使雖幼

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即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又沈石田客坐新聞記義僕云范信者崑山龔泰云亨家奴也泰家不造食指衆而日不能給乃鬻信及其妻於常州夏雉濱其家數年不通正德初泰益貧甚無所依歸一日適經其所遇信于途信見故主泣拜地下懷延至新主家謂新主曰此信故主今流落在此信心不忍欲望容留信夫婦願不惜蚤暮傭力報主以圖供養故主新主義之聽允其志而信俟農事稍閒即肩負小販往來村落中市賣以給迨今不衰嗚呼信一奴耳為主轉賣其身尤戀戀不忘其義也故書而表之以愧為人臣食君之祿不顧禮義不能執義而反賣國者右阿寄范信二僕即求之古人中不多見矣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者此類是也豫讓以衆人事衆人畜之語聞范信之事不有媿哉宋時沈做謂

麋霜鹿霜法

發

卷四

1144

新報

孝子傳

學院耿楚侗定向著二孝子傳姪輩赴試得以呈余者二孝子都逸其名氏余聞諸長老先生言爲紀

漫筆

卷四

一、

世德堂

其大凡云其一丐子也行丐吳市中吳門有貴人
月夜道橋上聆其下有歌唱聲下覲之則丐子也
坐一老嫗塊上以所丐得酒捧盃而跪進焉唱蓋
以侑云貴人訝詰之丐子驚喜曰儂婁人聊爲阿
母懽耳貴人嗟嘆良久婦明日轉相語稱異焉後
時時人窺之見所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是諸貴人
每宴輒置餘豆間曰以待孝乞兒也吳下至今口
其事云其一居浙之長興里蓋樵魯人也獨事母
有至性其舊業俱以養母故至衰落僅餘屋數椽
矣其從父獨贏于貲一日飲諸嫗呼孝子侍嫗多
豪貴人饌具腆甚孝子未及舉卽私念曰令何緣
得致我母前耶則時時目左右盼每伺賓所不顧
急摘諸甘脆品裹紙納袖中未見一再御卽御若
未嘗旨焉紙盡而袂已盈盈矣縮縮逡巡席間復
私念曰令何緣客罷卽致我母前耶會席闌酒酣
主人出金卮酒貴客貴客不勝酒以卮置樓簷間
覆以瓦先間婦俄侍者報亡其卮衆客欲自明約
曰請急揭戶令人人袒檢之必得乃已孝子兩手
捫袖中至羞澁也倉卒不得計卽謬曰由我詰出
之則曰匿他所矣至後再詰之則又謬曰求諸所
不得或爲他人乘也奈何然當卒償之耳詰辰從
父責所償孝子願鬻其屋且曰幸稍寬我俾先儼
屋奉母居令無訴也不爾懼傷母心從父雖嘆盡
聽其語亟道母氏已默默心動矣無何貴客憶前

厄乃折簡主人語以故且曰昨倉惶歸將無枉君家僕耶主人如言檢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業已得厄知非若矣顧若何苦自誑負不建名孝子始吐實泪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懼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客在設令把我袖將大詬我且重為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曰若欲孝乃力不能我即贏餘爾兩豚犬兒能萬分一不耶乃召前坐上客遍語之曰是子如是如是忍與吾兒二視哉卒三分其產令得終奉母焉聞其族里至今多禮讓人謂遺風所漸云贊曰孔子有言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乃丐子殆契是乎世之能具五鼎八珍前羅而不

能令其親一開顏者豈少哉令人脉脉感愴矣或曰行乞至訴恥辱親也不知彼營營競進者視乞壻何如矣究所止能以親顯否耶懷肉至自誣事若甚駭可憫乃其顧養一念即古頴封人奚加焉卒感叔氏風施後世有以也夫

幸巧見事不知與秋所傳者即是一人舊曾賦吳郡侯人時錄于此長洲之相城一丐兒每請沈隱君孟初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而分貽之貧民隱君孟初不為意久而問焉對曰將日世母隱君始與之

而奉之何處其所以出物岸之陳食中母隱君始與之

母意殊安之也必母食盡更為他求常日如之母

親若是而況世之不為丐者乎

醉鄉律令

田汝成醉鄉律令一篇其引云皇甫嵩作醉鄉日月

條列飲事三十篇自謂酒史之董狐矣第其叙述稍冗肯繁弗章讀之不能無遺恨焉予也陸沉丘壑託契麴生晨夕相從情好甚篤惜其風味久湮于俗子而品詠未罄于高賢也取皇甫氏之意而芟繁撮要易其未然而補其未備著為醉鄉律令一篇庶使酒身濡首者有所禁而不淫齊聖溫克者有所循而益謹爾嗟乎選勝賞心能無崇飲千鍾百榼貴在德將在昔賢豪咸非惜者酒中之趣先得我心予誠有味於酒乎聊以韜精光澆磊落耳嘉靖三十年春三月逃禪子書於西湖社中

醉鄉律令 醉鄉之宜十有一 醉花宜晝 醉雪宜夜 醉月宜樓 醉暑宜舟 醉山宜幽

醉水宜秋 醉佳人宜微醺 醉文士宜妙令酌無苛 醉豪客宜揮觥發浩歌 醉將離宜鳴騶欵於醉而不佞者 愉於色而不靡者 怯猛飲而惜終權者 撫物為令而不涉重者 聞令即解而不再問者 善戲謔而不虐者 語便而不亂者 持屈爵而不分愬者 偕眾樂而惡外翫者 飛爵騰觴而德儀無愆者 坐端凝而神爽逸者 寧酣沉而不傾潑者 酒所不歡之候十有四 主人客一也 賓輕主二也 會客不投三也 殺核雜陳而不序四也 妓驕而樂流五也 說家常六也 議朝除七也 迭詆諧八

也 刻觴政九也 錄事不綱十也 與居紛紜
十一也 附耳聒語十二也 蒞章程而騁牛飲
十三也 醒木訥而醉勞曹十四也

補班史闕名

楊王孫西京雜記云楊貴字王孫文翁張崇文歷代
小誌云文翁姓名黨字仲翁壺關三老荀悅漢紀
云令狐茂此三人名足以補班史之闕

泣鵲先生

嘗熟徐駿字叔大號積菴成化弘治時人少偶畜鵲
父捷之遂篤志于學後父亡遇鵲飛鳴必思親訓
涕泣不已人稱爲泣鵲先生弘治中年與先君同
以非舉邂逅于其邑之獄遂授先君書先君至七
十餘三體鼓吹二帙嘗對客倒誦每日皆先生之
功也常熟志止載其所著對類總龜而反遺泣鵲
事故私著之

治竈塚

茄子根煎湯浴足能治竈塚竈塚足跟

拂水巖雄殿

常熟嚴養齋公訥 聖上賜以泥金綵繪斗聖祖師
神像各一軸特募建雄殿于拂水巖以致虔奉四
方進香者以萬計殆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者乎
余老朽亦從衆登巖書數語于壁相臣寵 帝賚
寶殿煥燁峨式廓茲山勝事昭祝 聖阿兩湖回
雲漢環峰鎖烟蘿天心本自眷福地豈緣多士女

驚快觀神物慎擁呵同志二三子探奇走委蛇臨
風豁醉顏雙眼窺有摩登斯聊自慰拍手發浩歌
浩歌非不樂還願吐辭波上以廣 帝渥下以瘳
相痼民力真無賴脂膏竭既多無益害有益都俞
曾及庶聽人不聽神古道當如何

同父遺傳

宋陳龍川中興遺傳序云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
市肆方叫呼大噉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
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共飲次張之
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母
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爲我姑少留次張
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恢諧縱誕旁若無人次張
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
勃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
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興十發
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
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
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
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况此定的又何怪乎次
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
此間皆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
城破日之兆因嘻吁長嘆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
失守其言皆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
喪亂之際或死於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

每念其人言則嘆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於淮西
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
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留
戰虜酋使謂曰聞南朝欲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
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
類如此次張嘗為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
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故將岳飛
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言之丞相給
帖補軍校後為統制遇大駕巡承嘉興諸將彷徨
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竟往
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
人有言次張生平於趙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復
有諍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為曹操
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
參政周公葵屢為余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
諸公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為喜言此等狂生我
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譚王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
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于排難解紛倉卒萬變
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辦而惡他人之能辦
是誣天下以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
哉余嘗大周公之言異二生之為人而惜其屈嘗
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嘆曰世之豪偉倘倘之士
沈沒於困窮不能自奮以為世用欲用而卒沮於
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

往往奇才輩出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
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不大大或不終
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
乎哉自是始欲纂集異聞為中興遺傳然猶恨聞
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為纂例而
以漸足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呂頤浩趙鼎
張浚其二曰大將若种師道岳飛韓世忠吳玠吳
玠其三曰死節若李若水劉韜孫傳霍安國楊邦
乂其四曰死事若种師中王稟張叔夜何桌劉塢
徐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陳則程昌禹鄭剛中其六
曰能將若曲端姚端王勝劉光世劉銳其七曰直
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其八曰俠士若王友張所
劉位其九曰辨士若邵公序祝子權汪若海其十
曰義勇若孫韓萬進石塢其十一曰羣盜若李勝
楊進丁進其十二曰賊臣若徐秉哲王時雍范瑗
合十二門而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聊以發其
行事而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生之失其
傳故序首及之龍川大周公之言愚謂此言乃用世者所當書諸神也

梁簡文云船神名馮耳又呼孟公孟姥

山林窮四和

山林窮四和香以荔枝殼甘蔗滓乾栢葉黃連和焚
又或加松毬棗核梨核皆妙果殼小餅同焚
小餅大餅作餅子或如粗燈草大陰乾燒妙

加勝真肩懷
末同張允佳

少游題龍眠圖誤

龍眠居士李公麟字伯時秦少游書晉賢圖後作龍
眠李叔時見之曰此醉客圖也不知何謂

戒菴老人漫筆卷四

漫筆

元

世德堂

戒菴老人漫筆卷五

明汪倫李詒輯

玄孫成之重校

真率銘

余家一小圃中創窩名曰真率將欲書數語揭於屏
未就也適得趙松雪所著真率齋銘殆先得我心
者喜而筆之吾齋之中弗尚虛禮不迎客來不送
客去賓主無間坐列無序真率為約簡素為具有
酒且酌無酒且止清茶一啜好香一炷閒談古今
靜玩山水不言是非不論官府行立坐臥忘形適
趣冷淡家風林泉清致道義之交如斯而已羅列
漫筆

統論山

晴天之山紫而明陰天之山青黑而暗郭熙云春山
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
冬山慘淡而如睡輦氏耳目志云海山微茫而隱
見江山巖厲而峭卓溪山窮絕而幽深塞山童顛
而堆阜楊升菴云玲瓏剔透桂林之山也巉差窳
窳巴蜀之山也綿衍龐魄河北之山也俊俏巧麗
江南之山也貴州之山灰堆糞壤不入詩畫

論西澗詩

韋蘇州滁州西澗詩其地甚荒陋想亦是偶然而作

未必如注者之說豈因寇萊公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遂遷就于此而反求之太過歟

論牧之詩

杜牧詩云欲把一麾江海去作旌麾用誤又有野水差新燕芳郊嘒夏鶯是用詩經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差字甚晦櫻桃云曼倩恨偷難亦用東方朔偷桃事誤亦壁詩有鎖二喬之說注者取其意新耳赤壁一戰關係不輕惟以二女子爲念結綵甚小議論卑矣項羽詩有捲土重來之句長惡甚矣不足取

兩郝天挺

唐詩鼓吹舊云郝天挺注金又有一郝天挺兩山墨談亦考之不審

嚴分宜

余邑先達曹野塘公忠中成化丁未進士弘治初出宰分宜時閣老嚴介谿嵩方成童曹公識而拔之且喜其與子弘同庚遂令同治舉業宿食官舍偶見嚴所握扇有魚游景構對語試之云畫扇畫魚魚躍浪扇動魚游不移刻對以繡鞋繡鳳鳳穿花鞋行鳳舞又一夕思家口占曰關山千里鄉心一夜雨絲絲卽應曰帝闕九重聖壽萬年天蕩蕩如此類甚衆弘後亦中正德丁丑進士號方湖嚴約講兄弟禮命子世蕃與方湖諸子駒輩不得越齒而坐柄政時欲官白谷駒雲亭駕爲中書舍人二

君時時飲于相府見世蕃與給事中無錫某者夜飲強灌之給事膝行以受又故置罰爵於其背不容起二君怒而斥世蕃于是拂衣歸得不及嚴氏黨禍云駒與余善道其詳

雪蛆水蛆

江鄰幾雜志云蛾蜋雪蛆大治內熱曹方湖爲御史嘗刷卷四川言彼處萬山深雪中出雪蛆官府遣軍士四山高處懸望雪中蠕蠕而動者則往取之渾如小豬無口足眼鼻儼然蛆形也其身全脂切片而食不易得也癸辛雜識云西域雪山中有蛆如蚕其味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治積熱此恐又是一種

化鬚疏

友人以沈石田化鬚疏手卷見售錄其文而還之此老真可謂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者矣所稱趙姚周三人蓋當時與公相善友也非託詞如子虛烏有之類前有小引茲因趙鳴玉髡然無鬚姚存道爲之告助於周宗道者惟其于思之間分取十鬚補諸不足請沈君啓南作疏以勸之疏曰伏以天關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迺因人而舉康樂著舍施之迹崔謐傳播種之方惟小子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毫之不拔推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隣而與之存道有成人之美使離離綠坡

而飭我當楫擊地以拜君對鏡生歡頽覺風標之異臨河照影便看相貌之全未容輕拂于染莢豈敢易然于覓句盛矣荷矣珍之重之謹疏

望後月

清虧桂闕一分影寒落江門幾尺潮李空同咏十六夜月警句當時京師士夫稱賞

盈歉常理

陰陽之理月盈則虧日盈則昃人之生也多少壯富貴盈滿至老不能享其終少壯艱苦酸辛至老獲享豐厚安逸其間值數之奇亦有終身不過者值數之偶亦有終身獲享全福者雖修爲在人大都顧所遇何如耳或者以祿命之受有定數則星家藉之爲口實或者以體貌之賦有定稟則相家據之爲徵驗亘古及今由聖賢帝王愚夫俗子未嘗舍是而論斷也噫

禪玄二門唱

道家所唱有道情僧家所唱有拋頌詞說如西遊記藍關記實匹休耳

右軍真跡

王逸少二謝帖真蹟七十六字後有趙清獻公并蘇子容等跋帖云二謝書云卽以七日大飲冥冥永畢不獲臨見痛恨深至也無復已已武妹修載在道終始永絕道婦等一旦哀窮並不可居處言此悲切倍劇常情諸不能自任未遂面緣撫念何

已不具義之頽首字畫亦無殘缺但墨氣已盡欽字上著草右旁加爰具字大類之字較之石帖其結體用筆頗不相類此余鄉顧山周氏先世物子孫欲求售特携以問價於文衡山衡山曰此希世之寶也每一字當得黃金一兩其後三十一跋每一跋當得白銀一兩更有肯出高價者吾不論也後典于閭門一富家止得米一百二十斛竟不知下落矣惜哉

白沙習射

華亭錢尚書九峰公溥天順甲申以學士出知廣東順德縣新會縣舉人陳憲章以道學自名聚徒教授有誣其藏兵器于山者時廣西流賊竊發土民多內應憲司恐貽患地方命掩捕之公察其誣力爲辨釋且勸其赴會試散生徒以解群疑後當道薦可大用授翰林檢討卒全令譽此武進王思軒尚書公僉撰錢狀中語白沙先生行狀曰丁卯中鄉試第九人錄經義一篇戊辰辛未俱下第聞吳聘君康齋講伊洛之學於臨川之上遂棄其學從之遊時年二十七康齋性嚴毅來學者絕不與語先令治田獨待先生有異朝夕與之講究受業歸講學之暇時與門徒於曠野習射禮未幾流言四起以爲聚兵衆皆爲先生危先生獨處之超然時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某謫知順德縣事雅重先生遺書先生亟起毋重貽太夫人憂先生以爲然遂

復遊太學觀此則知儒者之作用豈易孚于俗哉
錢公殆真知先生者也

石麓應制詩

聖上修玄既久深慕仙術自號天台釣叟諸大臣應
制詩獨李石麓公春芳者爲 帝衷所契寵眷益
隆詩曰高竿百尺倚雲浮獨泛仙槎傍斗牛拱極
衆星爲玉餌懸空新月作銀鈎撥開烟霧三千界
釣盡乾坤幾萬秋歸向玉皇應有問絲綸已屬
大明收

鬼畏

博州鼓角樓每至二更卽有一鬼掩鼓不能擊直更
者屢受杖不能制聞禳禪師有道行因往問之師

朱五

曰何不捉住兵曰鬼何可捉師曰但禁氣勿言卽
可捉也兵如戒果能捉之鬼曰吾於此邦所畏者
惟禳禪師黃二叔二人而已太守以下皆無所畏
更何有於汝哉既而訪尋黃二叔乃一老圃三十
年以鬻菜爲業初無它長惟是菜之老嫩束之大
小價之高低持心不二而已

北見宋西蜀李昌齡
傳感應篇中

清明異寒

隆慶元年清明日京師甚和暖晚間風雪交作寒冽
異常次日九門報城外凍死者一百七十人崇文
門下乘轎婦人母子俱死轎中而轎夫亦死轎下
在京親見者歸說

老景詩聯

三徑黃花隨意翫半竿紅日放心眠 自種黃花添
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 九陌車聲塵不到一簾
花影月來遲 大度乾坤容落魄多情風月伴寒
遲 何愁白髮能添老須信黃金不買閒此五聯
取其有合於老懷漫存之

講洪範以代醺

宋時故事上元郡設齋醺曰爲民祈福陸文安公象
山先生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一章代醺事曰皇
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
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
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

朱五

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

行

協

氣

嘉

生

薰

爲

太

平

鄉

用

五

福

此

之

謂

也

皇

建

其

極

而

言

福

是

虛

言

也

是

不

明

理

也

惟

皇

上

帝

降

衷

于

下

民

秉

卽

極

也

凡

民

之

天

均

有

是

極

但

其

氣

稟

有

清

濁

智

識

有

開

蒙

天

之

生

斯

民

也

使

先

知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覺

後

知

先

保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好德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爲國死事或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人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佑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靜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于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日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其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卽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必然之理也愚人不識遷善遠罪但貪求富貴却祈神佛以求福不知神佛在何處何緣得福以與不善之人也自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起至末共四百十九字

宜刻板家置一幅

石塘武略

李良者北人年七十而諸藝精通筋力馳驟不減壯夫在里中周氏教習武事暇日談石塘曾公說之事云石塘直隸江都人秀才時便有志於防遏施設之畧追督三邊直出其素蓄者措之耳先是邊兵每名有一騎曾令鬻騎以製車虜衆之來勢若風雨其車環列如城車外復設黨衆足以捍其衝突而無奔潰之虞卽余子俊所謂運有脚之城策不飼之馬是也又立放油紙法以油紙書漢字散置虜境水草處凡我叛人得此而歸者卽有其死緣是還者八九又置慢砲法砲圓如斗中藏機巧火線至一二時纔發外以五采飾之虜騎至拾得者訝爲異物聚觀而傳玩者墻擁須臾藥發死傷甚衆虜未測所謂惟以曾翁命呼之一日虜衆薄城曾令偃旗息鼓當門設木架架上立金眼回回舞不自己傍屋置鐵鍋數百蓋虜所甚欲者虜見作如此狀未敢直入遂擁視于門之外人畜稠疊紛亂不已城中號起乃回回架上大將軍砲先發觀者已成壘粉而城上火氣四放伏兵俱出殺獲無算曾與首相桂洲夏公最契先一歲密訂至次年除夜暗調精勇直擣雲虜因據衝要修築三受降城復元昊故地而囑之相亦於是密啓上前君相元戎相爲一體意事無不成者而曾果以

漫筆

卷五

十

世德堂

訛言取繡女

隆慶二年戊辰春正月十二日開傳朝廷取繡女民間年十三歲以上無不婚配霎時惟求得婿不暇擇人且有瞶于門首見總角經行者擁之而入遂以女配焉幾數日而止竟不知何自起而有此異也

伯虎漫興

伯虎漫興十首余見其親筆行書者兩處互有不
同想隨意點竄未有定者因並錄之一十載鉛華
夢一場都將心事付滄浪內園歌舞黃金盡南國
飄零白髮長滿相亂書虛漠漠數聲羌笛月蒼蒼
一云歸裏向生悲老大半間星暗誤
文不才癩得腰堪把病對緋桃檢藥方二此生甘

不才

得腰堪把病對緋桃檢藥方二此生甘

萬卷圖書一草堂
一春風絃管醉千場

一云龍虎榜中題姓
氏笙歌隊裡賣文章
踟躕說法蒲團軟鞋襪尋芳

惟悴掛衣襟半壁藤蘿覆釜鬻去日苦多休檢曆
 音涼少莫修琴一云一
 否酌香只此傷爲吾事了孔明何必起南陽
 身一

交喜素琴已息心机成
落託任教世態有升沉
平康驢背馱殘醉穀雨花

壇費朗吟老向酒杯慕局畔此生何望不甘心四分四

上雪霸凌芳草夢中因前星兩南貢全
偶俱莫怪少時年云百丈遊綠易悲牽杜曲梨花

三生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悔納衣乞食完門前

五驅馳南北卷頭塵襟袂衣衫折角巾一
云龍頭濫廁林園文章捐今眼望跡塵萬點落

花俱是恨滿盃明月卽忘貧香燈不起維摩疾病櫻

笑裏自看成棚上笑一云老人一云半

平康巷陌倦遊人。狼籍桃花病酒身。短

夢風烟千里苗蠅多情絃索一牀塵黃金誰買長門

送錢無錫空指滿額髯怕有所勸知此意共鑪燒膏燭

蘇秦捫頰猶存舌趙壹傾囊已沒錢滿腹有文難

馬鬼措身無地反憂天多愁多恨多傷壽且酌深

四更中西半赤病三月寡弄荷竟恣刃刃其三

黃金游客刺貂裘
三月傷春滿鏡愁
白面書生

飛葉僧房細雨舟

魯兩字功名成難尋萱草
十韻稿一枝籐水曲吾公

僧云時事百年胡角戰
三月鳳頭燈盡賞

世味猶存舌茶薺隨緣敢愛憎造物何曾最忌
名太平又合老無能知散去綈袍冷風雪元來最忌
瓦罐米二項未謀田負郭一餐隨分欲依僧醉時
試倩家人道消盡雄氣未曾又聞其壽王少卿
雨江南客白髮文章閣下臣河在太平天
子世一雙空手掌絲綸其肆役不恭如此

男子變女

隆慶二年山西太原府靜樂縣龍泉都民李良雲弟
良雨忽轉女形見與岑城都民白尚相為妻先雲
父李懷生弟雨懷病故于嘉靖三十一年雨年二
十八歲至三十七年娶馬積都民張浩長女為妻
四十一年間兩相反目將妻出與本都民高明金
雨無營計往本縣地名也扒村投姐夫賈仲教家
工作隆慶元年正月內雨偶患小腸痛旋止旋發
至二年二月初九日臥床不起有本村民白尚相
亦無妻于雨病時早晚周旋同宿四月內雨腎囊
不覺退縮入肚轉變成陰即與白鵬配偶五月初
一日經脉行通初三日止自後每月不爽雨方換
丫髻女衣裹足易鞋畏赧迴避不與人知九月內
雲訪聞之令妻南氏探的十一月初二日稟縣拘
雨相同赴審實穩婆方氏領至馬房驗係變形與
婦人無異又拘雨出妻張氏勘明娶後三年內往
來交合但未生息止緣貧難贖賣離隣里姚漢
周等執結與前相同巡按御史宋繻于十二月二
十五日奏聞稱男變為女乃陰盛陽微之兆以祈

修省

鶴卵鵝

鶴卵略牽長有一點紅鵝出殼脚猶短七八日漸長
繡頂七八日不食多以鰕鱗餵之則易猶小兒出
痘調理失宜間有亡者

放翁記鄭謝事

陸放翁游渭南集書二公事云鄭介夫名俠以剛直
名天下晚居福清自號一拂居士布衣糲食而雜
植華木于舍旁鴈詠自適客至必與飲多不過五
爵蔬果之外一肉而已遇貧士過者亦薄贖之止
于千錢飲具皆白鐵或遺以銀杯辭不取好強客
奕棊有辭不能者則留使旁觀而自以左右手對
局左白右黑精思如真敵白勝則左手斟酒右手
引滿黑勝反是如是者幾二十年如一日謝昌國
名謬嘗聞道於願正郭先生居臨江名其廬曰良
齋晨興烹豆腐菜羹一釜偶有肉則縷切投其中
客至亦不問何人輒共食有貧士及醫卜之類飯
已輒語之曰吾無錢與君豈欲詩乎取幅紙作絕
句贈之以為常二公皆予所鄉慕也予貧甚欲學
介夫辦五杯千錢亦復未易又不解奕棊或可力
貧學昌國耳書之座右當徐國之紹熙之元十二
月八日九曲老漁書昌國與放翁同朝所著
西齋白水有識

余郡胡光祿夢竹泊莊于郟城之西郊先令畫士作

山外青山樓外樓圖成然後命匠照圖營建架飛峰立亭榭路境迂迴屈曲真一小洞天也其總門署曰西蠡山莊經營二十年所費以萬計夢竹老諸孫析產家漸落莊賣蔣太守價止八十金未償工匠犒賞之費蔣號西蠡則立扁之初已兆于蔣矣沈石田客坐新聞亦載一事云秋官郎中陸孟昭名景太倉人居郎署時好結納四方邸第外隙地構屋數間扁曰清風館朝士迎送必假之爲燕樂孟昭復益以酒肴不惜所費一日風雨大作平地水深三尺許館爲之傾圮客有戲曰昨日清風館今朝白水村水退孟昭復新之甫訖工孟昭已擢福建參政矣其居轉與侍郎滕某膝固白水村人也一時戲語有數存焉觀西蠡白水之誠信乎人生徒自碌碌耳造物固自有主張在也

世稱富家爲財主世說新語云陳仲弓爲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

雲林題亡室像

倪雲林作其亡室像詩前題云題寂照蔣君遺像幻形夢境是耶非縹緲風鬟雲霧衣一片松間秋月色夜深惟有鶴來歸梅花夜月耿冰魂江竹秋風洒泪痕天外飛鸞惟見影忍教埋玉在荒村君姓蔣氏諱圓明字寂照暨陽人也年二十一歸於我勤儉睦雍鄉里稱其孝敬歲癸巳奉姑孀

家避地江渚又一年不事膏沐游心恬淡時年四十有七矣如是者十一年癸卯九月十五日微示疾十八日清晨脩然而逝甲辰正月二十四日題蔣陳二生附王直徐海效

蔣生名洲字信之陳生名可願字敬修皆鄞人也弱冠同遊學爲郡庠生嘉靖二十九年倭寇東南邊東南騷動我軍連摧敗創罷日甚公私累歲不得休息重臣往往得罪然首倭而作之亂者徵人王直也直任俠尚氣好施與得惡少年心先是與惡少葉宗滿等商于海挾中國貨往來日本暹羅西洋諸夷間貲益饒富益施與大信服夷人夷人稱爲王五封據薩摩洲三十六島夷屬之會直與其島夷有卻請于邊將官而殲殺之邊將官報之不酬遂與邊將官有卻大怨望適邊禁嚴通市遂坐遣夷人冠邊嘗中國則寇邊無虛日乃中國視王直者居然敵國比竟又不可奈何先是言官奏請懸立賞格曰有能生獲王直者予萬金封伯有能使海致王直降者予世襲指揮僉事于時都御史胡宗憲又請得上命命有日入難之莫敢行則蔣生請行又薦陳生行也二十四年八月以蔣生爲正使陳生副之充市舶司員率夷夏若干人以往招撫王直因宣諭日本王也九月出鄞江桃花渡至馬齒匯風颶舟半覆得救起至小衛山遇寇二生率衆與戰賊敗去則兵器火攻藥等大半耗

矣乃回舟舟山蔣生念緩急惟已移書家人賁田產備具又前舟覆時失壞應使等物亦蔣生致家中貲具償也官爲給券紀之凡六日夜入大洋又四日而抵五島夷夷長寧久夷僧是柏者來見譯知上國使甚修禮敬二生因諭之宣諭日本王意夷長曰日本王權在豐後山口二國當往諭豐後山口無論日本況二國又諸國長天使行吾以船人導則又密知王直處使密使往諭直來殊倨傲也又密諭之曰卽不念汝祖宗墳墓獨不爲老母妻子計乎今中國知汝出無奈不甚罪汝募汝婦誠以此時歸正朝廷豈薄汝待將官之海藩節鎮諸夷長富樂矣乃借區區數島與中國之衆久抗衡不祥莫甚况夷情貪狡卽一日下片紙檄曰能以叛賊某來者勞千金恐汝頭與貢使俱北也去醜穢而就榮名孰與身死累老母妻子哉直悟謹拜諾因定歸計二生與直同行二國先至平戶平戶長禮敬導送如五島夷會聞巨賊徐海且率夷衆入寇恐我軍無備三十五年春陳生先以王直子激養子毛臣禁宗滿王汝賢善譯辭者夏正等歸報徐海者夷稱名山和尚比次王直云已而蔣生行三博多見博多小夷長知山口國荒亂不可往謀先往豐後國豐後王源義鎮與山口王源義長兄弟國也乃源義鎮接蔣生卽夷禮恭至蔣生曲諭以寇邊利害義鎮引罪輒傳諭禁諸夷

無寇中國邊會山口國使來蔣生又至山口山口王源義長接禮尤恭又會同豐後禁諸夷寇邊蓋二國服蔣生說又知王直附中國故戒寇邊又遣使修貢獻朝廷謝罪也三十六年蔣生以王直歸途安焉無盜賊如去時方陳生歸時適徐海擁衆圍桐鄉桐鄉大困都御史阮某困不知計陳生及夏正說海而解其圍計擒徐海等又葉宗滿覆舟山賊黨皆陳生以賊攻賊云王直至城下猶觀望持兩端當是時直衆猶盛乃胡宗憲與王激等同臥起甚交驩遂授計夏正爲好辭以激易直乃誘而執之竟論誅死王激亡海葉宗滿王汝賢末減從戍直死時再呼蔣洲陳可願誤我誤我直意蓋期官之海藩節鎮諸夷長富樂也則王直誅而黨與散矣夫倭寇冠東南六七年而天始厭禍東南民死焚掠者死征戍役者死供餉死逃亡者累數十百萬人至不欲爲民若大吏兵將材官若土蕃軍官往往陷沒徒以王直等耳卽宗憲輕財用士能盡人死力得王直徐海海夷遂平而二生者可謂無功于國哉二生言海外四際無地如行雞卵中日月出沒時狀奇甚日以山夜以星辰爲道忽如眉浮天際者山之來忽如山浮者魚也又言往返時舟幾再覆乃天妃有神或下一雀至七雀或一燕至三燕或空火流船卒免於水云當時有害功者并二生譜之漫爲語二生竟落格廢

賞宗憲爲之輸粟爲太學生此王叔承從二生紀
行葉詮次其事如右
張少華者故金陵民家女少
開年及破瓜色益美麗性慧善音吳嘉靖壬子中秋
從父秀駿來遊虎丘美麗性慧善音吳嘉靖壬子中秋
遂聞戶絕外依母強之欲自縊遂聽其肉周韻之
夜不絕音所出徐公頭皆其後周吹簫而母事假母甚
謹是時海上徐公慕少華持千緡爲聘除舍別
堅遷兩入閣中徐公使費公金處餘千緡爲聘除舍別
周者沈郎美服飾習吹簫出見以移陰畜周除舍別
果目注更使服飾習吹簫出見以移陰畜周除舍別
引簫公動之月假聘周去不得因移沈娶復與並計而
華日可兒已勞人終夕華訊公子已寢啓扉燭沈郎
得夜伏燈下共入寢夕華訊公子已寢啓扉燭沈郎
殺此以爲德淫者假母聞變趨持刃躍出并其髮曰必
謝遣之沈郎居去歲忽不樂晨夜詛公而故所交周
姬聞之以告出之居松陵復爲媚而故所交周

太倉王氏園成有題詩于壁以諷者其詩曰丈夫壘
石易父祖積金難未雪終天恨翻成動地歡峻嶺

[illegible]

悲高位深池痛九泉燕魂來路杳擬作望雲山蓋
鳳洲公世貞乃翁思質忤因嚴分宜嵩之怨死于
西市故云或云龍山王逢年作

去目翳

指甲刮薄末點目中去翳甚妙

句逗

法華經云若於此經忘失句逗儒書中作句讀音又
作句投馬融笛賦觀法於節奏察度於句投徒闕反

閩恒言

福建語云延平豆腐邵武傘建陽婦人不用揀

三教贊

水東日記曰宋理宗朝內臣令馬遠圖一佛中坐老

子側立

子側立夫子問禮於前以侮夫子俾江古心贊之

曰釋迦趺坐老聃旁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江湖

紀聞載宋寧宗時金國主又持三教像求贊上則

老子與釋迦詳法孔聖拜于下西山書云老子喜

談清虛釋迦專說舍利夫子聞之笑倒在地此豈

一事而誤傳邪或二事而偶類也古心江子達贊周公譚齊東野語載

玉尺八

玉尺八可吹者是樂器名容齋四筆第十五卷中載

此

頭通稱

今人以第一皆謂之頭蓋頭在上故以為初始之稱

自唐已然杜牧詩云頭聞休去是何人是也今人
以物之極大者為頂意亦同如稱大瓜為頂瓜也

百六

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之中陽尼五陰尼四陽為
早陰為水初入元百六歲有尼故云百六之會出
漢書注

太嶽善鑒文

隆慶五年辛未科張太岳居正以大學士為正主考
王荆石錫爵以右中允為第二房考荆石得一奇
卷進之太岳欲薦為魁列再三言之太岳曰此必
輕狂淫蕩之士當非令器隨抹兩三行荆石不獲
已袖而藏之至填四十名外又固請乃填中四十
八名拆出乃休寧人曹誥也曹赴會試行囊不挾
書冊惟携戲羅鬼面頭子一箱耳與諸舉子宴寓
舍席間作偃尸令人擡身走數遍以為樂聞者皆
服太岳之鑒云余聞一下第友說如此

綠鶉鴒

鶉鴒有綠色者毛羽如鸚哥可愛然不常有

五風生日

太湖中漁船以十月初五日為五風生日聚舟殺牲
合祭散福飲酒極醉狂噪爭鬪各船互相驚擾則
以為有魚之兆

土虺傷鵲膝發背方

土虺一蛇名傷人不治為害最甚用水牛耳中垢膩

塗咬處效甚者多取遍敷又方云急摘桑葉取白汁滴患處效鶴膝風以蝦蟆用碗鋒略破腹有縫不可穿縛置患處待動脅移時受毒輒死如前再易一枚不過二三枚愈鎮江外科史姓者曾醫一人甚效又云發背亦可照此治查道士傳治發背方用蒼朮去黑皮地龍即蛇鹽梅即霜等分搗爛成泥猪膽調圍四周空頭漸愈查居三茅菴九十餘歲卒或云是孫真人方試甚效

曲賓白

北曲中有全賓全白兩人對說曰賓一人自說曰白西廂記人稱為春秋或曰曲止有春秋而無冬夏故

漫筆
卷五
名
世德堂

白猿傳事相同

白猿傳事甚悉而文亦佳又稽神錄載晉州含山老猿竊婦事大率相類蓋轉相倚附而詳略不同耳茶事引略奴

事文類聚及韻府群玉論茶事皆引洛陽伽藍記王肅云惟酪不中與茗為奴明日魏彭城王勰為設茶茗之食亦有酪因呼茗為酪奴若如此言似輕酪而重茗宜呼酪為茗奴不宜呼茗為酪奴也故陰中夫疑為失本文之意今觀伽藍記云齊王肅初入中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後魏高祖與肅殿會食羊肉酪粥甚高祖

怪問之曰卿中國之味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對曰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不中與酪為奴皆謙遜之辭也高祖大笑又彭城王為肅設茶茗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為酪奴審此是引者之誤而失其義耳當從本書為正

卿蛆誤

鶴林玉露四虫云永蚕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虫不知苦卿蛆不知臭前三物是矣卿蛆甘帶者乃蜈蚣也以爲糞蛆誤矣陸文量云帶蛇也甘者甘其腦也古有卿蛆甘帶之語

蛇報事相類

相傳方遜志乃翁殺蛇報冤滅族事江湖紀聞載吳

職蛇精一節甚相類

錢參政仙遊夢

常熟雲江錢公泮為閩之侯官令遣僕祈夢於仙遊九鯉湖仙托夢于其僕曰你們老爹到京裡去帶兩隻小犬回來又不咬人撐一頂黃傘去換一頂青傘回來好好大憲臺前忠節坊下住其長子部夢面前擡一盤銀身騎馬有執荊棍者前導所居門春聯乃靜裡乾坤大壺中日月長一時未測所謂雲江後改慈溪歷郎署郡守陞陝西按察副使報績又陞江西參政未行丁外艱歸嘉靖乙卯五月間同邑令死于倭難事聞朝廷贈光祿卿官其子部為錦衣衛百戶世襲建祠春秋二祀始解

夢所云小犬不咬者豸補也。樽黃換青者用黃蔭青也。憲臺前忠節坊者建旌忠祠于都憲行臺右也。追夢時都臺尚未建于此地子之夢擡銀指應劍冢監馬前有棍是錦衣體乾坤對聯即京中所做寓舍舊粘于門者一一券合豈非仙哉又祈雲江乃堂壽數其夢睹家中廳事中置一卓卓上有果盤一酒壺一青大欄一當時意揣必遇祝晨為弔時耳及屢經壽誕健飯無恙至雲江沒後越數年餘始患一疾季子愛溪洽侍床頭適洽以穀賑饑縣旌之扁吏書計索謝齋扁至具壺榼稱賀入移卓于中堂以待洽出老夫人於是刻告終云宛然夢中所陳也夫雲江旌節蔭子事關廟堂冥

靜坐方

東坡在儋耳題息軒曰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既為此詩復自言曰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牧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嚙不下胡荻溪曰余連蹇選調四十年在官之日少投閒之日多固知靜坐之味第向平婚嫁之志未畢退之

所謂無好湯使多嚙不下也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余微天幸多難之後不意有湯下藥所矜矜自持者惟恐因藥發病耳

蔡君謨書

蔡君謨書如端人正士頗乏逸趣觀荔枝譜可知衍極所論疑過許也

方言大略

船家梢子也又為梢公今皆稱家長或船家長杜詩中稱長年三老蜀方言也今流俗語音余略疏于後以俟問俗者精謂之鯽令團謂之突樂孔謂之窟籠團謂之屈攀蓬謂之勃籠忍謂之熬足謂之殼視謂之張看謂之望

漫筆

卷五

五

世德堂

認謂之紹單謂之爆羞謂之鈍扶謂之當按謂之欽去聲轉謂之跋浮謂之吞聲移謂之桶流謂之倘虹謂之吼竅謂之洞筴謂之快卧謂之党槩謂之斛又謂之盪跑謂之波立謂之站趨謂之跑蓋謂之匿捧謂之撥遮謂之捷添謂之拘躲謂之掩又謂之閃又謂之伴藏避謂之躲藏物謂之囤無此字熱飯謂之頃熱酒謂之錫瀉酒謂之篩稠密謂之猛積物謂之頃聲上干求請托謂之鑽遙相授受謂之胄妄相答語謂之召布帛稀薄謂之澆絕潢斷港謂之浜城市小巷謂之弄門之橫關謂之門

見韓文俗呼換及

紂啓同母

呂氏春秋曰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次曰中衍次曰受德卽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啓與中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後生紂紂之父母欲置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史記載帝乙長子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立是微子與紂異母也鄭玄論啓辛亦曰同母蓋本之呂氏玄去遷世不遠當從同母之說此索隱亦略著之

周元惠書則以孟子公都子之言爲信

毫管產

漫筆

卷五

未

世德堂

免用肩毫取其勁也有全用者有參半者故筆有全肩半肩之號今筆標多作堅字者非筆簞竹冬管不蛀交春砢者則蛀造筆羊毛天下獨出嘉興峽石爲第一秀水等縣次之嘉善崇德海鹽俱不甚佳

錢楊藏書可惜

予目睹藏書之家若常熟錢水部東湖先生楊憲副五川先生真今之鄭架也錢猶傳其子縣令璠一世而不幸頓散于孫楊之廢卽當垂沒而盡棄于不肖之子其事之顛末有足以昭世戒者姑爲記之錢之冢孫夢玉本胃監自負能讀父書嘗不肯下人有弟夢圭不肖與兄不相能其所延浙師乃

縣令上虞葛公楠姻親葛貪酷人也曾有所屬于

玉未厭已銜之矣而圭又促所延師下之石會有徵舊糧銀之事起圭與圭同父戶縣票拘玉玉持本名完券爲証辭氣侃侃葛怒遂執家事任長之說坐以侵欺立杖庭下欲判永戍有縉紳匍匐往解葛稍寬繫于縣之麗譙中玉竟挈妻子逃焉圭因鼓衆盡掠其藏而東湖書院之圖書浪籍委擲爲之一空矣余與玉善後一年往慰其家剖瓦礫間猶及見哥窗水滴香爐等片數片惜哉五川先生清介絕俗時有錢侍御海山雖羶于求田問舍而亦間及吟咏每詫楊之不相過從也邂逅必懇懇求顧楊一日陽許諾錢烹割俟之不至卒亦不解楊之絕已也又卜日腆設醴請楊似有意一往者命輿行里許錢之探者已報至整冠矣中途過老醫門醫迺少憩入坐楊亦云當卽行探者又報主出肅矣醫脩設醴飲輒微醺便擁輿還家錢聞之幾不能施面目于是思有以甘心於楊者靡所不至遂謀其莊鄰爨以爭田闕殺鎖楊公子于屍傍五川素不識門外事倖遭此變抑鬱不自得以恨死屍未及寒而萬卷樓之積先爲松江莫甥是龍携其珍襲者以去而餘所存半爲好事賂蒼頭所得半爲親友散漫袖竊乃膏粱之子懵然不知也子後依棲于余鄉周氏有見其以綉囊宋墨供木工以祖父救命紂面與家人婦令人不爲五川

公出涕者幾希嗟嗟東湖五川皆先達中人豪也
廣儲典籍又士林中盛事也而皆不能永其傳若
此兩家顛末可作戒數端君子尚其鑒諸夢圭隨
亦蕩產海山不久傾滅可謂捷于影響矣海山事
余曾記于前云

馬烈死相同

紹興辛未冬金主亮尉子橋之戰大將王權先遁統
領姚興獨以所部四百騎當虜六十萬無救沒陣
朝廷謚忠毅立廟淮甸橋園林宋偉力史題詩云
赤心許國自平時見敵捐軀更不疑權狂忌臯庸
黃泉皆遁走同時死難只青獅汪云青獅姚馬名
每親飼之若通其語言時取斗酒投大盆中與馬
同飲曰吾與汝同力報國竟與馬同死此出章居
安梅磻詩話姚之忠尚矣馬甚奇余憶吳興畢再
遇字德卿兗州人宋南渡時屢立戰功嘗騎一黑
馬翹駿異常號黑大蟲再遇甚愛之再遇卒其家
以鐵絙羈之聞金鼓聲奮迅有赴敵意家人曰將
軍死汝莫生事馬聳聽汪然出涕哀鳴數聲而斃
又憶西陽雜俎載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常飲
以酒每於月明中試之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三
馬同吉水王夔齋禎以太學生除夔州府通判會
荆襄賊石和尚流劫入夔焚巫山縣治是時授牒
捕賊同知蘇州王某柔怯險猾故托疾不敢出一
兵公卽代勒所部民兵至則巫山已破賊方聚山

中索擊之殺渠桀三十三人行縣撫傷殘久得歸
居三日賊復劫蜀邑大昌公促王王又不行而指
揮曹能柴成兩人素黨王多方避禍以言激公公
卽夾曹柴赴之與賊夾水陣已而麾民兵畢渡趣
戰曹柴望走公陷圍中馬疲誤入淖田賊斷其喉
及右臂馬逸去成化丙戌五月九日也公始赴大
昌道宿木商家一日有物嘯于山者商驚祝曰爲
王公耶當三嘯止如其言商負簣往尋亂見衣
白紗半臂者公也載簣上令不深沒自死所至府
三百餘里馬奔歸府門闔長嘶踦其角若告急狀
守者納之血淋漓毛鬣盡赤衆始駭公死而賊尤
不解後死之二十五日公之子廣始隨木商往殮

卷五

之面如生不以暑腐然貧甚不能歸盡售行李與
馬爲資而王意在馬不償直竟徒手得之觀旣行
距殮之二十五日夜且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
加筮豆不爲止王疑秣者紿已自起視櫪馬驟前
嚙其項不釋口久乃得脫復奮首擣胸仆之地不
省人翌日嘔血數升死賊平正功罪曹柴亦被誅
公獲贈官任子廣此羅念菴集戰馬記其曰自昔
相傳義馬事不一二皆言臨難能相濟也若夫辨
讐怨微隱切齒碎膚期在必報卽在人猶且難之
肯哉言乎

君山舊聯

江陰乃春申君黃歇舊封君山浮遠堂瞰江對淮爲

一郡勝境李鶴田珏一聯云此水自當兵十萬昔人曾有客三千人多稱爾梅礪詩話

鶴灘遺詩

張翥

錢鶴灘福以駁撰罷官家居余邑梧棲氏以五百金爲脯脰延致家塾徐二子亦既中鄉科居半載僅改課三篇日挾妓游燕時邑令某公雅好筆翰一日邀錢公爲君山之游預探齊韻中隄臍低梯等艱韻戒吏人藏閣於卽席發之欲以困錢公也酒三行請題大觀亭錢公遂援筆依韻賦曰水勢兼天山作隄渚雲烟樹望中齊直從巴峽總歸壑許大乾坤此結臍胸次決開三極朗目光搖蕩四垂低欲騎日月窮無外誰借先生萬丈梯席間縉紳莫不賞歎是詩水南學上張公載之邑志中徐氏盛開綺筵於園亭賞牡丹錢公飲潦倒矣門客有握玳瑁扇者取而書之曰玳瑁筵前玳瑁扇牡丹花下牡丹詩老梅已在丈人行曾占春風第一枝又聞其咏楊梅詩曰怪底吳人不出鄉楊梅五月薦新嘗西州一斗蒲萄酒南越千頭荔子漿略着些酸醒酒困了無點滓浣詩腸渠家妃子如相見添得紅塵一倍忙其爲邑人題卷軸甚多余少年時耳聞亦不少今惜不能記憶鶴灘髫髻時從塾夜歸家有客賞菊揖之客出對曰賞菊客歸衆手摘殘彭澤景卽應曰賣花人過一肩挑盡洛陽春蓋童時已兆之矣

羅極燿矮

羅極杜牧之詩作羅亞注云稻名燿矮黃魯直詩注引玉篇注曰燿短也矮不長也又春官附音注燿矮下苦買反方言桂林之間謂人短爲燿矮惟正作矮字呼也黃東發云羅亞二字稻之態非稻名也引蘇詩翠浪舞翻紅羅亞白雲穿破碧玲瓏羅亞百頃稻雍容千年儲皆用虛字對爲證

精氣二字

精字氣字皆從米可見精氣之生必資於米古人制字豈是胡亂

噴嚏

今人噴嚏必唾曰好人說我常安樂惡人說我齒牙落終風之詩云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東坡有詩白髮蒼顏誰肯記晚來頻嚏爲何人隨筆亦載噴嚏不止者必喚唾祝云有人說我婦人尤甚其從來已人嘗聞唐玄宗友愛昆季呼寧王爲大哥每與同食食次寧王錯喉噴上髭王驚慚上顧欲安之黃幡綽曰不是錯喉上曰何也對曰是噴帝上大悅則固以噴嚏爲佳事矣

樹藝取暖

百凡樹藝只要土暖加肥壅者釀暖也向陽處物易生日光不照生意便絕壁土竈土皆可壅物暖也耕田南北其隴者秋夏二熟皆有收東西其隴者向陰一半無收凡春花之木不宜背陽秋花者居

陰亦無害蓋以冬日南至一冬無日暖氣不充故春花不發夏日北至陰處皆有陽光至秋而花自無妨也

建炎間拆字

建炎間術者周生觀人書字分配筆畫以知休咎車駕駐杭時虜騎驚擾之餘人心危疑執政戲呼周生偶書杭字示之周曰懼有警報虜騎將逼乃拆其字以右邊一點配木上即爲兀木不旬日果傳兀木南侵趙相秦樞廟謨不協各欲引退二公各書退字示之周曰趙必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趙書退字人去日遠秦書人字密附日下字在左筆下連而人字左筆斜貫之蹤跡固矣欲退得乎既而

驗陰晴

蟻謂之馬蟻形如馬也羣聚成陣俗謂之馬蟻作壩必有雨曾見兩兩相闕屢退屢合經一晝一夜鵲鳴自呼其名聲後儼有開溝二字者必有大雨甚驗雞啼早則晴啼晏則雨上宿亦然鵲稱老鵲鳴曰彈牙驗俯仰爲陰晴池魚忽跳起水而謂之量平水必有雨鯽魚肋骨直可占本月之陰晴

氣無往而不在也猶江豚拜風方向不爽故曰中孚

鰻鱺有無

鰻鱺風雨陰晦則多雖有風而晴則日曜其目垂頭而不上網此網戶之說可驗

黃雀多寡

黃雀霜降前後始多候西風則來西風亦去打生人云蘆瘟年則盛張網時在黃昏五更二次以錢置掌中試之辯字則舉彈也過早過晚皆不可彈音談以筏爲之兩人共曳黃雀宿蘆頭軋而向前則跳入于網設網正中十可得一高下皆空倘失百不得一此出余邑之青陽南鄉溥渚與無錫隣界

春間間或有之謂之回春黃雀

省鱗

子鱗又有一種小而無子者各省鱗不佳

有所思所載不同

唐文粹載宋之問有所思一篇洛陽城東桃李花云云事文類聚作劉希夷題曰悲白頭翁不知何謂幽閨女兒改作洛陽女兒坐見落花長歎息作行逢落花長愁息半死白頭翁作半謝文錦繡作問盡無相識作無人古來作舊鳥雀飛作悲

二張遺跡

錢唐張天錫中天順壬午科鄉薦授教諭以詩文雄吳越間縱情不羈常留于余鄉顧山周氏走筆爲

漫筆

卷五

美

世德堂

其家作不識堂論頃刻席上成萬言然未盡豪人之致惟聽月記一篇足錄也其文曰月無聲也曷爲而聽之對曰聽以心不以耳聽之以耳則明皇聽其霓裳適足以誨淫知徽聽其藥杵適足以誣妄不知聽月之真趣者也善聽月者何如三日出庚若聞其有自新之聲十三幾望若聞其有自謙之聲十六既虧若聞其有成盈之聲二十七而載營魄若聞其有葆光之聲合璧而晦若聞其有用晦之聲置心月於天上移天月於心中是之謂善聽月不然則聽玉兔之杵東東乎聽吳剛之斧丁丁乎勞乎耳無益乎心反爲耳聰之病矣江陰顧山周君羽卿超然有志厭聽世俗之聲可謂衆星

第四泉

蘇州楞伽上方山治平寺天下第四泉有六角石欄刻字上

鉤醬

鉤醬類華撥與敗醬皆藥草之名非食醬也

本草品類分併

本草中宜併而分者其類甚多如荇蓂薺菜子如薤蕪芎藭苗如蒲黃香蒲花如青黛藍葉如地笋澤蘭根之類其宜分而混者如烏芋兼收葶薺茨菰之類

茶槍旗

昔人論茶以槍旗爲美而不取雀舌麥顆蓋牙細則易雜他樹之葉而難辨耳槍旗者猶今稱壺蜂翅是也

孟子園池語

漫筆

卷五

美

世德堂

壞宮室以爲汙池棄田以爲園囿亂之道也世有思之者乎

辨正百忍圖

王應麟百忍圖一篇云無淨三昧釋氏之忍也注云出金剛經今金剛經是無諍三昧作淨字誤又云忍痛於焮掌注云焮利刃刀若刺股之類按焮乃火燧蓋以火炙之非刀也刺股亦是以錐耳又云自反而縮勇而忍也以縮爲退縮之縮義與孟子異又云忍於吸醯卽宰相須吸得三斗醋之謂注引唐李景略燕僚佐行酒誤以醯進判官任迪簡以李性嚴強飲之此亦一時之畏非忍也又云挾舟不能忍爭拂衣不能忍怒注引孔融聞曹操欲

殺彪曰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去矣此說似不切舟當作輶考叔爭車挾輶而行叔向與子朱爭于朝拂衣承之事俱出左傳

瞿醉漁

瞿泉字炳賜自號醉漁常熟五衛人画花鳥有名蘆鴈入高品嗜酒落魄喜謔嘯人呼爲瞿癡偶入邑城遇一縣吏手携海螵吏與瞿素習者吏遽呼曰瞿癡自負詩才能頃刻咏海螵一首乎瞿卽口占曰海錯何曾數着君也隨盤饌入公門千呼萬喚不肯出直待臨時敲窗臂蓋常熟市井春間食海螵者必先敲開其尾故用以謔吏云晚多往來于余邑先達貢學靜家常留龜山下見其鄉之治喪

漫筆

卷五

世德堂

薄客者作詩嘲之遂被其人誘去通體擗捷置羅

中縱之出乃自嘲曰竹籬爲暖轎漸漸出村窠此夜一場打清滂何處無痛楚時猶以團團離海嶠四句弄舌亦自不俗學靜園應壁二堵其醉中水墨淋漓可愛迄今猶在聞其作蘆鴈自歉寫翅不及林良因往詐供掃除于良門下窺其用筆條得解失笑良起視曰若非瞿癡耶固知雖一藝事非專篤未有成名者國初錫孟照籍雪錄載九泉方食海螵戲公案詩公應之卽前四句也特有海味牙門骨聲三字之少異鑑懷二字源空羅以疑聞者資口給聞者認爲雅作耳

辨水火炭

北京諸處多出石炭俗稱爲水和炭炭之可和水而

燒也今官吏問罪再罰炭卽此或疑爲水火炭者非

辭賦句體

辭句短賦句長辭以三四字賦以六七字爲別

裴航論虛實

傳奇云裴航得道其友盧顯乞教航曰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何由得道之理盧子惜然而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卽虛實可知矣

仙女論心精

通幽記云趙旭遇仙女云大要以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又曰身爲心牽鬼道至矣

釋稱父母

漫筆

卷五

世德堂

佛家稱父爲富樓那母爲彌多羅尼

玉川詩窮

唐盧仝有所思云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珠樓簾箔天之涯又云美人兮美人不知爲暮雨今爲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牕前疑是君自古美人之喻指君而言古三百篇中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文王是也而盧詩之意若不得于君者但少含蓄氣象及讀韓詩云玉川先生洛城裡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以是觀之其窮困真可慨矣昔人戲謂盧之窮因荒於色徵於有所思之作也後至甘露之變座上見收年老寡髮被收者

以丁釘其顛而去人以爲識於添丁之詩云嗟乎詩能窮人若全之窮是真窮于詩者也不惟窮而且罹奇禍不重可哀也哉

梅子兩次中式

余友邑城古江梅中立子國光少攻舉業小試輒最有聲嘉靖辛酉科南場中式已填名于榜矣有江寧縣應役人旁觀而喜見齒監試官聞而鞠之隨次國光名蓋是時古江以江寧縣主簿爲供給官役人急欲走聞故也國光上主司詩曰蚤歲虛名冠士流五千聲望一時收自期已是龍門客豈料還看江國秋泣玉何年方定價遺珠在海向誰投無緣識得荆州面空羨榮封萬戶侯至今秋隆慶

論醫

大抵醫者不盡人之性不能知病不盡物之性不能知藥不盡已之性則亦莫知人物之性之所由來也今之醫者每分氣血痰三證而藥鮮奏功不知人身只有一氣痰亦血也猶之涕淚液汗皆血之隨寓而成者皆氣之所爲也氣滯則血滯痰聚病斯生矣故梁貴之內傷後證之外感氣受傷也誠

使氣和而順精神自增何病之有醫家分邪氣正氣鄙見以爲有順逆無邪正分水火其實有升降無水火用藥之法補則俱補瀉則俱瀉無並行之理天下之物與我同體故五色五聲五味五香七情莫非一氣之所爲故皆可以爲藥眼耳鼻舌身意皆可以受藥也使萬物非吾一體何能益于吾身且如韋聲健脾金聲通肺黑色養目紅白傷明論梅生津思穢作嘔哀而淚愧而汗怒而熱畏而寒病與醫之故皆可識也本草載藥必曰性氣味未有用氣者何也不知氣之靈無所不爲也昔吳中一人爲頑友所負鬱而成疾百藥不愈垂死頑友心動慨然歸其逋自叙其罪病者吐一蟲似地

漫筆卷五

卽愈又一士人取科第不以正然與一正人相往來外貌雖軒昂而中心實餒竟不一載而死又一鄙夫自附於衣冠之列偶有所疾者與其友將訟鄙夫力贊之衣冠之列皆叱其友訟竟不直鄙夫懷愧不兩月而病死故病必起于氣逆氣之順逆存乎神之壯餒存乎行行慊于心則神壯而氣充不求順而自順矣否則神餒氣索藥將奈何孟子養氣之旨可以聖可以仙可以醫故論醫必當以順氣爲藥順情爲機順時爲劑人之氣卽天地之氣元無彼此勝理一閉而病呼吸一閉而死凡有血氣之物與吾身無不合一故藏藏自相損益如穿山甲引經之藥腹行腹背行背手足頭項

左右無不分明其餘可知也腹中之蟲朔後頭向
上望後頭向下氣也人身之氣朔後升非無降也
升多而降少也望後降非無升也降極而有升也
一日之子午一歲之春夏一生之老少皆然
焯掌

荀子曰有子惡卧而焯掌可以見其苦學
三絕三摧

王洙談錄云相傳顏回讀書鐵鎗三摧此可對孔子
韋編三絕抱朴子內篇四卷法惑第二十中載昔
今乃大悟則二句原自作對非顏子事

漫筆 卷五

世德堂

戒菴老人漫筆卷六

明江陰李詡輯

孫男如一較
玄孫成之重較

江陰一時三忠

正德時逆瑾傳勅譴責忠良目為奸黨勅中五十餘
人而吾江陰獨居其三主事為小江黃公昭御史
為學靜貢公安甫借山史公良佐貢史以秦章忤
黃以輓死諫蔣御史詩忤亦一時之盛云按正德
者不止三忠又有光祿勳公乾先正統時忤者
大理顧公琳事苦載邑乘然諸公俱下詔獄得
賜環至天啓朝忤忠賢罷歸公乾有祖姑丈繼太
史文貞公昌期從叔柱史忠毅公應另受禍尤其
慘烈明朝二百七十餘年三遭讎讒吾邑代多殉
節君子若謫典所及兩公外未數數焉咸謹附識

漫筆 卷六
少游詩病

少游月夜詩末句云歸來枕簟清無夢臥看明星到
未央蓋用詩小雅夜未央句若言未央而無夜字
則不可此詩之病也

蘆腹白楊

廣志曰蘆腹一名電突白楊一名高飛一名獨搖廣
獨搖古今
注已載

安南鄧尚書附陳日照

枝山野記云永樂中征安南黎季犛降其三子皆隨
入朝其孟曰澄賜姓陳官為戶部尚書澄善製
錦為朝廷造神鎗後貶其官而命其子世襲錦
衣指揮澄願從文乃許令世以一人為國子生今

凡祭兵器并祭澄也其仲曰某賜姓鄧亦官尚書
後貶江陰縣佐有三子亦令一人襲錦衣指揮久
之乞歸祭墓既往即自立爲王季犁死葬京師其
子後遷葬于鍾山之傍所記鄧賜姓事甚久真余
得鄧氏尚書公事狀錄以訂其誤焉狀曰公諱明
字光遠號信心安南產也三歲失怙恃其姨君阮
樞密撫之成人長而力學國王陳日焜知其才以
女妻之元至正間詔拜尚書省左參知政事迨我
國朝永樂元年充其國正使賫方物表箋入慶
賀上嘉其馳驅賜宴於庭陛辭賜鈔錠
綺衣遣官護送還國永樂三年夏逆臣黎季犛殺
其主詐稱陳甥請署國事公毅然與義兵伐之請
王孫添平自老撾問道赴愬于朝季犛服罪請
添平還四年春上遣使以添平歸達其境季犛
伏兵于途殺之并及使者上聞震怒制諭成國
朱公能將兵討之公首迎王師內附率其子建
平府鎮撫使鄧師誨并官僚阮人傑等一百二十
四員軍民萬餘獻納東都路國威等二十八府州
縣元戎英國張公輔受之帳中遂命統攝歸附人
員捷奏賜忠義銀牌二面勅公協同將官蘇
文作嚮導擊破雞翎賊水溢留等關平定上下二
洪州伏奇兵湧湧沙上縱火焚富良江一帶賊艘
烟焰蔽天血流片站山下溪澗盡赤生擒僞上皇
季犛及其子孫於高望山獻俘闕下詔求陳王

子孫立之無所得請依漢唐郡縣故事改國爲交
趾都布按三司六年春班師秋七月策功行賞
勅公爲參政撫其民授師誨九真知州繼以招降
郭專等三百六十三戶功調知福安是冬餘孽陳
簡定作亂與師討平之八年陳季擴復聚會
朝廷屢詔招撫兵部尚書王公福遣公至軍諭以
禍福責以僭號之罪言辭愷切季擴倒戈效順
詔授季擴左布政使凡招徠者擢官增祿有差
上乃命戶部郎中王進指揮陶弘乘傳趣公至京
錫之筵宴拜資善大夫行在工部尚書賜第京
師仍給鈔錠白金衣榻器用命扈駕北征乃與
同附大鳴驢東公季宣工部尚書黎公登制神機
營建盛甲厥製神鎗神鏡退韃虜於九龍山下未
幾遘疾以永樂十年五月初一日卒于王事享年
六十有一上悼念功勞遣官諭祭賜葬京師
西山玉臺岡南安河村之原與陳黎二公丘隴相
望誠異數也按譜公本李姓爲唐宗室有諱公蘊
者宋封南平王八傳至吳昱無子以女昭聖主國
事閩人陳京入爲國婿生子威是執國柄繼滅李
族李嬪方姪潛歸其父鄧氏生子名夢遂從鄧姓
長仕防禦使夢生萬觀察使萬生璦樞密院僉知
皆其國官也璦生政早卒政生公公生師誨師誨
以公舊勳晉職燕山衛尋以言事謫直隸常州府
江陰縣主簿卒于官於開贈光祿寺丞遂葬江陰

由里山之麓未幾廷議交趾推誠順化功臣子孫宜頒恩命 勅下戶工二部發給勘合 賜江

陰縣善政橋南莊房一所靖江東西二沙孤山等

處沙田十八頃有奇 賜其子孫俾居其地仍世

廕其後一為順天府儒學額外廩膳生員科貢任

用一為鴻臚寺司賓署序班典其國通事 齊東陳

好照事在十九卷因附錄以國相得國語東

本福子長樂邑人姓名為謝少國王陳日照

為家子業間為歌詩有為謝少國王陳日照

其家知所歸以類為歌詩有為謝少國王陳日照

每加回護會兄家安用不羅列其家乃特游燕

子所而人言滿族之姻其要并逃離半途呼夜

捕適主者亦滿族之姻其要并逃離半途呼夜

受生徒自給守人送陰縱姓各逃離半途呼夜

浸筆 卷之四 世德堂

邑州永年家地近境有一見奇之遂扶以南案居

其國貴人皆出為市國相乃王之婚有女博易則

來因謝美少年悅之因請以婚令試舉人謝居首

以屬婚不以此得國焉自後國事授相又其家遂

命焉其事不可得之陳合惟善金權云後久難照

稼穡艱難 世德堂

余觀宋陳潮溪善云周公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

難則知小人之依此古今天下一人也晉惠帝問

饑民曰何不食肉糜此亦古今天下一人也余恐

末世周公少而惠帝多也嘗讀真西山論農人之

苦自始耕立苗耘苗守禾插寫諸苦語語實際字

字酸辛夫吾人一日不再食則饑而粒粒皆自辛

苦中來諺曰飯來開口思之可不陡然汗下

辨蘇小妹

世俗相傳東坡與妹戲言坡戲妹曰脚後跟未出香

房內額頭先到盡堂前好箇衙門額妹答坡云去

年一點相思淚今日方流到嘴邊好箇長面女史

云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辨其額廣而如凸

東坡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下梅妝先露盡屏

前妹即應歌云欲扣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裡有聲

傳以坡公多須髯遂亦戲答之兩山墨談所記相

戲之語又皆不同又傳蘇小妹能詩代婢作愁苦

詩答秦少游又訛為秦少游妻余考淮海集徐君

主簿行狀末云徐君女三人嘗嘆曰子當讀書女

必嫁士人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則少游之妻乃

徐氏非蘇也集又載與傅彬老簡云老蘇先生僕

不及識其人今中書補闕二公則僕嘗身事之矣

觀此蓋少游初未嘗踵蘇氏之門而況于他乎老

泉祭亡妻文云我獨悲子生逢百殃有子六人今

誰在堂唯軾與轍僅存不亡咻吻撫摩既冠既昏

教以學問畏其無聞晝夜孜孜孰知子勤提携東

去出門遲遲今往不捷後何以歸二子告我母氏

勞苦今不汲汲奈後將悔大寒酷熱崎嶇在外亦

既薦名試于南宮文字煒煒歎驚群公二子喜躍

我知母心非官實好要以文稱我今西歸有以籍

口故鄉千里期母壽耄歸來空堂哭不見人傷心

故物感涕慙慙嗟子老矣四海一身歐陽公蘇明

允誌云生三子曰景蚤卒軾轍為其官三女皆早卒東坡與李方叔東云頃年為稠人中驟得張秦黃鬼及方叔履常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此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按祭文誌東三處所云則老泉之女皆亡于東坡兄弟未得第之前而秦少游黃魯直諸公皆東坡既仕之後所獎與而莫逆者也安得妄相及耶諸籍具在有目皆知乃漫不根究動作談柄最是可笑

糞田日

糞田宜火日若金水日則不肥圈圖洩亦不肥氣之通塞爵賜不容掩也

凍解

北地冰凍雖極連底者遇大霧頃刻可解

治虎傷

人被虎傷服香油可解其毒鎮江獵戶多用此

彩神圖

蘇州見周文矩彩神圖卷甚工屏上懸一神影蓋彩神即今所謂喜神也

無首猶生

廣異記清河崔廣宗開元中為蔚縣令犯法張守珪梟其首形體不死昇歸饒即畫地作饒字家人進食于頸孔中飽即書止字家人等有過犯書令決之如是一四歲世情不替更生一男一日書地云

後日當死如其言宋嘉祐時劔南朱無惑萍洲可談云監左帑龍舒張宜義言有親戚游宦西蜀經襄漢投一飯店見一人無首主人云因患瘰癧頭脫而活每有所需以手指畫日以湯粥灌之猶存

佛圖澄論敬慎

佛圖澄曰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

物名顛倒

花紅紅花麻黃黃麻棠棣棠

定宇父子苦志

常熟趙定宇用賢余先師參藩益齋公子也得第後又入館選為第一人喜而錄其入館之作于此其

漫筆

宋

詩曰皇威赫赫耀天兵南指樓船百粵平萬里蠻

烟開象郡三秋海色淨羊城謀謨自協周宣睿嶺

微誰傳漢武名聖澤于今霑異域凱歌直欲繼堯

賡前聞定宇在家恐後場掛漏夜讀鄭淡泉策與

不肯誦不休直至體疲頭暈亦不稍輟其堅苦如

此余意切待先師學文每夜必三鼓畧假寐即起

有睡意輒批頰自警嘗斥星士曰主司只看我文

字豈查我命書暑月坐中庭少微鏗直從舌端出

以相授不遜一字少選又叱煙讀矣有志竟成蓋

於趙師父子驗之

爆字畏詩

東入吳門十萬家家爆穀卜年華就鍋拋下黃金

粟轉手翻成白玉花紅粉美人占喜事白頭老叟
問生涯曉來粧飾諸兒女數片梅花插髮斜此爆
字婁詩也錄之以觀風

俗語誤語對

俗語作對云燒炭用柴必橫柴而豎炭煎漿下飯須
熱飯而冷漿宋人有看茶啜墨之語可對漱石枕
流此亦誤語之天生對也

百合

百合有麝香珠子二種麝香者花甚香珠子者每葉
有一黑子胡茄花形色如麝香百合可觀分百合
八月中與種蒜同時同法

種山藥諸物法

漫筆

卷六

八

世德堂

山藥葉枯後起復以根寸斷種之子種者則遲香芋
落花生性畏寒十二月中起以蒲包藏煖處至三
月中種須鋤土極鬆人云大者為香芋小者為落
花生或云即一類非也十二月中起則甜而不土
氣甘露子冬至前葉枯後起復以子重種

柿柑橘

柿類大小形狀極多有火盆柿大而匾方柿四稜六
稜乾瓢無核甚佳火珠多核不美綠柿品下柑與
橘類而皮殼略異溫衢最多佳品橙香美在皮而
瓢則酸古云在南稱柑在北稱橙非也

荷花

荷花紅白二色各有千葉單葉間有黃者

韭忌

韭菜最忌零陵香微消死

字謎

字謎目字加兩點不作貝字看上有加字下增貝字
欠兩點不作目字看上有欠字又增二點是賀字
口不作杏字猜若作困字猜便是呆秀才了字又

居喪所守

浚川王廷相論居喪見人弔人食人遺人云居喪見
人乎曰記有之疎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
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贊惟父母
之喪不避涕泣而見人將弔人乎曰記亦有之三
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
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將遺人乎曰記亦有之喪
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
卒哭遺人可也將食于人乎曰記亦有之有服人
召之食弗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
食之非其黨弗食也曰父母之喪四者皆不行焉
古之道也敢問今之人宜何如曰禮者以情制者
也使宜於人情焉亦猶夫行古之道也是故士之
居于鄉也事有必見人者况庶民乎既葬焉不得
已而有為雖見人可也見人而人食之雖食亦可
也非以其召而食之也三年之內曾幾之必請見
人而人食之乎則夫食於人者亦寡矣非有事焉

其黨亦不得過而食之也禮有往來人情之相望也久矣不可以徒受也若曰答其禮也既葬而遣人亦可也父母之喪既葬焉五服之喪服其服而往哭之權也夫人死也去而不可返之道也果吾之舊與友焉既葬而往哭之可也因以弔其孤亦可也

詩謎

會試時舉子入場伴送燈籠多有寫某科狀元以取兆者余鄉袁巽菴舜臣中甲子鄉科赴辛未會試作一謎詩于燈云六經蘊藉胸中久一劍十年磨在手杏花頭上一枝橫恐洩天機莫露口一點墨墨大如斗掩却半牀何所有完名直待掛冠時本

夏都憲詩

余鄉夏都憲公從壽曾作膽瓶紙梅花詩曰誰把并刀信手裁能於雪後見花魁北人解奪天工巧東閣渾教夢寐猜羌笛有聲吹不落膽瓶無水浸常開何當醉我空同酒却說江南驛使來此詩極爲李空同稱賞家刻裕軒文稿是公手授余者今細閱之惜當時桀刻未從刪正耳又記其口述登第

之作曰紫駟馱醉出瓊林紅杏香中日未沉萬斛韶光春不老九重恩命寵方深忘身徇國平生志移孝爲忠一世心遙想雙親倚門望笑拈飛報是泥金誦時老矣猶喜談試事氣尚勃勃今余老而憶出與伊宗人言之如隔世故事也

巍科預定

甲戌殿撰無錫孫公繼皋童時爲余友曹雲亭駕識援許之姻隆慶戊辰秋邂逅苕于邑之觀音寺中坐間偶及姻孫事曰近宗師發無錫學案孫婿雖在丙等然視渠未諸生前室謫巷議時常括耳今私心竊自慰也雲亭雖具隻眼乎其苦心處人誰識之孫公癸酉鄉舉余外孫錢達道名居第五春榜下第謁余曰狀元正是不偶道偕郡年家同孫公觴于舟聞途中訛言籍籍謂今科狀元姓孫偶于席間戲謂孫云雖遍中孫姓豈便屬君乎詎知已而果然蕭觀復公應官射策得高第歸丁外艱踵余舍余問之曰君得第文固應耳抑有兆乎答曰初進場時夢有人語曰子爲狀元第二人待傳臚後始解生名在三十一孫名在三十三憶廷試卓子行次排列後稍移恰是狀元第二人也又聞孫公隣人王姓者述其諸生時館于某家堅拒淫婦之事則巍科之捷一有天定一無人損天人嚮答麾之不去夫豈區區枯管遽能成精哉

又韻三絕句

長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送籬野菜飛黃蝶柳子厚云南州溽暑醉如酒隱几熟眠開北牖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高駢云清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朱點周易此三詩昔人所稱七言不韻之勝者今載三體中間誦一過如披圖畫嘗欲得善丹青者寫之姑記以俟

趙林二輪迴事

陳環中士元記一輪迴事曰嘉靖甲辰余與年友萬全張子徵譙集張有外弟趙生在坐張云趙生前世趙某子為大同學增廣生暑日迎督學途飲火

朱六

主

世德堂

酒大醉臥樹側僕以冷水澆其首遽爾氣絕魂遊溪邊見犬來畏為所嚙適有孕婦在旁即避身婦邊不覺入其婦孕中是晚婦產子生見已身為嬰孩即悟托生在此北地貧家產婦不坐月生子三日夫耘田婦為餉時有一犬在牀前生呼其婦曰爾出外須閉門勿使犬進傷我婦聞大駭報其夫婦云產妖子也夫執鋤作擊生狀問生何言生懼不敢言隱二三歲始言至五歲時見乘馬過者生呼其名曰我是某托生是爾母舅不知我父母妻子何似其人婦報生父母以錢二緡謝其夫婦携生歸其妻未改醮也生未嘗從師凡前生所讀書一一能記作字亦與前生字相類今亦為增廣生

朱六

主

世德堂

云坐客西安張茂參成都王可庸各有詩紀其事又有一輪迴曰林士章士章為山東東昌府高唐州城南德府禮生林雲峰接武嬰兒也生于隆慶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甫七月即能言接武欲試耕牛檢曆求太歲所在兒言試牛當尋博士父大奇之又辨門帖土牛彩句指字扣扉不知後漸自稱前身原係北直隸易州人姓張名承勳號越吾嘉靖壬子科中順天鄉試一百二十五名待試春闈偶醉臥不幸中煤薰死死為城隍以享穢婦之祭復謫人間轉生于此其未生時托夢于姻家國子生李鑑塘云我在冥府為任丘縣城隍有婦人衝突上帝令脫胎于高唐林秀才接武家為子後六年君謁選當丞上海屆期吾女計已適君子必携以偕行經高唐幸少駐須遣來童一訪我于林家庶得面我女來童其故臧也鑑塘驚寤猶豫是時越吾柩尚未葬其家壁中隱隱有車馬鼓吹聲祈禳紛亂鑑塘私以夢轉展于衷冀臨時一訊驗也及謁選果與夢符不爽隆慶六年壬申十一月一日以丞赴任上海南行北抵高唐先令來童往探林接武家有子消息皆云其家生子異常今四歲矣鑑塘即挈子婦躬詣林氏婦越吾女也年方十七歲幼名喜姐會生于捷時故名喜云來童一見即識之曰吾家所使僕也僕詰曰汝為我主汝中報日賞我物云于曰銀二錠又錢二千來童知

其實泣且拜其中又有出所袖鏡及綉袋問認此物否曰是我城中買與喜姐者女聞呼其名乃痛哭抱之鑑塘曰汝識吾為誰曰汝是吾李親家指所乘轎曰誰家物曰是我平昔所乘者問汝有子否曰我二子方正方啓是也握喜姐手泣言汝母孤苦今奈何又言我在京師購珠一封為汝粧非藉汝翁汝幾不得珠矣蓋越吾死時鑑塘適在北雍經紀其喪檢閱篋中悉識而封之得無失也一時聚觀如堵有泣下者其女哀痛不已抱行數里遂留鏡以期後會焉于是行赴上海任矣郡新鄭訓導劉文田取家藏壬子順天試錄稽之名次果合儒學生員劉士亨等呈為地方奇遇事上于州

漢書

卷六

南

世德堂

州主曹侯鐸上其事于郡郡守羅檄召之令馳驛往適羅在學宮接武携兒入見揖稱羅曰公祖猶自謂鄉舉也接武教之以民禮稱兒不應再強之則曰老師衆皆竦然有問能憶所作者應曰惟墨卷七首尚能成誦光祿寺卿陳鳳舞上林苑丞嘉興金愷各有詩紀其事陳詩曰南宮應試煤薰死冥官遣作林家郎金詩曰見兒即認携來鏡對僕寧忘用過財皆紀實也

不著不盡

王伯厚云張文饒曰處心不可著着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美

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僧夢

宋慈雲僧姓袁名道少為士子遊京師西池遇老僧留語恍惚夢入巨瓮中榮顯而寤後出家超脫與邯鄲枕相類出青瑣高議此書龐雜不足傳

稻花驗米價

稻花白而瓣少者米賤多而色黃則貴俗云銀花賤金花貴也

豆二佳種

豆有香珠者米粳糯俱有又有白果豆以其香類銀杏新出也

押字原始

葉石林燕語云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為私記故號花書韋陟五雲體是也余見唐誥書名末見一楷字今人押字或多押名猶是此意王荆公押石字初橫一畫左引脚中為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圓往往窩匾而收橫畫又多帶過常有密議公押反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一日書楊蟠差遣勅作圈復不圓乃以濃墨塗去旁別作一圈蓋欲矯言者楊氏至今藏此勅

昔昔鹽

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人多未見其全篇題是昔昔鹽其辭云垂柳覆金堤薜蘿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賈家妻關山別

蕩子風月守空閨常飲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
隨鏡隱絲鳳逐雲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
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
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其意蓋皆閨怨耳後趙
報廣爲二十章以一句爲一題本題三字余初未
解容齋續筆歷引鹽字題數個謂歌詩之鹽字如
吟行曲引之類是也楊升菴慎丹鉛餘錄云梁樂
府夜夜曲或名昔昔鹽昔卽夜也列子昔昔夢爲
君鹽亦曲之別名道衡聘陳爲人日詩云入春纔
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
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
下固無虛士其文有足足懷仁般般擾義語足足

鶯鶯辭

曹公驂余邑中高才生也晚號溪上吟翁其詩吳中
人人稱之余得其鶯鶯辭一長篇誦之便可知其
風韻矣辭曰輝輝明月素流光茸茸佳樹映深房
強折花枝笑花如人面嬌長風一枝拂滿地相紫
牽元積去時貧賤日困遊蒲東事干謁偶然相遇
不相親只道人心如面熱重門不掩扉不吠垂袖
開懷待明月雲心一作山頭雨千金敝質輕相許

魚紋字減不知年竹緒縈絲今幾縷一朝獻賦獵
長楊天子迎置白玉堂白玉堂深花木稠長安御
道夾金溝千門柳色朝凝綠萬戶笙歌曙欲浮富
貴繁華占早春洛陽才子聘新人此時離別成純
扇棄置徒勞賦會真始初與君歡愛時何言中路
生乖違風摧錦水雙鴛鳥南北東西他自飛淒淒
復淒淒嫁娶不須啼嗟如山上雪猶聞相決絕况
我輕事人已矣勿復陳東風沸海無痕皓月西
流魄不淪妾身一辱不可再士也二三何足論還
我白玉環知君一去無由還還我一絢絲絢絲歷
亂不可持心之煩惋不可緩嶺風不馭歸應晚恩
重義深同逝波形消骨化丹誠泯六如妙手開蛾

眉鴛鴦被服金雀釵丹青恍惚與神會霏紅沓翠

蒲東來但驚旭日照深殿又似明霞驅曉霞窈窕
智女不足道陽城下蔡俱傾危與余瓊珮結心契
慰余問訊陳幽懷人神道隔徒爲耳愛莫助之心
摧悲須臾變滅回風去光消響絕何奇哉君知此
語固不妄不信請視巫山臺世幻形骸皆寄寓無
鹽褒姒成青苔風流獨爲鶯嘆息記言難值曹王
筆神光一絕無還雲賴有蛟鮪能記憶融怡似欲
如陽春玉骨水肌自辟塵鉛華不御嬌波歛欲言
不言愁殺人唐伯虎畫鶯鶯折花圖伯虎蓋摹唐
本也人云妙甚但不活耳彼姝者子麗質無倚披
闔浩歎歎與神交心乎愛矣瑕不謂矣霜繁葉稀

空守成悲抽情以歌愴然如何因作女鶯辭以傳之

石婆婆

圖山向江一半舟行過者遠望石形紫裙烏髮儼然一老嫗人呼石婆婆

寢輿鬼

寢輿鬼邵陵公曹芳廢遷金塘太宰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徃往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所寢之車

才不足憑

鄉先輩古塘王懼齋格一日偕子莘姪相立于門堊見顧山僧舍烟起遂呼子姪試以對語曰山館茶烟飛入白雲添雨意姪即應聲曰溪庭砧杵亂敲明月雜秋聲子構思終日不能對懼齋怒而撻之莘中正德丁丑進士相以諸生困頓卒才之不足以觀人如此

邑城東門厄

萬曆丁丑臘月十九日邑中迎春止留東門出入餘三門俱閉防有變也臨晚城外人蜂擁旋歸城門下沮塞踏死四十七人老者壯者少者有霎時死者有扶回死者有遲延二三日死者百年上下耳所未聞而忽罹此變大是驚異

廢宅賦別

只爲青蚨不濟身故廬今已屬東隣可憐今夜權爲

主纔到明朝便作賓燕雀有情還戀舊犬猶隨我不知貧慙懃囑付門前柳他日經過陌路人此賣宅將行所賦者不知出自何人嘗憶先君屢爲兒輩誦之將有警也識以備遺

泊暑撲水

今人大廳五間之前重置屋者俗名五廳三泊暑謂可障蔽炎熱也夷堅志作撲水撲風板又作屋翼剝風板老學菴筆記云蔡京賜第宏敞老疾畏寒惟撲水少低乃作臥室或又作僕處謂廳上待客童僕供侍宜列于此耳

猴畏

猴性畏竹扇聲道州最多

鼓吹誤收

唐詩鼓吹有胡宿詩考胡宿乃宋仁宗慶定間湖州是誤收爲唐人也

日本婦飾

倭國婦人不畏足髮長散披在後至梢皆剪截極齊服飾有扇子錦

闢世俗釋道

梁武帝問達磨曰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又宗杲答曾侍郎書有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却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

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前多禮幾拜
懺悔平生所作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
是愚人所爲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
供佛飯僧看經念佛種種糜費之事日新而月盛
但其力稍可爲者靡不爭先爲之導之者固其徒
向非人心之貪則其說亦無緣而入也奈何世之
誦佛以求福者其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
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一切聞如不聞
彼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磨在西
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則爲禪家初祖宗果擅名
一代爲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皆無所不用
其心其不肯失言矣乃至如上所云種種造作
以爲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不足信耶且夫
貪嗔癡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凡世
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爲有益而爲
之是貪也不知其無益而爲之是癡也三毒而犯
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爲之解說乃欲誦事土
佛木佛以僥倖于萬一非天下之至愚至愚者乎
凡吾儒解惑之言不可勝述執意佛書中乃有此
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
今之道家蓋源于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
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于深根固蒂長生久視
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于凡祈禳祭禱經呪符籙
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

置之三清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
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
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
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浸失而
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呪符籙大抵皆秦漢間
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
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
輩雖其用不出乎祈禳祭禱然既已失其精義則
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
爲世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
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誇張爲幻
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分二端而
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禁詰亦無
所措其辭矣右二條乃整菴羅公欽順困知記中
者大足以闢邪扶世真格論也

論相

楚史欒杌相人第十三云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
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之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
人之交也觀布衣者其交皆孝悌篤慎畏令如此
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觀事君
者其交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
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
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
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其人之交也莊

也知人饑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
常思退步結果三十六也全者福祿令終不全禍
福半之故相形不如相心求人相不如自相按新
話載吳處厚論心相有三十六善與灼艾所成互
有求官同如此一也其異者附見于後夫人嘗言意氣
方便六也利人克己九也去不逐惡貪殺十陰德臥
怒一也便睡六也利人七也克己八也去不九也逐惡十也貪殺十一也陰德十二也臥
不十三也多言十四也妄語十五也行善十六也不位十七也極人十八也臣十九也壽考二十也
時二十一也無二十二也三十六善二十三也者二十四也位二十五也極人二十六也臣二十七也壽考二十八也
禍福相抑具二十九也十者三十也刺史之位三十一也具三十二也十三十三也
以上者今佐之官具三十四也五者三十五也亦類大富

Journal of Management Education 36(8) 907-920
© The Author(s) 2012
Reprints and permissions:
<http://www.sagepub.com/journalsPermissions.nav>

之水家語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

卷三

子 111—116

柳翼三王制也驪山玄室下銅三泉今安在哉術
家相傳新昌石氏以縣官陰毀先塋牛鼓一旦罷
官幾及百人又江右故相家墓地正德間爲逆黨
發棄殆盡及今貴顯富盛無替於前是豈盡係於
地理哉禹陵闕里享祀無窮存乎其人耳宋人倪
思父有云住場好不如肚腸好墳地好不如心地
好又宋壺山謙父贈地理師云世人盡知穴在山
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尋
不見我見富貴人家墳往往葬時本貧賤迫其富
貴力可求人事極時天理變錢水部仁夫詩云尋
山本不爲親謀大半多因富貴求肯信人間好風
水山頭不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宅有三十六祥居家尚理義一也子孫耕讀二也
儉勤三也無陵宇四也六婆不入門五也無
俊僕六也每聞紡織七也能睦鄰族八也早完官
稅九也庭除洒掃十也門外多士君子十一也閨
門嚴肅十二也尊師重賢十三也宴客有節無長
夜之飲十四也不延妓女至家十五也不敢暴殄
天物十六也居喪循禮十七也交易分明十八也
女人不登山入廟十九也祭祀必恭必敬二十也
幼者舉動稟命于家長二十一也故舊窮親在座
二十二也聞人謙婉二十三也家僮無鮮衣惡習
二十四也不喜爭訟二十五也不信禱賽二十六
也不聽婦人言二十七也寢興以時二十八也不

聞嬉笑罵詈二十九也婚娶不慕勢利三十也田
宅不求方圓三十一也主人有先幾遠慮三十二
也務養元氣三十三也座右多格言莊語三十四
也能忍三十五也常畏清議畏法度畏陰騭三十
六也右三十六祥全者鬼神福之子孫保之不然
下手速修所謂移門換向趨吉避凶之真訣也今
之惑於陰陽者何不三復於斯
子言小說名
醉翁談錄引子言小說者或名演史或謂合生或稱
舌耕或作挑閃
以支名書
雜俎謂數相從曰支夷堅志甲乙等以支名者取此
馬孝廉志
炎涼變態倏忽莫甚于今時常熟百川孫公樓所撰
馬鳳志銘可按也余特錄之其志曰萬曆己卯南
畿大比士吾邑入數者五人而馬君與焉此五人
者並以文秩稱雄一時號赫奕矣乃人之評馬君
者又不獨其文蓋疊疊譚其行云馬君之行曷徵
乎馬君貧次骨矣世訕于貴君復不問生產居可
三四徙愈徙愈陋卒不克具一椽而僦屋以棲瓶
恒無儲衿不蔽肘許語交謫若弗聞也者枵腹而
出陟山巔而獨吟意軒如也視金若膩端友問遺
卽一介亦辭諸義請客必度飯後或值方飯時急
縮足避去主人疾招之弗反也賈人一長揖外

不作婢阿態對客縱論侃侃無所避力不能鬻一書而假讀于友已又輒返之默誦甚捷習其所著時義俊逸清婉以貧益工見謂可屈其群而試輒殷貴耳者遂下其品目無有延諸塾者君亦恥於干人歲恒家食卽或延之其金不登人之什二嘗爲子聘婦有成議矣未幾而子痿婦家有懟言君曰吾豈忍以病子誤若息耶亟持庚帖反之不索所聘既絕婚而痿者復起內戚有繫獄而告饒者君脫絮袍易米與之無難色噫嘻貧麗六極楊韓二儒所欲逐而送之者也而士人緣此折氣卑卑不自好者不少君不幸生卽罹之厥志彌厲厥守彌堅竟其生無一鄙瑣行宣聖以無怨爲難無語爲可若君者詎徒無語且不屑以彼易此幾于樂矣無怨云乎哉方諸古之狷士君何讓焉君父名芹里中謹厚人也布衣而有士行有司廉其人列名旌善一旦橫罹使死于獄君旣長而審其冤自號驚鳥子以志恨不知者誤呼爲荆吳君亦遂應以荆吳失其意矣第之歲君歌鹿鳴而歸蒼頭而鮮衣者數人羅侍之君曰若等者何群曰願事主耳君曰吾故吾耳應門一五尺猶懼食指煩也悉謝却之鮮衣者故在君時已疲于馳逐倦于酬酢遂病瘖五日卒鮮衣者始大悔踉蹌去報捷之旦君入市携米二升以歸將作糜而急脚至矣東西行負擔者亦息肩仰天嘆曰彼蒼其有知耶于

是多金而藉勢者乘其置且費持金獻之比聞訃不旋踵大索而噪噫可以觀世情矣君低徊鄉校者餘二十年僅一戰而捷捷未再月而殞慶者在門弔者在閭矣夫旣阨之又胡昇之才耶旣成之晚又胡奪之速也客不問天而問余余應之曰列子有言厚于德薄于命則奇矣第亦死不第亦死第死耳不第而死孰知有馬生者天能以一第報其德而亦不能自違其定也君可悲矣亦可瞑矣君諱鳳字瑞夫世爲支塘人後徙邑之南爲邑人生于嘉靖辛卯卒以第之年十月二十九日年四十有九銘曰其生不辰其行則純厚積而發一蹶而湮疾於電光榮若朝菌嗚呼馬君古之獨行今之畸人

衛公帖

李衛公帖云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雖有骨肉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閭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開緘發紙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恤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苦饑惟恨垂沒之年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閨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厓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狀侍郎十九弟此洪容齋所記令人讀之一字一慘然矣

薛華館試詩

一年好景是中秋何事佳期不與謀客子漫敲銀燭
冷嫦娥掩臉玉容羞關山有調空聞笛烏鵲無聲
倦倚樓天外清光原是好五雲朝罷彩毫收此邑
先達薛平甫格弘治癸丑內閣月試中秋無月詩
掄第一嘉靖丙戌無錫華公入館秋塞聞砧詩曰
蕭蕭梧葉度中秋永夜疎砧動客愁聲雜鼓鼙龍
塞迥寒催刀尺鳳城憂一庭涼月誰欹枕萬里碧
天人倚樓寂寞遙憐授衣節西風吹盡鷓鴣裏或
曰陸貞山公槩代作

月泉吟社

勝國季年東南士人有力之家最重詩社聘有詩名
者為主試如科舉之法今行世者如月泉吟社集

其一也初吳公渭以故宋義烏知縣解組家食延
致鄉遺老方公鳳謝公翺吳公思齊主于家開社
命題鑒別高下榜示褒賞誠一時之勝舉哉今撮
其集中大略以便稽考云月泉吟社 浦陽盟詩
潛齋吳渭清翁 本社預於小春月望命題至正
月望日收卷月終結局請諸處吟社用好紙楷書
以便騰副而免于差舛明書州里姓號以便供賞
而不致浮湛切瑳如期差人來問浦江縣西地名
前吳吳知縣渭對面交卷守回標照應俟評校畢
三月三日揭曉賞隨詩冊分送此固非足免我同
志亦姑以講前好求新益云 春日田園題意
所謂田園雜興者凡是田園間景物皆可用但不

要拋却田園全然泛言他物耳 歸去來辭全是
賦體其中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
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四句正屬興此題要就春
日田園上做出雜興却不是要將雜興二字體貼
只爲時文氣習未除故多不體認得此題之趣識
者當自知之 誓詩壇文 月泉舊社久寒詩錦
之華季子後人獨倣禮羅之意遂從昨歲徧致新
題春日田園頗多雜興東風桃李又是一番鄉邦
之勝友雲如湖海之英游雷動古囊交集鉅軸橫
陳誰揭青銅尚詢黃髮無舍女學何至教琢玉哉
不用道謀是在主爲室者俾得臣而寓目與舅犯
以同心睠惟騷吟良出工苦所貴相觀而善亦多
自負所長能雄萬夫定羞與絳灌等伍如降一等
乃待以季孟之間欲辛甘燥濕之俱齊固甚難以
曲直輕重而見欺亦不可念偉事或偶成於戲劇
彼諛言特借譽而揄揚我詩如鄒曹何幸縱觀於
諸老此聲得梁楚誓將不負于齊盟一點無它三
辰在上 詩評 詩有六義興居其一凡陰陽寒
暑草木鳥獸山川風景得于適然之感而爲詩者
皆興也風雅多起興而騷多賦與比漢魏至唐
傑然如老杜秋興八首深詣詩人間興與之入律
者宗焉春日田園雜興此蓋借題于石湖作者固
不可舍田園而泛言亦不可泥田園而他及舍之
則非此詩之題泥之則失此題之趣有因春日田

園間景物感動性情意與景融辭與意會一吟詠
項悠然自見其為雜興者此真雜興也不明此義
而為此詩他未暇悉論往往叙實者多入于賦稱
美者多近于頌甚者將雜興二字體貼而相去益
遠矣諸公長者惠顧是盟而屑之教形容模寫盡
情極態使人誦之如遊輞川如遇桃源如共柴桑
墟里撫榮木觀流泉種東臯之苗摘中園之蔬與
義熙人相爾汝也如入幽風國相者桑者競載陽
之光景而聆倉庚之載好其音也如夢寐時雍之
世出而作人而息優游于耕鑿食飲而壤歌之起
吾後先也其餘瑣辭藻思繁然畢陳應接有所不
暇姑次第其篇什附以管見俟覽者細訂之若曰
漫筆
折衷則清豈敢歲疆圍大淵狀脩袂節葵月泉吳
渭拜手書時元之前至元春日田園雜興律五
四韻餘第一各羅公福杭清吟社三山連比評
衆餘作中求其粹然無疵極老我無心出市朝
整齊而不見遺東風林壑自逍遙一犁好雨秧初種幾道寒泉藥
旋澆放犢曉登雲外壑聽鶯時立柳邊橋池塘見
說生新草已許吟魂入夢招第二各司馬澄翁
義烏馬澄字起善包括兩聯說田園的而編
蘭春思倩吟鞭着面和風軟似綿黃犢烏犍秧殺
候雄蜂雌蝶菜花天把鉏健婦踏烟塍抱甕丈人
分野泉忙事關心在何處流鶯不聽聽啼鵲第
三名高宇杭州西塾梁陶范不為事縛句法更

高來備言第一膏雨初晴布穀啼村村景物正熙
熙誰知農圃無窮樂自與鶯花有舊期彭澤歸來
惟種柳石湖老去最能詩桃紅李白新秧綠問着
東風總不知第八名倪梓義烏陳堯道字起
有力五六亦新傍花隨柳人化日村田樂春風
多正說此乃翻用之意深耕織圖秧肥科斗動桑暗鵲鳩呼罷社翁分胙占
盤媪得符傍花隨柳處此事不關吾第十名呂
澹翁文老引用田園事全與諸作不同月
簡紀閨附青輝民野陶然化日熙祀備粉榆祈稔
歲宴酣花柳樂清時洛中富貴斜陽恨絲上勛勞
千古思浩與歸來吟不盡陶詩和後賦幽詩第
廿三名天目山人義烏吳天祐色而田園詩
漫筆
其中且無野水渾邊戲乳鵝疎籬缺處晒耕簑
草青隨意牛羊臥門靜無人燕雀多夫倦倚犁需
婦饁翁歡擊壤和孫歌新來別有營生計又喜巡
檐住蜜窠第三十名陳希邵義烏陳此卷首
篇題上生題草寫各盡其妙與他圖迥異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漫興時無事花邊
緒鬼冊有時乘下課牛醫乍隨父老看秧去還共
兒童隔草嬉偶物與懷渾不奈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樂興時清入吟懷
花月照紅生咲面柳風吹村聲盡耳烏鴉角社酒
柔情玉練撚開悶閒愁儂不省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飲興時章酌乍舒

情耗曉花生陡覺眼迷離才呼粉社人同醉又問
杏村家有誰長日作勞無不得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懶與時放草地牛
眠易熟聽花村鳩起來遲春桑辛苦從渠婦稼穡
勤勞任我兒疎散情懷收不起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引興時聞布穀聲
驚綠野聽提壺語憶青棋曾因闢草爭心起每爲
看花樂意隨景物撩人禁不定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寄興時稼穡但憑
牛犢健陰晴每付鴉鴉知托尋花去將子樂借卷
桐吹寫所思撫景寓言良不淺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乘興時得暇分畦
秧韭菜起情樊圃樹棠梨山烟青笠等閒去沙地
鳥健和醉騎一片野情羈不住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遣興時行傍山翁
驅犢父坐觀鄰姬試鵝兒看秧時測水深淺種菜
間占春早遲白日漸長消不去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盡興時薜食出門
天欲曙荷鋤歸路月相隨踏青護有心情在耕綠
寧甘體力疲箇段工夫償不足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感興時草地耕牛
才有犢花村吠犬那生甍麥青未必三時粥桑綠
其如二月絲觸物興懷言不盡春來非是愛吟詩
第四八名感興吟此詩無一字不佳未語
雖似過直若使采詩觀

風亦足以兒結簑衣婦浣紗暖風疎雨趨桑麻
金桃接種連花藥紫竹移根帶笋芽惟鼓踏歌朝
祭社賣薪挑菜晚回家前村犬吠無他事不是搜
鹽定權茶之與見第四九名王進之德以雅健語寫
可以絲麻可績麥宜績食非宜羹分甘壘上耕雲
隱夢不湖邊拾翠行物意豈知滄海變曉風依舊
語流鶯出苦第五十名元長卿義爲陳回文二首
暮含青蕾小麥鬚蝦蟆翠芒輕黃花菜圃午風軟
綠水秧畦春野平芳樹幾聲鶯雨過蒼蒼柳色弄
烟晴犁鉏徧野耕農血吻鵲聲一樹紅哇盡
秧針青刻刻隴翻麥浪翠花雞鳴畫寂花村雨
蛤吠朝寒草岸風溪外雲過橫笛亂微烟野色樹
籠葱變態非荷爲敷第五一名聞人仲伯義爲陳三首曲盡
上眉門巷日高人掃雪池塘烟漲水流漸杯杓新
歲歡同社燈火元宵開古祠野老告余春事及夜
來小雨過前陂田園與在半春天春事關心夜
不眠護撒秧畦須擁水關栽蔬圃更與川青幾子
粒鄉風舊翠簑靈芽社雨前獨立夕陽無限意一
聲撥穀野橋邊田園與在晚春頭且說田蚕兩
事休榆莢雨酣新水滑棟花風軟薄寒收青楓蛾
子催桑月綠樹鵲鵲報麥秋但願花村無犬吠時

呼薄酒背眠牛 送詩賞小劄 月泉社吳清翁

盟詩預於丙戌小春望日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

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月終結局收二千七百三

十五卷選中二百八十名三月三日揭榜 第一

名公服羅一縑七丈筆五貼墨五笏 第二名公

服羅一縑六丈筆四貼墨四笏 第三名公服羅

一縑五丈筆三貼墨三笏 第四名止第十名各

春衫羅一縑筆二貼墨二笏 第十一名止二十

名各深衣布一縑筆一貼墨一笏 第二十一名

止三十名各深衣布一縑筆一貼 第三十一名

止五十名各筆一貼墨一笏吟箋二沓以上所送

並就縑端筆貼墨銘用月泉詩賞潛叁記號通榜

仍各送本社新詩一冊 啓羅公福 伏以月泉

舊社久盟湖海之交春日新題賸寫田園之興得

周南而正始可冀北之空群執事振響武林舒翹

文苑種秧澆藥已朝市之無心放憤聽鶯更池塘

之入夢杼機自別冠冕爲宜其心所甚欣手之不

釋詩成奪錦誦珠玉者翕然禮以爲羅愧瓊瑤則

多矣餘如玄穎井致館篋 回 讀淵明詩久識

田園之趣從夫子學願爲農圃之民未敢望其下

風胡遽延之上座執事雅懷月霽清思泉寒撫景

興思慨唐科之不復以詩爲試覲周雅之可追竊

題春日又分婺女之星輝豈好爲朱公之變姓易
名深恐蹈柳子之召閑取怒慚非重寶俾獲與錦
囊之榮賜修香羅復喚起青衫之夢受絲毫而皆
感與筆墨以志言謹述謝私伏祈鑒在

稱后妃之本

相臺許熙載集女教之書引葛覃小序曰關雎后妃
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曷謂本葛覃所
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序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
謂乃爲在父母家志在女工之說以附益之殊不知
是詩皆述既爲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爲可稱
若在室而服女工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顧瑛詩

顧瑛詩曰右軍手帖寫來禽南紙唐人逼體臨若以
評書推畫法未甘筆法擬雲林

布穀鳥

布穀鳥當四五月揀秧時自呼其名分明云布穀布
穀因重疊其聲人驟聞之音相近而疑似如云郭
公郭婆又如云看蚕看火今人遂稱爲看蚕看火
鳥亦稱郭公鳥失其本名矣

筆脚

柳家新樣元和脚今人稱所寫字亦曰筆脚

蘇黃逸詩

蘇文忠公真跡凡五首前題云村膠二尊獻張平陽
其一萬戶春濃酒似油想須百甕列牀頭主人日

飲三千客應咲窮官送督郵其二詩裏將軍已祭
壇後來裨將欲登難已驚老健蘇梅在更作風流
黃謝看其三字一出定知書滿腹瘦生應爲語雕
肝字二灑落江山外留與人間激懦官其四張公
高躅不可到我欲挽眉纔覺難事業已歸前輩錄
典刑留與後人看其五詩如琢雲清牙頰身覲飛
龍吐膽肝少負清名晚方用白頭翁竟作字一官
黃山谷真跡題李龍眠畫葛仙翁從居圖莫言家
具少於車藥裹衣囊自有餘老婦親携三稚子仙
翁獨玩一編書牛羊相與超新築鷄犬應難戀舊
廬是處山頭有丹井不知如此幾遷居後題云山
谷道人因得觀而敬替前詩二集中皆不載蘇是
都南濠所親見黃是楊五川所親見山谷之父名
庶字亞夫嗜吟有伐檀集本不傳世今存四首以
見蘇黃皆得之家學云暑如煎烹欲狂走猛雨似
洗沉痾瘳寧知詩書一枕夢便作桃李三春遊蛙
蟬叫噪若交舊蚊蠅癡鈍如仇讐今君病起正高
臥莊蝶處處宜相求右和火雲早風苗欲死曲水
直繩寒泉深耕夫淚濕原上土老圃顧盼輕黃金
右賦矮松名載四海耳百怪老筆不可傳左妻右
兒醉樹下安得白首巢其巔右遊老僧山中嫌月
窄夜夜獨上高高臺四邊不着閒樹木故要滿坐
清光來右明後山詩話云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彦
謙與今黃亞夫謝思厚學之魯直黃之子謝之婿

也山谷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正如
退之效孟郊盧仝詩東坡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
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其互相推許如此曾見
山谷全書其間矣

安道題漢高二絕

張文定安道未第時題漢高祖廟歌風臺二絕句云
縱酒疎狂不治生中央有土不歸耕偶因亂世成
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落魄劉郎作帝時樽前感
慨大風詩淮陰已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爲讀
史者當以此等意思尋求乃有得

順正堂銘

徐天全先生有貞爲侍郎徐主一公作順正堂銘曰
坤德惟順婦道則之以順爲正室家攸宜主饋相
祀維婦之職織紉組紃維婦之勩閨門之內事事
有儀閨門之外所不敢知孝爾尊嫜睦爾娣姒容
爾膝貳謹助君子母効薄俗爲彼勃僉母作長舌
爲彼厲階所從有三爲德惟四戒之敬之其永勿
替此乃其早年筆字畫甚是道美宜其爲吳中秩
林冠冕

五川題六如折枝

正德丙寅年唐六如爲一狎客作水墨桃杏二枝在
一扇頭將伺暇作新詞題之其人持去爲狂生大
書詩句於前六如見之怒甚取筆泚墨淋漓一抹
詩盡盡墨時楊五川儀年方十九在側就案以水

筆洗滌新墨狂生之跡幾減計不能盡去乃因字刪改良久扇亦曝乾遂填補成長相思一詞云桃花紅杏花紅兩樣春光便不同各自遲嬌容倚東風吹東風綠葉青枝共一叢靜愛碧烟籠六如甚加嘆賞

蒲脯黑黃

趙高欲爲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爲脯以鹿爲馬獻于二世群臣言蒲與鹿者陰誅之以蒲爲脯史記不載見漢人雜說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其古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故後漢涿郡崔琦對梁冀曰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覆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聰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

武帝武后朝儀舉制

山呼漢制也自武帝祀嵩岳始舞蹈唐制也自武后賜宋之問始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亦自武后始漢武帝元光二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今鄉科赴會試者給脚力廩給卽續食計偕事俗稱白路費則路費亦自武帝始

梳山居家制用

陸梳山居家制用云古之爲國者冢宰制國用在於

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之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慈謫不生子孫可守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溉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約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專存米穀不可變易銀鈔其六分作十二月之用輕費但當逐年增置倉廩其六分作十分分日用其一茶飯肉賓客酒漿子孫繼單先生束修幹事奴僕等皆取諸其間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太當蓋以所餘太多則家益富將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爲伏臘喪葛脩葺墻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窮困者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母以妄施僧道蓋僧道本是蠹民況今之僧道無不豎足施之適足以濟其嗜欲長其過惡而費農夫之汗勤勞所得之物未必不增吾冥罪其何福之有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之餘則一味節奢裘葛取諸繡績墻屋取諸畜養雜種蔬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次日之物若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廢家之漸當謹戒之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會合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致干求親舊以

滋過失貴望故素以生怨尤負諱通借以招恥辱
家居如此方爲稱宜而遠吝修之咎積是成俗豈
惟一家不愛水旱天苗雖一郡一縣皆無愛矣其
利豈不溥哉古上居家之病有七曰呼曰遊曰飲
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翫好曰惰慢有一于此皆能
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猥事雖不
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耳夫豐餘
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
濟今乃恣然則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則人不佑
之惟恐無其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
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前所
言存留十之三者爲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
能三分則存二分亦可又不能存二分則存一分
亦可又不能存一分則宜節畜用度以存贏餘然
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家必破矣記
喪用三年之助注謂什一也正今所存留三分
數凡喪葬所費其豐儉之節當以此爲準今謂人
家婚禮當視喪禮所費則豐儉亦似得中其有貧
者豈有非之者則婚禮所費則豐儉亦似得中其有
所費所謂適其謂之足矣無前所言一切不講者
非謂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爲禮耳如弔喪則
以先往後罷爲助賓客則樵蘇不費清談而已至
如奉親至急也啜菽飲水盡其權斯之謂孝祭祀
宜嚴也蔬食菜羹足以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
不我責而我亦何慊哉如此則禮可不廢而財不
匱矣前所言以六分爲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

之數約爲三十分者非爲必於其日用盡但約見
每月每日之大槩其間用度自爲贏縮惟是不可
先次侵過恐難追悔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吝
之譏世言皆謂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
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
藏以飲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愚今考古經國之
制爲居家之法隨貨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
用萬錢者用萬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
不謂之鄙是取中可久之計也在下至元六年歲
在庚辰春正月甲子笠澤陸德原重鐫于農圃堂
江陰令水利
葉水心集墓誌王樸木叔永嘉人知績溪修陂塘知
江陰開渠五百里黃東發曰江陰渠無百里是矣
然想木叔在當時必有功于吾邑之水利者邑志
于嘉泰元年下僅存其名而不著其功故揭出之
異僧草書
邑之乾明廣福禪寺有草書心經下注比丘道松書
真筆走龍蛇者也賀子徽志謂耿侍郎命工摹刻
于石近年燬于火此邑人所當重刻以復舊觀者
三住銘
施有吾述三住銘謂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住長生
之至道也

遺訓

玄孫成之重錄

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
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
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知天知不求同俗而求
同理此宋儒謝顯道序論語解中語也昔庚子歲
先師東廊鄉先生在南院嘗手書以示誦敬佩服
不敢忘不幸遭倭亂書篋一空而是卷亦散失無
從復得日夕往來於哀者又三十餘年矣追念師
訓在昔自棄不覺汗流浹背重錄一通以當書種

文成逸語

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
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
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
謙虛之功與勝心正相反人有勝心爲子則不能
孝爲臣則不能敬爲弟則不能恭與朋友則不能
相信相下至於爲君亦未仁爲父亦未慈爲兄亦
不能友人之惡行雖有大小皆由勝心出勝心一
堅則不復有改過徙義之功矣 乾卦通六爻作
一人看只是有顯晦無優劣作六人看亦只有貴
賤無優劣在自己工夫上體驗有生熟少壯疆老

之異亦不可以優劣論也 在贛州親筆寫周子
太極圖及通書聖可學乎一段末云按濂溪自註
主靜云無欲故靜而於通書云無欲則靜虛動直
是主靜之說實兼動靜定之目中正仁義即所謂
太極而主靜者即所謂無極矣舊註或非濂溪之
意故特表而出之右四條皆文成王公語傳習錄
所未載

文成墨蹟

明道先生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
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
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延平先生曰默坐
澄心體認天理若於此有得思過半矣右程李二
先生之言予嘗書之座右南濂都君每過輒誦其
言之善持此紙索予書予不能書然有志身心之
學此爲朋友者所大願也敢不承命陽明山人餘
姚王守仁書此一綿繭紙筆畫徑寸靖江朱近齋
來訪問余何自有此寶余答以重價購之吳門謂
曰先師手書極大者爲得之所藏修道說若中等
字如此者絕少而竟爲君所有心印心畫合併在
目非宗門一派氣類默承詎能致是乎遂手摹之
以去乃余原本亦亡於倭思之痛惜

一生使不盡

劉元城曰一切君子小人好惡不常若要一時周旋
冠婚喪祭往還飲食之禮一一過當周至時費

一生心力只得人道是箇好周至人然又不能使
君子小人皆喜所謂外慕也只有一箇誠意千古
萬今使不盡

十二生肖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朱文公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
起於何時首見何書又謂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
唯龍與牛爲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
居寅雞爲鳥而反居酉又舛之甚者韓文考異
毛穎傳封卯地謂十二物未見所從來愚按吉日
庚午既差我馬午爲馬之證也季冬出土牛丑爲
牛之證也蔡邕月令論云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
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
餘虎以下非食也月令正義云雞爲木羊爲火牛
爲土犬爲金豕爲水但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爲馬
酉爲雞不可一定也楊升菴慎曰子鼠丑牛十二
屬之說朱子謂不知所始余以爲此天地自然之
理非人能爲也日中有金雞乃酉之屬月中有五
兔乃卯之屬日月陰陽互藏其宅也古篆已字作
蛇形亥字作猪形餘可推而知矣空同子李夢陽
曰十二支子鼠丑牛等初謂取象耳然木人見漆
則瘍貓見寅人則銜其兒走徙其窠王延相雅述
多矣而瘍者則有之不木而瘍者亦有之木人
子不養子耶寅人見之徙其子非寅人草木子葉
見之亦徙此又何耶其多可推草木子葉
世傑曰術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

之形焉如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唇龍無耳
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腎雞無腎犬無腸猪
無肋人則無不足也王文恪公鑒曰二十八宿分
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子午卯酉則三而
各有所象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猪壁
水偷亥也奎木狼婁金狗戌也胃土雉昂日雞畢
月鳥酉也觜火猴參水後申也井木犴鬼金羊未
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火蛇軫水蚓巳
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氏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卯
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
地曜分直于天以紀十二辰而以七曜統之此十
二肖之所始也王充論衡物勢篇曰五行之氣相
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
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
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伏也亥水也其
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
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火爲水所害
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
亦有不相勝之効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
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也
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
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猴猴者畏鼠也鼠也申
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
鼠也戌土也申猴也上不勝金猴何故畏犬十二

辰之禽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克則尤不相應凡含
血之蟲相服至于相啖食者自以齒牙頰利筋力
優劣自相勝服長洲戴冠筆記曰十二生肖之義
嘗聞人述浙江參政左公贊之言謂以足上趾爪
奇耦辨辰數之奇耦或疑子肖鼠鼠足爪前耦後
奇又何也予曰此可見取象極精蓋子乃陰極生
陽又在夜半萬物皆息之時惟鼠獨動若陰中有
陽靜中有動然故取象於此丑牛牛蹄分爲耦寅
虎虎則五爪爲奇卯兔兔則四爪爲耦自餘無不
然獨已肖蛇蛇固無足又何取義蓋已在月乃純
陽之月在時乃純陽之時數雖偶而時則陽故用
蛇以象之蛇乃陰物不用其足而象已著疑亦諱

言乎陰之意爾又易曰乾爲馬坤爲牛造化權輿
云馬之蹄圓牛之蹄析亦此義也何燕泉孟春曰
十二相屬取義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
奇數以爲名鼠五指虎五指龍五指馬單蹄猴五
指狗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取相屬之偶數牛
四爪兔兩爪蛇雙舌羊四爪猪四爪見洪異漫錄
子午卯酉五行死處其屬體皆有虧屈無膽兔無
腎馬無胃雞無肺見曾三異因話錄或曰鼠膽在
首非無也余按論指爪與鼠所記蓋相通論合觀
古今諸說而十二生肖可攷見矣

鸚鵡事相同

唐武后畜一白鸚鵡名雪衣性靈慧能誦心經一卷

后愛之貯以金絲籠不離左右一日戲曰能作偈
求解脫當放出籠雪衣若喜躍狀須臾朗吟曰
憔悴翎似禿衿別來隴樹歲時深開籠若放雪衣
女常念南無觀世音后喜即爲啓籠居數日立化
於玉球紐上后悲慟以紫檀作棺葬于後苑唐志
雅堂雜錄國書書林類中載王介石家有東坡書
蔡君謨二小詩及杭州蘇軾詩有云籠中若放雪衣
女多念阿彌陀世尊詩中皆作詩爲送內有胡楚
與鸚鵡所咏無異抑傳此不知志林中有無按前詩
考宋高宗官中養鸚鵡數百皆能言語高宗一日
問之曰思鄉否鸚鵡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隴山
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相公何處來使
臣曰自杭州來鸚鵡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
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
草樹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
杖頭說上皇此詩存郵亭壁間武后所放鸚鵡有
道氣高宗所放鸚鵡有義氣人可不如鳥乎唐太
宗貞觀中林邑獻鸚鵡數言思鄉巧還開元中楊
貴妃有鸚鵡呼雪衣娘亦能誦心經夫雪衣思鄉
四字何相同如此獨太宗所放不聞其能知恩貴
妃所畜不聞其能作詩爲稍異耳又春渚紀聞亦
載一鸚鵡云有韓奉議者爲通州守家人得鸚哥
忽語家人曰鸚哥數日來甚思鄉地若得放鸚
哥一往卽生死不忘也家人聞其語甚憐之卽謂
之曰我放你甚易此去隴州數千里外你怎生歸

得曰鸚哥亦自記得來時驛程道路日中且去深林中藏身以避鷹鷂之擊夜則飛行求食以止饑渴耳家人卽啓籠及與解所繫縶線且祝其好去鸚哥亦低首答曰娘子勿慙更各自好將息莫憶鸚哥也遂振翼望西而去家人亦悵然久之謂必無遠達之理至數月舊任有經使何忠者自隴州差至京師投文字始出州城回憇一木下忽聞木杪有呼惡足者忠愕然謂是鬼物呼之再三不免仰首視之卽有一鸚鵡且顧忠曰你記得我否我便是韓通判家所養鸚哥你到京師切記爲我傳語通判宅眷鸚哥已歸到鄉地甚快恬深謝見放也忠咨嗟而行至都遂至韓第問鸚哥所在具言其所見舉家驚異且念其慧黠及能偵候何忠傳達其言爲可念者或未以爲信舉太宗林邑鸚鵡明皇時楊貴妃鸚鵡證之河南邵氏聞見錄十七卷中亦云有關中商得鸚鵡於隴山能人言商愛之偶以事下有司獄旬日歸輒嘆恨不已鸚鵡曰卽在獄數日已不堪鸚鵡遭籠閉累年奈何商感之携往隴山涕泣放之去後每商之同輩過隴山鸚鵡必於林間問卽無恙托寄聲也按六事大槩不甚異不知何故宋李昌齡曰昔章南康鎮蜀時有一鸚鵡甚慧馴養者曉以佛理曰若欲念佛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卽仰首奮翼若聽若承及使念佛則默然不答或詰其不念則唱言阿彌陀佛一

聲意有悟以有念爲緣生以無念爲真際也一日不震不仆斂翼委足奄然而絕焚之有舍利章公爲立塔瘞之號曰鸚鵡塔

方言

須臾卽斯須鄒魯方言楚辭招魂尾句皆曰些蘇簡楚人方言卽梵語薩嚩訶也三字合言之卽些字

湖舫

杭州湖船最精妙者曰水月樓惟以供要路之過杭者

一峰遺事

偶閱鄒先生立齋智集得羅一峰先生遺事六條錄以爲廉立之助 楊東里作相時以百官祿薄請

漫筆

卷七

令得受皂隸錢自是遂以爲例獨先生不受 高州守饒秉鑑見先生衣單饋襁袍先生服之入金牛遇一丐死于道傍卽解袍以斂而買棺以葬之

保寧守李直作懷賢堂祀三陳請先生記先生却之曰堯叟堯咨無可祀祀文惠而及其父母可也 先生欲買義田以贍族人進賢令呂升知其力不足以堂食錢助之先生不受曰養以堂名非公可得而私也 廣東按察使陶公以白金五十兩請大忠祠記先生許之卽日盡散諸族人一

日客來甚蚤先生固留之飯不知其家無米也夫人乞諸鄰得濕粟數升旋炒旋脫之則日已將中矣先生亦曠然不以爲意也 後集論一峰

杜用文選

杜用文選

無行無學

中語

釋稱

農無逸時

農無逸時

孔千瘡者皆週年隔歲咄咄藉是二月之賣五月之糶豈足以形容之哉欲求頃刻之逸不可得矣噫

改名取媚

嘉靖中浙人徐學詩極論嚴嵩去職蘇之嘉定有同姓名者亟改詩爲謨今登顯要矣嘗觀宋時王明清揮麈前錄記一事云元祐名卿朱紱者君子人也紹興初不幸坐黨錮崇寧間亦有朱紱者蘇州人初登第欲希晉用上疏自陳與姦人同姓名恐天下後世以爲疑遂易名謬蔡元長果大喜不次擢用何前後之一轍如此也

後渠名言

漫筆

卷七

止世德堂

相臺崔公銑曰碑志盛而史廣矣唐詩興而教亡矣啓札具而友濫矣表牋諛而君志驕矣制誥儷而臣報輕矣賄幣流而贊禮失矣舉業專而經學淺矣登第易而全才蔑矣

辨天祿閣外史

天祿閣外史乃近年崑山王逢年所詭託者逢年特一有筆性浪子耳邇有餘姚人胡御史某沾沾以文學自喜雜此文于左國司馬諸篇中刊行頒于蘇常四郡學宮令諸生誦習之殆亦一奇事也如心錄非林和靖指掌圖非東坡龍城錄非子厚皆係偽作此等甚多

筆墨

筆墨二事士人日與周旋不可茫然莫識其梗槩也

漫筆

卷七

止世德堂

曩時買墨于金閭吳山泉餉余以文衡山帖一中乃記墨法也余邑孫大雅滄螺集有贈筆生張蒙序二文論筆墨大略具矣並存之序曰昌黎韓子傳毛穎爲中山人中山非晉乃唐宣州中山也宣州自唐來多擅名筆而諸葛氏尤精諸葛嘗遺其子授筆柳誠懸且語其子曰柳學士善書當留此筆不爾即以常筆與之既而柳果以不入用別求他筆其子不能知諸葛語之曰前所進者非二王不能用也柳爲一代法書而不知諸葛之用意諸葛之藝乃能過誠懸之書信乎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也國初此法流吳興自馮應科陸穎章首被趙文敏賞識而宣州之筆殆無聞焉余嘗以筆何勝於宣湖筆工有不能言此蓋未見韋續論筆之過其法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毫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爲善大抵巖石陡絕其兔下上聳突舉身之力皆聚于毫至八九月霜降竹枯蠶身曲脊以耐寒栗則其力愈勁宣湖又山郡兔材易集故家有其業業有其人至于用意之妙齊鋒不難而腰強爲難鋒齊者類不能強腰強者有不能齊雖趙文敏用馮陸筆亦僅得其齊而罕得其強余雖不善書然私識其故而有以知韋說之不謬吳興陸用之精於爲筆不在馮穎之下徙居婁江授其甥顧秀巖秀巖又授其甥張蒙世傳筆法如出一手自漳泉廣海賈舶來吳艤舟

岸下百金易之殆無虛歲雖淞之士大夫求筆有
不待遠走百里而取之几席之下矣生論筆之利
病辨析至到始余識之吳郡學宮數求余言時造
次欲書未暇也後余還淞其請益堅故序以廣士
君子之知而歎識者之稀也記曰昔人雅重文房
之選余學書五十年頗留意茲事近時陶穎之外
惟楮墨最爲做濫古紙不復可見矣墨出歙州者
差強人意蓋其地去李氏雖遠而製法猶存其取
烟入膠和材搗鍊收貯之類極爲煩瑣故其成甚
難而其直亦甚昂數十年來不勝售者之衆其直
之下曾不及所費百分之一若是而求其不濫何
可得哉余往歲喜用水晶宮墨蓋歙人汪廷器所
製廷器自號水晶宮客家富而好文雅與中朝士
大夫遊歲製善墨遺之然所製僅數十挺特供
士大夫之能書者而不以售人故其製特精嘗爲
余言製法之妙謂所燃燈心必染茜用之嘗一歲
失染墨成精光頓減其不可忽如此近有吳山泉
者廷器之甥實得其法居吳中製墨亦精余亦喜
用之恐其欲易售而忽其法也故爲說廷器之用
心不苟如此按古法用純松煙乾搗細篩每煙
一斤用膠五兩浸椀皮汁中椀皮卽江南石檀木
皮也其皮入水綠色又解膠并益墨色鷄子白五
枚真珠麝香各一兩皆別治合調鐵臼中搗三萬
杵可過不可少一法松煙二兩丁麝香乾漆各少

許入紫草色紫入椀皮色碧皆助墨光大凡墨以
堅爲上古墨以上黨松心爲煙以代郡鹿角膠煎
爲膏而和之其堅如石惟易水人祖氏得其法祖
蓋唐之墨官也其後有奚超者亦易水人唐末與
其子廷珪來歙而唐時賜姓李氏父子皆善製墨
而超尤精論者言超墨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徐常
侍鉉嘗得李超墨長不過尺細如簪用十年乃盡
其磨處邊際似刀可以截紙又言其墨書版牘歲
久牘朽而字不動皆言其堅也當時但知廷珪善
墨而不知超之尤精如此陶雅爲歙州刺史謂超
曰爾近製墨甚不及吾初至郡時超曰公初臨郡
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能精好夫超
之能猶以多不得精爲患今之製者動以數千鳴
呼是尚得爲墨乎嘉靖乙未仲冬衡山文徵明書
牡丹百詠
成化時常熟富室魏姓者其家園牡丹盛開招客燕
賞首席爲其邑城廣西僉憲湯克難琛次席爲其
郡城詩人張豫源淮兩公卽席用僧明本梅花詩
神真入塵春一韻各成百詠于一日之間誠騷壇
絕世之盛事哉豫源百詠都南濠穆序之其姪工
部郎中嘉玉刻于弘治癸亥春三月克難百詠錢
東湖仁夫序之其孫湖廣憲副繼文刻于嘉靖甲
申春三月傳刻雖有遲速而皆賴于後人之賢且
偶然同邁于花發之時均可記也寓園雜記正

統間江陰布衣徐願常熱上舍魏某兩家甚富必欲得一京職徐謀于中官王振魏懇于常道大臣皆得爲中書舍人徐以黨人罪歸魏稍遷主事京師稱爲金中書銀主事魏卽賞牡丹之人也

痘凶

小兒出痘瘡時乳母乳忽斷絕者其子必凶多驗

季昭画

友人問余以吳中丹青名家余稱相城翁爲最又欲一一次第數之聞余稱陳公季昭渠怪謂未聞此人也且據王鳳洲卮言爲証余笑謂之曰陳公在當時雖以丹青垂名六十年然不喜親世事所莫逆者惟杜東原先生其人宜乎今世之莫稱也祝

漫筆

卷七

王德堂

枝山曾誌其墓甚稱說之子信今鳳洲獨不信昔枝山平余家先世貽陳公松林高逸圖乃天順三年三月望日所畫信是高品周東村臣與季昭同居郡城爲鄰因通贊請業傳其法以名世東村又以其傳傳仇十洲英益東村十洲一親受業季昭一私淑季昭者也公名暹季昭其字戴章甫筆記記陳暹季昭爲南京刑部郎作嘲分俸絕句是同時有兩陳暹而字又同也但未考其何地耳

王季子

王生名浙武義縣人萬曆四年父良爲族讐王俊十六者歐死時生年十六方遊學聞訃歸則父已斃數日生慟且恨狀于官祖母與其母泣曰兒寧

漫筆

卷七

王德堂

忍殘父屍乎不得已陽諾其和仇者以田書券付生受之每入輒計租直封價以藏所餽卽銖鎰無不封識者繪父像且自繪懸劍侍托言古人出必帶劍奉像朝夕泣拜誓必報購一刃自勒報仇刀三字于上母與妻不知也七年服闋遊邑庠生愈感曰吾何面目立明倫堂自是不爲舉業惟手書忠孝格言誦焉生子甫數月每撫之曰吾已有後死無憾毋妻訝之至九年正月二十六日仇俊飲于鄰且醉生乃揮刃碎其首斬之至家白于母舉家駭哭遂出其向所封識者及宿構自首狀投于邑請死邑令陳君驗所封識果非一時事且訪之士民皆服陳曰此季子也不可令與獄卒伍置之別館隨上其事于當道當道委金華守周君按其事周復委金華汪令庭訊之生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欠一死今日檢若父屍驗有傷若止應坐子孫擅殺行兇人律王生曰吾惟不忍殘父屍以至此死則抵仇何檢爲遂具呈懇乞放歸辭母負劍樞前金華令憐之遂爲文請于郡其略曰謹按王世名宿抱父冤潛懷壯志強顏與仇同室矢心終不共天封買和之貨不遺錙銖報仇之刀懸之繪像就理恐殘父骨卽死慮絕父嗣歲序屢更剛腸愈烈及甫生男一歲謂可從父九原遂劓刃于仇人甘投身于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末減但世名誓不毀父屍以生惟求卽父柩而死觀

漫筆

卷七

七

世德堂

于孝心激烈一檢必至自盡夫不檢則惟有以世名之身抵所殺之命檢則世名且自盡是世名不檢固死檢亦死等耳捐生慷慨既難卒保其身而就死從容似宜曲成其志合應放歸故里聽其自裁若果不受其死以息兩家相報無已之冤且令後之籍口報仇者曰若殺人報仇必如世名之自殺而後可則孝子百世之名可成而國家三尺之法亦不廢矣郡可其議生遂得歸金華令謂生曰子行吾當徐來生曰吾志決矣行至武義其母與妻持生號生泣曰以父之遺為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謂妻曰善事若姑善撫若子見陳君置之前所館處令人守之生志終不易取父木主懷之

金華令以五月八日至武義邑士民聚而直其事金華令曰吾固不欲王生死令人昇其父柩至生聞之大號曰汪君顧不諒我遽以頭觸地守者持之得不死夜半復求死不得明晨邑諸生輩翼生至望見金華令即以頭觸堦石血噴如雨伏地地為之赤金華令曰吾欲生世名故檢其父今必死檢復何為遂令昇生去且遺文生弔焉其詞曰嗚呼烈哉今王生胸中有恨今于蒼旻一心圖報今何幽深六年嘗卧兮殊苦辛揮刃白日兮斬仇人含笑入地兮留芳名劍光皎皎兮昭日星英魂耿耿兮扶天經嗚呼烈哉今王生少壯整巾起歌之曰汪君知我遂取所集忠孝詩并別母囑妻詞

漫筆

卷七

七

世德堂

封之復作一書致守者上陳君以達汪君遂不食而死死猶懷父主不釋時五月十一日也陳君以禮敘且親至其廬為文祭之又弔以歌邑人議以向所封識建祠祀之陳君曰此生所不享者當別議令人持其書至金華令發而讀之不勝悲咽遂書其事以傳焉萬曆辛巳歲仲夏望前三日金華知縣汪可受著余稍約其辭而存之汪唐辰進士湖廣黃梅人

古文已字

沈存中云古文已字從一從止此乃通貫天地人與王字義同中則為王或左或右則為已僧肇曰會萬物為一已者其惟聖人乎子曰下學而上達人不能至於此皆自成之也得已之全者如此

熟鷄奇變

萬曆癸未正月初六日常熟城中丘郡家爨下有食樹內錫鑊置熟鷄半巨隻此除夜所餘者連日以賀節馳逐忘之矣是早婢檢器皿至食樹邊見光焰耀目隨覓所在乃鑊中鷄蒸氣結成一小殿宇中坐佛一尊如世間大士像婢忙奔告于郡郡移于堂之卓上南面整冠服率家眾羅拜之不滅細視惟觀晶晶熒熒殿宇如琉璃像眉目皆分明越三日猶故家眾駭愕若醉若癡秘不敢言第四日更餘召巫者結束一草船浮之於城河是時其縣學生名周琦者處祁家館浮河之次日正周赴館

晨也故聞之獨詳燈夕後余家孫至常熟會文周
親與孫說竟不知何祥何災也郡乃嚴相國家家
幹亦曾為某邑丞後郡旋沒子以買入學事敗罷
巽固怪異之兆與惜余記時不能懸斷之也周中
丙戌進士亦不久卒卒不久家之顛沛更有甚于
云

桑蠶等詩

少保于公題桑云一年一度伐條柯萬木叢中苦最
多為國為民甘寂寞却教桃李聽笙歌沈石田咏
蠶云衣被深功藏蠶動木筐火暖起眠時願言努
力加食葉二月吳民要賣絲姑蘇秋官馬清痴愈
題蚕豆云蚕忙時節豆離離煮堪充老肚皮却
笑牡丹如斗大可能結實濟人飢宋時王文康公
詩云東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
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只空枝馬作蓋本于此郡照
王尚文題棉花云採得西風雪一籃禦寒功在倍
春蚕世間多少閒花草無補於人也自慚無錫秦
廷詔題菜云翠葉蒙茸塌地鋪曉炊初薦美如酥
世間此味人知少乞報中州士大夫諸作皆非嘲
風弄月之可厭之探風者
不肖

王浚川廷相云周濂溪之子曰環溪元翁者與蘇黃
諸公學佛談禪盡壞其家學歐文思之子斐與僧
講法失其父風蘇東坡之子過父事梁師成變乃
翁之節韓稜不諂權貴其孫演則黨附梁冀人之

不肖亦不係于世類如此惟貴實

父在觀志章旨

父在觀父之志父沒觀父之行先意承志繼志述事
之教非孔子觀人也若曰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
則可知是啓人以陰蓄叛父之志也此是朱近齋
之說極為有理致亭聞之當亦心肯

神鵲鳴冤

有傳至神鵲鳴冤傳者事甚奇傳云張與肝貽人以
策騾為生時往朱家林獲二鵲歸平明策騾出兼
籠二鵲欲便市之有一商質其騾冀往新溪路見
二鵲急解金贖而縱之野而橐裝已為所覘矣邇
幽閒地殺商沉屍於灣河盡有其橐中金而返人

莫之覺也

世德堂

莫之覺也一日喬侯決獄二鵲倏西至飛鳴繞案
如怨如訴遣之再三竟不散侯疑有佳報乃搖吻
鼓尾者三疑有冤一兩作首肯狀侯云果冤爾當
自屋梁上下更環飛三匝如其飛不爽侯問冤何
在可啻籤與兩直兵去二鵲跳躑而前回首數四
後又或飛或落若恐飛捷直兵不克追也行可三
十里許灣河畔輒投入水中去久之出喧噪異常
水面浮漚層起直兵以復侯侯躬往觀焉鵲亦隨
之往返侯令漁人捕一伏屍如生年約三十餘背
束大石長鞭擁其項仍諭鵲再示其圖之者為誰
我為若決之仍命兩直兵俱別令數人尾其後以
俟可擒二鵲引如前至平康村高槐下茅屋五椽

編棘爲籬二頭在焉鵲竟噪其簷其人出輒集其肩臂而煩噪之其人怒欲擊復立噪于屋直兵悟給云吾輩緣公務欲驟走長清橋其人以力怯辭直兵言去寧倍金謝因行其人馳驟足下見直兵腰懸鞭策即熟視而辨認之蓋謀商時用以擁項者也直兵特袖之來欲探其意耳幸累錯愕業自敗厥情益實約半塗直兵連尾之者已執矣侯細鞠成招銀四十兩檢之其家尚完璧第瑣碎者稍費一二終不招其商之姓氏與鄉籍何如也遂下獄按罪而浮瘞商于東城下二鵲因俯首致謝後于瘞商處旋摩悲鳴猶不忍割侯遂付民家龍養此鵲以候上官定奪發落嗚呼全蛇獻珠活雀

托喻詩

人生到處知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東坡有爲之言也

陰多陽少

葉文莊公盛云數自一至十惟三平聲八卦惟乾坤平聲十干十二支皆不多平少陰常有餘陽常

不足君子少而小人多此亦可見

恭同契托名

朱子註恭同契托名鄒訢鄒與邾同出姬姓是朱字訢與熹同訓喜字

仲文傳

閱楚新刻志得陶仲文傳錄之陶仲文黃岡人故姓潘其父潘允興者爲陶氏假子生仲文因冒姓仲文少爲蘄水黃梅二縣掾喜治神仙方術嘗受符水訣於羅田萬玉山而邵真人元節微時亦往來仲文家嘉靖初仲文選授遼東庫官秩滿需次吏部陞山東某縣主簿而邵真人已幸世宗比老欲請骸骨未有間會宮中黑青見邵治之亡驗遂薦仲文代已召試之仲文稍以符水啖劍絕其妖莊敬太子患痘從仲文禱而瘥上寵異之已亥扈聖駕南巡至衛輝府白晝有旋風繞駕不散上問仲文何祥對曰主火上遣仲文禳之仲文奏曰火終不免第謹護聖躬耳是夜行宮果災宮中死者亡筭上僅以身免卽日敕行在吏部授仲文神霄保國宣教高士上體素麻步履少藉一日問仲文卿何術祈禱取驗仲文因勸上玄修保元神主於清靜寧一則法無不驗自是上退居迎和宮輒事祕禱以祈天永命歲餘進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乘一真人領道錄事食正二品俸尋加少保禮部尚書又

加少傳餘官若故食正一品俸俄進少師少傅兼
少保禮部尚書神霄保國弘烈宣毅振法通真忠
孚秉一真人知道錄事若故前此大臣無兼總三
孤如仲文者尋又改神霄紫府開範保國弘烈等
號知道錄事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尚書若故勲
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又兼支大學士俸尋支伯
俸二十九年春不雨 上問仲文何以久不雨仲
文曰疑有冤獄時河間人王聯以忤逆抵極刑因
誣奏原問官故巡撫副都御史胡纘宗等以詩誹
謗詔逮治之攷訊久亡狀 上釋之是夜漏下四
鼓大雨明日召吏部尚書夏邦謨至迎和門授敕
敕曰禮部尚書兼真人陶仲文禱雨濟旱力贊平
獄特封為恭誠伯賜誥歲祿一千二百石八月降
敕歲加祿米一百石仲文疏辭 上曰卿祝釐保
國禱祈雨陽累效職若鞠獄非卿職也果專恭
太上盡職玄修雖數爵亦未克酬今以平獄謝似
非宜且准辭是歲北虜犯闕 詔舉羣臣可任邊
事者仲文以間薦所善府丞吳人朱隆禧 上札
曰師言隆禧可用但 祖宗法不可廢以朕計之
靜為上益隆禧故考察閑任官也 上即寵用仲
文不欲令預 朝政乃仲文實無他方術在 上
左右最久亦心憚上威嚴不測不敢他有所奸後
仲文請老盡以 上素所寶金三萬兩帛千疋蟒
衣玉帶諸寶器奏進 上察其意篤 詔收內庫

已出修葺溝橋仍遣官給驛還鄉居亡何卒年八
十賻卹甚厚隆慶初 詔追奪仲文爵典籍其家
仲文初名典與余家有舊通報中載其請乞奉安
雷院疏頗備當時 聖眷附以備考神霄保國弘
烈宣毅振法通真忠孚秉一真人知道錄事少師
少傅兼少保禮部尚書神霄紫府開範保國弘烈等
號知道錄事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尚書若故勲
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又兼支大學士俸尋支伯
俸二十九年春不雨 上問仲文何以久不雨仲
文曰疑有冤獄時河間人王聯以忤逆抵極刑因
誣奏原問官故巡撫副都御史胡纘宗等以詩誹
謗詔逮治之攷訊久亡狀 上釋之是夜漏下四
鼓大雨明日召吏部尚書夏邦謨至迎和門授敕
敕曰禮部尚書兼真人陶仲文禱雨濟旱力贊平
獄特封為恭誠伯賜誥歲祿一千二百石八月降
敕歲加祿米一百石仲文疏辭 上曰卿祝釐保
國禱祈雨陽累效職若鞠獄非卿職也果專恭
太上盡職玄修雖數爵亦未克酬今以平獄謝似
非宜且准辭是歲北虜犯闕 詔舉羣臣可任邊
事者仲文以間薦所善府丞吳人朱隆禧 上札
曰師言隆禧可用但 祖宗法不可廢以朕計之
靜為上益隆禧故考察閑任官也 上即寵用仲
文不欲令預 朝政乃仲文實無他方術在 上
左右最久亦心憚上威嚴不測不敢他有所奸後
仲文請老盡以 上素所寶金三萬兩帛千疋蟒
衣玉帶諸寶器奏進 上察其意篤 詔收內庫

洞蠻四種人

江西省崇義縣正德間新立民皆奉種洞蠻也韋字

容齋失考

容齋五筆曰左傳載衛宣公烝於庶母夷姜生伋子
焉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宜姜與公
子朔譜伋子宜姜者宣公所奪伋之妻也公使伋
子齊造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壽
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遂兄弟併命按宣公以魯

容齋五筆曰左傳載衛宣公烝於庶母夷姜生伋子
焉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宜姜與公
子朔譜伋子宜姜者宣公所奪伋之妻也公使伋
子齊造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壽
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遂兄弟併命按宣公以魯

隱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公十二年十二月卒凡十有九年姑以卽位之始便成烝亂而伋子卽以次年生勢須十五歲然後娶既娶而奪之又生壽朔朔已能同母諸兄壽又能代爲使者以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十九年之間如何消破此最難曉德清陳霆駁之曰按此洪氏失詳考耳非難曉也衛莊公以平王三十六年卒是年子桓公繼立越十三年而入春秋再四年而蹈州吁之難是年十二月國人殺吁迎公子晉入立是爲宣公宣乃莊衆子莊公之卒距宣公之立凡十有七年其烝夷姜當在桓公嗣位之後而非其卽位之初爲始也意者莊公甫卒宣公卽上行無禮而桓公以逼于州吁之故慮其合而構也故不加禁焉迨宣公入立則伋之生旣勝冠矣夷姜亦已當小君之禮專寵宮闈既而新懼間舊幼子加長嫌疑譖隙日積月生始則以夷姜之愛而爲伋娶終則以宣姜之故而置伋死此其前後恩怨之反而伋母子戕隕之由也世德堂一二年之後無疑蓋新室之築苟宣公未立則亦未能所事如志也然則宣公末年壽朔當踰男子化生之期矣諸兄惡夷姜爲不能裁洪氏曾不致推宣公於爲公子之時而徒以烝母奪婦與前後生子皆併于十九年之內宜其攷論之不可通矣是說極與余意合

匠班銀

余邑有匠班銀匠戶每名出銀四錢五分此定於國初而戶籍一成不變夫銀以匠名爲其有匠利而課之也今其子孫不爲匠者多矣猶可責其辦者承祖戶而力亦勝也中間有絕戶有逃戶則里甲賠賅出于無辜有零丁有乞丐遇每歲追併必至于盡命何無一人以通變之法聞於爲司牧者乎排年十年一編審可照例行也核見在匠作均派之當無巷議者豈謂四錢五分所出甚細而變易舊制其事甚難乎吾意留心民瘼之君子更化善治銳然舉行其何之有近年以一戶之銀而連三四人爲溝中瘠者蓋聞且見之矣惜余老耄無能爲力也匠戶有彈花匠名色卽今鄉村彈棉花人也當時棉花未甚行紡織頗少故亦與木匠瓦匠漆匠等同課云

江陵論財賦

張太岳居正論戶部出入揭帖云臣等看得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太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絲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覈實考成有司催徵以時逋負者少奸人賊之人嚴併不貸加以北虜款貢邊費省減又適有天幸歲比豐登故得倉庫積貯稍有贏餘然間閭之

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等方欲俟國用少裕請皇上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之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萬餘兩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贓人犯財產已盡無可完納故入數頗少又兩次奉旨取用及奏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歲所出反多於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也此時欲取之於官則倉廩所在皆虛無可措處欲取之於民則膏血已竭難以復支而民窮勢促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等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伏望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照之座隅時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于所出以漸

復祖宗之舊庶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鄙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惟聖明留意

廣譜

今人家買得廣譜便詫曰我亦華胄也最是可笑此事起于袁鉉鉉以積學多藏書貧不能自養業此以驚愚賈利耳

詩體

今之詩家大都如先輩所謂羣玉秀才便自嚶嚶于古詩之體裁茫如也余觀元微之樂府古題序與近時楊用修論唐詩正聲一條乃所當究心者備揭之元氏集云詩訖於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之流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于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採民賍者爲謳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調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爲歌曲茲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爲樂錄樂府等題除鐃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

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絃明矣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典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爲歌詩之異劉補闕之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伯牙作流水水仙等操齊曠沐作雉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不於漢魏而後始亦已明矣况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代之人公襲古題唱和重複于文或有短長于義咸爲贅贋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卽事名篇無復倚傍予少時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昨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烈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詞先嘯蟻之類是也劉李一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爲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旨焉楊用修云五言古詩漢魏而下其響絕矣六朝至初唐止可謂之半格又曰近體作者本自分曉品者亦能區別高稊選唐詩正聲首以五言古詩而其所取如陳子昂故人江北去楊柳春風生李太白去國登茲樓懷歸傷莫秋劉春虛滄溟十萬里日夜一孤舟崔曙空色不

映水秋聲多在山皆律也而謂之古詩可乎譬之新寡之文君屢醮之夏姬美則美矣謂之初笄室女則不可於此有盲矧取損罐而充完璧以白練而爲黃花苟有屏婿必售其欺高稊之選誠盲矧也近見蘇刻本某公之序乃謂正聲其格渾其選嚴噫是其屏婿乎

血氣精溢

血少陰也金也故其氣腥尿太陰也水也故其氣臊髓少陽也木也故其氣羶尿太陽也火也故其氣臭津隱于舌通于脾故其氣香醫書謂男子二八女子二七而天癸至蓋男子爲陽陽中必有陰陰之中數八故一八而陽精升二八而陽精溢女子爲陰陰中必有陽陽之中數七故一七而陰血升二七而陰血溢男子八八六十四女子七七四十九而天癸竭者數之窮也前段出岳蒙泉雜言後段載都南濠紀談

挽送諫臣詩

偶見人雜錄有沈石田挽常熟自新蔣御史欽詩錄之詩曰肝胆都消血食中老夫和淚哭英雄片言禍福人難料一死是非天自公後世茫茫青竹簡高堂咄咄白頭翁忠魂化作長生樹隴上空號西北風蔣公初疏與余邑貢史二公連名是正德元年十一月初四日鎮撫司打過後次年閏正月十五日又獨具奏請誅逆瑾午門外再打三十至十

七日繼嗣一日耳又獨具奏復請誅璉錦衣衛又打竟以是死云真奇男子也近來趙定宇諫張江陵奪情事杖歸亦自是有勁氣不伍流俗沈殿元懋學有詩送之曰莫厭清時見逐臣王恩深處五湖春烟霞耐可丹心老雪曉驚堪白髮新愧殺虛名成面虎愁來吾道繼書麟獨醒未許漁人笑歸去花溪共釣綸

張許詩文

張睢陽謝加金吾表曰想峨眉之碧峰游豫西蜀還駭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獻羶腥闕庭震驚陵廟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又一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伴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裏瘡循出戰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又許遠亦有祭文所謂太乙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二公之作至今誦之猶凜凜有生氣

三夸三豪

吳郡劉泰政欽謨縣笥瑣探載鄒御史亮作三夸詩其一言蘇平其二言湯胤績其三言劉溥謂獨不識蘇平夫蘇公字秉衡號雪溪道人浙之海昌人也以詩文游江湖間嘗作繡鞋詩人目為蘇繡鞋在景泰天順時往來余家與先從祖雪窓父子相

吟咏最善又有蘇正者字秉楨號雲整蓋同胞昆仲也二公所作詩文今猶有遺筆在格調尚屬醇古無今人纖麗態態觀宋石介作三豪詩曼卿詩豪永叔文豪杜默歌豪而杜默人亦罕知且有譏之者今不敢緣幽顯妄論優劣三豪三夸殆是異代的對杜默濮州人字師雄余少時見蘇城婦女祭所謂太媽者獻酒拜伏必祝曰今夜獻過太媽娘娘三孟酒願得我家養子像陸南王渙文徵明遍城皆然習以為例今人所皆知者亦惟文耳王

書忍字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素几間大書忍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則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為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張公藝書忍字進高宗朱考亭載於小學書人無不知者而未知玄宗時復有守和亦以忍字進也二公自處于忍則得矣若論引君之道高玄二宗一生只受虧于忍字豈可以水濟水乎

偽病字解

凡涉人為皆是作偽故偽字从人从為凡人之一身只是火侯失調便生病故病字从丙言火也

救弱

宋趙晉曰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風狗毒蛇傷

凡有風狗毒蛇咬傷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極妙新糞尤佳諸藥不及此

雲林東

吳文定公寬跋芸窗父師集云張溝南先生有詩名于元末其詩恨未見之徒得高大史季迪跋語謂其詩格律深穩不尚篆刻有會理切事之語季迪為當時詩宗觀其評品如此則其詩可知矣吾友王守溪吏部今藏其詩二冊而其子瑄之作皆在題曰芸窗父師集芸窗蓋瑄之號獨所謂師者不

知所指豈集中附載者皆其人歟癸亥二月郊祀

齋居為讀一過因記其後溝南名瑞字希尹江陰人瑄字藻仲尤以書名云倪雲林答張藻仲書贊啓藻仲字廉專契比承命俾圖陳編修子桎剡源九曲圖并賦詩敢不承命惟謹自在城中汨汨略無少清思今日出城外閒靜處始得讀剡源事跡圖寫景物曲折能盡狀其妙趣蓋我則不能之若艸艸點染遺其驪黃牝牡之形色則又非所以為圖之意僕之所謂圖者不過逸筆艸艸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近迂遊偶來城村索畫者必欲依彼所指授又欲應時而得鄙辱怒罵無所不有冤矣乎誰可責寺人以不聳也是亦僕自有以取之非

耶偶及此發達者一笑謬詩謹擬呈画楮全納為我多謝編修君也尊君侍次并乞道謝幸甚贊再拜上啓又一書云今日在盧氏客樓大風烈日筆硯枯燥如熬盤至第復濟之以僕之惡書所謂鈍人騎鴛鴦徒令旁觀咄咄費力耳能書畫者非神慮凝靜風日清美則不為之顧愷之之登樓去梯家人罕見歐陽通猩猩為筆毫象犀為管乃始書同一樞軸豈今人造次鹵莽所為耶吾藻仲妙于書畫當不以僕言為然耶至正乙巳六月十二日倪芸窗集與陶南村書史會要俱作瑄字余昔年有所記亦作宣字集其本書陶同時人從瑄寫為是邑人曾未知有此集倪東亦不易得故並錄之後得會稽唐肅撰張宣更名說乃知藻仲初名瑄因有同姓名者以多貲敗請于其父而更為宣焉甚矣夫臆斷之難也

二縣粹變

萬曆甲申歲八月二十日無錫考童生五鼓驟入縣令怒其不肅也毆出俟唱名魚貫而進一時蜂擁出儀門踏死十七人中間為師者一從人三又一變也追憶嘉靖庚子正月十七日武進飢民告賑噪聚郡門亦踏死數人余里中有芮姓者以訟事伺候被踏死而復甦并前所記邑看春事五十年內此變蓋三見焉

子儋挽詩

朱子儋承爵余邑名流也惜余生稍晚且株守章句未遑追隨今老矣不勝懷賢之感因思徐玉几尚德輓章描寫頗盡身騎鸞鶴下天池手搏雲光五色絲漢鼎商彝聊悅志秦碑宋梓益搜奇已醒石上三更夢還欠人間萬首詩山白堂前夜深雨杜鵑來傍翠屏啼又子儋甲子下第之作蕭條書劍出都門落木西風郭外村無命文章遭白眼有情松菊對清樽下機不愧山妻傲破屋仍厭處士貧故國漁樵應笑我歸來贏得滿頭塵

忘已責人

祝枝山允明云貪夫欲人之廉虐夫欲人之柔暴夫欲人之仁敖夫欲人之遜彼亦知夫廉柔仁遜之爲美也然而不能焉而更要之人以爲己得則以昧是非之分耳

豆腐詩

豆腐起於漢淮南王劉安之術朱文公豆腐詩曰種荳苗稀力竭心已苦早知淮南術安坐獲泉布蘇雪溪平詩曰傳得淮南術最佳皮膚褪盡見精華一輪磨上流瓊液百沸湯中滾雪花瓦缶浸來蟾有影金刀剖破玉無瑕箇中滋味誰知得多在僧家與道家余邑先達孫司業大雅先生嫌豆腐之名不雅改名菽乳賦詩云淮南信佳士思僊築高臺入老變童顏鴻寶枕中開異方管齊去味數

療奇疾事

東吳顧汝玉記王季廉療奇疾事略季廉姓王氏名敬臣字以道長洲縣人府學選貢生少篤曾閔之行晚兼岐黃之術有司表其宅里撫按薦諸廟堂徵書計日下矣同邑半刺張君慕渠致政里居以萬曆己卯秋九月遭子麟孫禍以劫財死事具余所爲哀饒州詩中其第三子聘徐秀才牖民第四女爲婦少奉齋廩弱乙酉冬日歸于張未彌月日長至謁先祠遺像覺有驚動遂發狂疾三日夜若有物憑焉作半刺語張氏大驚奔告徐秀才徐來省女則與半刺叙生平相勞苦叩以冥事曰命未應絕猶得爲縣因索筆寫遺囑書一夫字遂輟曰高陞掣吾肘高陞者同劫賊奴伏誅者也口中言未然事了了可辨問以逆狀則曰前世事問逆所在則曰在地獄問女何病則曰爲逆牽告今在蔣土地祠鞠審又謂其子曰汝婦賢恐難繼此地亦非可居徐因祈懇曰我女汝媳汝媳我女世爲婚姻何不相恤乃曰我力不能救將神素莊王季子

煮粥詩

煮飯何如煮粥。強好同兒女熟商量。一升可作二升用。兩日堪爲六日糧。有客只須添水火。無錢不必問羹湯。莫言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長。

李柿蒲萄

蕭瑀陳叔達謂李花有九標香雅細淡潔密宜月夜
宜綠翼宜泛酒俗謂柿樹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
無鳥巢四無虫五霜葉可玩六嘉實七落葉肥大
皆季方作畫葡萄說云其幹臞者廉也節堅者剛
也皮弱者壽也葉多蔭者仁也蔓而不附者和也

也屈伸以時者道也其德之全有如此者是蒲萄
有八德矣枇杷秋萌冬花春子夏熟得四時之氣見近峰閣略

佳節月忌月

古人之節抑有義焉如元旦許慎說文云元者始也
 人君體元居正上巳野客叢書云自漢以前上巳
 故曰元年元日上巳不必三月三日必取巳日
 魏以後但用三月端午端素雜記云無余家元和中
 三日不必巳也端素雜記云無余家元和中
 珮珞鈎云屈原懷沙忠死後人每年以五色絲聯
 珮而弔之後世以五字爲午則誤矣唐玄
 宗在端午之旬凡月生宋璟上表有稱端午也七夕
 續齊諧記云桂陽武丁有仙道忽謂其弟曰七月
 七日織女當渡河吾向被司織女七夕渡河使鵲爲
 答曰織女當渡河七夕織女七夕渡河使鵲爲
 橋歲時記云七夕織女七夕渡河使鵲爲
 于庭中以乞巧爲得巧
 重陽月來忽復九月九
 日九爲陽數其日與陽並應故曰重陽續齊諧記
 云汝有桓景隨費長房遊學謂曰九月九日汝家
 當有災急令家人縫絳囊或茱萸繫臂上登高以
 飲菊酒此禍乃消仙書云茱萸爲辟邪翁菊爲
 延壽客假此禍乃消仙書云茱萸爲辟邪翁菊爲
 重九各以粉麵蒸糕相遺上插剪絲小旗株何果
 定皆以奇陽立節偶月則否此亦扶陽抑陰之義
 也至于元夕以燈太平御覽載史記樂書云漢家
 月望日夜游觀燈祀太乙以昏時祀到明今人正
 宗好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胡人婆伽請燃云
 燈因池門禁帝御安花朝以花風土記云燕間風
 花競放乃中秋以月歐陽詹配月序云秋之于時
 終數則繼魄圓故日中秋龍城錄云唐明皇于此
 夜游皆以望日此特因其時物之盛者耳俗以每
 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爲月忌凡事必避之衛道夫
 云聞前輩謂此三日月忌
 之宮五數耳五

爲君象故民庶不可用陰陽家書云月忌是廉貞
直日即獨火星也二說俟參之救園雜記云今人
以正五九月不宜上任蓋宋尚道教正五九月禁
屠宰新官上任祭告應祀郊壇必用宰殺故忌之
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亦禁唐朝新格以正
五九月爲忌月房玄齡等損益隋律亦存之以不
行刑謂之斷屠月

獲麟地

子游武城今兗州府嘉祥縣魯之西郊狩而獲麟之
地王延相曰近歲華陰縣陽二縣生
于野廣澤雷鳴厥口吐火火即電也

歎歎集

徐迪功昌穀頑卿歎歎集皆消遣悲傷之作與迪功
集迥然不倫蓋迪功集工于模擬漢魏而歎歎集

漫筆

卷七 世德堂

集迥然不倫蓋迪功集工于模擬漢魏而歎歎集
則任真而出者也

憲副三同年

有人論士子未中時須先成家後來方可立功名余
謂之曰人願志何何如耳豈在外面立脚曾憶薛
方山應旂與余論渠同年中三人各別一是山陝
人中後觀政衣食不給冬間猶着夏衣厭苦馳逐
思親歸阻終日抑鬱一夕縊死于旅一是吳中鉅
富之家歷宦貪婪異常一是越中以處館爲生者
極清廉不肯苟取一文何論有家無家耶惜久而
忘其姓氏也

論阿房賦

程文簡公大昌云杜牧賦阿房其意遠其辭麗武

陵至以王佐譽之今用秦事參攷則其所賦可疑
者多其叙宮宇之盛曰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
按始皇紀作阿房在三十五年周馳爲閣道自殿
下直抵南山據地里而約計之自渭水而南直抵
南山僅可百許里若從東西橫計之則自鄠杜以
至滻水亦無百里安得蓋覆三百餘里也及其叙
妃嬪之盛則曰王子皇孫輦來于秦爲秦宮人有
不可得見者三十六年此又誤也始皇立二十六
年初拜六國則二十五年前未能盡致侯國子女
也安得三十六年不見御幸也邪按本紀曰秦每
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即渭南臨

漫筆

卷七

世德堂

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
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則宮室嬪御之盛如賦
所言乃渭北宮宇中事非阿房也阿房終始皇之
世未嘗訖役工徒之多至數萬人二世取之以供
驪山未幾周章軍至戲則又取此役徒以充戰士
則是歌臺舞榭元未落成宮人未嘗得居也安得
有脂水可棄而漲渭以賦也其曰上可坐萬人下
可建立五丈旗者乃其立模期使及此而始皇未
嘗於此受朝則可以知其初撫未定而牧皆援
渭北所載以實渭南豈非誤歟謂渭水云洪駒父
何遜然未知何云

稱姪甥

困學紀聞云白虎通引親屬記卽爾雅釋親也通典
顏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
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與
姑舅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
男見不及從母劉共父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爲猶
子朱文公謂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亦無云
猶子者言猶子之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從俗稱
姪亦無害於義理也

僉憲寄贈詩

幽人抱貞志禪身在樞機夕惕未遑寧結廬掩荆扉
我昔從之游莫或窺其微一別三十年心迹兩乖
違欲往繼前好去聲風塵埋我衣題詩紀宿契因之
漫筆

卷七

聖

世德堂

寄相思此石橋里趙僉憲大河寄贈余作也時在
隆慶己巳秋今其墓草宿久矣云別余三十載余
且茫然然於余鄙性懶慢之狀頗爲識得檢諸故
篋因識於此

老子至言

老子曰去子之虛志與驕氣泰色與嗜欲是皆無益
於子之身至哉言乎

斯文始終在岱嶽

岱於五嶽稱宗伏羲畫八卦以始斯文孔子作六經
以終斯文皆於茲土

戒菴老人漫筆卷七

戒菴老人漫筆卷八

明

江陰李

詒輯

孫男如一較

玄孫成之重錄

論賑濟過糴

凡荒歲民艱莫不以賑濟過糴爲急務不知此事非
賢父母實心舉行量時度勢將有不足以活民而
反有速民之斃者余觀楓山章公論賑濟過糴二
書深有補於咨諏者之聽也錄之與許知縣完書
昨承來教詢及賑濟事宜此君子學道愛人之要
務也但昔人謂救荒無善政雖以朱子大賢浙東
荒政其功德及民甚大然猶自謂不過討得幾本
青綾冊子不能盡如其意則其他可知矣況區區
淺見薄識豈足以仰承下問之勤然盛意不可以
虛辱也姑就來教所及并區區舊日所親歷者略
陳一二以備高明之采擇焉一來教謂每圖貧戶
擇其尤者四十戶報之此意亦可但不知今何人
開報若付之糧里適以爲其取錢作弊之資而貧
無錢者不得報矣愚意只取黃冊圖眼將該圖里
老親自審問假如某戶人口若干田糧若干以何
事爲業其有田產而富實者不必言矣或無田產
而爲商賈工匠僧道醫卜諸伎藝之業者皆可自
給惟無田產無職業及老幼殘疾者乃爲真貧所
宜賑濟其或戶有田糧而爲他人所詭寄或同戶

各房有田糧而本身無有又無伎藝營生者亦爲貧民亦宜賑濟此等事若非爲政者先之勞之而付之手下之人則有無端賣弄作弊不惟無益而反有害矣一來教訓書記號簿填寫小帖甚善甚善但付之里長分散則其或散或不散亦不能無弊不若令里長叫來驗其人物飢瘦衣服藍縷者親自給散爲無弊也一來教欲令里長排定資次責其彼此相識以防詐冒不若就依圖眼資次面審令其彼此相識又欲以一縣分作五日亦恐難以定限若事務忙冗再加數日亦不妨但恐厭其煩勞而付之于人則未免如昨書所言前官之弊矣一區區昔年在福建分巡至浦城適遇賑濟人紛紛來告不公及親到倉中看視見其手冊開報之人俱無籍貫詢問其實則皆坊長大戶招集四方無賴之徒來彼間治鐵冶每一爐多至五七百人關支倉穀而去近倉居民不得關支忿其不平爭告前來區區謂彼既不曾附籍在本縣當差如何該支賑濟即將各坊長問罪追還冒支倉穀人心始帖然而服及審所告之人雖係近倉之民然皆衣服整齊而帶酒容亦不類乎飢民不該賑濟退此二種之人次日方有十分飢窮之人來告却與賑濟其數亦不甚多其知縣亦是通士方自愧其所爲之未善也以此觀之則今日之事不可不親自審察也一區區昔年分巡至邵武正值飢荒

米價極貴本府倉糧不能完納小民紛紛告求賑濟而倉無顆粒之粟軍士羣然告缺月糧而查軍倉之儲僅可支兩月時將五月青黃不接分守裴叅議無可處置避而去之區區謂其軍士曰今倉中無糧與民之飢荒難以追米皆汝所知也吾欲每月給米五斗支銀三錢與汝則可延至八月八月以後則各處有米糴與銀六錢任汝轉易軍皆樂從乃謂其民曰汝欲賑濟而無粟可發別無可爲汝今徵糧上官每米一石該銀一兩二錢於法不該有免我與汝減價止納六錢上官其餘六錢就與作賑濟民皆懽然曰得如此過于賑濟矣其有戶無田糧而貧困者乃借支布政司銀兩以賑之上下皆安不然幾於激變矣今本縣科派煩重又有散鈔散鹽等項無藝之征若會計各圖飢民該用賑濟稻穀若干就令該圖里長領去糴賣以代貧民辦納料銀若干使民皆受其惠則官欠易完而免於豪猾冒支官穀之患雖不賑濟猶賑濟矣此乃權宜之法不知如何又書云今年荒旱積年所無甚爲可憂周官十二荒政所宜講求先輩有救荒活民之書亦宜時常檢看早爲處置以防後患近聞官府榜示不許外郡來此販糴此乃世俗私小之見非公平正大之道既犯五伯之禁亦非朝廷之法一言之失弊端隨起小民因此但見有穀船米船來往者盡行搶奪搶奪不已將成

大盜先年曾有明鑒矣不可不謹其始小民訛言皆謂官府許其搶奪此聲傳揚恐非美事必有受其咎者客商被奪必不甘休若往上司訴理來此追捕縣中將被其擾易所謂行人得牛邑人災者亦所不免又況今官府催併物料皆要銀兩該不糴糴銀兩何從而出此皆理勢之必然不可止遏者也乞早除遏糴之命及嚴行搶奪之禁以免數者之患乃今日為政之急務也某居林下本不敢干預官府之政但以執事相愛之厚偶有所聞深懷隱憂不敢不以直告惟執事察焉

江陰侯孫

漫筆 江陰侯孫名鐵舍者腹大善啖平生未嘗自見其足

卷八

四 世德堂

永樂間至京乞恩 太宗命光祿寺茶飯計食六十斤謝恩拜不能起命兩衛士挾之因不得襲蔭後家不給食饅頭又食婢茹俱成糴以充飢

題林甫詩

劉應幾古今詩統記宋進士張居中題李林甫詩曰當時淫侈信奸回誰料韓休荐相材偃月堂中獨鬼散水晶屏上美人來其下注云初韓休荐林甫有相材林甫當國凡除拜必用獨鬼敗亡日欲其不終吉國忠作相在家有水品屏上美人影敗之日美人不來按屏上美人影本非吉祥一書記屏上美人見而國忠敗與此不同

二王承襲語

絲竹莞絃右軍承襲漢張禹傳中語禹傳曰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莞絃四字

實二物東都賦亦有絲竹莞絃字賦曰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錡管絃燁煜抗五聲極六律天朗氣清人多指此句非春景不知潘安仁閒居賦中有

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明語張平子歸田賦中有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語滕王閣序落霞二句

子安承襲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青旗一色陳子昂有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

烟共色新交與舊識俱懽林壑共烟霞對賞同時

路賓王亦有斷雲將野雀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

子安自為山亭記又有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

漫筆 卷八

五 世德堂

紅塵竝落而古今獨賞落霞句蓋有幸不幸也

之語語勝秋云蘭亭記當其羣賢畢集游目騁懷

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蓋反謝安一語之

詩曰死生亦大矣齊彭殤為妄作蓋反謝安一語之

語而或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蓋反謝安一語之

語而或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蓋反謝安一語之

語而或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蓋反謝安一語之

前輩云地氣高寒便不生物和煖便生物秋氣嚴凝

便有一般清高氣象固亦自好終是肅殺人常存得溫和惻怛之意便自然可愛

林和靖要語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好名則立異立異則身危風俗不淳儉則財用無豐足禮義廉耻可以律已不可以繩人繩人則寡合寡合則非涉世之道此省心銓要中語

闕謝土

書曰土爰稼穡中庸曰地道敏樹土地本生物以養人非犁鋤不植故為田為圃者啓闢之餘深不尺猶皮膚疥癬耳民用無窮其動亦無窮或墮焉

漫筆

卷八

世德堂

而使之隆泮焉而使之淵塗焉而使之圯惡可免哉今人之有疾患卜者輒曰其家動土土神為祟乃召師巫烹鴨以為牲粉米以為果設供焚楮以禳之名曰謝土若夫深山窮谷日砍其材木是掘土之毛髮也日陶其甕瓦是灼土之肌膚也日鑿其煤與礦是剝土之肉也日打其石是剝土之骨也皆不聞有禳崇之說假欲為之日亦不足矣是何土之切切於其爬搔撻挾之微而忘其錐鉗鉗伐之大者哉詩不云乎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習俗之難悟也甚矣夫

塔中塔

湖州飛英寺塔中空復有一塔甚奇巧

古人引用諺語

余嘗以諺語順天而行隨時而過逢場作戲見景生情四句為養身法塵世如海人心如淵往事如夢前程如漆四句為寬胃方揭之座隅偶閱野客叢書其採綴經史詩文中諺語凡四則余擇其足為勸戒者哀載于此獸惡其網民惡其上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家有千金坐不垂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欲人勿知莫若勿為一朝不朝其間受刀當出不出間不容髮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一人在朝百人緩帶一日不書百事荒蕪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白頭如新傾蓋

漫筆

卷八

七

世德堂

如故皮之不存毛將安傳千人所指無病自死怒其室作色其父官無中人不如婦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生男如狼惟恐其胚生女如鼠惟恐其虎穀弩射市薄命先死近市無價巧詐靈拙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積財千萬不如薄藝隨身教兒嬰孩教婦初來生為人所咀嚼死為人所摧快舉頭三尺有神明龍生龍鳳生鳳對牛彈琴作死馬醫不在被中眠安知被無邊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讓一寸饒一尺讓禮一寸得禮一尺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一雞死一

雞鳴亡一姬復一姬詩句如祗恐爲僧僧不了爲
僧得了盡輸僧午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
詩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絨口過殘春舉世盡從
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問世間多少能言客誰是
無愁行睡人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
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如萬般無染耳
邊風皆杜荀鶴所作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
又是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能消
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塵只知事逐眼前去
不覺老從頭上來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
自由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明年更
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皆羅隱所作又世亂
漫筆 卷八 世德堂
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亦
杜荀鶴詩未飲心先醉不在接杯酒陶淵明句也
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朱灣句也逢人只可少
說話賣術不須多要錢劉牧之句也但有路可上
更高人也行龔霖句也自己情雖切他人未肯忙
裴說句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句也事
向無心得章碣句也忍是敵災星司空圖句也在
家貧亦好戎昱句也日出事還生武元衡句也難
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曹鄴句也但存方寸地留
與子孫耕賀仙翁句也余觀宋詩若邵康節學壞
集陸放翁渭南集用俗語成句甚警策者又不可
勝錄矣

硯貴洗 硯宜常洗不洗則滯墨滯墨則損筆
擦圖書
臘梅葉擦圖書石甚光滑青葉尤勝枯者
治中滿腹脹
中滿腹脹鎮江張天民醫官傳方云食黃鼠即甚效
祀儀典救
世宗纂修祀儀成典救一道舊借觀于司成水南張
公家曾照式謄之偶失去越幾稔矣偶復得之謹
錄于此 皇帝敕諭纂修等官 朕惟祭祀國之
大事矧今 郊祀已遵復我 皇祖初制其中事
宜不可無記無以垂之將來今大工告竣 祀期
漫筆 卷八 世德堂
在邇茲克降敕特命知建造事總督工程官卿勛
同知建造事督視規制官卿時監視巡察工程官
卿鉉爲監修官知建造事總督工程官卿璉爲總
裁官內閣輔臣大學士卿蓴卿鑾爲副總裁官首
倡正議監視巡察工程官吏科都給事中夏言陞
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吏科都給事中不妨照舊
掌科事及中允廖道南編修張袞徐階程文德爲
纂修官卿勛及卿璉等宜各殫忠益精思力究遵
照朕諭卿璉凡例條目纂輯成書名曰 祀儀成
典務要明白正大以稱朕法 祖敬 天禮 神
至意于以爲萬世法程守而勿替者斯爲卿等竭
忠致力之道凡敕中未載應行并朕前諭卿璉條

目逐一開具奏請區處卿等其欽哉欽哉如教奉
行嘉靖九年十月十五日

佳茗比佳人

佳茗比佳人未經人道惟東坡有詩曰仙山靈雨濕
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
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
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比花用美丈夫
者如蓮花似六郎俊語之類全篇絕少黃山谷咏
餘醺詩曰肌膚水雪薰沉水百草千花莫比方露
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風流徹骨成春
酒夢寐宜人入枕囊輸與能詩王主簿瑤臺影裏
據胡林與東坡同一格調然李商隱已有謝郎衣
漫筆

袖初翻雪荷令薰爐更換香不免經人道過黃東

從來佳茗似佳人所與若把
西窗此西子是天性之對

月影辨

廣宗撤舉人大經月影辨月中之影古今傳記皆有
桂樹蟾兔之說蓋以其形迹之近似而擬言之耳
其怪誕妄繆固不足信若夫先儒山河影地影之
說雖頗近理要亦非至當之論也蓋山河載之大
地山河所在則地之所在固非脫然而形影也今
乃舍地而獨歸影於山河不亦偏乎則地影之說
舉山河而盡之猶為彼善于此然以愚觀之則其
非地影者有三蓋先儒謂月借光于日信矣然既
日日入于地光自四旁射出為大地所礙故光照

不遠而有是影則近上下弦前後月魄盡行在天
去日不遠固無所礙矣而亦有是迹何耶此其非
地影者一也又地在中噴然一大塊則其影之
在月惟黯然一痕可也何至紛紛破碎而為桂為
蟾為兔之狀乎若曰黑者地而白者水則水之下
固有地也乃能透地而漾光乎況天不滿東西皆
水而白者宜居其半矣胡乃黑白紛錯交遍而又
若有遠近濃淡之分者耶此其非地影者二也又
曰行于天或正或側常其體盈之候固莫定其弦
之所向矣自其虧候而觀之宜其影也隨時轉移
顛倒不常也今其痕迹乃悉隨月體定向不易又
何耶此其非地影者三也然則其為何影乎曰日
漫筆

火之精也

卷八

二

七

火之精也火之體則極清月水之精也水之體則
稍濁月中之影其渣滓之凝結者乎此千古不決
之疑愚雖未敢以為必然然較之地影之說或猶
近理也故詳辨之以俟知者擇焉陸文裕公深讀
而善之又從而博辨曰道體之全三有神有化有
物日月者水火之精也水火者陰陽之粗跡也水
內涵火內暗月中必有影日中亦然所謂渣滓之
未盡者故日月不離于物也懷慶婁知縣樞謂二
公之論未甚明白蓋月中有月影猶天上有天河
也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
耀者知積氣中有光耀則知光耀中有積氣矣
金印古視

楊五川南宮集中有月華硯銘引載金印古硯事曰
昔景泰中吾東溪府君守安有二農夫偶耕于野
得埋金焉詣州請平試問其狀曰始吾運鋤于田
覺鏗然有聲者三視之得方石蓋去石而金見命
洗土視之則古金印也其文爲壽亭侯印又命取
石至則硯也府君乃歸其印於朝取其硯而償
若直焉硯之在子家餘六十載正德己卯孟秋十
有二日記所謂東溪府君者即通紀諸書所載兵
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當時以其上于司馬書出
爲安州知州者是也

楸葉膏法

楸葉膏須依法製之葛常之云汝州楸樹極多富鄭
公知州時手植數百本於後圃後政思其人建鄭
公堂於楸林之下宜和間先人知州日聽政燕客
俱在焉一日廉訪使周詢來訪因云立秋日太陽
未升採其葉熬爲膏傅瘡瘍立愈謂之楸葉膏抵
晚憲使王偉來訪因道詢語偉曰有人患發背腸
胃可窺百方不差者一醫者教用楸葉膏傅其外
又用雲母膏作小丸服盡四兩止不累日雲母透
出膚外與楸葉膏相着瘡遂差功亦奇矣余欲廣
傳此方以拯病苦者

中山狼傳

中山狼傳馬左都中錫撰刺李空同悖德康對山脫
劉瑾之害耳刻者雜之唐宋稗官諸傳之列讀者

豈能了其意之所屬哉

江陵籍沒書

近時張江陵事議論紛紛田野老農豈識廟堂事偶
見坊刻有翰林于慎行上月林丘少司寇櫟書其
言似公可爲他年作一案也行謹啓老伯榮差尚
未獲面臺駕嚴裝啓行有日恐衆中進見不盡欲
言老伯此行出自皇上簡任事體重大恐有難處
行在旱子之末不揣輕微有所陳于左右以備采
擇惟老伯垂聽焉生濫竽詞林閱有年歲江陵始
末皆所目覩其殫精畢智勤勞于國家與其陰禍
深機結怨于上下者皆頗能窺其大槩而未易更
僕數也當其柄政之時舉朝爭誦其功而不敢言
其過至于今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舉其
功皆非其情實矣而連日廷中士夫見其處分過
當亦庶有惜之者至于九卿一疏切中機宜關係
國體又莫不傳誦欣服以爲義舉然主上憤結之
日久矣又有積怨于海內一欲有所出之其是非
功過卒難別白且方此其時論亦未定也惟是籍
沒一事責在使者竊有深慮敢爲老伯陳之今上
之所爲籍江陵者一則恨馮璫之厚藏而欲求常
于外一則攷某某之故事而欲合符于前故致在
必行而不恤也夫使江陵之家誠如二氏即籍而
正法不已晚耶然以事理度之竊知其不然甚也
何以實之夫馮璫所取者皆中貴之積也內中大

小監局號為二十四衙門以及門廠庫藏執掃除之役者何止千萬每有一缺卽納金子保大者以萬計其次數千小乃數百子者不以爲賄以爲例也受者不以爲貪以爲例也如輸粟鬻爵而已江陵安得有是自世廟西苑近臣積貨鉅萬者不知其數邇年以來其人率多老死每一人病甚其家輒走告保保卽遣其名下內臣爲之護喪侍藥至則扁其室室逐其弟姪禁其飲啖坐而待其斃一舉而盡獻之保矣如此者又何止數十家其所得何可貨量江陵安得有是此九卿疏中所謂比之馮保萬分不侔者也乃若某某之事又不同矣何也某某日以鬻官爲事如列肆市門交手相易萬貨畢萃衆價具陳積蓄不貲固其宜也江陵則不然其平生顯爲名高而陰爲厚寔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其深交密戚則有賂路人則不敢償帥鉅卿一以當十者則有賂小吏則不敢得其門而入者則有賂外望則不敢此則所入亦有限矣且此老以蓋世之功自豪固不肯甘爲滂鄙而以傳世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濫有交游其所通關竊借者不過范登馮昕二三鼠輩而其父弟家居或以其間隙微有網羅如此而已則所入亦有限矣此九卿疏中所謂不及兩人十分之一者也夫以所有不及兩人十分之一而其積債結怨乃十倍于兩人執此而取盈故甚難也況其席蔭二年豫爲

道地卽有所藏度已流散今直捕空投虛何以稱塞上命從而根究株連全楚公私重受其累是某處之已事也使者胡以處之生行以爲臺伯公疏本不可少業已寢閣無復及事老伯受命而往又不宜有言誠遣一使入說同差中貴置馮瑞勿談而以彼此不同之狀向中貴熟數之使其辭行面奏爲上別白冀萬一開悟責望稍輕庶至彼中易于區處有以報命也又有所懇江陵太夫人在堂年八十老矣繫然諸子皆徘徊書生不涉世事籍沒之後一簪不得着身必至落魄流離無所棲止可爲酸楚也望于事寧罪定國法已彰恤其孤嫠存其血食或爲之疏請于上乞以聚廬之居或爲之私諭有司恤以立錫之地使生者不致爲樂鄉之族而死者不致爲若敖之鬼又惟老伯高誼能行之悠悠世情他又何望哉生行叨塵館局嘗遇江陵知遇已而偶有憤激得遇知已竊甚愧畏自屏于田野之間僅而獲免然當其得遇之時亦曾與相知有言以爲今日阿附相公之人他時必至負義今日觸忤相公之人他時必不忘德乃今坐視其敗而不能吐一言半詞以酬心許又甚以爲恨幸而老伯在事得以進言冀有萬分之一可以保全其後此區區之公願而亦使職之光也老伯其垂意焉謹啓

其垂意焉謹啓
字益上公之

論大獄

世宗欽明大獄錄事在丁亥九月余邑大理卿湯公沐以此罷斥後穆宗御極又因都御史龐尚鵬疏遂追恤罪斥諸臣前後矛盾余得項暉東公喬之論曰武定侯郭勲初鎮兩廣時正謙恭下士御史周公廣以事謫懷遠驛丞武定托求文厚施于周周堅却之且有後議勲恨之他日誘其入門重撻二十縉紳聞之俱不能平也後馬子錄巡按山西有爲白蓮教張寅者善燒鍊武定素善之後聚黨數千人爲地方覺舉使坐以左道惑人之罪其何說之辭馬子以弘治中謀反脫逃李福達者即張寅也遂以張寅卽李福達按以不軌而武定喝書

漫筆

卷八

世德堂

至馬執書并奏武定謀爲不軌各道三法司以周故方幸武定有罪欲成其獄勲實緣無所不達聖上明知其非不軌也特陞張羅峰掌都察院事陞桂見山刑部尚書方西樵大理寺卿專爲平反此獄而前此三法司及各道緣此爲民去位將及百貞而馬子錄謫戍廣西賓州竟死其地識者謂大獄之成固由武定爲張寅伸冤亦因縉紳爲周廣報復而周公廣不能見惡人以辟咎則實始作俑者一事之微幾至空人之同嗚呼是豈可獨歸之張羅峰哉可以爲戒矣此論在嘉靖壬子以前殆得情者也

瀛國公子

何文肅公喬新致元順帝爲宋瀛國公之子而著天報宋祖仁厚之意此等議論却不可少

教學字

教字卽是學字古文實同用教學效學俱只是一箇又字

閣臣小斷

王鳳洲世貞嘉靖以來內閣首臣傳小斷野史氏曰廷和之始微以易進嫌而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則其才勝也正德之政蠹於左右貂蟬之衣若鶉結矣不有處者誰與彌縫嘉靖之初收渙爲萃宗社磐石誰之力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則冕與紀皆庶幾是二人者甫得政而棄之若敝屣視宏

漫筆

卷八

七

世德堂

何喬遠幾也宏之初節內勁於權倖而外伸于奸藩不亦噉噉秋陽哉爲德不終假辭國老以名爲謂劇然再續再起保功名于猜世則亦長者效也一清有應變之略而無格心之本押闔操舍此將道也而行之接地智殫力竭得死幸矣乎敬因機遵會一言拜相疆直自遂人主爲屈斯功罪不亦等哉二李長者而時稍負荷春芳知止伯仲之間也言詭遇而獲器不勝才上僭上下偏下東市之辱夫豈不幸耶謫沾沾小技以順爲正內固主寵而外籠天下之利卽不有孽子寧母敗也抑二臣者相傾若鸞敵愛伯之地化爲秦楚徐高張申之所繇兆也階赤烏几几羔羊素絲嘉隆之際亦何

下廷和哉惟其小用權術收采物情識者不無遺憾焉雖然若廷和階者俱救時相也拱剛愎強枝幸其早敗雖小有才烏足道哉居正申商之餘習也尚能以法劫持天下器滿而驕羣少激之虎負不可下魚爛不復顧寒暑移易日月虧蔽沒身之後名穢家滅善乎夫子之言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傳乃鳳洲親筆艸稿有一友館太倉得之携以借錄于余家孫者異物不可食

項甌東私錄載李三洲廣東南海人問伊廣人食蛇信乎曰亦有食之者然有食之全家死毒者矣有某學生員出迎提學內有十數人在明倫堂伺候

漫筆

卷八

世德堂

忽有一大蛇自梁上墜下諸生以為奇取而烹之將熟忽報提學到諸生趨出有大見鍋中火湧汁流地下飲之諸生至則大死甌傍矣即取其肉埋土中數日土上出一大木耳黑而嫩蓋毒氣所發也張鄭西因言某巡按過山中見木下有木耳一朶甚嫩好以為天花菜也取歸煮食之盡一盤即入卧房明日已時尚未起書吏倒門而入止見骨頭一副其肉盡化為水流滿床下其毒一至于此因令人掘原山木下得大蛇如桶大燒之三洲又言斷蛇亦有作酒飲之而死者曾見餘姚毛俞事族觀問其僕致死根因云止因一鄉官在湖廣寄一斷蛇主人因有暗風疾即浸酒飲之半月腦

後發疽遂至不可救藥嘗聞有三人行路者渴甚入瓜園市一極大瓜共食之登時俱死瓜主掘其下得蛇如桶大斬之歷觀數事凡物異常者決不可輕食又廣東雷州府養濟院癩疾者數百其便溺多癩虫雞食之答應官府者食其價賤販買以供官如此等類幸子仁人不可不知

潛溪詩文

正德甲戌南戶部尚書太原張公縉刻宋學士文集成序其後云潛溪前後集文粹出于鄭氏所輯及蜀本衡本外國本皆略而未完近時杭本八帙頗多而為人率妄去取猶未刻也初公存日手足八編凡若干首以細眼方格命子遂繕錄精整首簡

漫筆

卷八

世德堂

猶公手筆其本亦歸鄭氏久之流入錢塘子購得之愛重藏襲行輒與俱茲來總漕于淮因命按本翻錄入刻稍展而大之為若干帙以公之于天下仁和郎瑛云子嘗見太史宋公濂詩四冊公親書者也大字如指頂小字如芝麻或行或楷真有龍蟠鳳舞之象高可五寸亦奇物也惜為杭守張公取去今學士集中之詩不滿二百則知遺落多矣按宋公親筆詩文皆落子張姓之手殆亦一大奇事然文以張顯詩以張晦即一人之詩文而有幸有不幸如此安得更歸于好事者而與文並傳哉以足代薪

雲間李豫亨云我松張澱山公判溫州時與其配陸

夫人之任夫人故少保完之女也未至城數十里天色已冥勸甚欲少憩俄見火光隱隱若人居比至使人矚之見一老嫗方擁爐一少婦方織紵聞叩門聲出迎公誠其下曰吾上任之辰在明旦不可後夫人且息天明徐來未晚也遂與二子先往夫人及二女下車進休坐未定嫗顧謂婦曰何不治茗以獻婦曰諾汲水舉火乃以兩足代薪侍女驚見大呼時從者百餘人環屋假寢亦羣聲大呼向者屋宇器什泯然無迹惟存空林而已夫人之次女卽庠友趙吾緣之外母時爲予言甚詳非妄

種英蘇冠

盧多遜門下士種英蘇冠多遜甚器愛之多遜旣得

漫筆

卷八

世德堂

罪獨此二人徒步送抵海而還英改名放字明逸蘇改名易簡

治廣瘡

縣中陳某家有使女生廣瘡求醫于方上道人其方只用乾荷葉一味濃煎湯當茶日逐飲之盡量而止不過六七日卽愈矣親試驗甚又一當縣甲首者曾生廣瘡傳方上人方用麥母子艸根搗汁和好酒同服卽愈其艸須取竹中無露水者爲上

倭房公賦

倭房公賦沙汰畢督學一文運兀倭房出橫行一十三府擾亂天日科舉繼罷而歲考直抵丹陽四府溶溶禍入宮牆起錢神樓開銅臭閣滿載裝回狼

吞烏啄且逞威勢張牙露角眈眈焉逐逐焉垂涎吐瀉真有似乎精魂失落驚起風波暴若祖龍厭腹虛空昧若何虹目無眸子誰識西東日長沉醉酒色融融然發怒令人慘悽一日之內一人之身而變詐不齊百金補庫鎮江李孫斗珠入泮無錫周秦親家隣友爲過財人米麥焚焚亂團點也枷鎖擾擾假公道也湖流漲漲豚苞直行也批撻橫斜門子醉也雷霆乍驚試案出也人人駭憂漫不知其所謂也孔方先容雖熈亦妍十目所視而莫揜焉有不可聞者遺臭萬年此倭之行藏類市井之行藏不畏天地之精英故其隔年預托親人渡水涉山訪儒生之富貧質緣其間不分玉石真材

連筆

卷八

主

世德堂

使野史之言而强于國史也時萬曆十四年房學
院寔浙江德清人通賄事露吳中士子作此以譏
之戒菴老人年已八十餘二殊駭時事之多變漫
錄之倘不即下地他日展卷亦可一扼腕又有濫
青衿文取四書中語依時文體彙合成篇余惡其
侮聖言也擲去不錄

時統坊刻

余少時學舉子業並無刊本總稿有書賈在利考朋
友家往來抄得燈牕下課數十篇每篇磨寫二三
十紙到余家塾揀其幾篇每篇耐錢或二文或三
文憶荆川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瀛與一
姻家同刻方山中會魁其三試卷余爲憊憊其常

漫筆

卷八

圭

世德堂

熟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書院活字印行未聞有坊
間板今滿目皆坊刻矣亦世風華寔之一驗也

相牛法

牛有獨肝者食之殺人相牛法岐胡有壽膺匡欲廣
毫筋欲橫筋也後常有聲有黃也角冷有病旋毛在
珠泉無壽曉亂觸人銜鳥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
力溺射前良牛也疎筋難養三歲二齒四歲四齒
五歲六齒六歲以後每一年接脊骨一節陰虹屬
頭陰虹雙筋自尾屬頸也此艸木子雜組篇所載
蓋從齊威相牛經中節出而又附益之以便觀者

附治六畜諸病方
豬牙皂角各四兩 刺烏 草烏 白芷 紫薑
黃丹一兩 諸子六枚 綠豆粉一兩

風化石及五錢 皂角刺四兩
已上俱爲細末用藥時雄左雞右先將右鼻
孔吹數十口後吹藥于左鼻 水牛一錢五分
黃牛馬騾一錢二分 驢八分 猪四分

僧尼始

漢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濟陽婦女
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宿娼酣酒二戒

宿娼酣酒世之覆轍相尋而多未悟豈聖賢之訓微
與簡約故習而不察耶往閱侯布政一元集中有
走筆戒弟書反覆曉譬頗饒名論讀之即登徒子
便當回頭恨無藻筆不克爲高陽輩益友會有携
莫貢士雲卿所作酣酒戒示余者兩作固可並傳
以砥沉酣惑溺之膏肓也雖老眼昏花不法捉筆

漫筆

卷八

圭

世德堂

侯曰夫係蹄不解猛虎決躡危疾在前季子進藥
非不痛于身哲于口也愛有所至情有所不得不
然凡熟諫之道異于責善義方之誨別于忍心如
使畏不祥而曲阿慕怡怡而順非是以一蹣之痛
易其七尺之軀不忍乎介然之苦口而自詒罔極
之恨也豈可謂知類哉克己之難自昔而稱之柔
曼之傾意尤其難者也故女戎禍水聰明之主以
自誤而吳妹越艷智術之士亦以誤人譬之鬼物
之惑人始者必有以中其意使如膏火相滋不盡
不止方李赤之惑于溷廁也所見無非清都麗宮
妖艷秘芬者欲以區區之辨易其所見豈不難哉
彼死而有不恤而欲陳之以毀譽利害不亦末乎

故苦藥所以已疾也苦言所以去惑也醫經云疾有不治者二不可藥一不治也可藥也而不受藥二不治也始之以不受藥終之以不可藥此忠臣孝子慈父友兄所為流涕長歎而呼天也衢塗跬步而楊朱哭之跬步之失何足哭也然至其千里也則又不及哭也詩曰何嗟及矣是也曲突徙薪以告燕雀其信之乎然而有必至之勢其不至乎焦爛者幸爾吾前所謂啖野葛飲鴆而不死者也古今以來獨一曹公柰何以不貲之軀天地所界父母所遺試之猛獸毒藥僥倖于萬一乎夫文人無行非謂固然惜其是文而適是行猶言斯人斯疾云爾古今文人獨一司馬相如哉屈原之忠為

漫筆

卷八

世德堂

詞賦祖賈誼升堂漢之彥也昌黎東坡唐宋名臣

人非堯舜誰無小疵然必立行大節不踰斯為君子至如孔孟左國經史之文何嘗不妙絕天壤但不可以文目之爾假令天壤間不生司馬相如無其詞賦何損于治何傷于藝林哉且相如文傷靡麗故前輩謂其類俳而武帝亦俳畜之此何異夾秋九僚以一技垂聲者耶昔人謂九原可作吾誰與歸區區雖未敢妄意九仞之門至于及肩之牆不願托足嘗思執鞭叔度對嘯孫登相與遊于無言而或發于不得已則纒纒洋洋為寒餒帛粟疲瘵鍼石即不能然猶欲鳴其心之所藏如春虫秋蛭宣寫和氣自得而止無用雕虫殫極侈靡淫佚

漫筆

卷八

世德堂

如相如為也今人固無相如即有之吾亦不好文且如此況其行乎而聞以卓氏事自解此大謬也且卓氏事相如寧慕其色耶臨邛令謂相如窮困幸來過我而王孫奇貨可居故謬為恭敬以相如媚之耳已而果大得其財為富人馴致以貴為郎顯于漢廷按史記相如貴郎在未適臨邛之前此言故走筆未考耳則相如本意不在文君甚明讀史者忽之耳如今相如反效其貲財重幣卑禮以求失身之文君吾知相如不為也若為之則其家徒四壁者不將愈甚轉入溝中乎狗監未薦天子不聞獨與失身一婦人無用之書數卷而何適矣然則彼雖失行猶為身謀今杭州諸公慕之名實兩失無相如之利而有其累難以言智矣位尊家溫者其患遲位下家儉者其患速不觀之膏火乎雖同于灰燼而膏之盛者後亡亦理也或曰膏雖竭我能續之燎雖息吾能揚之商賈待什一之利士大夫仰奉祿之進而能文善遊者資朋友之助此其所為續膏繼明之術也悲夫吾所為碌碌服賈致身策名抒思竭精者寧為區區一女子哉武王不斬妲己乎且好色人之天性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而詩人如雲之奈縞衣之樂豈其性與人殊哉誠富貴有美金餘帛何不自置妖姬深宮自娛猶未決裂男子之坊解絕廉耻之維求之縞衣禁中亦其次也夫巫山之雲朝暮而送人河畔柳枝如林離亭之泣如雨

計文君之所當豈一司馬相如哉前袂未分來矜復結是何異蹴珍餌行道之中蒙袂者猶睡之而聰明之士顧甘心焉何也蓋婦人有挾媚道者其術如鬼神使人神眩目昧而不自制漢史往往見之吾意倡優之家其有傳乎不然何頗冥之衆而覺悟者之寡也商賈負販縉紳之士無知愚小大銖鎰而積之肱篋而委之甘心効其力沒首而不悔夫左右戮力治生以奉其主者奴也左噬右搏得狐兔以効之人者狗也今倡優挾邪術媚道奴畜大豕天下之人坐食其錢財而惑者猶然不悟一旦商者折閱亡其什一仕者失官亡其資財始匍匐而無所歸爾猶曰相如愛文君豈不謬哉吾

游歸趣大體可觀矣不待交解于張公子而龍陽之情已暴于後言矣凡斯之類不可殫陳區區今者藥石之獻惟在靜諷六經四子閉門謝客使天機有雨露之息則以子之才如寶鏡拭塵邪魅畢燭刀刃發剗向之繚繞游絲而斷之耳以相如之文明鄒泗之道以周南之窈窕易巴蜀之奔亡斯亦生人之至樂也於子何如楮短意長有言不盡莫曰昔王無功著五斗先生傳而劉伯倫頌酒德盛言醉鄉之致於是張飲者赤幟晉諸名流入狗賓豕圈累至傷生滅德禍貽國家故樂令譏之夫名教中豈少立身榮名之地何至乃爾荆卿泥迹屠沽灌夫蓋寬饒使酒罵坐彼皆有所爲慕義輕生其殆狂者之儔亞乎而猶不免身嬰戮辱宗社墟夷千載而後使壯夫飲血死士吞聲假令諸君子能傾身爲知己善謀慮終始則燕太子未必首犯狂秦之怒而田蚡驕貴奚必甘心魏其以爲天下之謫口哉片語發憤不能自制甚哉乎酒之流生禍也大禹聖人也能卽始而見其所終故飲而甘之以著明戒後世子孫遂有如桀者以酒爲池使千人牛飲以樂嗟乎禹之聖而不能使酒之不爲桀也此可以省矣張君去華負雋異才頗數酌於德方其醉也狂悖癡暴過於季將軍而逮其醒也恬夷清穆萬然吉士然其飲也必醉而其悔也

不果又少年負才則以爲立身榮名當在乎此耶
噫其誤矣夫不解于酒德而襲古人之迹故有傷
生滅德之咎卽晉諸賢彼所爲有托而逃其將以
是辱身汚行而幾免于禍者當以爲智而不以爲
狂也淵明先生之於酒也避世者也畢茂世胡母
輔之諸君之於酒也避亂者也荆卿之於酒也藏
名者也淮夫蓋寬饒之於酒也憤世者也淳于生
之於酒也玩世滑稽者也劉伯倫之於酒也傲世
者也張去華之於酒也襲古人之迹而不解於酒
德者也吾今與去華約觴過五行酒至一升面作
赤色唇齒間覺灑然以甘腸胃間覺欣然以悅則
覺觴止酒以親命告于朋友之中其不聽者非良
友也則于止酒也庶乎其可也否則莫生且斂衽
而避舍席而逃吾寧從樂令諸君子游不欲附會
荆卿蓋灌之徒而爲滅德之士已矣

導引保真法

王喬赤松古稱仙術修丹煉汞世有奇書然無補元
真何羨雲丹五色苟有裨天本只求獨卧一床故
採納非工引申罔益敬錄數款銘茲座右則近取
諸身法約而功倍行之日用力逸而可久又何必
伯山甫之神方衛叔卿之異術耶 一靜坐將兩
手指擊頭後枕骨九次以鳴天鼓 一用嚙嚙呼
吸各九次以調元氣 一叩齒三十六呂集元神
一將兩手大指摩熱各拭目二十四以啓元明

漫筆

卷八

王

德堂

一將兩手大指摩熱拭鼻兩旁二十四以培元
息 一將兩手摩熱擦兩耳腔二十四以達元聰
一將兩手順摩腰腎經二十四以固元精 一將兩
手擦脚底湧泉穴左右交互各二十四以壯元力
一將兩肩脇肋大聳動三十六以運元筋 已
上十件功完口中津液滋生卽用嗽滿分作三咽
意期流入丹田以養元真
大度

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
人

老年切切

漫筆

卷八

王

德堂

宋郭功父有老人十切詩謂不記近事記遠事不能
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不睡日裏睡不肯
坐只好行不肯食軟要食硬子不惜惜孫子大事
不問碎事絮少飲酒多飲茶緩不出寒卽出昔人
稱爲切中老人之病余今年八十又加五矣近事
遠事皆不能記獨喜與人訖問近事檢釋官小史
閱遠事自少入試執題目牌下便能遠矚及今蠅
頭細字燈下猶能辨之頗爲遠近無遺視二三十
年前因喪子多哭今且不日人哭余余何哭耶笑
時或有之未見曉下濕痕也黃昏進糜登床酣寢
直至日出偶一時聽雞聲耳日中對典籍會心處
輒手舞足蹈睡殊少也平日好陪客坐卽少年與

兒孫往還者喜與共几席步履雖不艱至百步外輒用竹兜子不好行也每食必問爛否否必再煮惜子勤勤貧無儲惜孫埋頭不掛絲大事碎事入耳或料理入手便推却平生酒量多不過三行見人飲則酣適淪茗惟以供飯後漱齒餘則畏其性寒斂唇避之春秋挈子孫郊原一舒嘯冬夏惟斗室揮扇擁爐而已余老人其拘中之拘耶適有方外道人以相術自逞遽前余曰翁肯以一布袍贈我我包翁有太公之壽余私付曰豈余之年亦拘耶退而書此爲好事者他年作一笑柄

遊月巖記

無錫顧涇陽憲成其制科文人人稱之有携其遊月

漫筆

卷八

三

世德堂

巖記示余者余細閱之卽古文辭亦吾郡荆川子後一人也錄之記曰予以歲之九月六日至桂陽越五日有永州之行行三日經道州州大夫張四可氏出謁予爲問訊濂溪周先生故事大夫曰去州可四十里有月巖相傳以爲先生悟道處此一奇觀也余曰何如大夫曰志言巖形如圓廩中可容數萬斛東西兩門通道當洞之中而虛其頂自東望之如月上弦自西望之如月下弦自其中望之如月之望先生則之以畫太極圖云已晤彭將軍哲菴氏語及之亦曰信予曰有是哉明日遂偕往既至歷崖而登下而就几少息焉徙倚四顧奇石森列滿壁而是眉睫之間變幻紛沓應接不暇

漫筆

卷八

三

世德堂

卽王子猷山陰道中不知有此否哲菴曰吾聞諸志矣如走視如伏犀如龜蹠跚如鳳翽翔如龍蛇蜿蜒可謂筆端有画予曰未盡也擬爲之名卒不得其似而止遂與二君徐步而前就其中望之既圓且朗果如所言不謬予因笑謂曰今日望日也故應有此已轉而西尋却而東所至輒佇立凝視遙相嗟賞已復登其巔忽見白雲數點冉冉從東而來望之可數里內外張君異之指其處呼余而謂曰是濂溪先生故里也余聞之翩翩神王爾時覺得兩腋風生便欲乘雲而往攬濯纓之亭飲其泉一斛洗滌塵氛徐而從先生乞太極圖也爲之徘徊者久之既而還坐其下左右薦觴觴到輒盡至亦不勸客亦不辭清言亶亶爾我俱失薄雨旣收斜陽欲下陶然相對氤氳滿懷與人竊竊從傍言暮矣弗問也從容謂二君樂乎張君曰當此之際不知胸中有何物亦不知天地間更有何事彭君首肯曰如是如是二君還問予予曰亦復如是起而歎曰美哉茲游也無物內碍忘矣無事外碍忘矣內外兩忘濂溪先生之所謂靜也昭昭乎進於太極矣吾儕偶爾適俯仰之頃意象豁如輒自有會心處何況先生乎其所得于茲巖之助豈少哉雖謂則之以畫太極圖未爲迂也昔朱子疏大學格物之義謂一艸一木亦不可不理會姚江王伯安非之曰奈何舍內而徇外由今觀之何者

爲內何者爲外河之馬可以畫卦洛之龜可以叙
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新腐陳奇總歸神理人自
爲間隔耳伯安穎慧絕人而所見若此豈其偶未
之思與吾於茲幾乎有悟也雖然悟之非難實有
之爲難今夫先生之稱主靜何也主者譬如家之
有長國之有公侯天下之有君王不得一日而無
非若羈旅之暫來暫去也吾儕幸微須臾之暇探
奇討勝回視膠膠擾擾之鄉迥若僊凡以故情暢
神怡灑然自適退而與膠膠擾擾者交卒亦歸于
膠膠擾擾而已夫焉得而有之不惟是也吾與張
君故生長吳越間去此四千里而餘彭君即楚產
乎家故赤壁之下去此亦二千里而餘生平傾慕
先生如飢如渴一旦得游其處以故目若爲之加
明耳若爲之加聰心若爲之加爽假令朝於斯夕
於斯取諸衣帶之間而足且將仰之以爲故常漫
不加省欲一幾希於灑然弗可得也雖日居其中
與在膠膠擾擾之鄉何異然則向之所云靜者夫
亦羈旅之條來條去而以言乎主靜恐不得如吾
三人之居之去茲巖僅僅二千里或四千里而已
也何謂悟哉二君稱善就余索主靜之訣余面壁
不答有頃曰其試問諸月巖遂各盡一觴別去越
七日還自永州爰籍其語而存之用自省焉兼以
貽二君是歲萬曆十五年也

海棠

海棠欲花盛而鮮須冬至日用糟水澆根下世謂海
棠無香惟西蜀潼川府昌州海棠獨香成都人謂
海棠爲花尊貴之也余家有垂絲鐵梗二種垂絲
者本大于斗枝高于屋開時足稱巨麗之觀每以
不得相城翁圖之爲恨

心齋論

王心齋良遺錄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故斂衽之問
孔子不答子路而答子貢以是知八佾雍微之譏
皆孔子早年事也人心惟危伊川賢者猶因東坡
門人一言遂各成黨况其下者乎學者須在微處
用功顏子不遠復乃道心也

俗學俗書

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倚
今俗學之通弊也肯立半存焉全外以爲學字
三言爲立字經今俗書之通患也能勉強學問而
免於俗學則俗書之弊無憂矣

蜀道表忠有本

劇微告高帝曰嗟乎冤哉意也董仲舒士不遇賦曰
嗚呼嗟乎遐哉邈矣太白蜀道難噫吁嚱危乎高
哉之句蓋有所本而世稱爲獨造何也東坡表忠
觀碑是也子厚壽州李門銘初學信謝氏軌範
之說動曰本史記沿襲之難破每每如此

全學圖說

德園虞淳熙 浙江右衛人 全學圖并說

全

孝

乾火燄民孝土山川夷平

月 老氏 禦寒 草木

圖

孝字從老省從子子在老傍抗而不順非孝也老在子下逆而不順非孝也老上子下斯象形矣規者太虛也規中者其孕也約以從老從子之象太虛為老能孳萌為子太虛為老三才萬物為子乾為老坤順承為子乾坤為老六子為子乾坤為老

漫筆

卷八

語

世德堂

日月五行民物為子日為老月受光為子日月為老五行民物為子五行生我為老我生為子山祖脉為老胎育為子川源為老委為子五行為老渾敦氏為子渾敦氏為老人為子二氏父母為老二氏為子兆人父母為老兆人為子四夷父母為老四夷為子五等之貴者為老賤者為子禽獸草木各有牝牡雌雄雖胎化不同而生者為老受生者為子以老孝子以子承老無物非孝也援神契曰孝在混沌之中曾子曰夫孝推之後世而無朝夕無時非孝也無物不有無時暫停以應規也人言釋老超出太虛不拜父母太虛無外復何可超即與同體能不孝萌而為孝乎作全孝圖說

俞似詩

莫道溝塍飽一呼將軍誰志減匈奴年來萬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轉食膠膠擾擾問林阜高步未容攀輿來尚有平生履管領東市到處山此宋廣州鈴轄俞似作

正學詩

方正學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却笑黃河是濁流

孟勞白撰

孟勞魯之寶刀 較梁白撰偵貝名 平準書

花茹別名

木槿花即佛桑花出黎州巒嶺簷葡萄花即梔子花陶隱居云其花剪刀六出刻房七道胡茄俗名也即曼陀羅花

漫筆

卷八

語

世德堂

曼陀羅花 一云佛桑花枝葉類江南槿樹花類中丹更可笑有赤紅深紫淡紅淡紫數種剪于土即活

浙場中卷

萬曆辛卯科浙江鄉試主考為九我李公廷機同考經房有杭州府推官吳炯當呈卷之時辭色甚不遜于主考李公怒之因索其房落卷親閱遂摘出一奇卷批中吳曉曉爭駁且悍然欲束卷解職出場李公不顧命署于別房中第六十四名拆出乃寧波府學生陳恪也先是初場完後都臺常公居敬索堪中魁元若于學道李公同考學道取兩卷上呈其一即陳恪使吳不忤于主考則落卷何由

見賞哉而學道之擬送者亦當失色矣又有嘉興李日華初塲已抹壞因中式中論不堪刻程特拔其論竄數語刻之錄中寘之第九十名榜末云觀陳李二君之得塲中信有天命在不可強也余邑舊父母葵南胡公士鰲爲杭郡守是時與塲事親對余家孫說胡公又謂論語程文末比過接二句是李公採其所商榷者蓋李公本與胡公舊識而李公館于余郡董君言詩家正其令余邑時也交往最莫逆而是科又相值于杭同塲事亦異數云

當行利人事

宋大觀中有士人買靴于鋪翁見其父墓時一靴怪漫筆 卷八 三六 世德堂問其故鋪翁云官員携來修者候之來者果士人父士人拜不顧取靴而去士人追逐數里泣呼求教言父曰爾可學鎮江太守葛繁士人遂往謁繁因問何以爲幽冥所重繁曰子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後或一或二三或十今四十年矣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爲利人事繁指坐間階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感人是予爲正之若遇人渴予與杯水如此類者隨事而利之無貴賤可行也元時王紹文臨終書示其子孫語云利人之事可周旋處雖獨力亦當自爲害人之事於戲誑中雖一念不可妄發夫利人濟物幽明一轍而今之子弟往往好行小慧以滿怖人爲快者獨何心哉

薦亡之誕

余得宋刻鬼董一書中有論十王薦亡兩條可開世惑者特揭而出之一云佛言琰魔羅蓋王捺落迦者止一琰魔羅王耳閻羅蓋琰魔羅之訛也餘十王見于阿含等經名皆梵語王主一獄乃閻羅僚屬義不得差肩十王之說不知起於何時佛所舉三千大千世界素訶其一今所居瞻部特素訶之一洲極東南際于一世界不啻于太倉之稊米泰山之微塵耳閻羅蓋指一素訶世界言之其統攝大矣泰山奈何亦以王號與之敵體哉轉輪王王四天下蓋人而幾于天者亦非主冥道乃禁列于十王其餘名號如宋帝五官之類皆無所稽據又七七日而所歷者七王自小祥以後二年乃僅經二王抑何疎密之懸絕耶當是僧徒爲此以惑愚民耳一云老子見推於仲尼蓋亦聖人也其道本以清淨無爲爲宗衣冠喪祭與齊民同老子之子曰宗蓋有妻妾矣而又嘗仕周其在四民之中亦士耳特所尚者不同非于儒之外別有教也秦漢之言神仙者其繁如蠅毛未嘗稱老子況于三清十極之說哉祭醮符錄始於張陵成於寇謙之惡其無所本始題自託于老子以神其書實於老子不相干老子書言有道之國其鬼不神其設爲三宮九府前官將吏以國民耶薦亡而不在洞玄洞神洞真之科最爲後出模寫釋氏而不克肖以

佛本不言薦亡後人設爲之已自背本教道士見其利入之厚因而倣焉蓋又張寇二師所不道也

朝鮮國王咨

朝鮮國王爲謝恩事萬曆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陪臣李裕仍齋捧敕諭回還欽蒙聖恩特賜銀兩綠幣欽此除欽依祇受外差陪臣刑曹叅判申黠齋領表文禮物赴京進謝并齋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陛下進獻禮物前去今將禮物開坐合行移咨請照驗開奏施行須至咨者一紅細苧布一十匹一白細苧布一十匹一黑細麻布一十匹一花席一十張一雜綠花席一十張一右咨禮部萬曆二十年二月二十日右朝鮮國王咨借觀

漫筆

卷八

三

世德堂

于常熟趙吏侍定宇家者年月處大朱文印其文乃朝鮮國王之印六字是朝廷所賜金印後一大咨字下有花押字極楷而精紙極厚幾一分光色瑩然外金漆木匣盛之

端簡公訓子語

鄭尚書浚泉公訓子履淳曰膽欲大心欲小志欲圓行欲方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學不成學非記誦云爾當究事所以然融於心目如身親履之南陽一出卽相淮陰一出卽將果蓋世雄才皆是平時所學志士讀書當知此不然世之能讀書能文章不善做官做人者最多也此嘉靖壬戌冬所訓最是名

八卷終

跋

美幼時嘗侍先外大父近復公側見其著述累千萬言合古今藏書疊窗堆置不見天日乙酉以土兵之亂書倉灰燼令人撫髀增慨今春中表弟汝集出友人處所獲故家藏漫筆示余特復梓之以永不朽梓成汝集且喜且泣顧謂余曰吾家藏書盡廢手澤幸於是存焉余乃喟然曰信乎人以文傳而文之傳又賴於賢子孫也昔外大父以是編付梓人實揚先烈今其生平著述與藏書俱散而不可復覓是編爲戒菴公所著而校訂記跋實出外大父兩世手澤凜凜若新斯舉也溫公獨樂園眼前可得何必先投束修羊哉不但戒菴公藉以不朽而外大父亦可少慰矣千百世後讀其書彷彿其音容者不知屬誰氏也皆順治五年戊子九月九日海虞外孫錢裔美百拜謹識

跋

三

世德堂

重刻漫筆跋

先高祖戒菴公篤學力行少補博士晚游成均每
究心時務精研理學綜核經史馳騁百家一一親
爲刪訂泰以心得而彙爲崇帙皆其壯時事也晚
年更博極羣書凡耳目覩記輒捉筆識之不分古
今不別事類久而成編題曰老人漫筆先大父近
復公刊之藏說小萃中盛行於世久矣嗚呼余高
祖之著述可云繁富悉朽蠹於敝篋中而僅留遺
跡於此亦何異泰山片石滄海勺波乎哉竊念余
高祖攻苦畢生不獲食報逮至忠毅公始以文章
氣節顯何公之見知於世者小而天之報公若是
其遲耶先大父近復公雅志刪述雖困於膠序而
得失不以介懷凡諸懸之國門藏之名山者靡不
殫力羅致卽鄉邦文獻與夫古刻法書斷碑遺碣
有一字繫先代者皆搜羅恐後至吳越藏書家不
遠千百里求之一時賈人射利者亦奔集如鶩自
輯有友鄉錄禮記輯正等書因卷帙浩繁未遑付
之梨棗所作文章詩賦亦如之不意乙酉秋里中
乘易代之變盜賊四起烽烟滿目余兄與姪盡遭
慘禍而數世藏書悉歸烏有嗚呼其積之也窮一
生之力歷數傳之久祖孫相繼而不足其散也則
委之泥沙鷺之坊市或歸他人之几案而余竟無
從購其隻字遺篇豈不痛哉夫子孫不能讀祖父
之書甚至祖父所續述者亦一朝而散失其何顏

以立於世耶近於友人家得觀藏說小萃悲喜交
集捧而讀之如接高祖大父之音容奚但手澤是
存已也亟取錄之恨絀於力不能悉梓先將漫筆
重鐫以垂永久庶高祖晚年輯綴不至湮滅無聞
乎卷中附識一二仍補祖筆之所未備非敢妄有
裒益也得月樓書雖盡亡其書目幸存於家季將
俟刻之聊誌先大父彙集之苦心云玄孫成之百
拜識



戒庵漫筆八卷

浙江鮑士
蔡家藏本

明李詡撰詡字厚德江陰人少爲諸生坎坷不第
年八十餘而卒所作世德堂吟稿名山大川記諸
書皆已亡佚惟是編爲其孫如一刊行皆所記聞
見雜說詡自號戒庵老人因以爲名書中稱世宗
爲今上而又載有萬厯初事蓋隨時綴錄積久成
編非一時所撰集故前後不免於駁文也其間多
誌朝野典故及詩文瑣語而叙次煩猥短於持擇
於凡諧謔鄙俗之事兼收並載乃流於小說家言
惟記蘇軾黃庭堅真蹟詩句可補本集之亡佚記
劉基畫蜀川圖可證圖繪寶鑑之闕漏又如論孟
子古本同異則較王士禛池北偶談所摘爲詳又
據三水小牘以証洪邁夷堅志之蹈襲辨兩山墨
談所稱蘇軾有妹嫁秦觀之誕妄諸條爲沙中金
屑耳

認字測三卷

〔明〕周字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認字測三

卷》提要

重刻認字測序

認字測者周子大先生以字
獨認或至一某也人其認也認
之為家輕氣認理明而學如不
認認語熟而行如不差認人
而交如不失猶未也故也
是認得夫故也孝者是認得父
故為及長者是認得兄故為
總者是認得夫故為為信若
認得朋友一不認而人其
是認一不認而毫釐千里
可也乎其難於認也

則多就性思得一者可以贊第
而向所謂思理思識思其又思
兄弟未只此一思豈不了然矣
一何物也人心是也人心寄位
方寸譬之於字直一點可而人
不知此點之大盡天地盡其
邊際只此一點點盡此一點
未盡形之字也盡此形之字
而天地山河文字萬象盡從此
一點中生矣此一點大心為生
天地山河已成其窮之字氣而
皮於至中生出造字之人造字

者從何下手蓋以為此點之大
豈歟而止以一點盡之則其象
宜如珠如丸而止也亦不可以象
吾心也亦不可以象吾心之定此
因點寄之太玄而不可以此字
抑亦虛一以象太極之定乎今
世之所謂一者至晉曰主偕曰
之為點而此色造字者與象望
同此妙悟將此圓點橫展放平
豈以一畫名曰一字而此一畫
而三百八十四畫其色為此一
字而五五四十字其色一也者

豎之界為一而十字取彎曲之
界為一而月字取彎環之界為
一而國字取彎斜之界為一而
而父字父字取彎橫曲折之
界為此一字文化來文而已故
此一字最為難思思得一字則
十百千萬之字家可得而化之
矣海弗思之多乃古之人思一
字則疑以為易是第若古聖人
終身理會不盡者人宜一目而
了也何至迷也思十百千萬
字則疑以為難是亦亦古聖人

從一中輕一點出者人都茫昧
而不思也何至左也嗚呼此子
大先生所以慨言而化思字源
八十一篇也試讀其之篇首曰
思一字之基太氣次曰思十
而字之器具氣一之思曰孩提
縱橫几案輒結成一十之思曰
村氓押束合券輒結盡十此語
最為切近而喚醒人心與孟子
良知之說同功若孟子論孩提
童孰稍長敬兄而及知孝弟之
為良知也先生論孩提成一

村氓合十而及之十之為人
以畫也是不待讀至終篇而一
展卷而已思字之大以腦氣一
与十不属於人則虛而無若故
以思人強之人道大氣先之以
思以思性而人之本來可識也
終之以思思慮而人之大閑
可守也此上篇所測之大指也
中篇言曰思夫而求於一夫之
天終曰思夫而明夫執中之道
六篇言曰思儒而能乎聖王之
帝終曰思字而明夫聖王之象

此三篇八十一字總之以以成
其篇之人字也人字成而道如
十全十字全而道如合一此又
所以由十段一而為一而為一
之統易也夫以千百字而併段
八十一字以八十一字而併段
一字思字者當為餘義乎為此
思字思而氣下第也論者視端
若視氣先生為思於己而第也
而思世以觀其思也其氣下字
收田之虛端之圓然而仰而承
滄海先生為極之一圈此然此

園視之不見記之不同而旦堂
 目王之君將為菟裘以老今庶
 幾成可以認一也清以是認先
 生之恩可承先生之冢嗣曰泚
 遠為中州觀察史如予嘗為之
 居免旦凡與同升而受庇不涉
 也茲復以先生遺字泚示之是
 榮未三地之全付家氣予無以
 報先生且世以報泚遠姑從認
 一中認之世一之定園是併一
 而世之知以為是公序是若為
 沒字碑而今為世字序也余世

似清以是世字序而報
 明景隆集在遷光火淵此秋七
 日免泚及學三泚景秉敬報
 謹泚

認字測序

瞿子若曰嗚呼我不敢知

書
三
藏

維皇上帝若之何其乃以此一部測獨付畀
陝槐村周先生我亦不敢知槐村周先生
又若之何其乃肯以此一部測惠遺我天
下萬世夫太極其先一蒼蒼耳矣一汶汶
泯泯耳矣將安所得象乃庖犧氏崛起藍
田華胥不厚自爲太極畜藏忽爰始剖判
之作而爲卦當其時安所得字乃西安倉
頡又復開鑿之作而爲字已西安周公旦
又復大自經緯之作而爲易吾以爲造化
至于斯亦差可稅駕矣乃槐村周先生於
西安最後出又復作字學啓蒙已復作認
字測起而緣飾之嗟嗟則既已畢盡矣周
先生其文章經世其道德匡時石渠天祿
閒自有名太史載筆勒之金石藏之名山

大川余卽已待罪館局乎然晚進又不文
亦曷敢置一辭唯是於先生所惠遺我認
字測有感焉夫道一而已矣豈復有二又
豈復有十故識得此意則十卽二也二卽
一也亦終畢歸諸太極而已矣然先生必
剖而二之析而十之又推而衍之迄於八
十有一此何者夫九之數爲陽九而九之
則八十有一矣而九則純陽體也且八十
者卽八卦每一十之則八十矣而其一則
太極也又一而十之者則一卽先生之認
一第一也十卽先生之認十第二也且先
生認一測中其精一純一一貫諸種種所
謂一殆不啻三十余從危病中卒業一過
竊揣知先生生平必將于一切世味澹然
不滓而飭躬勵行讀書窮理之學必至老
不倦人見其擇地而蹈兀兀窮年或以爲

狷介寡合卽知者亦不過謂其意在著書立言用自表見耳乃余茲觀于此測其抱負天人性命之蘊綱常倫理之懿聖賢修己治人之學往古來今事物之變亦已盡窺厥藩而直躋其域此設非一切世味嚼然不入其胷中第擇地而蹈兀兀窮年與人落落難合者安能爲茲經世出世出世經世大業者乎而其爲書又不過借字爲認借認爲測借測爲言此皆先生身自有之而特欲借此以公諸天下萬世而不獨以空言自託此其意譬之中庸亦旣已位育天地參贊化育矣而其自名不過曰中庸若殊甚庸衆然者譬之周易亦旣已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矣而其自名亦不過曰易若殊甚率易然者寓窮高極遠于至淺至近此中庸之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

經世測

前序

三

高必自卑卽易之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當是時會門人熊王周者故先師胡廬山先生高足弟子與顧桂崖先生甘宮亭先生鄒四山先生遊甚習偶來余柴關中與談性命又南城吳世卿者故新城鄧潛谷先生高弟以宏材碩抱爲前後兩益王賓師與南豐趙我白先生素同筆硯

經世測

前序

四

爲石交頃來爲吾邑博以冬十月朔率吾壻曹文常暨若二子來商問學余出先生認字測與視余曰先生認一測中其爲目卽不啻三十設公等以此八十一測兼而倍之安知其不卽與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合又或以此八十一測參而伍之安知其不卽與焦氏易林四千九十六卦合設又以此八十一測參而互之安知

其不卽與周易萬一千五百二十合又設
令以此八十一測用兵家什圍伍攻法十
而五之五而十之又安知其不與邵堯夫
皇極經世之十二萬九千六百合又設令
以此八十一測用洪範皇極法參而三之
究而九之成而八十一之安知其不與蔡
元定洪範皇極六千五百八十一合又設
令以此八十一測用大衍盈縮差遲疾差
曆法朔而虛之氣而盈之仍復以加減差
法加減之安知其不與僧一行之一千三
百四十萬合又設令以此八十一測引而
伸之觸類而長之或反覆其道或錯綜其
數亦若余所作天行易縱橫反覆至萬變
而迄無終窮又安知其不卽與易學啓蒙
千六百六十七萬七千二百一十有六合
然總之不出余所謂抱負天人性命之蘊

綱常倫理之懿聖賢修己治人之學往古
來今事物之變此四言侶差已略盡矣誠
中庸所謂費而隱易所謂曲而中肆而隱
迺者達庵公自大梁以使者來見命而九
思不佞固陋無能揄揚明德又習知先生
平生不求人知亦不敢輕爲揄揚以傷先
生闇然自修之實然又不忍使明德之汨
沒弗稱也故勉爲敘述如此是道也馮少
墟先生題詞中言及之矣卽余小子亦不
過少墟先生語中識得此意當少墟直言
極諫爲名侍御去而歸田已若將終身及
其間長安令吾楚楊侯嶺敘述不佞遂與
達庵公畫定策欲以車來迎不佞疾驅入
函谷關頃茲余謬語不知少墟公以爲是
否誠願竊有請也且先生之作此認字測
蓋嘆慨于前人之讀書不識字而景行于

程子學者先須識仁之說頃先生幸以字
教矣則余小子亦卽願以字學余觀庖犧
氏西安人倉頡西安人周公西安人周先
生亦西安人庖犧字圓倉頡字方皆有郢
郭則謂倉頡或卽庖犧亦可又竊妄疑頡
字其外從吉周字其內亦從吉則謂周公
或卽倉頡亦可人言易字不過從日從月
而周字其外從月則周之爲字殆近範圍
不過取吉字爲參伍錯綜之則其內殆近
曲成不遺則謂後周先生卽前周公亦可
且字之爲象從山而先生之諱亦從山則
竊謂先生卽字字卽先生又不識可乎不
可乎達庵公故純孝余聞其博求諸上天
下地第有一可揚扞大人者輒不憚捐髮
膚往從之吾茲由所爲認字測究觀之則
吾楚宛委峯有蝌蚪碑其書金簡玉字名

治水聖記故達庵公以厥考故遂得來楚
爲觀察副使禹故都安邑在晉而易謂上
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
以治萬民以察亦復在晉故達庵公遂得
往爲晉參政庖犧氏始作易而庖犧氏則
都于陳州故達庵公遂得往爲梁廉訪使
倉頡測字臺在大梁今先生認字測達庵
公亦復耳鐻勒此中事誠奇絕余獨悲始
余從嶺南作中庸口授而不幸尚未得先
生茲測設令獲早覩見之卽恐余中庸亦
已傳已而從金陵作古樂測而不幸尚未
得先生茲測設令獲早覩見之卽恐余古
樂測亦已傳已又于廣濟江漢書院作易
經以俟錄若洪範衍義若曆正若樂經以
俟錄而不幸尚未得先生茲測設令獲早
覩見之卽恐余諸易範律曆亦已傳吁嗟

嗟乎今茲已矣余尚何言哉余尚何言哉

江漢鈞交瞿九思譔



認字測

槐村先生認字測序

槐村先生吾關中躬行君子也先生
庭訓潛心問學爲孝廉時閉戶寡交載籍
極博而聲律字學尤爲學士大夫所山斗
其於紛華勢利澹如也後謁選皖郡司理
再遷地官郎督儲鴈門咸以廉平著聞亡
何移疾歸徜徉林泉自吟詠筆研外它無
嗜好余小子時得執經問難乃先生進而
教之故每侍先生曾中訛客十釋八九戊
子己丑余叨附先生冢嗣淑遠驥尾一日
淑遠出先生認字測三卷示余余受而讀
之喟然嘆曰思深哉道蓋在此乎非它泛
泛著述者可埒由是朝夕體驗不忍釋手
時同館兄弟見而奇之而一時京邸諸搢
紳咸借鈔不給余欲刻之不果頃余奉
命觀風齊魯與同志論學閒因及此編咸謂

當刻之以廣其傳乃舉而籌之運判景君
景君曰唯唯遂代爲校讎付剞劂氏先生
著述甚富如槐村集字考啓蒙困言各若
千卷淑遠業刻於家塾而此編尤先生所
最得意者其立言之意詳在先生自序中
余不具論論其所以刻之之意如此先生
有莫逆友爲今岳守三我李公公爲孝廉
時亦閉戶寡交月旦與先生並重所著有
一中觀物二編新吾呂公序而刻之余嘗
謂先生此編當與李公二編並傳不朽蓋
均於人心世道有裨益云嗚呼觀先生者
觀此編其於先生生平問學思過半矣
萬曆乙未嘉平月旣望年家晚生馮從吾
頓首書

認字測序

余銜

上命按轡而同年關中淑遠氏一日手認字
測以示曰茲家大人作也剞劂于山之左
驄來如臨試爲寓目或亦見其志之所存
余行部至卽索而卒業已喟然嘆曰詩稱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余交淑遠久其容溫
以粹其度莊以肅其履恪以方聽其言也
崇厚而根諸理造微而依于正意其式穀
之學必有異乎人者乃今得是編而知所
從來矣淑遠尊人爲司農郎子大先生先
生世紹離龍之慶博綜羣籍立身行己惟
古人之與稽而仕且坎廩輒解組去泉石
餘暇爰挾書契之精英挈經常之體要肆
名理之眇論發靈府之淵停洋洋乎郁郁
乎載道之文其必傳無疑余不敏竊以爲

有六善焉一曰近人如士儒師友君臣夫婦之類人道所重也而宇宙名物統是二曰重內如仁義性情忠孝廉恥之類內修所先也而肢體形色統是三曰經世如兵刑政治之類皆世務之大者也四曰崇正如道則析異端之害善則斥淫祀之非術欲其擇說辨其邪是也五曰救弊如農不嚮晨官不覆下富貴失其在我號諡極于吹濫是也六曰訓俗如力田爲男人僉爲儉心音之意嚴于獨聞口令之命定于有節是也若乃識見不淆確乎止一之正詞鋒秀發無非大可之奇先生之于字學徇所稱極深研幾神交四目之聖非耶昔子雲作太玄八十一各繫以測先生字各有測而數準太玄世以爲子雲再作嗟乎太玄準易或病其僭猶然傳之至今孰與是

書該博而條暢純正而切實于彝倫日用最爲有益者哉淑遠之爲君子其得于先生教誨良多雖然結繩以前何字可認古有讀書不識字者豈其未嘗認而測之夫求魚兔必於筌蹄是編先生之筌蹄也魚兔得而忘焉庶幾哉識字之讀書矣淑遠式穀祕傳或亦在是余不敏竊願有聞淑遠其以教我

賜進士第巡按直隸督理長蘆山東河南鹽法湖廣道監察御史畢三才序

認字測

關中周字子大

余編字考啓蒙而後解認字也吁老而認所認
幾何一認百愧矣愧斯思思欲有說于是述認
字測凡九九篇蓋自認一起終認字焉敬告後
生當及時蚤認毋墮蒙悔凡字古正而不習於
今者姑以今正便覽如以從類是也認其正而
通通之正者云爾不敢固也望人亦如是矣萬

曆訂亥入日試筆識

目錄

上篇

- 認一第一
- 認十第二
- 認人第三
- 認心第四
- 認性第五
- 認道第六
- 認德第七

認學第八

認志第九

認士第十

認仁第十一

認義第十二

認天第十三

認大第十四

認正第十五

認中第十六

認善第十七

認理第十八

認思第十九

認意第二十

認情第二十一

認行第二十二

認孝第二十三

認忠第二十四

認節第二十五

認恥第二十六

認廉第二十七

中篇

認夫第二十八

認婦第二十九

認男第三十

認農第三十一

認王第三十二

認君第三十三

認臣第三十四

認交第三十五

認誠第三十六

認實第三十七

認言第三十八

認文第三十九

認詩第四十

認說第四十一

認笑第四十二

認訟第四十三

認忍第四十四

認師第四十五

認宮第四十六

認位第四十七

認貴第四十八

認名第四十九

認寵第五十

認進第五十一

認積第五十二

認術第五十三

認史第五十四

下篇

認儒第五十五

認真第五十六

認直第五十七

認友第五十八

認身第五十九

認儉第六十
認富第六十一
認財第六十二
認刑第六十三
認兵第六十四
認政第六十五
認官第六十六
認治第六十七
認號第六十八
認字
認諡第六十九
認吾第七十
認命第七十一
認神第七十二
認數第七十三
認占第七十四
認奇第七十五
認僊第七十六
認壽第七十七

認老第七十八
認拙第七十九
認隱第八十
認字第八十一
附序後三篇
目錄終

認字測卷之一

關中周字子大著

上篇

認一第一

說文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
成萬物凡一之屬皆從一。

測曰文字肇於一。蓋兩儀起一。萬事萬物出於一
也。一之義大矣哉。今孩提稍解笑語授之一。輒記
縱衡畫几案無不成。誰不忽一。乃知一之義者天

下鮮矣。自義畫一奇。一文攸著。由是對峙為偶。疊
之成二。加之成三。而百千萬億之文之數皆因之。
顯布積累。而立於人心。厥繫尤重。故必精一如帝。
後謂識一。純一如王。後謂識一。如唯一貫信道一。
後謂識一。故人一則尊物一則貴。事一則成。心一
則大。君臣一而泰。夫婦一而和。朋友一而合家。以
一齊。國以一治。天下以一定。茲焉心與口不一。真
與相不一。微與顯不一。達與窮不一。休與仕不一。
前與後終與始不一。利人與利己不一。責已與責

人不一。對譚與反面不一。獨知與共見不一。為國

天下與為吾家不一。憐兄弟子與吾之子不一。久

得志與偶失意不一。倉卒應變與居常矜持色厲

時不一。雖謂世無一識一也。嗚呼。其何以譚道

之太始。語造化於天地萬物之初哉。故認字莫先

認一。

認十第二

十

說文數之具也。一為東西。一為南北。則
四方中央備矣。凡十之屬皆從十。

音上下
通也

測曰往者嘗讀顏子問一知十。謂即始見終云介。
吁。茲觀十之義。而知十固難知哉。數曰具。則天生
地成之全宇宙中。經以南北而一通之。緯以東西
而一互之。四方中央備而八極所由合。儀象事物
所為塞此十字形。義為最大。百千萬億皆若所為。
而三才至理。乘焉在人心。人事四維百行。一有空
闕。即衰不盡。經廣不悉。緯豈曰知十。必如大學之
絜矩。左右前後。上上下下。無一不足。而

後能十。如中庸致中和極位育直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併包徧覆者爲一而後能十。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充十之量也。己所欲勿施於人擴十之端也。如古稱禹使大章步東西豎亥度南北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果如所譚無一不到而十之形殆庶幾乎伊尹思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識十之義見乎志矣。苟於物一有不體道一有弗弘胡克稱具數而一東西一南北哉。今之君子之東棄西適南屏北見我不見物爲利不爲義身之外胡越焉戶之內谿徑焉。錫口戟心惟恐人不傷筦面坎背惟恐物不陷積貯而幸歲之凶貨櫬而利人之死如偏枯之株花葉弗周如痿痺之身榮衛不達萬孔千隙曷由補塞試呼山谷癭癰子而謂之不識十誰不笑之。乃爲具爲一東西一南北爲備四方中央之道誰則識之。每見村氓不解書至押名合券輒能畫十人以爲易也。不知咸正無缺之義已默寓於約信之始所謂日用而不知非與。故認一繼之認十。

認人第三

楷人

說文天地之性最貴者也此籀

文象臂脛之形凡人之屬皆從人

今所謂立

楷人

說文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象

形孔子曰在人下故詰屈凡人之屬皆

從儿

充兒允兒兀之屬是也

測曰凡天地之間孰非人哉孰非人孰非性天地之貴者哉人胡二立人之道有二也象臂脛之形

籀文者今所謂立人是也奇字象在下詰屈形人

鮮知之蓋立人之道所由行故曰仁人也易曰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此入之所以爲立三代所以直

道而行者胡可屈孔子曰慮以下人此在下而詰

屈之形蓋入道惡盈而好謙君子義爲質而禮行

孫出胡可無屈立而立屈而屈立以運屈屈以行

立而人道全矣此體中用和守正通變持已待物

乾剛坤柔震起巽伏之道所謂成中位參天地也

聖人立而化賢人立而立皆未始不能屈中人知

有立未必能立立之未必固知有屈未必能屈屈之未必宜亢人知立不知屈臂脛其形而已病腫者也卑人知屈不知立所執下而已折腰者也小人者陽立而陰屈形立而志屈聲立而實屈屈於富室而立於寒士屈於貴宦而立於素交屈於豪強而立於巽順屈於失意而立於逢時大都屈於有求而立於無所求屈於有得而立於無所得屈於所可畏而立於所無可畏立於無所求無所得所無可畏而旋又將以有求有得有畏者而屈屈於有所求有所得所可畏之前而旋又將昂然巖立於求之得之畏過者之後方其屈也爲狐爲鼠喪其爲臂脛而不自知方其立也突如鶻踞如虎冥升如螭蟻上而不下罔知愧止焉此立非所立屈非所屈顏風世態炫文繡具員臚方趾而已聖人至人賢人成人中人衆人亢人卑人偏人小人無入而所性之貴厭初一而已一而二之二而三之以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自知也故凡同性是貴者尚認人

認心第四



樞心 說文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說以爲火藏凡心之屬皆從心

測曰心可形象乎心不可形而大有所形形而妙乎形故象形難惟文字善象之兩端上承仁義通乎天象併包之大也一根旁曳生意通乎地象變化無方也條理中涵經緯潛乎人象多竅而虛有主而辨也故在身之中謂之心可以云土藏土生氣也厚道也亦可云火藏火文明旁照至宣朗炳煥者也併包通天故名心曰天君變化通地故謂心曰地曰田經緯潛人故謂之丹府謂靈臺謂神明之舍卽此在身之中模寫數畫閒三才之至理備天下之大本立千變萬化至美至美萃矣故曰善象云君子觀上承之象而知併包不如天不可爲心觀旁曳之象而知化生不如地不可爲心觀中涵之象而知竅而塞主而傾者不可爲心身中而俾之偏倚驅之出入焉不可爲心生生不如土敦厚不如土不可爲心文明宣朗炳然煥然不如

火不可爲心。不可爲心斯不可爲人。不可爲人斯不可爲天地爲萬物。故人者天地之心。物皆然。心爲甚。心皆然。人爲甚。一正心而修齊治平因焉者也。顧土能生能厚。亦能雍塞。火文明炳煥。尤善燥焚。蠶除少懈。周行隄障矣。一不撲滅。星星燎原矣。故今之爲心者。吾不知之矣。卽知之。百千萬言莫能狀矣。蓋益多形而難象。故誤其上承者而爲高亢。爲崛強。爲彊梁。爲冥升。不已誤其旁曳者而爲卑屈。爲邪曲。爲鉤黨。爲株連。隙鑽誤其中涵者。爲谿徑。爲樊籬。爲機械。爲陷穽。爲虎室。爲蛇穴。爲魘魘。爲魑魅。爲鬼。爲蜮。爲海濱。蜃氣吹城。噓市出沒。有無不可定擬。而方寸閒復得元形定象乎哉。故識心難。認心亟焉。

認性第五

性

楷性 生聲

說文人之陽氣性善者也。從心。

測曰。粵稽古先哲立言性何紛然。備也。余安能更溢之辭。顧不但諸子分門互異。有偏主卽吾孟氏。

道性善亦但主立教人。獨有聖人之訓爲確而盡。無遺議。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固囊括百家矣。後儒發爲義理。氣質二端。而聖人之意益明。蓋制字心生。爲性。心則舉義理。生斯兼氣質。故認生爲性。則遺心。明心見性。則遺生。其不知性均也。茲乃云人之陽氣性善者也。夫曰善主。吾孟氏曰陽氣。吾駭焉。不知易言一陰一陽之道。繼之善成之。性者謂何。而獨陽豈生。沉心一太極性。獨陽氣邪。注說盤字矣。或云性善至矣。乃曰孟氏但主立教人。然則性亦有弗同乎。余惟余非敢異孟氏者。但知聖訓確而盡也。頃見鄰有二赤子。生歷月同。各稍解。據地學。甫畝。曾未有。大知識。顧忌也。其一見螳。爪殺之。惟恐弗亟。其一稍轉移色。避若懼。螳能我嚙。而又恐傷螳。然則知好殺與生。二赤子豈同性哉。此古人所以有一聽啼聲。知英物。又有知必滅。若敖羊舌氏者。性善同乎哉。孟氏意若謂此不可與不善養性者談也。故云主立教人云。吁。學者尊孟教。慎孔習。矯生質之。或偏完心理之。

本具然後能識性是在認性

認道第六

道

楷道 說文所行道也從彳從首一達

謂之道

附

音緯

測曰夫道從首首之爲言始也又形而上之象也

從彳彳行乍止之義乍行乍止爲彳亦猶一彳

行之謂且乍行乍止則行止待人虛行也抑行

以求止止以息行一屈一信一陰一陽動靜不失

認字測

九

其時淵乎微哉識此可以冥會道矣夫道一而已

矣一者始行之謂爾雅所謂一達者也一達於國

都爲道路之道一達於倫理爲道理之道故云道

猶路也中庸所謂率性一達始行之說也分而岐

傍蹊矣哀而引曲徑矣在吾道均謂異端夫道之

始行也一儒皇儒而皇帝儒而帝王儒而王岐之

霸即非始行者二相五臣四友十亂儒而相孔子

儒而聖淵與思軻儒而賢至宋濂洛關閩諸儒儒

而儒而岐之黃老申韓權謀術數又甚之以釋迦

以詞章功利益非始行者夫是猶世所談人所知

也乃又各有衷引於其閒者姑無更僕今衷引而

入人最深莫如二氏彼老氏始行一清淨而今其

徒衰之以長生以尸解以飛昇以導引以黃白以

方術內學以容成公御婦人法卒且歸於亂茲皆

老氏始行乎佛氏始行一空寂今其徒衰以廢倫

削髮開山面壁脩齋誦經輪迴果報舍身滅性說

因聚黨每每大奸巨寇或潛孽其閒茲皆釋氏始

行乎胡怪二氏之徒即吾聖人始行何如而吾徒

不趨二氏蹊徑者幾希悲哉夫是猶世所談人所

知也乃世真儒實踐尊聖人之道者固多閒亦有

一二自附於濂洛關閩之後而時出入老釋之閒

本辭章博顯達取道德大聲譽曠官不事事而曰

脫俗日高談延攬不擇人而施以樹黨厚名曰容

衆實右袞袞左褐衣曰慎交偶進一褐衣以博名

高曰下士忘其彼之來從貴非從善服利非服義

也而曰點化口譚恬退屈指遷除曰待時信數不

信理曰安命好服人不好下人曰有執深畜廣蘊

若不解人爲欺爲諛然曰敦厚嗜榮忘親曰作忠養望趨時曰致和聞人譽已而喜曰知已一有違言於我曰妄人苟同而自安曰不盡人情教人以善而行違曰自有說諸若此莫可名狀莫可端求爲蹊爲徑千岐萬引莫可終極不知濂洛關閩諸儒進則舉其職遺利害退即安所遇遺覬覦曾有一於是乎然彼眞儒者於其時尚叢羣譏觸厲禁蹈危履險而今千岐萬引者胡日赫赫丕著也豈惟眞儒者固宜起謗觸禁蹈危履險而起謗觸禁蹈危履險而不渝益表其爲眞儒與彼千岐萬引者工彌善縫左符右契前吹後噓上援下推宜日赫赫丕著也率是道也如其行之易若止之吁爲晉爲正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沉差且千里者乎認道嗚呼

認德第七

直心

楷惠 說文外得於人內得於已也
從直從心多則切

德

楷德 說文升也從彳直聲
多則切○附 德六書本義云酌則切行道有得於心也從直聲亦作惠

測曰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得其所
以爲直者而已矣故惠從直心加彳亦德蓋躬
行有得亦德也行此直心之謂也夫人之生也
直故吾心一直直心爲直行直亦德兩出而一
解無二德也自枉生幸免者多而知德者鮮聖
人所歎也其不直微生高但以乞醯借鄰之故
細事耳足知聖人之重直也重直即所以重德
也細行不矜大德斯累借醯爲欺物細枉均直
乎哉嗚呼今之士之無直也寧獨一借醯市恩
已乎以言悅人而不自愧好人諛已而不知恥
色厲而內荏言堯而行跣謂人可誣謂天可欺
誣終自誣欺適自欺心勞日拙柰何親操觚染
直心之文明於此義斯知德之不遠可與入德
矣認德

認學第八

敬

學

楷敬 說文覺悟也從教從一尚矇也曰聲胡覺切莫秋切從一下垂俗作瞞曰同矇拘又手也

楷學 說文篆文敬省 韻會注案說

文學字本作敬今音效而學校字但作

學

測曰世知學鮮知本敬知敬為效鮮知即學取敬解學從今遺古也從今遺古宜無學吁知敬之即學則知學矣一尚矇則童蒙之象也曰又手恭聽

童蒙

童

童

之象也童蒙恭聽而束於教以覺悟焉學之道也蓋童蒙赤子之心易所云初筮者也赤子之心匪以年一理未達即蒙一事未諳即蒙故世有白晉童蒙當恭聽以束於聖教者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故七十子老死聖門而不忍去夫子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今世學舉子業初無不真至學聖人之道而多偽人能移學舉子童蒙之心學聖人之道而後天下有學學舉子童蒙者惟知師之敬初未嘗不恭聽以束師教及藝稍勝

師鮮不議師既第鮮不忽師蓋教非所教學非所

學於恭聽而束之道無當故恆弗終也篤信聖人

之道而恭聽以束聖教雖無聖人教常在也又奚

容議矣敢忽以至弗終然後其學成矣顧世鮮其

人容一有之率多徽名而飾偽未必如學舉子童

蒙之真赤者世烏有學今郡庠序邑邑師儒社

社受佔畢家家督誦習終能以童蒙之心恭聽而

束於聖教凡幾何人蓋利蔑義紛華戰勝道德文

掩躬行而學之道荒無久矣或曰上取士以藝士

認學第九

志

志

不得不重藝進知其他曰鄉舉里選之世不可復則取士不能去藝聖人不得已也乃其所以取將何為奈何遂無童蒙恭聽束於聖教之心以空老故當認學匪飾門墻敬在日用

認志第九

志

楷志 說文意也從心之聲○止古之

測曰志與意尚有辨哉而釋志以意亦少戾心之義悞天下求志之學矣心所之曰志心所發曰意

發有善惡欺慊之則必善無惡必慊無欺然後可
故古聖賢志學謂志志道謂志志仁志義謂志志
道德謂志志功名謂志而志富貴之志之斯下矣
況認富貴為功名又無所不至者乎而又以侈僭
奢淫終泰然自號曰吾志足乎故志則可尚意必
須誠若不辦理欲隨發即之烏得為知所之烏得
為慎所之而稱有志之士語曰志伊尹之志故當
認志

認士第十

認字測 上篇

幸

士

士

說文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從一從十
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凡士之屬皆從

測曰余始認一而知一之大蓋天地萬物神化備
矣既認十而知十之大蓋四方上下縱橫周帀經
緯備矣茲認士於推十合一也噫嘻士又何大哉
又何至哉故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弘然後十庶無
負於四方上下者毅然後一庶無負於天地萬物
者無負於天地萬物四方上下庶無負於推十合

一者如其我冠長紳也則士服而已矣誦詩讀

書也則士習而已矣繩趨矩步也則士儀而已矣

王談帝論也則士詞而已矣組文繪句也則士藝

而已矣陟華躋要也則士遇而已矣孔子曰觚不

觚觚哉觚哉先正有云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余

猶恐語焉而未詳夫士不賢非士不聖不天且歎

於士聖天亦士之極造非出乎分之外者也故孟

氏稱士尚志至於不殺一無罪不取一非有然後

為居仁由義而大人之事備夫大人之事備而推

認字測 上篇

本

十合一之義始無歎焉嗚呼為士難稱士不易認
士也毋畫

認仁第十一

仁

楷仁 說文親也從人從二徐鉉等曰
仁者兼愛故從二

測曰仁曰親猶云親親仁也孩提之真心是也而
曰仁者兼愛故從二失之矣愚謂二天地也人依
二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一仁而已矣
故覆此生載此生知始此生作成此生陽動此生

陰靜此生發育此生肅殺此生雨露此生霜雪
亦此生栽培此生傾覆亦此生薄海內外大生
廣生此生窮谷寒砌一蠕一卉亦此生無息無
生無處無生無生不真無生可私無私故生無
私生故長生人亦此生故依之斯仁達之斯非
仁故人依二爲仁中心安仁安二之生利仁利
二之生不違仁不違二之生志於仁志二之生
卽不仁者不仁而已初亦未嘗無二無生故忽
然乍見之傾未嘗不偶復形見此二之生惟假
仁者出知仁之美戾仁之眞忘仁之無私謂天
地之可襲外示煦煦之容中藏自便之慘假之
不已遂盜人之仁爲己之仁盜之不已遂掩人
之仁以行己之不仁而思欲盡天下陷之不仁
罪莫大焉試觀上下四旁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頃令一世瞽瞍瞽瞍不知孰爲天地孰爲生孰
爲仁孰爲不仁故曰不仁不智吁天下卒亦胡
可瞽卒亦胡可瞽智固在仁固在也故知人之
所以依二則知仁則知博施濟衆天地同流愛

一人利一物亦天地同流置一器必求諸安命
一僕必計諸便殺一牲必當其用叱一隸必服
其心亦卽天地同流是謂生是謂無私是謂眞
是猶父母之愛赤子而孩提親親之心常在推
是心也以當官生道行於上矣以治家生道行
於下矣況於有天下者乎孔子曰仁遠乎哉我
欲仁斯仁至矣言天地在吾人。人依二是也。認
仁
認義第十二

義

稽義 說文己之威儀也從我羊徐
鉉等曰此與善同意故從羊○趙古

則六書本義云宜寄切心之制事之

宜也從我美省義爲我美之意古則洪武

時餘姚人
字橋謙

測曰說文從我羊殊未得義威儀之解幾外義
徐鉉與善同意取近似而亦牽傳未明愚謂趙
橋謙美省之文我美之意於義精有功於許叔
重氏者夫羊大爲美義省大爲羊非從羊也善

亦如之故云與善同意夫曰我美則非我非美不足言義故爲我之義有我無美義襲之義有美非我故君臣有義我之美倫以義制事我之美行義以爲質美質在我利物和義美利在我我士也美曰義士我人也美曰義人我夫也美曰義夫非義之義於我美兩無當故我美之意得而義外之疑破由義之志篤矣君子者曰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繹斯言也尙當問俗美俗我從於義胡害從俗亦從義也如非美而姑附無害之說以從如義何如我何認義

認天第十三

天

楷天

說文顛也至高無上從一大

測曰一大爲天無能名也曷可測也不可測矧可言顧世之好顛天不得而繼之怨者類執禍福少愆如同天躔壽季富孔竊之郤輒謂天道未必一而大真有所憾也嘻茲其所以爲一大也歟杳杳冥冥沕沕穆穆職禍職福無禍無福無禍無福能

禍能福能禍而不必禍能福而不必福不必禍故畢禍不必福故畢福福或以禍禍或以福禍或福種福或禍苗將有禍之而人弗知其禍正爲福之而人不自以爲福福禍福禍福禍紛紜雜揉淹速微顯善藏其用莫測其端祝者自祝匪祝所益詛者自詛詛亦胡損無定而無不定有常而不於常要其攸歸卒成之終殺人之曾參竟莫能註三省之參畏匡之聖貌卒不蹈暴匡之刀也故不虞之譽譽何可長求全之毀全固恆在茲有道所以憂無故之獲而聖人亟危幸免之罔也歟語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恢恢故大不漏故一知大故不怨知一故能守不怨以守居易俟命君子之道也居易俟命一命也畏天時係一天也不自貳以清一胡我不一不見小以失大胡我不大胡我不一胡我不大故曰知天認天

認天第十四

大

楷大

說文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入形古文大也達也凡大之屬皆從大

徒蓋○附

介

切他達

說文籀文大改古

文亦象人形按此改聲與形而為楷大

同測略之

測曰九有八極地故大天包地天尤大人藐然一身混然中處胡亦大而六又胡獨象厥形也夫中和位育彌綸參贊裁成輔相之道說在聖經焉用贅茲固所為大與豈云亦大尤更大云然非自大非尚大非空大惟混然中藐然小故大小於賦形而大於有形小於心而大於功大於功大於有形

認字測上篇

主

故大獨象形曲禮曰教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皆求自處小之道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此小故大之說千聖一道莫之能違也而自大無大尚大無大空大無大矣抑又聞昔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茲固擴愈大之諱恐不知者讀之徒令人窮大而失其居愚竊意非聖

人之言易云同人于野亨聖人所謂大也如彼曰

人盡夫也者曰親其兄之子如鄰之赤子也者豈

所為大故大不可不慎也而士又或偶割記載一

語則喋喋然詡諸人工一藝訖訖然詡人倖一名

翩翩然詡人膺一命施施然仇仇然上人少得之

旭旭蹻蹻然驕人小不得懔懔邈邈京京忡忡以

倖倖然詡人嫉人忌人此其衷固巖巖自負而人

且蔑然小之猶大塊中一行螳然烏乎大又柰何

參兩大稱尤更大以肖此大之形認大

認字測上篇

主

認正第十五

正

楷正

說文是也從止一以止凡正之屬皆從正

測曰世人乏正蓋自古歎之匪正之難一以止之難也一弗止不得為正止弗一不得為正故正必一以止一以止是而已矣是則正然一未易止也止未易一也故安汝止德惟一經言訓正矣而道統之傳則曰允執厥中中者一也允執則止一止之統正統也大學之道則云止於至善止者止也

至善則一止一之學正學也多得之爲聖爲賢矣
求幾之希賢希聖矣得之弗能多求之未幾至而
日用酬酢孜孜勉勉不敢浪漫不敢遑逸萬一而
一萬一而止萬一而得是則喜不得是則懼此士
之知恥不正而庶幾可以語正者亦聖賢之徒不
墮世俗者也顧止之難一之尤難止一則事皆是
矣淮南子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
非其所非所謂是非各異皆自是非人夫謂世
俗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則可謂皆自是非而
人則可遂謂天下是非無所定謂是非各異是因
多邪而誣世之無正也是見數有千百千萬而不
知一以止者也其云至是之是非非至非之非無
是此真是非也則至言也故知真是知真非然後
知一知止知正之義可易言哉今有物焉一之可
也積一以至十則十其一矣二之一未必似一之
一也三之一未必似二之一也而吾欲十其一者
亦十其止可易能乎又況積十以至百而百其一
百其止者乎又況積百以至千而千其一千其止

者乎又況積千以至萬億無筭而萬億無筭其一
其止者乎故止之難一之尤難故統傳惟一必先
之惟精學言止善必先之知止有以也夫信一信
也而橋下死信非所止也況又多止不於信者孰
爲是奚其正直一直也而葉黨直躬匪所止也況
又多止不於直者孰爲是奚其正悌一悌也而讓
妻之弟非所止也況又多止不於悌者孰知是奚
其正故精而一知而止是以此正以此學亦此統
亦此上極聖下業士遠而弗遠近而弗近高而非
高卑而非卑人不可得人人可得盡人所能人不
易能君子者路不必哭岐守此中達絲不必悲染
持我無色頽波鯨舟吾掌其舵奔馬馳坂吾謹其
銜一動一定一語一默吾一吾止吾止吾一喜者
自喜吾不求人喜怒者自怒吾不爲可怒孟氏之
辭受皆是而君子大居正如斯而已矣認正
認中第十六

中

說文和也從口一上下通口音團回也
或云口即古團
字一音見認十

測曰中甚難言哉。口而一之。其道大其義精。口回也。象回而之形。括萬理以爲言者也。一徹也。徹上徹下。取一理以貫通之也。故萬理弗備。孰以形中。一理不徹。孰以成中。中之道。一貫萬之道也。故天有中星。地有中極。人有中德。中星回而萬象而通乎一。中極回而萬方而通乎一。中德回而萬理而通乎一。故千聖一中。不中不聖。世之譚者多謂伯夷偏清。伊尹偏任。柳下惠偏和。余謂此非孟氏之言。孟氏但云聖之清。聖之任。聖之和而已。不聞言

認善測

章

偏偏焉乎聖。蓋伯夷當家國之難。回而萬觀。不得不居一清。故清者夷之中。故清爲聖。伊尹處夏商仁暴之際。回而萬觀。不得不居一任。故任者尹之中。故任爲聖。柳下惠值春秋賢不肖冥茫之世。回而萬觀。不得不居一和。故和者惠之中。故和爲聖。謂夷中乎清。尹中乎任。惠中乎和。孔子中乎時。則可。謂三聖爲偏已甚矣。自聖中乎時者而觀。或可言偏三聖未必非中也。故天下以王畿爲中。而一國有一國中。一家有一家。中堂有室。中室有室。中

認善測

章

自王畿視國。自國視家。家視室。室視室。若遞有所偏。而其爲中。固各自在也。孔子時中。居王畿者也。三聖各居一國者。可以小大論。不可謂皆無中。天之中星。隨時而移。地之中極。定位不改。隨時而移。故員而神。定位不改。故方以智。孔子之中。天道也。三聖之中。地道也。天包地。故孔子統三聖。然其爲中一也。均能括萬而徹之一者也。顧後之所稱處中者。類摧剛直就柔曲。略本根數花萼。戕質樸等奇靡。奈何言括萬徹一之理。吁。如必居王畿環視天下。如孔子則世無中行士。苟隨吾堂吾室所宅。但能回而周閱。擇取以居。卽吾身日用飲食閒當自有一中者。在積而累之。漸而磨之。恐聖之時中亦不越是。認中

認善第十七

善

楷善本作善。今作善。說文從言從羊。此與義美同意。篆文善從言。詁林慶切。言。趙古則六書本義善美言也。從言美省意。

測曰善晉美省趙撝謙亦嘗正叔重解字如義云
美下本言競言也省從言蓋競言一言耳後作善
則愈變愈省愈從簡便卽此亦足知後人之於善
矣夫美言爲善非美於言也德美謂美訓言謂言
德美在中言足爲訓天下之善莫大乎是故有德
者必有言此美言也善也有言者不必有德則美
於言而已美於言非美言焉乎善故大學明親至
善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具焉斯爲美訓之言斯爲
善中庸達道達德行之一而九經徹天下國家焉

勸學訓 上篇

七

斯爲美訓之言斯爲善故六經之道無弗美六經
之言無非言六經之美言無非善在吾人庸行之
謹皆美庸言之信皆言謹信合皆善聖人所謂好
善好此而已故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
之外應之而言行所以動天地者在是故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亦在是是道也捷若桴
鼓的如形影信如符節故未見我不爲盜而鬼神
陰中我以盜賊之戮我不殺人而鬼神陰加我以
殺人之罰者爲盜而祈神之匿有不暴焉者寡矣

殺人而祝神之祐雖有能逃焉者亦寡矣乃今人
所謂爲善吾惑焉不修百行之美而致美於非鬼
之祭侮聖人之言而信不經之談相率瘠親戚以
腴巫祝剝骨肉以繪土木亂大倫以崇叢祠慢者
德以拜淫鬼欺之冥冥而詬之昭昭壞之昭昭以
媚之冥冥攘奇袤之貨而虔香火之儀履不測之
淵而冀非望之福心此者衆謂之好善行此者謂
之修善事且相與共推之以居士施主之稱社長
信士之號而類目之曰善人乃若其心其行吾則

勸學訓 上篇

七

不知上下行之士大夫惑之胡怪爾齋齋者爾蚩
蚩者蠱人心蠱民風亂世教其來久矣入人深矣
說之難矣吁以此爲善何謂美何以訓言孟子曰
君子反經而已矣吁今經殆不可反哉颶風走石
洪濤漂岳烈炬燒金難爲君子誰內君子哀哉吾
因認善乎深感

認理第十八

理

楷理 說文治玉也從玉里聲○附里
居也從田從土

認字測 上篇

无

測曰理者事物自然之次第順而適之變而安之神而化之起自目前充乎天地無巨無細無不有無顯無微無不涵在文曰文理理則自文矣在條曰條理理自有條矣不自外至不假強爲不必言揚不以默沈益之毫髮則多損之錙銖則少然而理自無多自無少也晰然而不可混淆梨然而不相掩襲而人恆自欲淆之自相掩之也而理固自在也固自明也反求諸己能自得之而已耳然理在物莫如玉五德聯珍衆觀具美蔚乎其文瑩然

認字測 上篇

手

所謂理學家者出焉嗚呼瑩蔚如玉仁美如里無人不可無物不有無事不有無時不有無處不有而顧以此名家其衰世之意邪君子之不得已邪夫不得已而名家吾願理學君子自王比德訓里敦仁崇直務實正己先物德意誠效唐虞忠信果符洙泗踐履講勸必不愧濂洛關閩如或樹高門以博鴻名飾清言以誇時輩騁鑿臆以亂聖真延黨與以隆時望互推詡以厚自欺亦自瑕其珍擇處非智者倫而胡知玉之里之之爲義也則小子

認思第十九

講習矣賴焉見其側席奉腹若弄者矣惡乎玉不可以化里認理



楷思 說文容也從心凶聲凡思之屬皆從思○附 楷凶 諧 說文頭會

幽蓋也象形凡凶之屬皆從凶○六書

正譌思念也從心從凶凶頂門骨空自凶至心如絲相貫不絕會意俗作思從田非

測曰思欲通通者上下徹之意無橫生也橫生之
思君子弗思也夫天下何思何慮故易無思也乃
人胡可無思哉心之官則思惡能無廓然而太公
物來而順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聖
人無思而無不通無思之思天下之真思也故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君子九思學者近思求通而已
胡思不可他如爲禱利而思爲名位而思爲凡事
計成功而思爲宮室妻妾所識窮乏德我諸一朝
之享一笑之娛而思爲紛華淫欲晝夜覲覲於分
之上命之外而思爲傾人陷物而思爲子孫馬牛
蛇蝎而思爲才智必如何能封天下口智計必如
何能掩天下目一切敲衮崎嶇彌縫雕鏤日戚戚
然而思百凡橫生之端毛髮縷結罔可悉數以若
所思胡如無思是心勞日拙之道矣必三思一之
已甚矣故思從心而必冠之凶所謂如絲相貫不
絕上下通徹之意不橫生之象也一橫生豈惟失
此本心不重塞吾頂上空骨乎鄙諺語聰明必云
徹頂斯言雖俚適思之道如可橫生胡不云徹肘

意

楷意 說文志也從心察言而知意也
從心從音

腋背蹠哉故曰慎思之能慎思朕後能認思如注
思云容吾所未喻豈以儼若思而謂之容哉不知
曲禮借以狀敬容非謂思爲容也吁叔重氏說思
而不知認宜百世鮮認思之士

認意第二十

測曰昔者聖人之制意也加心以音其有意乎而
曰從心察言而知意也是徒觀諸外幾失心音爲
意義矣心一發爲意意所獨知故聖人慎之加心
以音示人慎也夫意未形奚有音未形也而十目
所視十手所指在焉聖人以爲寧獨視之衆指之
衆而音由心生無聲而聲聞四達莫能測矣故裁
發一善心天下之善音斯鍾焉裁發一惡心天下
之惡音斯鍾焉起之微冥鼓鐘其洪神之聽之以
呼衆聳勿謂衆聳聽德惟聰疾若飄風應若谷空
四方攸同蓋不惟閒居肺肝有灼見焉而不聞亦
式聽於無聲古所以重防絃音之不及掩目也詳

云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
愚謂無易由言不若無易由意耳屬吾膜內矣吁
加音於心其聖人立象以盡意意與茲乃欲設意
為機飾意為儀假意甘悅刻意甚毒希誣一世塞
萬耳聲空名獵實利吾誰欺欺天乎欲誠其意尚
先認意

認情第二十一

情

楷情 說文人之陰氣有欲者從心青
聲○附 青楷青 說文東方色也木

生火從生丹青之信言必然

測曰情從心歸所統也從青匪直聲近青東方色
發育之象效動之所性天形見吾心之帝出乎震
也且青本從生心與生合一性已具乃又加丹丹
火色火易熾而難撲者可畏孰甚焉知情從心青
又有聲也則知情根乎性可以為善之謂矣又知
如火之易熾而難撲也則知感物而動情之欲欲
動情勝君子當知所慎矣此文字之大義聖人之
至教也如曰人之陰氣有欲者無乃失情之正直

認物感後私欲為情而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為
仁義禮智之端我固有之者乎叔重氏蓋見凡人
之為情而未讀孟氏書者也君子認情之所從則
情不可不順以其為心象青而有生也又不可不
制以其有所謂易熾難撲者潛伏其中也是故性
天自動則達道攸行即帝之出震何以異此情實
恣開則眾欲羣攻吾不知其所終焉可謂情之不
善哉故不近人情非也徑情直行尤非也故認情
徐真恣情焚身其要无咎慎塞其實以觀我生悔

吝攸憑聖人示之小人肆之君子慎之慎之認之
認行第二十二

行

楷行 說文人之步趨也從彳從亍凡
行之屬皆從行彳音敕象人脛三屬相

步行止也左步為彳
右步為亍合則為行

測曰一彳一亍則行蓋無時疋足矣行者誰能疋
足哉疋足即無行君子之勵行也亦當如是故行
轉其音而為行聲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
息不息則無疋足無疋足則有彳有亍有彳有亍

故行行故不息不息故健健故天行路之行如是
德行去聲下同之行亦如是吾見行之無不至者矣故
西域可通河源可窮未見德行去聲而至者也故親
在庭幃而色難兄在堂階而徐行後長常不能認
行

認孝第二十三

孝

楷孝 說文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
子承老也

測曰孝之以子承老也向假論說哉蓋自有天地

以來在人心著爲經矣夫子必承老而後孝故爲
字老儼然於上子偃然於下承之道也自今觀之
天下固亦有不足承之老然人至於老苟非大不
學耄令智昏者至於造家啓後大都經歷久於世
故間見熟於人情艱辛備嘗諳練深切鑒戒洪多
人家成敗所由灼灼在心目中矣子柰何不承不
承柰何孝故家翁多儉素而子見謂鄙嗇家翁多
勤勵而子見謂苛瑣家翁多畏法而子見謂怯懦
家翁多守禮而子見謂拘迫又多早起而情子苦

其妨寢多督過而浪子病其不情多訓誡而很
子厭其強聒蓋志驕於慈愛之深身逸於養
之素情習於宴安之適但見今茲衰朽若無用
而不知老者夙昔締造爲何狀蚤夜期待爲何
心邪吁寧惟世所稱不肖子者然後爲不承卽
能博祿豐饌以肥甘悅其口世俗所謂能奉養
者而有一於此非承老非孝也承寵褒秩以朱
紫榮其身世俗所謂能顯揚者而有一於此非
承老非孝也孔子曰色難承老之心也曰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承老之實也曰善繼人之志善
述人之事承老之至者也必如是然後可以稱
顯揚區區朱紫烏足榮而況服勞奉養爲人子
常職乎近又見有奉父母之仕宦而大以包苴
累其子子亦以是爲順竟至罪戾也者則承之
者與承者舉非道蓋去孝之義益遠矣人子不
幸奉此亦分爾祿養足娛悅其身心而不迎之
宜可也認孝

認忠第二十四

忠

楷忠 說文敬也從心中聲

測曰夫中心爲忠誰不識之顧求忠於中心也難且凡事出中心謂之忠謂忠曰實曰誠則可曰敬尚屬解字未確豈以世之爲貌敬者多必中心而後謂敬乎故中心事君然後忠中心事親然後孝中心處昆弟然後友然後弟中心刑寡妻順夫子然後居室閒有眞愛眞別中心交友然後爲信爲益夫彝倫日用孰不尚中心而忠每屬之臣何哉蓋君臣之際祥利爵名繫焉汙士心祥利以事君恆士心爵以事君潔士心名以事君惟貞士心君以事君心祥利苟至自豐殖卽至褻爵弗卹矣心崇爵苟日顯陟卽玷身名弗卹矣心身名苟成吾名卽國是之成敗弗卹矣是皆非中心之忠以君前有三者重奪我也故忠之於臣也尤亟而貞士之心乎君者惟知吾君不見吾身惟知圖國事不知圖身名苟成君以成吾名顯其身於斯世曰自幸如成君以殺身且至蔑名亦自安此中心之於

君者無所奪也天下一臣而已矣萬臣一人而已矣故聖人論學曰主忠信以中心盡天下之道也至論臣事君則曰以忠以中心之易奪重其防也抑中則又有無過不及之意如先哲謂屈原之忠忠之過屈原之過過於忠其論中心之忠也彌精中心則不欺心中則聖時不欺者難聖之時尤難請姑譚吾難勿譚尤難道不遠人言非過物習爽伏枕冠櫛應人于忖度之當有餘師吁中心乎哉吁忠乎哉認忠

認節第二十五

節

楷節 說文竹約也從竹卽聲

測曰物之有節者莫如竹故竹卽爲節卽非徒諧聲猶曰節卽竹云尚約也古今士大夫鮮不好竹故易蒼食取震象詩淇澳興君子先正至有相呼爲此君居無之而云令人俗者良好竹也好竹而不取節不其愧於佩韋弦之義與且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亦不能違節也故一歲而節之十二節

而中之又十二節以中故不過不忒以生以成約之效也吁天以節節歲人乃借歲節踰節今都人士庶富翁俠叟上元一燈之玩或累數百金而華轂綺席喧闐絡驛穠李落梅之貲又當稱是午日江南龍舟之戲鼓吹弄驚濤綺羅委危壑飲飛奪標士女歡玩者華靡至無算他如四方春郊緹騎名苑花辰中秋月夕九日高筵雪飛而羔宴排梅開而錦裯集一歲之間流連無虛日一日之內供張無紀極索異物以高價忙中饋於浹旬肥甘穢糞除珍奇飫奴隸士庶如此等而上之侯門相府又上之天家御幄益又可知不識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當先自何道風之也先王茂對時育食時用禮恐不如是而洙泗春風沂水之樂彭澤東籬壺觴之適亦曾至此靡費否天地以節授民時而人以不節之嗟應天其不至違天意矣天

和者幾希上者下所觀也士者民之表也傳稱智不如葵不能衛足愚謂節不卽竹不能約身於此忽諸又柰何臨大節也觀文衍義故布贅詞百爾

君子尚相約無負此君認節

認恥第二十六

恥

楷恥 說文辱也從心耳聲

測曰人不可無恥尤不可有可恥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恥心也不可無所足羞所足惡恥事也不可無聞也無弗聞也聞之辱也故不可有恥心不可無故恥從心原本也恥事不可有爲不可聞也爲無弗聞也爲聞之辱也故恥從耳且取聲示微也本

認字測

卑

心不昧耳微共聞庶幾知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心不昧也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耳微也顧士恥惡衣惡食者多而行已有恥天下鮮矣恥下問者多而邦有道穀邦無道穀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所恥知之者鮮矣甚之官邪彰於寵賂遂忘其所由敗者而反歸所敗以誇詡諸人施施然謂人莫已若也所謂樂其所以亡者其不知恥也滋甚吁從心從耳靜言思之認恥

認廉第二十七

廉

楷廉 說文仄也從广兼聲广音儼因

測曰兼并也手并二禾有好多取之意故局之屋形以广若不欲其恣然者廉之道也世無伯夷伊尹其誰能一粟不食一介不取哉故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為兼為广之道若為局之而不欲其恣然者故先正解廉曰分辨物之有稜者亦曰廉隅廉隅者物之防亦有辨義以防以辨決諸義而已顧義之於取也難聖人不敢輕信衛之公叔柰何盡責諸今之士不局以義獨不局以名乎為榮陟而廉者好名之士亦今之良吏也不可多得乃今日察墨吏亦嚴矣哉苟不局以名尚當局以法吾深怪夫法者未遣而干法者又繼何好兼無已不自广也及觀朝有以廉徵而鄉大以貲雄遣者未必甚而甚者未必遣豈揚波未清其源汰沙顧畱其礫抑中外上下之閒善兼者多為兼者易而自广與广之者之難歟認廉

認字測卷之一上篇終

不肖男傳誦校梓

認字測卷之二

中篇

關中周字子大著

認夫第二十八

夫

楷夫 說文丈夫也從大一以象簪也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凡夫之屬皆從夫

測曰夫云大一以象簪說文不小夫哉夫夫不以簪徒簪非夫也而又傳以尺丈計丈夫之說是徒

認字測

以形論亦簪象意也均之小夫者也夫丈夫長老美大之稱耳如丈以年丈以道德行藝則可若以形而已是曹交夫防風氏夫巨無霸夫凡長年而偃僂道高而貌寢者舉非夫也是退然若不勝衣不爲晉良臣而短小之齊相不若八尺之僕御豈理也哉愚謂一大爲天夫同天故亦一大而向上出乎天者夫大矣哉蓋天之下五達道充塞其閒矣五者其八十而夫居其九故君君臣臣夫也父子子夫也兄弟兄弟夫也朋友兩相與夫也夫

以制婦夫也中惟一婦而又以從夫爲夫所制故五道一夫身之而婦人不與焉故天之下凡成形者無萬數而莫非夫之所爲曲成兼利也已凡成象者亦無萬數而莫非夫之所爲旋轉感召也已故天以地對而實包乎地地一天也吾不責地夫以婦對而實制乎婦婦一夫也吾不責婦奚惟家不責婦卽五道十人責在一夫矣奚惟五道十人卽兩閒充塞形象變化責在一夫矣天道偏夫道完天工少人力多故天一大夫同天亦一大而又上出乎天夫大矣哉夫夫大而世小之故丈夫稱夫匹夫亦稱夫大夫稱夫傭夫走卒舉得稱夫甚矣世之小夫也然實非小夫也若謂人皆可夫不右華簪不尙魁形云爾蓋日用而不知之道也故鄙夫鄙吾夫夫無鄙也薄夫薄吾夫夫無薄也頑夫頑吾夫夫無頑也懦夫懦吾夫夫無懦也凡若此者皆夫之辱也而夫卒不可辱也故能得其一夫大同天而又出乎天也卽耕夫夫也吾見諸有莘之野矣漁夫夫也吾見諸磻溪之濱矣僕夫販夫

徒夫皆夫也。吾見諸胥靡之築魚鹽之市五羊之奴矣。苟爲不朕。邑厲內存。脂韋容說。晉如鼯鼠。負乘致寇。卽華冠端冕。林士夫爵大夫。吾不敢謂夫。故有蜚蠊爲夫而魁梧。非夫者。龍伯無夫而陀移。有夫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故必上足爲邦家之光。而後可以爲夫。又云。考槃在澗。碩人之寬。故必下不失碩人之寬。而後可以爲夫。又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惟夫之謂與。夫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認夫。

認婦第二十九

婦 楷婦 說文服也。女持帚灑埽也。

測曰。女持帚婦道也。寧惟帚。故凡婦人所事。不必同皆帚類也。寧惟持帚。舉凡婦人事。所有事。不必同皆持帚類也。下自士庶人妻。上極王后妃嬪。其分不必同。配夫則均。婦也則均。當持帚類者也。持帚則以順爲正之謂得婦道矣。婦道得則夫道得。故古者王后而躬筐桑夫人而親蠶繅。皆持帚事。

認字則 中篇

也。其下可知。輓近世地。天不交陽。綱下頽陰。道上干色。先德後愛。篤禮弛夫子。冥於制義。牝雞往往司晨。虐焰之橫。至于殷姐。周褒。漢雉。唐嬰。驪譏。燕啄極矣。下此閭閻。薦紳而婦不嫌夫。非夫其細鎖者。不可勝數。此寧惟持帚。且倒授之太阿之柄。故。饁田如賓。舉案齊眉之配。得而稱焉。則持帚之義。不明。而倡持帚之教者。失道也。則家所由索而風化之所由不振也。古之聖賢。每每不嫌去婦。此際明也。此法正也。今有士大夫。一旦怒其婦。不能盡持帚之分。而去之。則人必以爲薄。且輕舉而謗議叢。姑息勝矣。柰何有正位乎內之婦。無正位乎內之婦。柰何有正位乎外之夫。無正位乎外之夫。柰何有正一家正一國正天下之士。其端起於內。則之禮不講。家人之易未占。而持帚之義。未有識者。最重可憾。慨每見人家有嗣緒之憂。而爲之婦者。諱已之不宜男。而又不能容宜男之婢妾。或陽畜而陰奪其室。既息而又覆其養。百悍千毒。姑記難悉。遂致門無充閭之士。宗乏追遠之人。寸木不獲。

廟祀尺帛裂於羣爭夫也固失所歸而妬骨亦終無著茲豈但不知持帚倒授太阿固以操戈之寇爲仇儷之好可哀也已凡爲人夫而以宗祀爲重者固當預圖而早爲之所其端在割愛其機在默化善感感化之不入其事在善爲之謀吾友有幾衰年未立子者一村突也其婦則甚妬突無如之何則密畜一妾於別所慎之肩鑰時其來往穀粟有給布帛有給水火有給保媪有托臧獲婢不爲宣鄉鄰爰相曲庇久之子生六周矣乃始善告妬

認字訓

中篇

六

者而入之則始以瞋怒繼之罵詈繼之揶揄終之涕泣卒亦末如之何也已矣徐則轉愛其子而撫之未幾妬者死且得其主殯斂成墓祀焉不知者初或誹笑突而吾固深重突能預計善謀遠害重宗也因認女持帚遂併著之萬一可用之化妬而箴愚語云教子嬰孩教婦初來家有倒柄操戈之婦或初之溺愛驕之不欲持一帚其流弊遂至此與抑豈妬者自妬非持帚可自埽除與認婦認男第三十

田力

楷男 說文丈夫也從田從力言男用力於田也凡男之屬皆從男

測曰竊聞男子志四方無非事者乃其字以力田爲文豈以四方之晉事本諸此邪古之君子仕則食其祿居則食其力重本事也自末作勝而游惰衆力田之義荒矣烏知本遂至士視農爲二家而羞與爲伍不知歷山起聖莘野出阿衡彼何人也下此而長吟秉耒揮鉏帶經之士不一其人恐今日青衿子亦難與爲徒矣今之子弟裁能通章句再文墨一著儒冠便日攘臂高談以耒耜爲穴器菽麥爲纖品田舍翁爲下流謂我士人也何可力田力田當妨我業此先聖所以小樊須也不知樊須好近利廢太人之事故夫子姑拒之非直欲廢本業者今薄農圃而弗爲者吾不知所學當作何狀也夫謂力田爲妨業則日夕譙勿譙僻游遨發笑於門閭坊肆間且或相胥出舉興生與敗夫市子計箠刀錐之末也所妨孰甚焉且自力誠獨難胡亦不傭人之力而躬挾策時督之以自樂也夫

又何妨如曰傭畜之貨焉此則地利不當少分邪
又或曰如是則所穫不多贏余曰舊沒新升饒乏
相續聊以卒歲焉而已士焉用贏今有田而荒之
而動以置告諸人其誰與贏古一夫百畝八口之
家可以無饑此語大都耳今吾關中之田誠力百
畝所食殆不止八口附郭治圃家不三四畝日率
婦子敏敏渠渠墾種薅灌乎其閒仰事俯育胥此
焉賴嬉嬉然飽豐稔而遺荒歉士人數口之家世
業幸半百畝力督而約用之倘不大侵晨昏饘飽

認農第三十一

𡇗

楷農 說文耕也從晨𡇗聲徐鍇曰當
從凶乃得聲○六書本義云從晨𡇗省
𡇗同 又音聰○附 𡇗 楷農說文早昧

爽也從曰從辰辰時也 按今譌作晨
測曰農本從晨以時興也而凶音凶之從誠諺曰
凶省殆庶幾焉蓋凶在屋用爲明者而加之晨窺
凶晨發夙興所事蓋言勤也農事一勤而已矣勤
胡人不然而農民務之皆厥關尤重匪晨明以興
曷克哉夫農在勤所以勤農在一世勸相而後晨
明之務興故古稱王業根本而民事不可緩者也
茲焉紈褲以佚游叛農商販以逐末蠹農士名者
以章縫善農豪強以雄力奴農官長以催科撓農

認農第三十一

朝端以虛聲文具爲詔旨雖有膏澤每捍格弗下
而無實政劭農則勤晨明以興者烏能廣耒耜之
利而遂養恬之樂於是易勤爲惰者宜多且耕者
一人而食於耕者至十百千萬計也卽勤胡補徒
苦晨興而已余又竊意凶居晨上有明自上起之
義故上弗明農而責下勤晨興之業固難蓋自凶
晨文省首簡爲曲而農道亦首曲矣字與務俱變
豈偶然哉蓋非一朝夕之故宜幽風無逸之教獨
隆往古而農不明於後世也吁認農者須玩凶晨

之初意始得

認王第三十二

王

楷王 說文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

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

一貫三爲王凡王之屬皆從王

測曰一貫三爲王夫人而知之矣顧中畫入道也

貴親上而遠下何哉蓋率人以承天王者事也率

人以承天則天下有安土矣承天即所以理地也

認事測 中篇

九

此一貫三爲王者也故王者重民重民重天此王

道也字形之矣故天道煌煌王化明昌天道悠悠

王者同流天網恢恢王度弘開天鑒不爽王明刑

賞體陰用陽王制天常包荒行健維王所憲於穆

不測王尚恭默生生大德王心之式故曰王者求

端於天而孔子作春秋必繫王於天此率人承天

之道王人不可誣也今世工書者類抑中畫而下

之美調停以爲觀無怪乎人道日卑而承天之志

荒失義非一日關世豈細故哉蓋事見乎象矣夫

宸居紫極高不可陟深宮玄宴淵微難見天者艱

親人者易燕業業矜矜猶懼弗承安得忠賢日貢

王前認王

認君第三十三

君

楷君 說文尊也從尹發號故從口○

附 尹楷尹說文治也從又广握事者

也按治當作平聲讀理也广音曳象拙

引之形

測曰或言君亦難認哉而尹與口之從也既觀尹

認事測 中篇

十

從又广象拙引之形則知又手後詳見也拙引則

手有所持握事者也故訓治夫天下事而已矣治

天下握事而已矣握其綱萬目張握其理萬化美

乃有所握無所令則民不信不信民弗從故戴尹

依口而君道備矣易曰君子以申命行事行事則

尹申命則口君之字即君之道也且申命行事必

以巽謂之何蓋不獨隨風可象而事非剛德罔克

握令非虛噓罔克布惟巽上二陽則剛下陰則虛

剛故事實而有恆執握之象也虛故令出弗惟返

口之象也。三畫儼然一君之文。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謂君道。而渙九五之爻亦巽體也。則曰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夫有居故實而能渙。無非事者。君握之矣。大號以虛而渙。汗令所行也。噓君口焉。握事故尹。噓口成君。亦巽象之。然古者事與令一。故多聖君。叔季令與事二。故爲君難。觀風而知四時之所運。觀令而知大君之所握。故言出而行違。非令也。朝更而夕改。非令也。所令反其所好。非令也。一夫流言道路而爲之變。

認臣第三十四

令推恩。非令也。君令之臣不共之。而君又弗克正之。非令也。奈何。握事奈何。言治在一家。不能君僕妾。牽一郡一邑。不能君胥隸。君百姓爲將帥之臣。不能君士卒。奈何。爲邦國君。爲天下萬世之大君乎。孔氏夷狄諸夏之歎。所由興歎認君。

認臣第三十四

臣

楷臣 說文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凡臣之屬皆從臣。

測曰。五相牽以事君也。蓋象屈服之形焉。我知

之矣。屈服象形而已。至於道則常伸。孔子曰。事君能致其身。此屈形之說也。而所以致其身者有道存焉。道者奉職之實。致身之主也。胡可屈。故屈形所以伸道也。是故入公門而鞠躬如也。過位而色勃如足。躡如也。此形也。君在而踧踖與與。如此形也。形則不可不屈。則不敢不屈。乃若其道一得奉職事。則試宰而俾西方之諸侯。取則一司空而溝合公墓。以折季氏之不臣。一相禮於會而俾疆鄰不敢以裔夷之俘。亂侏儒之戲。侮卒能懼齊師。

認臣第三十四

以歸侵田。一持國柄。卽亟明兩觀之誅。晉建墮都之策。義風起於溫良。直氣出於恭讓。舉人所不能舉。行人所不敢行。蓋不復屈服之形矣。寧惟大者一乘田也。而必曰牛羊茁壯長意。若將有不茁壯長。則棄田而有不爲者。一委吏也。而必曰會計當意。若將有會計一失。當卽委吏有弗爲者。秩無崇卑。道無輕重。有所屈必有所不可屈。有所屈正欲行其所不可屈。有所不可屈正欲成其所屈。大較屈服象形而已爾。而世之爲臣者。則不然。驕泰其

志盈溢其氣名器而欲假之禮與樂而僭踰之拜也而恥其下盡禮也而以爲諂屈服之形不知其象非一日矣至於所主之職所守之道依違自廢洪忍徇人卽以爲委吏非不善會計也以自當而已矣非爲主當也爲棄田非不知茁壯長牛羊也以自茁壯而已非爲主茁壯也等而上之遇姦雄而間達者且將雷同以自成譽矣矧能誅權力棄都者且依阿以周容矣安能墮一旦有彊橫侮辱加我若萊夷誅儒然且將尋常視之退避不敢任

學淵

卷

其事而以其憂付人主矣烏能却有所屈者不自屈有所不可屈者則不勝其屈此萬世具臣之恆態自古則然今宜猛省天下奈何有臣則致身義聞而祿食之念重也認臣
認交第三十五

交

楷交 說文交脛也從大象交形凡交之屬皆從交○附 大楷大故交脛爲

測曰交以大交脛故交者大也交必有大有大後

成交自古帝之臣王之佐明良相與以事功大而交七十子之於孔子以道義大而交君子會文輔仁麗澤講習以學問大而交王事靡盬同心戮力共濟時艱以倫理大而交山澤木石之勿握手論心一語相諾百年莫渝千里所期時日弗爽糟糠不相厭谿澗不爲阻冰雪不能寒金蘭不足喻雍容切偲相將白首以好修知契大而交茲五者胡大不交胡交不大胡交大也不終勢大而交利大而交豪俠驅使大而交殺伐傾陷盟會大而交酒

學淵

卷

食謹娛大而交五者有大有交大者去交者解矣俟解然時其交好已自交疑交疑思交質交質思交惡交惡思交害始焉交脛終焉交刃蓋非所大而大胡以交爲在易泰大也故地天交上下交而無交不終前五者之謂也否小人道也其象天上而不下濟地下而無上行豈曰不交交之不以大故無交後五者有焉然五者交害酒食爲甚天下之交所由苟同而最易解者通上下貴賤小大古今無不然故乾餱豕酒兆愆生禍自古譚之於合

歡燕樂夫豈不尚侈至淫湎愆禍其謂之何此易之頤必節飲食而需之酒食必以貞蓋頤者養也亦養交也需須也交所須也節且貞無交害矣昔漢翟公罷廷尉又復也乃題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惡是何言哉居常悅燕雀聲音而羣食之一旦粒盡飛去而詈其非驚驚胡辨之弗早也交道交心兩未能大抑未睹夫世之秉燭大醕舍爵未寒而誹議已在路者倘厚仇饒曷難反射烏俟一賤一

認字測

中庸

卷下

貧一死後哉厥明又當復謝盛雅贊豐豔慰勞庖人不容口淵乎深哉詩云在染柔木君子樹之又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嗚呼世之知慎樹木而不聽簧言者吾見亦罕矣故交無大謹無交題門則甚認交

認誠第三十六

楷誠 說文信也從言成聲

誠

測曰誠之爲言而成也豈惟聲之諧厥有意哉天

道至善本此一誠人之能誠惟實此善世固多不善之行而未始不善飾其言人而能成其所爲言則善者實而誠隨在矣故言忠而卽成此忠斯爲誠臣言孝而卽成此孝斯爲誠子言義而卽成此義斯爲誠士躬與舌偕聲實實出胡不誠之有故成言爲誠聖教寓矣易曰脩辭立其誠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其成言之謂與嗚呼辭有枝葉空文無驗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天下鮮矣無俟縷悉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而尤

認字測

中庸

卷下

成言之爲急認誠
認實第三十七

實

楷實 說文富也從宀從貫貫貨貝也
○附 楷六音縣說文交覆深屋也

象形○貫錢貝之貫從母貝○母說文穿物持之也從一橫貫象實貫之形讀若冠

測曰余觀今天下所謂名器政事紀綱風俗亦何所不具哉獨少一實耳及認字至實之所從則以

貨貝入覆屋之下爲義吁聖人之意豈真以稱誘天下但使之毋貨貝實我屋邪毋貨貝實我屋人所知人人所務也聖人欲天下之務實必如毋貨貝實我屋而後可也此制文字意也夫有天下者有天下之貨貝有一國者有一國之貨貝有一家者有一家之貨貝有此身者有此身之貨貝隨在而毋之以各實我屋真猶好貨者務必得而廣蘊崇也則天下事有一不實者哉一實得而萬化足矣孔子曰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書曰

認字測

中庸

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傳曰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此所謂有天下之貨貝天子毋之以實天下者也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有國之貨貝諸侯毋之以實吾國者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又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此一家之貨貝家翁毋之以實其家者也孟氏曰仁

人心也義人路也又曰居之安則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此吾身之貨貝君子毋之以實吾分者也人人各有貨貝於己人人各毋之以實其居不以聲音不以笑貌不以名數不徒儀文則天下無不務實之人無一不實之事則名器不假政事皆真綱立紀陳而匪飾風清俗美而無偽形與聲符中與外而實治成矣昔者嘗怪卞和泣玉蘭生完壁而輕生而不顧夫一玉之弗售於楚曷損卞之不置和非泣玉也泣玉以自表也一璧之重於趙胡重而履尾虎秦蘭非完壁也重璧以壯國也故知二生所以借玉借璧之意則知實之所從亦借貨貝覆屋而成文耳顧世之實貨貝者惟日不足而知人人有貨貝於己隨在而實之者天下鮮矣百爾君子不在飾言誠自欲觀實邪否邪省心自得故吾於認實乎重感

認言第三十八

𠂔

楷言 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從

口辛聲凡言之屬皆從言○附

楷辛說文𠂔也從干二古文上字

凡辛之屬皆從辛讀若愆去虔切

古罪字

測曰經籍聖詰率訓慎言也其為口辛哉

也讀若愆義亦如之𠂔愆自口此言不可不慎

也故凡云口過也者云尚口乃竊也者云惟口

起羞也者云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也者皆口

認字測

中篇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之指所當慎也然有口𠂔亦有𠂔以口口𠂔

在我𠂔以口在人在我者吾慎之母俾莠言自

口言必有中即所謂謹白圭之戒而儆磨聖堅

三緘之銘者其斯而已如必畏人之𠂔我口

也而專務容默則朝宜無謬謬之忠野不貴直

諒之交矣且人亦豈能直杜口哉能杜口𠂔而

已故臣有以敢言死者𠂔以口非口𠂔也友有

以忠告疏者𠂔以口非口𠂔也孔子曰事君數

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𠂔在人匪在我故不

可則止無道言孫著為訓而正言讜論每見諸

齊魯之論語為諷為刺又未嘗不采為三百篇

之風雅蓋忠愛之心切箴論之義重非不知以

文起釁詩言博禍後世且將紛紛者而吾顧以

此先之亦不負吾口但免吾𠂔愆云爾彼以容

悅悞主甘臨悞躬動即獻諂售欺乃自文曰三

緘之訓昭如守口當如是其悖古責難陳善仁

人贈言之義遠甚而亦自異於口𠂔之文矣言

義難識認言則繹

認字測

中篇

𠂔

𠂔

𠂔

𠂔

認文第三十九

楷文 說文錯畫也象交文凡文之

屬皆從文

測曰文之以畫交也遠昉義聖哉謂義有畫無

文文自文周始此為後世專以言為文者云然

不知儀象摩盪天下至文文之實也文周一衍

之言而文則泄蓋畫實體也萬有含焉萬化宗

焉畫一交錯則自然之文真文也真文發於三

才之交錯經傳歷歷無庸勦說粵自爰篆一變

認字測

中篇

而爲典謨訓誥之文政事錯其閒矣再變而爲國風雅頌之文性情錯其閒矣又爲經禮曲禮之文宇宙閒凡節凡序錯其閒矣爲聲容節奏之文太和元氣錯其閒矣春秋褒貶之文名分大法錯其閒矣政事也性情也節也序也太和也名分大法也皆實體皆畫所含所宗也而各交錯乎其閒皆所謂眞文之實者也且小象文言韻語叶音及明良五子之歌易書不有詩乎三頌中紀功敘事詩不有書乎會盟狩伐覲遇朝聘諸典常昭然中

認字測

中篇

歸于亳誓云十有二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洪範云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金縢云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又云王出郊天乃雨反風未盡起多士云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誥商王士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畢命云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諸如此等語皆書中春秋也是六經又各自相錯初

認字測

中篇

幸

無定執故云至文繼六經而爲文太樸者或執畫而不知交致飾者徒工交錯而幾於喪畫執畫而不知交質勝文則野而已徒工交錯而幾於喪畫畫喪矣將奚交將奚錯故激談之者至謂六經之後無文蓋悼得錯畫之義者鮮上下千百載寥寥無多篇凡在大方同采宗匠迭評吾亦不俟指數也乃文至於今抑又甚矣成畫實體姑置不論卽施諸交錯亦云可傷家負雕龍之技人握靈蛇之珠硜硜自信訑訑距人不知龍雕而眞影曾識珠

握而魚目亦辨乎蓋乳口壞於時習隘襟盈於一第爭妍恣於誇已阿世巧於諛人信古者以掇拾爲富騁詞者以藻績爲長取青媲白者必主駢儷屈曲贅牙者競趨艱深以是爲工以是爲古文哉文哉卽有三五名家少符錯畫之義而浮薄雌黃又從而亂之甚哉文之難知也古之人云順理成章爲文夫順理得畫成章得錯非難非易不遠不近無顯無晦承學可談皓晉難盡一世恆言百聖莫易近有同輩議者謂選之文則文至宋儒乃加之理嗚呼此斥宋儒而失之誣文文之主理也近自宋儒已哉不知陸士衡何時人也而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又曰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劉彥和何時人也論文首著原道道非理哉且其言曰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夫以晉誇清談梁尙雕龍之世而所言亦如此近自宋儒已哉願就脩詞達士一商確之認文

認詩第四十

詩

楷詩 說文志也從言寺聲○附

寺

說文廷也有法度者也從寸之聲○又寸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脈謂之寸口從又從一 卻今作却

測曰詩之來遠矣哉蓋自成經而後爲之者不知幾何人傳之者不知幾何代變之者不知幾何體談論而評題之者不知幾何賢幾何說蓋確然指歸在其間矣乃古昔聖人以一字之文括之也淵乎深哉夫詩必從言無惑也而加之寺民鮮克知之志之解寺曰廷也有法度者也乃知寺重度也而從之也之言志也之必以寸也寸者度之管也夫度之管於寸猶數之管於十矣夫數起一二而終於十卽由此百千萬億皆十所爲矣故聞一知十謂之全知度起毫分而終於寸卽由此尺尺寸丈以至無筭皆寸所爲矣故寸者度之管也故心稱方寸脈動寸口度之管微乎其微者也非徒度之毛髮肌膚之外也故知寸則知度矣知度則有所之矣有所之斯可以言而爲詩矣此聖人制字

之本意確然指歸在其閒窅得後賢允談長論而頻復評題之爲也故詩重度吾觀三百篇而見三經三緯之度觀楚而見騷人之度觀十九晉及蘇李陶阮以下諸賢而見漢魏晉人之度觀三唐諸賢連篇累什而見唐人之度宋以來不稱度雖然閒亦有能度者吾卽謂之宋之唐亦猶唐人誠多度雖然閒亦有弗足於度者吾卽謂之唐之宋茲不能更僕數固樂然載籍具矣大都詩重度人各一度度各不齊亦猶鳥之不可爲獸獸之不可爲

人而各爲體也度雖不一管寸無二亦猶金之非玉玉之非貝而同爲寶也蓋失寸無所之矣失之無爲貴言矣朱言無爲貴詩矣今人人負能詩家樂談詩談詩者未嘗不以度能詩者未嘗不稱度爭若作舍矣議輒闕堂矣顧所謂度者類求之聲韻字句閒而已此詩家之門徑非升堂之道也取之藻繪品料而已此牆壁粉飾非入室之觀也以拾翠屑玉爲工舖其糟歎其滴而已非主翁坐堂上冠冕佩玉肆筵大嚼而麾工役僕宰於堂之

下者所爲也柰之何言度夫所謂度者不出數者之外而非數者所得專猶之方寸有神明而四肢百骸千酬萬應無可無不可矣猶之寸口起一線而關關尺尺榮榮衛衛毛髮肌膚所爲榮悴生死矣故度難言此聖門稱可與言詩者僅得商賜二子而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得之云者蓋言度也此索駿足於千里之騁而牝牡驪黃非所拘也此高叟之所爲固而雲漢非眞無餘民也昔有謂彈琴而不成聲者夫琴著指

記事

中篇

夫

響發胡聲不成寧不聞垤澤之呼云此非我君胡其聲之似我君乎人皆聲而君則相似豈琴聲自琴不在徒響詩度自詩不在空文者乎余以爲千風人萬騷客其說不能加孟氏而下騷以選下選以律時則異趨亦得以意求之乃聖人言寺一字罔弗括焉故曰淵乎深哉若夫區體犁格千岐萬狀離合同異如必以蜂腰鶴膝之類險其法雙聲疊韻之名多其忌刻意苦心以田无禽之地竟不知性情理義爲何狀於言寺之文胡柰也嗚呼非

深於詩者孰能知之認詩

認說第四十一

說

楷說 說文說釋也從言兌一曰談說

失藝切又弋雪切○按說音亦多釋名云說述也序述之也愚謂序述之難故

測認主焉

測曰易曰兌說悅下也又曰說言乎兌故兌言為

說談說謂言必說悅諸心而後成說談故移易其

音即喜說悅下之說游說悅下之說而一歸之兌

言之說談蓋說悅諸心即可以說悅人心而其說

說不誕人已同歸於說悅矣故兌言為說談言不

足說悅諸心說悅人心與說悅之而不以道舉非

兌言非說談說下也故言必主理則為兌言必雋

味有遺味則為兌言有徵足訓信則民任焉則為

兌言為兌言則為說如掇拾經傳湛溺糟粕見

東未見西知其一未知其二泥而未融強而弗通

剿說諛聞以為言言弗兌非說也如剽義理之影

響竊形蹤之疑似橫鋪曾臆飾闕綴誣如黃斯巧

如鋒之鋌不孫盈庭不避追駟爭勝舌端負奇

致止俾沈潛之士不獲吐其畜簡默者垂紳厭

對所謂咸輔騰說言弗兌非說也未見國是而

銜名諫諍苟免官箴而塞白奏陳幸蹤榮進而

輒躋立言干時希寵而讚功頌德浮淺椰櫪人

而嘲玄為白尚控揣專藻績而張一誇萬假名

以藉勢而標榜附驥交互依阿言非兌非說也

然則言之兌易說具矣初曰和兌蓋必和後可

以為兌而言斯成說二曰孚兌蓋必孚後可以

為兌而言斯成說四曰商兌蓋必商後可以為

兌而言斯成說商即介疾得宜謂能主理和即

調劑皆正謂之足味孚即信以發志謂有徵足

訓三者備矣故能為兌為言而成說乃其象則

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故博學詳說之以

反說約也說之指也友可少乎哉顧前所云弊

者勝而講習難其鳥見有能以兌言為說者認

說

認笑第四十二

笑

楷笑 說文無定解今注云此字本闕
徐鉉等案孫勣或作慚唐韻引說文云喜

也從竹從犬而不述其義今俗皆從犬
李陽冰刊定說文從竹從犬義云竹得
風其體大屈如人之笑未知其審

測曰笑義之闕蓋古逸之而從犬不從犬則定論
也乃曰竹得風其體大屈如人之笑則牽傳非說
不必審者且風之於字當何取邪詩云桃之夭夭
而解者曰夭夭少好貌竊意少好笑貌也故花亦

認字測 中篇

笑

稱笑夫笑貌夭好不節則失容物之挺直有節者
莫如竹故從竹以示節也故曰樂然後笑人不厭
其笑此笑節也聖人不以輕予公叔文子知發皆
中節難其人耳貌夭好節如竹制字其存至教乎
故脅肩諂笑者不能節以義笑中有刀者不能節
以仁一笑傾城再笑傾國者不能節以禮則笑無
乃反爲容之害乎故一嘖一笑明主愛之笑比黃
河清君子稱焉庶幾知謹挺直之節不敢徒以天
好飾貌者馴致其道則樂然後笑而人不厭或可

認字測

中篇

笑

能然當不至爲奸諂譏險浮薄之士上之雖時中
之聖笑亦止是夫子哂由非笑由也哂其率爾者
喜其優爲也此樂也其莞爾於武城非笑偃也戲
其小試者喜其知道也此樂也吾於聖人之笑見
夭好之節焉叔世淺士不務自攻好多笑人良以
其襟裾未足包括乎至蹟之情參考未嘗徧察乎
六藝之籍藻鑑未能旁通於不越之理見已弗見
物知一不知二故隨管中一斑之窺爲輕佻恢謔
之態謂人莫已若議白不能玄沒沒乎投人之隙
依依然拾客之短入耳不俾竟說一瞬未暇致詳
哆口奉腹猖狂貌恣胡樂而爲然人厭之不悟曾
不知又將有奉腹貌我者伺其側矣若夫君子之
笑天好乎挺直節如竹乎吾謂工是笑者用之貴
顯之側必能脅肩矣用之所嫉善藏刀矣以之儻
中承上則傾人城國之妖姬矣笑可徒夭好不知
節哉至老氏之說則云下士間道大笑之不笑不
足以爲道此又若樂人之笑以占道擯下士之甚

者吾不意猶龍之叟而亦若是其嚴也則亦異乎
君子矜不足誨不能之意矣故吾知笑謹節而已
奚暇責人之笑姑因注疏闕而未審者聊臆補之
用備他日考文者之采認笑

認訟第四十三

訟

楷訟

說文爭也从言公聲一曰訶訟

測曰訟之必以言而尚公也胡侯測且易水天之
卦旁通情矣余竊謂公者必有不公者乘之而後

認字測

中篇

幸

訟言起兩公胡言又胡訟惟一公一不公乘之則
公者思訟言即一公矣又或以乘之者之故亦雜
之以不公則不公者亦思訟言風有觸愈號水相
激愈瀾故訟以不公乘公者起故其言尚公夫訟
言尚公聽訟者尤尚公易曰訟有孚窒訟者之公
也又曰利見大人尚中正也聽者之公也顧訟者
之公必待聽者之公以白之而聽者之公蓋自古
難之於今爲烈夫汚吏以賄奪公慳吏以勢屈公
巧吏以迎合微譽掩公此世所共事而亦所共知

之者終不足害是公非不足害以尚有可以白之

者在也惟夫號爲聰敏英特之士當獄獄之官負

榮進之餘資倚上官之不我肯抑一詞未終閱兩

造未即訊已自謂我明察如秉燭決斷莫敢忤利

且如之何勢且如之何衆敢謂我何頃刻間榜掠

足鉗網成徽纆以出令人吞聲結舌腹悻項縮以

成彼善斷之名也乃使不公者自得其側談笑而

道之而人莫之敢櫻上莫之問也且曲爲之不冒

而不暇計完一人之譽以多向隅之泣奈之何能

認字測

中篇

幸

公柰之何公言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嗚呼寧願
猶若人哉寧願猶若人哉認訟

認忍第四十四

忍

楷忍

說文能也從心刃聲○能今作

測曰古今君子譚刃心爲忍之義者何詳也余乃
謂忍人割之刃非難忍自割之刃尤難人割之刃
者我侵我侮我辱我陵一切橫逆之來是也自割
之刃則聲色臭味富貴利達所謂伐性之斧斤人

且安樂之矣。蓋投有明暗而利害異視也。故忍人
割之刃者十百中得數人焉。忍自割之刃殆千萬
不一二乎。知此後謂之知忍。能此後謂之能忍。認
忍。

認師第四十五

師

楷師

說文二千五百人爲師。從巾從

自。自四巾衆意也。○附巾周也。從反之

而巾也。之古作止。故反之爲巾。子答切。
今作匪非。自卽堆。

認字測 中篇

書

測曰。自四巾衆意也。故爲師。其說在易水地之卦。
地不自乎。水不巾乎。卦爻象象萬世兵家者之談。
弗能逃焉。余獨怪夫師弟師傳之師於巾。自之義。
無當。而取字則同。蓋自四巾衆意也。自有獨尊。巾
者宗焉。故東山爲自。魯宗之奉山爲自。天下宗之。
衆兵宗大將。丈人長子所由貴也。衆弟子宗先師。
大賢至聖所爲隆也。故二師同文。吁。兵家之法。至
今無改。顧世之君子久矣。夫不相師也。昌黎伯固
嘗有說而柳州之答韋中立至爲蜀日越雪之辟。

蓋傷之深也。端起於士大夫好自自而不習巾自
之義。一才一藝沾沾自喜。爲驕爲吝。訑訑人誰
肯師人。人誰肯師。宣父之聖且曰。三人行必有我
師焉。故擇善而從。不善而改。主善爲師。師之上理
也。故識大識小。皆吾自也。可小可大。無弗巾也。故
無常師。而會文武之道。擅斯文之統。爲天下萬世
之師焉。洙泗而後。河汾伊洛。以來。世寥落無一師。
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吾無望已。彼擇而從而改。
舉吾人日用。勿游皆在焉。夫何難之有。而不能知。

認字測 中篇

書

自而巾之也。故曰中庸不可能師之難也。匪師之
難。自視獨高者多。故難也。徒知自自。而不知巾自
之義者也。鄙諺曰。峙高一丈。築堵八尺。此師說也。
夫築堵近功也。必峙之師。築且未必及。乃欲自自
而不知巾自爲師之義耶。今有司能簡我一第。尊
而崇之曰。座主。則師之能薦我一階。尊而崇之曰。
舉主。則師之彼其人。日陟華要。則師彌恭。彼其人
一旦墮落。吾不知更加恭如前日否也。夫座舉主
自吾名而已。自吾祿而已。固無所謂傳道授業解。

惑者又非吾所擇善而從之者乃市而附之如此此之外世無師焉哀哉至又有終始隆殺其間則市官之義吾惑也滋甚認師

認宮第四十六

宮

楷宮 說文室也從小躬省聲凡宮之屬皆從宮

附

躬 楷躬說文身也從

身從呂呂脊骨也象形篆文作臂從肉從旅今用之而呂但爲姓躬省者省去身用呂也躬或從弓蓋呂之變非本義

認字測

中篇

幸

也 山音縣解見認實

測曰諛屋形覆躬宮之義足訓哉蓋取足覆躬云爾且有躬然後有足覆獨慨居室端起土木風熾故巢穴足以覆皇躬而用之明堂之世則鳥獸宅耳茅茨足以覆帝躬而在阿房未央後則野廬落耳侈極瓊瑤金碧雕鏤綈錦冠山凌雲木妖宅懼而覆躬之義荒矣易曰豐其屋天際翔也窺其戶闐其無人自藏也嗚呼今之不以豐屋自藏者鮮矣爲躬不越丈尺而夥之爲沈沈者如此茲界宮

罷臺之主苟完湫隘容膝還馬之臣環堵蕭然之士所以爲賢也歟蓋求之躬者重而務吾覆者輕

故重有穆穆之躬而後可覆用天子之宮有皇皇之躬而後可覆用辟公之宮躬脩儒行而後可覆用一畝之宮不然庶人壁文繡士而懷居諸侯而丹楹刻桷王宮帝闕不惟躬非所覆必將取自藏之災抑未睹夫前日之宮今墟已夷前日之墟今宮又崇賈遷迭代十歲五更如必抵自藏何爲吁吾不能爲野處之民不得不爲躬求覆吾幸得爲

認字測

中篇

幸

棟宇之民抑又何苦以空覆覆躬要歸用足覆躬躬足任厥覆庶幾居之安而不爲高山峻原之草木矣故曰宮之義足訓哉認宮

認位第四十七

位

楷位 說文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從人立

附

立 說文住也從大立一之

上徐鉉等曰大人也一地也會意

測曰余少也蓋讀中庸天地位之說又讀易傳界高陳貴賤位之說謂位散在天地萬物矣及觀位

之爲字人立而已固知參贊之道貴焉其中庭左右之謂若小乎爲言而左右於中之義寓矣況大立一地之上而爲立云乎哉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立人則位道曰仁義人所立也所以理陰陽布柔剛故立人卽所以立天地之道而成位乎中經有成訓備之矣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患以人而已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恥亦以人而已至稱大丈夫夫人者則曰立天下之正位而解者乃獨以正位歸之禮豈以與天地同

勸學訓

卷一

第廿三

第廿三

決立人之道鮮故道與德常爲虛位世儒遂有道在而位不在位在而道不在之論岐道與位而二之此不得已末世之談也故遺佚阮窮之歎多於下而瘁官曠職之刺叢於上矣是在吾人之自立認位

認貴第四十八

貝

楷貴賈之省說文物不賤也從貝與聲與古文賈○與草器象形

勸學訓

中篇

卷一

可貴在物貴之在人故貝入與爲貴於人則道德才藝士之貝也而爵之祿之俾爲用於天下人主之與也然士固有貝而不與者古今天下不少矣人主亦有與而非貝者古今天下亦不少矣故貴爲難是故古之君子有藿食甘於列鼎安步尊於華軒道充而無慕乎外心足而不假於物良以自貝與與不與吾何知焉故曰人有人有貴於己者天下之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君子所貴不存焉此士自貝之道也

而人主所以與天下之士固自有道矣夫古之物以貝貴故寶貨資財賂賄貯貲賞賚之屬舉從貝厥後貝輕而錢幣重矣錢幣輕而珠玉金銀重矣蓋古姑用之以通貨交市而今則寶華崇積失其所以爲貴之意無以異乎人貴者道德才藝一易而智獵術取之矣茲捫闔傾覆之士競爲貴也智術不足而諂上媚權者繼矣茲吮癰搖尾之士競爲貴也諂媚不足而賄致賂求之者繼矣茲匿形包直揚眉冠裳之士

認名第四十九

測曰名之因冥以口名也此自命之名非人名之名人名之名亦因冥而稱焉因冥而稱我不求彰而自彰之實勝之道也故君子不以昭昭自衒不以冥冥自弛於是膾炙人口者歸焉此名之實也實之名也故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恥其博口譽而鮮冥行也嗚呼天下之不媿於名者尠矣聖人所以歎觚哉而徹屋漏也認名

名

楷名 說文自命從口從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

認名第五十

龍

楷龍 說文尊居也從宀龍聲

測曰於龍何物也以交覆屋之爲龍邪故上之寵我也以覆龍也弗龍弗覆我之荷寵也龍覆之矣老子曰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貴自龍乎昔唐人盧承慶典考取寵辱不驚者遞而上之優人龍也故智士愛愛居寵思危小人瑋瑋得寵遺辱居寵思危寵祿永綏

得寵遺辱禍不旋足興雲布雨以澤四國母怙
母固龍覆不忒認寵

認進第五十一

進

楷進 說文登也從彡閨省聲○附

閨說文今閨似鵠而黃從隹兩省

聲良刀切○隹說文鳥之短尾總名

也象形職追切○兩說文登也從門

切

認字測

中篇

望

測曰進必以彡彡則乍行乍止所以進也而彡
之隹者何其聖人重進之微意與聖人慮世之
好進而不知止也故彡而來之以閨省閨省則
隹雖閨亦隹也隹鳥之短尾者其飛不能橫林
行而跳也咫非若鵬鶚之好排雲摩空來風直
上而不自下也此固進而上者之所當知也世
士之於進也誰不願為鵬鶚抑孰不恥稱隹曾
不知鵬鶚之直上而不自下不至天風墮翼者
幾希而隹飛不能橫林行跳以咫也則競競和

鳴於鬱茂之叢以自若其天蓋進得其所安者

多矣易曰豐其屋天際翔也世士好進之擬也

又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進而不已所為歸也

吁此聖人以隹彡重進之微意歟而不願人之

冥升汗漫一意為鵬鶚也明矣故易之漸言進

也以漸而進得進意矣故諸爻之象類取諸鴻

鴻進以漸而行有序亦鳥而隹者故雖漸極於

遠而羽可用為儀殆登天而不至入地惟其漸

進行序初未有過觀天際翔之欲故能如此而

認字測

中篇

望

世之於進也其然乎是故進貴漸漸則止而巽
故動不窮豹隱而變蠖屈而信鴻漸而遠隹彡
而進其道一也進而無止則知進而不知退其
究也無進失進意矣夫進位則進進學則進進
位尚隹之漸而進學則當發其奮奮飛且漸深
造自得成章故達矣顧世之進於位者恨不一
舉為鵬鶚而於學則能如隹之勤習數飛者蓋
鮮胡不止於彼獨止於此邪故見其進未見其
止夫子重惜回蓋惜道也認進

認積第五十二

積

楷積 說文聚也從禾責聲則歷切

又韻書音恣委積之積通柴正韻曰

凡指所聚之物曰積去聲取物而積

疊之入聲○附責楷責說文求也

從貝束聲韻會注云本作責肆作責

徐曰責者迫迕而取之也

測曰積之從責也豈必有所迫迕求取之而後

能積哉然積德則積積穀則積積貨則積積

德者責求心夙夜基命自彊不息迫迕而取之

終奉者也積穀者責求力勤則不匱用過乎儉

迫迕而取之無害者也積貨則攘奪之剋剝之

銅山金谷壘壁園珠徒銜心目以聚贅疣不用

之物所謂悖而入亦迫迕而取之無謂者也夫

積德上矣積貨惑也惟積穀爲王政之大經富

家之要道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王制成訓

而穀不可勝食使菽粟如水火聖賢用世之普

務莫大乎是故積必從禾以責求力者孔急也

夫積必能散何惡於積故積德而達則天下蒙其

利窮則子孫貽其福此德積之散也積穀則樂歲

飽百口燕親鄰一旦水旱凶荒則可推有餘以周

窮乏轉溝壑者此穀積之散也若積貨吾不知其

所爲散矣聞昔石季倫之將刑也曰奴輩利吾財

耳人曰知致害胡不早散之季倫無以應余謂之

人也知言而未確蓋早散不如勿積天下焉有悖

入不悖出者乎抑未聞嶺南有蟲曰蛤蚧者乎蛤

蚧之尾醫家所需也雌雄相隨以行榕柯古屋之

閒鳴必自呼曰蛤蚧蛤蚧見人將取之即嚙斷其

尾以幸其不爲利也人皆以爲蛤蚧智而不知黏

又而雙中之者已徧鬻四方之藥肆矣吾是以爲

蛤蚧之智不如賓孟所見雄鷄之智大也雄鷄憚

犧而自斷其尾使蛤蚧之智能出此尾生便啖人

當爾置乃又相曳尾以自鳴邪其能免諸故余不

謂蛤蚧智爲不知散不如弗積之道也因認積偶

及之

認術第五十三

術

楷術 說文邑中道也從行朮聲

測曰術之從朮聲也。朮，鑿譚又必從行。蓋天下無術不行，不行非術。故邑中道謂之術。眾所由行而已矣。古稱心術、道術、仁術、學術、教術，凡心與道與仁與學，若教所由行之謂術之可行者也。其次如智術如法術，亦行所弗廢而惟尚夫正可行斯無惡於術矣。故儒者之論聖王，鼓舞萬民曰術網羅豪傑，亦曰術寧惟茲。即禮亦節天下之術，樂亦和天下之術，政亦治天下之術，刑亦威天下之術。術之正亦道也。董氏所謂適於治之路皆是物也。無是術，即先王何以行於天下？不善其術者，遂至譎用其心，險行其道。昉昔縱衡捭闔，家流弊至今。如鬼如蜮者，滋甚。其究欲速利，適速弊，欲掩物適誤已語云：工於術者有術中之隱禍。夫術初豈隱人以禍者哉？顧工之何如耳。故術貴擇，又曰術不可不慎也。於使用術如邑中道，眾人所終日行且不窒，將誰禍認術？

史

認史第五十四

楷史 說文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凡史之屬皆從史。○附 又楷又說

文手也。解見後認友。

測曰萬世治平之道，一中而已矣。故帝道執中，夫一人執中，人存中存，人亡中亡。聖人懼執中者之有存亡也，故立之史官。史官之書為史記，而文則又持中者。將俾之末贊執中之道，足昭勸戒於無窮之中，之不持焉。用史無史，中誰與持？一時無史，一時無持中者。一事無史，一事無持中者。而況於時復時事復事者乎？故古者記言有史，記事有吏，居柱下有吏，注起居有吏。即周禮六官掌文書者亦曰史。彼一署微役，且倣用持中之義。而況於有國有家者，可無此人乎？夫史不明，不能持中，不公不能持中，不直不能持中。明矣，公且直矣，不俾之日躬逢其境，目擊其狀，不能持中，不中則不信，不信不足為史。即遷談彪固所錄，吾恐於是數者或有未足，況其下者。昔人史禍之述，良有深儆，蓋歎持

中之難也。世儒談經中史必祖尚書春秋。史中經必稱綱目。夫尚書中矣。古矣遠矣。持萬世中莫如春秋。次莫如綱目。具傳有定論。顧嘗伏思如獲麟而後命韓魏趙爲諸侯。而前蓋自周敬王三十九年。歷元王貞定考王至威烈二十二年。麟筆已絕。考亭未及不知誰爲持中。將誰取中。史脉中斷者。幾七十年。今已矣。夫續宋元綱目。亦有志持中矣。不知源源流流。承繼繼過此以往。俾前蹟的傳。後鑒不爽。以至靡窮。中又將有賴而持者否也。夫

松窗測 中篇

聖

明鏡得形。後照大權。遇物能稱。故宣尼據魯史。紫陽採紀傳。苟載籍失真。恐聖喆亦可欺以方也已。余竊慨夫萬代憑史。萬人觀史。萬世重史。而一中罔持。百志胡益。今所謂史。明耶。公耶。直耶。躬逢其境。目擊其狀。書之耶。若夫繼世纂輯。延攬局開。實錄而檢之。浮文藻輯。是買賦之機。得售也。國政而據之。架閣公牘。是羅織之詞。有功也。人物而採之。志銘行狀。是諛墓之金。成用也。嗚呼。中可復乎哉。信可復乎哉。不得已而野史之功勝矣。荒忽續紛。

迭收互錄。白而黑之。石而玉之。史乎。史乎。其足傳乎。其足勸足誠乎。以若所爲。萬代無史。後卽有宣尼考亭之筆。抑將安所置。孔子曰。文勝質則史。夫史質持中而已。至於文勝中。烏乎持。夫子蓋歎史之末流。非正史也。認史。

松窗測 中篇

聖

認字測卷之二 中篇終

不肖男傳誦校梓

認字測卷之三

下篇

關中周字子大著

認儒第五十五

儒

楷儒 說文柔也術士之稱從人需聲
○附 需說文須也從雨而聲易曰雲上

于天需徐鉉等案李陽冰據易雲上
天當從天然諸本及前作所書皆從而
無有從天者

認字測 下篇

測曰余自有識輒聞長老先生談儒之大至讀古
人通天地人爲儒而益隆重儒蓋謂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儒能通之無陰無陽無柔無剛無仁無義無弗囊
括無弗肩荷乃許叔重氏善解字者一則曰柔一
則曰術士之稱分地道之半以予通天地人之人
而又卑之以術士之稱也視儒貌乎小哉此其說
蓋出於秦坑漢罵之餘志六藝家雜之道墨名法
陰陽從橫稗雜諸家無辨之後而未深味人需之

認字測 下篇

意徒取需聲而已者云然徒取需聲不味需意儒
一曲領矩步退然捐孫客耳安得不柔之而又見
其哲而議辨而才也至重之術士之稱夫欲知儒
大當會人需需則易象至矣雲上于天超然油然
匪物所牽故人必乎而先亨則雲天我心矣必貞
善利涉事舉雲天矣需之義大矣哉故李陽冰氏
直謂之當從天天大雲在天亦大雲天成需需故
大故天地需而四時行聖人需而治化弘萬物需
而生生不窮故人不需則事馳驚事馳驚則心淫
溢心淫溢則欲錮迷欲錮迷則耳目矇矇耳目矇
矇則足無措手弗持是故未耕望獲弗事先行行
險徼倖居之不疑智取機致得意笑嬉胡舉克貞
匪貞胡孚胡貞胡孚亨利自誣是謂弗需弗需匪
人矧曰能儒而雲天之象嗟乎遠哉此世之所以
多儒服而鮮儒行一真核而百似者散也叔重氏
曰柔曰術殆覩其服未見其體見其似未識其真
者歟莊生之言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
置之民今世士不倒置者鮮矣焉有倒置而能需

而得爲儒夫莊生世儒所不儒者乃有是言立人
宜需之士可不省諸舉世嚮榮吾安清冷人盡趨
競我云有命從禽交馳我有恬熙守此一株不患
無虞寧爲信天緣不爲叢驅雀之鷗間澤國之鳥
有信天緣者疑立水際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
魚過不易其處余謂此鳥而儒者爲其知需也爲
其能需也爲其似居易俟命之君子也淵或時日
無驗喁而未見有餓死之信天緣嗚呼可以人而
不如鳥乎今有金蘭同契盍簪膠漆一旦處功名
認字測 下篇

之際輒相欺相詐奪便擠人躡等相階無所不至
茲非今之所謂儒邪請鑒彼有鳥認儒

認眞第五十六

眞

楷眞 說文僊人變形而登天也從匕
從目從乚音隱八所乘載也○韻會
徐曰眞者僊也化也匕者化也反人爲
匕從目鹵弄不能識乚隱也八其所乘
也乘風雲也○六書本義淳一不雜之
稱僞之反也从目匕者以目變通而察

之意乚八皆諧其聲後有僊人變形登
天之說妄也○附 乚說文匿也象足
曲隱蔽形○ 楷八說文別也象分
別相背之形

測曰異哉說文之說眞也而以僊人變形登天所
來載爲言後人因而益之以乘風雲之說至趙撝
謙氏六書本義始以其說爲妄是矣且淳一不雜
僞之反義確矣以目變通而察之意近理矣庶幾
得制字意焉然余猶以爲有未盡者蓋人神在目
誌測 下篇
能辨天下之眞僞亦莫如目目上加匕匕者化也
上識造化之眞宰達天眞也下從乚從八乚之爲
言隱也八之爲言別也隱而能別下識萬物之眞
機極性眞也上達天眞下極性眞淳一無僞夫何
所雜所謂統一聖眞聖誠而已矣此之謂也此聖
人制字之微意也如必以僊人變形登天爲言則
萬人不能一眞萬世不逢一眞譚眞於渺冥昏昧
之鄉眞反入僞而已矣是導天下以學僊廢務之
欲而攻異之害莫之能止吁以許叔重氏有功於

文字者而於一真乃說至是哉宜末世事事失真之多且易也余因重慨夫今之時萬化皆備萬目具悉靜觀其閒爲弊獨少一真耳講學家極意名高酷似清談立功家習尚先聲終寡綜覈制行者以色莊取重守官者以苟美簪遷工文章則藻績誠腴而不必根極理要條政事則名數亦敷而或多虛張粉飾財賄之籍楮梧影射而籌沙之唱或亦有之讞獄之案傳致弄舞而鉗網之慘不盡無也膠舟畫餅塗墍成世殆不可以覷縷盡者不止

偽而已柰何能稱目造化而別幽隱之士認真認直第五十七

直

楷直

說文正見也從

見隱解

從十

測曰十目見隱直視也人視我也隱足當十目所見直心也我示人也故傳曰十目所視其嚴乎語誠意也意誠則無隱不直無事不直此直道也直道得而閒居卽君子之見肺肝無厭狀之勞自人視我自我示人馳如周道發如矯矢此天下之直躬也故字從十目之於上者隱也三皇氏之民無隱無用十目五帝氏之民微隱不避十目三王氏之民已有隱故禹則泣而湯有慙然亦不汙十目至五霸氏之民其隱多矣規避十目而卒不能避徒汙十目而終莫能汙陵夷叔季世趨江河則心如淵意如瀾民愈隱隱愈深雖見以十目而不知畏況能自求避乎雖見以十目而不自恥又暇計其汙乎且并其所謂具十目者有不足長者矣且并其所謂具十目者有不足汙者矣哀哉孔子

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蓋歎五霸之世也倘生茲見茲恐不暇歎十目見隱茲義誰識故不得於人則暴為悖直而不惟其理好戾乎物則矯為彊直而不察於情欲成乎名則陽浮賣直而不算其值故孔子曰吾黨之直躬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直至此天理人情精矣微矣至矣盡矣隱乎隱乎豈汙十日寧惟不汙將至無避寧惟不避將抵無用認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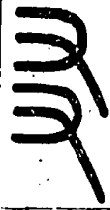
學測

下篇

七

認友第五十八

友交



楷友說文同志為友從二又相交友也○附又說文手也象形三指

者手之列多略不過三也凡又之屬皆從又于救切○按又古本左右之六書本義云云久切象又手以三指取物形今但用右而又專借為更意重意矣

測曰舉人一身資重莫如手矣目於視耳於聽

認字測

下篇

人

足於蹈所至匪手胡效故古者器使無棄人雖矇跛聾瞶則足跛躡之士各得盡其才烏有斷臂截指而能從事者且偏臂莫附柰何能攀故友必從又又者手也二又則兩交友道也道如兩又相交重切莫踰焉想昔禹功益烈稷甄契敷臯垂夷夔各一其用以相佐合志翊謨援接捍衛相牽而至稱曰師師時兩又之交在唐虞之廷夏后盛始友即虞賓繼殷迄周四友十亂藹藹濟濟不聞傾擠時兩又之交在姬周之世及其季也茲道決裂幸洙泗諸賢推輪附轍統宗一師聚首如盍簪請益如耆叟明達者孫心知十之賢誠確者追慕問不能之士四科相資三益互進裁有一堂堂之張即目之為難與並為仁矣此非若末季浮薄文士好譏誚同儕者所云然蓋相規相望同歸善道之心近聖教則然時兩又之交不在上而在東魯之師儒自時厥後道遠風漓手不藉以扶或重以擠交以兩又者殊以兩岐此翻雲覆雨之歎所由作也而管鮑之知范張之信陳雷之義始成名於世抑

又孰知兩又相交之義陵夷至茲尤可痛哭詞章之士童卯樂羣親如兄弟密若肉骨一有升沈便分胃次裁見勢利大渝夙懷翔泳辦於斯須雲泥忽成萬里又奚暇卽餘鄉誠後盤於兵革殺伐之際者是歎耶故朝爲刎頸夕作寇讐則貌膠漆而衷劍戟言頌讚而事陷穽振古所悲吾無暇論頃見有弔其執友泣未墮而隨問其室爲主分諸子而利其貨幸其有他故陰筭浮謀以奪其有見君子則陽示於邑憐悼之狀若將謂盡人可欺恬不愧恥故茲有識之士見彼談笑深結而不敢謂娛知中蓄甲冑也聞彼笙歌歡讌而不敢謂樂知聲適含戚也逢彼聯帷游豫而引車避路知驅馳生險也是故居斯世爲斯民也無論遠近無擇上下君子寧無友吁友可無哉知兩又之交其道難也孟氏之說曰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不挾則兩又交矣吾烏可不友用告吾徒謹之擇也

認友

認身第五十九

身

楷身 說文躬也象人之身從人戶聲凡身之屬皆從身○又按韻會注云說文躬也象人身從人申省聲引說文而文少不同必有一誤六書本義云從人餘指身之四形蓋身一人立而具形者矣

測曰有物必有身凡物皆然寧惟人哉胡身必人立具形爲邪蓋人者天地萬物之主一人立而形踐則天地萬物之形備矣故身取人立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必仁與義而後人立形踐仁義不足具天地萬物乎孟氏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故必先立乎其大而後人立形踐一大不足具天地萬物乎故天地之性人爲貴於萬物中得其秀而最靈者也故一人立而形具則天地萬物舉其中矣故身必立人爲形是身也天子非高庶人非卑聖人非大吾人非小自界自小何以立人何以具形何以稱中天地主位育奈何此身認身

認儉第六十

儉

楷儉 說文約也從人僉聲○僉皆也

測曰人僉曰儉猶云人皆宜余聖人之教寓焉易故天子儉則四海足宰相儉則百僚足百僚儉則常祿足監臨之臣儉則服屬之臣足方伯連帥儉則要荒之外足郡縣長吏儉則四境之內足庶民儉而家足婦儉而夫足士君子儉而道義足隨人隨儉隨儉隨足故曰人僉為儉聖人之教也孔子認字測 下篇

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此聖人教儉之意而儉與固固自有辨矣顧世所謂賢大夫難為上如管氏者多而難為下如晏子者少好儉上者其實而似偏下者其名茲孔子所以深斥管而不重薄晏也歟如弗信世之難為上者多而好儉其實也胡不自凡士大夫服室器用譙享張具閒考之而余且懼其不免習俗矣如弗信世之難為下者少而似偏其為名也胡不自凡士大夫所自奉與所為詞於人者參之余日用孳孳自省

余世學儒而家耕所力在田所獲幸天而客或導

我以今世所尚余漫應曰以我用我即有餘以人用我即不足吾何樂我之不足而為世所尚也客謂我固余俛而思曰孔所固良固哉茲世所固固矣乎抑未叛儉之道而庶幾聞人僉之教者乎聊因認儉記之以俟問有道

認富第六十一

富

楷富 說文備也一曰厚也從山昌聲○附合田說文滿也從高省象高厚之

認字測

下篇

主

形凡富之屬皆從富讀若伏房六切又按富今省作畐富省作富或遂有謂同田為富者非山音解見實宮下

測曰吾認字及富而知吾身固自富哉世之所富君子不富也夫富滿也從高省象高厚之形而山交覆之備之至也富莫加焉蓋高言天矣厚言地矣高厚其形覆載無疆萬物充塞乎其間矣非天下之至滿其孰能與於此而具入交覆此天之生我父乾母坤萬物皆備吾身之富我固有之文字

之教也故君子之富富於道小人之富富於財富於道者得其覆得其覆者滿其形富於財者之形亦自高自厚之而已不知高不知厚者高厚之而已吾不知所爲覆者果能無盡藏否也故回憲不匱朱頓無蓄榮期饒樂季倫終悔聖人所爲從所好而賤執鞭甘疏食而貌浮雲豈欺我哉衆人固不識也嗚呼後之君子崇貨利而羞貧賤榮素封而薄清脩吾不能爲言矣吾亦不必言矣顧於命字之意不容不解認富

認字測

下篇

認財第六十二

財

楷財 說文人所寶也從貝才聲○附

楷才 說文艸木之初也從一上一

將生枝葉一地也凡才之屬皆從才徐

錯曰上一初生岐枝也下一地也○

音解見認十
測曰人之所寶惟財而人之恆自失其寶亦惟財
蓋知聖人所以字財之義則財寶不知聖人所以
字財之義則財非寶不惟非寶將災于而身害于

而家如利涉滅頂而人不知避也字財之義云

何其生而非取之謂與夫貝居陸名義音標爾雅作賂

在水名蚶音菑水土所生也夫才艸木之初生之

謂也徹上一爲枝葉則生者也下一爲地生

者也故財一生而已人亦宜生不宜取生斯爲

財取則非其財已故仕而祿則生賄則取矣居

而農則生工賈商販則生計攘智竊豪奪強併

則取矣國君而任土作貢惟正之供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則生損下益上箕斂權角析極秋毫

算盡錙銖則取矣傳曰生財有大道則財恆足

矣生之爲財也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寧獨

傷廉災害將至取則非其財也故曰貨悖而入

亦悖而出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此之謂也聖人

字財有深意矣大氏天生而人取之取亦生也

人生而我取之生之蠹也人之賊也世所共惡

也語云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故勤可生又云食

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故儉可生是自

取之生雖取亦生知財義矣夫古今人不知貝

才之義而以取傷生卒至自傷者容俟吾指數哉
嗚呼噫嘻吾重慨夫公庭爲半日歡而屠酤之家
有失業喪資之嗟官府私近人綺縠不勝下裳而
市賈多爲之閉肆一介不取之操聯榜通衢百需
橫求之隸接跡周道小民方日計刀錐以給俯仰
而候見貴人如神媚閭人如鬼者率歲不得十一
之值吁閭閻豈蚺蝮之水陸而塵地能復有艸木
岐枝哉有識爲之酸鼻認財

認刑第六十三

認字測下篇

形

楷刑 說文剄景經二音斷音也從刀斤聲○
附 斤古賢切平也象二千對構上平也

有堅牽二音

形

楷刑 說文罰罪也從井從刀易曰井
法也井亦聲

測曰吁君子知刑與刑之辨而天下無冤民矣夫
刑必以刀刀主斷刑所用也然斷有二義焉斷於
常則尚法故罰罪之刑取諸井易曰改邑不改井
常法也斷於用則尚平故剄人之刑取諸斤象二

千對構上平也法有常而人重犯剄以平而用得
當其誰冤故古人一事而二文蓋互發交濟之矣
故未有法而不平者亦未有平而非法者今之士
得其一弗得其二故惟知刑而不知刑得其二者
或又不得其所以一故又不知刑之卽所以爲刑
柰何不失古人弼教之深意哉夫今之律固刑經
也卽常法而取諸井者也折獄致刑者苟一一率
由不失卽上平而取諸斤者也乃士不讀也官不
守也聽訟之庭不必用也權勢而可以輕重也寵

認字測

下篇

木

賂而可以出入也愛憎喜怒而高下其手也弄舞
而鈇網之一付之狡吏猾胥也法失常惡乎罰平
不自上悲哉剄乎於是乎士官無井之文而市曹
無斤之義矣在志一婦之冤至干天和今冤而干
和寧獨一婦柰何俾寒暑災祥各得其正也而又
或至數赦以幸姦則法與平失之愈遠矣認刑
認兵第六十四

斤

楷兵 說文械也從斤持斤并力之貌
○附 斤楷斤說文斫木也象形并居

竦切竦手也

測曰五材不能去兵天之制也天之制人可忽哉
夫斤金器也象斫木形則主伐兵所尚也兵之器
寧惟一斤蓋所尚舉而百器具矣斤若拱竦手則
恭捧之義也恭捧一斤聖人所以慎兵之意可想
矣故恭捧於用伐之日則慎動語云兵猶火也不
戢將自焚斤而拱之其戢焚之戒與恭捧於無所
事則不敢忽不可忘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
備而拱之其餘器之象與夫久安常治之世內
寧而外謐遠人來而文德修若無所事兵然然而
兵之象易之訓顧兢兢若是聖人豈獨樂是過計
哉乃今兵官則陵轢為斯矣兵局則蹂踐為墟矣
兵事視為末議矣兵機謾不知省矣兵書冗籍塵
編矣恣十百章句文法之吏厚蔽而薄處之右職
而左待之重務而緩圖之貴尚而賤目之拱斤之
義謂何恭捧之說謂何聖人所不敢忽不敢忘者
而忽之忘之如弁髦然一旦用伐遠慮近憂吾不
知之矣甚之雄都巨鎮而夜無乘城擊擄之士女

睥為姦宄之周行戎樓通通逃之藪至棟棟戶牖
撤燎照宵蹤行且盡矣而主者不問矧知拱斤又
能恭捧嗚呼危哉認兵

認政第六十五

政

附政 說文正也從支從正正亦聲○
附支小擊也從又卜聲普木切同撲

測曰政者正也聖人之言也政胡不從正乃支則
何為夫支小擊也擊者必期中中乎正是謂政矣
物有正則事有正理刑有正法賦有正供交有正

認字測

下篇

儀訟有正斷官有正局力有正役之綱之紀莫不
一歸之正乃不能支而中之也何以政今與入支
者雖羸技其厲聲奮態拮据邪揄拔距捶阮投隙
奪便亦必有法亦必假學乃政之於正也而不學
焉胡中故古人操刀之喻製錦之喻田獵射御之
喻於為邑者不一而足凡貴學也故其言曰學而
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謂支而中正之難然
此非鄭僑之言聖人之言也所以曉季路賊子羔
之旨也子夏氏學優則仕仕優則學亦知言矣余

則以謂以政學猶學也猶中正也今不能學而入
政得見政學者斯可矣不學而政政又不學彼臯
臯矜矜者何爲則操刀而恣意殺人於都市之中
己方以此自快而居者不敢詰主者不知問寧惟
不問或陰翼而陽揜之蓋脂韋進取之習久富貴
利達之學專民人社稷之憂渺下以此上上又援
下轉相接引互與嫗煦天下烏乎得善政烏乎能
中正烏乎不賊夫人之子今有士人之家坐選官
長於室之西偏必艷然以爲不正席我柰何於向
認字測 下篇

官

楷官 說文吏事君也從宀從自自猶
衆也與師同意○附自小自也象形自

今作堆自今作臯

測曰官之從宀從自也余初未識其義既思之宀
交覆深屋有覆義焉自猶衆則民人事物之象也

古之設官者授之民人事物之衆職覆焉而已官
我以衆民而吾不能爲之安民失所覆奚官官我
以衆事而吾不能爲之舉事失其覆奚官官我以
衆物而吾不能爲之理物失其覆奚官故必如百
工允釐庶績咸熙而後能官必如一夫不獲時予
之辜者而後能官必如委吏而會計當秉田而牛
羊茁壯長者後能官是固隨所受衆罔有不覆焉
官之義職之道自之文之謂也且土山曰自小
自爲自要皆聚土爲之土得其覆則聚益堅此坤
認字測 下篇

認治 平 第六十七

治

楷治 說文水出東萊曲城陽丘山南
入海從水台聲直之切○按正韻諸書

凡未治而攻之則平聲音持如治天下
 治絲治水治王治獄之類解云攻理也
 爲理與功效則去聲音值如聖人之治
 致治之美國治天下治之類解云理效
 也孟子治人不治上治平下治去聲在
 經史二音難以悉辨讀者當以意求之
 測曰治平爲東萊之水也不論乃攻理理效音異
 解殊讀者鮮辨然其實功責效應功理固貫通
 者抑胡取於水又胡用台邪考記未悉聊得臆測
 認字測下篇
 焉豈以治平下以理必象水而後可乎夫水之道
 平弗平不可以爲治水之質清弗清不可以爲治
 水之用周流無滯滯則弗治矣水之功潤澤無涯
 弗潤弗澤無治矣而以愛憎爲遠近以喜怒恣刑
 賞厚薄不得當裒益不適均得謂之平得謂治乎
 見物不如見得之切取義不如取利之果包苴其
 心廉介其狀陽卻而陰爭其數匿迹而默取其盈
 名以賄成相將爲貨入耳接目大氏然也而況物
 物不區以別事事多淆其真得謂之清得謂治乎

持管窺之見加膠柱之心昭昭以自多昏昏而自
 信知我不知物任情不任理左舉右妨趨前遺後
 得謂之無滯得謂治乎。蚩蚩以上播惡也膏天好
 生而不奉其時主欲愛而中格其詔府怨叢讎不
 遑暇卹曾得潤澤得謂治乎。是數者不得謂治以
 不能象水也故治取諸水而又必用台爲之言
 我也台德台小子之稱是也若云象水自我而已
 故曰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台
 之謂也而平也清也周流無滯潤澤無涯也非台
 認字測下篇
 其將誰委噫明於台水之義而凡有治人之責者
 固不可它求矣故余謂天下治去日常少豈民社
 君子鮮能識治平認治
 認號第六十八
 楷號 說文呼也從号從虎乎刀切韻
 會又胡到切教令也一名稱增韻又召
 也呼也通作号○附号楷号說文痛
 聲也從口在弓上胡到切弓苦浩切氣
 欲舒出弓上礙於一也古文以爲弓字

又巧字

測曰易曰風從虎竊意虎聲風所出也於是得號義焉不足風鳥用號胡到呼號之號切刀呼以風也故風聲亦曰號同號令之號切名號之號同亦令之名之以其風其會意一而已矣故口在丁上取聲爲号又必加之虎亦與号通夫風可少乎哉故在渙之五曰渙汗其大號亦以巽體風象而然聖人之意深矣今所爲號令風天下世皆知之其名稱之風濫觴非刺甚矣我思古人如廣成巢

父東里柳下鵠夷鷁冠東郭東園閭丘鬼谷少陵野老青蓮居士江湖散人四明狂客之類不一而足不過因一時所居所事或慕其人衆共稱之或寫其志偶自稱之至今使人因名懷人莫不思起與同游是可號也亦可風也從号從虎之義有在茲乃無貴賤無賢愚一切銜用名山大川高義閑文庸夫而妄飾高賢之聲僕隸而上擬大人之跡甚之士人也臣子也而泰然自附於天宇帝廷肆稱無忌焉履盛居盈懷貪志侈不知先哲文章鉅

伯寄愚於溪者何意理學真儒用晦於菴者何二子者人不同道各有淵涵其風遠矣道降趣卑良此足徵孔氏之訓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之必可行孰謂號乃非名可苟哉因讀文言冥思号虎爲之三歎認號

認諡第六十九

諡

楷諡說文行之迹也從言兮皿闕徐鍇曰兮聲也○附皿楷皿說文飯食

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意

認字測

一

卷

諡

諡

諡

諡

測曰先王之法行之後世無不失其意者尤莫大於諡諡行之迹萬世之訓言也故從言從兮云闕爲是而徐鍇云聲也近之不論其從皿者深哉遠乎按皿飯食之用器嘻爲君子者其必生平立成器利用爲世所食而後可以定諡與然器有美惡用有貴賤食有精麤豐嗇是行之迹所由分而訓言可垂之萬世故曰名之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此命諡之意故諡曰法黜陟賞罰明於生前行迹美惡號於死後此盛帝明王大公至正

之道世世爲勵者也故古者諸侯薨天子賜諡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諡周禮大史掌卿大夫之喪賜諡是諡出自上有所司也故必議之公朝取之輿論行有大小受名因之而子孫之榮悴不得而升降焉不因請乞有無舉廢焉寵賂不得與焉愛憎毀譽不得加損焉然後謂之諡可以法周室卑弱臣諡其父諡不以實久矣而叔季滋甚故余竊謂不復惡諡議不出公朝不參輿論不自上裁不絕請乞而徒視後昆人力爲之爲先先計吾

認字則下篇

恐死生一寵賂予奪一愛憎毀譽得與不得一榮枯消長所以迹其行而爲器爲用爲世所食者吾不知其何如也雖盡得榮名人誰信之世孰與勵焉余故曰先王之法行之後世無不失其意者尤莫大於諡認諡

認吾第七十

又曰

楷吾本吾 說文我自稱也從口五聲
○附口說文人所以言食也象形又五
五行也從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

六書本義云三象天地

測曰吾之從口人以口計也所以言食者也吾亦人耳鳥去口口而加五我知之矣五居圖書之中數天得之而秉五行之氣地得之而凝五行之質人兼天地而具五事之疇以行五常之道故五者天地陰陽之交午而吾口銜之則食以受五氣五質之精華言以宣五事五常之精蘊吾大矣哉故吾也者貴之不能貴賤之不能賤富之不能富貧之不能貧生之不能生死之不能死以口之食言

認字則下篇

未

乎五者大也故孔子曰從吾所好吾所好非世之所謂好也且吾之於世也亦寄公逆旅云耳竟則世非吾世而吾者固在也寧惟世庇吾莫若屋宇田疇而竟則屋宇田疇非吾屋宇田疇也寧惟屋宇田疇切吾莫若服食器用而竟則服食器用非吾服食器用也寧惟服食器用親吾莫若妻妾奴僕而竟則妻妾奴僕非吾妻妾奴僕也寧惟妻妾奴僕成吾莫若四肢百骸而竟則四肢百骸非吾四肢百骸也夫成吾者親吾者切吾者庇吾者與

吾世者皆不得爲吾則吾所食而言者此五而已矣。五而食之言之則真吾常在死不能死而況於生乎又能富貴貧賤之乎五而食不以是言不以是則有吾如無生亦非生而況於死乎。又安能爲富乎又安能爲貴乎吾大矣哉吾大而吾小之凡以視吾外者重也是故惟聖人能從吾認吾。

認命第七十一

命

楷命 說文使也從口從令○附令發號也從人卩徐鍇曰號令者集而爲之

認字測

下篇

走

制也○今說文三合也象三合形讀若集卩古符節之節字今省作卩

測曰命之爲口令也君道也天與我亦爲命天大君也有君道焉夫天何言哉而亦以口令邪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儼然若有聞凜乎若面諡詩云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言不言之命嚴於口令矣載觀口之於令有集而爲節制之道則恭天之命其惟安節乎故天之命我也修短若有尺寸窮通若將排塞貴賤富貧等殺多少若吾權若吾衡一出

入而若爲之防一飲啄而若注之酌杳冥冥無

臭無聲明明赫赫於穆不測蓋卓然集而節制矣

易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余謂恭命亦當如是而

士或多覬覦焉恣竊取焉苟得於前默奪其後矣

幸成於左潛削其右矣應若聲響信如符節其究

苟得非吾得幸成非吾成一制節者姑示之得而

將警之奪姑示之成而將警之削無心而若有心

不言而如明言於其嚴乎可貳吾心哉昔司馬懿

知戰不如孔明而請假天子之命節以忍巾幘之

辱卒能勝君子謂孔明知戰司馬知節知戰則武

知節則安此晉之所以卒併蜀也今士之知恭命

者亦請以天之命節日仗吾前而隨事堅忍不好

羨人不直遂已則怨尤之念鎖不節之嗟弭樂在

其中矣庶幾可馴至知命之君子認命

認神第七十二

福

楷神省神 說文天神引出萬物者也從示申○附示說文天垂象見吉凶所

以示人也從二古文三垂日月星也觀

認字測

下篇

走

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凡示之屬

皆從示又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

東從日古榦字自持也日籀文申說

測曰於戲神容吾測哉在昔聖人所不語吾曷敢

測聖所不語而於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固語之

精矣夫曰不測而一陰一陽謂道之說善性仁知

之說顯仁藏用盛德大業日新富有生生謂易之

說成象效法極數通變之說上推太清下推太寧

中盡人物旁通周洽包涵蘊藉淵乎深矣微乎彰

認字測 下篇

矣則固多測之矣大歸闡天之所示而引申萬物

者云爾已故神從示從申聖人之意盡於此蓋不

語之語不測之測所謂神而明默而成之之謂也

後之淺學知不加於聖人而必相爭以有無譚神

夫既曰神安謂無夫既謂神何所有故大易不言

有無但言不測聖人不決有無但不語夫既際抑

豈容人測抑豈容人語不容人測而人人所可測

曰天所示引申萬物云爾已不容人語而人人所

可語亦曰天所示引申萬物云爾已今夫天胡爲

而覆地胡爲而載覆載胡爲而無傾仄止息此天

所示所以引申萬物者而其不可測不可語者是

神也日月星辰何所繫而昭明四時寒暑何所究

而互易風胡然而號雲胡然而蒸雨胡然而注霆

胡然而震電胡然而掣霜露胡然而變雪雹胡然

而凝其來也何所使其去也何所之此天所示所

以引申萬物者而其不可測不可語者是神也人

物何爲而有生又何爲而有死生何爲而有修短

妍醜知愚賢不肖貧富貴賤多寡榮枯死何爲而

認字測 下篇

有忽若無知有忽若有知語或夢接狀或目睹即

吾手足何爲而能持蹈而吾亦不知吾耳目何爲

而能視聽而吾亦不知吾心志胡爲而能思惟用

往而吾亦不知吾生也胡爲而俱能者而吾自不

知吾死也胡爲而俱不能而人又將謂吾若有知

以至父母子息胚胎分矣而精爽若聯百穀花果

子粒么麼而敷榮具足此皆誰爲之隳括誰知其

爲然此天所示所以引申萬物者而其不可測不

可語者是神也是神也而又以鬼對言之者鬼歸

也神所歸也。而鬼一神也。無二神也。亦猶是天也。而又以地對言之者。地塊也。天所塊也。而地一天也。無二天也。吾身之外莫非天。而吾身亦天之中能游者耳。吾心之外莫非神。而吾心亦神之中能覺者耳。故曰神无方而易无體。言天所示以引申萬物者。旁通周洽。包涵蘊藉之無端也。无方而天下之方莫踰於此矣。无體而天下之體莫踰於此矣。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又云神之格思。

認字測

下篇

三

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蓋言天之所示者无方而引申乎物者。無體測神者止此而已。語神者止此而已。事神者亦止此而已。然世顧有木石而或耀其靈。花月而或幻其狀。毛羽而或作之孽。人也而或化異物。物也而或偶爲人不當聲而成聲。不宜形而呈形。不能言而有言。不屬有情而爲之情。古今志記不一出矣。世儒遂執此以解神。余謂茲或然爲怪者有之。則有無之則無匪天所示。匪物由申。爲怪其常也。不足神。又有若鬼物憑巫仙靈托箕。

假口宣詞。縣管成賦之類。又有生知前身。死知後身。言極隱伏。足令人駭事。諧左驗。足以起信之類。古今志記亦不一出矣。世儒遂執此以解神。余謂此偶爾聚精者有之。則有無之則無匪天所示。匪物由申。聚精其常也。不足神。又有若伯有厲鄭彭生見齊。刻期中禍。轉盼成弑。使人窺之無眚。弭之無端。驚愕惶惶。莫知所辟者。古今志記亦不一出矣。世儒又益執之以爲神。余謂此鬱戾與敗亡相會。偶爲祟耳。有之則有。無之則無。匪天所示。匪物。

認字測

下篇

三

由申。崇亦其常也。不足神。凡若此舉不足神而恆恃吾神之全。故河伯之巫媒得西門豹無神矣。潮陽之鱷得韓昌黎無神矣。猿執爨狗呼奴。鵠鳴屋。妖女羣昇諸怪。得魏元忠無神矣。鄺佛首之先得程伯子無神矣。何也以吾神之勝也。吾之神一天所示。以引伸萬物之神。顧世多彼神之神。而反使在我之神不勝。故有肅拜土木而冥心天則。侈事淫祀。而潛銷正氣者。君子所甚痛也。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又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此之。

謂也。傳曰：國將亡，聽於神。茲有爲之言。聖人之言，必不如是。蓋視所謂神者，何如？若彼數者，吾信以爲神而聽之，適足非亡。如天所示也，引申萬物之神也，則固帝所宰也。人所命也，吾之心也。國家之依也。正詩所謂不可度矧，可射敬之，而毋敢戲豫。馳驅者，文王所爲不顯，亦臨無射，亦係陟降在帝左右，惟懼聽之有弗專耳。聽神卽所以聽民，烏有二？嗚呼！治亂興亡之幾，於經有明鑒矣。認神

認數去第七十三

認字測 下篇

三

數

楷數 說文計也。從支，婁聲。所矩切。○附 婁楷婁說文空也。從母，中，女，空之

意。○六書本義：郡羽切。貧乏也。從口，取

空中意。從母，與無通。口中空無，貧婁之

意。女聲。亦加口作婁，作婁非。按口音圍

下。○按韻書：數讀上聲，則數算數責之

數讀去聲，則數目理數之數。認數主之

測曰：數難言乎哉？曰：一二三四五以至千百千

萬億數，社之而已。夫胡難亦易言乎哉？曰：一神兩

化五行萬物其祖也。河圖洛書其象也。天地大衍參伍錯綜，其至妙至妙者也。抑胡易非難非易可數上而不可窮爲實理之所來，則爲字具矣。夫數去之從支，支又卜之也。又者，手也。手卜則支言可數上。也。婁有空意，則太空空虛之謂空，則莫可揣摩莫可紀極，可數而不可窮，理所來也。今夫穀之爲粒，固可支數，偶然舉一掬之粒而問其數，誰則知之？蓋一空而已矣。於空冥之中，卽有善覆射者，亦必待支數上之，而後知則數去之緣空而起

認字測 下篇

三

因支而見可知矣。夫數去可支數上，實起於空。君子亦安之而已。故命主乎遇，遇乘乎數。多同此生人大端也。君子之所安也。自所謂數學家者出，切切然以推步占驗爲事，謂天機可以意傳，人生可以術轉，而不復知理之尚則昧爲支爲婁之意多矣。閭巷售利庸師，不必譚佩紳而好以奇異自負者，一涉其書，蠡測之際，幸非休祥遂自信以爲福利。當立至徒啓人心之覬覦，而忘順受一主災害乃日計月俟，惟恐覺籙不速萌，俾吾言無左驗。吁

無論其它此抑豈君子之道仁者之心哉今之好譚數學者率謂古有其書而不復知其書之何若余嘗檢馬貴與所輯文獻通考於經籍考中尋所謂識緯天文五行占筮形法諸家者書蓋種種數十家多矣其說非不近理及觀先正敘論則知其書率未可盡信者其說多先得我心同然今試述其著者於此如廣古今五行志三十卷龜氏之論曰自古術數之學言五行則本洪範言卜筮則本周易近時兩者之學殆絕最盛於世者葬書相術

獨此一書哉故五星命書一卷陳氏曰未必驗五星三命指南十四卷陳氏曰大抵書坊售利求俗師爲之廣濟陰陽百忌曆二卷陳氏曰稱唐呂才固已假託後人附益尤不經而八五經之稱黃帝撥沙經之稱呂才地理少之稱李淳風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及七經緯諸篇稱自黃帝至周文王并孔子所作而漢末郝萌集爲春秋災異諸所稱說者類謂其文詞淺俗顛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疑世人造爲之後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吁後世數學類是而已不必一一也至焦氏易林十六卷古今稱之爲奇驗說者謂延壽傳易於孟喜所著而石林葉氏以爲不復更及易道且言孟喜獨傳於田王孫爲妄又以二氏書其源流固無所本縱焦貢書出孟氏固謬矣且以名明夷箕子爲萬物爻茲則喜妄人而已夫焦易出孟已妄而孟又妄人其爲書可知卽奇驗何足多哉余觀諸儒緒論中獨取其名言足以開悟世惑者如龜之論相墓書云呂才葬篇以六說詰其不驗且云世人之爲

葬巫所欺忘擗踊荼毒以期微幸由是相坐隴希
官爵擇時日規財利誠哉是言也是名言也其論
郭璞青囊補注云世傳葬書無出璞之右者按璞
傳載葬母事世傳蓋不誣矣璞未幾爲王敦所殺
若謂禍福皆係於葬則璞不應擇凶地以取禍若
謂禍福有定數或他有以致之則葬地不必擇矣
嗚呼璞自用其術尚如此況後遵其遺書者乎是
名言也陰陽精義先正之論云嘗怪蘇子瞻居陽
羨而葬嵩山一身豈能應四方山水之求近時朱

龍溪

下篇

卷一

公元晦聽蔡季通預卜壽藏門人裏糧行緋六日
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吁坡公
猶可晦翁謂之何而亦見駭於君子也爲此言者
名言也又有論易緯者云使所謂七緯者皆存猶
學者所不道況其殘闕不完於偽之中又有偽者
乎爲此言者名言也至致堂胡氏之說曰易道所
明時有所用知道者以義處命理行則行理止則
止術數之理蓋不取也又曰斷國論者誠能一決
於聖人之經經所不載雖有緯書識記屏而不用

則庶乎其不謬於理夫一則曰易二則曰經一則
曰義二則曰命一則曰理二則曰理庶幾知君子
之道得仁人之心明於支空爲義之數矣學者知
此故能信數而不溺數信數而不溺數然後能安
遇安遇然後受命而覲覲之私行險之事一不關
於心身矣顧今守不必盡信之書以爲奇而不知
非讀儒者之名言而不知悟幸數而不知其空違
理而不存乎悔則福利以爲實而微幸於一支者
之勝也認數

認數

卷一

卷一

認占第七十四

上

楷占 說文視兆問也從卜從口

測曰占從卜占亦卜也而從口者口問之耳非溺
心以問之意也口問之云所謂問焉以言以通志
斷疑定業云爾矣非心有所溺而問以冀必得之
者此易道也占道也辟之適國而迷路然問之居
人知東西左右之焉而已如必問將何之而市利
倍取名多也卽居者亦不之知矣亦不之應矣此

神人相待之理古今爲占之大辨也要之古卜以口而今溺之心失占道矣然溺心之占其來亦遠墨氏日者墨龍之誕已戾易指左氏紱及卜筮諸篇意格如一牽合傳會君子方以爲誣而況以榮進祿命之心栖栖然叩諸管輅郭璞之徒不經屢中者之口邪又況術不管郭詭詞媒貨易知易見者乎余謂是叩者不知安應者不知說同歸倖利各有溺心末世壞聖人之占法抑至此極此太史公傳日者獨紀一司馬季主今讀折宋賈二大夫

認字測

下篇

慨切直正或亦一時感諷之激譚而嚴君平賈卜成都者邪惡非正之問則依龜筮爲言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其殆庶幾乎知易道者二子高士初非日者乃孟堅氏不傳君平也亦異乎太史公之用心矣夫易以道義配禍福非不多言利利者宜也教人人事事適宜非貨利之謂也非不喜言獲獲謂得宜非後世貪得之獲也其稱福祉慶譽莫不皆然雖明失得之報實則失得勿卹大都趨善避

認字測

下篇

中

凶一歸爲善去惡之解故占惟口卜不尚溺心是故君子占理不占欲占義不占利占事不占應占從違不占利害其要无咎求善補過而已間昔拓跋魏大武時樂平王丕夢登白臺之上四顧不見人也命董道秀筮諛之而喜後竟以事露憂死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父象勸以忠孝王之問也道秀宜曰窮高爲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无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如允之言卽君平之道易卜筮之指子服惠伯所以危南蒯之繇知占法矣祛溺心矣近世占籍汗牛占術生風占家浪子接跡域中而士大夫惑之特至盡溺心爲之者至相與寓書薦達篤於汲引賢士吁資宵人以惑士聽不知於風俗教化何若勿謂此區區者而相率以禍先事後得之志導計利不忠之端豈淺鮮哉吾恐先王所爲明用稽疑念用庶徵與若馮相氏保章氏太卜占人筮人眡祲所掌故主歲月日辰星紀風雲省休咎察妖祥謹天戒勤民務諸所

占殆不爲是而至誠前知之道君子知幾之學斷
不藉此宵人之口詩云巧言如簧嗚呼以溺心之
士而加之如簧之口則危平易傾易辭之旨宜沒
沒於天下矣古之善主斷者有云卜以決疑不疑
何卜此其言一出楚鬬廉蒲騷之役其後元魏孝
文用之定遷張公謹亦用之成唐宗天倫之慘余
謂不惟其事惟其言則深識卜筮者之微意所謂
聖人復起不能易者故易云鬼謀寔後人謀而未
占有孚勿問惠德尤其所尚至洪範有大疑必謀

認字測

下篇

聖

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然後及於卜筮意者
心見定而人理符雖卜筮可無用道固如此茲以
哲士儒服信簧口而師宵人則謂之何認占

認奇第七十五

奇

楷奇誤作奇

說文異也一曰不耦從

大從可

測曰吾觀大可曰奇之文而知世士所尚之奇則
有大不可者哉夫曰大曰可奇不失正之義也非
大非可則有大不可者烏足奇辟之兵然世之談

兵者類曰平原廣野鳴鼓撻金堂堂之陳正正之
旗謂之正兵聲東擊西倏忽變化出其不意掩其
不備謂之奇兵余謂不然奇正殊稱而一道當正
則正正也當奇而奇亦正也正而時乎用奇奇也
無所不奇非意用奇皆奇也均兵家之大可者也
士之於道亦然胡所謂正胡所謂奇一大可而已
矣故素隱行怪非大可也不足奇行險徼幸非大
可也不足奇儒名墨行皮虎質羊非大可也不足
奇鬼魅其跡狐蜮其志非大可也不足奇易曰庸

認字測

下篇

聖

言之信庸行之謹夫庸言庸行則大矣信之謹之
有弗可乎斯人也譚之不難脣吻盼之不越眉睫
而十百千萬疇得一人乎宜多而得鮮故足奇也
聖人之言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以中
者庸德而鮮能則奇矣記曰中心安仁天下一人
而已矣夫仁人心也而天下一人則奇矣是皆所
謂大可是皆所謂奇而世士所尚之奇胡奇哉故
以世尚之奇而立身君子將以爲人妖也思遠之
矣以世尚之奇而爲文君子將以爲淫詞也思放

之矣凡以無當於大可之義也故奇不可不慎也
認奇

認僊第七十六



楷僊亦作仙 說文長生僊去從人從
票○附票本作舉同遷○釋名云仙遷

也遷入山也故其制字人旁作山也

測曰長生僊去世果有若人乎夫天地有窟盡而
人能長生邪且去當何之抑無若人乎則千年之
鶴萬年之龜草可爲螢雀可爲蛤蟬蛻鯢化神靈

認字測

下篇

聖

變易物亦有然何疑於人竊意長則對短爲言長
生而已非終無盡也僊去則神靈變易終歸於盡
之謂故人之死者亦云僊逝蓋等死耳而有或有
知有或無知亦猶等生耳而有或有智有或無智
此皆造化機緘之妙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而
人力何爲哉故僊從人票票則遷移以去且有神
靈變易屢遷莫測之意寓焉自劉成國氏又以人
旁山爲字遷入山爲言世士遂謂仙宜在山愚意
仙必在山在山可仙則巖棲石隱之士孔多而仙

幾何人夫言山則有安靜貞固之道人而入於

安靜貞固之道則仙矣非果盡入山而仙也記

云安安而能遷孔子稱仁者樂山推至體靜而

理壽則亦吾儒之仙說也吾儒之仙說吾得而

學之蓋學此安遷而已爾學此靜壽而已爾學

此歿壽不貳朝聞道夕死可而已爾世之學仙

者吾惑焉探之無驗索之弗獲而爲之不厭望

之若癡日語之以秦漢繆誤昭然簡冊者而竟

莫解也良以長生之欲錮其衷方士之狡易其

認字測

下篇

聖

聽不經之籍淆其真甚之有崇虛廢倫容成害
道爐火破家丹砂焚身而不悟可哀也已不知
仙誠有之則亦仙自人人自仙耳吾曷學吾見
學之而弗得者矣未見得之以學者也得之以
學其惟記云安遷孔云靜壽而爲吾儒之仙說
乎是故明於人而遷遷而山之義然後知學仙
之繆而易其業於安遷靜壽之理斯可矣認僊
暨仙

認壽第七十七

耑

楷壽 說文久也從老省𠂔聲○附

韻會本作耑隸作壽轉寫作壽○𠂔

說文耑之省耑耕治之田也從田象

耕曲之形六書本義𠂔象耕田溝港

詰訕形亦作𠂔作耑非按𠂔下從口

三書未解

測曰老者壽壽者老故壽本耑省宜老然老必

加𠂔則田疇耕治之形此何說也夫壽必有所

理人必有所理而後壽田疇耕治為理莫大焉

認字測 下篇 聖

此則地之文生之道也非弛力為惰非驚心為

助非若世之貪生畏死者求理於冥漠幻妄之

鄉服餌呼吸之際修煉採補之術師方士而禮

眩人者理其所理非田疇耕治之理而地之文

生之道也吾又以為田疇之民木樸焉耳訥鈍

焉耳本訥近仁仁者必壽故城市鮮龐眉村氓

多耆茲壽本必以𠂔下從口於志未解愚

竊臆理壽莫如口矣其說備於易之頤頤者養

也頤貞則得養得養斯壽乃其歸在慎言語節

飲食言語口出飲食口入出恆易於此能慎將

無所不慎矣入恆苟於此能節將無所弗節矣

無所弗慎無所弗節頤貞莫如斯理壽莫如斯

木樸訥鈍之形成而仁在其中壽命介長矣然

其端在守口故𠂔必從口鄙諺云禍口出病口

入其頤貞歟其壽理歟夫昧於耕治之理奸於

樸鈍之風冥於守口之象以空老所謂罔生焉

者謂賊焉者為用壽故天下有壽不以年年不

足壽者認壽

認字測 下篇 聖

認老第七十八

耑

楷老 說文考也七十曰老從人毛

匕言須髮變白也凡老之屬皆從老

○附匕 楷匕說文變也從倒人凡

匕之屬皆從匕 𠂔 按諸志大較義

與化通

測曰謂老者以毛髮之化而然亦形而已矣必

如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所謂老而化也斯

無負此皓然之須髮且如毛之德無聲無臭通

於天載天下之大老不啻云足即不易克舉亦能盡釋童習不變俗態垢與年除潔同贊改不至耄令智昏庶幾稱變則能化者亦可以老矣顧今之老者顛顛易變一化鮮能閱歷愈多而圓機愈熟渾樸愈厚而閉藏愈密周容愈至而陷奔愈深大較所稱老而不死者天下皆是也其要歸於得心之未已得亦多端總之物而未化此聖戒之尤亟者夫得位則得高不至顛不止也烏能化得貨則得積不焚如不止也烏能化怙寵則得耽不及溺不止也烏能化貪生則得禮瞿曇誦目葉拜方士餌丹砂不至蔑性叛道不止也好勝人則得矜而爲爭挾長忌少不止也知舊不知新知往不知來執而不變泥而不通不止也又烏能化故古之王者拜老乞言敬老尊賢謂能化耳不化胡老變毛胡化故播棄爲王政之大忌而不知老之將至爲聖修之極功媿吾斯之未能尚願與任重道遠之士不輒以髮變談化而甘倦勤也慎終惟始悠久無疆用茲認老

認拙第七十九



楷拙 說文不巧也從手出聲○附拙出說文進也象艸木益滋上

出達也按俗以重山爲出謬甚

測曰余閱出手成拙良一解頤文字聖人殆亦隱意善諛哉夫天下事物總至利害相攻倏倏忽忽頃刻成敗惟拙者不憚出手出手始見拙故有攘臂而不惜見肘奮擊而不顧折肱故拙必出手出手爲拙若夫智善匿形巧精避影當

斯際也但袖手傍觀拱默爲用臨事則推人以處後事成則推己以擠人工每在事先利獨專事後肯出手哉肯出手哉故出手見拙拙者出手出手不足以見工而取利不必其出手雖然其究竟也不知工之爲工而不工之爲工也不知利之爲利而不利之爲利也工爲工利爲利故巧常勝拙不工之爲工不利之爲利則拙亦有時勝巧巧之勝拙也吾不得而知之也拙之勝巧也吾亦不得而與之也吾但不能不使吾

手不出而已吾亦不能必不使吾手不出而已吾不能必使吾手不出吾蓋不知吾有手也矧知其出吾亦不能必不使吾手不出蓋出之則出之也不出之則不出之也又烏知出之爲不出也又烏知不出之爲出也總之皆無與吾手又胡與吾身拙哉拙哉其出手哉其不能出手哉如斯而已矣或者乃曰出之爲言進也象艸木益滋上出達也拙手而出尚亦有潛滋出達於後者哉余曰予拙人也不知其能出手也不知其不能出手否也又

認字測

下篇

兕

奚知其它認拙

認隱第八十

隱

楷隱 說文蔽也從自急聲○附隱謹也從心雪聲於靳切

從受工讀與隱同

受音標平小切

測曰余謂世無隱者蓋以其字知之隱之爲言蔽也自蔽之謂也自所爲蔽者也雪所依據而加心則謹故必謹所依據以道自蔽焉後得謂之隱如其始也以干澤而來旣以逐客而去去之而跡不

遠望之而眼欲穿小得之則欣欣小不得則悻悻半掩以求露欲彰而智藏若治容倚門者然呈姿匿形冀堅悅已者之眷戀也則視移文北山捷徑終南者又已下矣何以隱爲良以謹所依據而厚自蔽者之難故山人潛夫處士逸民之號人人得稱而丘園肥遯之風天下鮮矣誠知謹所依據以道自蔽則膏肓泉石痼疾烟霞隱者也卽居中國近利市深藏若虛盛德若愚求爲可知不求人知呼馬應馬呼牛應牛亦隱者也卽食祿仕官清不

認字測

下篇

事

必人知功不必上聞恩不市我怨不駕人混混茫茫淳淳悶悶遇之則德讓崇不遇則聲跡斂量時而進奉身而退進不自賢退不稱抑又能大隱者也傳曰莫見乎隱君子慎獨是則能謹所依據得自蔽之道矣是隱道也是隱義也世曾幾何人哉

認隱

認字第八十一

乳

楷字 說文乳也從子在𠂔下子亦聲○六書本義乳子也從子在𠂔下爲意

借文字

測曰余老無端認字而竊有歎焉蓋歎認之適足駭世而已夫字之行世彰彰也故童而能習村學究能授胥吏工書有目必有所識有口必有能讀有手必有能畫而文章之士意置指綴惟其所命蓋章章句句皆此積案所謂雲蒸霞燦者也胡難認也及其至也則有當年不能盡其學皓首不能通其義習其象未必能得其所為象講其意未必能盡其所為意至指諧轉假六書之學學者孱逐認字測

不譚久矣蓋志度閣而不暇觀藝澤俗而不相謀其孰用於認即認以文其孰緣文以稽指認以指矣其孰緣指以成行蓋目到者千百心到者十不五心到者十不五而身到者不萬一焉蓋必身到而後謂吾所稱認也已此讀書如漢唐孔張許柳名鉅諸家儒先尚識其有未識字者字易認乎哉且字之為字子而六之有乳之義其本意也而借為文字之字何居無亦有生生不窮當子而六之者乎志云子孳也陽氣始萌孳生於下也文字在

認字測

下篇

奎

天下之下孳曷窮已哉蓋繼卦畫以作而功溢於畫者也夫天地之始空濛鴻洞渾然無文伏羲氏乃仰觀俯察畫奇偶以錯成卦爻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孳之始字之祖也卦爻不足而後之作著繼之以字孳之生之今天下形形象象名名數數事事物物顯顯微微巨巨細細孰不有字字孰不有文文孰不有指指孰不可以備觀省成德行者其通神明類萬物視卦爻尤稱明者懇切第人未之認耳苟字字而認必如余所謂緣文稽指緣指成行不徒如漢唐數家能讀不能識也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此認字之不容不測也而又不能無駭世之歎也今之士莫不曰字足以供紀載而已任撰述而已何事認吁此得一嚮於大鼎吞而不嚼者也吞而不嚼能知其美乎目其義矣而不以融諸心此知嚼而不咽者也嚼而不咽能飲吾腹乎誠明諸心矣而不能躬而行之以實諸身此知咽矣而又以懣鬱之疾滯結腸胃開而不能導養融化

以疏內腴外者也。於吾體又奚裨。則亦誦習徒勤
臨寫爭工者所爲。字胡益哉。聞昔蒼頡造書而天
雨粟。鬼夜哭。此事有無未足盡信。誠有之。天意豈
欲泄孽生無窮之象於穀。而鬼之夜哭。蓋爲末世
空文不認者哭乎。高誘者則曰。自書契作。詐僞萌
生。去本趨末。棄耕耨之業。務刀錐之利。天知其將
餓。故爲雨粟。鬼恐爲文所劾。故哭也。蓋亦有激之
鑒。談豈其然。豈其然。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其
認字之謂與。余之望人以認字。庶幾亦易意也。知

認字測

下篇

章

我罪我在我同志測認字凡八十一篇見例云

認字測卷之三下篇終

不肖男傳誦校梓

序後

上篇

天地萬物起於一。一者數之始。理之原也。故認字必
皆一起於一者。終於十。故繼一以認十。間一知十。存
乎人。故繼十以認人。人之一身心斯主焉。心之正人
斯成。心不正無貴人矣。故繼人以認心。心統乎性。故
繼心以認性。性率之而爲道。故繼性以認道。道者道
也。德之不修。道不可道。故繼道以認德。德者得也。匪
學無得。故繼德以認學。學先志。故繼學以認志。志者
士所尚也。故繼志以認士。士任重而道遠。莫如仁。故
繼士以認仁。有仁斯有義。故繼仁以認義。仁義天所
賦也。故繼義以認天。天下無大惟天爲大。故繼天以
認大。有大者不可以不正。故繼大以認正。其事正者
其道中。故繼正以認中。中也者至善之歸也。故繼中
以認善。善者理而已矣。故繼善以認理。事有定理。思
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繼理以認思。思與意偕。故
繼思以認意。意與情游。故繼意以認情。情也者。效天
下之動者也。動之斯行之。故繼情以認行。行者行也。

認字測

序後

下篇

百行莫先乎孝故繼行以認孝孝者效也效之君斯爲忠故繼孝以認忠忠孝天下之大節故繼忠以認節能知節者必知恥故繼節以認恥有恥斯有廉故繼恥以認廉

中篇

志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不能張四維以禦滅亡者非夫也故繼廉以認夫夫婦人道之始天地之大義也故繼夫以認婦夫夫婦婦而父母順兄弟睦家道成嗣續不窮男子之祥也故繼

認字測 本後

婦以認男男者力田之謂力田農業也故繼男以認農農王者所首務有農然後宜王故繼農以認王王者王也王天下者謂之君故繼王以認君有是君不可以無是臣臣從君者也故繼君以認臣君臣合而上下交故繼臣以認交交必以誠故繼交以認誠誠者成也成以一實之理也故繼誠以認實人患不實莫如言有實斯有言矣故繼實以認言言不文行之不遠故繼言以認文文之入人者莫如詩故繼文以認詩詩可以興興則說悅說同者說說詞之

善感而動者也故繼詩以認說說者說悅也說然後

笑故繼說以認笑笑善笑者必善諛諛爭之端訟之始也故繼笑以認訟訟不可長也忍之則勝故繼訟以認忍不忍不足以得衆故繼忍以認師師者衆也得衆則所居而安故繼師以認宮宮者居也居之安者位不易故繼宮以認位安其位常守貴故繼位以認貴貴之所在名易舉焉故繼貴以認名名者寵之招也故繼名以認寵寵之則進之故繼寵以認進進必有所積故繼進以認積積必有其術矣故繼積以認

認字測 本後

術術有善惡不可不慎也用之善則善用之惡則惡萬世是非史所司焉故繼術以認史

下篇

史不可易勝也惟儒者能勝之故繼史以認儒儒道不可以不真故繼儒以認真真者直道而行之謂也故繼真以認直直者人友之益也故繼直以認友友直之道本諸身故繼友以認身持身莫如儉故繼身以認儉儉而不已必富故繼儉以認富富者財之聚也故繼富以認財財之聚者刑所歸焉故繼財以認

刑刑不足兵繼之故繼刑以認兵財賦兵刑政之務
 也故繼兵以認政政各有所官故繼政以認官官得
 其人則事理故繼官以認治平治同者理也治理而
 官成斯可號故繼治以認號生有可號則死有可諡
 故繼號以認諡官號死諡名之在人致之在我故繼
 諡以認吾吾者我也我之得喪窮通有命存焉故繼
 吾以認命命也者神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故繼命以
 認神神不可測來數而出故繼神以認數去數者數
 止也可以數上斯可以占故繼數去以認占占之應
 聲測序後四
 人共奇之故繼占以認奇談奇者莫若僊故繼奇以
 認僊僊者壽而已矣故繼僊以認壽壽者難老而已
 矣故繼壽以認老老者必拙故繼老以認拙老而拙
 者必窮窮歸于盡盡則不可見不可聞隱焉而已于
 士則遺榮而隱去之謂也故繼拙以認隱隱而不耀
 人將求其形形繁若如字字者孳也如萬物之孳生
 不窮也十百千萬億億兆不可紀也猶可認也故
 繼隱以認字終焉吾不能十百千萬億億兆之皆
 認也之皆測也吾亦不必十百千萬億億兆之皆

認也之皆測也凡此八十一字則其例也然亦有不
 必八十一字者之認也之測也約之認一焉足矣吾
 亦自諒吾爲駢拇枝指也
 序後終
 不肖男傳誦校梓

認字測三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周宇撰宇有字考啟蒙已著錄是書標八十一
字每字各爲疏解一篇其義欲借以講學而穿鑿
點畫實則王安石之緒餘而已既非小學又非語
錄四庫之中無類可入姑附之於雜家焉

黃玄龍先生小品四卷

〔明〕黃奭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黃元龍小

品二卷》提要

黃玄龍先生小品

黃 奭玄龍著

新安

弟 侯于升訂

尺牘

辱諭劍仙事若以不佞崑崙者流謂精此術可致冲舉雖非所敢望然得錫彈丸二顆時吐白虹一報人間不平事不亦大奇快哉

僕夙志五岳念得草衣木食以畢此生故每對佳山白雲吐英青崖弄色輒一再誦遠遊篇脩脩此身覺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一

非斯世能終繫者

長夏郡中鎮日如蒸籠上坐足下來便如在林下長風颭颭來襲人足解蘊隆耳

僕埋糟丘中竟日夕無醒時苦甚即欲叛去不飲又

如佗條無聊何苦酒中差自勝耳

夢洪水者旦而飲酒累夕夢浮浩浩中當是酒神見傷耳來朝決策過足下足下靜聽酒池中今夕當作三十波也

僕有情痴沉苦海中將十餘載乃今逃方之外枯藤

片席孤樓松泉蘿石間兒女情脫離幾盡辱卿見名
便當如王方平見麻姑但慨滄海桑田不敢復與卿
手爪能搔背癢也

僕少有脾疾每食不盡一匕醫謂非炙不瘳遂復不
避火攻耳足下謂掃除愁根是真炙法即百鮑姑艾
寧踰此劑耶

足下居近星臺時亦一登眺觀璇璣玉衡攬官闕湖
山之盛乎回首江沱故山在望其于不佞亦復有暮
雲春樹之思否

黃主龍小品

尺牘上

三

春雪四望皎皎豈非曩歲與足下着屐登山詫玉樹
瑤島叫絕稱奇者時耶今安復得此有不恍然若失
者乎桃開笋肥會須入問政訪二三兄弟石嶺梨花
勝雪諸君亦宜連袂一探白雲鄉也

長夜飲本足樂但僕以病苦足下以情苦足下非不
婆娑醉舞然借以寫其鬱結無聊之懷吾視之更足
憐耳足下自云對人恍忽作夢中語風流真况味非
足下身試誰能言之

夜半霹靂震空大地若圻睡中病魔駭去矣足下藉

高吟以散其勢終不若鄰僧醉酒大卧雷竟不足當
其觥聲苦吟求身後名不如卽時一盃酒不愈信哉

大雪遂深數尺計爾時着屐上問政山樓看天都飛
布諸峯千里皎皎當作西方雪山想也僕在甕谷玉
山四映琪樹槎牙時登谷上窺之亦自肺腑冷然不
啻濯魄冰壺中手携一壺浮三雅賞之亦復浮三雅
東向酌公等耳谿山凍合遂阻剡溪之棹僕謂剡溪
興條乘條盡僕與無乘亦復無盡不當勝于猷耶

足下語本有致僕爲易數字便是點金作鐵然聲律

黃主龍小品

尺牘上

三

稍協又雨中惜別處頗有情耳僕亦須作一章不然
吳家青衣當笑僕殺景也

足下得無生理奚更用搗藥具爲若其丹成幸分我
刀圭許

跌坐小樓讀南華經罷對黃羅山殿松蘿茗松杉翠
色爭來流入茗碗中當爾時那可無考叔共語

內典與艷詞不妨並觀火宅中不有青蓮開乎詩之
佳境政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卽有解有不解不失爲
善解也

心在何處云何應證心原自在云何應了無證自證
無了自了必求證了心外生心無有是處不知世尊
說首楞嚴時此可證可了之心在于何處今却以此
經還足下足下試觀可證可了是汝心否

大士圖所爲心經圓勁秀逸諸相具足乃至與大士
百寶瓔珞同一妙麗莊嚴懸之山齋焚香讚嘆足下
以指腕說法一點一畫皆是導師

自楚歸飽食漢江魚當益健飯秋時幸過我嶺上白
雲不堪持贈須足下來自弄之耳湘簾見貽展卧北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四

窓下涼颺習習便夢身在瀟湘綠雨中

偷見遂儼然過足下乃亦從一窮詩人覓生活耶酒
瓢詩卷無恙乎今爲足下竊窮去無煩足下爲文送
耳

督學公議以德義之士崇祀于鄉盛典也諸君欲以
先大父應盛心也卽爲子孫者能無感激踴躍以從
事第先大父山澤布衣雖生存行蹟謬爲兩臺使者
及鄉里所推重亦一再辱推擇爲鄉飲賓然無顯名
厚位足廁學宮諸薦紳之間而與之力又不能必得

之督學公將無虛辱諸君盛心益彰與之不肖平謹
佈謝惟諸君裁之

東門一握手市中斗酒醉卧僧寮夜雨連床弄琴淒
苦足下方憶湘君伏枕悲咽神往來九幾聞琴聲哀
怨以爲湘君瑟耶足下真有心人第不知湘君爾時
亦能掩翠袖使竹色頓成斑否

諸懷詩各有致乃語語似王李由不似以求似由似
進于不似而技斯工矣其懷僕三章更佳第不可使
此中人見耳僕與友人云吾以遊戲法飛神海內外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五

三山五嶽常往來者曉間此中雖小自有芥子納須
彌術也足下得無笑僕作夜郎王議耶居與縣廨隣
日聞鞭楚聲不休致足厭賴屋後河沙中時時風樹
怒號洗之燕中遣中貴數十人縱橫海內不聞諸大
貴人一與抗而益都以一令慷慨劾擊其成敗不必
論大能爲海內吐氣古稱鳳鳴今復解觸一時身辱
千古名芳第八十老尊朝暮北望心悸可念耳旣爲
忠臣不得復爲孝子奈何僕雖孱弱每觀激烈事輒
髮指冠今日豈徒爲知已搯擊要須爲宗社感此君

耳鮑老風流惡業鬚髮盡拔有何面目復見瀟湘中人耶

得爾占信知足下病瘍幾至委頓足下夙昔風流自快竟墮此趣中鬚髯者髮無恙乎少婦嬾媚朝暮靚粧望幸寧堪日對楊家果作酸心也然須強作有心人勿輕折贈一枝致梅瓣粧點壽陽肌耳僕語不免有詆氣然譚言微中亦是滑稽之雄惟足下聽我

東門王家海棠佳甚大如斗高二丈許花大于杯繁英蔽天籠覆一院初日映之嬌艷低垂直是太真醉

黃主龍小品

尺廣上

太

西涼葡萄酒狀潘氏圖者雖佳終似華清宮侍婢直得太真餘妍不堪并立也徘徊瞻賞惜不令足下見之

長堤萬綠冉冉如步翠幄中清流白沙映帶遠近殊勝坐屋宇下飛觴足下跨牛墮地時又勝賀監騎馬眠花落井矣梅雪者某君家青衣嬾嬾多致往時入武陵與某君雨中特別掩涕淋漓若寒香泣露低垂可憐僕爲四詩贈之諸君和者接踵今復得三郎一篇當使六出增輝五英流馥矣詩成時安排作孤山

處士夢也

僕語如縛律僧所說法不堪使蓮花座上長者聞之詩之效能使人蟬脫塵垢泡影榮利以足下才自可睥睨千古人間世那得縻也

綠陰中把酒聽杜鵑政是初夏佳事向晚素月清江水天一碧臨流高談居然身在水壺中新詩從此中出那得不佳也未語使某君見之當復魂佚矣

足下三宿秦樓飛觴醉月清歌妙舞留連蕩澤中可不令黃先生雜坐交焉畫淳于一石哉奈何秘密若

黃主龍小品

尺廣上

七

崑崙奴也某君聞而努目揎拳酸狀甚惡僕戲爲解之欲令足下出醉醪一甕自反縛投甕中以當酈生烹則七十餘城乃可復下耳

得尺書琅琅千語風旨咆然睥睨古今土苴榮勢慕嶽遊之高標卑株守之陋轍乃若扼腕時事深燕幕之虞希鴻舉之哲抑何感慨踴躍使讀者始立髮而終心折也至于俚言刻畫效顰西子足下不嫌無鹽唐突而推許津津乃知指爪瘡痂之僻不可謂今無其人矣

僕短于臨池扇頭惡書幸捐之篋笥爲我藏拙倘以障面不減元規塵也

郎邑故水鄉河流南帶陂池四繞多菱荷菱芡之美
清鮮時拂舊色可衣又時時有雲氣起澤中吐飲奇
變與胸中礪硯相浮沉晚而皓月長堤清河瀉玉垂
楊映帶林莽蔽虧漁舟隱隱出沒流光中作滄浪歌
輒徘徊四顧悵不與故人連臂爲大堤清夜遊也來
句夢遊郎汭孤洲月書寄郎山五嶽雲何其神韻八
月定歸當相與踏歌金竺烟霞中耳碧雲秋色足以
黃主龍小品

八廣上

八

自娛加餐慰遠

今夏不大熱風雨時湊六月如秋郎川故四匯大澤
時時有雲物起澤中奇幻萬變悵不堪持贈足下想
前所植藕花長五尺許每皎月盈床舉頭憶遠見瓊
英濯露翠被拂帷猶疑見足下顏色耳

足下酒後顛態不俗若藉阮見之便當牽袂入林今
往列仙傳一部傳中多米汁仙足下醉時讀之將無
乘酒力冲舉去否

侯君集唐貞觀中爲大將數得利封陳公嘗受兵法

于李藥師與藥師等二十四人圓形凌烟閣魏徵薦
其有宰相才後太子承乾反君集以與謀伏誅按唐
初都關中與郎邑風馬牛不相及君集既非郎邑人
其誅又以從太子反豈其越數千里能與太子密謀
則君集當未離關中而其死時亦應在關中不在郎
邑又荆卿齊人居衛嘗遊野望過榆次入趙後至燕
爲太子丹西刺始皇不中死身未嘗至吳僕前歲輕
裝遊郎載藉俱西藏黃羅山中無携書足考君集事
僅以臆記未蒐全傳其生何邑死何地當具載唐書

黃玄龍小品

八廣上

九

公爲郎史董孤志宜精核當更索全唐史詳考之又
志中少仙釋一條郎邑多僻野大澤其中禪玄幻化
之蹟當亦不乏以僕所見楞嚴院一石龕云正德中
有聖僧無礙預示涅槃召諸比丘誦佛號端坐化去
種種靈異今遺蛻猶存宗基爲之銘又邑南有郭婆
遇仙事甚奇似亦可采以補仙釋之缺至于陳公高
公郎邑循吏其清操善政郎之野人皆能言之肖像
在祠有禱輒應望而趨者不啻甘棠二公傳尤公所
當留意者也

園亭寂寂風雨愁人幸過西城張家剪燈夜話毋空對暮雨作高唐夢中身也

青蓮始綻玉露未晞初日映之作牟尼珠色妙香微佈不減梅檀乃信如來清淨法身非此上不堪跌坐足下來諦觀之當以一刹那證七寶池中莊嚴妙相也

暑氣逼人遙想兄在方丈長松底自清涼也諸貴人延兄作上客終日磐折如此襪襪何又不如坐陳姬炎閣雖在火坑中猶時時有甘露灑耳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十

白門秋別風日蕭條知已窮途落落星散感慨不可道別後長公一再過我劇飲夜分不至落莫入郎川一月飲鎮日在醉夢中獨懷足下一念惺然耳

僕少慕脩詞其于博雅君子心向往之恐不得當弱冠卽知有唐先生竊欲一承末風聞先生閉戶著書恥與俗接僕自惟年少性跼弛又渺所著述以藉手就正徒欲以疎浪之身涸記室不幾爲高士所唾耶以是趑趄不前然自是彌益慕好先生十年不置今秋入白門程師以求書見授啟之則儼然手教與佳

集私心自詫何以得此凡僕生平一二密友或阿私僕而妄推轂之迺先生無一日傾蓋之雅諦千里忘年之契此豈無當于先生心而謬然者古人重知己薄感恩先生知僕深矣僕卽甚蒙昧其佩服高誼可自己哉及卒業佳集如波斯船環奇駭目文麗而古詩勁而葩寓言奇詭似漆園避世曠遠似彭澤益想見先生爲人僕所爲十年寄慕不虛耳歸時首謁玄亭以謝雅念今上竹絲索于佐倦吟時浮白拙詩一幅不足畱以障壁塵可也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十一

翁高年嬰鑠又寡一切世累政宜以詩酒自娛想臘月風雪中三杯軟飽後當擁爐操不律作兔園諸君想耳

河干薄餞尊酒依依落日蒼黃寒風蕭瑟賓主相對離思黯然及足下解纜後片帆飛度碧水空流與二三兄弟啜咽掩袖不知流涕之何從也

僕于詩五言古好君家都尉七言歌行五七言絕好君家供奉五七言近體好君家新鄉今復得足下且于身親違之乃知僕所結李氏詩緣不淺耳此扇歌

雄爽流麗不滿二百言而具奔放曲折之致且天才自溢不假雕飾正堪與君家供奉頡頏卽靡靡若僕讀之不覺神王矣

足下去市上居湖濱當春水浩漾時乘興泛小舸便如天上坐若乃夕陽倒影烟霞弄姿淪激若鎔胸映斜睫俄而青月飛空流光縹碧水天一鏡擊楫水壺又或淡烟細雨霽霏微泊艇深蘆推蓬把酒此身遂堪入畫湖光萬變足下朝夕饒領之樂可知矣僕雅厭氛俗心在江湖終當一笠一簑結浮家泛宅綠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主

君其待我于湖上

湖上銀魚湛如冰雪調作銀絲細鱸大可爽沁詩脾對雪見懷詩語意流麗如迴風舞雪丰神清瑩如玉壺冰對此境作此詩真足相敵身非戴安道何足當此雅念綠沉佳甚第恐文通才盡卽有彩筆見授不能吐一麗語耳

茲日禁烟復當上巳川上嫩綠成帷殘紅點衣便可步出青堤高詠泛觴酬茲令節

茗殊非佳恐啜至七盞未必能使清風生或先生兩

腋自有風耳若乃繡腸中文字搜之何止萬卷玉川子僅僅五千安足辱張先生哉

丈人傳奇中有小瑕不嫌磨滌元時南北曲諸名家大抵詞主近情白主近俗近情貴婉麗近俗貴簡拙邇時二三君子以風雅入詞以四六入白遂垂厥體爲當家所嗤又徒工詞而不工境夫詞以娛耳境以悅目使聲調偏工而登塲無委曲動人之致則意味索然觀者欲卧矣先生精于聲律又富有才情視詞中有不關情境與詞中之浮白中之冗者稍芟定之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主

則一出可使南都紙貴也

湖上徜徉三竺烟霞六橋花月日在阿堵中文菟當與湖山競秀或操一舸訪足下一觴一詠結孤山處士綠也人世悠悠多面交知心有幾而寥闊若是念之輒欲絕

佳律悲壯讀之與秋風共蕭颯結語淒然不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韻士相聚自昔不常一把臂便生千秋感慨無怪也

紫蟹正肥碧醪初熟丹楓未脫黃菊可餐酒池中拍

浮可把便邀諸君連袂見過一觴一詠領畧秋光隨意醉醒不敢強投客轄

黃羅紫梨寒漿沁骨雖不敢當太上玄光于肺渴時啖之未必減金莖露

翁詩壇老手小子未窺一斑安能繼響直以情之所宜與翁憐其臭味耳嘉訊再至佐以清貺長者誼篤通家有增無已新詩語語沉至不假外象真境自足不朽之業舍此何之乃意不欲居過自挹損與天畀鈍根體復孱弱妄意澗步希蹤作者如螭臂當車志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西

雖可矜終見其靡季子左提右挈畧涉藩籬然入室升堂墮乎其後邇者稍能自揣意切養生名根漸消委志恬澹雖云身重于名實亦計畫無之不得不托以自逃耳翁當粲然嗤其披靡也
郎川孤僻到客絕稀行李來過喜生意外顧馬首南指不能維繫以永信信怡悵如何足下二尊春秋雖高飲噉尚壯嫂氏賢如德耀五六佳兒繞膝俱是玉樹芝蘭世界缺陷足下獨享其全舍此復有何樂足下坐練水上且歌且酌酒後耳熱回想在薊門負長

劍戟大漠高歌出塞亦復壯思欲飛否又練水潺湲聲如哀玉足下靜聽之不知與燕姬都門泣別時較此聲孰鳴咽耳

知復有悼亡之痛所與曠士達觀不以逝者傷存者搏沙春屬卽復百年聚首終有了期萬無過戚吳大伯相傳世次于史記世家中節其要者至夫差而止吳敏事僅得其歷履官閥餘未詳考今却錄往佳集春容秀麗大雅之音雖沉鬱處規擬杜陵而疎澹自然之趣居多酷與孟襄陽肖諸體中各有致語獨五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五

言律猶是長城襄陽偏工五言一時獨步使此君有知當必以先生爲後來知已矣隔數十里便如各天每一相思不勝搔首
張集致上此公詩和平流暢雖時作壯語蒼調而其佳處政在疎澹五言律骨格旣成意象復湊雖有弱句無損完篇春容秀媚此其最優其次七言律其次擬古其次七言古其次七言絕五言古絕似非所長諸體中有率語諸生詩僕稍爲雌黃未盡指摘其首尾勻停或調鬯或韻穩或骨蒼雖乏警句亦所亟取

卽有警句而氣格未完者終屬後塵大抵此君詩由苦心入出之自然有專詣而無詭隨亦足成一家矣僕以意評騰未必當識者心足下更詳閱之有所低昂不妨異見

行李過郎川供億缺焉何以稱東道至金山之約已齋糧辦遊屐決日買小舟凌揚子與足下登妙高臺酌中冷水遂過焦山探壑鵲銘然後入蕪城弔隋苑迷樓故蹟日來神思勃勃已飛擁大江春色中矣奉命題畫僕才藻既疎臨池又短豈惟不足救點景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六

物更貽山水之羞旣成而自笑李義山若在將無添此一條在殺風景中耶

應酬紛沓未得息肩乃于此中作無着想雖無着心却有厭心終是道力短耳王郎疽發背委頓床蓐不知後來如何足下居高樓極目平楚綠陰千頃野鳥時作伽陵聲文心道心俱益活潑否

損惠戴氏漁家圖足登神品卽懸齋壁中身雖市居時時有滄洲漁父想也

市中態鄙俗見之作惡先生清標高韻如松下風每

思一對之以解塵穢聞近病牀褥暑蒸人須平復始可東歸爾時勿頻顧大刀頭也序如小兒號啕與爲我藏拙東海多博雅士勿使見之恐以先生矜遼東豕奈何歸時圖一晤人生聚會實難矧我輩有心人何可草草

有慾障有事障有理障足下少營寡慾無事慾二障而精力俾健銳進六藝着此一魔因緣病作但如我孔子所稱游于藝甘苦疾徐之間涵泳不着卽游卽道何得有魔不可一噎廢食也僕幼作當家子東抹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七

西塗苦爲事障與足下較苦樂趣隔天淵今此云云是羅刹中人勸辟支菩薩豈但泥佛勸土佛也笑笑高聞嶙峋四望莽蒼大陸風雲足助壯懷雷閣中三日未盡領畧秋光此後霜露漸深楓林搖落秋聲四起羈旅蕭條恐兄不免宋玉悲也擬九日重相訪自作白衣持酒人弱冠知己華髮漸侵當親把紫萸插兄鬢邊祝茂歲尊前人共黃花無恙耳弟培塿風低不堪吹帽奈何奉贈七言律一章書後復信筆作一絕志慨并伸知己之感旣而思之足下是北地濟南

派更須摩詰少伯方是千古相知何如何如一笑
遲遲三載別其不能忘足下似一日自足下有有心人
使人不能忘耳上弦時抵山中足下遂以夢得之何
奇乃爾昔人謂神交中夜良不謬明日倘能命駕千
山寒月中把臂論舊清致不淺毋使黃羅山上紫氣
杳然

連夜月色皎皎却憶整子上大酌時歸見張氏小顛
僕嘲之渠遂顛不已今入山未還還以足下詩示之
當復使其顛死耳陳廣文齋中首宿一样濁醪數杯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尤

聞揚三教語多破的此君真率環堵蕭然如頭陀行
禪立而外惟品題詩酒絕不及世事固是我輩中品
也

千林蕭瑟羈旅淒其當此悲秋憶故人更切清眴遠
貽焚香展帙兼誦足下黃菊詩儼然故人相對矣
巴里之音陽春和之瓦礫博珠所獲不貲來詩次韻
而不爲韻所縛格調渾成典寄曠遠大方老手妙若
斲輪便當奉爲法程涵泳無斁

新詩滿帙璀璨奪目不勞鐵網生收珊瑚可稱暴富

前詩稍更數語聲律益協儷偶益工乃知白璧不嫌
追琢俚語數首仰塵法眼不惜神丹七許點之或砂
石可作金色耳

網繆數月意氣遂深倏爾分携神情愴結小詩扇頭
聊將別意足下雄才信是豐城寶劍未遇茂先暫湮
塵土然時時紫氣在斗牛邊識者自知是神物也
行五日抵山堂青峯白雲居然無恙獨黃羅峭色益
傲人耳僕久厭塵喧一入深山便心開目朗乃知此
身合是紅堅烟霞物那堪強置城市籠中也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尤

辱貽詩高情逸趣置長慶集中便難擇出高年老手
不欲播弄靡詞隨境摹真自應爾耳

高賢枉過盤餐寂寥惟青山白雪聊足供客猶憶夜
半擁爐揚圻騷雅千山寒雪霏霏襲人良以足下鄧
中調高故白雪爲君來耳

溪頭把酒上下古人五斗卓然高談驚坐客飲固豪
主人亦豪于供客矣石梁分手烟靄蒼然不五里而
輟車顛步蹶亦所甘心良以嘉會可忤遂忘其苦

兄此髯虎顧自是封狼居胥品英雄未遇暫爾淪落

何足怪兄既工劍術又精繪事異日三尺鐵橫行塞外復以七寸管垂不朽名亦足豪矣

除夕枯坐羈旅半騷感歲序之條盡猶把一尊南望故山憶生平之爲兄弟如足下者而足下金陵書適至把讀巡環慷慨泣下鬱勃之衷欲卽一吐以比致金陵足下已去金陵欲南致新都則足下未還新都嗟乎生平之爲兄弟如足下者幾而忍一日忘之耶躊躇悽惻情見乎辭爲絕句四章境雖真語弗工也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手

還郎水僕客歲歸山中復錄之附明遠乃始值足下僕與足下生同鄉友同心乃三載始一見兩載始一酌荅書人生幾何寥濶若是使非足下滯新都僕胡以今日得聆金玉肯卽以足下才假塞之不啻足復使足下孤使足下錄孤足下錄足下不啻足復使難一鄉校名天之生才寧爾詩必有所以處足下者如足下所稱生死必相貫出處必相據治亂必相宜斷斷乎成一軒翥丈夫無使現前失却則天所以偃蹇足下意可知矣雖然足下固利根第了生死心與進

取心具在能如上乘人涉世出世一了百了否不然一心進取一心了生死東家食西家宿兩無所底極何以了堂上與地下老親望乎足下青年一意下惟了制科業功名遂然後撒手剗心卽足下所最稱某公彼亦婚宦畢而始作圓頂人便可作榜樣矣但干涉世時不可使此心不惺惺失却主人翁致生死之根不定耳足下得不謂僕在佛地位人前作小乘菩薩語耶足下才于制科業不難于奇而難平不難于見解而難自然某某君諸制義是對症藥也僕邇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手

亦逃山中靜坐生死之了未了未可知然塵情已滯庶幾無負肉身菩薩接引心耳三歲所欲吐遂爾妮妮不嫌直慙豈非僕于足下不宜僅作寒暄綺語乎來詩愴恍真曠非復舊觀當是道力進耳僕不啻獲髻珠矣客有來者無吝往復以相印證倘念僕時但西眺黃羅山無異與僕相向也

吳益都一時直臣湓然物故海內氣節士莫不拊心何論知己安甫青年亦先朝露雄才壯志一事無成令人氣短至某貴人者何足道哉卽不死猶死耳天

雨泥途淖渾沒股稍霽當歸幸畱一見

別日雨如注襟袖淋漓次日蒸炎舟中暑氣不可耐
因自笑何自苦京師豪士大千壯氣甚張人人自以
得大物僕偃蹇場屋見棘闈輒攢眉何堪較利鈍聊
復從諸君後小小播弄作遊戲神通不生得失心也
旅邸應酬雜還不能如山庄靜坐每臨風對月輒思
與兄輩聚首清夜玄言未嘗不神往也佳文警思逸
調種種逼人循此途轍以底精純便一飛冲天矣
久負足下四懷詩每操觚輒贖贖當由山川卑陋不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圭

足發其磊砢之懷此中脩林平津名花佳釀亦自不
乏僕仰面嘯歌快然自適此外驢鳴犬吠不足瀕乃
公也鮑老風流遂爾委頓猶堪南向望湘君見憐耶
吳蓋都慷慨抗疏足爲吾黨生色其成敗不足論要
須爲國爲民謝此君也

以半易牛齊人尚譏其王足下易牛以兔小大更自
懸殊旣爾愛牛未免脫兔東郭生竟成瑕棄特處士
將作石交逃茲三窟之營憐彼一箱之服增桃林色
掩桂宮輝遂使吾牛無唇子兔有角不煩賣劍寧復

守株第吾方將紙貴于兔鋒子不免坐鎮于牛後耳
不佞當寶中山之毫足下無污下流之口一笑

鎮紙易玉牛
鎮紙戲答

張以
玉兔

入白門得孟秋三日扎肝膈相傾藹然煦沫且知近
日工夫只求減不求增只作究竟想不作歲時月日
得福想世路坎坷直作泡影觀乃知足下所得多多
卽寂寞中大自有歡喜在及讀訟某老疏文扼腕敷
陳慷慨憤激諸所辯折苦心欲涕天地大矣亂法橫
議之民魍魎畫舞乃獨不能着此一公竟是何意然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圭

此公晚而得一弟子爲足下足瞑矣

所示近作大有解悟陳語盡蠲心珠獨朗僕往者每
拈一題必剝立一見求出尋常政此出常一念不免
舍正意而趨旁蹊饒爾說妙說玄印之孔門家常茶
飯殊非本色僕生平嗜古文辭乃者不得不舍所嗜
而頰首就帖括往往折才而伸法割意而就旨惟求
匱于局內不求增于局外一切瑰麗之詞要眇之思
遏而不敢逞以故浮淺而寡深沉平夷而乏揚厲越
石有言豈意百練剛化爲繞指柔雖僕矯妄過當然

聞于諸名家時文之道不得不爾也今以數首呈覽
足下儒門龍象勿惜鑱椎以相印證僕何敢妄自信
而輕藥石制科之業自是儒者素位工夫不宜視為
糟粕細心求之淺近中自有妙理也僕滯留都三閱
月詞客名流法僧高士素所耳者目接幾半平平耳
無大異人者求才如足下了不可得足下努力
遊子雖與盡然入門俗障蠅集便攢眉悔歸來早也
應醉癡了當逃入山中矣足下向語樓前憐舌在牽
衣燈下問金無大是真境雖然但舌在安問金也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書

得石頭菴札及佳韻恍與故人相對把玩躊躇益重
蒹葭之想兄居琳宮所朝夕法僧開士閉關揮塵皆
出世心較僕住塵境便勝多多許在秦淮時與兄所
接一時名流皆常物無勝人者一切遊大人以成名
足下才既秀絕兼復神情曠寂不屑從時客逐類信
是千秋佳士不朽之業舍足下其誰

往時讀古循吏及賢公卿大夫之操輒慨然有餘慕
嘆不得當其世爲執鞭明公之宰劇邑郎度支五絳
之惠與五紽之節燒燉古昔吳興建業鄙人尚能歌

咏之矣豈沾沾慕古乃當茲世而自外于身見之君
子哉顧明公賸賸有加數枉驄從過市門至供張虛
左接浹旬之歡而與曾不能以片語問寒暄良以明
公清門如水卽薦紳先生未易以竿牘干某何敢微
明公一眄而輒以長語瀾記室故仰止雖殷藏之中
心未敢據吐春時僻居桐汭側聞明公出典大郡私
心竊喜以爲西漢吳公治行將復見于廬陵方拭目
以觀異績而芳訊儼然自新都至雄章在筵鏗然金
石之響雖明公以薦蘿故不靳折節與奈何數當此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書

于長者哉扇頭七言非敢以下里荅陽春直爲廬陵
之士民慶不覺情見乎辭耳惟宗公教之別諭所云
兒女之情由衷自篤豈煩委論西望香城不勝瞻注
秦淮把臂歡若平生木蘭花底夜半呼盧往往形諸
夢寐方慨吳江阻脩波臣無便而嘉訊忽已自秣陵
至足下真有心人僕少而慕古吐棄尋常往者都試
以好奇奇此今趨平平又北樗散如僕豈進賢冠底
人哉足下屬望殷然使人增媿若足下駿爽之姿自
是鳳池頭品人生無幾毋失良晤倘入秣陵當多方

物色以圖握手也

九龍池上別遂爲酒人擁去轟飲至夜列炬始歸竟不能過虎頭齋所得蘭亭榻本頗佳聞足下欲爲摹宋人蕭翼賺蘭亭圖果爾便足稱兩絕言之神已飛矣

卧病閉戶謝絕一切得考叔賤霍然投幾千里故人不忌須臾非我考叔誰能若是于凡佳士爲考叔友也者則不佞友也秋炎漸退那得不一入黃羅山中足下清齋嶺上白雲可食耳僕病小蠲亦不免過峒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毛

谷中與足下三日蒲團相對

山中相送罷從一二少年竟夜飲咯血遂幾一升無長吉滿囊佳句空嘔心血即使天上白玉樓成不致見召猶可作人間一樗散物也

班荆數語殊慙夙心辱再見枉兼惠刻言所以接引僕者勸勸不置豈非薩埵心切卽淪墮如僕猶不忌于苦海中一援手乎

讀尊集如觀李臨淮兵選材旣爾雄麗持律復自精嚴要以鍛鍊之深歸于渾合字內諸大家推轂不虛

耳頃以蕪詞謁教長者獎進不休雖北海之巨不吐細流然河伯望洋自當旋面以服大方之觀也

風磴秋涼松聲夜吼白露滿袖黃花可食清商過雲玉蕭颯起乘燭繼月飛航達曙主人之風流所以娛客至矣爾後卧病山樓韻友過從清宵揮塵非無一二快心事然欲續此樂下難再得乃益知勝集之不可常也

名山于風雅士往往與其一御足下之未了黃羅綠猶黃羅之未了足下綠耳于凡送僕句云歸來卜築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毛

天都下山姓從君不獨羅又將以黃山屬僕雖然得無虞黃羅山靈悞惱否

僕雖謬負大志以體辱善病無千里之力以副所自期有所舒吐率意而發不能深沉其思以合作者往往自厭卽棄去不自意得當先生先生操海內詞賦衡俗辭之士以得月旦一語爲定品顧獨數擊節僕獎借不休雨中握別時倦焉以千秋相屬卽屏弱敢不自力以爲知己辱花時枉過山樓不忘寥遠徘徊嘯咏情見乎辭一接瑤章把玩回環鄉思勃發未能

追陪花底負我嘉賓雖然以黃羅代主人千樹梨花
代供其勝僕在多多許矣細讀新詩益窺作者之工
大抵識力兼饒氣骨蒼澹取精既博操縱自如弇州
所稱風質龍變良在茲乎

田居本自適足下又能適其適卽無五色妙花亦足
樂况有之乎雖然花有待也竟不若君家仲蔚蓬蒿
沒脛耳

五言古清間朗瑩古澹處殊是漢風七言婉折靚深
入作者室隨致之此君矣長公元自鶴立近聞以悼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未

妾故益清瘦不知沈郎腰圍何處可復減也

南樓之興遂淺則以無佳月故雖復與諸豪秉燭飛
觥無處可着僕一語終不若寒山寺一片石堪相對
耳

名賢星聚倏爾雨散溪上黃花十畝雖遠勝柴桑然
良會不常轉生岑寂始覺陶公東籬數枝澹然獨賞
之爲適也

一接着字知足下自有心人佳客滿堂乃足下獨目
僕卽未能盡所欲吐固有不言而莫逆于心者

頃一把臂遂締深盟則以二三兄弟推轂孟公久知
孟公非今世士僕嘗語樂師孟公嶽嶽有古直士風
非若五鹿角易折而樂師復津津談孟公才與人不
容口雖未得與孟公數周旋不啻數矣聞自蕪城
還山中久篋中賦草已挾廣陵濤色來乎當有以益
我

同作遠游人足下裝先發草草握別過烏石嶺頭千
山烟雨中聽杜鵑聲急急益使離緒茫茫耳

足下脩翰偉麗襟抱蕭爽豈久徘徊岐路僕本簷客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未

人于世法中若狂若慎修密修疎終是悠悠樗散材
未可如足下所許也

五月來郎川愁病交集呂藥師如漂水便過此中譚
十日懷稍暢客去復惘然如失羣鳥而使者飛翰忽
下精刻高獲波斯船病色起矣先生復何恙無乃疲
于遊乎郎川公簡貴不喜客客往往失意去恐不能
爲先生臨邛令而地主亦無王孫能爲令張具召客
者客卽欲遊郎便當操領鼻禪來耳僕間者亦捉筆
爲人使墓僅博得一食酒肉不值數百錢豈堪薦之

長者先生當復爲我一掀髯也

每與知已別輒哽塞不能吐一語別兄時默然無言無怪也途中細念不知相見何時輒復潸然耳弟在幻情中十年着眼穠過漸澹着過漸離此僕近來得力處異日可與老兄相證者頃者忽結有情緣半生于愛根半生于詞致疎誕無聊之人託此作一段風情話柄耳非僕本色也初九日忽作微雪遙想秦淮蕭瑟老兄歸思當亦動否

秋盡始發白門較足下更淹一月曾與景升樂師貞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辛

一訪張季黃于一線天遂過幕府山夾騾峯探達磨洞復尋梅花水登燕子磯泛大江陟攝山絕頂恨少足下同緣然囊無一文錢興發便行幾至絕食真堪作一浪遊話本更有二三高僧人物頗盛然俱草草不它洽獨在平康中博得數場歌舞肥酒大肉是真受用耳笑笑

古人慨知已難乃兄于僕知已矣又不獨文章家知已卽單辭片語往往得僕心僕力所已至兄知之識所欲至而力未至兄知之卽僕欲以所已至未至者

語人乃兄已代僕先言之矣故曰知已重于感恩豈過論哉然僕每于兄譚藝中窺道力則又不可謂僕非兄知已也至謂孫登微笑意盡于嗣宗微言哉自拈花後不復聞斯旨矣恐非僕所能承耳

急雨連夜山漲暴發遙念豐干恐遂有去年之厄真可謂杞人憂矣樓中看黃羅天馬諸峯雲霧合離倏忽萬態靜觀其變遂至忘世却舉似大兄固可逞共此境耳

僕還山中只閉門山中人不知有僕卽僮婢視僕還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圭

與無僕等但于風泉松月中較比常時添得一人耳霖雨漲發山中一片白波居人恃閣而愛僕方慮于凡作浮家泛宅人乃尚爾出游嘯傲勝引樓中乎甚慰甚慰僕坐山樓卽無茗椀圖書亦有以自樂峯雲吐飲澗水研消覺胸次蕩然更復寂然耳覩登樓時見兄弟于勝地益使人神飛欲就也

文章詞賦固千秋不朽事然此物自性靈出養恬操行正是立言根本亦常人涉世坦途不必擬聖希神然後當作盛德事也常時聚談多酒食游戲然亦政

不必多言，祇各持其心而已。在醫士中周旋最易，風靡能于此立得脚定，便是我輩二三人相勉事。得共把酒便是別筵，冷月照杯，行人自黯然也。

僕有情癡與知己別，輒作惡別藥師時。藥師方屹然在床褥而僕乃轉覺灑然者，則以藥師形瘠而大宅有王氣，較往者無恙時神更清寂。想藥師此度病中熱，鬧心灰冷強半矣。此政是藥師得力處，所謂因病致妍也。附報無多言，願藥師此後無忘今日之病耳。別足下兩年始相見，見足下半年日即相別，此自常情。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奎

猶難堪，况知已乎？

忽傳有佳兒之慟，豈其然乎？當過足下山庄時，政喜其趨踴媚人，何遽爾爾搏沙舂屬，真是幻緣。暇當來此中談立玄，說空空政可解此縛耳。奉訪一章似覽，不知可當苦惱時一服，越鞠散否？

去歲還新安，畱滯一載，新安故與杭嚴接壤，得時時聞神君美政，減徭役，蠲罪罰，謝一切請託，實以父母之心撫育，煦濡使百姓受循良之實惠，至使新安民搢紳讚嘆以不得出字下為憾，此非以真心行實政。

何以聲名流通此郡？若是俗儒謂性命之學不通于文章政術，賴先生兩洗之矣。上邑故在萬山中，紫翠壓城，雲烟在案。先生簿領之餘，輕車蹕屐，徜徉泉石間，與韻士揮翰裁賦，抵掌名理，此自天以烟霞勝地付先生，如古所謂吏隱。又何必枯槁窮穴然後乃稱高致哉？天日奇秀，又有先生地主而僕不能從杖屨游，言之切，依張松如欲結天目緣，遂謁門下，倉卒附一詩扇頭，請政臨楮神往。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奎

舟中人與居者共此離寂耳。尊君詞林前輩，與眼前負時名者不同，見之大家典型具在，來書亟督前詩，欲裝成冊。高年人好事不衰，其風流可想矣。烟水渺然，何日得重傾倒言之悒悒。

廿日得手訊，肝膽滿紙，惓惓以千秋相命，某何敢當。此日雅道寥寥，自宗伯昭創始而先生與沈君典梅禹金再振之，今又三十年先生復續之，可謂盛事矣。愚促諸君詩裝演成冊垂之將來，亦賦閒園一段佳話。景升意似更欲得金陵諸姬故實為青樓信史，此

書成便可稱風流董狐也

新稿處處俱妥貼至于聲調之清逸瀏亮自是足下
長技但恨家數成耳初某公見僕詩云極平澹有致
然體格已成恐難復進後見僕近來諸作每一篇出
輒驚賞謂不意奇變至此使人莫測故其評僕詩有
云前稿頗率易何以頓入神奇乃知神藻發露固自
有時然初帙是第一地波羅密今至十地回看亦無
前後際矣今足下詩已穩當更宜于奇峭深古求之
又當使其變幻無端切忌篇篇一律若格調雷同便

黃子龍小品

八廣上

書

不耐觀兼以語意平常則今詞客如麻人人有一套
括何煩我更增醜穢也少陵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已
開一大法門即唐宋以後諸公亦莫不有一段新警
不可磨滅之識當虛心玩之然欲求深沉變化獨闢
性靈須是多讀書精參禪理自然飛躍繇心方圓無
滯不然又是掇拾湊砌終歸臭腐而非神奇之自運
矣僕嘗云着脚在文章外方能作文章着脚在世界
外方能任世界若全身埋沒在詞賦窟裏欲求出頭
難矣又况摹擬恒有以爲詞賦者乎惟足下可語此

故饒舌及之亦願速發一猛勇心耳

觀音山坐眺一日殊樂薄暮大風發幾爲風吹墮江
中又樂但少惟士共之耳令兄叔聞沉默簡遠昨見
其詩真當今第一流乃知奇士真不可測僕于世人
殊落落不覺神合此君

杯酒締盟便是別筵秉燭忘歸片語相賞寒風飄杳
愈助壯懷如此會聚真不易得所願別後無勝此心
耳蓋夫解半臂衣我足敵風威乃知無衣之歌雖秦
人峭厲之聲實千古分溫軟語也珍重千萬

黃子龍小品

八廣上

書

九月初送爾占意俱惘惘與亦即擬以是月還遂巡
奔走遂至十一月甫束裝就道而爲方若岸拉入小
梅林二十日長至後一日始抵郎川羈白門四月餘
中間雷連聲酒驅騁風雅無日無之然熱鬧當前左
顧右盼泊然無味徵索詩逋竟月不能還一字諸子
嗤其癩癖謂是頑心板骨藥石難瘳不知僕一片冷
落苦心卽相知前未易語或可向泥牛石女言耳但
不能汨的一下撒手放開終是根劣業深也所得一
二性命士意調頗洽亦僅一交臂失之而諸猛勇功

名之友責僕以精研博士業僕深肯其言向來卑視此道直是識見不足頭顱老大雖不藉此襲取科名然借詩書之旨以抒寫心靈優孟古聖亦可鼓吹騷場游戲大雅耳語言之道同歸于幻詞賦安見其不朽帖括安見其臭腐哉

連岑百里映帶脩林秋來行歌其中醉卽頽然藉霜葉臥遙望丹黃紫碧如千重錦步障乃知山中豪侈非石季倫王君夫所可擬也

人情險薄面背風波蹴地立起如瀨湏堆不可狎睨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美

弟素寡涉世資兼復憤俗遷延避世政此之由以兄大手排患釋紛自可搏掬圓融如宜僚允顧亦掣肘何也乃益知世可畏矣爾來周旋句曲宛陵間地肺仙壇環湖雲洞雖名爲佳遊而積雨維舟苦于匏繫一病數日伏枕未起卽雲水勝情亦復遭魔如此兄見吾舉子又見吾子舉子然願吾子之子勝于吾之子又勝其父之父乃不負兄喜耳高會極宜設于黃羅頂上但此間呼吸通帝座而主人酸寒恐山靈笑其怪薄又客量不寬不足以當北斗注天漿奈何

不若仍把戒杯坐踵息軒中指揮諸門徒尚得自豪也

不孝之母非猶夫人之母而不孝之養母不能如常人之爲子以是抱中天恨莫可追矣于凡唁我不爲一切寬慰之語諄諄以大事之不及檢點懼有遺恨此政仁人孝子之用心卽不孝當痛憤時幸有一念之明躬親含斂纖悉周詳蓋棺後思之一切無悔于凡所以爲不孝慮者庶其免耳垂念若此感慟如何僕迫歲除來歸而于凡遊秣陵尚未返于凡自是天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美

下道進人不復知人間有牽繫事雖于凡自具解脫智亦由夙生福緣所致不謬也

有十餘少年一時稱小詞客高視濶步纔窺得中郎一二俚語卽能痛罵獻吉弇州此雖某某作俑然亦中郎家風自爾中郎原自學識中來但其舍筏處似爲抄學之士開一法門今詞壇中中郎調稍拙非中郎拙淺而逃之中郎者自易敗耳若能學其新不學其佻學其老不學其俚學其澹適不學其吝拖何妨各家兄但于高古矯厲處進一層不隨人脚跟轉自

能新自能奇自能爲中郎若學中郎便爲中郎所訶矣只愁不能爲何李七子耳莫愁墮入何李七子調中也

每見空如聞足下體漸腴有起色輒不勝喜然病當未愈將愈時此一開頭是調治最喫緊處最宜謹慎人初病孰不知畏久則漸寬而少愈則心又漸放一切妄想多言暴怒及飲食不節等戒念稍稍弛病因以難痊或遂成痼疾足下此時將思前算後心煩惱嗔恚心請一齊放下即使芸芸思慮于現前事未必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秉

有絲毫相濟而于病則有十分相妨足下是性學中人但于二六時中內觀恬靜使精神肌肉陡頓復元方是上好消息若復血氣爲燥火所侵襲則肌肉不生肌肉不生則日久病頑矣僕語不足當良藥然恐病者心生焦煩故進此長語足下誠薦之或可當一味送藥引子耳

不孝當大故時望諸兄弟之及其親七十八十壽者猶之乎天上也乃老伯八十矣竟捐官舍雖然使不孝從此而加二十年之養如我康叔季黃之于老伯

于人子心能無少慰乎則康叔季黃今日之哀拔而莫及者乃不孝之所企慕而不能得者也雖罔極之報何時可盡較之不孝而二兄少可自寬矣季黃善病尤不容過毀以傷大孝僕同病相憐觸情痛悼不復知所以唁二兄也聞嶺後發婦夢準提菩薩事甚奇二兄功德如此老伯享天人之報無疑矣

方烈婦之烈頗奇諸文尚未悉非大兄神手摹之不能使觀者如身見其人與事也烈婦之奇在結縵坐棺中誦佛整衣時至而後瞑其灑脫自由不以情不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禿

以意氣絕似禪者化烈婦能自卜卜地又預尅喪煞所落家令藏之平日未聞其通陰陽堪輿家言由真心自遂解脫一切無罣無怖故靈慧頓露耳其盡志與諸烈同其秉理而化則獨從性中透脫不然何能自在靈異如此傳狀一冊附覽此段公案非大兄不能定也嶺上僧製茗甚精今却以二小罐致上請試之

脩問之次日始知令孫殤傷弓之餘聞此卽心惡作悖遂至不敢走唁而弟又凶服相仍不祥之人慮轉

足觴諱故愈益退縮自廢耳焦若侯先生能忘情我輩能鍾情鍾情之極無損其自然旋歸于忘此正太
上事不然便與不及情等耳未可便遜焦先生也在
大菩薩前說法與長者印可之

觀足下把臂時意氣與翰教之懃懃知未嘗一日無
玄龍在胸臆昔人謂朋友一見相投合此是夙緣所
結卽兩人不知所以然正足下謂耶前別時卽于肩
輿中得一聯云青山友誼在白眼世情空此不足懸
足下齋頭但以兄薄世態而重交情故云爾耳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罕

以先生雄才綺思不沾沾于應酬與雷連光景之文
而經紀一代之鉅典此自二百五十年來諸文章大
家所睥睨而不敢措手者先生慨然任之有餘力誠
希世之大業矣卽稍有志之士宜朝夕左右以竊末
光而俟候間缺然其自廢可知乃先生延接殊常不
遺陋劣固自龍門中無棄物耶舊作雜文三冊呈政
其文漫無關係又不足當稗家鼓吹輒以涸乙夜之
覽者政藉以發波濤于巨海扣洪響于雷門耳惟不
新削教之可勝所翹

世路相與悠悠耳一交臂便棹去而足下于我每見
益親至手札之委詳意氣淋漓猶似有欲言而不能
盡託之楮墨者抑何有心如是也見足下乃知交道
之未盡喪耳

爲本空二募疏皆彼教中精義而文又工麗爾爾不
懼破綺語戒耶言提錄最膚淺阿家翁對小兒子語
不堪使長者聞然不可不靳大兄一芟抹之耳

華屏竹底把酒微言何必遜稽阮仰視綠雲中星光
歷落今憶之尚想見主人高標耳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罕

藉黃山之靈邀大兄見過大兄山川董狐遂使千古
巖泉生色不獨知已得聚首爲厚幸也大兄雖畱新
都累月戶屢常滿徵文如市良以不得已促膝竟日
爲恨別時漁梁風雨尊酒黯然可勝悵悵五明會席
漸盛溪南有繼舉者其約束一如三潭乃知豪傑舉
動形體雖遙其精神固未隔絲毫許也復有三四友
人嚮往大兄而未得識面者望謝先生如古佛燕京
豪傑聚處大兄到時當更着一番氣色遥想之神飛
方生不憚走數千里自是有心人兄收之或可當一

臂任耳

廿三以後無日不走人至利生菴問消息詩禪還上
中仍可刪數十首其說道理明顯與機語無含蓄者
削之存其不落理路不可以意解者只刻百首足矣
頃欲作小語數行書其後忽忽未果向所言欲見人
其人走中原未還而介之者秘其姓名不使知苟其
人果奇或有緣不妨晚見耳

客秦淮時悠悠忽忽雖復日奉周旋愁心如醉熱腸
忽冷遂如頑石不知我者謂我宣驕卽知我者亦不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聖

知其心憂也乃信誕放慢忽之士政是千古有心人
其意轉可憐耳別日蕭蕭旋與諸君醉于赤石磯頭
酒後耳熱幾不欲去薄暮登車落日曠野寒風慄慄
不覺浪然沾軼矣

接二月書知金陵別後佳况景升先生無時不樂無
境不樂直自多生剷除煩惱障盡結得歡喜因緣不
淺舍此無住世法無出世法大兄自是游戲三昧人
僕一瓣香已久燒在大兄前但弟落落寔寔卽醉心
時不免露出駸奴本色耳河陽傳中所稱某郎者已

歸然大魁但作負心人何憂不富貴

前作報書頗以河陽公案佐諸兄書來亦及之弟非
能負情直是不及情耳遠慚鄭生近愧韋郎奈何河
陽躊躇百折始傾心渤海才調相憐卽一犢鼻褌勝
烏紗多多許若河陽能不于此動心則渤海生不甘
落第二義矣爾占遂爲偷兒所窺曲逆侯以裸衣刺
船得免爾占不乃肥白慢藏一笑

白門半載忽忽無聊如風中蓬隨其所轉在儔伍中
形如土木一片冷腸遂如冰鐵世界大戲場造化弄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聖

人我何可還自弄也若使秦淮間有一事可以畱我
而我然後畱則我亦一血肉之傀儡耳世途平險原
無定局但須平日游之于凡豈至今日而始見其可
畏哉見其可畏而作畏想滾滾熱中則是自心中妄
起一片太行龍門于世界無與也行路自難我心自
易何至煩于凡咄咄何至使茶癖因之益劇乎聞趣
花期入越中諸山水此段佳遊却不減桃源棹上人
矣

建平去金沙一衣帶水不能操舸過訪嬾僻可知所

恃故人可時時神晤耳僕往在少年場與博陵氏有
遙呼遙應之約一時才調諸君詭謂千古未開之一
寶艷傳之然不知僕心已作沾泥飛絮今君家仲素
乃復形之聲歌其詞宛麗柔情欲絕僕借之轉更不
自禁足下將無笑古廟香鑪乃復因綺語生焰否
記得花朝奉別私念以是日出行願一歲在花前無
恙乃此中故無好花又弟頗僻少出戶庭遙想大兄
日擁芳藂發舒意氣不啻身自與之耳郎川漫錄雖
有數卷不敢示人今從其中摘出近事僅十餘條聊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墨

以塞責且使大兄知其非奇秘實以淺蕪不堪呈笑
大方寬之歲月或可以全快就正矣

別來無論見面卽尺一亦杳然政以尺一寥寥心愈
惻惻所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是真實語也潛虬山
酒家倏見倏別爾時僕已大醉真如春夢片時乃益
知會晤之懽恍矣扇頭無新詩奉寄而錄庚戌人日
詩政以見無日不思之真念耳

往時展別輒慷慨畱連此番與一二兄弟分袂若坦
然無情良以變故屢更嶮巖歷涉知此生之多摧折

世界之本缺陷不能不忍情抑念卽中心如割而不
自恤耳知我者謂我苦心不知我者謂其憤憤也人
世自爾謂之何哉

兩印章篆法古雅鋒力遒勁象紐直篆三文配合極
巧進乎技矣桃葉諸詩新艷警秀名家錚錚固是金
陵少年場中射雕手雜劇七種完上葫蘆先生傳頗
盡世間無可奈何事佳處在說破便了不作老婆葛
藤雖然若遇沒奈何拍手大笑一脚踢破葫蘆不知
彌勒佛跳入何處請老顛更說末後一句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墨

猶記赤松底別今來已是半月餘人誦亮卿事事佳
但恨太穩僕語諸交游近日無所爲但學亮卿穩耳
午日後遠行不知可復得握別石照遊興如何當是
不行穩耶

蒸暑橫流酷異往歲僕素不畏熱今亦如坐湯火中
當是道力減耶故鄉蛟水暴發乃至夾江居人半爲
魚少婦麗兒羅衫金釧漂蕩白波中揚之水與萬年
橋亭鴟吻齊呂家雙雙恐作錢塘君部中伎矣

青歲如流華髮欲生脩名未立壯志漸稿乃知鐘鳴

鼎食與繡虎雕龍都無關已趣惟了取本來一物是真不朽事耳先生栖息巢濱尚友古隱能會洗耳澹衷便可展如天盛業黃屋喬林巢堯未始作分別見也

李公以不定義教人欲使縛法縛空之士皆恍然自喪所謂塗毒鼓箭鋒機往往殺佛殺祖在彼法中固是世尊得髓弟子僕本株守人兼復牽滯文義此老正是頂門一鍼僕謂凡讀書且勿細求其醇駁但彼痛切處能作我對病藥則一瓣香不得不燒向此人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聖

前矣

日坐樓中對佳山展卷此自世間第一種清福僕在郎上亦頗無事此中人名能知僕僕極不願其知然實未知僕僕亦政喜其不我知也故雖市居無異深山得時時靜坐究自己一着事今聰明之士往往高譚神妙譚愈高求愈遠僕以爲莫若于尋常淺近處着手只一味省事而已然省事非于事上省若但求事少而此心憧憧縱鑿坏而遁只穿衣喫飯累人多矣所謂省事在省其應事之心事自來心自簡省得

一分心便空得一分境饒他百變迨來只同烟雲過目苟能如此切近簡易便現前無礙礙何處不如如也若只說空說幻縱得天花亂墜何益性地上毫髮事乎兄但于吳廚中覓神奇不可高譚神奇致墮在臭腐窟中耳向在羅頤樓抵掌呈伎倆今復恍然失之矣

自五月過郡不得別藥師至今耿耿成一段缺陷事拙詩得佳序首之獎與過當景升有言吾儕靈秀要自崑崙五岳所鍾此自君輩事若僕則自負媿黃羅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聖

山靈足矣鄉中人來能語藥師樂事以藥師趣致一揚耆耄足無非樂處聞有人見謂苦者在藥師卽樂此自生前種得歡喜因耳若僕卽樂事亦厭苦故落在愁惱障中今乃知不必作樂想不必作苦想且當隨常付之便較得少分自在耳如何

翁忽有兩孫之勸死生有命人力其如何故曰達命之情者不務智之所無奈何知其無可奈何而哀之故曰無益之悲也古稱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遂以鍾情爲賢者事不知太上非忘忘則便同木石與不

及何異但不同于木石之不及卽是鍾鍾而止其當
哀之則而不過焉之謂忘也以忘爲鍾故足賢耳此
自養性之方在高年人猶宜于此處着力與九月亦
殤七歲一女子其宛轉床褥訣別之言了慧可念然
亦付之無可奈何耳語曰同病相憐故以此言進
何遂一殤兩兒耶傳稱事有不可奈何者三此政其
一當不可奈何之境卽以不可奈何付之便是奈何
之之術耳足下忘秋時所以解僕殤亡女者乎雖男
女重輕不同其于骨肉之痛則一故卽以足下所以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果

解僕者解足下併乞以此解尊公尊公無一飯無二
兒朝夕娛弄所恃以甘味今驟失之感念當倍常情
老人豈堪此慟極宜以四句偈理寬之
得寄名山社約真一大快遂使海內有心人皆得踴
躍從事兄高卧不出而攝一世精神盡奔聚于三天
子都誠千秋盛事乃知英雄舉措政自不小快不可
言幸復緘十冊寄我遇韻士輒授之正如兄言不能
一一料其必歸卽使大往小來不爲無獲耳
近非能悟道直是窮子作眼前小活計耳僕于禪玄

兩門尋頭覓尾十年餘真如蚊子咬鐵牛今却將從
前說玄說妙一切撇去但于俗情俗事上步步討受
用不求滅事只求滅心所對無論佳境惡境只以平
常了之戒得一分心便落得一分灑然耳此是莫計
筭人舉措豈堪舉似向上人然非于最高地位緊着
眼卽不能于淺近處得便宜也兄以爲如何所與一
二方外人僅是嘴頭禪耳然極喜與此輩往還雖市
井囂雜覺此身如野馬在虛空中也僕始來路上三
二年此中人真有尸祝僕意近喜稍稍有欲爭席者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果

矣

詠月諸詩極新麗似從蕪澤中得之不畏清寒月姊
怪人耶病體尚憊未能就高會聽歌月夜提一藥壺
坐松桂陰中聽螢吟蛙吹以較管絃致乃不惡耳自
古文章士惟取快意目前而不必博千秋名者乃真
能得千秋名者也
千里齋頭暫晤對不謂遂有吳門行每對澄潭朗月
高松白石未嘗不想見吳季清標也
元會丰神意調不似新安山中人又開明英敏當是

將來有用才或疑其矚目大俊美子房如婦人好女而智慮籌畫乃蓋世何必虬髯戟張然後具俠骨也行時默然不欲別極欲把像之爐頭以觴以迫除欲雪僕夫促行是用忍情耳抵新館寒燈旅次猶憶象之相對目前也歲首雪深林巒盡玉愈益想故鄉萬山中風景仲春之約不免愆期然把臂亦終不遠春雪既甚花信將和所冀仁弟開懷自喜

別之夜宿新館次日大風雪與人蜷縮客懷慘慄幾欲返輒與我信孺擁爐觴咏矣泥塗五日乃抵郎川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上

辛

行人安穩僕夫無恙以信孺念我深故詳及之入春兩番凍雪積素不消遙想鼎閣玉人居然在華屏瑤苑中也維郎川半載俗事攢人仲春之約當復愆期還時恐信孺已入畱都則把臂在雨花高坐間有小蒼頭還不識像之亮卿孟公宅書煩使者轉致之梅柳依依花事漸逼人所冀信孺高情乘春俱飽

黃玄龍先生小品

新安 黃 與玄龍著
弟 俱于升訂

尺牘

去年見子荆便如見阿閔國後來兩過齋頭皆在紫陽未返子荆無妻子累故能出入自由於世法見謂缺陷於本分事真是洒脫自在也子荆自是散聖出世故能如此乾淨無罣僕年來受此累不淺乃知老宿非誑我新年積雪二月纔有春意不知踪跡常在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一

何處梅柳間見延季幸爲我道長相憶意

高士忽過真是空谷跫然方洗俗耳欲聽數日法談比自北郭歸而二君已去回風雲旗抑何欬忽莫可定也今寐中猶恍然若有失牋上句真不食烟火語時玩之以當食冰雪春色稍深便當握手在兩高三竺間矣

不得奉吟嘯遂三載接尊牘不得報謝亦復一載然古巖秋色石嶺雲陰溪館秉燭清宵石橋艤舟殘月無日不在懷與一二名公韻人屈指當世雄儁才無

日不在口長安炙手場知已不忘勤念尚爾況山泉
松月中人觸境孤情興懷感遠不益深情軫結耶內
兄某潦倒文場勉就微選一辱吹噓遂使三冬有暖
氣無怪其感人骨今邊圉正騷然草莽多竊伺先生
宏度遠識實當今倚辦才自有沉機鎮物之畧成佈
于胸中曹元甫丈不獨雄于秋苑其慷慨英雄真世
界有爲人豪傑相視定當莫逆蔣子翼稱周郎雅量
高致二公并足當之中夜聞鷄臨流擊楫正二公今
日事矣弟草茅薄劣未敢代肉食者憂鷄鵲飛息亦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二

特知已爲係援不覺言之懇款耳臨風舉首瞻切何
言公爲世界自重

足下清骨高韻居然名士對之神醉每見益深東南
諸彥少有如君者此番一葦意在阿公乃竟不逢殊
常悵悵中間相去只衣帶水後日相思便可倩片帆
浹日周旋耳某君吳門高士情踪簡僻足下見之知
便把臂矣

某子禦人口給播弄便捷遂自意得此市井小小馴
駘尚不堪使大猾見豈能入真豪傑眼孔耶

聞前茅指金陵金陵俠烈星聚先生慷慨盡當世使
壯士意氣盡發舒今時事未靖須大力者勦禦之先
生西北大勲著于旂常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于襄之
績非先生孰泰伏波據鞍賸昧以示矍鑠今豈公高
枕時耶一聆籌論欽服不忘但不得時承下風飽聞
奇畧耳

某某乃以錙銖相失二子是佛門着脚人無論礙情
招徠殊非有才畧人作用眼前是財穀世解我卽于
財穀上分明便能使人人悅服在衆人沉溺處作佛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三

事人便易信入此是真佛子于世路越能四通八達
受虧處少得便宜處轉多也此話是市井算計語然
試舉似二子亦是頂門一針耳

某君事在姑孰廣座中聞之諸爲乙氏友者輒爲乙
張赤幟弟一一摧之然竊怪某君之不若乙氏之得
人也二十年俠客場中發舒已極卽無乙氏修隙亦
正宜韜晦時况兄沉深練密又正其對証藥耳從來
有用之材非韜藏必不能堅忍非堅忍必不能迅發
此千古看人定局深願某君無爲俯觀豪傑所窺耳

兄是實實幹濟人今雖靜養以俟春官之捷忽若聞
有奇人須一物色之知天下大然後知天下小知世
界必有人然後知世界不易有人也何緣促地得一
願吐脩復淹遲怒然馳切

別時黯然不復能作一語實以痛悼叔靜故叔靜七
期不得躬禮佛前是日江行舟中默持彌陀寶號助
叔靜遠證蓮臺上品湯嘉賓潘景升二公約會金陵
不相值聞偕仁丈燕磯月夜舟譚甚樂比會于姑溪
同泊青山三日見扇頭佳詩畫所稱默然相揖已無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四

窮正似道與于先生意中語耳弟畱曹元甫宅二十
日今送伯衡還白門伯衡世界有心人不可不使一
見伯敬先生也

秦淮一把臂便如兄弟歡足下嶽嶽少許可顧獨傾
倒僕若不及弟雖不言固已盟于心矣交游中有氣
骨不隨俗短長莫如足下勉旃世盡痿痺不可不作
吃立擔荷人也

與兄十年交今乃始稱盟兄弟兄固自慎重此舉慎
乃真真乃可久庶幾所稱久要不忘要使世路悠悠

人知末法中猶有一般敦尚古道如我輩兄弟者耳
今套括世界中人人有幾輩盟兄弟一時拍肩夢耳
究竟悠悠行路人乃至喪德敗羣爲同好累毋怪我
兄慎重此舉則我一二兄弟正宜愈益相摩厲儆却
此一種套括公案耳馬文淵言窮益堅老益壯二語
是千古烈士護身符坎止流行乘運遶會會有時節
因緣丈夫志意不受挫折以我兄才恢奇磊落自應
一番吐飲風雲以舒邁爽之氣暫時新豐旅困僕不
敢爲我兄淒涼也晤合者形精神自結努力崇明德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五

僕與兄各自勉不忍作妮妮兒女語

不意得一見露肝胆如王受先生又不意得實實究
竟本分勝如衲僧于文章吏治無處非佛事如王受
先生別後江行舟中但把誦頌帚掃餘二集一窺一
食未嘗不見先生乃至山水林亭竹頭木屑嬉笑諧
謔處處皆相見覺領畧神情更親切于衙齋晤對時
比至姑孰坐都廣榭又于平野虛亭中見先生說佛
法說世法則是與雖已出自門半月餘原未嘗與王
受先生隔跬步許也但不知掩却須帚掃餘二集時

及離都廣樹後更于何處見先生此處須煩下一語
點破癡劣人一疑耳今別曹元甫丈還新安送錢伯
衡還自下畧附數語奉報伯衡用世有心人不可不
使一見先生又不知伯衡把賤札投記室時不肯得
見王受先生否耶郵便乞不惜開示一二語使不肖
時時覩面終不隔跬步許也

易孺敦篤熱心僕信以爲非今人有與易孺交卽辱
儒如僕亦嶄然有立志敢不益厲氣誼以爲同盟差
不朽者業不晦者心不落今時一種套括盟兄弟是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六

我與易孺所能交易者也

我輩相聚較尋常盟結不同須實實立氣象實實爲
君父立事功勿作一番花假議論足下海內知名英
雄行以圓變迅捷之識真是大弄丸手努力機會願
作擎天捧日人勿負天公使公出世一場至意也
登舟前一日邦隆丈餞我于衙齋秉燭夜商宗教兩
門語如古德登壇不覺踈聽又于須臾集中見余集
生與劉玉受往復書始知集老是宗門伶俐人深愧
往時淺識此公耳僕既與師有方外交遠盟自宜心

心相照事事相依不以聚別爲通隔社中兄弟須師
世外大手眼警策之無論出世用世須是踏實地脩
實德幹實功方是不落口頭禪口頭功業也

夜聆法語宗風教義密妙圓融者宿當塲縱橫自在
澄心疎聽不敢復以膚學旁撓一語歸途與王元淳
誦服殊悔往者頂禮之未勤也

坐綠岫前聽超窈之論聞見悉幽曠不得已赴大老
園亭聲伎之約卽行足尚趑趄也兒子課公然敢瀾
法眼實欲藉鉅公賞識以鼓其情氣倘獲開示誠長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七

者提掖之盛心矣

初三日午醉乘興跨一蹇過雙松庵看李花入小巷
便見緋桃十數株爛艷如火醉眼忽渥到德恩寺前
素光爛焉皓然眴目近如瑤島遠欲飛濤穠淡桃花
雜之若朝霞和雪惜不與兄把手共步林中恒恐風
雨摧殘明晨不復有此觀若得兄妙手染粉墨圖之
殊勝作雙松庵前李花一記也
落梅新柳春雨淒人忽得扇頭墨竹淋漓乃轉覺風
雨之可喜況重以酒資破孤寂乎

十年坎坷之途兄已預測之不謂步深一步非弟不能耐非兄不能見憐頃就醫京口登金焦二山見海門浩渺乃始一蕩滌胸中宿疾愁病憶故知每當勝地及逆境可喜可悲慮不覺望遠惓然痛心也

來者傳言兄體違和旋即勿藥以兄雄悍之氣金石之骨即風露小侵諒不爲困爾時當在卧癡樓中對月飛觥可盡一石而醉二參耳

一觀丰神便知是我輩人以足下俠骨自傾人耳月初過平陵不欲扣門孤棹寒波不勝蒹葭美人之想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八

時事紛紜正、秦枕戈待旦時足下駿爽之姿自能飛而食肉也

隔歲積思始得傾蓋纔傾蓋即復分携忽謾相逢是別途正古人重爲惆悵諸君英英朗潤如玉僕廁其間覺形穢耳遙想東籬霜英爛熳極思一醉其側終不免煩兄葛巾也

弘濟寺中捫別遂十年不相見亦竟十年不相聞然無一日不有一叔聞在胸懷中亦十年如結也月夜坐金山妙高臺馮非熊能誦兄江郊星澗鴻相噉石

間烟寒水自刪句儼然與兄燕磯相對時愈益覓絕邊圍騷然王憂臣憂足下提三尺組練在馭非河上逍遙時當自夙夜不忘扶犁老上封狼居胥志耳

金陵佳麗地丈以高情雄藻覽眺其間宮闕江山皆足助吟嘯奈何言寂寞往時秦淮高會或數十人或百數十人然草草耳真才實少僕嘗數與其中久自厭之不欲往也潘景升大方韻士與丈一見把臂入林自應爾耳扇頭五言感慨悽咽丰骨稜然錚錚名家未易荅響向與武林友人約會遲留至今枯守荒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九

城如籠中坐興想林林便欲飛度矣

得手札扞寫肝膽扼腕時艱先幾之譚燭照數計仁兄當今大力人尚爾踰伏時事可知仲春之約諸友朝夕引領此中知交無不願一望見顏色豪傑傾動人自應爾耳某公有政府推此公若出國事庶有瘳今時非有智識有胆力深沉謀慮達變不窮未易起此痿痺病也極欲一見幸訂晤期王憂臣辱非英雄燕燕居息之日半歲踪跡幸不借示知

知師一團瓢在鸚哥峯下此中巒壑奇秀靈幻無窮

石態雲光日日向人說法非師服耳根通不能領此
普大師行後公當繼振宗風社中某某少年法器曾
經諸方大老鑑錘時到山中不妨印可若針鋒相對
使自能作粗波主也

事事能自省自省則不畱不畱則過化過化卽臭腐
亦神奇步步轉步步進步步舍聖學禪宗欄柄在此
作文應世一切皆然正足下終身受用處但恐學問
成時作殊勝事作殊勝文人人言好自亦言好便忻
戀畱滯則神奇卽成臭腐耳今安能更得每事自省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十

如足下者數友與之共言學問識見哉

酒後高譚正喜足下壯懷慷慨古來丈夫言志何嫌
激烈儒之志卽佛之願願者誓願究竟若不激烈安
能猛勇具隻眼人正于此卜其擔當若聞豪傑議論
畱有鋒芒便縮頸吐舌此豈有識人耶

在新都時兄客僕亦客然良友名姬高會不乏碧桐
白月觥籌數飛羯鼓鳴絃竹肉叶奏倡和之餘雜以
佳謔旅情頗暢歡場不孤迄今清夢此境依然耳入
秋苦瘡不得數陪清譚河干走別離思欲絕春時欲

操一艇過訪以末疾不能行七月入白門復病瘧迫
臘始還還知足下儼然過存抑何戀戀故人不忌夙
約楊呂兩君以友足下者友我意氣迥越尋常二君
丰格爽駿持論慷慨正是非熊品中人屬此君覓一
勝地作團圓頭譚笑數日此聚諒不惡也

某公快士真今時幹濟才然觀其意沾沾自露惟恐
俗人不知我似欲取憐市兒此不免損其雄遠之畧
耳

卧病冶城辱下榻授餐多方護念遂使疾苦之人忘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十一

其羈旅弟三世子然終鮮兄弟老母一脉與兄原不
異同胞此番相聚情誼益篤使非寒深裝澁卽至今
尚未忍言別也分袂出城寒日蕭蕭征車獨邁感念
高誼涕浪浪沾軾矣

說法度眾藉宰官力更易入以一切鈍根蚩俗人慕
勢入髓非紗帽發付終信不及耳制藝數篇不知何
人從篋中搜去先生于何許見之乃賞其神駿有
遠力老婦面紋醜難復掩慚愧慚愧

經冊承精書以慧手莊嚴佛法一切天人當歡喜讚

嘆胡丈齋頭小九華石最可玩從廢池中得之又奇而所賦對鏡啜茗語甚有逸趣先生幸和之亦詞林中一段雅事也

兩謁不得值客久興盡旦暮束裝名公著作滿天下雖處處如奉教言然終以不得面扣洪鍾雷鼓之響爲忉悵也寒正須裘尊貺忽及製以爲袍免賦無衣可勝佩服

前所呈小像是魚弱冠時面孔向時圖極肖貌今遂貌不肖圖人見之輒笑以爲非玄龍公試題其非玄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十一

龍者以前後圖貌不相肖正可發奇士一段快筆也信心宰官居士能以指腕代佛語自當使見者生歡喜信受心一切天人合掌讚嘆佳畫佳詩皆是品外逸筆不宜使烟火色相人見非先生出世士不能作此出世詩與畫也寒旅冷落玩此便堪醉飽

每讀一二新製高卓絕倫非色聲氣味可尋遂使作者意象洗磨俱盡定非復從人間來

數夜月光如洗獨步冶城樹影中萬歲亭碧瓦見曜浮屠青影刺天神骨峭爽雖寒不忍卧計惟兄可逢

共此况耳

四十二章經乞諸大心長者高慧文人各書一則先生法門龍象以顰墨說法開後學信心其爲功德不可思議

某公之去某公之病未遽至厄兄兄亦未遽即恃此兩公生活兄自有碑不必薦福兄原坐滕王閣亦無煩風吹送也兄素豪達盍益自振但以海內知己如睡庵半載連床是從來文人相聚極罕事此却真難更心分袂耳雲山之游雲山之記皆弟願樂欲從兼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十二

晤睡庵于山水間又極快心事而以兒女病爲料理醫藥遂失此良會奈何某令公書計中無緊切事不必親致卽命使者投之

僕衷極熱而外似冷情極真而貌似薄非故爾爾性然也極嬾而不自嗤其嬾極拙而又自賞其拙此僕之好處亦僕之不才處使一段苦心不能了然于良朋胸中則僕斷斷乎其爲世之棄物無疑矣

所貴乎知已以能不待言而默喻我之爲人故心所欲言與事所當言一切不必吐而兄能自諒之日豈

有欺人其子者今徒見其外未見其內我亦露其甘
未露其苦遂使足下不免有煤甌之嫌言之不可以
已也如是嗣見兄時弟可以言矣亦不得不言矣乃
益信知己之難而未刳之不得不苦心也

客某公宅十日此公意氣逼人見者畏而忌之然經
世才真老手人不易知中外焚如而鄉里兒尚同幕
燕見遠計者翻嗤其迂此某公所爲一月數回痛哭
也兄豪邁壯往見者盡傾勿取憐市兒自阻大業海
內尚自有人今入法眼者有幾我輩同心要使吾友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古

卽若友庶可臂指相關耳不肖本樗散癩頑世根極
淡自分是禪玄藏拙人不幸觸目時情搯擊疾首慕
于社中發一大願凡遇社稷世界有心人不敢不傾
身不敢不傾心獨恨無貲可傾然恃一片至誠心或
得一富有識英雄也見時覓一蒲團地與兄朝夕促
膝兄倘入都門須使舊盟益熱共鼓敵愾志人才實
難隨品定當可也

僕閱人無多所至輒憤憤及得足下然後兩眼乃爽
然別雖久音訊雖疎心念所注未嘗不似與兄周旋

時不待人壯心安託如何王選部有高節有有爲才
近來踪跡復如何聞有與兄俱東意世局事機人情
交態兄得手處與搯擊處并一一示以當一日對譚
耳

元日至元夜未嘗見日亦未嘗見月時事如此天令
如此奈何不觸少陵愁嘆山中孤客樓頭偃卧猶賴
有萬松飛泉千峯積雪與繞屋老梅相映帶足消閒
况耳

從烟雨巾領畧水光山色正如望仙人高士于雲霞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圭

縹緲間愈益增其遠韻耳一丘一水映帶曲折使人
步步惜別從此老梅寒香侵夢當更想見主人高致
也

別時促膝半日尚覺草草行人懷往路遂不能杯酒
畱連冠盜陸梁未休人情惴惴莫知爰止故鄉一城
在萬山中似可藏身然苦無食賊中若有好奇字者
楊子當不愁餓耳附去一笑

足下世間氣骨男子不肯受一睚眦何能忍摧殘如
是前得手書裂背瀝肝言言淚血凡在氣類髮俱上

指况我兄弟同仇者乎雖然鷺鳥將擊卑身戢翼今
宜若敵若避可沒可深着着有進步處步步有轉身
路不撓手不黏手無忿言無躁迹此真能報人者也
惟足下消息之好謀而成發無虛矢

返棹舟子病不能溯潮而上乘風徑渡湖歸細雨孤
篷頻勤夢寐勞思如何某公秋抄北上以瓜期稍愆
大司馬督促之辭頗峻臺中某公書稍有啗喝之言
世不可援出亦無濟豺狼縱橫麟鳳益尊鴻飛冥冥
未必非福向所搔脫不平者猶腐鼠嚇耳吳門歌兒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去

主人携其二去餘僮并曲師俱遣侍外館某伎倆極
慧解度曲善師也則弟過宿高齋時清宵竹肉不苦
夜長矣千萬珍重

論舊遇至人得度世大道今欲入山不復問人間世
甚善甚善弟恐兄入山不深耳非能出世人斷不能
經世非能經世人亦不能度世從來異人斂神愈密
鍊智益沉得時則吐欲風雲建不世偉業不則潛光
匿影乘弄烟霞偶出玩世去而上仙此千秋豪傑不
易之定局非奇特事也兄鋒穎太銳正宜遵晦以需

大用今欲有爲于世振朝家積靡之氣非兄輩其誰
屏惠大序提孝經立論夫孝生身大本百行之宗非
此則世界無從安立此文家大頭腦大議論弟訓兒
小語而兄以此大文字冠之可謂蒼蠅着笠已付兒
輩使熟誦之矣

云僕性緩而忘于事最中僕病是千秋知己確評僕
之病僕自知之又自安之我輩樗散人萬不能埋身
俗情俗事圈櫃裡人能知其病又能賞其病之非俗
然後爲真知己若仍以俗法繩之則其罪何止于怠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七

事而已附去以供世法中作家先生一大噓也
得書知近况達觀之度抑何多慨吾弟急客客恒滿
坐或一日坐客不滿便覺爲寂寞耶韓夫子豈長貧
但恐銀山來壓人耳

仁兄割世網跳出五濁煩惱中真是决烈丈夫漢弟
每方外覓兄消息亦間知往來動定弟年來在穢濁
場東黏西染意欲卽世界中稍求脫離而根鈍業深
如衣被絮荆棘中行步步壘礙乃知下劣人欲學上
根在纏出纏無有是處益信吾師勇猛逃去有大識

力也壽昌閨老一宿卽行未得晤對弟僻處睽離所
願吾師及諸善知識心光相攝不隔毫端耳

明公逸才命世快譚驚坐近復讀滄寄齋文雄篇警
麗隻語冷雋兼擅長城并方古駕海內作者會稽往
矣今之壇坫明公與宣城政堪塵筆相當千秋既爾
同聲一見定然把臂延津之合固自有時節因緣別
論當商之宣城宣城練事達觀自能善會明公苦心
良意也

吳大令吏治精敏有古趙張風所行詩文警雋不常
黃玄龍小品

入讀下

太

居然名家以僂蹇不得志轉爲憤玩口角機鋒滑稽
不窮其筆與舌皆時下名士所不易及者仰止甚勤
莫仁翁國士遇之

某公慷慨曠達非俗局中人平時奮臂捋髯爲古今
坎壈名人發牢騷不平之氣與人肝膽傾吐半語不
留時入談場機鋒峻捷一言臭味把手畱連明公高
標爽氣望而知爲四海人龍異時塵尾相當笑相逢
脫不肖輩從旁觀兩雄旗鼓或可紀作文苑一段佳
語耳

海內兩名賢北行三舍地那得如許時尚未一把臂
詞場咄咄以爲怪事何時見二公星聚沉酒觥塵不
肯垂撈故拓落之人政恐望風而靡耳

偶出謁客歸獲境篇情境皆真工警第一試以擲地
有金石聲敬服敬服春陰釀寒客懷黯黯倘有步興
便可扶筇

入春便似三月賸霽宜人古澗疎梅長堤新柳想日
日頻高人展齒也

入春漸深柳舟花市想多勝況不似僕僻居窮縣春

黃玄龍小品

入讀下

尤

光淡薄也仁弟酒社文壇久執牛耳千金裘馬能與
諸狂騷俠少如意揮霍耶

還時擬卽復入都門炎塗如焚出門與盡親朋敦迫
日張祖筵自念潦倒場屋頭顱老大羞爲兒戲行遂
不堅然閉門孤坐鬱鬱如醉良亦廿年習氣見獵心
動愧恨交并固應爾耳

別之次日尊食入舟風利波平信宿登陸某公接台
劄回環慷慨深感知已之言倘都人耳食猶復羣猜
與翁微婉一白飛訕之由毋使喙長藉靈非淺不肖

上遊豐樂將涉錢塘身是閒人便可如蓬隨風所轉
明公北駕已卜季春共自畿甸以及方隅咸瞻氣象
十年南北雅望非常縣官正賴以彈壓中朝鞭撻外
裔吉甫文武方煩經營不肖秋冬之際或入都門親
視夔龍方召之業誠快觀也驛路春標花迎旌榮願
怡神曠度以鎮羣情不勝祈切

奉別以來計翁好懷與春俱飽不肖仍淹僻邑身似
飄萍隨風所泊某公書來語多感慨却顧躊躇道里
之口悠悠不一大抵名高人忌才大人疑古人所以
黃玄龍小品

人廣下

丰

憂心悄悄明公遠識自能多方防之以彌長喙扶公
望耳花事正繁計日日嘯歌嬌紅脈綠中也
古之智人處婦人與小人另有一番操縱以兄高識
自可不煩展轉耳

雨如建瓴不休河水暴漲南郊一望渺然猶憶往年
于此際呼酒放小舟凌岡越麓舟行樹杪如穿藻荇
中亦一奇也

積雪初融寒意未消新霽陽升雲光入牖上人體中
少苦惱否渡海羅漢贊錄上或可助上人作大海水

觀游戲飛濤間使龍女捧足一蠲彳亍也
梵宮傾蓋不與素交綺席青銓玄言雅謔主人高韻
遂盡一石城雪初融雲光漸麗俟湖波如鏡當更操
一艇過高庭碧玉龍中也

僕總角在南都誠意伯石圃劉公爲我推筭星數石
圃公善書用六招全東寫蠅頭小楷俱滿中有云後
當遇異人召值厄會藏名藏庚自有受用尾用姓字
別號及開國朔運守正文臣圖書凡五石圃名世延
精究乃祖文成公數學攻內外丹術有經濟才少時
黃玄龍小品

人廣下

主

定南都軍變張江陵當國抗疏劾之以是奪俸閑居
後僕果遇人爲通易老之旨亦云藏庚藏名可避九
六與石圃語合僕凡三更名字非故多事以童時受
記于文成嫡派又導師云云不敢不奉之耳天啓中
僕與石圃公家孫劉冲和善冲和亦有經濟才時提
南京水陸營兵于天門奇遁無所不談僕亦未嘗以
此事語之也佛言歲月遞遷姓名假捏俱屬幻影原
非實質而太上玄秘亦有翻辰變曜移甲爲乙避就
五行之術僕意古聖人遷都易服改元變法亦或一

道也此語但可爲兄言耳若舉似他人便笑爲迂談不經矣

別遂廿日高秋則寄想日方舟在落石溪山間甚適矣臨叩令能好客繆爲恭敬使程卓諸豪日爲上客張具乎何日橐中裝纍纍還付師山酒家胡也偶入郡畱此敬聞

讀尊集鴻篇鉅麗單詞古雋即淺淺數行悉是三代法物非如今所稱作者拈弄一二纖語便自貢名家比同當懸之國門使具眼者得窺武庫之藏且以嘉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圭

惠鄒之後進不宜久閤也讀史原是制科本分事得先生主盟爲天都開一研窮史學之門無論有裨經世且于此中既得少趣則帖括之暇必能舍其博奕玩弄之好而沉酣故實其爲經術助不淺也幸從史諸友無令倦後某暫下武林乘春還棹以從丹鉛之末不次

涉臘入春從容朝夕輒得微言密義冰波增潤乃至蟾光雪艷溪霽巖曠一襟一藤酒香茶韻塔山幽曠日嶺巉巖符蓋梅丰鹿源海氣玄情遂覺機語時結

正先生在時兼葭溪亭羅頴嶺閣所未久淹畱延賞者今乃盡懷領畧可謂虛往實歸千里佳遊十年良聚矣况重以寶玉華篇借光砂礫乎上元抵郡鄧江燈火遠勝他州士女雲屯簫鼓鼎沸爲之畱連不寐如是者二日禮阿育王舍利塔二日阻雪二日延慶諸詞衲周旋二日薛陸余林徐李諸君周旋三五日月遂幾晦矣率諸君來晤乃往俟之不能效今遊客伺門人也然無席不談先生博覽兼才奇懷清品無日不憶杜曲金雪圖色梅柳弄姿今積雪初融想芳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圭

洲益麗矣諸君仍有見畱者鄉夢牽人遂登舟去走力申候欲先生知僕尚未還山陰棹耳春風駘蕩瀟散自怡執御接光謹須後命

雲居入市頗遠去湖干轉近自高齋別後未嘗到市中日弄一艇在西湖疎烟密樹間卽兄見過常無應門者曾一入古蕩西溪看梅花昨復過十八礪訪佛石師此中泉石竹木峭犖幽深別開一界使人忘返惜不偕兄坐此嘯賞竟日耳在湖上絕未有詩蘇公謂大家省得二三十首倡和亦非細事不免以此解

朝西溪偶有一章當錄請正也

新霽清和巖光如洗遂走五明看畫壁又某寫水西
尺幅工細非常城堞樓觀水樹橋堤人物車馬丹宮
宰堵纖悉畢具而佈置點染皆倣古法極可玩也主
僧欲諸友曾與普老周旋者爲圖一像人各讚誦莊
嚴供奉黃山文殊院中此實勝事當相與共成之耳
春雨新霽蘭蕙吐芳損餉墨筆數枝便足奪曉中香
色

烏聊禪閣與魁丘政相望往來但循雉堞行不煩走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孟

市中山前亭子俯看溪巒霽色柳州花嶼丹亭碧宇
如夷光曉妝新沐妍麗殊常當來一坐眺以消積雨
沉悶耳

蘭卷還上題語穢惡能使九畹不芬觀者定爲足下
有一商量惡取并州快鐵剪去續貂之尾耳

心相信有幾人乃歲許不通一字世豈有是病忘人
哉政如來扎所云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其中難爲言
者何能盡之楮生亦復何可盡之楮生若漫爾寒暄
數言又非吾輩事以是臨扎輒閣筆恒思縮地埒臂

一譚以吾弟是了了人于世事另有明悟不隨人短

長世所稱爽例有才人不少彼于勢利處則精細心
閱此外悉憤憤非果憤憤以非勢利所在不免毛糙
模糊耳僕數年來廢生計廢科場廢交游廢詠嘯既
一切皆廢卽心不必自信何必望知交信然政以此
得解脫以此得不至狼狽則此一切皆廢是我極得
意事豈以爲戚戚哉吾弟所云異地設身作想是真
知已是真菩薩心矣僕于世情稍具眼或不爲其所
苦去歲荅友人一扎及春時解亮卿病鬱一章恐仁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孟

弟念我深今并錄往見僕猶能自解不至貽吾弟憂
也

承命題尊像以弟猥淺尚未能窺汪洋之度萬一何
能如顧虎頭作照摹寫神情酷肖耶勉書數語唐突
大方真佛頭着穢仍虛其左以俟大手筆蓋不敢當
前驅自揣祇堪續貂耳

延慶接尊翰次日放舟回望明州程程瞻戀一月譚
笑追憶千載轉覺驚心知己之感再見愈深我思古
人情真自爾豈以疎僻遂昧此衷知先生不以交爲

套語也入武林孤藤小艇日在湖山中春色自佳終不能奪芳洲飛夢秋時仙鷁度錢塘片楮見呼當累檣相從南北兩山間不復能如前番垂別矣屬有爲僕刻五六續詩者曰陸兩生皆年少工儒業服先生大序并賞交詩附驥之蠅百分借重版貯張卿子書齋卿子武林風雅巨擘清真高品無詞人近習爲虞長孺黃貞父諸公重友先生入武林當首物色之耳爾時春時漸深不知游屐在何名勝烟霞中可勝馳往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毛

頃言西宅式以東宅既極宏敞則西可曲折深邃構一二高堂外便宜委巷脩廊使軒窗樓閣大小參差向背隨宜可佈花木水石曲房雅靚畧似書齋宴居散步便覺幽深婉轉又墉垣層疊門巷迴環使中間路徑外人莫測亦是郊居秘用但于吳門覓一精細工師商之彼中居室多善位置可惟尊意所指也至門向星宮生旺亦當與精八宅人酌定蓋地既寬衍不近山龍正宜用陽宅法觀越絕吳越春秋范少伯諸大夫立城郭宮室見方向非輕事矣左右箚蓋鹿

源諸山原有天然丘壑稍稍點綴便作佳觀勿使木石勝天成正不煩多費耳愚意正爾不免山家酸儉之識幸一笑裁之

驚宮一月共對蓮燈風雅道同遂如眷屬朝夕廢和幾至忘歸何意方外澹交亦復情深兒女西關執手離思黯黯舟夢搖搖比至羅刹江頭尚飛繞映雪齋閣也五日到昭慶旋徙雲居或一藤或一艇南北兩山裏外兩湖無勝不臨無幽不討恨不與師共之南湖春色與佛日俱融想禪定之餘法懷欣悅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毛

東郭記還上以此位老先生猶勝于今之老先生故不得不扮之以正生也作者大解事深語世態齊人既頑穢丐兒又能爲俊黠郎子爲大將爲義俠爲道學先生然始終一齊人本色而已而今之爲齊人後學者不能將不能義俠只能乞哀能輕薄浪子能道學先生而已是故今之齊人老先生不及昔之齊人老先生也而封妻蔭子乃與昔之齊人等使齊人老先生之公郎見之必且覩其結衣破其漆瓢以捧扣其脛曰毋辱我家大夫衣鉢罰去作王右師馬上常

班奈何

庭園塞白從極俗極不樂中出之博社中作手改攪
掩拙如無鹽逐女隊不免費工妍內家用脂鉛塗之
耳一笑

桃花時不肖尚帶西子湖中煙雨而先生方矯跡在
雁宕天台雲霞中勝緣不同遂有仙凡之隔歸來落
莫但與史社諸友時時商對水西十刹間凡爲不肖
友者願一望見先生如在天上七月廿日八月朔日
遂得兩接瑤槎自天飛墜乃知游踪甚適玄情益暢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天

鵲首西指已駐湖干肝腸勤倦見念不置社中諸友
趣行便當屨及于澣而魔業所纏葛藤未了中秋後
稍稍安頓卽携一杖從先生兩高秋色間矣嚴江一
帶近成畏途昨者一出歸布帆無恙而羅頰藏書
乃悉爲梁上載去且中有掣肘故躊躇至今今知已
可依何事難割便當截此葛藤不須究竟偶有便郵
先此馳復奉教非違神蚤隨芙蓉綺閣中矣
從九華金剛尖來訪兄桃花源不得晤主人白龍潭
上初日梅光猶恍對兄顏色兄名山鍊性無異住靜

伯不示離世間而脩出世間法正是大手眼人作用
庭高齋二宿飽飲白龍潭水庵主古臺從史禮文殊
院而去畱此致奉參意

衙齋閑寂門鮮雜賓風雨歲除把書相向如斯聚首
可謂從容但廣文先生官舍中一月肥酒大肉殊乖
厥體此之罪過未易消除入九華向佛前懺悔併祝
弟兄常常作如斯聚會耳五溪橋上登玩華亭望九
子山真是芙蓉片片進二十里至老田景雖不增然
與蓮峯益近由老田更進二十里則步步俗境矣蓋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未

化城寺四面皆土山左右去諸石峯各十餘里其上
水田林場別爲一區僧舍散居山麓皆粉牆高埠自
成村市絕似徽州一富鄉地藏殿雖稍高亦爲土山
所障惟側對東厓高五里許拔而上山半有龍女泉
又上及顛有石數片日捨身崖平平耳遠望三四石
峯觀亦不暢與所謂九芙蓉全無交涉今以入道場
爲遊山者殊誤僕意探九華者當于諸石瓣下搜尋
定有佳勝然山頭俱住靜僧言九華但峯尖秀削其
下絕無巖壑瓊瓏處則古人謂九華但可遠觀者或

不妄耳入太平縣界問箬嶺路尚多綠林人出沒遂
決意走焦村過湯嶺宿白龍潭桃花源上是日浴湯
池上慈光寺禮普門大師肉身塔了此宿願主僧廊
庵從吏畱一日登文殊院然後歸文殊院在天都右
側游人不知石峯中有一罅又不知一罅中有如許
曲折瓊瓏石徑紆迴或開或闔其中一巖一峽一筍
一門皆似有智人商量位置最後路斷忽于石腹嵌
空中懸一梯上數折至頂則別開一世界在天都峯
右蓮花峯並肩鼎足頂有土一方甘泉一派背尿石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三

屏數百仞方若削成左右各聳石峯日獅日象前有
石臺兩重臺盡處有石座可跌一人下瞰石壑萬仞
雲門蓮蕊鉢盂八卦諸峯全體靚面石根稜稜相通
駢列唯海子諸奇爲石屏所掩而右腋百步外忽擘
一峽以小朱閣跨之遙望後壑杳靄中見大悲頂石
筍砭時出石筍一峯兩峯如瀛海現三山使人欲凌
空飛就其餘片石株松各有欹致游者須身親神領
難以言摹當安立世界時定有巨靈着意雕鐫非是
偶然幻就山奇至此真不可思議者矣此境既開路

亦非險卽軀重如兄皆可到但不知普師當日何由
扳躡上耳與人還燒燭草復戴鮑徐張李五位尊師
并致聲

兩日飛雨如飛石樹聲如海聲撼寺中破樓欲倒遙
想芙蓉閣上四圍煙水千嶂冥濛此景錢塘城中人
有畢生不得見者先生却以閒靜無言對之正是見
西湖真面目此又昭慶旅客未能共領畧者也偶搜
前秋有兩泊段橋一章與昨景極似却錄上請正路
乾波平當盪船就聽棹歌也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五

湖尊詩欲以瓦礫引之不免醜物先現此君仙品僕
欲使鱸膾讓清不知季膺先生甘此評駁否
江父兩韻皆枯來詩用押尤妙湖尊得山公一判品
益清貴矣但僕方欲鱸魚讓格而先生又屏出雕菰
恐二姑朋商更慙銓公翻案如何如何附去一捧腹
別之日遙望仙舟艤西興乃與昭仲還昭慶對語兩
日昭仲始行湖頭諸豪少年夜必邀集謹呼達曙而
交笑談如失羣鳥雖復合坐夜半驚飛三兩日中買
舟西矣先生惓惓篤于故舊人生知己實難古人有

萬里移家相依白首况湖山切近又福地先賢具真
飯託當來于南山之北北山之南覓一把茅叅韜光
于巢构叩葛翁于丹井究此本分一着事且以待先
生加官保後來開重重院閣共商量布袋邊作用也
使還候起居伏暑珍重

一月晤對湖窗清語柳枋謹呼靜閑各有致不合席
僅數日翻笑故鄉時把臂何寥寥也兄何時復至僕
中秋後始能來爾時看一雙玉樹作團圓頭殊勝此
回相聚耳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圭

讀史當有社弟每與諸稽古家言之十年未有應者
畢中丞聞而稱快社始成今三年矣同調止八人聚
散不常社亦僅一再舉喜仁兄來便可左提右挈鼓
諸子靡氣社中亟欲奉牛耳以從并邀致永言太史
太史亦踴躍蒞盟既有成言便當共建旗鼓矣棠邑
快客爲誰何以得卽聞快論

兄靜澹自將不緣囂俗金石君子僕儀之久矣來論
夢數驚失不能自持此自心波未澄故睡魔爲祟宜
一心觀想西方聖人晝夜無間使妄念不生兼于諸

現中隨意持一呪結金剛印時時默念臨卧亦不輟
又如道家五龍睡法左右側卧一足伸一足縮則正
念現前身無懈弛神力所呵魔不能姚矣僕所聞于
老宿如此兄力行之久定有效也更面詳之

手書頻數教愛不忘古人覓知己至望異世今得兄
同鄉同時豈非厚幸從來志士才人十九空乏昌黎
慨一飽而少陵囊僅畱一錢然終不廢友朋之樂故
同調邂逅班荆終日上下千古便可忘饑不必十千
取酒爲豪舉今祛窮愁開抑鬱莫如頭上進賢冠兄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圭

但取經書中小題有風人之致者時一拈弄以發舒
牢騷其足遣懷與詠歌無異八股債畢乃後一意稱
詩古文詞順風而呼聲益加疾故弟願兄專精帖括
亦僕年來不瘳之痼疾欲効于知己者也若兄長才
鉅力古篇時藝韻語散章不煩剗心隨手揮灑此豈
僕狹識所能測哉僕淺矣僕淺矣卷中詩劇刻深沉
絕無依倣可謂師子游行不隨伴侶當藏之篋中時
出珍玩僕武林近刻未得攜來搜敵篋中舊稿數種
送覽此正八股頭時腐語不足存也

讀大序魏晉丰神徐庾芳潤清思泉落生色天然作
者不乏綺詞無此秀骨所謂春月楊柳初日芙蓉者
矣

客秋由武林還新都始得追陪色笑玉樹臨風金翅
拍海實慨從前仰止之心維時秋暑溽蒸不欲數以
褰襪唐突函三史學欲以紹明春秋之業而大雅宗
公儼然蒞止里社厚幸仍乞千里主盟不忘提挈時
時申令以振頹靡則太函之脉永延不朽矣冬間復

由新都下武林客湖頭奕閣實先生曾臘木蘭處兩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畫

峯雪覽三潭月波愈益想見神韻孟公舟經錢塘不
能久泊草草附候并社集一章寄祈斧政還朝有期
經濟文章側視盛業臨楮王臣

來教戒奕不觀可稱猛勇割斷前輩云能于不肯舍
者舍得落便無事不解脫于此可覘兄道力矣茅恐
聞筆起舞迦葉不免露宿習此處更着得一轉如何
撥悶詩頗游似白香山晚年進道語瀟灑自如于此
又益覘兄道力矣

春湖佳致雖不在兩堤桃柳然昨在錦帶橋上一望

妖紅膩綠掩映澹烟斜日在波光山翠間不覺動人
驚想急還爽閣呼冽酒一斗澆之明日喚一小蜻蜓
沿十錦塘過西陵折至定香橋然後舍舟步龍王堂
再折至望湖亭段家橋歸便染指新年花市風光矣
意花時得共開桃筍之社而友朋牽畱遂使兩堤柳
絲給客航不得發今歲桃花市士女駢闐盛于往昔
每游屐所到輒思文情儁骨如兄六橋三竺籃輿畫
舫間何可少此快士也

久寓招提殊無意致若兄能遂五月東游之興聚首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畫

湖山間乃極大喜樂事也入世出世不得作兩件事
做卽舍却入股復以何者爲謝絕一切何者爲出五
濁惡世耶尋常放下身心斷身口意業不追逐世人
脚跟卽是出世而以融會宗指游戲入股當功課叅
究遇時則戴進賢作功德不遇時則隨緣任運不失
爲出生死脩白業人何處可分兩橛來髭鬚雪絲與
出世入世俱不相涉不染固佳染亦不惡不染不礙
入世染亦不礙出世也今子能學步呼爺爺便是人
世吉祥善事矣爾占兄書來嫂氏有不起之憂年向

晚途骨肉自多枝節像之弟都下消息昨見方若繩
兄諗其詳大抵知交中見聞無一可意事此古人所
爲一食三嘆也

扇頭四詩蓋見遠念問王二李各肖其風神至倣長
吉一章奇矯雄古乃更勝之何兄才之盡變西千八
首不作竹枝俚語風格老鍊似劉夢得楊柳枝是七
言佳曲也

鹽疏序開口便洞見底裏如海蠡禪文整而覈晰而
簡引證典確波瀾老成以丁了之筆寫了了之意疏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美

章文移連篇累牘所不能了然者以十數語括之如
掌中卷羅果似陸宣公之潔暢加以古勁是國史鹽
政中一篇明確大典故文章也然千狐之腋不免補
以狗尾中數語爲俗識所添但無損千金之裘之價
任之可也

承嫂氏病幾殆衙齋間靜正好安逸將攝何得更生
苦惱豈念于婦諸孫于間寂中情轉切女德固爾耶
年入暮途于骨肉間自多周折每于自身及親友常
興此懷今相隔不甚遠而不能頻得信計兄書來時

已兩月矣須臾便寄好音慰此懸切阿姪脩業益弘
博淹達乎府公類以文字相商不可不謂知己三兄
不以欣厭心應之拈數典故游戲筆端借此銷閒不
礙性靈也某公約卜居湖山爲共脩白業計今朝命
還部北去爲送君矣雖離羣索居而不乏方外之約
兩山宿衲所稱法僧詩僧皆得相接尚未接定僧戒
僧圓悟僧如香山眉山所與烏象辨才諸上德耳今
年西溪十里之梅蘇堤十里之桃皆極爛熳盡船蔽
水絃管沸雲六橋三竺道上油壁之車連錢之馬輕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美

衫少年寶釵艷女喧闐十里乃至蒼目相逼肩腕相
摩矜壓不能移步雅游惡習恬不驚羞若少移百數
步隨有怪石鳴泉絕不聞人語處可枕可漱而游者
不賞也大抵西湖一灣之浦便有百疊烟霞一折之
山便有百重丘壑無片石不瓊瓏無勺水不清麗花
門柳樹碧館紅樓處處映帶更能于南北諸弄深入
窮搜卽虎林好奇之士有生平未計之巖泉不可僅
僅以盤景目之也須三兄墜官到杭州親閱之附去
作臥游一餉

戴老上天官主選汪老書與戴老從史僕就天宮選人僕語戴老以我迂疎簡傲已成一方外火候卽官家授以清華美職尚做不得豈是州縣同判丞簿作料耶公欲我持候選手本長跪否但如前約置我深松石室間使得逃人繕性俟二三君加宮保後來共煨折足簞子商量本分一着事乃是第一知己真灼應耳聞函中近來文情艷思轉倍常時審爾則是二三知己中第一興頭安樂善緣也

嫡妾相爭古今一轍但我當以我身及我之神情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美

入彼垂局中耳無論尊諭所稱大經濟如王丞相謝太傅卽近代王新建之經文緯武成大將軍之滅寇殲倭而終不能調伏其兩夫人然亦不爲兩夫人累亂嗣終無恙大要以得異居爲上策必欲同室轉見事生兄但以鎮靜御之切勿兩頭討好切勿弄小小伎倆我之伎倆線索久已在其掌中將常時相暱之情相狎之態一切抹入東洋大海只以至誠正氣定其風波千頃不撓八風不動然後使之各居亦非難事若以我身雜其唇舌中如兄所謂絮沾泥油入麪

則兩家相關愈有興頭豈容有各居之時耶兄盛德人阿于天自佑之然不可無所以安之之術也

王媽雖不得志于毛生究竟朔漢兩家交相憐寵流覽千秋猶勝空老長信昭陽如阿嬌班婕妤也寶釧金縷衣終當什襲自珍耳

梅柳江春望京遙祝惟翁福履與歲俱新上佐聖明爲時冰鑑其雖伏草野實竊餘榮某公十年恬退一字不入長安長安亦忘之幾有積薪之嘆翁獨持公論以砥羣波清恬得伸躁競潛釋卽此便是簡要清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美

通名臣鎮靜之微權也某公素懷澹約不與時爭自甘冷曹讀書課子翁雅重此公之品自當曲成此公之志矣某客冬暫至新都桃花市時卽還湖上知己雖遙而瞻戀兩峯以當仰止水尊山筍可以療饑定不向陶胡奴索米獨一舟雙屐之需不無猶賴謝仁祖耳惟翁不以在朝在山爲兩途世出世間爲兩事湖山閣部只作一觀則某與翁未嘗隔跬步許俟翁節鉞休沐之暇來究一大事因緣湖居之約固當不食前盟也敬題一楫附問新社祈翁爲聖朝爲人倫

珍重仁母金玉爾音以慰山中索居夢寐之懷幸甚
門旅况一一與聞其嘗詫謂以仁弟通才高致定
是步步踏亨衢人暫爾新豐柄遲亦古來名人常例
自有一善地安排坐位相埃也其自戊辰以來踪蹟
大半武林湖山間身既是閒人一笠一簑信緣所轉
大要似方外雲水僧雖復當佳麗處一片艷勝幾如
冰鐵矣客冬聞仁弟豫章命下龍沙仙蹟大堪吏隱
殊勝浙藩西子艷媚狼藉歌舞酒肉場中也其暫下
武林仍是返棹當能面賀兼展闊襟不悉

黃玄龍小品

入牕下

卑

芳洲時鵬家宴陶陶當勝長安五夜趨朝寒霜控馬
也其仍畱滯武林適新安某公至其典豪于文酒泉
石間日相追逐譚諧嘯咏聊溷酒人以豁旅夢歸思
甚濃而新安估客例以歲暮懷貲歸今水陸戒嚴僕
無曲逆裸衣刺船之智而冒厠多金豪賈之間將見
誚于綠林君子當俟開正徐徐束裝耳流行坎止良
不自由飛蓬無依信風所轉世界自爾匪今斯今把
酒望天一笑三嘆聊題一楮以道歲暮淹留之况陽
和漸蘇伏與松柏姿情先春電茂

把誦長篇清婉真至娓娓盡情即使西溪梅花自語
不過爾耳非有識有韻有品人不能作此詩直是一
首曲折有法大文章又是一段淋漓有致長尺牘可
稱大方老手極不欲舉似人恐復惹市兒搜溷然無
奈詩佳不得不拈出爲梅花吐氣友人錄去已三
四紙矣二三日花當盡放重游時定隨杖笠不敢負
同結山緣佳約也

試茶詩廿四首首首高韻入事渾然多致讀之兩腋
風生便當與西溪梅花詩合刻使韻士得各置一冊

黃玄龍小品

入牕下

卑

行奩中作湖上茶梅兩佳史也雨霽常到南屏綠陰
底坐聽黃鸝對品一甌

往讀翁詩奇駿多五陵裘馬之致今穀日詩乃又上
妍深細如王謝揮塵蘊藉風流乃知高士無所不有
入秋兩月以來數陪言笑食之飲之教之誨之過門
必入暫對必歡可謂情極相關愛加諸膝人所不能
望于同胞眷屬者也中心藏之豈言可喻常與二三
知己言及交游旅黨人盡坎坷見但唏噓意氣寥落
獨公路先生風雲日上如日方升沾溉友朋河潤九

里言及思及藉以神王而又道力益固禪悅方深真是慧福雙圓天人勝業矣僕栖遲湖上如水一鷗身無定依隨波所泊時往來孤山處士亭畔梅花雀韻不堪持贈同心湖舟士客但得酒食徵逐便是良朋此外索然也鶯嶺烟嵐鶯堤花月豈可不藉高品人來一舒嘯咏耶

次金華八韻詩皆琅函中語清華秀亮別是仙音游紀三章自成首尾以韻語代記轉更宛折玲瓏其匏達似白傅高玄勝之古澹處又似魏晉長篇可補寶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望

夢詩史當速殺青爲後來尋三洞者指南車也又春時西溪看梅南屏試茶二詩當并入刻韻事勝情靈心稿筆宜亟與高士幽人共賞之不嫌從吏也
觀世間一切人惡物象攘攘萬變原是幻人弄幻事自身所歷一切靜鬧好惡諸境沾沾分別原是夢中作夢語究竟無一歸着實處的是幻的是夢的是知天竺先生何以着一如字也既如是幻既如是夢則于一切好惡諸境不必復以妄情分別忻厭但作片月孤懸任其于五濁大地淨穢波中隨緣現影耳

先生是大覺大慈人當爲我轉一語

答語云最妙是天竺先生一如字若直以夢幻還夢幻醉生夢死之人便是證果菩薩片月孤明亦無用處古今老和尚舌頭有何要緊門外漢作如是觀尊宿以爲然否

旭日照積雪作金銀光開窗望舊王宮及南城雨花一帶如瓊宮瑤臺便作仙山銀海中五城十二樓觀耳兀坐閣中一日無朋無酒獨咏獨醒別領一種清寒風味也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望

先生經濟望隆運籌伊始而急流勇退堅志拂衣雖草茅如某輩有所瞻依然聖眷方殷四郊多壘恐未能久穩東山之臥也某方外樗散柄託湖干跡同野鷗隨風所泊近以校讐之役爲知己暫留非久當鼓棹遡流就函丈聽鉅響于雷門也

正與二三老衲相對忽傳瑤扎字字醍醐驚嶺雲中儼然維摩居士踞獅子座如覲面談不隔跬步未復遙飛一喝直得三日耳聾如人飲水心自知涼矣某公其人玉立其筆花生往時行卷以神奇驚海內近

斂其排雲倒峽之才而繡商彝周鼎之色西湖雲社
執耳聳壇神韻才情人人願以爲友者也

新詩沉鬱悲壯大方老手志士才人從來多感慨仁
兄盛年騰達旣已一鳴驚人厚實高名相次逼至石
渠天祿旂常鐘鼎之業緩步可躋不煩擊損唾壺也
芙蓉孤清實同僕性不隨羣艷與東風作緣而精華
滋于秋陽之曝以竊附于皜皜之末光斯亦晚芳之
傲士矣

霜氣漸深楓林錯繡想兄日坐石家四十里錦步障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署

中也

入剡溪卽探雪竇四明諸勝丹山赤水瀑布飛臺雲
北雲南皮陸高風徐巖樊榭上昇靈蹟又過招寶山
看海天鑿峭石砥柱東溟遠島裔邦指顧可數一日
萬里紫潯瀾茫遙想三神山瓊樓珠室金支絳節便
欲褰裳濡足矣久對西子湖飮領淡粧濃秣後不可
不有此雄鉅觀也

浴佛之次日渡錢塘卽入剡溪探雪竇四明杖錫過
雲隱潭徐巖樊榭梨舟諸勝古佛道場仙靈窟宅病

足雖蹇竭蹶以從仁丈靜對明湖操觚修業荷花十
里早晚湖風盡吹香氣入江郎彩筆中也

春時正病腳氣得手札有如許機語讀之如飲冰雪
熱減身輕遂爲某公招入四明雪竇諸山足蹇未除
凡古佛道場飛仙遺榭海窓雪瀑赤水丹山俱在竹
筵子中卧而領之

暢中秋賦暢遊暢筆真暢矣文麗以則波瀾老成燦
若碎金勁如屈鐵有銅將軍鐵綽板意不是賦家雕
蟲篆刻也古來亦欠此一暢事翁偕仙麗擁諸天人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署

居然浮艇銀漢醺酒瑤池噓吸空明于琉璃世界中
殊勝樊榭仙君與夫人關虎作劇也世出世間自在
大光明藏更何處着風人渥赭不恭之色耶僕病骨
尚孱翁高蹤復遠兩山錦樹未能數數追隨日就柳
市壺醫商量藥物耳姑執鍾黃門十年未見重陽時
以頒詔到武林相聚深談數日茅塞畧開尊稿削刷
之役有長君董之定不草率倘可庸其微勞豈煩尊

論

自吾弟北轅後每見新安友人見三吳兩浙友人從

輦轂下來者皆能道黃先生都中樂皆能道黃先生
無客貧客愁而交亦信以爲仁弟必能樂必能不貧
不愁及赴豫章後流傳黃青天名族之人鄉之人殊
怨像之不宜作青天作青天則橐中必不盈必不能
使母錢家色懌而交獨以爲像之必宜作黃青天卽
使像之之天不青囊金未必盈母錢家未必得意去
惟去秋同社兄弟方徵文爲北堂祝而遽以計聞此
則像之大憂大痛而交不能爲像之解于人之終
天者也交自分袂以來歲歲病歲歲貧歲歲愁而入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吳

武林以來歲日益病日益貧日益愁然鸞隄花嶼酒
舫歌臺佳辰必出良會必入而朋來或不能具一餐
山行或不能倩一輿而始覺其貧人方憂其伏枕呻
吟而袈裟湖船清歌綺席往往有黃居士在坐然終
不能快飲高譚和艷詞一句而始覺其病波紋如縠
山光如黛身坐畫中天上而缺陷世界嶮巇畏路之
感如在目前而始覺其愁乃交竟不自知其病其貧
其愁此俱可與不病不貧不愁之像之先生言非可
與游客豪人金章牙籌之不病不貧不愁者言也交

必入秣陵計像之亦或來湖上直須相對數日意乃
得盡今雖作如是長牋十幅未能達胸中一語也讀
寄來刻及龍岡碑跋居官作如此韻事此又青天之
下之景星卿雲矣跋語簡嚴典麗可作金剛王幢永
鎮此碑歐公宋代大家不能不俯首吾家前後兩公
之檄之跋之呵護以爲先生後昆之九鼎也匡家雲
豈不堪滿載坤輿兼署捲西山閣雨宦橐已不貲使諸
責家分得數斛俱是華髮甘露乃稱徒手去乎交自
戊辰至日向聖師前更名後踪跡大畧已如方外了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吳

不欲以名氏涸親舊目中恐驚以爲躍冶不祥之物
耳承徵近况聊爾附復諭有昔緘未始得見豈石頭
城下水真能浮沉耶
積雨兼旬殊常蒸濕日惟燒木讀道書數章天時人
事世態物情皆銷向半室爐烟中覺山河大地與一
身俱輕眼前亦不覺有甚缺陷也
去年六月別別幾一載歸時冒暑一疾徂冬迫膺某
君三度飛書招入秣陵清曹閒署拉友人間門嘔粥
竟日譚諸搜古今逸事如冷院客僧洗鉢後無事拈

弄公案似皆不爲衣食計者若向此中覓食便千里
萬里笑矣元薦若木去夏會于湖上欽其秀爽今傳
若木蚤世又聞元薦病二兄雖僅一面頗覺榮懷不
知何故當是宿生有一眇緣耳南郊外綠陰千頃黃
鵬好音轉憶兄往年南屏試茶詩也

初意王門可以避世或有數年別不謂拂衣竟歸乃
知五柳先生後真有不爲五斗米折腰人也舍弟來
字云云此何以說今時身事家事國事世界事總使
人不可猜世多戲弄不經人天亦與之爲戲弄傳曰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吳

不務智之無可奈何不務生之所無以爲則有任之
之一法身如大海虛舟聽其所泊心如古廟香爐任
人吟熱耳聞與某公相朝夕老友潭心兩俱有益某
公雖中萋非今已白又有鸚冠奇功建牙在近如嗽
燕漸入佳境當從吏速出以承帝賚兄于逐日眼前
應付人事物情後趁眼力多讀菩薩語是真受用真
游戲真衣飯真資糧也

聞兄夜出爲霸陵醉尉所訶當是李將軍射石沒羽
時耳今將軍尚不得夜行而京輔劇賊公然行于白

畫則如何正欲一而問之

聞大雪入天都遙想高致上下羣玉山中便如身戴
笠以從矣僕生平喜誦義而不忍面爲諛其慕義慕
才心誠好之不敢出諸口其天性也去夏得并客秦
淮以渥暑相接甚踈然瞻依近矣今某君請假歸將
相從入浙弟不知翁游踪何地夢寐以之

弟之初交于兄也非以利與勢亦不以意氣自有不
言而喻于心者如是二十年中問道路歲月之寥濶
無論卽對晤亦竟默然未一言也士固有不言而喻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吳

者亦有言之而喻者亦有言之而未必喻者惟古之
智士能不言而喻亦不嫌于言之而喻蓋智士苦心
恒恐失之于不言而不喻或遂至于言之而猶不喻
也故不必言亦不必不言此智士之所以益智也今
來相聚幾一年矣亦竟默然不一言也某老請假歸
拉之同發欲候兄來一言而兄竟未至兄之明睿苦
心自終可不言而喻必不至于言而後喻乃至言
之而猶不喻也是終可成就我不言而喻之初盟也
窗前竹色蕉陰好風涼月箕踞科頭清詣消暑每一

思之神便飛越

翁法門龍象不欲獨了勤接引心自是大菩薩行願
雖長者安坐觀空不屑屑牽挂鈍物而凡在策厲之
下者何能一刻不瞻注蓮花座上人耶今方休夏伏
想珍調自恣不一

宿業所遭天若厄我倘以優游逸豫承之是謂不能
敬天之怒非善承天譴者矣安其勞苦困乏以當拂
鬱悖亂之衝想古人處憂患之道當如是且以堅忍
其心志而銷究親墨履之綠塵轉損爲益破愚成慧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手

則感魔之鍊荷天之成矣仁者何以益我

東海屠緯真沈嘉則兩君以宏博典麗之才名海內
而兩君則先生之師友莫逆也而先生之文亦遂以
宏博典麗嗣響兩君所著文賦詩騷五十卷具是矣
而復暢其別趣于六藝之外五行之先夫言不可以
言言物不可以物物故取諸象又取諸無象之象易
曰載鬼一車曰神道設教世之不可以莊語也明矣
語之以莊謬以千里先生鞭霆駕霓鑲空繫影以超
曠凌厲之懷寄窈渺熹微之章神通遊戲達者遵焉

而誦情不慧之文之循莊語之也同病之憐神交中
夜同聲之應千里不睽不然請占之兆言之五十四
五十四日八九屬地六六
謂天與陽來去皆真語言

黃玄龍小品

尺牘下

三

黃玄龍先生小品

新安 黃 魚玄龍著
第 僎于升訂

醒言

世不乏名理機鋒沁心豔頰我所能言人能言之我所不能言人能言之某也竊自量惟以口飲食何敢妄有言密友相歡酒酣舌滑間率胸懷不復檢制故迂誕淺薄多與理事戾然大要醉中謹啜語焉樂桑翁有言君當恕醉人若醒

黃玄龍小品

醒言

一

四

時則某也竊自量何敢妄有言

蓋天勛業超世文章我不自矜人自不思

人度量有分限視天資爲廣狹滿其限則溢惟學道

則無限何也以道善自概耳自概則寧有滿時

張循王謂其兄今以卒五千錢十萬緡付兄要使錢

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不蓋錢欲其流通如泉則母

子相生而不滯兵欲其動應如環則出入無形而莫

測以此治賦與兵可觀循王之才畧

在朝在山方內方外一切行卷紛馳安得祖龍一火

非儒非賈說神說佛莫不裁冠切雲當付隆準一溺濮陽周氏載季布廣柳車中之魯朱家所賣之不言是季布朱家心知是季布買而置之田亦不與季布言而乘軺車之洛陽說滕公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亦不問季布所在而以間見上說如朱家指遂脫季布俠士心心相許眼角解意便爲排患解紛轉覺豎儒商量籌畫之爲煩耳

語曰梟之愛其子也以爲子未見已之食母而且德其愛也行可免矣卒飽子腹天道哉故人子棄父母

黃玄龍小品

醒言

二

四

之養而煦濡其子庶幾其不若吾之不孝者猶之梟愛梟也

方命圯族只是一自是耳遂稱爲凶德

讀書于句下死即佛典聖經皆成毒藥若能言下有

轉身路即豔詞諧語盡是津梁

深沉簡默政擔當世事人故陸象先言房瑄爲人百

事不欠惟欠不言今不言矣是可用也

急難人所時有君子善謀則慮深而智出天下無不

可爲之事必有轉身之一路俟善畫者自通之當顛

沛而憂懼驚惶束手人弇斯太史公所稱婢妾賤人
計畫無復之耳故曰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
思而勿憂

魏武北伐還曰孤返鄴諸君必來迎其不來者獨邴
祭酒耳言未久而原先至武大驚喜曰賢者誠難測
度太子爲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而原非公事不見
曰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魏武益
敬禮之根矩是明智保身人此政遠嫌避患之微權
其不爲阿瞞所伎矣

黃玄龍小品

雜言

三

四

易曰見惡人以避咎其孔子之拜陽虎饋陳太丘之
赴闔人喪乎
奢之召二子也尙何以入胥何以不入曰不可無子
尙之入以赴父難不可無子胥之不入以復父讎有
子胥出則尙可以入有子尙入則胥可以出
當楚使奢召二子時員已當赴父死矣子尙入而員
忍隱于世者爲復讎也父讎復卽不可一日生故死
其代復父讎者以報父也程嬰旣存趙孤猶以死復
公孫杵臼而況子之于父弟之于兄乎

令胡文公屈指獨語而米價頓平秦檜之詭旨更鑄
而見錢盡出皆以權譎濟急亦一時應變之才
能言而不言與不能言而能不言者皆言者之所不
及也

有女巫譏鬼形狀語孫知微云道塗中人鬼各半人
自不辨知微問冥中所重何罪曰殺生與負心觀殺
生獨浮于負心則鬼神之護惜生命可知矣紹興中
鄒陽太陽步王氏婦死以其事翁婆孝謹冥官復放
還人隨問陰中事曰不孝罪最大其次殺生觀殺生

黃玄龍小品

雜言

四

四

卽次于不孝則鬼神之護惜生命益可知矣
王大令自謂書勝右軍人云外論殊不爾大令云外
人那得知夫里名勝母君子不入子敬欲以區區筆
墨與父爭名小藝雖工祇增其醜何以稱清德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
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非孝者心之仁不仁則不
孝佛亦言孝順父母孝順三寶孝順一切衆生然則
奉佛法者必孝孝者必能推及衆生故曰無邊衆生
誓願度如一衆生未成佛誓不取菩薩乘書曰一夫

不獲是予之辜時若子草木鳥獸君子非好廣施只是孝順內本分茶飯耳

古人欲明四目達四聰今時壅蔽視聽之人詭托以爲愼密而寔瞽聵人之耳目以行其私真市井真妾嬖奴僕事非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友之大義也

司馬宣王戎服蒞事而武侯方素輿羽扇指麾三軍宣王嘆其名士兩君智畧皆冠世而作用各殊兵凶戰危寧爲司馬戎服毋虛慕葛巾羽扇之名士而以迂緩債國事

黃玄龍小品

醒言

五

四

爵祿不入于心故飯牛而牛肥思無邪思馬斯徂不進于道不可以事牛馬而況人乎況于鬼神乎

聖人無常師聖人無所不師山川雲雷鳥獸草木悉師之其爲書師雲龍蝌蚪鳥蹟其爲車師轉蓬爲舟師浮木爲器師蜘蛛制柁師鵬制帆師魚故曰聖人善因物師者因之也卽創未嘗不因因則師物而不師我故萬世利之久而不可廢

賈堅善射燕烈祖令于百步上射牛堅笑曰臣少壯師能使不中今老矣正可中之一發拂脊再發摩腹

皆附庸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曰所貴以不中爲奇耳古今言射多矣未有如堅之微者以此喻道其躡影之馬含光之劍乎蹴地而塵不驚双物而形不疾聖人終日敵應而與物無交涉是物已

光武當戎馬之務手不釋卷魏武亦自謂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然則文叔之練達與老瞞之多智正俱從好學得之

問息念先生曰念如何息得念何嘗不息若息得便斷滅矣不息則食而不知其味矣

黃玄龍小品

醒言

六

四

養生家言胎息晁明遠曰隨與息俱出復與息俱入隨之不已一息自住易亦曰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隨之爲義正是息息相依息息相依則胎息矣

止息之謂息生息之謂息物不息則不生易爲艮物不可以終動故受之以艮艮也者止也息也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所以成始也人知息之爲終而不知其爲始故神農氏以艮爲首作連山之易

戴聖之于何武始輕之而終慚服聖東漢名儒顧不免自修飭徒以經術自驕安得不取辱及爲博士又

思以口舌報復卒爲武所容終自摧折大儒之效何在乎人之器量相越何啻千里

謝安石望階趨席作洛生詠而宣武憚其曠遠趣解兵與兄子圍棋賭墅夜還處分卒以破賊說者謂其矯情鎮物無關於雅量是時運勢衰微卽倉皇無濟故示大度以鎮攝人情亦豪傑不得已之作用耳

韓魏公不治刺客金帶事及聞范純佑言握范手再三嘆曰非其所及魏公納帶自是妙着聞范言不自道破而但嘆服以爲非所及愈見魏公妙用深不可

黃玄龍小品

醒言

七

四

窺

觀人于形色之間可以得其情與事說在乎管夷吾衛姬之于桓公伐衛也以桓公之賢故管子與衛姬得自獻其智苟人主使其臣妾之智能陰窺其微而陽若不知然者則其主殆矣

明道先生謂學者心不可有一是此正事必有事焉之註疏也

傅介子年十四好讀書嘗棄觚而嘆丈夫當立功異域何能坐事散儒此方可謂真讀書者

李琰之嘗語人吾所以好讀書非求身役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耳讀書如此正是解人

裸蟲負螟蛉而祝之曰似我似我七日而爲螟蠃與道家奪舍換形相類氣化也螭瑯轉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輓白者存丸中遂脫而爲蟬與道家養嬰脫胎相類神化也

孫安國爲長沙頗營貨貨桓溫重盛高名不時卽劾盛與溫牋辭旨放悖溫復遣從事按之賸賄狼藉檻

黃玄龍小品

醒言

八

四

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桓公操縱殊自得術收之以懲其貪捨之正惜其才

曹武惠王居室敝子弟請修葺公曰時方大寒瓦壁之間百蟲所蟄未可傷其生武惠以武起家推此心以爲將寧復有妄殺

孫莘老知福州民負官錢繫獄甚衆適富民願以錢五百萬葺佛殿孫曰孰若以此錢爲囚償官使數百人脫枷鎖厄得福豈不多富人卽輸官獄爲一空孫之勸富人之施正皆善作佛事者

尹少僂附湯思退及貶嶺南歸謂周益公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思之不審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沈攸之亦曰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二公之悔所謂合六州四十二縣鐵不能爲此錯也

愚所以守智也默所以守辯也怯所以守勇也讓所以守名也施所以守富也雌所以守雄也

語曰少所見多所怪多見聞則少所怪矣少怪必易欺故多聞而難誕銅鞮伯華所以見稱于孔子也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

黃立龍小品

醒言

九

四

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顏淵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孔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也賜之所言朋友也回之所言親屬也故曰賢者執之聖人因之執則偏因則圓

君子疾惡不欲嚴以遠害也傳曰仁者必敬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愛親而敬之遇不肖則畏疎而敬之其敬一也情二也是謂內明而外寬

謝太傅不重戴安道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嘆服不拂人侮不矜己長與之

坦然轉使人消融于雅度之內

惠子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卯犬可爲羊火不熱月不見龜長于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環可解便是禪家機語之祖

梁武問李諧彼國亦放生否荅曰不取亦不放梁武喜有爲功德此語正是刮障金鏡

張釋之朝罷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今今可行儒者稱述往古可聽不可行文帝通徹時務懼其無益現在故令言秦漢間事使得據寔取效

黃立龍小品

醒言

十

四

一切豎儒夸毗語不能惑之此文帝好黃老切寔之驗

閔仲叔食無菜周黨以生蒜遺之仲叔曰吾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弗食夫知口腹之欲之爲煩則無事足以煩之矣

西漢法密故次翁行之以寬蜀漢法弛故孔明矯之以嚴

空同子曰知聲而不知音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衆庶是也惟君子而後知樂或以六馬仰秣游魚出

聽爲禽獸知音若然則鼓琴池上而徒賓鐵躍出亦謂知音耶黃子曰非然也物無情故元聲感之而卽應禽獸有情而無知故元聲感之而亦應君子之精樂正以有知還無知有情還無情者也衆庶不知樂淫哇之音亂之耳故吾以知樂莫如君子其次莫如物與禽獸

巧遲不如拙速直一時解嘲語巧僞不如拙誠實千古名言

世譏梁武父子愛小人而疎士大夫蓋南朝優借士黃主龍小品

醒言

士

四

族衣冠之胄迂誕浮華不涉世務士夫多虛名而小人有實用政梁武善用才處耳

南州志云鱷魚截其首軀之祿去齒已更復生李淳風感應經云河有怪魚乃名爲鱷其身已朽其齒三作是也不獨魚怪亦有人妖夏姬武后淫毒殘人無已皆老而雞皮三少齒落更生正可稱女鱷

汝南陳茂爲交趾別駕涉海遇風拔劍呵罵水神風卽止吳郡王閔渡錢塘江遇風亦拔劍斫水罵伍子胥水息得濟俱見謝承後漢書淮南子曰武王渡孟

津疾風晦冥陽侯之波逆擊王舉黃鉞瞋目而麾之風去波罷然則射潮鞭石皆非誕語正以氣勝之耳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則舟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君危孫卿子曰水則載舟水則覆舟陰符經曰火生于木禍發必尅故曰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君子慎所以御之者

曹孟德咋舌出血悔其失言賀若弼父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

李北海論書云學我者拙似我者死此謂以字說禪黃主龍小品

醒言

士

四

大慧與張侍郎書云旣得此欄柄便可改頭換面用儒家語說向士大夫果師此語眞是洞徹始初銷鎔名相六通四關之語以此出入三教玄同無礙方是圓機

梁祖嘗憩高柳下獨語曰好大柳樹賓客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祖曰此大樹可作車頭末坐數人起對好作車頭祖厲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指鹿爲馬政是此輩悉擒言作車頭者撲殺之篡賊作用亦爾快人

前輩言士人當使公卿聞名多而識面少寧使公卿訝其不來無使公卿厭其不去此正名士頂門一針豈以自高寔以自好

豫讓曰吾所以爲此欲以媿天下後世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夫一心報仇又何以媿天下後世之二心者乎復仇之心不勝其好名之心事之有成鮮矣一執于廁中再執于梁下烈士不再辱當即伏劍死而卑辭以請其衣其色慚其氣沮矣志士所惜也青笄之于豫子田光之于慶卿所以爲二子足矣惜

黃玄龍小品

醒言

三

四

哉二子之有遺恨也

講論語至君子懷刑曰先王有厲禁四君子懷之王制曰折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令之君子但約法四章有常刑無赦則德同矣是謂懷刑是謂懷德此語似諠然非戲論

儒行曰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行讓路也冬夏不爭陰

陽之和夏日行陽冬日行陰也其服也鄉不異服也愛其死以有待待朝聞也往者不悔來者不豫無過去未來想也

譚用世者曰世不乏才也能用之則蛇虎皆衛砒霜皆藥也雖然孔子之論任人曰士必慤而後求智能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驗之已事其魏操晉懿之流乎

孔子曰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君子有思其窮則務施而梵行亦以布施爲福田利益然則施正所以

黃玄龍小品

醒言

古

四

善用其嗇

荆卿傳稱智深而勇沉惟聶政能當之聶政謂嚴仲子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于是謝車徒獨行仗劍刺殺俠累何其猛鷲輕捷荆卿乃欲待客與俱何耶且謂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則其氣已先爲強秦所攝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進車騎美女順適其意與人圖密事可縱恣若此乎及入秦賓客送易水上皆白衣冠和歌繫筑爲壯士不還之詩垂淚涕泣髮盡指冠不可謂非慷慨激烈矣而矜張若

此不虞秦客之耳目于諸侯者乎殿上環柱相逐至以手共搏竟不能得志乃反不若秦王之勇捷以劍斷荆卿左股則其伎倆可知何以復樊於期田光先生哉魯句踐聞之曰惜哉其不講于刺劍之術向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其知荆卿審矣讀史者惡強秦而憐太子丹故惜荆卿之不就悲其俠而寬其術之疎陶潛詠史曰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意悲其旨微矣

四公子皆游俠之魁信陵稍正所得士亦多恢奇有

黃玄龍小品

醒言

五

四

識慮非僅僅鷄鳴狗盜之雄孟嘗君惟一代舍長者能強人意耳毛遂以數語定從于楚可稱壯士乃不勝其私忿辱十九人于楚王之前不惜爲楚所窺抑何陋也春申有一朱英不能用惜哉孟嘗君過趙趙人觀之笑曰始以薛公魁然者今視之眇小丈夫耳薛公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可謂無賴然是俠客本色

晉侯強忍取履淮陰忍出胯下只一忍便是有智便可有爲故曰惟忍乃有濟而釋氏更以忍辱爲波羅

密忍者寧獨用世三教賢聖盡性立命之基也

淮陰侯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伍噲高帝密戚且有功當信以罪廢能敬重信可謂賢矣而信自矜如此安得不取死遂忿忍出胯下時耶及欲斬素所善之鐘離昧以媚高帝昧罵信曰公非長者遂自刎抑何以責南昌亭長之爲德不卒乎

子胥之伏劍報吳也以報父也如姬之竊符報公子也亦以報父也子胥能用闔閭如姬能用信陵寧公

黃玄龍小品

醒言

六

四

身不忍亡國寧負法不忍負恩其復父仇與報復仇之德可謂慷慨甘心矣如姬亦俠丈夫也

始以朱亥莽然者也一力士耳及觀其謂公子曰臣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乃臣效命之秋也小禮無所用一語非大俠不能言朱亥之賢惟侯生知之信陵能用之非孟嘗平原三千食客所可致也

呂不韋見秦異人曰奇貨可居因資其車乘進用結賓客說華陽夫人立以爲適又取邯鄲美姬與居有

身納之以亂其嗣尊爲仲父食河南洛陽十萬戶懸
書國門一字千金始終皆商賈計算賤賣貴市井
狙猾作用耳

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周人商賈爲資而劇
孟以任俠顯不有俠骨則儒僞儒賈盜賈必若朱家
劇孟儒可也賈可也博徒可也

紅線竊魏博金合于床頭而復歸之魏帥解其外宅
兒不敢復謀併潞楚偷竊齊將軍帷帳而復歸之明
日取其簪明日又取其枕齊將還師去曰不去將取

黃玄龍小品

醒言

七

四

吾頭紅線市偷皆劍俠也列國時劍術未甚顯乃以
偷名一市兒弱女少弄其技而兩國疆土數萬生靈
安于掌上比之折衝尊俎之間其功正埒

紅拂之爲女俠不以其能奔李衛公以其能不奔不
若衛公者故足俠也其謂衛公曰妾侍揚司空久閱
天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此丈夫語也不然諸伎去
者衆矣豈其智後諸姬乃遷延若是乎使終身不遇
衛公則終身楊家執拂伎耳必不肯以俠骨自沒于
非英雄者手也何也彼欲有所用之也

楊越公不知李衛公紅拂一見知之李衛不知虬髯
公紅拂一見知之其識已出兩大豪上其脫楊司空
如脫屣望李藥師走如犂嬰兒英雄線索在其掌中
卽虬髯傾貲非贈李卽以酬一妹知己耳

張忠定云事無大小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
忠定具經世才此語却近道人一食一息一措手足
皆智所運智斷則生機息矣是以血氣之知用事
非顛則錯智非權術誦詐之謂也瞿曇氏謂之慧儒
家謂之良知

黃玄龍小品

醒言

太

四

孔子之荅陽虎大饗之問也示不非小人也晏平仲
之荅家老大夫喪之禮也示不以已知是駁人非也
慈言之以避咎義也孔子之繆荅昭公之知禮也與
魯大夫之練而杖叔孫武叔之出戶括髮也示不非
其君與大夫也權言之以存厚禮也

老氏之不盈其卽瞿曇缺陷之旨乎

元豐冬祀駕且行忌設展禱帝故指顧他問少選禱
至然後登輦又御垂拱殿尚御衣有蟲在襟帝拂之
亟曰此飛蟲耳以天子尊嚴猶能婉曲從容以追執

付罪今執勝市井兒矣自驕貴苛責僮婢直是小器自滿乞相可憎

一語可減百年之筭故戒謗一念可造累劫之業故戒淫

豪爽不碍沉潛不沉潛非真豪爽曠達不碍慎密不

慎密非真曠達

李廣拜右北平太守請霸陵亭尉與俱至軍中斬之此淺之乎報復者淮陰侯既貴召辱已少年令出勝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當其辱我時寧不能

黃玄龍小品

醒言

末

四

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韓安國爲肉史召辱已獄吏曰甲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戚而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自昔能報怨善辱人者未有如二公者也

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吾爲口寔宋陸氏曰湯至此却生一疑此湯之過夫君臣之義無所解于天地之間此一疑何可少後世王莽曹操劉裕朱溫便無此一疑

文中子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如不得斯

無性者也是孟子性善之旨也

楊素問王仲淹人言君寔嫚我仲淹曰公若可嫚則僕得矣不可嫚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存此心以游世可以無人疑或問呂原明爲小人所詈辱當何如曰君子知人與已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其次且自思曰吾答之卽與彼等怒亦自消操此道以遊世可以無已忿

禪家云事則不無擬心卽差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註脚也明道先生云洒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黃玄龍小品

醒言

手

四

是事則不無擬心卽差之註脚也

韓持國與伊川語嘆曰今日又暮矣伊川曰此常理何嘆爲持國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伊川曰不能則去可矣如此灑脫平常誰謂伊川擔板

惟聖人能于小處見大大處用小

立身不可太峻嫉惡不可太嚴坡公云吾眼中未嘗見一不好人又云上可與玉皇陪坐下可陪卑田院乞兒正是眼界寬肚皮大耳故雖跡示通誕而卒不

損其清節言類詆訕而終不殞于危機

楊遊侍立伊川門雪深一尺朱光庭見明道一月坐
春風中設教多門嚴和互用勿問孰優孰劣正是難
弟難兄

漢高路達大度而受羹侯之封時露其福光武明練
大體而不義侯之封時露其疵

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有精粗象馬兔同渡一
河足有短長分河深淺

舍利光小大無定形牟尼珠青黃無定色天宮雨落
黃玄龍小品

配言

主

四

皆珠寶而修羅宮落者皆刀劍餓鬼見水爲膿血而
天眼見之爲琉璃何以故境隨業轉見以緣殊故清
淨之途躁士或增煩悶佳麗之地遷客轉益淒涼
夜雨讀爭名經有客問敵應當如何曰如天女散花
至諸菩薩身而不著問鑒覺當如何曰如維摩詰不
起于坐而現妙喜國山林河海城邑宮室諸妙華樹
問幹濟當如何曰如持鍼鋒舉棗葉問識量當如何
曰如四大海水入一毛孔而龍魚鼃龜不燒大海本
相如故

長安薦福寺浮圖有栖鶻冬日夕必取鳥之盈握者
生致之以燬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握而上浮圖
之顛縱之昂首以望極鳥之所往苟東矣則是日不
東逐又滄州寶觀寺所載蒼鶻亦爾夫鶻鷲鳥也用
之則不復害之又背其所往以示不殺故善搏物者
必不輕害物

見怪不怪反爲祥說在桂陽太守李叔堅之冠犬與
魏元忠之執爨奴也見祥不爲祥反爲禍說在宋君
偃之雀生麒麟于城陬與相州刺史薛胄之礎石變玉
也

黃玄龍小品

配言

主

四

空如禪師住陸渾山見野豕與虎鬪以杖解之曰檀
越不須相爭佛調雪夜坐虎穴中曰我奪汝處有媿
如何法冲避難入虎穴曰窮客相投可見容否法眼
人見獸見人無分別相

董風子性至孝乾道中在岳陽旗亭遇老叟買酒飲
董叟命酒家勿熱董曰其骨寒盛暑衣綿今臘月飲
冷有死耳叟笑曰試嘗之強進半盞便四肢溫暢風
疴頓脫叟曰知君篤孝故來相度因引至樹下授道

要語罷失叟所在語曰孝可通天神人呵護故以董之痼疾無意求大道而大道自來求之

仲長子光瘖王無功從之游未嘗交語惟對酌甚懽子光豈瘖直是相與于無言何以甚懽固有深于抵掌者耳

高帝白登之圍史稱用陳平秘計得出史記漢書並不載其計云何楊子雲亦曰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聞也獨應劭孫暢之謂平圖刻美人示闕氏闕氏恐冒頓得之奪已寵因勸冒頓解圍去當時馬班諸君非

黃玄龍小品

龍言

垂

四

不聞直以其策鄙汗故諱之但云秘計且示人不可測正史家好奇處耳論者謂陳平好出奇計至此亦遂猥鄙不堪示後世余謂凡古所稱秘事多猥鄙但能解得圍便是奇何必偉觀聽

開元中山東蝗姚崇爲相請詔捕之倪若水奏蝗是天災自宜脩德盧懷慎曰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夫侯脩德以禳蝗災不已迂乎養蝗以保和是欲糜人以飽厲也倪盧二公不脫迂腐何況他人乃信元之救時宰相不易得

元高源嘗劾達魯花赤馬恕諸不法事恕怨之賂權臣阿合馬以他事誣源係獄一日忽釋之莫知所由先是源所居隣多阿合馬姻戚素知源至孝至是悉詣阿合馬曰源孝子也非但我知之天必知之若妄殺源悖天不祥阿合馬悟得釋不死又漢蔡順孝赤眉賊遇之貽斗米蹄肉故孝可以服鬼神馴猛獸格盜賊

金人入洛令軍中毋得驚司馬太師家其入汴令宣索蔡太師京家姬金人善善惡惡如此何得不強

黃玄龍小品

龍言

雷

四

趙清獻帥蜀日席上悅一妓夜語直宿老兵呼之去幾二鼓不至久之兵自幙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個時辰此念息矣寔未曾往他日置酒公遂却此妓使勿進聖人亦只不邇聲色情欲之感賢者不免但肯制便是智慧能制便是勇猛此兵却是清獻知已

齊劉瓛妹爲鄱陽王姬王死姬追傷成病瓛乃盡王與寵姬共臨鏡以示姬姬見之罵曰是固宜死于是恩情頓歇疾亦隨瘥幻形無寔境而情之縛與解皆

妄計耳亦無是相

洪助法師游南天王後園見銅柱高百尺以銀鎔鑲
夜叉數萬鋸牙鈎爪口中火出見師至叩頭求救哀
憐悲切師以語王王曰小慈是大慈之賊師不須問
師固請放其老者五頭俄金甲神奔至曰夜叉食人
甚衆王命諸神復執夜叉到斬其手足而鑲之今之
哀憫巨猾而曲法活之者正所謂大慈之賊耳

天后問僧慧安甲子對曰不記曰何不記曰生死之
身如循環環無起盡何用記爲又此心流注中間無
責玄龍小品 醒言 圭 四

間見漚起滅皆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
此何年月可記此語可爲易通乎晝夜死生之註疏
適言之精者自與經典合佛罵意經云天神知地神
知彼心知我心知楊伯起之四知正同佛語

塵世數十年爲神仙一晝夜娑婆一劫爲極樂一晝
夜人間千萬年爲地獄一晝夜以見極苦極樂其時
分皆最長

眞詰載手足不授人廢不能起常心存行道及禮拜
太上亦與身行之無異也趙公咸如是行之三十年

亦得道但存拜及道時皆燒香左右如欲行事狀耳
雲棲蓮公云世人之所覓者形鬼神之所覓者心

昔一比丘在蓮花池上嗅花香氣池神即大訶責奈
何偷我花香以著香故即名爲偷何況一切貪戀伎
求攀緣嫉妬妄憎他有欲益已無譬之小人則穿窬
之盜

許由之棄瓢示不欲有待也龐公之沉財物于襄水
示不欲作有爲法也

黃金臺崇郭隗而燕昭以霸與齊桓禮九九之故智

責玄龍小品

醒言

圭

四

同

孫策年十四在袁術坐見劉豫州至曰英雄忌人郎
下階但輒顧視行殆不復前精英太露伯符所以不
長

晉穆帝使人圖冉家山水觀之以筆破其山脊山遂
兩斷而冉閔爲燕所滅唐玄宗得閔中守畫像揮劍
斬之而閔守頭忽落故擊衣出血而趙子旋以棘刺
畫女而隣姬心病良由精誠貫注形氣莫違耳至如
尙父之射丁侯伽當之斷娑陀婆恨王手足則挾神

術又當別論

宋文帝召顏延之頻日不得命于酒店求之果見痛飲裸袒挽歌了不應對獨飲埋照殊復賢于比子之竹林酒肆挽歌乃更達于淵明之易簣

劉蘭讀左氏兼通五經往往排毀公羊及董仲舒忽有人扣門葛巾單衣讓蘭曰義理短長竟知在誰而過爲無禮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少時蘭遂卒易之理圓春秋之詞婉如牟尼五色面面不同讀者不妨各據所見何得自滯一邊妄詆先輩王弼以銷康成

黃玄龍小品

醒言

老

四

早妖劉蘭以排羊董速租可爲後生輕誦之戒

鬼不能殺不畏人虎亦不能食不畏人故佛以遣除恐怖爲波羅蜜

野史載狄梁公侯其姨姨曰吾有一子不欲令事女至公大慚而退狄公一代福星其透蛇女王政苦心應世處腐儒那得窺其微云梁公大慚者正是婦女識耳

宋李觀作塔記云今人父母甘旨之養往往計及錙銖而于因果報應輒捨萬金如墮王梅溪見人禮塔

謂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此皆善說佛法余曾見一名師問某甲檀越將緡錢何處去荅言往某處放生師云先施至親無衣食人然後及物未爲緩張安道問蘇明允令嗣近日看何文字明允言方再看漢書安道曰文字尚看兩遍乎安道嘗借十七史經月郎還云已盡安道一目不忌終無大就強記何益不如作看兩遍蘇子瞻耳

木皆中寔而娑羅樹則中空竹皆中空而蜀桃竹則中寔阿衡之陵其棘如矢曲而能直者也弓竹如藤

黃玄龍小品

醒言

未

四

得木乃倚勁而能柔者也

吳王登臺望見越王及夫人范蠡謂大宰曰彼一節之人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于是赦勾踐禮之感人如此故趙襄子出圖賞有功者五人高敖爲首曰寡人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禮者唯敖是以先之襄子一賞而冠履之分凜然高敖可謂知禮襄子可謂知賞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東郭牙聞于國中東郭牙欲自售于桓公耳非桓公之賢管子之聖牙

敢舞其伎倆乎君與相密而謀之而役者顯泄之死無日矣熙斯彌之不終伐蔽田成子之樹也不欲示之知微也故君子察人之微于意色之間而弗泄其機其取忌亦寡矣

薄俗尚華靡下至僕厮皆然不知淡薄雅素正大家風味好爲穠麗齊整只是三家村中暴發人耳

有意必盡有境必窮自是文章一病非不淋漓盡興然讀罷索然能留一二分有餘之意于言外便使人默然神喻尋釋無窮故曰引而不發躍如也易亦曰

黃玄龍小品

龍言

无

四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凡言語作事皆然

馬援謂梁松寶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此是名言貴不可復賤富不可復貧高不可復下者皆自盡之術

勝人處不盡在長視所以處之者耳故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

王夷甫自嘆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爲煩晉陽秋曰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故曰不知爲不知夫能于所不知默如者然後能以言服

人耳

王右軍謂謝萬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君但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故君子不難自高而難于能下能自下便是識量過人矣

魏文侯問扁鵲子兄弟三人孰最善醫扁鵲曰長兄于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閭若臣者饒血脈投毒藥漬肌膚而名聞于諸侯嗟乎君子之治身與經國也願從其名之不出于家者

黃玄龍小品

龍言

手

四

李長源在衡山事明瓚禪師師云欲學者先將筆硯碎却瓚公北字大照之門人性懶僧命看鹽雨至流于地群僧扶之不怒冬月卧竈前不起僧以粥灑其頭師遂就頭上取粒因號懶瓚懶不妨入道但恐身懶心未懶耳若能一塵不起正是大休大歇鄴侯捧日回天事亦從懶中做來僕性懶于瓚公而未能碎却筆硯便非其懶瓚公真吾師矣

却尚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此語殊倒果能累心處盡則其識見正越人遠矣

險媚之士趨承快意軟美可親急則乞憐緩則掉臂遇勢則附勢去則負或反操戈轉以自售攷之史傳千古一轍晉中行文子曰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

可畏哉
子怨父貧兄攘弟富奴僕以盛衰爲勤惰妻妾視豐儉爲悲歡此是市井乖風正是家門凶兆

晉子謂桓公曰君若欲治國強兵則此諸子足矣君欲伯王則夷吾在然則王伯之畧固自另有運用在鋪張籌畫之外

黃玄龍小品

醒言

圭

四

能制人者必其能下人者也能下人者必其能堅忍者也忍不堅不可以養智不可以含垢不可以挫銳不可以蓄謀故曰小不忍亂大謀必有忍乃有濟善兵者必兼數越絕吳越春秋載伍胥范蠡文種諸大夫之于六壬遁甲與軍中望氣分野之術甚詳以至子胥之立吳少伯之立越其營城郭宮室察地宜審方向卜天時二子于堪輿陽宅奇門諸家皆其長伎故有戰必勝有策必售也

勾踐鑄精金象范蠡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向使文

種與范蠡俱去越王當鑄兩大夫矣去而得思貪位得誅哀哉

范蠡去文種戮而計碗始佯狂便是下着

漁父既渡子胥子胥食已而去顧曰掩爾壺漿母令之露漁者曰諾卽覆船挾七首自刎于江水中瀨水之女既飯子胥子胥食已而去顧曰掩爾壺漿母令之露女子曰諾五步還顧女子自縱瀨水中死越絕曰明無泄也豈獨以明無泄俠士不欲受人疑也張循王以五十萬緡付圖中老卒恣其市綾錦奇玩

黃玄龍小品

醒言

圭

四

歌舞美人設將吏樓船泛海稱大宋回易使得其戎王貴近所遺珠玉犀香藥名馬利幾千倍軍容益壯王咨嗟褒賞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願仍爲卒退老園中夫以此遊戲而珍玩聲色不泊其胸中一還不再往就之若幻棄之若幻依然作一退園卒向之伎倆若未曾有近于道矣故能圓轉恢奇若此

李愬爲文侯上地守而欲人之善射乃下令曰人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

皆疾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种世衡在青澗城教
吏民射雖婦人亦習之以銀爲的中者輒與爭徭役
則中者得優處有過射中輒釋之由是人人能射比
數年青澗城遂富强訓武若此可謂有術此霸者故
智也管子謂之繆數

黃玄龍先生小品

終

黃玄龍小品

醒言

聖

黃玄龍先生小品

新安黃與玄龍著

第俱于并訂

偶載

幼時喜聽人說玄異事後聞見漸廣乃漸厭之
所與游多四方奇人好奇談使聽時一一載記
何減宋志夷堅余生而耳力心方筆力皆不及
鄱陽更增以殊嬾固且不能如公所云觸事歎
述也客徵土地公案遂併及他事新舊數條偶

黃玄龍小品

偶載

十

五

以一日紀之興盡旋已然其人悉僕親覩識有
陽自有陰常奇一致人神並塗轉覺此類與眼
前酬應等何足怪復何足述書此爲嬾筆解嘲
心字生煩

神人以折柬召何惟達權署土地事時惟達方假館
河上公署不覺隨使者出廳事見露臺上有五色帛
纏糾如車輪上結一心字其最初一點上有焰騰起
惟達謂使者莫不燒却此心耶使者曰我輩不免從
此一點焰中來去耳因掖惟達以足踏之恍惚如墮

階下則已在郊野非復官舍天色陰慘有路僅廣尺餘兩傍大壑深杳不測惟達曰路甚窄如何使者曰政不可不謹一失腳便墮落矣惟達測窺壑底人首解解使者曰徽州日來十六萬命亦在此中數日後新安人來言山水暴發漂沒村廬所傷人畜無筭蓋萬曆丁未夏云

城上覆釜

使者引惟達至一城城門閉城上有大鐵釜覆之方圓與城等惟達曰此中黑暗何可入使者曰無慮因

黃玄龍小品

偶載

二

五

入城以鐵竿撐釜起城內悉光明街衢中僧儒及諸色人皆具亦有荷耕器者但絕無商賈客曰四民之業冥府何獨缺其一予戲謂賈客善心計較入錙銖鬼不耐其計筭故不敢留之耳

壁上小竅

冥府一壁上有小竅僅如錢大聞隔牆捶楚聲甚哀惟達竊從竅中窺之見彼一方繫罪人甚衆押至竅旁皆泣一卒以繩引罪人從竅中出隨所牽出便變毛角彼畔猶人足此已成畜生首矣及牽過皆爲牛

馬而去

神道戒殺

惟達謁公府二其主者一姓吳一姓方卽折柬召惟達者也官如人間兩司掌承宣罪福事堂皇上列大價高丈餘貯生人籍惟達請達之一吏梯而登啟其綸復梯而入捧大冊出皆書人年甲籍貫下各有考語數條其德福隆者列冊前而壽祿則在他冊別貯一櫃中其懸梯出入亦然主者謂惟達君還語世間人但惜福但戒殺耳因命一小吏延欸惟達惟達語

黃玄龍小品

偶載

三

五

吏適見門榜柱帖皆工奇有深理又所閱相識人注祿簿甚詳但不能強記柰何吏曰此甚易取一壺酒以勗挽之呪曰極樂極淨淨極樂極淨淨樂樂淨極淨淨樂樂淨淨又覆其言以成呪凡八句呪已以一杯酒飲惟達則向所觀記晰如掌上矣又惟達署土地時謁一上官洪公者亦命之曰上帝惟好生惜福洪公緋衣幘頭面有紅紗幕之如今之眼罩惟達竊從旁觀之亂髯隆準如世所畫刻王者像云惟達爲土地與諸神宴會及考較罪案甚多其奇駭人聽詳

在三日土地傳中

諸神察過

惟達攝土地時儀導出市中見商販等及衣冠士人皆有繩縛其頸或手足甚者五木囊之不受縛者百僅一二以問冥吏曰世人造種種業無罪者寡惟達曰如我所識某某皆生平無過奈何亦受繫吏曰惡念一起神即錄之不待事出見諸事則罪益重矣惟達還家見諸神列坐堂上其衣或緋或綠見惟達皆喜起勞之惟達言人屋中香火神頗衆與人雜處黃玄龍小品 偶載 四 五

郎密室獨坐亦有神左右伺之但人不見耳

神惡妄泄

萬曆辛亥歲豫章人陶生主于建平駱氏爲鄉塾師能見物預說人災福生死往往驗又能出入幽都勘人輪迴數世事素與惟達未相識一日語潘甲曰汝知何惟達否潘曰切隣也曰彼在神司中職當太史近以其好泄語稍稍福減漸薄矣轉泄轉薄後將不可爲幸語何先生母多言潘曰然則先生何以言曰我職言者也不言即爲負職彼司鬼神之秘故惡其

輕洩耳惟達自是不復與人道陰陽事間與一二密友言之不欲其轉示人也

鬼神重孝

李君養梧睢寧人授建平縣學諭嘗屬惟達入冥檢其生冊惟達檢得恨梨說一篇以示李李驚曰有是哉某少時母病冬月思食梨走百里覓之不得母歿遂終身不忍食梨偶作恨梨說以爲隱痛其文淺釋媿示人隨燬之即某亦隨忘之矣不知鬼神何以見錄惟達曰鬼神最重孝公此一念甚真通于神明以黃玄龍小品 偶載 五

人不知故鬼神特爲拈出公生平福報全賴此一段

文字延之耳

身大

宋末王題被逮入冥至一大城城中有一囚身與城等逮者曰此白起也罪大身亦大今某公亦夢至紫府主者戒勿食牛肉因引見食牛人身或長丈許曰業減則身漸小復原形乃轉生某公遂終身不食牛

空中神過

萬曆中建平姚甲暑月出南鄉山中雷雨驟作避嶺

頭廢廟頃刻澄霽山色如洗見神人幡幢在嶺外壑中過相去僅數丈中一神冠笏如王者諸雷電神持斧鑿扇帶盡如世間所畫衣服莊嚴金彩爛絢鬚髮悉辨畧無雲氣乘擁亦不見舉足但如御風行當是諸神行雨還耳別有鷄鵝三四俱高數尺雜前後不知是何物

唐人亦載盧某清晝仰見仙人乘鶴在碧空中前後有數鶴隨飛仙人時從一鶴背還一鶴背如人換馬狀然道家言得道人身輕如羽豈亦

黃玄龍小品

偶載

六

五

遷換懼鶴力不能勝耶則唐詩所謂傳語麻姑借大鵬是極得策語附錄一笑

燭光上佛

葉媼是汪爾占姑年四十卽長齋精心淨土晝夜誦佛號不輟如是三四十年每夜燃燭輒見燭光上有佛長寸許縷絡莊嚴作真金色于是益精進年九十無疾終昔張夫人暮年奉佛甚虔香烟宛轉結一彌陀小像一手下垂如接引狀烟像甫消夫人端坐化去西方非遙但在一心觀想古有十聲往生者况修

之數十年耶

方水

鍾橋在建平城北十里平疇曠莽夏月昧爽居人史子六早出見田間有凝水一方表裏瑩徹高廣數丈四面如削史殊訝盛夏那得有冰如許稍近則澄水湧立魚藻猶蕩漾其中以手攪之微波灩然畧無隔礙史亟號庄中人走視之旋復烏有矣或言是就近古陂中靈物所幻偶與坐客言之潘嘉客云此正可稱水一方耳

黃玄龍小品

偶載

七

五

唐史大曆末涿州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遙望見人馬來往如在水中又楊氏丹鉛錄載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寒遂凍爲冰土人謂之河僵

共溺

萬曆癸卯豫章有二少年俱可弱冠爲小賈建平市市中情暱甚篤私念父兄驅使不常恐當乖離又各將受室不得朝暮同寢處恩好或疎因盟于祠山神復述本懷書赫蹏粘逆旅壁上貽父兄遂以繩約束投

郎水中死時邑令張西銘山西寧武人親往驗視命同棺埋焉余丁酉在留都斗門院有角妓亦與閨中一少年以領巾裙帶共縛溺橋底但忘其名耳

奇樹

建平縣南四十里王氏庄前有楓樹初生三尺許卽岐爲兩幹稍稍向外如是二尺許復稍稍向內合爲一上下皆一幹獨其中成圓竅人因名鴛鴦楓其家伐爲薪隨就根腹復抽一枝其分合成圓亦如前又夏氏墓有橡樹二株相隔七尺初從近根處橫生一黃主龍小品

偶載

人

五

枝直與彼根相接既從七八尺高處復橫一枝亦與彼株接膠合無痕莫辨所自生處二樹一成圓竅一成方空皆奇物又鴛鴦楓側生竹一本出土二尺許卽作兩幹相扶而上高二丈餘人亦稱合歡竹縣北三十里岑氏有古桂樹清陰婆娑可蔭數屋花時香聞數里四面垂枝如幕直與地接主人剪其一面若洞門然客俯首從此入中可設數席密葉蔽虧留香不散夜深無風露侵飲者達旦忘返焉

心庄

佛言一切境皆由心造歟有迷人鮑甲少嘗讀書不得志情態恍惚因念南山中田疇豐沃林木映帶關一庄可以娛老久之遂歷歷爲人語庄居事一日途遇肩輿人招之云吾欲往南山可昇我行輿人索催值曰吾庄中有家室至彼當償兩人昇之行十里許遇相識耳語彼是病心人山庄烏有輿人亟弃去鮑甲猶喃喃詈兩人誤乃公事不得暮抵庄居某甲積想所成身已儼然作南山庄中人矣卽庄中種種倉困服用妾僕及飲食宴笑彼心中已另結一世界豈黃主龍小品

偶載

九

五

必有境地使人人可見然後稱寔受用耶然則謂南山真有鮑氏庄可也

单方療危疾

朱楊吉老診一士人脉謂熱症已極氣血燦盡非久當病背疽死不可爲後得茅山道士教之服消梨日一顆遂免近時吳中有士人病噎日久肌消一道士教日呷陳皮湯病亦平茅山道士所謂世間那有醫不得病直是未遇緣耳

牛生

某子戒食牛十年然夜數夢啖牛膾當是舌根宿障未易消除因痛自懲懺憶夷堅志載鄭行婆生而齋食日誦金剛經至老不怠一日見屠人礪牛肉戲語同輩以此肉切生用鹽醋澆潑想見甘美既謁光孝悟公問汝安得喫牛生媼曰出母腹以來不知此味悟因取藥刀圭命調服卽吐出生牛肉梳餘乃知念起卽是喫不必眞牛入口昔僧隔壁聞釵釧聲亟稱破戒豈非以念動故耶

鍾小秀才

黃玄龍小品

偶載

十

五

竟陵鍾伯敬阿子字樊倩幼敏悟年十三補邑秀才十六歿時邑人某有所愛狗頗警俊其僕輒欲殺此狗主數訶止之偶主人出僕遂鏹狗空室中狗饑爪戶地成埒僕因椎殺食之主人歸問狗所在僕引視戶地曰狗穴地不祥不得不殺厭之耳無何僕暴病死復甦云有公役人勾至陰府見王者坐殿上狗從旁訴冤死狀甚悉王曰殺狗法不應償死但畜謀故殺情頗毒合決杖數十放還甦時臂盡腫墨人問王者何狀曰少未弱冠旁有吏指謂我縣中鍾進士兒

子小秀才也伯敬每及樊倩事不忍言三哥叔靜在林茂之齋中說且爲我言阿姪有慧性何以墮修羅道時庚申正月晦日至五月五日叔靜亦歿于伯敬邸中余與茂之爲視喪事嗟乎叔靜亦慧人不知中陰身今何在倘奉符攝庭謁小秀才時聚家人禮當共有參詳超出阿修羅道中耳

都府衙神

吳本如先生開府成都衙後園極宏敞有大鴨脚樹可蔽牛下立廟祀土神公衙中小僮十數皆年十一

黃玄龍小品

偶載

十一

五

二以來當鴨脚熟時每晝爭打食喧戲一日公午衙散坐書室檢案牘聞諸僮正喧競霎爾寂然公方訝之不食頃有三四童子奔入面皆土色公怪問曰正打鴨脚時見屋上甲士數百對導擁一長髯大貴人從屋下徑到樹底我等卒不及避悉隱身竹篠中貴人下輿廟中有青袍官人紗帽角帶迎貴人入聚坐啜茶遙見點頭共語久之起出戶外復立語移時青袍官人趨至輿前長揖諸甲士復導貴人上屋去公問甲士手何物曰旌旗戈戟一如我公出時貴人何

衣曰綠團領金繡胸背何冠曰如公初到任時所戴
方帽方翅但金裹之耳蓋金幘頭也何所乘曰八人
轎輿正如我公出時所坐當貴人入廟時甲士亂擁
到竹邊我等噤不能出聲故驚怖失色耳余因問公
長髯何神公曰當是關壯繆廟中何神公曰蜀中所
奉土神皆二郎青袍紗帽者二郎神也不數月猥首
叛公討平之意關帝君顯蜀中而都府職提調故先
事來與府中神議之耳余因戲謂公關帝與二郎皆
前代神乃儀仗衣冠悉用本朝服色豈神祇亦應尊
黃玄龍小品 偶載 十三 五

落魚

庚申六月三日在始熟曹元甫丈邀集黃山寺亭午
渥熱日將晡風電大發雨如注旋風吹雨入四射殿
中幾不能立盤筵輿服盡沾濕侍者跣而行酒同席
者冒伯磨錢伯衡王伯良許玄默仰君常鮑元則汪
上木塞上老弁及主人凡十人伯磨寓萬壽寺是日
佛宮前雨中下大魚數頭寺僧不敢取市販獲而售

之人大者重五六觔

腹鬼

友人江五季榮買一小婢十三四以來有鬼忽在腹
中作語或道吉凶事頗應鬼時有去來輒從婢鼻中
出入其來時冷氣一線從鼻徑入腹中酸楚不可忍
婢遂厄劣食飲漸廢江爲乞符水祛之鬼笑言我不
着慌村法師我與此女眷屬暫借氣息久自當去不
爲害若苦祛我我便殺此女江凡禱神祠悉不能禁
一日草疏挈婢子謁都城隍廟行衢市中鬼猶喃喃
黃玄龍小品 偶載 十三 五

怨詈到廟門始懼曰今不得不避去矣遂寂爾無聲
婢竟無恙

樟柳神

季榮又言曾于途次聞地上有小語云救我救我俯
視拾得木人長二寸餘衣履具備能跳動語言置袖
中常于耳畔說門內外婢僕及市中瑣細不急語稍
緊切事郎不能關通江厭其聒耳遂弃之術家錄樟
槐神于墓間夜誘攝野鬼附之其點者亦能關通切
要事江所得正鈍鬼耳

顧進士仙

顧先生吳人領鄉薦入大學主葉賓虞館余數見之長不滿五尺葛巾白衫髮蓬不理狀落莫而丰神甚逸與客見長揖隅坐無欵洽喜書見客扇輒爲飛白數行書已還客不問姓字與客圍棋爭劫客怒或譁顧但撫掌笑喜酒日必傾數十觴自言弱冠與客習靜深山一夕夢真人玉冠霞裾出一卷授之曰爲我疏此書明日得書書肆中如夢所授而多金丹家語奇秘不能通夜復夢真人剖析丹旨遂如真人旨疏

黃玄龍小品

偶載

五

之復夢真人曰勞矣明日且臨若旦與數客齋而俟夜幾半真人來自空中衣冠如夢所見坐授秘訣數十百語遂起見空中車旗甲冑羽衣數百人真人凌空上冉冉騰雲中去而屋壁席几上洒洒皆瓊漿色如玉香清人骨數客競就飮之顧入後舍見竈有漿滿甕立仰盡神力頓夾齒數月香不散又真人謂子且貴而後仙時顧年將艾絕不理制舉業人皆謂妄語明年果第進士授縣令卒于官先生落穆不與世櫻其神全矣乃僅五十死又終舉進士如其言倘真

人有密召耶

掌上雷

欽方生搥角時在道上戲一道士相之子骨法當仙盍從吾去方生曰可乃令方閉目勿妄開久之風聲淅淅足漸起騰空中身蕩漾不定方驚開目試一窺蹶然墮地下去其鄉千里矣道士亦不復見先是道士書符生掌中云擲之當有雷聲方生既千里無還貨遂售其術人欲聞之者每一擲輒與數錢因得至家人復令擲之不復聞雷聲矣

黃玄龍小品

偶載

五

犬乳兒

海陽富人某妻奇妬年六十五無子買一妾有身將彌月而富人以他事出既產妻視之男也以臍帶纏兒頸使無聲佯驚曰傷哉兒死矣令婢子持棄竹林中是時家有母狗生三子輒噬殺其子往乳林中所棄兒齧兒頸上帶斷乳之既則爪積敗葉覆之日數四以爲常如是數日富人歸犬出跳浪若喜狀富人詫曰家生兒乎急歸問妻妻佯悲曰雖男也死數日矣乃犬則牽富人衣入林中爪積葉開而兒呱呱泣

于是富人急舉兒訟于郡守去姬妻帷母徇于房中
日啖之筋肉時余居山館聞其事疑之及入郡乃徧
譚市中云

妬婦往往殺其姬妾與姬妾子至慘每不忍聞
謂之虐妬亦有天子脅之不爲動可謂悍妬而
范寺丞妻以見妓鞋自殺可謂癡妬湖南倅與
一妓相盼語笑妻遂齧割其子以獻賓主可謂
忍妬然俱不若南唐杜業妻以道學數語消之
竟使英主獎嘆妬之辯者也陳覺妻奉三婢子

黃玄龍小品

偶載

七

五

若舅姑而覺自不敢近妬之巧者也至荀氏婦
無鬚人不得入門客主共床坐便遭唾擊阮
宣嘆桃花美艷而妻武氏卽命婢持斧摧斫無
餘又佛所稱極微細愚傳所稱充類至盡至是
而妬無遺術矣甚哉婦人之妬之智之可畏也
張跣女

余家蒼頭周雲言廟灣張跣者有女國色適某而女
死某思之刻木爲女像奉室中旦夕共飲食一日進
羹汚其衣有舟人見美女子持衣浣河測挑之女曰

夜且來及夜果來如數十日舟人以語周雲雲曰必
妖也與之片墨令磨水嚙于口嚙之果妖耶將必遁
夜以墨水嚙之女子果去明日跡市中見某家所雕
奉張跣女像有墨玷而向所見浣衣羹汚處跡宛然
遂告某令破之精血滿腹矣然女子猶夜夜至舟人
所舟人懼遷家避海州女亦來海州避海中小山上
女復來山上山適有道士狀貌甚古謂舟人子面妖
色重吾爲子祛之置小水瓶于前誦呪數語女立至
道士令入瓶中女涕泣趨超道士叱之入以朱書符

黃玄龍小品

偶載

七

五

封瓶口棄于海隨海水漂去瓶中猶聞哭泣聲

胡尙書

績秀才張某弱冠痘幾死不語者數日忽自言曰我
胡尙書也今列地府十王與汝家有親盍飲我疇之
是時其邑大司馬胡少保善飲亾久矣于是家人羅
拜床下曰幸與尙書親尙書幸活之然尙書有與俱
來對飲者乎曰無吾舅善飲盍召之蓋尙書內弟張
某卽張族也召之至慨慷譚笑語舊事如平生主人
設酒而置一空瓶于尙書席側張君盡一觴則亦傾

尚書一鱗于瓶中久之曰吾行矣病愈矣痘者遂不復有聲而尚書所飲酒注瓶中者味迷如水旦日張痘蘇汪爾占與張同補諸生爲爾占言如此

龍涎

汪子建爲余言在都下時聞某中貴有龍涎邀三四客請焚之乃自腰帶中解出裹以重錦擘二三釐許置爐中玉片上連發六七小泡腥氣滿室絕無他異于是命取十種名香來以次置玉片上每焚一種腥氣輒起卽素稱上品香亦不復有香氣十種俱盡移

黃玄龍小鼎

偶載

太

五

爐置他處諸客欲起中貴笑止之久之則諸香以次遞吐氤氳各種不相攙和參差往來盡日室中不歇

解蟲

南昌人袁生爲瘍醫新安市中有名嘗言大室某婦于髀肉近裏處忽墳起如癰漸大于杯然無赤痛不爲苦忍不欲言後稍稍礙行時中瘡則稜起嶄然煩始懼乞袁生藥潰其膚中有赤蟲角挺起雙眸瞭然躍而出頗驚仆幾絕嘗記玄怪錄載伶婦有癭生頸上久之癭長與身等孔中時出雲霧霏微間作絲竹

聲嘹唳可聽一日癭裂有獮猴出騰掛抄不知所之

國初山東一婦臂上有物隱然膚中屈伸如蚯蚓狀婦以臂浸盆水中忽雷電交作乃自牖出臂果一龍乘雲而去天寶中隴西李生左乳腫痛久之癰潰一雉突飛又翰苑叢記滕樞密嘗承簷溜盥水覺有物觸入指爪初若絲髮旣數日漸長如線屈伸不能如常後忽迅雷有火光繞指一物自爪中躍出全州李言吉左目上忽生一小瘡漸大如鴨卵恒壓目不能開一日醉之酒割去之中有黃雀鳴噪飛去龍與猿

黃玄龍小鼎

偶載

尤

五

皆靈物其寄養人身中定有故若某婦髀中蟲與昔人病蛇疽等皆氣血孽耳佛言人身八萬四千毛孔有極微末生命各據一毛孔爲國土佛入定時能悉聞其語聲國土相懸隔其語亦各有方言不通則玄怪錄諸君所紀又極尋常淺細事如遼東豕耳

身縮

友人某形不減中材每睡熟身便短細纔比數歲三時益縮小如襁褓殤昔呂縉叔病亦漸縮卒如小兒然宋文帝元嘉末有人病能食而不得臥每飯輒身

長數日頭遂出屋度之長三丈還復漸小經日乃亡
物不孤奇必有偶代緝叔某公正患元嘉人翻案病
耳

疾有極奇者張南軒晚年病一身遂如水晶腸腑
筋骨歷歷可鑑一女子視直物盡曲弓絃界尺一
切如鈎秘書丞張鐸自頂至踵平分寒熱暑月着
衣襪紗綿相半毛景得腹中有小人長寸許能作
聲主簿妻每腹脹則中有鼓聲遠聞門外行路
人皆謂其家作樂孟叅政夫人徐氏每聞說徐姓

黃玄龍小品

偶載

壬

五

及打銀鐵聲卽舉身戰慄幾絕其母與弟至死不
敢見一婢畜之十餘年極得力偶問其家何業曰
打銀疾亦遂作更不可見竟逐去之

點金草

新安葛某有方士授之燒點術示以莖草曰得此可
立就久之不獲一日肩輿行山中蒙茸遍嶺摘片葉
認之良是私喜還時刈而輿之歸可使家爲金穴矣
既還不復見一莖取向所採片葉試爐中僅得金一
挺耳黃白之術造物所秘然倏露倏隱鬼神侮人如

此陸務觀紀某公罷官還成都行李中有水銀一
篋塞偶脫攬渡旁叢草塞之俄而水銀盡黃金某軍
士于澤中鑣取馬草鑣刀透作金色以草燃釜底亦
成金又歛客見一蛇腹脹嚙道傍草消之因取其草
煮以消脹遂成金釜獨草成丹不煩乾鉛死汞抽添
溫養物固應有然非淺緣可倖覲

土鱉

蟲之名土鱉者以刃段段析之身首足異處頓之濕
地覆以孟隔夜而形復合蟲之名壓油者似水鳧人

黃玄龍小品

偶載

壬

五

捕而以石壓之油津津出油罄皮僅存焉投之水中
復生此絕似地獄刑皆業報也

土鱉余見人于接骨方中用之出龍潭者良

罰墨水

績溪有三書生夜召乩仙仙至書曰黃魯直三生曰
吾欲迎唐李白先生先生宋人詩不佳請行頃之書
曰青蓮至于是三生喜曰僕輩欲爲詩故辭黃魯直
而近學士學士幸教之復書曰晚各飲墨水一升三
生又喜謂學士必爲吾輩條詩賜以次跪飲罷遂書

一詩曰一丁亦不識罰跪飲墨汁吾非李青蓮仍是黃魯直三生掩面竄去通典載比齊策秀才濫劣者飲墨水一升又山谷舊有詩云脾睨統袴兒可飲三斗墨則飲墨三斗是山谷常刑今僅罰一升當是比濫劣條減等耳戲舉似華陽友人無不絕倒

黃山猿

黃山天都峯絕壁突石上每月夜有猿叉手端坐對月不少動月景漸西則猿坐亦隨轉此數百年猿能吸月華者

黃玄龍小品

偶載

圭

五

又僧言山中有兩奇獸形大畧似小鹿一毛赭黃如金絲一碧如翡翠日照之背有光射石壁上一老猿長髯黃身稍修巨時率衆猿戲巖外遊人至皆跳躑去老猿獨危坐磐石上不少動如定僧

酒蟲

近屬有好飲人偶略一小蟲豆許大鮮紅色人謂酒驚遂不復能飲唐元載素不飲有人以針挑其鼻尖出一小蟲謂之酒魔卽日飲一斗然則酒驚能使人飲酒酒魔能使人不飲也

活玉龜

石季龍時利州北溪有石鱉能羣行登岸萬曆中海陽有熊人在山澗見白龜曳尾行亟取之頭足遽縮剖而視之玉質金理中無腸腑剔其金鎔之皆精金重八錢許然則霍家金鳳飛入北山馮氏玉駒夜遊外廐皆非誕耳

何先生

隋高祖時上黨人宅後每夜聞有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見人參一本坡葉峻茂掘之其根五尺餘

黃玄龍小品

偶載

圭

五

具體人狀呼聲遽絕史以爲草妖厥咎人主視不明按人參千歲則化爲犬子服之皆令人長年蓋藥物之靈不當在妖草例族姪上珍得何首烏具丈夫體手足鬚髮畢肖陽形挺出右手按丹田左手抱尾間合導引家法出土已三載頭上日長靈苗如綠髮上珍輪日摘食之膚理益澤天都逸史作何先生傳紀其事甚詳

陳仲醇亦載李如松家人參一本重十六觔形如小兒松千歲則其中有青物如人或如羊如犬栢

千歲則其恨如坐人

虎奉天符

嘉陵江側有婦人年五十已來稱十八姨虎母也往往來民家教諭人曰但作好事莫違負神理居家和順孝行爲上若爲惡事者我常令毛兒三五個巡檢汝語未畢遂去或奄忽不見民間知其虎甚敬懼之莫敢作惡如此虎者人間何可少直是天王巡察功曹余因語客說家謂虎非奉天符不敢食人里中某甲爲虎攫傷有神曰誤矣當食者某乙遂舍之明日黃玄龍小品 偶載 青 五

乙被嚙死天符之說不誣客曰審爾則宣城封使君終不失爲天吏矣相與一撫掌

祖爲曾孫

王龜齡爲嚴閑黎後身閑黎者龜齡祖母兄法門師也龜齡父夢嚴閑黎入其家而龜齡生眉目深肖人皆稱嚴閑黎說者曰前後生世或有之而以龜齡祖母遂孫其兄龜齡父乃子其舅氏有如此造物乎此拘儒識耳余族有祖死見夢于孫婦而轉生爲玄孫者其祖枝指玄孫生亦枝指然則此兒之母乃生其

王舅而翁亦遂孫其嚴君矣

婦人不願夫貴

楚中瞿屠夫云婦人愛子不愛夫望其子之富貴而願其夫之貧賤一時坐客笑之然春秋衛人有夫婦禱者婦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夫曰何少也日益是子將以買妾三國魏王琰有功當封其妻哭于室以琰貴將畜姬侍奪我寵吾郡中亦有聞夫舉進士而哭者則謂婦人之終願身之貧賤也亦情耳苟妬矣將何所不至乎

黃玄龍小品

偶載

五

三戒半

邑人汪甲受戒雲栖蓮公跪而聽者數十人蓮公禮佛梵誦已命曰一勿偷盜汪隨衆稽首曰謹受戒二勿邪淫三勿殺生汪亦曰謹受戒四勿飲酒食肉汪曰肉卽不食酒尚乞飲數杯五勿誑語汪曰末世衆生不方便說一兩句何能覓得衣食一時聞者絕倒因稱三戒半居士

百二翁

孫水心金陵人善攝生老來惟食淡飯懸一毯室中

令人時時踢之余氏二舅嘗學導引術于孫其言曰
惱一惱老一老笑一笑少一少關一關瘦一瘦讓一
讓胖一胖年百二十歲人稱百二翁

黃玄龍小品

偶載

五

附黃玄龍先生像贊

湯賓尹 腰庵

錢之與刀不及于唇山之與水影亦相親邪之與佞
怒而不瞋友之與朋撥皮皆真腕有別靈筆之與樽
腹有別筭經之與綸蓋我對君許日而亦得君之神

普門大師

形軀藏野意精神布羣方爲覓無生旨所以入道場

汪瑤光 僑孫

溫而理和不同因虎鼠爲蛇龍其識子也或謂子能

黃玄龍小品

像贊

五

振春條之采其重子也或謂子有成百寶之功而余
之識子重子也夫何敢阿所好于十二字之中

孫 紹 君承

若擬公作道學公却風流自愛要說公是詞人公的
矩矱咸在真道學不板真詞人不怪既不是七賢一
流又不是二程一派若論節概文章大大步闖入東
坡無礙

戴 澳 斐君

余得初晤玄龍時已四十餘正如中散鳳姿千秋在

自此復誰家壁人倘令乘白羊車入洛陽市定是叔
寶再世而真氣陰映時爲過之則又逼似許叔玄初
謁鮑南海未入懸雷山時矣顧玄龍不朽別有寫照
風華映人當長如十五二十時耳

畢懋康 東郊

久矣夫玄龍之抱瑰琦也不得之于用世而托之于
摘辭世遂以文人目玄龍此玄龍之所以病莫知也
惟玄托騁騷不得以渲染施惟龍宅風雲不得以綸
繳倪玄而龍則爲潛不爲見寓信于屈而寓存于蟄
黃玄龍小品 像贊 五

表

五

黃元龍小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黃奭撰奭字元龍歙縣人是書分醒言一卷偶
載一卷醒言皆讀書時隨筆劄記之文所見頗爲
迂闊偶載則鬼神怪異之事亦多不經

雪菴清史五卷

〔明〕樂純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書林李少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雪菴清史

五卷》提要

雪庵清史序



人生五濁世中心濁則景濁即
供我眼前者皆濁况日用所課
之事無所不濁何時能醒即醒
亦濁故人詫以為世福者祇成

清史序一

得一箇濁福而已不佞甚憫焉
偶得天湖子病中所著清史讀
之清致泠然透入肌骨天下安
得有此奇書管者瞽史翼經腐
史紀載功與天壤不朽今天湖

子偶病成書可呼為病史矣是書也言二浣濁字二濯清中列許多景致披之滌腸玩之洗胃颺二乎可以供可目課可以醒真天壤間一大福纏哉功誠不

清史序

在瞽史腐史下五濁世上何可少此一種左太冲有言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噫茫二世界豈無知音吾知天湖子不必付之山水間矣 勿齋劉祖顏序

雪菴清史叙

夫清品不千古乎哉世蕪哀梨語堪片石則清品貴於是無不家塵談人茶話自江左以來清品之盛無如今日而清品之弊亦無如今日者吾儕常持論此道有寢其皮者有得其骨

清史序

者有遊其神者乃若好事之輩關石築室覓藻魏以來圖書古董以供清玩日拂筆床飲茶竈焚香調霍洗硯淨几或自負賞鑒行家時與友人相戒作世外語但隻眼未具因人齒牙談宗未透拾人餘唾雖看遍青山而

俗情未脫矣是謂寢皮者夫一具傲骨絕不喜接俗人園囿一菴案列內典日惟持齋誦佛臨帖著書然不免鉅釘宗乘附為禪秘撫襲前言掩為己作雖神理未參而氣格已不凡矣是謂得骨惟夫素心之人懷華不艷

清史序

四

澹寂不枯逍遙偃仰泊然自得大地眉端山河瞬眄有晉人清譚宋室名理嵇之懶陶之趣白之詩酒蘇之禪學一徹性宗萬緣都盡其遊清之神乎吾友天湖氏以名家子肩奇問世不為世羈高寄蕭條遊神物外病中

以牋筆為藥劑遊戲三昧而情之所之境之所會或虛言或實言或正言或偏言或濃言或淡言或盡言或不盡之盡或解言或不解之解隨方運斤不可思議要以成其景供課醒福不失清之本色而止庶幾千古之士

清史序

得清之神哉不佞深慨世沈五濁而一二涸跡清流寢處皮骨愈令此道日罄大雅淪亡思得一清品浣之今讀天湖清史有不冷然冰熱腸而除塵慮者乎寡一宇宙人眼如豆是必以不佞之言為左券

皆

萬曆甲寅孟冬之吉潭陽友弟猶龍
以余應虬書於南來閣



清史序

六

清史自序

清史者何天湖子病中所作以寄病語也
寄病語矣而必以清目者何蓋天湖病夫
世之吞火者而欲飲之以冰也史五卷一
曰景一曰供一曰課一曰醒一曰福天湖
子生天湖山下楊花溪中雖未得盡歷五
岳十洲洞天福地溪上有梅花塢紅雨樓

清史自序

雪菴雪洞水竹與屋草玄為亭一曲房一
石室時而游水閣登溪橋入平湖臨寒潭
則見一鑑池邊脩竹茂林瀑布泉際野花
幽鳥源頭植桃千樹堤上栽柳萬株可樂
桑麻深處何有城市山林時而陰則萬家
煙樹雲封古寺時而晴則千峰月色月移
花影每好夜景時或雨來午夜聞溪聲江

天覽雪霽令人心事頓如清風明月切名
富貴一侶秋水芦花故月到中秋何如霜
夜月中簫管何如林端飛雪余常觀海日
風潮歸來舟中涼雨一洒便覺冷然又聞
隔寺木魚音隱隱隔岸款乃聲四莢因憶
讀書松下芰荷風未遠望殘汀落雁近曙
暮鳥巢林聞夕陽蟬噪啼鵲深鶯哀猿啖

清史自序

九

霍與夫葉底之淡黃冷清此時景致
名為第一故列清景于首為一卷天湖子
性好古有古鼎古琴古鏡古劍古硯古墨
名帖名畫書床頭有花箋以寄友有疎鐘
清磬以節和有胆餅筆床鐵如意以供事
性愛香有博山爐以蕪香品性愛茶有茶
鼎茶竈茶餅茶巖以品茶性愛書案頭有

彌陀般若金剛楞嚴圓覺法華清靜黃庭
道德南華離騷太玄陶淵明白香山蘇東
坡集唐詩濟南弇州太函藏書愁書及傳
奇數十卷而已性愛遊禪有佛像念珠木
魚衲衣蒲團禪榻性愛清談有麈尾簪冠
羽扇性愛遊名山有竹枝藥籃斗笠芒鞋
竹輿輕舟欲講黃白則有石屏丹鼎欲詩

清史自序

九

酒則有詩歌酒具欲使令則有得意花知
文僮欲夢華胥則有湘竹簾梅花帳石枕
花裯欲疾出思則有盆花太湖石欲聞人
籟則有紫簫赤簫欲觀物遣興則有白霍
墅廬神駿蹇驢蓋有清景不可無此清供
故列清供于清景之後為二卷天湖子居
山中日所有事則焚香煮茗習靜尋真讀

書著書論文作詩或臨帖作畫或賞鑒摹
古或奉佛則尋僧叅禪說法或作佛事則
翻經懺悔放生戒殺或覓友則鐫篆寄聲
鼓琴圍棋習射投壺清談清歌或採藥煉
丹或釣弋調霍或携妓或修禊乞巧登高
或栽花修竹或聽泉拂石或護蘭尋梅或
愛蓮賞菊或漱流掃花或酌明觀雲皆其

所有事也有此清課方不負彼清供故列
清課于清供之後為三卷天湖子病世之
醉者未醒達、輕言強酒臨事無智妄隨
世緣濫交罵坐矜誇作態發人覆慣譏謔
不開人秘密便蹈襲詩文喜不當喜怒不
當愁憂不當憂懼不當懼無事常帶憂容
所喜唯携俗友詆佛凌僧狎友虐妓心不

知足好奪人愛安臧否人文愛低昂書畫
豈特叙門第好華飾亦且易咒誓好言貧
不唯翻亂書籍亦且借書不還與之交接
則苛礼與之對局則爭道此等人對景何
能有酒佳節必知虛度居無花竹翫無詩
画所必至也詩不會詩飲不善飲不亦宜
乎且也茶無火候間斷妙談日唯肉食是

甘即作旁客亦促穢手可拭器反扇索人
書索食窮價彼以為常方且唾之恣睡之
攪又何恠凡硯之塗花香之摘憐之憫之
提而醒之庶不汚世清景負此清供虛此
清課也故列課後為四卷天湖子生于隆
壯于萬年將半百世值 聖明際此大有
之年以享至清之福則惟尊生聞道課兒

美孫而已然必家庭孝友骨肉無故方可
穠為佳兒佳婦水清玉潤雖然受福之本
在定心厚心厚便能忍耐能知節能不貪
不貪即衣食粗足可也粗足故能官私無
負無負故能嘗得無事無事則可覓一心
友作知己談為竹窓茶話無事則架插萬
軸得讀奇書為文章行胸臆始得遊名山

清史自序

十二

不然何由遇故知而與之澹味小飲開新
釀報花開哉蓋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是景
中送酒儘可穠福即婢僕拙得佳夢何可
易得則暑雨乘涼颼曝背觀古帖暮雪圍
爐獲未見物者亦可與薄醉清睡遠歸病
起同為人生之清福乎故福中多作求福
語列之清醒後為五卷者以醒後方能自

求多福即得福亦能自保也噫人應了許
多清景其福儘大然當景而不醒雖福反
以成其流連佚游之禍人得了許多清供
其福不小然貪著而不醒雖福適以啟殺
身危親之隙人作了許多清課其福非輕
然係恋而不醒雖福反以來玩物喪志之
譏由此言之則清景清供清課必得清醒

清史自序

十三

而始穠福也此天湖子所以列清景清供
清課清醒于清福之首也然書以病成病
以書起又安知天湖子之病非福而天湖
子病福非藥耶語人以病為福人必不信
試語以此書為藥人其將吐去也乎哉書
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此清史之所為
作也

門人洪謨書

雪菴清史目錄

清景一卷

五嶽

十洲

洞天

福地

天湖山

楊花溪

梅花塢

紅雨樓

雪菴

雪洞

水竹居

草玄亭

曲房

石室

水閣

溪橋

平湖

寒潭

一鏡池

瀑布泉

桃源

柳堤

脩竹茂林

野花幽鳥

城市山林

桑麻深處

萬家煙樹

千峯月色

雲封古寺

月移蒼影

午夜溪聲

江天雪霽

夜景

夜雨

清風明月

秋水蘆花

中秋月

霜天月

月中簫管

林端飛雪

海月

風潮

雨雨孤舟

隱隱木魚音

讀書聲

款乃聲

松下風

菱荷風

殘汀落鴈

暮鳥巢林

啼鵲流鶯

哀猿喚鶴

葉底流鶯

夕陽蟬噪

清供二卷

古鼎

古琴

古劍

古鏡

古硯	古墨
名帖	名畫
書床	花牋
疎鐘	清磬
膽餅	筆床
博山爐	鐵如意
香品	茶品
茶鼎	茶竈
茶餅	茶簾
阿彌陀經	般若心經
金剛	楞嚴
圓覺	法華
清靜	黃庭
道德南華	離騷太玄
陶白蘇集	唐詩彙品
濟南兗州太函集	李虎翁藏書焚書

傳奇	佛像
念珠	木魚
衲衣	蒲團
禪榻	麈尾
簪冠	羽扇
竹杖	藥籃
斗室	芒鞋
丹鼎	石屏
詩瓢	酒具
得意花	知文僮
湘竹簟	梅衿帳
石枕	花裯
石盆花	太湖石
紫簫	赤笛
竹輿	輕舟
白鶴	野鹿

神駿	寒羅
清課三卷	
焚香	煮茗
習靜	尋真
讀書	著書
論文	作詩
臨帖	作畫
賞鑒	摹古
覓友	尋僧
奉伏	恭禱
說妙法	作佛事
翻經	懺悔
放生	戒殺
鐫篆	寄殷
鼓琴	圍碁
習射	投壺

清談	清歌
採藥	煉丹
釣弋	調鶴
携妓	脩禩
乞巧	登高
栽花	脩竹
聽泉	拂石
護蘭	尋梅
愛蓮	賞菊
漱流	掃花
酌月	觀雲
清醒四卷	
輕言	強酒
臨事無智	妄隨世緣
濫交	罵座
矜誇	作態

餐人饌	慣識誰
開人秘笈	陷襲詩文
易喜	易怒
易憂	易懼
無事憂容	喜携俗友
詆佛	凌僧
狎友	虐婢
不知足	好華費
好臧否人文	妄低昂書畫
叙門第	好華飾
易咒誓	好言貧
翻亂書籍	借書不還
苛禮	爭通
對景無酒	虛度佳節
居無花竹	扇無詩
文士不能詩	駭客不會飲

茶無火候	間斷妙談
甘肉食	旁客促
穢手拭器	反扇索書
必索愛食	執物窮價
恣唾	攪睡
塗几硯	摘花香
清福五卷	
生聖朝	大有年
尊生	聞道
課兒	弄孫
家庭孝友	骨肉無故
佳兒佳婦	冰清玉潤
宅心厚	能忍耐
知節	不貪
衣食粗足	官私無負
嘗得無事	竹牕茶話

得心友

知己談

架插萬軸

得讀奇書

能文章

行胸臆

名山遊

遇故知

澹味

小飲

開新醪

報花開

景中送酒

對酒當歌

婢僕拙

得佳夢

雪菴清史 目錄

九

暑雨乘涼廳

曝背觀古帖

暮雪圍爐

獲未見物

薄醉

清睡

遠歸

病起

雪菴清史

古閣

天湖樂 純思白父著

勝瞻余應龍父訂

清景

○○五嶽

以余觀于豫身情所撰五嶽真形噫嘻異哉其東嶽泰山羅浮括蒼為佐命蒙山東山為佐理是成興公得道之所也乃云其神姓歲其諱曰

雪菴清史

清景一卷

崇泰山君嘗服青袍戴蒼碧七稱之冠佩通陽太朔之印乘青龍領仙官玉女九萬人以治世界人民官職貴賤死生之事焉其南嶽衡山霍山滿山為儲副天台句曲為佐理是太虛真人得道之所也乃云其神姓崇其諱曰當衡山君嘗服朱光之袍戴九丹日精之冠佩夜光天真之印乘赤龍領仙官玉女三萬人以主世界星象分野水族魚龍之屬焉其中嶽嵩山少室武

當為佐命。太和陸渾為佐理。是冠謙真人得道之所也。乃云其神姓渾。其諱曰興。嵩山君嘗服黃素之袍。戴黃玉太乙之冠。佩神宗陽和之印。乘黃龍。領仙官玉女一十二萬人。以主世界土地山川牛羊食稻之種焉。其西嶽華山地肺女也。為佐命。西城青城峨眉山嶧冢西玄戎山吳山為佐理。是黃虛真人得道之所也。乃云其神姓姜。其諱為坐。華山君身服白素之袍。冠太初九

流之冠。佩開天通真之印。乘白龍。領仙官玉女七萬人。以主世界金銀銅鐵羽翼飛禽之類焉。其北嶽恒山河逢抱犢為佐命。玄隴崆峒陽洛為佐理。是長桑公得道之所也。乃云其神姓晨。其諱曰寧。恒山君嘗服玄流之袍。冠太真冥靈之冠。佩長津悟真之印。乘黑龍。領仙官玉女五萬人。以主江河淮濟四足負荷之物焉。甚至人有東嶽形。神安命延存身長久。入山履川百芝

自聚。人有南嶽形。五溫不加。辟除火光。誅惡。有反還。自傷。人有中嶽形。所向惟利。致財巨億。碩碩尅合。不勞身力。人有西嶽形。消辟五兵。刃不傷。山川名神。尊奉司迎。人有北嶽形。入水却灾。百毒滅伏。役使蛟龍。長享福祿。人有五嶽形。橫天縱地。彌綸四方。見我歡悅。人神攸同。嗚乎異哉。或曰。東嶽在東海中。廣桑山。南嶽在南海中。長離山。西嶽在西海中。麗農山。北嶽在北

海中。廣野山。中嶽崑崙山。在九海中。為天地心。嗚乎又異哉。

十洲

以禿翁四海說。知世人之所見小哉。其云。正西無海也。正北無海也。正南無海也。西北西南以至東北皆無海。則所謂海者。僅正東與東南角一帶耳。而晏倩所紀十洲。又云。玄洲在北海中。瀛洲穆洲祖洲在東海。鳳麟聚窟生洲在西

海中。炎洲在南海中。元洲長洲又在北海中。山何說也。豈列子所謂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中有山。一曰岱輿。二曰方壺。三曰員嶠。四曰瀛洲。五曰蓬萊者耶。則元美所記方壺鍾山。又在北海。扶桑蓬萊沃焦。又在東海。連石在東南。方丈員嶠岱輿。又在北海。鄭都山在九壘之下。此又何說也。倘九洲之外。復有九州。耶。此知世人所見者小也。况四海之外。我况欲睹其

中神。芝瑤。妙丹。砂。仙藥。珍禽。異獸。金堂。玉室。霞編雲笈。此母論下土尸穢之士。不得窮源索流。便親習荒茫。昧一切。亡有即有之。亦神仙之所居。上帝之所理也。世有果能醇白。齋潔。虔既大道。即此玄心。靈骨便是。飯胡麻。歌石髓。雖謂十洲俱在東海。俱在南海。俱在西海。俱在北海。亦在海內。亦在海外。亦在彼中。亦在現前。俱無不可。奚必拘。東西南北之辨。為秦皇。漢武輩。

問津

○○洞天

自瓊都命淺。金鑰道微。常嘆。駕不達。羽人長往。每欲捫。仙山。遇上真。摩紫微。累。陳。汨。吾。和。波。浮丘公。王子晉。何人哉。鳳笙悠。千載無響。即抱向平志者。亦憂其人。豈仙都靈區。隱闕地下。孔穴鉤連。不易披詣乎。則十大洞天。若王屋。委羽。西城。西玄。青城。赤城。羅浮。句曲。林屋。括蒼。瑤

俱現在人世。即吾鄉武夷。為三十六洞天第十五。藩籬閑物也。僅一至焉。陵何異。霍童。霍林。泰山。蓬玄。衡山。朱陵。華山。緱真。恒山。總玄。嵩山。司真。我。不然者。即峨眉。廬山。太妙。廬山。洞虛。詠真。孰非名人之所獲祥。高士之所棲托。况四明之丹山赤水。有劉樊故處。會稽之極玄陽明。有夏禹探書乎。奈何不于方白。德玄。窺太上之現壇。天寶極玄。覓洪崖之所居。而後問傳天師于好。

生上元。探石室仙。傳于天。梓司言也。乃僅于丁
未訪武夷君昇真化玄。雖曰夙心。遂矣。冥骨其
矣。則鬼谷山貴玄司真。華蓋山容城太玉。玉笥
山太秀法樂。皆可遊也。吾將訪葛仙翁于長耀
寶光。于是若太上寶玄。若秀縣長真。若勾漏山
玉闕寶圭之石室井井。若九疑山湘真太虛。若
洞陽山洞陽隱觀。尋吳孟于玄真太元。搜秘史
于大酉妙華。斯為快乎。昔者褚伯玉。沈休文。嘗
居于剡之金庭崇妙。遐哉斯人。而今邈矣。惟是
丹霞之上。麻姑可逢。新仙之中。黃帝可覓。第恐
青田大鶴。葉天師故居無存。大滌玄蓋。天柱親
舊跡斯在。安得越上元之朱鵲太生。謁茅君于
良常方會。過白馬宮光。問桃源故處。登金華洞
元觀。黃初平赤松觀。以極于紫玄洞盟焉。嗚乎
往迹已矣。洞天猶然。岳靈作鎮。仙官廩宅。吾亦
何人。躬能必遍。每以是臨霞永慨。撫膺增嘆。然

願為此約。非謂山靈笑人。欲使異日者尚平有
知。是必責夢。
○○福地
在昔所稱金堂玉室。雲牕霧縠。瑞化瑤艸芝童。
毛女者。寧洞天哉。則七十二福地仙踪名蹟。至
今猶存。說者謂仙真以福地重矣。故若地肺石
磻嶠嶺白溪。海中玉璫。東海青嶼。皆仙境也。即
崆峒山之黃帝迹。郁大伾之子雲居。謝允武當。
七十二洞。岳州君山。青草湖中。廖君出于桂源。
司馬托于靈墟。沃州天姥。劉阮路迷。若耶巫山。
神女出沒。東白清遠。交州安山。蕪朧上界馬嶺。
旌陽斬蛟龜陽洞真壇洞宮。招仙觀靈源。旌陶
山浮貞白。於爛柯見仙基。張道靈顯化龍虎。施
真君寄迹靈應。勤溪白水。金精閣皂。豐城之始
豐。洪州之逍遙。東白鉢池。丹徒論山。毛公壇洞。
庭湖中。劉根宅。包山壇內。九華寶君。唐州桐柏。

平都陰君。綠羅章觀。吊莊周抱憤。懷羅真大面。虎溪方真人修遁。何論都昌元辰。馬蹄王先生洞洞。即如德山善卷。雞籠玉峯。商谷則四皓隱地。陽羨長白。中條則侯仙昇處。壽州霍山。武陵雲山。魏徵上昇則四明山。子晉仙去則緱氏巔。至于文君相如。乃在臨邛。白鶴欲求丹書秘簡。可于少室翠微。又若明州大隱。杭州白麋。大若巖真誥。會真處嶠山。西白天印。雲中金城。僊岩。

○○○天湖山

天湖跨劔州之西北七十里。山高境絕。靈窟所鐘。其下楊花溪。則余廬在焉。從花溪望在屋上。白雲迷封。非晴霽不見山末。余每登瓊山望天湖十二峯。變幻雲際。令人徘徊不忍去。諸峯縈迴環拱。白煙涼草。離離。奇巖怪石。若釜若決。若連華若飛鶴。若俊猊。不可勝紀。西望呂峯。顯氣磅礴。與劔山昂踞。極北之麓。蓮嶽森。立瀑布飛瀉。驚風驟雨。遠而銀臺近而素練。益。

奇觀也。至若白鶴金鳳。跨其東壁。出沒雲端。相為爭勝。南瞰龍湖。溪光一抹。隱隱。山藏古寺。嵐深煙靄。藤樹葱蘢。石橋浮梁如帶。澗石噴沫相戛。作金玉聲。山川之美。使人聽睹不暇。噫。一山旦六十餘里。溪流灣抱。環聚千家中。間蘿蔭村墟。複溪藂瀑。如入畫圖。雖然。此時自花溪仰挹其勝耳。然山中之靈奧。不具論。其最奇有二。一頂一井。頂曰無生。縱橫二百武許。絕無草生。

暑新發于耜。傳佛嘗然。錫于此。井曰佛泉。下通萬丈之劍潭。劍水清濁。井亦如之。此為尤異。余違歲渡。同吉州劉四拙。又拙及洪明之。余自南張仲化往遊。登無生絕頂。青天幾可摩。白雲出足下。俯瞰群峯。如食前之豆。劍水琬琰其下。霏煙曖曖。松濤鼓颼。起雨靄靄。瀟然凌虛之度。如玉宇上遊。即廬山之棲賢。迥不是過。道人汲佛泉酌客。此時跋跣禪榻。與四拙明之。披剝內典。

雪卷清史

清景一卷

十

證無生源。願了然自淨。幾欲祝髮被緇。斯時也。塵心固且絕。無通念亦渡。何在。又何論。寺榮名。北。蝸角不自嚇。以腐鼠耶。不佞山水情深。卅綠福淺。少了向子事。當左手携琴。書右手持蒲團。老此間矣。無生佛泉。實聞此語。

楊溪

自厥祖華八公。馳嵐濤煙嶠之勝。遂結茅於楊花溪之五曲。夾岸皆楊柳桃梅芙蓉蘋蓼之屬。

如繡。平田十里。迴溪九曲。石橋浮梁如帶。萬山環拱。峰島交織。或隱或閃。三五村墟。梅塢竹屋。桑麻蘿落間。犬聲如豹。可以避世如桃源。余嘗散布花溪。側目八景。有天湖霽雪。文筆凌霄。三台環翠。四洞棲雲。古寺晴嵐。梅塢夜月。九曲秋烟。六橋春色。溪上湖山。高懸軼雲蔽日。積雪初晴。萬壑堆玉。獨孤峯照影。銀山一抹。是為天湖霽雪。瓊山峭削。青碧間呈。明霞掩映。如畫如綺。

雪卷清史

清景一卷

十一

矯七冲霄。居然不律。是為文筆凌霄。玉屏列嶂。台峯崔嵬。春景霏微。蒼翠競秀。陰晴顯晦。辰昏含吐。若雲興霞蔚。而山翠欲滴。是為三台環翠。桃天金龜。乃有四洞。奇巖虛窅。浮雲汎空。游曳石壺。變幻萬狀。杳然出岫之無心。令人怡悅。是為四洞栖霞。雲山寺日高。鐘聲出林。深嵐迴合。屠掃室。尋釋子談禪演偈。寧知五濁世界。是為古寺晴嵐。一區花塢。玉樹浮烟。日大崦嵫。孤松

掛月。獨坐危樓。四窗含虛。銀光環花。似空水浸。琉璃。是為梅塢。夜月清溪。漾迴吐納雲霧。紅蓼白蘋。與垂楊綠玉。注瀉波光。溪煙藹上。若聚若散。使人窺深悸亮。識澄練之在目。是為九曲秋煙。石拱板橋。遊人過客。斷續續。截霧橫烟。長堤一望。若溪使之乘槎。而花柳撩人。入我衣袂。是為六橋春色。故春來景物鮮妍。鶯黃鴨綠。浮沉照耀。其水五色。我極幽勝。則襲馨擷奇。踏青

泉漱月。靜夜有聲。子猷山陰。無有異興。此皆落溪山。几窓雲霧。時與景會。樂因奇生。坐吟此間。作詩飲酒。以發息景光。婆娑歲月。然江山是西。齒髮非又可嗟矣。不知天地生吾。有意無。○○梅花塢
天湖子。泡沫塵空。世緣都盡。承先大父片園如掌。曰梅花塢。塢距竹廬五百武。前通玉口之勝。後接龍江之隈。左跨天湖。右挹蓮嶠。塢中巨陂。水匯兩岸。傍山麓。谷口古松夾道。顏曰花溪小隱。開門穿竹。逕入一小橋。垂以欹墮。度橋為半月岡。上下簷簷萬箇。中構小軒。時作竹牕茶話。曰水竹居。隔陂之游。望紅雨樓。八窓玲瓏。丹堊嵌空。如入兜羅世界。樓中無所有。惟茶鐺酒白。筆床禪榻。及圖書佛藏而已。列植檉柳槐梧。梅桃李杏。茶蘚蘋蓩。玉蘭金菊。玫瑰水仙。如屏障。陂之背為大士閣。後鑿一小池。如鑑。夏初白

不出水。與白鶴相映。可臨池。亭前山石瑯瑯交加。玉梅穿過石罅間。正上邪。錯出萬狀。梅開時花飛如雪。乃築雪卷。上左為草玄亭。昔或于此。摹帖草書。折入編籬為園。歷十餘磴而上。為東阜。待月亭在焉。環亭老柏怪松。綠陰籠影。黃鳥獻歌。新月初引。禪房磬聲。蒼響亦自清絕。噫。自經兵燹。存者無幾。先君葺之。不佞更闢之。寔不加丹墻。不加琢一庵一樓。栖息自娛。或韻入

香山吟

精一

高士。開扉而入。作世外語而出。不若棲踵不一見矣。昔白香山自初迨老。凡所止。必愛簣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不佞壯志未酬。敢就花鳥。亦以世碌碌。恐或香山笑人。

紅雨樓

花塢山池中。橫一小島。架樓三楹。春來花落如紅雨。四望景物。皆可模擬。展煙空。漱一抹列嶺。

如施華陽官。碧練帳。少鳥晴旭。瞰映如坐柯棣。國水晶瓶中。晚霞吐天末。排列羅刹女。玉瑪瑙。石萬片。或濃雲漸起。紅黑相半。又若古里國。瑁屏風。遠樓泉聲。其峽穴滋淙。如馬季長。其溜沫湍冷。如華周婦號哭。其穿嶢窮。過兀巖。墜靡靡。入峭窳。如劍門道上。三郎即當。石壁峭立。時雨初霽。夕陽返照。蒼碧欲滴。如唐公主。翡翠橋。其磊塊萬狀。起伏草間。又如王仙子之羊。

香山吟

李將軍之虎。令人登眺之頃。應接不暇。顧幸泉石間。無俗客相撓。偶親王長公與吳峻伯戲言。志則茲樓也。若足終身。峻伯曰。官轍不必中土。即滇蜀閩廣。悉歷飽其山川風物。最後須坐尚書省。押尺一乃告老耳。長公曰。吾念不及此。願得二頃陂。環植花卉竹樹。陂中養魚數千頭。中架高閣三間。其下左室貯書籍及金石古文。右室盡貯美酒。旁一小室具茶。電蘭金。薰膏鮭脯。

瓜菜。閣上一榻兩几。讀書小倦。即呼酒數行。醉輒假息。島傍維兩精艇。客有問奇書。勝味者。以一艇載之來。一艇網魚佐酒。不問朝夕。飲倦則相對隱几。興盡便凌載去。若俗客見境者。雖叫呼竟日。了不酬應。以此終身足矣。峻伯問誰可當俗客。長公曰。坐尚書省。押尺一者。公即是也。衆大噱笑。雖然。余猶念一曲房。一竹榻。一茶竈。一鑪煙。一古琴。一塵尾。一溪雲。一潭月。一庭

花。一林雪。一文僮。一愛妾。迺遙三十年。一芒鞋。一斗笠。一竹杖。一破袖。到處名山。隨緣福地也。不枉了。眼耳鼻舌身意。嚴君平有言。經有五涉。其四。有九進。其八。歎。賴此子矣。

雪庵

蘇子得廢園于東坡之旁。築垣作室。名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作。因繪雪于四壁。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肯或隱几而瞑。

棚上。然若以為真卧于雪中也。天湖子山園。隔池之許。為大士閣。閣後玉樹蒙茸。花落繽紛。亦渡如是。遂構三楹之室。顏曰雪菴。菴前雜列怪石數十輩。蹲踞銜銜。與牕櫺相掩映。花盛時。石賞之。如携世外佳人。冷然欲絕。時有客問曰。蘇子繪雪于堂。天湖子以雪名菴。宜乎。余曰。宜是菴之中。冬宜飛霰。迴風飄逐。如羣鷺翩跹。夜宜明月晶瑩。澄微如瓊臺堆玉。宜煮茗。一甌春雪。

勝醞醺。宜焚香。一炷煖烟。春生室。宜携尊。上東閣。宜入夢。上遠羅浮。宜味詩。上成白雪。至于青實如豆。傾筐壁取。則六花烏有。反不如四壁長存。余惡知繪者非真。香者非幻。香者非真。繪者非幻。乃客則以為愛梅也。噫。之二物又奚辨。而不見六花芬飛。俄消春水。雪以貞梅乎。又不見湘梅。陸離俄落江城。梅以傲雪乎。夫萬物一雪也。天地一菴也。則雪與梅繪與名。余與蘇耳。

也乎哉不耳也乎哉于是次雪堂之歌而客和

○雪洞

暖庭前隙地。沃以餘瀋。雨漬苔生。綠陰兩片。取藤蘿根。瘞牆下。洒魚腥水於牆上。腥至藤蔓翠鮮。駢織。月色盈臨。渾如水府。仍就屋後。即石成基。憑林卷洞。伏暑宴息其中。竹影入簾。蕉陰蔭檻。取蒲團一卧。不知身在水壺。敝室初入。體涼

再入。心冷。深入毛骨。俱寒。一片冰心。如履清涼國土。

○水竹居

月岡之上。皆竹。月岡之下。皆水。歲月浸淫。室圯竹痺。乃為培根。莖菁。闢茲小軒。悶遠幽閒。塵俗不飛。不逾年。脩葺藉蔚。波光潏潏。風則簫簫。玲琅。琤琤。瑋瑋。若宮商停耳。而則鳳尾扶疎。青蔥蒼翠。若環琳寓目。暑就之。見綠陰冉冉。亢陽漸

舞不敢下。秋來芙蓉紅蕊。照瀉清波。上下相接。可蔭座。可祛煩。可憂王歌。可枕流玩。可披襟滌。意留連。景光不覺。竹影與水聲相亂。使人低回。其下懷想古人。昔子猷暫寄便種。子瞻不可居。無二公雅有此癖。不佞何人。亦以然。窓竹屋燈。火青茱萸時于此間。少作茶話。

○草玄亭

亭倚半月岡。望玉屏峯如几案間物。先君賓吾

公嘗著書于此。有玄亭筆乘。每烏啼花落。欣然有會于心。便遣小奴。挈癭樽。酤白酒。酌一釵花。寗盞時。取詩卷快讀一遍。以嚙之。或緩步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隨意弄筆。草書數幅。梅柳五花了。無塵夢。亭後有古松數株。嘗欲效張功甫。懸鐵絙室中。而羈之。松身。月夜與客登臨。飄搖雲表。如挾飛仙。待月亭。即其處。每喜誦休上亭詩曰。休上休。莫上莫。一

局棋。一。日。編。快。活。人。黃。金。難。買。堪。時。

○曲房

古來證道之士多搞居杜門。故能化市廛為淨土。迴苦海為福田。余初不謂然。每徵逐世紛。馳情酣暢。幾至淪落市廛。失足苦海。乃始懺悔。靜作稽書。跳而逃之。雪菴閑閑掩息。無奈剝啄聲頻。遂于菴後。葺竹中築小室一椽。屈曲深邃。四

週竹樹蒙茸。不復人覓。蓋冷然幽絕也。房中茶竈。禪牀。外不過水瓶一器。古硯一硯。管城子數枝。余嘗居此。下棲面壁。作一苦行頭陀。離諸問答。神理自解。幾欲焚筆研。證維摩。誰謂曲房無功。昔唐子西性不耐雜。乃于屋後作軒。人事之所不及。賓客遊遊之所不至。往往獨坐于此。解衣盤礴。含毫賦詩。以寄其適。庶幾千古同調。

○石室

余將置茶園于武夷之曲。然以輕舟採茶其間。適入潭溪。遇麻散朱山人語予曰。僕今者已隱武夷。覓一奇洞不可得。將鑿石為之。予咲曰。所惡于室者。為其鑿也。奇不在石。在居石室者耳。獨不見虎嘯高巖。重負四泉之築。凝翠深洞。詎得見羅之題。惟于幽岩之下。構室三楹。後有清泉。前有曲沼。四週高牆。牆外栽竹。竹外種茶。室中置禪床。茶臼。經卷。琴書。招山家拾茶者三四

凡四山之雲堂石室。何非吾有乎。但須留蒲團。片地。吾將偕冰雪九如。猶龍輩一曲。一卷。結社而老焉。雖然。生我者天。湖息我者武夷。遊我者天下之名山。我者不知何處之福地也。當笑李和尚作塔屋。以老厝。嗟乎。汾陽之宅為寺。馬融之第為園。和尙既已有會。何其不建。隨緣石室。可以娛老。到處黃土。皆可埋人。何必。

屋何必非塔屋何必石室何必非石室

○○○水閣用序

太史溪之南曰魁閣。傍山臨水。風景最勝。壬寅暮春。邑侯龍浦楊公。譙集於斯。謂自子安後。無有為湖山寵藉者。因命不佞序之。式昭樂事云。○史城佳處。景暢達壑。魁閣崔嵬。光昭閭闔。聳霄漢而翻雲霧。望氣色而傍斗牛。斜倚危岑。橫臨巨浸。峰屈指而第五。邑魁首而惟南。飛擁凌虛。雕甍凝翠。象懸極之北。秀毓陰之精。景際文明。時逢上巳。德侯星蒞。詩客雲從。花信流鶯。直汎維舟之浦。春光媚柳。還同載酒之園。恩藏蹟。疑化濡民。躍山中草木。知春閣外。風烟歛霽。丹樓得月。恍如剡水之濱。碧篠樓雲。別似楓江之曲。於焉感慨。遽爾思惟。風景不殊。升沉在目。豫章之絕學。遺脉中天。誦護國之疏言。忠貞賞目。寧陳了齋之遺堯可錄。抑李忠定之過佛尤。

奇。惟是裁之加倍。用能壯焉。藉初披琅函。而緒緒待寶。幄以嶠經。露滿楊溪。玄豹山間。借日月雲飛。輪苑紫龍。天外借風雷。平原曠而遠。山青迴溪幽。而芳草綠。周遭水石孤雲。野鶴之巢。上下江流。詞客遊人之淚。繁華若夢。樂事如漚。兩岸輕鷗。一汀新鷺。鳴榔鼓。鉏耨。殘隔浦之雲。席霧飄烟。濃沫晚峯之色。披重嶽。挹浮屠。散歌咏于碧雲。寄嘯傲于瑤谷。野芳角之孤峭。望鳳崗於翠微。風送碧沙鷗。十里溪流聲。奔。日連飛釣艇。七峯山色。景蒼。輕烟漱洞天。之流。垂柳綠瀟洲之景。雪中畫角。塢上梅開。月裡鳴笳。雲間鴈落。能使西山霽雪。東岳含烟。駕鳳橋以高飛。登鴈塔而遠眺。性天盡。永故山。三月鳥啼。初興國林空。斜照半溪。備飯。溪山川之勝。聚不改新序之風景。何常。純草澤。迂夫。建樞公品。自愧玄之尚白。敢望眼底。垂青。王門之難。吹非。茅。夢。

連觀閣。即落之飛聲無調。羞向楚囚。所賴古
凝神。虛舟應物。追太史之高潔。俯魁閣之洪荒。
勿謂磨蝕宮身。秋水尚藏三尺劍。誰云雕蟲。穢
技錦囊時。檢六韜。書鳴乎大塊。沈辨。人生過客。
洪都已矣。盛會難期。佩楊氏之畏知。存心不惑。
仰樂令之名教。與地有餘。此何人斯。實臨源而
有感。後有作者。想懷古于茲言。詩曰。史溪三月
春光暮。拙外落花等閒度。青山碧樹還相看。對

○溪橋

酒臨江堪作賦。古閣蕭蕭。水上頭。沙城春色滿
江樓。醉來極目中原盡。獨抱風流萬古愁。
花溪之六曲。一石橋如虹。曰龍應。距思如思。齊
開蕭館百武許。春日麥酒初熟。今蒼顏持酒歌
詩。簡棋琴各一具。至橋上。則與山僧對奕。棋聲
水聲。聲聲相應。突熙拾墮樵煮酒。醉來席地鳴
琴。高山流水。還有賞音。已而月出。臨溪四望。意

態縱橫。更呼觴酌月。景妙趣來。輒寫懷數律。置
簡中。歌狂舞起。月落山籠。不謂人世也。噫。不溪
何景。不月何趣。不飲不詩。溪月何為。乞得閑身。
半日遊。正結天地愛。吾作詩飲酒。自是靡月不
橋。靡橋不飲。靡飲不詩。因和東坡斬水詞于亭
云。

○平湖

龍湖距花溪五里許。先君子于西庵之傍。搆草
屋讀書其間。田可種。溪可漁。有舟通江。有驢代
力。日長閒曠。則挾書藉草。橫琴聽泉。春夏之交。
筍蕨方蒼。鵝鴨滿溪。魴魚正美。白酒初熟。與僧
觀泉。既倦。引酌投壺。據古槐樹下。見湖草呈翠。
羣鷺浮涯。常念草長平湖白鷺飛之句。令人幽
賞不淺。

○寒潭

花溪之九曲。隔篁簾。聞水聲如鳴珮環。心

之。芟蕞取道。石門豁訝。下見小潭。深沉莫測。蛟龍隱伏。臨之心驚。因念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蟄。蟄以全其力。將在此乎。君子伎幾智運神思。退必冥息。以全其性。則登涉之趣。亦君子息機也。潛龍哉。近岸春石底。以出如平臺。携榼坐臺上。竹樹環翠。藤蘿搖綴。日光篩影。潭中尺魚百許頭。往來倏忽。似與遊人偕樂。正欲覓句。黃鸝穿織柳中。嚶嚶成韻。堪作詩腸鼓吹。久之。骨

冷。心恬。不復知有武陵。深處。

○○○一鑑池

則有池號一鑑。山泉所匯。晶瑩澄徹。每臨池上。恍遊鑑中。時見蜃氣樓臺。時見金盤浴海。時見銀河倒影。時見蛟騰大壑。種々奇幻。不可殫述。或茂林薈蔚。危榭嵯峨。夭矯斐如。凝煙吐繭。其蜃氣樓臺者耶。或嬋娟皎潔。涵虛抱影。其銀河素魄搖漾。其金盤浴海者耶。或同雲飛霰。林

岫浩然。王飛捷落佳氣芬冽。其銀河倒影者。或湖山過雨。淋漓濕翠。長虹亘天。烘雲映日。蛟龍大壑者耶。臨波四望。意態縱橫。何羨習龍。高陽徒資。酣暢噫。霍光聯蓮。五色羅列。驚奇。公破却千家荆棘。蓄薇余無此願。所志不存。

○○○瀑布泉

余登廬山。香爐橫蹙。九江却轉。瀑布天落。半出銀河。爭流南望。斷欲笑蓉。疎特飛泉注。屬如二

幅綃。騰虹奔電。激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也。名跡不再。則吾欲高視人寰。覓此曠觀了不可得。嘗跨蹇躪入前村。望有丈瀑。石崗連壁。一派湍泉。直注山下。其噴也。珠其瀉也。練其響也。琴令人臨流永慨。入耳增噪。因刻苔讀先大父璣山公所題。山際岩峩。四望懸銀。臺飛洒。王山巔。畫間忽見星河落。晴際何來霜雪連。石壁長鳴。巫峽雨。珠簾半掛。武陵川。停盃一嘆。巖煙白。匹練

吳門此地傳。稱之源。可洗。二十五。前塵。土。脂。胃。

○ ○ 桃源

若稽祖龍吞七雄。抗豪俊。煎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散為寒灰。思歎凌雲氣。求神仙。登封泰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典。情皆結。皓不。得。不。避。山。暮。連。不。得。不。踰。海。自是有避世桃源。武陵遺跡。花蕨仙溪。水引。漁。

者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令千載下。問津無路。故太白有夾岸桃花。錦浪生。退之有種桃到處。惟開花。川原遠近。蒸紅霞。子瞻有戲將桃。挾果紅泥。石間散。柳如風。雨坐。令空山作錦繡。倚天照海光無數。恨九還未轉。白鶴來。遲。使素人着鞭。先往桃源之水。有負風願。

○ ○ 柳堤

花柳掠人顰黃鴨。綠依。一。望。滿。酒。長。堤。若。截。

霧橫烟。散風陣雨。愛其分綠影紅。終自牽愁。惹恨。風。流。意。態。盡。入。貯。中。春。色。蕭。瑟。授。我。衣。袂。間。矣。三。眠。舞。足。雪。浪。翻。飛。上。下。隨。風。沾。泥。逐。水。綠。繞。歌。樓。飄。撲。僧。舍。豈。特。可。入。詩。料。要。知。色。身。幻。景。是。即。風。中。柳。絮。豪。舉。雖。尊。當。為。高。唱。渭。城。朝。雨。

○ ○ 脩竹茂林

紉。潭。之。南。巖。曰。天。花。密。竹。映。雲。長。林。蔽。日。淺。翠。嬌。青。籠。烟。惹。濕。上。入。紫。泉。構。數。椽。其。間。以。竹。樹。為。籬。不。漫。葺。垣。中。有。一。泓。洑。水。其。清。可。漱。齒。曲。可以。流。觴。而。浮。翠。可以。玩。目。余。偕。黃。鶴。臯。王。梅。泉。訪。之。紫。泉。曰。吾。日。三。竿。而。起。今。頭。陀。焚。香。放。鶴。拂。筆。床。吹。茶。竈。烹。茗。一。啜。微。步。林。中。坐。石。長。嘯。泉。聲。漚。上。相。答。或。山。窓。下。吾。開。卷。而。驕。陽。穿。篠。則。簷。簷。之。影。若。人。而。青。蔥。者。可。彈。琴。而。薰。風。微。來。則。松。雪。之。韻。若。鼓。而。琮。琤。者。吾。放。歌。而。擊。

馮于脩篁鳳尾之間。使之嘹唳物外。爽入精魄。吾寄目而馳。披蓓蓓之狀。使人神跡意閒。消繁飛動。至于花辰月夕。雪夜風朝。吾不能忘。林竹以為友。又不欲效張牧之。蔽竹窺客。或韻人高士。便呼舫載之。把臂入林。而吾醺足于泉。筍足于竹。蔬果足于園。談禪說偈。跌跏木榻。足于竹之蔭。而客未嘗不怡情飲。得意吟。又何羨乎白蓮之社。虎溪之圃。梅泉拊掌曰。上人其極竹林之致哉。於是鶴阜記之。而不佞為之圖。

○野花幽鳥

先大父瓊山公。篤嗜山水。嘗跨驢入龍慈山。莊環以藜竹。引泉繞舍。枯農人居之。見野花芳翠。幽鳥鳴春。輒登眺歌咏。溫月忘返。時抱焦桐。向松陰石上。一撫蕭然。遠望花村茅屋。傍午鳴雞。伐木下丁。樵歌相答。經丘尋壑。不知身入畫圖。小舟往來溪上。夏月繁柳陰中。卧吹長笛。冬則

載酒尋梅。方山下。意豁如也。嘗有詩云。家在楊花先曲溪。看山隨處杖青藜。無端古寺提壺落。幾度空山謝豹啼。半世浮生真夢蝶。百年究竟是醯雞。松醪飲罷。無事一簪。扁舟繫日。西風致故有悠然。

○城市山林

蘇溪英于沙城西山之曲。構小有山房。入園窺宛幽徑。綠玉萬竿。中匯澗水為曲池。環池竹樹雲石。折而西為伴鶴齋。心頭明窓淨几。羅列圖書琴樽。有娛而已。其後平岡逶迤。古松鱗麓。松下皆崖。叢雜木。為蘿駢織。亭榭翼然。望七峯拱翠如疊。十里平流如帶。其四旁奇勝。杖屨可經。蒼森有瀟洲繡谷。更有洞天漱派。秋有西山月。冬有呂峯雪。余時居伴鶴齋。見二鶴矯翥軒翔。命取魚飼之。遂喙。依入夜半。鶴唳清遠。恍如宿花塢。聞哀猿啼嘯。嘹唳警霜。初不辨其為城。

市為山林也。今年過其處小飲半酣。群兒以絲竹次第而至。歌罷。演黃梁夢。記數齣。直令人悲歎絕人。快哉。狂酒竟。香銷。歌吹雜作。恍惚疑夢。便覺城市味多。山林氣少。

○桑麻深處

洋尾離花溪東北五里而近。余族分派于此。始祖宋丞相公褒公及諫議大夫師淑公兩祠在焉。祠前後皆樹以桑麻。蓋有藝績艱難之思云。

西華清史

清景二卷

卷二

每春闈近。真見祠宇。稍記惻然動念。昔洞明謂同源分派。人易世疎。慨然寤嘆。念茲厥初。若蘇亦云。服始手袂。而至於終。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慶不吊。喜不慶。慶不吊。則塗人也。吾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今洋尾之派。與吾鄉邑中之派。及大田渡頭馬舖葉龕之派。分自宋末。世遠情疎。不有祠墓。幾作塗人。以故

二公之祠。惟千孫科第崇顯者新之。餘皆不甚欣感。陳也。今有叔祖小洲公脩葺之後。又渡類璋。豈無破天網者出。是日散步南岡。見郊外田疇。風搖碧浪。雨過綠雲。倉庚鳴梭于柳外。布穀喚雨于桑間。村上撾鼓賽神。家上縑車煮蠶。因思王謝詩云。已聞隣里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著之句。羅綺遍身。可不念此幸若。

○萬家煙樹

西華清史

清景二卷

卷二

劍城南玄妙觀之後。層崖石磴。數仞而上。為玉皇閣。飛軒憑虛。松門積翠。凌擁九峯。前交二水。若天開圖畫然。丙午暮春。友人張台衡相招。偕吳泉波黃悅。吾蔡蘭居朱子瑜携慕。先往時正江雲春樹。煦日熹融。一至閣上。雄雉春陽。鳩呼朝雨。半局殘棋。昏明易色。雷電交作。四楚蒙霧。如液。晴風吹雨。煙霽冥濛。此時胸中絕無天青日朗境界。吾其風波之民與。頃之懸景少聞。不

舉出角見。一抹萬家煙橫樹色。指遠青而染黛者。問之。則曰某樓某閣。某寺某觀。而烟籠其上。其有遠白而曳練者。問之。則曰某園某渚。某沼某洲。而烟橫其下矣。翠樹欲沉。淺深間布。心目競觀。神情爽豁。起視章閣返照。而珠顆上。心甚樂之。夫數之數。刻而陰晴頓易。乃知人情反覆。世態陰夷。何以異。是可憐重。日。紛息于雷雨之下。

○○○千峯月色

寓七峯齋頭。月夜荷香。林伯珪伯玉携歌兒玉容佐飲。竹肉遙陳。玄言霏屑。興故不淺。頃聞塔寺禪誦聲甚肅。伯玉往聽之。余亦出戶見萬里澄空。千峯開霽。遂與伯玉登青雲樓。爾時山色如黛。風氣如秋。濃陰如幙。烟如縷。笛響如鶴唳。經颺如唱。明聲伯玉溫言如春絮。冷語如寒水。此景不應虛擲。伯玉曰。不應虛擲。當作何

觀。忽玉容至。索詩勉應之。而伯珪渡令携稿。來大呼曰。紅粉筆中。得兄點綴數言。遂稱不朽矣。今年與劉四拙。又拙。夜酌樓中。追話前事。宛如夢境。又拙曰。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但恐雲樓傳舍。使後人渡念後人耳。言之默然。前萬曆戊申之中秋。後甲寅之孟夏。

○○○雲封古寺

南來古寺。乃猶龍尊人泗泉公築。以奉沉齋大士者。大士自海南來。余為名其寺曰南來海。思大士周王瑕時。以聞思修入三摩地。大慈大悲。證果如來。退處菩薩之名。愿以音度。闡浮衆生。爾復顯靈海南。丙午夏。瓊黎采礦者掘大潭。得沉香大合抱。長八尺餘。闕賈鬻以百金。刻大士像。如天靈寺毘盧式。像成莊嚴。疎人敬畏。非直海以南。惟一寶。天以下。無雙瓊之善男。女禮拜者。遠佛足。不忍去。於是郡人謀祝之。賈懼以聞。

寺。使者及司理皆闕入。遂得直。遣報泗泉公。公舉家齋沐焚香。愿奉大士至。當築兜羅寶閣貯之。乃以丁未二月初。自海南航海渡三山峽。倏怪巖崩濤雷電交作。海天蒙幕如夜。舟人驚狂。見海霧中火光如焰。久之乃息。豈聖相光臨神龍朝護耶。一日祥光一道。閃在天半。霞鷁雲爛若華蓋。五月抵劍州。波濤人立。舟子見巨鱗如金色亦奇矣。以六月初八入書林仙亭中。

雪菴清史

清景一卷

卅六

亭亦公築奉佛處。乃重岡之上。有奇石井泉。怪松老柏三峯。峙其前。白塔護其後。左通環溪之流。右踞崢嶸山之勝。遂于亭後築寺一座。凡禪堂香積。畫棟雕梁。寶幢華蓋。盤結工巧。真一靈隱道場哉。雖然。大士自迦毗成道。補陀顯化。有真身。有化身。乃有像身。如蓮華所載。華嚴甘露七寶林中。光藏法王。白衣自在。慈悲靈感。西來大聖。清淨寶海。天香妙香。廣月宮中。藏主敬信。晶

日八難。西天洋海。清淨摩立。清涼寶海。廣慶惠德。華嚴海衆。吉祥林中。海月僧伽。寶陀大悲。十九度生。隨時立號。名為真身。不以香刻為存。亡如佛菩薩。碑支梵王。帝釋天身。天大將軍。毘沙門。小主身。長者居士。宰身。婆羅門。比丘。比丘。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迦。等凡三十二變。隨物現形。名為化身。不以香刻為真。似猶龍曰。像身。得

雪菴清史

清景一卷

卅七

非幻與曰。不然。大士心珠朗徹。破暗滅冥。能通三界。為一界。聲響悉聞。合億身為一身。爬搔必切。若非真身。安能顯化。故無真身。無化身。無幻身。譬如月止一輪。潭上皆月。香無二性。鼎上皆香。沉香之刻。正真化傳神。故諸像教。尊翁此舉。豈不功德無量。但吾輩各具佛性。能作是觀。耳亦能見。目亦能聞。異日天氣深濛。相與往扣禪關。雲橫谷口。一知寺在何處。噫。嘻。異哉。

○月移花影

偶於待月亭讀阿彌陀經疏鈔。哺酌白酒數盃。
夢入舍衛國。欄楯玲瓏。金沙布地。週遭有七寶
池。維以鸚鵡孔雀。飛舞蹁躚之狀。能出妙音。余
遂稽首瞿曇。起與舍利弗。大阿羅漢演偈。余謂
迷塵鎖月。苦海無津。頑不知作何慈悲。能醒此
塵迷。渡此苦海。羅漢曰。世自不塵。上自不了。海
自不苦。上自無邊。旁一開士。叱上云。不了是世。
無邊是海。瞿然覺來。玉梅暗香。新月沁人。開窓
視之。花影璀璨。入我床頭。因笑。世何膏塵。海何
常苦。

○○午疲溪聲

溪源洞在劍州之西北。山廻水曲。傾崖逗捍。其
中峭壁巉巖。隱天蔽日。水流交衝。崩濤轟怒。溪
雲澗氣。往來常若霧露沾人。石崖臨危。窺深悸
魄。轉一灣。則見山窮水絕。如是者九。乃抵洞口。

巨石陡立。如猛獸奔兇。森然欲搏人。稍折為凌
虛橋。上下石當中流。吸喋相倚。空中多竅。與風
水相吞吐。嘈呖鐘鎧之聲。時與鐘磬答響。渡橋
茂林石徑。青木垂蘿之處。院據其上游。昔友人
李天根王舍美兒子。與先登院。余偕逸軒上人
坐橋上。聽水聲。因念蘇公。但向空山石壁下。受
此有聲無用之清流。不須寫入薰風絃。縱有此
聲無此耳。我輩豈無耳哉。道人逐余入。見疊壁

層巒。後溪深。迴合如雲。獨左掉一奇巖。四
風冠可千仞。歎。道人止之。飯已。而舍美昂兒
從上殿來。誇勝不已。道人曰。此間此兒。奇勝風
冠耳。遂扳援而上。踵趾相錯。舍美益賈勇相翼。
真如鶴舉。云登一步。想一步。最險處。有鳥引猿
扶。壽哉。鑿劍城在膝下。二水蜿蜒如帶。冠上石
滑膩。各題數味。下臨無底。水聲震撼。立之心冰。
不數久。散是。度月出林稍。溪聲聒耳。不忍就寢。

因各咏詩

○○○江天雪霽

癸卯仲冬入秣陵。舟次湖口。玉花攪空。林岫皓然。予與友人喜之。徙倚航牕下。沽酒分韻。夜來
渥雲駁盡。月影懸鉤。雪光射人如銀界。明辰開
霽。林泉爽美。江空漠漠。風度銀梭。遐眺湖天。晴
山四白。碧流一色。若另在一世界者。遂捨舟登
岸。見群峯積玉。片野鋪銀。雲天浩渺。樹樾蕭蕭。

鐘落村莊。影寒玉瓦。披拂過客。遊人車漸滿。帶
前村樵歌。凍絮漁釣。冰葦松寺。磬聲隱隱。清絕
此時。萬里如洗。涵虛朗徹。如入鏡中。覺我五臟
出濯。肌膚寒沁。史身周目。若獲官玉。宇上遊而
不知此身之在塵世也。歸來鼓棹。還疑夢中。預
新倚樓。宛若空外。呼童取雪烹茶。圍理前韻。還
此雅懷。客非韻士之傳。與真其嘿矣。

○○○夜景

王摩詰夜登華子岡。輞水漣漣。與月上下。寒山
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
渡。與疎鐘相聞。此時獨坐。僮僕嘿然。蘇子瞻元
豐二年中秋後一日。天雨。閉霽。林間月出。可數
毫髮。遂同參寥出。雷峯度南屏。上風篁嶺。自晉
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
燈火隱顯。草木深密。流水止微。悉鳴。殆非人間
之境。余喜夜遊。最愛其靜。獨為幽絕。海月夜同盡。

子叔祖挈小舟渡城頭。款乃竊發。溪聲蒼響。泊
舟酌石頭。聽之久之。霧下正欲返浦。溪于有吟
咏來者。叔祖曰。月夜行吟。可呼惜飲。起視。四向
無人。頃之。剝啄數步。隱上云。黯淡悲風入急灘。
長年不見釵口餐。只令一片無情月。獨照孤兒
夜。寒抱舟。渡之。惟有空江。翠滴為之。骨髮冷
然。

○○○夜雨

余嘗客于三元。醺雲寓。雲情發。龍石。礎。沈。滋。狂。
鷗。忽。捲。珠。兩。琳。瑯。黃。昏。孤。燈。明。滅。山。房。清。曠。榜。
願。解。寐。意。自。悠。然。夜。半。松。傳。驚。颺。蕉。園。鳴。琅。窸。
欣。之。聲。疎。密。間。發。心。樂。之。既。而。叫。號。聲。發。于。溪。
上。哀。顛。不。已。問。而。知。為。航。木。絕。纜。求。援。者。與。崩。
垣。敗。屋。鳥。喧。猿。嘯。聲。嘈。雜。相。應。倏。爾。愁。生。吟。嘯。
展。轉。不。能。成。寐。此。樂。中。愁。愁。中。樂。悵。上。交。集。意。
不。克。禁。遂。吟。數。律。以。寫。幽。懷。云。急。雨。送。黃。昏。樓。

悽。欲。斷。竟。虛。舟。隨。漲。水。宿。鳥。駭。荒。園。窓。濕。風。聲。
斷。燈。殘。詩。思。煩。冷。然。發。深。省。北。嶺。渡。哀。猿。別。作。
還。鄉。夢。愁。來。覺。費。情。床。頭。琴。是。水。筆。底。緒。如。旌。
人。為。傷。春。老。才。因。涉。世。名。不。堪。花。葉。滴。復。令。客。
心。驚。如。絲。夜。未。休。蕉。葉。鼓。颺。上。空。翠。幽。檀。清。
霜。古。瓦。派。潮。聲。來。枕。上。花。信。渡。樓。頭。明。日。陰。晴。
石。浮。生。一。海。鷗。山。房。入。夜。關。趺。坐。一。蒲。團。客。夢。
三。春。度。溪。聲。六。月。寒。寓。深。雲。自。曠。兩。驟。水。皆。灘。

愁樂皆迷妄。禪心竊上看。

○清風明月

秋氣漸肅。時坐紅雨樓中。望池上芙蓉爛開。與
萬竿綠玉。映影倩波間。以蟬聲悽咽。意不自禁。
正握筆賦懷人。適明之偕爾中佳至。意遂豁然。
亟呼童細魚開醖。飲至月來。松際風動。微波飄。
飄。乎若泛。槎渡月。然因念東坡江山風月本無。
常主閒者便是主人。今夕何夕。得領風月未審。

○秋水蘆花

明朝可開。漫作主人否。昔謝謫入室許清風。對
飲惟明月。雖有雅度。不無褊乘。何如曇秀鵝城。
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雖然青蓮乃謂不用。
一錢買。坡公亦謂取無窮用不竭。何哉。竟夫料。
所少人知者。蓋此等清景。一歲中不可多得。已。
矣。而戎常累。痛苦難。欲常賞其將能乎。是夜風。
清。月朗。與明之。爾中作詩飲酒。為風月主人。

憶昔浪跡武夷之濱。被初持鉢。作髮僧行徑。以
雞盟當檀越。以枯管當笏杖。以鉢顆當祇園。以
巖雲野鶴當伴侶。以背錦奚奴當竹脚頭陀。往
探六六奇峯。三三曲水。每至一奇一曲。輒引滿
狂呼。扣舷罵臆仙。七乎若。遲暢亭。若于雲中。憑
虛御風。脫驪入窠耳。凌過考亭講學故址。堂構
事新。令人有仰止之思。獨玉蟾仙翁一庵。圯壞
低回久之。是日宿虎嘯岩。覩麗空和尚月色如
畫。夜半鐘磬之聲。冷然襲人。余起。跏坐。呼麗空
證無生訣。不免泥絮天花。反不如。城阜一沙彌。
稍得諦辭。夫武夷支提。為吾閩勝地。仙區佛隕。
悉為饒兒俗。兩兩踞成一穢場。大可慨惜。至天
游折笋諸峯。又為魏綺駟踰題咏。壁間都可抹。
殺。獨有晉安諸君子。數律差可為溪山吐氣耳。
雖然。山好無窮。脚力有限。惟余耽勝。雖攀蘿躋
磴。窮極幽奇。然紀遊篇什。愧非鴻筆。何以仰荅

山靈。秋風解纜。極目葦蘆。白露橫江。情景凄絕。
俄渡孤鴈驚飛。秋色遠近。風蓬。而雨瀝。耳
酒。而心于。泊舟。聽沽酒呼盧。使我把真
機。究竟一切。蠅頭。鰓角。都是秋水蘆花。
○中秋月
月可說。月古也。謝之賦。鮑之詩。眺之庭亮之
樓。皆託也。噫。月之為觀。冬則繁霜。侵人人不便。
月夏則蒸雲。蔽月月不便。人是皆言乎。既維秋
之為氣也。後夏先冬。天涼風氣肅。月之次八也。
季始孟終。既滿。兔兒肥。况大空纖翳不生。白月
朗然。獨出。飄。桂華之浮香。冷。素娥之款下。
是夜也。或貴客尊官。侯鯖珍異。鉅儒鴻士。轄日
豆雲。談天雕龍。咳唾珠玉。或騷人墨客。五陵俠
少。探丸蹴鞠。醉踴俠邪。迴野媚家。冰連卜夜。或
衛玠英姿。王褒俊才。連鑊分席。把臂結交。高標
遠韻。王瑱黃流。又或貴倨王孫。旂旌校士。倚醉

吳姬微歌楚曲。間有芳閨佳冶。婉孌多姿。把杯
觸懷。望月長嘆。而席門窮巷。亦欣玉焚桂。橫睨
酒樓。浩歌燕市。莫不睹景開懷。于金買笑。何但
李謫仙之問。歐陽詹之序。

○○霜月

逕與蔡龍皋讀書性天峯頂。抱影寒窓。霜夜不
寐。徘徊松竹下。四山月白。霜墮冰柯。相與咏李
白靜夜思。便覺冷然。頃之寒風稍冽。予欲就寢。

而龍皋渡強予坐蒲團。漫松端看月。因呼康絕
卿。吳仲度偕坐。移時。絕卿不耐深語。遂卧。余三
人徙倚庭中。漫數點志。仲度言汗血騰空。絕迹
千里。入警秘史。出擁吳姬。一坐書省。畢志歸田。
賴彼絲竹。娛以桑榆。得了是願。足賞心。龍皋
曰。吾之志則不然。半職何嫌。尊偕何羨。形骸或
枯。微言不絕了。此處東城眉壽跡。一悟無生。歸
彼樂國。課金煎藥。所志不在昔。已夜中。穩永生

濕。余嘆曰。霜颺入軒。燈竟未滅。金馬西方。了不
可。所頭陀解事。煮茗佐談。竟此夜樂。吾志畢矣。
三人嘆劇。頭陀躍起。煮茗焚香。攬衣默坐。啟扉
而視。霜月灼灼。

○月中簫管

昔子瞻在徐州。同王子孟子。敏張師厚。月夜飲
酒杏花下。時二王方年少。善吹洞簫。明年子瞻
謫黃州。對月獨飲。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

月。醉歌達清夜。今日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
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風景不常如此。余少時
館劍州學圃山房。與黃鶴皋官龍池王梅泉。飲
至夜分。月色如銀。忽聞梅山寺簫管數聲。遂步
訪黃見庭。見庭亦未寢。煮茗聽簫。亦自幽暢。今
諸君皆化為異物。後過學圃。黃鎮南出鶴皋詩
稿索序。追念曠昔。不覺惘惘。鎮南鶴皋子有父

○○林雪

香雪飛玉凍合銅瓶。雪菴之四山皆林。四林皆雪。登樓眺望。見絮起風中。千峯堆玉。鴉翻城角。萬壑鋪銀。無樹飄花。片上繪子瞻之壁。不粧散粉。點上松原。憲之羹。初而飛霰入林。俄聽疎上還密。上既乃迴風折竹。驚看正上凌邪。上屋張融之舟。游情訪戴。塵范史之醜。礪志卧袁。誰令映來。虛室生白。而使子卿噉着。皎日增光。

喜坐春風中。紅爐一點。愧察秋毫末。見明曰消。黨姬故解烹茶。敲石無火。玉即即思披覽。質典多鶴。織兩鬢之絲。文成雲錦。飛霞體之紫。玉蔽長空。使我羶衣生寒。冷眼頓快。因念范寬居山。雖雪月之際。必徘徊凝覽。以發奇思。每好畫眉。雪出雲之勢。俄而友人相覓。亟呼松醪飲之。擁爐煨芋欣然。一飽。隨作雪景一幅。以寄僧賞。

○○○海日

鼓山離會城五十里而近。帶江襟海。高如日觀。丁酉秋同蔡龍臯徐興公李天根造遊。五鼓起視。海日將昇。蒸霧氤氲。金霞閃映。隱上紅光漸熒。倏忽間如血蕩盆。變幻百出。洪濤奔湃。疑天欲流。頃而金輪浴海。火鏡亘天。丹焰流光。炫眸奪目。斯時啟明在東。晶丸燦爛。衆星明沒。不敢為顏。回就臥所。樹喧宿鳥。大地雲開。下瞰會城。環堵百雉矣。杯水長江矣。咫尺千頃矣。蟻垤層臺矣。蜂巢萬竈矣。雖往來曠曠。紛藉則蒼赤。紫上矣。頓覺有滄桑異代之感。因為之賦。其辭曰。天胡令陽侯而上昇乎。恆東溟之洪茫。孰令浴濛汜而改色乎。鬱峙嶢于上方。胡為巖大圓之元精。作寒暑與晦明。迴龜鳥千兩。至棲悲谷以成暝。跳穹窿以高步。涉浩蕩而下征。吁嗟哉。日體圓徑千里。若城堅金。若流速矢。土石通之必焚。龍魚近之皆靡。何海水之相盪而不訾。迄

沸渭以四起。凌鏢薄激。如費巨鑊。銳不可探。呀
鳥若天地之有齟齬。當夫初昇。漏光進射。晶瑩
正燥。前摧後湧。劃礫鏖齟。沫飛電以驚急。捲海
濤而迭嶂。故其所以中天者。掃八紘之鴻洞。耀
震旦之閭閻。蕤朗照于遐區。皎太空之璀璨。迨
夫祝融正駕。中黃橫轡。暎赤羽而金流。射炎精
而丹熾。蒼騎栖綵於喬柯。雄霓紛飛於碣石。時
海國之東隅。矗浮屠於南霸。以故馮夷擊鼓。靈
蜃扇奇。若樓閣繽紛。填城溢郭。跨五虎之嵯峨。
孰不跳搏而岸炭。及其漸沒也。閭閻瀟漫。谷呀
獻斷。逆岑倒影。馬江騰沸。試躡級而盱眙。極凝
霞之餘夕。飛沫電以急奔。下長坂而揮霍。陽精
西流。火輪轉轂。人或越月而逾時。曷勝朝吁而
暮息。扼扶桑之剩輝。覽羲轡之漸鏘。使參父逐
之不得。陽公揮之無及。恨不挂青蓮之長繩。繫
西飛之白日。

○○風潮
秋日渡馬江。過金剛腿。石尤陡作。辰潮浪翻。舟
子揚帆。逆而走。友人色動。即出鎮風蓋。厲檣桅
有聲。欲拆舟師乃却帆。蟻變峙中。兩隨作。飛入
蓬窓。衣簾盡濕。前望烟霧四蔽。諸島一滅。白浪
洶湧。反若雪山。余大詫其奇。亟呼酒嚙之。望餘
艤四五。從浪中來。大者如鳧。小者如葉。皆傾欹
側。漂不溺。如綫少焉。潮退。風亦隨息。友人寃潮
之義。在山海經。則謂海嶽出入。在浮屠書。則謂
神龍變化。在莊謂濺尾間。在列謂入虛室。淮南
謂沃之焦石。海嶠志謂水隨月盈虧。高麗經謂
潮為天地至信。海賈謂潮生東南。賈氏記謂潮
虛于午。燕公謂潮生于子。王充論衡謂水為天
地血脉。余安道謂月之所臨。則水往從。盧肇
賦謂水激日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是皆有
妄誕析衷。然余之所信者理而已。夫地之

天之有日月。日月經天。而水行地。宜其水之不相及也。故邵子曰。海潮者。天地之一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然而海水潮汐之候。每應月之所臨。月近則潮小。月遠則潮大。氣升地沉。則水溢而生潮。氣縮地浮。則水退而為汐。故月臨卯酉。則潮長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于南北。蓋自朔以往之晝。月行速漸東。而至于漸速。潮亦應之以遲于夜。迭差而入于晝。自望以往之

疾。月行速漸西。而至于漸遲。潮亦應之以遲于晝。漸差而入于夜。朔望前後。日月交感。其精魄倍于他時。故潮于朔望之前後。亦倍于他時。春夏之際。陽氣散為萬物之腴。故差小。秋冬之間。陰氣聚歸四海之腴。故差大。子之前日下而陰滋。故鑠于水而不甚振。則晝微。子之後日上而陽隨。故逼為潮而莫肯棄。則夜大。若夫秋中而陰壯。亦猶春半而陽肥。故八月群陰既盛。水勢

自漫。此所以生于中秋為尤大。意余所信者。理論其理如此而已。彼夫客成叩玄陰陽已測。周旦致啟。周解作則。裨竈窮象。子雲推幽。張衡鑄儀。淳風定式。孰不窮海運。稽日域。乃盧肇按渾天以作賦。合周易以畫圖。吾安知激日之說。非山海經諸子之見云。語未竟。晚潮渡作。遂枕藉舟中。以聽夫風潮之鼓颶。

○涼雨洒孤舟

天湖濛濛皆大溪。間有佳山水。如玉口龍湖。高砂山市。石墨叢林。漁溪晒網。楊口歸航。龍江渡月。皆足極人登眺。秋來溪上。晚花含翠。鷗鷺驚呼。古木帶煙。孤峯濃抹。遠望浮屠隱。天外溪頭款。乃與樵歌牧笛。不絕如縷。遂棹小舸出。玉口泛漁溪。沽酒聽漁。詩興勃發。忽過一番涼雨。疎々密々。大是快人。陳履吉謂涼雨洒孤舟。此景尋詩。多有佳句。蓋深賞其況也。既而長林倒

照清風徐來。感而按之。不覺悲大塊之流弊。眇
吾生於一粟。矧風塵落魄。岐路多舛。群溺迷津。
孰超覺海。大都天地為廬。借我一宿。淺水菰葦。
之澣。不知誰是主人。

○隱隱木魚音

余嘗乘一小舟。置詩卷茶竈酒脯其中。隨意所
到。或探奇覽勝。負友尋僧。每經月餘而返。一日
舟過潭雲宿樂九如澹齋。上頭花續紛謝。錯列

旃檀古木。綠陰盤鬱。時作麼尼。杳捷聲。檀子
從風客。至長疑雨也。澹齋之左為金粟菴。磬韻
悠然。直入書幌。既而袖手翻經。隱隱木魚音。和
摩訶微天杪。爾時雲封戶外。月映千山。因與九
如尋澹然佳趣。嗟乎澹空體也。惟澹自無教。自
明志自不厭。非釋子所謂一切五蘊皆空者哉。
空體即澹體。得吾澹體何濃。非澹失吾澹體何
澹。非濃了得此觀。庶可目聽。魚音耳。看月色耳。

見目聞總歸。寂滅九如合下。即了肯丁未孟冬
也。

○○讀書聲

倪文節公云。松聲澗聲。山禽聲。疲蟲聲。鶴聲。琴
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灑窓聲。煎茶聲。皆聲
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為最。雖然。世寧無勤于
聲者。雖讀猶弗讀也。又寧無寂于聲者。雖弗讀
猶讀也。不佞性既畏人。人亦見畏。山房之間。杜

門却掃。人事都盡。良宵燕坐。篝燈煮茗。陳編展
誦。聲出金石。既而宿鳥歸巢。疎鐘遠度。簾際香
銷。松梢月上。竹風一陣。飄來茶竈清煙。鳥語數
聲。和此書窓朗誦。直令心骨俱冷。體氣欲憊。第
心眼不快。膽力微豪。天不幸生。愧彼李禿。則誰
如去。象以存。意去意以存。神。

○○款乃聲

秋高風急。雲烟慘黛。乘扁舟渡。蘆花淺水。看山

泉澎湃。林樹飄丹。不覺臨流擊楫。懷古浩歌聲。
騰萬頃之波。響遏千山之色。停舟江滸。晚景欲
夕。長林返照。水綠山青。忽聽數。乃數聲。和鷺鴻
嘹唳。源笛款。戲令人有滿湘巫峽之想。

○○松下風

蓮嶽據花溪之北。萃嶺嶢峴。即羊腸孟門。不啻
馬。每踰踏而上。漸崢嶸。斗甚。則腰輿行。抵嶽絕頂。
極首問天。飄乎若坐萬丈蓮花上乎。仰瞰天

雪簷清史

清景一卷

五十六

湖東跨天外。柿翼不可到。其下瓊山天馬。三台
羊岐諸峯。如且登如鍾釜。豈白帝之所賜。百神
者耶。西望幼山宣奇。呂峯顯怪。南俯龍湖。在膝
下。漣水連嶺。北有七峯。旁角虎踞。龍蟠。翔鳳東
塔。隱々入畫圖。倚欄觀瀑。如萬馬爭奔下坂。水
聲震撼。久之竟怖。遂登絕嶽。過其所為佛龕者。
洞梯天之半。草出人之三。中有石罅如室。五丁
巧鑿。萬壑松濤。喬柯飛穎。風來鼓颺。謾々有秋

江八月聲。迢遞幽巖之下。披襟當之。不知是義
皇上人。因憶鮮于伯機。嘗于廣園。得怪松一株。
移置齋所。呼為支離叟。朝夕乘風其下。陶通明
特愛松風。每經澗谷。必坐卧松下。不忍去。使二
君當此。其欣賞得無叫絕。

○○芰荷風

盛暑持蒲榻。鋪竹下。卧讀騷經。樹影篩風。濃陰
蔽日。叢竹蟬聲。遠々相續。遽然入夢。醒來命取

雪簷清史

清景一卷

五十七

振拂髮。汲石澗流泉。烹雲芽。一啜覺兩腋生風。
徐步草玄亭。芰荷出水。風送清香。魚喜冷泉。凌
波跳擲。因陟東臯之上。四望溪山。盡畫。平野蒼
翠。微氣蕨干林樾。好風送之。水涯手揮塵尾。清
興洒然。不待法雨涼雲。使人火宅之念都冷。

○○殘汀落雁

孤帆落照中。見青山暎帶。征鴻迴渚。爭棲競啄。
宿水鳴雲。聲懷夜月。嘯々嘹々。秋颺蕭瑟。聽之

黯然。遂使一疲西風。寒生露白。嗟。塞鴈悲鳴。獨有孤舟客。最聞也。我則何心。

○慕鳥巢林

山間艷陽時。有奔止輪半規。倒照。澗練添白。巖花重。青蘂葱地。符金碧。相映。屋畔古松。巢鵲。錫其上。日暮歸林。爭枝紛噪。鳥且倦。飛知還。人可久。沒聲利。會麼。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啼鵲流鶯

庚戌暮春。送友人林伯珪。伯玉還莆。長亭垂柳。不忍攀折。見黃鳥爭枝。亂花飛雨。紅銷玉碎。片片似對騷人泣別。顏面相看。為之黯黯。少焉舟子催裝。逐味陽城之曲。把酒吞聲。杜鵑啼血。真不減陽關第四聲也。嗟。千柳。離離愁鳥。添別恨。誰謂花鳥無情。

○哀猿喚鶴

渡楊口三里許。為石墨寺。在萬山深處。四山。

水。四週削壁。石磴漸崑。草木蒼鬱。老猿穴其中。南岡之旁。先塋在焉。方竹萬箇。石几艸茵。堪為盤礴。外有古松屈曲。高拂雲巔。野鶴時棲其頂。余性癡絕。與友人讀書僧舍。或跣跣鑑泉。扶杖。或流觴澗沚。藉草竹塢。或箕踞松下。垂釣磯頭。以故登眺之日。常過半。其與筆研為隣者。僅十之二三耳。每晴初霜旦。林寒澗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風聲鶴唳。唳。嘒。警。霜。聞之令人淒絕。

○葉底深螢

以月令所載。溫風至。腐草化為螢。一日舟過三元里。日色將晡。野服登岸。遇友人李惟素。鄧以烈。把臂入雲窩。高齋清供。秘笈梵書。餅花紙帳。種上清絕。遂作夜話。翌日惟中須砥。茂受輩。把酒傾歡。淋漓小夜。余不勝杯杓。逃入舟中。見瑩。

火流光。照綴明滅。如火齊暗投。枯草藏烟。俯仰
間。覺有二天星斗。

○○夕陽蟬噪

長兒世。鼎嘗同蘇。穉英洪。小酉李。虛室讀書。澹
洲。外。第綠陰中。小亭避暑。八閨洞開。几簾
皆綠。雨過。蟬聲。風來。花氣。令人自醉。余時泊舟
閣下。每聞蟬噪。輒為心怡。不有詩歌。壓之情。何
能已。嘗咏虞伯施。垂綏飲清露。派響出疎桐。居

高聲自遠。非是借秋賦。及若耶溪賦。蟬噪林逾
靜。鳥鳴山更幽。二詩。敵此岑寂。

雪巷清次

古閑

天湖樂。沈思白。公若
傷時余。應亂猶龍。又訂

清供

○○古鼎

人生不能離世。便當涉世。既與世涉。便當銘
鼎。而被絃歌。何可棄周鼎。而寶康匏。大夫生不
五鼎食。死則五鼎烹。有味乎其言也。乃毛遂客

可。至楚。便使趙重九鼎。武王遷鼎。義士猶成。非
之。伊尹負之以王。下惠愛之以信。壯哉斯人。王
侯無權矣。後世如蕭何。自表已功。鼎曰紀功。魏
武策勲。鼎列征伐。戰陣之能。鑄賜太子。則列古
來孝子姓名。曰孝鼎。蓋古用止烹飪。後稍置之
宗廟。列之堂序。以示重器。故貴大。今所貴者。取
其拱把。為書齊焚香之說耳。文色秀細。形製精
雅。動以百金。剛之無吝。人之所好。古今殊途。况

其他乎。余名長兒曰世昭。字曰公餘。昂乎。其為宗廟堂庑中之重。能惟爾其為書。蘇楚香。先統以悅。今人目真之。資惟爾。顧名思義。庶無負乃父一片熱心腸耳。

○古琴

不知聲音者。終身為臘。臘山房。置古琴一枚。質雖非紫瓊綠綺。響不亞焦尾。號鍾。置之石床。快作數弄。深山無人。水流。恍如清絕。冷絕。琴乎。余

子汝。不負矣。洛中董氏得雷威琴。一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々。古無人蹤。維石崖。堯文隱朱書云。洛水多清泚。崧高有白雲。聖朝容隱遠。時得諒南薰。雷之作琴。不肖桐。但遇大風雪。便酣飲。若簑笠入峨嵋山。深松中。聽其聲。連延悠颺者。伐以為琴。號曰松雪。為天下珍重。夫琴木。絲數尺。絲不盈十中。西太治。樊宣二氣。聲者之通。乃至於此。妙矣哉。妙矣哉。如雷威者。真得琴中

趣者也。乃陶公則云。但得琴中趣。何煩指上音。似琴又不在音。但得意便了耳。唐世不乏腕。勝會此意者。幾人。坡公不云。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試請大衆。來。余不惜携琴作供。

○古劍

性近剛。烈多取愆。尤母乃我。延津龍。泉太阿。作在耶。昔津。邊居民有。獲二龍。化為人者。推戴二

龍。決不化為人。即化為人。必不識。世無雷公。誰是知己。故牢伏匿。我延津。時現彩光。燭天。波濤湧沸而已。然世無雷公。二龍又未必不化為人也。江上丈人。非乎。鄙哉。子胥。百金之劍。孰與粟五萬石。爵執珪。子胥千載人傑。尚不知。吳子。惡。知丈人。鏤劍之賜。宜其及矣。余讀吳越春秋。始見子胥。乃一寒蟻之人。夫伯嚭。此奸與之共事。彼時。吾已顧了。忠遂。飄然。休。劍。上矣。此

則請上方劍。新按臣頭。次則與時上下。埋光。吳處胥皆不能此天道也。夫吾歎報吾父而使人以魚勝劍進其父是齊之賜劍非語也。吳子恐其後進魚勝劍我矣。如此之識。惡足語于將鏖。鄧之罷。余嘗語兒子。丈夫立志。常如虞公劍。指日不退。識智當如穆羊劍。切玉如泥。遇利害事。按劍而決。不負初心。掛劍而去。故余平生心事。青天白日。雖二龍未必相化。而龍泉太阿是必。

知我者古劍一枚。聊取自况。敢曰說劍愈增慙尤。

古鏡

目短于自見。故自見以鏡。今人遇古鏡。不啻珍貴。龜鏡有萬倍于此者。竟束之高閣。豈其不欲自見。亦唯畏其粉磨。夫作鏡者。粉之以玄錫。磨之以白旂。始可照眉鬚而燭毫髮。矧萬倍于此者。何如。余謂鏡以見形。猶時藝光怪。故古有。

龍鏡。秘鑄江心。祈雨必應。古有鐵鏡。能照數人。各自見形。古有石鏡。其白如月。照人則寒。古夷則鏡。墮井能訴。故見人間十惡心鏡。女子邪淫。心動膽張。古見字鏡。覽成相字。遂登台榭。彼見心者。能使心如明鏡。觸物朗然。多問虞其重勞。此自車胤之澄明鏡。不疲屢照。始見袁羊之高。水鏡先生。惟其識大。藻鏡不遺。實由學多。若花。友。款識。純素光澤。色如黑漆。銚有水銀者。皆今。

人所貴。以見形者也。夫見形。孰如見心。能自見心。雖目短可也。且心長。目自不短。則今入之所珍貴。宜在此。不在彼。

古硯

東坡云。我生無田食破硯。爾來硯枯磨不出。此老豈有磨不出之理。如真磨不出。安得破硯食。然無田者多。致食者亦多。至食破硯者。幾人可。嘆世人。不愁磨不出。但愁硯不佳。故得一欲而。

則曰此龍尾。此金星。此羅文。此娥眉。許一端石則曰此子石。此鴻鶴。此綠縹。得一古石則曰此帝鴻。此銅雀。此沈玉。不知硯之佳者。但能發墨不能發。腸至。腸不能發。則為枯腸。如具一副枯腸。雖佳硯何益。余有古硯一枚。殊發墨。俄爾失去。如失一手。未數月。許自賣餅者曰。余以餅易之。他人計餅受直。後相追隨。几案間喜不可言。先是求書者。以失硯辭去。至是補上。應人。孰謂

○○○古墨

幼年有摘上磨墨。作撒文。志氣近如馬盛天峯。謀和針魚。腦入金雞子手中。銀離騷古本足矣。斷不能作虛杞。日持綾文刺三百為名利奴的。形狀。又喜書雖未佳。頗可自娛。斷不落百行甫。

華。吸墨的行藏。山房置墨。輒用輒求。乃坡公佳墨七千枚。猶求取不已。尚喚他人子不磨墨。將磨子。此與李公擇見墨即奔。懸墨備堂者。同為通人。一菽也。近時古墨數枚。雖非漢之隋。磨銅臺之石。墨仲將之一點如漆。廷珪之三年不涸。然紋如履皮。磨之有油暈。殊可珍也。計一兩可染三萬華。則可供余數年用無憂矣。而君實謂茶與墨正相反。余謂墨與紙亦相反。山

○○○名帖

東坡家藏古今帖。黑色照箱。皆余懷此癖。但得名人片紙。隻字。時一展觀。便覺欣慰。乃千古之妙。無過鍾王。鍾王之妙者。宣示。數蘭亭而已。

宣示三疊渡江。率入散。仁之。棺。南序萬金。巧。構。終。殉。昭。陵。之。英。與。殺。募。本。耳。安。無。變。亂。竟。貽。老。姬。竈。火。之。辱。惜。哉。妙。法。無。有。存。者。今。論。其。品。則。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元。常。第。一。真。行。妍。美。粉。黛。無。施。逸。少。第。一。章。妙。古。逸。極。致。高。深。伯。度。第。一。章。則。勁。骨。天。從。妙。則。變。化。無。方。伯。英。第。一。備。精。諸。休。盡。善。盡。美。惟。右。軍。獨。次。唯。大。令。乃。唐。太。宗。之。獨。推。右。軍。也。曰。元。常。體。自。而。不。令。字。長。而。逾。

制。獻。之。字。勢。疎。瘦。如。陳。本。枯。樹。華。噴。拘。束。若。嚴。家。鐵。隸。唯。有。逸。少。煙。霏。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蕭。龍。翔。勢。如。斜。而。反。直。不。知。右。軍。內。樞。森。嚴。有。法。大。令。外。拓。散。朗。多。姿。各。從。其。好。外。人。那。知。宋。齊。之。際。時。重。大。令。而。羊。秋。元。為。大。令。門。人。妙。得。其。法。時。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中。唐。之。季。時。重。河。南。薛。少。保。為。河。南。甥。妙。得。其。法。時。人。又。為。之。語。曰。買。褚。得。薛。不。落。時。節。選。裁。若。人。于。今。

逸。矣。今。論。其。帖。閣。帖。為。祖。絳。帖。次。之。臨。江。次。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大。觀。尤。妙。閣。帖。真。書。自。元。常。宣。示。外。獨。有。王。世。將。僧。虔。四。跋。啓。行。妙。自。二。王。外。獨。有。皇。象。索。靖。及。亮。白。一。紙。耳。他。若。顏。魯。公。家。廟。碑。骨。露。筋。藏。誠。為。名。家。東。坡。肇。寔。大。書。源。自。魯。公。而。微。欽。近。碑。側。記。真。行。出。入。徐。浩。李。邕。行。妙。稍。自。結。構。雖。有。墨。跡。之。謂。最。為。淳。古。山。谷。元。章。忘。態。有。餘。儀。度。不。足。元。自。趣。吳。興。外。

鮮。于。伯。機。聲。價。幾。與。之。齊。外。如。鄧。文。原。逸。于。子。山。虞。伯。生。鮮。于。必。仁。揭。身。碩。父。子。張。伯。雨。柯。敬。仲。倪。元。鎮。輩。皆。有。晉。人。意。態。梗。采。奕。上。射。人。終。愧。大。雅。我。國。朝。名。家。元。美。嘗。論。之。矣。况。希。哲。為。第。一。文。徵。明。次。之。次。王。雅。宜。次。宋。仲。溫。仲。珩。次。陸。子。淵。豐。道。生。次。沈。華。亭。徐。元。玉。次。李。貞。伯。吳。原。博。京。此。風。骨。爛。熳。天。真。縱。逸。直。是。上。配。吳。興。待。詔。小。楷。精。工。老。自。成。家。不。妨。稱。為。雙。鋒。唯。

是古之名入野鶴。可以換鵝。墨豬。可以換羊。其一段躊躇滿志之態。真令人不自愛其鵝羊也。更有好事人。敲門求醉帖。余不能寫成帖。字。碑。羊欣。亦不致作蕭誠詐為古帖。以戲人。第恐細看未必佳。李邕以古今見別耳。長嘆之。極捧腹絕倒。

○名畫

畫有三品。曰神。曰妙。曰能。亦果最真手三品之

香齋清史卷二

外。更增逸品。余雅有斯癖。力不勝致。每于好事家。得覽一二佳者。便覺神超形越。常觀蔡條所記御府丹青。其最高遠者。以曹不興玄女授黃帝。兵符圖為第一。曹髦下莊子刺虎圖第二。謝稚列女貞節圖第三。自餘始歟。顧陸僧繇。如顧長康古賢圖。戴逵破琴圖。黃龍負舟圖。皆神絕。不可一二紀次。又如鄭法士。展子虔。北齊陳主。辛晉陽宮圖。文書法從圖。大率奇特。而元美又

謂畫之有顧陸張吳。猶書之有鍾張羲獻。漢人又稱曹衛顧陸。亦猶書之鍾皇張索耳。紙之當以顧陸為聖。道子為神也。昔劉褒畫雲濤圖。見者熱盡。北風圖。見者寒。不與誤點成蟬。惟疑為真。僧繇畫龍點睛。破壁飛去。長道子于殿內畫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煙霧。王維為岐王畫石。信筆塗抹。致自天然。一日風雷大作。拔石飛去。至憲宗朝。高麗有某年月日。神駕山上。

飛一奇石。下有王維字。知是中國物。遣使獻還。嗚乎。諸如此類。鈔矣神矣。而姚最乃獨推尊顧。謂其如負日月。似得神明。分庭抗禮。未見其人。而張彥遠又極羨服道子。謂為古今獨步。前無顧陸。後無來者。入假天造。英靈不窮。風雲贊數。尺飛動。噫。典刑當首虎頭精神。故推道子。衛協。詢古探微。功新。謂之四聖。元美不已。知言。我亦惟是古之作者。了不可見。懷想往跡。為之。

慨然又况人物自碩陸展期以至僧繇道子為一變哉。乃山水則大小李一變也。荆關董巨又一變也。李成范寬一變也。劉李馬夏又一變也。大痴黃鶴其又一變者也。子昂近宋。故人物為勝。故南近元。故山水為尤。二子可謂具體而微。大小米高彥敬以蘭畧取韻。倪瓚以稚弱取姿。宜登逸品。未是當家。花鳥以徐融為神。黃荃為妙。居寒次之。宣和帝又次之。南渡以前。李伯時其選也。南渡以後。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四家俱登紙奉。各著藝聲。至元四大家。則趙雪松孟頫梅道人吳鎮仲圭。大痴老人黃公望子久黃鶴山樵王蒙叔明也。他若高彥敬倪元鎮。方壺品之逸者也。盛懋錢選其次也。我明善丹青者。何啻數百家。然最馳名者。不過十之一耳。故若戴進。邊景昭。林良。呂紀。夏景深。周文。微明。唐白虎。吳魏。輩神者妙者。結者逸者。夫豈無入第

恨。作者不賞。賞者不作。為是。孰上耳。

○書床

性好積書。滿牀生涯。每得奇書。不即登床讀。已始快。天恨生我眼。一經校閱。遂即了了。常嗟後生少年。得一奇書。不知何語。以為難讀。便束書床。塵埃堆積。永不一披。即有稍知讀書者。亦坐此弊。為之太息。幸兒子輩。皆能讀余所校書。他日以書床付之。知不作如是觀也。君實有言。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念此。老言頗可散懷。故余之生涯。寢上寶上。楊子屋。年上歲上。一床書。

○花箋

薛濤蜀妓也。乃以所作小箋。至今名。與此箋不朽。彼沒世不稱者。丈夫謂何。寧不愧死。無此李三。即賞牡丹。以金花箋賜李白。今進新詞。則李公之名。又在詞。而不在箋矣。王右軍守會稽。謝

公求箋紙。庫中有九萬。悉與之。又桓溫求側理紙。庫中五十萬。盡付之。此豈暇名客哉。而齊世乃謂計此風神。必有崇整之姿。無怪坡公笑也。書生見五十萬箋紙。足了一生。舉以與人。直欺為異。而右軍清風高致。可誦可傳。千載下。護上出入。人齒牙。寧獨以五十萬箋。我不可者。名偶于花箋有觸。

○疎鐘

夜半鐘聲到客船。此時果令人幽絕。然丈夫聲歎當若洪鐘。待問當若撞鐘。功名當若景鐘。清越當若石鐘。故寸莛非撞鐘之物。自鳴豈蜀山之禍。噫。必有闌黎飯後之鐘。始有後來碧紗之籠。若王補者可謂得木蘭院鐘力矣。山房蓄一鐘。每撞于清晨良宵之下。令聞者知身世無幾。惜勞擾非是。或時用以節歌。又令人朝夕蕙心。勸念和平。李元謂有雜念。一聲遂忘。有愁思一。

撞鐘。應知青我乃世之極上者。反起其驚我。孰知此人便當以鐘撞去。

○清聲

李建勳嘗一玉磬。客有談及狼狽者。急起擊磬。曰聊代清耳。余謂狼狽人。不過求田問舍。華耳果是求田問舍之人。又未可盡非也。常觀作達者。豈不亦豪。一旦饑寒逼身。便出此等下萬上。蓋清原自濁來。何必太為分別。所惡于此輩者。

謂其不知足也。余知有一富者。慳吝甚至。一日踵門遇犬。便楊褲受咬。或怪之曰。脚傷何妨。且自能好褲。一咬破。即費吾布。吁。如此人。便當唾絕。何煩清耳。余山房之磬。雖非綠玉。沉明清輕之韻。儘可。即清歌清俗耳。豈全建勳獨清哉。

○膽餅

洪小酉綠玉山房。竹憲之下。見餅中挿玉梅。瑞香數枝。餅以和糖膽。頭青翠。細潤。古色蒼然。

其可謂花之金屋也。時或若梳爐薰。攤書坐玩。覺香氣襲人。浸人肌骨。夜來香。魂月魄。竟夜爭清。尤令人忘寐。因思愛護名花。非獨石公有癖。陳君有言。如一炒一花。遇人賞鑒者。其色漸便。覺倍常。人能憐花上。有快人。非有兩意。但惜無真愛者耳。若賞未已。高談轉清。小頁請作下賞花神。知我當不相惱。

○筆床

有友好讀書。而難下筆。又問之。則曰。筆睡未醒。余笑待得筆醒。日又是公睡。時乃少不解事。時弄筆不得休。使之不安于床。旁之已甚。枯管有靈。是必呪我。寧使其呪我。終不欲其睡未醒也。條有筆床好事者。雕以黃金。飾以和玉。綴以隋珠。又以翡翠。如此床筆。又安得醒。日耶。近友人頗學下筆。又溺胡床。乃請齋頭曰。君言驗矣。然吾又有一語。下筆欲醒。筆醒。則文活。作文欲

活。則筆貴。藏之上。危。班。獻之。止。案。鍾。鼎。亦直為親。美亦欲于床上。入得。乃耳。

○博山鑪

古無香爐。乃丁護。象海中博山。作九層爐。香之有鑪。自護始也。吳會之人。好香。家置一鑪。真似日用可廢。而此爐不可已也。其嗜之若此。彼知天地一爐乎。因思賈生。天地為爐。句。每。常。以彼紅鑪。點雪之見。竟作寒爐。一夜灰。似天地陶

冶。有所未盡。使其隱于銀鑪。猶得自樂。不然。日對風爐。如陸羽。付天下事。一杯茶。亦無所不可。而至。應上。以長沙。淹也。蓋亦吳會之于博山。爐也可。獲一嘆。

○鐵如意

自古英雄豪傑。立事成功。皆從群魔中做出。佛高一尺。魔高一丈。佛左右有四天王。八金剛。各執刀劍寶杵。權護。無非為魔入生。安得如意。

山中無事。正好執鐵如意。爬背痒。看古書。無如念頭紛上。讀書為睡。魔奪去。作文。魔作詩。魔飲酒。魔皆為所苦。亦常用老僧不答法鎮之。不知有佛。必有魔。又無所用。吾鎮而後。乃今繼其傑。送我。吾符以鐵如意。碎此念頭矣。

○香品

凡物之薰者。不有所愛。一有所愛。便貪着。係戀不得。解脫。故眼耳鼻舌身意。惟鼻最廉。而受最

難割。室齋蕭寒。賴有清香作伴。冰能效驗。梅詢。安希季和。亦唯溪山高屋。香爐自不可缺。無奈歲久年長。佳品易乏。安得異品。如沉光精紙。明庭瑞麟。金碑塗魂者。又安得奇品。如百羅龍涎。鷄舌。乃圭第一者。即沉香。腦麝。四合。加以棋楠。羅合。榧子。滴乳。蠶甲。煉蔗。兼合之。為九味香。亦品之中者也。不第則如宗茂。深之。小宗香。韋武之。聞香。李璟之。九十二種香。種上佳品。不可易。

致。山林唯四和香。以荔枝。甘蔗。津。乾栢。葉。黃連。和焚。亦有煙。來。撲鼻。或松。趙。棗。核。無所不可。此亦山林之精品也。亦不可以久。後取老松栢之根枝葉實。共搗治之。研風。防。屏。和之。每焚一丸。足。助清苦。山谷云。不念真富貴。自薰知見香。乃縉紳如彭孫者。為李憲。濯足。曰。太尉足何香也。奴輩之誦。不過念此富貴耳。此其品亦可不臭否。

○茶品

夫輕身換骨。消渴滌煩。茶齊之功。至妙至神。昔在有唐。吾閩茗事未興。妙木仙骨。尚闕其靈。五代之季。閩屬南唐。諸縣採茶。北苑初造研膏。造臘而既。而又製佳者。曰京挺。迨宋。乃有一種。葉生石崖。枝葉尤茂。至道初。有詔奉造。別號石乳。他種又號乳白乳。此四種出。而蠟面斯下矣。於是各有所出。其品各異。劍南有蒙頂石花。

湖州有碩諸紫筍。東川有神泉小園。昌明映日。
硤州有碧間明月。芳莖葉莢。蔡夔州有香山江。
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澧湖之含膏冷。
夔州之東白睦州之鳩坑。洪州西山之白露。壽
州霍山之黃芽。新州有斬門圍黃。綿州之松嶺。
雅州之露芽。南康之雲居。寧城之陽坡。橫山饒
池之仙芝。福合縣合運合慶合。蜀州之雀舌。烏
鰲麥類。片甲。嶧翼。潭州有獨行靈妙。彭州有仙
崖石花。臨江有玉津。袁州有金片。龍安有駙火。
涪州有賓化。最後。梧州有柏巖。方山生芽。建安
有青鳳髓。石巖白建州有北苑。先春龍焙。真宗
咸平中。丁謂為福建漕。監御茶。進龍鳳團。而稱
建之茶。始入茶錄。仁宗慶曆中。蔡襄為漕。始改
造小龍團以進。而龍鳳遂次。神宗元豐間。賈青
為桶庭轉運使。取小龍團之精者。為密雲龍。其
品又加小團之上。哲宗紹聖中。又改為瑞雲翔。

龍。至徽宗大觀初。親製茶論二十篇。以曰茶為
第一。既而又製三色細芽。自細芽出。而瑞雲又
下矣。宣和庚子。漕臣鄭可開始創為根絲冰芽。
蓋將已揀熟芽。再令剔去。止取其心一縷。用珍
器貯清泉漬之。光瑩如銀絲然。又製方寸新鈔。
號龍團勝雪。蓋茶之品至勝雪極矣。出崖缺石
之上。木秀雲腴。往々于此。露靈。倘微丁蔡來自
吾閩。則種々佳品。我于委翳消腐耳。雖然。忠無
佳品。其品果佳。即微丁蔡來自吾閩。則露芽真
芽豈終于委翳消腐乎。吾閩之能輕身換骨。消
渴滌煩者。寧獨一茶。茲將發其靈矣。
○茶品
丹山碧水之鄉。月洞雲龕之品。勝煩消渴。功誠
不在芝朮下。然不有以泛乳。花浮雲脚。則草堂
暮雲陰松。窓殘雪明。何以勺之野語。清境。鼎之
有功於茶大矣哉。故月休有車作齒。勢煎為

負此鼎耳。

○○茶壺

吳僧文了普煮茶。遊荆南。高保勉子季興延置
茶竈於紫雲菴。月夜煮茶。奉授華亭水大師。目
曰乳妖。陸魯望嗜茶。祥。軍小園收碩渚山下。每
攜茶竈釣。弄于舟中。藏取種茶。自判品第。嘗和
皮襲美茶竈詩云。無案拖輕歲。有煙應初旭。盈
鍋玉泉沸。滿甌雲芽熟。奇香蘼春桂。嫩色凌秋

熱腸者若吾徒年上看不足

○茶餅

泉所性飲。非局以金釵罷味。必破罷而走。有饋中冷泉于歐陽公者。公訝曰。君故貧士。何為致此奇貺。徐視饋罷。乃曰。水味盡矣。嘗觀宋大小龍園。始于丁晉公。成于蔡君謨。歐陽公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如公言飲茶。乃富貴事耶。而東坡又曰。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罷加吾君所乏。豈此物敗養口體何陋耶。則二公又為茶敗壞多矣。余于茶餅而有感。

○○茶麤

陸叟溺於茗事。楊粹仲謂至追目為甘草癖。叟
嘗有詩云。不羨黃金鑿。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
省。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下竟陵城
下來。乃作茶具二十品。事以都統籠貯之。時好
事者家藏一副。于是。石韋鴻臚。木待制。金法曹。

石轉運胡員外。羅樞密。宗從事。漆雕秘閣。陶寶文。湯樞密。此副帥司。職方掌。皆入吾藏中。嗚乎。甘草癖。寧獨叟哉。

○○阿彌陀經

阿彌陀佛。于五濁惡世。為諸眾生。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此其不可思議功德。真甚難希有之事。當時釋迦金口稱讚。見其于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中。行此難事。接引眾生。同歸

西方。為不可思議功德。有耆闍維。心懷不信。盛氣而前。詭余致詰。聰明素憐。如何被惑。東方亦樂何。必西依。耆闍維。其國七寶照耀。無有寒暑。氣象常春。清快明麗。百味飲食。意有所欲。悉現在前。意若不用。自然化去。如此世界。東方有否。耆闍維。其國七寶池中。源雪形體。意欲令水。汲足水。即汲足。欲令至膝。水即至膝。欲令至腰。至腰。以至于頸。水亦如是。調和冷暖。無不順適。俗

已各坐蓮花之上。自然微風。徐動吹。諸寶樹。或作音樂。或作法音。吹諸寶花。皆成異香。如此世界。東方有否。耆闍維。其國音樂。最為第一。如世間帝王。有萬種音樂。不如輪轉聖王。諸音樂中。一音之美。百千萬倍。如輪轉聖王。萬種音樂。不如阿彌陀佛。一音之美。百千萬倍。種上妙樂。微妙和雅。不可具言。東方世界。亦有此否。耆闍維。其國飲食。充滿其中。酸醎辛淡。各如所欲。不以美故。過量而食。惟以資益氣力。食已。自然消散。而無遺滓。或但見色。聞香。意以為食。自然飽達。東方世界。亦如此否。耆闍維。聞是言。將信將疑。世界如此。極樂無邊。何以衆生。不皆精進。耆闍維。未世衆生。皆憂財物。無時安息。若有田。憂田。有宅。憂宅。有牛馬六畜。衣食什物。悉共憂之。尊貴豪富。既有斯患。嬰結于心。不能自適。若貧窮下劣。常苦困乏。無田亦憂。欲有其田。無宅亦憂。

欲有其宅。無牛馬六畜。衣食什物。無不憂之。然其皆有老頭巾。衆生如此。何以往。生老頭巾。于是汗背沾衣。頗開悟門。我今欲往。何以得。力老頭巾。欲往。生者。堅固不動。如須彌山。智慧明了。如日月朗廣。大如海。出功德寶藏。盛如火燒。煩惱薪。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淨如水。洗諸塵垢。如虛空無邊。不障一切。故如蓮花出水。離一切染故。如風動樹。長若提芽。故如色象威難可測。故如良馬行。乘無失故。銀如是者。乃可往。生老頭巾。踴躍而起。功德深厚。何如夫子老頭巾。夫子功德。不可思議。欲立人。欲達人。爾與彌陀佛心。可相譬。萬古同傳。三教一理。作是語已。老頭巾歡喜信受。喪所懷來。西方版止。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妙哉。空乎。在心為體。在人為本。來面目。親見本來面目。頓悟真空。便登彼岸。登彼岸時。自照見。

五蘊皆空。無色受想行識。自照見。六根皆空。無眼耳鼻舌身意。自照見。十八界皆空。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以至老死。集滅皆無。所得。所得。既無自照。無星。礙無恐怖。無顛倒。夢想。安得不自在。既離死生苦海。而自在。自然。能度一切苦厄。蓋天地未有。先有此空。上自諸佛。下至衆生。各具足。無巧無壞。彼色即是空。即是色。是知真空。為佛本體。世人見色。皆因眼界。因眼受色。因色受想。因想受行。因行受識。因識有六根名。相。因六根名相。乃有十八界。連累十八界。起諸惡業。皆因眼界。但去眼界。諸相皆空。遂得自在。大哉。空體。棒打不痛。刀碎不斷。繩縛不住。火燒不着。無所受。故可見。人人真空。若自照。見各皆自在。究竟。理盤。故了得。人空。名曰菩提。了得法空。名曰薩婆。人法俱空。名曰妙覺。能觀萬法皆空。即是佛子。無疑。吾言真實。不虛。

○○金剛經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既是虛妄。如何有相。既已
有相。便有生滅。如何不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
便是金剛不壞身。既識不壞身。自然不見我相。
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三十二相。然此不壞身。不
可以色見。不可以音聲求。非得真空無相之妙。
不能脚下承當。而見如來也。何以故。如來者無
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能悟如來。便悟諸
相非相。不能悟者。是落見障。一落見障。便有我
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許多見生。不能見如來。
不然。三千大千世界。悟者。處此迷者。亦處此悟。
者。以清淨心。處此世界。即見世界。無非清淨。此
者。以塵垢心。處此世界。即見世界。皆為塵垢。則
諸相非有。有因見生。掃除妄幻。先去諸見。諸見
既去。即見如來。佛見衆人。皆墮見障。不能辭脫。
說金剛經。鮮粘縛縛。還入本來。若人悟此。則粘

花微咲。不獨迦葉何人。不可為迦葉。了此大事。
不在靈山。何處不可為靈山。大衆齊恭。金剛非
妄。

○○楞嚴經

佛弟子。極聰明者。莫如阿難。大凡聰明之人。極
是誤事。何以故。惟聰明。生意見。意見。一生便不
忍捨。割徃。上。溺于愛河。慈海者。皆極聰明之人。
阿難。惟聰明之極。不忍捨割。直至迦葉時。方得
度為第二祖。然必待迦葉力。憤不與語言。又待
大衆星散。視之如仇。故阿難慌忙無措。及至無
可奈何之極。然後捨却。沒前見解。方乃印可。迦
葉傳法為第二祖。設使阿難猶有一毫聰明。可
倚。何以悟此妄身。其微如塵。其幻如漚。其不溺
于愛河。慈海者。幾希。故佛說楞嚴。無非為阿難
聰明難捨。開方便門。種上。曉諭。直使還其本來
面目。真于愛河。慈海中。接引。援拔也。虛象山有

言此理與溺于利欲之人言易入。與溺于意見之人言難入。人謂象山之學近禪。豈謂是與不知學無禪。儒妄自分別。此有宋諸儒不唯意見。用事亦多利欲昏心。試參楞嚴。必不妄生分別。打破異同。

○○○圓覺

覺性徧滿。周圍無際。如何有輪迴。因彼衆生不思其身。四大和合。幻妄無比。髮毛爪齒。皮肉筋骨。皆歸於地。汗血津液。涎沫痰淚。皆歸于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幻身安在。而乃思愛貪欸。種々幻出。如何不墮輪迴。當知輪迴愛為根本。由有諸欸。助發愛性。譬如病目。見空中華。空實無華。病者妄執。脩圓覺者。知是空華。從空而有。幻華雖滅。空性不幻。如銷金鑛。金非銷有。雖自有金。終以銷成。一成真金。不漫為鑛。故菩薩衆生。本無異性。悟則衆生是菩薩。迷則菩薩是衆生。悟則如百千燈光。照一室。其光徧滿。無壞無迷。則如取紫火燒須彌山。雖欲其焚。終不能着。此幻妄身。亟宜早悟。一悟盡悟。何物非幻。天幻地幻。我幻人幻。衆生幻。壽者幻。極其幻境。佛也。幻法也。幻佛法。既幻。幻亦歸幻。能悟此者。是名圓覺。如此不迷輪迴不落。

○○○法華經

法華所云智慧。是非聰明。乃諸佛成祖悟法之根基。若是聰明。反為佛累。故聰明不特儒家所忌。即佛法尤為大禁。唯有智慧。十方朗照。無不了了。悟機一徹。永不退轉。何法不受。何佛不成。解者曰。諸智慧。指權實二智也。權智說法實智証法。不知權實。何煩分別。智非權。不成為智。權不實。不成為權。實如秤。權如秤錘。智如運秤。離秤則錘無用。離錘則秤無用。離運秤者。則秤與錘又無用。如來見佛家。造上說玄說妙。徒令

諸人火宅不脫。故為種。分別巧說。必使諸人。安穩得出。心始泰然。無復障礙。此豈聰明見解。所能承當。若如來有不唯無聰明。且無智慧。無有智慧。如何有法。尚無有如何可說。既歸。無證于何有。但覺諸法如是。相如是。性體如是。力作如是。因緣如是。果報如是而已。故會此一部法華如是如是。

○○○清靜經

夫道一而已矣。無所謂儒釋道也。讀清靜經。而蓋信三者之源于一者。何常清靜是已。儒者見濁亂躁動之非道。教人澄以仁義。定以道德。釋氏見濁亂躁動之非道。教人澄以虛空。定以般若。道家見濁亂躁動之害道。教人澄之以清。定之以靜。是清靜者。儒之體佛之源。道之宗也。亦儒得之為儒。佛得之為佛。道得之為道者也。彼役于名利。擾于死生。昏于應感者。是不知清

靜為三教一理。而妄認三教為異派殊途。而不觀之戲者。偶扮為帝為王。偶扮為奴為隸。偶扮為男為女。偶扮為官為吏。偶扮為鬼為賊。偶扮為賢為佞。當其扮後。種種各異。原本末面目。則此一人。實未有二。如彼三教。後流雖分其源。則一非源之一道體如是。世人不察。妄執為三。試友其心。清耶濁耶。靜耶動耶。如其濁動。不惟有三。且百千億。若是清靜。一旦假名三千何有。

試問儒釋道。道果是一是二。是三。

○○○黃庭經

按黃庭稱內景外景二經。以發修命繕性之要。一名太上琴心文。一名太上金書。一名東華玉篇。仙經四十餘卷。而此為首。乃景林王真人傳于南嶽魏夫人者。景林化後。傳之東華楊司命。司命沒。韓授許長史。長史傳之子。長史沒。先化去。祿之子黃民。避亂入剡。遂寄東閩馬朗家。晉

安守孔默。以重幣趨之黃民。令晉安吏王興繕
寫興私繕一通。孔不及奉誦。其子熙先綜先才
而狂。謂經語誦之萬遍。即得仙。以為幻妄。恣熾
之後。以逆族戚。王興繕寫者。渡浙江。遇風漂佚。
於是二家所得。都絕。王靈期又造黃民。懇得之
竊加增益。盛其藻。以行世。凡五千餘篇。黃民
卒焉朗匿其真本。後為山陰何道敬竊傳。以授
鍾法師。及陸修靜等。分散幾盡。陶貞白。有方購
得之。于是內外景悲備。閱之茅山。今道藏所存
本是也。夫此經極止人之歸宿。究玄宗之秘密。
一晦于熙先。再晦于甄佚。三晦于靈期。不有貞
白購得。其真內外景不化為烏有乎。安我熙先
兄弟。謂誦萬遍。昇三天。無驗耶。倘誦千遍。吾知
其必不作違棄。昇三天之言。詎不益驗。惟其才
高不肯敬信。不然雄才大畧。如熙先。豈不如晉
安一小吏。說者謂其熾經之報。是皆誣經。如謂

熾經有報。則私自繕寫者。儘可謂尚善敬信。胡
以渡江飄佚。不免魚腹。乃孔默重幣之求。雖連
子累于彼。無干。亦可將功折罪。如何便戚其族。
王靈期竊加增益。戚經畔教。何止于熾。竟不聞
經之所以報靈期者。不知經之頭晦。亦其數耳。
但太上太自敬重。不輕授人。遂致乖舛。增益之
病。愚見雖大道不容輕傳。悟者自悟。即無是經。
亦自悟入。迷者自迷。即云誦之一遍。可昇三天。
亦自不理也。故孔子之道。天下為公。第懸之的。
令人自射。自中而已。夫黃庭經者。吾人修命繕
性之的者也。
○ ○ 道德南華
或謂一部南華。却是道德經註脚。此未深原。二
氏之旨者也。道德之清淨無為。與南華之汪洋
突兀。雖教人各知性命。是自家切己的。是終身
得力受用的。然老氏近于狹。則與陳為我。莊

公近于廣。則繫涉燕愛。故一切有為法。便以
為鑿。渾沌寢。主于詆侮聖賢。狂言無忌。至如禪
宗中。喝佛罵祖。見禪迦始生。手指天地。作獅子
吼。便要一拳打殺。此狗子。契了要。二家宗旨。貴
在。了。生死。脫。輪。迴。相。為。于。無。相。為。識。者。謂。其。演
說。金。剛。般若。深。報。佛。恩。理。會。得。此。便。謂。老。子。為
燕。愛。不。得。即。謂。莊。氏。為。我。亦。得。又。謂。老。莊。非
為。我。非。燕。愛。亦。無。不。得。

○○離騷太玄

離騷者。屈原鳴忠也。楊雄怪屈原文過相如。至
不容作離騷。投江而死。迺作書。撫騷文而反之。
自崦嵫投諸江。以吊屈原。余謂雄之美新。不在
美新。日。即在此。反騷時。雄之投閣。亦不在投閣。
日。即在此。吊原時。矣。何也。原惟忠。故不汙已。而
作騷。雄惟不識忠。故可已不已。而美新。原唯忠。
故不畏死。而自沈。雄惟畏死。故恐收已。而先自

投。不思大丈夫幸而主聖臣良。則君臣可享無
事之福。不幸而國運艱難。則食人之食。當憂人
之憂。咬定牙關。成就一個字而已。子雲不識一
個字。縱識許多奇字。僅能標得太玄幾篇。賦文
幾首。何益于人家園。楊之子雲。以屈原文過相
如。初未嘗知其心也。即反騷。亦文士摹仿之常。
初未嘗為吊屈原設也。及自崦嵫而投文于江。
亦偶然湊遇。初非有意也。如是。則子雲自當以
文士目之。文堪流。供何奇責焉。

○○陶淵明白樂天蘇東坡集

自有宇宙以來。稱能計便宜者三人。一陶一白
一蘇。而亮翁乃謂陶公清風千古。無耐其不肯
折腰。八十月便賦歸來。此蓋以不受世間管束。
為便宜淺之乎。知公者也。白樂天自江州司馬。
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
舍人。與東坡謫居黃。起知文登。召為儀曹。遂擢

侍從出處老少。二公大畧相似。故坡公嘗因。潤
明形神似我。樂天心相似我。形神似我。所以能
契惠州飯。細和洞明詩。心相似我。所以我。甚似
樂天。但無素與蠻。三公已矣。幸集猶存。余每一
披閱。未嘗不對三公兩睫間。豈徒以其善討便
宜。若以其善討便宜。則陶公外。如白如蘇。竄逐
無已時。雖曰與之為嬰兒。則世以嬰兒待便宜
者。豈獨二公是。皆淺之乎。知公善也。故能識三

公善。討便宜。公其久。必大興。法明者。可與論乎。
古英雄矣。

○○唐詩

詩三百篇尚矣。迨漢則蘇子卿。李少卿。其選也。
二子而後。下逮建安黃初。曹家父子。於是起而
振之。若劉公幹。王仲宣。其輔者也。正始之間。嵇
阮輩作說者。謂其師少卿。及至太康。陸士衡。兄
弟又起而振之。乃攸子建。若潘安仁。張茂先。張

景陽。則學仲宣者也。若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
幹者也。於是陶元亮起而振之。高情元韻。直追
建安而上。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為之首。其氣骨
駿上。有西滌風。宋明而下。沈休文。則拘聲韻。王
元長。則局褊迫。江文通。則過摹擬。陰子堅。則涉
淺易。何仲言。則沍瑣碎。以及徐孝穆。庾子山。輩
較之元嘉。尚或有間。矧建安哉。然則詩何盛。曰。
盛於唐。上何以盛。曰。唐以詩取士者也。有專業

焉。雖然。唐云盛矣。然猶有初盛。中晚之分。則詩
難言哉。余觀唐初。沿陳隋襲徐庾。其誰振之。乃
貞觀永徽間。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
加美麗。於是若劉希夷。上官儀。輩務欲凌跨三
謝。蹴駕江薛。終不能免。四聲八病之嫌。此則初
唐始製。我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伯玉。於是起
而振之。乘一時元氣之會。卓然丕變。凌古之功。
陳公為大時。則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新聲。藉

張大手筆。此則初唐漸盛。我開元天寶間。杜子美。於是起而大振之。上薄風雅。下詆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與李翰林窮冥愴悅。縱橫變幻。名相上下。故王元美謂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嗚乎。此李杜所以光歆千古。乎。並時而作。又有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俊聲。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曆貞元中。章蘇州於是起而繼之。雖祖襲靈運。即其能寄穠鮮于簡淡。而實洞明。以來一人而已。他如劉隨州之閑曠。錢郎之清瞻。皇甫之冲秀。秦公緒之山林。李迥一之臺閣。不其中唐。升盛乎。元和間。韓柳於是起而振之。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柳斟酌陶謝。實韋蘇州而下一人也。至北元白。近輕俗。王張過浮麗。要皆同師古樂府。

又若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饑寒。其晚唐之變乎。降而開成。則有豪傑之收之。綺靡之飛卿。隱僻之義山。偶對之用晦。他若劉滄馬戴。李頎李群玉。段成式。輩雖能電氣格。特通時派。比之大曆。有所不逮。況開元。我余讀唐詩。有令我飄揚欲仙者。有令我慷慨激烈歎歎。飲絕者。孰謂詩不可以興觀群怨哉。是宜置之案頭。朝夕捧咏。豈特李杜詩仙。當不去口。亦惟天寶生才不盡。後之君子。乃茲集以盡唐詩。則有于麟之選在。

○○○濟南龔州太西集

皇朝立言之士。濟上輩出。各自名家。名家中尤不朽者三人。一李按察于鱗。一王司寇元美。一汪司馬伯玉。李起菰蘆。手闢乾坤。雖曰擬議以成變化。然變化之極。妙亦自然。實開闢以來有數之人。讀其詩文。令我飛心直挂天外。不特賦

肩天半而已也。元美以名家子。激清風于千古。窮搜極覽。無所不有。雖大海迴風。無掩興到典雅渾粹。近古所希。伯玉雖出。可謂中典。肥腸滿腦。誰能見及。雖優孟舛教。亦自不妨為腐史之。後一人故有李王自不可無。伯玉三人。則足誰曰不宜。後之君子。與其學元美而未至。寧為伯玉。毋希于鱗。于鱗性者也。元美身之也。伯玉反之也。敢信臆見。時亦弋獲。欲覓三公。玩此三言。

○○藏書焚書

余始讀卓翁藏書呵聖罵賢。好人所惡。初意其一無忌憚之徒耳。弗取也。後得焚書讀之中。多憤激語。始亮其心。則藏書蓋惜他人酒杯。燒自己塊礪。以自況其牢騷不平耳。至落髮披緇。則天臺諸公未必無過。善乎梅衡湘之言。如此若者。若與之有卻。只宜捧之蓮花座上。朝夕事大衆禮拜。以消折其福。不宜妄意挫抑。反增其聲。

價也。今藏書焚書具在。其一種爽快。若口角另有一副鑪錘者。令人讀之不能已已。案頭何可一日無此物。噫。此老雖自許其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膽。二十分識。然名心太甚。而世而下終不能免索隱行怪四字也。

○○傳奇

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淒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為新聲。以媚之。故一時諸君如貫酸。

齊馬東籬。王賓甫。閩藻卿。張可久。喬夢符。鄭德輝。官大用。白仁甫。輩咸富有才情。無喜聲律。以故語。當家。極盡其妙。其出于人口。入于耳。真胸中有許多無狀可怪之事。斯手頭有許多慷慨不盡之韻。見景觸目。噴玉唾珠。真千秋絕技哉。近如楊用修。湯海若。屠長卿。張伯起。梅禹金。燕藻英。諸作每一登場。便令人快欲狂。入悲欲絕。即其描寫盡態。體物盡形。發响盡節。諧俗。

蓋情便覺可以興觀群怨者。不獨詩也。入但取其可以興觀群怨耳。何必顧曲周郎。辨極王庶。乃許觀場哉。雖然。有此世界。必不可無此傳奇。有此傳奇。乃可維此世界。則傳奇所關非小。詎可藉口西廂壓卷。以為風流談資。

○○佛像

只這一塊泥。一具木頭。雕塑成佛。雕塑菩薩。羅漢。成菩薩。羅漢。種。變化各如所像。頑銅。

蠢鐵。一經鑄造。人凌如是。夫土木銅鐵至頑且蠢。付之匠人。便能成佛。入為萬物靈。受人千言。真語。都不省。變是不待雕塑。鑄造即可立地成佛。者反不如一塊土。一具木頭。幾片臭銅。銕也。達磨面壁。影留于壁。工人鑿影。血出壁間。面之而影。之而血。此又比雕塑鑄造者更變化無窮耳。而優填王。思佛命刻旃檀像。世尊下切利天。像亦出迎。三喚三應。世尊云。無為真佛。

實在我身。此非神通。故是仁脉。彼人之冥頑不悛者。直謂之不仁之人而已。謂之不仁人必不甘如其不甘。請觀佛像。

○○念珠

世有三種人。皆當持名念佛。第一種人。志存不朽。立名枯竹。第二種人。意在榮貴。貪求不足。第三種人。心唯知富。不顧成人。是三種人。若如意珠。繫衣不覺。窮露他方。乞食馳走。自惟二種三。

種。余無其心。并無其意。彼第一種時。頗墮入。不自覺知。況今悲悔。亟持念珠。是念珠者。飛光出。佛善導大師。念佛一聲。光從口出。十聲至百光。亦如之。少康法師。念佛一聲。口出一佛。至于十念。十佛次出。我聞迦談。一念二念。三四五念。乃至百千萬念。于念中存其覺慧。即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乃至百千萬佛。于佛種種其善根。無不如願。此三種人。忽才。指示其珠。所。

願。沒。心。致。大。饒。富。方。悟。神。珠。不。從。外。得。是。三。種。人。得。彼。念。珠。力。即。生。極。樂。國。

○ ○ 木魚

魚。可。化。為。龍。凡。可。得。聖。諦。晝。夜。不。合。目。修。行。忘。寤。寐。故。聽。木。魚。聲。隱。隱。覺。有。祇。園。間。想。善。男。子。聞。是。音。者。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我。願。衆。生。時。聞。是。音。便。當。力。持。莫。待。玉。魚。符。下。彼。時。枯。魚。過。河。泣。何。時。還。渡。入。晚。矣。晚。矣。我。願。大。衆。泣。前。

○ ○ 衲衣

魚。者。聞。如。是。音。不。渡。愁。何。緣。魚。舍。玉。魚。者。聞。如。是。音。不。渡。殃。及。地。魚。也。有。謂。學。道。何。必。于。警。物。何。異。煮。魚。于。臨。淵。甚。謂。木。魚。無。益。于。經。行。不。猶。緣。木。而。求。魚。哉。

出。家。與。在。家。不。同。在。家。則。為。人。子。有。斑。衣。樂。為。士。有。褻。衣。娛。為。御。史。有。繡。衣。榮。為。王。公。有。袈。衣。重。是。數。衣。者。衲。子。無。一。焉。衲。子。亦。無。用。焉。試。使。

請。人。著。衲。子。衣。諸。人。必。不。屑。也。或。問。天。湖。子。在。家。如。何。亦。有。衲。衣。不。知。天。湖。子。樂。既。無。斑。衣。榮。未。進。繡。袈。雖。在。家。與。出。家。等。若。天。湖。子。即。有。繡。袈。亦。必。不。捨。去。衲。衣。可。慨。諸。人。未。遇。時。鴉。衣。牛。衣。無。所。不。可。一。日。朱。衣。點。頭。何。人。念。及。天。下。衣。皆。為。自。家。衣。食。計。耳。此。何。如。衲。子。一。衲。跌。跏。蒲。團。上。作。佛。上。足。弟。子。為。無。災。無。難。乎。雖。有。僧。伽。梨。鬱。多。羅。安。陀。會。三。衣。亦。不。易。矣。俗。衣。豈。庸。著。

體。

○ ○ 蒲團

飲。月。圓。數。旣。坐。蒲。團。神。清。精。會。心。澄。慮。滌。數。年。來。剖。破。許。多。疑。團。不。特。臨。濟。接。得。便。打。為。祖。師。意。也。友。人。性。暴。怒。者。勸。之。漫。事。蒲。團。數。月。報。曰。果。如。君。言。乃。有。得。力。雖。不。敢。謂。和。氣。一。團。覺。怒。團。亦。漸。解。散。三。年。後。與。君。了。此。蒲。團。一。段。大。事。可。咲。此。公。之。言。身。緣。不。知。怒。亦。是。性。不。可。無。但。

暴則過中不可有耳。數月來報。儘可謂脚下承。常無能掛碍。即此便是蒲團大事已了。尚云三年了事。不識所了何事。更有何事可了也。即此便是此公暴怒的公案。如何敢說有得力漸解。散耶。可見蒲團之緣。不許俗根。輕易惹著。

○ ○ 禪榻

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此趣惟白香山得之。香山設四禪榻。廬山中觀山玩水外。

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類然嗒然。不知其然。余性不喜見俗人。惟置禪榻二。一自適。一適知朋。若未至則懸之。敢曰陳蕃之榻。懸待孺子。長史之榻。專設休源。亦惟禪榻之側。不容着俗人。膝耳。余遣詩魔酒顛。賴此榻祛醒。故膝處皆穿。豈香山所謂類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耶。乃羊琇不坐連榻。于元凱任城王順不坐乃父之故榻。烈々英風。皇々孝誼。如遇斯。

人亟當焚香。煮茗設帳下榻。若是俗子。仍懸不下。縱怒罵相。如謹卧榻中。不接不聞。方是髮僧行徑。

○ ○ 塵尾

塵尾談柄也。乃顯達謂是王謝家物。余謂在人不在物。果解清談。即張譏松枝。便為塵尾。如其不然。彼王丞相以驅牛車。直作鞭耳。豈不稱屈及殷中軍王藍田謝鎮西共集清談。王丞相又

自起解帳帶塵尾。使諸賢知有九錫則王公此解何殊執鞭。冤哉塵尾。再辱于強口馬。決鼻牛之奮擲。使其脫落無餘。是又為攻擊之棒矣。雖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常在。而神州陸沉。把塵尾諸人。不待不任其責。噫嘻。塵尾亦肯甘承否。

○ ○ 解冠

世人逢衣淺帶。解果其冠。詎不千秋英豪自命。

乃往。以整冠。李下之身。而真彈冠待薦。一不如意。便怒髮衝冠。蕭蕭然曰。儒冠多誤身。是果儒冠罪耶。則操出皮冠。虞人下羞矣。羞矣。間有冠進賢者。凌棄去鹿皮。以希柱後。惠文。噫。彼掛冠東門者。何家之子也。沐猴而冠。帶不乏人。孰若此。擢冠章服。逍遙田間。光彩雖不到吾頭上。保辱亦無由加諸吾躬乎。今世視此擢冠。一似賢平天冠。于大市皆笑而却走矣。人棄我取。以入清供。

○羽扇

禿翁謂有二十分識。便能成就得十分才。使獲得十分膽。居嘗屈指。則諸葛公其一也。獨恨不得見公。葛巾羽扇。指揮三軍。玩弄割鬚賊。紫髯奴掌上。彼舉扇自障者。使公當其任。蘇峻王敦輩敢萌異心乎。毋論其他。即如安石。一執蒲葵扇。士庶競慕。便增人價。又羲之書五字。老嫗六

角扇頭。即得百金。此二公者。皆有識有才。有膽。律之孔明。猶且有間。況不書扇之羊欣。驅牧扇之光庭。又何足云。余謂欲執羽扇。必有諸葛公之識。乃可不熱寧暑。不執扇如唐之韓滉。五代之李昇而已。

○竹杖

規圓方竹杖。漆却斷紋。琴天壤間。此種入不少。余鄉石墨寺。產方竹。每戒僧護之。僧曰。此竹有

何好。公數戒某等護也。余笑曰。子但為我護。不必問其好不好也。這箇禿子。不亞德裕。那個禿子。德裕以方竹杖與僧。即規圓而漆之。德裕嘆息。彌日。李君李君。何見之晚。衆人不識。豈特竹杖。見在暗中。必須得太乙之精。青藜杖頭火。始見世界也。曇羅以錫杖為波若眼。倘世皆具波若眼。則丈人輩必不植杖而耘。言之悽然。

藍

余鄉賴湯明棄儒學醫。大得其妙。遺余藥籃一
枚。甚。甚。一月。賴採藥。天湖山中。特一補籃。余見
之。咲曰。公可謂無長物矣。賴曰。某學養生法。正
當于此。處。得力。因共坐石上。談養生訣。甚。大
要。吾儒。平正之理。殊可信也。如云。好色者。不醫。
勞逸過度者。不醫。飲食無節者。不醫。寢處失時
者。不醫。背彰。不妄。又云。人之無疾。由脾胃強
固。一為湯水所濕。即便受傷。故湯水不宜多飲。

斗笠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一魚肥。青箬笠。綠
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此張志和詞也。謝靈運
希心高遠。乃不能遺曲柄之笠。杜甫頭戴笠。子
月。卓午。高人韻士斗笠。自娛。豈曰天形如笠耶。

以自況。乃越人結交盟。則曰。卿乘車。我戴笠。他
日相逢下車揖。此道今人棄如土矣。原其心不
過欲自了。若異僧獨笠浮江。而遺黃蘗。我願世
人。毋使黃蘗罵曰。自了漢。則請以斗笠置之雞
壇。

芒鞋

余嘗謂清官之弊。甚于貪官。貪官不過欲得錢。
耳。乃清官則其弊有不可言者。雖賦性惟清。
故如是。鄭情為吏部掌選。貪不可言。有選人以
百錢繫鞋帶。情怪而問。則曰。當今之選。非錢不
行。則貪之弊。又有不可言者。一日。鴈兒閱朝野
僉載。大咲不已。余問之。則鄧仁凱為密州刺史。
貪甚。家奴告鞋弊。即呼公署吏鞋新者。令上樹
採果。俾奴竊其鞋。吏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
鞋人。吁。貪至此。漫可言乎。今日老衲草亭遺予
芒鞋一兩。偶言及此。遂呼鴈兒書之。

○○○丹鼎

或云。天湖子云。丹不可煉。仙不可求。又有答之者曰。天湖子決云。丹不可煉。上之人不可成。云。丹不可煉。是世無仙也。豈有無仙之世哉。云。丹可煉。是仙可求也。仙豈可求之物哉。故云。仙不可求是。証丹也。云。仙可求是。証仙也。仙不可求已矣。乃云。人不可成。不令人驚惶錯愕乎。此蓋未見密室為場。空地為爐。童東山之木汲西江之水者。而牛馬銷于鉛汞。室廬盡于鉅鑪。養土田質。妻子者也。夫且不能庇其妻子之惡。能庇其丹鼎而不賣之。以為錢鏹具。夫始欲成仙。乃至不成人氣。試以問鼎。其成也。鼎任受功。及敗也。鼎豈任咎。吁。嗟。今世寶丹鼎者。豈必求仙。不過貪心所使。欲以黃白之術行。有宋陳希亮。溺黃白者也。屢求方黃白。僧上畏其溺方。不能不為。故秘而不與。惟坡公雖溺。亦不肯為此。僧

之所以為正當傳也。後希亮竟以作此。病指癰。卒。今世作此。破家滅產。無可指數。則丹鼎之為害。亦甚烈矣。故列之。清供也。示戒也。希亮陳慥父。

○○○石屏

頗懷古人之風。愧無素屏之賜。則青山白雲。何在我枕屏。又幸所居山峯奇秀。每據筠床。看四壁青山。何殊羊元翠屏。晚對也。國忠肉屏較此。不啻霄壤矣。人遺石屏一枚。時誦觀音咒。其下乃自咲曰。欽法師誦觀音咒。遂呪破石屏。余誦此知石屏放心也。第賦性正直。不教子論。免得兒子睡頭相觸。不亦更放心乎。戲問石屏。如此人。堪賜古人之寵否。

○詩瓢

杜詩。棄瓢樽無綠。坡詩。大瓢貯目歸春甕。此飲瓢也。飲瓢既舉。詩瓢當蒞。蜀唐球得詩投瓢中。

及病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知我苦
心。余謂必如劉伶操觚飲瓢。斯不負詩瓢耳。如
于此瓢有負。其不為五石之瓢。瓢落無所容者
幾希。

酒具

王璉。楚。泛春渠。以畜酒。作金銀龜魚渠。中為酒
具。自稱釀王。璉。部尚書。此人便湏與之傾三
百杯也。余幸家不甚貧。不甚濁。興來便召二

三知己。飲花下。不覺一杯。漫一杯。頽然醉矣。客
有送酒具者。余笑曰。若具自能出酒。不費吾家
釀。如此之具。遺余一副。吾事畢矣。因憶孔北海
坐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句以彼大志直節。竟
不能自全。未聞客有獻一箴。畫一策。如雞鳴狗
盜之脫孟嘗者。又未聞北海及難。有哭其尸。訴
其冤。如雞鳴狗盜之雪孟嘗者。每念及此。為之
罷飲。然客如雞鳴狗盜。已足羞矣。况客又不如

雞鳴狗盜者。孔北海乃日費杯中物也。即此不
知人。公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得意花

誰為得意花。曰。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
安花。此花是也。然眼花落井水底。眠儘可謂得
意。終不如解語花。人生不得意。十常八九。東山
退之。子美。樂天。蘇州。東坡。諸公。皆能于不得意
中討得意。故一時白雲明月。桃柳。寶素。黃杜。琴

雪菴清史

清供二卷

五七

操筆。種。秀。出。殊。可。諸。公。意。諸。公。達。上。達。意。于
此。乃。貪。花。者。不。飲。其。韻。一。意。留。連。至。忘。家。辱。身。
失意多矣。從來諸公。夫豈其然。天女散花。以花
不着身者。為結習盡。花着身者。為結習未盡。諸
公豈結習未盡者耶。試以花散居士。亦且有着
否。曰。某亦在着不着之間。

文僮

獲佳文。易獲。文友。難獲。文友。易獲。文僮。難。文僮。

者。知及文章。事上有意者也。和方面奴。不如方
回。乃謂常奴。若如方面。且奴方面。安肯為方面
待也。善乎蕭穎士之僮也。穎士每加箠楚而不
去。曰。吾愛其博。與不忍他從。此等意向。我實敬
服。使其持衡當世。則休有容。楊乾風雅。則不
惜齒牙餘論。視媚嫉妬忌輩。不啻若奴。雖謂此
輩為蕭奴。無所不可。何也。其愛才一念。難得
也。我實敬服。不以文。僅相看。當以文友見親。

○○湘竹簟

王儉集才學之士。類物隸事多者。有賞何憲勝
之賞。以五花簟。王攜後至。操筆便成。一坐驚服。
奪簟而去。自世風不古。孤陋日甚。余每懷此志。
兒子世鼎曰。平生無長物。奪簟屬何人。不如手
一編蠹魚。湘竹簟上。便足受用。蓋余自癸卯獲
一湘竹簟。夏來偃臥其中。涼風颯颯。後竹間出
覺。則湘雲狼籍。如在瀟湘洞庭之野。孰謂曲肱

薤簟無佳處。方信兒女之言為受用也。

○○梅花帳

余自伯兄卒後。觸物便來杜牧淚。昨觀五王帳。
輒展寒泣血也。哀上惹帳字。夕夜鶴愁。古人以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為第一樂。乃幼年失怙恃。
稍壯奪伯兄。零丁孤若無如余者。天幸錫我志。
今余棄產營書隸。兼帳中帳頂。盡作墨色。何時
得清夢梅花乎。偶見帳中所題。紫絲步障。任蒼
華。卧雪眠雲。又一家。雪又不寒。雲又暖。扶持清
夢到梅花。念畢夢去。與先兄相持大哭。驚醒淚
盈兩頰。屈指二十春矣。今乃相見。梅花帳中。哀
哀。先兄諱繼。號鳴宇。作文苦志。嘔心有奇癖。

○○石枕

沫亦可枕。洗耳者枕之。余洗耳山中。拋書畫。愛
蝶夢一酣。泥丸喚醒。起讀夫子曲肱而枕。樂自
在中。何羨仙家紅氍毹。可夢遊十洲三島也。獨

恨雙親無存。徒泣黃香之扇。猶喜性不作倭。無
忝蘇則之風。玉枕自知不貫。警枕曷可踰。跼第
恐老來銀海。生花兩睫。作怪或曰。磁石為枕。可
以益眼。老而不昏。使磁石有靈。吾當高枕。無憂
其如枕戈待旦之志。時。竊羨方信。見獵有喜。
非枕。概洗耳者之所宜存。

○花茵

山谷云。殘紅作醉茵。此何如。樊千里載數車。浮

萍入池。為鴨作茵褥乎。世間一種好事之沫。遂
造如此。余謂不若許學士宴客。即使童僕聚落
花鋪坐下。為自然花茵可娛也。嗟夫。人生如樹
花。或墜茵席。或落糞溷。雖所遭不同。總不能免
墜落耳。誰謂墜茵席者勝乎。請世人一參。

○盆花

古人取友。取其臭味相知。乃曾端伯取友于花。
呼蘭芳友。呼梅清友。呼菊佳友。呼蓮淨友。奇友

臘梅。殊友。瑞香。禪友。梔子。仙友。岩桂。海棠。名友。

茶蘼。韻友。皆以盆蓄之。齋頭時當良朋。又以玉
友為十友助。余深悲其志。而趣其得取友法焉。
夫天地大矣。四海之內。豈無堪與友者。乃取及無
情之花。木。以人之臭味。不如花也。人之臭味。
不如花。則雖呼盆花為友可也。而十友之外。復
有玉友。端伯亦知十友臭味可佳。終不如得玉
友。而吾芳清佳淨奇。殊名韻之臭味。始能有助。
不信。但看禪非玉友。清節不入白蓮社。仙非玉
友。洞賓不到黃鶴樓。豈必周旋花盆中。方不負
玉友哉。玉友者。誰青州從事也。

○太湖石

大丈夫當為國柱石。今日雖無億石儲。天既于
一石中。付我八斗。便當如萬石君父子。乃無負。
又當如虞愿清廉。至開海邊。越王石雲霧乃可。
倘燕石自寶。又惡能任衡石之程。吾有取于張

子房焉。子房得黃石公術。即以朽索懸萬斤石于心上。亦且不驚。厥後為赤松子煮白石。如芋食之。假使有談。安以石不為點頭也。而世入愚痴。即雄才大畧如祖龍。亦且作石渡海。以窮日窟。致海神鞭石流血。他若牛奇章之甲乙丙丁。求元章之取笏抱拜。李德裕之囑保平泉。善乎監軍之得醒酒石也。則曰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諸公不達甚矣。余竊

前突兀數石。盛夏颯上凍。颯生于其間。此豈武守扶餘國松風石耶。時取為醉踞之資。以效陶公云。奚必拘于太湖石哉。太湖石產蘇州。吳縣南五十里。近洞庭。嘗與鼎兒咲。石固不必太湖奇者便佳。若弘成子之文石。吞之即為通儒。斯足貴耳。雖然。孟孫之惡石。季輔之藥石。此石實生我。尤可貴也。乃世有落窰下石者。且奈何。然則枕流漱石。輩甘踰伏太湖石下。其有所悲也。

夫其有所激也夫。

紫簫

昔在癸丑。有數客訪余山中。一客見紫簫。便欣欣起。美矣。已。問曰。記云。君子聽簫管。則思蓄聚之臣。蓄聚之臣。可思乎。余未及應。一客起而歎。然曰。是惡可思也。某邑有蓄聚之臣。吾親見之。其民無不嫁妻賣子。累于泣道中。甚且甘從河伯。或難經者。吾鄉之老曰。自右未見為民父母

若斯者。即吾祖父亦夫。聞有父母若斯者。夫賦稅輸官。誰能免之。即賢父母亦不能免。追然竟不聞使民至此極也。則惡可思乎。一客曰。然吾有事于極村。見人群聚若禦寇者。詢之。知其為吏役所噬。泣涕而訴曰。某所欠舊賦二星耳。吾亦不勝其毒。已。殺猪奉之。不足渡索。過山之需。主邑主高堂之上。惟知差遣。以完公事。惡識奸吏之獎。一至于此。嗚乎。以二星舊賦。而至殺猪

奉錢安得。不驚妻子投河伯耶。遂次客言為賦。
蕭篇以誠。

○赤笛

愧乏東坡才。喜得東坡趣。賤辰日。客有以笛為
壽者。與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笛聲起自江上。亦
將為坡壽者。相類。遂呼客笛為赤笛。取其義云。
所可嘆者。時無子猷。誰是野王。柯標非蒸。終作
枯管。孰謂吹笛。少年不堪作列。從古馬融善吹。

○情法二卷

六四

不妨名士。余每月夜一弄。頗覺有穿雲裂石聲。
奚必仙笛玉笛。詩不云乎。橫玉叫雲。天似水。此
時此景。誰能會。

○竹輿

孟萬年神情遠寄。旁若無人。會獨得趣。便起照
乘輿之龍山。竟夕乃還。此等人生。堪與中便可
共六尺輿。無忝也。鄉有少年。刻苦攻書。家四壁
土。每行路崎嶇。忿然曰。使吾得志。決當削平。

侯。一得志。出入肩輿。隨便忘却。或問之曰。吾今
路已平矣。諸君。路自未平。吾何制焉。今日竹輿
山行。二兒子具。因謂兒子曰。汝輩路須自平。世
使少年嘆入也。遂囑兒子記之。為竹輿異日解
嘲。

○輕舟

常嘆人生泛泛。若不繫之舟。浮沉無定。故古來
隋場龍舟。孟明楚舟。王濬戰舟。李郭仙舟。一

○情法二卷

六四

之雄。而今安在。既解人世一虛舟。則玉舟相逢。
便不互辭。去蓋時無終南山翁。誰能以葉舟相
渡。吾聞崔唐臣有見于此。遂傾篋中錢。以半買
輕舟。以半市雜貨。取贏自給。蘇子容呂晉叔雖
與共學。然應舉覓官。識同刻舟。故二公即暮來
舟雅詎。而唐臣終不屑雪疲舟也。彼其留刺而
去書刺。以謂曰。集仙七客。問生涯。買得漁舟渡。
歲華案有黃庭。樽有酒。少風波。虛便為家。此其

人當在水仙間也。豈特如清臣浮家。徙宅佳哉。
來若雲間我。

○○白鶴

物之清遠閑放。無如鶴。上隱居之士。狎而玩之。故衛濟川畜以檢書。林君漫畜以報客。余嘗讀坡公放鶴亭記。益信隱居之樂。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坡之言曰。衛懿公好鶴。則亡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

雪菴清史

清供二卷

六六

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後。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避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况于鶴乎。雖然。余又悲世多羊公鶴。今騎鶴上揚州。輩藉口彭綱。材仙禽胎生為禹錫。佳話所誤者。可嘆也。

○○野鹿

鹿得食則相呼。蓋義獸也。乃漢成帝時。宮中而

一蒼鹿異哉。而王郎採山之乳。則野鹿却去。牡丹又何先識也。玄都觀有一老鹿。客來輒度。道士以此為候。殊無失。則又不獨啣去牡丹矣。時有遺余鹿者。畜之山中。一日採藥歸。見几案文字殘蠹殆盡。恨不得一椎敲殺作脯。不覺隱几若有人云。綠君文字機械未了。故遣山鹿除去。遂然覺。則夢也。昔晉人得鹿。以蕉履之。俄而失去。遂以為夢。茲其夢也。邪。余又何恨于鹿。為

雪菴清史

卷

六七

之一笑。

○○神駿

畜馬者愛其神駿。夫天下未嘗無馬也。有天下馬而人不愛。非不愛也。不識也。故國馬猶有愛之者。由其易識耳。乃若天下馬。矯首排雲。舉足乘風。若成若沒。若亡若失。若日月之所不足。至若天地之所不足。則此非九方臯不能識者。伏檻抑鳴。固其所也。九方臯之相馬也。得之牝牡。

驥黃之外。此之知已。實千載一人。何可多許。但
汗如作樂者。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
不啻十倍高矣。今之為伯樂者。安在吾聞歌致
千里馬者。尚買其骨。今患無天下馬耳。果不負
天下馬。則當時縱無九方臯之識。伯樂之頑。吾
知千秋萬世後。必有吊其骨而牧之者。于馬年
何損。

○ ○ 塞驢

賈島苦吟。跨驢不避京兆。余嘗乘驢踏雪過山
徑。小橋乃吟云。言回向古木寒鴉山。迺小橋渡
水人。宋昨疲前却。深雪陽春又到梅花。豈時節
染詩思。在灞橋雪中。驢子背上也。但數年來騎
驢覓驢。近方喚侍作無事道人。便覺世人皆點
之驢。可嘆可哀。塞驢塞驢。今後當走天子殿前
莫向華陰縣裏去。
清使二卷終

雪菴清史

古閑

天湖樂 純思白父書
陽勝余應乳猶龍父訂

清課

○ ○ 焚香

余癖愛香。得一香花香炒。輒植齋頭。愛而不見。
時遇終日。孰若焚清香一炷。滿室如春。空齋蕭
瑟。聊與作伴。雖涉於癖。我而統乎。同非若嗜痴

清課三卷

嗜獸之癖于口也。看牛闢看女裸之癖于目也。
聽驢鳴聽松濤之癖于耳也。好鬼蒸好結眊之
癖于手也。喜展喜馬之癖于足也。試之人人不
解意。味茲所以為癖。與然余之愛香。亦似癖于
鼻。余不謂癖也。性也。真以知其然。有談痴獸之
嗜于大衆之前。必有掩口而吐者。有談牛闢女
裸之觀于大衆之前。必有閉目而鄙者。有談驢
濤之聲于大衆之前。必有駭其耳之倍者。有談

基耗于大衆之前。必有怪其志之卑者。有談焉。展于大衆之前。必有異其足之偏者。試焚香于大衆之前。即逐臭之夫。吾知其必不掩鼻而過也。則癖乎性乎。吾茲之謂性。亦即天下之大同而言耳。安知天下之大同。非癖耶。余每于月夜焚香。古桐三弄。便覺萬慮都忘。妄想盡絕。此際即性亦歸。天癖何處尋。守安有頃曰。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思。息心。除妄想。都

緣無事可思量。試思香是何味。烟是何色。穿窬之白。是何影。指下之餘。是何音。恬然樂之。而悠然忘之者。是何趣。不可思量處。是何境。世耶。癖耶。路破草鞋無覓處。元來只在此香中。

○○○黃茗

翼而飛。毛而走。法而言。此三者俱生于天地間。飲以沽飲之時義遠矣哉。至若救渴飲之以兼。渴憂飲之以酒。蕩昏寐飲之以茶。此陸羽

茶經所由著也。故菴茗之法。有六要。一曰別。曰水。三曰火。四曰湯。五曰器。六曰飲。有辦茶有散茶。有末茶。有餅茶。有研者。有熬者。有煬者。有春者。故經有之曰嚼。味嗅香非別也。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揀乳泉石池慢流者。二其江水取去人遠者。井水取汲多者。故經有之曰飛。湍。壅。滌。非水也。其火用炭。次用勁薪。其炭曾經燻炙為膻膩所染。及膏木敗器不用。

故經有之曰帝。薪。庖。炭。非火也。其湯沸如魚目微有聲為一沸。綠。處如湧泉連珠為二沸。騰波鼓浪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故經有之曰操。銀。攪。處非湯也。器以金銀為上。瓦。錫。次之。茶列性。駛。非高。以金銀。味必破。器而走。茶碗。茶匙。若生銹。必大損茶味。必須先時洗潔。點茶。先須燴盞令熱。則茶面聚乳。冷則茶色不淨。故經有之曰。蠲。甕。醒。醑。非器也。茶之為飲。發乎神農。聞

于周公。齊有晏嬰。漢有楊雄。司馬相如。及晉謝
安。左思。各徒背飲焉。無間冬夏。故經有之曰。夏
興冬廢。非飲也。范希文有言。年々春自東南來。
建溪先暖。冰微開。溪邊奇花冠天下。武夷仙人
謫古哉。南山丈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採薇。長
安酒價減千萬。成都藥市無光輝。不如仙山一
啜好。冷然便欲乘風飛。余幸得產茶方。又蕪得
烹茶六要。每遇好朋。便手自煮。洵々乎如瀾松

雪菴清史

清談三卷

之。焚清吹。皓々乎如春空之竹白雲。但願一甌
常及真。不用樟。腸挂。腹文字。五千卷也。故曰飲
之時義遠矣哉。

○○習靜

天壤間萬事紛々。何常不從靜中做將來。人心
真境。寂然不動。則無風月花柳不成。造化無情。
欲嗜好。不成心體。是靜又非。徒不動也。從動屏
靜。見雲興便悠。悠共遊。雨滴便冷。冷俱清。鳥啼

懷欣然有會。花落便洒然自得。蓋機息便有
到風來。不必苦海入世心。遠自無車塵馬迹。何
須廂疾立山。故人心自有一部真文章。都被殘
編斷簡封錮了。人心自有一部真鼓吹。都被妖
歌艷舞湮沒了。則習靜之工。正復本還真之要。
靜一習。則屠肆糟市。屋脫淨土。語不云手佛。休
塵境為真境未了。僧家是俗家。故三杯後一真
自得。惟知素琴橫月。短笛吟風。斗室中萬慮都

清談三卷

捐。說甚畫棟飛雲。珠簾捲雨。不然。縱一琴一鶴。
一花一卉。嗜好雖清。魔障然在。彼非絲非竹。而
自恬愉。不烟不茗。而自清芬者。是何景界也。今
人但解讀有字書。不解讀無字書。知彈有弦琴。
不知彈無絃琴者。是皆不知此中景界。原無文
字無聲音。故色慾火熾。一念及病。時便興似寒
灰名利。飽甘一想到死。他便味如嚼蠟。非此中
原靜不擾。何能一念一想。便見本來。此寒潭月

影。所以窺見身外之身。五疾雖聲。所以曉曉。中之夢。故青天白日。的節義。自暗室屋漏中。培來。旋乾轉坤的。經給自。臨深履薄。處養出。就謂靜中不落空。而動處無受用也。試時常喧攘。即平日所記憶者。皆漫然忘去。境在清寧。即夙昔所遺忘者。又恍爾現前。則靜中之受用。可知悠長之趣。不碍于醺睡。而碍于啜菽飲水。惆悵之懷。不生于枯寂。而生于品竹調絲。則靜中之氣味。可尋。機動。予影疑為蛇蝎。寢石視為伏虎。此中渾是殺氣。念息。石虎可作海鷗。蛙聲可當鼓吹。觸處俱見真機。則靜中之意。象可參。此身常放在閑處。榮辱得失。何能差遣我。此心常安在靜中。是非利害。何能瞞昧我。則靜中之識。力可奮。衆冕行中。着一蓑衣的山人。便增一段高風。漁樵路上。着一袈衣的朝士。轉添許多俗氣。則靜中之人品。可悟。故閑熱中。着一冷眼。即省幾

多苦心思。冷落時。存一靜念。便得幾多真趣味。靜之工大矣哉。或謂春至時。花尚鋪一段好色。鳥且轉幾句好音。如何得靜。不思此一段好色。從何處見。此幾句好音。從何處聞。此音此色。從何處來。此音此色。又從何處去。或謂人生居順境。則滿前盡藏兵刃戈矛。處逆境。則周身皆寓鐵砧藥石。橋弄英雄。顛倒豪傑。如何得靜。不思措逆困窮。險宦炎仕。是煅鍊。索傑。陶鑄英雄。的一副鑪錘。故樂中樂。非真樂。一苦一樂相磨煉。煉極而樂從苦來。其樂始久。信中信。非真信。一疑一信相參勘。勘極而信從疑得。其信始信。靜中靜。非真靜。一動一靜相陶鑄。極而靜從動出。其靜始真。此伊川先生見學者靜坐。便以為善學也。天下大學問。只一靜字。便了。古德云。竹影掃階塵不動。月輪穿沼水無痕。極善言靜者。道家以常清靜為心體。看來胸中既無半點物欲。

已如雪消爐頽冰消日。眼前自有一段空明時。
見月在青天影在波。若離動求靜是離心求體。
非吾之所謂靜也。如此言靜又何必習。

〇〇尋真

人生百年里中。如白駒過隙。風雨憂愁。輒屋大。
半其間。得閒者。百才一知。而能事者。又千才一。
耳。茫茫衆生。誰不歸盡。墮地之時。死案已立。趨。
名奪利。惟日不足。頭白面焦。如慮銅鐵之不堅。

不思二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眼成空。何不一筆。
勾銷。尋取自家本來真面目。縱胸中有萬卷書。
筆下無一點塵。到這地步。不知性命所在。一生。
聰明。要做甚麼。三世諸佛。則是一個有血性的。
漢子。善乎佛印之言。真得尋真之要。今世能尋。
真者。幾人。石火光中。爭長競短。蝸牛角上。較雌。
論雄。豈知上床別了。鞋和襪。未審明朝來。不來。
故人生只是一箇真。壞而別之。似有真境。有真。

趣。有真情。有真樂。如何尋真境。則簡文入華林。
園。覺魚鳥來親人。夫會心處。何必在遠。翳然林。
水。便自有淥澗閒想。故詩有曰。樂意相閑。禽對。
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戴。仲若春日。携雙柑斗酒。
往聽黃鸝聲。便以為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故詩。
有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境雖。
不一。在人自尋。如何是真趣。蘇子美無應接奔。
走之勞。靜院明窓。羅列圖史。琴樽以自娛。有興。

便泛小舟。吟嘯覽古。于江山間。渚茶野饌。足以。
消憂。尊鱸稻鱗。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時。
相往來。佛廟仙觀。可堪寄足。故詩有曰。閒為水。
竹雲山主。靜得風花雪月樵。唐子西午睡初足。
汲山泉。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
離騷太史公。及陶杜詩。韓蘇文。泛容步山徑。弄。
流泉。漱齒濯足而歸。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
飯。欣然一飽。弄筆窓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

藏守帖筆蹟盡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不覺夕陽在山。紫綠萬狀。变幻頃刻。恍可入目。牛背笛聲。兩三來歸。而月印前溪矣。故詩有曰。幾樹梅花半輪月。數篇詩卷一爐香。如二公者。得真之趣者也。如何是真情。柳子厚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

唐荊川集

清談三卷

十

極。夢亦同趣。故詩有曰。但得醉中意。勿為醒者傳。羊祜登峴山。謂其中即鄒湛。自有宇宙。便有此山。惜皆湮滅無聞。使人悲痛。如百歲後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故詩有曰。百年三萬六千日。幾度風流醉賦詩。若羊柳者。得真之情者也。如何見真樂。邵康節至洛。蓬華環堵。不蔽風雨。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名其居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為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

香獨坐。哺時飲酒三四甕。微醺便止。不使至醉。興至輒哦詩自遣。故其詩曰。林泉好處將詩買。風月佳時用酒酬。天隨生。採杞菊以食。欣然彈琴自適。夫千室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擊鮮以飽生者。生獨閉閤不出。率室腸貯古賢遺言。其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而獨自怡然也。故詩有曰。一文沒也。還留竹。四壁蕭然。不賣琴。若陸邵者可謂得真樂矣。噫。衮衮馬頭塵。勿

唐荊川集

清談三卷

十

勿矧隙影。何處可尋真。然萬籟寂寂中。忽聾一鳥弄聲。便喚起許多幽趣。萬卉摧剥後。忽見一枝擢秀。便觸動無限生機。彼所強別真境真趣。真情真樂者。皆在我耳上眼前真。所謂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第無如憂愁自困。閒少知少者。何耳。余謂事稍拂逆。便思不如我的人。心稍怠荒。便思勝似我的人。則風斜雨急處。自立得脚。史花濃柳艷處。自着得眼。高路危徑。險處自回。

得頭早如此則情境界趣不出我性真尋真者亦當于此處着力斯無負百年人

○○讀書

田鼠化為鴽。雀入大海為蛤。魚且有變化。矧伊人乎。人之變化在讀書。故善讀書者。月異而歲不同。時異而日不同。陳君有言。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真得書趣者也。而坡公又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

讀書須要熟讀

十二

不已。知言哉。昔甯越中年鄙人也。苦耕稼勞問其友安得免此。友曰。惟讀三十年書可矣。越曰。請以十年人休。不敢休。人卧不敢卧。故十五年而為周威公師。未也。越其窮苦者也。乃若已貴之士。如范質。趙普。寇準。輩亦有之。質之仕也。未嘗釋卷。曰。嘗有異人言。吾當大用。苟如其言。無學術。何以處之。普之相太祖也。論語不釋手。曰。吾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論語佐

讀書須要熟讀

十三

太宗致太平。準之請教張詠也。霍光傳不可不讀。至不學無術。嘆曰。張公謂我矣。夫已貴猶可已也。尚且汲汲。乃若中年之士。亦有之。坡仙所謂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如高適五十始作詩。見推于少陵。老泉三十始讀書。獲許歐陽子是也。未也。此功名之士也。乃若學道之士。亦有之。胡淡菴見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者三十年。然後于道有進。未也。此獨其少年也。乃若張無垢。誦黃。寓寶界寺。寢室有短窓。每日昧爽。輒把書立牕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泊歸。窓下雙趺之跡。隱然猶存。此其晚年為難耳。乃縱橫之士。亦有之。蘇張縱橫者也。迭剪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或假食于路。遇見墳典。途中無可記。剗則書掌及股。疲還寓之。及揣摩成。取金卽如斗大。夫縱橫其術也。勤若乃能有成。至

如神仙之徒。一絕粒足矣。乃道士侯道華之騰去也。書不去手。曰天上無凡俗神仙。夫呂洞賓陳搏賀元。施肩吾皆書生也。宋譙定。雍孝聞尹天民皆以儒生得道者也。豈所謂頑仙不如才鬼。亦謂神仙不讀書亦免不得一個俗澡耳。夫神仙猶不廢讀書也。况暮年之人如晉平公者而師曠猶以炳燭進。雖少而好學日出陽矣。壯而好學日中光矣。老而好學炳燭明矣。炳燭之

書卷清史

清評三卷

十五

明孰如昧行乎。曹孟德有言。老而好學者。惟孤與袁伯業則書何可一息廢也。未也。書猶其大者也。乃若小技亦有之。孔子學琴。千裏授一調。即彈之而成聲。夫子不以為足也。凝神定慮。專意而習。至于五日。襄曰可以益矣。曰丘得其數。未得其數也。又習五日。可以益矣。丘得其數。未得其理也。又五日。可以益矣。丘得其理。未得其人也。又五日。喟然曰。丘知其人矣。頃然而長。黜

書卷清史

清評三卷

十五

然而黑。眼如望羊。有四國之志者。其文王乎。夫琴其小者也。孔子因而知其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腹不能詩。書謂之饒目。不接聖賢謂之瞽耳。不聞善行謂之聾。噫。此趙季仁平生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不謂其迂也。乃羅景綸則曰。畫安可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嗚乎。孰知莫放過三字。即為讀書秘密藏乎。果能

著書

士各有志。道德者無取功名。志功名者無取富貴。千秋而下生人之權不屬富貴而屬之秉筆者。故文章之士以立言為不朽。故毫吮墨仰面觀屋。垂堂文以自見。不欲藏之山川。傳之其人。噫。志亦良苦矣。雖然立言亦何容易。必有包

天包地。包千古。包來今之識。令人讀之。洋洋灑灑。徐而按之。警上惶上。必有驚天驚地。驚千古。驚來今之才。令人誦之。爽上冽上。震而思之。正堂上。必有破天破地。破千古。破來今之膽。令人讀之。奇上怪上。細而玩之。不可磨滅。何謂識。一人之身。自頂至踵。不過數尺。而三百六十骨節之中。三百六十種尸蠱族焉。既有尸蠱。則必有目。有目。必有晝夜日月之明。有目。則必有足。

有足。必有山岳河海之托。有足。則必有口。有口。必有鹹酸辛辣之嗜。有口。則必有慾。有慾。必有養生送死之具。有慾。則必有生聚。有生聚。必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故肘間之蠱。必咲指節間之蠱。為夷狄骨間之蠱。必妄臆膚間之蠱。為中國寡識之夫。何異尸蠱。彼其溺于所聞。膠于所見。因臆為說。因說為書。遂使天下皆化為尸蠱之見。妄指七尺。為中國為夷狄也。可不太。

哀。故必以天地為七尺丈夫。以婆娑世界為一節虛室之虛。以人物鳥獸聖賢仙佛為二萬六千中之一種族。具如此識者。方許著書。何謂才。猶魚也。識猶海也。大才猶巨魚也。惟海得而容之。俟海之中。有大魚焉。但一開口。而百丈風帆並流。以入曾無所碍。則其腹中固已江濤若矣。水族見之。驚怖太息。此豈淩為孫且所制網罟所加。海人言有大魚者。乘潮入港。及潮去不。得去。呼集數十百人。持刀斧直上魚背。恣意斫割。連數十百石。是魚恬然如故。潮至淩乘以去。雷海之濱。有大魚如山。視之以為雲。為霧。中午霧散雲收。果見一山在大海中。連互若太行。自東徃西。直至半月日乃休。則是魚也。其長又奚啻三千餘里哉。吾以世之大才。似之具如是才者。方許著書。何謂膽。楚俗尚鬼。致鬼有物。肩挺之鬼。搖兀不休。所附者長而狹且直。是一種鬼。

寵。嬰之。免。聲如歌曲。所附者腰大而細。一
種鬼。兀了之鬼。刺。喙如雷。所附者短身長。味。又
自一種。斛桶之鬼。厲聲疾呼。所附者。開口空腹。
又為一種。群楚之人。紛。上。蔽。塌。見。許多鬼。附。許
多物。若有人焉。明。灼。鬼物。鬼名雖多。提。不。離。鬼。
譬之古文。諸子百家。是。上。非。上。其中不一。總。而
斷之。皆曰。一理。人不敢非。人不敢是。此中是非。
非。膽。惡。斷。譬之孔孟。黜。關。異。端。邪。上。正。上。相。非。

雪菴清史 清譯三卷

無已。提。而。定。之。至。正。乃是正中。之。邪。上。中。之。正。
此中。邪。正。無。膽。惡。定。具。此。膽。畧。方。許。著。書。故。吾
始。而。津。上。乎。百。家。也。曰。葩。矣。其。議。論。橫。生。乎。已
去。而。為。左。氏。司。馬。曰。善。哉。洞。上。乎。蔚。然。燦。然。是
經。緯。之。章。也。已。去。而。為。孟。氏。曰。大。矣。哉。文。以。道。
燁。其。著。作。之。聖。乎。左。氏。司。馬。猶。隸。之。也。吾。子。百。
家。取。膽。焉。膽。又。須。飾。之。異。采。也。于。左。馬。取。才。焉。
才。又。須。運。之。識。智。也。况。百。家。左。馬。未。嘗。無。才。未。

皆無膽。未嘗無識。而且不得與孟氏將。則亦以
其無字不文。無字不理。無字不義也。文者才也。
理者識也。義者膽也。義不主于理。文不在于數。
勸者不成書。即義深矣。理當矣。而文不工者。不
成書。限于其識之所不至。流而之。俚。鷯。于。其。膽。
之所不決。屈而之。鄙。拘。于。其。才。之。所。不。大。逃。而。
之。險。若是者。縱成書。可傳乎。不可傳乎。故古之
著書者。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才膽各異。識見深。

雪菴清史 清譯三卷

遠。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其讀詩也。如未嘗
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其讀屈原莊周也。
如未嘗有六經。吐辭匠意。若令後人無着脚處。
而後之君子。愈引愈神。亦唯膽識有以為之主。
也。今之著書者。為古人註脚。識無其識。既以定
法。緯已。又以定法。緯天下後世。畧無半緯可出
頭處。膽無其膽。畧上。開口。便以為。謗。聖。罵。賢。自
甘以。贅。導。替。相。安。無。事。才。無。其。才。指。幾。血。出。鬚。

幾。樵。枯。幸。得。一。語。便。說。莫。對。尋。章。摘。句。根。脚。穿。離。備。諸。醜。惡。誦。之。嘔。腸。噁。口。士。雌。黃。筆。代。交。鉞。余。頗。有。志。第。恐。識。膽。才。畧。一。不。如。人。反。令。功。名。之。士。笑。我。蠹。魚。富。貴。之。夫。鄙。我。霞。靚。然。敢。干。著。作。者。無。論。其。才。若。何。即。其。膽。識。已。足。親。已。請。問。志。著。作。者。與。志。功。名。富。貴。者。奚。辨。曰。辨。之。以。千。秋。萬。年。

○○○論文

壬子四月維夏。科頭巽踞草玄亭上。誦佛偈言。頗有微悟。二兒子世鼎世鼎問文。遂以偈言為二子。繹其要。曰。悟。慧。寂。禪。師。有。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錫。之。地。今。年。錫。也。無。龍。濟。師。又。曰。翠。竹。黃。花。非。外。境。白。雲。明。月。露。全。身。頭。上。盡。是。吾。家。物。信。粘。來。不。是。塵。欲。開。悟。門。須。要。博。古。古。如。六。籍。及。經。官。小。說。亟。搜。矣。即。佛。經。為。天。下。第。一。部。文。亦。宜。亟。為。參。

徹。今。人。不。善。讀。遂。用。其。惡。語。死。句。不。知。盡。可。食。不。許。汝。滿。口。食。也。無。著。師。有。偈。云。一。葉。扁。舟。泛。渺。茫。呈。繞。舞。棹。別。宮。商。雲。山。水。月。都。拋。卻。羸。得。莊。同。一。夢。長。博。古。則。識。卓。古。來。文。章。至。今。不。朽。著。大。段。有。二。十。分。識。洞。山。師。偈。云。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解。說。不。思。議。若。將。耳。聽。聲。不。現。眼。裏。園。聲。始。得。知。識。卓。則。品。高。文。要。有。品。梅。之。清。瘦。桃。之。綽。約。牡。丹。之。富。麗。各。自。完。其。天。趣。而。已。故。智。

明師題像偈云。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裡。惟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嘔。你。是。何。人。然。品。以。神。品。第。一。文。何。以。有。神。我。與。古。人。相。隔。數。千。載。數。語。之。下。令。其。音。容。氣。象。儼。然。欲。生。非。神。何。傳。故。人。言。文。字。之。妙。若。有。神。助。非。神。能。助。之。由。自。家。神。到。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永。明。禪。師。有。偈。云。孤。猿。叫。落。中。岩。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會。得。白。雲。深。處。坐。禪。僧。神。可。

附曰。附于骨。今人每拈出兩個字。眼認做骨子。不知一落字眼。即謂之內骨。子原是露不出的。故一字一句。俱各有骨。傳大士偈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畢竟是有。不見其形。然骨既有。而布置不如法。則骨橫生。此在整格一題。自有一題之格。路則得勢。故釋伽偈云。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上何曾法。要知文勢。須在步驟。故得勢。則得機。慧日禪師有偈云。

香齋清史 清源三卷

一題上翻四大海。一拳上倒須彌山。佛祖位中留不住。又吹魚笛泊羅灣。機者。摩盞氣調中。幹於詞格內。有宿儒不得。于初學。終日不措。于倉卒。微乎微乎。心可得會。口不可得言。忠國師有偈云。法上法。元無法。空上空。亦不空。靜喧語嘿。本來同。夢裡何勞說夢。有用上中無用。無功上裡施功。還如果熟自然紅。莫問如何修種。機到則氣自沉。余嘗謂友輩。脫藁時急須疾讀。

一過無有阻。軟便是一篇好文章。故氣充則意自負。雲峯師有偈云。瘦竹長松。滿翠香。沆風疎月。度微涼。不知誰住。原西却每日鐘聲送夕陽。鑽石取火。上出石中。謂是鑽火。上提石體。謂是鑽石。上是火。廊石火。燒見鑽鑿。何有。則知意為題。題是意。廊上不留碍。體即現成。鑽鑿到處。意即躍出。如青蓮花。即在佛面。善慧大士偈云。夜上抱佛眠。朝上還共起。上坐鎮相隨。語嘿同

香齋清史

清源三卷

廿三

居止。纖毫。不相離。如形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般是。然其妙在。緊此千金不傳秘也。鑑貞師不云乎。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首。昨日與今朝。紫吳母乃近于促。曰貴轉。轉則不窮。轉則不板。如遊名山。至山窮水盡處。觀止矣。俄而懸崖穿徑。忽又別出景界。令人應接不暇。商那尊者有偈云。非法亦非法。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轉矣。母乃近于支。曰

貴翻。則易。奇如猛虎。項下金鈴。是誰解得。則曰。繫者解得。此翻法。景致。日新。摩訶迦葉。尊者。偈云。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于一法中。有法。有不法。文字。有自然之景。天然之致。若法。真禪師之偈云。柳色含煙。春光迴秀。一峯孤峻。萬卉爭妍。白雲。佇已無心。萬目青山。元不動。漁翁垂釣。一溪寒色。未曾消。野渡無人。萬古碧。潭清似鏡。請問。此是如何景致。景致既佳。自然。

出色。詩不云乎。艷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今世有不知色是何物。甚至認詞為色。夫詞不辭已。而用之者也。認詞為色。弊必流為套。為肥。為膩。為亂。為幫。為野。至如諺曰。早知不入時人眼。多買胭脂盡牡丹。嗚乎。痛哉。故玉泉師有偈云。一印。空。萬象收歸古鏡中。一印。水。秋蟾影落千江裏。一印。泥。細觀文彩未生時。吁。如此則作文亦甚苦矣。得不涉趣乎。頤涇陽先生云。讀。

書之暇。當觀四十家唐詩。與蔡中郎比。西廂記。漏深時。令童子烹茗焚香。或撫琵琶。或弄簫管。或朗誦楞嚴經一卷。此中冷然得此佳趣。行而為文。有不妙絕一世。耶。墮窻和尚有偈云。鑑。照入瘦鏡。凸。照入肥。不如打破鏡。還我舊面皮。汝試猜着。然第一要緊工夫。尤在首意。大旨了。意到筆隨。洞山師云。功忌促。促他覓。迨。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得逢渠。今正是我。今。

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噫。會得。便至妙莊嚴海。不會得。則百千野狐身。有能奉持此正法。藏于末劫中。永不退轉。是真莫負如來意也。嗚乎。罪乎。汝尚勉旃。

作詩

庚戌春。讀詩紅雨樓。長兒世。問作詩。夫作詩之法。論于名家。不啻詳。余何以告汝。雖然。阮光祿有言。非唯能言人不可得。政索解人亦不可。

得則有若嚴儀卿之論禪云。禪家者流。乘有大
小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
乘。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故禪在妙悟。詩亦
在妙悟。機一徹。則立志自高。入門自正。使字
自當下字。自警用意。自深琢句。自雅使事。自安
敘事。自化咏物。自肖風景。自佳故曰。詩有別材。
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老杜不云。平
生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如此則立志
自高矣。然必作驚人語。即不驚人。此何異步
趨華相。圓去之。彌遠。又何異日臨蘭亭。一帖從
此門入。那得佳。必取法操魏晉盛唐。不傍天寶
以下諸公。作生涯。則下發詩魔。無由入肺腑。新
入門正矣。使字何以當。如老杜遠。臨浮水靜。輕
燕受風斜。坡公最愛此受字。謂燕迎風低飛。非
受字不能形容。又如陳。讀杜詩。至身輕一
鳥下。缺一字。陳與無客。一字補。云疾云落。

云。起。終。不如杜公身輕一鳥過。七字之妙。此類
是也。下字何以響。蓋煉字。不如煉句。詩云。吟安
一個字。撚斷數莖鬚。如七言五字。響則返照入
波翻石壁。歸雲樺樹。失山林。五言三字。響則渡
峯上蒼額。獨鵲巢庭柯。此類是也。用意何以深。
蓋煉字。又不如煉意。詩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
外歸。大約自煉字中來。如綠隨風折筍。紅綻雨
肥梅。如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如
秦時明月漢時關。此類是也。至于琢句。如老杜
紅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皇枝。此類是也。
若使事。則當轉法華。勿為法華轉。東坡送入守
嘉州云。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
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如謝玄暉。澄
江靜如練。魯直則使云。憑誰說與謝玄暉。解起
澄江靜如練。李于麟為朱司空賦新河詩。中一
聯云。春流無恙桃花水。秋色依然瓠子宮。按三

詩水。謂之桃花水。為害極大。此聯不唯對偶精切。而使事之妙。有不可言。若敘事。則當如王敬夫出門二月。已三月。騎馬陳州來。亳州之作。又如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此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與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共敘事。員緊。始藏一字。不待是也。彼詩云。論盡必形似。見與兒童隣。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故咏物。須得言外之意。蘇福八

歲咏初月時云。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低事半。分無却。于無震。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又如劉禹錫咏鶴云。徐引竹間步。遠含雲外情。許渾咏鷺云。雲漢知心遠。林塘覺思孤。可味也。慎莫學張仲之咏鷺。鷺滄海最深處。鱸魚啣得來。則免嘴脚大長之誚矣。奈何有生。剝少陵。得措義山。致令自家風景甚惡。如僧德崇之見。嘲于徒有來分江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

又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者。可鄙也。即詩家言。殺風景有六。而踴襲不與。若無所用。鄙者亦痛懲深矣。故作詩之法五。曰體制。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詩之品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悽惋。其用工有三。曰起結。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槩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詩之極致。一曰入神。噫。盡之矣。余何容贅。故藻魏晉。與盛唐。則第一義也。

大曆以還。則小乘禪也。落第二義矣。若晚唐則聲聞辟支果也。能以禪學通詩學。則幾矣。或曰。高者無俗累。無位者累于俗。為俗累者無詩心。累于俗者無詩身。余不謂然。夫人孰能了俗。但自了此心耳。若人能了心。何必學王宣子。絕不喜見俗人。方有詩身。何必學其不營俗念。便有詩心。余謂人之於詩。在天雲霞。在地草木。變化萌芽。不可方物。若假詩身。詩心。方有佳句。則

興之所到。觸機而吟。山痕水紋。透漏筆端者。是又何物。千秋之下。當有具眼。

○○臨帖

秦興同天下之書。李斯遂為世宗。趙高胡毋敬。改省籀篆。謂之小篆。程邈所上。趨便捷。謂之隸書。王次仲分取篆隸之間。謂之八分。自邈以降。謂之秦隸。賈勗三倉。蔡邕石經諸作。謂之隸隸。鍾王變隸。謂之今隸。今秦隸。謂之古隸。

庾元威造為散隸。義獻漫變新體。別以今隸。謂之楷法。史游又解散隸體。謂之章草。張伯英之法。謂之草書。衛瓘漫采芝法。燕乎行書。謂之草草。義獻之書。謂之今草。構結微渺者。謂之小草。渡有所謂游絲。草宋蔡襄為飛草。謂之散草。劉伯昇小變楷。謂之行書。燕真。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草行。蔡邕所作。輕微大字。謂之飛白。故真行草書之法。其出于諸體。其員勁古淡。則

出蟲篆。其點画波蕩。則出八分。其轉換向背。則出飛白。其簡便痛快。則出章草。然而真草與行。各有體製。惟真生行。惟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或云草書千字。不抵行書十字。行書十字。不抵真書一字。此豈知書者哉。每觀古帖。欣然有得。便即臨寫。雖不其肖。亦覺有致。昔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東坡謂章七書。必不佳。少其從門入也。若下筆

之際。盡仿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道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習。燕通心。手相應。乃臻妙境。大要臨書。易得意。難得體。摹書易得體。難得意。離之而近者。臨也。合之而遠者。摹也。臨進易。摹進難。斯言得之矣。乃真書之妙。無出鍾元常。王逸少。今觀二家之書。皆蕭洒縱橫。不拘平正。至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氣。矧歐虞顏柳前後相望。故其下筆。應矩入規。無渡魏

晉飄逸。彼親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態。譬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別字之斜。黨字之正。千字之疎。萬字之密。各有所宜。隨字體認。故字之眉目。在于點。此要。傾。精神。向背。浮勢。字之體骨。在于畫。須要。堅。正。勻。靜。起。止。合。節。字之手足。在于ノ。須要。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若鳥翅。若魚翼。翩。自。得。字之步履。在于挑剔。須要。沈。實。或帶斜拂。或橫引。而外。至用筆之妙。全在轉摺。轉摺欲少駐。則有力。轉不欲滯。則不道。然真以轉而道。草以摺而勁。此又不可不知。作字之法。懸針。頗難。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後縮。謂之垂露。故米老云。無垂不縮。無往不收。蓋用筆不欲太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則形枯。多露鋒芒。則意不持重。深藏圭角。則體不精神。善我竟章之言。可謂妙得筆理者也。草書之體。若見

閭蛇。若見擔夫。若見大娘舞。引伸觸類。造妙入微。欲其曲折。負而有力。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折。如印泥。故一點一畫。皆有轉。一波一拂。皆有三折。一ノ。皆有數樣。一點欲與畫相應。兩點欲相自應。三點一起。一帶一應。四點一起。兩帶一應。筆陣圖云。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便不是書。又須畧考篆文。以知點畫來歷。先後如左右之不同。刺刺之相異。王之與玉。示之與衣。以至秦泰奉春。形同體異。一一胷中。斯無錯誤。總之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性情。草以點畫為性情。使轉為形質。又不可死蛇挂樹。踏水蝦蟇也。至于用筆之訣。盡之雙鉤懸腕。諫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雖持筆有偏正不同。然正以立骨。偏以取態。自不可已。元常以多力豐筋為書法。夫亦立骨取態之義云。雖然學書何容易哉。即用筆墨之間。亦自有法。文房

四寶。闕一不可。用墨作楷。欲乾。然不可太燥。你
行草。欲燥潤相雜。然不可太濃。蓋潤以取妍。燥
以求險。太濃筆滯。太燥筆枯。筆欲鋒長勁而員。
長則含墨。勁則有力。員則妍美。此又臨池者所
當知也。嗟夫。學書何容易哉。一畫失所。如壯士
折一肱。一點失所。如美女眇一目。學書何容易
哉。余先叔祖小洲公。及先君子賓吾公。皆于臨
池着力。遺跡尤存。余小子不敏。每取諸名帖。及
先君子遺踪。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嘗去臨獨
書。頗覺散朗多姿。乃知從門入者。果不佳也。奚
歎章士哉。

○作畫

畫有六法。氣韻生動。骨法用筆。應物寫形。隨類
傳彩。經營位置。傳模移寫。此六法也。五法可學。
而能。氣韻必在生知。此豈可巧密得。歲月到是
必默契神會。不知其然而然者乎。豈惟六法又

有三病。一曰板。二曰刻。三曰結。腕弱筆痴。全虧
取與物狀平福。不能員渾。曰板。運筆中疑。心手
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曰刻。欲行不行。當散
不散。似物凝碍。不能流暢。曰結。豈惟三病。又有
六要。氣韻兼力。格制俱老。變異合理。彩繪有澤。
去來自然。師學捨短。豈惟六要。又有六長。嚴幽
求筆。僻澁求才。細巧求力。狂怪求理。無墨求染。
平畫求長。豈惟六長。又有八格。石老而潤。水淡

而明。山要崔嵬。泉宜洒落。雲煙出沒。野趣迂回。
松偃龍蛇。竹藏風雨。豈惟八格。忌有十二。一忌
布置迫塞。二忌遠近不分。三忌山無氣脈。四忌
水無源流。五忌境無夷險。六忌路無出入。七忌
石止一面。八忌樹少四枝。九忌人物僵儻。十忌
樓閣錯雜。十一忌滄涼失宜。十二忌點染無法。
噫。此作畫之大畧也。下手工夫。則須三十分才。
二十分膽。二十分識。若文與可畫竹。先得成竹

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又若孫知微。欲作湖灘水石。大慈寺壁。營度經歲。不肯下筆。一旦倉皇入寺。索筆墨甚亟。奮袂如風。頃臾而成。作錚澗跳蹙之勢。洵如欲崩屋如二公。若母論其才。其膽其識。即其氣韻生動。得畫之趣。入畫之神。非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膽。二十分識者。能乎作畫者。不可無是觀矣。余家叔祖侯

代好事母如公者。吾嘗就公索食。其舉戲亦直。今雙荷葉收掌。待添丁長以付之也。余惟世乏神品。六法漸湮矣。嗚乎。安得二十分才。二十分膽。二十分識者。上下千古。為生平一大快哉。○○賞鑒
米元章有云。好事家與賞鑒家不同。好事家慕名。收置不辨真偽。若賞鑒家。博覽洽聞。深得古意。欣然玩賞。如對古人。噫。豈獨物哉。古今稱善賞鑒者。莫如秦皇。漂武。其讀韓非相如之文也。恨不得與斯人同時。天下有賞鑒若此者乎。魏武病頭風。方伏枕也。一見陳琳檄。即躍然起曰。此愈我疾。此愈我疾。天下有文章辱及其祖父。而且以起病。賞鑒若此者乎。其愛丁儀才也。歟。嫁之愛女。五官中郎將以儀眇也。恐愛女不悅。遂以操悔曰。丁掾好士。即兩目盲。猶當嫁女。何況但眇。是兒誤我。天下有賞鑒而忘其眇。忘

非愛。忘其女之所不愛。若此者乎。唐明皇于李
白也。愛其才。使力士脫靴。貴妃捧視。天下有賞
鑒而忘其所寵任。忘其所溺愛。若此者乎。然秦
皇所非而不能。用。又因而殺之。吾于此正謂秦
皇精于賞鑒也。以非之說難。是必能窺主意。而
巧為逢者。不殺之。安知指鹿為馬。不在非也。然
去一非。而又有李斯趙高。在則賞鑒之難也。漢
武得相如。不聞大用。竟渴死。文園吾于此又謂
漢武之精于賞鑒也。以文君之寡。相如且竊以
逃其無行何如。如此之人。而堪托國家也。至死
猶以封禪倭。幸不大用耳。當其時。政帝用武之
秋。而李廣竟以不候則賞鑒之難也。丁掾陳琳
操已具隻眼矣。而孔北海。楊主簿。才豈出二子
下。而卒乃殺之。何也。正操之所以能賞鑒也。大
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是與禰正平所交好者。
即正平不善藏所用。而孔楊之馳騁聰明。不自

韜晦可知也。以此輩無職之夫。留之家。國安在。
不以人國為僥倖。而丁陳家。上無所大用。則賞
鑒之難也。明皇之愛李白。士人生平所無者。胡
終使之流落不收也。此明皇之所以能賞鑒也。
逢知其誤。必以酒誤身。上之不愛國。于何有。永
王璘之沒。豈不得死哉。而卒以祿山致禍。何明
于李暗于安也。則賞鑒之難也。當今人文盛矣。
其賞鑒者。當不乏人。豈特物我。張彥遠云。有收
藏而不能鑒識。能鑒識而不善閱玩。能閱玩而
不能裝褫。能裝褫而無銓次。皆所謂好事家也。
龐士元之見屈于百里也。不能鑒識之一徵。賈
長沙之悲憤于鵬鳥也。不能閱玩之一徵。沈謝
之引短推長。僧虔之禿筆自免也。不能裝褫之
一徵。嗚乎。此越石父之所以請絕于晏嬰也。則
能裝褫而無銓次者也。丈夫以半生肺腑。投人
人未有惜者。矧雕虫小技。安望人之我收。此時

即有面安嚮。有足安施。有口安吐。何怪匠人磨斤牙生絕絃也。日者若吾閩施公之手孫。滌陽蕭公之於湯。何異鍾鼎真所謂千秋國士思者。此雖孫湯之有手。施蕭之有目。然必若孫先生之於施。湯先生之於蕭。斯不負賞鑒。余聞胡人之得浦麴蟲也。置油膏銀鼎中。搗火其下。鍊之七日不絕。煖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海中出。珠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此而不受。食頃有一玉女衣露綃之衣。翩自海中出。捧紫玉盤中有大珠數十來獻。胡人罵而不受。俄有仙人來獻一珠徑二寸許。青光泛空。照數十步。胡人笑而受之。謂其徒曰。至寶來矣。於是絕燎收蟲吞其珠以入海。上水豁開十步。鱗介之族俱辟易迴避。游龍宮入蛟室。珍珠怪寶任意所擇。絲一夕而獲寶甚多。若胡人者。真能賞鑒者也。得一至寶而羣寶悉至。今之所負賞鑒者。皆好事家。

耳。母惑乎秦皇漢武輩。賞鑒之難。而蕭施三公專美于後也。故善賞鑒者。得一至寶為寶。樂天下之人才不入吾物色中。我○○摹古古之人摹人。故曰古之人。古之人。今之人。摹物。則曰古之物。古之物。夫古不有道德如孔孟。而不摹。不有功業如伊周。而不摹。不有節義如夷齊。而不摹。不有文章如左史。而不摹。今之摹者。亦孔之醜。試舉一巾。俄而高。俄而低。其高也。以低為今。及其低也。又以高為今。是何今之易古乎。又舉一袖。俄而大。俄而小。其大也。以大為古。及其小也。又以小為古。是何古之易今乎。諸如此類。俄以為古。則從而倣之。俄以為今。則從而更之。又何古今之遞變乎。吾觀之。耳。目。口。鼻。手足。髮膚。古今無異。吾觀之物。雞犬羊。

牛。竹木花艸。古今無異。吾觀之。味。甜。甘。辣。酸。鹹。酸。辛。苦。古今無異。吾觀之。山川。華。恒。河。海。流。峙。高。深。古今無異。是無異者。何待于暴。今日之今。即。後。日。之。古。今日之古。乃。昔。日。之。今。彼。好。事。者。賤。今。貴。古。依。上。擬。上。無。時。休。歇。不。思。犬。夫。作。事。須。當。自。我。作。古。信。如。張。思。光。之。言。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三。渡。斯。語。唾。壺。幾。碎。

○ ○ 覓友

性好朋友。時不擇覓。人或嗤余。謂余易與。常自念言。平生近交。如茶如飯。但有醉飽。無可厭棄。是近交者。自不必覓。慕向之友。如酒如肉。一經庖人。便憎色氣。是慕向者。自不可覓。意氣之友。山海奇珍。雖品異常。不宜久食。是意氣者。何處可覓。真正相知。非茶非飯。非酒非肉。亦非珍錯。高山流水。乃豎管絕相。視莫逆如此。相知何從覓得。弘正之友。即書簡牘。杜喬告祖。號金蘭契。

仲。弟。命。駕。子。猷。雪。舟。元。卿。三。徑。景。真。遠。求。如。此。覓友。古今所希。不見則思。思如調餓。見則握手。愛敬愈久。此我癖性。人人可有。有謂深交。常平無奇。何異大嚼。不知其味。古人有云。友必如己。若不如己。便不可友。我不如彼。何友。我彼已相友。方。能。砥。礪。始。知。覓友。無量。進益友。若易覓。與何可易。我慨世人。莫知我意。

○ ○ 尋僧

余癖愛尋僧。或有嘲者曰。波。擇。迦。之。徒。我。孔。子。之。徒。惡。知。三。教。名。殊。故。世。則。一。孔。子。知。人。好。名。也。以。名。教。誘。之。釋。迦。知。人。怕。死。也。以。死。懼。之。老。氏。知。人。貪。生。也。以。長。生。引。之。是。皆。權。立。名。色。化。誘。後。人。彼。今。之。嘲。者。作。何。見。解。豈。孔。子。之。徒。高。官。重。祿。妻。孥。田。宅。種。上。富。貴。皆。其。所。無。耶。若。是。則。我。孔。子。之。徒。為。釋。迦。之。徒。所。嘲。多。矣。若。謂。其。棄。人。倫。離。妻。子。則。我。孔。子。終。身。周。流。席。不。暇。暖。

豈無妻子。

論故孔子當時亦在家出家。

者也。今之為孔子後者。終日呻吟。鼻孔中數語。寄入離守人汗。一朝誤投。便自驕慢。問有狡者。又撥入良知席講。以博名高。屈則曰。孔子於我為鼻祖。我於孔子為耳孫。跡其所為。日在貪嗔。癡中不自解脫。釋迦有知。當必弋其徒。勿向此輩面。孔也。孔子若在。必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孰若尋僧。遠參。象佛。印。筆。談。稱。

演倡。檢帖賦詩。此非為釋迦護法也。聊為余癖解嘲云爾。

○○○奉佛

佛有功于世。不在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下。我說者曰。佛源于澡。流于晉。瀰漫于宋魏齊梁陳隋唐宋間。三王周孔之世。無所謂佛者。且創言地獄果報。何淺且私。乃煩祇奉。不知此政佛所為。繼三王周孔以有功於來世者也。云何有功三。

主周孔之世。道風雖衰。漸漬猶存。雖有佛法。無所用之。周孔以後。世界鼎沸。生人煎熬。非上宇宙。一身安。不有佛氏慈悲。開教先聖。乾坤安能維持。故世人見貪。衆目眇。一聞佛言。如避火坑。世人見嗔。怒發冲天一聞佛言。如畏深淵。世人見痴。如魚忘水。一聞佛言。即醒。醉迷世人見富。百般馳求。一聞佛言。珠玉塵土。世人見貴。百般不足。一聞佛言。窮達如一。世人愛生。每圖。

壽增。一聞佛言。時至。不干世人惡先。推免不已。一聞佛言。時至。即止。勇者思奮。智者思謀。一聞佛言。清淨。恬息。至于愚者。非明示果報。顯惕地獄。肆其澆戾。無有時已。又以周孔之道。守者無罪。犯者有誅。周孔亦若是淺且私乎。吾故曰。佛所以繼三王周孔以維世。雖謂三王周孔為盛。世佛也可謂佛為衰。世三王周孔也可彼。且功繼列聖。我當奉之。乾上。

○○參禪

呂洞賓參黃龍。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却點墨紙。碎琴如今不應求。中金自足。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夫錯用心者。皆由不能到此。惡字一有愛惡。便為境所奪。人奪境。上奪人。種上惡業。緣之而生。故吾儒學問。得力只是一個舍字。舍則無人無境。奪從何生。有參達觀禪師者。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裡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滄海盡教枯見底。青山直得轉為塵。如何是人境兩奪。曰。天地尚留秦。日月山河不見滌。君臣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鶯轉千林花滿地。客遊三月。妙侵天。意人能于此處。參得透。自不應看求中金。奚待黃梁夢。覺岳陽之人。始不識我。然則參禪者。當何如。坤之上。乾之下。中間一物。無售價。十萬里來。作証明。九年面壁。不說話。如何讚。如何

畫。一回舉起。一回拘。

○○說法。法不說。不明。說法者。可以根性大小分別乎。曰。可。法本平等。說法者。不可以根性大小分別乎。曰。可。分別何可。聞之楞嚴三昧。隨其所應。而為說法。故為開提人。說十善法。為小乘人。說四諦法。為中乘人。說十二因緣法。為大乘人。說波羅蜜法。皆對病根。投以良藥。雖吾夫子。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故分別可。不分別何可。問之法王。衆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于中。分別藥病。若定根基。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何以故。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若說多法。即名顛倒。故孔子云。吾無隱爾。吾無行。不與。是無分別。可究竟何如。在孔為通。為第一。在佛。名法。為第一。天下惟第

一則不可說是以維摩不說入不二法門孔故
無言為萬世宗師此之謂真說法說至無可說
乃名究竟大般會麼

○作佛事

虎畏不懼已者作佛事之說也契嵩師常瞋入
莫見其喜慧辨師常喜人莫見其瞋二人跌坐
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壞辨師比葬微笑如生
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錢塘壽禪師坐法

卷之三

赴市費了無異色是以市甯作佛事者也秀州
本覺寺一僧自文字言語悟入是以筆硯作佛
事也不作瞋喜斯能以瞋喜作佛事不作拂逆
斯能以拂逆作佛事不作言語文字斯能以言
語文字作佛事末世眾生作瞋喜不能瞋喜作
拂逆恐怖拂逆作言語文字不成言語文字寔
厭所由豈謂為虎攝者耶故唐虞以攝讓作
佛事而天下治湯武以征誅作佛事而名不失

周孔以作述作佛事而萬世為士比干屈原以
忠君作佛事而視死如飴丘明史遷諸子以文
章作佛事而令名垂孫臏吳起以兵法作佛事
而功業著范蠡以利作佛事而三致千金儀秦
范蔡以口舌作佛事而立取卿相鍾王以字作
佛事而字聖顧吳以畫作佛事而畫神諸如此
類不勝具言而皆以作佛事得之則九純天下
之大功與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名者能從
作佛事悟入自然喜怒哀不形無所拂逆其功其
利其名有非言語文字所能殫述也已斯亦虎
畏不懼已之明徵也

○翻經

大藏經天下第一。部文字學者不可不涉。歷日
本一僧名安覺。離其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
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便叩頭
佛前。祈佛陰相。立志堅苦如此。余謂鑽故紙作

生涯雖勤何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我于一切法無言無說。無亦無識。離諸問答。是為菩薩入不二法門。文殊又問維摩。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言語文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後須翻經否。普賢云。吾隨印轉三千里外。絕煙塵。將還符竹。二六時中淨裸上。不用鐵旗鐵鼓。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級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丈夫秉慧劍。若鋒子金。

剛毅。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摩膽。此際後須翻經否。雖然尋牛須訪跡。經者迴光返照之跡也。欲出苦海。此慈航欲往。西天此徑路。即學佛之人。多淺文字。悟入此為迷途。慧炬日本國僧之欲記藏經也。雖鑽故紙。安知其不淺淺文字。悟入乎。即此勤若學者。亦何可不若是也。

○ ○ 懺悔

釋氏謂人有定業。有不定業。不定業。可懺。定業。

不可懺。以罪大惡極為不定業。為可懺。以刺佛身血。殺阿羅漢。毀佛法。及謗無心道人。為定業。為不可懺。夫罪大惡極。至亂臣賊子止矣。此等即當加之極刑。不容赦脫。何以謂為不定業。可懺耶。至于定業不可懺者。正以詆佛當之。是佛明以亂臣賊子教天下也。余謂此不特非佛心。亦非佛言。奚以知其然。佛決不若是無父無君也。然則此言孰為之。曰。藉法求食之徒。欲重佛。

以自重。而不知反陷佛于無父無君。宜孔子之徒。擯為異端。為害道。令佛氏之慈悲。不降與孔子婆心等者。其徒罪也。云何慈悲與婆心等。孔子之與人改過也。是懺悔之義也。曰。過勿憚改。曰。觀過知仁。曰。見過自訟。曰。不改謂過。孔子之不禁人以過。而第教之改也。是慈悲之心也。然則佛血可刺。羅漢可殺。佛法可毀。道人可謗乎。曰。能懺悔者。必不刺殺毀謗。刺殺毀謗者。必不。

懺悔。佛說定業。于意云何。聞之古人。思人多悔。似亦有定業也。此真不可懺者也。

○○放生

忝在人世。便好代天行化。不妨替佛接人。凡人嗣續。衆絕。皆往世焚山竭澤。震巢毀卵。犯一千六百二十條章之人。至于籠養飛鳥。繫閉走獸。愛彼聲音形狀。悅我耳朵目根。以玩樂故。令之憂愁。若放之山林。使得自在。何異罪囚得脫牢

獄。昔白通年入洞游書。因解鳥獸語。一日過洛州。太守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中有羔。將產。俟產訖。甘死。嗚呼。誰獨無情。言之痛心。今世衆生。能發菩提。如蛾赴燈。如蟲墮網。諸如此類。方便救護。使獲生全。得長壽報。餘杭有吏。好放生。費買官錢。不能還。一旦得救出。為僧。遂獲西方上品生。况天地大德。曰。生人。生大業。曰。殺生。

而不見機。風逢擒捕。向奔避。硬納被網。亦知求脫。樂生惡死。寧獸入情。噫。王欽若之奏。以西湖為放生池。雖王侯宰官。今生作者。因敵若海。涸取魚。躍天宮。任鳥飛。使處自然。不動殺機。教人入地獄。乃自破碎。

○○戒殺

嘆這色身。筋纏七尺。骨頭皮裹一包。肉塊食五穀而不足。必食果蔬。食果蔬又不足。必食腥羶。不知滋味。在我可賒性命。于彼極重。乃嗜慾無窮。惡業薰染。且鱸魚就烹。必以背尾力抵釜中。以護懷內之子。舉此一節。萬物皆然。凡有人心。就不豚。矧各結業因。眼前快活一時。至互為冤對。身後苦楚萬劫。鏹湯波湧。劍樹山嶺。銅汁灌遍身之內。鐵丸吞滿口之煙。剉碎淋漓。寒冰凍裂。縱相惜妻兒。無計救君。雖滿前骨肉。有誰替汝寬。相報理勢必然。試觀現在。尤當猛有。

貴介有子好食鰻。庖人為置數孔釜。以火爇鰻。使之燥。鰻首向孔。漿沃之。嗚乎。誰知貴介子病火症。昂首索漿。亦復如是。歷觀古來忍心貪殺。果獲身報。無有差謬。如居士云。生前吃盡味。千般死後。只添油數滴。昔我斯言。可為殺戒。噫。東坡之鯉。俟死後食。已為有意。孰如夫子釣不綱。弋不宿。無論送歸天道。仙道。人道。概不神入。陽釜火釜刀釜。

○○○銷篆

天地間美好可喜之物。莫甚于名。不必賢者爭。即愚者亦思有以竊取於其間。故櫻取之心甚強。保護之心甚柔。不知此之櫻取保護者。果一時易磨之名。抑萬世不朽之名。一時易磨者。今世所稱鐫篆上名字也。鐫篆者。取古人墨蹟印。數以觀鳥篆。螭書。奇峯遠水。摩挲鐫刻。一畫之工。便誇商周法物。秦漢以來。未有此之愛名不

亦保護珍重哉。一旦化為烏有。此名又將安用。其子孫有磨以留者矣。故曰。此一時易磨之名。不可恃也。可恃者必鐫名于道德功業節義文章耳。字畫史冊。名列鼎鐘。猶令人聞名。赫若昨日。此豈鐫篆一時也。故富人載錢。乞名楊子。紫姑降神。附名蘇公。以天下奇男子。反不如銅臭之夫。奄與泉下人。是名之不可以已也。德之與也。實之賓也。吾安知鐫篆一時易磨之名。昨

蕭世不朽之名。所托基乎。於鐫篆得名說焉。

○○○寄聲

夫朋友可以寄。妻子也。則我亦可寄心矣。故白駒留賢。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青衿興學。曰。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聲之不可以已也。詩言之矣。然心又寄于聲。此伯玉之所以使人于孔子。而孔子所以問人於他邦者。恃有此也。近日友輩紛。寄聲滿篋。雖欲漸。去人必責我。

不嗣而唯我金玉。夫我既少入間世。焉能絕交。息遊。但心知之。朋即終年不寄聲。而實寄心。聲交之。朋即日日寄聲。何嘗寄聲。士君子所貴。有可寄心之友。友不可寄心。必是勢交利交。緣交不得已交者耳。趙景真少年也。求友之亟。至不遠千里以赴稽子于山陽。何但寄心。且千里寄身。至今稱焉。乃交道不古。論諛日甚。其寄聲也。非諛辭即諛語。徒穢人目。而乃曰未能勉俗。如

雪菴清史

清談三卷

五九

此不滯已。何如一切罷去之。為憚煩也。故鍾期死。牙生絕絃。無寄聲也。則今陳餒其妻子者。何限。牙生之絃不滯。不寸。斷矣。

鼓琴

語相知者。必曰伯期子牙。兩人以知音之故。至今為交道主。盟情相通也。伯牙不能移情。成連為之移于海上。見海水傾洞。山林冥杳。鳥獸悲號。乃將真情為天下絕。或謂海上如此。景界無

情已甚。子云真情。毋為我誑。不知天下之真情。出于無情。無情者。情之祖。琴乃以傳人之情。而出之者也。子賦宰單父。鼓琴而治。豈琴能使我情通之矣。相如鼓琴。文君夜奔。以素不相知。女子能使其情不自禁。琴耶。情耶。莊女鼓琴。聞有暗香。曲名梅花。女子一弄。能蕤清香。清耶。琴耶。即物亦當有情。如其無情。胡能傳入之情。故子敬一卒。子猷鼓其琴。不調。無情何以琴與俱亡。

焦尾斲下。不久成灰。無情何以入伯喈耳。物且如此。人當何如。然則戴逵破琴。非為亡情。阮瞻泛應。情不容已。吁。嗟。冷然。指上梅花。寒徹人關。煩懣此時。還有情否。豈余所謂情之祖耶。彼破琴。黃鶴者。雖謂不及情。可也。情之所鍾。正在我輩。風清月朗。快作數弄。非敢妄希知音。亦聊以發吾情。

○ ○ 圍碁

東坡謂李若老。常用四脚棋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饒先。余謂晝寢不可。賜巧。何如用心。不有憚矣。彼謝安賭墅。祖納忌。憂支公手談。中郎坐隱。諸君國器。豈昧陰。亦法遠說法。各自有見。法遠以碁為歐陽子說法也。曰。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能奪角開闢。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遺餘。所

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失粘。心粗而時。頭撞。休誇國手。謬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着。在甚麼處。又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噫。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碁世事如此。如此。諸君安可。盡非。

○ ○ 習射

記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射。以射天地四方。天地

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後世冠帶擗紳之狀。類以張弓挾矢為甲冑事。雖曰上庠有矍圃之名。殿庭存澤宮之制。亦徒具虛文耳。何以觀德哉。古者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故天子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若所以擇士也。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

少者。不得與于祭。數與二祭。而君有慶。數不與于祭。而君有讓。慶則益地。讓則削。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凡射有三。一曰大射。二曰賓射。三曰朝三。曰燕射。于寢。其節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卿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其耦天子六。諸侯四。卿大夫士三。其弓天子九。諸侯有大夫五。士三。故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使弟子揚觶而語。必修身者在此位也。豈

習射之文我。匡嶽徐老師督學吾闕。余始得睹其儀。誠我脩身而藝。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也。張子挾矢云乎哉。於此益信射為男子之事。

○ ○ 投壺

士人既以文為業。便當精之。又精乃入於神。不可草。放過反出。小技之下。蓋文雖不同。然各專一業。則皆技也。皆當精之入神也。弄丸舞劍。

者不論。○ 投壺者。汝南周瓊。會稽賀徽。一箭能四十餘統。此亦精之至者也。乃郎舍人之統箭也。數得七十幾于狹矣。邵堯夫與李君錫投李箭中耳。曰。偶爾中耳。邵曰。幾乎敗壺。夫技未精而獲雋門。爾爾中耳之說也。然技未精而獲雋。不可謂不幾乎敗壺也。願有志者精之。又精專心致志。以此而投。何投不中。以此不中。愈精于投。如此則中非倖中。可免笑于偶爾。投非妄投。

可無虞于幾乎。斯無愧周賀郭舍人我。故投壺雖小。可以喻大。

○ ○ 清談

慕晉室清談。先學阮宣子。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然後用王夷甫譚柄。右軍利齒。作樂令清言。與劉真長。王仲祖。阮嗣宗。裴叔則。褚季野輩。引商刻羽。破的入微。雖獨至之語。茲登岑造極之譚。如王安豐超七玄著。胡毋彥國。索七玄屑。

○ 道林小品玄宗。自是勝場。不可爭鋒。更效衛叔寶微言振響。致令平子絕倒。許玄度辭守清婉。遂使簡文造膝。又如桓宣武。王長史。王藍田。座集清言。却動丞相。自起解帳。帶塵尾。謝鎮西驚駭汗流。命取手巾拭面。幾渡舌本。問強敵。顧長康甘蔗。與桓南郡。殷荊州。共作了語危語。冰上逼人。却不可學。賓主忌。餐奮擲。譚張。如孫安國。指口馬。敘中軍。決鼻牛。諸品故當誰勝。余最

愛與公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終不希吾家
彦輔之言新理。若教中自有樂地耳。

○清歌

古者琴瑟必在御。佩玉不去體。升車則有騶和
游息則有歌詠。蓋皆以清音養其性。節其流。今
皆廢矣。獨清歌一節。僅傳于士友間。邈邈見羅
先生遊。先生以淅魏四言律。叶五言詩。唱而和
之。雍_上肅_上令_上聞者不覺躁心平。然心擇非若

後世之近體七言。嘽諧易之聲。徒演於艷曲
淫詞之奏而已。人亦有言。刪後無詩。非無詩也。
無此清音也。即有清音。無此清耳。余懼其終沉
五濁。乃取先生所選詩歌。定其疾徐高下。而叶
以鐘磬之節。云。將歌。司鐘者擊鐘三聲。唱詩歌
其章。乃歌。至第三字末。司磬者擊磬一聲。節之。
又至句末。擊磬二聲。節之。却歌第二句。司鐘者
擊鐘一聲。乃歌。至第二字末。司磬者擊磬一聲。

節之。至句末。司磬者。復擊磬二聲而止。鐘磬之
聲。皆須間歇。不得雜亂。大率全以聲之故。擊耳
在人聲之先。石以止之。故擊。宜在人聲之後。于
是高_上下_上疾_上徐_上宛然三代遺音焉。此亦
復古之一端也。

○○採藥

讀十年書。天下無不可醫之病。醫十年病。天下
無一可用之書。余採藥山中。嘿悟醫理。夫人
誰能免病。第貴治之有方。丘聖豈不能護病保
身。而康子猶未免問安饋藥。則扁鵲華陀。稚川
思邈。驚人之技。救世之方。奚可少乎。故則柔失
調。身受無量病。奢儉失節。家受無量病。寬猛失
宜。國受無量病。緩亟失時。天下亦受無量病。夫
則奢寬緩之能受病也久矣。孰知柔儉猛亟之
受病也。殆有甚焉。剛者忿怒如烈火。利慾如鉅
鋒。人皆曰此死之使也。是理了然者。人莫不畏

死。肯甘以死自安。視而之。柔易上耳。柔者不勝。彼徒知柔為主之徒也。通誤認柔為安身為主。命。究必至為柔懦未已也。必且為柔惡。夫人至柔惡。是正人君子所深絕。而莫肯與談者。可羞。可恥。當何如。故曰柔之病身也。甚于剛。人性之好奢也。以其快意適志耳。況奢必易于禮。易于禮必樂于施。一旦奢盡貧見。人猶曰夫上也。為習于禮者夫上也。吾嘗受其賜者。小報則濟身。夫報則淺故。儉者不然。絕親戚往來之權。棄人倫。縛節之常。則人惡其鄙。又必較計于母。放利而行。則多怨。其患危矣哉。一旦有事。則久樂其福。必袖手而觀也。其不至于喪身亡家者幾希。故曰儉之病家也。甚于奢。人知火烈。則人望而畏也。利用猛。夫政猛則民殘。則民必竭膏脂。以頽寬。頽更矣。孰能濟之以寬。令民猶得息肩。以游無事乎。人知求治之不可不大亟也。多用。

速夫故速則不達。勢必束濕摧折。以天下為事。而天下從此擾矣。孰若需之以緩。令民優游。無事以樂太平乎。故善用藥者。必察其風土。察涼之異。氣稟厚薄之殊。此非讀書人不諳也。然往。誤事者多出讀書人。何也。蓋徒知讀十年書。而不知天下無一可用之書也。與學醫者何異。諺云。學字費紙。學醫費人。紙費多。市之已耳。人費可。護市乎。冠萊公不學無術者也。幸得藥籠中物。故不煩十年讀書。而名施後世。今讀十年書者。不少。能醫十年病者。何寥也。故吾因採藥。而詳用藥之方。以快夫。讀十年書者。採焉。

○○○煉丹

白香山蕪端明。天下之聰明奇男子也。而嘗溺于丹。白煉欲成。而偶敗。蘇久有此志。而終無成。不知天地一大丹爐也。身且日為所煉。而不自覺。乃漫以天地所煉之身。而另求丹以煉。聰明。

人作如此重疊事。亦未有心杜子春事。告者子春之報雲臺峯老人也。以煉丹。老人坐子春于西壁東向。而戒之曰。慎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為所因繫。萬苦皆非真實。但當不動不語。終無所苦。言訖而去。子春視堂上。惟一丹爐。高九尺餘。紫焰光發。灼煥窗戶。庭間一巨甕。滿中貯水而已。道士過去。而旌旗戈甲。千乘萬騎。遍滿崖谷。來呵叱之。聲動天地。有一人稱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皆着金中。親衛數百人。拔劍張弓。遍問姓名。子春不應。問者大怒。催斬。爭射之。聲如雷。竟不應。將軍者。拘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龍。狡視獅子。變蛇萬計。哮吼擎攫而前。爭欲搏噬。或跳過其上。子春神色不動。有頃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電晦暝。火輪走其左右。電光掣其前後。目不得開。頃更庭際水深丈餘。流電吼雷。勢若山川開破。不可制止。瞬

息之間。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顧。米頃而散。將軍者。復來引牛頭獄卒。青貌鬼神。將大鑊湯而置子春前。傳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言。即當置之鑊中。又不應。因執其妻。摔于階下。射斫煮燒。苦不可忍。子春不顧。淚到確其妻。叫哭愈急。竟不顧將軍。曰。此賊妖術已成。不可使久在世。勅左右斬之。斬訖。魂魄見閻王。曰。此妖民。亟付獄中。于是鑄銅鐵杖。椎搗磔磨火坑鑊湯。刀山劍林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人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受罪畢。渡罰作啞女。生而多病。針灸之苦。無停日。亦嘗墮火墮床。雖極痛苦。終不失聲。俄而長大嫁人。為之生子。其夫與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辭。其夫大怒。抱其子撲于石上。應手而碎。血濺數步。子春愛生于心。忽忘其約。不覺失聲云。噫。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其紫焰穿屋。上天火起。道士

噤曰。猶大誤余。乃如是。因提其髻。投水瓮中。未
頃。火息。夫天地不以道入之。丹爐乎。天下人不
肯。子春之東。向坐乎。人生貧賤。患難一切憂愁。
困苦。不似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親戚囚
繫。諸厄乎。然子春于喜怒哀懼惡欲之火候已
足。弟愛之火候未足。遂取道人之丹。彼蘇子卿
嚼雪吞糞。踊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其磨煉良苦。
火候良足。然不免與胡婦生子窮海之上。深高
父羹可分。殺功臣如斬艾。畧無悔心。可謂火力
甚猛。而見四皓則泣涕。向戚姬作楚囚態。項羽
咸陽三月火。畧不攢眉。是誠鐵石作心腸者。而
垓下悲亡。無奈虞姬安在。貪愛之不可以敗丹
也。吾故曰。天地一大丹爐也。智者煉之。而成智
勇。者煉之。而成勇。忠者煉之。而成忠。仁者煉之
而成仁。然仁不成。仁忠不成。忠智不成。智勇不
成。勇者皆煉。欲成而敗者。也。或曰。今之虛富

貴者。一挫不振。豈天地擇棄而煉。此輩遂棄耶。
不知此輩不堪受煉。故一投之鼎。而丹漏矣。人
乃妄指之曰。天地忌盈。嗟夫。彼自不堪受煉。于
丹爐何與。余亦受煉多矣。每有所愛。輒不自割。
豈火候未至。得無蹈白蘇之鑒否。中夜一念。不
任惕然。
○○○釣弋
蓋聞釣者負魚。上。不負釣。弋者負鳥。上。不負弋。
謝玄暉之釣弋。手也。與兄書云。居家大都無所
為。正以垂綸為事。足以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
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有此襟趣。遂一出手。
便破符堅三十萬衆。堅負晉。玄何負堅。若玄者
真不負晉者也。狄梁公憐之。釣弋。手也。候其姨
見。表弟挾天子。携雉兔歸。狄以為請。姨曰。相自
為貴。老姨止此一子。終不與令事女。主。若狄者
亦可謂不負唐者也。姨尚以事女。主為恥。姨真

大夫哉。韓淮陰丈夫也。才能得萬軍。誠不能保
七尺。當釣江上之時。漂母便能哀王孫。此其智
識不減狄嬖。而信竟死女子之手。信負母多矣。
夫魚之酒也。猶索肆為請鳥之集也。猶見也。而
翔況人不如魚鳥乎。若淮陰者。有釣弋之手。而
無魚鳥之智者也。必欲其無負。則古之太公釣
渭。而文王不獵渭乎。卒也望不負文。文不負望。
兩人智識。萬古特超。故釣者必如太公。乃稱善
釣者。必若文王。乃稱善弋。

○調鶴

相鶴經云。鶴者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驎。安詳
而調之。讀孫太初招鶴六詩。不覺失笑。夫以雌
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胎化產。實
鳳之物。既不可調。又安可招。雖月明華表。丁令
威五夜歸來。然雲擁鯨山。王子喬一朝飛去。後
才子被詆。尚想華亭之唳。高人言志。無嘆楊州。

之時。乃知吊陶家之墓者。非客也。鶴也。掠赤壁
之舟者。非鶴也。客也。神異如此。其聲豈渡入于
不知機者之耳。彼顧為楊州刺史。顧多贊財者。
皆鶴之所唳也。此豈可謂之物哉。然偶遊沙丘。
飛矢所中。昂上乘軒。懿公所寵。數雖莫逃于祖
龍之箭。而志已見于鐵羽之悲。支遁有言。既有
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翫。斯可稱鶴知
已。雖然。支遁道人。安知非徐佐卿之派。而為
一已張本者耶。則天湖子之調。與孫太初之招。
又焉可少也。

○携妓

韓退之有言。長安聚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
字。飲惟能醉。紅裙此等人。吾知其紅裙。決不能
醉。若能醉。紅裙必解。文字飲。蓋從古高人韻士。
如謝東山。陶彭澤。白香山。蘇東坡輩。斯稱能醉。
紅裙者也。聚富兒。不唯不能醉。紅裙亦且為紅

裙所醉誰謂紅裙中皆脂粉哉有妓于客所今
咏以骰子為題妓應聲曰一片寒微骨翻成面
上心自送遺點汗拋擲到如今即使紅拂薛濤
未必若此清切感慨可喜此等紅裙非謝東山
輩孰能携之彼且視衆富兒不啻酒囊飯袋矣
妓有慶雲者雅通詩畫絕去鉛華頗不減晉南
威唐虢國丰韻余時過王舍美得結司空見慣
之雅乃含美意若是卿矣余咲之曰古之人携
之云我豈醉之云乎王于言下大悟亟謝去待
天湖子至便當渡携往也

○ ○ 脩禊

三月三日有酒食出于野曰禊飲古俗也鄭風
有之握芳蘭臨清流乘和蠲潔用微介祉自華
林曲水蘭亭流觴以來鬱為盛集余讀逸少蘭
亭記其感慨事遷興懷陳迹可謂超然豪偉乃
其臨文嗟悼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

夫豈其然不知一時有一時之死生若子生于
亥死于丑是也一日有一日之死生若日生于
朝死于暮是也一年有一年之死生若春生于
冬死于夏是也譬之蜉蝣一死于午一死于暮
諸水族至皆吊午而慶暮自午至暮為時幾何
頃刻之間而謂一死生為虛誕可乎昔者彭祖
之神與國殤相遇于道殤曰兒來祖怒曰余壽
過若倍屢何嬰哉殤曰兒所謂八百形骸也非
也夫人偽而鬼真今與若較即真之日而壽
先若久矣是莫長于殤子而彭祖為天而謂齊
彭殤為妄作可乎晉室諸人如逸少者儘可謂
不殤至今若猶未死也乃因蘭亭之脩禊哀脩
短之隨化以俗眼觀會稽之水長流亭中之人
安在真有若如記所云者故令修禊之士徒有
感于斯文

○ ○ 乞巧

七月七日。惟天孫將以是夕。嬪于河濱。則司其巧。以餘賈人。余固天下之至拙者。有友數以乞巧。余將唯諾。將鼓風角。乞耳巧與。將壘壘。齋窺先意。伺顏乞目巧與。將一銀一橫。佞長佞短。乞舌巧與。抑將逐氣尋香。如蠅附羶。乞鼻巧與。抑將左扯右攀。翻手為雲。覆手作雨。乞手巧與。抑將攘上皇。托徑終南。駕言關北。乞足巧與。友曰不然。南子見。疽瘰主。亦巧合。微服過。彈琴歌。亦巧避。異端關。冠語。亦巧探。居三卿。祿不受。亦巧取。孔孟然。君何辭。噫子誤矣。何敢妄議。孔孟巧。吾聖賢。據子之言。欲去余拙。欲余巧遇。巧如可遇。孰若天孫。轆轤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廷。宜享逸樂。獨孤河濱。一水盈。若隔九閭。一年一聚。不如愚婦。巧不謀身。何為乞人。抑或有命。非巧所營。吾守吾拙。以全吾真。效法孔孟。終吾世。以取贏。

○○登高
欲做向上第一絕頂的人。必須得好朋友鼓舞。相親相摩。始有根基。可措脚。若有倦意。又須朋友誘掖激勸。即地步既高。眼界既大。又須朋友提撕警懼。時時講究。方登絕頂。永不墮落。九月九日。余偕二三友人。登天馬山。携菊酒。挿茱萸。以泛俗也。第此山高甚。非得二三友人。乘此良辰美景。必無獨登之理。既上山嶺。樵途沓雜。余羣步而前。未下所沒。偶見于世。昂至。遂躋中巔。此望絕頂。有若登天心。念何時得到。頗懷頓息。念頭諸友大呼曰。此去絕頂不遠矣。於是心勇氣豪。奮臂直上。頃刻得絕頂。俯視山下諸山。如食前豆。遠望人家。累如蜂窩。蟻穴。此絕頂景界。雖由我脚力。得來實由二三友人。慇懃所致。鼎乎此是向上第一等人的榜樣。登高自卑。又是向上第一等人的要緊工夫。今日之登。豈徒

其二三君子送俗哉

○栽花

性愛芬馥。無花不植。每一開吐。輒飛觴賦詩。其下。非敢謂彩筆生花。亦以其有自然裊裊。於是為之栽梅花。其雪魄冰魂。瓊姿玉骨。不是花魁。誰是花魁。故碧梅比仙人萼綠。紅梅認作杏花。墨梅不誇顏色。驛使寄隴頭之香。美人入羅浮之夢。落額助壽陽之粧。日光映輪苑之文。傳神

獨真。盡和靖之咏。雖廣平之鐵心石腸。亦且賦為清新宛轉。無怪何遜遷洛思花。再請其任。此誠塵外奇葩。卉中佳品。為之栽牡丹。其國色天香。真為花之富貴。姚黃魏紫。總無當楊家一捻紅。故不特四香閣中聚賓而賞。而沉香亭北。亦為帶咲之看。率為一鹿啣去。祿山亂起。則所云條碧條絳者。真花中之妖。又安在其為花中之王。然群馬奔殘。莫逃康節。此亦數也。花乎何尤。

為之栽海棠。日暖風輕。春睡未足。林深露冷。曉粧猶遲。其盛若霞。歲日其鮮如血。臘空風攪。日烘誠齋之咏。夜深燒燭。蘇公惜焉。何西川杜工部獨無一言乎。然塗抹新紅。冶客可掬。此其品誠不愧花中神仙矣。為之栽桃花。公幹鄴下酒興不空。玄都觀裏。劉郎去手。武陵迷渡。先世避秦。為山之中。志勤悟道。天台之上。劉阮佳耦。說謂灼灼其華。乃獨無情。至于芳菲之態。妃子助嬌。爛熳之枝。君王銷恨。豈三千年一開花者。猶白人間賣弄。半調耶。則方朔三偷。此子實罪根矣。為之栽杏花。一色十里。狀元馬飛杏園賜宴。探花使榮。碎錦名芳。表晉公之愛。朱陳杏村。結兩姓之歡。武帝遺種。濟南稱貴。董仙杏林。活病無量。其活色生香。鄙桃咲梨者。孰若我夫子之杏壇。至今天地為昭。為之栽梨花。冰魂雪態。滿酒離塵。靚粧盈。玉容帶雨。金梭易辨。鶯之來。

玉拍難真蝶之入。與梅共色。與月為鄰。豈直何
即傳粉。更憐荀令薰香。故簪花壓帽。梁緒風流。
折枝拂衣。易卿香惹。採英釀酒。杭州俗。為花洗
粧。洛陽風。真定大谷之間。千樹之梨。此其人與
千戶侯等。矧以其白雪生香也。為之栽。榴花。蠟
珠作蒂。緗綵成叢。其安石國之靈根。而花開欲
燃者也。煌煌國艷。無限妖嬈。煥若隋珠。耀川炳
如列宿。出雲。王荊公所謂萬綠叢中紅一點。動
人春色。不須多非乎。彼開箱驗取石。榴裙者。有
愧蒸霞之萼。噴火之英多矣。為之栽荷花。其淨
如拭。其嬌欲語。輕步凌波。其水宮之仙子乎。故
紅白共塘。許渾以為半是濃粧。半淡粧。白紅一
家。牧之以為一枝。能着兩般花。瑞生並頭。仰子
以為藻殿雙姊妹。天台兩神仙。蓮花幕內。蕭緬
稱美景行。白蓮社中。逖公來招陶子。此豈六郎
似蓮花。東畝之步。生蓮者。可同日語哉。而太

液池中。花千葉。太華峯頭。十丈花。又可異也。為
之栽。桂花。香飄雲外。既名端城花。種落人間。豈
懷吳剛。斧其帶月。因風。則龍涎麝。其稍頭萬
斛。則玉犀金粟。其桂子亂落。則廣寒驚嶺。十友
之中。號作仙。群葩以外。更無妍。燕山五枝芳。却
說一枝紅。鼻塗八樹。花則一名。色分三種。孰
如紅狀元。黃榜眼。白標花。為許多才子爭攀折
哉。為之栽菊花。德備黃中。傑稱霜下。故桓景飲
酒。消災。胡廣飲水。愈疾。李適獻酒。稱壽。朱孺服
花。成仙。元亮摘之。而盈把。女帝奉之以一束。屈
平餐其落英。鄭女竊其菊實。不徒甘谷津液。可
制顏齡。憶青女之霜。幾番寂寞。白衣之酒。千載
寂。亦以陶公去後。無知己。自不禁黃花似我
瘦。我瘦似黃花耳。為之栽菖蒲。梁太祖后。則見
其花之光彩灼人。因吞之。而孕武帝。為之栽芍
藥。韓琦守廣陵。一出四枝。遂有四相之徵。時奇

之為難見。時號之為金帶圍。豈虛哉。乃若紅紫
白蘋。玉簪金錢。素馨茉莉。種之香花。不容具言。
故賞心樂事。如隋園之剪綵。呼我天工。若唐苑
之催花。終不如河陽花滿縣。洛陽花滿城也。余
之栽花。意不及此。雖然。余亦俗緣未脫耳。天女
散花。不著為高靈山。拈花微笑。污道乃徒抱江
郎之華掃。許慎之桐日與二三兄弟飛觴。其下
賦詩。其中也。花神有靈。是必笑我。

○脩竹

松栢之貫四時。傲霜雪。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
竹生長于旬日之間。而干霄入雲。其挺特堅貞。
乃與松栢等。古人以之象賢。良有以也。余山房
四週。植竹四十種。蔭座祛煩。自幸得朋之慶。無
奈歲月滋久。蔓行浸淫。密不漏宵月。疎不泊晴
煙。曲不備笙簧。倚不棲鷹鳳。則需于脩。夫竹之
象賢也。取其節耳。大節已曲。何用虛中。曲者有

脩。不其群。居不乳耳。四序不正。一庭常昏。乳者
有修。取其中。立不倚耳。不能獨立。隨風披靡。倚
者有脩。不其堪。配松栢耳。若逢歲寒。遽有焦瘁。
亟宜脩去。取其可凌霜雪耳。一經摧殘。便覺零
落。亟宜脩去。故竹以修著。賢以用顯。竹不能自
修。惟人脩之。賢不能自用。惟人用之。竹脩則日
出。有清陰。風來有清音。翻以然映影于几席間。
山房何可一日無此君。賢用則所映影于國家。

○○聽泉
若其為清陰。清音當何如。國家亦何可一日無
此人哉。故吾因脩竹而有望于今之用賢者焉。

左太冲招隱詩。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獨昭
明辭其語。昭明死。此語沉五濁世中矣。世人覓
此音而不得。則覓之絲竹。遂令山水清音與太
冲昭明俱往。夜卧天龍洞。鐘磬之音。冷然聳人。
已而曙色熹微。禽鳥呼應。秀鬱葱籠之氣。掩映

窗櫺。起乘曙色。忽聞深山滴瀝。如鳴佩環。其清冰玉。其調宮商。湛然瑩然。泠泠然。非絲非竹。此何音也。余于此際。恍然會心。頃清數年來。茸落胸臆。若令熱中者。聽名心清。奔逐者。聽利心清。忿躁者。聽怒心清。憂愁者。聽苦心清。婪者。聽之貪心清。淫者。聽之慾心清。此何音也。倘太冲所謂山水之清音耶。余非知音者。幸此音不與太冲昭明俱往。則五濁世人。歎覓此音。了不可得。意孰知忽向此中來。

○拂石

有才無命。自昔所悲。磨瑣官身。所如不合。古人有言。金骨未變。玉顏以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鶴嘆息。惟是拂石冥跡。悲慨人情。悠長白頭之交。咄咄盛衰之感。我欲辭家不歸。抱木枯死。於是據彼盤石。捫之以夢恬靜之身。忽涉宦途。呼前擁後。氣勢競。未幾得罪。謫在鏡湖。登高岸。

遠。無此不求。寮友踴薦。再起再留。上感君恩。淺微義友。思面以報。桐風驚牖。忽訝此身。何復在此。信彼黃梁之夢。炊熟呂子之心。誰謂南柯之技。不醒滄于之意。夢歷榮陰。身在石上。因悟向來不達其理。堪嘆堪憐。何時而止。傷心嘆息。今不復矣。倩風拂石。落紅滿地。石苔如錦。殊為光嚴。我視石苔。自然裊席。談經醉月。于此取足。聊養吾才。以俟夫命。

○護蘭

蘭生溪山大澤中。氣臨遠不射。而蕙艷發。吾閩固多蘭。今所植皆蕙。而世又貴蘭而賤蕙。豈蘭一莖一花。蕙輒數花耶。抑豈蘭顏微長。而蕙微短耶。騷云。既藝蘭之九畹子。又種蕙之百畝。是蘭與蕙。皆不可廢。余齋中植青蘭數本。花葉一色。尤為芳異。但難護耳。小此一蘭。植于盆中。莫不飲韻吸香。若生之當門。勢又不得不鋤人。可

自恃其芳哉。張生有言。果之椒。攬書之騷。州之蘭。可稱三絕。雖是山林偏著。最堪齋頭清玩。

○ 尋梅

梅花清香玉色。迥出桃李之上。而書惟取其調羹。詩唯取其梅實。并不聞取其花者。至唐宋始推為群芳之首。有恨離騷集衆香草。而遺梅花。豈梅花香色。值唐宋乃奇耶。天地之氣。物產不常。即如祭炳蕭。酌鬱鬯。古取其香。今何嘗香。而

離騷又指為惡艸矣。士之出處。固有時哉。袁生又嘆其瓊姿玉骨。世外佳人。恨無傾城笑。正取其暗香浮動。幽芳獨賞。無傾城笑耳。使有傾城笑。今又何取。故黃昏月下。疎影橫斜。羅浮入夢。酒肆參差。此際此景。又不知何處尋也。莫止迥出桃李上哉。

○ 愛蓮

蓮花之君子者也。余植一鑑池中。人莫得夭折。

故見其生。視其長。觀其盛。惜其衰。即一蓮而人生之事盡矣。亦惟保護。乃得至斯。向若生于溝澮。同底。湮消淇澳。即有吳姬越客。鄭女衛童。芳心未成。採擷都盡。安見成長也。唯周茂叔知其君子而愛之。而同茂叔之愛者。何入意者。其志崇其行。庶濯淖濁穢之中。以浮游塵垢之外。嚼然而不滓者。其入與。

○ 賞菊

菊稱隱逸。其葉可羹。其花可釀。其囊可枕。其實可仙。其德備黃中。其節傑霜下。非含乾坤之純。和何以群木。庶艸無有射地而生。而芳菊紛然獨菲也。楚之屈平。乃悲冉。將老。餐秋菊落英。則黃花徒以輔體延年。而淵明獨賞心焉。即其開靖少言。不慕榮利。環堵蕭然。風日不蔽。高枕北牕。短褐穿結。倘然妻所謂不成。于貧賤。不沒于富貴者。淵明似黃花乎。黃花似淵明乎。

隱菊之賞陶後鮮有聞者。則八十日沙世。復有
幾人。

○ ○ 漱流

歸來山中有友以世說語乞字。走筆作漱流掃
花酌月觀雲蒼之。其漱流云。歸來乎山中。潭碧
之間。清流注瀉。千岩競秀。萬壑爭流。却自曾無
宿物。漱清流。令人濯以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覺
禽魚自来親人。非惟使人情開豁。可謂一住有
深清。

○ ○ 掃花

歸來乎山中。林泉之畔。風飄萬點。清露晨流。新
相初引。可是蕭然無事。掃落花足散人懷。一丘
一壑。一吟一咏。花陰下自有清風。不覺累心都
盡。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 ○ 酌月

歸來乎山中。東臯之上。月出如鉤。花影零亂。白

望皎然。正宜交觴酬酢。酌月下。箕踞嘯歌。一手
持蟹螯。一手持酒杯。問毛詩何句最佳。不覺既
然已醉。屋然有名士風味。

○ 觀雲

歸來乎山中。南峯之屏。浮雲出岫。絕壁天懸。日
月清朗。不無微雲點綴。看雲飛。軒上霞舉。資清
以化。乘氣以罪。踞胡床。與友人咏謔。不浚滓穢。
太清空。自使人有凌雲意。

雷庵清史

古閑

天湖集 純思白父著
陟瞻余應亂猶龍父訂

清醒

○輕言

舌劍鋒也。可以斬人。還。能。自。害。故。好。盡。言。以。指。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於。齊。要。皆。酒。使。也。宰。鳩。子。有。言。喜。極。勿。多。言。怒。極。勿。多。言。醉。極。勿。多。言。

吾取以為輕言者戒。

○強酒

酒。狂。藥。也。可。以。爛。腸。還。能。質。禍。故。因。杯。酒。以。罵。座。人。滌。灌。夫。所。以。陷。胃。于。武。安。要。皆。言。失。也。管。夷。吾。有。言。酒。入。舌。出。舌。出。言。失。言。失。身。棄。吾。取。以。為。強。酒。者。戒。

○○臨事無智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為山岳。以腸胃為江。

河。以。其。精。神。命。脈。為。世。事。以。其。行。止。像。貌。記。文。老。令。人。月。夜。攻。取。斫。鑿。以。散。混。沌。之。靈。而。致。其。必。不。起。也。嗚。乎。混。沌。氏。則。不。起。而。智。生。矣。智。生。而。人。不。可。一。刺。無。智。矣。人。而。無。智。謂。之。人。禽。上。見。色。翔。集。禽。且。不。如。謂。之。人。獸。上。歲。身。三。穴。獸。且。不。如。謂。之。人。魚。上。沉。溺。自。匿。魚。且。不。如。謂。之。人。奴。人。奴。者。靠。人。者。也。有。智。之。人。則。為。人。靠。居。家。為。父。母。兄。弟。靠。居。家。為。宗。族。鄉。黨。靠。居。官。為。

天下百姓靠。做閹老為中國四夷靠。一舉一動。一行一止。無非人靠。人奴不然。居家則靠父母。兄弟。居鄉則靠宗族。鄉黨。作事則靠親戚朋友。居官則靠官長。作文則靠班馬。逢人便靠。逢事便靠。一舉一動。一行一止。無所不靠。或曰。噫。若是其甚。智短。漢。殆有甚焉。終日嬉。上。無一謀。善。一旦臨事。手脚慌忙。東拖西扯。湯無定綱。或遭家運中衰。不思扶振。漢故。徒羞見人。戚。上。惶。上。

驚惱待斃。或曰。子孫懦弱。不思身化。曲誨。徒取
不如人。世之悲。痛自傷。如此之人。不但外
人靠他不。得。即父母兄弟。亦靠他不。得。不但父
母兄弟靠他不。得。即至痛之妻兒。亦靠他不。得。
不但妻兒靠他不。得。即自己之身。亦靠他不。
得。或曰。噫。若是其甚。智短。殆有甚焉。有一樂
境界。就有一不樂的相對待。彼徒知求樂。有一
好光景。就有一不好的相乘除。彼徒見有好。竟

至事窮勢極。夫婦化為犬豕。父子化為禽獸。兄
弟化為仇敵。宗戚化為行路。或曰。噫。若是其甚。
智短。殆有甚焉。目不識人。心不慮遠。吾見子
孫變為豺虎。朴實變為盜賊。草木變為宗族。風
雨變為印合。妻兒變為婢僕。糞污變為梁肉。或
曰。噫。聞之我祖。混沌未死。子孫猶存。無奈上帝
為類。索形。聞其子孫有名。直號。言愚者。藏在民
間。今若此。則混沌氏真死矣。又聞其有厥孫。冒

姓。受氏。或名曰。詐。或名下。愚。痛祖受鑒。力反。所
為。子孫。莫不。痛。上。皆是。天。湖。子。亦。曾。耳。而。自。否。
吁。子。安。敢。逃。我。子。即。其。子。孫。天。湖。子。又。安。得。不
耳。而。目。也。

○ 妄隨世緣

人。世。無。一。刺。不。是。緣。無。一。處。不。是。緣。無。一。人。不
是。緣。為。世。間。人。只。好。隨。緣。度。日。何。必。強。生。分。別。
打破。緣。因。緣。公。有。言。我。心。平。易。上。可。以。陪。玉。皇。

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故。蘇。公。得。隨。緣。之。法。為
內。翰。可。也。謫。海。南。可。也。正。人。君。子。欲。慕。欲。賞。可
也。邪。險。譏。夫。欲。殺。欲。強。可。也。總。以。世。間。人。隨。世
間。緣。而。已。使。有。妄。緣。則。蘇。公。必。不。妄。隨。何。也。以
小。人。都。不。可。與。作。緣。也。緣。而。作。之。是。名。妄。緣。世
惟。妄。人。故。隨。妄。緣。不。如。是。者。則。若。童。子。鴻。之。不
因。入。熱。王。仲。回。之。不。許。君。房。交。更。道。恩。之。送。還。
與。公。諫。皆。不。妄。隨。者。也。故。君。子。素。位。而。行。妄。隨。

則出。乎其位矣。使童子鴻諸公而值蘓公之地。則緣在內翰。必皆隨緣于內翰。緣在海南。必皆隨緣于海南。緣宜君子慕賞。小人誅殛。必皆能隨其實慕誅殛之緣。無往不宜。無施不可。緣乎緣乎。其在世乎。其在諸公乎。其世與諸公兩相隨乎。敢問天湖子何似。聞諸夫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〇〇〇 濫交

君子擇而後交。非交而後擇。若擇則自不輕易交。不輕易交。則交必寡。所交既寡。則交者必金石必莫違。必可共青雲。必可共雲霞。必可忘形。必可刎頸。非若今世面交市交。勢利交。口頭交。比也。吾見今世之交矣。一言稍合。即設犬羊具。朋酒出妻子。傾肝膽。何交之易也。及片言不合。一利不均。一食不至。便即厭。數。怨相。看。彼昔之出妻子。傾肝膽者。第作人談資話柄耳。相交。

滿天。下何如實交。只一人乎。此非余言也。聖門云。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也。然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者。又何也可者與。不可者拒。為門人小子學識未到者言之也。而實交不在多。即大人無以易此也。我之大賢于人無所不容。為學識已到聖賢地位者言之也。而要交若不多。又無以成其大人也。其故云何。學識未到者不能取益于載籍。不能取資于世事。所恃者全憑此交友一節。是心術。邪正之。關學術。絕疵之界。如之何。勿擇。其在學識已到者。方且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美牆堯舜。余枕孔顏。又何論乎。一人萬人。一世萬世也。但見萬物皆其師友。萬事皆其師友。無在無處無師友。無在無處非其交。何濫也。非濫也。交量原自如此也。如此則擇而後交。非乎。何可非也。天下有一人知己者。死可不朽。故。

伯牙只有一子期。管公只有一鮑子。天下後世以爲奇。若子奇之後。更多子期。鮑子之前。先有鮑子。則牙生何必絕結。而知我者。何以與生我並也。君子見生我之外。此道主盟。故交不以濃而以淡。天下惟淡不厭。惟淡可久。余慨世無真正相知者。無此淡若水人也。聞有許淡意者。人又以為不濃而棄之矣。若是又安得。有真正相知乎。吁。真正相知。可遇不可擇。若云擇矣。徒見

雪菴清史

清醒四卷

七

與我周旋。寧作我矣。嗚乎。極而言之。即我亦自不可友我。又何怪朱穆劉孝標之絕交論也。

○○罵坐

士君子浩然之氣。不可無。匹夫之勇。不可有。故忿怒如烈火。名爲阿鼻獄。讀灌夫傳。以使酒罵坐。陷彼兩賢。則匹夫之勇。誤之。夫天子輕士。善罵士。猶我不受辱。矧以匹夫之勇。妄自托于浩然之氣乎。余謂浩然之氣者。善藏其用者也。剛

大可以配天地。直義不可不集。養集。養則不見。有。此。之。迹。矣。劉子翼善罵人。李百藥語人曰。劉四雖復罵人。人多不憾。劉四何以得此。謝無奕極罵王述。述唯正色面壁不動。東坡得罪以來。與漁樵雜處。往往爲醉人所罵。如此地步。非有持直養集義之功。而善藏其用者。能乎。涵正平。千載狂士。竟以罵膝致死。說者謂其勇。夫客氣。不知此乃浩然之氣。第直未養。義未集耳。正

雪菴清史

清醒四卷

八

平知罵亦死。不罵亦死。均死也。與其不罵。爲夫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之死。不若罵之。以爲後日黃祖之死。故正平至今義氣矯矯。出入人口。賴一罵之力。正平不朽。而罵亦且不朽矣。豈與匹夫之勇。一挫不伸。僥倖避患者等。故君子以正平之氣。而善之以蘇王之用。則雖罵人。自不憾。奚不禍哉。

○○矜誇

丈夫襟果能心事光。必能實。虛。即無寸功隻字。亦自有堂。正。做人處。何必矜。耀文章。誇逞功業。靠外物做人。不思天地間事。何者。非丈夫所當為。又何者。為我所矜誇。縱有挽回日月的手段。昭昭雲漢的文章。皆是本分。况此本分。人人皆有。彼不能者。自不能。于我無與。我能者。自能。于彼無干。何處容我矜誇。且也文章做到極處。無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

雪菴清文

清麗四了

九

極處。無有他異。只是本然。何事可得矜誇。前人云。暴富貧兒。休說夢。誰家竈裡火。無煙。甚哉此念。不唯不可見諸人。亦且不可萌諸心。故顏子一生學問。只是個無。伐無施。遂看破聖門許大道理。透入世幾多機關。魯氏有若無。實若虛六字。不特畫出顏子。且可為萬世榜樣。提之矜誇的人。必是學問不到。故蓋世功名。當不得一個矜字。彌天罪孽。當不得一個悔字。倘使學問

到時。亦必晦至心燒也。彼不知愧悔者。永世做得人成否。

○作態

狐眠敗砌。免走荒臺。盡是當年歌舞之地。露冷黃花。烟迷衰草。悉屬舊時爭戰之場。盛衰何常。強弱安在。念此令人心灰。痴子何可作態。彭綏之以直道忤時。歸田。適有朝士省家。綏之具酌邀飲。值微雨。累遠不至。因遣詩云。倘來名利若

雪菴清文

清麗四了

十

游塵。何事痴兒太認真。咫尺泥塗。行不得。山陰雪夜。是何人。長沙有朝士還鄉。意氣滿盈。鼓吹喧闐。有執友謁之。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曰。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云。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冰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蕭鼓鬧如雷。作態者。看此亦當悚然。杜牧之。聯中巍科。狀元及第。名震儒林。偶游城南蕭寺。禪僧危坐不顧。傍人

繆之僧

亦不答。牧之茫然自失。夫士人應試而得狀頭。極矣。其聲價曾不足以驚山居之野衲。則態可作乎。故態字極是不好。婦人女子若多態者。必能敗人國家。矧鬚眉丈夫耶。倘一旦地冷場收。又不知此態。從何往矣。猛醒。猛醒。

○發人覆

吉人勿論。作用安祥。即夢寐神魂無非和氣。凶人勿論。行事狠戾。即聲音笑語。渾是殺機。聞之

猶龍曰。凡今之世。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聞遠而危其身者。好蒞人之惡者也。故韓魏公說到小人忌惡背義。欲傾已處。詞氣和平。如道尋常事。又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後世刻薄小人。專蒞人。屢以為直。甚至言人帷簿。證人暗昧。萬一非辜。則令人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訥乎。况險人之前。而蒞人陰

私。則險者必資其陰私。以為訐本。奸人之前。而蒞人機巧。則奸者必用其機巧。以為利基。其損物害理。莫此之極。且無論其危身近死。即此殺機。定非吉人可不戒哉。

○慣譏諍

甚哉齒之不可利也。齒利則天下便。目我為。妻語兒。丈夫當言為世法。何可以譏諍。故而自。作妄語兒也。長卿之言曰。善諍浪好。慨諧吐語。

傷于過綺。取快佐驩。亦無天害。楊隱微談中。善為德母。乃太涼。積愆。禍福。吾黨戒之。不知談中。善揚隱微。皆自諍浪。慨諧中來。而諍浪。慨諧。又自利齒中來。提之齒。不可利也。故黃帝鑄金人。三絨其口。銘曰。磨堯堅慎。勿言。勿言者。非徒勿言。譏諍。即庸言。亦且勿言矣。故古有庸言之謹。夫庸言。孝弟之言也。猶且有謹。况譏諍。可懶矣。雖然。惡口易禁。綺語難防。以魯直之賢。一節。屢

詞。秀纖面訶。其有溫犁馬腹之報。吁。可畏哉。念此則。豈不。得不。銑。漫。安。可。作。妄。語。兒。也。

○○○開人秘笈

兒子謂友輩中有開人秘笈者。殊為可鄙。余笑曰。乾坤一大笈也。其中秘四大寶。一曰仲尼。二曰牟丘。三曰清丘。三大寶外。更一寶。陸離光怪。照耀人寰。是四寶者。伏羲神農黃帝。得而秘之。笈中以授堯。堯開取此寶示舜。舜以示禹。禹漫

藏之秘笈。其後無開者。湯伐夏。秘笈移之商。湯開取寶以示天下。湯崩。子紂授之伊尹。商衰。紂不愛此寶。文王以美女狗馬進紂。請此秘笈。紂大悅。與之。文王遂作寶記。名曰周易。文王崩。武王老。此笈付之周公。成康之世。笈猶在周。周衰。子孫不能守。孔子見之。識曰。此天下無上寶也。奈何韞匱而藏。亟開取其所謂。仲尼寶者。佩之。字仲尼。老聃聞而請觀。見清丘。請曰。願得此

寶。以為泉老。晚年之娛。因號清丘。乃作寶記。五言。名道德經。而年尼寶猶存。孔處。孔以牟丘。堂堂能照天下。一無所有。其害吾寶不淺。另藏一秘笈。而封識之曰。慎勿開。無何而毀。仲尼寶者。紛上。孔不待已。作春秋。以明此寶。當時有左丘明者。又得其陸離光怪之寶。愛其古雅。亦作寶記。名曰左傳。乃仲尼之寶。魯氏子得之。作寶記曰。大學。時人甚稱此記。謂傳神寫照。無如此

寶。切者。曾子又以授孔氏之孫。曰此而祖之所以授我者。孔氏之孫。乃作寶記。名中庸。孫卒而此寶又沒藏之。秘笈。是時釋迦生。而所謂牟丘寶者。為釋迦所得。自號曰牟尼。其後傳之告子。莊周楊墨輩。流弊至無父無君。幸有孟氏子得開秘笈。取仲尼寶。以示天下。而楊朱墨翟各以其寶來開。仲尼寶幾不能勝。孟子于是退作寶傳七篇。以垂後世。孟氏卒。公孫丑萬章不能守。

遂為樂氏子克得之。克信人也。不敢開其秘笈。竟封識而藏。云秦有天下。下令曰。後世必有以實忘其國者。盡將諸實記。并求實之人。焚而坑之。于是秘笈淪落人間。又聞魯二生得之。漂與叔孫通求之二生。二生不肯與。後為董氏子開之。不敢取其實。惟一見亟秘之。而左丘明所得者。始貴重于世。司馬相如賈劉諸君子。皆得開其秘笈。而實獨為龍門太史氏所得。傳其實曰。

雪樓精義

卷四

十五

史記。班固范曄各作實記。有前漂後漂二書。然仲尼之實。幾不可識。或云在匡衡家。或云後為黃憲文中子所得。皆未見有照耀如軒時者。迨唐興而年及之實。大行天下。其作實記。不可勝紀。余獨取其所謂金剛楞嚴諸經。乃仲尼秘笈。藏在韓愈家。直至宋周邵張程朱陸輩。始開其笈。揭出仲尼至寶。而左丘明之實。又為蘇東坡拾得矣。

明興仲尼大寶。諸公宜開秘笈。取以印證諸實。記無不符合。而獨宋所以記實者。多作記秘笈。語令人往。上誤認秘笈。以為實。則記實者之過也。年及之實。猶在人間。獨清尼者。張氏得之。以居龍虎山。至與仲尼實並耀。是三寶者。皆不可廢。而丘明真實。又不知李于鱗。從何處覓來。以分王元美汪伯玉諸君。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今其秘笈。猶存以俟。開者。後之君子。其擇四大寶而處。一由是。其合四大寶而盡耶。由是。乾坤大笈。必不禁人開。不禁人秘。明矣。兒所云友輩中。好開人秘笈者。能開如此秘笈否。因與兒子一咲。

○ 嘲襲詩文

余嘗謂作詩作文。須有包天包地。包往古。包未來。的識力。乃能刻破乾坤。霹靂宇宙。出語垂世。下筆驚人。安肯拾人唾餘。猥人汗脚也。試看之。

六經竟不襲詩。上不襲易。上不襲禮。即如莊也。騷也。方也。史也。李也。杜也。皆人自為。宗匠家自為。軒軸何嘗蹈襲片語。隻字。共人生活乎。若為詩文者。徒終日學人語。不能自作聲。何以為丈夫。且雕虫小技。壯夫不為。矧蹈襲耶。韓愈文起八代之衰。余知古謂其作原道。襲崔豹荅牛生書。作辨諱。襲張誠論舊名。作毛穎傳。襲袁淑太閼王九錫。作送窮文。則襲揚子雲逐貧賦。又何

怪生。則少陵。捧檣義山者。乃寶月監東陽紫廓之什。其子幾成構訟。延清愛劉希夷之詠。遂至殺人。魏收邢劭交罵。為任昉沈約之賊。噫。可羞甚矣。李于鱗有言。擬議以成變化。何嘗云。蹈襲以成詩文。然李公今亦休無完膚矣。豈余所謂包天地古今者如是耶。羞鄙之極。不覺大咲。○○易喜
芥或人論喜怒哀樂性情。曰。喜怒哀樂。以是一

個性如何。矣。添個情。不由性。而動者。皆為人。事。既是性。則喜不為人喜。性之喜也。怒不為人怒。性之怒也。哀樂不為人哀樂。哀樂性之哀樂也。吾且以喜。則性情之疑。謝公之喜。而折展也。史稱其矯情鎮物。夫國家安危在此。一舉喜而折展。固人之性。安得謂其矯情。若以其先不喜為矯。則未茲固性。若以其喜為矯。則已獲其性。皆性也。則皆情也。譬之身。性是身。則情是影。

謂影即身。明有個影。謂影非身。無身何影。故子思只言性。不言情。以影之即身也。孟氏言性。又無言情。以人不見其身。不若指其影之可以見身也。由此而言。則今人之所謂喜。非性喜。真人喜耳。何謂人喜。我貴而入奉之。則喜。我賤而入賤之。則不喜。是喜也。因人生也。謂之人喜。若性喜者。不然。我貴而人奉之。喜如物。見其奉也。非奉我奉此。我冠大帶也。我賤而入賤之。喜如

初見其賤也。非賤我賤此布冠韋帶也。是謂性喜。世人見人喜不見性喜。遂至易喜。夫易喜則必易怒。易哀易樂其易也。人也。非性也。毛公棗徽喜形于色。為親屈也。為親性也。情也。非人也。故人情即是性情。如波與水轉名不轉實。若僧如滿咏中秋月而喜極撞鐘。杜審言將擢用而作卿歡喜詩。此乃吾之所謂人喜。豈出于性情之正。彼易喜者。皆不得其性情者也。若安石毛

義之喜。的是人情的。是性體。嗟夫。此喜豈可易得。

○○○易怒

或曰。怒既是性矣。如何又有易怒。怒有兩性。有兩乎。曰。性何止有兩。屈指而數。百千萬億不能盡。試舉目前。何物不是性。何處不是性。山川草木鳥獸蠕動。以及毫髮纖微。滿天地滿千古。無不是性。反而原之。性且無名。問之于天。天亦不

應。故怒一也。豚勇之怒面青。骨勇之怒面白血。勇之怒面赤。說是一怒。如何而上有許多青紅白赤。說有許多青紅白赤。又只是一怒。而不聞孫登入投之水而大咲。人見其咲。而不知登以咲為怒。又不聞劉寬婢污之羹而自如。人見其自如。而不知寬以自如為怒。是怒且無形。安有兩怒。若以為兩。何止于兩。共工一作。力可觸山。則共工之怒。相如一奮。髮可衝冠。則相如之怒。

朱亥一振。目可怖虎。則朱亥之怒。是一是而。意上下四旁。往古來今。無有二性。即此無有。能生萬有。但人自主張何如耳。不聽文武一怒。胡以安天下。謂之大勇。儀衍一怒。未能懼諸侯。胡以謂之妾婦。則一朝之忿。忌其身。以及其親者。為跡為暴。即見性不真者。可以人言動。可以意氣激。皆佛家所謂嗔。墮入火坑。永不得出。雖不謂之怒可也。以其非性也。若元忠之相。以怒時。即

守之。以。起。痊。則。余。所。謂。性。情。之。說。蓋。可。驗。矣。

○○○易憂

天下無難處。之事。只。要。兩。個。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只。要。三。個。必。自。反。此。是。解。憂。故。訣。故。古。來。無。憂。者。惟。文。王。文。王。外。如。堯。則。以。不。得。舜。為。已。憂。舜。則。以。不。得。于。親。為。已。憂。孔。子。則。以。德。不。脩。學。不。講。為。已。憂。孟。子。則。以。不。得。如。舜。為。已。憂。吾。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憂。仁。者。不。憂。然。則。諸。聖。

賢。非。乎。非。也。諸。聖。賢。之。憂。正。憂。不。得。為。君。子。為。仁。人。耳。非。若。今。人。之。憂。混。中。來。不。可。斷。絕。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也。今。人。之。憂。上。其。無。以。掩。君。子。之。見。憂。其。有。以。來。仁。人。之。觀。間。有。貧。者。無。錢。憂。錢。無。米。憂。米。一。旦。有。錢。又。憂。子。孫。無。以。長。享。此。錢。有。米。又。憂。子。孫。無。以。常。食。此。米。貧。亦。憂。富。亦。憂。間。有。窮。者。未。能。作。文。則。憂。作。文。未。中。試。官。則。憂。中。試。官。及。其。中。試。官。又。憂。其。官。不。顯。官。顯。又。

憂。其。顯。之。難。久。窮。亦。憂。達。亦。憂。不。能。以。難。憂。消。

其。憂。而。以。易。憂。積。其。憂。故。堯。一。汙。舜。而。憂。舜。一。底。諒。而。憂。解。孔。子。一。蕢。憤。而。憂。解。孟。子。一。知。養。而。憂。解。蓋。聖。賢。所。憂。者。大。是。以。先。天。下。之。憂。而。憂。遂。能。沒。天。下。之。樂。而。樂。今。人。所。憂。者。小。欲。以。憂。而。去。憂。不。知。憂。以。小。而。易。來。皆。由。其。平。日。無。免。憂。之。素。遂。于。一。事。之。來。便。手。足。慌。忙。若。無。所。措。則。何。日。得。到。樂。境。須。用。如。之。何。一。番。去。思。

量。又。用。必。自。反。一。番。去。研。究。安。知。文。未。喪。天。道。未。墜。地。而。我。非。聖。賢。之。徒。乎。豈。特。可。以。免。憂。已。也。

○○○易懼

今。人。一。遇。小。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惟。學。則。理。明。理。明。可。以。治。懼。大。凡。天。下。之。能。致。懼。者。有。二。魔。一。失。勢。上。魔。得。以。懼。我。一。失。利。上。魔。得。以。懼。我。不。知。天。下。惟。理。為。至。尊。

勢不能壓利不能昏何可不明理。明則識定。識定則力完。既有定識。又有完力。何魔之能我。撓何魔之不可除。蓋識是一顆照魔珠。力是一把斬魔劍。理是持此珠劍以降魔者也。歷觀古之受魔者。若童貫不敢支金人之圍。鼠竄于陣。侯景無能逃梁武之見。庶撞于心。宣宗不敢安霍光之跡。芒在于背。沒珂不堪開石郎之反。心墮于地。皆由理不明。故識力不足以致。兩魔逆。

雪菴清史

易解四

二

中作怪。不然投鞭截流。堅心已吞晉。玄不理明。耳懼在玄。乃風聲鶴唳。反令苻堅破膽。兵數十萬。懿氣吞蜀。亮非理明。宜懼在亮。乃遺之巾幘。反使司馬懿畏之如虎。戰于柝皐。兀术自已無宋。鋒不理明。宜懼在鋒。乃順昌旗幟。反令兀术望之而喪氣。夫軍國大事。諸公處之綽綽。彼魂悚。驚形。心。腿。與。疾。悸。者。真所謂千奴。共一膽者也。然暴虎馮河。夫子不與臨事而懼者。與之。

則懼。在所不廢。此膽大。心歌小之說也。家之論脉也。曰心脉細微。數。反是者不治。余嘗細察太心之人。一一誤事。不免此魔。豈特其脉為然。故真正英雄。逆戰。兢。中來。此乃降伏二魔之密。不煩照珠斬劍。而彼自束手侍衛矣。

○○無事憂容

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春和氣融。勿論盛。并。

雪菴清史

易解四

二

茂木。即枯木。廢艸。上發新枝。生。芽。迨至秋冬。勿論不能生枝。發芽。且將並向。而生。發者。剝落殆盡。故性氣清冷者。面帶憂容。受享上涼薄。即在富貴之家。亦必不福。以天下未有氣寒而不殺者。性氣和悅者。運時將至。即暫厄困。必能發達。以氣暖則無不生也。又况丈夫襟。敢于世上開眼。肯向人前皺眉。有不喜。則青天白日。和風度雲。可掬可愛。有不。則狂風電雷。山崩。

水湧千軍萬馬。人入俱廢。何乃終日長戚。儒
家謂之真小人。佛家謂之地獄種。不知我于世
間何事可帶憂容。青山是主。我是客。豈有客代
主憂之理。我于世間何人可帶憂容。子孫為政
我告老。豈有告老之人而代為政者。憂杞人憂
天。漆室憂國人。嘆其迂。豈斯人之徒與。且不必
其如相家所云。面帶憂容。不病即死。不死即凶。
而即此無事之時。忽存一大憂之致。此其悖理。

卷四

清理四

廿五

痴惑。不可靈解。果若有事。水到渠成。自有可處
則此之憂。其貪得無厭者耶。其為兒孫作馬牛
者耶。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吾知天下享福
之人。必不如是。但可憐其虛生一世也。

○携俗友

天下無不可醫之病。而骨髓之病。不可醫。俗子
之病。則入骨髓矣。不可醫矣。不可醫而携之。是
我日與病人對。而不自知也。是我亦在病中而

靡有暇日也。其故者何。人止有三要。一尊生。一
故人。一讀書。三要之中。又有四目。俗子皆無。犯
安得。漢可醫。即如尊生。俗子非不尊生也。尊生
而不得其道。反有甚于殘生者也。尊生之目在
戒色。好色者必死。俗子則溺之為愛。何不畏之
為苦。海故關王未曾相喚。乃自求押到矣。在節
酒。濫觴者必死。俗子不濫觴。席上便嘔吐。延邊
不止。入杯我筋。入筋我杯矣。在節勞。好勞者必

卷四

清理四

廿五

傷。俗子非以妄念勞心。便以妄境勞形。如此勞
佚無節。惟恐怕餓死。無以為子孫千萬年計矣。
在息怒。忿怒者不久。俗子不喝奴罵坐。便索聞
好爭。如此忿怒烈火。識者已必其不久。鬼幽鬼
噪矣。若是者。可醫不可醫。即如做人。俗子非不
做人也。做人而不得其理。反以不成人終也。做
人之目在智識。俗子惟奸狡心腸一副。大智真
識無半釐矣。在擇交。俗子惟憊夫佞人滿坐。正

人君子無半個笑。在謙虛。俗子遇平交則刻薄。凌傲無所不至。遇權勢。即過為趨承。反惹不歡。矣。在敦厚。俗子則好做身分。不談人中善。便攻人陰事。不棄故迎新。便恃富驕貧矣。若是者可醫。不可醫。即如讀書。俗子非不讀書也。讀書而不得其神髓。反不如不讀書者之可以節取也。讀書之目在講議。俗子則妄論是非。蜂起滿堂。不若言語無緒。吃不能出諸口矣。在看古書。

俗子不深搜其精旨。唯粗獵其糟粕。不者。以為難讀而束之高閣矣。在做文。俗子不擬拾宋人遺唾。便剝割左馬皮膚。不者。兩眼徒白。閣筆不能下矣。在涉趣。俗子非強作知音。亂敲檀板。便席間博奕。賓主不禮。不者。曲無腔板。倚醉號呶。作色漏馬。備諸醜態矣。若是者可醫。不可醫。余嘗與諸俗子飲矣。有正襟危坐。儼若木雕者。有不論生熟一味講謔者。有逢人訴窮。竟席不歡。

者。有多方排故。遇貴輒飲者。有頻囑寵侍。防人調戲者。有知人量淺。故罰深盃。求人寄盃。索還動氣。有志在佞主。遇饌必褒。草具酸澆。遮相若。勸有行。令必差。屢提不記。分曹行令。越俎撓預。有醒務木訥。醉轉嘖嘖。心事蕪沒。托醉軒睡。有不知音律。妄加褒貶。強人歌唱。及唱不聽。有專打磕睡。涎流滿席。有自己興盡。輒便起身。諸如此類。種之可憎。孰謂俗子而無妨于携。噫。人携俗子。則其人可知已。即余與俗子飲。則其人亦可知已。是皆病也。皆不可醫者也。或笑曰。天湖子過矣。諸俗人方望天湖子為大藥王。乃天湖子亦自以為不可醫。不亦自誣乎。試問或人。諸俗子自以為有病乎。無病乎。其不自以為病也。故不求藥。不求藥。則不可醫。天下無不可醫之病。天下豈有含藥而可醫之病。余唯知其病之不可醫也。日日以俗子為藥。庶幾扁盧之不望。

而却走者。其在斯哉。若余自以為無病。則不待
人醫矣。不待人醫。斯不可醫矣。則能尊生以清
書讀書以做人也。

○ ○ 詆佛

或見佛祖舍富貴好月不貪受用。而乃十二年
雪山一麻一麥。坐令鳥鵲巢其頂。受盡許多苦
楚。世間便以為極痴極拙者。是此派人。不知佛
此痴拙。不換轉輪聖王之位。以轉輪聖王。持此

位重。若佛且無其身。身既能無。身乃不壞。說甚
麼輪迴。說甚麼地獄。乃茫々宇宙。人眼如豆。不
解佛理。妄詆佛名。豈悟佛性。人人各具。余性好
奉佛。非好佛也。自奉吾之真性也。佛唯拙痴力
登彼岸。常得清靜。譬之嗜茶。能清心。而使滯
去。一見佛像。便覺心清。而使俗除。是茶清味也。
佛清品也。般若黃花。與紫葺綠芽。均能滌我塵
土。見我性真。彼尸穢之士。曉々詆為佞佛。余無

客置喙也。但勿令索茶

○ ○ 凌增

父母生子。望其得力。出家兒。割棄父母。滅絕妻
子。只為此愛河愁海。沉沒了幾多英雄。故一鉢
一瓿。覺性大千界內。無藥無病。悟空不二門中。
欲覓親生爺娘。自不得。願此生。身爺娘。安得凌
其異端。而不見賜紫衣。以光梵剎。崇承御殿之
恩。請玉帶。以鎮山門。唉。屈翰林之辯乎。况世有

先覺士夫。功名念重。慕親念輕。縱風中之燭。滅
在頃刻。猶聞拜疾。趨世人。恬不為怪。而反凌彼
出家兒。何顛倒也。故余性愛尋僧。非尋僧也。自
尋吾之本體也。僧惟奉佛。得居清宇。念彼靈經。
譬之賦詩。能闡性。而令意豁。與名僧談。亦覺
心開。而令體爽。是詩雅韻也。僧詩奴也。談經說
法。與拈韻賦詩。均能觸發性靈。自淨本體。乃塵
勞之夫。以此等割離恩愛。比為異派。余無用與

辨也。但勿與賦詩。

○狎友

談者曰。千古有君臣。無朋友。噫。嘻。甚矣。無朋友者。無可師之友也。古人知朋友所係之重。特加師字于友之上。以見所友無不可師。若不可師。即不可友。矧可狎耶。此古人取友必取可師。蓋可為吾師之友。必不甘為吾狎耳。為吾狎之友。必不益于吾身。自世可狎者多。遂令千古有君

臣。無朋友之語。甘受知。可為痛哭。故余性好覓友。非覓友也。自覓吾之天機也。譬之點香。能薰人而使酣暢。友能賞心而使神流。夫香奇醜也。友臭味也。良朋勝友。與鷄香龍涎。均能薰徹胸臆。適我天機。奈何翻手如雲。覆手雨。此道令人棄如土。余不勝作絕交書也。但勿令点香。○虐妓

可憐。旖旎。笑口輕合。冶容可掬。巧偷鵲

舌。顏吐海棠花。雖歌。欺。莫。愁。舞。蹀。陽。阿。賦。委。質。

胭。花。徒。有。繞。梁。音。以。博。經。頭。錦。耳。誰。有。如。左。公。

踈。狂。愛。翠。翹。之。艷。封。建。壯。偉。納。肝。之。妍。師。中。

豪。俠。慕。愛。卿。之。覓。也。即使有之。必落俗子手。

與。虐。之。者。何。異。必。卓。卓。若。李。靖。于。紅。拂。風。

風。流。若。坡。公。與。琴。操。乃。稱。不。虐。彼。惱。亂。刺。史。

之。腸。與。攀。折。他。人。之。手。者。雖。是。才。子。綠。輕。亦。由。

紅。顏。命。薄。看。諸。名。家。皆。不。為。虐。則。余。之。携。妓。非。

感。溺。也。所以自養其胸。欣也。譬之飲酒。能遣

興。而使意適。妓能暢情。而使懷開。故酒美。醜也。

妓。妙。姿。也。青州從事。與紅粉佳人。均能淘洗俗。

氣。廓。我。胸。次。今。之。虐。妓。者。余。無。所。用。罰。也。但。勿。

與。飲。酒。

○不知足

波斯胡者。嘗得一盞青質而善。其巨胡識之。

曰。是寶媒也。則與諸

之南海上。業載自衛。

撰巨鼎。燔油而火之。三日疲不休。海人出于波。以珊瑚之長丈者賂焉。曰請寬是。胡裘珊瑚而戟之去也。復火之三日疲。鮫人出于波。以明珠之圓七寸者賂焉。曰請寬是。胡裘明珠而戟之去也。復火之三日疲。龍女出于波。以若月之璧。若日之珠。朝賂焉。曰請寬是。胡裘璧若珠。朝而戟之。且叱之曰。去。吾不盡而父藏不止。龍父懼走而訴上帝。上帝震怒。急擊巨胡死。衆寶燬。

離人間。天湖子曰。甚哉。足不可不知也。不知足。斯不足矣。况天地間何物不足。風月足供我之吟弄也。山水足供我之登臨也。鳥獸草木足供我之日用也。既無不足。而又何足之不知。

○好奪愛

宋元章在真州。嘗謁蔡攸于舟中。攸出右軍王羲之帖示之。元章驚嘆。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因大呼。據船舷。欲墜。攸遂與之。及其守連

水。地接靈壁。蓄石甚富。楊次公為察使。因往。廐馬米徑前于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峯峦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後出一石。極天劃神鏤之巧。頌揚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亦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求手攫得之。天湖子曰。甚哉。愛不可奪也。奪人還自奪矣。况天地間何物

可愛。聾瞽即耳目。眇可愛也。癢痺即手足。非可愛也。嗜啞即唇齒。喉舌非可愛也。既無可愛。而又何愛之可奪。

○○妄臧否人物文章

天下有真人品。即有真文章。人品文章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豈可以意愛憎。妄為臧否。嘗觀梁朝朱文公之臧否。宜足為人文定價。乃列荆公于名臣傳。臧其道德文章。甚至夫荆公誤國。

出于託任小人。其心則青天白日。朱臧之是矣。而秦檜何臧。至今提其名。猶令人切齒。朱公反臧。其有骨力。豈衆論紛紜。秦力主和。能不移耶。至于岳飛。則否其橫。飛而橫也。十二金碑。何為不拒。忠肝義膽。如飛者。且見否。或武弁作事。朱自有見。乃東坡公人品。如日月星辰之麗天。文章如山河大地之昭世。有目盡睹。有識盡聞。何至如朱所云。大用當不止安石之誤國也。豈

真以坡公好誡道學。朱為洛黨出氣耶。胡為一披公不識。妄為否之如此。又况千百世之人品文章乎。近如李卓吾者。亦好臧否人文也。焚書不論。其藏書。竊怪天下大笑。萬古遠矣。無一人得免者。雖知惡知美。瑜瑕自不可掩。而人非聖賢事。安能盡善。乃卓吾則于瑜者。必吹求其瑕。于聖賢。必苛責其短。或有遜臭者。謂此乃卓吾之高。噫。卓吾之高。正不在此。如此以

為高。則必若孺子方可免議。舉世盡皆孺子。則必如胡始可無議。舉世能如胡乎。故聖人見人物之不易臧否也。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又曰。親過知仁。見文章之不易臧否也。曰。有德者必有言。又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即其作春秋。何嘗不揅臧否之權。又何嘗妄作臧否之意。今日讀其書。其所臧者。的可為天下萬世之所法。其所否者。的可為天下萬世之所戒。使當時美臧一人。妄否一人。孔子豈不能者。然此何以為孔子。朱李者。學孔子者也。何不以孔子之臧否。為臧否。而乃自以其意作臧否。夫臧否。如其人。與父猶恐不得當。况以吾一人之意。而意天下人之意。又况以吾一時之意。而意千萬世之意。則臧否。從取快于吾意。而不取當于其人。與父。毋怪古人臧否。逃世。歎以其書藏之名山。而咨嗟感慨于驪黃牝牡之外者。

也。吁。以文公道學為世宗。卓公聰明為世仰。猶不免妄意臧否之失。則今人以管窺豹。以蠡測海。見一奇書。張目汲汲。不能字句。況天下大奇人哉。而欲效顰於月旦評也。

○ ○ 妄低昂書畫

夫相馬者。必得之于驥黃牝牡之外。斯為神識。矧書畫乎。坡公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是書畫不貴形似。非有

神識。孰能物色。而近代稱書畫高手者。又無一筆不肖古人。夫無不肖。即無所肖。此又從何處低昂也。蘇公跋子駿楚辭。謂彼必嘗從事於此。而後知其難且工。則歐陽率更。謾立本嘗從事於此者也。一見索靖碑。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席地坐觀。留宿其下。一見僧繇畫。以為狼得虛名。已而再往。猶以為近代佳手。至三往。始服名下無虛士。况未嘗從事于此者。而敢

妄為物色也。雖然。郭敬言之聽伎人歌也。不識曲而云佳。曰。譬如見西施。何必識姓名。然後知美。若敬言者。可謂卓識。非若庾翼之家雞野鴛。旋乃以為伯英再生者也。然則能得之驥黃牝牡外者。世能有幾。故低昂書畫者。必若九方臯之相馬。斯可矣。

○ ○ 叙門第

大治鎮民為奇男子。便當自我作祖。何但懦叙

清江四卷

門第。夫門第。何常之有。志氣苟立。即有門第。豈須故家之門第。即無門第。亦可為作祖之門第。如無志氣。又安見朱門餓草。可加白屋公卿也。奇男子。但當問志氣之立不立。不當問門第之高不高。余嘗見門第高者。往往遭不肖子孫。嫖賭幾盡。風範何存。而子孫尚乃使勢。猶自叙曰。我故家子弟。嗚乎。故家子弟。寧有記耶。其辱祖玷宗。識者且有必議其祖宗。夫我不能先祖

崇宗。反使祖宗為我受議。何如祖宗無此門第。之為無榮無辱也。歷觀從來立門第者。皆非有門第之人。則有門第者。當思所以保振之。不暇而乃如謗云。自家無志氣。徒把祖宗誇。無知可鄙。一至于此。常嘆一故相遠派。在姑蘇游。書其壁曰。大丞相再選孫某至此。後有李章好訕謔。題其旁曰。溫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章。繼至觀此。益可鄙。無知自叙者。吾願有志子弟。幸而當。

卷九

十九

門第隆盛。愈加進脩。守其故家風範。不幸赤身特起。便以高大門第為已。任斯之謂奇男子。斯不負大冶鑄。

○好華飾

近世侈靡成風。紛華日盛。無知子弟。踵末躡一名山巔。昨不接一意氣友。所莫讓上。瓦園數冊。操舉業常套。與目不識丁。腹無墨汁者。角技較勝。或偶遇主司。即脩飾邊幅。揚市里。酣呼狂。

叫自謂承前啓後。雄視么魔居。則曰雕楹刻桶。升漆黥聖文。忠綺几。錦幃繡帳。大丈夫之所為也。安能土壁茅簷。絕樞堯廟。匡床席門。僅容俯仰。效蠻人乎。狐袖豹褙。京肥膾腴。青紅奪目。甘醴淪膚。大丈夫之所為也。安能被褐束韋。飯糗茹蕪。粗糲淡薄。僅禦饑寒。如貧士乎。惟此好也。淡薄不必明志。紛華足以欣心。寧可敗絮其中。何可不全玉其外。唯豪傑立身。高處世。淡自。

卷九

十九

○易說

大丈夫所恃者。心耳。心果青天。白日便可與天知。便可對人言。人即我疑。我心無愧。不惟無待。况誓亦且無可說。誓易說。誓者必小人也。必其。

心不可與天知不可對人言者也。是彼不能自信其心。又安能使人共信其心。既不能使人共信其心。而且假呪誓以使人必信其心。將誰欺乎。使神明而可欺。則十目十手。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矣。使神明不可欺。則其質之以為証引之。以為盟。欲明逃人。非自不得不幽業。鬼責也不思。世有不可信之人。無不可信之心。彼丈夫之所以行。譽者何在。丈夫之所以格。

豚魚者何在。此為呪誓者與。為忠信者與。奈何不信人而並不信心也。信心則無自欺。無自欺而人尚我欺乎。人不我欺。而我不益自慊乎。易。呪誓者。欲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者也。於此自欺。又安望其慎。獨哉。故正心莫要於慎。獨。丈夫是當喫緊。

○好言貧
貧可言乎。言于貴人。必謂求薦。言于富人。必謂

求庇。胡文定家貧。于親友間。非唯口不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對人言貧者。意將何求。是言貧者。皆由無學無識。遂不免開口告人。嘗讀段柯古送窮文。而知莫貧于才。歎升平。腹腸噉客。幾童其筆。燥心汗滴。莫貧于開卷數幅。空心妨目。繫經攻史。方寸日盛。又莫貧于議古酌今。左凌右浸。蠶垤酒滲。短綫不禁。若夫曉饒歷感。循陰索隙。替葦滯餅。直胆涎瀝。寒哭族憐。敗衣網身。

清隱四首

惡觀瀾閣。冷嘯凄辛者。吾不言貧。且不言如。何好言。此其無學無識。可鄙可羞。東坡云。詩曰。益工貧日益甚。故士患詩不工。果能日益工。吾且不以讓。倘類其不久。驗實也。

翻乳書籍

吾輩之愛書籍。猶賈豎之愛貨貝也。賈豎窮山入海。以求之。十襲珍藏。以重之。其愛護有不可言者。而一種粗心子弟。藉父兄管致。不勞已力。

不費已財。反視此書。不如貨焉。其智出商賈下
多矣。有頃翻孔書籍者曰。自書籍不幸。一燼于
秦。再燼于莽。三燼于卓。僊。四燼于湘東。五燼于
巢。六燼于宣和。闕闕之家。所餘幾何。乃復遇此
翻孔之後。是已佚竄之遺。燼書籍之一厄。噫。翻
孔書籍者。念此能不惕然。原其故。皆粗心。所使
即此粗心。決無成器。雖使之為賈豎。且不可守
貨貝。况可列士君子之林乎。

○借書不還
天下惟理不容私書。所以載理也。我既可讀人
亦可借。乃杜遲之書。皆自題跋。以戒子孫。曰。請
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奮及。惜人為
不莽。嗟夫。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吾見
子孫化為大豕者有矣。又能保其不化為蠹魚
也。余性愛書。有李象和癖。每得一異書。便即圈
抹。批點。竟夕不寢。閱畢乃安。初未嘗為子孫計。

則亦不必為子孫計也。其中過得意語。喜以示
人。入後而借。亦所不禁。乃有借之不還者。抹
決意家無蕪本。永和當年。便以為壞我百城。何
以異。禦人國門。而奪之寶。夫書公物也。遇如此
人。後安得公。若果有仲宣之才。余便當盡以付
與。孰謂千秋下無伯喈其人者。惟借而不還。此
其人可知已。非可以書籍付與明矣。噫。不還而
私以自娛。雖賢于束之高閣者。則又何如。共相

披閱之為尤賢乎。

○苛禮
禮緣人情。苛則非情。有云。禮豈為我輩設者。是
不知禮者也。不知禮。則不近人情矣。人情好安
由于禮。則安。人情好佚。由于禮。則佚。或曰。莫若
于禮。何安之有。莫勞于禮。何佚之有。意是。非吾
之所謂禮也。吾所謂禮者。性也。性由中出。不從
外入。性從天降。不從人得。性則當然。而然。而莫

知其所以然。非性則有所為而為。而強于其所不可為。于是莫安于禮。而世自苦之。莫佚于禮。而世自勞之。故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聖人死而盜猶不止者。則以聖人之禮不與之俱死也。吾所謂不與之俱死者。非死此原來本具之禮。死此添設強民之禮也。人人原有個禮在。命之天。率之性。不學不慮。不思不勉。不識不知。遇父便孝。遇長便悌。遇君便忠。遇上便敬。不信觀

之虎狼。彼何知父子。而父子之禮。若聖人所齊觀之蜂蟻。彼何知君臣。而君臣之禮。若聖人所齊觀之鰾魚。彼何知長幼。而長幼之禮。若聖人所齊則禮也。人之所以為人。人既具耳目手足為人矣。而後益之以耳目手足。曰如此者為人。人有兩耳目兩手足乎。人既已各自本來有禮矣。而後設之禮。以強民曰如是者為禮。是本來一禮所設者。又一禮何禮之多也。猶之耳目

手足。我不得與人。人不得與我。各相安而不相借。兩相順而兩相慈。故聖人之禮何法。曰法天。天何法。曰法嬰兒。嬰兒何法。曰法鵲卵。皆自然也。聖人因人之自然。而人始求之于不當然。而禮始苛矣。文王謂鵲冠子曰。敢問詐之所始。鵲冠子對曰。始于一二。文王曰。一二奇偶自然之數也。惡乎詐。鵲冠子曰。有一二。即有千百。有千百。即有計筭。有計筭。即有文字。有文字。

而天下之機變。不可勝窮。况後創言一禮以為詐根乎。語云。禮多必詐。言奇禮也。乃余所謂添設強民者也。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余所謂原來本具之禮也。性也。緣人情者也。故緣人情謂之禮。不緣人情謂之奇。此非臆說也。試取驗于君臣父子之間。日用起居之際。必自了了矣。〇〇爭道

人情世態。修忽萬端。誰輸誰贏。不宜認得。太真以致紛上多事故。就一身了一身者。方能以萬物付萬物。還天下于天下者。方能出世間于世間。如此則輸贏不着。天下事無事之福。若必欲存一有贏無輸之心。拘上然以天下為事。勿論天下不治。即治一家。上必擾天下。本無事久矣。庸人紛上幾何不。以天下僥倖也。王安石以贏心宰天下事。聞其與人變。是勢將輸。即以手亂局。作詩曰。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夫必道我贏。誰當其輸者。又曰。諱輸寧斷頭。悔誤仍捫頰。以此心宰天下。世怪羅景綸之言。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論決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噫。安石誤國之罪。雖不容誅。何至與

秦檜作配也。安石初心。欲事必贏。一子之差。遂致滿盤俱錯。何常有誤國之心。若檜者。殘賊小入主意。誤國者也。安石惟自恃其無誤國之心。故膽張志決。一意執拘。莫可挽回。反不若有意誤國者。自知其罪莫逃。猶時或折于正人君子之論。得以解赦。乃安石既已誤下錯子。又不許旁人指破。既不許旁人指破。又欲其局之必贏。世有是理也哉。而猶白。且可隨緣道我贏。隨緣道贏。真贏乎。假贏乎。且可隨緣四字。誤了安石。一生。蓋有且可隨緣之心。便把天下事輕易擔當。而以出之以必贏意氣。安得不誤事乎。東坡觀奕有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真看破人情世態。以天下還天下者矣。故湖自游事自了。若今東坡當國。安石還須讓老蘇下此一着也。嗚乎。為天下者。為之堂上。安可脊上與天下爭輸爭贏。

對景無酒

○殺風景六事。一曰對景。吸茶。夫對景何必不吸。茶。吸茶何必不對景。噫。我知之矣。若有酒何必不對景。何必不吸茶也。若無酒。又何必對景。何必吸茶也。余每逢良辰美景。無不携酒。以從興。至便傾杯而醉。後耳熱。便擊箸而歌。竟撫掌大咲。竟仰天大慟。嘆美景之現在。哀良辰之無多。懷洞明于黃菊籬邊。吊太白于鯨魚背。

○上注。秦坑扶醉日。拂天獄。出酒星。視後錢。虛名如駒隙。囊英浪吞幾萬個。于胸中。不能滿吾寸。胃更可當酒具。脯羞大嚼細嚼。此等助景添興。詎可以吸茶了事也。人亦有言。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頂傾三有盈。余謂酒可千日而不用。不可對景而不醉。蓋人生幾何。對景當飲。對酒當歌。非徒為風流樂事。亦求不貽笑古人。

虛度佳節

人生石火光中能幾度。良辰美景。幸而百歲猶可屈指。不幸而三十四。十真虛過。一生也。今之名利如則曰。待我名成利遂。第恐名未成。利未遂。而關王勾帖將來相推。都只為名。關利鎖。誤此賞心樂事。不知何月無節。何節可虛。其在履端之辰。是日也。浴五木湯。饋五辛盤。食膠牙飴。飲屠蘇酒。洞庭春色。豈特黃柑為醖。而椒柏之進。先少後老。令人得失之間。惻然惟是人日可。

命駕登山。寓目原疇。嗣而元夕。大樹合銀花。星橋開鐵鎖。鳳扶輦下。盤駕山來。當此金吾不禁之夜。長安士女。踏歌入雲。誠為太平盛際。而唐人之詩。又云。富家一梳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梳燈。父子相聚哭。風沐太守知不知。惟恨望歌無妙曲。何其契深至此。仲春舉趾。則勾龍不可不祀。設壇結宗。杜飯相遺。酌而社酒。可以治聲。陳平于此。宰肉識者。已卜其有宰天下之度。時。

而暮春三月。曲水流觴。脩禊。是日也。上巳。青鞋履。清明前後。士女艷粧。翩跹。時賞。乃孝子順孫。起追遠之恩。祭掃。與馬。獨冷。烟之節。火食不舉。人皆寒食。用楊桐冬青之葉。染色。作青精飯。乃刺史周舉。移書子推。殊為可嘆。何如魏武之直禁民禁烟也。四月。維夏。八日。諸寺浴佛。宜作放生。乃江梅。秋雨。穠麥。先秋。荷知有暑。先擊蓋。柳為無寒。盡脫綿。陶潛。葛巾。野服。羊欣。著新練襦。時維五月。天中之節。續命辟兵。蘭湯蒲飲。而九子之粽。龍舟。問妙。說者以為吊屈原。曹娥。嗚乎。屈原。曹娥。自甘沉溺。使佳節千年不改。江流萬古如斯。則忠孝之名。必將與汨羅會稽之水。爭清潔。乃俗之所忌。以是日。汨子者。棄之。則田父。王鳳。胡廣。鎮惡。之派。皆能高其戶。興其宗。就謂是日。不祥哉。暑入三伏。道路無行車。程曉。開門謝客。河朔避暑會飲。以瓜鎮心。以脚踏水。

著。何當一夕金風發。為我掃除天下熱乎。時屆七夕。天上佳期。人間巧節。阮咸。曝竿上之衣。相。隆。晒腹中之字。望日中元。目連度母。子孫于是日當虔心清醮。普度祖考。八月四日。以絲絲就北辰星下。祝求長命。十五中秋。月色平分。庾亮之樓可登。袁宏之渚可泛。不盡太微。池玩月之意。即築來年妃子望月之臺。孰鄰長安。戌婦疲。半搗衣。對此清光。而不動玉閨情者。非婦也。九月九日。登高。泛菊。孟嘉帽落。白衣酒來。戲馬臺之遊。滕王閣之宴。固一時佳會。而今安在。誦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之句。慨然悲心。十月之交。爨松燧火。你煖爐會。橙橘綴金丸。香粳春玉粒。冬至之日。陽德方亨。百僚稱賀。古人謂比亞歲。群黎慶同新年。紋添五線。樂陳八能。况梅開雪盛。浩然于焉而尋陶穀于焉而烹。殊覺風致不冷。臘月八日。釋迦成道。作浴佛會。

未幾而故歲新歲介在一夕。饒歲分歲情恰一朝。乃小兒但喜新年至。頭角長成添意氣。老翁把盃心茫然。增年翻是減吾年。吁。今歲今朝盡明年。明日來。而一年佳節盡于斯矣。余嘗悲名利之徒。每遇佳節。不待置酒燕集。是彼以名利為佳節。以畧名貪利為度佳節。不思古人秉燭夜遊乎。故四時之節俱不可虛擲。余乃詳著于篇。凡墮名利臼中者。俱當讀一過也。寧直蘇子。

雪樓清談

清談四卷

五三

所云。人生惟寒食重九。慎不可虛擲哉。

○○居無花竹

心是一顆活潑。上常惺。上的物。藏在靈臺。丹府。不可見。每上見之花竹。以花竹之生意。即心也。有友家花竹甚盛。數月未往。剷除幾盡。余駭問之。為妨陰削去。如此破琴烹鶴。豈獨殺風景。有以知其中生意之不存矣。蘇子瞻謫黃州。寓居定惠院。上東有海棠一株。每歲盛開。必為携客。

置酒。已五醉其下。王子猷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夫寓居暫寄。猶不可。已况家居乎。世人不識。謂蘇王得花竹之趣。而不知蘇王直得其心之趣。心若無趣。便是牛心馬心。即牛馬之心。亦各有趣。但人得趣多。牛馬得趣少耳。心趣者何性。是也。故性從生。從心。之生。處即性。所謂尋孔顏樂處者。尋此所謂異于禽獸。幾希者。異此。若友人之削去花竹。不惟

雪樓清談

清談四卷

五四

無得其心之趣。亦且不待花竹之趣。居心不淨。生意索然。真為行尸走肉耳。豈其得趣少者耶。

○○扇無詩畫

今人笑不識字者曰。酒。麪。飯。茶。嗟夫。識字何容易。若不識字。而有酒。可。麪。有。飯。可。茶。又何必識字乎。若識字。而有。麪。無。酒。有。茶。無。飯。又何必不識字乎。故使人號之曰。沒字碑。反不如寒山一片石。堪與語矣。今人但取有酒肉。便足了一生。

豈不曰有字也是一個碑。無字也是一個碑。不
管其堪與語否也。吾于此而有感于扇無詩畫
者。夫一扇也有詩畫。風不加多。無詩畫。風不加
少。而人必欲其有詩畫何也。噫。此其故可思已。
王右軍書老姥六角扇。各為五字。便值百錢。蘇
文忠畫負綾綳者。白團夾絹木石人。償千錢。小
小一扇一經名公品題。如許增價。况人而可以
酒囊飯袋終手。可曰沒字也。是一個碑乎。蜀有

富人。賣錢十萬。求載一名。法言中。揚子謂其如
園中之鹿。欄中之牛。不得矣哉。富人豈酒不足
于囊。飯不足于帑者。竟以不識字。故見拒。吾以
是并記以見。不識字者與扇無詩畫等。

○○○文士不能詩

彭涓材五恨。一恨時魚多骨。二恨金橘帶酸。三
恨蓴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固不能
詩。夫子固文士也。如何作此缺典事。吾聞文士

者。傾瀉瀕壟。塘于筆底。昭回萬大光芒。納
天祿于胸中。組織一家機軸。豈能口吐白鳳。
乏凍雪騎驢之懷。咽吞丹篆。而無春日聽鷓鴣之
致。采筆生花。而少孤山訪鶴之思。是必西塘春
草。興不減于東閣官梅。鄭子鷓鴣名。且并于謝
生蝴蝶也。安有干將莫邪之鋒。不能奪錦龍門。
崇巖峭壁之勢。不能價售雞林。拔地倚天之雄
生馬長蛇之活。不能詩冠中朝乎。噫。此其文可

知也。故吾不必責其逆興。如涓明之詩宗。放達
如禹錫之詩豪。清新如閨仙之詩祖。第以劇賈
壘。短劉墻。薰班香。摘宋艷者。而令人有驢鳴狗
吠之悲。亦足羞矣。若子固者。非不能詩。其才凝
于文。無暇于詩。至令彭生有恨。則今人又不如
子固者。詎可藉口也。吾又幸其有此不能詩一
節。少一能藏一拙。不然。文既獷。批詩復鄙。理不
尤。來入驢鳴狗吠之誚哉。

○○○駭客不會飲

余嘗笑不善飲者曰。會飲酒。又會吟詩作文。此為上等上品。會飲酒。不會吟詩作文。不失上等中人品。不會飲酒。只會吟詩作文。則為上等下人品。若不會飲酒。又不會吟詩作文。此之謂無品。嗟夫。會字豈易言乎。若真正會飲酒的人。決是會吟詩作文的人。歷觀泛來韻士。高人有二。一不從會飲中來。酒飲一斗。詩成百篇。非虛語。

也。蓋其人果有登高作賦之襟懷。必不辭金盞。碎玉碗。其人果有日傾百杯之丰度。必能筆生花雲。作彩彼畢吏部之夜中盜飲。與李翰林之醉後捉月。謂之不會飲。亦可。雖然。今世能飲酒者不少。求以吏部即夜盜比。含酒者。毋論今人。不肯為。即今人亦不能為。非得酒中妙趣。惡能如是。酒脫使今人為之。不勝醜惡矣。李公以一代騷雅。竟醉入月府。人生皆有盡頭。彼壽久者。

在世間做得甚事。反多費了世二幾年米鹽。余謂二公者可稱上等上品。與洞明二三君子同列矣。如今所稱騷客者。內既無實。外以竊名。幸有此不會飲一節。得做個無品自在人。不然。詩既不成。而飲復無量。不益出醜乎。飲者紛求一會飲者。了不可得。見上等下者。斯可笑。○○茶無火候

性好清苦。獨與茶宜。幸近茶鄉。愆我飲啜。乃友

人不辨三火三沸法。余每過飲。非失過老則失太嫩。致令甘香之味。蕩然無存。蓋誤于李南金之砌蟲唧。萬蟬催。忽有千車捆載來。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瓷杯。夫火候至松風澗水。則過老矣。何如羅玉露之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乃為得火候也。友曰。吾性惟愛讀書。玩佳山水。作佛事。或時醉花前。不愛水厄。故不精。

耳前人有言。釋滯消塵。一日之利暫佳。瘴氣耗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害則不謂茶災。耳受俗名。緣此之故。噫。茶究甚矣。不聞禿翁之言。釋滯消塵。清苦之益。寔多。瘴氣耗精。情慾之害。最大。獲益則不謂茶力。自害則反謂茶殃。且無火候。不獨一茶。讀書而不得其意。玩山水而不會其情。學佛而不破其宗。好色而不飲其韻。皆無火候者也。豈余愛茶。而故為茶吐氣。亦哉。此清苦之味。與故入共之耳。

○○間斷妙談
太極既剖。談論橫生。虞廷談精。一洙泗談仁義。佛老談空。無諸子談天。晉人談玄。唐談詩。宋談理學。我明談帖括。經之皆妙談也。要皆談文章。談經史。談道德性命。古今生死。天地帝王。俱不容間斷者也。若可間斷。便非妙談。何者。惟其第一也。天

下惟第一。不可說。且不可。何容間斷。故談文章。則會文切理。開蕪聖真。或時千百言。或時寥寥數語。靡不深中理。曲中情。英華中也。雅澹中態。令人解頤。盡心舌。極目眩。即有講張之士。欲以艱深鈎棘。牛鬼蛇神之語。從旁撓之。亦自奉舌是名文章。第一之談。至矣。妙矣。無容間矣。談經史。則帝王之建中。四始之歌咏。三千三百之秩叙。六十四卦之畫列。二百四十二年之初懲。

諸子百家之誼奇。雖入一推鑿。家一宮牆。無非統一聖真。紹明來學。令談者盡聲而吐。聽者致志不怠。是名經史第一之談。至矣。妙矣。無容間矣。談道德性命。雖宗旨工夫。入門結果。種種不同。然本体即工夫。工夫即本体。入門即結果。結果即入門。誰耳食目聽。舌鼻鼻掌。掌步趾。攫乎自後。世標肯立名。聚訟不快。頭上安頭。夢中說夢。吾唯衣鉢尼山。誰不言下自了。是名道。

德性。命第一之談。至矣。妙矣。無容間矣。談古今
生死。此個關頭。孰能勘破。得是解者。一切大椿
朝菌。鵬島。蚊虻。焦螟。蒿山。須彌。芥子。毫光。六合。
太山。為礪石。黃河。為水帶。滄海。為桑田。宮室。為
陵谷。商之盤。周之刀。秦之碑。漢之鼎。魏晉之名
帖。宣德之宴。祝唐之書畫。李禿之禪。王瞿之舉
業。天地一壞。萬期一瞬。泰山一秋毫。彭祖一殤
子。誰古誰今。誰生誰死。是名古今。生死第一之

談。矣。妙矣。不容言矣。談天地帝王氣運。運旋
理數。自定。化。工。不能。平。天。而。高。地。冷。日。而。熱。月。
霜。夏。而。蒸。冬。流。岳。而。峙。河。走。島。而。飛。獸。則。必。不
能。令。五。霸。之。世。為。春。三。王。之。世。為。秋。五。帝。之。世
為。夏。三。皇。之。世。為。冬。故。無。懷。葛。天。堯。禪。禹。繼。湯。
伐。秦。爭。自。然。無。可。移。動。是。名。天。地。帝。王。第
一。之。談。矣。妙。矣。不。容。言。矣。故。曰。妙。談。不。容。間。
斷。開。斷。便。非。妙。談。以。其。第。一。不。可。說。也。惟。第。一

則談文章。便為天下第一篇文章。談經史道德
性命。便為天下第一件理學。談古今生死天地
帝王。便為天下第一等絕頂之談。第一等無上
之妙。此時堪看。一些開斷否。如其有看蛇足。蛇
足。亂。談。亂。談。

○ 甘肉食

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非肉食者皆無遠謀。大要
無遠謀者。多出肉食輩耳。故咬得菜根之人。何

事不經歷胸中。何事不運諸掌上。真西山論菜
有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
不知此味。蓋百姓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
味。士大夫若知此味。必能清廉。彼甘肉食之人。
安望其清廉也。不清廉。則愛一文。不值一文。沒
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究其人。皆由菜根中得
來。故菜根滋味。須要嘗些。天下惟菜根可久。愈
久愈不厭。而不聞菰口。竟腸者。多冰清玉潔。膏

梁王食者甘婢媵奴顏。商人有言志以淡薄。明節從肥甘。豈能我哉。

○旁客促

君子作賓王家。為公卿大臣為正賓。為百司執事為旁客。湯之時。伊尹為正賓。汝鳩仲虺為旁客。殷卒佐湯有陞陟之役。鳴條之戰。竟何人哉。非伊尹不可也。未聞汝鳩仲虺促客于其間也。武王之時。太公望為正賓。太顛闕天輩為旁客。

屈卒佐武有牧野之誓。白旗之懸。果何人哉。非太公望不可也。未聞太顛闕天輩促客于其間也。使汝鳩仲虺太顛闕天輩。得促客其間。何異主人設席。敬意正賓。正賓無能。反使旁客得代辭讓。勿論。主人所以待正賓之心。亦甚非正賓之所以自待。則又安用正賓為矣。後世主人不待賓。雖有憂主人之心。亦禁而不敢吐。徒令遠在旁客者憤。于其下極力進言。以觸主。

說夫主人不忍無言而怒。有言是終無敢言也。客惟不至。彈缺足矣。何樂歟。為余謂為正賓者。當如伊尹。太公望。使旁客若汝鳩輩。各承主意。以陪正賓。乃無負主人待賓之心。不然。則有乘駒以逍遙而已。安能浚坐旁客上。徒占主是也。

○穢手拭器

天地間。物最潔。曰眼。不見最潔。則凡眼可得。

而見者皆穢也。皆穢。則皆穢也。試舉一身。青妍白妍。莫穢而目。烏喙為唇。莫穢而口。穢之鮑肆。逐之海邊。莫穢而鼻。北里塞聰。咬蠅注聽。莫穢而耳。染指刀泉。攘臂銖兩。屈膝要路。濡脚推門。莫穢而手足。公荷失守。茅塞不開。穀種無收。空花競彩。莫穢而心。皆穢也。則皆穢也。以穢手而拭穢器。有何不可。雖然。穢繁生于媼妍。媼妍生于真妄。真妄生于無常。而不見銅雀嗟峨。金谷。

壯麗。穠艷。瞬息。蒼落。億換。又不見五陵俠少。七
雄豪貴。快身歌舞。埋骨蒼麓。意。蓬。迷。孤。塚。蒿。掩。
斷碑。肉。潤。草。根。脂。沐。林。莽。生。時。費。心。求。索。終。歸。
于腐穢。而莫能免。則穢豈獨一手胡生穢。繫觀。
也。然則穢手穢器者。聽之乎。曰。非彼有穢。因我。
有眼。我不眼。觀彼不手。拭大家自在。極。歸。無事。

○ ○ 反扇索書

扇固不可無詩畫。而反扇又何必有詩畫也。反

扇而與之書畫。則是無品骨之人。而皆可與之
品題矣。蓋天下惟無品骨者。百事不可為。我難
費心培植。彼反忘義背恩。何者其品不成。品骨
非真骨。我以真人品真氣骨待之。彼不知真人
品真氣骨為何物。且以我待彼者為不當薄矣。
勢不至忘恩背義不止者。雖曰一經品題。便作
佳士。然亦須其堪為品題。彼伯樂一顧。價不增
重乎。亦須有千里馬。伯樂始一顧。價始增十倍。

耳。若非千里馬。使其妄指曰。此千里馬也。人有
不始信。再疑。終。咲。伯樂為狂悖。喪心者哉。彼無
品骨者。而索人妄題。其為千里馬。是以反扇索
書。而人書之也。不待費壞人筆墨。人將因扇以
識書。因書以識人。則我亦一無品骨者。流耳安
能渡。為人作扇書。

○ ○ 必索愛食

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凡遇食而多所嫌擇。愛

索。此皆識神所為。迷悞終身。不知正味。故禪家
謂食有二種。有智食。有識食。此等皆識食也。自
智者觀之。蘭膏珍饈。與糲飯粗羹。過喉皆成穢
物。有何高下。而苦。將心分別。必索所愛。夫不
耕而食。已覺薄福。難消。矧終身飽食。不知農父
之艱。一箸不工。便覓庖人之過。甚至有憎嫌他
饌。自携供具者。不思錢易為食。渴易為飲乎。此
由無學無識。子弟日用飲食。不知慚愧。或倚父

兄之貴而所食。或時祖宗之富而得飽。徒知顧口不識。祖宗父兄之所以致此食者甚難。將日食。月受。日受。日索。寧塞無底坑。莫塞鼻下橫。非虛語也。慈覺禪師云。飲食于人。日月長。精粗隨分。塞饑瘡。綈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思量。知味哉。知味哉。

○○○執物窮價

物不可齊。則價不得。不貳余嘗鄙執物窮價者。

之有愧于漁父舟子也。伍胥奔吳。追者在後。至江上。上有一漁父。乘船知胥之急。乃渡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值百金。請子父。曰。楚國有法。得五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值百金劍耶。不受。宋丞相文山公。脫京口趨儀真。舟不可得。以白金千兩求諸人。其人曰。吾為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百金千兩哉。強委不受。竟得舟而渡。夫天下之物。莫大于忠孝。天下之價。又孰

義于忠孝。二公執忠孝以求人。此雖窮其一時。而價重天下。後世何止粟五萬石。爵執珪。位丞相。白金千兩已也。使當時有執物窮價者。與之一劍不許。與之千金不許。一公將奈何。吾知忠孝雖切。名價雖高。而河水茫。終難一葦。則千秋節義。有付之流水已矣。是此解劍漁父。却金舟子。二八千古奇人。二事千古奇事。惜史皆不載其名。幾令人不知有當時事者。使解劍却金

大節。不得與長江同流。則余之所悲也。余高其人。欲為之傳。以見豪傑作事。不與人同。而且以

愧夫世之執物窮價者。或曰漁父舟子。河伯海若所變也。噫。果是河伯海若變化。則其事益奇。而其人益當傳矣。

○○○悠嘯

嘗嘆天地一唾壺也。日月河山何者。非唾物人鬼鳥獸。又日月河山中。之唾物也。六經騷雅何

者。非。唾。餘。而。詩。賦。古。文。詞。又。六。經。駢。雅。中。之。唾。餘。也。皆。唾。也。則。今。之。人。皆。泛。唾。中。覓。唾。者。也。今。人。見。日。月。河。山。則。意。其。清。見。六。經。駢。雅。則。意。其。奇。見。有。忠。唾。者。輒。鄙。其。穢。不。知。皆。唾。也。清。則。皆。清。奇。則。皆。奇。穢。則。皆。穢。者。也。乃。有。云。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者。是。皆。作。意。尚。奇。絕。俗。求。清。余。謂。能。脫。俗。便。是。奇。不。合。污。便。是。清。捉。之。皆。唾。也。即。余。所。謂。能。脫。俗。不。合。污。者。亦。于。唾。中。覓。唾。者。

○ 攪睡

王長公謂山栖是勝事。稍一營慮。則亦市朝事。盡賞鑒是雅事。稍一貪痴。則亦商賈杯酒是樂事。小一徇人。則亦地獄。好客是快事。一為俗子所撓。則亦苦海。余謂清睡是怡神事。一為俗物所撓。則亦阿鼻。或以為甚。曰。攪睡有三。正款就

寢忽塵事執掌。奪我華山片席。使不得夢入耶。耶。此亦徇人名曰地獄。力倦神疲。方作栩栩。曾未睡。側而屈。覺直而伸。却被九泥翁喚醒。此亦俗子所撓。名曰若海。若乃花竹幽窓。午夢正長。偶為俗諺催科。逋負責券。此段碌碌火煎。都因一生貪痴。管聽不能。早自解脫。墮落輪迴。豈非阿鼻獄乎。昔潘大正款清卧。聞攪林風雨。遂起題壁云。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稅入至。意興索然。不能成句。嗟乎。此等俗障。寧直夢魂不清。直令詩腸攪亂。

○ 塗几硯

性好讀書。每看單本。胸前輒以指畫。索而不自知其為癖。明窓淨几。見友輩又有塗几硯殆遍者。此其為癖更甚也。余謂顧其人何如耳。王子敬愛羊敬元。年十二。夏日著新練裙。晝寢。子敬為書數幅而去。更渡著此求書。左軍常詣門。

生家。見其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為其父誤刮去。門生驚懊累日。若在他入。便以塗汚其几。現染壞其練衫為恨。安有更復著此求書。而其父誤刮去。驚懊累日者。然則入第恨不為王家父子耳。若是王家父子。又安見塗几硯之為惡癖也。

○摘花香

人生如樹上花。世事如空中花。雖香不久。故文

夫。滌不可碌。上松花泛硯。徒從萬春中作蠹魚。亦當萬里覓封。胡霜拂劍。方不失男兒氣。不然眼花落井水中。眠亦可。不虛花一生也。總之功名富貴。皆眼前花。鼻孔間有無不定。則有。不待其自落。而早摘之者。故摘花香者。不念及此。念及此。手不能下矣。溫公二十登科。趨闕喜宴。獨不簪花。同年以君賜不可違。不得已簪一花。而出。後來事業盡見當時。夫花且不欲簪也。忍

摘之乎。羊祜。王武仲。仲曰。君可去。吾不可。蘭。忍踏碎滿徑落花。夫落花且不忍踏也。忍摘其香乎。先君子見人摘花者。輒不欲。曰。樹中生意。安忍殘折。猶之好人。一旦早夭。聞此。令人傷心。彼摘花香者。其殺風景。又有甚于花上晒衣者矣。

雪菴清史四卷終

雪菴清史

清史四卷

七二

清福

○生聖朝

古閑

天湖樂 純思白父著

夢瞻余應吼猶龍父訂

予嘗按古地圖。久次傳記所載。三代以還。聖跡
幾何。自秦來千八百年之間。所當侯王戰爭。兵
革之跡。不可勝數。迫元以腥羶。汚我中夏。穢施

彰聞。天命不假。肆我聖祖。應運而興。天戈所
向。乾清坤寧。葉爾天羊。拔角脫距。東暨蟠木。西
抵崆峒。翔交南北。來享來同。炎海水天。孰非什
五。被髮椎顛。盡為編戶。列聖相承。齒繁俗易。
四郊之間。不識兵墨。民生其際。所習者小吏治
租賦。歲時伏臘。宴飲之社。及閭里慶弔。賑賻。開
雞走馬。蹴鞠。遊冶之戲而已。問故時侯王所伏
尸。流血處。蓋已晏然。禾黍桑柞。人烟市廛之相

壓于其境。草莽之臣。追仰古先聖明。若詩書所
刻。而世之下。光景常新。猶勤欣慕。而况身被其
澤。目覩其盛。使得飽讀詩書。左唐右漢。如取如
携也。何以頌之。臣拜稽首。天子令名。基之構之。
乃登太平。臣拜稽首。天子萬齡。不解于德。萬國
來庭。

○大有年

歲將凶。小民餐必倍。俗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

氣先見者也。故歲穀豐。甘草先生謂菰。歲穀
苦。草先生謂蘆。歲穀惡。惡草先生謂水藻。歲穀
旱。旱草先生謂蒺藜。歲穀雨。雨草先生謂藕。歲
穀病。病草先生謂艾。歲穀流。流草先生謂蓬。師
曠之占也。以杏多實不熟者。來年秋禾善。蓋五
木五穀之先。欲知五穀先視五木。梓其本盛者
來年。又種萬不失一。由此而觀。有年自難。况大
有年。則大有年之為福也。誠不可量。余嘗行田

間見秋稻已秀。翠色染人。因憶耕者胼胝闢草。菜且溉且糞。不餘穡力。積勞至膏沃。旅亞痔錢。轉翹首望納稼期。不啻欲握苗起。農之勤苦至此。使得大有年。庶不負胼胝也。吾輩坐享其食。而不思為無負計。豈不為天地罪人。如何可無負。曰。吾輩亦自大有年。台耕筆織。不特農人也。○○尊生。

天下莫尊于生。是生源自尊。不待人有以尊之。而後尊也。待人有以尊之。而後尊。則生始失其尊矣。生失其尊。而世始紛以尊生為事矣。此是愚者執而徇之。曰。是生也。尊之則得。弗尊則失。稿形極處。尊之事也。富貴安佚。生之之徒也。不遺餘力以尊此生。而生尊矣。智者聞而嘆之。曰。是適足苦生也。奚尊之有。節嗜欲。則生尊。謹視聽。則生尊。時勞佚。則生尊。噫。此養生也。徇者失矣。養者亦未為得也。夫養生起于貪生。人

生我何。終歸于盡。貪亦死。不貪亦死。但貪則養。則可緩斯頃耳。故賢者聞而嘆之。曰。生尊之云爾。養之云乎。尊則無天。雖天不感。尊則無壽。雖壽不欣。是天壽不貳者。然此猶見生在天壽之中。不見生起。夫壽之外。道家又聞而嘆之。曰。是惡足以語尊生。善尊生者。外其身。而身存。外其身者。不有其身者也。不有其身。斯能實有其身。夫生無內外。以外其身為尊生。則分內外。

見矣。釋氏又聞而嘆之。曰。嗚乎。是皆以生尊生者也。安知天下之生。原自無乎。凡物屬之有形者。有生。死。有生。死。即有榮辱。有榮辱。斯可得而尊卑。吾知天下雖有萬生。終不能生。此原無生。不能生。此原無之生。則生何甚尊也。天下雖有萬死。終不能死。此原無生。不能死。此原無之生。則生益見其尊矣。尊生者。夫亦尊此原無之生。天湖子又聞而嘆之。曰。何紛也。生原自尊。

之者。不于其原自尊者。尊之不許有一毫作為。于其間若有一毫作為。于其間便非原自尊之生矣。即如釋言無生。勿論愚者不信。即賢智者亦必不以為然也。以明上有个生。釋氏必欲空之。形骸外。是以虛空。生以虛空不壞為尊生。其言生者大矣。其言尊生者至矣。此唯佛祖能知此生為可尊。即其徒亦將覓此生何在。而不知尊也。人人有生。必如佛祖之知。方能尊。則又何貴此原無生也。反不如居易以俟命者為尊。生行險以僥倖者非尊生。汲芳百世者為尊生。遺臭萬年者非尊生。乃為入上易悟。入上易曉。人上易尊矣。何紛上也。

○○○問道

諸先大儒以釋氏說空。道家說無。既無着落。而竟曰執中。孔曰一貫。又無處尋。恐人下手不得。故種上標宗立旨。曰敬曰靜曰良知曰止脩。把

一個道分出許多法門。若人從敬道。便得敬法門。而聞敬道。若從靜道。便得靜法門。而聞靜道。若從良知。便得良知法門。而聞良知。若從止脩。便得止脩法門。而聞止脩。夫敬靜知止。皆道的本体。即竟之中。孔之一。亦皆于本体中。畫出一個影樣。今又從影樣裏去。盡影樣。則後來道學諸公。亦必自立一宗旨。蓋敬既可做宗旨。彼仁義禮智信。何者不可做宗旨。靜既是道。動又何

嘗不是道。良知既是道。彼不識不知。何嘗不是道。止脩既是道。彼誠意正心。又何嘗不可以標宗。何嘗不不以立旨。若曰道實不外一敬。然道何嘗外靜與良知止脩也。標敬為目。則敬即是道。標靜為目。則靜即是道。標知止為目。則知止即是道。宋采論禪云。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諸先大儒皆是于一車中各取一

件來弄。各能降魔。各能得力。至于寸鐵殺人。在肯竟。舜得其實。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又孔子得其全。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韓氏得其玄。老子得其妙。故一曰空。一曰無。此皆能寸鐵殺人者。後人種種分別。種種好聽。信如湯先生嘉賓所謂三教分明。一個漆桶。是誰打破。捏道是佛。是老是孔。一至病偏枯。無三病癰腫。東家曳驢。西家簇豕。絕不如一筆抹殺。終朝聞茸也。須還我自堂上。不帶他邊收骨董。噫。道既如此。聞得是。聞不得是。此時大地山河。已屬微塵。而况塵中之塵。血肉身軀。且歸泡影。而况影外之影。一了百了。一徹盡徹。無聞無不聞。無靜無不靜。無散無不散。無知無不知。無止無不止。臨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陰輝再三。喚堂終不點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樨香乎。山谷曰。聞。晦

堂曰。吾無隱乎爾。故纔就殺。便思舍殺。方是無事。道人若騎驢。又沒覓驢。終為不了禪師。悟源去五湖烟月。皆入寸衷。千古英雄盡歸掌握。何必靜知止。紛種分別。雖說得好聽。終不若脚下承當。孔子云。朝聞道。夕死可。蓋聞得便去。行得便是道。行不得便不是道。去行便是道。不去行便不是道。道無不在行之。即是又何必標宗立旨。乃為道學家乎。余在武夷。嘗以此意質見羅先生。先生惟大咲而已矣。

○○○課兒

兒子之賢。不肖係諸人。兒子之富貴貧賤。係諸天。係諸人者。人不以為憂。係諸天者。人反以為憂。何也。彼益于天人分上。未明也。惟于天人分上未明。故恐懼兒子之貧賤。不若作馬牛以求富貴之。是明以富貴為人力可致。而賢不肖則諉之于天。顛倒妄恃。大惑不解。有人于此。曰。憂

其兒高堂之不安。芻豢之不通。至而課勞苦。課
事業。并不注念。則曰天也。又有人于此。則使其
兒犯風雨。冒霜雪。以從師。取友于數千里之外。
必課之以勞苦。必課之以事業。凡古英傑所能
為者。則曰此皆天。夫所當為者也。卒也。此一人
者。不辨其麥。頑翬無知。不問而知其為不課。諉
天者之子也。彼一人者。克振家聲。為世名儒。不
問而知其為日課。盡入者之子也。當諉之天而

雪齋清史

清福五卷

九

不諉之天。當盡之人。而不盡之人。毋怪忤逆橫
生。愚痴滿世。余謂苟其能盡。夫在人。自可邀之
于天。曾見世有課兒。能克振家聲。為世名儒
者。猶憂其不富貴乎。曾見世有日憂其兒不富
貴。而置之不課者。不頑翬無知。不辨其麥乎。故
子弟生大富大貴之家。多是不幸。惟富貴則性
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為子而傲。便不孝。為
弟而傲。便不友。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父

兄。必是不屑教誨他的朋友。必是不敢諫諍他
的。做個天地間極惡大罪人。因父兄不早課。至
此時悔之已晚。况富貴之家。其所為狎友門客
之類。甚多。不肖子弟。勿論。即賢子弟。當此鮮不
習與性成也。可不哀哉。然則為父者。尚憂不能
取富貴。以為子孫謀。是不欲子孫之賢也。且子
孫貧賤。亦何患乎。課子者。須使他知貧賤的意
味。古來大聖大賢。何人不從貧賤憂苦中來。惟

雪齋清史

清福五卷

十

貧賤。則思自立。思自立。則而事皆可為。又何憂
兒子不富貴。余看世人。既不早自課兒。使其兒
日從惡朋。佞友。游。及陷于不肖。則曰沒處。呢夫
彼兒子之不富貴。獨有處乎。唐元微云。今天下
有三事沒處法。燕都中士大夫。得病無良醫。泰
哥入種田。無時雨。三吳縉紳子弟。讀書無家教。
一味但靠天耳。夫無醫。則保養無雨。則穿渠無
家教。則慎交游。此便是沒處法。中處法也。可諉

之天哉。雖然課兒。須擇明師。庸工誤。豈可也。求庸婦誤衣。上可別置。庸師誤子弟。子弟可渡。胎乎。如無明師。寧可自課。慎勿藉口不責善。易子而教之說。為教學先生作地步也。

○弄孫

先大父三子。曰傳曰傑曰佐。傑余父也。年十四。與伯傳同補弟子員。昔伯年十七。其明年天無嗣。而先君子及叔佐俱晚子。先大父未及弄孫。

清福五卷

十一

而卒。先君子生余。又晚子。未及弄孫。而卒。余年未半而已。長孫枝。昔陳太丘詣荀朗陵。令元方將車。季方持杖。時其孫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其孫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余愧太丘朗陵。又安知孫能長文。文若乃馬援有甥。不墜先業。龔茂有良。永繼美緒。李廣有陵。克紹祖風。如晦有穎。弘恢相業。有是祖。宜有是。

孫。有是孫。自不愧。是祖。余非能必一代勝似一代。但喜吾兒之又有兒。割甘以分。含飴以弄。娛義之目前。開伊山咲顏。恨不令吾祖吾父見之也。雖然。得孫不在早晚。貴于能賢。余兒未是謝。曠余孫未必靈運。可免張蒼梧以子戲父之誚。第異日者。蘭芳玉立。但得若碩家。數張家。玄使其越席提耳。不意氣宗。凌正此實足矣。

○○○家庭孝友

清福五卷

十二

家庭之間。有兩大根本。父子生我。母子鞠我。是為一大根本。即伯氏吹壎。仲氏吹篴。亦一根本也。何也。雖至關係如妻子。必兄弟翁。樂且耽。妻子和。兄弟翁。而後父母順。則兩大根本。譬之樹然。根本一培。枝葉自盛。未有不培根本。而枝葉不凋殘者也。根本何以培。曰孝曰友。為子而不孝。為弟而不友。則根本傷矣。其斬傷此根本者。却有斧子兩把。一為逞虛名。一為積厚利。世

人日受兩斧成伐。但有能以名與我。以利歸我者。便以為德。便思報德。至于昊天罔極之德。總付度外。但有友導我以名。誨我以利者。便如手如足。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至于同胞之親。友置勿顧。即此不孝不友。天性泯沒。良心盡死。間有賢者。雖不泯沒。然一涉此途。勢不容已。又被他賺了許多天倫至樂。勿論逐利遠出。擇山航海。即父子兄弟俱登科第。沉沒仕途。飄泊異境。如

香齋清史

清編五卷

十三

何勾潁承歡膝下。追隨步趨。古之孝子。二白垂堂。不敢以身許人者。正恐遠聘王途。忘却家庭至樂。雖然父母一體。人猶知慕。乃兄弟則一體而分。余觀世人。鮮不猜若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此言語莫傷情。一面相見。一面老能得幾時。為弟兄。羅景綸云。人倫有五。唯兄弟相處之日最長。若臣遇合。朋友會聚。久速難必。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為

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游戲。以至鮑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舉固無有量。余謂能孝友者。必能為忠臣。為信友。根本既培。自然有許多茂盛的枝葉。天下大名大利。反從此根本出。如何只留些小名小利。傷成了這個大根本。不思報之德。昊天罔極。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乎。若能時時念此。則時時受福。未

香齋清史

清編五卷

十四

聞孝友之家。子孫不昌盛者也。豈待為吾等清福。天必福之矣。
○○骨肉無故
凡事屬之天者。不可推。屬之人者。皆可為也。父母具存。兄弟具通。此屬之人乎。天也。天則不可為。故古來大聖大賢。如孔氏不知父墓。孟氏獨有母存。皆天也。雖仰不愧。俯不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總不能補此終天之憾。每讀夢上者。裁

有杖之柱。彼何人哉。念此未嘗不罷。老痛哭也。噫。綠字殘碑。龍頭之血。無日不揮。聲斷影滅。裏之懷。何時能已。乃愚夫愚婦。得享其全。而不知與名夫利奴。知有其樂。而不能享。其有聽長舌之妻。得罪我父母。離間我兄弟。做個天地間。極惡大罪之人。不思上古聖人。尚歷歷山之泣。吊羽泉之魂。鳴浚井之琴。破東山之斧。當此大故。猶自有處。此吾所謂屬之天者。不可強屬之。

香齋清史

補五

十一

人者。皆不可為。若屬之人。而不可為。則必其生來不孝不友。究其不孝之故。在于見父母有不是處。原其不弟之因。在于見兄弟為易得的。若有人知天下無不是的父母。識人間最難得者。兄弟方完全。得個骨肉無故。

○佳兒佳婦

兒婦何與人事。而必欲其佳。唯佳則雖貧可以自立。奚但芝蘭玉樹。歡其生于庭階也。然佳又

在教。王敬弘未嘗教子。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之教。寧戚不聞被捶。意是何言。與世不教而佳者。應自有數。教而佳者。猶皆是也。教則知孝知弟。兒子有和順之氣。積于胸中。他日受用。寧有盡日。如是者佳兒。教則知誠。知朴。兒子雖有十分聰明。亦須帶五七分古拙。如是者佳兒。教則知謙知謹。兒子若是真正豪傑。決能若無若虛。舍已從人。如是者佳兒。黃魯

香齋清史

補五

十六

直云。人生須報生業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為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既得佳士。便當尊敬久而不倦。始能收得士之報。然亦有不教而佳者。如林下諸賢。何嘗教兒。然其各有佳兒也。藉子曰。渾龍量弘曠。康子曰。紹清遠雅正。濟子曰。蘭疎通高素。咸子曰。瞻虛夷有遠志。瞻弟曰。子葵朗多所遺。秀子曰。純白悌。並令游有清流。戎子曰。綏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惟伶子無聞。王荊公

教元澤也。永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蒺藜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為之主。由此觀。兒何必不教。乃佳也。若夫頭玉。瑤。迥異凡品。掌珠。特。遠。庸流。俾見者不驚。寧馨。則指英物。不訝龍駒。則稱鳳雛。不羨石麟。則嘆神驥。是必昂宿。毓其秀。長庚。孕其瑞。歲星。洩其精。崧嶽。降其神。然有此佳兒。自宜有此佳婦。佳婦者。詎必王夫人林下。風。顧家婦。閨中秀哉。即栢谷老姬。殺雞射客。一

卷五

請福玉卷

十七

何哲。晉室淑姬。埋羊。示使一何潔。孟光之舉案齊眉。少君之提甕汲井。樂羊氏之激夫斷機。佳哉婦也。是豈在色。如以色列。採桑癭瘤。劣于客而優于德。閨王何必愛而不襲。醜容許婦欠于色。而備于行。許生何必敬之不哀。蓋教家之道。惟婦為難化。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維家之索。詩曰。婦有長舌。為鴟為鴞。自出妻之令。不行。閨門之內。無警然不去。惡婦。又何以成身成家。

也。歷觀古之惡婦。如絕賈充之嗣。禿任環之妃。牝雞鳴。敬通之室。獅子吼。季常之家。嗚乎。是惡婦為佳婦。裴炎嘗言。人妻有三畏。彼劉伯玉之妬。津。王。文。穆之畏堂。王導驅車。謝安閉帷。是皆表表男子。公。凌如是。真生菩薩耶。九子母耶。鳩盤茶耶。婦而畏夫。斯為佳婦。夫而畏婦。何貴佳兒。人生既得佳兒。後得佳婦。誠古今之盛事。天地所獨私。如二者不可得兼。則寧有佳兒而已。

卷五

請福玉卷

十八

婦之佳不佳。自有七出之條在。

○ ○ 水清玉潤

有婦如。則有夫婦。有夫婦。即有翁婿。皆緣也。緣則月下老檢書。宮中女題葉。冰下人傳言。不能逃其緣也。雖有仇敵。莫易于赤繩之繫矣。雖隔仙凡。不計于玉杵之搗矣。乃虞翻與弟書曰。求婦。惟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祐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虞公之見。雖卓然。不有賢。

父安得賢女。故擇婦。須擇婦之父。未有其父。水清而女。泥濁者。却太傅之求婿也。但取東床上。坦腹。卧如不聞者。得此主潤。勝矜持者。奚翅百倍。故竹筍往嫁。賣犬以遺。苟有得于水清。奚嫌門不盈爛。又况其人皆玉潤也。藍田之玉。種之淨白。綉幙之絲。牽之得紅。有鳩之鳳。卜之協吉。實屏之雀。射之中目。如此快婿。非水清之婦。翁孰能識之。樂廣之得衛玠也。曹公之愛丁掾也。

卷之五

請稿五卷

二十九

百中未有一焉。豈但緣哉。然雖不但緣。終不外為婚姻。不外為夫婦。不外為翁婿。皆在緣之中。雖欲謂水清玉潤。為不但緣也。不可得矣。

○○○宅心厚

心為事業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棟宇堅久。心為後裔之根。未有根不植而枝葉榮茂。固基植根。惟在于厚。心厚則如春風煦育。萬物遭之而生。心薄即如朔雪陰凝。萬物遭之而死。故仁人心

地寬舒。便福集。而慶長。事以成。個寬舒。氣中夫舍頭迫促。便祿薄。而澤短。事以得。個迫促。規模妙哉。心也。為幾希。為方寸存之。為君子去之。為庶民遠之。為禽獸未宅。心至如禽獸。則薄之極矣。而語又云。猛獸易伏。人心難降。難整易填。人心難滿。何也。豈非以古人獸面。人心。今人人面獸心。耶。搃之。獸有獸意。判于厚薄之間。人惟厚。則此心常看得完。滿天下自無缺。

卷之五

請稿五卷

二十九

臨之世界。此心常放得寬平。天下自無險側之人。情。韓魏公自言其平生。未嘗見一不好人。故為相。目每見人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此其宅心。何如者。夫心厚。則無所不厚。勢能濟物。則遇故舊之交。意氣愈新。處隱微之事。心跡愈顯。待衰朽之人。恩禮愈隆。勢值貧窮。遇人痴迷。出一言提醒。遇人急難。出一言解救。如此便是止極。余見積書積金者。皆無所周。

但得此方寸地與子孫耕者福乃無窮。

〇〇〇能耐

世界原自缺陷。能耐便補得一半。自古成大事立大功者。何人不逞忍耐。中來若韓淮陰一生窮困。方其漂母進食。即少年胯下。亦且忍耐。得過及佩大將印。一下齊城。便欲自王。一時不能忍耐。卒基女子之禍。可見能耐便得力。便可為大將。不能忍耐。便不得力。便死女子之手。

是。世界。頗。不。缺。陷。淮。陰。乃。自。缺。陷。世。界。留。侯。初。欲。為。韓。報。仇。不。能。忍。耐。于。一。擊。大。索。幾。得。碎。身。祖。龍。直。至。老。人。納。履。教。以。忍。耐。法。斯。能。功。成。仇。雪。便。自。超。上。可。見。不。能。忍。耐。幾。誤。大。事。一。能。忍。耐。卒。成。自。安。安。劉。之。業。是。留。侯。處。缺。陷。世。界。而。能。補。者。也。善。乎。婁。師。德。之。唾。面。自。乾。真。飽。諳。世。故。一。任。覆。雨。翻。雲。怒。懣。開。眼。會。盡。人。情。隨。教。呼。牛。喚。馬。只。是。點。頭。語。云。登。山。耐。夏。路。踏。雪。

耐。是。橋。開。屈。耐。俗。潔。則。忍。耐。之。樂。受。福。寧。有。量。我。著。世。界。缺。陷。一。忍。耐。便。能。退。步。甘。清。淡。爭。先。的。徑。路。窄。退。後。一。步。自。寬。平。一。步。濃。艷。的。滋味。這。清。淡。一。分。自。悠。長。一。分。張。公。藝。九。世。同。居。公。是。此。忍。耐。得。力。孰。謂。忍。耐。補。不。得。一。半。也。然。忍。耐。之。功。全。由。智。識。無。智。識。而。妄。為。忍。耐。則。是。儒。弱。不。振。之。夫。世。界。益。為。缺。陷。矣。要。知。要。知。

〇〇知節

節。者。儉。之。別。名。大。要。是。慳。耳。而。文。之。美。名。目。為。節。儉。天。湖。子。曰。慳。何。嘗。不。是。美。名。哉。慳。于。言。語。便。少。禍。慳。于。理。問。便。少。非。慳。于。著。慈。便。少。病。慳。于。飲。酒。便。少。過。慳。于。交。游。便。少。累。慳。于。作。事。便。少。勞。慳。何。嘗。不。美。而。必。文。以。美。名。曰。節。儉。也。即。此。節。儉。美。名。使。俗。人。為。之。即。做。出。一。個。教。化。模。樣。來。反。把。此。美。名。壞。了。古。來。賢。達。何。嘗。不。慳。上。又。何。嘗。不。美。李。翁。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于。壁。

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
辦取錢四千五百。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
用。竟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
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張無垢云。余平
生窮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月用度。不過數十金。
亦自足。至今不易也。鄭亨仲。日以數十金懸壁
間。掛桂蕊薑。皆約以一二金。曰。吾平生貧苦。晚
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
見舊時。蓋鹽風味甚長。久也。林和靖隱居孤山。
種梅三百六十株。梅熟售價。一株作一封。供一
歲之用。又有一禪僧。種芋三百六十科。日用足
以給食。尤省而易辦。夫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
加節儉。便覺有餘。矧萬事皆然也。則節之為福
大矣哉。

○不貪

古有以不貪為寶者。夫不貪何以為寶。凡人貪

則思天下無一物可少。極力營求。積怨叢禍。不
至殺身不止者。若不貪。則天下何物不可少。試
舉種。嗜好此可少乎。不可少乎。有一人焉。始
也不悟。而今也悟。則自今日無一物不可少者。
追視向時。所為無一物可少者。未始不啞然自
笑也。傭工乞人。微俸得十數錢。則買肴市酒。一
啖大醉。自以為天下之樂。莫踰于已。而千金之
子。苦身乞。以程錙銖。日疲苦不足。令此兩人
易地而觀。亦未始不啞然自笑也。人之所愛而
最不可少者。莫如七尺之軀。其住于世也。能泣
能笑。能挈能擎。無一不能。無一不有。而其聚諸
有。以住于世也。則又有脩有短。而卒無不腐。為
野土。化為瓦礫。而後已者。則此七尺之軀。終
不得自有矣。夫七尺之軀。且不得自有也。又何
必役之于貪。而欲種。嗜好以為已。有執有賈
于京師者。放舟中流。貨積萬斛。江濤洶湧。幾欲

覆之。旁有漁艇。客號泣曰。漁者能生我耶。寧以
萬斛易漁者。稅客入小艇。客已驚怖。如喪心人。
頃更風弱。萬斛亦倖免。其客大喜。登舟議謝。迺
奉一敝裘。且告且于漁者。哭曰。衰值萬乎。客曰。
生而死之。則惜命。死而生之。則惜財。噫。嘻。貧者
之不知足。若是乎。此特賣者也。乃有讀書客。公
庶盧坦為河南尉。杜黃裳為尹。謂坦曰。某家子
與惡人將破產。公為捕盜。盡察之。坦曰。凡居官

庶。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
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官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
道。以歸于人。夫貪者之心。本欲多積金錢。玩好
以厚遺子孫。使子孫世世勿窮也。孰知反使其
子孫多藏厚。亡其甚矣。讀書客若猶不知也。蘇
子有言。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
為不朽。與有子為不死。嗟夫。身如浮雲。無去無
來。無以無存。則夫不死與不朽者。又安足云。孰

是可貪之物。為不可少者。此余所以三復古言
而慨夫貪者之役也。

○衣食粗足

富莫富于常知足。人惟不知足。便于衣食外。增
了許多營求。添了許多煩惱。安能脫俗貴。莫貴
于能脫俗。能脫俗則不俗。此非有大見識。大骨
力者不能也。貧莫貧于無見識。無見識則是非
莫曉。賢否不分。不過一黑漆之人。惟知華其

衣。美其食而已。賤莫賤于無骨力。無骨力。則侍
人而行。倚勢乃立。倚門傍戶。不知羞恥。安知衣
食粗足者之樂乎。昔一士人貧窮無措。日夜熬
香致禱。一日聞室中有神問曰。汝日勤拜禱如
是。意將何求。士人曰。某非敢過望。但求衣食粗
足。逍遙終身。其願足矣。天神大咲曰。此乃上界
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吾不吝與耳。夫
世人之所駛為難得者。莫如富貴。孰知富貴不

惜粗足難成。天神以爲上界神仙之樂。余獨信之何也。人若衣食粗足。則無世事煩惱。又不必勞心營求。但見有達無窮。有毒無天。况心無一賢曰。窮朋來四方曰。達。得志一時曰。天。流芳百世曰。壽。知足何事不可爲。何憂身無一閑。何俗不可脫。何憂朋不遠來。方且有識見。有骨力。可爲萬世永賴。爲衣食萬世之人。何論百歲榮華。一時得志也。即此便是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

○官私無負

先大父瓊山公。一丘一壑。綽有餘樂。嘗曰。詩書勤課子。賦稅早輸官。吾無憂矣。又曰。移借不還者。其人必不忠。若先大父者。可謂官私無負矣。余謂無負之本。在于節儉。一知節儉。便可致富。富則好施矣。沒有負况儉乃聚鈔之門。無求於人。寡欲於己。可以養德。淡薄明志。清虛歛神。可

以養志。刻苦自勵。節用少求。可以養廉。忍不足于前。留有餘于後。可以養福。善哉儉也。公私完足。外則春秋之期。有牲醪足以供祭。一日之餐。有蔬食足以爲嘗。晝則杜門。有琴藉足以爲娛。夜則寄卧。有蒲榻足以爲安。昔文文山先生。茅屋三間。在萬山深處。借書沽酒。外一毫不爲公。私撓獨蒔松百畝。日騎牛扣角其間。吏不打門。犬不吠。猿呼虎嘯。各適其適。先大父蓋庶幾

得古人遺意云。

○嘗得無事

人生孰能無事。但能了得此心。便覺嘗得無事。即千古英雄。鮮能一二觀破者。蓋人世穿衣吃飯。所費幾何。此外盡爲長物。盡爲他人。白樂天云。故舊嫌娛。僮僕飽。始知官爵爲他人。豈惟官爵。凡一應多積。而此身無用者。盡爲他人。造業而自。已招報也。故富貴之勝于貧賤者。都是無

要緊事。如食以止饑。衣以禦寒。此誠不可闕。若衣而華食而精。此于身心有何要緊。至于大利。害如生老病死。雖侯王不能令人替得。宜早料理。得清上閑。上不必役。上多事。終身為他人忙也。英雄念此。淚自不休。心自灰冷。東坡云。無事閑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此老深。得無事之福。

○竹窓茶話

昔人云。月圓百片。池磨文字。五千。于水源。輕重。辨如瀾。火候文武。調若丹鼎。自湯社茗。戰之會。標幟知首。各立勝場。真如語。所云。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若一車者。耶。嘗讀陶通明。不為無益之事。何以見有涯之生。又自悲矣。故仲祖嗜茶。目為水厄。王肅喜茗。詭為漏卮。是惡知幽人韻士。耗壯心。送日月。奚必登高望遠。即檣雨松風。一甌春雪。堪寄高齋之賞。豈曰。醉如嗟乎。

世無慕巢。何能賞識。季真已矣。誰是知音。欲知花蔭清冷味。須是眠雲卧石人。可也。呼入竹窓作茶話。

○○得心友

余任真。黜詐。以涉世。見世無不可交之人。見不可與之友。故余交人多矣。而未見有一心友者。想不獨余未見。有以心友者。即天下亦自難見也。是以原慨徘徊懷情。上古意歌于夢寐。

中得之。何也。余任真。天下人未必皆真。真間有真者。反以余為假。彼真者。未肯即信。我為真。以天假似真。謂天下人未必皆真也。余黜詐。天下人未必不詐。間有不詐者。反以余為詐。是不詐者。不敢即信。我為非詐。亦以大詐似誠。天下人未必皆不詐也。如此。則心友何自而得。余嘗得一多聞者矣。九丘八索。靡不窮搜。往古來今。錯綜了了。此一種人。益吾孤陋。可曰耳友。又嘗

得之多識者矣。鐵毫曲折。情莫能道。上下四旁。物固不微。此一種人。益吾明鑑。可曰目友。又嘗得一能言語矣。談言微中。議論風生。說法講經。石皆點頭。此一種人。最開胃口。可曰口友。又嘗得一知香臭者矣。忠告善道。不可則止。廉隅自勵。識義知恥。此一種人。最利廉節。可曰鼻友。又得一執友。握手論交。中心乾。知非下石。落井。援引。之心友。然。初。問。命。曰。手友。又得一自。立之士。舉足不忘。步趨可則。知非懦軟。力量可。法方之心友。尚或有隔。可曰足友。是六友者。都則非心。心友云何。非耳。非目。非口。非鼻。非手。非足。渾。渾。金。石。一。片。有。耳。有。目。有。口。有。鼻。有。手。有。足。相。視。莫。逢。莫。計。其。益。如。此。之。友。得。何。容。易。得。既。不。易。得。無。友。乎。我。能。任。真。在。即。友。在。凡。天。下。之。真。者。皆。吾。友。我。能。點。詐。誠。處。即。友。處。凡。天。下。之。不。詐。者。皆。吾。友。若。是。何。關。于。金。蘭。詩。

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其如彼之視今。不異。吾。今之思古云。○○知已談。談何容易。非談之難。知已之難。惟知已。難則談。愈難何也。以天下未必皆知已之人也。夫既不。皆知已矣。談何容易。今世稱知已者。大約知已。以勢耳。知已以利耳。以勢知已。與之談。勢則合。勢。去則反。以利知已。與之談。利則趨。利盡則疎。是惡。足語知已。知已者。不惟無勢。無利。亦且無彼。無。已。彼。即是已。因彼有已。以已知已。知何須談已。即是彼。因已有彼。以已談已。談不必知。吾知吾。已。勢來如是。勢去如是。吾知吾談。利至如是。利。盡如是。雖然。吾非敢以世之知已者。皆勢利。以。世之談者。未必皆知已也。知已相談。惟孔子之。于七十子。方可稱也。何也。古十子所談之物。惟。惟孔子能之。他人不能也。孔子所能談之物。惟。

七十子知之。他人不知也。他人不能。故終七十子之身。不得舍孔子之談。他人不知。故終孔子之身。不能加七十子之知。蓋七十子之知。非勢非利。故孔子之談。有悅無違。斯方稱真正相知。非若虞仲翔死。以青蠅為吊客。而抱恨于天下。無一人知己也。噫。談何容易。果遇知己。雖孔門七十。不為多。仲翔一人。不為少。如其不然。徒資天下。入談柄耳。談何容易。

○○架棟萬軸

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惟李永和知得此趣。說游此言。以其杜門。却掃絕迹。下惟棄產自營。手自刪削。若不能刪削。幾擁書萬卷。公莫以為然。邢子才架棟萬軸。每有錯誤。不即校讐。嘗謂誤書思之。更是一通。其子弟李節。不識問思誤。書何由便得。節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人一浩廣積書。籍自言其粟性劣。弱力。不及使

婦人。惟是專心思。書生薄與鬼牟議。始知古書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如此方無負于萬軸。沈攸之嘗嘆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不然。天下奇秘。世所罕有者。皆在張華所使張華而不博。物洽。聞亦奚貴。架棟萬軸也。乃倪若水之藏書。列架不旦疊牀。安置借書者。先授束脩。羊。孰如孫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為辦衣食較之。校

束脩。羊者。孰優劣也。世有如此好主人。天湖子心不脛而走矣。因錄架棟萬軸。諸人以為藏書者千萬莫作書奴也。

○○得讀奇書

世有貧不能享客。而好客。老不能徇世。而好維世。窮不能買書。而好讀奇書。如此等入。是名何品。曰。此乃今之古入入之君子。其家雖貧。其品甚富。具此富品。好客。雖世無往不互。無施不可。

獨彼奇書。振天動地。氣奪山川。色結雲霞。故為宇宙間奇男子。須讀宇宙間奇書。作宇宙間奇文。然此奇書。何可易得。余嘗屈指五經外。如漆園叢叟。談空說有。喝罵聖賢。奇上怪上。不可方物。是名奇人。乃為奇書。洎羅大素。愛君忠國。何意為文。真精所結。變幻綜錯。為洎羅語。是一奇書。若替素臣。古上雅上。無愧渾厚。為一種書。如唐太史。虛上實上。奇上怪上。又一種書。如柳上

州。蘇翰林。李觀察。車和尚。開人不離。開之口。又開人不敢。開之口。夫地以來。其書有數。余皆饑當食。寒當衣。第不知後之作者。竟屬何人。若果奇書。余見必哭。大哭不已。繼以呼呵。呼呵不足。繼以慟哭。慟哭云。何與我意。合意合我者。即名奇書。此而得讀。猶不可量。世界茫茫。安絕此書。吾抱清史歌。呼喚之。

能文章

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宋子相嘗謂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靈鼎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為構。概知言哉。乃今世作者。于麟謂其悍于脩辭。理勝相掩。忘其鄙倍。取合流俗。見能為左氏司馬文者。則又猥以不便于時制。徒散精神。何乃有此不可讀之語。且安所用之。嗟夫。彼豈以左丘明所載。為皆侏儒之語。而司馬遷敘事。不近人情乎。天下風靡之士。海濱而北之曰。彼能文

章。此何異塗之群鷄。取道一夫。則相與拍肩隨之。乘上載路。稱培塿。則皆橋足不下。稱汗邪。則皆或踵不進。而雖有少趨。終不自施者乎。又何怪李于鱗痛其疾。盡傳火。不疑于日也。則後生學士。人人自為宗工。家上負為哲匠。芋溫不可區別。有能超乘而上者。是必神品。仙骨人望。而不可及者也。人有戲言。塵剎中有三種神仙。一者貴人。一者美人。一者才人。貴人紆紫施金。前

呵。後。破。人。望。而。不。可。及。美。人。玉。質。花。容。媽。視。人。
笑。人。望。而。不。可。及。才。人。聰。明。絕。世。高。步。詞。壇。人。
望。而。不。可。及。望。而。不。可。及。者。皆。神。仙。也。况。閑。閑。
詩。書。之。中。能。超。衆。而。上。則。天。下。之。大。貴。大。美。在。
我。笑。經。國。不。朽。之。業。孰。大。於。是。其。福。寧。有。量。哉。
○○行胸臆
世。人。一。落。世。界。自。非。有。大。識。力。者。便。受。世。界。束。
縛。若。生。富。貴。家。便。受。縛。富。貴。生。貧。賤。家。便。受。縛。
貧。賤。若。夷。狄。也。難。入。不。束。縛。無。時。得。行。其。胸。
臆。蓋。世。界。原。是。不。得。行。胸。臆。的。故。小。兒。墮。地。便。
叫。號。呱。呱。可。見。人。生。帶。來。不。得。如。意。不。如。意。而。
強。求。如。意。愈。見。束。縛。不。得。解。脫。今。人。處。不。如。意。
事。不。亟。料。理。徒。坐。煩。惱。障。中。于。事。無。益。細。而。
思。之。世。界。自。寬。人。心。自。隘。古。來。能。自。行。胸。臆。者。
豈。乏。人。此。非。世。界。外。又。另。有。一。世。界。也。同。此。
世。界。但。彼。能。看。破。耳。看。破。何。由。束。縛。也。看。破。之。

去。蘇。子。瞻。後。來。得。之。故。其。言。曰。水。到。渠。成。若。早。
有。看。破。而。并。不。染。指。者。得。一。人。焉。其。陶。元。亮。乎。
元。亮。惟。看。得。破。故。愛。做。官。便。做。官。愛。歸。田。便。歸。
田。愛。飲。酒。便。飲。酒。愛。作。詩。便。作。詩。不。受。世。界。一。
毫。束。縛。真。可。謂。善。行。胸。臆。者。蕭。南。郡。云。人。止。不。
得。行。胸。臆。雖。壽。百。歲。猶。為。夭。也。知。言。哉。奈。何。今。
人。徒。取。必。于。在。外。之。功。名。富。貴。以。為。能。行。胸。臆。
耶。夫。在。外。之。功。名。富。貴。便。受。世。界。束。縛。彼。束。縛。
者。可。以。語。清。福。否。
○○名山遊
李。青。蓮。一。生。好。入。名。山。遊。嚴。君。平。州。有。九。遊。其。
八。以。為。恨。高。人。韻。士。送。上。于。此。處。留。情。故。司。馬。
子。長。少。年。足。跡。遍。天。下。向。子。平。欲。以。婚。嫁。畢。遊。
五。岳。一。壯。遊。一。晚。遊。白。樂。天。每。入。名。山。輒。寫。景。
數。律。謝。東。山。圍。棋。墜。野。鶯。以。妓。隨。一。詩。遊。一。妓。
遊。王。子。猷。山。陰。雪。夜。之。舟。蘇。子。瞻。乘。月。懷。民。之。

訪一興遊。一夜遊。崇少文凡平生所履皆圖于
室。謂人曰。操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又以卧遊
矣。柳子厚登高山。意有所極。夢亦同趣。則又以
神遊矣。羊太傅之于峴山也。欲其百歲後。魂魄
猶鹿登此。嗟乎。若羊叔子者。則又死遊之矣。余
少年頗效子長。今學向子。愧未即達。然四時登
眺。詩酒聲妓之娛。何山不遊。何遊不樂。但未能
乞得閑身。探蘭臺石室之藏。委宛丹書之秘。問
燕趙故墟。訪鄒魯遺俗。走塞外吊古戰場。勒石
燕然而返。然後五湖烟月。盡落吾手。十洲奇勝
入我吟索。庶幾哉畢吾志。以了此遊。

○○○遇故知

故知者。非朝夕相握手之人。即平居相往來之
戚。日相握手。日相往來。此時即樂。亦不可見。安
見其不可離也。乃人生非廢底。安得長聚。首一
旦離矣。離且久。不得遇矣。勿論其離。群索居。孤

陋寡聞。即此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必遇則喜。不
遇則悲。遇則不悲。即悲亦喜。不遇則不喜。即喜
亦悲。余嘗空山無人。聞登然足音。而喜。余嘗遠
遊海濱。聞鄉人語。而喜。夫登然足音。何如此故
知也。聞鄉人語。又何如過此故知也。今且有人
于此。遇古書籍。四涕交流。慷慨悲歌。此何以故。
豈非以古人心。若事與我心。若事有相同耶。今
又有人于此。遇塗之人。性情卓越。意氣橫秋。便

思與友此。又何以故。豈非以塗人之性。氣與我
之性。氣有助益者耶。况此故知之遇。非遠如載
籍所傳。非疎若途中所見。其茲吾慷慨悲歌之
情。憎吾寂寞無聊之感。有千萬倍于此者。故獨
坐無賴。忽然一遇。則悲喜交集。其悲也。乃其所
以喜也。其喜也。斯所以為福也。人生知己難逢。
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此世俗交。吾所痛惡
○○○澹味

性愛種竹。雅好良朋。藝蔬之家。不能享客。客每過予。止具一味。有牲不肉。有肉不魚。匪曰寬胃。以養財福。東坡留客一爵一肉。尊客盛饌。乃餉三品。寧損勿增。取可常繼。入或召我。預此告知。主人不從。過茲不食。子猷寄屋。便令種竹。無竹不居。無友不樂。竹窓茶話。安用食肉。肉食則瘦。笋食則肥。我性已然。客宜見亮。倘罪非褻。我則不辭。如不見罪。共此澹味。肉食者鄙。可自迴避。

卷五

不揣臨况。逃之竹內。作此淡箴。以告我友。我友召予。亦漫如是。不如是者。不名我友。

○小飲

性既喜澹。雅好清談。正聞客至。忽報花開。倒屣迎之。向泉對奕。一局未了。家人出醕。止一古碗。品無兼味。豈以口腹作此煩費。任意所如。或歌或咏。有琴在席。有酒在罇。有塵在手。有榻在旁。彈罷以飲。談罷以寢。神情既滌。夢魂亦清。友或

召予。仍你是親。或延俗客。勿勞相召。不赴方命。赴之損趣。與其損趣。毋寧方命。士故有癖。交貴知心。知心之友。清談茶飯。愈嚼不厭。愈久益親。畏途交結。譬大庭廣。紛錯陸離。終非常食。倉皇下咽。氣味索然。惟是少飲。勝彼大酌。

○開新釀

酒者。天之美酒。人之歡伯。除憂來樂。無貴賤。無賢愚。無夷夏。共甘而飲之。余于山中。取薏苡仁。

卷五

同綠豆蒸釀。更取白蓮花。風乾作麴。名曰蓮酒。以佛吐丹。同糯米桂花而釀。名曰桂酒。又用早林。同細辛。橘葉。砂仁。搗和燒酒。浸以栢棗。名曰栢酒。是三種酒。每于風晨月夕。興到客來。便令開之。作詩清談。了有饒趣。因憶古之釀品。郢曰。富水。烏程曰。若下。劍南曰。燒春。滎陽曰。土窟春。富平曰。石凍春。宜城曰。九醞。潯陽曰。湓水。嶺南曰。靈溪。博羅。河東曰。乾和。蒲萄。東城曰。西市。睦。

蝦蟆陵曰郎官清。河漢曰三勒。法書波斯三勒。曰菴摩勒。曰毗黎勒。曰訶黎勒。朱崖曰椒花扶。南曰石榴。辰溪曰釣藤。赤土園曰甘蔗。又夷釀。曰柳花。曰椰子。曰檳榔。曰樹頭。曰停花。河中曰桑落。曰索郎。隋煬帝有酒曰玉璫。此酒本學釀于西湖人。豈得大宛之法。如司馬遷所謂富人藏萬石蒲萄酒。數十歲不敗者乎。乃釀飲諸名。則又有異者。酒母曰醪。渾汁曰醪。三薰曰酎。一

宿成曰醴。旨曰醕。清曰醕。厚曰醕。薄曰醕。白酒曰醕。買曰沽。當肆曰釀。波酒曰醕。相飲曰配。相強曰浮。飲盡曰醕。使酒曰醕。甚乳曰醕。病酒曰醒。飲而面赤曰酡。不醉而嗽曰異。飲曰釀。獨飲曰醕。賜民同飲曰醕。主人進酒于客曰酌。客酌主人曰酌。故天垂酒星。地列酒泉。人著酒德。所自來矣。余安得劉玄石之中山千日酒。一醉三年。三年一開也。陳暄有言。周伯仁

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日三百杯。吾不以為多。譬之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江諮議又謂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噫。吾安得飲中趣。如江陳者。若而人。當不惜開余新釀三種酒。與之大飲數日。今不可得矣。余獨無飲乎。則雖貴人賤人。賢愚人。夷夏人。皆可與飲。皆宜開新釀。何可以歡伯。乃復

紛取擇焉。○報花開。花看半開。酒飲微醉。此中大有佳趣。若至爛。醕便成惡境。山中無事。每于黃雞正肥。白酒初熟時。便呼朋儕。清談小飲。酒意半酣。詩興不淺。山童報花開。遂與羯鼓催之。益令毫揮玉屑。樽開珎光。乃知七貴五侯。不過一番黃梁夢。一本玉壺冰。金谷華林。不過一滴草頭露。一瞬眼。

前花詩不云乎。眼看春色如流水。今日殘花作日開。屢盈滿者宜思之。

○景中送酒

魏摩師曰。徐君房年隨晴少。酒因境多。可謂知言。因憶往年三月三日。大雨淋漓。蘭香滿壚。前獨與兒子煮茗花塢。何異元亮公九日無酒。乃于籬邊摘菊盈把也。心念安得白衣送酒人。忽聞雨滴笠聲。至則獻庭家叔遣奚奴以豆酒相

香齋清史 清補五卷 四五

餉。亟呼兒子熱之而飲。不覺頽然傾倒。詩云何處難忘酒。朱門美少年。春分花蕙後。寒食月明前。小院迴羅綺。深房理管絃。此時無一盞。爭過艷陽天。余遇此處。安得不酒多。叔名明倫。精入法。為人雅飭渾厚。不喜與俗子作伍。亦不以俗事經懷。今年六十矣。時人稱其長者。

○○對酒當歌

歌言志也。人有意。鬱氣結。不得直。行其志。欲告

之人。人無可告語。欲訴之天。天漠不聞聲。一旦對酒。不覺慷慨淋漓。悲歌自傷。故以孟德奸雄。猶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既知人生幾何。何不脫任歸山。終身為漁家一故吏。日與名士飲美酒。賦佳什。不亦滿上落上。以樂餘年。計不出此。乃今日與吳爭。明日與蜀戰。以無幾何之身。造業作孽。周文王如是乎。赤壁對酒。悲歌自憐。英雄志氣。陡露于此。吁。嘆悲乎。人生如薤露。真易

香齋清史 清補五卷 四六

晞矣。露晞明朝更復落。人生一去不復歸。又露之不如矣。據孟德當日意。駕三王。氣齊五帝。終不免代司馬家兒。為驅除難。反不如即時一杯酒。清歌一曲也。吁。嘆悲乎。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孟德之志。有可憐矣。倘騎虎之勢。不得下者。耶。抑亦大已灰。治世良臣。不得不變為亂世奸雄。雖欲脫任歸山。無人可托。此其志亦良苦。對酒當歌。其意鬱氣結。不得告人。不能訴天矣。至今

赤壁之上。徒令人悲英雄之已往。慨人生之無多。而慷慨淋漓之志。有遙想足哀者。吁。嗟。悲。方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此桓子野之所以每聞清歌。輒喚奈何。奈何。誰能解此。

○ ○ 婢僕拙

王川先生一奴長鬚不舉頭。一婢赤脚老無齒。真得古人意。古人所任者皆黠之人。所行者皆閎之政。故司馬公家僕婢。惟取其樸直謹

雪菴清史 清福五卷

四七

愿勤于任事。至出言不雅。禮度未閑。固不計也。自人家子弟。不知溫飽所由來。不求自己德業出衆。而求僕之黠慧。婢之嬌俊。動曰。却家奴。鄭家婢。噫。却奴何如。方田鄭婢。敢望康君。獨不曰。巧者拙之奴乎。蓋僕婢巧。則生事。生事則主人當之。亦何貴費財。以蓄此生事之輩。然拙者亦自可愛。拙則可與同甘苦。可與共安樂。吾當愛之。若子若女。何可賤之。為奴為婢。乃有一僅無。

智主人日為僕婢作奴可咲也。余家僕婢布衣短褐。以給薪水而已。吾安知吾之客有蘇子者。好個僕而不為吾教壞也。

○ ○ 得佳夢

或謂夢為因為想。余謂夢非因非想。人生俱在大夢中。誰為先覺。且覺即是夢。夢即是覺。故至人無夢。非無夢也。無可認之以為夢也。無可認之以為夢。又安得于夢中認之以為佳。聞之夢

雪菴清史

清福五卷

四八

南柯者。一樹功名富貴。即覺中之功名富貴。聞之夢黃梁者。一炊終身究竟。即覺中之終身究竟。聞之夢蝴蝶者。一物自喻適志。即覺中之自喻適志。吾安知覺者之非夢。夢者之非覺。又安知夢者之為佳。覺者之為佳。噫。覺既是夢。夢既是覺。則佳而不佳也。奚辨。不佳而佳也。又奚辨。惟至人其心如鏡。照見此身為夢中身。照見世境為夢中境。照見世事為夢中事。故牧羊者得。

佳夢為國君。夫為國君是夢。則收半非夢耶。夜夢國君為快活。三萬六千場。則日間收半。不更快活。三萬六千場耶。然則夢非假也。而覺非真也。從古至今。覺在世者幾人。不久皆入長夜大夢中。是覺者短。而夢者長也。即余真假長短之說。亦夢也。余方且夢中說夢。又何能執此為佳不佳也。佳。亦夢。不佳。亦夢。夢固夢。覺亦夢。世有能知無佳。無不佳。無覺。亦無夢者。此之謂至人。

唐荅清史 清稿五卷

四九

此之謂清福。又奚必紛紜于為因為想之辨。

○暑雨後涼颼

氣候有涼暑時。人心則無暑無涼。若有暑涼。皆念想造成。故釋氏云。利欲熾燃。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為苦海。機息。即有月到。風來。不必苦海人世。心遠。自無車塵馬跡。何須痼疾丘山。韓持國許昌私第。涼堂深七尺。盛夏猶以為不可屈。常穎士自郊居來。因問郊居涼乎。曰。涼。持國詰

唐荅清史

清稿五卷

五十

其故。曰。野人無脩簷大廈。旦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他念。露形挾扇。投足木牀。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耳語未竟。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奚必暑後雨。而後涼颼也。蓋胸中無他念。便是涼的本體。本體一得。無暑非涼。無涼非颼。奚待雨哉。惟人不得其本體。即于涼中。生暑。見種。念想如何。解脫譬之。優人傳粉調珠。效妍醜于毫端。俄而歌。殘場

罪妍醜何存。譬之奕者。爭先競後。較雌雄于着子。俄而局盡。子收。雌雄安在。人常念此。則時。暑雨時。涼颼不必郊居。何怕涼堂。

○曝背觀古帖

冬月曉起。推窓。風簷盡白。霜華厭泥。侵入。奚奴吹茶竈。藝火爐。既乃東角陽熹。移榻就日。披覽魏晉榻本。淳化閣帖。後先駢集。燦若卿雲。整如魚鱗。大抵天下法書。其點撇屈曲。力送一身。幸

骨駿動。心手相應。故其運筆之妙。或晦暖斐。或極有好勢。或風流綽約。獨步當時。或作戈如弩。點如墮石。或作牽如藤。綴如驚蛇。或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或如孤蓬自振。驚沙坐飛。或如大娘舞劍。低昂廻翔。乃知古人書法。皆精神命脉。所寓以故。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舉無此書。豈欺我哉。維是時和氣煦。神怡務閑。披閱之餘。令人胸中飛灑。筆下神奇。故曝背觀帖。為人世。

雪菴清史

清福五卷

五一

一奇趣。

○暮雪圍爐

雪菴之前。導蹕而璫璫者數石。呼為貞友。拳曲而穿石者數梅。呼為清友。得此二友。時常與談。可使點頭。可發暗香。為之快賞。未幾冬隆。六花續紛。從事圍爐。呼我二友。不覺噴友頭。白清友現。消二友如此。我將奈何。然三日不談。舌本間強。亟呼兒孫。見携尊玩咏。高談玄諦。玉屑霏。

霏。真如雪消春水。固不亞紅爐點雪也。忽而花飛爐中。香滿雪上。碩二兒曰。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二兒頗有所悟。是日酒興淋漓。如登瓊島。因憶撒鹽空中。柳絮風起。彼時景致。千載如睹。

○獲未見物

楚昭王與吳戰。亡其騎履。得越舍還取之。曰。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入也。孔子遊少原之

雪菴清史

清福五卷

五二

野。見婦人亡簪。哭甚哀。孔子曰。何悲也。曰。吾悲亡簪。不忍亡故也。夫簪與履。其小者也。江澤之君。越舍以取。少原之婦。懷故而哀。則其忠風厚誼。足以動人。千載之下。奈何人心不古。徒以目所未見之物。得獲為慶。而懷履哭簪。此道今人棄如土矣。不知目所未見之物。則天下奇物也。獲一奇物。即獲一奇禍。而不見東吳之子。以書盡殺其父乎。則象箸奇。商祚亡。鶴翁奇。衛懿。

威。龜味奇。子公殺。西施奇。吳宮沼。綠珠奇。李倫誅。禍起目睫。往事昭々。如以獲此。為福。是余之所謂獲一奇禍者也。焉得智。

○○薄醉

世事翻々覆々。吾人不可太自認真。只好隨緣飲酒。以樂餘年。即此飲酒。亦不可認真。認真則太醉。太醉則神魂昏亂。在書為沈湎。在詩為童殺。在禮為泰。承在史為狂藥。何如但取半酣。與

西漢書

卷五

五三

風月為侶。歷觀古之醉者。若東方生。海鷗武皇。小遺便殿。蔡中郎橫卧道上。名曰醉龍。畢吏部盜飲被縛。劉伯伶動則挈榼提壺。而以二豪為螺贏。狂于醉者也。若吳衍之因酒失。瘞溺忍斷杯中物。祖台州之通人達士。累于此物。衛元規醉失。欲從此囚。酒星于天獄。焚醉日于秦坑。猶于醉者也。若荆卿游于酒人。易水一歌。悲風蕭蕭聲葬天地。漸離酒酣。擊筑旁若無人。鄭生以

高陽酒徒。而談笑下齊。猛于雄兵百萬。勇于醉者也。若徐景山時。漢中聖人。畢茂世相浮酒池。中孔思遠二十九日醉。劉公榮非類共飲。食于醉者也。若顏延之醉甚可畏。使何尚之望見。便倅用。高季式車輪刮頸。馬武面折同列。無所避思。胡綜推引杯觴。搏擊左右。嗔于醉者也。若饒德操之登屋痛哭。達旦乃下。艾子四臟可活。唐有三藏檀長卿醉作沐猴舞。與狗鬪為樂。痴于

醉者也。若夫阮仲容跨馬傾歌。觀者謂乘船行波浪中。李青蓮騎鯨上天。而呼吸通于帝座。嵇中散醉倒倪俄。如玉山之將傾。石學士沉冥目品。為鶴飲了。飲龍飲。因飲鬼飲。得醉之態。若老羌姚世芳。一廐圍醉。後善說王者興亡事。曹山晉化。一水田和尚。而或以顛酒說法。或醉後喜作驢鳴。得醉之情。若使酒罵坐。腐齋酣身。歸其糟而吸其醲者。得醉之皮。若青山可埋。則鍾可

蕭少兵厨執。則礪礪可流。天命苟如此。則頭上之巾可流。若是者。得醉之骨。噫。劉。忘。埋。未。忘。鍾。畢。忘。盜。未。忘。甕。是。皆。未。若。薄。醉。者。之。可。以。自。適。其。適。也。狂。醉。乎。倘。醉。乎。勇。醉。乎。貪。嗔。痴。醉。乎。其。得。醉。態。耶。得。醉。情。耶。得。醉。之。皮。與。骨。耶。孰。為。真。孰。為。假。任。世。事。之。翻。上。覆。上。忘。物。我。之。真。上。假。假。蓋。太。醉。近。昏。太。醒。近。散。非。醉。非。醒。非。真。非。假。浩。上。乎。蕩。上。乎。華。胥。無。國。臥。池。無。講。真。假。半。真。

不真假不假亦半。故但取半醉。真無假。自是一壺天地。何愧高陽酒徒。

○清睡
世人皆于醒時作濁事。安得睡時有清身。若欲睡時得清身。須于醒時有清意。此睡訣也。余達暑日。拋書畫寢。睡起。莞然一咲。西牕沒日。無多不知醒之清。睡之清。但覺入于醒中有睡意。余于睡中有醒情耳。豈如蔡季通睡訣。先睡心。後

睡眠。睡側而屈。覺直而伸。若耶。李愚告人。子夙疾在公。不曾爛遊華胥國。欲于洛陽買水竹。作蝶庵。今得謝事居菴中。以莊周為開山第一祖。陳搏配食。不許忙者。注籍供職。此老真得睡趣者也。雖然。以莊周為開山第一祖。則當如周之為蝴蝶。乃可。彼醒者。方且作牛作馬。奔上逐上。何能睡時化蝴蝶。栩栩上。若其有化。是必為糞蛆。士君子。以解脫之身。而至于睡。以糞蛆。

化也。可不大笑。

○○遠歸
遠歸何以為福。曰知止。難也。知止則不殆。張季鷹在洛。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歸。其歸也。豈真為菰菜鱸膾。陶元亮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元亮曰。吾不為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兒。即解印綬。其

歸也。又豈怕帶束者哉。惟知止故遠歸。惟遠歸故為福。此非有大智者不能也。偶看張循王老卒事而竊嘆世之貪位至老不知歸者。循王遊園見一老卒。月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曰。無事可做。以時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王曰。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對曰。不足為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為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

卷五

清江五集

五

百萬。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老卒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閒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與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錦綾奇玩。

為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為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是以獲利如此。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為退卒。老園中嗚呼。若退卒者。真能知止者也。是大英雄。是大豪傑。能做得到此事。更何事可做乎。然其最不可及。我而大服者。在其不肯再往。若是。今人一往。有利。決不肯收。不盡喪其五十萬不止者。何意一

卷五

清江五集

五

老卒。大才如是。而且有大智如是也。且曰。此戲也。再往則敗。今世名利客。惟把做一件真寶事去做。故逞其至。敗不悔。夫天下事。何者不是戲。老卒把此等事做當戲看。是以得利而歸。得享退老之福。彼張季鷹。陶元亮輩。蓋得此意者也。吾故曰。此非大才不辦。非大智不決。彼不知歸者。有愧老卒多矣。如以從遠方來為歸。福豈在是。

○○病起

昔海有八病。其一也。第人知病之。若而不知病之。樂病何以。樂病深理方悟。所以樂也。今年病矣。病且不起矣。牀蓐百日。呻吟蕝屋。數旬之食。不當。應將軍一餐。烟七外。傲骨一具。危乎危乎。庶其有瘳乎。有友泛東師來者。得清供諸目一紙。余癯然起曰。此愈我病。乃取諸目刪而廣之。復借諸目以寄余病中語。非敢曰此大藥。王可。

雪菴清史五卷

五九

五九

以醫。世。聊以自醫而已。昔萬曆甲寅五月六日也。起自是日。成于仲秋。苦得語若干。為日既少。燕以病脫。故不工。噫。病起成福矣。復于病中作此病語。吾安知吾之所為福。非人之所為崇耶。則又安知吾之所謂樂。非人之所為苦耶。第病百日而成此書。此書成而病起。未知其福與否。乃病則實起我矣。甲寅中秋日。書于雪菴之醉石。

雪菴清史五卷終

清史跋

逢余并公。鯨君交知。天湖子最公。鯨語余曰。家大人傲骨式具。不目俗念。營裏時。唯携酒。聽飄囊詩策。蹇而已。余每聽其言。蕭條高寄。式被容接。未有不爽。然自失者。已乃令得其病中清史讀之。冷二膝。塵土俱盡。而實本人情。切物理。真實不虛。吾和茲。

清史跋

清史跋

且以為衡鑑。且以為蒼龜。天湖子蓋真儒哉。不佞方慨茲。外偏學。孰知此中得真儒。因書此。以贗公。鯨。復可簡清史後。

官罷穴拙。起漢。手撰。



雪菴清史五卷

浙江朱彞尊家
曝書亭藏本

明樂純撰純字思白號天湖子沙縣人是書皆小品
襍言分清景清供清課清醒清福爲五門每門又各立子目大抵明季山人潦倒恣肆之言拾屠
隆陳繼儒之餘慧自以爲雅人深致者也

露書十四卷

〔明〕姚旅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露書十四

卷》提要

露書序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公譔

姚園客露書十四卷十四篇核

篇二駁易書詩三經孔曾思孟

四書諸子史之訛誤者韻篇

李一

李一

三論詩賦諸文體之嫩惡者

華篇倣法言間駁言道者雜

篇諸雜論隸馬跡篇記古跡

風篇記風俗錯篇記土產人篇

記人物佳否以篇記政事籍

篇記佳言諧篇記譚言規篇
記譏刺技篇記雜技異篇記
恠異其名露書則東漢王仲
任所謂口務明言筆務露文曉
然若盲之開目冷然若靜之
適耳也其書視論衡卷財居
半篇財六之一而體例評論六
相出入余孤陋寡聞然無它伎
倆嗜好唯以誦讀為生計每
遇古今文字有所未晰無從質

正得園客書犁然當心其於
經世宰物汙隆損益之故確
有知見匪直仲任釋物類同
異正時俗嫌疑而已史以仲任
與王節信仲長公理同傳節
信公理所著皆有稱引獨仲
任缺焉豈以二十餘萬言繁夥
未可一二摘耶園客精簡居
然自勝史又稱仲任閉門潛
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

置刀筆而論衡甫就年漸七
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
六篇裁節嗜欲順神自守今
不傳園客好遊足跡幾遍天

下年未半百精神長王伸紙

歸書序

李四

揮毫若不措意而營構夙
成其才性殆天之所授然人
既異人書復異書余不敢為
蔡中郎匿之帳中而竊效
王會稽以實對人廣其傳与

衆共之曰為題簡端如此由
今以往若董勤之辟謝夷吾
之薦世自不乏憐才者矣

洪寬仲韋書

歸書序

李五

金陵徐登賢梓

書序

江陽友人韓位甫主之序

張氏先哲物志凡數十篇之書

書其于衆何刪之爲乎卷終

終望瞻焉爲止古所未有也

書序

韓一

美述亮繁述焉其作勾微

理者上標剽剽者言隨鋪

綴者言言言言隨鋪妙極

完璧姚氏露多殆產兼乎

妮本固家軍人少稱新姑長

是標奇歷揭儒之觀觀

部之梅標情辨極奇

觀之合若人得州有九游

經之五游其四經之爲

之而達漢道也是以明後

書序

韓二

史通通流昭注濫百氏

挽之矣以宋此書爲核

篇韻篇凡十四卷然曰

而後其地之和氣也注

朱海流被泊而無不滿

者也。是古辭列經家。以披
沙揀金。刊正此深。只採瀛
播。珠。擢。予。欽。述。風。土。以。興
情。而。微。高。唐。翰。程。弘。梁
別。是。其。為。其。振。耳。而。不。行。活
而不。擊。王。如。一。鳴。原。以。風。解
霞。燦。家。宋。玉。之。微。詞。以。凡
人。之。善。淫。於。若。其。亦。通
儒。之。雅。致。以。若。此。之。珍。其。如。宗
伯。李。在。今。先生。出。而。以。之。也。

之。漏。下。二。鼓。而。始。始。讀。之。也。
且。弗。什。昨。日。遂。為。序。傳。之
其。而。李。國。定。海。微。予。之。予
海。白。東。將。何。家。船。陸。手。能
點。手。國。定。而。不。能。定。之。矣。詔
其。好。為。心。而。第。第。理。此。豈
亦。有。在。於。里。下。大。夜。以。此。通
其。用。是。而。名。家。統。黎。或
恒。於。口。則。去。師。友。之。道。而。有
倡。弗。和。者。竊。懼。為。不。繼。歟。

第...
子...
是...
末

白...
韓五

諸書序

韓五

園客露書叙

雍丘侯應琛誤

昔王充論衡成未育傳者蔡中
郎秘之為譚助今園客露書出
李太史輒序傳之豈遂不可秘
耶余間得縱觀唯恐其篇之終
也浩浩井々未有涯涘為卷與
篇皆十有四其曰核志覈也韻
志雅也華志實也襍志襲也貼
志至也風志俗也錯志產也人
志獻也政志爭也籟志聽也諧
志誼也規志正也技志絕也異

諸書序

後

志怪也搜典籍之舛譌究衆流
之淵源商大雅之存亡紀名賢
之踪跡著風土之通變襍里巷
之瑣尾悉睹記之靡襍察幾祥
之微芒其志豈不大哉可與論
衡分路揚鑣矣雖然六合甚廣

露書序

卷

至理甚微性宜霽耳目宜廓
明鏡豈疲于屢照而清流寧憚
于惠風故同異離岐是非雜還
可否易地好惡分曹園客艾年
足跡幾天下徧見以識定議以
時遷其繼此兩筆札之侈富豈

不足徵且信邪余固無所短長
值時之難拮据戎馬無寧畧然
性喜涉獵稍暇未嘗廢開卷其
自以而見異人睹異書矣遂忘
淺陋而漫為題首

壬戌中秋黃默可書

露書序

卷三

園客露書叙

河東友弟晉應斗元杓撰

盡天下皆言也而有不能解之言盡天下皆言之也而有不能解所解之言

露書序

晉一

夫不解者與不解所解者似能除言守默妙合渾同然而不得所解之竅而盡以不解除之不幾茫然莫辨乎園

客君與余遇危坐終日

而不言之於書無所不窺而

不欲盡解所以言余曰以

不解而解者目之矣及

索而著露書如核韻芽

露書序

晉二

篇又何言之詳解之盡

耶嗟乎園客君不求解

者也而之能意辨魯魚

豕亥之混率為之病夫

古今言者與之者欲以

解破斯人之障而不能
解者乃托不欲解以誤
古今之則夫有園客
之解也而後能不解有
園客君之不解也而後

讀書序

晉三

能解所不解然則是
書也固欲天下士繇解以
入不解而曰必盡解必非
園客君意矣

癸丑中秋友弟周嘉胄書

姚旅曰賣壺種者置大壺其傍云子取之壺枕之則
非然欲者不取壺取子履之則在足市履者不準足
踉蹌奔歸云遺則經生不尊經尊注詞家不本諸性
靈而尸祝杜陵殆類是已余每為煩悶余性僻少讀
書遇義晦如解帶結不解不休遇傳注旨背如食蠅
吐乃已第少慙不屑登之牘壬寅來客秦淮曹能始
謂吾輩談謹儻一紀載何減劉義慶時徵逐佳麗未
暇也丙午客青守廬作仁署中無事追憶昔者凡身
之所交口之所談足之所履目之所觸耳之所聞及
一切可喜可愕輒命管然耻襲人牙後間偶昔賢亦
以先發已見積若而年得十七萬言分十四篇合為
十四卷自跡篇而上多稽古而間附以今風篇而下
皆徵今而欲還於古命名則王仲任所云露書顯文
是非易見篇之鱗次亦略有意存余貧不能多積書
卽積不暇讀故所著只剔諸耳目猶讀芝麻通鑑遽
談說古今耳若謂經籍之訛舛詞賦之妍媸理性之
秉正陵谷之變遷世教之汗隆人物之錯綜鬼神之
情狀盡是則待宰木以為牘無盡期一壺無益於弱

有時可亂流辛亥書粗成抵秣陵屬張爾建芟訂隨
 刻日發程入齊以事稽晷刻書燬於人時爾建借宅
 讀書先是夜坐聞瓦上多人馬聲以六丁戲余已未
 方續成壬戌持二冊就友勘市語偶寄市肆幕歸肆
 反扇仿徨達旦其夜果復燬惟是潦略付梓非即謂
 坎壈足誇河伯乃朱鬱儀語余俞美長柳陳父揚圻
 風雅而博識未聞李本寧謂鬱儀幽窮古奧文筆稍
 遜則吾豈敢

露書自序

露書目錄

卷之一

核篇_上

卷之二

核篇_下

卷之三

韻篇_上

卷之四

韻篇_中

卷之五

韻篇_下

卷之六

華篇

卷之七

雜篇
跡篇

卷之八

風篇_上

卷之九

風篇 _中	風篇 _下
卷之十	錯篇 _上
錯篇 _上	錯篇 _下
卷之十一	人篇 _上
人篇 _上	人篇 _下
卷之十二	政篇
諧篇	技篇
規篇	籍篇
卷之十三	
異篇 _上	
卷之十四	
異篇 _中	異篇

書卷之一
 莆田姚旅園客著
 核篇上
 潛龍勿用勿用者勿爲也蓋初九動則爲姤故戒其勿爲潛龍也若以勿用爲未可自用則云樂行何也且樂行憂違正不欲其執於潛也
 或問陽不用七而用九陰不用八而用六於卓小仙小仙曰合九與六者十之有五也按此合七與八不亦十有五乎大抵河圖出龍馬馬九竅洛書負
 元龜龜六竅天地陰陽之定數準於此矣况遊魂謂九六也九六金水之數金水用事而物變易主變此陽不用七而用九陰不用八而用六也或曰天一生水地四生金九六爲金水何曰土旺四時五得四爲九五得一爲六此金水爲九六
 確乎其不可拔承樂行憂違來如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非謂其一於潛也
 天下文明孔穎達謂陽氣發見之義固一理也但九二動爲離離則文明在內卦故曰天下蓋天下太

平有文明之象而龍方見耳不然方在田安能令天下已被其化也

乾道乃革革者鳥獸希革之革文彩始著之謂

坤六三无成有終蓋爲臣之道勞出於已功歸於君如山出雲雲降爲雨不曰地雨而曰天雨此之謂无成乾資始坤資生天施氣地成形則有終也非若注所謂始雖無成後必有終也

六四无譽于寶曰功業不逮故无譽也按四爲三公之位而云功業不逮何也蓋四動爲震震爲聲譽

露書

卷之一

二 核易

又四迫君處危疑之地不欲有譽鄰侯之自汚是也淮陰之不免以有譽耳故既云无咎又繼以无譽若謂卽能无咎儻有譽猶有咎也不然无咎足矣何必云无譽也如於无譽致不足之意則免咎之人又何樂於有譽也

龍戰于野荀爽曰坤在于亥下有伏乾是矣謂其兼于陽故稱龍也則非侯果曰六稱龍者陰盛似龍故稱龍也亦非陰何由稱龍所謂龍戰者上六人臣數窮道窮之時謂坤與龍戰也龍者君也如湯

武不得不正桀紂之罪臣失臣常道君失君常道是兩傷也故曰其血玄黃黃者臣玄則君也又坤十月卦十月當亥位有與龍戰之象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慶今讀作馨不知慶音羌始與必有餘殃韻合觀上文有常也化光也時行也其韻自明卽詩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亦然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袁坤儀謂大象辭皆明著獨此不可解按荀爽曰經者常也綸者理也蓋屯難之世人易震蕩失次惟君子不失常理猶雷風而曰恒也昔賢不得其解遂以經營之意當之致使後世以經綸草昧爲成語

比彖詞後夫凶其道窮也互卦剝故曰凶曰窮六三不亦傷乎亦此意也

履六三以一陰爲五陽之主故曰大君又以陰居陽故曰武人爲于大君亦猶師之九二以一陽爲五陰之主曰王三錫命卽以九二爲王也曰承天寵王爲天所寵也曰懷萬邦卽九二之王錫命以懷萬邦也丈人古本作大人亦指王言非指丈人爲

軍正謂以九二承五之寵又謂五錫命於二以懷萬邦也蓋善讀易者原不滯五爻爲君位也

武人爲干大君象曰志剛也美之也本義云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與經旨背矣

泰之五卦爲雷澤歸妹故六五之詞以之非占得此爻又非如傳所稱如帝乙之歸妹也

否九五繫于苞桑程傳桑根深固苞叢生者尤固也

李鼎祚易解作繫于包桑荀爽曰包者乾坤相包也桑者上玄下黃以象乾坤也乾職在上坤體在

下

卷之一

四 彖易

下雖欲消乾繫其本體不能也按此苞古作包

同人九五大師克相遇同人與師旁通故曰大師互爲姤故曰克相遇

大有九四匪其彭无咎彭原作彪虞翻曰其位彪足彪體行不正四失位折震足今彪變而得正故无咎或作彭作旁聲字之誤

易而无備本義云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良備之心夫易而用威能必人格心耶又信以發志謂足以發上下之志則指已言人將易之又指人言詞氣

復自背戾戾果曰有威不用唯行簡易无所防備物感其德翻更畏威威如之吉也此解裁得聖人過化之妙

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謙君子有終謂內卦艮凡詞必取象程朱未見發明

謙初六用涉大川袁坤儀云用涉與利涉不同凡爻有川義則利涉此爻無川義特欲其用此謙謙者以涉險耳又云程傳謂雖涉險難亦无患害原借

涉川以贊謙謙之盛耳按此殊未釋卦體謙互震

坎坎非大川乎震木在水上不亦可以涉乎

謙卦主謙六五忽言侵伐程傳朱義又不言所以利用之故殊令人悶悶李鼎祚云六五離爻離爲戈兵侵伐之象也稍快人意然亦未暢余按互外震六五動之離有如鼎祚之解已互內坎六二非五正應又恃險故曰不服地能克水故曰利用曰征不服也正惡盈好謙意也

豫初六象志窮凶也內卦坤互艮有剝之象故曰窮

凶

六二介于石互艮爲石耳

遲有悔處豫之時人易沈溺六三以柔居剛不能奮

斷故曰遲有悔

臨至于八月有凶虞翻曰與遯傍通臨消於遯六月

卦於周爲八月遯弒君父故至于八月有凶荀爽

曰兌爲八月李鼎祚曰臨十二月卦也自建丑之

月至建申之月凡歷八月則成否否則天地不交

萬物不通是至于八月有凶其說皆非袁坤儀謂

作文不用似不必攷然不得其義作文卽極力摹

六 核易

寫終屬影嚮旅按八月觀卦也臨與觀反臨二陽

漸長觀二陽漸消臨至觀則欲藏者已盡呈露且

循至于剝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見盛當

慮衰不可處盛而奢淫又見時難得而易失當兢

兢保泰云

六四象曰至臨无咎當位實也謂下應初九當位有

實也今本作位當也失其意誼矣

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向一貴人以爲閉關只

此一日儻至日以後俱開商旅將何之乎余詰之

曰此以今俗槩古政耳古者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又死徙無出鄉卽有商旅興居有節不若今之商

旅終歲道路也故二至閉關二分方啓關若只閉

一日則此後不閉矣何以至二分始曰啓乎白虎

通曰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是也

无妄不利有攸往朱子謂不利攸往由有青也程傳

則以不往由於無青曰不合正理則妄故匪正則

爲過青旣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蓋以往則

有欲心旣已无妄而復有往是无妄生妄此不利

八 卷之一

七 核易

攸往耳

大畜京房易傳引易云旣處畜消時行陽未可進取

今易無此文豈逸之耶

頤重養賢以養民故以顛頤則吉拂頤則凶蓋養賢

則澤及天下養君則財力弊於下王澤竭於上失

養之道矣

舍爾靈龜朱注靈龜不食之物誤龜節食之物耳震

動欲食艮止責節今舍龜爲凶

六二朱子以顛頤拂經句于丘願征凶句蓋以求養

於初爲顛倒違常求養於上則往而得凶誤矣且
征凶此解屬丘願至象解復屬初上又自背戾旅
按顛願句拂經于丘願句征凶句顛願者二宜養
五今五非正應顛而養初則於養五之常理有違
然此卦以陽爻爲君子養初猶爲養賢五旣无應
征必凶也是拂經拂於五非拂於上而征凶亦不
屬於初矣又互坤坤能養物而養爲養人非求養
於人也

六三象詞道大悖也按易解作道德悖也

系書

卷之一

八 核易

六五拂經五君也似宜受人之養今反養人故曰拂
經然所養者賢也萬民賴之得君之正故曰居貞
吉非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之謂也蓋卦體五
居互坤有養人之象无受養之理耳卽上九由願
亦天下由之以養非養六五此象辭之所取義也
儻如程朱之解與象旨背矣

大過之時大矣哉遇過之時當汲汲以調劑也險之
時用大矣哉紀綱法度所以防國之險遇險之時
當思所以用險也遯之時義大矣哉當遯之時當

以義自裁也各有深意

坎六三勿用此戒入處險勿非分營求也三動之巽
有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意非置而勿理也

九五古本象曰坎不盈中未光大也體屯五中故未
光大今作中未大也殊減旨趣

晉六五悔亡失得勿恤程傳謂六五大明之主不患
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至於察察失委任之
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按易解作矢得勿恤荀爽

曰五從坤動而來爲離離者射也故曰矢得又虞

翻曰動之乾乾爲慶也矢古誓字誓信也勿无恤

憂也五變得正坎象不見故誓得勿恤往有慶也
兩說雖異要其爲矢得無疑

明夷箕子以之漢趙賓謂箕子者陰陽之氣萬物方
茲滋非商箕子也則文王以之當作何解

六二其象只以二居足上爲股故曰夷于左股並無
傷而未切之意程朱不識何所見而云然儻傷未
切何必用壯馬又何必獲免之速且謂股在脛足
之上於行之用爲不甚切左又非使用者於理皆

難通矣又按易解只云明夷于左股今本多一夷字

六四千出門庭震爲大塗出門庭則大塗也

家人六二處家之道男貴剛女又恐其剛剛則奪家乘喜專遂家窮而敗矣六二爲家人一卦之主無攸遂又爲六二一爻之提領在中饋正見无攸遂耳程傳蓋矯偏之言非質論也

睽六三其人天且劓程朱皆以天爲髡首之刑虞翻以天爲黔額之刑袁坤儀以天爲去須之刑然三

露書

卷之

十核易

者之說字書皆不載不知何所見以天爲此解王孫朱鬱儀云其人而且劓而者須也舉不至髡曰劓而而同蓋去須之刑也而小篆與天不遠以此訛乎

上九先張之弧後說之弧程傳三實无惡故後脫弧而弗射李鼎祚易解作後說之壺解云後說猶置也兌爲口離爲大腹坤爲器大腹有口坎酒在中壺之象也之應歷險以與兌故後說之壺也按此弧古作壺一字之差便隔千里

解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坎爲孤二動之坤爲田二動互成艮艮手拘爲獲互離三數爲三故曰田獲三狐離爲矢坤爲黃故曰黃矢

九四匪至斯乎袁坤儀曰二四俱陽有誠信之象故曰乎此解未暢蓋九四與九二兩陽爲朋故曰朋至九二坎中孚也九四在互坎之中亦孚也以乎感孚故孚之速而曰斯乎也

損六三按一爻有一爻之象程朱解以全卦之義外參三六爲一卦之主少男少女意最相得男女構

精萬物

化生矣

然必專

一始生

精萬物化生矣然必專一始生猜疑則不生故此爻戒以當致一也天地間一陰只配一陽故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損一人非三人之中汎損其一蓋三則所配者心疑疑即不相得是損所配之一人也一人行非獨行也蓋專與所配一人行如是則心相得精意綢繆故曰得其友益六三朱子益之用凶事句无咎句程子益之用凶事句按損上益下爲益未有益人以凶事者此居陽應剛果於爲益用之凶事則无咎程意

爲長也余意六三有正應益之者上九益之也既
有上九輔益之又以柔居剛善幹事幾故用凶事
而无咎

六四中行告公從程傳謂行得中道則可以益于君
上告于公而得信從矣按益有益下無益上傳與
卦背矣朱注以益下爲心得其義矣

九五勿問元吉崔憬謂有孚于國惠心及下終不言
以彰已功不言者勿問也極得經肯儻以爲不問
而元吉可知則象辭不應只云勿問之矣之指功
也

夬以五陽決一陰若易事也既曰孚號猶曰有厲者
何曰小人而只一人在朝勢已孤矣若能善用之
則小人悅且化爲君子若欲盡決之則小人懼且
堅爲小人矣此其禍不可測而決之最難者故曰
孚號有厲

居德則忌居德者伐善施勞之意苟以德自居小人
忌而謀之矣此君子所自忌也忌者避也敬忌忌
諱之謂

九五莧陸王弼謂莧草木之柔脆者陸爲水陸之陸
耳苟爽謂莧陸皆草木名莧根小陸根大朱熹謂
莧陸馬齒菜也虞翻謂莧卽莞爾而笑之莞陸和
睦也言草木者誤也旅按聖人解易禽獸草木皆
所取象正不必謂非草木况五動爲震震爲萑葦
乎第解詁雖繁於九五義終不明朱謂切近上六
之陰如莧陸然決之不爲暴王謂莧爲易決則莧
陸應繫之上六不宜繫之九五矣苟謂莧根淺爲
五陸根深爲三又謂葉柔爲上六根堅爲三五則
決者爲決三五之上非三五決上矣余以爲莧陸
也莧音桓山羊也上從艸非艸下見傍有點字與
莧相似而易混耳蓋兌爲羊爲附決羊很喜決山
羊形大而尤狠九四牽羊牽尚難決九五莧陸決
之又決矣莧繫以陸震爲大塗也

姤五月卦陰雖方壯勢必至剝剝可取乎故曰女壯
勿用取女朱子謂一陰遇五陽女德不貞取以目
配必害乎陽姤非經旨乾循至姤亦天運之常朱
子通謂不期而遇

萃初六乃亂乃萃初動爲震震則驚擾萃而亂矣本謂亂乃萃曰乃亂乃萃者文法也

一握爲笑一握解釋雖婉文理終滯余以爲當作呬啞強笑貌呬啞一握聲相近或訛或同以俟君子上六齋咨涕洟程傳齋咨咨嗟也易解作齋資涕洟虞翻曰齋持資賻也貨財喪稱賻坤爲財巽爲進故齋資也上體大過死象故有齋資涕洟之哀此義自長

升以木生地中必至上升故曰地中生木升程傳解

柔以時升曰坤上行也與大象旨背矣

大象積小以成高大今書落一成字

革革生就熟與鼎同義但鼎有烹飪之節耳惟是序卦曰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今鼎言烹飪享上帝革全不及名義者何曰巳日乃孚正言之也巳日乃孚爲祀日乃孚也言惟革乃可孚鬼神也巳之爲祀非余臆說損卦巳事過往虞翻以爲祀事矣

艮九三厲薰心注云危厲薰心不安之甚也按易解

作厲闢心意以艮爲闢闢人也互卦有坎坎爲心爲盜三動爲盜動門所以危厲闢人之心古闢作熏故前輩疑爲熏灼其心今熏字不知何由加草加艸則爲薰芳矣又可解爲熏灼乎一字之訛失之便遠

六五言有序程傳中節有次序也又云輔言之所由出艮於輔則不妄出而有序不知互卦有震有坎震爲言坎則有孚故爲言有孚非言有序也

漸九三利禦寇互坎爲寇艮三爲闢三動坎象不見

故利禦寇也

九三象曰順相保也易解作順象保也蓋互卦坎坎爲寇三動互卦爲坤坎象隱而不見矣故曰順象保也今講解非旨

歸妹六三歸妹以須須賤妾也帝女下降必有娣姪又有媵妾兒爲妾六三柔變剛有猜忌之象互離不見又有不明之象故不以娣而以須然明未嘗滅也故反歸以娣

豐上六象曰天際翔也說者謂豐屋之人驕奢之狀

若屋之翔於天際也易解作天際祥也祥災也災之爲祥猶治之爲亂又自内生曰青自外曰祥故孟喜曰天降下惡祥也不識祥何以訛爲翔

天際翔也鄭玄云際當爲療療病也

巽九二用史巫紛若二動之艮艮爲廟互兌爲祝史

巫覡紛者拭巾也風能病人巽在牀下言風易中人也風易中人言邪僻之易入人也當巽在牀下之時能用史巫之道敬自拂拭嚴守此中則邪僻無自入矣九二原中而人易邪能用斯道吉矣故

卷之一

易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中乎初九虞吉虞者娛也蓋四爲初正應故樂其信也人惟初心最真轉念則生二三矣故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小過初六飛鳥以凶初動爲離離爲飛鳥互巽爲弋艮爲拘互兌得離爲革蓋鳥拘而將烹之象故曰以凶

九三弗過防之九四弗過遇之弗者拂也互兌爲羊佛佛梟羊也卽焦氏易林小過之同人所謂被災

獸心難與爲隣來如風雨去如絕絃爲猥所殘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兌在艮上爲山出雲互兌也五又動之兌故曰密雲雲則宜雨然雲起於西必不雨此關西之雨候也兌爲西故曰不雨自我西郊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弗遇者弗述之訛也互兌爲羊弗述似疑似羊繫辭意言本以遮獸而飛鳥離之卽詩有兎爰爰雉離于羅之意不然兩句兩不喚應矣係辭者必不若是脫脫

書

卷之一

十七

核易

上六動亦爲離離爲雉雉得以囹圄以葉或以竹爲屏翳震爲蕃鮮卽鳥囹也而雉離之鳥在上六則高飛矣不宜離而離故曰飛鳥離之

既濟六爻義應作已濟後景象若程傳所云濡其尾則不能濟是未濟象矣

六四繻有衣袽程傳繻作濡濡滲漏也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其意以濟卦必取舟爲義然九三九五亦不盡然則不若虞翻之說爲有誼也翻之言曰乾爲衣故稱繻袽敗衣也乾二之五衣象裂壞故

繻有衣袽離爲日坎爲盜在兩坎間故終日戒謂
伐鬼方三年乃克旅人慙勞衣服皆敗鬼方之民
猶或寇竊故終日戒

余少疑繫辭非孔子之書蓋孔子之言簡繫辭之言
如家語文以麗後見歐陽文忠童子問益了然文
忠之意以爲繫辭繁衍叢勝必學易者雜取衆說
以資其講說非一家之書又曰繫辭者必以辭繫
爻此所謂繫辭者漢初謂之易大傳至後漢已爲
繫辭矣但大傳之言文忠能引之而不知實證之

釋書

卷之一

十九核易

也今易明曰繫辭上傳繫辭下傳其爲大傳何疑
世人只提首二字遂忽傳字直以爲繫辭矣猶風
俗通義通義二字不可闕一今直謂之風俗通白
虎通德論今直謂之白虎通也

與天地相似而不違至神无方而易无體皆贊易之
道與天地相似也範圍天地之化也未注謂此聖
人盡性之事也此聖人至命之事也誤贊易道而
插入聖人不其麗乎

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聖人者作易之聖人非

周易之聖人也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順至盜之招也重擬議以成其

變化一句後引卦七爻皆以明擬議之道非釋卦
義也引鳴鶴言擬議之善則同類應之所謂言行
君子之樞機是也引同人言擬議之必有應所謂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也引白茅言擬議之貴慎
也所謂慎斯術以往是也引勞謙言擬議之貴謙
也所謂德言盛是也引亢龍言擬議當謙之不當
亢也引不出戶庭言擬議之當密也引負乘言擬
議之不可以小議大也故余謂當云引某爻以明
擬議之何如不當云釋某卦某爻義也

釋書

卷之一

十九核易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一章統論易之妙有此道四
道錯見互出不拘拘在此章也如擬議章尚辭也
大衍章尚變也庖犧章尚象也設卦象者章尚占
也此道四之大槩也朱注於將有爲也節謂此尚
辭尚占之事也於參伍節謂此尚變尚象之事也
則拘矣

易曰自天佑之亦非釋大有上九爻義也引此蓋言

天佑之者由於履信思順又以尚賢也見作易者亦惟履信而後能不言而信不然道與器二矣人非其人而道可虛行耶故曰人之所助者信也又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上下傳原不宜分章若分章天地之大德曰生五句亦宜另提起屬下章蓋此五句言聖人當準易法天地大德備物致用以兼濟天下也故曰守位曰仁聚人曰財下自庖犧氏至取諸夬皆言備物致用兼濟天下之事也

二子後易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謂震坎艮一陽二陰以二臣而輔一君則君權一故君子之道也巽離兌二陽一陰以二君而爭一民爲權臣盜國秉故小人之道也鄭玄注云一君二民謂黃帝堯舜謂地方萬里爲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千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國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謂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士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

二十五始滿千里之方五十乃當堯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此說鑿矣易二民何必作如是解又方千里者百與萬里反

易曰憧憧往來六句亦宜屬上蓋言得民之機以足上一君二民之意也

日往月來以下因咸九四之義而推屈信之理又因屈信而言君子當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下引十爻正反覆以證安身崇德之旨也故曰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曰安其身而後動也困于石言身苟危辱

二子後易

則德難崇矣所謂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是也射隼高牆言崇德者當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也待時卽屈信也獲之无不利卽屈信相感而利生焉者履校滅趾言小人不能崇德得小懲而大誡也何校滅耳言小人之所以不能崇德由於以善小而不爲是以善不積而惡且積也繫于苞桑言君子安不忘危所以身安也鼎折足言德薄位尊則身不安而禍及也介于石因折足之戒言崇德之貴知幾也不遠復接言知幾

之難其人也三人行言安身之道在致一也莫益之言君子崇德當先安身儻身未安則羣善不應矣所謂莫之與而傷之者至是也余又謂此當云引某爻以證安身崇德之何如不當云釋某卦某爻義也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言知幾之難也若曰如此者民之望也接之以顏氏若曰能此者惟顏氏之子朱子分段以此三句屬上文誤矣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說者謂憂患百姓未知興利避

害

卷之十

二十一

害則此章所論未見有興利遠害之事又有謂文王美里故有憂患之心則文王繫易者非作易者或指中古爲文王則自開闢至庖犧自爲中古矣余以爲憂患者利用安身進德修業之事也蓋孔子讀易偶見有關於身心性命而發此嘆也下引九卦正準之以安身者也先言九卦之體次言九卦之妙末言九卦之用反覆論之惟恐人不準易而進修耳

萬物出乎震章卽物情以解上章後天卦位次序之

義說者謂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也淺矣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此因止後天八卦申言五行成物之神而著其功用也故曰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變化旣成萬物也註未得其旨

說卦坎爲赤以先天卦坎在西方西方主金金赤故耳今說者謂陽之色赤乾純陽大赤坎得乾之中畫故亦赤不知乾之爲大赤以先天之在南方也今說俱失之矣不然艮震得乾之上畫下畫何以不言赤

賓于四門四門明堂也堯曰衢室正以一室四門注謂四方之門未審門在何許又云諸侯各以方至若謂東從東門西從西門舜不勝其僕僕矣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叢子載宰我問此孔子曰堯旣得舜歷試諸艱已而納之于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雨

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按此陰陽不愆非聖人不能也若注所謂洪水爲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此一有膽略者皆能之何必聖人

帝讓于德帝嗣注兩解一云讓于有德之人一云自以其德不足爲嗣也後注于旨爲暢今學士家只用前注殊未妥

五玉注謂卽五瑞非也五瑞有等獻之天子將焉用之蓋五色之玉也所謂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

脂肪黑如純漆者是也琢而爲器則爲蒼璧黃琮

青圭赤璋白琥玄璜聘義曰以圭璋聘已聘而還圭璋卽其事

西江藩司有五經旁注流共工於幽州州作洲注云

水中可居曰洲

庶績咸熙爾雅熙興也注訓以爲廣

大禹謨禹拜昌言按爾雅云昌當也蓋言所當言耳

宗彞類獮猴巢於樹老者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孫出得果卽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傳

遞至下下以次食上者未食下者亦不敢食此先王取其孝繡之於裳十二章繡於裳九章繡於衣白帖因周禮秋官誤以宗彞爲宗廟彞器而列於祭器且以作會宗彞爲句何紕繆至是

宗彞今黔中謂之宗彞閩中謂之雌音益蓋一物而兩

名也注只宜云雌不宜云虎雌按虎雌又原爲虞雖久而訛寫也康亦僂類見爾雅與雌相連註者忽而並引之今訛作虎益不可解

帝句光天之下句按前節帝予何言又都帝慎乃在

位皆帝字爲句蓋呼而重以醒之也又光天之下

至于海隅蒼生亦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意今以帝屬下爲句注解遂牽強費力

罔水行舟謂丹朱好舟遊無水而不行舟也注作如

暴盪舟

禹貢至于岳陽岳霍岳以其在霍岳之陽也注作太

岳云卽霍山之一峯

單懷底績單懷地名卽今懷慶府在孟津之北太行之南注云單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

皆未歷其地作影響之語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條古作鹵鹵草木實垂下貌繇悅茂貌草之有實者草木有實見其地昔爲沮洳今有生產之利也或曰楊州曰惟天惟喬何曰天者花盛也木有喬木灌木喬木可爲器用如梧桐檉柳是也蓋木之在兗者敘其實在楊者敘其材草之在兗者敘其蒞在楊者敘其花也

檉絲卽今山繭繡山繭蠶似蠶而大而絲而得食檉葉檉俗名臭椿爾雅謂雉由檉蠶是也第不知山

書

卷之一

二十六條書

桑以何樹當之齊中未見也

拾遺記禹疏川奠岳通日月之墟惟不踐羽山之地書云蒙羽其藝始知小辨破言也

蒙山近沂羽山近淮書經龔勉便蒙集注於蒙羽其藝注云蒙羽二山名淮水所經也誤

彭蠡既豬袁坤儀云蔡前注謂在彭澤縣是也後注謂卽鄱陽湖非也旅按蔡註前後皆是蓋古彭澤縣卽今都昌縣陶元亮爲令正在都昌今彭澤縣至隋始建蔡只宜云在古彭澤縣不然則後注是

而前注非蓋彭蠡原卽鄱陽湖也

島夷卉服注云卉葛越木綿之屬袁坤儀云木綿自宋始入中國蔡傳引之誤也按李商隱詩木綿花暖鷓鴣飛則唐有之矣張勃吳錄謂永昌木綿樹高過屋吳都賦云縣杭枕櫨則漢有之矣而漢以前未必無也宋末入江南者爲古終藤草本之綿也非木本坤儀失攷耳况卉服貢於島夷何必定其何時入中國耶

齊民要術引東觀漢記曰馬援至荔浦見冬笋名苞

書

卷之一

二十六條書

上言禹貢厥苞橘柚疑謂是也今書作包注遂解作裹

九江孔殷旣云九江卽今之洞庭則岷山之江在洞庭之北漢又在江之北皆不入洞庭便蒙注乃云江漢之經流何也水經云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注云凡此諸水皆注于洞庭之陂是乃湘水非江川也得其實矣岷嶓旣藝注云岷江水所出按吳船錄謂江水出西戎而經岷山亦猶河水出星宿海而經崑崙耳

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按織皮西戎國名與上織皮不同猶脂飾面之物在國則日月氏在山則曰焉支在虜婦則曰闕氏耳席上腐談云西毘卽是織皮國名訛而爲西毘也而注云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則下卽敘又難解矣况貢皮衣而曰織皮可乎

陪尾山名在今泗水縣東四十里一培塿土石耳泗水出其西趾泗水者四源並出也其地卽卞邑傍有泉林公館昔爲水部分司繚繞山胥水出牆內

灌木陰森當夏無暑爲今東魯一勝地注謂陪尾在豫者非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可證也

大伾山名在今濬縣城外平地突起高若可跨大僅容足惟林木青翠欲滴耳注謂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按此殊不然

東爲北江江皆東流至湖口縣始流向北故曰東爲北江

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余以爲五行者五

常也三正者三老也卽狎侮五常播棄黎老之謂也詩正大夫離居羣公先正鞠哉庶正正皆訓作長其義見矣

洪範沉潜剛克左傳甯羸引商書作沉漸剛克注云漸滯溺也

金縢語多舛背書曰未可以威我先生矣下云乃告太王王季文王何也注云卜則必禱於宗廟用朝延卜筮之禮如此則上下喧騰人心搖動矣下云乃卜三龜何也卽云周公自以爲功而私卜之然

爲壇除墀非一人力太史冊祝亦非一人事能必上下之不喧騰乎

絕纓三笑云文王語武王曰吾百爾九十吾與爾三馬此語想周公不與聞故有金縢之禱不然九十三之壽數已定周公落得說人情話耳此語雖戲其義甚正

康誥克明德孔叢子載孔子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不謂已德之明也按人君不自典刑舜亦用臯陶用德之言是矣注者不引此何也

或曰此與大學自明之旨悖矣答之曰引經者斷章取義不必本旨也

洛誥汝乃是不養養音怵勉也上从个今書作養訛茲予其明農哉注云有歸老之志也按終篇無歸老之意安得以明農兩字輒出此注余意明農猶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也蓋初創之都聚民爲先食惟民天農明則民富裕而無遠弗至矣逸周書大聚篇云分地薄歛農民歸之水性歸下農民歸利先設其利而民自至

書

卷之一

三十 核書

君奭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責債同借以言有餘不及也言召公無以爲大無我責而收藏之不勗成王之不及也古人措辭輒有風趣如此

蔡命囚蔡叔于郭鄰逸周書作維篇作郭凌注云地名當爲郭外凌陰之室

多方不克終日勸句于帝之迪句勸者勉也言終日之間不能少勉也于者往也言不能往蹈帝之則也今不克終日讀勸于帝之迪句則文理不順矣惟天不畀純純者美也不可繫訓爲大也

三細不宥卽姦宄敗常亂俗之三細人也細人小人也注云犯此三者雖小罪不可宥罪莫大於姦宄敗常亂俗犯此三者尚有小邛

顧命之四嚮敷席仍几隨在而致如存之敬不忍死觀耳注云將傳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失其旨矣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注蟻玄色按埤雅蟻裳言以巾君臣之義也蓋繡蟻於裳非玄色之謂矣

康王之誥皇天改大殷邡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句美

書

卷之一

三十 核書

若句克恤西土句蓋美者遵也美若者遵而順也言殷之命爲文武誕受之天下遵而順之晏然視天下如爲文武所固有者以其素能恤西土耳

呂刑罔不寇賊句鳴義姦宄句奪攘矯虔句鳴義由於姦宄奪攘由於矯虔此皆寇賊之行也

勅明桀黜桀注云桀竅不知所桀何竅竅何爲桀攻之說文云桀去陰之刑則亦官刑耳

越茲麗刑并制句罔差有辭句麗刑者人之犯罪於五刑之中無正條而附麗於正條故其罪無分別

而爲并制也所以然者由於罔差有辭耳辭者五
刑之辭然辭有參差則當察而差別之今罔差有
辭而乃麗并則淫刑不止剗刵極酷而無辜者皆
庶戮矣

絕地天通按白虎通引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自
言與天地絕也蓋社原無屋以受霜露風雨達天
地之氣苗民播虐帝伐之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矣
乃命重黎屋其社故曰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官辟男子割勢婦女幽閉割勢者古只割其兩腎若

經

卷之一

三十二核書

雞豕去勢之去其腎也今則並莖而去之幽閉者
於牝剔去其筋亦若制牝馬豕之類使慾心消
滅故皆置桑室蠶室而謂之宮國初猶用此而女
多死焉因不行非如白虎通之所謂女子淫執置
宮中不得出也若只執置宮中任浣洗針工舂作
之事女何所畏而不淫耶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佞者才也言折獄以德不以才
也以德則能哀矜而勿喜以才則察見淵魚非祥
刑矣若以佞爲口給口給之人不過以口勝人耳

未必有才安能折獄耶蓋佞有三解一曰口給一
曰諂一曰才故古自謙不才曰不佞若一以口給
爲解則不佞反成美稱矣自仲尼屢指爲口給世
遂不復解爲才矣

文侯之命閔予小子嗣

造大丕愆

造者偶值也

詩自孔子刪後始稱得所但歷秦漢已失五六後儒
補葺遂多錯亂何以明之孔子修春秋必先魯今
毛詩不著魯國其舛一綠衣燕燕日月終風衛莊
姜不得莊公詩也新臺二子衛刺宣公詩也有茨

經

卷之一

三十三核書

偕老鵲奔衛刺宣姜詩也泉水載馳衛女詩也柏
舟衛爲共姜作也式微旄丘黎侯寓衛詩也擊鼓
衛人從軍詩也北門于旄衛大夫詩也凱風桑中
序亦以爲衛作也今或列於邶或列於鄘其舛二
周公居東詩列於邶其舛三楚茨南山魚藻采芣
盛周詩也今或次中興之後或殿變雅之末其舛
四孔子曰鄭聲淫今鄭詩多稱淫奔則是鄭俗淫
矣其舛五如是謂雅頌得所吾不信也此申培說
詩爲有叶於孔意乎世廼重毛詩可謂膏肓之疾

已

王新建謂五經皆史也史以明善惡存訓戒善可爲訓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或曰如是詩何以不刪鄭衛新建曰詩非孔門之舊本孔子云放鄭聲又云惡鄭聲之亂雅樂孔子所定三百篇皆雅樂可奏之郊廟者鄭衛之音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之數者姚旅曰此未必然如此則變雅亦宜存其戒而削其事在所必刪矣然新建之言非始於新建車清臣脚氣

大雅之一

三十四卷詩

集已發之矣

詩朱注多采爾雅然亦有不盡采者殊不可曉聊摘于左如左右流之爾雅云流擇也又云流求也今注云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既云順水何以曰左右流之

左右芼之爾雅芼搯也郭璞注云拔取菜也卽曲禮雞兔皆有芼亦羹而和之以菜非朱注熟而薦之之謂也况惟拔取得曰左右若熟薦與和羹皆不得謂之左右矣

中論云肅肅兔置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按此言敬也中林無人之地能肅肅兔置不以宜冥情行也故可爲公侯腹心上兩首孫之丁丁公侯于城施於中遠公侯好仇皆以敬之顯隱定材器之遠近千以采繁注謂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關中王孫子斗謂此古夫人親蠶之詩然注亦備載直今不必重此義耳

誰謂雀無角余以角應音祿雀喙也若音覺則雀實無角而鼠有牙或曰鼠有齒無牙曰非也象以齒

焚牙不稱齒乎門牙齒也齒不稱牙乎况宋人曾以鼠牙實證介甫乎

素絲五紵蓋皮小則合縫多而用絲煩五紵見其皮之大只用五紵耳皮大則賤正言其儉也羔羊之革皮敝毛落則爲革蓋因敝而改作也羔羊之革敝則用縫蓋又因敝而補革也皆以愈見其儉也注未見發明

迨其謂之注云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爾雅云謂勤也蓋有事故爲勤也有事事亦六禮之意非云禮

語可定也

寔命不猶猶古本作猷一字而兩寫也今遂分爲兩字不復通用矣

鳥少美長醜爲鷓鴣鷓鴣卽留離詩留離之子言其處久狐裘蒙戎之意今留轉作流注遂解爲漂散失之遠矣

菱而不見菱音愛蔽也今傳寫訛作愛解者遂失菱字之義而直爲愛矣古愛作愛故易訛耳

爾雅云蘧條口柔也戚施面柔也謂口柔之人視人

顏色面柔之人常俯叅之朱注其義始備

鱣鮪發發鱣鯉魚也鯉古作黃以色黃鮪鯉魚也鮪

古作鱣

茝蘭之支童子佩麟茝蘭之葉童子佩韞茝蘭白環藤也實尖垂于支間似麟葉后彎似韞故以起興

注未明其義

投我以木桃木桃檣子也似木瓜小而酢澀色亦黃投我以木李木李檣檣也似木瓜大而黃木瓜有重

蒂木李單蒂耳

將仲子今朱注謂爲淫奔之辭王孫子斗云此齊飲

昏鄭太子忽拒祭仲之辭也按齊欲昏忽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必不立則子斗之言必有徵矣

與子宜之爾雅云宜看也注云和其所宜此可爲爾雅發明

齊子豈弟爾雅云豈弟發也謂發行也觀上下文方有次第注云樂易也與發夕翱翔之義不相蒙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按爾雅抽條也又埤雅云抽渡

淮爲枳梅轉北成杏今終南有條有梅山之美化

也以譬人君之道化非漫言也注條山楸也蓋罔陸機草木疏及石鼓文鳴條之注而誤也

顏如渥丹渥丹花名今其種不一有散丹有捲丹注云渥漬也未得其解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言無民而不可治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言無臣而不可使此已所以遂衝泌之樂

乎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蓋鴉食醵則美其色好其音食

梅則容色不變音聲不革此刺陳佗無良師傳也
可補朱注之未備矣

樂子之無知爾雅云知匹也蓋亦無家之意

匪風篇序稱憂周之衰微也潛夫論云匪風冀君先
教也豈古有此解與

六月食鬱及薏鬱棣屬薏薏也今鬱作郁曰郁李
莫作栗曰駕栗

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嚶鳴只言鳥與黃鳥全無影響劉夢得嘉話已辨

爾雅

卷之一

三八核詩

之矣爾雅翼猶引禽經謂駕鳴嚶嚶遂以遷喬求
友屬之黃鳥後世不復致疑槩引用焉

南陔詩陔階次也隴也困學紀聞因序謂孝子相戒
以養卽訓陔爲戒如以陔爲戒則補詩之循彼南
陔言採其蘭將何謂乎

魚麗于罍鰭鰭魚麗于罍鰭鰭魚麗于罍鰭鰭蓋鰭
魚黃魴魚青鰭魚玄鰭魚白鰭魚赤五色俱備故
序以爲萬物盛多也朱注未闡

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謂方叔雖老其猷則壯也老壯

二字照應甚巧而訓詁者槩畧之

我車既攻爾雅云攻善也善則合堅之意矣

伐木倚矣倚者斧伐其前以繩繫木從後倒之蓋伐
木之法也注謂倚其顛說者遂謂恐傷本根按伐
木之時安其禁其本根不動也

楊雄方言東齊土作謂之杆木作謂之柚杆柚其空
亦云土木之興民窮財盡方與序意合注云杆持
緯者柚受經者認爲織作之物矣

廢爲殘賊爾雅廢大也廢之爲大譬如今窮人始迫

於貧只爲小盜終迫於官將錯就錯至爲大盜勢
不可收不亦大乎此廢爲殘賊之旨今注解廢作
變抑何所據

我孔熯矣爾雅云熯敬也故下曰式禮莫愆注云竭
也則鑒矣

有壬有林爾雅云林君也與今注異
方言詹至也陳駢文則謂楚人以至爲詹詩六日不
詹亦云不至耳注云詹與瞻同誤

薄言觀者爾雅云觀多也觀之爲多猶足觀曰足多

穀梁傳曰常視曰視非常曰觀其義顯矣

英英白露霑彼菅茅此古本也今本作英英白露霑
彼菅茅按天有雲則夜即無露益見今文之訛

群羊墳首爾雅翼云墳猶粉也粉牡羊牝羊牂羊
而粉首喻褒姒以男冠化於上婦人而為男子之
事也注云墳大也謂羊瘠則首大群羊匪瘠何由
首大

陳錫哉周左傳陳桓子引此作陳錫載周

陶復陶穴陶即窰字今皆讀作桃不知西人穴山而

居皆呼曰窰不曰桃

卷之一

四十 核詩

潛夫論引皇矣章其解謂其式廓云夏殷二國之政

不得乃用奢夸廓人上帝憫之此據本文而解不
似注之費轉折也

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中論云照
監四方曰明施勤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
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此語本
之左傳朱注惟克長克君克順承此而克明克類
克比據朱所注特一吏之職不若左傳為得君人

之度也

爾酒既滑爾肴伊脯藝文類聚臨門引此作爾酒既
滑爾肴既脯滑古作涓遂誤為滑

循之未遠是用大諫左傳季文子對韓穿引此作是
用大簡注云簡諫也大簡甚古今直為大諫矣

無為夸毗爾雅云夸毗體柔也謂屈已卑身以柔順
人也注云夸大毗附蓋亦求其解而不得而揣摩
乎

泰風有隧泰風西風也今泰轉作大解者直以為風

之大者耳

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論衡云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
害言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愁痛之言是矣苟
若注所稱靡有半身之遺則作詩者非全人乎又
庶正冢宰獨非人乎儻云靡遺者黎民則旱非兵
戈何禍獨鍾於民也

先祖于摧爾雅云摧至也非如注摧滅之謂若旱而
遽言摧滅不已甚乎
于邑于謝南國為式潛夫論引詩作于邑于序謂申

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若依論文則篇中因是

謝人既入于謝皆不足憑乎

肇革金厄厄卽蛻蛻一名蜀葵中蠶也以金爲厄象

蜀之形也今婦人之手鐲亦取名於此乎

闕如琥虎注琥虎之自怒也按說文琥獅子也虎鳴

夙夜基命有謠賈誼曰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

崇民不謗怨故曰宥論注以宏深靜密解之索然

無味矣

爾雅云憊有也郭璞注云遂憊大東今闕官作遂荒

大東而無遂憊大東荒其憊之訛乎

露書卷之二

莆田姚旅園客著

核篇下

莫知其苗之碩碩音綽卽今所謂碩號之碩方與惡
字叶韻此江南北獨得其傳而閩中獨失之

一家仁節重其機如此句言一家仁一國卽興仁也
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引古語以證其機如此

也非正文也堯舜帥天下以仁節正以實其機之
語也注云此又承一人定國而言誤不承正文而

承引語有此理耶

堯舜帥天下以仁帥閩中讀作率率爲倡率一字兩
寫耳今海內盡讀作將帥之帥不知何也

上老老而民興孝注老老所謂老吾老也非蓋老吾
老推恩之事所謂親親而仁民也上老老則平天

下事所謂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也或曰
養老是長長事如君言長長是何事答之曰君不

讀大戴禮乎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
以明有孝也若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則長長

事也

所惡於上節注中兩不敢字未妥只宜以毋字還之
孔叢子載子思困於宋撰中庸四十九篇今書只三
十一篇散逸乎或刪之乎

天命節只發一道字故下接以道也者不可須臾離
也

修道之謂教教應作敬下文曰戒慎曰恐懼曰慎獨

皆言敬也蓋是書原在禮記中自宋仁宗天聖五

年四月始以賜及第進士王堯臣以下各一本八

年四月又以大學賜王拱辰以下自此二書始單

行久而漸忘其本楊太史四書眼謂二書首尾皆

重一敬字得其肯矣

按宋人諱敬高宗所書孝經

皆缺一其證也第敬大臣足以有敬不勤而

知可

必有禎祥頃時祔有以景星慶雲講者夫祥而曰景

星慶雲妖而至山走石泣一恒人能辨之何必至

誠大抵妖祥皆在氣兆之先至微至隱即能辨識

故曰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又曰至誠如神

初學記云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記所謂禮經三百

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今中庸

禮經作禮儀朱注禮儀經禮也不知指何者為經

注又云威儀曲禮也按三禮儀禮與曲禮各為一

書朱注與初學又背矣

自明誠謂之教教應作敬其次致曲非敬而何

人不知而不愠人惟見已之是一不遇即怨天尤人

君子守已忘遇即不遇亦反求諸已而已故曰不

見是而無悶

卷之二

三 核論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重敬事及節用敬事方能信

未有不敬事而能信者節用方能愛人未有不節

用而能愛人者玩兩而字自見

無友不如已徐幹中論云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已

者須已而植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

之債也亦無日矣此言深得君子之心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子曰君子不器

謂其身皆道而不囿於器非體無不具用無不周

之謂也吾鄉林三教主如是解往見楚中官應震

制稅主此意

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非舞於大夫廟庭雍於大夫廟堂也蓋三家爲魯公子孫見魯祀文王因謂已亦文王之後而祀文王於家廟此八佾雍徹所自來也不知大夫只得祀始爲大夫者僭禮之漸魯實啓之矣

寧儉注汗尊而杯飲令作杯飲誤蓋汗地爲尊之時必以手掬飲又安得杯

管仲反坫注以爲反爵之坫攷逸周書作雒篇云乃

卷之二

四 核論

立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注云反坫外向室也廣雅釋宮室云反坫謂之埽埽亦廊也管仲反坫亦必向外之室今解爲反爵之坫未知所據若以爲曲禮士於坫一之坫乎則士禮而管仲非僭矣況以坫而強解反坫可乎富與賁注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功益明矣此說殊未見道自古豪傑素負涵養者一當貧富變色變操者靡靡而然若素無存養能取舍者未之有也茲君子之能取

舍皆由無終食之間達仁來不然存養功疎取舍先亂矣安得云取舍分明然後存養功密耶

朝聞道夕死可矣按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道謂之聞則猶粗也何以夕死余問之焦弱侯弱侯曰聞字今學者看得細余笑曰幸而爲孔子之言耳汝上古中都地孔子嘗爲中都宰閔子騫曰則吾必在汶上矣蓋欲依孔子也

仁者樂山注云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此得山之體而未盡仁之德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

卷之二

五 核論

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之所以樂山也仁者壽中論云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又引殷王中宗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不敢荒寧嘉靖殷國享國五十九年此論最宏遠若靜而有常之註而顏淵竟天天年何以解之

或問仁者壽荀悅申鑒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
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
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或曰顏冉何曰命也
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雖云其短長在其
中矣此論近注第曰不傷物不違天不違人則亦
利物之意較俗說爲宏拓

子罕言利句與命與仁句江南北皆如是讀唯蕭中
讀作子罕言句利與命與仁句余嘗如是讀盧觀
察循楹數迴因告余曰君讀爲有義

王新建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是不聞道非無聲聞
也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詎以此望人

事物紀原及中華古今注紀被引鄉黨篇必有寢衣
則寢衣者被也後人執衣字遂誤爲上衣矣

家語注載顏淵少孔子三十歲卒年三十二則孔子
始六十二也孔子二十而生鯉鯉五十而卒則孔
子已六十九矣且顏卒哀公五年鯉卒哀公十二
年先後自明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櫛子
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何也或曰聖人設論耳果

若所云幾於小人怒罵矣而謂夫子然乎

禮記諸侯元端以祭端古冕字論語端章甫之端未
必與禮記異

古者龍見而雩曾點暮春數語王克以爲言雩祭也
孔子與之者與其欲以雩祭調和陰陽也不然方
問用世而與其無意用世不相反乎蓋大雩之祭
舞童暴巫所言冠者童子雩祭之樂人也浴乎沂
浴者涉也風乎舞雩風者祭風也周禮邦有大災
有解風爲
吁嗟也詠而歸歸饋也詠歌而饋祭也古歸饋

通用歸孔子豚是已儻如朱注則暮春詎可浴可
風之候世儒守師說因仍不察耳

壬子順天鄉試出爲國以禮題中秋次夜集阮堅之
先生宅先生謂此句是稱子路能爲國以禮余因
憶注中蓋許其能句方有着落閱十方家新說評
亦作如此說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彼廣韻作彼彼邪也

高宗諒陰諒照祭也陰默也闇也其義甚顯而注云
未詳

王新建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耻之之意

蕭牆朱注屏也按今親王府外牆曰蕭牆郡王則只曰牆關中中州土人人能辨之朱未聞方言而妄謂之屏也

不有傅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蓋以操心者歛志凝神若鷄伏卵常靜常覺不寂不馳奕者專心致志雷霆發而耳不聞太山崩而目不瞬珍珠不假於口絲竹不淫於心心歛在奕有類於操存故孔子

稱其猶賢

箕子爲之奴古者男子有罪入于隸隸卽奴也然刑書有爵者七十者未亂者皆不爲奴今箕子以太師而爲奴見紂之失刑也非如注所謂囚箕子而爲奴也

鳥獸不可與同羣解者謂人不可與鳥獸同羣往余讀淮南子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游者力不敵也始解書義謂鳥不可與獸同羣也同謂之人則安可辟故曰吾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

周有八士朱注未定其隱顯今稱爲盛世多才不知何所據余以爲亦隱者流耳蓋此篇皆紀聖賢流落不偶遺世獨立之事唐蕭穎士遊蒙山詩仙鷲時可聞羽士遯難視此焉多深遠賢達昔良秘尚子捐俗緣季隨躡遐軌則季隨固隱者也朱子曰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亦皆一世之高士讀者可致思焉又按穎士所遊迺魯東蒙余意季隨周士所隱必終南之東蒙

穎士亦影響用之耳終南有東蒙峰老學庵筆記辨之詳矣

周公謂魯公節舉先世用人忠厚之意正以見八士節多才散逸不能法祖用賢故耳二節當是一章其生也榮其死也哀非謂夫子生而人榮之死而人哀之蓋謂夫子得邦家則邦家之人生者得其所以生死者得其所所以死耳不然上四句方指邦家此兩句忽言夫子文已不順又生榮死哀何足爲夫子重而忽及之也此車清臣之言而余聞之清

臣曰榮者生之理也哀者死之理也蓋春秋時人不得其死者多矣不得其死則謂之畏不得謂之哀也又天下人若禽獸然父母兄弟之死漠然或不相關夫子得邦家人於死者亦知哀而盡死之禮矣

禮恭敬樽節樽從手音付裁也今不遵農詩注作樽節誤

刺人而殺之刺七迹反音戚世讀音次者非貨殖傳刺繡紋不如倚市門卽今刺鞋刺血皆呼爲戚書

獨讀爲次者俗師沿譌耳

四書一字有兩音者如王者必世而後仁王平聲是心足以王矣王去聲蓋論自然與作爲耳今海內俱讀作平聲楊用修嘗辨之矣又如有復於王者曰復音伏如請復之復音嗅原有兩音癸辛雜識亦辨之矣今惟閩中辨此海內盡讀作伏蓋亦難返矣

周九府有錢布刀刀布皆錢也布作布形刀作刀形今其物猶有傳者屢無夫里之布布卽其物也非

所謂布縷也檀弓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周禮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買牲而供之皆其證

孟仲子注以爲孟子從弟孟氏譜謂是孟子之子堯府志謂孟子子罍譜載罍爲仲子子

孟子將朝王注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大小兩字非蓋丑所言君臣之正禮但不可以處賓師耳孟子自處客卿難於顯言故就事以答之安得謂丑所言爲敬之小

孟子去齊宿於畫畫在臨淄南二十里今猶呼畫邑

書作畫朱子不敢遽改者應未至齊地耳北人今仍讀畫

畫作

不爲厲陶冶陶卽窯字猶咎繇之爲臯陶崔駰曰胚胎一陶是也今讀作濤誤

王季木謂陳仲子與齊同姓憤宗人之爲篡避兄離母有所託而逃也得其隱衷矣

若仲子者蚓而後克其操孟子之意以蚓無求於人仲子未必如蚓之廉也不知蚓避清聚穢以譬仲

子已非其倫況欲仲子似之若必克仲子之操余以爲蟬而後可

禹惡旨酒章或曰重周公思兼也前四段特敘所思兼之事耳

於禽獸又何難焉臧晉叔曰人之橫逆比於禽獸置之不軌一恒人能之蓋難讀如字則有躊躇憂慮之意故下云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孟子論禹傳位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是矣又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

卷之二

卷之二

十二核孟子

子薦之矣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則贊矣何則益非無薦丹朱商均未至桀紂耳周禮春官驍車翟蔽然禊髮飾注云然禊未詳按然者果然也獼猴類有急難則羣赴以然皮爲禊取此意耳

六藝有黃髮者黃目髮也注引儀禮云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也余按埤雅云黃目蓋以龜目飾尊今龜目黃而許慎解字說疊亦曰龜目酒尊是也則儀禮之解亦寫其義而不着其象矣

考功記桃氏爲劔桃能伏邪去不祥劔亦以辟邪故爲劔屬之桃氏

鳧氏爲鍾昔賢謂周官立名皆有取義獨爲鍾而曰鳧氏義不可解余按鳧以晨暮羣飛聲如風雨鍾以晨暮鳴其節相符故爲鍾而謂之鳧氏也

皋苞生最堅固量豆區脯正欲其固故皋氏爲量漆之爲事順陰陽發歛之理明寒暑燥濕之節黃鍾之類正順時之物故鍾氏漆羽或曰羽輕物漆欲其沈耳

卷之二

卷之二

十三核周禮

王充嘗引爾雅以辨景星曰四氣和爲景星今本作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氣字作時星字作風又多爲通正三字必今書之譌不然既曰四時和謂之玉燭矣又曰四時和謂之景風不同一和而有兩名乎且爲通正三字亦費解

王充嘗引爾雅以辨醴泉曰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又曰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雨非謂雨水之味甘也甘露亦謂降下時適潤養萬物未必露味甘也然有露甘味如飴蜜者俱太平之應非養

萬物之甘露也按此則漢所傳爾雅爲甘露時降無疑今爾雅作甘雨時降一字之訛相去懸隔矣且此並上段俱載爾雅祥篇王克謂居四時篇亦一誤也蓋爾雅題在章後王克以章前爲題耳鼠而豹文終軍實攸皆以爲鼯鼠矣郭璞贊亦因之余以爲豹文者鼯鼠也觀爾雅鼯鼠夷由則鼯鼠豹文爲句可知豹文應屬上鼯鼠不宜屬下鼯鼠矣

春秋定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儒者以爲有缺誤蓋以

七月烹葵及菽故耳然豆之種類頗繁而冬熟者亦甚夥詩云歲事二暮米蕭穫菽見春秋非訛文矣

游吉曰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注云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誤所謂地義者如山川吐雲而爲雨不日地雨曰天雨臣任其勞君尸其功也

莫敖子華對楚威王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土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後引用者謂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遂以楚士爲楚女矣

國語伐吳軍政篇明日遷軍接舡按孫子軍爭篇交和而舍和軍門也接輪亦交和耳注曰上下皆和穀梁云水北爲陽水南爲陰今漢陽府在漢之南宜曰漢陰而稱陽則穀梁之攷亦未足據也

穀梁傳荀息牽馬曰齒加長矣今讀者皆以長音掌余以爲當音常蓋牛老則齒短馬老則齒長若謂馬猶吾馬也而齒稍加長耳

家語五鑿爲正心從而壞正者政也猶昔日之羊子爲政心爲政則以小事大以賤事貴五官爲政則

引之而已今注謂五鑿雖似於正而耳欲聲目欲色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非

孔子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一則言善而行非一則貌惡而行美自家語及韓非謂子羽貌美行惡後世遂因之莫矯其非行不由徑之人而以爲行惡可乎

楚辭注云禹治水自化爲熊以通輶轍之道塗山氏見之而慙遂化爲石時方孕故禹曰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而啓生列女傳曰啓母塗山之女禹取

四日而去治水啓既生呱呱而泣禹三過其門不入塗山獨明教訓啓化其德卒致令名是塗山未嘗化石也

雖騷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按岳陽風土記渚作瀟瀟與余始同韻今刻皆作北渚非

管子裸體紉胸稱疾紉胸應是束胸觀吳均詩輕雲紉遠岫細雨沐山衣意自見注云紉摩也謂自摩其胸不知何所據

管子弟子職左手執燭右手折卽卽燭燼也今書作

右手執燭左手正盞燭盞何須正左手正之不既背乎詩紀作正櫛櫛注作卽是矣但左右兩字亦錯

老子之學多以爲縱橫家以其經有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不知老子之學本之黃帝帝金人銘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世未有譏貳黃帝者

道德經本之金人銘銘之言約經之言詳

道德經如春登臺春登臺含如許景趣今用者皆作如登春臺

佛是老子弟子按唐僧惟哲進香花表云真元皇帝東辭函谷西入闕賓使尹喜爲佛與胡王爲師討本尋源乃知佛是老子弟子化胡經內具有明文西域傳中非無事跡

文子曰以數集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泣而益之數集數年也今本作數算不若數集爲古矣藝文類聚引淮南子作數離之壽離者載離寒暑也尤勝於數算

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蔽之叢蘭欲修秋風敗之藝

文類聚秋部引此作浮雲蓋之蘭部引此作叢蘭修發必有一誤矣淮南子引用亦作浮雲蓋之而叢蘭句又作蘭芝欲修

於陵子云臣之首逢胡而宜臣弊帑帑字訛按方言陳穎之間大中謂之帑又廣雅頭帑幪頭也必此兩字而帑字尤順帑音禱

或問良弓之子必善爲箕良冶之子必善爲裘何謂余答之曰用者誤也列子引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觀先字意自瞭然卽

學記亦云必學爲箕必學爲裘也

莊子楚之南有冥靈者齊民要術引此作楚之南有
宜泠者或作冥泠字異音同不妨互用乎

猿獼狽以爲雌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
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
此言魚鳥以類爲美而不知人之美故曰四者孰
知天下之正色也自初學記採魚鳥二句說者遂
失其義謂美貌爲魚沈鴈落之容

寧爲雞口無爲牛後顏氏家訓載延篤云尸雞中之

卷之二

十八 核子更

主也從牛子也當爲雞尸牛從今蜀本引延篤注
國策者乃作口雞中主後牛子是師曠嚮導也

董子衰然爲舉首衰音佑詩實穎實衰禾之先出
者故稱爲舉首今用之者或作衰然或解衰爲衰
沿訛而不攷耳

金日磾傳云莽何羅反走趨卧內欲入行觸寶瑟僵
日磾得抱何羅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
止勿格日磾梓胡投何羅殿下得食縛之注云胡
頸也余謂胡頰也狼跋其胡是也人頰爲人梓則

氣閉而失勢故梓其頰而投殿下也

椎埋之風江以北猶有之以鍤椎長數尺隨地而椎
遇響則知下爲古塚卽扶所埋之物故謂椎埋今
注王溫舒傳者謂椎殺人而埋之也余舉此以正
之廖季符曰誠如君言不然殺人者又暇埋人耶
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紋不如倚市門
倚市門倡家也所謂目挑心招者

志

卷之二

十八 核子更

漢武帝呼朔來朔來朔與東同音東東爲東東方生
因射其爲東徐文長謂因來來二字射其爲東誤
孫叔敖曰荆人鬼越人讖讖卽機字鬼俗而好機祥
也讖字甚古今淮南子及楚禱祝皆刻作機讖書
爲讖或反指爲訛矣

楊子法言云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慕取也今用者
多作何慕焉

木牛流馬今人皆謂爲武侯所創按蒲元別傳元牒
與亮曰元等輒推意作一木牛連仰雙輦人行六

尺牛行四步杜佑通典注又云按亮集督軍廖立杜叡胡忠等推意作木牛流馬則蒲元諸人實創設之今皆歸於武侯盛名之下衆美集之矣

沈約謂蕭曹扶翼漢祖滅秦寧亂有功於世故魏氏時乘於前皇齊握符於後第南史齊高帝論云據齊梁紀錄並云出自蕭何又編御史大夫望之爲先祖之次望之本傳不有此說齊典所書便乖實錄顏師古注解漢書已正其非矣又考曹瞞之父嵩夏侯氏子爲曹騰養子則子桓之竊據漢祚於

八卷之二

子核子史

曹參何與焉

魏略曰田豫爲并州刺史鮮卑素利等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我見公貧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後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賂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夫金至三十斤以一袖受之有是理耶非當時上下相蒙則史官張皇之過也

魏董尋上書有衣冠了鳥之語李本寧先生引解者

數種謂終未快余按說文曰了泡鳥原作了編紅音鳥不知書何以直作鳥又按魏明帝大興宮室羣臣皆負土尋諫云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則了鳥者因舉土而衣冠懸挂耳

今人詩詞於事母者多引孟宗竹笋事按稅文類聚宗母嗜笋及母亡冬節將至笋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嘆而笋爲之出得以供祭是竹笋爲亡母事今

卷之二

子核子史

用之於燕喜之日可謂不知忌諱矣但劉殷下園亦賣泣笋世說陳仲弓爲太丘長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在草者昔人謂生產曰坐草

世說新語文學注云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三成德爲道包筭者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攷之乾鑿度云孔子曰易者

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爲道德包籌易者以言其德也通情無門藏神無內也光明四通效易立節天地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八卦錯序律曆調列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孳結四瀆通情優游信潔根著浮流氣更相實虛無感動清淨炤哲移物致耀至誠專密不煩不撓淡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也者其變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以象變節相和能消者息必專者敗君臣不變不能成朝紂行酷虐天地反文王丁呂九尾見夫婦不變不能成家妲已擅寵殷以之破也任順季享國七百此其變易也不易也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之道也是注與原書訛錯二十三字遺落二十九句或謂尋章摘句則天地不變不能通氣君臣不變不能成朝此必不可易者今日天他不變不能成朝非錯落而何

曹娥碑文爲度尚弟子邯鄲淳誤今攷度尚傳及魏書邯鄲淳傳皆不言作文事又攷碑文作於元嘉

元年魏書載淳黃初初年爲博士給事則相去七十二年矣淳卽弱冠爲文不九十歲耶後攷世說新語注作文者爲邯鄲子禮魏書載淳字子叔實兩人矣叔一作淑

世說謂曹操閱曹娥碑見蔡邕題其石曰黃絹幼婦外孫瑩曰操不卽解楊修解之第操未嘗過江何由閱此有按典略辨之者云魏文帝爲世子過陳太丘碑見題黃絹等字不卽解楊修答曰陳寔之墓蔡邕之辭鍾繇之書此絕妙好辭也當以此爲

正唯是碑辭爲邕撰則題黃絹者又不應是邕矣謝萬往王恬許王入內沐頭散髮而出據胡床了無酬對意萬還安曰阿瞞不作爾今秣陵猶謂不貴重曰不作

王敦病危使郭璞筮璞曰壽不必久敦怒曰卿壽幾何曰命在今日中敦遂收璞璞曰吾必死雙柏下隨果然是璞死在敦前又顏含致仕璞嘗欲爲之筮含却之二事攷郭璞顏含傳俱未載年月今綱目載王敦死在甲申太寧二年顏含致仕在戊

戊咸康四年是璞死十五年後猶能爲顏含築地
抱朴子釋滯篇廩起石而汎土船沙壹觸木而生
羣龍今本作廩居起石而汎土船沙丘觸目而生
羣龍書三寫魚爲魯帝爲虎不信然乎

博物志云長狄喬如身橫九畝長五丈四尺或十丈
九畝積之爲三十丈計其人如龜鼈耳抑何不經
也

治鳥者木客之類鳥形而人語時作人形高三尺入
澗取蟹就人火炙食之今博物志搜神記並作治

博物志

卷之二

鳥恐久而眩人聊記以正之

水癡馬蟻也俗呼水蛭之訛李石續博物志載治水
癡之法今本作木癡令人不辨爲何物

稅文類聚紀馬引說苑云鵲食狙狙食鷄鷄食
駮駮食虎攷說苑有鷄鷄食豹豹食駮稅文脫落
矣又按狙者犬之狂駭也鵲食狙而誤爲狙耳說
苑仍作狙是矣又鷄鷄山雞也後狙獅子也聞後
狙能食豹未聞山雞能食豹也則說苑與類聚並
訛矣

稅文類聚兎門引叅同契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
又初學記金門引黃土金之父流珠水之母此四
語乃叅同契注中徐景休語也今引爲正文見注
與正文混雜爲一自唐已然矣

韻府羣玉引古今注云梓爲木王又云木莫良於梓
今攷古今注脫此兩語

騾車志載一人陳乞改名雍觀王荆公恠其義及閱

山海經迺知爲水官之名其人後果浚淮水今按
山海經無雍觀二字

山海經

卷之二

刀劒錄章帝鑄一金劒投伊水中以厭人膝之怪弘
景云按水經伊水有一物如人膝頭有瓜人俗輒
汲不復出今查水經注不載此

陸深燕閒錄曰頃見盤瓠蠻誓狀云某等既克山職
今當鈴束男姪男行持捧女行把脉任從出入不
得生事者上有太陰下有地宿其翻背者生男成
驢生女成猪舉家滅絕不得翻面說好背面說惡
不得偷寒送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同
一邊一點一齊同殺盜賊不用此款者並依山例

又曰具載范文穆公桂海虞衡志今閱虞衡志缺此段見書多脫落也

尤射非尤射觀其所爲詩及所引詩皆男女相悅之辭是知有所託而作者末篇濟于鴿水失厥禽獲

越予里其隱爲沈野作者姓名乎

春渚紀聞載宋人餘杭有沈野

貴耳集云崇寧錢上字蔡京書崇字自山字中一筆

下寧字去心當時因語云有意破宗無心寧國頃

余得此錢爲八分書崇字則山字中畫透至示字

上畫而止寧仍有心張端義在宋所見必真今何

以異豈錢書有兩耶

古字愈傳愈訛如白翰今作白鵬諸與今作薯芋箴

之爲鍼鍼之爲針簋之爲碗堰之爲甌杷之爲帕

韡之爲靴蓋亦多矣

北山經倫山有獸如麋其川在尾上注云川竅也則

水之稱川非以其竅地而出乎而川亦可爲穿矣

泗水縣泉林有碣云子在川上處孔子之在川上

卽未必此然泗源竅地與川義合見碣不苟立

女墻者人掩避以窺下若女子然故曰女墻釋名謂

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真謬悠矣

入東省見耕者必以三牛始悟犇字之義

曲中謂不溫雅輕跳善觸者爲粗鹿性善觸三鹿爲

麤其義明矣

或問妍媸之義曰妍蜚類身有光彩虫也其形蠢

蠢然妍媸之義見矣

踟躕卽蜘蛛凡猶豫才能諸字皆借獸名踟躕只解

云行不進而無出處余以爲字本蜘蛛蓋蜘蛛織

網往而復還故行不進曰踟躕梁昭明太子詩日

麗鴛鴦尾風度踟躕星

蝻卽蝻字俗書也今齊魯公移多有蝗蝻字皆讀作

南恐數世之後遂真以爲南字也

齊中以蒲爲薦合兩爲一謂之蒲合攷之字書蓋蒲

薦也是此蓋字亦作蓋陳仲子之兄蓋祿萬鍾蓋

邑在今青州沂水縣其地猶出蒲薦

蒲音蒲筵蒲之蒲實音脯傳成扇賦云維靡飾於容

好亦差池而有序上比列於南箕下等美於筵蒲

陸機扇賦云各有托於方圓蓋受則於筵蒲舍茲

器而不用顧爰取於鳥羽序羽爲韻其一證也

王右軍丹陽帖帖作丹楊解云地多赤柳故名又按

王子侯者年表亦作丹楊今通作陽

古有三老五更蔡邕曰更當爲叟字之誤按嫂俗通

作媯則更當爲叟無疑矣

梁費旭詩不知是耶非簡文曰旭不知其父雖是戲

語然晉曲耶婆尚未眠又唐太宗與諸王子書皆

書耶耶是知耶字古不加父

醫濁音斛突醫濁虫濁酒中之虫也今俗多呼醫濁

大雅卷之二

王人勳

虫而字直作鵠突多不知作此

正月之音征避始皇諱耳今有何諱猶然不正膠於

故而沒其真也

費宰之費音秘今費縣曰肺縣州邑之名亦訛至此

蔡蔡叔及書二百里蔡蔡皆音撒今皆讀作菜

崔駰達旨力收之略尚父之厲厲音烈伊臯不事奚

論范蔡蔡音撒始叶韻

說稅脫同今用說桎梏及堂阜而稅之不稅冕而行

皆讀作脫而說于桑田未知所稅駕稅介免胄又

讀作悅一字兩音沿而不察

揆有兩音一音葵詩天子葵之注云葵揆也是也一

音跪納于百揆上無道揆是也余里中作此讀注

南北槩作葵音

顏黃門曰璵璠魯之寶玉當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屏

之藩今洪武正韻亦列藩音信俗沿而難變也

縣者懸也謂民懸於君也州者鳩也聚也府則六府

五藏之說謂其可以藏也故曰青州曰兗州曰太

府曰少府各有義也今日青州府曰兗州府既仍

州名復加以府是儒履鞋鍗草鞋之類也

佛家慈悲之義慈則春生悲則秋殺亦如吾儒德刑

之謂故云殺一闡提勝供五百羅漢今持慈悲之

說者即虎狼毒螫之物皆欲放生愚人則可賢者

可嗟

闌干參差貌北斗闌干苜蓿長闌干玉容寂寞淚闌

干皆是也今正韻於苜蓿曰盛貌於淚曰流貌皆

影嚮之語如是則北斗之闌干謂挂於廊檻可也

西內有餘祥橋問之中貴云衆音引但字書不載豈

古有金水橋而縮爲一字乎

董博士旌一醫者書爲我祝齊四字或問祝齊之義
曰周禮云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劑
殺之齊祝音注注同齊卽劑也

清江浦鈔關門前書司察白箸或問白箸之義曰高
雲有白箸歌江淮之人多白箸大抵謂額外無名
之征出劉晏傳又春明退朝錄所載謂世人謂酒
酣爲白箸其意以人不堪其困必顛沛酩酊其說
尤新

露書

卷之二

三 核字義

王百穀嘗作書與于文若而中及余曰牡丹芍藥皆
題徧無令姚君獨咏鼓子花或問鼓子花之義余
引後山詩話以答之曰杭妓龍觀有詩名張子野
居杭多爲官妓作詞而不及觀觀獻詩云牡丹芍
藥人題徧自分身如鼓子花

事物紀原引書斷曰漢左中郎將蔡邕作章草雲麓
漫抄謂章奏之章曰章草則章草非章帝草矣

淳化帖章帝書非章帝書或後人集章帝書耳千字
文爲梁散騎侍郎周興嗣所撰章帝安得先書之

散騎之撰此因上有右軍草書千字命以韻語屬
之今草書不傳傳右軍書者文與散騎異

梁高祖武帝名衍字叔達淳化帖分爲兩帝

鍾繇得長風帖筆意辭氣皆類右軍且長風松等王
帖有別見此爲右軍書無疑

王曇首王珣子僧虔父淳化帖作王曇故帖中首字
解作答

孔琳之字彥琳梁武帝評其書如散花空中流微自
得帖作孔琳

薄紹之南宋給事中梁武帝云薄紹之書如龍遊在
霄繾綣可愛帖作唐人

宋僖唐人也帖列於古帖中

右軍餞行帖是賈曾送張說赴朔方序集右軍書代
申帖是釋智永書有辨之矣僕近修小園及得華
直疏二帖是大令書未有辨之者慶與華直皆子
弟名惟大令帖屢見

右軍疾不退帖大令帖中重出何也筆法少異耳
嘗同徐興公在謝在杭席席只八人有行觴政者以

八爲題依對類分門門稱一事其人先云八風次
余稱八天或曰有九天無八天浮白余余受而飲
之按佛經有三十三天謂東西南北各有八天而
統於忉利天故謂三十三天時坐多博雅竟無一
人證之者

先儒嘗謂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故月一月一
周天日一年一周天蓋言日行遲月行疾也余謂
不然日每日寅出於東未嘗少變月酉出於東自
聖後每夜輒稍遲數刻至月將盡則五鼓始出是
月遲而日疾也

王克言日初出徑二尺余嘗臨東海觀初日踴躍波
浪中徑丈餘是王克未始見初日也

小兒問日遠近於孔子孔子不能答王克斷以日中
近而日出入遠以日中溫日出入時寒也余謂不
然日初出時夜氣尚涼故寒日中則日氣蒸晒已
半日矣故溫不得言出入遠日中近也又日初出
側視則大日中正視故小不得言日中遠出入近
也

徐整長曆云日徑千里周圍三千里論衡云日晝行
千里夜行千里與騏驎之步相似據此是日晝夜
始徙兩規皆揣摩誕妄之談也

玉燭寶典曰冬至日南極景極長律當黃鐘其管最
長故有履長之賀按冬至管三寸九分最短自司
馬遷誤以爲九寸俗遂云最長然賀履長者至日
後日漸加長管亦漸加至九寸故云履長也

白帖云星無光日照之有光舊曆說云月無光也光
生於日余以爲不然蓋星月皆有光且則爲日所
掩及日落始見其光耳驗之日蝕明星煌煌其一
證也儻星月無光惟日有光則宜云一光一曜不
宜云三光七曜矣

說者謂堯時十日並出羿射其九又云羿得不死之
藥其妻竊之逃於月中曰嫦娥王弼州曰羿能射
日獨不能射月耶因作詩按瞿宗吉日后羿空能
殘九日不知月裏却容私王長公之意本此
白虎通曰景星大星也王充嘗引爾雅以辨之曰四
氣和爲景星言景星迺四時氣和之名非着天之

大星也

陶元亮曰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今人皆謂醴泉從地中出卽漢已有此說矣王克嘗引爾雅以辨之曰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謂醴泉乃甘露也卽今稱甘露爲天醴可證世以甘泉爲醴泉不知曷始遂謫以傳謫至是

十二屬如子鼠丑牛之類蓋十二支配二十八宿按星禽角木蛟亢金龍在辰宮故曰辰龍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在卯故曰卯兔尾火虎箕水豹在寅

圖書

卷之二

二十四

故曰寅虎斗木獬牛金牛在丑故曰丑牛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在子故曰子鼠室火豬壁水獮在亥故曰亥猪奎木狼婁金狗在戌故曰戌犬胃土雉昂日雞畢月鳥在酉故曰酉雞觜火猴參水猿在申故曰申猴井木犴鬼金羊在未故曰未羊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在午故曰午馬翼火蛇軫水蚓在巳故曰巳蛇每宮兼二宿唯子午卯酉四正之方星辰至此轉移稍遲故三之又陶隱居本草注略所引子則鼠也騙也燕也丑則水牛黃牛兕

牛寅則虎豹羆卯則兔狐貉辰則龍蛟虬巳則蛇蚓蜺螭午則馬鹿獐未則羊犴鈴申則猿猴狢酉則雞雉鳥戌則狗狼豺亥則豚也獮也蒿猪也以爲十二支上應三十六宿其說甚明楊用修謂朱子不解巳乃引說文巳象蛇之形亥象豕之形之說以實之則鑿已

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小大盡決定不差殊謂看本年至後餘幾日卽爲來歲之閏月餘一日爲一月萬曆四十五年丁巳十一月

圖書

卷之二

五十五

大盡冬至二十四日餘六日來歲應閏六月今閏四月却差兩日按雲間陸深燕閒錄載庚寅年十一月大盡二十三日冬至明歲置閏六月已差一日今且二日曆官不惟不攷一異事也若執月無中節爲閏則歌括之言反妄耶

九州分野頗明今浙閩東粵俱屬牛女滇南并屬井鬼黔中并屬參井何數星所屬獨遼瀾乎蓋閩粵滇黔非九州之舊想後人強附耳元微之送客遊嶺南詩云波心擁樓閣規外布星辰其見卓矣

晉秦蜀麟次西方今分野移蜀於觜參分則越秦麟
晉矣星有錯綜地難移縮其誤明矣蓋蜀原屬鬼
分李自詩捫參歷井是也

通典載殷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
三十七里之國六十五里之國百有二十凡
二百一十國名山大川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
田按二百一十國得地一萬三千二百里已與方
千里之數乖矣又安得附庸閒田耶通典又云凡
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按九州天子畿內千里矣
外只八州則建國只一千六百八十所云八州八
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適今十
六百八十之數安得千七百七十三耶

爾雅釋山云獨者蜀蜀重名好獨行故山獨曰蜀汝
上之有蜀山維揚之有蜀岡皆獨立之山也今或
指山似巴中或云脉從巴來未讀爾雅乎又管子
云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蜀音猶祠器也甚不然
謂山如祠器尚可不勝於似巴之陋耶

道經云崑崙天之中岳也在八海之間上當天心雍

記終南山云中南卽終南中南者言居天之中都
之南則天中不在洛陽明矣而汝寧又有天中山
皆謂天地之中則不得其解矣海內甚廣中州去
東海甚近其三陲甚遠謂之禹九州之中可也不
應曰天地之中日影獨此得中也

今之言區域者湖廣稱楚南直隸稱吳浙江稱越福
建稱閩東西廣稱粵盡然不系矣第余按寢丘者
今之固始縣也孫叔敖曰有寢丘者其地確石而
名醜荆人鬼越人幾人莫之利也則固始與越隣

矣固始今與鳳陽黃州界是濠稱越也傅亮從宋
武帝平閩中詩鞠旅揚城大蒐徐方是徐揚爲閩
中矣梁元帝去丹陽尹尹荊州詩分符蒞閩越終
然慙勵精足荊州爲閩越也劉長卿酬李郎中夜
登蘇州城樓見寄詩日照閩中夜天凝海上寒是
蘇爲閩中也太伯逃之荊蠻一作荆閩是姑蘇爲
荆爲閩也華陽國志稱哀牢歸義其地東西三千
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有穿胸儋耳種閩越濮鳩獠
哀牢今雲南之永昌也是永昌至交趾西粵皆爲

閩越矣見古之閩越地方遼濶不獨一福建也

劉熙釋名云荊州取名於荊山也則山之名荆又何所取又云必取荆爲名者荆警也南蠻數爲寇逆常警備之也又云楚辛也其地蠻多而人性急數有戰爭辛楚之禍也皆以臆釋不知楚者荆類曰荆曰楚皆木名以地多此木因名耳

釋名云越夷蠻之國也度越禮義無所拘也余按越蒲也左傳云大路越席又越葛也吳都賦焦葛升越弱於羅統潛夫論云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

露書

入卷之二

三六核地

笛中女布則越之爲越因地多葛越而名耳又按甘石星經載有越星在婺女之南經國分野安知不以星而名之乎劉不此之攷而以臆誤後人妄矣

潯墅關初名虎嘜按吳地記云秦始皇東巡至虎丘求吳王劍其虎當墳而踞始皇以劍擊之其虎西走二十五里忽失故名其地爲虎嘜後唐諱虎改虎爲潯吳越錢氏諱鏐改嘜爲墅潯音虎今直呼作許

管子令諸侯之子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武古與虎同虎材之爲武林說者謂始於避唐諱殊不必然顏衍梁龍德中官臨濟臨濟有針姑廟里人奉之甚謹衍以爲淫祠焚之針姑不知何神未攷其始臨濟今章丘縣與壽光隣壽光古斟灌氏地針姑或斟姑乎亦杜拾遺廟而訛爲杜十姨乎

雲間舊有牽牛織女祠或云牛女一歲一會不宜並祀因去牽牛只祀織女而廟名曰黃姑祀織女而廟稱黃姑亦好新不攷之病也

露書

入卷之二

三六核地

異聞集載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枕盧生睡炊黃粱未熟而寤今地名黃粱夢是也呂翁在開元中非唐末呂仙明甚今所祠爲鍾呂二仙訛傳黃粱爲鍾呂事不知作之者何人信之者遂盡人人

展禽論祀爰居曰烈山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杼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今日殖穀必始神農而罕及其子稱稷必曰棄而不知有杼

洞庭君初稱湘君故洞庭有湘君廟後迺改稱洞庭君湘夫人則湘君之夫人也蓋岳陽風土記可攷先是屈原九歌亦未嘗指爲二女稱爲堯二女始於秦博士之對始皇遂令後世以洞庭君爲婦人以妻爲妹又以洞庭君夫婦爲舜二妃爲千古不剖之冤

說者率謂閩庠序興於常袞按唐語林云閩中貞元以前未有進士觀察使李錡始建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爲新學記云縵胡之纓化爲青衿林藻及弟

露曹

卷之二

四 核地

蘊與歐陽詹觀之歎息相與結普繼登科第是庠序之興始於李錡不始於常袞矣翼學編亦云錡爲觀察在大曆八年袞在建中初想李錡後反故美名獨歸之袞耶又按薛令之開元初爲東宮侍講林披天寶十一年明經則文物之興亦不自建庠始

國語敵國賓至關尹以告以是知關尹喜亦關尹之名喜者今以尹爲姓

計然今直以爲姓名按史記裴駢注計然姓辛名研

字文子今有文子書柳州辨文子注亦同而漢志作姓章名文子想訛傳耳

前涼索綬傳張重華宴羣臣于閑豫庭講論經義顧問綬曰孔子婦誰家女老聃父字爲何綬曰孔子婦姓开官氏女老聃父名乾字元臬胎則無耳一目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今刻本开官作拜官元臬作元臬胎則作胎則

柳下惠姓展名獲字禽注國語者作名禽字季誤

卷之二

四 一

四 一

易自孔子授之魯商瞿子木子木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之江東駢臂子方子方授之燕周醜子家是橋庇者橋姓庇名字子庸魯人也駢臂者駢姓臂名字子方江東人也楊用修以爲庇子庸則以名爲姓以字爲名矣以爲駢臂子方則以姓名爲覆姓以字爲名矣

墨子姓翟母夢鳥而生因名之曰烏以墨爲道者也呂子曰東方之墨者謝子秦之墨者唐姑果是也今以姓爲名以墨爲姓是老聃當姓老孔子當姓

傳也

孟子之父名激孟之先爲魯孟孫氏曰孟孫激字公

宜母仇氏今世謂父名激公母姓仇者誤方伯文

著文廟攷亦因之見余言而欣然正之 仇音掌

齊策有董之繁菁楊用修謂是三字名余意之字助

語耳如王光介人字子推而曰介之推

荆軻字次非曹參字伯敬魏徵字玄成宋齊正字超

回佛印名了元俗姓名謝端卿

世謂董仲舒爲董永子永于乘人奉父避亂安陸仲

露書

卷之二

四十一 核姓名

舒廣川人兩不相涉豈以永子名仲而誤耶董仲

善道術雲杜多蛇仲書符於石以鎮之遂絕人謂

爲織女生故多靈異

東海孝婦姑死爲姑女所誣于公以爲冤者鄭城誌

引通志作竇氏不著其名按搜神記孝婦名周青

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幡立誓于衆曰青

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若枉死血當逆流旣行刑

其血青黃緣幡竹而上極標又緣幡而下此事誌

旣不載世亦罕有談者

古今通史凡例有所謂崔鴻周稱皆逸史之鴻筆按

漢園稱著陳留風俗傳三卷凡例所引必此人也

而園錯爲周耳

顧姓也風俗通漢有太守顧先今姓顧者直作賴

范丹滕誌作范丹

丹音

焦弱侯亦曰觀其字史雲則

名丹無疑

井音膽姓也古有井春今失一點以爲井春

鍾繇繇音姚與咎繇同今讀作由卽學士不免

案袁晉人也案音森李鼎祚易解引之今易解刻本

作宋衷

李鼎祚易解有曰蜀才者范長生也一名賢一名延

久一名九重一名支李雄尊爲天地太師封西山

侯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河東安邑人汝陰太守李矩妻

中書郎克母

陽羨吳龕卽得五色石夜化爲女子者今述異記刻

作吳合龍龕鮑照因唐人避武曌名竄照爲昭彙

昭因晉人避司馬昭名改昭爲曜後雖有辨之至

今猶有莫決爲誰何者茲吳龜若不一指其譌安知後日不指合龍爲的名反以龜爲誤乎

輔世祔據丹陽叛李衛公靖貪之安吉舊屬丹陽土人德之玉磬山之祀衛公以此碑載其事與史合近李爾權名臣錄李德裕傳引平世祔事蓋以德裕亦封衛公因而誤耳

顏魯公作宋廣平狀今集中逸其字有以廣平爲字者誤廣平公封爵也

楷書有柳誠懸書誠懸公權字也公權書耳或以柳誠爲姓名以懸書爲懸腕所書可笑

博異記稱谷神子還古纂胡元瑞以還古爲谷神子之名第序稱只求同已何必標名則知還古亦必非名余見耕餘雜錄云嚴君平道德指歸論有谷神子序而不顯姓名攷之唐人馮廓也

南漢劉巖改名龔後復改名龔龔音儼古無此字巖以飛龍在天創此名郭尚書劍記作名劉龔儼誤矣如南岳夫人魏華存劍記作魏華或傳寫之落耳

父者成人之稱故古人旣字又益以父字如弗父何正考父是也今人旣字曰某父又加一父字則贅矣

關里聖像猶仍袞冕史直指學遷曰袞冕者以宋元封王爵今稱先聖先師則宜仍司寇之冠服矣

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蓋束髮之冠耳及貴常冠魏了翁遂誤爲朝見之冠故古今攷云以亭長自爲竹皮冠亦見王制之不明蓋未攷耳儻真以竹皮爲朝見之冠成何模樣

南海守鮑靚每夜訪葛洪於羅浮山達旦乃去人訝其數而不見車馬密伺之但雙燕飛至網之則雙履也今人只用雙鳧事

丹鉛續錄云南史輿服志有鷺鷥知四色用修曰鷺音單白色餘未詳余按南史無表志云輿服志者誤又按山海經白翰卽白鷺白雉也爾雅鷺赤雉鷺黃雉秩秩海雉如雉而黑在海中山是皆以雉言色而知字實秩之訛想由刻手漫漶

朝野僉載謂唐以鯉魚爲符瑞因爲銅魚符以佩之

楊用修謂唐姓李故以鯉魚爲瑞不知自隋開皇九年已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十年悉頒於五品以上官唐武德元年特改以銅耳非始於唐也朝野僉載云僞周武姓也玄武龜也故以銅爲龜符楊用修亦述之第蔡邕讓高陽侯印綬符策云退省金龜紫綬之飾非臣容體所宜服曹植王粲誄金龜紫綬以彰勲則謝靈運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後魏董徵云腰龜返國昔人稱榮則龜符不始於武墨矣

北國子監聖廟二門內左右列十石鼓鼓赤色字多剝落卽周宣王獵碣好事者猶揭其文碣原在陳倉宋移之開封元移於此今人多呼爲落星石蓋由我朝以制稅取士士槩不稽古耳

秦始皇嶧山碑今但有宋摹者在縣治內莫知舊碑摧毀之始按北魏主拓跋燾元嘉二十七年率兵南侵登嶧山見此碑使人排倒之毀始於此

今人墓前有石羊石虎按石羊天祿也似鹿非鹿名曰挑拔石虎者辟邪也似虎非虎以能食鬼故曰

辟邪今元旦畫形懸門正辟邪也荆楚歲時記謂虎者誤羅願又謂挑拔一角曰天祿兩角曰辟邪者亦誤若係一獸十洲記不宜兩著其名矣

輯柳編謂後人以石麟辟邪乃帝王陵寢所用改用石羊石虎則漢宗資亦非帝王墓前已用天祿辟邪矣且設此原以辟猛獸若用石羊寧復足畏

周穆王八駿有踰輪所謂魚文也詩云有驪有魚是也楊用修乃引劉楨魯都賦馬似遊魚以實之所謂馬似游魚者言馬之多且以寫水嬉之景與踰

輪

卷之二

四庫全書

輪抑何相蒙

麒麟有翼能飛故孝經古契曰吾所見一禽如麋羊頭上有角廣雅曰翔必後處宋均曰駕六飛麟從日月飛

韓非曰馬似鹿者題以千金則馬有似鹿者趙高所指寧無因乎

駿者馬之迅足也故牛羊之迅足皆得稱駿宋書何偃乘在前劉瑀居後瑀問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故疾此言駕牛之駿非馬曰牛駿也郭尚書通列之

馬記

昔人謂始皇求仙終無所遇始皇東巡與安期生語
三日夜生留赤玉爲報不可謂不遇也但始皇
不知安期爲神仙謂之無遇可也

史謂漢文帝爲緹縈上書除肉刑矣然司馬遷以救
李陵腐刑許廣漢以誤取他郎馬鞍下蠶室皆在
武帝朝弘恭坐腐刑遷爲令在宣帝朝是漢尚未
盡除肉刑也

范丹桓帝以爲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遭黨錮而

隱

卷之二

四十九 核下

隱有時絕糧問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金中
生魚范萊蕪今直以爲在官有清德而歌

龐德公雖隱子煥爲牂牁太守有作李叅政父壽詩

云却笑鹿門夫與婦雙雙白髮守田廬其意以龐
之子不如李叅政也亦不攷矣

兗州滋陽縣公移從水爲滋印文從山爲嵒問之或
曰鑄印時誤或曰地多水故從山然則公移何憚
一攷

里人林德夫作先祠梁上畫瓜然先大後小余語其

子元異曰所謂綿綿瓜瓞者謂其先小後大耳

露書卷之二終

露書

卷之二

四十九 核下

露書卷之三

莆田姚旅園客撰

韻篇上

往謝康樂每一詩至都邑莫不競寫今交未許一名
流口莫傳一佳句不知作者未興抑亦解者未至
古人服善故能賞音今人人自抗桓文家家自稱齊
魯左太冲才藻不免譏貳蓋已不能言亦惡人能
言

顏魯公文章節義千載一人所著述數百卷悉逸不

卷之三

一韻上

傳搜輯金石所刻僅滿數卷今人著述連篇累牘
未有楓落吳江冷一句已之身名尚若煙雲未定
猶惜寄載姓名惟恐以千秋惜人

張新建稱詩錢象先往看之及行屬爲先其所往張
不答象先譙讓張輒委之曰余非當家者姑取樂
於是何至相苦

措大率不喜詩惟恐浼已及爲父母上壽或行役輒
裝潢卷冊歷門索題惟恐不多好者有時不好不
好者有時篤好總之非真好也

洪洞劉應時嗜詩陪鹽直指游靈巖曰勝地不可無
詩淋漓滿楮不計直指之不逮也直指撫他事因
中以歸此何異潘黃州之精味飲食無害於政亦
人所共嗜而不免見彈有時乎觸人之短耳

余嘗謂詩徒工靡麗而乏風趣是不啼不笑不喜不
怒紙上之美人耳然人不工詩亦不啼不笑之人
也不喜人工詩亦欲人不啼不笑也

呂叔簡曰天有浮雲遊霧地有野草閑花人有詞客
騷士粧點光景既已無益於人崇長浮華未必無

卷之三

一韻上

損於世吾願雲霧變爲雨露花草變爲桑田詞賦
變爲耕夫織婦此有感之言也至云世間少了詩
賦不見有甚欠缺是三百篇可秦火也然浮雲之
說亦非也天無浮雲遊霧爲偏枯之天地無野草
閑花爲偏枯之地人無詞客騷士爲偏枯之世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呂叔簡謂詩賦是不用之
書無關於天下國家無益於身心性命何異王介
甫以春秋爲斷爛朝報也

劉閻老健忘人作詩曰就作到李杜只是酒徒余因

疑三百篇皆出酒徒作

陸士規過黃陵廟詩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出黃陵古
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士規爲
秦檜客檜以小嫌絕之及見此詩稱賞不已待之
如故檜猶好詩今人多不喜詩豈欲出檜上耶
或者謂雅道淪絕嘆不生王元美時曰使子生元美
時骨已朽矣且飲食不出於饑渴亦不覺有味
李于鱗謝茂秦梁公實王元美宗子相徐子與吳明
卿結社稱中原七子後茂秦與于鱗有隙公實又
天拆遂云五子昔顏延年因山巨源王濬冲仕進
黜之作五君詠今黜布衣獎仕進古今人不相及
奚止河漢

袁中郎既謝長洲因游越作詩多游戲名解脫集中
有揶身淨丑場演作天魔戲句虞長孺題詞曰大
地一梨園也曰生曰旦曰外曰末曰丑曰淨古今
六詞客也壞父而下不施粉墨舉如未陳王作淨
丑面然與六朝初唐人俱是貼旦浣花叟要似外
李青蓮其生平任華盧仝諸家半淨半丑而樂天

東坡教化廣大色色皆演王維張籍韓子蒼所謂
按樂多詠氣率歌工也袁中郎自詭揶身淨丑場
演作天魔戲

詩須有警語始不虛作然有得警句而七句隨至者
此皆有神焉宗子相嘗問謝茂秦曰子嘗謂作近
體之法如孫登請客其旨何如曰凡作詩先得警
句以爲發興之端全章之主格由主定意從客生
若主客同調方謂之完篇譬如蘇門山深松草堂
具以琴尊其中綸巾野服兀然而坐者孫登也如
此主人庸俗輩不得躋其階矣惟竹林七賢相繼
而來高雅如一則延之上坐始足其八數爾
作詩須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方稱妙境章給事嘗問
謝茂秦曰子嘗云詩如剝皮句法愈奇何謂也曰
秋過園亭梨棗正熟摘取噉之卽快人意或有作
讀之悶悶尚隔一間如摘胡桃并栗須三剝其皮
乃得佳味

謝茂秦論詩曰格由主定意從客生此作詩之大較
也至云面東言西如倚太行而詠峨眉見衡漳而

賦滄海是情由景生非景由情觸矣此以引發後進則可謂之當家作吾不信也何則以因詩立題非因題作詩耳

有以詩喻制執者曰重字只宜頸聯用之不宜在項聯唐詩用之項聯者惟李杜爲多所以李杜不與選舉余戲謂友人曰然則以三百篇應選舉亦必不中關關雎鳩開卷卽用重字

宋人注詩經多有叶韻蓋以沈韻限古韻耳不知詩經皆古韻不必叶也沈約以越音分四聲昔人已

露書

卷之三

五韻上

譏之况宋儒所按爲唐劉涓禮部韻略又非沈韻乎洪武正韻雖未盡復古猶破沈病今人既不依古舍嫡而從庶又不從時舍父而廟別祖矇矇相沿終不省悟惜夫

或問平聲一耳何以分上下曰五音有宮商上東爲宮下先爲商始盡律呂耳

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書詩既如此筆亦如之古人稱文爲筆有辨之矣但稱詩爲文未有提之者文者五色相宣之謂唯詩有之按謝靈運傳論云升降

謠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北史文苑傳敘云煬帝意在騁淫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得依而取正焉劉勰云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又云子政品文詩與歌別又云論文之方譬諸草木唐歌在昔廣於黃世虞歌慶雲文於唐時本事詩云賀知章訪李白請其所爲文出蜀道難以示之又云吳武陵有文筆才石鼎聯句序云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耶是所稱文並指詩歌

露書

卷之三

六韻上

曲有豔有亂豔者曲之引也曰三婦豔豔歌行是也昔昔鹽鹽卽豔也古字通用豔字三解豔色也無鹽女是也無鹽地名其地產醜女故曰無鹽歆羨也郊特牲而鹽諸利是也有餘也曲之引是也

陳德遠謂今之作選詩是假骨董真屢難遽辨

初盛唐詩以氣魄勝蓋欲矯陳隋之靡弱若摘其警句如風定花猶落寥寥不可多得中晚詩卽不純其佳句最多余譬之宴客初盛若果罩卓犖皎爛大觀不堪飽腹中晚如山珍海錯卽非鼎烹實堪

甘口此選唐詩鼓吹者多采柳柳州以下李千
刪唐詩皆采初盛而罕及中晚謂唐詩盡於此是
買桂櫝而還珠恐買胡笑人矣然以救前代之庸
因時下藥則李不可謂無功也

臧晉叔不喜杜少陵詩見人詩不佳者輒曰似少陵
不知者猶自謙讓有贈曹能始詩曰法比少陵多
余戲謂曰何不以贈臧晉叔

西溪叢語云殷璠爲河嶽英靈集不載杜甫詩高仲
武爲中興間氣集不取李白詩姚合作極玄集亦

入卷之三

七 韻上

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後山詩話云歐陽
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又云詩文
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則不
滿杜詩不自臧晉叔始

宋詩故多腐淺然宋人原不肯蹈前人口吻自出機
軸固自有佳者未可槩忽之也蘇潛父曰耳食之
士乃謂宋人無詩詩必稱唐且屑屑乎初盛中晚
以自爲知噫初盛中晚卽秦晉閩楚之音也韻不
一而其爲語言則一也若宋人無詩是趙家二百

年都是啞子喜不能笑悲不能哭也陳橋紀事匡
山嘆世皆光音天中人耳若唐以後遂無詩則到
今幾乎千年此千年中雅皆未鳴鵲皆未噪眼前
張兩片皮粉天花者曾不得比于牛鳴犬吠甚矣
生盲者之甘心孤負已靈也

袁中郎與江進之論詩曰古人之詩歷千百年讀之
如初出口而今人一詩甫就已若紅腐之粟後進
之引中郎語以敘中郎敝篋集曰唐人之詩無論
工不工第取而讀之其色鮮妍如旦晚脫筆研者

錄書

入卷之三

八 韻上

今人詩卽工乎然句句字字拾人釘鉅纔離筆研
已似舊詩矣此卽中郎之意而轉換詞藻耳第進
之之舊不若中郎之腐爲定論也蓋周漢之鼎舊
也而翠色淋漓然猶謂之古而不謂之舊若漢玉
漢篆晉書宋畫唐墨宋錦皆舊也而世益重之不
以舊爲病是故舊不足以評今詩今詩嚼之無味
直蔗渣酒粕耳

詩人模擬初盛牢不可破自袁中郎一洗夙套後人
宗之者戴面具而學叔敖徒搜一二酸辛字眼以

粧點章句刪去此等字面卽若嚼冰生人落鬼胎
猶驢鳴犬吠自矜其異於人也吳中祕有詩規之
云盛初中晚漫矜持時謂于今派各支怒詈笑續
兼醉語教人傳誦作新奇

洪仲章謂吳元翰規其勿作情詩卽稿中亦宜削去
余戲答之曰覺三百篇多了國風

洪仲章謂杜詩可厭正在首首憂國余應之曰怪仲
尼不刪變雅

洪仲章謂看王維詩如聽人談禪看李白詩如聽人
談仙看杜甫詩如聽人談家事

曹能始招尹恒屈吳季獨諸人謝公敦晚飲永慶
寺方談稅洪仲章謂蕭從來無詩人余應之曰是
有一江采蘋是女流有一黃滔是晚唐有一劉克
莊是宋有一仲章又還白下蕭故從來無詩人衆
大笑

金人銘是黃帝作周以置太廟李于鱗古今詩刪遂
以爲武王作

响嶼峰禹碑楊用修釋之曰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

者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
家宿嶽麓庭智管形析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
泰衡宗疏事哀勞餘伸裡鬱塞昏徒南瀆衍亨衣
制食備萬國其寧寘舞永奔今响嶼碑刻在南都
兵部其釋云承帝令襲翼爲援弼欽塗陸登島渴
端鄉邑仔龕流船暗歇遲眠卽夙訖冬次岳麓展
同陌裂瓦析跼罔墮纏往求出竅華恒泰衡嵩陸
事哀獻稱挺裡鬱濬墊徙南暴幅員節別界聯魑
魅夔魍魎舞蒸彝按此較楊釋爲順爲古

列女傳引古語食石食金鹽可以支常久食石食玉
豉可以得長壽魯定公記載古語寧得一把五加
不用黃金滿車寧得一把地榆不用明月寶珠按
金鹽者五加也玉豉者地榆也皆煮石而餌長生
之藥也陶弘景曰用五加作灰煮石與地榆並有
秘法齊民要術云地榆一名玉札其實黑如豉北
方呼豉爲札當言玉豉也能藥玉爛石與五加煮
服之可神仙故尹公度曰寧得一斤地榆不用明
月珠西域真人曰何以支長久食石畜金鹽何以

得長壽食石用玉豉然要術所引不如本草綱目
爲明悉唐慎微曰東華真人煮石經云昔有西城
真人王屋山人王常云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畜
金鹽何以得長壽何不食石用玉豉孟綽子董子
固相與言云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寧得
一斤地榆不用明月寶珠蓋五加者五車星之精
故其莖節華根皮於五色各占一色因曰五加魯
定公母服五加酒得長生

宋朝與衛夫人南子會洮野人歌云既定爾婁豬盍
露書

卷之三

十一 韻上

歸吾艾叢詩紀注云艾老也誤孟子曰知好色則
慕少艾艾男子之美色者使宋朝而老南子何愛
焉

依此詩則孟子之艾消暮艾又非男兒之艾可也

漢郊祀景星歌泰尊柘漿析朝醒柘漿卽蔗漿也柘
蔗古通用

柏梁詩惟陳粟萬石揚以箕鬻妃女脣甘如飴兩句
有風趣又三輔盜賊天下危盜阻南山爲民災外
家公主不可治三句有警誡之意餘則茅茨未剪
土坯未飾謂之創見則可謂之詩猶河與漢所隔

尚遠

漢白狼王唐菰歌昌樂肉飛屈申悉備昌樂者倡人
樂人也肉者肉聲也曲聲有抑揚故曰屈申悉備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註者謂知豈知也枯桑無
枯桑鳴中林緯絡嚮空塔亦言鳥與蟲也若以枯
桑爲樹不應言中林矣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註者謂知豈知也枯桑無
枝葉不知天風海水不凝凍不知天寒然於枯桑
鳴中林說不去矣張華情詩巢居知風寒穴處識

露書

卷之三

十一 韻上

陰雨此義可相證、

乾羣鵲鵲也郎羣鳩也搏黍倉庚也春鉏鷺也不過
螳蟻也非載籍所載今便茫然矣則枯桑海水斷
爲蟲鳥之名但載籍未載耳不然抱朴子曰于攬
識往歸終知來淮南子曰歸終知來惺惺知往今
人知歸終爲何物

陸凱寄范曄詩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
有聊贈一枝春託意耳說者遂謂自江南寄梅一
枝詣長安與曄夫枝離幹而枯旣非剪綵安能歷

遠

阮籍詩應龍沈冀州妖女不得眠此借山海經以刺時事經云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迺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迺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詩話補遺不引此迺引趙武靈納吳廣女奪嫡亂國爲妖女誤矣

王子敬桃葉歌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詞意既不圓轉而未兩句復弱靡

不成語余壯時曾見一本作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道無所苦苦我自迎接何等圓勁

張協雜詩王陽驅九折周文走岑峯經阻貴勿遲此理著來今遲當解作疑經險阻見富如王陽直前無疑耳註以勿遲爲恐墜

晉子夜歌玉林語石闕悲思兩心同石闕碑也碑隱作悲則玉林應是玉屏之訛玉屏翠思也愚隱作思與悲思兩字方相應又按石闕夷白詩話作石闕

劉妙容宛轉歌願爲煙與霧氛氲對容姿對容姿殊無趣味按事類賦引此作願爲煙與霧氛氲君子懷何等情趣

謝朓酬王晉安詩南中榮橘柏寧知鴻鴈飛楊用修解之曰南中榮橘柚卽諺云樹蠻不落葉也寧知鴻鴈飛卽諺云鴻鴈不到處也此卽註所謂知有橘柚不知有鴻鴈也又云樹不凋鴈不到本是瘴鄉乃以美言之此是隱句之妙如楊所談何妙之有

齊書

卷之三

西韻上

景凋零南中橘柚綠林丹實不異春華寧知有鴻鴈之秋觀首兩句自見稍稍枝早勁塗塗露晚晞見無樹無地不凋零獨闕有橘柚之榮此景方妙楊解殊煞風景妙從何來

梁元帝詠池中燭影詩映水疑三燭翻池類九微入林如燐影度渚若螢飛河低扇月落霧上珠星稀河低二句佳入林度渚二句則越題矣

沈休文八詠世所謂絕調者然臨春風作旣云燕值羽差池復云趙帶飛參差而此猶謂古人不拘拘

馬至於落花零似霧後又云復爲風所落則重複
矣既鏗鏘以動佩唐類函作動旆一字之訛便害
文理佳人不在此佳人指良人不然與解羅衣之
秋裳背矣

吳均行路難云吾丘壽王始得意司馬相如適被申
又云當年反覆無常定薄命爲女必已龕適被申
必已龕六字拙死顏延之庭誥云富則盛貧則病
不惟形色龕齷或亦心神沮喪龕字本此

吳均登八公山詩含珠岸恒翠懷玉浪多圓按尸子

書

卷之三

五韻上

曰凡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故張文琮詠水
詩方流涵玉潤圓折動珠光今云懷玉浪多圓誤
邢子才酬魏收冬夜詩霜氣有餘酸酸字下得巧然
本之管子天酸然雨

庾信詩濁醪非鶴髓蘭肴異蟹胥一作蟹蛆甚無謂
按周禮註青州之蟹胥劉熙釋名蟹胥取蟹藏之
使骨肉解之胥胥然也張載詩果饌踰螭蟹胥字
加蚤亦傳刻之謬

庾信慨然成詠云值熱花無氣花冷則不香李義山

云寒花更不香是矣暖則香安得謂熱無氣也

古文苑載木蘭詩雄兔脚撲握雌兔眼彌離雙兔傍
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爾雅翼云雄兔脚撲朔雌
兔眼迷離二獸逐地走安能知我是雄雌中不同
六字豈愈寫愈訛耶

許敬宗賦得山樹鬱蒼蒼云葉疎猶漏影花少未流
芳是集中最佳句但葉疎恐與題鬱蒼蒼相背耳
慈恩寺浮屠唐高宗爲太子時爲文德皇后祝釐瓶
按此方塔也用輓周砌曲梯而上每層中鋪以板

子

卷之三

五韻上

若樓閣然初建十層層開四門以資眺望故盧照
隣詩云十層碧瓦搖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却訝
鳥飛平地上自驚人語半天中回梯暗踏如穿洞
絕頂初攀似出籠落日鳳城佳氣合滿城春樹雨
濛濛隨嫌其良地太高減去三層只七層七層則
門只二十八今詩盧集不載訛作阜八元云七層
突兀在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七層門無四十此
最易見乃相沿無一證之者又碧瓦搖虛空有生
趣突兀在虛空索然無味矣余又以爲十層之詩

惟初唐人得爲之八元大曆時人寧有前身而爲此律

駱賓王詩青陸春芳動黃沙旅思催黃沙晉獄室名非漫指也

杜審言使出鳳皇池京師陽春晚楊用修謂見古本陽是易字且言易字善寫京師之景其說雖新第上下詞意不相蒙耳

沈佺期和立春游苑詩風射蛟冰千片斷氣衝魚鱗

九關開淮南子說林若碾薄冰蛟在其下蛟冰事

錄

卷之三

七韻上

用此一作孤冰或以狐善聽冰解之然蛟冰爲新

劉庭芝代悲白頭翁意多重疊既云今年花落顏色

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又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

年年人不同既云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

少年復云宛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讀

之不覺終屬類句

顏延之謂謝希逸月賦隔千里今共明月知之不亦

晚乎張若虛春江花月夜詩江畔何人初見月江

月何年初照人雖云到語亦是癡言

陳伯玉晚次樂鄉詩野戍荒烟斷深山古木平評之者云無句法無字眼天然之妙曰斷曰平非無字眼野戍荒烟深山古木非無句法評者亦未之思耳

宋之問明河篇爲武學作其秋蓮賦應亦想禁衛耳所謂見其少見其長見其老語意自見

謝偃樂府新歌上客莫畏斜光晚自有西園明月輪

宋之問晦日昆明池詩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意偷於謝而宋更圓勁

錄

卷之三

六韻上

宋之問太平公主莊詩此日侍臣將石去共歡明主

賜金回游宗振問將石賜金事余答之曰此集公

主第詩將石用織女支機石事賜金則漢武帝過

平陽公主悅謳者子夫賜公主金千斤也

唐玄宗幸蜀至劍門詩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注

于麟唐詩選者云班固勒銘燕然山下汝行比部

云張載爲劍閣銘玄宗劍門詩用此事注者誤以

爲班固矣然在德注引吳起語余亦以爲非與實

在德卽劍閣銘中語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官亭湖廟神甚靈塗旅祈禱能使

湖中分風而帆南北王維送道士詩飲人聊割酒

送客乍分風其事本此或以爲鄭弘樵風者非

王摩詰使至塞上詩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直字

是本色語圓字不免癡矣

秦始皇葬驪山以水銀爲大海金銀爲鳧鴈臧晉叔

清涼寺戲謂諸人曰摩詰過始皇墓詩有海人仍

度無春鴈不回其事本此

何遜經孫氏陵詩銀海終無浪金鳧會不飛摩詰經

露書

卷之三

九韻上

始皇墓詩雖盜此然王較有致且是當家事

全唐詩話開元宮人詩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玄

宗曰與汝結今生緣按本事詩云今身已過也重

結後身緣玄宗曰我與汝結今身緣兩身字視生

字佳十倍

李白見崔顥黃鶴樓詩因閣筆去作鳳凰臺詩可謂

服善矣第不能另出機軸不免效顰可厭且神情

氣魄終落下風豈見大巫便索盡耶

李白戲贈杜甫詩飯顆山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

午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來作詩苦見撫言此

戲作宜本集不載

杜拾遺江亭送辛別駕沙暖低風蝶天晴喜浴鳧沙

暖與風蝶既不相涉天晴浴鳧何異景予謂不

如花暖低風蝶沙晴喜浴鳧

杜拾遺送田四弟詩燕辭楓樹日鴈度麥城霜燕雖

秋去辭楓樹則湊合霜言麥城亦無經見余謂不

如燕辭楓樹日鴈度秋葭霜

杜游何將軍山林詩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按月

支音

卷之三

子韻上

支音臙脂據此是讀月作曰不攷耳又紅綻雨肥

梅梅花能綻梅子不能綻今初夏言綻則好新之

過也

杜拾遺摩訶池泛舟詩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高

樹能落高城安能落又旣言落復云樹晚相迷兩

句之中不勝矛盾矣又長史津亭畱晏詩杖藜登

水榭揮翰宿春天宿春天不知爲何等語今人尊

杜詩亦如博士尊朱註蓋一時難返已

杜麗人行賜名大國號與秦結句慎勿近前丞相嗔

許彥周曰號國秦國何預國忠事而近前卽嘖耶
按楊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爲姨封韓號秦
國夫人則國忠之從姊妹也國忠以椒房寵貴安
得謂秦號無預國忠事

錦江春色來天地何云少陵佳句但春色云來天地
既屬秦泊復似癡人說夢也

杜子美詩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閱夢
溪筆談作紅豆啄餘鸚鵡粒鷄林玉露作紅豆啄
殘鸚鵡粒鸚鵡食豆不食稻至易明竟無一悟証

之者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向羨其意疊出
余意悲秋不必萬里多病不必百年也

李青蓮詩純以氣魄勝索其警語百未得一也杜少
陵詩如太倉庫薄能實言不能微言能直言不能
婉言索其警句十未得一也

盧綸夜中得循州趙司馬書詩瘴海寄雙魚中宵達
我居兩行燈下淚一紙嶺南書全竊之庾信信客
王琳詩云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疎獨下千行淚

開君萬里書且瘴海雙魚句與一紙嶺南書不能
無類

唐以詩名家者其詩多難解世人只以名家而不敢
置喙余略舉一二以資論討如錢起酬元校書詩
忘機貧負米憶戴出無車負米何必忘機又呂安
憶嵇康輒千里命駕今憶戴只可言舟不得謂之
車也

劉長卿尋岑秀才不遇詩應向桃源裏教人喚阮郎
桃源應云漁郎若阮郎則必云天台矣

卷之三

卷之三

三十二韻上

劉長卿月下呈章秀才詩貧家誰好月空愧子猷過
非雪非竹何言子猷誰或應作惟

劉長卿登遷仁樓訓壻李穆詩賴有東牀客池塘免
寂寥池塘與東牀有何相涉

韋應物詩楚江微雨裏建業暮鐘時漠漠帆來重冥
冥鳥去遲有謂漠漠一聯大無致然此兩句跟微
雨來自大有致未之想耳若謂盜梁簡文帝入塔
雨詩漬花枝覺重濕鳥羽飛遲來則韋自無言矣
許巖長謂昔人作詩多蹈襲如夢得花樹滿空迷處

所搖動繁英墮紅雨卽玄暉鳥散餘花落意也

本事詩載劉禹錫飲李司空見歌妓賦詩曰鬢髻梳頭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楊用修云浮渲梳頭宮樣粧髮髻卽墮馬粧字妥浮渲渲音選畫家染色也字新遺史作高髻雲鬟宮樣粧索然無味矣絳句作惱亂蘇州刺史腸惱亂亦淺且以爲韋應物飲杜鴻漸作劉集今不載豈以是乎

今刻元微之寄白樂天夢遊詩曰夢公兄弟曲江頭

卷之三

三三韻上

又向慈恩寺裡遊驛吏呼人驅馬去忽驚身已在梁州按本事詩作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中更數字卽極風雅之趣

白樂天寄李蘄州詩笛愁春盡梅花裏簾冷秋生薤葉中二物皆蘄產笛今無矣簾則有之薤葉亦用舊事不必斷簾便名薤葉

白樂天題玉泉寺詩禍福茫茫不可思大都早退是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顧索素

琴應不暇憶牽黃犬定難期蛟龍作醢麟爲脯何似泥中拽尾龜此詩爲王涯賈餗駢首就誅而作先是白因李訓鄭注用事知其必敗自刑部侍郎乞分司而歸歸後王涯賈餗果敗故用石崇潘岳白首同所歸之句顧索素琴用稽康憶牽黃犬用李斯皆臨刑事蛟龍作醢麟爲脯何似泥中拽尾龜喻貴寵而誅戮不若生而貧賤懶真子乃云宰相王涯好琴舒元輿好獵故及之則鑿矣又云龍醢事見左氏麟脯事見列仙傳何迂執也

卷之三

晉韻上

昌黎集載石鼎聯句全譏當路而作託言彌明耳解者相沿以爲譏喜失其旨矣余得其意句句快心快他善罵

韓愈和張員外宣政殿賜百官櫻桃詩香隨翠籠擎初至色映銀盤寫未停此意得之王維不如王寫景爲妙耳王云中使頻傾赤玉盤者以櫻桃與赤玉一色故雖已傾猶疑未盡而曰頻傾今韓曰銀盤則有無易見矣何以云寫未停王曰歸鞍競帶青絲籠是旣受賜貯以青絲籠也而曰競帶寫喜

躍之景宛然在目今韓是未賜之先用翠籠以擊之也擊以翠籠分以銀盤不勝瑣碎有何意趣

皇甫冉曾山送別詩南望千山如黛色愁君客路在其中佳句也但山色如黛何等樂境而云愁君則非合作矣

金鋪今之門環作獸面者屈戌今之門牌作攬者原兩物應庵隨錄謂李長吉宮娃歌屈膝銅鋪鎖阿甄好此重複是未攷一物而異製也

李長吉長平箭頭歌云漆灰骨末丹水沙淒淒古血

露書

卷之三

三玉龍上

生銅花白翎金箭雨中盡直餘三脊殘狼牙我尋平原乘兩馬驛東石田蒿塢下風長日短星蕭蕭黑旗雲濕懸空夜左魂右魄啼肌瘦酪瓶倒盡將羊炙蟲棲鴈病蘆筍紅迴風送客吹陰火訪古沈澗收斷鏃折鋒赤墜曾到肉古色慘淒凌風霜猶有燐光翎金餘雨中盡直餘徑寸殘狼牙我來訪古收斷鏃折鋒赤墜曾到肉古色慘淒凌風霜猶有燐光

夜離陸海上射鼇不足憑長平鬼哭雲冥冥白骨

相撐尚未朽至今城下流水腥水流有聲鳴復咽

冤氣千年凝未絕往事俱成一聚蚊後世空悲尺

餘缺清朝四海無甲兵禮樂還徵魯諸生鏃平鏃

乎且置之我將援筆歌太平較原集只前四句略

同下盡相異原集所載我尋以下八句別爲一篇

誤合爲一無疑矣澤州志近之但末四句非長吉

口吻而中亦氣韻不類尚爲可疑長安訪趙玄度

太僕太僕曰蒙中攜詩集乎余答之曰無之有之

露書

卷之三

三玉龍上

長吉一部耳太僕因出澤志所載者見示太僕搏聞強記卽此一事可知

李長吉莫愁曲末四句云今日槿花落明朝梧樹秋

若負平生意何名作莫愁蓋以容華易謝一謝則

失意失意則愁矣故曰若負平生意何名作莫愁

今本作莫負平生意何名何莫愁文理難通而解

者亦因誤証誤可笑

僧無可送僧歸中條詩按宋本云卷經歸鳥外轉雪

過山椒今唐詩品彙作卷經歸物外轉雪下山椒

物外是僧家本色不若鳥外爲有遠趣而下字亦

不若過字與轉字有叫應者也

普寂曰豈容標身鳥外

僧無可寄青龍寺原上人詩磬罷風枝動燈懸雪屋

明品彙作罷磬懸燈便直致少韻

僧無可送崔秀才游南詩莫向巴江過猿啼促淚流

品彙作猿聲但淚流少許多風趣

無可寄原上人詩高杉殘子落深井凍痕生井不能

凍故漢時琅邪井中冰厚尺餘以爲恠此作豈別

有所解耶

露書

八卷之三

三七 韻上

唐詩選所載羅嘖曲如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

兒夫婿去經歲又經年諸詩謂劉采春作也及閱

雲溪友議載元微之贈采春詩曰更有惱人腸斷

處選詞能唱望夫歌望夫歌者卽羅嘖之曲也采

春所唱一百二十首皆當代才子所作按此則羅

嘖曲者當代才子所作采春選之以歌唱耳今系

爲采春作者誤

王建霓裳詞弟子部中畱一色聽風聽雨作霓裳歐

陽文忠詩話及癸辛雜識作聽風聽水作霓裳且

文忠不識風水爲何事宋本爲聽水無疑矣

令狐楚思君恩詩小苑鶯歌歇長門蝶舞多眼看春

又去翠輦不曾過此詩怨而不怒只在眼看春又

去一句首二句只敘春去耳有註云鶯歌蝶舞用

意最佳言一春鶯歌蝶舞而已人則無之自歎其

不如也失之鑿矣

李義山喜雪詩人疑遊麪市馬似困鹽車鹽車句巧

麪市句稱錦繡萬花谷遊作迷尤拙

李義山詩立題最佳如錦瑟詩卽無題也學風人以

露書

卷之三

三八 韻上

首二字爲題耳中兩聯皆就情言之或認爲適怨

清和爲詠錦瑟失其旨矣觀結句此情可待成追

憶祇是當時已惘然題旨自明

誠齋雜記云錦瑟令狐楚青衣益見

誤

李義山荆門西下詩一夕南風一葉危西風能危葉

南風長養葉安能危

李義山促漏詩亦無題也亦以首二字爲題觀下六

句舞鸞鏡匣收殘黛睡鴨香爐換夕重歸去豈知

還向月夢來何處更爲雲南塘漸暖蒲堪結

犯央護水紋皆寫人間情語其爲無題何疑註者疑爲深宮怨則爲首兩語所誤耳

是詩本集不載

李義山九日詩曾共山翁把酒時霜天白菊遶階墀
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尊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
苜蓿空教楚客詠江離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
因再得窺按撫言乃九日謁令狐相不見題屏風
而去作蓋與令狐先人舊知其子貴倨故有感而
賦此非義山得意作但撫言起句作曾共山翁把
酒卮霜天白菊正離披頸聯作莫學漢臣栽苜蓿
還同楚客詠江離結句作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
無因更重窺視原集爲老練

李義山定子詩檀槽一抹廣陵春定子初開睡臉新
却笑喫虧隋煬帝破家亡國爲何人杜牧之集亦
載此詩云紅霞一抹廣陵春定子當筵睡臉新却
笑丘墟隋煬帝破家亡國爲誰人而中不同七字
攷西溪叢語載李義山定子詩堪笑喫虛隋煬帝
破家亡國爲何人喫虧應作喫虛矣又攷北里志
劉泰娘門有樗樹贈詩云尋常凡木最輕樗今日

尋樗桂不如漢高新破威陽後莫使奔波遂喫虛
虛與樗爲韻爲喫虛無疑矣

杜牧訪張明府同趙嘏聯句陶潛官罷酒餅空門掩
黃花一逕風古調詩吟山色裏無絃琴在月明中
遠簷高樹宜幽鳥出岫孤雲逐晚虹別後東籬數
枝菊不知閒醉與誰同全詩皆用陶元亮事但用
黃花又用菊旣曰餅空又曰閒醉雖云別後終屬
背犯當是情到不及點竄耳

杜牧集張明府聯句門掩黃花一逕風余謂與結語
露青

卷之三

三十韻上

別後東籬數枝菊意重後闕杜牧集作門掩楊花
一夜風雖不相犯然不若黃花一逕風爲佳也楊
花且非明府當家事必出訛錯

杜牧之贈張好好詩龍沙看秋浪明月游朱湖今問
南州無朱湖陵谷變遷乎抑東湖之訛耶

陸魯望詩折葦荒芹白鳥家蘇潛父渡金山詩獨憐
只尺蓮花國家國二字下得酸巧修辭固不可已
夫

陸魯望甫里先生傳云先生貧而不言利其別墅懷

歸詩何人壽我黃金百買取蘇君負郭田何言不顧行耶

何戢爲吳興太守宋孝武賜之蟬雀扇善畫者顧景所畫陸魯望和皮襲美夏景詩蟬雀參差在扇紗竹襟輕利簪冠斜註者未引之

韋莊春早詩聞鶯纔覺曉閉戶已知晴閉戶知晴方妙一作開戶始知晴便失之矣晴景若待開戶始知有何趣味况下一帶窻間日斜穿枕上明正寫閉戶之晴景乎

露書

卷之三

子韻上

韋莊思歸詩舊里若爲歸去好子期凋謝呂安亡稽康與向秀呂安友善秀字子期有思舊賦詩用此事蓋當云稽康凋謝政不必拘耳註唐詩鼓吹者乃以爲鍾子期

唐呂太一詠院中藥竹詩心真徒見賞籜小未成冠冠隱作官字太一自負才藻爲御史裏行而不卽真寓意未成官也今詩紀作籜小未成竿殊失本旨又籜只可爲冠安能爲竿張洎和太一詩歎息爲冠小良工將奈何足證其訛

懊儂歌江陵去揚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此猶有風人之趣若唐人詩一百饒一下打汝九十九風斯下矣

蘇子瞻詩學劍要須問曹蔗蔗事本之曹丕典論自序云與鄧展飲宿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求與不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竿蔗便以爲杖下階數交丕三中其臂韻府羣玉誤以曹蔗爲人名列之蔗韻

齊中志書過目頗多古人題咏佳者如兔角唯李格

露書

卷之三

子韻上

非過臨淄一詩稍可人口見代不數人也詩云擊鼓吹竿七百年臨淄城闕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當時九府城

胡邦衡至福州黃師憲餉以子魚紅酒胡報以詩曰盈尺子魚來丙穴一瓶女酒敵新興按南荒有女酒女數歲釀糟致壺于水中女嫁時決水取之味極佳胡詩用此事宋時重新興酒故曰敵

宋人謁孔林詩靈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噪晚鴉惟有孔林殘照裏至今猶屬仲尼家殊無宋氣惜

逸其名

宋益王廣王南奔駐蕭口守臣蒲壽庚拒不納伴黃
冠野服歸隱而潛納款於元後官平章開府泉州
忽有兩書生稱自潮州來謁關者辭以寢兩書生
各書一詩而去詩曰梅花落地點蒼苔天意商量
要入梅峽蝶不知春去也雙雙飛過粉牆來又曰
劍戟紛紛扶主日山林寂寞閉門時水聲禽語皆
時事莫道山翁總不知壽庚閱之愧汗浹背遣人
四覓不見兩書生其是曷二帝之魂乎何詩不作
人問語按詩上首蓋自況下指蒲不臣之心難掩
太祖詠瓦詩天下英雄都蓋盡任他風雨半天來自
然帝王氣象

雲間袁凱白燕詩人謂之佳因呼袁白燕然袁詩白
有佳者而不在白燕詩云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
王謝見應稀月明湘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
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浸衣趙家姊妹多
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結語應用玉釵化燕事若
雪滿梁園則事出砌合既云雪滿忽云柳絮詞意

不貫矣又起語閒散殊無着落

卓侍郎敬詩如紅梅作誰教姑射飲流霞爛醉西湖
處士家幾度春風吹不醒至今顏色似桃花墨竹
作洞庭木落水生波月入斜窻露氣多虞帝不歸
秋自晚滿江烟雨泣湘娥墨菊作我向玄都逢羽
士自言種菊不多根灌園只汲臨池水歲歲開花
帶墨痕又栽梅作雪冷江深無夢到自鋤明月種
梅花寶香作白雲忽去山在戶紅日乍晴人倚闌
一聲兩聲花鳥好千樹萬樹松風寒皆出人意表

公忠節炳炳詩文人或罕觀

岳相公正出守吾郡善書鳥術於城中堰一湖潄水
種荷其中命之曰小西湖作詩紀美云性癖耽山
水莆陽不負吾林巒青欲滴城郭隱如無天險關
形勝神靈效畫圖全功些子欠我作小西湖欲滴
先是作若滴一布衣謁之曰若字與如字合掌公
請易之布衣謂若字不如欲字岳欣然改之今刻
石欲字補跡猶可按

謝時臣以畫名不聞其能詩余嘗見題畫云韶光遇

露書

卷之三

五韻上

之本也

羅雲字原溥上元人太學光澤丞與邢太史許太常
結社有淵泉集四冊淵泉其號也詩皆清新有致如早
春山寺次與槐內翰韻云雪霽溪山落細泉天寒
郊郭帶輕烟花枝怯凍紅猶淺草色經春翠漸妍
僻性慣於僧舍坐高情還欲酒家眠清時勝地逢
新歲山水登臨興灑然此全錦之一花也其人無
子於萬曆癸未下世居人遂不復齒及因爲闡出
洪洞邢性之爲余談吾鄉一孝廉起家令尹以不羈

綺障笙歌三月遊蹤分外多誰氏長堤朝緩轡不
禁香絮撲衣羅 水雲依約弄模糊向晚風生起
荻蘆一夜不成孤客夢月明疎柳叫慈烏 題芭
蕉云舞袖怯西風翠帶羞芳草無限相思貯此中
斜捲銀箋小葉裡更抽心心事知多少昨夜初凋

一葉秋添得人煩惱詩詞皆有致末自署云嘉靖
壬子春仲榜仙謝時臣戲作小景各賦蕪句聊遣
孤興不足存也則爲自作無疑矣見古人多技偶
以畫掩耳尚四絕多出韻今不錄亦見其不着意

三月落職逸其名詞其詩云睡起西齋日未斜溪
邊汲水試烹茶捲簾坐見雙飛燕衝落櫻桃幾片
花殊佳第夢得詩山禽忽驚起衝落半巖花宋徐
都尉次子瞻詞鶯誤入鶯觸海棠花片前人先道
之矣

露書

卷之三

三韻上

戴秋官欽字時亮粵西馬平人以諫大禮廷杖死後
錄諸死事而逸秋官秋官能詩有存稿數卷中如
曲江春色早直爲麗人催離愁撥不開結在春江
樹春風亦作憐花態恰在花前却倒吹皆佳句也
京山李東白能詩隱於衣工人無識者李宗定誦其
登黃鶴樓詩云西望家山一改容白雲飛盡楚江
空興饒老子胡牀上秋在仙人鐵笛中鄂渚霜花
沿岸白漢陽楓樹隔江紅倚闌拍手招黃鶴千古
登臨感慨同秋在一句可謂千古絕唱矣後游秣
陵歸舟至雲夢澤中蒿臺寺前自吟兩句云好水
好山來路遠秋風秋雨到家遲拍手一笑跳入水
中死 李本寧太史猶及見此人

大學士壽光劉翊雲門山詩石井尚畱三寸雪雲門

忽聽一聲雞警句也

李于鱗結七子社一日李伯承徑入其社于鱗殊不
悅因故以玉河白燕爲題又使人伺伯承得句輒
以報伯承詩先成七子共大歎賞遂皆閣筆不作
詩云昭陽宮裏洗新粧粉黛三千在斷腸不是樓
臺涼似水那教毛羽化爲霜河邊度影銀生色花
裏銜泥玉作香莫向衆中誇素質蛾眉妬殺雪衣
娘

謝茂秦遠別曲阿郎幾載客三秦長憶儂家漢水濱

卷之三

字畫上

門外兩株烏臼樹叮嚀說向寄書人搗衣曲秦關
昨寄一書歸百戰郎從劉武威見說平安收涕淚
梧桐樹下搗寒衣皆佳第阿郎句穉余改爲阿郎
爲客久三秦一書字空余改爲秦關昨夜寄書歸
茂秦好鍼唐詩之病余亦爲一鍼之

孝豐吳維嶽雲門山詩十里丹梯赴鹿羣洞門殘雪
鎖氤氳城陰半入千家樹海氣全連萬壑雲石扇
倚空虹欲墮松祠映日鳥初聞漫驚麗藻援孤賞
玉笛春風醉右軍太倉王世貞和之云蒼莽關城

指掌論依微刻石洗苔存千林雪擁俄全出一柱
雲扶迥自尊歌罷君詩爭海色醉來吾屢亂春痕
吳山鹿豕交游在怕有藤蘿閉洞門王詩如負百
鈞上峻坂遠落吳下

吾鄉方輿邦字懋藩律詩遭拔歌行奇絕爲宗子相
吳明卿所稱所著作頗多罹於兵燹一友人於燬
燼中檢出詩一帙可八十首今所刻商村集是也
余拔其秋日天壽山展視 陵寢一律云永安山

郭俯清都步入康陵日未哺象衛千年朝絳節龍

卷之三

字畫上

池九道瀉玄珠月明露下芙蓉斷天淨霜飛鸛鶴
孤八駿東巡傷往事祗今父老泣蒼梧讀之可窺
一斑已

蘇總爲益王長史九日陪王賞菊同作詩蘇有可憐
有髮一般碧獨惜無金相對黃之句王笑卽爲題
加四品服俸

優人將有所之龍巖蘇總送以詩云行李瀟瀟路遠
斜半頭秋葉半春花秋葉句新

吾鄉李郡丞宜春善詩以子幼稿散落不傳林希萬

爲余誦送客詩芳草難爲別况逢江上秋足嘗一
嚮

吾鄉林休徵考館時用岳太守小西湖詩曰萬里林
巒青欲滴九重城郭隱如無典試者曰去上四字
便是神語

穀城于相公有詩數卷滿卷菁秀但欲采一警語不
可得余獨愛其子夜夏歌合桃初作花畏恐傍人
見今日食合桃空條誰復吟不謂又有先道之者
首子夜夏歌春桃初發紅惜色恐儂擲朱夏花落
露香

卷之三

三九 韻上

去誰復相尋覓第于詔較簡潔

張幼于詩初三皆上巳十九卽重陽語不襲人牙後
王百谷初謁袁相公碑袁令賦餅中紫牡丹詩色借
相公衣上紫香分太極殿中烟袁大歎賞一日名
遍長安

陳台州調吳興王百谷贈之詩桐江道上行千里瀑
布聲中住一年馬是桃花仍五色蠶如楊柳亦三
眠是王得意句然第六字皆用數目想興到不覺
耳

崔峒題同官李明府書舍詩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
影裏見人家譚用之寄岐山林明府詩鸚鵡語中
分百里鳳凰聲裏過三年皆當家語王百谷送陳
台州調吳興詩桐江道上行千里瀑布聲中住一
年實胚胎於此

白雲先生曰陳昂者莆田黃石街人倭亂領妻子奔
豫章織草屨以自給後依秣陵姚太守太守卒益
不能自存及卒林茂之急索其稿得五言律七百
首餘散佚已鍾伯敬諸君爲刻於長安茲拔其二

卷之三

四 韻上

使讀其詩如見其人門外詩云門外日三丈奚童
辦易炊年豐憂亦少巷僻睡相宜新水平橋際嬌
鶯遷木時暮春將過也莫欠落花詩靜詩云晚年
惟好靜山亦懶春登草露斯須際松風耐久朋不
知世味澹安得道心增虛久宜生悟蕭閑已似僧
余宗漢頗得意夜合花詩每醉形之口誦詩云風動
香飄十二闌雨中相對一尊殘玉容莫向黃昏歛
正欲携燈醉後看

玉泉寺有李獻吉詩七律二首李本寧太史云已作

也志乃誤爲獻吉又出廬山詩數首云此志不錄
錄賈作者夫靚面如此數傳後何恠哉桃作李

豫章王孫貞吉負時名慕孫太初亦易姓名曰來相
如字不疑浪跡吳越其詩如帆衝山果落棹惹浪
花腥野竹雲千頃田桑雨一犁野礪蘋花積田家
芋葉香蠟屐黏香絮單衣繡雨痕山泉供水樂秋
葉逞春容又七言如林連北郭藏春色水過東家
作雨聲皆其到語

朱鬱儀元夕曲前後十餘首余獨愛其一夜春歸花

卷之三

五

柳新笙歌五里路朱崖停車試問來游女誰似天
河欲渡人新年節物報芳菲火樹星橋徹夜輝祗
訝江南歌管沸都忘遠左事戎衣憶昔先朝御六
龍頻年燈火鬧歌鐘直今風土隨時薄猶喜春情
似舊濃六十年餘白髮生眼中元夕幾迴晴江南
不是無燈火取盡脂膏照上京少年不解畔牢愁
月夕花朝結伴遊今日故人零落盡祗餘春色到
南州皆以舊題寫新意所以爲佳耳

吳允兆贈鳩茲權使詩有艱難徵國課容易寄家書

句章元禮先生戲云權使何嘗稅及家書迺贊其
容易耶其實權使吳興人故云易

雲間陸伯生作詩首首有鴻鴈字用之恰好令人不
覺章元禮先生因呼爲陸鴈

西湖湖心亭梁上有徐茂吳詩章元禮不能遠跡屬
余誦之既誦元禮曰茂吳著糞梁間矣

壬寅春章元禮先生送余餘不溪上作詩贈別中有
白鷺一行曉青山相向春句初是曉鷺一行白春
山相向青一倒便覺老練有趣

卷之三

五

林初文孝廉才情淒婉其詩如客情如春草無處不
堪生春風與楊柳年年是故人無家逢寺好多病
見僧親曉烟常帶雨夜月忽啼禽春好年年晚月
寒夜夜秋行人遙指點道是古幽州野水上道路
涼風吹衣裳獨憐山寺月相送海門秋千山風雨
裏一任子規啼曹能始謂其酸楚寥落可詠可傳
林初文八歲時塾師在海上見牛羊下夕指首行一
羊令詠之隨口云三百羣中步獨先時時高叫白
雲天曾從北海風霜裡併過蘇卿十九年後蛾眉

篇云立馬能將韓子題牧羊解把蘇卿賦卽其事
林初文嘗在楊子江中青山口覆舟坐皮箱上見有
持紅燈二從前過隨木商救之又嘗夢人贈之以
扇上題茂陵風雨四字自意不佳後以上書得禍
因作蛾眉篇云茂陵風雨千秋夢楊子波濤一夜
悲

胡彭舉韻詩素質本廉看山乃貪具茲腹心惟與愁
貯讀其詩知其人矣

黃伯傳詩人多稱其未曙春粧竟邀遊隔夜期王摩
露書 卷之三 四三韻上

詰扶南曲歌詞同心勿遽遊幸待春粧竟黃意或
自此翻出然王意又本於劉孝綽孝綽太子泚落
日望水詩榜人夜理楫懼女闇成粧欲待春江曙
爭塗向洛陽

姑蘇沈野作寒食詩厨下由來烟火斷不知寒食是
今朝徐燧賞其語往訪之及進閭門重門已閉進
退不得因於簷下坐一夜沈因是得名

沈從先爲人所誦者寒食一詩然前人已道之矣伍
唐珪寒食獻郡守詩慚愧四隣教斷火不知厨裏

久無煙不第晚唐而盛唐已道之矣孟雲卿寒食
詩貧居往往無煙火不獨明朝爲子推

羅隱詩老知風月終堪恨貧覺家山不易歸游宗振
詩老憶弟兄馳遠道貧愁妻子畏還家意本此

吳元翰夢題羅漢詩黑雲無路長孤往雨雪何天獨
遠歸曹能始每稱之

吳元翰嘗夢作一詩云久在青溪住因作青溪蠻謨
逐青溪水流出青溪山元翰嗜隱其詩宜然

吳元翰山居雜詩有山中雜木宜畱火井底寒泉不
露書 卷之三 四三韻上

作冰句里中怪之余謂此何足怪如漢琅邪井中
冰厚尺餘始足怪

吳元翰謂洪仲章曰余詩似鷓鴣仲章曰余詩似黃
鳥元翰曰所謂余詩似鷓鴣者游子乍聞衫袖濕
佳人纔唱翠眉低黃鳥謂何仲章曰爾晚唐爾綿
蠻黃鳥余詩蓋三百篇也

汪明生和方伯文掩關詩起句云逆旅卽君廬余初
以爲佳章元禮先生云若云君廬卽逆旅則有越
世之意今一倒用有何意趣

程孺文誦鳳陽盛太古賦盈盈樓上女詩結句即非
黃鶴子那得便相親爲詞林所膾炙然古有此意
矣梁橫吹曲郎非黃鶴子那得雲中雀

來鯤字子魚貞吉王孫長公也喜游好事者選其詩
與太初貞吉謂之明宗三逸游則挂瓢累累自其
癖其詩如疾愈寄友作深冬惜病顏幾日望春還
門外草初出牕中人轉閒餘生聊住郭不死會尋
山待到桃花發相期天姥間又金陵月夕作獨客
望江月不禁秋夢長況當臨水際猶自憶家鄉對
酒消此夜滿船都是霜疎疎白門柳一笛斷人腸
又窺園春興作樂此丘園靜步予嘉樹間迴塘分
雪澗遙岸疊晴山酒不從人勸花多妨我閒徑迷
幽鳥語未可放春還皆錚錚新響

莆中稱詩如剖珠合浦家家而是然縉紳林谷伯司
成陳爾鑑儀部及布衣吳元翰著許巖長酸楚流
利雖少含蓄不失爲雍門鼓琴黃漢表博聞強記
過目不忘至發之聲詩亦可謂正平揜擲目既無
人人罕儔匹林谷伯送余之楚詩曾於湖海見君

詩故里相逢慰所思共賦桃花臨雪澗愁攀楊柳
別山池腥風近市還家少急雨衝泥送客遲一路
竹雞啼不住烟波渺渺楚江湄可謂弄珠戛玉有
采有聲矣

鄒邑潘榛字茂昆詩十一卷余愛其石梁鎮示屬作
羣山當路起流水入村斜禱雨大蜀山作露濃山
徑滑水盡稻池平次盱眙作人隨山勢高低住門
逐日光向背開和孺文畱別作風霜處處凋黃葉
淮海年年長綠波包城寺畱別作衰草霜千里疎

林月萬家雨後偶述作靈藥近生衙舍下好山多
在郡城邊壽州道中作鴈赴霜前度人當雨後耕
李後主硯山後落米元章手米在丹陽卜宅蘇仲恭
有甘露寺下一古基多羣木因以易之後爲海嶽
庵者是也陳長孺因作硯山圖索諸友題詠陳惟
泰詩甘露寺前猶有地更無片石似南宮讀之令
人慨歎深

余向謂半山寺在銅井庵傍今不遠有半山亭見古
跡在茲亭可遠眺下比部汝行半山亭詩半山山

畔草亭孤萬井平臨自奧區好景肯教肥綠後會
心笑倩瘦筇扶泉分剝水流偏細徑遶疎籬步轉
紆回首故園新獻歲烟花得似此中無汝行名孔
時先丞武昌以抗直忤稅璫逮 詔獄十餘年一
鐵漢也

滇中唐郡丞懋德詩余愛其同馬湘蘭集焦弱侯作
但教簾影能招盼不聽歌聲亦斷腸又楓作白日
高林常聽雨紅花滿樹不聞香然陳山父謂後作
佳於前作余不敢奉命豈余多柔腸耶

露書

卷之三

四七 韻上

游及遠字元封負傲骨居平與予善居相去不遠憶
甲午乙未間無日不往來也頃讀其刻稿如曉發
九牧嶺云嘶馬促行役出門星月稀松風吹短髻
竹露濕輕衣鑒水秋容瘦綠崖足力微鄉關今日
盡愁對嶺雲飛又過九牧嶺云峻嶺噴吼古樹蒼
憑臨絕頂思茫茫當關苦霧晴飛雨入澗流泉暗
帶霜覓路人行歸鳥外住巖僧在落星傍村沽此
地休辭醉白髮今宵尚故鄉讀之不勝聞笛之悲
矣

游元封小竹林草余愛其五言絕句如野鹿園編
云潭水清人心芙蓉亂江影白鴈一聲秋蘆花明
月冷 詠殘燈云夜漏斷還續燈花開且落應識
含羞容滅光進羅幕 春閨思云傷春無限愁愁
對鶯花語流水如有情緩汎飛紅去 送春云昔
日隨春來今日送春去惆悵姑山雲年年畱客住
成婦吟云寄語邊城鴈征人久未回愁心秋不管
虛帶尺書來 賦得宮中落梅云雨過洗輕粉風
來落暗香亂飄宮樹裏欲上壽陽粧 汝陽曉發
云殘月掛高樹秋林生曉風淒涼千里色都入客
心中 惜花詞云問花何太愁愁因風雨劇別有
送春情遊人應未識 聽鳥云把酒坐花陰孤吟
和鳥音春風不解意吹起故園心 楚姬云宮髩
鏤蟬薄官腰闌柳輕惜春嬌欲語傳出買花聲
懷潘景升云夜靜草蟲寂秋深花露紛客眠猶未
着那得夢逢君 相思曲云薄命落花輕娥眉明
月妬杜鵑血滿山不似思郎苦 醉中辭竹軒宗
侯飲云夜雨度花谿風花踏作泥惜花頻喚酒未

得過城西

游元封文每欲酸巧亦有不酸者惟題梅花帳詩乃其本色詩云寫就寒梅挂竹牀筆端飛雪夢中香呼童輕拂瀟湘簾恐有殘花落枕傍

余從子巽卿卒于秣陵游元封哭以詩何意金陵卽夜臺旅魂飄泊客心哀九原有路君先到酒伴詩朋次第來蔡君豪戲之云君兩人皆高陽酒徒君當先去次年元封下世詩竟成讖

朱元介少宰風箏詩十首皆譏世作余尤愛其自負

卷之三

四九 顧上

雲霄早致身安排線索靠他人摩天手段乘風展掉尾精神逐日新暫聳觀瞻喧里巷終嗟破碎委埃塵捧來拽去成何用驟雨淋頭斷送春尤點破世態

余不喜王太古西湖詩及閱燮餘藁則首首悅心燮餘者太古哀覺非齋詩有爲刪去若干首太古不自安請定於鍾伯敬伯敬爲品藻拔出五十四首因以燮餘名之中如對雪作隨風緩復急終日簡還繁月照周牆角花開到樹根光輝同一地歡怨

有多門恃此精嚴極能令白業存如詠雪作人寫開異境光耀吐殘年應念羣花盡都令滿樹懸江山非在地樓閣似居天氣象無烟火遊心太素前一班具見全豹矣

薛千仞兒進新酒詩云備嘗人苦澀不辨酒辛酸官伯慶有撮成語爲詩云滔滔天下是譽已者爲賢斯已而已矣不然乎不然於此見今之世界矣

新安汪堯卿香櫟詩云色淺疑分橘香清欲化蘭

余鄉柯無瑕酒後作云未醒成酒鬼不死是人奴曹

詩

卷之三

五 顧上

能始亟賞之

曾波臣誦王德操重九西湖雨中作湖合白無際山昏青不多謂詞場賞歎

近來畱都縉紳稱詩者多蜀中而莊典警練惟韓立之司城如昆陽作連山數峰盡野燒入平蕪帶郭烟如織彌天水似鋪夕帆千里疾海月半輪孤欲問驅馳意狂歌愧接輿早發昆陽作城角鳴鳴海霧殘天迴北斗掛闌干葱蘢未辨晴原色浙瀝先驚朔吹寒野戍荒雞啼月落長堤高柳報春還故

園消息知何似應就梅花蕊上看立之家世清白
宜其詩仙仙霞舉

米仲詔嗜奇詩亦多奇偶覽其重登岱岳作如漫留
巖生酬雲舊小待途餐引月鮮三春崖蜜猶封雪
五夜場烏已弄潮直躡風尖收古籟倒拖海氣浣
春衫憚疲弱僕與相待失職行厨饌每怪囊草好
求青帝潤山春合倩韻人添恠巖取路偏宜誤野
藪需僧反厭廉足訝出雲猶在世身能無繫詎妨
官村民愛逸偏刪峻羽士憂貧反棄幽宛然秣陵

子弟冠履皆新製

陳爾鑑送余之楚云山靈今日覺舒眉楚客歸山數
賦詠秣馬脂車何太劇白雲芳草正相期生憎喚
友鶯無語却妬懷人髻有絲幸借龍潭修禊事不
又負賞春時後余入燕留酌詩云涵江碧水靜
娟娟宅在橋西得趣偏燕市悲歌纔一醉龍潭修
禊已三年同袍與子秋初冷乙夜留人月正圓劇
飲何須規厚祿冷曹亦剩俸餘錢號國夫人不須
脂粉而色笑婉麗

林爾憲守分寧當刁頑之地凋敝之秋猶善苦吟豈
歐陽公得之三上耶如豫章道中作只道披星慣
仍來帶雨行山楓遙送冷潦水亂爭程百感隨湍
咽諸艱遇坎生北山元盡瘁遑問旅魂驚讀之猶
如茹檠

吳非熊秦淮鬪草篇最膾炙人口詩云樂遊苑內花
初開結綺樓前春早來春色染山還染水春光銜
柳又銜梅此時芳草萋萋長秦淮女兒多閒想借
問佳期誰不懷借問春心誰不蕩橋南渡北風日

露書

卷之三

子三韻上

好相戲相要相鬪草芳草遠如積青青無遺隙將
綠將黃不辨名和烟和霧豈知數燕雀湖邊縣密
齊鳳凰臺上纖疎布直覆斜侵廢苑基如袍似綬
故宮路如此可憐那不賞分岐散袂爭來往馬上
無心顧子都桑間豈暇伴羅敷矜態奉陵藿映妝
撥消蒲陰谷悲探菌平原喜東芻擷茜紅慙頰折
茆白勝膚荇摘風牽帶茗攀露滴珠綠崖巡野日
遲遲憐柔護弱復合思既生思客西堂夢又感情
城南浦離未鳴鵲鳩先愁歌乍轉鵲鵲正及時側

行防薛滑密取畏人窺鉤响能驚鳥髻高偏礙杖
盈羽盈檐羅衆芳蛾纏繞繞滿衣裳蘭皋藉作爭
衡地蕙晚翻爲闕技場分曹花隊逐對墨葉旗張
行行齊角敵色色兩相當君有麻與菜妾有葛與
藹君有蕭與艾妾有蘅與芷君有合懽莖妾有相
思子君有拔心生妾有斷腸死羸歸若箇中輪落
阿誰裏羸輪闕罷反生愁芳凋遇雨忽疑秋別本
鮮根何倚托傾青委綠滿郊丘蘿蕪攬恨從教棄
芍藥司情且自畱雖殘已受妍心惜縱賤曾經纖
手求人生寵愛幾能終人心安得採時同情知朽
腐隨泥滓會化流螢入幕中此正非熊作在唐必
稱吳闔草今旣無稱者近來復有妬婦之口謂出
捉刀人手不可不一明之

詞場中王澹翁張鉅卿於音樂事事皆精當筵競奏
令人色飛誠快士也鉅卿更有女伎姿韻並絕潘
翁因贈詩云紅袖傳觴酒滿車主人情重每招余
管絃雖好難如肉狗馬都拋獨嗜書銀燭照來花
妬面綠雲飛盡月當廬石家選色非容易曾費明

珠幾斛餘

徐惟和才情藻麗爲晉安巨擘其弟惟起古意新聲
十首以宋錦裁新衣彩色奪目當與並驅詩云白
頭吟罷重淒淒不分身如濁水泥玉助啼妝黃鵠
怨青絲銜鯨紫騮嘶春明醉挾倡家女日暮行逢
秦氏妻夢裏綿綿思遠道枕前無賴汝南雞 爲
郎顛倒破瓜時腹裏車輪轉憶誰江上鯉魚書斷
絕林中雌兔眼迷離莫愁歌罷石城樂有恨吟成
團扇詞記得當爐年十五酒家調笑羽林兒 佳

人傾國更誰如絲扇團圓月滿初四海孤凰中夜
起東方千騎上頭居蒲梢天馬來無數落葉哀蟬
怨有餘狹路相逢年少子誰云道隘不容車 莫
笑羅敷自有夫耳邊畱得大秦珠陵前忍對青青
柏天上驚看歷歷榆沙消已歎投芍藥上山休怨
采蘿蕪鴛鴦七十方羅列愁殺秦家樹上烏 白
頭誰道不相離挾瑟高堂少婦悲行樂每懷將進
酒憶歸空念遠如期腸迴絃上筇篨引淚濕盤中
錦字詩却被城東桃李笑春風誰折路傍枝 山

上那知復有山裏陽估客不思還門前柏樹烏頭
白隴首苞桑雉子斑嫋嫋竹竿嫋婦咏盈盈蒲鍛
女兒環感郎自有千金意貴德從來不敢攀明
月盈盈鑒薄帷羅裾窈窕整容儀機無經緯難求
匹蠶爲纏綿故結絲黃藥向春心獨苦枯桐生井
子何遲牽牛織女遙相望芳樹空看連理枝合
歡繡被夜薰香明月流輝燭我牀夫婿上頭徒遣
吏小姑獨處本無郎楊花飄蕩歌連臂瓜葛相依
望斷腸湖上雌雄看野鴨成雙因誤逐鴛鴦上

卷之三

五十六

聲豔曲聽姑思油壁青驄在郭門夜月苧歌還苧
舞春風桃葉復桃根枯魚過矣還能泣黃鵠離哉
更自翻日夕思君衣帶緩博山沉水擁香溫紅
羅斗帳七香車碧玉年時正破瓜城上烏栖翻舊
曲月中龍笛咽誰家偏憐末世多輕薄不信長安
有狹斜最是春江花月夜哀歌頻聽後庭花
徐興公信手皆詩一日可得二三十首故曹能始和
其春日閒居詩云詩無宿債輕酬客筆不停耕可
代農

余移居秦淮柳葉初齊謂洪仲韋不必春花麗目縹
意卽自快人仲韋因舉管仙客贈曲中楊七詩人
生一日不尊前綠意紅情枉少年尊前一日無楊
七三萬六千虛一日快句也

朱圖南謂喻宣仲詩固多佳而尤喜其金牛寺看月
作獨照三更月何曾照俗人又夜宿所歡作芭蕉
今夜雨都不是愁聲

喻叔虞集商孟和園中詩紅雨春殘香滿地綠天雲
破月橫窗是佳句

卷之三

五十六

曹能始招冶城看雪坐層樓甚溫能始選七言絕句
余謂楊用修言獨憐幽草澗邊生見古本生作行
以予較之行字理順生字韻勝已而雪花如掌萬
瓦如銀能始得句萬瓦似歸潮

曹能始永慶寺竹園看雪詩搖搖林影外雪滿夕陽
前此地無人到來看尚宛然翠深俱在嶺寒極不
生烟欲問茲心境惟應一輪禪後在葉循父園看
殘雪諸人共道前詩頸聯佳余謂頸聯出於雕琢
不若項聯有天然之趣又有一段興託一段名理

不可摸捉曹笑謂自覺此爲佳

於林谷伯司成扇頭見曹能始聽鶯詩欲覓之花底
猶言在柳條鏡花水月風趣難捉令人把玩不忍
去手沈君攸驚早蟬詩望枝疑數處尋空定一聲
江總詠蟬詩付聲如易得尋忽却難尋皆趣矣而
姿態覺損

人之才情相去不遠故所得佳句多有與古人暗合
者如曹能始看雪詩此地無人到來看尚宛然與
鄭谷人稀境靜雪銷遲林初文客情如春草無處
露書

卷之三

至七韻上

不堪生與李冶離情遍芳草無處不凄凄意皆略
同

馮開之嘗與余言山水真好者鮮多經前不一登臨
恐人譏其俗勉一赴焉余以爲真好者惟曹能始
熊良孺憲使飲能始山園詩今代文章伯前身山
水仙可爲小影

程孺文贈葉伯英詩竹塢寒雲榻松房夜雨棋洪仲
韋謂曹能始游福廬山詩夜雨棋初罷寒雲榻更
連爲有韻余謂孺文亦不失莊典

曹能始爲余誦洪子匡詩逢人寒食春風後送客鐘
鐘暮雨時爲警句

詩有別才不貴組織每見博學者堆積而不韻博雅
有韻余獨見鄧遠游杜史耳如山中樂云山中四
序煥如春樵汲相通不出隣雜坐鄉人無少長居
恒妻子若君臣朝將白粥祠蠶室夜用黃羊禮竈
神飲啄敢忘明主賜五風十雨太平人又送馬廷
尉恤審事竣歸維揚詩云亭平早徧黃沙獄餞送
爭號漆齒蠻曷月歸期看破鏡占星到處指勾環

露書

卷之三

至八韻上

霧迷杉木千重箐帆落茱萸第幾灣應念馬遷獨
畱滯春花回首碧雞關皆簫曲山集中之片玉也
楊冷然詩十種如由長陵至西山作一官能有暇數
日踏花行對酒寫山意逢僧問寺名風驚松鶴夢
潮靜木魚聲爲避遊人跡雙柑獨聽鶯如馬底過
秦處百里作客程愁馬底風燈許猿知路仄溪流
折峰高日上遲崩雲飛化石倒樹寄生枝猶有秦
時鳥傳聲故自奇如感懷作傍水依巖小結楫歸
家擬辨郭西耕多培高柳畱鶯語曲駕危橋放鶴

行腹不厭書仙亦俗身能任岳病還清于今漸得
山中味鷗鷺翩翩却有情皆清新有韻

余鄉潘元辰太守游木末亭詩云故鼎由來非逐鹿
忠魂何必怨啼鵲亭有方孝孺墓故云亦善搜意
矣

今爲詩者皆蹈襲古人脣吻猶女子纏足非其本來
余以爲雜詩猶有風人之趣如新城王季木打棗
竿詩打棗竿光瑩瑩岸上小兒赤身樂去而復來
無時停終日剥啄不盈升低枝已盡高枝熟我竿

讀書

卷之三

辛丑 顧上

恨無三丈六 山老雅詩山老雅過河拾杜梨羣
呼若雲聚朝東暮復西日晚腹飽不歸去風寒兼
葭迷歸路縉繳又潛河邊樹爾腹已飽爾不知飽
人之腹良足悲 東臯曲牧牛東臯蒺藜生滿路
刺牛口不可食血我足不能步欲驅牛歸又恐逢
主之怒不是蔓難除自是偏雨露吁嗟上天胡不
令黍稷茂生蒺藜死飽我牛腹飲河水笛兒歡殺
牧牛子 空城雀詩空城雀飛且鳴厲風吹沙羽
無力怨雲愁月一聲聲空城雀鳴相隨晴日曬羽

古廟碑徘徊莫爲昔人悲空城雀飛且止不營
巢不哺子相呼莫向網羅死皆寓風人規刺之意
爲足佳耳

王季木山家詩山家香粳飽椿芽雨歇籬傍自種花
割麥積麻旋剝棗一年三度坐牛車不雕飾而趣
自別

歐陽伯宣給諫喜攻詩詩多巧思如集芻園詩云長
堤環合水清漣夾岸花陰別有天怪石經霜苔徑
古轉橋過雨屐痕鮮魚因狎愛爭銜尾蝶爲牽情

讀書

卷之三

辛丑 顧上

故此肩最喜三生逢二袖引梧移倚興翩翩
歐陽伯宣花朝游一線天詩金陵無月 花朝况復
繁華未盡消此兩句摸盡金陵之景游此者甚多
向未有一人寫及此

歐給諫嘗與余夜飲作云衝寒泛酒巵愛此秋空勝
澹月寫疎篁微風遞遠磬無喧中俗觀有寂堪獨
聽暑冷同山居心閒已禪定詩冲澹有韻時九月
半矣月色如霜忍寒苦吟亦騷場中一段佳話
余每嘆李善書鹿而不能屬辭近見董司寇 集

八冊組織繁麗腹五車而文筆皆工如是宿山寺
作云山寺曉雲新曉風月作隣起看塼是鏡轉覺
臂生鱗客夢疎鐘破僧厨瑞露陳登車重回首何
日再光塵

李升仲水部南遊草余絕愛其初冬早行閉門人在
曉霜中句又如早發辰溪詩招招舟子渡黔西又
上重岡下明溪陟岫前驅時隱見隨山我馬任高
低誰拋銳石田中立忽見平巒戶外齊轉過泱泱
流水處小橋側畔草淒迷季冬野行詩曉發盡殘

卷之三

李一讀上

星行行瞻野壩霜函千室冷日破萬窻暝樹色渾
雕翠村烟時帶青過年多貿易來往亦無停皆有
態有色

李升仲桃源道中詩到眼致偏活疾行翠可惜余捧
誦此句不忍釋手及閱武太守所作南遊草序云
卽以升仲詩易一字還而品題升仲之詩日到眼
致偏活疾看翠可惜

李升仲水部分署廬政所居官舍有荒坵三十畝水
部開池種蓮四岸列芙蓉楊柳稍前分畦莪蔬間

以桃李桑柘爲居民植利然板橋朱楸虹霞掩映
又可爲游觀之資梅花開日水部曾勝集其間有
花勝巧栽淮浦雪冷香歸夢洛陽春句都人士傳
誦之

余嘗與楊冷然水部談四明戴有斐詩多韻致冷然
謂信佳然少示人余因誦其黃海獨遊草如秋深
人又遠別苦葉俱黃如練浦初紅樹羈人欲白頭
遙知行縣處村落不曾秋如地僻人非遠秋深葉
未稀如巖居低隱竹水碓冷春雲無人領幽意水

卷之三

李一讀上

石自爲羣如茅屋參差出柴門清靜開如分將兩
袖雲詫所得如此如滿載離羣恨歸舟幸不空皆
龍宮珍錯與天下共之矣

曾元贊詩多秀句嘗送一民部使遠陽云驪黃馬上
梅飛辨鴨綠江頭杏自花

崔公超余日與往還未見其全稿一奇事偶見海虞
訪許仲嘉詩如夙暮當前詰乍逢逾古歡如於我
腹能置令人眉不攢皆錚錚不作時響

粘蘇袁景休字孟逸攻詩隱於卜王百谷作打油詩

戲之曰不去門前搖激聒也來座上學敲拍激聒
者錢在龜殼中作響耳人因呼爲袁激聒死後林
若撫爲刻其稿一冊然亦穩妥而已中如足驚春
澗滑面觸晚雲寒盡日蒼松冷空山宿草秋柳暗
鶯鶯匝花殘蝶未閒不愁霜欲冷還喜月初圓疎
花明夕照落木澹寒雲亦足雄視一時然數句之
中獨面觸花殘兩語尤爲警切見詩非易談

羅雅州

萬鍾

嘗同房師曾廣文

祐

春試在都比下第

將別同就伎飲或謂師弟未有同遊伎館者今作

讀書

卷之三

三韻上

詩須用師弟事羅遠詠曰馬融帳內人如玉程子
門前雪作花曾續之曰明日馳驅車馬道不知春
色落誰家

吳衆香詩喜奇如遲春作勞人巡徧舊香堤知道東
皇何處稽冰影望恩銷宿凍燒痕待澤苗新萸紅
猶冷落枝無色青未歸來鳥不啼欲倩江梅訪消
息林梢剛被雪花迷住山作岩樓造物已無權消
繳溪雲嶺月緣懶法都從中散學睡方應自華山
傳息心厭養禽夫婦社病新辭酒聖賢惟有吟魔

降不下三春塌遍蠟花箋則奇中之平易穠淡一
時游客衆香與嚴感遇茅止生爲舉首宋比玉與
盧原父張伯迴聯鑣劉師藩與陳和卿朱景周並
轡

鮑元則嘗夢中見一人詠曰覺破浮華無可扳此生
夢裏未曾閒元則賡之曰青山與我原相約何必
畱名落世間余謂夢裏未曾閒句奇

山陰夏連叔相遇關中出其詩數卷予愛其憶友作
柳含岐路色花隔故園春仲秋述懷作天秋雲影

八卷之三

卷之三

薄風午稻香來北上畱別作片帆秋雨岸孤鴈夕
陽樓

關中朱長房送予詩予絕愛其斷夢閒能續窮愁遣
復來句黃六治謂馬上續殘夢昔人先之矣第曰
斷曰閒來自覺有委蛇之趣耳

歐給諫許見徐侍御詩數首如過犁溝望水簾洞
作雨過水簾堂高閣絕峰危處客方歸寒鴉飛盡
樵歌動野樹落葉帶落暉若嶼石懸流飛揚有能
游子驥初不卽慧父嚴督之一夕與客對酒父問能

詩乎試卽景作驥作一絕末二語待月月不來問
花花皆笑父大異之王叔宗振聞之挾以登登瀛
閣閣瞰海上適見歸舟命驥試詠詠曰騷客臨江
邊扁舟載霧返不知魚有無但聞歌長短

詩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易云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游勿驚有苦雨詩東風何不吹吹霧見山容余引
此以折之後與里人談始知莆中氣候獨與詩易
相反此可爲泥經者誠

余卿稱詩自游宗謙先輩始游子騰字勿鬲元封仲

卷之三

五調上

子宗謙孫也近得其游子吟如別兄弟作樹未涼
風起秋聲散鵲鴒所嗟離故國不忍醉郵亭去住
皆無計間關損壯齡寄書藉兄弟立馬更丁寧

洪江晚泊作繫纜江頭暮飄然思欲飛潮來喧出
浦酒退冷侵衣苦霧寒山隱疎林遠火微忽聞歌
款乃清夢戀漁磯 竹軒宗侯朝爽樓作朱邨傍

城構層樓矗堞開地形全上控山勢盡西來檻外
晴懸瀑林端巧置臺飛甍與浮柱一一出新裁皆
合作鬱儀宗侯嘗爲余言游家多才士然宗謙不

若元封元封不若勿鬲

游勿鬲客盱江余在筠州訊以詩勿鬲酬云交道殊
崇古詩情每逐新才高衆所駭調合我能親竹雨
他鄉夢汀烟兩地春相看名下士若箇得辭貧同
鄉異地讀之每自魂銷

余客秣陵游勿鬲以益藩王孫白華肇郭幼良稿見
示白華名常瀋如嶽雲圖在壁湘雨挂于簾甲乙
書從亂詩禪友或兼遠山窺屋角獨鳥下簷牙皆
佳語

卷之三

五調上

肇郭名常瀋防露館稿如恠鳥啼深樹閒雲入敞廡
三春過大半半在雨中過偶掃庭前葉因知秋氣
來新水秋連屋孤雲日觸筇夜月懷中影秋風夢
裡聲落葉如秋雨聽來不耐愁疎星河際沒明月
水中圓竹徑含烟暝松亭近水寒皆酸楚有致
幼良名常法古怨云妾思亂如絲纏綿無斷絕難將
纖纖手解得心中結山行云山谷風多花亂飛飛
花帶露濕人衣晨炊茅店烟光動散作浮雲入翠
微皆晨藥不作常豔

范漫翁瀟瀟穆穆詩亦然其苦吟稿如秋日移家入
村云肯負入山志偶來居一村綠花斜取徑編竹
直爲垣池靜客魚戲庭閒任鶴醺雖非終隱處聊
亦避人喧開卷卽佳李本寧云大江以南人人言
詩躁則未卯而求時夜僞則土梗而蒙文繡陋則
引蟬葉翳目放則驅市人而野戰范生詩自任其
力之所至自得其性之所近自發其衷之所知自
適其景之所遇必不啻人殘藩拾人賸馥補人舊
衲

省箇難作郡邑望風而竄韓仲彝獨屹然不動箇破
瀘州見書具如故意其素封懸賞格購之仲彝避
入秦至寧羌馬墮駒因作詩云馬墮駒悲何慷慨
夷魄守資爾驅二十日來生死俱秦蜀道交千里
踰風霜日摧旅寄迂峰惟嶂袂路踟躕望迴蹕還
我心期

嶺南盧原父客秦淮驪伎王小鳳著秦淮草余既序
之曰作鴛鴦之社主抽鸞鳳之希音矣比游五湖
過趙凡夫見王脩徵女史詩而好之時脩徵游茗

溪畱寄以詩曰睡醒醒還睡茗溪定嘗溪自懷千
古意不作兩行啼萍葉隨風合花枝映水低隔江
何處客凡鳥到門題蓋有史鳳迷香之想焉

許巖長在長安夢營小隱得二句云種松夜月嫌多
影莼竹秋風厭有聲佳句也且有道氣後成一律
云烟霞夢寐見平生買斷高深隱姓名白石巖邊
茅草屋清泉溪上豆花棚種松夜月嫌多影莼竹
秋風厭有聲閒却當門十畝地桑麻杭稻好收成
朱向之七夕生官潁州著七夕嚳語云汝陰畱滯過

三載惟笑生時巧日同散巧天孫先不巧人生何
事苦踟躕天上無人干帝澤長空歲歲守清嚴金
甌疆域傳千古莫讓銀河獨滿天兵荒到處無夫
婦願以餘懽照寂寥七載游人家萬里何如一歲
一招尋李本寧先生云古人詠七夕者敘離合悲
歡恒情耳獨小雅大東篇云維天有漢監亦有光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星河懸
象於人何思何怨而詩人詞若有憾此與吟嚳何
殊蓋憂國憂民忠臣義士無聊之極思耳向之意

如是謂之雅語可矣

吳中必住秣陵江東門陳季相每出城與鬪詩以破
旅寂後一夜季相倦徑索卧具斲睡中必嘲之云
我剔燈花和雨坐君拋筆硯抱雲眠可知今夜華
胥國也笑詩人曳白箋

南昌王孫多稱詩而康侯拔出康侯刻稿最多余愛
其送謝在杭分守大理詩南詔分司擁傳賒嚴城
保障建高牙漢兵據險皆屯柵蠻族依巖卽住家
布穀曉啼郵店樹刺桐春發訟庭花君恩懷遠多

卷之三

六九

上

寬政公暇吟詩早放衙

夏何能囑花詩云屬付花香莫過牆隔牆人在繡鴛
鴦聞香只怕停針線繡不成雙不寄將來子魚喜
之謂稿中第一一日車馬盈門詰之則子魚誦其
詩也

湯養仍謂本朝有駿雄之空同放逸之太初卓左車
以風起雲湧之氣起而震盪之今左車蒞丘集具
在然余於集中獨愛其懷中夜夜幽花吐掌上明
明素月流澗草至今垂恨髮落花猶自嫁東風山

間宿雨春猶睡江上寒雲夜有香真可以蹴鞠一
世

諸甥黃良弼攻詩如風聲傳遠籟月色散青蘿家家
敲暮杵樹樹起秋聲莎烟悲蟋蟀月露冷梧桐室
秘初疑洞松寒竟未花露重遊魂冷月孤人影悲
又對雪作虛憲明作月著柳惟爲花皆未經人道
覺我形穢矣

鄭大益字謙伯善制稅而兼工詞賦故其稿曰讀餘
中如流鶯巧轉修篁外野草閒生白石根近看樹

卷之三

七

上

影重生樹遠望山雲幻作山又如風舞高低樹烟
籠遠近山皆出獨匠

李宗定嘗夢游一危樓問之曰燕子樓也有青衣授
箋索詩宗定題之云家家娃館倚城開十里芙蓉
擁浪迴柳弱不堪春繫馬樓高可對月擎杯燕子
去還人在否雲山彷彿客憂哉目中大槩淮河勝
遊盡長年與後宗定游清江浦伎夏盼盼樓
壁有此詩惟問云凡仙所題問扶此日卽宗定夢
日也

余里中有北山社社中刻春日閒居詩余入取一
句或謂太刻答之曰崔信明兆五色雀而生一生
只楓落吳江冷一句耳今所取猶謂太濫

北山社刻有社草余爲拈其佳句如賦得百花深處
一僧歸送僧詩張隆父空色皆成境歸心只聽鐘
如聽林希萬談智泉之勝詩吳元翰丹白晴春香
雪碎陳牧伯鳥徑亂花晴亦雨虹橋流水晝常陰
如秋日永明寺訪僧詩許岩長山門秋色在寒葉
如北原寒望詩林啓封蒹葭霜落見魚梁黃漢表

絕憐秋盡芙蓉老欲采何由寄遠情如白鴈詩盧
元禮本自霜前至疑從雪裡飛如春夜過蓮山院
訪僧詩盧元禮明月隨人松際白如春晚閨情詩
高彥升縱令妾貌花相似保得春花不落時陳肩
之殘花未解愁人思不肯風前住少時如閏三月
三日留春詩林希萬勝日重來修竹裡東風不放
落花飛盧元禮鶯鳴深樹聲猶滑花落平林影未
空如詠落花生彥式起語花開不厭早花落不厭
遲採能得珠不顧鱗爪已

近匪但縉紳談詩多蜀中卽游僧稱詩亦多蜀中余
每以長白爲首座然長白盛推扈芷偶聖僕出芷
偶庵草展讀數行如送禪師還蜀是我舊時路送
君今日歸又如懷故山記得別家易轉思歸路難
信射鵬手張籍長因迷人處憶得別家時不相伯
仲矣

盧原父至京山與宗定結梅花社以盧羅浮人也旋
結芳草社以其勤康侯二王孫至好事者選而刻
之曰七子社詩選余嘗評之曰宗定如林花爛開
新鶯乍啼又如鳥道欲絕峨眉突橫康侯如雨斷
雁月出清冷之中每成豔境宗衍如金谷
園中波斯市裏令人應接不暇山甫如王謝子弟
奕奕不凡徐娘雖老丰態自佳其勤如珠簾怨婦
情語多淒原甫如紫蛙江珧雕盤奪口宗之如苜
徑飛紅疎楊乍綠

吳元翰詩如吳兒度曲丰韻可人林初文詩如秋風
羌笛聲聲淒婉曹能始詩如隔水名園梅花盛開
清韻自遠人罕得見胡彭舉四言韻詩如空山泉

響薄晚江霞章吉甫詩如洞庭雪後怪景疊出范
東生詩如楊柳當風嫋嫋有態吳非熊詩如青猿
夜嘯斷續素人鍾伯敬詩如河朔邀賓盤餐無宿
味林茂之游燕詩如號國夫人不施脂粉商孟和
游楚詩如秣陵俊少衣衫冠履色色皆新郭聖僕
詩如秋柳鶯聲聽者竦耳而惜其稀郭聖胎長安
詩如遠客逢故人言皆肝鬲葛震父詩如五陵俠
少不依時裝東寶劍蒯緱氣韻自別柳陳父詩田
舍翁暴作封君舉止生溫洪仲章詩如名優戲單

書

卷之三

七十三

擅場有數袁中郎詩如丑淨登場嬉笑怒罵皆令
人喜王百穀詩如名士齋頭瓦礫亦佳梅季豹壬
寅詩如霧豹既死猶想其斑

李本寧太史謂近代詩文獻吉聖之任于鱗聖之清
伯玉聖之和元美聖之時洪仲章曰先生集大成
矣

瑯嬛集云詩文有味全至者少偏至者多近日如袁
石公空明灑脫恨小酸陳君公綜博酣暢恨小甘
李卓吾率真噴薄恨小辛屠緯真斑斕古色恨小

融虞長孺雕鏤錐刻恨小苦

洪仲章謂詩須弄韻畫須弄墨書須弄筆亦必能弄
韻能弄墨能弄筆始臻佳境

游宗謙侍人范鹿字允馭少美姿容善吹洞簫能琴
能書能詩詩多膾炙人口王長公贈之詩曰除却
數行童約外也應事事勝方回

惠安謝允與美少年依游勿礙忠忱款款余愛而敬
之近日見其詩如月色山山曉風聲葉葉秋露草
生蟲恨霜花含客愁酒債寒來積詩情悶覺賒酒

書

卷之三

七十四

醒真稱聖詩成自覺魔當場者恐却步范允馭之
水向巴江作字流不免蹈襲應拜下風矣

來子魚有侍兒曰江娥十三歲卽事事解意能詩萬
層戊戌年子魚有守歲作江娥和之云小憲留得
隔年燈惜其早卒爾

書卷之三終

露書卷之四

韻篇中

莆田姚旅園客撰

朱淑真武林人負詩名然閱其斷腸詩集多陳氣唯
七言絕句如春日雜書云春來春去幾經過不似
今年恨最多寂寂海棠枝上月照人清夜欲如何
中秋聞笛云誰家橫笛弄淒清喚起離人枕上情
自是斷腸聽不得非千吹出斷腸聲才情亦不凡
金縷節婦黃嗣真初生之夕父夢人授以玉鏡因名
露書

八卷之四

一

曰玉娘少通子史且攻詩詩不多見如味鏡中燈
云寶炬菱花共照臨風吹不斷影沉沉五更滄海
涵晴旭半夜金星犯太陰翠袖拂塵紅燄冷朱唇
呵霧碧光深任收撩亂飛蛾撲撲難滅虛明一點心
雖善體物亦自鳴其心耳及讀其漁村唱晚日網
影垂簷江樹空晴川隱映落霞紅欲知千古滄浪
恨盡在斜陽款乃中則令人淒絕矣
姑蘇陸卿子趙凡夫內子也著考槃集玄芝集與范
長倩內子徐氏一時兩秀文采相映兩人又相得

最歎徐贈范官滇南陸有山中憶范夫人詩云相
送還憐鴈屬沙相思何處望天涯無情最是溪頭
月獨照寒梅一樹花又酬范夫人詩云萬經松風
萬經秋一聲啼鳥一聲愁愁心欲寄憑誰寄寄與
溪頭帶淚流其韻致逼人

陸氏嘲女巫詩薜荔爲衣電作軀形容應是與人殊
不知若箇爲媒妁能使娥皇嫁有虞 漢女蠻言

偶作真幾回白眼望他人不須重乞天孫巧祇學

琵琶可賽神 歲暮家家開綺筵情堂華燭晝生

八卷之四

一

煙五郎盡有諸姬侍會問佳人若箇邊女巫官族
女也筆端游戲可謂前無作者

陸氏贈徐夫人詩爲惜口脂時避飲不妨眉黛倩重

描寫態如畫

徐媛字小淑范長倩少叅夫人也詩文與陸卿齊名
然徐以綺麗勝才情稍遜於陸所著絡緯吟四冊
余獨愛其別曹娘詩云木落西風萬經幽忍將離
思爲君留碧雞關外淒涼月偏向蠻雲夜夜秋
江上青楓一葉輕停橈不敢問前津山深自是無

楊柳折得桐花寄遠人又春日四弟招飲舟過虎
正詩云雨微風細漾輕流載酒尋芳郊外遊花草
吳宮渾一夢白公堤畔木蘭舟 清溪小築雨中
樓目送春帆帶雨流自古貞娘冷香骨殘英飛盡
故官秋此四首獨以情勝卽董斯張所謂其爲絕
也蓋賢乎其爲近體也

溫太學婦吳氏歸安公擇駕部女善詩兼博覽書史
嘗在父金陵官舍送季父允兆詩曰官舍知秋早
那禁骨肉離長江望不到風雨細帆遲

入卷之四

三 韻中

吾鄉黃漢薦名幼藻蘇州別駕議之女嫁林儀部仲
子丰姿韶秀十三四卽工聲律兼博子史所著柳
絮篇有沒之者余索之未得第所傳偶賦四景夏
景云深院塵消散午炎閨情似水淨粧奩綠池茵
苔輕風送獨愛香來爲捲簾冬景云蕭索隆冬百
事閒白茅簷外雪漫漫此身香閣堪誰比曾許梅
花共歲寒詠雪云鶴舞玄空玉洞幽瓊花消樹映
瑤樓銀城浩蕩乾坤淨萬里寒生月一鈎雨中看
紫芍藥云枚櫺初下自傾城冉冉香生繡戶清厭

說廣陵春色暮胭脂和淚雨中傾恨白芍藥不開
云萬種花開關曉紅含羞無語倚東風素妝不理
因誰倦一段春藏粉黛中明妃曲云琵琶一曲度
龍沙悔入宮中鬪麗華萬里孤身雲外隔恨教奴
虜作夫家 其二 天外胡風滿面沙舉頭何處是中
華早知身被丹青誤但嫁巫山處士家其麗才雅
藻何減梅妃惟是嬌奇貧一生寥落三十九而卒
卒時猶誦殘燈無燄影幢幢悲夫

四 韻中

卷之四

四 韻中

黃漢薦有竹枝詞云家住橫塘白石磯門前春水流
羅衣朝來繫著木蘭棹閒看鷺鴦作隊飛 其二 昨
夜燈花燦紫缸今朝喜鵲噪紗窗可中三日郎相
見重繡麒麟錦帶雙按前一首桃花仕女詩也景
泰間紹興葛崇有桃花仕女古畫崇對之戲曰誠
得是女捧觴豈吝千金夜飲半酣見一美姬進曰
日間重辱垂念茲持歌以侑觴連詠百絕中一首
與首作同只橫塘作東吳春水作流水見鮑參
想好事者竄易二三字託漢薦以眩人第二首亦
古作但不記爲伊誰嗟夫漢薦真作爲人埋沒今

徒盛傳其廣安得起漢薦而問之

丘慧貞字法融建昌府丘蘭別駕女歸益藩輔國將軍

常米其詩多佳如月下溪聲云溪添一夕雨瀉

出萬端穀夜雨與君侯分韻云所欣今夕雨相對

古爐烟夏日云不知愁裏事渾向夢中過新涼晚

眺云牕陰雲忽到山霽雨初收皆迴出閨流

鄧遠游杜史夫人朱氏南昌宗室女也善詩寄遠游

詩云春早梅花風故剪秋深蕉葉雨偏警

新建文學丁立祺妻姜氏方伯春雨之女孫也寄文

卷之四

五

學山居詩云何必入山深居然似漢陰雨殘雲在

竹野曠日平林負郭多幽事爲農長道心芸窗閒

卷罷多是聽鳴禽姜兼善制舉稅生萬曆己丑而

卒於庚申有才無年惜夫

許氏朝鮮國狀元許筠之妹也自號蘭雪主人七歲

能詩十二歲長吉作上梁文藻思葳麗女神

童也通金鑑立進士不見愛故哀怨每形之詩篇

余採其一二令觀者知外國有人焉其寄女伴詩

云結廬古道日見大江流匣鏡驚將老圓花蝶

已秋寒山新過鴈暮雨獨歸舟寂寞窗紗掩那堪

憶舊游其和孫內翰北里韻云旭日紅欄上玉鈞

丁香葉葉結春愁新粧滿面貪看鏡殘夢關心懶

下樓夜月雕牀寒翡翠東風羅幙引筵簇媽紅落

粉堪惆悵莫把金盆洗急流其遊仙曲云烟淨遙

空鶴未歸白榆陰裏閉朱扉溪頭盡日神靈雨滿

地青雲濕不飛其莫愁樂云家住石城下生長石

城頭嫁得石城婿來往石城遊

周潔字玉如秣陵江東門胭脂巷人嫁京兆張羽王

露青

卷之四

六

有雲巢集其望秦淮云秣陵無處望離水正前流

何不教東下將心到石頭

秣陵張氏博士馮問奇寵姬也家富博覽能詩父嘗

有事繫獄問奇爲救解父德之因以歸問奇余從

問奇索其著咏問奇謂雜在瑯嬛集中如用古人

名詩及女史序皆其作也先以梁詩少而附益之

容分別相示越數月而問奇化爲異物無從質証

今據所云擇其一二載於此山居云住山不用買

山錢起見紅藍遶碧山灣韻鄰鄰清若許行看淨

月印溪間寄郎云羞把梅花額上粧歌歌
蘭香別來肥瘦何須問繡帶而今幾許長 春來
贏得小宮腰淡淡纖眉也懶描欲笑欲啼俱未得
鳥鳴花落送良宵

有會稽女子題詩新嘉驛無從問名姓故只稱會稽
女子詩云銀紅衫子半蒙塵一盞孤燈伴此身恰
似梨花經雨後可憐零落舊時春 終日如同虎
豹遊閒情默坐恨悠悠老天生妾非無意留與風
流作話頭 萬種憂愁訴與誰對人強笑背人悲

集書

卷之四

七 韻中

此詩莫把尋常看一句詩成千淚垂末自敘云余
生長會稽幼攻書史年方及笄嫁與燕客嗟林下
之風致事腹負之將軍加以河東獅子日吼數聲
今早薄言往愬逢彼之怒鞭箠亂下辱等奴婢余
氣溢填胸幾不能起嗟乎余籠中人耳死何足惜
但恐委身溝壑湮沒無聞故忍死須臾俟同類睡
熟竊至後亭以淚和墨題三詩于壁并敘出處庶
知音讀之悲余生之不振則余死且不朽嗟夫婦
人負才藻如此爲人作妾猶不聊生才士之尊貴

巖穴辱於奴隸亦若是矣讀之令人淒然

集書

卷之四

八 韻中

徐安卿姑蘇人美丰姿善寫蘭竹梅花且善書余嘗
於戚不磷齋頭見之詩亦楚楚嫁一書生以失德
出之復歸海寧陳太學爲妾太學就選長安安卿
因與其親太學陳三狎憐陳三之麗容也爲其夫
所執三得脫去乃率弟兄斃其夫安卿與三以是
坐極刑當秋部堂上面試有詩一時傳誦今失記
或爲作傳謂卽會稽女子之題詩新嘉驛者誤會
稽女子嫁武人安卿嫁太學會稽同行有正室安
卿獨與太學俱安得有獅子吼耶時余在燕日擊
其事詎可以溷會稽閨秀乎 鄭謙伯云會稽
女子名李秀
小青名玄玄傳者隱其姓或曰姓馮維揚人母爲女
塾師小青因涉獵書史能詩嫁武林豪公子公子
婦奇妬小青不得意死死時在壬子始十八詩稿
爲婦餘妬所焚故名其稿之餘曰焚餘余采其佳
者著後云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願
爲一滴楊枝水灑作人間並蒂蓮 春衫血淚點
輕紗吹入林逋處士家嶺上梅花三百樹一時應

變杜鵑花 新粧竟與畫圖爭知在昭陽第幾名
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 何處雙禽
集畫闌朱朱翠翠似青鸞如今幾箇憐文彩也向
秋風鬪羽翰 脈脈溶溶灩灩波芙蓉睡醒欲如
何妾映鏡中花映水不知秋思落誰多 鄉心不
畏兩峯高昨夜慈親入夢遙說是浙江潮有信浙
潮爭似廣陵潮 百結迴腸寫淚痕重來惟有舊
朱門夕陽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詩原未
注題惟新粧一首署默默兩字

卷之四

九韻中

朱玉耶郭聖僕妾艷質善詩其空庭閒思二十首中
有云桐樹花香氣似雲最堪憐處映斜暉馮誰報
取君同賞可惜桐花滿地分又云末利何情傍晚
開嗅華遶樹百千迴侍兒不會遲留意呵叫分華
睡去來殊有韻致

李宗定姬人劉玄芝字秀生秣陵人作官詞百首余
采其三十七首傳之好事詩云月明如水浸宮寒
官裏佳人衣尚單偏賜錦袍多得御御時穿與內
家看 桃花未落李花開艷李濃桃各自媒須惜

春風好光景等閒去了不重來 誰是宮中第一

行秋衣欲着預添香舞時能使風吹透飄出仙仙

繡帶長 秋風搖落院中生刺繡佳人無奈情畫

幌夜來渾不寐愁聽亂葉打風聲 金鞍玉勒珊

瑚鞭騎向雲車五色前斜鬢不開曾墮馬時新粧

束髻兒偏 白玉梨花白雪香官家賜酒洗新粧

謝恩未了傳呼急上殿吹笙學鳳皇 芙蓉花映

遠山眉舌小如簧巧若吹暗裏隔花輕笑語乍疑

枝上轉黃鸝翠雲裘進尚衣官聖主因憐舞女寒

卷之四

十韻中

催進吳綾與蜀錦民間辛苦不曾寬 蘭湯浴罷

試新衣著拜簾前嬌力微兩兩侍兒扶不起如山

恩重古來稀 爲言消如殺倉庚捕盡虞人調大

烹長鎖何曾見小寵幽宮猶賜一盃羹 羅衣長

袖製時新曾入昭陽作舞人久放筵中絨不取悲

秋強過又愁春 珠簾乍捲水芝香水殿風來晚

更涼對月無言看絢扇秋來收拾入深箱 白玉

爲樓貯玉姬杏花天氣醉腰肢扶牀三起凡三覆

終是嬌嬈不可持 東萊蘭葉滿階紅老大青娥

一半空尚有數人道舊主宮桃花柳盡春風 上
 陽宮冷葉紅飄高閣朝元秋雨宵獨抱錦衾愁莫
 解殘燈孤影夜蕭蕭 燈花榮落卽成煤好畫眉
 尖置鏡臺欲畫春山纖指怯愁眉畫恐縐成堆
 紫閣重重翡翠巢鴛鴦金瓦望相交琵琶斷絳
 腮雨欲續絃無驚血膠 六位時乘駕六龍蒼蒼
 春色仗前峯露染旌旗猶帶濕千官早候景陽鐘
 臘雪初殘睡欲遲寒瓶久坐有水漸侍兒忽報三
 更月已上梅花三兩枝 茶沸銅爐烟較青三更
 夜氣冷銀屏推窗惟見濛濛月失却牽牛織女星
 金獸頻添沉水香錦衾熏蓋合歡牀當年樂易東
 方白今夜天長不見光 雪深三尺擁宮門一片
 瑤階無履痕瞥見華清多樂事鎖黃難禁夢中魂
 小苑梅花綻九英相看忽地不勝情千重久斷東
 君轍春色緣何向内生 溶溶春氣月媚媚雲淡
 風收丙夜前玉簫何方聲漸近梅花吹散殿階邊
 日射黃金榜上頭佳人相對不勝愁縈迴柔燠千
 條柳惹落桃花水下流 玉墀春草傍階生幾樹

梅花四照明抱得秦箏樓上坐含愁彈得兩三聲
 長毛獅子雪兒名紅毯安眠未受驚烏喚鴉飛花
 瓣落輕狂常吠不停聲 水下桃花片片紅枝頭
 判別浪頭逢非關老去銷顏色總是空園一夜風
 上林百頃曉鶯啼仗下花明駿馬嘶時令當行移
 玉輦歸來寢殿日沉西 轉餉民膏百萬錢鍊衣
 猶冷艷陽天君王寄語裁縫女每製征袍多着綿
 經撫新聞共被收白頭司馬秉吳鉤退朝才記成
 都成又報三苗奪貴州 西臺日夜進封章彈劾
 多從口舌長市馬招兵勞氣力六年猶未見勤王
 蛾眉花貌枉由然得見天顏若上天欲向良宵薦
 枕席掌官常索五千錢 桃李無枝不着花粧成
 輔牕闌妍華腰肢好學風前柳數米何如楚國娃
 如今行樂事偏優不似襄王夢裏遊雲雨巫山神
 女下後身現在殿西頭 團草閒時共奕棋春朝
 且遣悶懷思游嬉未覺迴來晚月上雕欄花影移
 萬幾多暇入宮遲御女行方按四時寵幸真成天
 上貴輒識檀板製新詞

林娘者潭人隨所私奔至楓亭私者爲官較所捉林
怨望作詞詞不甚暢已知所私在獄作詞寄之日
妾怨君君怨妾如此良姻成惡業昔日盤旋水與
山今日相思一指間怨怨復何言秋風起徒斷
魂亦有才者而薄命可惜

朱素娥名斗兒桃葉伎送所懽詩云楊子江頭送玉
郎離思牽挽柳絲長柳絲挽得吾郎住再向江頭
種幾行又托所懽買束腰其人寄問短長朱答之
云寄買紅綾束如何問短長妾身君抱裏尺寸細

思量

徐翩翩字鶯鴻桃葉伎能詩而且有俠骨顧太學行
翩翩送至燕子磯顧持一詩扇尚空教行日卿寧
無一詩送我乎翩翩立填其白云一日發江口五
日下長洲可惜送君淚不隨江水流顧長洲人見
之驚服翩翩後嫁江陰郁文叔文叔死復還秣陵
削髮爲尼居簾子營小庵時齒髮已暮矣余每欲
同程孺文往看因循不果旋聞下世遍索其稿而
不得爲之惋惜云

徐翩翩嘗雅集分韻見陸成叔詩映碟淡黃裙句大
擊賞卽贈以百金成叔後來萬金之富皆權輿於
此時方尚
此映碟裙

趙四娘名彩姬字今燕桃葉伎所交多名士後老居
琵琶巷口每閉門日閉門趙常教授女流所著詩
冒伯慶爲選之如送別森森春江上孤舟去莫留
思君若流水日夕伴行舟 送王仲房還新安墓
雪江南路城孤尊酒期殷勤折楊柳還向去年枝
見燕獨坐掩羅幃愁看雙燕飛思君不如燕一

歲一來歸

古意河遠楊柳樹枝葉何裊裊一朝

花落飛東西不相保人生會晤難別離何太蚤昔
爲連理枝今爲斷腸草瞻念當時歡相思令人老
和桃源人去絳帳寒云桃源人去絳帳寒強折
花枝帶笑看月上梅梢空有影風吹柳絮不成團
暮春江上送別一片潮聲下石頭紅亭送客使
人愁可憐垂柳絲千尺不爲春江綰去舟 送張
幼于還吳門花前雙淚濕衣裾把酒紅亭落日餘
此去吳天霜橘滿逢人好寄洞庭書 寄陳八玉

英時留姑蘇何事簫聲獨上樓傷心桃葉水空流
一從南國香銷後誰復佳人似莫愁 代客答曾
傳錦字相思夢裏行雲未有期不及多情花上
月隔牆偏照最繁枝 送沈嘉則游廣陵秋風吹
送木蘭舟處處青山待隱侯莫向尊前歌玉樹楊
州花月使人愁 憶故居柳絮香泥玉壘封珠簾
深鎖暮烟濃分明記得雙棲處夢繞青樓十二重
馬守真字月嬌小字玄兒以善畫蘭號湘蘭子又稱
四娘居舊院石橋輕貨重諾王百穀謂爲翠袖朱
家紅粧季布唯是伎籍中名最起番君須長無不
知有湘蘭者余見馬姬時年已五十七猶塗脂傅
粉作少年冶態是歲盡室入吳爲百穀壽歸卽物
化姬舊有稿二冊今散落僅見冒伯慶所選四美
人數首耳中如自君之出矣不復舉瓊卮酒是消
愁物能消幾箇時誦之猶令人酸楚
馬大者名如玉桃葉伎脚不減老四娘桃花結子後
面又雀斑矣善楷書詩英英有致國華王孫社中
人也能對客刻燭刻韻膏有刻稿今覓之不得只

記其池頭賞牡丹詩云楊家姊妹擁佳牀露下微
聞笑語香似欲令人魂夢斷齊臨晚鏡競新粧
郝文珠字昭文珠市伎面有雀斑然爲人文弱清致
逼人余嘗在其齋頭見信筆作報札頃刻數百言
字不減黃庭信佳秀也後嫁遼左李通侯家奴邯
鄲才人爲廝養婦鄰女多惜之詩多佳不復記
其送陳孝廉大還云無言共聽離鴻淚妾倚闌干
君上馬

郝文珠詩散失不可復得然於張隆父扇頭見其所

作聽經行聊存之以當告羊云詩云年來戶外可
張羅間寂那經車馬過繡幕閒垂銀蒜冷珠簾慵
捲網塵多囊琴匣鏡幾曾理鳳瑟鸞笙絕里耳漠
漠寸心寒似水瀟瀟四壁清如水焚香趺坐草蒲
團有身無處覓心安使君爲揭波羅諦等閑塗我
白旂檀旂檀一嗅餘馨遠彷彿鈞天奏雲嶽色空
空色兩如如淨盡六根棲奈花奈花祇園常曉夢
粉碎虛空無罣碍何曾長葉謝紅塵頂禮皈依觀
自在

薛素素嘉興伎有十能善詩善書善畫善琴善奕善
簫而走馬射彈則其絕技也壬寅中秋馮開之徐
茂吳大集西湖月光如水素素自秀水駕一艇跡
之五鼓會於六橋亦豪舉已嘗見其懷人作云良
夜思君歸不歸孤燈照客影微微携來獨枕誰相
問明月空庭淚濕衣

范夫人徐小淑贈薛素素詩連城聲價舊名姬養紙
芙蓉雙粉奇綵筆揮雲誇濯錦誰言蜀女擅稱詩

幽蘭九畹墨華淋走馬章臺彈撲金却買輕車

卷之四

七

駕油壁西陵松下結同心 雙彎嬌靚步蓮生一
束蠻腰舞掌輕乍倚東風力不勝素華纖霧月中
盈 花神俠骨氣縱橫學寫蠻粧向魏城手把龍
文談虎畧胸羅十萬薛嵩兵 重開別院貯文君
寶絡千金換翠裙非雨非雲香滿路前身應是薛
靈芸皆素素實錄也

景翩翩字驚鴻閩名伎也嫁丁長發丁爲人誣訟于
官景聞之狼狽自經因寄白巾與丁訣并寄一詩
云別君妾魂斷白巾是妾魂出入懷君袖歸來拭

淚痕景時以救而活丁亦事白然後一年景竟死
結語遂成讖語

丁長發客秣陵景翩翩病將革剪指髮并作一詩寄
丁今眎其髮長可四尺猶光澤可愛詩尤婉致動
人詩云憶郎別時妾顏好別來日漸成枯槁大藥
由來不護身一命湏臾竟難保剪茲指髮涕交垂
千里題緘寄所思生魂死魂未與指髮長相隨隨
郎出入懷郎袖莫似生前輕別離

鄭安名如英字無美桃葉伎能對客揮毫數百言立

卷之四

八

就但嗇儉故名稱稍遜湘君所著詩如花朝玉隱
園芳辰羣卉茁勝地足盤桓坐愛條風軟歡忘水
色寒雨中花氣發雲外午陰殘笑祝春光滿酣歌
酒未乾 雨中送期蓮生執手難分處前車問板
橋愁從風雨長魂爲別離銷客路雲兼樹教樓暮
與朝心旌誰復定幽夢任搖搖 秋仲湖泛晚坐
放鶴亭訪古來尋鶴秋風透薄衣羣公欣共集一
葉思將歸坐愛危亭寂行看落木飛分題慚和雪
閣筆倚斜暉 十二詩有寄曲曲迴廊十二欄風

飄羅袂怯春寒桃花帶雨如含淚只恐多情不忍
看燈下與黃裳話別起來粧罷卽黃昏愁向燈
前進別尊最怕酒闌天欲曉知君明夜宿何村
和江清極寄來韻秋盡江南草木黃美人相憶淚
沾裳客途自是愁心劇況有征鴻喚夕陽春日
寄懷黃裳月落西軒夜已闌孤衾不耐曉來寒君
情莫作花稍露纔對朝曦已便乾

朱馥名無瑕字泰玉桃葉伎居台州巷姿婉媚友人

魯談其私處墳起想之猶魄動初工楷書畫蘭後

入卷之四

九

遂能詩如芭蕉雨滴破愁中夢聽殘葉上聲新詩
題未得偏送寂寥情賦得新月懷人萬里無雲
夕青天月一痕垂簷光尚弱低樹影猶昏別緒
幃冷離心寶鏡存徘徊無限意細語欲誰論花
影纔見臨窓還傍席忽看橫檻復沾身幾欲摘來
無處摘沉吟獨立可憐春

周文嘉與伎嘗在岳使君席賦詩共用池字韻周私
謂姚叔祥曰今岳氏弟兄甚盛諸君必用池草事
須避之姚試問何以押之周答予押以差池旋諸

詩果不出周所度叔祥大快之此真有想頭者
草艸速成不求越人者寧不心愧惜余未盡見其
作惟名媛集載其詠懷一首云幾點愁人淚不許
秋風吹吹到長江裏江流無盡期其肝腸自別矣
周今歸吳江沈會元

王微字修微小字王冠維揚妓歸茅止生後以止生
視姬人楊宛厚於已遂逸去逸時匿其親金七家
三日王素居廣厦金七屋如斗猶日坐井欄讀書
胸襟出人頭地矣所著有期山草二卷採其可意

入卷之四

九

者如左送生甫云爾別何所游月明江上舟異日
思君處憑欄看水流偶賦月落寒流急風微桐
影斜更堪霜裏鴈飛過少年家秋暮送蜚卿折
柳欲爲贈折時心正長柳絲渾未斷先已斷人腸
過宛叔夢閣照返江流急霜多楓葉殘年年月
光好只共一闌寒初冬拜孫太初墓松逕看成
遠烟寒鳥一鳴應知泉下客仍在此山行秋夜
送別握手應無語離亭日漸過霜寒天不曙月好
夢無多莫言君去急妾思逐流波秋夜淒切秋

聲重絡絲入檐殘月似蛾眉愁心不逐閒雲散長
比寒溝月照時 昌化道中作照返烟溪樹影斜
千山含翠暮雲遮年來已自多愁緒古道無人更
落花 新秋賦送止生東歸月落寒江烟水生荻
花楓葉自然清砧聲未動腸先斷不待孤鴻天外
鳴 宮怨一往心期似夢中三春已付落花風君
王苦禁東流水舊恨新愁總不通 戲代憶昔花
前目應時今來如夢復如思縱然他日能相見結
得同心應已遲 夢宛叔泉聲乍遠雨聲聞殘睡
露書 卷之四 王 韻中
昏昏夢到君最是夢醒無意緒暗推窗看水邊雲
湖上早起中流何處聽雞鳴只看船窗烟霧生
剛到五更偏睡去急披衣起已天明 懷宛叔不
見因生夢見心自愁孤枕與孤衾如何永夜曾無
寐悔向湖邊獨獨尋 同太史過湖上未幾先歸
予獨湖上苦雨感賦愁風一葉打輕鷗消受湖光
十日留閒自不留閒自住賃他寒雨數番愁 代
宛叔寄止生月自明愁自生分飛雖已慣長歎若
爲情月入疎簾桐影薄幽思應怯洞簫聲 中秋

賦戲宛叔霜滿枝月滿枝彷彿孤衾薄徘徊就枕
遲年年此夜翻成恨落盡芙蓉知不知 春夜送
止生東歸調得長相思未花殘惜花殘月落江潭
烟水寒離恨欲無端試凭欄怯凭欄帆驅雲際路
漫漫何人上木蘭
蔡清卿名彬別字弱雲廣陵人母夢白衣女人持箋
繡授之而生幼棄五輩父以貧故携之長安令學
歌舞清卿肝膽並裂遂失明久之夢見白衣女人
日視我鏡旋從羣兒戲僻間摸得物之似鏡者照
之雙眸復明因工琴奕蘭竹怪石尤善韻言如自
君之出矣云自君之出矣憂君結中腸縱有寒衣
寄難銷驛路霜 莫春病起春色拋人易堪憐抱
病中入樓驚暗綠拂檻惜殘紅柳重仍霑雨花翻
欲赴風薄寒侵瘦骨猶自坐簾櫳 覽鏡感懷怕
聽流鶯歷亂啼日高猶自掩香閨蛾眉減盡春纔
半誰寄相思到五溪 贈別二首傷情不柰出宜
春遙見離亭倍慘神昨夜樓頭好明月今宵分照
遠行人一鞭行色馬駸駸欲挽垂楊意不禁何事

橋南千萬樹能遮望眼不遮心 竹枝詞飄花落
葉任東風蝶怨鶯愁懊殺儂自是紅英難寄語枉
教人在斷腸中 楊柳春風初試小鵝黃漸覺青
青拂花墻葉亂曉烟輕帶雨花飛晴雪細生香吹
殘塞曲征夫淚描就官娥少婦妝莫折長條對樽
酒堤邊都是別離腸

王素如真定人小字金哥原張姓爲人掠賣於王居
長安青樓卜介父昵之嘗效丁六娘十索詩與介
父云寒月下幽窗秋風入羅幔初起傍粧樓髣髴
露書 卷之四 三 韻中

不掩舒欲裁合歡襦索君錦繡段介父喜其文雅
以潯陽琵琶婦諷之素如作天長地久詞曰羅帳
方夜永章臺日又遲並飛原有翼連理自生枝海
水無枯日南山豈化塵不須論浩劫長作合歡人
如此韻致介父儻不成其願負此良友矣

任翠容晉產居長安青樓與姜師肯狎後師肯之友
張起叔挑之翠容答之以歌曰昨日對故人今朝
逢新好寧知眼前花不及路傍草起叔大喜其文
與定情焉

任翔雲翠容女弟也卜介父諸人嘗集其家翔雲方
按拍欲歌舊歌花非花客曰見新人不宜歌舊詞
翔雲遽應聲曰花非花葉非葉久傾情乍相接傾
情莫作負情儂相接還成薄命妾如此文情乃若
蓮花之在污泥惜夫

王金字麗生珠市伎其入白晢修艷嘗病起東馮化
之云宿病才減喜新晴侍女添香炙鳳笙欲睡且
慵臨錦坐東風吹送賣花聲

梁小玉東吳伎七歲能詩所著有瑯嬛集二卷其立
露書 卷之四 三 韻中

夏前一日詩云低低問春色明日歸何處是爾帶
愁來何不將愁去雜咏云憑春常買夜問月欲賒
晴接葉看鶯宿携柑聽鷓鴣鳴虞美人云貞魂化作
芳園草不逐東風入漢宮夜舞云目送檀郎眉欲
語不知舞錯鬱輪袍皆到語

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却不解帶將愁去又云貪
與蕭郎眉語不知舞錯伊州梁小玉立夏前一日
及夜舞詩意本此可謂曲中偷香手也

方伯文有八音杯余嘗以八音爲詩同作者多難愜

意見瑯嬛集中自咏二首殊穩貼詩云金谷曾聞
貯綠珠石家風味近何如絲桐邀月清音迴竹通
通泉冷韻餘匏葉行觴消壘塊土花繞砌映瓊裾
革除塵念心如洗木筆新題錦字書 金屋何須
貯阿嬌石巖深處更玄超絲竿釣水拖霜練竹逕
遮雲護翠綃匏酌幾行香骨醉土菰連畝野厨饒
華家釀法還留譜木落庭空仗此銷

沙嶽名寔在字未央桃葉伎善絃管工楷書著蝶香
集馮化之爲刻閨情百首如梅花一樹照清池疎

四

四

四

影涓涓聽月移不是暗香參鼻觀渾疑萬蝶抱空
枝 今年青帝政因循小雨輕寒釀好春草氣花
香憐淡漠應知愁殺踏青人 迅速狂風捲地塵
蟬娟檻外折蒼筠香閨深處心猶怯愁殺江頭渡
水人 檢到佳廬勝槩圖峯名載道有香爐不知
石罅雲生處得似旃檀氣味無 朝來報到牡丹
開拚取紅紗護錦堆凝蝶貪香尋不得遶兒衣袂
百千回 秋水澄鮮浸碧虛鷗鷺一隻下灘徐拋
將錦石相驚起恐啄閒遊比目魚

翫賽名姹然字蕊珠珠市伎麗容媚態楷書有昭文

門風著調鸚鵡集如作畫濡筆染羣花春工生紙上

難描蝴蝶情兩兩飛相向 筆顏戲成欲作意中

書須倩管文子渠亦解相思筆筆雙釣起 看梅

一樹梅初放三朝峰正來青尊與紅板應不憚頻

催 夜成帷燈青閃爍斗帳錦斑爛春夢不知險

悠然度幾山 自題畫扇水環幽澗曲山定野雲

閒何處菰蒲客臨風曳杖還 午睡解寇家姊妹

朝爲破朝寒酒一盃醉眠午晌未醒來隣家女伴

四

四

偏多事憶舊懷新各淡猜 扇繪嫩絲池塘藏睡

鴨淡黃楊柳帶栖鴉圖賦方塘檻畔是垂楊鴨翼

斑斕鴉口黃各各夜來俱有夢不知若箇到西墻

春陰風遞微寒入小樓添香獨坐聽鳴鳩六街

院落燒燈罷冷雨絲絲織暮愁 夜坐東閣初生

月一眉花叢簌簌影離離惟中侍女挑燈久夜色

牽人欲臥遲 郊遊晴雲淡淡日暉暉黃鳥開關

白鷺飛一路東風如有意亂吹花片拂人衣 風

凰臺雨過荒臺春草長浮雲暗處是斜陽杏花寒

落知多少黃蝶飛飛野菜香 次韻答淡如瀟瀟
深閨春又中相憐相憶夢相通穠花半隱初生月
嫩柳難禁乍起風 題美人畫惆悵多情一見難
海棠如醉倚雕欄恐驚花下雙棲蝶斜抱雲和不
忍彈 東閣簷端風靜鳥聲恬東閣初暘消繡簾
不到小窗才兩日海棠如綺照香奩 豔辭春威
酒力助情酣欲滅銀燈怯乍歡的一莖開兩穗
含羞帶笑挽郎看 春初同張却林小酌賦小院
莓苔碧漸回春風春日舉春杯閒庭有石雲常住

芳樹無花蝶偶來 秋閨清宵感感飲雙蛾門外
西風戰敗荷秋老最傷人去久天寒偏覺鴈來多
清嘯圍同未央淡如賦名園風日快斜曛滿地春
苔繡碧文乳燕雛鶯能定轉落英飛絮故紛紜池
邊瘦石森如樹天外寒山淡似雲行過小橋新水
活轆轤聲細隔花聞
李大名貞嬾字淡如桃葉伎工畫書著韻芳集如靜
游絲作低聲語游絲勿逐兒衣袂倩子連綿情好
把郎心繫 游絲答絲微不敵縑力鈔還輪竿斜

陽風起時儂亦夢無緒 留春舉袂攬東風願作
須臾住莫學薄情郎陡地拋人去 題美人垂釣
圖纖手約文竿獨釣清溪水爲思尺素書願言得
雙鯉 芳樹小院饒芳樹春來花事穠夢香憐睡
蝶魂艷羨游蜂 薄暮薄暮坐虛堂中懷殊耿耿
清風故入簾吹我衣裳冷 午日同諸姊妹戲艾
虎新雕巧蘭湯舊事仍遼陽烽火急好繫辟兵繒
春朝花下西廡日曛曉倚欄成小憩天清風力
微花氣撲衣袂 題沙未央畫近水綠不了遠山
青可憐漁舟棲泊處多在酒旗邊 古意薄倖將
何擬合淦欲問天乍同雲漸淡難望月恒圓 移
花誰手自移萱草殷勤貯小樓問郎花與妾若箇
可忘憂 題雲散比凝烟曉乍分積同堆絮自糾
紛巫山有夢能留客不分人將薄擬君 春愁寄
未央小池新浪乍融泥暖日暉暉照畫題無奈東
風交不得吹愁只遣到深閨 月夜有懷不見風
前舊令君滿庭霜月白於雲仙居只隔清溪曲此
夜鐘聲應共聞 元妹初破瓜戲貽之南窗簷下

綴蜂房競採春花釀蜜房昨夜風狂歸不得朝來
一箇已銷黃 晚春寄蒞珠漫空小雨細於塵杜
宇聲聲柳色新莫道落紅無意緒撲簾偏覺惜花
人 沙嫩以下或疑倩手此輩靈心慧性耽書籍
如脂粉弄筆硯若繡牀謂湘靈不解鼓瑟誰其信
之錄之令冶遊者柔腸寸斷

米元章謂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
字臣刷字余謂今人皆描詩唯袁中郎可免此語
能始體似描意不描伯敬似袁孟和似曹

卷之四

卷之四

今人皆排詩佳者爲描詩縱意自如者爲畫詩

作詩須有警語未經人道方能傳遠若拾人牙後已
披之華何足奪目余有元日江行詩春聲得野雀
歸意競江鴻不道芳年改還添衰髻中自謂無所
蹈襲矣然唐太宗首春詩寒隨窮律變春逐鳥聲
開劉長卿元日詩律變滄江外年加白髮中則余
向作總不出古人範圍矣安得佳

詩景須在有無之間著相則不佳杜拾遺繡衣挂蘿
薛涼月白紛紛此在有相無相之間紛紛二字只

可如此用之若野花乾更落風處急紛紛已雅
相至坐客醉紛紛則俗矣

壬寅仲春西湖戲樓船鏡中笙歌鼎沸一貴人手持
檀板自倚曲忽言繁字入曲則佳入詩則否余應
之曰霜露一何繁桂枝生自直未始不佳

買島作詩因敲推二字未定今人輒謂改詩爲敲推
又因敲推謂敲詩湯太史台州東湖詩云詩敲一
字賜俱改茗闌三班舌幾回詩可改安可敲唐絕
之所謂卧對南山改舊詩當矣

卷之四

卷之四

余有寄朱文寧太史詩花樹重重團彩筆綠楊處處
絆羅襪友人高彥升謂韜者馬貼脊物積毛而成
安有羅錦此以措大眼孔抹殺富貴景象不知宰
相賜繡寶相花韜金羈玉勒繡羅襪已載韻府矣
又儒林公議云看狀元者錦韜繡轡角逐爭先長
吉詩銀韜刺麒麟誰人織錦韜則用此已夥豈盡
未見耶

余嘗有湯子婦詩寫月翻悲月嘆君復念君新愁當
紫燕舊淚檢紅裙夢易迷蘭渚書難寄錦文敗云

心似雪留得髻如雲第三字皆用單字初疑之比
閱唐人詩如楊炯送豐城王少府詩愁結亂如麻
長天照落霞離亭隱喬樹溝水浸平沙左尉才何
屈東關望漸賒行看轉牛斗持此報張華又如炯
驄馬王勃重別薛華韋承慶凌朝浮江旅思沈佺
期長門怨蓋多有之

余作九日烏龍潭登高詩盡是它鄉客同開九日樽

登山如出郭依樹自成村遠磬過潭水秋暉半野

園霜華涼葉下澗影晚霞靚戲馬茲追勝驪駒獨

露書

卷之四

三十一韻中

愴魂當筵正懷土寂寂竟何言曹能始謂余試教

唐人詩恐成村野園兩聯韻脚皆實乎蓋五彩成

章一濃一淡一實一虛此詩律之正法也然余閱

王德貞奉和聖製過溫湯詩握圖開萬寓屬聖啓

千年驪早疏緹騎驚鴻映綵旂玉霜明鳳野金障

藻龍川祥煙聚危岫德水溢飛泉停輿興睿覽還

舉大風篇又如王濯清明日賜百官火詩薛元超

奉和同太子監守違戀緒遂良安德山池宴集王

勃三月曲水宴陳子昂入峭峽安居溪伐木蘇頌

和聖製幸寶希玠宅張子容辟池望秋月劉長卿

栖霞寺東峰諸詩兩三聯連用實脚者蓋亦多矣

里中方園塙外盡古松中結一亭曰聽濤曾偶集作

聽濤詩眺聽初尋勝江濤若撼巖聲多出松杪秋

只隔青杉孤鶴棲春艇層山落夜帆好風吹不斷

的的濕衣衫因憶能始言恐四韻並實旋檢唐人

王維過香積寺詩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古木

無人逕深山何處鍾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

暮歸潭曲安禪制毒龍又如維送李判官赴江東

露書

卷之四

三十一韻中

沈佺期長門怨孟浩然赴京途中遇雪岑參送任

中郎出守明州送揚州王司馬王昌齡客廣陵諸

詩四韻用實往往有之

七言律亦有四韻用實者如錢起登劉賓客高齋詩

能以功成疎寵位不將心賞負雲霞林間客散孫

弘閣城上山空綺季家胡蝶晴連池岸草黃鸝晚

出柳園花日陪鯉也趙文苑誰道門生隔絳紗又

如郎士元酬王季友題半日村別業張南史陸勝

宅秋雨中探韻于鵠送官人入道李商隱九成宮

溫庭筠休辭日謁西掖所知諸詩往往而是

五言詩有五字皆實者如劉孝綽釣竿篇金轡芙蓉
網銀鈎翡翠竿是也七言詩七字皆實則少如劉
孝威賦得香出衣云香纓麝帶逢金縷瑠花玉勝
綴珠微鮑照白紵詞云洛陽少童邯鄲女秦箏趙
瑟挾笙竿古東飛伯勞歌云羅帷綺帳脂粉香只
六字實若七字實記得拍梁臺批把橘栗桃李梅
吳均行路難水羅霧縠象牙席耳

五言律詩首二句平起卽宜並用平如湓城潮不到

卷之四

四

是也然亦有路遙雲共水扣門無大吠而路與扣
字之類多不用平以問數人皆云唐人多不忌此
亦不妨問所以然則不能答殊不知此惟一三五
七句不忌若二四六八句卽忌矣如秋來未著花
年衰憶故鄉皆一定不可移易於此處苟第一字
借仄第三字卽宜用平以應之如弄花香滿衣愧
君相見頻只應持釣竿是也未可槩以爲不妨矣
七言律二四六八句三四平聲準五言之平起如第
三字借仄第五字亦宜用平劉滄半夜月明朝自

來却憶舊居明月溪蕭寺竹聲來晚風黃菊清
應未凋隔水數聲何處鍾皆足爲詩家粉本

余嘗有絕句寶刀半蝕氣淋漓颯逐幽燕輕薄兒平
起寶字用仄第三字卽宜用平如日長風暖柳青
青是也此七言一定之法許岩長嘗以爲言第古
人亦有之如樹頭樹底覓殘紅綠楊陌上送行人
近來中酒起常遲皆是也蓋以起句又不必拘耳
若二四六八句卽難假借

副詩正樂雅頌得所孔子山人之領袖也轍跡周流

卷之四

四

席不暇暖孔子游客之先鋒也幸生叔簡之前吾
知免夫

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今呂
叔簡謂詩無關於天下國家無益於心身性命是
欲廢詩矣如欲廢詩亦必廢樂樂既崩禮亦壞禮
壞則子可弑父臣可弑君山行水上天入地中可
不思夫

呂子嘗詩是欲天一於日而不必以月以星也一於
雨而不必以霜以露以風以霧也地一於田而不

必以山以埴也水一於河而不必以溫以澤以
以沼也時二於春而不必以夏以秋以冬也人一
於溺而不必以涕以淚以津以汗也人只有其目
其目其耳而不必有鼻有須有髮也目亦留其一
耳不必有兩何以故以類推之皆無用者也

露書卷之四

終

露書卷之五

莆田姚旅園客撰

韻篇下

吳都賦解谷弗能連按解者脫也谷者竹溝也蓋云
竹之脫無溝節者故云伶倫取竹之解谷後人誤
以解谷爲地名丹陽記遂云採竹解谷致注文選
者亦仍其誤

蜀都賦於前則跨躡健梓枕倚交趾余意在後則爲

枕今交趾在前宜云凭几不宜云枕倚矣

卷之五

韻

蜀都賦百藥灌叢寒卉冬馥異類衆夥于何不有於
中則有青珠黃環碧砮苾消此四物正承上百藥
灌叢而言草木之奇也注云青珠黃環皆寶也碧
砮碧玉可爲矢鏃苾消石藥皆誤旅按青琅玕一
名青珠陶弘景曰琅玕崑崙上樹名黃環葛類以
葉黃而圓故名黃環碧砮亦如天麻之爲赤箭乎
今鬼臼抽莖如箭莖末一葉如鏃疑卽此類苾消
今以爲掃地霜而煎成蘇頌曰舊說朴消苾消消
石三物同種初采得苗以水淋煎成者則此四物

者委皆草木注夫攷耳

子虛賦云臣之所見蓋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弗鬱隆崇畢萃岑峯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或曰雲夢未有山所云山誕辭也余按雲澤在應城景陵間夢澤跨江南北在沔陽華容又按京山有大花園小花園皆楚王苑園大花園在西門外十里許亂山下小花園在亂山中去二澤百里耳則賦言皆有徵安得謂假辭

書

卷之五

二 韻下

上林賦留落胥邪注云留未詳落樓也胥邪似枰欄皮可作索攷之留一名劉子生交廣三月花實如梨八月熟味甘可食胥邪卽椰子也一名胥餘音轉作胥邪耳

曹子建神龜賦嘉嚴周之抗節援斯靈而託喻嚴周者莊周也周有曳尾之言曹因引之東漢諱莊爲嚴故曰嚴周初學記誤作嚴州唐類函遂沿之

曹子建九咏蘭薦兮蘭席蕙幃兮苓牀蘭薦苓牀

無意趣

苗一作茵苓一作荃

郭璞江賦云總括漢泗兼包淮湘江與淮泗沓不相

涉此爲孟子排淮泗而注之江所誤蓋江禹時與

淮泗不相通至魯哀公九年秋吳始城邗溝通江

淮然亦舟楫相通而水各自入海何嘗包淮括泗

也又云注五湖以漫漭漏汗六州之域亦影響之

語江只跨梁荆揚三州亦不注於五湖也

郭景純江賦虎蛟鈞蛇夸言以敘水怪耳如鰲

鰲

一名鰲

江瑞

海月土肉石華蚌江

鰲鰲瑣蚌水母紫蛭洪蟾

尾屋

石蛙

佛脚

据精章

玄螭螭驚文魃赤綸緝組紫萊綠苔石帆皆海

錯也斷不可以溷江族作者借珠翠以耀首祗欲

侈富觀者對金碧而眩目遑恤其誣

謝偃觀舞賦飛鈿雪落頰髮雲垂昔人稱色謂露渥

舜姿月鮮珠彩者已若塗朱傅粉則亦鬼母耳况

云雪落不知幾觔

後魏盧元明劇鼠賦云淮南輕舉遂嘔腸而莫追按

鼠三易腸爲唐公房事今稱淮南誤矣

庚信鸞鸞賦共飛簷瓦全關魏官俱棲梓樹堪是解

馮今唐類函作共飛簷几全開魏宮令人惘然不知何謂

庾信華林園馬射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雲屯曰逡朱汗之馬開黃金之埒曰鳴鞭則汗赭入埒則塵紅曰馬似浮雲向埒一事屢見不免重疊然猶意異古或不忘至如騶虞九節賦曰詩歌九節如吟猿落鴈賦曰鴈失羣而行斷猿求林而路絕如絲則錦市俱移錢則銅山合徙賦曰小衡之錢山積織室之錦霞開則不勝重犯矣蓋于山只務琢句不露書

卷之五

四 韻下

計文理故耳

宋廣平梅花賦皮日休謂鐵石心人乃能作如許斌媚語廣平立朝風節侃侃不阿可謂鐵石但顏魯公爲公狀稱其恢諧善謔每客座聞其笑語令人絕倒則斌媚正其本色

書坊刻東坡集有評後赤壁賦者曰晉陸機云前賦已極其妙後賦精於體物

徐小淑絡緯吟四本余絕愛其續春思賦恐王庾復起亦當閣筆序曰於時春也遊乎江浹感條風之

扇物悵吹萬之不齊喁然興思援筆爲賦昔龍門

年少玉藻揆天鬱彼羈懷綴茲高響既折字而成珠亦汎聲而富珮後有作者吾無間然至於繡閣雙鬟幽懷萬緒經春減淚理非一端得無留欲吐之章俟後來之秀者乎予本恨人驚魂無定載成斯製廣寫幽憂可謂千古傷心一時遙集者矣其詞曰迥長流而進權駕日彩以浮梁雲濛濛兮輕曳烟靄靄兮微揚維時青帝司晨女夷節鼓鶯竊吳歎蝶翻趙舞碎銀沼之萍花散玉樓之冰柱氣

卷之五

五 韻下

暖平原香繁別浦欲流月姊之輝未值風姨之怒冶遊則拾翠採珠奇樂則沈官振羽嗟哀樂之致懸匪一理之可研類銜傷於暮序或撫心於綺年境何觸而非恨淚何人而不泉若闕外之殊棕羗難得而備宣也至如金屏椒壁繡奩瓊瑋若有人兮閉其中步徙倚兮私自惜簾捲水精枕留琥珀風斜轉而吹奩月孤生而照隙豔朱謝唇輕黃罷額池桃空紫石苔長碧羊車過而塵香鳳吹繁而院隔何遊絲之似繞更落花之如擲舞鸞鴻其已

淚慰真珠其奚益乃天遠之鳳子適月竈之烏孫
三月雪飛萬里晝昏星懸漢影折胡魂駭驚沙
之無斷傷芳草之盡髡俗休倘其難接色蕪絕而
不言登別館而凍雲集眺荒野而苦霧屯羣鄉侍
寢瘡路當餐臆中鴉鵲之觀夢裏蒼龍之門睇故
國今無日知天子今少恩亦有少小容華生來婉
弱笑非蔡而羣迷腰未楚而先約芳菲菲而入宮
黨訛訛其謠詠君意不自堅君恩俄已落脩成之
肉可糜新人之鼻幾斷鬼帝誰叩皇孫欲吟勢甚
露書

卷之五

六

韻下

臂君持孤舟尚儼短篷乍吹草索情而礙礙漸帶
恨而橋垂寫素懷於石關中丹款於屢屢渭水波
兮代咽越鳥吟兮助悲故歡亮已矣良晤終何期
及夫秦生赴椽細君未從將千里而同子何二豎
之留儂一則故廬善病一則天涯浪蹤鐫茶夕冷
杵藥晨春錦衾橫而噓氣歇華燈燦而樓影重憐
琴心之別鵲妒鏡背之蟠龍夢遙尋而難寄書促
往而忘封對此關關鳩語灼灼花茸何嘗不抽簪
覺短約帶憎鬆予美此誰適爲容是以新光新
露書

卷之五

七 韻下

班欲知妾恨復誰是歟盡雙蛾不似山

東方朔客難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猶臆馳之襲狗狐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此自謙之辭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用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則譏客之辭也或皆以爲自謙或皆以爲譏客皆未考辭意也

相如封禪書諷諫之書乎與必慮衰安必思危曲終

露書

卷之五

八 韻下

奏雅之意乎譏者不一終軍白麟奇木對諛辭滿口佞態可厭觀者畧不及之人固有幸有不幸夫劇秦美新文全摹封禪如伊上古之初肇雄易以權輿天地未祛雖睚眦或玄而萌或黃而牙玄黃剖判上下相啗咲面欺人詞復不倫其中卓哉煌煌煥炳照耀郁郁乎煥哉炳炳麟麟諛詞選出讀之易厭班固謂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公實殊非公論

王褒童約規世耳世人求多何以異是顏之推謂王

褒過章童約或未察耳

張衡爲太史令史官卽日官也風后重黎古之日官也應閒篇引風后重黎二段正言其有功於世亦以見已因藝受任亦可自見耳評者謂風后重黎二說原非正意特見人各有能能爲此則不能爲彼明已之能守道不能徇世也皆類說夢已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云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

西山則馬首靡託後又云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

征太陽駸駸則情劬於夕惕

露書

卷之五

八 韻下

梁簡文帝長沙宣武王北涼州廟碑文曰厲山之祀九井尚穿洙水之堂七壁猶在豈非德含體氣神降空桑蒸民仰其立功太上懷其貴德今唐額函厲山作黃曲仁尚穿作尚懸洙水作洙水七壁作七壁訛矣九井者神農生於厲山九井自穿汲一井則八井皆動七壁者鐘離意修孔子廟張伯除堂下草得玉壁七枚懷其一意發堂下懸甕中有文曰後世修吾書童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筭會稽鐘離意壁有七張伯懷其一空桑者孔子母

夢黑帝使請與已交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長
沙王而用神農者神農崩於長沙茶鄉用孔子者
孔子稱宣尼德合蒸民接神農神降太上接孔子
皆默默有針線惟體氣二字恐有誤第二字亦有
據豈古人用字自不同耶

梁簡文帝庶子王規墓志銘云玉挺藍田珠潤隨水
價重連城聲同垂棘今本隨作隋隨之爲隋自隋
文帝始梁安得豫作隋蓋俗書傳寫之訛耳

梁南平王使蕭子範制千字文甚美蔡遠注釋之今
露書

獨傳周興嗣者

唐授蘇珣右臺大夫制云西京展驥道掩題輿右輔
憑熊風超露冕題輿者別駕事也周景辟陳蕃爲
別駕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露冕者刺史
事也郭賀爲荊州刺史多異政帝賜以三公冕旒
勅行部去幘帷露冕使百姓見其容服蘇制用此
二事謂先是歷是二官也非直指右臺大夫也卽
展驥憑熊亦皆就其本事用之也今人多於中丞
啓中採道遠風超二語失細攷耳

劉無機出秦鏡示余篆云常富貴樂未央長相思母
相忌按其語及篆法似唐而非秦

程仲謀有漢鏡銘作小篆云尚方圭貝莫大好上有
仙人不知老解渴玉泉饑食棗游游天下放四海
如侯王銘四句如侯王爵也但解渴篆作子渭子
者介也解之省文乎不然文意不屬矣侯篆作反
反文也

京山見一唐官鏡鏡有銘作楷書銘云寫月非夜疑
冰不寒影含真鹿文楚翔鸞粉壁交映殊簾對澄
潛窺聖淑麗則常端

陳爾鑑大叅有古鏡青綠可愛銘曰賞得秦王鏡判
不惜千金非關欲照膽特是自明心銘楷書似唐
或以爲漢

郭聖僕有晉研背刻建元甲辰建元爲晉康帝紀年
嚴感遇爲之銘曰土德興黑帝出陰風墨雨立爾
極背畱日月鳥跡深腹作江湖逝波疾吁嗟世同
甲子千四百

梵語如鴈之爲僧婆塔之爲窣堵波猶齊謂勝曰勝

羅晉謂頭曰敵腦方言也讀佛經者以玉有夜光
不期龍輔珠有照乘不必魚銜今有擬其半滿以
飾文章含華言而襲侏僂是棄隋珠而買桂櫝也
世傳爭狀元者云覆試出聖門七十二賢賢何德
雲臺二十八將將何功爲題者而不知其人爲
吾鄉陳實也實永樂四年登林環榜進士與環同
邑不厭環狀元迺疏稱不公 成祖詰之對曰臣
百問百答因命解縉擬此策及記里鼓論實荅詳
悉竟以違 旨謫永成其軍由書 廷爭狀元云

露書

卷之五

十一 韻下

後每勾補至嘉靖間有司始爲請免其事奇其禱
奇不可不繫策以備覽實對曰聖人之育材與王
者之報功事雖殊而道則一也請試陳之昔孔子
當春秋之否轍環不遇乃欲以轉否之責博望諸
徒故杏壇設科時則有七十二賢焉漢明帝承光
武之統國家閒暇乃欲以枚功之典激厲羣雄故
雲臺紀績時則有二十八將焉收桃李於宮牆列
姓名於廟廊天下後世稱師道君道之極者有以
夫今自夫七十二賢之德言之顏閔冉耕雍子子

露書

卷之五

十三 韻下

貢與夫冉有季路言偃商師其德之載諸孔論者
無待陳矣自此之外去捷徑而私謁是戒持狷介
而百結是甘有滅明原憲矣然遇事而不更其守
貧賤而不移其心不有商瞿顏襄曹卹顏高者乎
親賢以造君子願學而爲小相有子賤子華矣然
脫庸俗以遊高明習禮樂以養性情不有梁鱣漆
雕咄商澤冉孺伯虔者乎南宮适之所尚在德漆
雕開之見道分明固不可及其他公孫龍后虔或
學君子或務自修壤駟赤樂欬孔忠或道中庸或
明家學其有得於聖教何如哉公冶長之非罪冉
子季之四長固爲可稱其他漆雕徒父鄒單榮旂
或以操著或以才名公皙哀良孺原亢籍族按原亢字子
籍步叔乘或敬治已或惠及人其爲聖門之傑出
何如哉究孝弟以體悉聖心遭患難而寵辱一致
石作蜀有若巫馬期句井疆縣成其人也志不降
而行不論俗畧細節而守不詭隨中振族按家語作申續史
記作罕父黑琴牢左人郢其人也更寒暑而學不
厭隨窮達而守如常執若公夏首狄黑秦商顏之

僕燕伋秦非焉仁孝備而貌如愚相鄙變而志信
道孰若高柴公堅定鄭國樊須焉避叛兄而能潔
遵善誘而德馨司馬耕與顏子柳耳至於句茲容
箴公西箴施之常其所以聯同姓而明臣道謂非
斯人之徒與道可明而志不屈開詩禮而喜得三
公西與陳子禽耳至於顏噲廉潔任不齊叔仲
會邾異其所以履中正而挺高尚謂非斯人之匹
與吁此聖教之所甄陶而爲天下萬世之所崇祀
者也復自夫二十八將之功言之滅羣雄除苛政

十四 讀下

當夫斬將奪旗攻城畧地者固不乏人而其功之
尤爲特異者果爲誰哉首建大策以光復爲必可
爲鄧禹壯矣然鎮守河內使民生不苦於兵戈不
有寇恂乎八戰八克以敵國爲不足謀吳漢勇矣
然安集關中致百姓相安於無事不有馮異乎折
衝千里彎弓三百自古惟勇將能之而賈復蓋延
匹美矣憂國奉公善待士卒自古惟仁將能之而
祭遵王霸克追焉耿弇決策定計而以勝算高天
下固兵家之雄也而耿純陳俊杜叡如神每出而

露書

卷之五

十五 讀下

成克捷之勲非中興良佐乎任光羽翼太平而以
威望先士卒固當世之英也而邳彤萬修運奇掌
上逐鹿而樹萬全之功非佐命巨擘乎王梁杜茂
應赤符而擊五校矣乃撫劍抵掌志馳伊吾之北
者臧宮馬武也岑彭姚期平西蜀而斬王郎矣乃
善治障塞身負矢石之難者馬成堅鐔也景丹傳
俊李忠或收戰勝之烈或叅帷幄之謀爲功不同
而其策立於當時者要皆從王事以有終者也朱
祐劉隆劉植或稱汗馬之勞或展運籌之功所建
不同而其効力於王國者要皆爲社稷之翼衛者
也然論者謂七十二賢中有秦冉顏何申黨旅按史記
載有公伯察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書有蓮瑗林放二人夫三人者將以
爲是則德業聞望寂然無聞何與意者世殊時異
傳記有所差訛故若存若亡如此耳又謂二十八
將外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夫四人者將以爲非
則并書於臺一體崇祀何與意者功非草創績在
方來故推恩至此耳要之賢人君子何代無之而
名世之出每待王者觀聖廟者甚毋以七十二賢

為絕德當如宋邵楊程朱諸公庶無負聖教而得

與夫從祀之列觀雲臺者甚母以二十八將為奇

功當如國朝徐常沐郭諸公庶感動帝衷而

得與乎畫圖之選者哉族按七十二賢與今賢宮所祀同但顏子賢宮作泰

祖以顏子在四配也校之家語則家語有曾參曾

點顏子忠恕單申振鄭國五人皆點顏子亦弟子

後以配叔梁紇曾參亦在四配宜不預此列今所

祀亦後人以朱侍御吾鄉露齒祝給諫世祿題其小影曰不言見

齒言則見心卷之五十六下

屠綽真鴻苞是百衲衣又是寄售骨董肆雖云富有

皆非已物不如袁中郎狂言一字一句新意錯出

足以解頤

袁中郎方伯文各有華嵩記或議袁作余答之曰方

虎頭寫照神態畢具袁探龍得珠何顧鱗爪

黃嗣真薦夫疏中云抱布貿絲擬逐蠅頭之利中流

夫楫遽與魚腹之悲又云江邊收骨雖與觀之來

歸地下修文慨游魂之何在雄稍遜唐韋氏亦融

楚合作韋氏杜濟婦祭濟文一朝孤立更復何依

魚失水而鱗碎樹無根而葉萎更有婉致耳

徐德瑛字雲卿徽丞廷龍女余從嫂元瑛之季弟元

瑛博覽經史子集數十部皆能朗誦余諸父新寧

公作文用史漢有疑事嬾於按本每遣婢問元瑛

元瑛曰在某卷某板作如是語按之良是第不能

文及作字德瑛善臨池草書絕象其父而博覽更

過其姊作詩最悽惋作讀史及論卽老吏斷獄不

如也生平著作最多余裁得其一賦一詩一書四

贊三論八讀史當搜其全另刻以傳今姑摘讀史

卷之五十七下

之一令雅士見其一斑焉其論楊廣云亂臣賊子

昏君暴主自古有之未有若隋楊廣之甚者考其

二十年之間奢虐凶忍惡醜滔天雖古昔不道之

君如三代之桀紂幽厲秦之政亥漢之桓靈宋之

駿昱子業齊之寶卷北齊之高洋湛緯周之贊陳

之叔寶無下兼而有之而其悖逆過之迹其罪惡

神人共憤開闢以來一人而已當時不能聲罪致

討肆諸市朝固為可憾後世君子始正其弒逆之

罪大書于冊似可以少快千古之憤矣然弒逆之

罪遂正而誅討之義未盡乎不能無疑焉例則吳楚先王之封國也賢君數興春秋以僭亂之故貶而夷之今廣也弑父殺兄僭于天位豈吳楚僭亂之比哉乃以一統受授之例書之何歟豈不以天下混一統當在隋不得不以一統之例書而君之誠如是也則孺嬰既黜居攝卽真漢氏之統固以望之新莽矣而作史君子乃於莽則削其帝號不齒於正統之列者豈非以莽之篡竊爲後世僭亂之首故特貶之以示戒歟夫君親無將將則必誅

史君子又不能舉春秋之法誅之於死後顧乃拘之於歷代傳受之例而君之帝之偃然兆庶之上是舉中原之地皆爲無父無君之國而胥爲夷狄禽獸之域豈不大可憾哉或以爲當時天下混一隋氏之君非廣而誰今削廣而何君乎曰削之以其悖逆以示隋氏之臣子不得以君父耳而非以爲匪隋氏之君也其義亦始王莽而已矣宋元凶劭弑君父而自立武陵王舉兵討誅之然邵之僭位亦有時矣作史君子亦不以僭也而遂以宋主書之而必正其名及廣之時羣盜蜂起不曰反而曰兵起亦以明廣爲隋氏之罪人而天下不得而君親之耳廣之漏網視劭頗久而被禍一也而其書法獨異於劭斯予之所憾也至於隋之臣子猶有可言者訓有之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夫以廣之弑逆昏暴而爲之宗室爲之臣子者皆默然坐視甘於秦養罔恤君父之難迨夫虐焰燎原然後乘時奮起互相吞噬以塗炭生民而討賊之義無聞焉揆以大義寧

能免於素王之誅乎凡士於其朝者作史君子皆
宜斷以從逆之例若楊雄之死曰莽大夫春秋之
義其庶乎

馮問奇姬人張氏家故鬻書架滿四壁張氏得縱覽
卽女史序觀之博雅見嘗一鬻矣序云批風抹月
鼎呂屬于騷壇袁正鉞邪刀球歸于椽筆余女子
也僭定石渠無逃越俎纂修彤管或免曠官二十
一史有全書而女史闕焉掛一漏百拾大遺纖飄
零紙上之芳魂冷落閨中之玉牒是以旁撫羣書

女史序

卷之五

翠爲八史顯幽悉闢鴻細金收亦香奩之水鏡淑
媛之志林也一外史夫仙風道骨女流正不乏人
霞珮瓊裾根器多能度世故練形蛻去標塵外之
烟姿持鉢飯依印法中之正果直毛女麻姑已哉
二國史夫媧皇鍊石補空重新世界金輪河魁運
手輝赫宸區代有聖神制多嫩政千秋生色萬姓
式靈亦并黛之義軒珮環之姚姒也三隱史夫烟
霞結性耻嗅羣羶蘿薜爲衣生憎俗膩如接輿繡
於陵妻累累可數洵貪子鍼砭廉夫鼓吹雲中白

女史序

卷之五

卷之五

鶴天半朱霞不令巢由傲色圖綺占馨矣四烈史
夫剛腸所激何難捐脰明心正氣常壽亦可全生
矢節嘗橫襟而覽擊節而嘆何烈女之多奇也從
容慷慨各呈夷峭之標玉瑩霜嚴俱現孤貞之致
獨雖陽齒常山舌子卿旄節已乎五才史夫無才
便是德似矯枉之言有德不妨才真平等之論乃
知巧心溶發藻思翹飛著作勒丹青結撰潤金石
獨照之匠大雅之宗千秋來大家惠姬輩未易彈
指也六韻史夫名媛高翥名受玉之鴻篇仇女幽
棲剩敲金之秀句冷堪捧腹淒欲斷腸汰其繁蕪
茹其精液傾崑取瑛倒海探珠詩窮寧獨男子耶
七豔史夫芴蘿村中驚琪花之絕代芙蓉城上咤
異采之如神是靈氣所蛻蜩江山所勒牽望而魄
落見則魂褫就令叔寶璧人平叔粉郎並立西子
玉真間恐消滅無色也八誠史夫桑間濮上並屬
關雎冶女淫風可砥芳潔婦人之駘軼無檢者豈
少哉人生于情而節情乃導情誰能無欲而損欲
勝多欲摘爲女戒是慾火坑中清涼散也噫世有

知我者其目余爲女董狐

露書卷之五終

露書

卷之五

三

續下

露書卷之六

莆田姚旅園客著

華篇

初念者真也轉念則妄矣初念者人也轉念則禽矣人欲不爲禽保其初念而已

鹿戴瓊而角斑魚含珠而鱗紫有諸中者必形於外春草拔之復生及其霜飛露零雖日漑之亦萎列子曰終者不得不終猶生者之不得不生有味哉其言之也

聖人者以其能照照由於明明由於靈靈由於虛虛由於清不清何由虛不虛何由靈不靈何由明不明何由照心一清卽能照矣非清而始虛虛而始靈靈而始照也清心由於寡欲今世之寡欲者誰與

養心者必有事焉而勿正至矣盡矣不有事則忘正則助長忘爲頑空助則執妄爲真認賊爲子矣古之人得之不知今之人失之知何則今之人問以修身爲本知也問以身若何而修則不知矣問以

致良知知也問以知若何而致則不知矣蓋不知則求求則不知不已知則不求不求何由知是余之人以知鑒其不知也

求心者求之有路入之有門處之有舍今世亦知求矣得其門而入焉者寡何惟乎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

一僧方靜坐胡覺來問何以故僧曰冀來生託生善地耳覺來曰修行冀證無上果乎若云善地不過託生公侯家富貴必淫逸再生反墮落矣何用修

爲

管仲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關雲長曰

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語雖同指則異

漳之節推聚講有云心體活潑鳶飛魚躍節推詰之曰鳶死魚烹後作何景象其人語窮寧洋一道人起而答曰鳶飛魚躍心體本空鳶死魚烹總歸於空

林兆居問道卓小仙曰日月顧林三教詳之三教曰日在月中兆居又問小仙曰水火顧三教詳之三

教曰以水制火兆居不達三教曰日者火也用者水也聖人之火在月亦不滅亦不滅而其下者火在日懼其熾也最下者火在目任其熾也旅按此坎離之說也周易上經終之以坎離下經終之以既濟未濟卽此意矣

登泰州門樓下觀世人膠膠擾擾超然有出世之想姚子曰若能常葆此念則證彼岸矣第恐下樓時依然一世人也

有金則妄想繁生是富者濁性之昏途吾從有欲以觀其寂矣金盡則萬念俱寂是貧者證道之寶筏吾從無欲以觀其妙矣

朱元晦謂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引月影在盆水除却盆水月影匪歸却月裏花落匪歸却枝裏明年復生這枝按此終是道問學意未見德性耳卽其言而詰之盆月除天上之月亦除乎花落明年之花未落也匪歸根而何

陸子靜謂人讀書爲義外工夫必欲靜坐先得此心薛文清謂如其說未有不流入禪者吁心學失傳

久矣靜坐輒疑爲禪然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宜尼語也禪乎世儒推尊元晦朱之言曰靜而常覺則朱亦禪流耶是計其人之殊而不計其理之一矣

羅文莊謂胡叔心力攻禪學以想像二字斷之難服其心因謂禪家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余按文莊初有得於禪學故見其妙後爲語錄所

卷之六

四

誤遂貶其辭若曰所見者迺此心虛靈之妙非性之理則明德之註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一虛靈也在吾儒則爲明德在佛則爲光景在吾儒爲具衆理在佛爲非性之理抑何舛歟

林緝熙陳公甫門人也緝熙寄書云端默踰月從此得些光景何氏疑此爲佛氏頓悟之說嗟夫心猶鏡也塵之則蔽磨之則光端默得光下鏡藥之效也而輒疑爲佛則如有所立卓爾顏子亦頓悟者

流歟

王文成謂知行合一世多疑之謂良知卽天理則羅文莊攻之不置薛文清曰體用一源不可分而爲二又曰物格知至是明得天理盡也文清之論何殊文成今不攻文清攻文成蓋疑文成爲禪疑其人遂疑其言耳

論者曰道之道能生天生地生萬物者詩人已說無聲無臭非佛所謂玄者乎聖賢深懼玄之爲害亟亟焉欲人反諸身而求之孔子曰仁遠乎哉吾欲

卷之六

五

仁斯仁至矣子思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孔子子思孟子豈不知聞性與天道而立言垂教只在彙倫躬行上如先生者獨指未發之中而曰道必求其玄而後爲得道所云先生者指薛君采也夫無聲無臭卽指爲玄是古聖賢皆禪流矣又據所引且指仁與道爲躬行矣不知仁爲何物道爲何物反而求之不得又非玄乎况人之一身耳目口鼻已不勝玄而論者反以爲近信乎心學之失傳也

胡叔心曰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放心自收德性自養孟子以求放心示人反無捉摸下工夫處嗟夫心是何物忠信篤敬是何物忠信篤敬非心與參前倚衡非求與抑亦不思矣

胡叔心曰今人言心學者便欲說靜又曰彼信以爲靜時真無心與理矣於乎未涉靜境寧知靜趣靜如伏卵安得無心靜有鳶飛魚躍安得無理若無心與理無所知覺謂之頑空不得謂之靜矣

羅文莊斥王文成良知卽天理之非曰今以良知爲

大學之六

大學

天理卽不知天地萬物皆有良知否天高也未易驟窺山河大地吾未見有良知也又曰雖頑然無知之物而此理無一不具不然卽不得謂之各正卽是天地間有無性之物矣姚旅曰天下無無知之性亦無無知之理天與萬物之有良知最爲易見山河大地雖未見有良知却見有良能天下寧有無知之良能蓋有氣者方有知儘無良知山河大地寸寸灰矣

山川大地未見良知然有神焉無知而祀以爲神是

罔也有神而謂無知是誣也或曰神亦司山川大地者耳豈山川大地能神耶然則吾身一塊血肉耳神寧外來司含蓋吾心之神也

謂人無知乎言言默默行行止止各因乎時謂人有知乎不期言而言不期默而默不期行而行不期止而止若非知之所能卒辦也惟地亦然生長成收各因乎時又生不期生而生長不期長而長若有神存焉或曰天以四時運於上地應之耳於地何與答之曰天以四時運於上頑石枯株何獨不

大學之六

七章

應或曰應者草木地何能應答之曰草木非離土而生地蓋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也

羅文莊曰視聽言動不待思慮而知者亦多矣曰不思而知知必中禮禮非天理乎是良知卽天理也羅子行之而不著

或曰孔子教人只在躬行實踐孟子便云必有事焉而勿正令人把捉不得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孔子語也今試問心在何許仁在何許若何爲違若何不違反而求之於何摸捉蓋心學久廢講學者徒

事口耳遂昧操存

或問呂子曰見先生而退心卽廢弛何也呂子曰見我時一心退時又一心也姚子曰呂子之言二心非也譬之田有人則治無人則荒只一田耳

或曰子規呂子之言二心書云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何也曰而聞夫晴天雨天乎

李中丞講學動稱修身爲本後謫戍閩中過莆中猶張黃繼姚子曰心猶未正

屠緯真曰人生飽煖煩渴非沃以涼漿則迷悶欲死

卷之六

八

子謂衣食急涼漿遂可廢哉姚子曰屠子之以涼漿喻道非也蓋道者人之衣食過不及者煩渴也而智則涼漿也故非涼漿無以解煩渴非智無以入道

世以佛一死生捐形骸爲虛空不知人之爲累只此死生未舍耳因是而貪欲戀羶昏暮乞哀何所不爲死生一舍則孤雲野鶴何修不得由是家化則家齊國化則國治天下化則天下平若以佛爲守空未能及物則吾儒之道政齊刑所得幾何又進

而道德齊禮時雍烏覩

道者海也孔老佛者江河漢也江河漢雖異名其爲水則一其歸於海也亦一蓋不可執江以訾河漢矣

孝出於世家子弟者蓋多以其習聞禮義也亦有出於鄙野則仁義之根於心者不容遏絕也孔道猶之世家之孝也佛道猶之鄙野之孝也不可謂鄙野有間於世家矣

卷之六

九

孔釋異地其道寧殊今不求其道以治心惟計其人之異同猶香蘇豆豉均足發汗今不計愈病只執其藥之異同議藥未一人已斃矣

孔老釋迦立言雖殊爲教則一余以爲轍迹周流孔子聖之任也和光同塵老子聖之和也出離生死釋迦聖之清也合而一之謂之集大成

今講學之符不務爲人而務爲道猶之種樹不溉其根

黃鵠游雲氣煦黃壤陂澤是娛林臯亦適蓋無往而不得醯雞益醜爲天酸味是甘益醜之外卽斥鴳

安此學士拘達之分也

今夫鄙野之人見父箕踞見客則鞠踞非疎親而親疎愛有所玩矜於所躋也使客與居久亦必箕踞矣

鄙野之人得一物則必遺親不遺客客與親閑則不右客而右親向不愛今何以愛向矜今何以盡忘則天人之別也

今夫事親者有供具而畧文飾宴客則供具與文飾並隆非客厚而親薄事親者真心敬客者情親也

卷之六

十一

事親者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夕視寢朝問安膳必視飲必嘗有慶事則必召客可謂恭隆矣然親欲私所愛則忿然作色禮恭隆而孝衰者何禮者忠信之薄也

鸞之雛爲風所墮彷徨欲死父母之愛子者亦若是矣烏之雛拆足母爲含食雄爲撫摩世人之愛妻子者亦若是已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爲君子言也若庶人則不如矣

或謂余曰人之爲人恃有此五倫今只有半倫奈何

問故曰今所存惟夫畏婦半倫耳餘盡土直矣余笑而無以對也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夫者倡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今豈得其牝而牡隨得其牡而牝逝不亦牝者馳牡者逐乎今聞夫畏婦不聞婦畏夫婦一呼夫百諾不亦婦者倡夫者隨乎

妻子者繫驢之楸朋友者繫舟之戕

余在洪洞促裝將歸夜夢臨流濯足旋而清風吹波濕履余舉而穿之臨行口謂心曰濕履猶穿惡無禮也

卷之六

十一

呂司成於金陵鷲峯寺講諸部郎就聽呂修容主禮請上坐諸郎謙讓呂子曰如此將無道義之交耶今人知有軒冕不知有道德盜跖衣冠莫不羶慕焉丐人而孝友敬之者寥寥也

見枯木則踐及其雕爲社主也則僕僕然拜枯木不異而懼其禍福則異故耳

瞿塘壁立千仞斧鑿之痕猶存非神人不得爲爾姚子曰上古之人神中古之人人末世之人鬼

胡覺來問動爲陽靜爲陰是矣又曰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修德以靜爲主今日陰爲小人則靜卽小人耶姚子曰小人陰險君子光明以其德象陰象陽非謂陰卽小人陽卽君子也

飛魚如豚食之可辟兵是人之力不如魚草曰嘉榮食之不畏雷是人之膽不如草

魚不見水龍不見石鬼不見土人不見風余以爲人不見禍利之所在雖禍若丘山就之如飴

鬼不畏符只畏唾人不畏辱只畏妻

八卷之六

十一

積財而不解用亦猶藏茶與藏曆也

民生猶蝸牛然蝸牛緣壁不枯不已世人驚利不死不休

歐陽給諫嘗夢云世人營居逐室不啻燕幕蜂房

水非無耳豆非無目也而聰明則舛屐非無齒鞋非

無鼻也而臭味不辨燈非無心也而善惡何關爲

人而下同木石乎何以人爲

枯樹復生者仁在故也不仁之人雖謂之生吾不謂之生已

今世怪怪或問之曰吾學聖人一介不與問者因曰子能一介不取乎曰未也問者曰然則子只學得一介聖人

古之人一介不取易一介不與難唯其難所以易今之人一介不與易一介不取難唯其易所以難此古今人之不相及也

古之人儉今之人鄙或問曰儉與鄙異乎曰異儉者躬薄而豐人鄙者躬厚而膏人故儉者必能舍舍則清鄙者必吝吝必貪謂鄙之人不貪是謂清不取腐也

八卷之六

十一

今人動稱神聖弟視顏閔聽其言則是攷其行則背作聖在於人舍人而求聖是執錢牛而跨瑞麟也善哉曹元父之言曰聖人不求爲聖只求爲人吾人不得爲人遂不得爲聖

見燒濕薪誰能不悶如不得已猶之可也乾薪在傍悶當何如天下之燒濕薪者多矣然皆意得人知諫之以爲謗也則天下之譽濕薪者亦多矣薪一臂與之天下愚者不受也沈於利名逐逐弊

而不覺新臂顯弊軀隱耳世人見顯不見微視身
不若臂悲夫

笑亦有時矣喜笑者足以自禍不笑而笑則足以禍
人千金買笑不得笑跛者無錢而得笑反以爲怒
買者何心怒者何心平原斬笑以謝跛謂之好士
幽王以國而償笑謂之昏君笑之無益如是而世
不吝千金者則閻王押到錢也

人終日攢眉作苦以求樂耳轉求轉苦終無樂期人
能奈苦不求此樂信境行去轉無拘束觸地皆樂

讀書

卷之六

十四

境矣故夫逐逐營營者祇自苦耳亦何益哉

人皆愛死然以元氣佐喜怒以元神營無益是以愛
死之身而作催死之事

梁武帝之囚頂水不溢奏樂不聞愛生而畏死也今
粉黛成列絃管晝夜不但不守水而且簸水是以
愛生之心而行買死之路

鼠去勢則忿而噬鼠鴈孤飛則哀而警鴈

交惡人若養蜂然得免辛螫爲幸然亦未有不爲辛

螫者

蜀猿談經羅先生

效芳

習之因問何以不作人身猿

答人身不易得然產兩子之狐欲得其皮又不願
爲人矣

孔子曰仁者人也世知仁而未知求仁自孟子曰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世始知鳴鼓而求
亾子

孔子曰好學曰無終食之間違仁世知求仁而未知
所以求自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
長世始如昏之得燭如濟之得筏

讀書

卷之六

十五

燭原有光點之始明關中馮直指云人人有心人心
如燭宜尼爲人點燭耳

滕侯問學答之曰古之學非三墳五典心學也求其
放心之謂學無須更達仁之謂好故哀公之問好
學而答以不遷怒不貳過也心定始不遷心一始
不貳定與一則好學之功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也學好則忠信保而人不好則心濟而禽此仲尼
日競競而非以好學擢人也

善學者修內以攝外修外以養內不善學者修內而遺外逐外而忘內善學者日樂不善學者日喪道之未得也欲無情道之既得也欲有情情之未生也心欲冷情之既生也心欲溫

聖人之言爲明道今讀其書者以求利祿耳猶佛之教在空心今禮其刹者以求福利耳

或曰古之質美曰忠信今之質美曰聰明姚子曰昔之質美曰聰明今之質美曰智巧

古之學者能行而不必能言今之學者善言而不必

善行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顏子介曰古之學者爲人今之學者爲己可以觀世矣

聖人師天吾人師人師天故天地位而八卦顯鳥跡著而書契興師人故以書籍爲矢孔顏爲循道德爲鵠若挾詩書以荃富貴口聖賢而行梟獍師也而失所以師

夢者迷路不知身在家中比寤而始喜學者迷途不知道在此心何異夢者之未覺乎

接樹是教紅白是性紅不可使白苦可使甜則接之功也

謂雷屑如丹目如鏡毛如牛角人弗敢辨也謂兔有角龜有毛則羣爭之矣何則龜兔可見雷不可見也言行亦若是已今之談道者言則言矣行稍匿焉其孰信之

見人衣汗未有不樂告者見時文則否衣汚見告欣然濯之詩文有疵聞忠告必怫然色變若身見撻焉

吾鄉周瑛知廣德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舞公摘樹葉置童子懷中密戒之曰汝第舞若樹葉落地則笞汝童子心在守葉道士百計作法終不能動見守心者非邪所能惑

蕭汝芳初在太學日閉關靜坐臨試只看唐詩數首或以爲言曰三試文機盡在此詩

樹果者生髮挂樹鳥不食實爲政者誠誠立刑不試而民無干紀矣

人先偷果禽始爭嘗上先偷而下始有嘗法者矣

彩鸞臨鏡見影而舞銀杏臨池照影而生上誠感而

民式化捷於谷響矣

樹一移則悴再移則死治民者如護樹可也

有種新柳者令僕守之經數日不失主異其能守者

曰吾夜拔置屋內耳防樹則未失而樹無生理矣

今之牧民何異守樹

今之官民者若養蜂然與蜂爭食貪多者並亡其蜂

使虎牧羊使狸牧雞理家者不爲之

馭馬者先嚴下數鞭後鞭方舉馬即迅步先以寬後

卷之六

九

雖加鞭頑然不聽矣有所玩也然此中馬耳上馬

不待鞭下馬日加以鞭無益也余以馭馬得馭民

狐爲人生子猶欲爲狐狐之心未變也爲民父母而

搏噬小民則虎狼之心未忘也

東土有仕西土者爲妖所黜因棄官歸及東境妖不

敢前問之曰此間城隍嚴嗟夫神弛而鬼邪踴梁

者已

人皆可爲君子又皆欲爲君子而不免小人何則

世者未得其人耳譬之婦人貴賤由夫又如奔伍

勝敗在將

渭南史愚父直指云襲按楚楚中循吏僅僅兩三人

余答之曰吏由人品先有人品後有循吏直指曰

善哉言立品也

蒲有賣螺公方面巨眼瓠肥漆黑聲如銅鐘能止小

兒啼小兒啼父母輒曰賣螺公來矣兒識不識皆

即禁聲賣螺公賣螺輒以杖隨見驕兒教之揖揖

教之拜拜兒不敢轉視蓋先聲足以奪兒之魄也

今四夷多故廟堂不求先聲之士何智不若止噫

卷之六

九

也

倭迫雲間究一指揮從軍每出即先以白旗倭見白

旗皆相披靡一日易以赤旗遂見害於倭蓋白旗

者指揮之先聲也失其先聲與庸人無別此倭先

嚴而後易之也國家不知重士猶用指揮而不授

以白旗

韓求仲曰目不在面而在足何益賢不在國而在野

何益又曰吾不積賢猶止費人所積非賢必至費

國姚子曰有國者當深長思

魏懋權曰邊疆以敗爲捷。廟堂以賞代諫。姚子曰。明
今三十載。時事又可知已。

古之設官以爲民。今不爲民而爲君。古之設官猶爲
君。今不爲君而爲貴人左右。夫設官而至爲貴人
左右。則操煙之徒也。有中飽耳。尚爲國乎。

吏爲民者忘已。爲君者樹已。爲貴臣左右者固已。已
彌忘彌尊。彌固彌解。

水龍之國也。蛟決隄直以爲龍困。而蛟並困焉。不知
水亦蛟之國也。

卷之六

二十

魚者所以養鷺。一日百魚而分十鷺。鷺必肥。一日一
鷺而總百魚。鷺必死。鷺知所養。不知所害。
養鷺者不以踰尺之鯉。養鶴者不以針芒之鱗。擇所
任也。

之琅琊。解裝洗硯。童惟弗潔之慮。墨繡黝漆可鑒。頓
失其舊之筠陽。借宅栽柳。慮不垂楊耳。俄而垂楊
也。主人長鬚。唯嫋娜之嘆。悉剪其絲。任國家以豎
儒。何以異是。

李本寧垂楊也。焦弱侯墨繡也。不免宜夫。

官欲清乎。清矣而不免。以小節見訾。是求千金之壁
而責以微瑕也。

官當職耳。當矣。而猶訾以宴游之適。戶外之屨。是得
馬千里而數其踈齧也。

今世之求人也。若木必直幹而無曲枝。若水必平流
而無波濤湍激。若人必飯食而無酒飲。嗟夫難矣。

今清如伯夷。不以薇蕨遺人。必羣議之曰。有國而不
受盜名之竿也。今才如謝玄。却淝水百萬之兵。不

以紫羅徧餽。世必繩其後曰。此挾伎而從其叔者。

卷之六

二十一

圍棋而失墅者。則宣太后解加於身之說也。

蠅之清。無益於民也。獼猴之伎。無益於國家之事也。
螻蟻之陳。無益於邊陲之計也。世皆悅之。有所以
娛已之耳目也。

娛已之耳目也。

復貪獸也。使復盜隣之物。以與隣人。雖不喜亦不嗔。

也使盜已。以與隣。則挾弓抽矢。隨之矣。使盜隣。以
與已。則飼之唯恐他適。貪一而好憎。屢遷者何也。

已與人之別。利不利之分也。以是知狼不自貪。固
有縱之貪者。使一挾弓之心。天下無貪狼矣。

古之人以忠信待人正所以待已今以忠信待人則人盡鬼域何則彼得以忠信先嘗之也以鬼域防人則人盡忠信何則鬼域無所復施矣人之以鬼域待人也哀夫

下之爭也激於氣爭之不已也釀於上之不斷

劉曰寧曰吾未見耳目關于面手足關于身曾子曰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此意惟劉子得之

靖蛉食蓬蓬食龍龜龍龜食靖蛉物之相制有如此

者弱肉強食者可不鑒與

韓求仲曰無事既苦其分有事又虞其合善哉其言

民心

力用之不加減不用不加多烏獲一日舉數千鈞力故在也終歲不一舉力猶故也居高位性一啓口一舉手以薦賢者亦未審乎此矣

花彌開香彌遠開彌少香亦彌歛不開則濇濇乎無香矣人之好賢好賢之名亦准是已公則大則遠私則小則近

人之怯思澤惜齒牙者恐損已名位耳然喜士無如王元美元美名益大位不爲益小不及元美者身名亦限之如貨之售直不爽秋毫何則天道虧盈而益謙耳彼喉響纒絕聲華俱寂草木同腐者惜夫

張職方書楹曰所識窮乏者得我我必不爲或聞之問曰張子隱者乎曰析圭也或笑曰張子方乞墻不暇何有餘澤分人

穀城于相公子夜夏歌含桃初作花畏恐傍人見今

日食合桃空條誰復吟姚子曰居當路恡思澤者讀此可惕然矣

屈原宜放馬遷宜腐傳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觀其經觀其書不亦然乎

韓子曰以是諫非而怨之下忠也余謂屈原亦然司馬遷爲侍中紀賓客之知及下簞室左右不爲言宜也乃云交游莫救視不亦背乎

楊雄劇秦美新胡正甫謂雄卒在莽纂先此文或出於公云雲黃侍郎紹夫作文辨之甚悉雖然雄諫

莽當一歲九遷何爲官之拓落

邢性之問二疏陶令賀監俱知退者有軒輊乎曰二疏老而避禍知章老而好名唯元亮一段真隱有難對人言者

范丹看姊病姊留之食出門留錢而去姚子曰范丹能作劫

王戎持籌鑽李率多鄙之第父卒却故吏贈賻數百萬又能却劉肇筴布顧其人非齷齪者比傳謂王室將亂與時浮沉有以哉不然竹林之賢羞與比

露書

卷之六

二十四華

肩已

或問曰唐太宗爲秦王時弟兄謀之不較則不有身較之則有靈天倫如之何曰不爲舜爾舜棄天下猶敝屣也

張邵官舍紫荆半歲榮欲發因旱而舍英乍落半後發遇雨而爛目悅心盧觀察曰花未有不發者姚子曰花之開落在雨雨與不雨則遇也

或問人有方歿而名登賢書者何曰條去榦而葉猶生枝在瓶而花尚發耳

火中生鼠水中生魚樹讓樹而承露藤向樹而扳枝鸚問舊君犬戀貧主荀子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亦不察乎此矣田真之荆因聚散而茂枯祖士雄之槐因孝而榮瘁玄樊之松識意而西東武墨之花見詩而奮發花木之心皆脉脉與人相照謂花木爲無知吾不信也

露書卷之六終

露書

卷之六

二十五華

露書卷之七

莆田姚旅園客著

雜篇

神明者正直之謂甄異記載章沈同一女子被錄天曹主者乃其外兄女子脫金釧託沈以與主者乃得還又續搜神記載徐陽病死云爲吏所持見人多行貨得免因崛起將婦臂上金環去以與吏明日亦還世人作惡猶謂幽有鬼神若神鬼亦要錢是明赫之府與稱俗無異誰復警畏耶

露書

卷之七

雜

正直者方得爲神神異記載陳敏許官亭神銀杖後以鐵爲幹以銀塗之神降巫宜教投杖水中送以還之又云欺篋之罪不可容敏舟遂覆按此神計利之心與世人何異且覆其舟寧殊世悖悖負氣者流乎昧心固有鬼責而索索至是何以稱神搜神記云郭巨兄弟三人二弟求分以錢二十萬令各取千萬巨獨與母出居客舍夫婦傭賃以供給養妻產男恐妨事親又恐老人得食喜分兒孫減饌乃鑿地欲埋兒夫有母在以錢二十萬獨不可

留數千爲母地耶至傭賃以給又欲埋兒此皆矯枉過激飾行害理之大者焉得爲孝乎不然則傳者之誤也

劉伶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鋤隨之曰死便埋我人以爲達余以爲生趣既畢腐骨何爲失夜光而顧桂檟厚螻蟻而薄鳶鵬桎梏俗情烏能作達

羊暨爲青州刺史暨牛產犢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若妻生子亦可謂爲官舍所生遺而去耶蓋矯俗之過也但矯清勝於不清矣

露書

卷之七

二

道子問西土所產之美張天錫對曰淳酪養性人無妬心先是天錫遣劉肅潛弑玄靚而篡之位此不爲妬耶亦誇言不慙矣

文中子集載關朗爲文中子曾大父彥樸著遇夫之革斷國運之盛衰了了在目矣復斷文中子之生謂在丙午豈非以乾之變爲離乎後文中子生於甲辰不知五卦上乾之爲甲下巽之爲辰也亦千慮一失矣

顏魯公平昔詩文皆可喜獨不喜其書後見其與僕

射爭坐帖則松映雪明月瑩珠蓋魯公有意於書此獨以無意得之

蘇長公觀醉道士圖獨畏執杯持耳者酒以合歡酒政太苛誠爲惡道然紅裙雜坐酩酊苦難亦須執杯持耳方有趣趣

米元章非有潔癖有潔態耳韓經人手洗之至敝飲食之類有甚於韓亦必不經人手始爲真潔不然當洗腸刮胃矣汪仲嘉有潔性無潔趣仲嘉好男侍兒如炭引之同榻有何趣向

讀書

卷之七

三雜

柳永字耆卿崇安人。工樂府。官水部。宋仁宗曰此人任從花前月下。淺斟低唱。豈可作官。遂流落不偶。死之日。家無餘貲。羣妓合金葬之。郊外每春月上其塚。謂之吊柳七。夫生爲人主所忌。死爲羣妓所憐。快士也。亦快事也。況花前月下。淺斟低唱。神仙之樂也。鍾離所謂天下都開散也。何必歸隱冠帶耶。

禮記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蓋野夫黃冠也。劉惔採樂遊名山詩。道士貴黃冠。則指道士矣。文丞相

欲黃冠歸故鄉。意若以得爲田野之夫足矣。世皆謂欲爲道士。殊無意謂。

鳳凰之瑞。率以爲太守事。然荀爽爲榆次令。鳳凰集其境。王阜爲重泉令。鸞鳥至學宮。則邑令亦可用。鳳凰事矣。且太守事。樂稱黃霸。不知秦彭轉潁川守。亦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也。

製錦槩以爲令尹事矣。第傅亮讓尚書僕射表云。敗駕傷錦。備之前語。韋仁約除尚書左丞。約奏曰。不惜美錦。令臣製之。北魏李延實除青州刺史。曰。使

讀書

卷之七

四雜

夜行罪人。裁錦萬里。則用事政不必拘拘也。

抱朴子曰。行炁者。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之時。故曰。仙人服六炁。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爲生炁。午後以至夜半。六時爲死炁。死炁之時。行炁無益也。徐景休則云。春夏據內體。從子至辰。已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又只辨四時而不廢午後矣。參同契云。子須右轉。午乃東旋。又只辨左右。而不論四時矣。是二說皆參同契之病也。

吾鄉林三教先生周天之教云法天左旋參同契
云子須右轉午乃東旋則陽入陰還之說也不但
左旋矣又云卯酉間隔主客二名則卯酉脫胎爲
沐浴且宜住火養元根之說也此皆火候之訣必
不可越者吾儒恐不分火候矣孔子曰君子無終
食之間違仁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

人頭向天其屬之天乎草木頭向地其屬之地乎鳥
獸頭橫植其缺五行乎

露書

六卷之七

五雜

飛禽有耦地禽多無耦草木亦多無耦惟銀杏有耦
若無耦則須照影而生

金鯽以盆爲國以水盈縮爲荒熟終日行走不出只
尺之內

蚊以高樹爲樓閣以豐草爲茵褥夜飲清露甚適也
乃喜嗜人而糜爛於掌股

挂席傍門以蔽斜陽童子謂解維乎余招以附舟童
子曰此死船耳不見行走余答之曰爾在舟中不
見舟行若在岸上自見之矣童子曰岸在何邊余

答之曰回頭是岸

怒峯飛瀑是愁苦離亭

近余居有岳公祠長松蔭道嘗秋夜與游宗振踏月
祠傍松陰滿地涼露侵衣宗振曰家家解睡此景
惟我輩獨得若活七十年亦可謂百四十也

庚子除夜泊舟白帝城下縱飲口渴命童子汲江水
飲之味甚醇甜中冷惠山頓減聲價豈以雪消日
暖釀茲神品耶

半月泉在德清縣北水清而味重蘇長公倅武林請
假來遊題詩其上云請得半月假來遊半月泉何

六卷之七

六雜

人施大手摩挲水中天余亦有詩云半規禪定水
半尺珊瑚竿飲釣水中月來從松杪看一僧求書
書此與之書末竟荒東生曰此半月泉詩乎

壬寅冬某朝之遊父蘇武廟山中余適客羅明府許
因同金竹隱寺春過蘇廟前橋余指之曰此餘英溪
也六朝諸流居此時活溪種桃李花落溪中麗日
可愛故曰餘英開之曰待余教授於茲從遊者今
種桃溪傍不數年可復舊觀因循三載開之下世

語在人公言之斐然

王百穀作生域白馬澗因有三勝古梅古松澗水潺湲可聽後古梅漸次枯盡松是隣人物斫作薪售之不聽余乙巳秋欲往看趙凡夫謂二勝不存矣余猶欲往張異度曰卽今秋冬之際澗水亦竭矣臧晉叔曹能始同往清涼山看殘雪寺前有大樹謂諸同遊狀之已而曰積錢隱人此亦可隱余辟之曰櫟社之樗其大蔽牛晉叔曰此亦可蔽人

臧晉叔同登石頭城指江北諸山曰此八公山也余

卷之七

七 雜

應之曰八公山在壽春何以在此後閱志始知有飲者八公隱此非淮南八公也

曹能始同在葉循父園看殘雪指假山曰此是真山佳否余漫應之曰佳於心終不安已而翻然曰若真山者安得佳

入閩者多苦浦城山路余謂之曰翠嶠含烟綠林如染野花冬麗異鳥時鳴三里一亭五里一聚千山翡翠而爭飛澗水管絃而競奏家園之遊不樂於此

屠緯真欲桂冠有止之者緯真曰吾耳邊已聞太湖水聲活活

夏何能九月過楚新化道中見孤巒五采麗如朱錦作詩云誰說書生行路難楓巒如錦向人嫺當年傳食諸侯者未必秋風到箇山

陳爾鑑大行遊武夷歸與余談一貴人列騶從擁欵差牌上接笋峯因相對一笑後閱韋應物詩鳴騶響幽澗前旌耀崇岡始知癡絕不獨今人

倡卽佛也以能濟人又能破人慳吝

卷之七

八 雜

有典衣悅伎者或譏之姚子曰是不以衣故累其胃次是自能得趣者其視紕吝者爲之猶賢乎已言妓王弱蘭睚盧公旦適有微嫌坐上脉脉不相語王簪頭有鷺余誤以爲鷺問之曰鷺爲應雙今單何也王答曰鷺鷺也余戲笑諷之曰亦單鷺耳王不覺泣下蓋單鷺者單思也適觸其非相思耳張鴻父謂李肇卿曰富買數妓可驟致富肇卿曰寧遠作此余戲謂之曰今賣香者皆竊劉鶴顧春橋之名汙名不避祇爲厚利耳

壬寅後詞人各挾一妓夾秦淮而居吳阜倩梅子馬相繼下世或者謂天女散花兩人作羅漢矣以阜倩爲第一尊子馬爲第二尊洪仲章體羸曰第三尊必我俞羨長與爭羨長有雪豔仲章有劉二也一夕在許無念席上有述以告余者余謂胡可復挾兩妓當讓他人三尊次早報可復證無上果同輩相駭以爲異可復二妓爲陳大及大妹采采

王弇州謂羿能射九日其妻嫦娥竊羿長生之藥逃入月中羿獨不能射月於理相倍因作詩云不信

天

卷之七

九雜

雕弧摧九日却留明月隱嫦娥余謂此弇州癡語也羿非不能射月懼內不敢射耳

李宗衍束家伎不令人見余謂之曰山女插花有情不減西施西施毛嬙苟與我無情視之猶木偶也陳善化爾官攜俊童戲予流盼余謂之曰旣種名花不得不與人共賞

喻秀才叔虞能相地至閩訪管觀察曰使我此道行我不訪之矣余戲之曰足下乃欲目耕耶

喻叔虞與甘監司厚善有欲屬喻者見喻貌不腴遂

他屬喻聞而嘆曰彼未見吾腹耳何遽窮我余戲謂之曰皮相賢者不免於小人何尤

洪洞邢性之攻古文辭既謝諸生邑令尹與來往其附鄉紳上壽也署銜生員不便迺稱禮部儒士後以不韻改稱山人予戲謂之曰宜稱廣乘山人兼禮部儒士前洪洞縣儒學生員邢某廣乘其邑山也

米仲詔家童有下紅者中翰吳文中謂已嘗病此醫

治皆不效後驗之內痔耳一藥而愈則此不當問

露書

卷之七

十雜

內科當問外科余劇之曰亦非外科中書科耳

程用貞社集諸詞人而席多糖果馮問奇云何多糖

余答之曰欲作唐詩耳

夏何能金陵傲居小齋買花數枝類以賃春董茂文此部謂古只有賃春賃春自何能始佳甚何能太學生也余故調之曰原賃春何能錯認爲賃春耳

客京師寄居承恩寺北廊曾元贊太史見過見其寂靜云栽野竹數竿卽同仙人矣余答之曰仙人固難只學得輕身似仙人耳蓋以長安米貴也太史

爲失笑

臧晉叔謂澤室寄命撲滿不肯積書卽積之子弟狗馬聲妓又不肯讀貧士欲讀則四壁徒存細帙不備卽有書盈瓶又瓶粟營營志餒心煩對書如粗糲食不下噎有書肯讀惟曹能始一人年復正茂抱巨海以納衆流惟恐無書以塞其志余少時雖喜書籍而未當實事雖喜涉獵而不甚經心今職馭漸移若光難返每憶其語悽然斷絕

露書
卷之七
十一
雜

便於把捉今世爲之鉢柄者多矣其喜鉢柄者亦多

焦弱侯家居不卽起或謂所著養正圖未經御覽而私進於太子人以是薄之後讀澹園集載進養正圖疏則經御覽矣覲面之言猶不足信千載之下又當何如

薛助教教方正蹇澀仕途在鄉常步行一日過王百穀又欲看一友問所居王曰與人自知薛曰弟無輿王曰弟有輿令送去薛曰弟不慣乘輿旣別

去王曰身旣貴何自苦若此余應之曰不勝金陵游客乎王大笑蓋先是余嘗與百穀談金陵游客囊中不必有錢出門必乘輿作貴人狀故也

播州旣平或問數萬人並雇鋒鏑豈生命盡然與答之曰命也命繫於君有天時焉有人事焉請以匏喻方匏之結實也如斗如盃如盃如盃如盃不一本根一斷而併日盡枯此人事也背秋涉冬嚴霜夜零其如斗如盃如盃如盃者亦併日盡瘁則天時也有宋之末天時也播事則人事矣

露書

卷之七

十一
雜

齒牙旣疎食物一塞不期夾棍余顧童子快取科道拜帖來及至則剔牙棒也客異其名余解之曰立解嚴刑非臺省之權力不辦此

諸人方談古器余戲謂之曰有兩件小骨董未見下落諸君何不試尋或問答之曰周九鼎秦金人

太祖龍潛時與隣陳四漁四戲以魚罩罩聖躬後問所漁何地四意欲爲恭乃謬云烏龍潭太祖善其對授以戶部江西司郎中嗣後戲呼本司官爲漁長方子及先是爲此官乙巳曹能始集諸詞人

於烏龍潭登高酒酣席地劇談子及舉此以自嘲
屠長卿與徐茂吳不協嘗謂余曰茂吳日夜望我死
我今署詩文篆我死彼署之矣

祝無功處人如甘草人亦嚮慕之故能薦引寒士此
被察吳非熊曰金陵失一大輪匙已

屠長卿長齋自謂不近婦女諸人在西湖戲晚宿昭
慶寺馮開之扇一妓與長卿同榻及曉問妓云
彼擁被自眠殊不顧人衆訝寒凍奈何長卿不覺
云彼衷綿半臂衆失笑

書

卷之七

七

吳元翰醇謹不喜狎人謂吳孔子一日許伯倫嘲之
青樓比酒散諸人謂明俟我以纏頭來次日諸人
故不至元翰初過不便去書弄蹴促之曰爾輩速
我於火坑速以水來救

黃季父王長公嘗贈以詩今刻稿中作黃季文季父
殊怏怏余解之曰君名懋宜字季文亦可何不云
一字季文篆之石章乎季父甚喜後胡長白刻稿
所贈余詩多誤作桃園客余謂洪仲章字可改姓
亦可改乎洪曰桃園客佳

莆俗有不快者輒曰乏九成餅煎湯服謂低餅銀可
以解病耳余在建溪偶執戲謂王宗戡曰豈乏九
成餅煎湯耶王答曰君服湯以藥渣貽我

余入楚攜一蒼頭王宗戡戲謂余曰此佛脚也問之
曰急時可抱

胡繩武司農招予集朱元介少宰閒園是日余乍疾
少宰問故余答以昨寒穿紗衣所致旋而余蒼頭
在余背立少宰訝問此爲誰余轉視曰余僕也少
宰遽曰此卽紗衣

書

卷之七

十四

吳元翰謂鄧翰卿爲鄧蛟蝶人問其故曰翰卿騎拔
幃身重重絨衣道邀余飯進門從者始市束薪升
米猶之蝶翅文彩有餘而身分太小矣

史愚父直指問閩中重青烏家乎答之曰重之第見
布衣墓出公卿希見公卿墓復出公卿直指曰德
可修福不可徼也

朱仲成觀察云其祖曰運久者別駕東昌署堂邑篆
邑有胡馬蟻者名某作文過思每難入彀一日蟻
填滿睡牀僕方舉火焚之胡駭問僕語以故胡曰

物命也聽之後胡秋試每舉筆蟻輒聚筆穎令不能書胡歎命薄因擲筆假寐遂睡熟比過午守舍軍促之曰遲矣胡忙迫卽信手寫去是科中第人因呼之曰胡馬蟻

庚午福建場詩經題是蟋蟀在堂將填榜聞蟋蟀在卷中鳴舉之爲謝杰卷因去朱廷揚名而填謝遇合豈有神耶

林紹用父善春秋與鄒德溥爲名交癸未會場春秋多昧旨紹用趨問鄒鄒初託不知此行憐其貌呼

卷之七

十五

問之曰汝閩人識林繼志乎林答父也鄒曰如是則通家也卽授以旨出場繼志束裝促歸曰吾尚惛然況孺子紹用答以吾遇鄒君繼志曰如是卽入殼矣揭曉果入殼

焦弱侯博雅且善講學久困場屋已丑楊修撰起元

分考於場中尋其卷初得一卷曰非也再得祝無功卷曰初場似矣第後場不博最後始得焦卷因謂前二卷皆講學者并取之祝無功謂予講學未始不利

顧太初負重名丁酉葉進卿主應天試比折卷不見顧名謂此佳士試尋看所制稅甚佳爲一老學究塗抹之矣卽取前列儻非顧有夙望明珠沈之海底已

萬曆庚子浙江秋試外簾閱封卷錄九十名欲以驗內閱閱竣廉憲李本寧公嘆未有元卷上虞尹胡君直公曰某所閱一卷可李閱之亦賞嘆取二三場閱之曰此真元矣則來宗道卷也比揭曉來僅不入格至癸甲連捷人始服二公知人

書

卷之七

十六

癸卯浙秋試士上虞尹胡公對黃節推景星曰浙中

書經名士來宗道賀萬祚兩人也倘在房中而失錄者場事畢罰一席爲西湖主人比折封二十一名賀在胡公房錄之矣黃以目語胡作喜狀五十

二而來君亦在黃公房中舉之矣胡因閱其卷猶以不前拔爲快然兩公之賞識亦可謂精矣

晉江秦伯起名鐘云爲秀才時不閱時文閱程墨程墨亦不再過目平日只看古文詞賦知友謂之曰必司馬遷主試李杜房考方能入殼第苟得第卽

聯捷矣癸卯年秋試奏自早至晚始作首義自咎
不閱時執致筆枯澀後六篇怙迫卽信手寫去天
明尚無稿既投因門已下戴葵鎗復回請騰稿是
科以後六作欲擬魁因首作抹勒殆盡屈置十二
然卽中甲不出友人評騰

聶直指豹按閩以拔薤爲主緝仙遊李御史多諸陰
事李皇甚有爲指畫者李乃衷繡衣而見懇之曰
狐死免悲聶爽然自失置之

蕭俗舊質朴嘉靖壬戌前諸生槩布帽與齊民無別
露書

卷之七

十七雜

一生野外便承過以爲民也朴之五生進城訴諸
同袍衆譁俟承旦日廟謁持膏藥如面大敷承面
承于思一時難揭去因共毆之令護丞怒欲治狀
令姓某故墨諸生因聚家丁圍令宅三匝欲窮其
貨縣與驛項背相倚有媚令者於背穴牆出其貨
於驛屬過客順去令旣空居始治激變狀諸生相
率訴諸當事當事詰之曰令父母也天下無不是
底父母父雖不慈子不可不孝何故訴令諸生答
之曰令南面而治我吾君也撫我則后虐我則仇

當事爲憮然

從伯諱文知新寧時德清胡公友信知順德粵西伍

某知新會入省參謁三人每聚首胡獨與從伯談
論古今新會內不快新會無善政姻親蔣選部欲
拔無由以屬于同鄉張直指按粵屏人問之新會
云有善輒爲胡姚所構直指銜之順德有海直指
城下賊常夜猝逼城胡因令訟者載瓦石填海以
抵贖填可二十里順德賴以安堵胡家故富每催
科不及格卽從家取資足之後考績署此二事直
指考之曰善地利未必得人和善催科未必能撫
宇胡頓足立斃先伯後亦以他事中去

露書

卷之七

十八雜

屠長卿宋西寧侯以九日西山事有妒而蟻之者長
卿去諸詞人餞之盧溝橋屠問宗宗漢曰西寧侯
與僕還往每讌君必預易內之事信有之乎宗漢
曰青天白日之下誰敢爲魍魎魍魎

從父新寧公上公車在長安街見老翁賣人作父者
行人聚觀旁笑曰有買子寧能有買父者乎不數
日一萊傭者迎歸養之萊傭家有百金少喪親夫

妻孝慕不減丁蘭又虔事神神故授之意叟入門
卽病孝養半載已盡所有夫婦因謀鬻身以終之
稟命於叟叟命鬻所居買車載已回故業叟家資
故百萬有子不肖去家半載其子已費數十萬因
與子中分載入長安就賣菜傭老焉叟蓋智人也
甲辰有人載一女子手纖足小顏色妖麗至金陵上
新河賣之一太學納百四十金得之定情之夕一
男子也訴之朱侍御侍御曰從江上來何從跡之
又一太學見之願以八十金與求此生反不忍舍
露書

卷之七

十九雜

之已

吉道人父秉中以給諫論嚴氏廷杖死道人七歲爲
任子十七與客登虎丘適上海一宦家夫人擁諸
婢來遊一婢秋香姣好時道人有妙之喪外衣白
衫裏服紫襖絳裋風動裾開秋香見而含笑去道
人以爲悅已物色之乃易姓名葉昂改衣裝作婬
人子往賄宦家縫人鬻身爲奴宦家見道人嫺雅
令侍二子讀書二子習舉子業道人陰教之二子
益愛瞻道人道人一日求歸娶二子因留之曰爾

母歸娶我言之大人爲汝娶道人曰必爲我娶者
願得夫人婢秋香他非所須也二子爲力請卒與
之定情之夕解衣依然紫襖絳裋也秋香凝睇良
久曰君非虎丘少年耶君貴介何爲人奴道人曰
吾爲子含笑目成屈體惟子故會勾吳學博遷上
海令道人嘗師事焉甫下車道人隨主人謁令既
出竊假主人衣冠入見令報謁主人并訪道人道
人外父白方爲吏部郎今問起居甚悉旋道人從
兄東游其僕偶見道人急持道人歸宦家始悉道

卷之七

二十雜

人顛末具數百金裝送秋香歸道人道人名之任
字應生江陰人本姓華爲母舅趙子

張幼于之父任俠好雅家有大鼓一面鼓面畫花迺
唐伯虎筆

吾鄉李明府頗豪奢史孝廉性嗜欲召客而怯李因
計於內內曰李多早至以芋糜之可得減省史如
教李悟其意是日故快嚼漸及隣席史益駭囑詰
之李給之曰謝君進芋故開胃進食史驚愕疾趨
呼內曰後必不可以芋款客開胃進食物也

趙城劉秀才雖一妓妓謂與親後暑夜開門睡劉潛

入其室覘之妓方與夫狎夫問我親乎劉大親乎

妓答劉大以錢親耳劉始詎忿

洪洞秦秀才雖妓玉梅卽有公事將藍衫至其家便

脫藍衫爲推磨以爲常後玉梅兩眼翳秦自謂舊

情猶日至其家奉湯水一日秦在牀前坐妓以爲

夫耳遽問秦家無廉耻的去未秦答曰秦家無廉

耻的尚在此事汝嗣後始絕不聞問

姜督學行部多面定優劣時文字多至千字仍有套

錄書

卷之七

二十一雜

字如知行分股之類姜一切裁禁試闕縣時一生

作可四百字寸咎之中失檢套語姜閱畢署一套

字生遠望志云文字未有如我短者乃云太長

李郡丞

宜春

初爲諸生卽博古貧而授經富室託書

鄉禁未應大書防盜二字李公屬禮記書之曰坊

盜里中大哄謂秀才不識字富人遂謝之歸

湖州家置花舫必架屋水中以棲此舫免就風日何

叔度云一鄉紳指船亭曰滕王閣序云飛閣流舟

寫景宛然同遊爲忍笑幾欲腸斷

跡篇

左傳楚子重伐吳克鳩茲于橫山注在烏程南橫衡

古通用今按章元禮先生舊居之後有小山曰衡

山卽其地也章公別號衡陽以此

沈麟士武康人隱餘不吳羌山餘不溪名在今德清

縣孔愉封餘不亭侯卽此吳羌山在德清城南以

吳羌隱此得名蓋麟士里中之溪山也今詩紀作

隱餘于吳差山卽詩羌山中亦作差山中麟士未

嘗隱餘于餘干亦無吳差山

錄書

卷之七

二十一跡

卞和泣玉荆山或謂在南漳在懷遠矣但攷之蔡中

郎琴操卞和歌曰悠悠沂水經荆山今精氣鬱決

谷岩岩今中有神寶灼灼明今穴山採玉難爲功

今按沂水出蒙陰艾山經沂水縣西又南逕諸葛

城王祥墓至沂州城東小沂水入之又南經郟城

西北至邳州入河則和得璞之荆山要當在其間

今沂州西南六十里有荆山不識是否若在襄之

南漳濠之懷遠安得悠悠沂水經其下耶

汝寧府輿圖有天山云山在天地之中故名載山

在城北余過城北極目平地並無突兀安得有山
豈古以稍高者卽爲山耶

洛陽北邙山自狄梁公橋視之地高數尺一隴耳若
登其上亦平地耳塚壘壘故在蓋江以北寡山平
地稍高卽爲山耳

青州雲門山壁多瓦礫及海蚌之類或云劫灰中舊
物也

點蒼山爲大理府後案山中六月猶積雪城中樓居
往往見山六月輒開窻看雪兩都夏月賣冰大理

雜書

卷之七

二十三

夏月賣雪皆異境異事

建寧府都司內有石壁壁有風穴夏出冬入大暑坐
其傍令人挾纊

孝陵衛觀音寺觀音座後壁一石方一丈六尺餘大
士背石坐傍視之大士眉髮正映其中如對鏡然
陝西藩司堂後有定官石一片色黑云隋唐時落星
石也初在鄠縣至唐移置府城九耀街舉子多以
鐵釘釘之以卜中否釘故在今移司中云以釘釘
之官清者入否則不然故曰定官石石首篆此三

字

九鯉湖山上一巨石危立石上一指指之輒搖搖不
止努力推之反屹然不動

丁司空濬河於珍珠橋竹橋之間得石山於河底高
若干丈上有字云宋某年臧茂叔游此勒是必園
林之物久而在河底高陵爲谷耶

青州東門外有兩大磚方丈許不知是何時物

秣陵問半山寺人無知者六朝事迹謂在謝公墩之
前似矣以荆公詩云我屋公墩在眼中又荆公捨

雜書

卷之七

二十四

宅爲寺非在墩前而何第半山者因自城東門至
鍾山正得其半也古城東門在今大中橋謝公墩
反在城內西北與自城東至山居半之說不合矣
顧太初侍郎客座贅言云大內東長安門外銅井
庵傍有半山里卽半山寺舊址最得之然謂中有
一墩卽謝公墩又恐未必然何則今址寺與墩爲
一處者皆泥捨宅爲寺又泥我屋公墩之說不知
云自城至山居半者荆公每游鍾山自居宅出城
至此適得其半必另有別墅暫憩之所後捨爲半

山寺耳非捨居宅爲寺也故余以爲墩自墩寺自寺不必牽合爲一處也

謝公墩在冶城後李白詩云冶城訪古跡猶有謝安墩是矣第今人謂紅土山卽謝公墩則非六朝事跡云寺後有謝安墩其西有土山曰培塿乃荆公次渠積土之地陸放翁親游其地載在入蜀記亦云然則土山自土山謝公墩自謝公墩也

六朝事跡云謝公墩在半山寺後土山在半山寺西及紀東山又云上元有兩東山一在鍾嶺爲劉勰

入卷之七

三十五

所隱一在崇禮鄉土山是也謝安于土山營築以擬東山今去縣二十里按今之土山在古邑城中事跡云去縣二十里豈更有一土山耶

屠長卿金陵八詠其一爲蝦蟇陵詩云彩毫金粉各成行南國風流總擅場芍藥朱欄浮夜月芙蓉水閣映初陽客來簾外題官扇馬到花間踏殿香今日淒涼陵下路霜高平野散牛羊又金陵道中八首其一云龍盤山勢入青天六代豪華逝水前香散蝦蟇陵下路行人車馬踏平田按秣陵有蚡蟇

磯長卿以爲蝦蟇陵誤矣蚡蟇磯卽宋齊丘使人誘沈汪台符所蝦蟇陵在西安府城內蓋董仲舒墓人稱爲下馬陵訛作蝦蟇陵也但蚡蟇卽蝦蟇易誤耳

留都午門前有數尺地不生青草云方孝孺受刑處荆門州南行四十里曰麥城杜預攻此設鹽城磨城而破之卽其地也其地周四十里土皆黑土人以雲長走麥城遂謂雲長因此作家訊畢覆墨水於地因而土黑訛其名曰墨城夫一硯墨耳安能黑

卷之七

六

四十里之上誠野人不根之言也

曾國孔林泗南洙北上無鳥巢下無荆棘

泰安州古爲博邑所隸有羸縣季札葬于羸博之間

卽此

蟬縣東三十里有石門庄相傳爲子路宿處

蟬蘭陵城古魯之次室邑昔次室女倚柱而嘯次一作漆

去資縣五十里有接輿社云接輿歌而過孔子在此

後因以名社

蒲塘北之北往皆人居後漸烟散化爲玄宅從兄允

可一園據其趾曾開地取土入地數尺卽有磚漫
凡三見亦陵谷變遷之一驗也

慶都縣城南河涓涓細流雖隆冬不凍土人稱爲溫
江河以地脉溫耳旣曰河又曰江儒履鞋意也

應城縣西南六十里有溫泉上池石體囊米其中頃
刻可熟南十餘丈爲下池泉出土中熱不可浴引
水向南以石甃坎而浴兩池苔草青青魚蛙跳泳
於內若以他處投之卽糜爛矣

重慶府入合州可百三十里江邊爲溫堂寺殿後有
溫泉冷泉泉源相去尺許西源冷如秋霜東源暖

卷之七

二十七

氣蒸人分流殿兩傍而合注於殿前石池池中架
石橋橋下羣魚聚焉以水溫冷適中耳欲觀魚則
寺僧持竿驅之始勉一出魚長尺有只容貌頗不
佳寺名崇教古名縉雲山一名相思以
山有相思崖因有溫泉俗呼溫堂寺

嶧縣北六十里有滄浪淵卽孔子聽孺子歌滄浪處
嶧邑滄浪淵旱禱則雨禱者以缸置淵趾水自缸湧
卽雨俗謂之聖雨水

泗水縣東北有盜泉相傳謂孔子不飲盜泉之水卽
此

關中王孫長房招予遊曲江不羈宗族謂曲江昔時
掘地三尺卽及泉自嘉靖末年地震後十尺始及
泉昔時冬無青草地震後冬且原草芊芊不殊春
日驗之信然蓋地氣漸煖耳

櫻桃渡在德安府城西南三里許往見太守王璽詩
云樹裏人家半掩扉風光彷彿武陵溪行人欲渡
傍花語乳燕飛來隔葉啼兩岸暝烟分野色半篙

卷之七

卷之七

二十八

春水亂雲泥漁翁向晚醉村酒長笛一聲歸路迷
令人心豔而幾欲縮地比問渡日芳草兩涯蒿萊
觸目不覺興味索然

餘不溪在德清城東門內孔愉放龜餘不溪卽其地
今有祠溪干不音拊花蒂也六朝沈氏沿溪種桃
花落溪中故云餘不一說不音浮謂此處水清別
處則否至今土人繰絲者皆採舟至此載水濯絲
獨白蜀稱錦水此可稱絲水

章元禮先生宅在德清東二十里齊眉山下宅之東

爲蠡湖湖南行十餘里爲蠡山山上祠范蠡西施
云蠡攜西施隱五湖卽隱此湖寬數里其中島嶼
星布正合蠡種魚經之法今島上往往人住有桑
麻雞犬之聲風趣何減桃源

草堂前爲百花潭潭實在錦江中潭水稍深於上下
下水比潭中水皆輕四兩想潭底有湧泉味獨
醇醲耳成都烹茶者皆取水於茲

海水皆鹹蒲巖潯山下海中突開一泓水獨清冷

井水多醴去余家數武曰孝義井雖在人居之間而

蠡書

卷之七

三九

水獨甜冽可與惠泉爭價取以烹茶色味俱佳汲
者無虛日

蒲延壽橋南行不數武一井八角曰徐井云是徐狀

元所鑿中界石梁梁左右水一甕輕重較爭四兩

金陵鑾駕庫迎東有銅井庵庵前銅井以銅爲底蓋

下通大江井中水如鼎沸魚鱗隨水上下可謂浪

井矣

秣陵吉祥寺雷從地奮遂成一井井泉味獨勝今謂
之雷泉

京師安定門外有井曰滿井者水只平井口加輒數
尺水亦加長如所甃而止近加石槽水復適槽而
已蓋汲之不減不汲不增且能隨意高低故曰滿
井

去京山六十里曰接官亭農人方可耕地失足視之
一井二口井上磚篆漢節妃井傍篆五九百年方
可來淘

平都山關王廟中案前一井其深不測欲看者燒紙

錢擲井中於火光中觀之謂下有海眼故多歷年

蠡書

卷之七

三九

所而灰終不滿

泉州洛陽橋望之有娘子橋橋比洛陽雖低而長過
之云先是入番船壞有人得島見巨蟒夜出有光
如豆因插刀穴口蟒出爲刀傷性急直奔胃破腹
裂遺下明珠累累其人既歸遂得巨富隣初未
知後覓富家女爲婦富家翁恠其誕妄因給之曰
余女畏渡海風波能作橋又金布與橋埒卽嫁女
與之其人卽作橋布金俗因呼爲娘子橋

學官皆祀孔子滋陽惟祀顏子以顏子爲滋陽人耳

壬子充守吳汝顯始建議易之

汶上縣公座下有一池刻石作五魚魚立五方云孔子爲宰時置生魚於中事得其平則魚各依一方今姑存古意耳

官署門皆設屏江寧縣地謂是牛穴門前兩圓亭謂爲牛角門不設屏設之則令病喉向有設之者疾作而撤

青溪小姑者漢秣陵尉蔣子文妹也嘗遇難妹挾兩女投溪中死則青溪之有青溪小姑祠其來舊矣

入卷之七

五十一

萬曆戊戌間有以通紀載黃觀夫人翁氏死節挾兩女投淮清橋下見此像相似以爲當時隱其迹也遂改作節烈祠祀翁氏母子余心不安問之焦弱侯弱侯云秘閣見書載翁氏母子死節在賽公橋三屍倚岸久之有以一木共收之者至弘治間始有以土掩之者賽公橋近馴象街與配象奴說合癸卯弱侯倡議於橋傍建祠祀之乙巳猶有新青溪之祠者

九經湖九仙廟每科舉年祈夢者襍遯便者夜輒爲

蜣螂螻蟻轉盡雖烈日終不聞穢人稱爲聖地

莆墓兜

地名

東曰白水塘塘西盡一嶼曰浮嶼嶼上

有神宮曰浮嶼宮嶼隨水上下平日嶼與水平比水高一丈嶼亦不沒今有石橋鎖之云水漲亦稍沒矣

莆荔浦一神宇相傳爲魯班造兩翼相遙中開四窗飛亭上覆雨無簷溜

天下學官皆書明倫堂獨應天府學書明德堂云文天祥手書存其跡

入卷之七

五十二

莆港頭有新有社三字爲文天祥手書筆勢遒勁翩翩欲飛云港頭鄭氏有祖學士曰願吉者與天祥友善天祥當播遷時至其家欲招以助已見鄭方一牧雞知無意世務遂去

湖州府三字謂趙孟頫書局促無韻管辨其非土人謂愈臨愈失真耳後見謝在杭吳興枝乘謂元稱路不稱府益了然

吳興城中天寧萬壽禪寺是趙孟頫書謂初在案上戲書後書終不如因鋸案作扁今砌合之迹猶可

見

吳興倒龍寺正殿雖新建然古壁管夫人竹今猶在

惜傍著樹耳

蒲陳山頭 地名 一神官因就顏更作於梁上得宋時

曆日及童子做紙一本做書卽上大人孔乙已詩

高宗嘗書登瀛閣賜黃公度黃居卑隘乃模刻巖濤

山石上今山上有廟曰登瀛閣本此 閣在蒲城北

金陵鼓樓及江東門不打五更云江東門地 太祖

僧之水母許以五更還之故然

金陵鼓樓上二十四鼓以應二十四氣中置大鼓若

太極然西行爲鐘樓鐘有四一懸者一坐其傍一

仰卧於鼓樓東一在江邊或曰飛鳴宿食也

牛首山塔西一室門留一窺掩閉則塔倒影在卓裙

上因呼倒影塔

秣陵鐵塔倉舍以塔名塔晴夜卽有紫氣或雨夜放

光或晴日有彩雲一片籠罩其上蓋建塔之所下

必有舍利吐爲光彩無足怪者第此塔久塞不開

相傳謂登之可望見大內 太祖因廢寺而閉塞

近丁未間董崇相爲司農管倉始開之今便可登眺矣

天下塔皆圓余所見西安慈恩懷慶東關爲方塔惜懷慶以排馬匆遽未及登耳

今人稱舜崩于蒼梧葬于九疑皆本於史記但孟子與呂不韋皆在遷前一云卒于鳴條一云舜葬於

紀蒼梧山按陳留有鳴條亭海州有蒼梧山海州

近莒之紀城則舜所葬在海州明矣遷知楚有蒼

梧不知海州有蒼梧遂誤後人矣

三十四

江夏東湖驛有梁山伯墓墓傍十里之草人皆以衣帶絲縷盤結如螺謂之結緣則此地之草應謂結

緣草矣

漢書高獲傳載獲卒于石城按池州爲吳石城侯邑

獲卒卽其地今池州城西臨江有培塿高丈許卽

其墓片石橫勒其傳於墳面獲與光武有舊光武

曰欲子爲吏宜改常性獲曰臣受性父母不可改

也遂辭去其人亦嚴光流而名稍晦於光可謂真

隱矣漢書注云石城在姑蘇西南誤應作姑孰西

南

汜水地名去寶應縣四十里汜音已村人開土見磚因窮之見一穴

若巨屋棺居其中按之袁術夫人墓也開土者次

年疽發背死初玄州國子正說丙辰年事

萬曆二十四年南昌瑤湖村岸崩露一巨槨棺皆楠

香木中空無人唯鐵堊一可藏穀一斛鉄牌一

上篆吳征北將軍黃蓋墓

秣陵鳳凰臺傍有阮籍墓壬辰李公昭掘地得石碑

半段曰籍之墓旋又得半段曰晉賢阮始知此地

卷之七

三五

爲籍墓後有人窮之多得殉物籍蹤跡多在山陽

不知何以葬此楊明陵鳳臺晚眺詩云秋微朋節杖具遊鳳皇無迹刺雲流臺緋古

佛蓮十月酒狎高賢辨一丘所謂高賢辨一丘正指籍墓

南陵縣郭外富人開塘見一石槨槨下金作八寶墊

之啓槨一金頭甚巨蓋古陣亡者葬此富人原萬

金因得金見訟家事盡落

郭冀淮陽太康人也天寶中避亂汝陰與夫人馬氏

同葬於潁州城西八里鸞翔鄉今其地名雙塚張

大司馬云爲諸生時居民張繼寶掘墮得古磚二

徑二尺許一刊行書大字通逸有晉骨云吾居此

宅千年後有張氏稱長壽破吾宅者不吉一小楷

書云淮陽郭府君記府君即冀也大司馬爲文祭

之磚仍瘞故墮問是年繼寶闔門疫作子四人俱

罹官刑繼寶八十四始卒悉如府君所讖

莆林母墓唐九牧之先母墓九牧者弟兄九人皆爲

牧守其先母喜施日施一道人道人德之指地爲

謝云當出一斗芝蔴官母墓在烏石山半據演武

場上山原在城外後拓城址遂在城北門內有謂

卷之七

三五

演武場宜在城外者移之林氏科第輒有作輟因

徙歸故處云墓是獅子穴得操演其勢始備

莆城北門內有地名後村劉尚書克莊之號後村不

知號以地起地以號起相傳謂尚書家有井疫時

汲飲輒愈尚書厭煩塞之人因謂劉尚書無點水

思公知人心不歸作疑塚十今延壽出不數步即

有石翁仲辟邪土人皆呼劉尚書墓

章元禮先生舊宅西牆外卽爲趙子昂墓翁仲石馬

具在章公留心草書或謂爲子昂後身

單父西北八里有陳子春墓子春不知何代人俗傳爲三官父云美姿容有學行東遊海岱三龍女悅而適之後各生一子爲三官

太行山中有碑標之曰孔子回車處石路有轍跡云是古跡不數武有孔廟云廟因跡而設但書載孔子之趙聞趙殺竇華鳴犢臨河而嘆曰吾之不濟此也命夫是車跡至河而返未登此山心竊疑之北閭水經注云孔氏遷山下追思聖祖故立廟存饗則跡亦太和時修廟因廟而訛言耳

圖書

卷之七

三七

黃州赤壁山下江渚有石碣刻毛寶放龜處蓋世人皆以放龜爲毛寶矣不知放龜者寶之軍人也後邾城破放龜者投水如墮石上視之卽所放龜也載之東岸獲免又按王隱晉書曰毛寶據邾城陷寶屍沈江不出戴詳移告河伯使出寶屍十餘日乃出足證放龜非寶矣

棲霞寺明徵君碑唐高宗御製上元三年歲在景子立其曰景子者丙子也因前代避諱耳今綱目丙子作儀鳳元年本年改元也金陵瑣事云大中庚

子歲立誤大中宣宗年號也歷十三年中亦無庚子

金陵解成父諸子從軍陣亡太祖龍潛時與有舊因令見其孫孫始能言因名之曰解道朱筆手書解道二字賜之今筆跡猶存武狀元曰解元者其後朱匣藏于家

西安城中開福寺有貝葉經三葉每葉橫書梵字四行其葉如竹籊闊竟三指長四之短者兩葉視長半圭僧云唐時物也今天下只有十葉彼寺得其

三

開福寺藏光顯師惠月所書華嚴經字皆泥銀惟佛菩薩世俗來法天諸字泥金字甚佳禪師隴西人爲終南山寺僧蓋至元二十八年歲次辛卯四月八日所書者然此直手跡耳近日釋寶藏在京師書法華經將竣事數日舉筆卽火光見尤爲奇火光佛光也

露書卷之七終

露書卷之八

莆田姚旅園客著

風篇上

天子於親王有答書稱之以行次曰某王叔父殿下或叔祖殿下雖尊尊而親親之意諄然

太子入宮儀從先之以宮女十數人皆坐布兜內人舁之次中官十數對最後一對抗刀太子坐肩車皇孫未賜輜則亦坐布兜用宮女者云進宮則中官皆止扶翼嚮導皆官人矣

郡王於親王稱臣同稱曰王而名分截然矣

侯伯見相公舊制皆避道世教陵夷漸成苟且近劉相公奉命祭丁前列校尉十數人開道天威在上尤宜敬避彰武伯初襲不聽呵殿相公竣事攝其長班付錦衣獄伯始怙迫懼劾謝而得免蓋相公攝人必遣校尉而羈人必在錦衣

吏兵二選部選後皆有宴兵部則大司馬及兵科都給事上坐諸郎傍列吏部則吏科都給事先陪冢宰宴酒竣復陪諸郎宴前後二席俱上坐蓋天官

不欲苟屈分爲兩席耳章元禮先生爲武選時適與同年許給諫同事宴散長安道上許調章曰何隅坐此章調文選許亦調吏科宴散章戲謂許曰今日同上坐矣許答之曰君是第二席

獻歲初二南都謁文廟大小九卿及省中在廟二門外一舍候齊臺中不與焉初至一揖太學生遞茶拜廟後就東廂以爵序立分左右兩拜拜已左右換班復兩拜參贊機務尚書班在冢宰左未加參贊勅班在右既坐九卿在上省中及司成下陪每

位頭腦酒一鍾

酒中有二物肉貝黃菜之類門役仍跪奉盞金鐘酒盡而始起

臺省威儀自別南都禮部拜牌省中至儀門下馬由脚門進拜畢由中門出儀門外登肩車出臺中在大門下馬兩門出入皆從脚門

朝制南北官俱騎馬隆慶間因南人不慣始乘小轎不數年北亦如南矣省垣道遇大九卿或拜之仍上馬越數步始乘轎名之曰引馬

凡考滿過吏部必素服歐陽伯宣給諫通接皇太子恩詔四司不受門揖比留飯四司皆吉服必請

給諫吉服此從來異數也

凡上疏者以副呈當事皆曰揭帖獨省中曰疏草

南都官皆行南禮惟臺省行北禮余初在耿公祠見

祝給諫與耿中丞揖中丞在左余意之曰給諫長

耶或中丞長以其兄祠中有主道耶後在給諫宅

中王柱史來揖亦在左余尤疑之豈其盟弟兄耶

此王行問之祝給諫始悉其故

北都皆行北禮聞之胡繩武司農云吏禮二部獨行

南禮

卷之八

三

天下撫臺見所轄司道皆自據上坐惟淮安巡撫前

席豈以道臣與部郎同見耶巡撫與閣下帖稱晚

生獨貴州用手本署官銜晚生年月下稱晚生某

不知何所昉而然屠長卿云作令初見巡撫上坐幾欲扯之前席後始悉其故

今駕前有圓扇數對非扇也乃安漢刀也蓋內列列

爲刀外作皮罩以備不測也

五城兵馬曰頭牌二牌五牌者頭牌有印無牌二牌

五牌皆有令牌故云然夜間巡城則執牌指揮使

以下見牌皆跪尚寶司坐廳日兵馬送查以物擊

之以驗不壞南都中城五牌徐象元嘗出以示今

牌銅鑄身圓如鏡上如荷葉有蒂作孔以繫繩一

面楷大書令字一面符篆夜巡牌三字兩傍楷書

午字貳號四字蓋太祖設制者

郊祀遣攝則太常以祝版請上親填御諱太常博

士自奉天殿捧出由御道行至大明門上馬由正

陽中門出

國制年年臘月二十四日遣太常寺官爲魏國祭竈

相傳先是中山王當祭竈日欲辭回太祖留語

卷之八

四

因遣官代祭後遂以爲例云恐未必然苟暫遣非

著爲今次年即廢矣乃相沿至今耶

白虎通曰社無屋何達天地氣故郊特牲曰太社稷

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又曰喪國之社屋

之自言與天地絕也此天子社也余以爲民社亦

宜受雨露往入晉見社在平野立石爲祀正與古

合今閩中社稷皆有廟宇不可謂無嫌也

晉人之社用石越人之葬樹松殷禮也葬或樹柏家

皆祀竈周禮也

中庭白蠟但有新年神且卽作蠟燭一對對可百斤每燭迎以綵架繞境誇耀於人余見閬州張恒侯廟中日所點燭其大如之蓋酬願所供者

西楚儉朴有事輒多許神願事後如猪羊之類皆以銀償償畢懷歸毫無損費人以爲鬼折乾

古者賓得主人酒則尊長者一人舉酒以酌地故有祭酒之稱今皆主人自祭是行祖道之禮矣

南都宴客持壺者壺嘴不向客一向客卽以爲忌問其義則不能答攷之禮曰凡飲惟君面尊則南都

讀書

卷之八

五風

之不向客者客不敢並君耳

洪洞肅客必有妓主人送酒妓彈琵琶酬酢皆拜客上席妓列叩首起而侍立席傍酒三行妓捧杯置席前只用箸矣每上一葷一素一飯先以燒賣終以羊血湯及徹席妓始賜坐用盒痛飲然余客其間不免破例一兩杯妓卽就坐矣

洪洞人請客帖曰市餐則就麪肆食蝴蝶麪麪已繼之以小菜酒

麻城京山相招席上柜枚數行古之遺風迄今

未變聞蜀中貴陽大畧相同

寧洋邑係新設赴鄉飲者謝邑長須數十金又報門子及農民皆輸金而罷後秀才有條陳者曰寧洋有三畏少之時畏報門子壯之時畏報農民老之時畏赴鄉飲

南州宗室有壺盤之風宗中有一事相厚者卽各以壺盤至肴或十盤或八盤或四盤酒或一壺或兩三壺隨其家厚薄不計焉卽日主人必具圍碗謂之添換另日仍設席酬謝後流而製一衣置一器

讀書

卷之八

六風

亦輕舉焉有一王孫千金之產以此不越歲而破費殆盡

莆中生子飲人以雞蛋酒貽人以雞蛋粥海內之風畧同獨南州及廣西飲人以薑酒

洪洞縣嫁女女出大門始上轎及婿門亦卽下步入所謂往送之門必敬必戒於茲見之莆俗輿而登堂云至七日方敢見天室有隙地蔽以采布不知何所昉

洪洞嫁女以漳州牙轎爲華觀無則多方借之撤去

門窻女露坐其中遍遊坊市以耀人卽對門亦爾
余嘗見劉大叅與李孝廉對門而居劉氏嫁女與
李迂遊城中半日始抵李居

漳浦人初嫁女親戚沿路以卓欄轎勒覓喜錢有多
索不卽放行至次日始抵婿家者如莆俗只欄門
而已

莆中新婦轎至堂必以五六歲小兒轎前作揖婦始
出轎不知出何典故

抱朴子所言戲婦之俗今惟新安有之娶婦之夕親
露書 卷之八 七風

族擁塞卧房規足許手擲果取笑且謔弄新人必
求其答不答至以簪鑽體謝少連每嘆其陋

蜀男十二而娶壯女吳興女十二而嫁壯夫兩者相
譏是鳧責鶴以長脰鶴責鳧以短頸也

莆中歸女七日婿來謝親曰轉馬豈由於左傳齊侯
反馬耶

莆嘉靖間男子初娶婦必緘馬尾爲裙以裹衣服貧
者不得此爲耻誠爲怪俗近來有以馬尾爲韉者
亦好異一事

南州謂重婚爲過婚俗極厭過婚之婦上輿謂在人
門前卽主其家不利故一巷之內有過婚者隣家
各持棍石以待之婚家亦知舊俗皆以午夜背至
曠地而後登車又聞過婚女家亦不肯令從門出
甚至穴牆而徑焉

青州俗原奢侈其流至於不情如初喪之家里社羣
集開筵演戲以與孝子破悶名之曰伴坐及日葬
路祭結絲備極縑綉祭品動費萬錢名之曰隨會
洪洞人有喪親隣送米麪雞鴨諸食品曰送飯故之
露書 卷之八 八風

雲南百夷亦然

京師葺功以下孝帽頂心皆綴紅絨一朵曰花花孝
莫知所自而流俗可笑

嘉禮有賀喪禮有賻皆助之也今莆中視來爲往貧
與富胥失之已富不致力貧者竭蹶

喪禮致胥準賻厚薄余每嘆其薄惡以爲致胥宜均
賻由人力亦可復也

莆中遇節皆啖米果喪家則不然曰恐昧死者之目
又不放爆曰恐彈死者此爲禍福之言以愚俗耳

不知爲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意也使知此意遂爲之已蓋其畏禮不若畏禍也

聞流送葬處處皆素服帷車獨洪洞盛飾衣紅綠張蓋隨其夫及父又徒步旅行男在柩前女在柩後另送出城外而別女止門內

南州宗室謂親死日爲暗忌生日爲明忌宗中極重明忌親死者遇十生日如五十六十之類猶追壽焉族人具禮謁賀一如存日

蔡邕琴賦云間闕九絃出入律呂屈伸低昂十指如八卷之八九屬

雨謝惠連贊曰體兼九絲聲備五音爾雅曰大琴謂之離郭璞曰大者十絃樂錄曰大琴二十絃伏羲斲桐爲琴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徽則琴不但七絃今并無其器矣

昔謂伏羲作瑟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絃矣第按伏羲所製瑟有絙桑三十六絃者呂氏春秋載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蓄積士達作爲五絃之瑟矣三禮圖載雅瑟有二十三絃者云其常用者十九絃餘四絃謂

之蕃餘則瑟不一種今不惟異者不可見卽二十五絃者人間亦不見用惟祭祀以備器以指法久失傳耳李本寧先生謂中州一宗室近日得譜能復古意矣

張籍廢瑟詞千年曲譜不分明樂府無人傳正聲幾時天下復古樂此瑟重奏雲門曲則瑟唐以前已失傳匡倩曰瑟以小絃爲大聲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則瑟之廢其故難言矣

琵琶皆長柄李本寧先生云見查八十琵琶似琴而小亦四絃想必有所本也

篳篥形如船身長二尺二寸七分腹另箱一梓木長比身減四寸七分前作龍首長四寸後作龍尾長減首一寸五分首端向上尾端向下蜷長各如之身上平闊五寸首尾闊殺三寸尾豎一方木如槽槽高一尺六寸槽有二十孔以安柱柱首繫絃凡二十在右下繫於腹腹中貼一木反如脊脊長一尺三寸五分下第一絃長六寸五分以上第廿絃長

二尺一寸槽下有支柱長五寸三分腹有四竅各如新月外向以出聲前竅去首八寸後竅去尾五寸一分中相去四寸二分腹近尾三小竅畧如筆山形底尖中深一尺八分下畧平如梭闊一寸尾束於人腰用兩手齊擘關中王孫朱伯明有此朱子斗修之因出以示余此伎近幾絕響唯武功伎半斤善此今老矣欲授一弟子而無學者子斗又言肅府有笙篥置之於地高與人等蓋笙篥有豎者卧者余所見適豎笙篥肅府則卧者乎

卷之八

十二風

事物紀原云笙篥胡樂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李長吉詩二十三絃動紫皇則笙篥體應曲而長二十三絃今體製雜曲只二十絃何也曹毗笙篥賦云龍身鳳形注云形一作頸今閱笙篥乃龍首鳳身則賦當云鳳身龍頸恐傳寫之訛耳關中王孫朱季鳳笙篥曲云蓋用依製雅形鳳身龍頸聯翩出蓋實見其製也
箏俗云十三絃李商隱昨日詩十三絃柱鴈行斜楊修聽事堂詩鴈柱鸞絃十有三絃按今箏皆十四

絃又攷風俗通云箏五絃筑身也傅子曰絃柱十二擬十二月阮瑀賦云絃有十二象四時賈彬賦云設絃十二太簇數也而皆與今殊今南北人彈箏必唱北調豈有所宜耶

箏形似箏十四絃纂九絃箏長今尺五尺纂三尺五寸以文梓爲之俗云筑也但筑舊云以竹擊之今用桃枝擦松香以右手鋸之稍似擊形耳豈其法漸變與曾在關中索人鼓之其音最使人燕市賣香者多置此於高臺上令童子鼓之以招人聽之猶有漸離之遺風焉

卷之八

十二風

胡笳管也李頎有聽董大彈胡笳聲詩何也非彈胡笳彈琴而學胡笳之聲耳昔蔡文姬被虜入胡及贖歸感胡中故事因撫琴作拍而象胡中吹笳哀咽之韻所謂胡笳十八拍是也今人只謂胡笳耳不知以胡笳之韻寄之於琴也文姬之琴意者今之琥珀乎琥珀胡拍聲相近而訛耶
京師賣香楊美竹門前有竹琴五絃以竹筒爲之竅竹之膚卽皮爲絃攷之通典曰擊琴柳惲所作以

管承絃又以竹片約而束之使絃急而聲響舉以擊之以節曲則竹琴卽擊琴也亦有所本矣

阮咸者因阮咸作而得名其形似三絃但加一絃耳武后時蜀人蒯朗于古墓得銅器似琵琶而圓元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因以木爲之以其形似月聲似琴名之曰月琴則阮咸之名月琴自行冲始原銅而易以木亦自行冲始後人直呼之曰阮曰搗箏撥阮今又只知有月琴不知月琴卽阮也

胡琴今日二絃身如鼗鼓以竹爲長柄耳繫二絃又

琴書

卷之八

以竹繫絃如弓形橫持於手兩絃相切作音楊廉夫張猗猗胡琴引云一雙銀絲紫龍口瀉下驪珠三百斗劃馬火豆爆絕絃尚覺鶯聲在楊柳神絃夢入鬼工秋湘山搖江江倒流可謂胡琴寫生矣序云胡琴在南爲二絃

卽墨王子魚律呂正聲云爾雅大簫謂之管小者謂之筴郭璞謂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是也然尺四寸者二十四管無底而善應故謂之管尺二寸者十二管有底而交鳴故謂之筴應十二律

正倍之聲也其爾雅又以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而荀卿蔡邕郭璞王安石之徒皆本爾雅以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則失之矣旅按簫十六管而正聲之言又屬偏見矣其製以薄板爲夾夾列管於內近視如偏提遠視如香鑪上七管稍長九管短兩面朱漆各繪兩鳳管雖參差然夾在板內未見其勢之似鳳也又昔云小者有底今無底余初入神樂觀問樂舞生簫幾管答云十二管及從懷中索觀十六管見事須目睹未可信耳也

露書

卷之八

十四風

說文云笙十三簧三禮圖云笙十三簧大者十九簧今按笙京山十五簧秣陵十七簧諸書三與九豈五七之訛耶管長六寸今官尺前七孔後一孔上置鴨嘴吹之

風俗通曰笛長尺四寸七孔廣雅曰簫謂之笛有七孔說文曰笛七孔簫也羌笛三孔皆以笛爲七孔矣馬融笛賦曰京房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則又謂笛五孔矣傳緯賦五音是備六孔斯設則又謂笛六孔矣今按橫吹者謂之笛豎吹者謂之簫簫五孔

在面一孔後出笛八孔皆在面上一孔受吹上次
一孔帖膜下六孔出音笛合於傳緯之賦蕭合於
馬融之賦第加後一孔耳豈古洞簫皆謂笛耶
會稽王澹翁有竹鎖吶以竹爲之長一尺末稍寬吹
之其聲卽鎖吶也數年前新安人創製此以便筵
中三弄澹翁因效之
筋以葭蘆爲之莆中謂之蘆笛然亦莆中多此豈余
所見未廣耶

今之管聲只用工尺上一四五合六凡九字尺音車
五音鳥六音溜上第一孔工第二尺第三上第四

孔一第五孔四五合後一孔六第三孔與後孔齊
放爲凡按夢溪筆談尚有勾字共十聲今亡此一
聲何也又今聲只云第五孔高爲五低爲四而已
筆談則謂每字各有高下如燕樂以合字配黃鍾
下四字配大呂高四字配太簇下一字配夾鍾高
一字配姑洗上字配中呂勾字配蕤賓尺字配林
鍾下工字配夷則高工字配南呂下凡字配
高凡字配應鍾六字配黃鍾清下五字配大呂清

高五字配太簇清緊五字配夾鍾清蓋以十聲配
十二律今盡不知矣因循師授放孔出聲莫知所
以然而然也

簫章掌土鼓勸簫注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
擊也今莆中細腰鼓匡爲瓦兩頭卽鞞以革懸於
頸左以手拍右則持竹擊之惟祈年用此正合周
禮見此風亦古矣周禮惟不言細腰耳俗名此鼓
曰讓不知何義或古人擊壤卽此物耶
沂州迎春多持羊皮鼓鼓只一面以竹爲圈鞞以羊

皮蓋山東西巫覡亦多用之卽古鞞鼓也亦曰鞞
鼓鼓形如團扇故劉孝威鳴鞞詩雜扇雖俱欽
叔刺箕鞞以鼉皮匡周有小鞞用指指之則鞞皆響
攻之答騰鼓也曰此卽羯鼓則非南卓羯鼓錄用
雙槌此用指自別矣羯鼓製頭長而甚小面鞞以
皮而底空

軍中鐃歌余初以爲鐃鉦耳說文云鐃小鉦則今之
點也第余鄉有鐃鐃竿木以篋爲匡稍大於鐃懸
鐃於內擊之聲鐃鐃以節答騰鼓則鐃歌者擊此

物而歌也

歌永言永言者長言也引其聲使長也所謂遞清響於浮雲游餘音於中路也故古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勾中鈎繫繫乎端如貫珠按今唯唱海鹽曲者似之音如細絲響微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不肯於永言之義至於歌者反不然歌者長短差餘以春夏秋冬爲節其音甚平不類乎如抗如墜之節豈古有安歌緩歌今之歌皆安歌耶

古有長歌短歌猶今之大曲小曲也小曲音響甚捷大曲如抗如墜非一刻不能度一字蓋引其聲使長故曰長歌近代音律不明作詩者徒借題以寫意未必盡合律呂而可辨於管絃也

梁元帝曰堂上奏樂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按登歌者不用絃管蓋重肉聲也以其在堂上故曰登歌拍板者擊節之遺意也蓋古人擊節末纖易之以拍板

古人多善嘯今俗皆不解往在安慶府前見一僧道

中坐余覺有異與對坐良久僧起指日作嘯聲若匏笙此外寥寥絕聞矣僧智懸一銅牌前敘爲夷陵人勿啞而託跡禪林後數語云頭頂一笠笠風則風雨則雨背負一蒲團坐於斯卧於斯遇不足隨緣募化遇有餘隨意結緣廣歷名山收勝趣啓我真悟遍參方丈張指訣覺我頑空余意必高僧而託於啞者

今俗絕不識舞有之惟兩都中貴家然所見菩薩舞耳人演大士額戴一碗手持兩碗爲節公孫大娘舞劍器此舞器耳不知者直以爲雜劇往在洪洞所見有涼傘舞回回舞菩薩舞花板舞拓拔舞巫舞回回舞飾貌如同有容無聲涼傘舞手持小涼傘爲節花板舞手持檀板隨曲應節如飛花着身巫舞即古鞞舞也餘舞尚多則皆巾舞也因曲赴蹈雖未盡古古意猶有存焉

今戲場歌舞之遺意也近世歌舞道絕直云劇戲耳古人傳粉今人若傅粉不免哄堂古人善舞今人若舞即指爲兒戲余意人生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世界遞遷亦若是已古之世方在少時乎何多穉態也

今臺省轉京堂歎爲王府官謂失其氣談也然古即

有之古語寧登瀛不爲卿蓋古以待從爲登瀛也
南都臺省清議尤重正統天順間猶以南轉北後遂
有軒輊南途獨塞近李本寧太常與余談有南北
流通之議欲於南都六科皆設都諫而散給事或
置或不置無定員都諫以北俸深者轉之南中散
員亦以轉北左右臺臣如之庶南北並重不生分
別城府之嫌儻實行之聖朝一國政也

國制貢士至京必四考故俗嘲之曰四考文王何可
當一官天下莫能破謂四考爲文之王而官復至

書

卷之八

十九風

小後李爾權宗伯上言初制禮部考者爲選翰林
吏部考者爲選科道今此制不行而猶考之實不
副名始著令只 廷試一考

國初三途並用况鍾之輩皆至顯官量材量品最爲
公典後限資格故世目九載出身者爲卑轉官謂
三年卽爛穿三年不穿亦三年以此限人孰肯向
善又謂計吏爲選貢廛舉人瘴廛無不死瘴則有
死有不死既無公道貢舉之爲邑令者有載胥及
溺耳

紹興吳復金抱兼材以尉而簿簿而歸膺丞凡東省
有大興作必令復金估計費省功倍計日用力又
只居人之半有心計而潔已奉公故也業數薦僅
轉湖廣宣慰司經歷河工需人當事者 題留擬
以判官管單簿銓部覆以衛經歷署簿不數月竟
棄官歸復金之才人所共稱既用以劇任而處以
冗官誰肯竭力爲 國家任事耶亦大限資格之
過耳

書

卷之八

二十風

宛東監司盧大參行部河上夜半中途遇雨昏黑既
不能前又無民舍可寄吳復金正管河事突出火
把四十皆鐵腕松明雖雨不滅賴以走四十里方
抵驛舍夫昏夜嫉雨淋漓不堪復金能使四十人
用命其才真有大過人者衡世者以資格抑之安
能盡人

泗水尉李春茂其人修偉遇事如珠走盤能使十八
舢鐵鞭大盜畏之魄喪就禽後循資轉某處巡檢
當事者賞其能欲 題留而不果 國家多才多
以限格而未盡其用

詩云大仁驕稚子稚子王渙字也渙爲河內溫令商賈路宿人開門卧人爲謠曰王稚子代未有丁未間鳳陽太守考邑令語曰仁驕稚子用此事也選部不知謂令任其子縱肆劣轉此令太守控辨始復令官

近有作令者奕最低僚佐累讓以媚之遂至數十子令私意奕漸高便愁異日林下無敵手者寂莫難過及罷官依然一舊者也今當官自負高識卓見亦若是矣

卷之八

二十一風

今世以明經取士士宜爛熟經義襲耿督學以干戈戚揚問士士或以一器對或以二器對其知爲四器者數百人中數人而已近鄭督學以端章甫試士端皆訓作正謂正章甫一邑之中如是者半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自昔然矣

近來宗室制科之禁稍開黃貞父督學西楚於南昌優等宗室欲照例應膳鄉紳通謂既支宗祿復食廩餼似占寒士之額如是則任子既受恩蔭亦不宜科舉乎然擬魏科者比比而是何獨於宗室而

扼之是在執此一推廣耳

今選官者掣籤之日多以銀一錠及屑日扎於右手腕流俗相傳莫知所謂

南京庠揮使守禦浦口有養驢食園人菜者園人晉之驢人恃氣以賄入祈侯責之既責之矣侯引問園人服乎園人答曰服我菜食驢安得不服今爲金陵話柄

浦口趙甲與乙鬩訴之侯守禦甲以錢三千進乙知之亦以千五百進侯因陰諭甲曰乙亦理直難求

卷之八

二十一風

勝甲論其意然特入錢多於乙因要之曰撈乙之妻足矣比庭見侯責乙妻曰夫生事皆汝不勸之過欲因是懲之乙妻哀懇曰妾不避懲只求一言妾實苦勸乙不聽耳妾勸之曰今世官糊塗左右賄前此訟鬻一女矣今訟鬻一男若非官慈仁不罰及妾乎侯面發頰遠驅之去

洪洞縣薄村王太學託人營利其人蕩費資本並盡太學初不知方與查理其人遽投縲而死邑丞以王富索賄不遂遂云王太學持刀殺之置之重典

後臺使者疑其獄下當事者覈實當事恐其富汙已竟高閣不敢措手設官原以理枉一人鍛鍊後人灼見而莫敢矯其非非今世痞政乎

筠州林倅饒有幹才第理訟必勝原告以告詞中有林青天之稱勝之以邀非譽耳余嘗見新昌人鞠珮與鄒曾開鄒忿不勝推其族人下崖跌死新昌令業置鄒於理矣鄒知林能令先告者勝因告批林讞林輒爲改坐鞠珮聲譽小事至使重刑信手出入此從古所未聞可謂一時政之妖矣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諸城有弟兄耕於野者弟稍強以言語而毆兄兄之子亦耕於野遙見而越隴護父並力毆弟弟竟隕命當事者遂坐兄之子以主令夫始事者兄也下手者兄也又惟父可稱主令未聞子可主令父也當事者徒知姪毆叔爲異變不知弟毆兄爲亂常世風憤憤大都類此

漢書曰立春之日皆青幡憤迎春于東郭外又曰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勾芒車旗服飾皆青今迎春衣朱若迎夏然溺於俗而忘其義也

陶穉圭太守謂滇中正月初一日廳堂庭砌盡以青松毛鋪之賀年者卽跪拜於上多致衣汙俗云火把蠻人節松毛漢客年蓋謂此皆漢人遷居其地者爲之也

正月二十日洪洞謂天倉日是日不以物借人家以麪作花帖稚子額兩傍謂之貼天倉

梅子庾與余談二月二日爲虎禳辰因出南豐趙容通太史二月二日舟中詩見示詩云二月復二日浣雲蕩輕機暖風撲天地爽氣變原隰白蘋流欲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乾碧桃光似濕刻玉瑋河濱潯溝種盆粒正值虎禳辰還憶龍臺集迎富萬家來賜尺千官入茲事成夙昔放懷脫羈繫容與江上行扁舟恣所及按此詩種盆粒龍臺集迎富賜尺皆此日事人並罕識之矣

清明重陽之景無過秣陵雨花臺數里之內士女席地若蟻聚垤絃歌入雲簫鼓沸地土風之樂以此爲第一

京師風塵漲天獨少流水高梁橋淺水漣漪游魚可

數清明之後漸游集焉兩堤垂柳交蔭清流佛宇
輝煌羅綺花驟亦一樂境也蓋雨花以開勝高梁
以清勝

清明重陽上墳海內風俗相去不遠惟河南延津縣
正月初三七月十五十月初一皆上墳一年多此
三度十月謂之燒寒衣清明則先於墓前演戲三
日至祭日而散視海內爲盛

北都天壇傍有金魚池魚長尺餘分池種育以待上
供端午前後士女爭游觀焉過此則內進及分供

公侯矣是時土人依柏爲亭置甕賣酒殺核之珍
畢集山海且當鱸有歌伎侑觴有妖童孤旅過游
殊足遣懷

端午龍舟之戲真州獨盛觀者結綵爲標侑以鷺酒
龍舟兩兩相競先至者得之蓋奪標意也載酒買
船日須數金五日之內計居民日費不啻萬金矣
莆中端午童子髻皆插虎虎以蠶繭或通草爲之美
人間亦以爲步搖焉

宗懔荆楚記曰五月五日荆楚人並蹋百草然江陵

樂曲陽春二三月相將蹋百草則不但五日已

五者若位居中日端故凡五日皆曰端五唐玄宗八

月初五日生源乾曜張說賀表曰序屬中秋日惟

端五則不獨五月五日爲端午矣端五之作端午

南中冬景只圍鱸閒話餘三時多游眺而姑蘇游山

船更盛王孟質嘗暑月挾六七麗人洗髮因城湖

好事者作洗頭歌以豔之山陰夏連叔詩云炎炎

日長如小年青樓女郎晝不眠三三兩兩齊拔絲

行人欲語漸潮艤好事王君與獨偏憐惜其泛游

山船因城湖上浮游連垂楊古木夾兩邊都將黔

髮濯平川紅裙微露凌波鮮游龍驚鴻恣踴躍湘

靈帝子臨風前綠雲蓬鬆亂四筵花容玉貌憑誰

憐回頭顧影日落天開粧重整雙翠鈿興闌歸去

情纏綿東林西墅飛紫烟

姑蘇六月二十四日競游於葑門外荷花蕩畫舫雲

集麗人舄錯袁中郎謂露幃則于花競笑舉袂則

亂雲出峽可謂盛矣按緝柳編六月二十四日爲

觀蓮節冶遊之俗豈起於是與

觀蓮節冶遊之俗豈起於是與

滇中六月二十五日曰火把節家家門前懸鉄碗燒
松明于中置酒聚飲其下問之陶穉圭太守云先
是一土官死他土官見死者婦美強欲娶之婦令
蓋松樓方許完聚比樓成計令土官先登以火燒
之婦亦投火中死後人想其節因相沿以此爲節
日第王用和憲副有詩云六月星回節家家有夜
光剖瓜消酒渴走馬笑童狂火樹占文運田燒說
歲穰故鄉風景好何日一徜徉則又若爲星回節
而設矣

卷之八

年七風

子八風

七月初一日洪洞人以麥種盆中觀其茂槁以卜一
年安否謂之起業至十五日棄之屋上

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民胥被襖國于水
游楊用修謂魯以秋被不知古春秋皆被謝玄暉
詩秋被濯流春襖浮醴是也

吾鄉中元祀其祖先盛於海內所燒與祖先銀錠面
上皆印京宵花銀四字不知其義云何余族有居
涵江塘北者先是鬻地於人某人在地內掘土得
銀數十錠若宋元所埋者面上亦並有京宵花銀

字見俗有所本也

荆楚記八月一日以朱墨點小兒頭名天灸以壓病
緝柳編八月朔以盃盛樹葉露研辰砂以牙筋染
點身上百病俱消謂之天灸古人以此日爲天醫
節今俗便不知有此節矣

中秋之盛海內皆然獨虎丘以幽勝以韻勝而吳歌
尤勝袁中郎云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
迨節屋莫不靚粧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
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疊雲湧

卷之八

子八風

子八風

遠而望之如鴈落平沙霞鋪江上布席之初唱者
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
鬪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首頓足者得數
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
然停聲屬而和者纔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
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消比至夜深
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蕭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
四座屏息音如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
刻飛鳥爲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

端午龍舟八月十五夜中秋天下皆然闕薛千仞筆
餘謂四明以十六爲中秋又以中秋競龍舟相傳
宋相國史越王母以十六日生故易是日爲佳節
越水國中秋日人皆載酒泛月相國遂以龍舟娛
其母俗竟因之至今不改

春秋社日俱不作女紅謂之忌作唐宋皆然張籍詩
今朝社日停針線起向朱櫻樹下行周美成詞聞
知社日停針線採新燕寶釵落世移俗改今遂不
知有此忌

俗云登高必曰九日按魏李充隋陽休之皆有人日
登高詩嵇含詩云七月有七日蠢動思登高則登
高古不獨九日矣

應山縣十月朔俗作案糕以飼服耕之牛牛是日河
飲照見角端有懸糕則已無卽墮淚見俗傳已舊
牛習以爲常也

績溪極重年冬祭祖舉在十二月內卽貧者不廢朝
君直中丞謂其家堂中用四卓以擬四時堂兩傍
列八卓以擬八節合之爲十二月杯中問四傍各

所用七十二爲七十二候合之爲三百六十日其
義殊可嘉曰別家有有用三十六卓者義各不同
除夜洪洞人以麪作窩窩十二以應十二月置饌中
蒸之蒸熟觀其中有水卽卜其月多雨

莆中新年五日不掃地問之胡翼雲太學云績溪亦
同此風

延平楊文純謂其鄉移居五日不用銀問之胡翼雲
云績溪亦然

洪洞人遠行其家五日不掃地韋萊云云去路香塵
莫掃掃卽郎去歸遲

卷之八

三十風

古有五角六張之忌謂每月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
宿此日作事卽不成耳玄宗游華清宮劉朝霞獻
幸溫泉賦中有述德云直攬得盤古髓摺得女媧
瓢遮莫爾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自敘云今
日是千載一遇叩頭莫五角六張卽其事也今俗
無此忌遂不知五角六張爲何語

莆田姚旅園客著

風篇中

鍾伯敬秣陵桃葉歌三十六首金陵風土之信史也
余摘其一二如桃花春水燒秦淮油壁珠簾障六
街隊隊三吳輕俠子大冠廣袖淺頭鞋 踏春南
陌女同車羅綺椎荆雜廣除夫出他家擡婦媪留
錢妻出催肩輿 排當食肆密成圍餽釘零星太
細微十歲女兒能適市一錢買得兩般歸 一派

卷之五

風中

青樓畫掩扉蕪湖新去未曾歸應門只說新歡至
邀住棲霞與燕磯 呼兒紳紙墨加濃不論偏鋒
與正鋒但要乞君題數字近詩書似大詞宗 小
合輕囊貯甲前自溫舊火試新烟休論爐底名香
價一碗爐灰買百錢 袖子稱詩也不妨西方亦
自有詞場開函首檢新題額春日邀同某部郎
屠長卿江南謠云十千買一爐百萬買一畫妖童與
艷姬大船閭門下 菱花與藕花綠水平如掌堤
邊油碧車湖上青蓮舫 村村帶流水遶屋是菰

葭對門間雞大舟楫過隣家 江南饒水竹臺榭

碧嶙峋昨日絃歌罷明朝換主人 朝從紫陌游

暮向青樓歸家中無斗粟身上著羅衣 江南冶

游之風在在可樂讀堤邊帷車湖上蓮舫便令人

神往舟楫過隣家唯吳興擅其勝末二首最中江

南之獎明朝換主人余於諸友中每身見之

屠長卿江北謠云女郎騎駿馬怕首林鳥雲一道流

星去西風吹繡裙 客從臨洮來長刀角弓絳日

暮上酒樓撾笙啖羊肉 陌上羅酒漿東郊拜墓

卷之九

風中

霜脫下黃衫子紅裙樹間掛 馬上逢鄉里無奈

馬蹄疾寒暄欲一言風沙忽相失

王行父作朔方風土十詩余記其七云門前一陳廐

車過灰揚那曉的踏花歸去馬蹄香 綿襖綿裙

綿褲子胖張那曉的春風初試薄羅裳 頭上髻

髻高一尺蠻娘那曉的寶髻雲鬟宮樣粧 開口

便食燒道子難當那曉的蘭陵美酒鬱金香 生

蒜生蔥生韭菜腌臢那曉的美人夜半口脂香

開口便唱冤家的歪腔那曉的春風一曲杜韋娘

行雲行雨在何方坑上那曉的美人夜宿芙蓉

帳

閩中風土吳非熊游閩詩略寫一二詩云舟中喧水
碓城上出人家荔子家家種榕陰處處遊居民晴
着屐市女晚簪花

李宗定京山竹枝詞云紫氣氤氲帝里東南新開市
雜其中一年好事無多少只有謠言疾似風 婦

女紅花插滿頭逢人遍說學蘇州短衫寬袖長羅
帶蛇髻三盤搽柏油 山葛高中澗綠邊布裁朱

卷之九

風中

履血同鮮傍人訝問佳公子盡是豪奴惡少年

不爲商賈與農桑整日山歌信口揚清客一呼千

萬至甕無宿米學焚香 狎斜幾戶竹爲蓬妖姬

房小盡如籠兒郎車馬無蹤跡買笑黃金半是銅

滿城婦女粉如泥客販杭州價不齊縱有一船

方到岸明辰盡送入深閨每一讀之風景皆宛在

目中

近來法度廢弛時事多更卽如京營一事水夫長班
動竄籍其中以抵工食又昇平日久文武畸重致

主將類能操觚而不閑弓馬干戈已未遑左失事

劉杜二將陷沒海內遂枵馬無備關中王孫子斗

作紀事五首可謂言言對癢矣詩云遼陽烽火照

燕關悵望三城杳莫攀哀痛不聞 明主詔蒼皇

空賜逐臣環中原芻粟艱如玉內帑金錢積似山

七十二營閑虎豹健兒新募又人間 完顏遺部

海西傍雜種生滋漸儼得鐵甲千羣聽感築旂廬

百里聚水霜頻年貂馬翻投餌計日鯨鯢且跳梁

聞說酋書隨漢使自將七事奏 君王二漢朝法

卷之九

風中

網未全稀嘆息軍興事已非急發紅旗諸校沒從

容玉節撫臣歸血腥戰壘陰風慘燐火沙場白日

微自是 聖皇修省切故將 恩澤當神威 三時

清諸將慕文儒勝韵長才亦自殊競羨江花生彩

翰不聞營柳避雕弧餉金輾轉隨津貴官錦封題

待市胡覆轍于今堪自鑒嫖姚何必薄孫吳 四吾

皇端拱繼前風絕代黃虞事可同四紀衣裳垂秘

殿五雲繚繞白深宮西臺封事多難下左省官僚

半欲空今日杞人頻涕淚隱憂不獨爲遼東

楓窗小牘載王禹偁上疏云古有四民今有六民謂古者農卽兵也今執戈之士不復事農四民之外又一民也佛教入中國度人修寺不耕不蠶而具衣食五民之外又一民也余以爲今有二十四民借籍三清專門符水六民之外道家又一民也錢權子母藥假君臣七民之外醫者又一民也灼龜擲錢自謂前知著草梅花動稱神授駕言管輅龍絡孔方八民之外卜者又一民也手抱五行口生志政九民之外星命又一民也姑布弄孩麻衣糟粕十民之外相面又一民也尋龍第一青烏無雙十一民之外相地又一民也技擅攻城智能略地十二民之外奕師又一民也額瞬眉語低昂在夫口頭赤手空囊珠玉堆於半壁十三民之外馴僮又一民也生長烟波慣聽風水身寂岸飛千里坐至十四民之外駕長又一民也緩行如桎拮飛步若甜飴任不借一雙踏河山百二十五民之外旱人又一民也論斗不論星論君不論民始於五虎終以翻龍十六民之外篋頭又一民也臭過鯢魚

香云龍挂錢乙何親趙甲何薄十七民之外修脚又一民也捏手捏脚揣前揣後十八民之外修養又一民也藏龜真傳瘦馬捷法粉胸翠足螺黛朱唇機關日練媚態橫施異網滿前貪坑無底十九民之外倡家又一民也彼何人斯居夫簾子翠袖羅裙曰男如女兩兩三三拔十得五二十民之外小唱又一民也改頭換臉世態備描悲令人悲怒令人喜廿一民之外優人又一民也吞刀吐火度索尋撞聚衆山於目前種瓜藤於頃刻廿二民之外雜劇又一民也游閒公子俠骨豪民家藏劍客戶列飛霞激游矢若驟雲探囊金如故物里羨其雄官何敢問廿三民之外響馬巨窩又一民也宋侈六民今隆十八凡此十八民者皆不稼不穡除二三小技其餘世人奉之如仙鬼敬之竭中藏家懸鐘鼓比樂公侯詩書讓其氣候詞賦揖其下風荷與盛哉

白龍挂者南都偷倉米之盜名也以白布爲長索踴牆出米因曰白龍挂黨與甚多滑糧起運散搭船

上北行而會於通州運官少米者請以上坐輒爲他盜賤值輸之誠兩都倉儲之巨蠹也

水老鴉者揚州舟楫也舟人多託故與客開其一卽跳入水中久不出其一與索命行旅亦爽然自失不得不多與金帛求息然跳水者伏行水中已在二三十里外登岸矣

秣陵有夜市在筵橋廊下每五更盜者以所盜物至不舉燈惟暗中度物又不出聲物值隨其所指卽度錢或價與物等或得利數倍習以爲常略不致露

卷之九

風中

訝蓋所從來舊矣

唐多劍客我朝惟邵武一見他絕不聞宜世之多不平也陳仲醇謂有道之世其鬼不靈其然乎

古多小吏如石奮爲高祖所愛是也今惟蜀中有之與門子同執役亦如門子與官同臥起第古之年不可攷然翟方進王尊稱十三石奮稱十五與蜀同矣

薛千仞謂今長安中無位而游者不分牛驥皆自稱山人人亦不分牛驥皆從而山人之蓋以山人爲

美稱也余謂古之山人高今之山人辱何則山人者上而好修重已重人次而詞賦艷口悅心茲留都以篋片一日催末屑爲詞賦京師以幹辦爲文章與篋片揖讓者利招致新安太學拜門生而媚已日爺與幹辦腹心者利通仕路之血脉而作已耳報神淮陰與絳灌伍謂我山人我面頰矣

僧者佛弟子也今形貌則是衣履則是而其道蓋非矣余嘗見雪浪蘊璞經僧也雪浪多妖童客至童卽出門看蓋隨車從之多寡以爲款供之等第蘊璞

卷之九

風中

璞在永慶寺講朋輩拜之輒稱禁足余嘗早至覓之不得云答某部郎拜恐妨經講每早行也庸慈苦行僧也寓鷺峰寺刺指血以寫經心甚服之越數月以沙彌故他徙又嘗同王懷亭僉憲臧晉叔博士施仲宣儀部游燕子磯散步弘濟寺前傍一茅舍中坐一禪僧見人盤踞如故徐而臧公問其里因問故同年某無恙乎僧知皆官長及行不覺下榻送出門矣爲僧而未忘世味何以僧爲

佛寺大門內卽塑四金剛一持劍一操琴一持繖一

持屢屢龍類問其何義答曰風調雨順也以鋒爲
風以屢爲順沙門全無心竅矣屢音慎慎順古同
音

楚有談三教者意甚得因問袁中郎可增可減乎中
郎曰可今世之盜名盜利者非蹠教乎媚世取悅
者非愿教乎不可增之爲五乎然三教皆習其末
失其源猶之呂秦牛晉惟蹠教愿教最真不可減
之爲二乎

楚小人之家夫殘疾則復招一夫曰招夫養夫今長

卷之九

九

沙不必夫病亦招一夫有計於官卽執養夫之諺
南都妓文雅口不談刀錯北都妓高價而俗楚妓麗
而多情晉伎夥而太受卑抑晉妓城中不敢騎馬
道行見人驟舉手稱拜見秀才則不敢稱拜曰磕
頭而膝略近地矣城外騎馬見衣巾者在里外卽
下馬稱拜余嘗出平陽北門遠見翠袖兩兩耳語
意其妓也比肩車將近列跪道左矣蓋其俗然也
北都妓既無几案又無香爐極雅者沉香在汗巾角
就火盆中挾片炭於盆簷燕之欣欣德色矣余嘗

刺之曰都門妓眼睚大而香爐亦大房中有長案
案上有書壁上有畫雲居寺邊張五耳

癸卯冬僦居淮清橋隔桃葉渡卽曲中也予謂陳元
凱廣文曰國家耗矣廣文問故予指曲中謂之曰
此間華棖麗棟曲榭層臺半委草萊矣廣文謂此
正宕俗轉淳君反以爲耗者何曰李文叔不云乎
天下之盛衰係於洛陽洛陽之盛衰係於花園此
亦洛陽之花園也當國家盛日城量珠玉民生富
裕因以餘力酣歌於瑤箏錦瑟之間且太平時人

卷之九

十

心宏拓眼界濶大視金如糞土今物力益訕既無
餘資以事此又心與運移漸入鄙細金重性命矣
內多欲而外難割捨紅粉冷落曲榭變爲蓬蒿所
由來也予謂國耗者正辨以此

王輔嗣注易輒笑鄭玄爲儒云老奴無意後夜分王
聞外閣有著屐聲須臾進自稱鄭玄責之曰君年
少何以輕穿文鑿句而妄譏誚老子耶梁帝召見
何點詔拜常侍點以手捋帝頰曰乃欲臣老子耶
今自稱老子此風絕少惟三晉人惱時開口卽自

稱老子

二王帖多稱諸舍今莆中宦家子稱曰幾舍幾舍清漳晉江亦然或只稱舍人猶有晉之風焉

莆公子稱之曰幾舍幾舍從行第也子亦從而呼之曰阿舍

莆田福清小人稱上人曰使蓋從通政使布政使以尊人也而子稱父亦曰阿使則從僕之稱也

莆田人稱子媳曰幾房幾房從其子之行第也新入門則曰新房小人稱之曰房人子亦從而呼之曰

稱書

卷之九

十一風中

阿房阿人

晉陽不知有字僕呼主人之侄皆隨主人呼其名只加以哥其風甚古新安亦然然晉人猶或以行新安至老不避失之野已此惟吾鄉爲得體吳下亦略相似王肇邵爲仲嘉從叔仲嘉六十餘肇邵之蒼頭皆呼仲嘉曰道會哥道會仲嘉名也司馬君實童子隨人呼君實蘇長公勅之曰宜稱秀才後童子以秀才稱君實君實曰長公壞我童子今漳平寧洋之間爲諸生者僕輩皆呼爲秀才卽此風也至爲孝廉卽呼爲大人矣

莆中稱授經師曰先生吳興稱宦家童僕曰先生洪洞稱秀才曰師傅別處稱工匠曰師傅風之所漸莫知所始

吳興鄉紳之僕見鄉紳之弟兄皆作長揖呼之曰幾伯幾伯不論弟兄隨其行第槩加以伯也蓋有太古朴略之風焉子鄉禮分甚嚴唯山野之中呼主人爲阿叔與主人同坐起曩郭人有買山僕者客至與主人兩人耳僕向內索茶三杯俟客與主人舉已已亦持一杯次末坐主人切責之後客至索

稱書

卷之九

十一風中

茶只隨客多寡然向主人笑語曰今日佳否朴野之態終難遽忘

奉新人見親知僕至輒與之左右對坐親陪茶酒卽縉紳皆然紹興人初結姻僕至雖縉紳必請其上坐謙款焉二俗似古予獨以爲不然蓋古之使者多以門人家臣子華使於齊是也故遽使孔子與之坐若今則皆臧隸矣豈可猶執古禮

廣平童僕命名必曰貴如貴小貴新之類新安命名必曰旺如來旺邊旺之類土風相沿久矣

西江人名女必曰貞如柔貞秀貞之類

石林燕語云婦人以姓爲名今筠陽婦人如姓蔡嫁於胡則曰胡阿蔡遺風猶有存焉

彈棋起於漢成帝劉向爲作以代蹴鞠之勞魏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顏黃門謂彈棋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憤時一爲之此戲今絕無知之者余意俗之拾枚姑卽其遺也

古以石爲箴山海經鳧麗之山其下多箴石今絕無石箴亦不知其法若何或云金剛鑽卽其物

卷之九

二風中

古者后妃羣妾當御於君者女史授之銀環著於左手以進之既御著於右手生子月辰則授以金環退之今女人著環直以爲手飾耳

俗謂箸曰快莫知所始余意船家之俗忌耳蓋行船惡住故諱箸作快猶以猪舌爲猪利也今俗安然以爲正名畧不致疑

骰原作投以手投故又曰戛古以玉爲戛曰瓊戛今曰色子者戛之訛也骰有六面古只刻四面以鳥盧雉黑犢四物刻其象於上據晉書惟黑犢輪梟

勝盧盧勝雉今俗刻點猶曰呼盧實不副名

宋朝有肉笑曆載在程史名亦不惡今不識爲何物豈肉餅耶

寒具卽今俗點心之謂蓋因寒食而得名也寒食不便舉火先日具物如餅餠拒枚以備饑困故曰寒具今不專用於寒食致世不解其義

劉夢得寒食詩纖手搓成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徧佳人懸臂金所謂玉數尋余唯在合州見之請官長席面必有此物爲敬

卷之九

二風中

吾鄉以米粉爲果又以米粉爲餛飩曰果蘭土人唯冬至作此仍以相遺嫁女之家猶盛二月二日則間有之初不知字作何亦不知其義謂何後見載籍云楚人以米爲蠶以祈蠶始知所自今其形漸遠故其義亦晦又此俗惟盛行莆中他所未見未審何以

長沙喜飲熏茶茶葉先以草熏之而後烹云病者飲此尤效

同九府有錢布刀龜貝今天下不用貝用之惟滇中

漢中曰肥肥音範博而廣而兩頭銳也肥有貝中之一種漢曰此者以用者此也

底日孤兒肥底開日開肥開肥入小肥日合子肥

則一當兩用一箇日一莊四莊日一手以每數必四箇也

十手爲半索二十手日一索八十箇也二十索日一袋

一千六百箇也五袋爲一百索五十袋爲一千索貴則銀

一錢換十二三索賤則十五六索以十六索計之

是一錢得一千二百八十箇也一肥可以買一物

則漢中之風景尤勝於秣陵一錢買得兩般歸也

升如憤但當耳有兩手作林耳余少時於戲場見之

雜書

卷之九

十五 風中

猶有告羊之意今即戲場亦廢之矣恐後便不知

作何狀

古人皆戴白帽今惟中州楚蜀仍此夏天戴之呼爲

涼帽此外絕無矣陳傳武與張合州兄體敬游峨

眉傳武有制初出合署暫戴縐巾行數里給隸人

曰取我涼帽來隸以爲真也媚問體敬曰官涼帽

在何所

楚人夏日多戴涼帽或問死者誰李宗定曰死了帽

子

說者謂網巾國初一道士始創此 太祖嘗私行問

之云一統太平 太祖喜甚官其人今閱謝宗可

詠物有網巾詩則元時已有矣不自我明也謝宗可詩

云烏紗未解滌塵襟一網清風兩鬢寒篩影細分雲縷滑棋紋斜界雪絲乾不須漁父燈前結且向

詩翁鏡裏看頭上在渠籠絡盡有時怒髮亦衝冠

謝安折屐阮孚蠟屐皆平常履之非爲雨設今惟晉

江猶然其木輕皮勒製度亦精晉江因晉人南遷

居之故曰晉安有晉之風無足怪者

婦人戴髻髻天下同然獨莆中既嫁猶如曲中佳人

雜書

卷之九

十六 風中

裝束即新嫁娘有髻亦爲簪花之資越七日即棄

去矣

黃六治謂開封婦人皆戴網心竊恠之後余開封渡

河見舟中婦人網蒙其首非六治先言幾絕倒比

過通許太康門子披髮者皆有網亦一方之服妖

也

洪洞女人裙褶箇寬如韭葉莆田女人鞋底多以綾

包鞞木底板曰高底鞋梁簡文帝詩羅裙宜細簡

畫屨重高牆於二俗見之

過青縣見婦人道行皆佩紅帨長去地三寸耳詩云
母感我悅兮風見於此

洪洞婦人衣重重卷袖道上行露其手婉詩云手如
柔荑不第齊風矣若南土風俗則投子逡巡裏手
拈無因得見玉纖纖但應報道金釵落彷彿還因
露指尖

余游洪洞謂其有五美美城池美宮室美園亭美男
子美婦人謂其有五不解不解食飯不解飲酒不
解賞花不解金扇不解石篆則淳朴未離矣

書

卷之九

十七風中

續溪胡翼雲謂其鄉風作墳先作虛墳以瓶裝油裝
穀蓋之又以松木一枝並置墳中俟踰年取出油
無水氣穀與松枝不腐卽佳地也此法甚得敬慎
之意處處可試焉

建溪之舟如鼻前尖小而後深大及遇水漲則倒棹
上灘北方冬日遇顛風而橋亦倒昇陶比部人表
懷來道上苦風詩云越人舴艋撐須倒西塞風尖
轎倒擡路上小兒休笑取有人驢背倒騎來

江北呼牝驢爲驢驢爲牝驢驢字字書及顏氏

家訓有此字獨不得叫驢之解詢之耆耄俱茫然
偶一童子云以驢駕轎必以牝故爲驢驢耳余問
今駕轎以騾不以驢童子亦不能答第楚辭有蹇
驢服駕之語漢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驅馳
爲樂薊子訓張楷皆嘗駕驢車又晉令乘傳使遭
喪聽乘驢車近日余友廖季符曾倩驢轎則驢委
可駕驢之說不爲無因矣

滇南通公文有雞毛一枝炭一塊在手卽知爲火速
飛遁十日之程兩日便至

書

卷之九

十八風中

巴陝人遇物皆負之於背外夷人遇物皆戴之於首
雖數十斤步履自如孟子曰頒白者不負戴於道
路未可以彼俗爲非也

火盆駕炭至微車亦自有勢南中熟炭在下駕生炭
於上氣卽焰上北邊生炭在下置熟炭於上氣方
焰下若效南中卽熟者亦黑矣蓋一陽之後氣宜
上焰北邊陽氣不勝寒威故焰氣降而下耳

莆有著沙之病令人腹痛手足冷狀若傷寒治之只
用頭髮繩刮兩臂上及頸上令發紅謂之刮沙又

內服薑湯而已稍甚者以針挑背上白筋如線刃斷之愈最甚者以針刺十指尖出烏血卽愈此病尋常有之初不知所謂及閱抱朴子始知南方有沙蟲亦射工之類中之至有殺人者則攪腸沙不治者其驗也第云沙蟲生水草中觸之則病今女人在閨閣中何以亦中此病恐未必盡然也

今俗易眡星緯忽畧禮樂吾家姚信著士緯談談理

窟信武康人舊志列於儒林新志乃羈入方技非

以昕天論乎又彭攀龍獻樂書樂以和八風亦非

卷之九

十九風中

易事瑞州志亦列之方技顓項渾天夔作樂將盡

方技之流不足稱聖已

今郡邑志書列女傳只載節烈餘賢如侃母德比孟

光文如道韞皆黜入雜錄蓋已成風如興化志以

江梅妃方孝女徐德瑛載於叢談是矣殊失列女

之義余惟嘉興志爲得體賢母賢女皆列焉但易

列女之目爲閨行亦未能免俗

今爲親上壽率十數金爲錦幃然惜重幣求文只持

數錢索學究筆借一顯貴姓名以誇耀戚里桂賈

而寶燕石虛詐之俗相沿不覺是不惟誑俗且誑父不惟誑父父亦自誑也

福唐人不欲居人下多誇言一人渡同舟者問其姓其人答曰姓葉問者曰葉相公家乎曰彼小葉耳回回朔望集禮拜寺開門不與人闕人亦莫知其何狀秣陵有鑿壁闕之者見其分坐兩傍相次以手提隣坐者耳一手指西方以炷香爲度而散蓋修淨土意也

土官旣死子幼者皆婦署事婦襲男子冠服與流官

卷之九

二十風中

應酬亦作男子長揖其風與占城同

北港俗親死卽剝去臟腑以火乾尸貯木懸梁歲時

出而祭之其不識禮義如此其人散居無君長惟

甲長之類爲頭目中國十人以下至其地則彼殺

之五十人以上則彼閉戶而避我捕魚逐鹿者入

其境必分贈甲長土宜閩撫院以其地爲東洋日

本門戶常欲遣數百人屯田其間以備守禦

交趾以足第二指交拇指上也其人皆被髮好以奇

楠香九時時擦體關吏見卽索之間有秀才關吏

令其作字字畫枯勁並無重輕國稟我 朝正朔

頒曆之時委一雜流賫去彼國遣方伯至關跪拜
迎歸公譙與雜流迭爲賓主焉

陳益稷安南人元時爲湖廣平章政事天曆二年夏
征西凱還艤舟君山詩萬頃烟波一葉舟虛名輕
似水中漚層層浪捲千堆雪浩浩風生六月秋適
意野禽頻出沒忘機沙鳥任沈浮明朝匹馬長安
道又是紅塵別樣愁陳人則安南詩不囿於安南
安南前代皆郡縣其地我 朝雖奉正朔然偏安
一隅尚阻聲教惜哉

琉球民犯剽掠無輕重皆以開腹之刑

琉球漸染中華知禮義有子居喪數月不食肉者有
寡婦不嫁守其二子者每津津對華人道之

琉球國居常所演戲文則閩子弟爲多其宮眷喜聞
華音每作輒從簾中窺譙天使長史恒聽請典雅
題目如拜月西廂買胭脂之類皆不演卽岳武穆
破金班定遠破虜亦以爲嫌惟姜詩王祥荆釵之
屬則所常演每噴噴羨華人之節孝云

琉球國等威以手巾別之手巾者裹首帛也紫手巾
最貴卽國相大夫之類黃手巾次之紅綠等又次
之青者爲下王手巾則兼用五色我使往封彼皆
華服來見不復用彼服色矣

使琉球者譙之日拜位坐位俱分賓主王至使館亦
然國相等拜二使則並四拜二使不還拜其體與
待中國屬官稍畧

琉球國理錢穀者謂之哪嚨官

庚戌仲秋後至北雍看通朝鮮入賀三使亦來遊遇

人分高麗扇及紙刀扇上題詩爲辛丑秋東岳李

子敏作其作北京詩曰薊門烟樹遠居庸北極神

都壯國容撲地間屢青海近隱天宮闕紫雲重詩

書禮樂周風俗道德皇王漢祖宗萬曆太平瑞拱

日廣庭鴛鴦綴夔龍其作聖節詩曰九城初日瑞

雲曇虎拜彤庭百辟參黼黻星辰璣極北梯航玉

帛越裳南河清適際千年一嵩壽齊呼萬歲三鰈

域小臣陪獸舞內樽偏荷需恩酣詩雖未及朴寅

亮亦以見其俗之文雅云

高麗使臣綱巾以玉爲環大於大通錢云彼國官階以環大小爲品級又隨從皆戴竹笠衣皂服問之則千百戶之類也大抵其國中官員皆戴斗笠入使者始襲我朝冠服耳

高麗婦人寡而無子可依卽令處傳舍以待使客生子卽收爲通引通引者卽中國之門子也

賈島有送褚山人釋無可有送朴山人歸日本詩褚朴者必與中華相類頗今不知彼國有其人否

國初倭國嗜哩嘛哈來朝有詩答問云國比中原國

舊書

卷之九

二十四風中

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鈐舊新酒金刀膾錦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項聯自誇其雅然衣冠製度大背唐俗而迺云然則狡獪矣頸聯自誇其富則不離腥酒也惟結語頗佳冉驪叩作昔皆荒徽今文物不異中原倭奴有此文彩儻革音反性謹奉聲教亦一善國二百餘年來自恃風濤不改島俗則可惜也

宣府熟夷重客至其家榻地而坐主人先牽生羊以獻隨對客宰烹熟則盛以器戴於首以獻方宰割

奉嘗侑食卽有歌妓挾瑟琶列侍各酬主人須以布帛在客厚薄不計等丈賞妓須針線之類若以黃白則主與妓皆不免有怨色以爲賤已也

達女皆垂髮比嫁卽將前兩髮下垂者剪去其末名之曰廉耻

北狄西戎皆用帳房行卽捲之惟熟夷有房屋以茅結之或圓或方而頂尖如保定近邑民間小房耳明妃傳有妻母之說今胡俗猶然宣大套虜之妻曰忠順夫人卜石免其子也虜死免復婚忠順李大

舊書

卷之九

二十四風中

叅君章監兵陽和有詩云胡婦胡兒款塞年相持悲泣轉相憐瓊瑜未展交歡帳連酪先開合巹筵五路良媒水始泮四傳佳偶箭將懸喜看剪髮頻輸馬關月邊風動管絃

南海在粵可達京師往時海運往往揚帆蓋由東海而北海也頃見羅華宗云自北海而西海而抵南海則是四海周流西北隔於戎狄人莫由至耳羅華宗者西洋人慕華而至華衣冠飲食言動皆宗華者余問西洋布出若國乎答云彼小西洋吾所

居大西洋在京師之背北海中去京師不遠阻於
韃靼不能飛越故必至南海島自西洋至南海須
閱三歲海中自有小島小島自爲一國時可泊舟
焉問其酒則蒲萄也華宗與瑯瑤豆同國或云瑯
瑤豆之徒其道稍遜或云瑯瑤豆之友瑯瑤豆善
天文所著圖與中國頗異且善煉丹余問華宗供
帳所出云家中時有至粵者此殆託言或亦善煉
丹乎

瑯瑤豆友論云吾友非他卽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

大觀之九

子西風中

當視友如己焉 友之與我雖有二身二身之內
其心一而已 上帝給人雙目雙耳雙手雙足欲
兩友相助 友者古之尊名今出之以售比之於
貨惜焉 多有密友便無密友也 世無友如天
無日如身無目矣姚子曰人有異域其道其情一
也讀此誰謂海外無人哉世每少異域夏蟲耳然
生中華而徒有其胸反不彼若矣不愧殺乎
近西域瑯瑤寶作自鳴鐘更點甚明今海澄人能效
作人謂外國人巧於中國不知宋蜀人張思訓已

爲之以木偶爲七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鐘擊鼓
矣

風篇下

莆人語異中原而古有此字者畧記如左

青盲瞎也 任永馮信託青盲以辭公孫術徵命

脰頸也 謝靈運詩顧望脰未悃

駸音駸 考工記去一以爲駸

弄巷也 樂府有江南弄

一璞塊也 淮南子土勝水非以一璞塞江也

汗衫通袍也 名起於漢高祖

籊籊籊音甌竹器 俗云然恐不知字作此

柴肺削下木片也 肺音沛漢書風吹削肺但有音瘵者豈

有兩音耶詩云東門之楊其葉肺肺肺亦音沛

法燭取燈也 按事物紀原淮南王招致方術之士延八

公等撰鴻寶方法燭其一也則法燭之名古矣

胡餅酒餅也 唐太宗賜李大亮胡餅後人不識胡餅爲

何器今詩多用酒家胡胡姬不知胡卽壺也

惡風南都日 似蟬身作臭氣余初惟莆語之僻及聞

墨客揮犀始知古有此名矣

刺虎刺音喇謂惡少也按刺虎草名此草招人皮肉即如火

燒故以辟極惡之人謂不可近也

鴛鴦婢也按杜牧傳在吳興見鴛鴦女指幼女頭青

似鴛耳非指婢也今俗字了頭不若鴛頭之雅也

敝喬妻姊也令喬稱人妻姊也語出於江東二喬

倩子謂婿也令倩稱人婿也此本齊語也而謂妻之兄弟曰

團子稱人曰令團則遍攷無謂豈以長孫無忌為

唐太宗后兄歐陽詢嘲之曰索頭連背暖視禰畏

露書 卷之九 二十七風下

肚寒只由心潤潤所以面團團名起於此耶然此

極不佳之諱何可以稱人曰令團乎

齊眉謂童子初留髮髮始齊眉者蠕蠕傳髮始齊眉

花炮燈也燭炮燈也燭爐

柏謂以物就火烘也或就口曬也瓠子歌魚沸鬱今柏冬日

醅微也白居易詩厚米陳生醅

熱洛謂食熱物令腹中暖也洛水不冰下有磐石古人謂之溫

洛見蒲語有所本也

侯白謂詛言也唐有侯白滑稽善諠其言必本此

行衙奴也屈戌門聲也今稱音猶未做鐵備做奴宸

壁以泥墁挨刻挨音近骨稱粉也常作事也

響泛音也款款笑款音闊嚇嚇笑嚇音僻搭謂

類也樹枝之絹絹音指以揭以手打斜頭姊妹姊妹音憂

皺也音頭閃音林以眼屈到也夥願多也願語雖侏儸

字出於古

莆人呼天曰汀來曰鼇冷曰清原有此音即賒斜車

皆有別音古韻已然矣若謂雨曰戶扇曰信樹曰

楔美好之好曰夥則蠻語也

露書 卷之九 二十八風下

急焦磁茶梅花引也羊迷月科斗羊迷蝦蟆猴急

忽也馬醒伶俐小禮羞也無琉球謂戲而不知

打敵都謂刁器之莆田語不知所解亦不知所本第

徐文長四聲猿中亦有此語

罪過謂人入於痛楚之事即呼曰罪過

撓稱謝莆人意謂撓撓耳黃州亦謂然

有稍謂富莆田林陵亦然義稍不同莆直謂富者

林陵謂身邊有物曰稍稍帶意也又曰有管則以

身邊有物可質也

莆語不變正音者余記憶六十字如父子富貴困憊

善聚鬚鬚草木花酒衣椅以矣意意致止旨只

侈此梓始豕矢史士似祀俟彼妣比瘠技妓喜懼

庶免采色蒙腫允勇以儒如進飲慘修德

或問曇花記所稱土音而獨曰閩何曰襲蘇長公之

餘唾耳長公觀賢已圖呼六言自有味長卿則無

謂矣又問屠長卿自持土音而笑人土音何曰西

吳人謂水曰矢東吳譏之東吳人謂死曰洗有婦

與翁祝壽曰願翁壽似阿媽脚翁問故曰千年不

洗西吳亦舉之爲笑柄

儂自稱也福州一府閩人自稱不曰弟曰我必曰儂蓋吳儂

之舊也

人客稱客也福州一府閩人稱客不曰兄必稱之曰人客

翁謂夫也莆田泉漳

路頭翁謂婦人所私者漳州

增重漳人呼妖童也外國銀錢每一錢漳人以水銀法浸之

可增重一二錢故以喻妖童然舊錢增多新錢增

少因又以新舊爲冶容次第

赤脚兵謂替人受杖者漳州泉州

空庵謂人欠神也泉州漳州

支姑摺謂帽也泉州

逢羊苦厭之別名也龍溪言此灰不可煮羊而食食卽有害

余意當爲妨羊土音訛耳

入死謂差也不知八死謂不知差漳泉

老先父也後生子也大者兄也細者弟也姐妻也賽

奴胥也趕趕婢也白賊謂說哄也使鬼謂謔人也猴鬼怒

湊伊謂隨地也無事佳也無數窮也行動便也寧洋縣

寧洋人謂親曰車謂精曰避凡稱物精製曰精精

陳學一謂漳平人詬人村俗輒曰五色村五色村三字新蓋謂

備諸村也

林陵輕佻之語皆本於曲中如燥脾謂快也肉麻謂可

人肉起調喉據音者謂波老謂不在行也西廂謂

尸鬼謂突然水過也括日挑心扯淡沒來嚼蛆

亂說可厭物也來回底事撒漫肯散金也如此之

類卽衣冠漸淙焉

巴眼帳謂隱事也卽一溜烟逃走牙疏落齒牙

說也

遮留稊陵謂也楊雄方言曰蟬或謂之蟬嘯音啼蓋指

江東也今日遮留見俗音漸流漸遠

稊陵亦有土語而字皆有據者署如左

異音選官之選謂按晉鳥之綱曰異語亦有義已

枕音禪謂

浣音俄謂却嫌脂粉浣顏色字亦雅已

路路謂開游按路小兒步也蓋言一步方一步也取

義極肖已

書卷之九

三十一風下

覲一作瞥今金陵看物之美惡動曰覲一覲

羸持其衣禮王制云羸其股肱

戴子謂無賴戴毛蟲也音刺即巢刺王之刺言毛蟲

整人人不敢近耳

幾稜稜音近進問道遠近也

燈起謂乍發蓋開張畫繒曰燈張皮曰燈音諍取擗

力之義也

煨以火伸今謂熨斗曰煨斗

火隱火死火隱字佳

俗音漸流漸遠稊陵語音最正亦有與去街鞋巷參

媽兩六三話柄

陣頭雨六月西北

架鷹謂手持一二

泥團謂老實先是稊陵謂江北人曰土巴泥團者土

巴之別名也古已有沙理之語

稻官老實頭

廣客稱妖稊陵先是稱食蛇因食蛇而曰廣客

稊陵罵人動曰牢尸曰拉牢的其語亦狠也

書卷之九

三十一風下

南都辛丑間有市語罵人動曰勞爪變如云要搗則

曰勞爪變成蒜要搗如云要敲則曰勞爪變成棒

鎚要敲殊不知所起而勞爪亦不知所謂或曰老

鵝之轉

倉飲酒不真州飲不中程即曰倉蓋倉以貯官米浸

官意也

火隱電也米酸飯夥也丹

阿椒叔也阿况兄也阿弔弟也東

白象游玩羅利那裡沙麻問何物也

北京市語甚多如云白臉謂害羞也燥得荒謂羞利把不

也在行焦牙鬼謂能言也少倒謂顛倒在我謂是我事也拿

糖謂作怕人笑話笑也謂忍人不是笑話戲也謂言不浪浪

也謂故以言拿鵝頭而詐財也駸謂人也駸謂人也駸謂人也

駸謂人也駸謂人也駸謂人也駸謂人也駸謂人也

則必怒形于色問其意曰罵其蹄子也蹄者爛腿

之謂殊不知其解

小婦者三婦行謂小弟婦耳今俗謂妾曰小婦北京

妓罵之以小婦有憤而啼者

京師謂婦人淫曰浪故謂之浪婦人即不悅張家灣

郭氏童蒙師一日出一對曰泥深埋屐齒浪急打

船頭郭氏子尚少念船字略涉於床其母聞之怒

曰浪何關先生事且許我打床頭乎即日具幣謝

去

北都有市語如云該打則曰屬綿花的該打云該細

則曰屬磅癩的該細里巷之間語即能出想其言

猶見其態矣

北人多讀入聲作平聲燕中有諺云馬快船進東進

西光祿寺宰鵝宰雞翰林院作文作詩中書科寫

詰寫勅這都是天下有名的誰知道有名無實勅

的實三字皆入聲今與西一韻其一驗也

洪洞人予與處最久其土音有可舉者

坎梳拔音擇謂莊子簡髮而坎是也頭頭謂馬蚌蚌

轉也坎鋤頭樊大也施大也刈冷也如云敵腦

頭也波羅膝頭脉脉乳也梳挖蚤梳頭腦搭小兒

也布衫道袍也不生火筆也娑羅桑樹卜子樹也

麻結達晴爽嘯霞也冷子雹也挑擔連襟連手契

也生受稱謝自起戲也捲罵也擡藏也乏了倦也

說喬說哄淘湯也則洪洞之土音矣

洪洞人讀仍為戎頃為墾頃為穹蟄為浙呼牛曰敖

皆鄉音也

洪洞之呼韓軒盲寫姐城碑卑皆音與蒲同呼羊墻

漿薑上娘又與蒲田之水北人同音不知何也

昨暮昨日今盲今夜蒲人土音也夜裡昨日今盲今日

也洪洞土音也

黃子齊魯人謂無致之黃黃鷹也以其能

山東人謂牛曰牛油日牛開口即曰平不癡

巴搭草鞋敖牛也

吸破鞋關中軍士至冬守邊多不在家其婦即

開頭石頭攪打也吳

矢水也長

方言云憐職越人謂愛也不知憐者愛也職者越人

助語之辭子雲未攷耳越人語末即有職字猶蜀

人語末即有敖字燕人語末即有價字也

卷之九 三五 風下

北西廂一箇價糊突了胸中錦繡一箇價淚流濕臉

上胭脂今長安語末有價字其來舊矣

長帶茄也鳳尾消息也以鵝毳毛扎罷散謂晚間家

額下省也皆筠州新昌之鄉語也

額西楚人

蕩謂魚也

白公伯也椒公叔也可老哥也弔公弟也至公侄也

皆折字隱語也哀妃祖母也恐家家外祖大大姊

亦謂通房恩娘侄呼皆不可曉矣京山

烏山土語

聒耳聒也客朱觀察署中有弓人在廳事念佛已

而制啄曰弟子在此聒耳

單人間人何斯个那個揚火螢火垂也措擦卓也

一天一日也罵人動曰百鬼入

犬父也馬波羅謂催未席

熙熙杭人微人

海身杭人謂道袍

肥子雲南謂貝

殺子殺音雪維揚人謂道袍

豚音都金陵謂花案

東吳人自稱曰身西楚人自稱曰仔仔舊作崽

李本寧謂天子守在四夷語言文字何可不悉余偶

有所見筆之於此以俟修舌人志者

達郎古賓甘露也徽馬兒

烏爹泥烏丁泥烏墨泥孩兒茶也

蘇伐羅金也

楊邁紫磨金

阿梨訶陀	迦拘勒	多骨	蘇乞迷羅細	苦彌哆	矩琵琶	闍莫迦	祇祇	割孤露澤	閻達羅喝	河輪勒陀	吃力伽	吉由羅	彌訶	摩羅迦隸	鉢提安福羅	密多僧	同路巴
華菱也 佛林國	肉豆蔻 胡語	白豆蔻 古羅國	豆蔻也 光明經	甘松香也 光明經	木香也 光明經	芳蒲也 光明經	水仙花也 拂林國	胡黃連 也胡語	白及也 光明經	仙茅也 梵音	木也 西域	嬰珞 也	金帝 也	瑪瑙也 佛書	瑪瑙也 梵書	密陀僧 胡語	銀也 梵書

慈謀勒	葉婆你	沙吉本兒	迦師錯	火失刻把都	畢楞伽	曼陀羅花	撒法即	毘尸沙	布瑟波	逢達奈	梵婁婆香	噯尸羅	茶矩摩	耶悉茗	月萃哆	迷	婆固脂
小茴香	一名野 茴香	蔓菁也 家古語	蔓菁也 梵書	番木鱉 回語	覆盆子 西國	山茄子 法華經	番紅花 也西番	金錢花 也胡語	佛書 也	破肚 子也	榜嚴 經	香茅也 光明經	金光明經 也	素馨也 西域	沙草香 附子	也西戎	破故紙 也胡語

塞鼻力迦	首衛也金光明經
頗羅	果也佛書
菴羅	奈也佛書
居陵迦	李也梵書
忽鹿麻	巴旦杏也回同語
篤迦	采也梵書
鎮頭迦	柿也胡語
波淡樹	扁桃也南齊
菴摩羅伽果	俗名香蓋奈類也色如鵝梨佛書
露書	卷之九
播羅師	核桃也梵書
阿月渾子	胡榛也波斯國
菴摩勒	菴落迦果餘甘也梵書
窟芥	實曰苦魯麻棗無漏子也一名海東波斯番
波羅密	梵語曩伽結安南婆那娑波斯阿薩卿拂林
阿駟	波斯底珍拂林皆無花果也
忽野簾	波斯阿梨拂林皆阿勃勒也狀若阜葵而圓長不花而實味甘可食
味履支	胡椒也摩伽陀國
畢澄茄	毘陵茄子嫩胡椒也南番語

給攷羅	草蜜也火州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胡言
咄嚕瑟劍	蘇合也
阿迦嚕	流香也
拙貝羅	安息也
阿賤	首姓汲香樹
兜婁婆香	懷香也楞嚴經
須薩折羅婆香	金光薩闍羅婆香梵書並楓明經
天澤香	多伽羅香杜嚕香皆乳香也佛書
羯羅羅香	片腦也金光
央真	經梨哈管泥蒙古人阿虞斯形虞人並阿魏也
尸利灑樹	合歡也金光
訶黎勒	訶子也金光明經華言天王時來也
尼俱律陀	木柳也佛氏
迦羅婆切	睽婆木緯也梵書
阿濕摩揭婆	琥珀也梵書
那伽	龍也梵書
官毗羅	蚊也梵書
摩竭	鯨也

失收摩羅	鰐也
毗羅拏羯車婆	龜也
阿八兒忽魚	鱗魚也
乞里麻魚	鱗魚也
牟婆各揭拉婆	車渠也
姑栗陀	鵞也
僧婆	鴈也
婆羅迦隣提	鴛鴦也
鳩七咤	雞也
露書	梵書
迦頻闍羅	雉也
迦布德迦	鵠也
舍羅	百舌鳥也
菟尼	鵲也
臊陀	鵲也
摩由遜	孔雀也
嘶那夜	鷹也
揭羅闍	雕也
阿黎耶	鴟也

摩帝	牛也
婆蹉富羅	犢也
阿濕婆	馬也
馬思哥油	酥也
瞿盧折娜	牛黃也
僧伽彼	獅也
失刺孫	豹也
伽耶	象也
竭伽	犀也
客利迦羅	鹿也
莫訶婆伽	麝香也
舍迦	兔也
何慈勃他你	骨納獸也
合刺不花	地猴見也
令邦	黃鼠也
摩斯咤	獼猴也
茶首機	音蔡茂機雙頭鹿也
頭鳩羅	細布也

那波吒緇也

鬱多羅僧上卷不也

泥縛些那裙也

鄔婆弟鐸父母也

婆帝夫也

婆黎耶婦也

拘摩羅童子也

馱索迦奴也皆佛書

胡君直中丞有家童曰擬言兔者甘肅近邊虜難也

八卷之九

爲劉裨將所得而獻之中丞閒日問其虜語頗詳

悉列而紀之以助夫犁庭采風者云爾

忝革利天那喇日灑喇月我督星灑力指風毆勒雲

忝革利刀雷虎喇雨

甲咱兒噉甲兒俱地也襖喇山耻撈石舞速水

我暈年那蘇歲哈布兒春諄夏那木兒秋我布冬恰

時鵝禁灑喇正月可渴灑喇二月他布灑喇三月

主喇哈灑喇四月躲洛灑喇五月乃罵灑喇六月

乙遜灑喇七月阿兒八灑喇八月以吃苛力兒九月

把阿苛力兒十月虎避灑喇十一月哈喇火計兒十二月

灑喇躲托兒月裏酒喇噉答納月外十匿酒喇

月初灑喇把喇八月盡

大朋呵大明罕皇帝杭哈屯皇后厄吃革父厄客

母我不良扯革賦爺腦願老爺轄屯奶奶噉哈哥

白勒艮嫂兜弟厄圪姐我揀兜妹阿不亥公子我

磬女子哭愠人額利漢子額墨老婆咱牢后生我

不健老人婆羅漢菩薩拒困兒

陀羅谷頭奴兒臉阿罵口奴杜眼阿罵兒鼻緝吃耳

八卷之九

亞父兒額克勒舌署杜牙和洛喉白逸身假兒手

阿喇素皮啞速骨馬轄肉泊洛腰格得數肚克七

額脇格肝無數髮可目似克眉灑轄鬚我着親

我着谷吊噉得格卵武托古居不和兒屁股我合

尙兀素毛托洛不生厄克彌泥五哭入死我不得

白病瞎喇罵鹽七打倒答納叶跪跑亞步走胡阿

喇八折穩答睡召咬惟辣哭苦擺押素喜晒納想

革兒房毆得門嘔得轄關門嘔得額開門我洛空河

阿力塔	金	猛骨	銀	恩	斯	格	脂	惡	粉	兀	掬	筆	差	速	紙	哈	力	甲	現	柏	客	還																																	
箭	允	力	督	刀	火	葉	兒	以	兒	大	允	督	劍	假	達	鎗	包	袍	都	喇	呵	盛	鴨	甲	塔	受	兒	鞭	虎	都	兒	呵	靴	跌	列	鎗	我																		
期	肚	蒂	轄	喇	步	肘	箭	陶	哈	鍋	阿	啞	押	碗	煮	簾	箸	竹	蠟	登	托	素	油	馬	喇	呵	帽	捏	克	疊	兒	皮	襖	獨	祿	紬	我	抹	督	褲	麻	害	鞋												
愛	抹	素	祿	吐	吐	轄	大	米	阿	木	米	捕	兒	扯	豆	打	不	速	鹽	阿	兒	克	酒	不	達	飯	阿	木	不	達	米	飯	兀	力	兒	不	達	麵	飯	不	達	以													
的	吃	飯	哈	刺	器	兀	吃	酒	鎖	忽	托	撥	醉	扯	都	柏	飽	十	吃	兒	甘	草	木	杜	柴	吐	勒	燒	夾	兒	火	閤	答	太	甜	把	呵	歸	列	素	李	歸	列	素	啓	乞	桃	把	當	十	歸	列	素	杏	赤
入	呵	素	呵	力	罵	梨	討	賴	波	兒	栗	桑	吃	納	蔥	酒	稜	木	酒	蒜	我	惡	韭	擦	哈	納	木	乞	白	蘿	陸	龍	八	兒	虎	以	力	必	思	豹	阿	兒	斯	爛	獅	補	務	鹿	克	你					
思	五	克	兒	麒麟	家	菓	我	特	格	熊	耻	納	狼	舞	聶	格	猓	露	書	卷	之	九	終																																

討	賴	鬼	哈	害	指	腦	害	狗	毛	力	貓	主	木	喇	黃	鼠	苦	力	弱	夜	猴	脉	乞	猴	麼	力	馬	篩	麼	力	好	馬	舞	克	兒	牛	矮										
力	直	格	驢	老	撒	驢	駝	匿	羊	披	兒	力	哈	害	野	猪	帖	脉	駱	駝	苦	特	類	塵	丑	召	亥	雀	灑	漬	轄	喜	鵲	可	可	十	報										
飛	買	阿	速	魚	黑	喇	青	擦	罕	白	渴	渴	藍	烏	檻	紅	石	喇	黃	那	溫	綠	你	箇	一	火	葉	兒	二	古	兒	辨	三	迭	兒	辨	四	塔	布	五	主	力					
落	書	卷	之	九	四	六	風	下	以	勒	來	額	七	去	疊	列	上	多	洛	下	晒	汗	好	莫	害	不	好	擺	哈	不	要	惡	素	那	押	插	喇	拿	場	畢	放	苦	洛	到	押	兔	兒
急	阿	喇	谷	兒	漫	掃	坐	捆	杜	洛	敬	克	勒	說	話	咱	票	墨	的	八	知	道	耐	打	戲	耍	武	仄	七	看	馬	兒	答	八	志	蔡	屯										
冷	扯	爛	暖	把	罕	小	一	契	大	擺	納	有	吾	貴	無	克	杜	捨	敗	納	多	少	擺	答	罷	箔	速	起	訖	與	鬼	喇	七	窮	罷	燕	富										
露	書	卷	之	九	終																																										

露書卷之十

莆田姚旅園客著

錯篇上

桃花覩若飛燕臨風翩翩欲仙西施舌若帳中李夫人迫而望之是耶非耶江珧柱珧海月也若徐娘老大頗資脂粉二者要當與桃花覩作婢

銀魚膾殘魚也在在有之而平望爲多余不喜此聞其氣卽頭暈章吉父出雲間之小者可寸許晒成一片薄如赤瓠云此爲佳烹之氣自在後在海陵

露書

卷之十

錯上

嘗鮮者味甚甘始嘆世重其名而未得其實因評之鮮銀魚如竹籬茅舍中美人時魚如珠簾繡柱中美人河豚一富翁耳刀鯽則妖童之狡者

後見寶坻銀魚肥若玉環千里相貽味猶鮮甘又若夏姬之雞皮三少江南所產不無寒儉然清氣出其上

丙穴魚肉白如雪絕無腥氣何減四腮鱸然觀其狀貌頗不快人意亦猶王粲才華不免以貌寢見譏保德魚冬以贈人千里猶鮮但須冰耳余未嘗其齏

都閩鄭紹勛嘗守備此州問之曰黃河濁流此地

兩山夾澗其流獨清故肥膩芳美問其品則鯉鯽

鯽三種耳水用滾水隨遶隨凍亦有賣者其味稍

變淖以胭脂澆以綠豆水則可玩不可食余笑曰

魏主雅望非常固不如牀頭捉刀人

鄱陽之鰾大踰尺縮項細鱗肉細味甘攷之字書魴

也惟其尾不賴後見苔溪之魴形固不異身小於

錢餐之有韻類尾可憐

嚴灘之魚俗謂子陵所釣者長半於鰾大不踰釜然

露書

卷之十

錯上

無正名應字以鯉

雲間四腮鱸肉白無腥故古人稱爲玉膾博興亦有

之士人不辨目爲多魚味去遠矣蘇長公錦秋亭

詩且食鱸魚美託興耳

九江魚子醬何異西王母所謂連珠雲醬古有蟹醬

蝦醬魚醬蚌醬蟹醬鯽鯽醬今尚有遺製然眎魚

子醬不啻尹夫人之見邢夫人

詩云包鼈膾鯉辛延年詩金盤膾鯉魚張季鷹秋風

起思鱸魚膾古人皆重膾今遍歷土風作之者寡

惟東粵絕重匪宴會卽歌樓酒館往往而是重
客雅士閒輒就餐一舉而盡數然膾重鱸者以
肉白無腥粵雖以青魚可掩昔美往在翟武康衙
齋嘗其一齋至今奪吾口政

劉道真少漁草澤一姬樂其歌嘯殺豚進之道真食
盡姬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夫二豚餘半乃
其小小者今惟粵中有此宴客匪此不敬蓋取初
生者用香料燒之舍粵寥寥絕無彼中土官其先
皆上國遺風故俗猶有存焉

八卷之十

三編

合州組無異錯然所割魚肉雞子薄踰蟬翼累如疊
穀七啓所稱一見於此

蟹惟海陵爲大大踰尺三吳出以深秋莆中出以深
冬風味大畧相同騶食猶有臊氣若以膏糝麪味
更爲勝董偃隨母賣珠非不瑩然一入館陶公主
家頓消寒氣風韻自別

周官庖人注青州之蟹胥今蟹胥以江南爲美青不
第無胥矣博興雖有蟹亦小小者耳味復不佳

彌房固佳然蠟大若雞子潔若初剖荔支以元水煮

之甜如波羅蜜余以爲蠟如石季倫蠟若王君夫
猶有儉氣

永嘉之蝦亦若苧蘿之西施脂肉皆香大不能尺貴
欲千錢

燕窩以潔白爲貴煮之雖皎若水晶然如嚼蠟亦陳
平冠玉耳或曰能化痰則不如鵝眼錢矣

雞躩油盆須千錢余以爲如王安北見之不使人厭
出戶去不復使人思

金山豆豉相洽以爲佳味過香甜不堪下箸然醫寒
藥書

卷之十

四編上

疾可稱妙劑亦猶王大將軍事事田野只擅鼓吹
余聞天花鮮者香美異常何異武帝讀上林賦

楓亭荔支仙姝神女也蜜荔支若曲中窈窕色澤雖
佳殊乏本來風味姑蘇楊梅土妓耳雖不令人厭
那得風韻

荔支果中之仙也桃花靦海錯之聖也

蘋果食之固美然置牀頭時聞香氣覺有真韻一日
相思名不虛加

余在青州飽食蘋婆果每歎未嘗甘州素奈耳不知

漿果即柰也見服虔而不識子慎可發一笑

文官果若安榴皮肉不可食食其核中仁耳鮮食若嚼蠟訝之後食乾者味香而甜如含雞舌久而不散始知高宗官獻者賞不爲侈

柿三接則無核琅邪之柿以是可喜鮮啖之殊勝江南齊柿燕栗有由來已余以爲蘋果似公瑾見之如飲醇文官果似子雲生前以容貌祿位輕之死後始重柿似子產始疑爲蠶尾終以遺愛歸之

張載詩江南都蔗讓液豐沛三巴黃甘瓜州素柰凡

露譜

八卷之十

五 諸上

此數品殊美絕快渴者所思銘之衣帶今不第豐沛無蔗海內寥寥有之惟閩粵多液而甜其運入兩都者出自西江長不半閩而味復短甘亦惟泉州漳州爲佳兩都得之喜同隋珠洞庭只堪作奴三巴至小至酸稱以重臺可也

癩葡萄名以錦荔枝亦孟公之驚座者

金陵無酒近長于王家蕙酒亦不可以爲滕薛大夫江北無如青州趙家露酒可謂從事矣曹州董酒頗似余鄉酸酒稍淡耳然皆讓建溪玉帶春以清

勝也

巴漢咂酒宛然章臺妓羊羔刁酒三白則屠伯也三白若家釀則佳

過大名見桑落多送幾杯猶王謝子弟雖未卽佳亦自不凡

黎惟敬嘗對朱圖南云桑落酒者九月九日作水麴米皆以三斗爲準熟于桑落時故曰桑落圖南云西羌有桑落河出馬乳酒羌人兼蒲萄壓之晉宣帝時來獻則此以地名非以時名又庾子山乞酒

露譜

八卷之十

六 諸上

詩云蒲城桑落酒則又出蒲州矣

襄陵酒謂是白墮之遺味雖稍甜猶可伯仲玉露河津酒又出其上洪洞惟韓晉二州司馬善作此江南無酒江北無茶若岱神河伯各擅其雄矣

有大將餉王司馬蒲萄酒二瓶王怪其少嘗之復無味置之後問大將大將謂取家酒一杯灑蒲萄酒一點則跳起三蒲萄蒲室作蒲萄香王試之始歎異

龍井茶不多虎丘則薦縉分地而種人得數兩耳芥

茶葉微大有草氣見丁長孺試其佳者與松蘿不相伯仲松蘿天池皆指梗槲尖謂梗澀尖苦也天池武夷多屬者天池則近山數十里槩名焉若山上之真者與松蘿芥山虎丘龍井武夷清源可稱七雄然而芥山如齊桓實伯諸侯天池如晉文清源味稍輕如宋王襄蒙山生於石上重之者以能化痰然須藉別茶以取味亦若東周天子耳

酒以色清如水爲佳青蓮詩云玉枕盛來琥珀光則今之皮酒也有何趣向茶近日尤窮真味若宋人搗以爲餅色味俱減矣而反重如尺璧是宋未嘗知茶唐未始知酒

王肅在魏不食羊肉及酪漿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經數年後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魏祖問之曰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對曰羊是陸產之最魚是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是有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不中與酪作奴此畏死游魂諛言取悅非確論也

蒲中榕樹大蔭數畝上可駕亭榭四五月田頭蹄涔

產花魚長二寸許身若文錦五彩相間童子取之異盆而飼飼以蚊欲鬪者各以盆至共盆卽鬪銜口翻身怒目鼓浪敗北者循盆而走勝者逐之至斷其尾因其勝負以取樂余嘗與仲章論快事一則五六月在故鄉木蘭陂上榕陰樹底剖鮮荔支看妖童鬪魚一則二三月在蘇公堤上綠柳陰中傾玉帶春看冶妓走馬

鬪鴨之風今絕未聞鬪鵝亦惟見於漳州鵝之佳者可直五千鵝鬪爲護其子故鬪時土人執籬交立其前雌鵝隨後厲聲助其勇也主人以手招之壯其膽也先以酒漬米飼之酣其力也若去主與雌便不能鬪矣弱者敗卽逐北佳者雖敗猶堅立不肯少却

鬪鵝鵝之風秦中爲盛曾於王孫長房宅上觀之方卓鋪氈氍毹上安麈尾飾飾牆箱以布放鵝鵝於內誘以少粟相見卽鬪勢亦可觀負者竟逸飛因其勝負以相賭王孫士人袖口一袋皆此物也卽肅客游覽皆不去此蓋此物獲粟時方至置之袖口欲

其援耳

鬪促織之風今惟燕京爲盛市上有籠賣者置之於盆卽鬪鬪者視戰之勝敗爲賭雄能鬪雌不能鬪雄能鳴鳴以翅雌不能鳴翅亦短雌三尾雄二尾京師可單養楚中不可單養單養則死江南亦不甚喜鬪見風氣之殊也

鬪蛛之法袁中郎謂自公安肇散木始鬪宜雌不宜雄雄遇敵則走足短而腹薄易辨養之之法先取別蛛子未出者粘窗間紙上雌蛛見之認爲己子

錄書

卷之十

九錯上

愛護甚至見他蛛來以爲奪已極力禦之惟腹中有子及已出子者不宜用鬪時初以足相搏數交後猛氣愈厲怒爪擗擗不復見身勝者以絲縛敵至死方止亦有怯弱中道敗走者有勢均力敵數交卽罷者其色黧爲上灰爲次雜色爲下其名有玄虎鷹爪玳瑁肚黑張經夜叉頭喜娘小鍊嘴飼以蠅及大蟻

蟻善鬪埤雅已載之然蟻有目而以鬚視始發自袁中郎蟻以鬚爲眼行動之時以鬚左右審視然後

疾趨挾其鬚卽不能行因憤而鬪至死方休

爪戰者西爪熟時莆人兩兩對斷爪之肉色或斷于色或斷卒割時落子在地若干負者出錢償值以供笑樂按吳越時錢氏子弟逃者取一爪各言子之的數言定剖觀負者張宴謂之爪戰則此風之來舊矣

蔗戰者甘蔗上時莆人以數束積傍爲賭只取數枝兩人通擘次數同而比試短者償值蔗長須立椅上擘之熟此者一枝一刀直擘到地游閒少年以

錄書

卷之十

十錯上

此爲樂

錯篇下

蜀中有九頭鳥一頭已斷雨血淋漓土人云血淋人屋上則不祥此鳥過則爭敲竹片以驅之余在合州官署忽聞滿城竹片響問之云九頭鳥過九頭鳥鴿也一名鬼車鳥

滇中有鳥狀類雞聲作阿彌陀佛朱仲成觀察名之曰佛鳥

滇中又有鳥亦畧類雞聲作五谷豐登朱觀察名之

曰瑞鳥

隱雞似鳳皇而小鳳皇無喙隱雞有喙甚大口三吐

火滇中雪山爲多

滇中多紅班鳩其色則異其聲蓋鳩

方長逸有鶴能飲至醉次日中酒如人汪遺民爲賦

醉鶴詩

梁小玉有絳色鸚鵡號緋衣娘有靈性教以金剛經

能誦之常念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

邪道不能見如來忽一日言郎在嶺南思一見之

遂閉目不食鳴鳴啼泣竟死死時猶念彌陀數十

聲

曩宮中有黃鸚鵡屠長卿詩云一入雕籠奪翠裳羽

毛新得淙鴉黃銅池淺淡嬌明月金屋瞳眈晃太

陽語罷斜侵官柳色朝回遙接袞衣光佳人玉手

親調處妒殺釵頭雙鳳皇詩雖少丰趣而體貼頗

工

西內有白鸚鵡狀旣如鴉大亦與鴉等鳥人教稱萬

歲清利似人

蔡光楚携白鸚鵡至京師形亦如鴉比西內稍小耳

但黃方勝黃裳爲異後中貴購而進之大內

在渭南見黑禽身與鸚鵡等喙紅尾長鸚鵡也其聲

鸚鵡也脚帶錢繩蓋人家馴習而逸者余以爲黑

鸚鵡也鸚鵡有五色此其一種耳問之土人謂爲

紅嘴老鴉失其質矣

相思鳥大如雀紅嘴綠毛文彩可愛凡鳥睡皆相背

此鳥睡獨交頸放其一籠其一旋自歸籠驅之不

去若兩放則長逝矣故曰相思浦城最多南都南

鸚鵡

卷之十

十二 錯下

州見畢鴉其狀相似不知卽相思否

鸚鵡鳥能嘴銜假面隨曲應節而舞又能認字南昌

宗室多養之以取樂

鴻之與鴈別者鴻飛薄雲霄鴈飛不度高山鴻色白

鴈灰色鴻寡侶鴈旅行故余賦秋鴻送客詩云候

氣向鄱陽星河掠桂香衝霜憐羽白催葉渡江黃

顧影成佳侶將雲束遠裝他鄉有離別撩恨綺尊

傍

洪洞劉氏得一鴈執之一戀戀在空中鳴數日不去

一日下就繫者交頸共死

盧觀察言平陽一守嘗荒年催乳母活棄兒千數一

日羣鳥聚庭下不去守諭去遣人隨之鳥所宿樹

樹主貨之已度錢欲砍守卽輸直與贖

丁酉冬余過武昌鴉銜火黃鶴樓樓燬延及縣宇銜
火者火鴉鴉之精也

野鴛抱卵可五六十層層銜草漸壘作堆堆高尺許

雌雄隔日通伏雄伏堆上則雌在下晝夜週巡雌

伏亦然慮有他虞也隔兩三日卽一翻動令下處
露書

卷之十

十三 錯下

上故出穀日一時並出無一後期者

甲寅春吾鄉陳尚書一鵝將烹以享客鵝夜託夢於

主人云已原佛子墮落禽類今願皈依上生寺聽

經以識往因主人卽送入寺初猶置之一室聞經

頃啄門鵝鵝欲出及出隨諸僧後行禪禮佛日以

爲常觀者鱗集張隆父作詩紀異云求生翻作逃

禪客離世曾爲託夢人

虎林沈之間寓南都驍騎倉傍家畜雌雄二鴨一日

家將烹其雌豫以籠罩之雌卽旋繞其籠驅之不

去飼之食弗食已而雄以沸湯燻之雌哀鳴投湯

湯盆中宛頸而死沈因不忍食同瘞於竹園

萬曆初潯陽史秀才之傭工人居龍塾家有母雞能

笑亦能作小兒語雞窗之語爲有據矣

秣陵北門橋劉醫生鄰有雄雞飛入其家劉醫攘之

不數日此雞生一卵五色後不見他異

癸酉余同學生郭兎家雞生四足人爭傳示數日而

頌

盧青州署中雞雛初出獨一不出剖示則生四足而

卷之十

十四 錯下

頌已 乙巳年

余里中鄭掾丙午年雞產兩頭數日而死按物類相

感志雞黃雙者生兩頭及三足則理有固然矣

萬曆初西苑有後貌狀如虎尾直長身有牛獻自西

番所養之人留與俱臥起鎖以鐵柱有時人侮之

則拽柱悻悻出門去養者諭以平昔撫養之恩如

何遽舍我則復歸故處

雅州傳進士 良選 云其鄉蔡山多貌貅狀如黃牛犢

一性食虎豹而馴於人常至僧舍與僧索食

陳肩之夜歸去余家數舍有小巷巷口踞一物猪形而壯於牛兩長牙如象至地眼光如火燿人陳疾趨而去或問豚而有牙必有此物方有此鬼攷之山海經欽山有獸其狀如豚而有牙其名曰當康見則天下大穰其斯之鬼乎今野猪云亦有牙出口外不知卽當康否

乙卯年六月末上高縣撲得一虎首有王字身又皆作飛禽走獸狀

能掌最難熟關中不羈王孫謂須用草繩匝掌煮之

方易熟物類相感有固然者

萬曆間荊門州學中畜二鹿壯者病牝相依喘息亦不食及壯斃牝悲鳴而絕

吳祖季有一鹿自雛養之因馴習携之市行受吳指不觸人吳行殊不顧鹿追及之祖季甫田人生長秣陵後暫往故園鹿從宅內遍尋不見祖季即不食數日竟死

穆天子得白狐以爲異以天下無粹白之狐也今因內有白狐居籠中甚馴虞人曰狐神獸也比白必

閱有年歲非大內則逸矣

西內一猴長與五六歲兒等但面小耳見外人卽跳掣不止似欲扯人人以錢與虞人便帖然任人往來蓋解人意者

洪洞有豺狗長如貓大虎見之卽伏豺跳據其首取腦而食虎終不敢動

貓初生子屬虎人看之卽自食其子越數日屬虎人看之卽移其子於他所物性之靈有如此者

凡馬耳後有角或腹有鱗或蹄後有爪皆曰龍能行

千里萬曆三年天方國獻之青驄色高出人頭蹄脚甚大步旋如風後一目眇趙玄度太僕謂時

上却回此馬馬或愧憤而致然也

馬駒不淫其母以馬之知識也泉州城中人有一牝馬當交之時因無牡馬廝藉其毛牽入暗室令駒與交事畢出之駒眇知其母也卽跳躍悲號若自咎者頃刻而死居人義之作義馬坊

高安熊士興洪武間人嘗乘一黑驢後士興爲賊所殺驢以舌舐其血悲鳴三晝夜而死鄉人義之葬

之坪上呼爲義驢塚

三十三年穎州民家驢生卵殼如石剖視中如鋸木

屑

驢父馬母而生驟驟有牡牝而不復生育其理難明

秣陵江東門外沈子才世業宰牛一日牛見將殺已

卽銜刀奔江而死于才感而改業余意銜刀者憤

其殺已也奔江而死者欲全尸乎蠢動含靈牛馬

之類先解人意直不能言耳弱肉強食抑何忍耶

況牛爲人力耕乎

戊申年蔡君豪親見其事

雜書

卷之十

十七 續下

三十三年穎州三塔集李攀蟾家產牛一身二頭

已酉山東旣報牛妖之後復有一道人賣藥歷下懸

一小犢一身二首問之云得之樵者欲以聳人耳

目便售藥耳當事者傳示以方疏報因置之是此

歲東省牛妖不特一也

亥二月初八日汲縣郭世顯家牛生犢一膊兩頭

兩嘴四眼兩耳七腿兩尾先是獲加縣產牛兩頭

四眼四足一尾

辛亥年二月十六日倒馬關軍袁朝臣家牛產黃色

犢一身四蹄一尾一膊二首兩耳四眼二嘴

有牙產出卽死

辛亥四月十五日降夷七克在石井山住牧牛鹿一

犢人頭人面紅色無毛無眼人口羊耳牛身牛蹄

大小牛隻當時俱死本夷又殺一母羊腹內一羔

亦人面羊身先是靖虜衛軍郭守敘家一乳羊跌

死剝出一犢一身兩頭三耳四眼兩嘴四蹄

釋長白游漂水道上見一牛背上生人掌五指分明

但有毛耳

天啓元年辛酉

太原崞縣民王臻家羊產一首四耳身後分兩半

尾八足

三十八年四月初三日

萬曆二十八年三月穎州城西居民戴選家猪產白

象

永平燕河路管軍潘其家猪產一身二頭六蹄二尾

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癸丑十二月初七日京師莆陽會館傍人家生猪一

頭一口四眼四耳項以下分兩身身爲雌雄生已

卽死懸以示人

萬曆戊午七月二十七日安慶程來旺家黑犬生一

子灰色長五寸高四寸一頭二身八脚亂生面鼻
類人落地即死

漳浦徐廣文女既歸適壻家黑狗死掩者戲樹埋之
久而爲妖狎此女女甚病從王父爲疹脉責其壻
曰負此重病如何黽之壻辭間者久矣因窮其故
始吐一秀才每來狎之身累有毛家人因悟爲死
狗作祟掘脉果有生氣碎而焚之遂絕跡而女亦
痊復

大海中有海和尚蓋人魚而頭似和尚者常跳上番
船舶上人聽其坐望徐復入水若不知而叱咤之
返水卽作大風巨浪欲覆人船

從兄承父與余言在廣州大海中見似山者喜告舟
人舟人慌甚輒張巨銃射之因若山崩浪花拍天
舟倒行四十里後誠從兄曰此吞舟之魚也

新昌熊敏庚寅年出宰徐聞時大魚隨流入港潮退
閣淺爲居民分割以一下層貽令層重八十斤

瓊州有鸚鵡魚身促而圓首似鸚鵡西安有什粵者

持歸以誇里人然終不敢食

分宜縣三十里有鱸塘每年冬至後一日始宰猪祭
神開塘取魚先進鮮官長居民始敢嘗前是嚴相
公奪專其利魚不復生比嚴相罷官塘還居民魚
復生如故余弟季又曾嘗之云其味如鯪魚

沈生子僦居大功坊廳後巨池池中壘石爲山山下
金鯽繫繫長數尺殆是三百年物

有偷金鯽者以草紙蘸燒酒包之納之袖中可耐半
日養之仍活謂魚醉酒忘其出水耳

子魚之美自昔重之矣然子魚以子月至此子魚之
所得名

易云信及豚魚廖季符曰昔賢謂豚魚河豚也河豚
有信洎其時則至謂信者亦如河豚耳今按秣陵
物候河豚以二月初至刀鯽以三月初至鯪魚以
四月初至皆有信候不真毫髮秣陵人喜嘗新逐
時爭先不爭錢物稍後卽置不貲鍾伯敬秣陵挑
葉歌所云四月鯪魚不論錢千錢劣得一時先河
邊挑向城中去走到城中減半千卽其證也豚魚

之說出爾雅翼翼謂出以冬至誤矣

此目魚莆中曰韞拖魚謂其形如韞鞋也

字林鯖雜肴也樓君卿之五侯鯖是也又說文云鯖煮肉也今齊中自有鯖魚出登州極爲貴重出時馳長安以貽尊貴殊非雜肴之謂

鹿筋烏魚子鰻魚脬最佳味而海澄最多皆來自七港番北港番者去海澄七日程其地廣而人稀饒鹿與魚其俗得鹿只取其腸洗淨繞臂沿途生啖之餘盡棄去故海澄人以濫物易歸又烏魚帶魚

入卷之十

五十二

之類皆咬尾逐隊千百爲羣取者必徐舉聽其去半後取不然卽決網斷絕而去

吾鄉綬溪春水初生衆魚尋流水漲二尺許鄉人以竹簿高可一尺置溪底開一面縱魚入薄魚視薄若至高環游遂不敢出鄉人因而手之罩之半餉間人可得四五十觔大抵多鯉魚大者至一二十觔觀魚之樂此爲第一

李宗定在秣陵夢一人云我玄武湖鎮殿將軍也宜救我次日有鮓鰻魚長三尺者云得自玄武湖宗

定憶其夢親送歸湖中是夜仍夢前人謝救已之恩因言魚皆人變不宜快餐自後宗定見魚不復舉箸

吾鄉鄭在質販糖泛海入姑蘇舟至寧波袖銀包登岍不覺墜入海中心鬱鬱不樂旋見大魚在市買以下酒破悶剖開所墜銀包在魚腹中

盧大叅分鎮沂州雙鸛日宿其堂脊一日相戾而一墮地吐魚七尾大可五六寸時頗異之旋而死一僮一婢死一妾歸途死一老僕抵家而一親姪姪

露書

入卷之十

五十二

之婦及仲兄相踵而亡應魚之數尤可異也

林水部爲宰時服除赴闕謁選次建溪舟中假寐夢九仙長須列坐溪傍醒而適童子網得九蝦因投之水

蟹雌常負雄行得雌卽並得雄得雄則雌者飄然逝矣莆中罵癡人曰駮如蟹公是也王敬美謂得其雄雌亦就斃聽言之不審也但聞此物不獨生云雄去而雌亦死則次公之言不謂無據惟不宜云就斃耳

前人極重蟹燕客非持螯不樂王敬美謂土人不之

重殊重一重冤案

鮑魚辨之者多皆以爲乾魚矣又有言海中自有一種鮑魚形如小鱗第長安所賣鮑魚乃如大海螺其味甚芳價一斤三百銅錢今多以海螺肉充之買只百錢天地間物類至廣不可以未覩而妄爭也

龜在爾雅其名有十曰神龜曰靈龜曰攝龜曰寶龜

曰文龜曰筮龜曰山龜曰澤龜曰水龜曰火龜

龜

子

先生謂名龜有八曰北斗龜曰南辰龜曰八風龜曰二十八宿龜曰日月龜曰玉龜曰九州龜各文在腹下曰某之龜周官龜人掌六龜之屬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方色與其體辨之想卽爾雅之所謂俯者靈仰者謝前弁諸果後弁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也今灼龜者舉上種種名色問之皆不知爲何物第辨其體曰龜王曰龜將曰龜判曰龜鵠曰龜心曰龜臍曰黃連曰黑老曰長

梢龜王近首有兩又龜將脇下有兩○龜判脇下

有一○龜鵠察股只有一邊龜心肚皮邊有一○

龜臍肚皮有一○黃連雌者尾眠黑老雄者尾向上長梢雄之小者尾亦向上自龜王至龜鵠六種皆以占功名間以他占而龜王尤貴重不輕用須錢一二千黃連用以占盜賊黑老胥吏占則用之長梢皂快占則用之想亦有所本而名稱稍異耳

嘉靖年間楓橋場醫龔氏有大龜忽作人言

龜

子

金陵劉秀才青菜劉之旅也秀才入鄉得大龜烹而食之自是漸病夢閻王攝已與龜對理已理屈遂不起

紹興錢郡丞九思家煮鼈湯滾頂鍋蓋高數尺以物

壓之隨歷隨起郡丞怪之剖視鼈腹中一玉彌勒

在焉始悉鍋蓋頂起故玉彌勒者鼈寶也亦狗寶

之類陳南榮親見其事

同安海澄海上有海鼈每春時放矢石上經雨矢漸生爲海粉延蔓甚廣粉以冬生綠色爲佳海鼈大

二寸許似鰲鰲頭能伸縮海鰲頭如鮎寸許不能伸縮一鰲只一矢矢秀爲粉卽死矣若芭蕉終于一花也篇海有鰲鰲二字竊疑蜘蛛應從虫何以從黽後見此始知爲此物矣

燕窩不知何物所成秋來燕渡海畏身輕各街之倦則置窩水上坐其中隨波漂蕩燕多歸于西洋之六坤東埔寨二番山中取燕窩者必於此地第龍喜食燕取者必先燒蠟殼雞毛及頭髮驅龍然後敢入山龍食燕則不能升天既燒臭物見龍影一

縷他徒耳

卷之十

四

莆青山海濱有小白石狀如杏仁而擘兩瓣腹有文如重置書笥中積歲不壞一石也移醋碟中兩石離立卽雌雄相逐聚爲一處生卵如粟王敬美分守時得之載之閩部疏曰雌雄石曰相思石顧蚬海槎餘錄曰相思子攷之名卽君子可治難產握之立生然亦有青碧色者云出南海

煙故產海中德清城南門內橋下迺產煙溪中有煙亦異事味稍淡耳

謝大行本使琉球舟中見海波頓裂深黑不可測從

之老成者曰此龍神迎 詔也頃之涎湧如白塔高可數十丈涎盡處突起白虹直際天表且不翅千餘丈如是者三有若鼎足然虹盡處結成黑雲大可盈畝須臾駭廣衆請發牌止之正使以爲幻人心洶懼噴有煩言謝公以安衆心爲請始勉爲書詔勅在船龍神免朝八字牌一發卽雲散于天涎歸于海其去來若可呼而應者 朝廷之寵靈而百神訶護如此

露書

卷之十

二十六 錯下

隆慶五年辛未七月二十日午時吾鄉有二龍出東角地名海中初黑霧彌漫疎雨甚大色黃而氣腥龍擁水高丈餘濶數丈亘野聲若烈爆勢若浙潮一飛騰初甚小旋若墮復起則長數千丈漸至竟天尾銳身若水牯腹背正白鱗甲蠕動若蠶足歷歷可見隨駕片雲而升一浮游田禾之末北渡洋水水皆湧從旋卷噴薄如火樹銀花至白石堀中水躍數丈埠上柚樹皆偃旋入于東華地名潭中禾樹水藻隨亦如故而無寸拆

萬曆十五年應山苦旱至六月晦日邑中廣水店劉敦伯田間有物蜿蜒如巨木漫浮禾上農人胡金伏塍側窺之見此物有足足動則雲流有神人青衣白裳隨之如乘車然旋出田登山天地冥暗雨如注大風拔木而物所歷田禾無損

丁巳八月初四日日夜安丘清河社忽起旋風內裹白龍一條下引一烏龍吐火照耀鱗尾聲如猪白龍首上尾下烏龍首下尾上交際一會而後上升尾捲居民劉文煒草房九口共四十一間死傷三

人田禾蕩盡草木焦枯

潁州徐潤幼時釣于黑龍潭舉竿得一物手足頭尾皆具畧肖人正黃金色長可尺許潤曰魚族人貌其龍乎舍之夜夢一黃衣叟高準長髯謝曰我能也幼子游戲誤吞餌感君不殺君後必昌今秋部治民徐之孫也

合州李甲在臨江寺前見漁者得兩金鯽長尺有半魚各帶金鈴凡魚眼圓兩魚眼皆橫甲賣放之人以爲龍也

癸卯泗州水中鳴者三晝夜一日見三鱗魚水上游已而漸大忽水漲高出城頭沒死者甚衆

隆慶六年八月潁州良庄湖中有白物高四尺圍約二尺許蠕動俯盼悉如人晶瑩似明鏡居民競逐之奔馬不及射之劃然有聲矢逸經月餘始沒琉球原名流虬以山形廻曲似蛇後改今字今山猶多蛇而無虎往使之役人曾擊殺蛇後衆多傷于蛇謝大行初至彼夜有蛇蟠鼓上鼓人以聞戒勿擊以後竟無至者若有知然

廣南多蟒精能知人姓名山行聞呼不可答客之即夜隨人至旅邸食人惟是主家多畜蜈蚣以待之蜈蚣長尺許昔有山行而答呼者聞於主家主家夜覆燈及聞瓦響開籠放蜈蚣次早蟒長數丈斃於舍傍

廣南蟒長數丈以婦人衣覆之即伏不敢動因以繩繫之直隨至家唯所宰割

孫叔敖所見者兩頭蛇霍州霍山有並頭蛇郭璞山海經圖贊枳首蛇是也

山有短蛇生於穴中身與穴大不能出入見人影吹之人輒病豈短蛇之類耶

李本立國子云獾能辟蝎胡人每廂以爲衣故得獾以爲異寶

鮫鯉蒲中曰羅鯉

蜀中有蛤蚧形如守官長半尺一在樹上一在地而叫叫極下與地者合抱而死晒乾產婦執之可解難產

楚新昌銀庫有鼠數十大拱把庫吏每日以飯投石

卷之十

二十九 蜀下

上有聲卽羣出爭食人戲執之亦馴習不驚新携一貓見之匪第不敢近且懼而不食者三日

丁巳五月內秣陵江東門外有鼠自江北渡江趨入圩田嚙禾稼一空或千爲羣或百爲羣皆銜尾而渡月餘不息其鼠俱長二寸餘頭方尾短與家鼠稍異按勝國之末有此異劉敬叔異苑則稱義鼠似鼠短尾每行遁相咬尾見之者當有吉兆草木子云鼯鼯數萬相銜而行而未聞方頭也

朱國南游東粵至翁源羊亘地名三十里許深山中

聞蟬聲甚宏如泣如訴心竊異之問之界人云蜩也隨見地上一蜩似蟬黑色長七八寸雙目如漆大可龍眼核兩翼若烏紗翅蜩在在有之未有如此巨者

洪洞見負黍蟲黏於壁長寸許身如綴黍只云積稻芒耳以手揉之始知爲蟲亦曰蓂衣蟲寫形酷肖辛亥松江西門內有蟻聚行路上濶二寸許自普照寺門前穿寺中而後往不知何所起與何所終時人異之松江城中有河原可通舟楫曩爲巨室兩

卷書

卷之十

三十 諸下

邊蓋屋跨河屋背相負遂失河路及守許維新澈任見私屋占官河因盡撤去時人始悟蟻遷之兆初撤屋巨室甚不便後運租直至門前復德之川茶花花艷而清芍藥疑不敢稱弟莆中嘉靖前未有此有仕蜀者携至秘不以分人鄭僉憲東自訪其人其人尚以僉憲令蒼頭移去因折枝插地明年遂成數十本自是莆中盛開初時售人計葉取錢葉可百錢今亦計樹之大小

平月泉不數武有聽松堂堂前有川茶花可供把傳

是宋時所植者

丁巳春廖季符官署寶珠茶結子如枳中兩核如枇杷子秋籬菊開並頭花余意以爲祥季符極清操是年中讒而挂吏議豈物異常者皆爲妖耶

海棠不香不實惜孝陵一樹歲結實食之外香而中酸區用孺太史爲作贊

莆中只有鐵幹海棠記稱徐佺結巢海棠上巢飲其間惟以爲妄及見西府海棠始知向見未廣范東生貴陽訪謝君采門前見一樹兩人合抱高出屋

露書

卷之十

三十一

梁問何樹君采曰西府海棠也東生色駭君采曰君未見吾園中如此者數十株此真可以巢居矣垂絲海棠花與樹皆似碧桃但未若西府高大耳秣陵天界寺半峰庵木蘭二樹可一抱云是宋時物開時賞者麋至

賓州普定分署內有假山山間有樹根幹枝條皆石也而有葉如榴梿梟茂翠開花似桂微黃嘉靖丁巳僉事焦希程賦詩紀之而不知其名按抱朴子石柱芝也

萬曆丙午年忽有向日葵自外域傳至其樹直聳無枝一如蜀錦開花一樹一朵或傍有一兩小朵其大如盤朝暮向日結子在花面一如蜂窩金友璵與余言佛經所謂曇花也

謝君采云大理春時備四時之花言嘗二月買石榴芙蓉菊花插瓶菊花之朵大如盆石榴五月在樹半開花半結子子大如拳可剖食

楚新寧至益陽小河僅容一舸夾岸盡蠟梅舟中舉手可摘花落盈船可作茵褥如此者三日夏何能

卷之十

三十二

嘗過其地有詩云千戈自是總繁華從此春心不看花欲向水窮山瘦處蠟梅兼裡作人家

成都城外十數里梅花甚夥獨二株甚古蒼枝虬曲偃蹇如龍謂之梅龍李本寧先生爲監司時每游咏其下

李本寧先生丙辰年九月十八日爲七十初度是日次子宗定書房中紅梅大放花梅皆先花後葉此乃有綠葉承之諸人因爲紅梅獻瑞詩以壽之癸巳八月余園中桃樹花開燦爛當是先此颺風落

葉氣未盡而更發耳或曰樹將頽而氣洩是年作
屋園樹盡付斧斤

已酉琅邪盧大叅官舍見並頭桃數枚又舜花並葉
者可百朶是歲盧有長婦之變豈泊宅編之言足
信耶

矮桃盆栽樹纔高尺許而結子如碟大蜀中有小桃
正月半開花不知卽此否

內苑有呂公杏中使誇之於朱仲成觀察觀察悵難
得乃伴不信中使因以七八枚遺之啖之見核破

卷之十

學齋錄下

核復一杏杏中仍有核呂仙嘗自稱回道人今杏
中有杏故名呂公乎

曲沃縣有棗甜而大其枝皆向北因謂之向北棗今
人只稱葵向日不知棗之向北也

曾元贊大史寓邸在灰廠中有龍爪棗虬枝詰屈若
出人力亦一種奇物也

蒲延壽橋頭一荔枝樹宋時嘗採其南枝以貢今不
錫貢北枝歲結果累累南枝不復生

吾鄉有菩提果實似枇杷其香撲鼻其甜如蜜初疑

爲來禽後問林彥式讀書處曰吾居在菩提樹下
始知其名俗謂葡萄果土音相訛耳

文官果卽文林郎文林郎卽高宗所賜之官名因以
名果俗呼爲文官耳或曰文林郎一名來禽誤蓋
文林郎之實皮如石榴不可啖安能來禽今以花
紅爲來禽花紅味甜名副其實矣花紅如蘋果而
小赤色當是丹柰

滇人謂檳榔花仙人喜採食之故花開時卽以狗血
厭之厭所不到則一樹無復一實

錄書

卷之十

三十四 錄下

波羅蜜生海南樹生實大如冬瓜有刺不可食食其
子近漳浦趙甫調廣文云其邑有之矣剖開子如
芭蕉味如皂角衆皆棄去其嫂嗜之徐興公謂不
宜生食者食甚香

閩中極多香櫟籬園亭館何處不香且携四方贈人
南都人見閩人卽問香櫟王敬美謂閩中無香櫟
而以佛手柑名是謂燕晉無棗栗也

中州密縣天仙宮三白松黃帝堊三女於此墳上遂
生三松上下皆連枝李子鱗詩云只愁明月銷爲

水更恐清陰凝作霜

長安報國寺佛殿前二松偃臥如龍牆外數株形勢亦作是若地氣使然

泉州舊興泉道公署原是城隍廟韓琦生于廟中門前有松樹大數十圍有吉凶卽吐烟前一監司將陞官吐烟一月及聞報而止

今所食松子皆生於括子松一名羅漢松其樹婆娑可愛最宜亭樹

羅漢柏葉似柏第垂絲婀娜可愛耳

露書

卷之十

三五 錯下

觀音柳葉若柳而垂絲如羅漢柏此二種在真州於林伯賡園亭見之倚粧無力信風流佳種也枚乘細柳賦吁嗟細柳流亂輕絲又有以蜀柳獻武帝者條甚長狀若絲縷武帝曰楊柳風流似張緒當年據二柳之狀甚類觀音柳想一物而三名乎

後漢龍丘萇隱處多龍鬚柳柏望之五采世呼婦人

品柳河柳也則今觀音柳羅漢柏卽龍鬚柳矣

洪洞廣乘寺山上栢樹樹身皆左紐俗謂寺先有聚寶盆勢家索之僧匿之栢樹下左紐爲誌次早樹

皆向左矣

嘗見圖經云西嶽廟有唐栢五株已未冬至廟按栢大者不止五以問道士答曰古則古矣未知爲唐與否因指一槐曰此則相傳爲楊貴妃繫馬槐也槐高大可數人圍蓋亦古矣

山西陽和白羊玄廟火鼎中生榆樹二株大如拱雖香火雲集榆茂不改李大衆君章有詩云筵花寧受燭龍然

神異經十洲記皆東方朔所著一扶桑也經云樹高

卷之十

八十丈葉長一丈廣六尺椹長三尺五寸記云樹

長數千丈二千圍椹如中夏桑也是朔未嘗實見皆信口誕言耳

游吳興見桑拳曲長如人身裁拳大過昭慶寺見所市魚鼓大如箕咤之曰安所得桑而巨如此後游筠州桑身數抱大可蔽牛始歎向猶南人不信北有千人之帳也

沂州有馬纓樹葉如胡蘿蔔花似馬纓王敬美謂卽夜合樹不知卽合歡樹也其葉夜合故曰合歡

閩中種榕若種柳截取枝幹可升大插而溉之經春
卽發其幹勁植不緣他樹南州異物志曰榕樹初
生少時緣搏他樹如扶芳藤形不能自立其說訛
矣

今器具雅重花欄木欄訛爲梨俗遂呼爲花梨木

洪洞城東十里許有蜀村寺寺中一佛立地丈六身
云先是一樹夜夜放光村人以爲怪因雕以爲佛
以鎮其怪後始創寺旣雕以爲佛樹不復萌芽可
怪也

八卷之十

承天西北五十里朱家埠五代時有大樹作怪朝僧
伐以爲佛因建喬安寺近一縉紳欲廢寺爲母墳
移佛不動伐之有血淋漓比莖後夜聞鬼哭聲云
爲神驅不容安寢未幾水冲而風水壞

潁州東五里有鄴丘人呼爲婆婆塚嘉靖中御史張
光祖欲建游亭其上夢神冠冕繡服懇不已張不
聽竟夷其頂樹之側柏又夢神怒曰吾語若若已
愆上帝矣是年張沒

青州黃守每送迎出郭憇一古廟廟前兩古樹婆娑

可愛一日忽不見樹云砍之矣守欲勾砍者云欲
後砍者死矣問貨誰云府中公署作樓雨中柱卽
此樹也守忽不樂祭之而歸未幾而內子卒未幾
黃亦卒嗣是居者率不利因移公署于東偏

曹侍郎時聘

隣寺有古柏頗偉與僧貨作壽器柏夕

見夢于僧云已爲神矣語曹無伐當令曹利益曹
私意僧吝已而託言耳卒伐之未幾曹之二子死
曹死僧亦死

張洪使緬錄載緬甸有木曰金剛纂狀如櫻櫚枝幹

露書

八卷之十

三十八 錯下

屈曲無葉剉以漬水暴牛羊渴甚而飲之食其肉
必死卽餽生牢亦必俟三五日毒去方敢宰用

巴蜀山中往往稱有聖燈夜中望之亦訝爲奇事癸
丑在長安見陳刺史汝礪云游峨眉見聖燈以手
承之乃一爛葉耳又見廖季符明府云少時避亂
山中夜雨初晴見遠山火起遣人跡之乃一爛木
在地復訝其理之難明比閱俞琰席上腐談云其
先人收租無錫見鬼火無數老僕乘醉趨撲之乃
石楠葉之濕者又葉玉岩云嚮在五臺山中夜見

濕松皮有光此卽項二君之談腐草爲螢理無足
惟

廣州龍竹大如桶可爲甌葉長七八尺濶尺有半朱
圖南異之云可題詩二三篇

閩中竹品甚多莆中業有二十四種曰樓竹湘妃竹
木竹筌竹苦竹淡竹猫竹箭竹赤竹綠竹慈竹紫
竹釣竹含葉竹方竹桃竹石竹鳳竹佛眼竹箬葉
竹桃枝竹斑桃枝竹簣竹王敬美謂閩中大都
有慈孝竹無他佳者亦耳視矣

卷之十

子九

下已歲寧洋縣石寮地方生白竹二株竹幹葉盡白
父老云嘉靖丁巳邑亦生兩白竹先是數歲連荒
後遂有蘇阿普之變

丙辰年余在家始見鶴蘭花雪白其形似鶴其香猶
蘭獨其葉甚濶如飯匙耳攷南方草木狀鶴子草
形如飛鶴當夏作花南人用爲媚草故亦名其花
爲媚花似卽鶴蘭矣第媚草云蔓生豈另一種耶
寧洋縣有蘭生水上取懸屋下不資灌溉不萎不枯
開花如故因曰倒吊蘭化香視蘭稍甜或曰卽石

斛草放之生石上者曰石斛生木上者曰木斛則
木斛也徐興公謂永福有此亦只呼爲石斛
觀音面狀元袍牡丹異種也楊冷然詩云紫奪錦袍
分學士嬌憐粉黛幻觀音

綠牡丹園林間有之惜余未之見見徐文長詩云漢
水鴨頭教作被隴山鸚鵡未呼人不如林叔寶所
誦云珠還金谷樓前魄血化萇弘死後痕爲穩貼
長安獻歲朔日卽有牡丹花花大如巨盆葉青蔥如
翡翠蓋於窖中以火力奪天工也中貴市以進

類書

卷之十

子九

上初折枝一瓶酬五十金漸次減值余於初四五
在郭聖胎齋頭賞之蓋中貴以悅一甲科甲科以
詒聖胎爲催詩使者也

朱國南游英德清遠之間曰蒙里驛聞荷花香撲鼻
比走五里見人家池中止蓮一朶大如斗單瓣水
紅色其鬚淡黃長三四寸可二三斗許時五月初
二日也花開獨早又香聞五里昔人云蓮花大如
斗只謂誇言耳國南乃身見之

滇池三百里而百里蒹葭蒹葭中有千瓣蓮花花含

苞不肯開以手揉之始躍開在池不經手者皆勃
恨而萎

壽州城中馬神廟內僧居香泥塑一大士其來舊矣
泰昌元年庚申十月忽右脾生優鉢花一枝三朵
旋而胸前右臂又各生一枝共六朵花茄色越半
載始乾魏監司因建瑞蓮庵而馬神廟反附庸焉
未利花韋君呼爲狎客張叔敏呼爲遠客名稱固雅
未肖其形余謂不若稱爲花藥夫人

南都紫未利蒲中謂臙脂粉花似未利而不香虛有

其表耳云朱元介狀元移自朝鮮

秣陵秋海棠草本也高尺許花葉俱似蒲中野梧桐
但花如桃花淡紅而清艷弱幹舞風柔婉有態誠
花中之麗華也瑯嬛記曰斷腸花曰八月春謂思
婦灑淚所生不可知矣

秋海棠根曰澤瀉高者一二尺耳朱圖南謂在羊亘
三十里內見峭壁上吐花如錦高丈餘連綿十里
此真異境矣

鴈來紅似老莧菜又名老少年朱圖南云按本草卽

後主房中樂一名後庭花

吾鄉園林一花葉如列翅花若萱草第近相白而末
紫上作斑點狀如飛燕俗因名之曰紫燕攷之爾
雅翼射干也一名烏翼烏蒲鳥翮今世讀書每讀
其名而昧其狀及見其物而又迷其名信末世一

悶事

秣陵曰
蛺蝶花

迷迭今之澤蘭花也按王粲賦布蕙萋之茂葉挺冉
冉之柔莖陳琳賦立碧莖之婀娜鋪采條之琬琰
下扶疎之布護上綺錯而交紛所謂澤蘭寫生

盆中菖蒲草世以爲書室清供其根九節卽九節菖

蒲也服之長生卽此物矣

菖蒲花稀余辛酉在長安端午市之有花三朵余餐
其二留一爲清玩

百合花甘蒜也狀似蒜而甜耳

甘露者草根也形如貫珠但兩頭尖耳以爲茶果其
味甚佳嘗在渭南史直指宅嘗之直指謂種之者
希惟已與南太史家有之不知江南甚多第食其
實未見其葉作何狀耳

土瓜一名挂頭甜味有風韻他處未之見傳玄
瓜賦舊有蜜筍及青括蕢嵇含瓜賦甘瓜普植是
謂土芝土芝之蜜筍豈此物耶

莆中謂君達爲春不老後閩部疏春不老君達各
自一種則莆誤矣

葵菜楚新昌謂之冬莧菜以其葉歧紫象莧出以冬
耳淮南子曰使人相去也若玉之與石也葵之與
莧也則論人易矣於此見楚言有自也王敬美謂
今菜品竟無稱葵亦不致矣

覺菜閩中最多王敬美謂惟南京有之是以常見忽
暫見也

入兩粵有所私及歸婦人必以毒置食隨所約之年
月俟還日以他藥解之儻過期不還卽毒發而死
余里中有一人踰期越年始還婦人惟訝後食甕
菜婦人舉問爾鄉有此乎其人始知甕菜能解定
年藥毒

莆中有番蕉以從番舶來身如櫻欄高一二尺葉如
芭蕉長丈餘但作梳齒狀又如杉葉堅而刺人日

照之葉脊無影人家以盆種之云能辟火此物性
喜鍊日以鍊屑培之或稍蝕以鍊釘數枚釘其根
鱗蔥翠異常故又名鍊樹攷之荔枝一名馬璫馬
璫一名慎火戒火卽此物與

本草載景天一名慎火戒火救火據火護火辟火火
母云種以盆置屋上春生苗似馬齒莧而大又似
長匙莖極脆弱則卽莆中之所謂火辦也此物有

二種一種卽盆中者高尺餘能開花名火辦一曰
盧會一種生道傍鄉人以爲籬落大拱把高一丈

五尺有葉無花狀如火艷名曰火艷火艷擦人皮
肉卽匏不堪入藥只堪治癬生癬者以刀取其汁
以物挑擦癬上旋以醬敷之醬乾落癬卽平試之
神效擦時不可出癬外正以爛人故今本草綱目
載治十數病誤執火辦爲馬璫無疑矣

火艷樹極易生能辟諸疫養猪者多折一枝挿門外
卽生長如林閩中惟福興泉漳爲多他處則寥寥
漳州名曰籬牢正以堪籬落也

火艷秣陵曰霸王鞭滇中曰金剛鑽滇人云孔雀喜

食之

山海經南山招搖之山有草焉其狀如韭而青花其
名曰祝餘食之不饑攻之麥門冬葉如韭而花青
結果亦藍本草云久服輕身不老不饑是知麥門
冬古名祝餘今稱禹餘糧者祝餘之訛乎

天南星本草云花黃幹青者爲南星花紫幹斑者爲
蒟蒻卽蜀之蒟醬也今不問黃紫紫紫指爲天南星
問之採藥者云相沿槩取之夫名實既混功用寧
同余因是有感於用人者

露書

卷之十

四十五 續下

牽牛子花紫色俗呼爲玲瓏花

妒婦者黃芩也以其心黑故曰妒婦

屏風者防風也蒼葉亦名屏風王右軍與嬖索屏風

當是防風

珊瑚菜者防風嫩苗

千心妓女者掃帚草也似藜一名地膚

阿羅漢草者狗尾草或謂卽莠者誤莠自莠與狗尾

相似而不同

墨記草者馬蓼以葉背有黑點耳

呂宋國出一草曰淡巴菰一名曰醺以火燒一頭以
一頭向口烟氣從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且可開癰
氣有人携漳州種之今反多於呂宋載入其國售
之

淡巴菰今莆中亦有之俗曰金絲醺葉如荔枝搗汁
可毒頭蝨根作醺

鴛鴦菊者烏喙苗

土檳榔者蟾蜍矢名實至易溷矣

天界寺西偏半峰僧舍有宋磁大士高可二尺許云

露書

卷之十

四十六 續下

農夫掘地得之田間第不損鋤歛若有神呵護者
北都西山亦有宋磁大士身與天界等亦云得之
田間豈神物有對耶西山者後歸吾鄉陳子卿孝
廉

荊州城外觀音前寺中有銅彌勒高三尺許鑄時人
爭以金銀釵鈿投其內今身上猶見諸故物每南
風卽氣蒸如汗

表州慈化寺普庵祖師道場也中有銅鐘鐘上如琉
璃一片光瑩可觀云呂純陽過此與普庵開法以

唾沫榻之故也又有如翠荇一條云呂行時以余柄施之留跡也今游者艷以爲奇

洪洞一鍾聲聞六十里云先是一尼鑄之屢鑄不成尼卽自投其內今天陰鍾猶見人形平陽利之載以百牛車及至不鳴因以四牛車送歸其鳴如初慈化寺普庵祖師遺鏡一校並無一孔只口上微缺每向缺處吹之六音具在今沙彌相傳皆能三弄淒婉可聽

成化甲辰二月宿州農夫墾田遇古墓得一鏡一燈

卷之十

臺鏡磨照之見墓中人僵臥猶帶弓矢農夫驚仆於地又見農家室戶男女歷歷在目以爲怪而棄之獨携燈臺歸富室臺夜發光如火樹富室因以獻州守州守以獻萬相公及索鏡不知所之矣

客座贅言載秣陵華嚴寺有投壺座高三尺餘壺以竹爲之徑可三寸上下如一而節紋皆斜抱而尖上與恒竹不類曰佛面竹也

成化五年六月河決杏花營漁者得龍卵於河大如人首下銳上員質青白微具五色又多黑點持之

甚重氣煖而澤以手撼之中汨汨作水聲嚴分宜有金甌雙龍卵酒壺二金甌雙龍卵酒甕二卽此類乎吳郡劉昌謂龍胎生未始有卵或曰蛟卵生第攷淮南子云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剖於陵埤雅云龍卵生思抱則龍亦卵生矣

方伯文好奇創八音杯亦自作古金石皆搜古物如烏銀漢玉水晶瑪瑙絲以古細絲或古藤竹以竹根土以青定窰木以瘦木匏則用鎮江折項匏以蒂爲座開其底以盛酒惟革難其類充以犀角物

卷之十

卷之十

四人請下

雖夙有名始伯文亦聰明一事也

石崇舊有園在今都昌縣村中隆慶四年農人耕地得赤玉巨枕一下篆太康五年荊州刺史石崇製農人不識爲何物以送南昌王孫谷簾谷簾雖稍識而不甚珍重以貽康侯宗侯之祖祖後有事枕歸江陵相公

廖季符有貽以大理石琴因問古有之乎曰未見也劉瑾歲終各有白玉琴而寧又有白玉琵琶耳陳公甫夢彈石琴

雖然世有是物始兆

於識神乎

新建西山許真君故宅處東王生游其地得劍一

上篆斬蛟第七劍

趙玄度太僕有刀方而斜見出以眎客德平丞金公

玄云以手激手能躍出數丈之外而刺人無備耳

然可三向用也余謂博浪之椎或卽此物與

趙玄度太僕有手箭出以眎余長尺有只用錢方圈

有柄爲架箭置其中不拘枝數藏之神內掩人不

備舉手一激數丈之外皮肉皆穿其法自古有之

雜書

入卷之十

四九鋪下

第今人罕用耳

張三丰有一絛暗綠色柔軟若絲按之實銅線也國

初以贈蜀王萬曆間王以贈何存勗僉憲後何

與方子及同官于滇遂以贈子及今故在

甫前王村王氏一硯下二十八眼象二十八宿謂宋

時祖狀元所貽初不知貴重後有買之者願高價

始寶藏人謂直三十萬錢後有事邑中落方伯文

手

余母丁亥年抱余七弟光元地下戲見一鍤鈕繫之

稱錘也錘下一瓶瓶內一小鐘錢大而高寸考之

甘羅錢也

洪邁泉志不及此品豈遺之耶

龍冲龍鼻傍骨也黑色非角非鬚截以爲素珠一串

可數十金於郭聖僕手中見之

入番舶壞有人漂至一島饑甚見鳥垠泥謬以充腹

遂得不饑其人異之因日啖此閒卽築泥爲壑以

消日日久頗多後得附歸船以泥異故不忍舍去

卽載以歸比抵听識者詫之曰此龍涎也得價無

筭

雜書

入卷之十

四九鋪下

新安有奕世寶一石者曰石寶視之一頑石耳取水

澆之須臾畢照若秦鏡然舉之甚重與戴羽伯奕

羽伯得之今在歐陽伯宣給諫許羽伯奕自稱第

三昔羊玄保第三手以奕賭得宣城太守給諫作

記贈之謂識者恐不肯以二千石易此一石也

紅羅炭御用之炭也出房山長四寸圓如碟雖千百

如度燒之易然然之經久難化香氣細縕逼人帝

王所用乃天造地設如此

雜書卷之十終

莆田姚旅園客撰

人篇上

窮御史徐文英者溧陽邑人洪武初為御史一中貴
 應大辟從家請其父至京為居間徐方待朝僕報
 其父至徐知必以中貴故俟彈章上始歸寓邸見
 父云無及已次早以百錢及草屨二兩與父歸自
 傷貧無以為情追送數十里遂失朝 國初法嚴
 逮徐至以實對時追其父回驗之百錢尚在腰草

履一在足一在衣帶

太祖甚嗟敬之見徐袍兩

為窮御史

徐公由選貢授衛經歷轉御史後升憲
 副監英國兵於西河之南卒其地其賢

聲卓犖如此乃諸書不載入淹沒至萬曆庚寅間
 里中諸生始舉入鄉賢余里社中友鄭初字性之
 為作呈文中有一百給道里之費殘滿履兩
 雙供山川之敬履句孫以德待郎賞其語作書及
 耿督學薦鄭入庠按四語未
 至驚人而先輩服善若是

廖太守梯

素清介家居甚貧一同年按莆過訪廖

絕無供設徐向門前市生荔枝一盤餉之直指大

悅而去

安吉陳良謨所著見聞紀訓載公其同年
也為閩泉時行縣至莆謁公四壁蕭然生

久出某四器挑四枚白酒一壺以飲意自
恬如與此事略同見公之清修往往而是

賈訪人國初司李建昌時大瑞以織 御服至張威

福郡守以下皆庭辱之訪獨高輿出入與抗禮民

謠曰知府是堆泥同知是塊土若無賈推官壞了

建昌府

嘉靖二十年正月微雪羣臣獻頌御史富平楊爵疏

其非且論勲戚擅權及內閣非據下詔獄旋杖之

因暴風二日京師謂楊爵風

諸祖 令德化見太守私署不庭守怒曰腰有黃

金耶諸祖答騰有黃金

張肖甫開府吳中臨行折簡招張幼于野服會于樞

橋幼于謂禮有往拜無召見竟不赴

朱夫山名汝元楚永豐人講學所至徒雲從嘗在黃

州耿中丞坐適張江陵至梁先起耿指以示張曰

此子欲飛矣張曰吾能膠之張時始為編修張去

耿過梁問張竟何如梁曰是必為相相必殺我有

以告張張領之後張既相耿以中丞起家容梁出

處梁曰今所不能正者相不居艱能正此則出不

然不如處也有以告張張憾之授意於楚兩臺必置之死梁先是業改姓名爲何心隱遁去比得梁誣以謀反梁曰兵在何所糧在何所勸者詞屈廼令強賊澆之梁曰爾同盜者必悉吾家吾家幾指居何向背盜者語塞梁乃謂當事曰吾聞殺牛以宴客未聞殺人以悅相公當事者竟朴殺暴尸武昌城下

全椒有項羽廟每春時遠近祭賽士女雜遯令余宗漢論祭者各帶草一束既積與廟高余對羽言曰

羽書

卷之十一

三八

燒咸陽宮火三月不滅非汝耶今用相報因舉火焚廟遊遂以息

吳中稱余宗漢字不如詩詩不如人

妖書時閭中當事者欲陷郭少宗伯

正域郭請急歸尚

泊舟張家灣遣僕入京時執以爲詞授意於比部

攝篆者攝者屬王郎中

述古

屬草郎中謂須一讞攝

者曰讞則事去矣郎中辭至宅草之已晚矣隨使人促竟不應天明第白其無他郭因以脫於難

阮鏜

前黃石人

負文藻老不得一第將卒自挽云本來無

君臣上下之緣何憂不足此去卽父子祖孫之會其樂有餘

平陽張尚書

潤

爲諸生時道遇雨人爭趨避潤緩行

如故問之荅曰前途亦有雨

戚繼光將軍以方元沂爲重客方之卒也戚方鎮滬南海歛之正堂發引之日柩從中門出服朋友服步送之葬所

合州歐陽文學

乾

孝友人也家貧自甘饑寒而喜善

樂施人稱歐菩薩與人較稅樂獎誘尤嚴品隲人

露書

卷之十一

四八

復有陽夫子陽鐵筆之稱

康海素豪爽楊少宗伯

文忠之弟

慕其名往看康留飲酒

間雜伎並作康自挾琵琶度曲宗伯喜以爲爲已

也曰見家兄當以爲談康曰吾自取樂耳何預卿事

粵新寧鄧子龍千戶能拍牛令駛從後曳其尾牛卽

倒行鄧後竟登壇

馮元敏每雨下輒以傘置雨中聽其聲則樂

莫雲卿負才氣洪子匡言其能穿鞞舞劍馳女牆上

王釐土令邯鄲適鄆紳郝吏部大歸往拜終坐不出

一語王恠之郝常游伎家王伺在彼粹持刺就伎家拜之郝惶匿門後王拉出揖之而去

趙中舍任膠州人爲諸生時挾一妓赴省試共馬而

進省會觀者譁然蹇督學俟三試後召謂之曰爾

趙任耶不入格當豫汝趙應之曰已高中矣放榜

名在第四

趙中舍元宵搭臺於棋盤街已作女郎粧挾琵琶彈

其上觀者如堵以身既修偉相顧猜異後知爲趙

中書一笑而散

趙中舍謫太平丞直指按部治戎裝請作巡捕令不

能止聽其往迎旣迎行可十里許回馬喝止昇人

已舞戟於輿前再十里復然直指初以爲故事及

其再也始訝問從者荅曰此趙中書也直指愕然

請與揖趙曰縣丞不第能舞戟且善走馬翻身上

馬揚鞭策馬去不復見已

趙中舍在太平時悅一戲婦潛隨入金陵婦供事侯

家趙亦隨往間倚婦背侯問爲誰趙輒伏地言婦

吾妹也侯問何以語音異荅曰吾少賤流落北方

耳侯因賞以酒肉趙卽向耳房自提壺大嚼太平

吏有事侯家見爲丞也向趙叩頭侯之從者以告

侯侯令物色之始知爲故中書請入同飲布帽據

上坐盡歡而散

張幼子有奇僻遇俗客卽戴假面與應酬客有俗談

輒擊鐘鼓云以洗耳每出戴紅巾令老婢荷鐙勿

每食諸妓陳坐乙巳典有夫仗夫怨不返乘燕客

散殺幼子家七人客及幼子皆及難是歲李卓吾

以講學僧達觀以談禪皆被逮李自頭達觀死于獄可謂滅殺亡羊矣

屠長卿九日集三十六人登西山余宗漢後往道逢

西寧宋侯世侯曰何以遺我然我當自至少頃宋

舍輿策馬至酒中屠令蒼頭采菱行酒客難以陪

飲每一客采菱陪一巨觥衆服其酒量宋方與客

耳語有告之者宋不信曰爾能再飲乎采菱因再

勸一巡陪飲如初宋始嘆服脫已蟒衣賜之屠曰

旣得蟒不可徒步宋卽并馬與之采菱因披蟒跨

馬而返徐與公云登高未必穿蟒第余宗漢與其游而與余談者宗漢長者必不妄言

梅子馬素俠爲寶慶幕丁節推重之不拘常儀欲客

梅卽過梅風晨月夕每流連杯斝竟夕達旦

喬伯珪 一琦 素任俠蘇有美婦人夫愛之婦乃與吏

私伯珪伺其狎取兩人首囊之自投于獄後直指
高其誼爲剖雪

馮魯宗憲副先爲萊守歸泊潤州江口夜羣盜登舟

掠物方恣忽際喬伯珪忽在舟與盜作市語盜以
爲伴也語款款對荅之次舉頭始知爲喬踉蹌奔

逸溺水者無數 伯珪又擅異術每對客問客飲食
所欲各開帶上卽以筯如開數升

如所開一一精新崔銓部每預其遊
卷之十一 七人

曹廷尉好登陟又不欲以冠蓋辱山靈游九華挾一

二朋從肩輿而進曹年少美姿容身既眇小復無

儀從青陽令直謂是廷尉兒卽不卽供具

弘治改元莆中迎春戴大賓尚幼父兄抱看有指謂

守曰神童也守出龍飛二字令屬對戴見春牛對

曰牛舞守頷之意以牛不能舞丞傍解之曰百獸

率舞牛寧不舞乎守始稱善

戴大賓叔以色難令對戴卽應之曰容易叔初不卽

解曰既容易何不對

侯寇甫數歲不解戚繼光爲叅戎時督兵救之初至

謬云某日進兵及夜卽號令進勦出倭不意一夜

殲盡 王鳳雲曰未解甲卽登賊壘三更夜月肅
霜刀不崇朝迅掃妖氛萬里天風傳露布

方元沂有美才以貌眇小爲婦所棄從戚總戎繼光

巡遠陽戚嘗過方飲因較酒量至夜四鼓不相下

散去戚伺方就寢復過方不令方知題壁云五鼓

青萍客過此索飲次早戚以此椰掄之方曰公自

以智勝耳

姑蘇申公 用懋 有記性滇中千戶胡珠者五薦未遷

胡頗不平以語朱仲成觀察申在職方朱問職方

法武職三薦卽遷之乎申曰遷之朱曰亦有五薦

不遷者乎申遽荅曰有之胡珠其人也但彼有故

耳以語胡胡語塞

胡少保 宗憲 豪爽恩怨必報微時同邑王叅將潮號

雪湖頗慢之王之妻獨敬重胡每以爲言胡後總

督抗起王於家用之稍以事欲與杖旣細論之云

罪當杖以雪湖嫂故原汝

劉充守治尚嚴攤蓋者誤以蓋傾其冠劉方有事命

姑繫之人方爲危少間薄治而遣之。人問故。劉曰：不繫之。彼懼吾嚴。將自經於溝瀆矣。

陳也罷先生音與李長沙東陽諸翰林結社長安良

晨美景輒有譙集齒序而直例不往。連中秋應也。罷直社。是日雨如注也。罷慮客不來自。騎馬至諸人邸促之。及至。長沙許長沙曰：爾癡爾第歸。彼當自至也。罷始悟而歸。

鄭廣文應旂博覽善古文。詞家寒一日子告之曰：牛

老齒落矣。賣之。廣文曰：賣之已而憶與之角者去。

上齒始知子以貧故誑已。

王柱解州人。馬上設帷幔。輿則傍開門。皆不欲見人。

及登第。欲取妾人。以其癡。故指手足俱攀者以示之。王曰：非我無娶者。卒娶歸。善視之。

龍溪梁靖耕農也。有母在牛病不能食。持草跪而叩

之曰：梁靖親老家貧。千萬食一口。

孫太初初不言。何許人人疑爲關中王孫。隱吳興道

場山。年四十人勸之娶。始娶及卒。只一女。故王余州。予以詩曰：死不必孫與子。生不必父與祖。笑作

憑陵千古人。依然寂寞一抔土。

金華吳孺子喜游名山。裝束若行脚僧。及游武夷。曰：山川無過此者。吾當靈骨於茲。遂僵卧不食。屬山僧死。卽靈之。閱七日不死。山僧以米汁灌之。復生。蒲陳昂慕峨眉山。水無由得達。因爲僧炊爨。以往後居秣陵。不與世交。織履度日。死後張金銘見其詩曰：今遇賣菜傭。須物色之。恐有白雲先生其人者。白雲其號也。

國初蕭山來氏女。未嫁而寡。矢志不他適。至七十八

歲。坐化。臨終書一偈云：七十八年活計。今朝撒手。

歸宗得箇無邊三昧。依舊明月清風。

建平夏氏女。許字廣德阮氏子。未適而阮氏子夭。歿

夏氏矢志貞守。所居門前忽生二櫟。上下根枝皆

成連理。庚戌年

濮監丞婦鄒賽直。有才藻。工詩文。爲湖費宏隨父之

太學。鄒聞其奇。索見之。酒間試以對曰：金杯春泛

綠。費應聲云：寶燭夜搖紅。鄒遂以女妻之。

徐京兆女姪善書善詩。兼解制稅。京兆爲擇婿。但以

文字置案上令觀以探其意後得范長倩制稅玩
不釋手京兆曰此子貌奇古女姪曰有此文字何
妨貌奇京兆遂意次後長倩咏徐意最篤

遠陽蕭汝芳妹嫁李錦衣蕭為職方時以貧寄食於
妹及借差歸謂妹曰余長往矣此德俟來生償之
所謂今生作者是也妹荅曰應是今生受者是

歐陽伯宣母王氏節孝向來長齋佞佛癸亥秋自金
陵還蜀抵漢陰公署夜燭開花旋而花上吐韋馱
形像高三寸鬚眉畢具燭盡始消人以爲至誠所

感

人篇下

蔡中丞應利家居時個人送笋曰初得新笋謹先以
獻蔡輒曰損汝不損我後有希旨者曰獻竹芽蔡
厚酬之又厭白厭死謂白曰不黑謂死曰不活

陳吳興經濟

不喜人穿白有言三白酒者曰三清可

也控告人命者題貼紅紙便知其事即署行孝豐
縣公移皆去考字云陳奉母至孝故多忌諱

丁長孺奉使過家謂陳吳興門者以其姓不便白私

改丁爲于及相見陳每稱于先生丁不省問爲誰
陳曰卽先生丁曰僕不姓于陳曰姓于爲佳丁笑
而去

陳吳興每聞鴉鳴卽朴左右云爲爾鳴日今人庭中
敲竹驅之時稱老雅陳

屠長卿謂其鄉桃花開時士女競游極可觀拉臧晉
叔往觀比至憩一古廟中既見婦女椎髻布裳村
野不堪臧殊悔來已而數輩至觀甚妖麗臧問爲
誰屠云吾家兒女臧欲引避屠挽之云正欲君看

不然謂四明無人矣

晉叔與余談

沈德清性緩每梳頭飯與便皆須一鼓初爲孝廉試
春官適閩觀察覲歸沈預邀曾廣文述之及期三
鼓遣人促曾曾以沈爲老成練事及沈出門天已
明觀察已發矣其故皆爲梳頭飯與便也臨出門
出而復返者又數四

沈德清之子善酒沈初教論侯官一友將入吳謂過
省必謁沈與沈兒索家報兒卽入內書良久出以
書授之友不知其醉也至省沈偶出友置書而去

沈歸見書牒不能語家人惶問沈曰兒中危疾旦晚死爾卽請假歸未至家數里兒聞急出迎沈見兒且喜且愕曰汝病瘥乎兒荅固未嘗病沈取書示之兒省玩良久曰想是醉中書耳

有言葉相公字佳者一田父謂已能得之因往求葉奇其意書以與之歸而村中醴賀田父破產設席爲謝

管仙客嘗移杭州望仙橋住橋倚吳山初倩人舁上

吳山見青草卽下便便畢命舁歸舁人問何以不

露書

卷之十一

十三人

竟所往管曰汝第歸後日日如是舁人始知只爲便耳

俞太學父生日酒中父行觴政曰龍吟虎嘯龍虎齊

登各欲成語循次至太學太學起曰牛一羊一牛

羊父母坐客爲哄堂

吳興沈太學倅雲間令吏取酒三瓶寫作三平吏白

非此平字沈卽加一踢曰三平亦罷

游元封館穀山中嘗託一陳生署陳生授書至郭外城環圍也外城以下作一句讀元封咤之曰幾敗

通公事陳生猶強口曰郭非城外之環圍乎元封

曰如是則夫環而攻之不必注矣始相嚮大笑

汶上李秀才父有事公庭已欲進看門者不聽前輒

拳毆門者時盧倅攝篆怒甚因口命龜鼉蛟龍試

之秀才不記龜鼉字制桃中但遇此輒作兩○盧

笑謂之曰既不記寫試說龜鼉是何物秀才荅曰

是誰見他不過是水中一物耳

蘇侍御督漕問黃迦利害把總蕭大仁爲歷歷陳說

已而曰俗語云黃河之水天上來蘇不覺失笑

露書

卷之十一

十四人

峰丞賈應璧寧羌人民有犯梟者旣入賄免異日復

以他事逮之其人舉日前事卽殺罵曰駭畜汝昨

日飯今日復飯否

漳浦熊大楠別駕其父故布衣大楠旣閒居偶爲父

所杖趨出門外大呼曰里中看看百姓打官府

嘉靖間有常某者爲節推身服黃緞問以身服曰吾

御史耳目也問以黃緞曰吾太守同僚也

鄭虛舟吳門詩人也貧無資用乃典一官舫借一妓

載之江上已着麻衣云父卒于官妾勿嫁之一儼

人納二百金至夕來迎致水偶人與中與之已同

妓駕小舟逸矣

李本寧先生云其人後相遇又為妓所困因令作玉玖記雪念

程相如謁屠長卿於船橋上懸燈燈書迎接四明屠

夫子屠見之喜作書數十函為延譽後欲見思無

以悅屠乃謬曰夫子所著白榆社稿某已授剡剛

板送入四明矣不知夫子在此也屠復喜為延譽

如初

漢川尹開府之嫂某氏御史婦也西字面眼圓而露

口闊至耳衣服重重即有身補見人槩稱卑職開

書

卷之十一

十五人

府其郎叔也謂有年雅稱之曰年兄

李洪洞中州人多內及遷婦在輿上以怨氣告輿人

及無聊輒下行一二里

政篇

石璞中州人永樂時為西江觀察西江有民娶婦三

日偕婦歸寧婿先歸婦失後不獲婦翁訟婿殺女

婿不勝拷掠証服云棄尸塘中果得尸獄成璞獨

疑之曰殺人棄尸深怨者事謂夫有是乎夜夢人

贈一麥字璞思曰兩人夾一人獄有歸矣比囑一

童子竊闖門內璞召入曰爾黃冠者得非爾師令

爾探某囚事乎童子驚遽吐實果二道士素與婦

姦見匿稿麥中西江人因號為斷鬼石

滕人甯直宣德間為宿遷令邳民張謹妻朱氏晝失

金環釵釧訴於直直問是日往來者何人曰有出

嫁小姑并鄰婦三人即日召四婦至則以布蒙其

面坐帳中各伸足帳外令隸曰此是盜金環者取

大杖杖之一婦即縮其足出而詢之乃小姑也一

鞠即服

書

卷之十一

十六政

洪洞鄭傑成化間為登州知府府有冤獄禱於神夜

夢船中有虎身挿三矢次日讞其獄曰此必周彪

也其人叩伏寃者以釋

全椒令余翔一夕夢五丈夫叩言救已及曉有新居

淘井者得一枯顱以告余余曰尚有四往取之取

之果然因窮治舊主吐言父在時為黜僧五丈夫

主其家父利其重賞謀殺而並沉之井余即按以

法

諸父新寧公初為宿州廣文為州放賑見人多輕裘

將近而易鶉衣訪之則貧者逋負富室恐既賑難
索故粧飾冒領耳後方賑新寧公因請凡賑皆刺
膚少許方得實惠謂富者顧惜體面貧者何惜一
毛當道許之貧者皆歡呼

新寧有殺人者首從俱論死謂爲首者破其額爲從
者斷其手直指屬從伯新寧公勘之新寧公蔽之
曰手亦破額時俱斷耳蓋人見人以斧破額則必
以手捍之故耳從者因未減

合州有被盜者知是趙甲往訴之道達錢乙乙曰已

卷之十一

七

之吾能諭甲還若物乙因往甲家道其故甲曰諾
因醉以酒謝之歸既別去甲往中道要殺乙礮其
衣帽乙母不知殺者誰訴之守守張鰲攝甲至詰
之曰汝耻乙觸汝短殺乙者汝也甲不承張即遣
一役給甲妻云甲殺乙事甲已承甲屬我來取乙
衣帽妻從內取授之張遂定其獄

保寧劉某商于合州一夕亡去金百藏金之箱棄于
河爲居民所得曝之屋上劉執以訴守張鰲曰是
非盜金者因問劉汝有同商者乎劉荅余同商皆

巨富安有是張立召同商者至見一人偉貌鮮衣

色稍怯張卽詰之曰盜金者汝也按以三木卽吐

實遣人從主家取偉貌者箱至開之劉百金具在

上虞張仲五毆斃阮靖二買和數年矣猶恐覺露檢

有真傷購陳洪三病死僕屍夜換馬後新安胡公

思仲字 泣邑夢一人訴冤兩手上伸而無首次日

適屍兄阮靖一與張英十八訐告僱工事審竣靖

一欲去未去手探懷中囁嚅而欲言胡疑之因從

其懷取視則稍涉買和事胡心動曰僱工事小人

審書

卷之十一

八

命事大命人起棺屬以詳驗動靜役回言磚石散

亂蓋底參差胡意非真屍卽以禍福數言囑仲五

之弟曰仲八者仲八直供真屍投井中比往則桑

麻徧野無復井矣試以鋤掘適觸石火起窮之而

井見屍在井中獨無頭命啓棺驗之則棺中有兩

頭蓋昏夜換屍忙失其頭於原棺耳邑人因云胡

公斷無頭官事

上虞有旅死者吏以無主稟邑侯胡公曰我多邑生

卽其主也因命人察其左右詳悉以報役回言傍

有竹杖耳胡命持杖隨路令人認識適旅肆王美
二認爲已物問之則云傭人魏世科與慈路章三
九及章妻季氏過此章病因借是扶行耳胡公曰
死者三九也命役偵緝至新昌獲季氏而世科逸
矣後聞會稽有盜張三將配胡公曰豈其人耶以
世科亦嘗爲盜耳役至彼試呼之曰汝魏世科也
何改名張三世科忙迫搖手令勿高聲役因出牌
示之世科曰我氣數到矣蓋世科久姦季氏與季
氏謀殺其夫也比至不刑而服

上虞陳曾四與何大十二鬪以人解而散何夜歸竟
死途中其家訟曾四斃之曾四云毆則毆矣原未
重傷今頭破傷重委非出於已第不知所以然亦
委於夙孽而服矣邑侯胡公獨疑之因問何有仇
乎衆言不見其他惟見與何祥二有隙胡公因於
干犯中插入祥二名攝之比至深言其仇殺狀祥
二卽以手拍地云委以妬姦恨殺之也蓋先是祥
二與大十二爭姦仇深乘曾四毆後殺以洩忿莫
可移罪以自脫耳

上虞吳應二盜擊其門吳云家貧何以應盜云汝今
日春米幾升雌雞留之雄雞可與也吳如言授之
是夜有月吳因於門隙聞之見盜六人過嶺去隨
一人退回開門視之適隣李顯二持棍在傍吳因
意已春米唯顯二知之疑爲夥盜密以稟邑邑侯
胡公方閱試卷忙迫攝之抵衙內顯二直招五人
攝五人至胡公曰良民也舍之簿懼縱盜得罪曰
當堂恐畏刑妄招今顯二在監中夜與重犯顧芳
閒談教已弄假成真及傳盜三家之狀歷歷可據
尚安疑慮胡問顧芳良然又攝五人至曰此等安
能盜哉復舍去懸重賞令捕役密緝捕役旋云是
夜盜歷三家應二之後則盜舟家倪忠四盜頭受
擊血淋漓奔旋劫何三何出逐被鎗腸出死今宿
盜張亨一頭病者數日恐其人乎攝之至令驗頭
有傷否張伴稱枉頭向後以磕石欄胡公意以瞞
則宜左右頭今向後者必欲破之以掩傷痕耳亟
令人夾住曰此真盜也驗之傷痕具在卽輸服同
盜爲田思一及夏氏三人夏氏兩人亨一獲時知

必不免卽自畢命矣田供鎗在茅簷中取之血漬尚在蓋盜只五人其一退回者人影也吳應二誤耳先是胡攜着得復卦曰復生也必非顯二所供者又曰復只五人今何以六又曰復形似夏有夏姓在中乎皆良驗顯二事既白胡公因問當堂猶畏刑夜談而歷歷自敘爲盜者何顯二稱已先入監時極口稱枉比當官自誣重犯惟其詐忍受非刑故信口以冀自免耳嗟夫未加刑而人已自誣重刑之下何所不至此拆獄者貴慎

錄書

卷之十一

子 四

上虞徐鄉宦被盜失金頗多每指宿盜促邑侯胡公逮訊之胡云盜自有真安可妄逮因見盜牛者羅順一機警可用諭之曰吾縱汝汝能獲徐家盜貫汝罪羅去半月回報云盜不見影但宿盜奉化丁廿八能飛簷走壁人稱高師父今有金售人意其人也丁與餘姚陳錦四厚願得檄往緝比緝陳至供認丁與袁應四三人同盜原贓在地內罈中起之俱在第不言丁袁蹤跡順一因密給陳妻妻言丁袁往杭售金耳約某日由蒿壩而回順一往迎

之快快未面識偶兩人問路順一問所從來曰自杭日經由何所曰蒿壩曰是矣卽詎從要路俟耕夫稠集之處詭詰之曰我緝趙天民者汝兩人其黨與乎因指其臂驗之見俱有刺文始捉之曰汝丁廿八也上虞侯欲汝丁遞售金之資十二兩與羅求脫羅不受同地隣捉至胡侯立釋順一順一至家抱母痛哭卒爲善人

錄書

卷之十一

二十三 政

上虞強賊趙甲扳錢乙爲已宿窩攝至乙極口稱冤且云與盜未識面邑侯胡公曰有是耶因令乙伏碑後命一人詐爲乙右庭喚甲來對鞠胡公指詐乙者詰甲曰汝識乙乎甲曰安有窩家不識胡公又曰彼稱冤如何甲向詐乙者曰汝歷受寄贓如何稱冤胡公卽喚真乙至而謂甲曰汝人尚不識奈何誣指甲始首伏曰受人寄囑也胡公詰乙曰汝受誣家中必惶懼可疾趨回以慰妻子時以胡善體人情新安胡公尹上虞時偶旱齊心虔禱忽見片雲胡立取衣冠向雲拜卽雨下如注然雨只至上虞界犬

牙而止鄉紳周公戲之曰公占住此兩耶

郭尚書子章守潮州時山獬淫人婦術家攝治不去

郭公爲移文城隍是夜妖告婦曰郭公正人吾去矣

邯鄲城往往門垣無恙而失物相傳叢臺下妖爲祟

馬婦裴氏爲妖所憑亦多失物歐陽尹調律字伯宣恐

爲捕役藉口詣城隍神招其婦前手書攝邪文以

授之婦歸妖遂屏跡先是夫婦相厭自是和好如

舊

乙卯邯鄲歐陽尹分試歸見他邑多蝗問邑民民以

獨免對尹疑之旋郊行西北見蝗蜂屯詰之云因

風驟至尹具文禱神是夜隕霜於蝗界霜若畫地

然由是遂滅

肥鄉魏武子七兒二齒虎牙以賭逃去後父見隴上

一尸疑同賭趙甲錢乙斃之問牧童恰云甲乙過

此遂訟不休讞者既泥虎牙相類甲乙亦自誣耶

邯鄲歐陽尹獨疑之反覆詰難得牧童云魏武夫婦

見尸辨識徐發悲聲無迫狀遂及成家人多駭之

既果獲七兒於齊遠近歎服

漢陽有姑通僧者爲媳所觸因誣媳令蔣君時警訊

僧僧作兩可語乃令姑媳共撲僧姑頗惜力卽治

僧與姑

漢陽甲通乙妻乙告令甲乃謬言乙妻已妻也爲乙

所汗令蔣君卽繫甲乙而繫乙妻於他所次日覆

訊密屬卑役云乙妻夜來死矣令卽作治親夫抵

狀甲大呼曰彼親夫也遂治甲姦狀

李元桂游商其妻蔡與劉文元通情密比桂歸乃偶

禍桂父洪致洪羞忿投綴族人謂桂初歸父死必

桂故公呈桂獄成極刑不知蔡圖與劉完聚也比

與劉生子十年禍猶不解卞汝行比部嘗談是每

歎無直之者東城蔣司城獻胤初蒞卽覈得其情

坐蔡與劉而雪桂之冤

籟篇

家新寧公披紅鶴髦與余宗漢游宗謙市過宗漢偶

言人生適意耳安能營營阿堵物以遺所不可知

之人又曰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新寧公慢

然曰丹朱商均大聖人也今父與人物過多子並有詐語堯舜以天下與人朱均無愠色是知大聖人也

古語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臧晉叔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用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賣

蘇潛父侍御招章元禮吏部游鶴林寺至陸秀夫祠見牛渡馬渤砌其門闕獲麥滿堂元禮笑曰秀夫不免黍離之感潛父曰歌麥秀耳

書

卷之十一

五

王敬美督學閩中適蔡伯華以主試至闕別不便交談王舉手曰盈盈一水間

袁中郎令吳江進之令長洲與一二令君夜集姑蘇門子俱善吳音有命以侑酒者門子目目相視莫肯先出聲一令見久相推拒於已所侍者怒命與杖纔下一板肉聲沸發滿堂大笑謂板善催曲中郎曰從來唱曲要打板

譚侍御飲酒恬雅竟席不醒不醉李侍御邀之不易赴及赴復不易散偶南臺省集燕子磯有謂譚曰

君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歐陽給諫曰可對李侍御招之不來揮之不去

余入吳至清湖同余叔亮黃漢寶之橋上戲叔亮着屐後行回看已歸矣予曰叔亮何興短漢寶曰彼其足長耳

黃漢表好市遊相過者輒難卒遇林希萬曰昔人杜門謝客漢表乃出門避客

黃漢表妻父遙授冠帶所居鄉多畜鴨林希萬戲之曰妻父官在鴨班張隆父笑曰鴨班亦何減鸞行

書

卷之十一

六

陳學一同飲坐次欲右余而誤揖余左已而自知其誤大笑不已廖季符曰學一爲顏子坐忘矣

洪洞盧學臯方九歲讀書至寡人好貨曰前云我非愛其財今天好貨畢竟是愛財

盧生幼戲規之荅曰老萊子七十猶學兒戲

伎顧節館雅集龔長安未至顧姬見諸人悵望遽曰長安不見使人愁

書卷之十一終

露書卷之十二

莆田姚旅園客憲

諧篇

成化丙戌陳公甫莊孔暘章德懋應南宮試試官相戒曰場中有此三人不可苟及填榜章莊高列惟不見陳卷時題爲老者安之三句亟索至則陳破云人各有其等聖人等其等同考者業批其旁云若要中進士還須等一等見者哄堂

東門皮三者行三以善作皮履故曰皮三常爲林貞

露書

卷之十二

諧

肅公役作一日請號於貞肅貞肅曰闌波其人喜甚里多不平者有以爲言貞肅曰闌東門也波皮三也不過以舊物還之里人始悟笑

莆自嘉靖以前士大夫多戴布帽黃洗馬請急歸過一驛驛丞見其布帽復不知洗馬是何官乃自前席且問公一日洗幾馬黃謬答之曰亦如公一日撥幾馬耳又問謁府邑若何曰平處謁監司若何曰平處謁兩臺若何曰平處丞始知是尊官頭搶地稱萬死

按耿在倫先進遺風載楊文懿以洗馬乞假觀省行次一驛丞不知何官坐而

抗禮且問曰洗幾馬公答以勤則多洗懶則少洗與此同豈一事而好事者借言與

莆林某令香山屬舟人有鄉親問渡徑沈之海人無敢往者其從叔某嘗與同起居曰我能之至廣州作廣人裝束負膏藥一篋巾上貼一啞字遂渡伺林令出門欲困之林笑謝善待之歸

薛方山督學浙中較山陰伯徐渭而叔季祝繼志後祝僉憲西江有神官降云南昌缺城隍帝以命祝祝朝服登座而逝逝後櫬中時出香縷異香逼人徐偶以告薛薛戲之曰恨當時不以先子又不及

露書

卷之十二

諧

批其文曰似有神助

莆陳某稱醫郭大司馬給以冠帶向人索文中稱其孝云母病時曾割股以示從伯新寧公新寧公笑曰公善醫母病猶割股若我輩當無完膚矣

俗謂楊州人爲無耳躲維楊陸無從與丹徒鄔佐卿初會於王弇州許陸問姓鄔答姓鄔陸曰烏龜之鳥乎鄔曰是有耳躲的

遼陽蕭汝芳與莆中張鰲友善蕭號豐原張號六山一日張寄書誤書楓原蕭曰相知名號詎可誤報

札亦故書以祿山

屠長卿衣冠看客便道過妓寇四寇之婢訝問四曰
寧波屠老爺婢笑曰原來是波老爺曲中呼驢俗
人爲波老嗣是遇俗客只呼屠赤水

吳翁晉瘦吳翁升鵬謝在杭爲吳興節推行部孝豐
翁晉鄉居晨起往謁道遇虎童子鳴金却之後向
鄉先生姚君言之姚曰彼以爲翁升見非而退耳

徐茂吳眇嘗道沈士範制稅佳有人向士範述之士

範曰徐年伯亦具隻眼者其人不覺復向茂吳贊

之茂吳大志

游宗謙過王百穀王方作字不及寒溫游詬曰爾以

爾書佳耶蕭中當糞耳後將行欲索書不便索令

侍兒范鹿轉去王不語便書書畢謂范鹿曰對相

公道糞又擔幾石去矣

游宗謙初過周公瑕公瑕未有生平不卽見游對門

者詬曰爾主人不過善書使未見我書耳卽行門

者以告公瑕急令要回寒溫畢舉筆向游請作數

字游曰初不能書欲見君耳

游宗謙游益府王旌以雪苑嘉賓一日陳公衡過從

治具皆巨盤公衡故諱之曰已善罵坐而以小盤

餉客鄭挺武在傍曰君不見其自署虐死嘉賓耶

王百穀作風字必重字落下上半空俗謂蘇人多空

頭卽眉毛亦空或以問百穀百穀曰不然出作惡

者口袁太初在傍曰不見王二官作風字乎二官

百穀之行也

沈蛟門與于穀峰初在館時沈戲于曰有人問丈姓

作如何書余答以作如是書其人笑云原來脚是

源書

卷之十二

四諸

團的初不知爲長的于知其以團魚嘲已也于嘗

託沈邀一塾師一日沈生子于過訪因謬曰煩君

見一塾師沈訝問向已覓矣于曰其人不識字沈

曰彼孝廉何至是于曰沈竈產蛙乃讀作沈龜產

圭沈捧腹大笑

漳州丁節推署篆試童生有曰詹之大鵬者曰胡魯

於菟者丁見三字名已含笑時見詹眇與已同因

問名已佳必有佳號詹謙退久之乃答曰號真覺

省齋丁大笑

金陵呼姓史者曰矢而經史之史仍呼爲使一江寧
令欲作吳語諸生謁見偶談及子史令贊之曰公
一肚子史史作矢音及出同行嘲此生曰公一肚
紫矢

馬九雅妓也偶面有瘡潘太學戲之曰爾何面上賣
果謂瘡是楊梅也馬應之曰亦猶爾腹中生草耳
羅子昭刻詞林雅集草爲金陵社草欲刪去程彥
之彥之怵困屬居間始免兩人皆癡絕洪仲章因
贈彥之石章文曰天外三峯居士或問之答曰天
露清

卷之十二

五 諸

外三峯削不成

成大勲廣東人爲寧洋廣文邑令註考云化雨不敷
桃李頽齡已逼桑榆因轉王官廣文悲曰化雨不
敷欲我挑水澆秀才耶

漳浦趙從誼刺獨山州州極荒涼因題柱曰茅屋三
間坐由我卧由我里長一个左是他右是他

漳州尹秀才於御史觀風三考首名刻一圖書曰身
臺三試魁人首尹某印

一青守作醋數缸忽轉監司分餽於人後每追悔云

只五百里惜不攜來其爲監司齋俸在京以解受
鵝鴨售錢有戲贈之曰惜醋監司賣鵝參政

王光祿謂童僕有三珠初來是走盤珠半年之後是
算盤珠一年之後是佛頂珠

余宗漢謂豆腐有十德生者柔德乾者剛德無處無
之廣德自貴及賤喜之和德一錢可買謙德徽州
一兩一盤貴德食乳有補厚德可以去垢清德投
之污則不成聖德建寧糟者有隱德

陳牧伯謂疥瘡有五德生之不至死仁也同坐卧卽
露清

卷之十二

六 諸

分人義也不上面禮也有事時不養無事時須搔
智也洗必以時過此卽養信也

壬寅金陵有十忙祝石林寫字忙何雪漁圖書忙魏
考叔畫畫忙汪堯卿代作忙雪浪出家忙馬湘蘭
老妓忙孟小兒行醫忙顧春橋合香忙陸成叔討
債忙程彥之無事忙

建昌王孫戲問游元封山人有幾品游云與王者同
王孫訝問游曰並無品級

胡仲修謂孔子亦喜謔太宰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

能也子曰太宰知我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
子曰野哉由也

煙露一頭兩足吾鄉林太守諸從有富而往謁者守
故留之而終不見其人賣衣被而歸抵家只一席
裹身其狀似煙人因呼之曰煙又宣政錄載宋時
截竹爲筒冒上作鼓時謂通同部今唱蓮花落者
猶多挾此近一友人謁林海寧海寧門禁甚嚴欲
歸無資因戲寫一狀遣僕往投中有兩句曰煙乎
不免筒鼓也必

露書

卷之十二

七 諧

猪市伶人徐公望善別古器其祖牛某不從靖難之
師子孫發教坊甲辰有詔許自陳公望因得除籍
仍祖姓曾湛懷戲之曰猪市裏走出牛來

商中呂大亦文雅與妹呂二同赴席或問之大曰我
兩口姓呂吳非熊在傍曰有我一口便成品大曰
少說天話謂其姓口下尚有天也

鄭夢圃家有質庫門前書金馬爲記館穀柳陳父教
授詞賦汪仲嘉聞之曰陳父避世金馬門矣

洪仲章娶劉二後之安吉有對秣陵許伯倫道仲章

不忍出門雙淚汪汪許曰仲章如今亦有淚矣蓋
謂其有累也

俞仲茅

名彥

久游始歸姚允初

名履

過看俞纔出姚

乍曰一春魚鴈無消息俞答之曰又手忙將禮數
迎

舊例邑尹坐次先首邑次以邑之大小爲序黃進賢
不拘常例每坐南昌上南昌心不平私呼之曰小
人後雅集南昌行觴政曰君子和而不同同而不
和或問小人同而不同南昌曰那小人說他怎的

露書

卷之十二

八 諧

循至黃進賢曰顛狂柳絮隨風舞桃花逐水流或
問是輕薄桃花逐水流進賢曰那輕薄的管他怎
的又一尹接之曰相逢不飲空歸去桃花也笑人
或問是洞口桃花尹答曰今日雅聚安可動口

高國柱爲陳總伯牧伯中表侄一日飲陳許高以親
昵據上坐牧伯曰無曰高高在上高答之曰是以

陳陳相因

郭聖胎謂莆中四無無僧無伎無酒無不識字者

郭聖胎既入太學嘗譙會米糴部戲之曰今宜守諸

生禮聖胎答之曰雖諸生以山人體統行事

受質父盛推顧朗哉忽謂祝無功給諫曰朗哉今詞

客都總管也給諫笑謂余曰都總管有人矣君且作副總管

王漢陂林居好爲詞曲有客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宜留心經世文章王答之曰公獨不聞其次致曲

金尚卿善貌祝無功書法祝欲繩之董玄宰笑謂祝曰右軍有知弟應下獄矣祝卽笑釋之

露書

卷之十二

九諧

有鋸板匠四人共妻後各生一子子雖異父和氣浹洽勝於同父或以問其鄉人李中丞曰寧復有此中丞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世間最難得者兄弟南州喻中立訪曹進士進士遽問君爲君子喻小人喻

王曰常一日對曹司農多談冠裳曹戲之曰日常近來官腔矣王稍不平洪仲韋謂王曰君楚人楚擅弋陽腔今變爲官腔佳矣何忿爲

林茂之曜呂六一日方秘戲吳非熊狀之曰彼兩人

困而又困蓋謂兩木兩口以木入口也呂貌稍遜洪仲韋因戲之曰呆而又呆耳

舊院妓蔣二字靈修諸人挾之瓦官寺戲蔣忽離席

柳陳父問所往遽答曰擺柳

蓋曲中諺漸爲擺柳

伎馬九見洪仲韋齒班問以故洪戲云吾錦心繡口也時馬九病瘡方愈面有斑痕洪因問爾何以面班馬遽答驄馬有斑

武林吳山一伎每晨卽倚梅樹遠望一少年意其有

清癖特與定情比問其由妓答曰候金汁行耳

露書

卷之十二

十諧

謂取糞者爲金汁行少年大失望洪仲韋述以告內子劉卿劉笑曰錯認清客

邢進士身矮嘗在鄱陽遇盜盜旣有其貲欲滅之以除患方舉刀邢諭之曰人業呼我爲邢矮若去其頭不更矮乎盜不覺大笑擲刀

游宗謙善罵坐張切于嘗與余言宗謙善罵得其罵以爲快旣卒屠長卿謂其子元封曰尊公方在閭王前罵坐

重慶一道士右手五指甲長尺許每出觀者塞道謂

有內養布施錢米相載而歸其徒十五人皆仰食於五指有對歐陽伯宣談此伯宣曰食指頗繁熊尚寶在長安居與余項背相倚尚寶猶常至余廚竊食久逃不去余所倩小長班攜道上戲經其門尚寶謂竊之也屬兵馬治之且執以索所失狗後對伯宣給諫道此爲笑柄給諫曰此禍苗也歐陽給諫門生遠左人嘗送人參或曰此真遠參給諫曰是門參

兵垣年終較武萬夫長以下不善弓矢者槩告病即

入卷之十二

十一

赴較者非弓腐則矢折而射仍不中歐陽伯宣戲之曰發而不中君子以爲猶告也

京師小唱率善肉聲余甲寅出都及己未入都此伎遂絕歐陽伯宣曰小唱今爲大雅矣

余大行云京師有七味解熱丸用騾驢人馬牛犬豕糞以大騾車羅過加久年陰溝秋實和之此丸專解爭名爭利的熱火

余三長安雅伎也李肇卿欲與定情余辭以未得手中問故曰恐君油嘴以護被耳

李長沙相公之子兆先素耽聲妓長沙筆其書凡曰今日柳巷明日花街科場近了秀才秀才兆先回見之卽續之曰今日驟雨明日狂風災理陰陽相公相公

甫被倭後易公爲守一以寬厚爲政決人有逸去者亦不追有夫毆婦者甲見其已甚爲不平毆其夫婦見人毆其夫還同夫毆甲甲言爲爾出氣反同毆我拉以見易易批其詞云福州剪子雲南刀廣東茶鉅蘇州絲擲示兩造兩造不解復取足之云打得好好打得好兩造見之含笑而去

入卷之十二

十一

十一

有寡婦批改嫁易太守問嫁誰婦答嫁東隣徐陳二官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闌干嫁嫁嫁二黃季父貌王弇州供之因請弇州自贊贊曰我不識我而汝識我以我借汝亦無不可汝欲我借往而不汝往以我重汝其策轉左然則如之何曰爾爲爾我爲我請用從火

一人謁王弇州臨行求贈詩弇州與之結語有某作

倡家子細詩句其人不解弇州曰過吳門第問顧
即哉朗哉曰君且飲飲畢謂之曰向一倡家善舞
不覺當筵失宗因羞入房中母強之倡猶羞澀母
曰毋妨吾令四婢四隅立定爾舞至其處婢則曰
子細爾即警省客聞之大沮

沈生予謂有送枇杷與一令者錯寫作琵琶令笑曰
號曰枇杷不是此琵琶只恨當年識字差適有客
在坐足之曰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
令大嘆賞

露書

或以爲屠長卿莫
雲卿事恐借名耳

十三譜

王百穀詩多用是爲字如吊袁相公詩山上杜鵑花
是鳥墓前翁仲石爲人人因謂百穀體後百穀目
畧翳復有風流罪過有戲贈之詩題曰效百穀體
贈百穀詩云面上楊梅瘡是果眼中蘿蔔翳爲花
吳興有陸廚之子攻舉子業因家世微眇不敢戴巾
臧晉叔作詩嘲之曰欲方不敢欲圓不屑無可奈
何姑戴扁折

陸廚之子因不避邑長被柳臧晉叔嘲之曰陸廚今
歲苦多端頭向青松木裏鑽日出乍看臺少脚夜

行那怕井無欄濛濛細雨衣難濕料峭東風頸不

寒更有一般堪歎處入時容易出時難

吳興以松
木爲柳

吳興史道山少游泮宮以攻雜作三十而黜後屢試
不進在莠七十志猶不衰臧晉叔改一字詩贈之
曰童生七十古來稀文字衣冠異昔時同學少年
多不壽道山何必淚霑衣

潘景升在西湖戲袁中郎寄詩曰杭粉上愁髭時袁
在燕著瓶史潘答之曰燕花不住瓶

甲辰冬夜集秦淮酒中行隱令謝少連曰一對好夫

露書

卷之十二

十四譜

妻不應娶个小子只爲心不平終日打不了乃金鼓
也曾波臣曰朝出蘭房暮即歸長于相守不相違
粧前猶有啼痕在只恐明朝又別離乃牛也蓋蘭
者欄也干者竿也粧者庄也啼者蹄也離者犁也
金陵鈔庫街回子寸金糖極有名妓呂二嘗以遺吳
非熊非熊因醜之每以謗名妓楊七一日邀楊七
過集富家者不悅別無供具故以藻兒菜耻之非
熊出口即曰討氣柳陳父因作打油詩嘲之末云
寸金回子糖爲果兩盤藻兒菜當童請得剛剛楊

七在只場討氣不堪聞

商孟和父令西楚自父許攜資入金陵因游曲中作

秦淮詩三十首甚麗又贈妓詩有可憐十二峯頭

雨化作秦淮八月波句或戲改之曰可憐幾兩江

西鏢買得秦淮一个波

曲中謂不在行曰波老

汪景醇有夾雪帖俞羨長欲臨刻借得其半而景醇

卒羨長往弔頭戴粗麻巾汪仲嘉訝重羨長謂家

只此巾耳許伯倫聞之曰羨長尚欲借帖此夾雪

巾也柳陳父爲陪客汪之諸從面生問仲嘉此爲

入卷之十二

十五諧

誰鄭景時弔而哭之諸從以爲感恩者不知景時

前人蒲俗弔即哭耳程孺文作打油詩曰俞公臨

哭景醇頭戴夾雪巾柳應芳來陪喪此客是何方

汪財主吊客苦但見淚如雨如雨景時名也

南海一香客自喜能詩壽故可笑所作僧童詩亦可

喜詩云僧童平日豔無霞何事形衰露齒牙不是

重陽蕭颯後却因短笛弄梅花

重陽指和尚也

洪仲韋娶劉二後多閉關秦比部每過不見乃作詩

嘲之曰豈是安劉故避秦

多如許伶白疑爲鐵面人

粵一香客妄意能詩遇俞清父於酒樓自詠家也清

父亦給以爲吏因呼清父爲同袍自是與曾波臣

洪仲韋黃允修交載酒招四子四子就舟中聯句

贈之香客不知爲打油詩也喜甚每出以誇尊貴

詩云今朝相遇喜相親大雅翩翩有五人二吏由

來皆是假三清何必認爲真名香自古推東粵宋

硯于今讓八閩畫舫細談風月事後庭先許老波

入卷之十二

十六諧

臣蓋以僧僮許波臣也

三清者俗目詞客爲清客

孔太史入朝置帽套於坐旋覓不見姜太史改舊詩

嘲之曰昔人已竊帽套去此地還餘帽套頭帽套

一去不復返此頭終日空悠悠一時和者甚衆

黃漢表身甚修郭聖胎曰詞場中未有如漢表修長

者因作打油詩曰詞場未有此高人適曾太史至

漢表勸以杯酒堅不肯飲余笑嘲漢表曰身如此

修不能勸人卮酒因繼之曰杯酒何能勸史臣一

口翩翩如動氣兩肩聳聳若生嗔後兩語雖戲可

謂漢表小影矣

俞司馬一瘦木杯銘十六字云俞仲茅之極銘曰苟日飲日日飲又日飲

程仲權在武昌呢一伎謂伎欲嫁之俞羨長不信也試調之伎亦爲動因作詩寄仲權曰官道中間栽李樹一株開作兩邊花仲權心爲之灰

余游秦先行期一日與子斗宗侯索彈箏伎酒散同

仲宗侯步月仲宗謂家有琵琶伎能聽之乎余

曰聽之比入座美人嬌寵不肯出彈余因口號曰

露書

卷之十二

十七

許聽琵琶不與聽佳人無分見眉青方屬落句子

斗遼續之曰不如早就藤牀卧猶見襄王夢裏形

京師候選末職以裁縫度日者甚衆及選紗帽拜客

有獻贈以詩曰風吹展翅鳥紗斷分明一對剪刀

困

規篇

陳公甫偶作詩云閒來文字莫思量或以爲文字不

白應遂譏貳之

世宗玄修日宮中煉丹每見一神多手多目衆訝莫

能解因問王元美君最博識載籍中亦有此乎王
答不必秘籍大學中自有曾子曰其嚴乎時嚴分
宜正秉政

毛伯溫按楚中廉察民害自矜無遺類而往往有漏

網者藩臬有諷之者云洞庭昨夜浪滔天處處漁

翁罷釣船今日隣家邀我飲盤中依舊有魚鮮

張相公子敬因一官不稱任使甚怒官口宰相肚裏

容得船過張益怒曰若糞船也容得過耶呂仲木

聞之曰容得糞船過方是宰相度

露書

卷之十二

十八

汝南趙太宰賢有清操子方伯壽祖頗營產業一日

享客壽祖侍坐適食南瓜太宰曰此瓜不良在城

則占人屋在野則占人地客向壽祖曰尊言可釋

耿督學定力行部閩中攜一蒼頭年可十四五頗解

理性之學偶留一生飯生媚耿曰師已透悟矣蒼

頭在傍曰透尚未能悟

屠長卿自言爲青浦時已在淞湖戲儵然霧作只尺

不辨已而舟在城東門矣居民跪言適見龍扶一

舟在雲中不知爲使君舟也有人向馮開之道此

開之曰勿聽他多說鬼話

元大內雜劇許謙請爲樂官演呂蒙正長者買瓜賣

瓜者曰一兩長者曰安得十倍其直賣瓜者曰稅

錢重十里一稅寧能不如是及蒙正來賣瓜者語

如前蒙正曰吾窮人買不起指傍南瓜曰買黃的

罷賣者怒曰黃的亦要錢時上覺其規已落其兩

齒落齒者火者姓火

王太倉罷相薦趙蘭谿蘭谿薦沈四明四明罷復引

太倉鄭儀部振先彈之曰相公有過去未來見在

雜書

八卷之十二

十九規

王今以過去爲見在

蒲涵頭戚公祠祠平倭功後有媚一令者悉括均田

諸當事祀其中因祀令居民仍呼戚公祠陳進士

騰鳳過而嘆曰戚公而改爲七公已失立祠初意

增七公而爲十三公無迺薰蕕同器

技篇

建昌趙道三能役鬼神萬曆甲申年南州宗室與隣

一貴人不相下屬道三咒厭之道三无令具白狗

雞鷺鴨數種著及盞燈各四十九枚至期殺牲訖

以草爲偶石爲臘卧於卓上卓前水一缸因用符

咒旋而著一一自立燈盞點在地旋一二自坐於

箸末道三卽下拜拜可二百草偶能自立拜將三

百草偶沿卓而行行有歐儀及三百一跳過缸而

墮道三恠歎曰是人不能水中福氣尚厚吾反受

病矣必三年始瘥後果然其貴人是夜睡中墮牀

卧病三月始甦道三後謂世無能用我者隨入日

本及關白揚塵海上其隣人疑卽道三也

雲在山者撫州人多異術能爲人追寫亡人小像酷

雜書

八卷之十二

二十技

肖每一像只索謝三金丙午游南州住許真君廟

其行李四槩皆長箱云藏古畫軸箱一一有標題

人借觀輒拒不啓視後交游稍狎謬詰之曰豈其

兵戈刀劍耶何不以示人在山答曰信然今天下

十數年四陲多事矣吾以禦侮耳交游者奇其人

因招集城外廳寺中稍以言挑之在山索雙刀與

之舞如一團雪見刀而不見人立竹百步之外射

之百發百中

樂安王府殿中柱多白蟻輒五年一易屬雲在山治

之在山云此蟻最多因以二斗紙固封其上置柱
傍符咒畢令人避去而府中人至斗傍竊聽聞斗
中緝緝有聲在山云爾輩候我事便減半斗矣及
期開眎只一斗半次日始取盡自是柱不復換矣
吉道人之任初爲任子後以側儻不羈落產因南游
歷衡湘沅辰登太和遇銅帽翁授以道術又在洞
庭間遇袁先生授正一符訣在七閩遇神僧授神
通秘術故能檄召風雨役使鬼神知來藏往遁形
匿光飛錢攝物變幻莫可端倪東昌苦旱道人披

書

卷之十二

二十一

髮仗劍登壇作法卽雲霧四合夜取石灰畫北斗
七星壇上以足踢一星卽天上一星不見踢二星
天上二星不見約明日申時有雨至午未天日清
朗道人書一符令壇下一點吏曰持符急走遇婦
人姣好白哲者納其懷中卽還走吏持符走見市
肆中一婦取符納其懷婦頃自解衣披髮踉蹌而
來登壇偃卧道人以足蹴之作法黑雲陡合雷雨
颯降平地水深尺五政及申時

吉道人能爲人追寫亡真令人家張絹置筆淨室中

遣神將追攝亡魂令仙人爲之握管畫像人從室
外聽之毫絹歷落有聲頃而定開門眎之肖像
儼然子弟見之無不代號哭者

吉道人以百錢散投水中孟鉢收之纔誦密咒錢一
一飛入孟鉢百不失一

織造魯中貴源病胸結實食卽嘔吐懸千金能醫者
與之吉道人云此室中有伏尸置甕甕中故主住
者中此非病也掘之四尺果見伏尸甕在其臂移
葬之而魯病良愈

書

卷之十二

二十二

姑蘇管席之試輒高等而不利秋闈後失足忽跛吉
道人云此有鬼焉因書符攝之梁柱中取出一錢
版上畫跛人傍書住此累世不第棄之而管足漸
平是年恩貢中選後吳縣廣文汪雨公家多見披
髮鬼席之因言此有吉道人能捉鬼廣文延之道
人書一符貼梁上令人聽之聞哭聲鬼在其中後
聞柱中有哭聲剖之得鐵版畫一人披髮一人持
叉叉其喉背書住此宅者速死棄之而宅安吉學
役因言先是住者皆病喉孝廉任者或遷以貢任

者無不死兩公以是德道人甚故人亦呼吉道人
爲華捉鬼

維揚周廷銓云戚小塘多幻術嘗飲一貴人宅適他
貴人至主人屏當不及戚推飲座并他客入壁間
他貴人至不見飲座與客客在壁間若坐三間巨
屋他貴人去諸物及客復在原處

姑蘇吳生挾異術游南州見人家火起以一鳴卵書
符其上向火投之火輒爲熄此亦喫酒之流乎

揚州江九霞有使鬼之技嘗在周廷吹許周以手所

露書

卷之十二

二十三技

執詩扇試之江碎之仍焚於火旋云此扇在某廳
某櫃上廳久封櫃亦塵積尋驗扇在其上未損秋
毫

江九霞在周廷吹許投在盆中據坐客若而人令人
以紙重重封誌撼之投在盆作響及開驗不見投
矣江云在庭前某樹枝上覓之果在

世間有使鬼搬運之術第銀物不令見則已見即重
重封固亦難住守矣寧洋廖孝廉嘗有人至其家
賣樟柳神約二十餘金封已仍留孝廉家期幾日

樟柳神用命方來取此謝金至期其人不至廖頗
訝遣人旅邸跡之其人已先數日去矣按封金只
空匣耳樟柳神亦失矣

余斗南住林陵能爲人治鬼予鄉有兩張氏爲鬼中
瓦石余爲召入甕中以符封之沈之於水其甕兩
人昇之不勝其重

姑蘇王淮竹挾異術其人固不可測但因物斷事應
若枹鼓宜春管理斗野王孫嘗以壽問之王今出

一物爲占王孫出瑪瑙簪王稱之恰重一錢九分

露書

卷之十二

二十四技

二釐私語人云王孫管理十八年矣今閱一歲必
謝入世界一再歲仲春而逝應簪之數也

南州王孫晴所遣人索責於所親以扇求占於王淮
竹王曰扇骨假紫檀也但好看耳其人必厚禮使
者扇面假金也銀必不償矣又扇只一面有字必
支吾答使者并書亦不答也王孫初未信後皆驗
錢象坤中第時家樹旂其竿忽折爲兩人以爲不祥
或占之曰兩木爲林必有翰林之兆已而錢選爲
庶常

汪龍新安人受數學於異僧著奇驗袁閣老傳寄一

白圍碁子託南都王冢宰轉問生子汪接碁子遂

云白者北也碁子者子也北京當局之人問第一

着但此碁子非木非石經火煅煉而成了無生氣

必不能生子若以生剋之理論之不久亦當終局

須急下官着可也不數月袁公果下世

泰昌登極頒年號詔至南都一道人見晏給諫曰泰

昌者一大二小二日而亡聖人御世匪久矣嗣是

年號爲天啓若言而中君宜急歸不去有大禍旋

獨書

卷之十二

二十五技

而果然謝以十金道人曰吾所不欲者已吾所欲

君之有皆吾有也安用十金爲給諫請告未得忽

有衛軍之變殿室逐殺幾不免焉

王泰濟寧人遇一嫗授以陰陽一篇由是屢發屢中

馬中丞昂徵服訪之泰愕然曰何貴人也公某月

日必陞兵部尚書至期果然

指揮盧彬金帶自開者三王泰曰今夕有鋒刃之禍

是夕彬入舍人王鸞家爲鸞所殺

漕運都御史王洪就問於王泰泰曰此去入京必有

大禍後洪以笏擊死亂政毛長隨于朝果被誦成

泰又曰公至某處當有 詔命仍理漕運又果如

所言

莆田楊繼宗與朱侍御澍之子中表省試同寓一藩

吏亦附庸居停一日吏趨府歸因卧廳上朱外歸

不平欲令僕毆之以楊勸而止吏雖困卧却悉其

語翌然起曰某有罪第某善相人請以自贖因謬

謂朱曰君必高第稍遲耳回身向楊曰君只得科

獨書

卷之十二

二十六技

五鼓躍出抱楊曰君中矣先是猶以三場未定今

定矣然中在七十三正我伺酒明日當自攜杯著

陪樂榜出而楊在七十一吏因與隣吏易袖出杯

著暢飲而歸後領卷是夜果以三場爭而後得然

七十三之言不知何術斯亦可謂精矣

李本寧始生龔文魁爲推造曰十二歲入學補廩十

八歲登賢書二十二歲成進士二十九歲爲督學

人初以爲妄後一一驗

南昌瞽目戴新泉善星命丁公此目子立三負才名

某科江右主考丁公門人也丁意發科矣八月二日過戴門試以命叩之戴曰必中第有難星入命恐五日內必死耳丁大恚初六日早丁猶精神如故偶與妓狎死牀褥中

施太史光昂嘗以已造質之戴新泉戴問何許人施

初給以南昌人也戴曰平平秀才耳次告以閩人曰佳秀才也問以如何而後可曰在燕則連捷矣施後游國學戊午已未果然連捷南宮

嘉興胡翁及袁杞山游金陵寓神樂觀提點姚一山

卷之十

子孫

失金杯責其徒兩人憐之爲卜得剝之願曰金在土中從房之西南隅掘下五寸則得之如其言果得杯

胡翁初名浚善卜有薦於成祖而名之胡將應召

其中表袁杞山爲卜得乾之五爻袁曰五屬君升

陽在四子命又午也其有錫名之慶乎胡曰吾直

壬午壬爲水午者子之衝果錫名必不離水袁曰

非徒然也四爲淵又值升陽而五居淵上淵而大

乎以草莽之臣踐五位終非吉兆五爲火丁者壬

之合也遇火則危矣後聞賜名翁袁大笑曰陰寒死不遠矣旋而新作殿命胡卜布算訖曰某月某日午時當燬上怒囚之以驗後至期胡倩獄卒往覘返報曰午過矣無火胡遂服毒午時正三刻殿果焚上急召胡已死矣因賜馳驛歸葬

人之足麻及因冷兩腿轉筋者時時有之余友鄭虞臣謂在潤州甘露寺一僧謂五月五日或七月七日以鳳仙花扎脚兩拇指上則終不復作虞臣試之良驗

醫書

卷之十二

二十八

蔡中翰光楚謂人爲蝎所螫忍痛以手就地土上書金木水火土五字卽順手將土字傍點之土提起擦在螫處卽不痛已

張爾建有授以治瘡之法用燒餅一枚一面用朱書嘸字於上一面用朱書嘸字於上令病人啖之卽愈爾建云試之效者十之八謂邪瘡卽愈嘸嘸二字稍不同蓋爭一畫也

食筋之法用筋九根或七根或五或三將筋切長寸許以手指書嘸嘸嘸嘸嘸嘸一時化九龍翻下海

等十四字於筋上又書盤水上卽吞下無礙

治骨鯁訣與食筋訣同但於鯁下添一字如猪骨鯁添鯁字雞骨鯁添雞字魚骨鯁添魚字餘十四字同前又只書訣於盤上飲之卽鯁化矣張爾建云試之皆驗

响樓神書載治瘡咒云我有一枚棗一心歸大道優辟宜優降辟燒將棗向口對棗念此咒七遍念畢吹棗一口授瘡人食之瘡卽止秣陵祝仙客得此咒云以治人無不効者

靈書

卷之十二

二十九枝

夏何能云一奇僧傳以治難產方用杏仁一个去皮一邊書日字一邊書月字中用蜜黏住外用熬蜜爲丸滾水或酒吞下云試之有驗

潁州張珍善醫徐監司病塊投大黃數兩弗動珍曰脉細而附氣口虛是積在中央氣轉無力大黃返消胃法當用獨參兩餘可下痰人以爲誕果下痰如敗卵而愈

陸吏目心痛張珍曰水溢脣正黑色此蟲也投苦練下蟲滿匱卽能食

黃昇京山人名醫善察脉戚分巡晨與忽疾作不語昇診之曰脉與證不應乃詢其左右云夜食烹雞昇曰此必食後就寢蜈蚣過其口鼻中毒耳投劑立甦戚初未信乃更烹雞置寢處果有三蜈蚣自榻頂下

嘉興受珪善醫一男子請診珪曰此病不至死但脉無生理何也過三日方敢投劑未三日其人忽溺死

靈書

卷之十二

三十枝

南都梁接骨爲人接折骨以絕技稱李應旂爲余言其法只用土木鼈炒死末五分加半兩錢二釐好酒送下外用老鴉藤根紅者一名老鴉眼晴葉如蒲萄同酒糟搗碎蒸熟包裹折處痛立止而隨平土木鼈截斷能復合所以能接斷朝野僉載謂崔務折足取銅末和酒服之遂痊及亡後十餘年改葬見折處有銅末束之卽其驗也

今醫家謂小兒痘疹腰背作痛者卽難治鬱儀宗疾謂痘疹有三其一挾外感一挾內傷一則爲時行所染腰背作痛者迺外感之証宜用香油蔥汁自

曾背以達四肢擦之而飲以葛根升麻疎散之劑汗出痛止痘卽隨出矣鬱儀第七子統鉅痘時犯前証醫目目相視不敢議方鬱儀以意出前法治之而佳

凡病危篤不可施藥者煎人參湯入童便飲之出王損庵太史藥書南州孝穆王孫丙辰病劇醫不敢治待盡而已其尊人鬱儀宗正用前方飲之連進三服卽汗止不嘔索粥飲矣後唯飲人乳累月而平蓋孝穆長齋十五六年腸胃乾枯故須人乳耳

鬱儀博雅兼擅雜技其隨事精攻如此

孫秀才汝澄字無撓新安人善醫不以醫爲事余友梅子庾妻夏日病目垂簾提其耳而目始開問之孫云以錢二文買益元散與服自愈服之立効後冬日子庾妻仍發前病以益元散治之不効問之孫云冬夏治法自異今宜治以四物湯加麻黃也服之亦立効

沈無咎宜興人秀才而兼精醫秣陵何秀才家生女臨嫁而目病垂簾沈以當歸白芍麻黃各三錢煎

湯與服立愈

興化往泉州道傍有上大夫下大夫墓先是卜此地者埋錢爲誌後復有卜者挿簪爲誌及期兩家俱舉柩至爭先不決因各言所誌開視則簪挿錢孔中因讓埋錢者莽然挿簪者亦欲豎石架柩其上先卜者許可今架柩者世出上大夫葬柩者世出下大夫其跡具在

萬曆丙寅閩新設寧洋縣久無科第問之青島家曰邑治因其山勢坐東向西天三生木當三十年始

卷之十二

三十二技

有興者又曰寧字四丁洋字三羊當閩三未至第四丁始發廖季符生於丁卯至丁酉發科適符其數

龍沙高過城江西出聖人南州里諺也或以爲許旌陽識語城北門外平地一縷如龍盤護首尾向城萬曆廿五六年來忽高峻時內閣及九卿如張相公蔡冢宰范宗伯徐司空衷都御史皆南州人文物一時爲盛旋章布衣以聖自擬倡鄉紳刻去其沙將建文殊閣於其上布石爲基石以數千計

關未成而諸老相繼罷免賔落矣鬱儀宗族精青
烏家技癸卯春與甘子開游其間咤其不利風土
人初未之信及秋試新建漏榜仲冬旌陽官燬士
紳始謂鬱儀言良是迺合人工折去閣基今不數
年沙長如舊杜牧之贈張好好詩龍沙看秋浪明
月游朱湖想唐以前卽有此沙矣

今世絕技胡長白吳文中胡可復山水丁南羽白描
佛像何雪漁石篆時大彬沙壺胡竹亭磁香爐磁
通哥窯

露書

卷之十二

三十三支

唐宋元山水不一體體擅場惟吳文中卽花鳥佛
像亦無不精工他若曾波臣小像洪仲韋小楷黃
允修篆石皆名稱一時余嘗對陳元凱稱吾鄉四
絕元凱戲余曰並君詩爲五

江陰鄧彰父小楷擅名蠅脚螻肝未足喻其細余嘗
與言唐應用一錢書心經可方君寸楮赤壁賦否
彰父不服蓋彰父一扇能書四部西廂耳

舊謂軟玉之法用蟾酥有試而不驗者余知惟陳山
甫能之問之曰用蟾蜍眼非酥也眼須二三對搗

碎又用雞子黃調勻蒸熟擦玉上向火烘乾然後
篆刻則如切泥矣

永嘉僧野雪以奕稱戊申七夕集許無念宅與吳嗣
仙對枰嗣仙第一手沈思而後下子野雪殊不顧
對客閒談隨手應敵無不取勝來子魚贈以詩云
圍焦坐隱靜皈依十九行中喻法微慧眼欲生拋
大劫觀心不定却斜飛分先未許爭先手戒殺那
堪露殺機跳出刀山投鐵網與師一笑解重圍

露書卷之十二終

露書

卷之十二

三十四支

露書卷之十三

莆田姚旅園客撰

異篇上 萬曆間事多書甲子

仙鬼盈前異事錯出俱堪攷德寧廣異聞至於災祥則天之仁愛人君者散見諸書頗輯其尤

林太學尚炤之祖先是寓江右一道士將銅印來質太學不知也後數十年太學移居江浦夢道士耶印甚急莫解其故時江浦伏龍山建玄帝殿宇有道士亦夢玄帝命至林家取印翼日來耶正訝彼

露書

卷之十三

異

此之夢相符因遍覓得於佛龕中塵埃積封之矣洗視乃北極玄天上帝之印遂送殿中供奉其求印辟邪者立效因是踵至所得香火錢即可供一山之用云 丁巳年

龍巖蘇鍾十歲時在其邑三清觀讀書道士日晚其填疏封蘇厭之一日戲書王皇大帝夜夢玉帝仗劍欲砍之云王皇猶自可大帝寃難當蘇謝以戲本出無意已而云賴汝貴當爲長史姑恕汝蘇驚寤告其父父次日設醮以首過蘇後中甲科終益

府長史

蘇鍾入春闈闈中忽失火家中素虔供玄帝忽見帝傍侍一人舉已過牆得免火厄是科蘇得捷

補陀山住持真表驕悍飲酒噉肉好以微過撻沙彌至重傷徒訟之守守行郡丞龍德孚勘龍素好道

愛民時欲取蓮華經三十六部火之令三十六房

僧跨其上誓無再破戒吳叅將止之乃火一部令

衆跨其上處分畢龍往禮如來再拜而兩髀病輒

遍體大熱胸中結一片如孟如石昏憤中若有所

露書

卷之十三

二異

按治又有若伽藍者奏曰此雖罪大顧其人奉道愛民內傳佛旨曰奉道毀道尤當重處姑以愛民罰作三石牛齋官旋有送此官劄子到龍不受力不懺悔久之始許而甦則不粒者十日矣

三十八年庚戌五月十三日午時猛緬土司阿南罵者見金甲大將騎紅馬一匹從大門中道至廳大聲言曰吾乃西天神將奉旨到此隨有雷一聲大將不知何往遺批文一張上書西天觀音大士勅遣牛頭千身元帥前往金子江九劈臘地方波九

露書

卷之十三

三異

姐家查得一家七十八名一歲殺牛一千二百八十四頭已經拿解收入千牛牢內禁錮復差本將前往神州十三縣查訪據彼中世界屠殺腥穢鼻不堪聞的得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一名陸續選將挨拿到天割肉飯牛正法等句因申報順寧府署篆余丞差盧相赴金子江查勘見一村屋盡燬止存周垣內一婦行出盧相叩問波九姐在何處荅曰就在此住我名梳菜是九姐大妻本年五月十一日天火將屋燒盡被天將縛我家七十八口每一人用一牛駝至西天坐牢蒙觀音大士分付此婦一生不食牛肉每諫波九姐一家不聽姑放回令與倚高馬哨韋罵做妻語畢不見盧相又至韋罵家見此婦果在彼家煮飯問其故荅與前同余丞異其事因通詳院道

嘉靖三十二年潁州寇叛姚良客商丘值難伏雞籠中見籠上三神寸許緋衣賊提劍三匝若無所見因得脫

寧平陳乾仁友人誦道高王父也年八十病卒見閻

王傍判官指為錯勾云此乾仁尚有冠帶又有酒三杯未飲嗣是飲酒不以三杯為度至八十九初赴鄉飲例飲酒七杯是日無介賓府倅署篆只飲三杯而起又見其貌丰采立命吏送冠帶乾仁內不自安抵家而卒

寧洋吳從心為興化府訓年七十二病卒見閻王大門對句云胎生卵生濕生不生已形化氣化風化化化無窮比見王王云壽應八十四放歸歸由蜉蝣關問之有荅云世人朝生暮死關故云然吳

露書

卷之十三

四異

後至期果卒

仙遊縣王嘉錄乙未年遇太乙仙人引遊諸地府見黑風司對句云仁義禮智信奸貪殺盜淫又對云法鏡無私生死只憑青帙檢業航自造輪迴常遣黑風吹蓋司內書籍甚多皆青帙注人生死者

寧洋范心宇正月病卒至閻王門前門者不與進范望其故叔從事庭中以告門者始聽進叔索簿與看月十五日是其卒期范見簿富貴者盡朱書中等者濃墨書貧及無子者淡墨書

蒲山前陳某負美姿而多所私然供大士極誠敬一

日同游元封入吳甦憇虎丘寺元封欲入閭門訪客陳以已疲且元封即回令反扇去元封爲客留飲遂忘反扇陳至次日始回開戶而陳始甦蓋爲閻羅王攝去訊淫狀擲冊與看淫一人則註某氏下硃筆一又若寡婦則數又正彷徨中見一童子持牒至云此大士弟子請歸自治之王乃顧判官閱善冊回言有三善足以相准亦與看其一則避雨玄帝廟見帝頂上漏發心修理其一則見老人

露晞

卷之十三

五異

過危橋急趨往扶其一則濟貧因付童子領歸陳只謂一覺耳不知已隔日也

丁酉游元封母病子驥願減算與母竟卒七日驥忽厥半日始蘇云三茅君召訊減算狀云王母有宿業今以減算故超淨土已驥見其王母著故衣當堂換鮮衣去及下堂陛見兩傍有門門以湘妃竹爲格格內人頗夥若囚狀顏以東岸西岸余謂元封曰詩云宜岸宜獄岸亦獄也驥幼不出此所云信有之已或云三茅未攝事則未覩靈寶真靈

位業圖耳

乙巳秋張浙門病危爲鬼勾去至善惡速報司門前一卒自內出曰非也勾焦尊生耳張問何以勾焦卒曰其妻某氏生魂告天張謂勾已之鬼曰焦吾知友姑且待之鬼言此非可久住張意猶不決鬼因言近此有水可往浴以待之張問淺乎曰淺至則大海波濤一望無際張怪鬼給已鬼作色因推張入水張始甦則死已半日矣即令兒偵焦踪跡焦無恙也至晚焦在床上臥穴帳而出伏地而死

卷之十三

六異

壽光一生新娶婦父卒廬墓婦侍姑家居夜有人穿孝衣作生入婦室且屬曰勿言也婦怪其飾行旦告姑姑召生責之生愕然未歸也生憤婦悔俱投繯母訴之令令主國相禱之神夜夢一人穿麻衣首戴紅旂過其前因問此間有名洪旂者乎左右荅有之諸生也洪旂即婦隣窺其美而計淫之也即徧攝衣工問誰爲洪作麻衣者一工前認隨從洪家按實付諸獄

董喜令妻死於外家棗城李尚賓唆其誣告妻父王

惟一惟一疑之尚質詰城隍誓以自白不數日前
賓病云城隍遣一將軍捉之遂氣絕其父兄時議
告惟一尚賓復生曰我唆人妄誓致神追攝尚可
復犯乎語畢而死已而復生曰將軍縛我於樹向
他處捉人去矣已而曰將軍來矣叫號而絕

長安有莆田會館館之樓上祀莆城隍有懸燈供神
者夜半燈落案上因燒案館內聞無人惟陳刺史
汝礪寄寓夢中聞剝啄聲問之僕曰無也就枕而
剝啄房門聲愈急起視火光徹窗櫺案燒將盡因
共撲熄又一夕燭落樓板上燒將穿周遭遇水而
滅天明見者共相嗟異

卷之十三

七異

回回常掠蒲城後掠同官同官民人姚某有膂力角
殺數人回回因棄所掠輜重而遁既鳴同官令令
通詳當事厚賞姚某姚獨愛一騾納直得之騾即
回回掠之蒲城者後騾主見騾執以送蒲城令令
方苦失事即以姚某抵盜姚訴之御史臺臺檄馬
長安呂咸寧某同官會勘呂即蒲城令而調咸寧
者擬姚抵盜姚至斃馬不敢直同官令亦不敢

申前案時在西安城隍廟勘姚臨斃叩城隍曰吾
死聞天子殿前不放彼三人旋而呂亡同官令與
馬亦相次就隕人謂鬼神冥冥而昭昭有如此者
丙辰
年事

潁州訓朱顏正二僕長曰羅寶幼曰陳機寶與機嬉
誤傷機死佯告朱曰誰毆機斃朱執門役投州門
役哀額城隍宿神座下三晝夜寶忽白晝瞑目合
掌長跪於廳中曰樹杪有三神衣紅白青拷訊極
痛楚自訴陳機是我打死始麗法而門役之冤雪
露書

卷之十三

八異

珍珠橋宋一范居去馮開之祠不遠因讀書其中宋
素善謔一日天微雨獨坐書室忽門自開狂走雨
中跪手足如縛口稱金甲將軍罪之其師陳聖典
禱於對門之關聖祠旋宋生見關聖至則金甲將
軍遁矣關聖隨欲去宋祈懇恐再至關聖曰我賜
汝印遂印一印於生掌中師及諸門人細閱之則
漢壽亭侯印生遂黠印紫色半日始消

秣陵小較場中關聖龕靈顯陳會卿之僕勇兒其兄
嘗五鼓過之取道較場中見儀從雲擁燈光星列

而升將臺此人遠臺而行往往與士卒遇不得前進至曉寂然始悟爲關聖較閱陰兵也

使琉球海上天妃每著靈異但值風發必有先徵或爲蜻蜓蛺蝶或爲黃雀紅燈籠令人得預爲之計信之不篤者往往受其驚恐

真州新城

地名

所祀都天神五月朔龍舟人爭往禱

初五舟事畢其晚人爭往謝謝畢卽各趨歸家不得相問及失物不得回耶耶相問者卽病死抵家人亦不得問問則闔門病起極稱靈驗舊俗相

露書

卷之十三

九異

沿莫詰其故

癸卯閩焦太學附鮒魚船入京途中水手盜其金四錢藏諸花盆內遍尋不獲至宿遷金龍四大王降神問太學金獲乎因登舟指諸花盆發之盆內金具在

福州鼓樓下一吏宿其下聞樓上兩扶脚木童子言曰明日呂仙過此作何裝束次日吏領文出見一人裝束如童子所言者卽尾之至大江邊呂以杖撥水作兩朵蓮花自立其上招吏吏不敢上呂自

度江去吏懷望問其地則滇南也因訴仙誤事官驗其公文乃當日所押者因給引與歸

先是福州一道人賣墨口念云買者苦不買者亦苦墨過手已而皆變爲金始知道人卽呂仙買者怪其少不買者亦懊恨無反

余友諸生林岳圖游九鯉湖至四潞有兩老翁揖之去有所供具且拉之過林生家見家方燕客某某在座旋揖之歸初同游者失林所在皆失色及林歸已數日矣後至家質之果以是日宴客

露書

卷之十三

九異

合州雲賓里李甲喜行善族有孤者撫之數年孤亡遺地數畝其同堂弟李曜欲奪之甲卽推讓後催曜納遺地均徭曜怒率家中二十人來殺甲甲曰生死有數何避焉忽屋後熊家山降一道人面魃黑頂縮三髻戴一木長數丈木兩頭各懸一布袋至甲邊問故甲告以故道人曰阿彌陀佛因趨迎曜將相及道人頭轉所戴水兩布袋將田間水盡兜起高丈許人盡倒水中殺心遂消然道人唯曜見之餘人不見也曜隨得癩疾因發心入道疾亦

旋復

漳平朱鼎一書室羣戚子弟肄業其中忽有擲瓦石者朱於靜室鋪香末於卓祈書何神便即修供卓上書呂洞賓朱因設果醴爲供拜庭下見筵上暨一劍其薄若紙嗣是祠禱無不響應後半載呂書數字云欲他適今夜與諸仙聚樂屬諸生無妄言諸生夜於窗櫺偵之是夜昏黑一更後異香逼人霞光矚天於霞光中歷歷見八仙形影諸生中有廖存仕者不之信曰彼幻形以惑人耳安得真仙

書

卷之十三

十一異

忽有四人拽廖責十五板而去嗣後寂然

朱鼎既供呂洞賓書室求呂一聯句書室前有額垣呂題云懶築土牆怕風月怪吾拘束剪開蓬棘放江山入我情懷

朱鼎書室中肄業有陳九敘者不信所供爲呂仙陳之父信之所問九敘前程呂書云淮夷獻琛陳亦不知所謂是年嘉靖辛酉鄉試場題是景彼淮夷來獻其琛四句九敘果舉於鄉

武林何洪其仲子病請徐永爲扶乩適純陽子附乩

賦一詩曰三春柳外鶯聲好啼落殘紅半樹花分付杜鵑休叫月一窗香雨濕春沙何閱詩知子不可救然時在冬詩云三春意死期尚遠後六日仲子竟死何異之屬徐更請爲問所以荅曰三春者六日人也蓋春上有三並三而六耳

蘇中書潛父將還朝問其仙前程則題曰使乎使乎蘇又問以何差書曰騰騰任運三年後又駕慈航過兩淮抵京果選御史已而有巡漕之命再使三晉而外推

書

卷之十三

十二異

漳浦鄭秀才在寧洋縣授經館中忽有一仙至不見形欲問事布香末几上卽書以對嘗自題一詩曰去去與來來歸心不自裁水行看水止花落待花開又索對句題之白教亦多術矣其庶乎道若大路然則就之

米仲詔繕部好奇石家有歌童甚麗又作勾園於海淀多奇致上元因縮勾園之景於燈上比生日薛千仞作四奇詩爲壽鸞仙呂純陽次韻和之翩翩仙氣信非塵凡所能及和米家園云驚頂蒼烟鶴

背風都歸鴻寶小山中御溝遠接無涯碧上苑新
分不褪紅五朶花前攀桂子四人位裏承芝翁醺
成一勺寒泉酒園客千年飲不窮 米家燈云日
出扶桑海淀光星能吞日海吞鵬燈中圓阜園中
具園裏春秋燈裏藏深護秋蛾侵短燭早催春燕
上高梁百年壽考千年業羽翼羣公照玉堂 米
家石云米顛今作米家仙痴入膏肓止一奉常帶
峯密到衙舍每移案牘布山川秦王鞭石驅令海
漢使支機竟自天欲頌君年奉君好南山雖大未
爲堅 米家童云清歌往往繞梁塵天寶年間無
此人菑菑頗分看石眼櫻桃只向秦音屑遣游湖
海魚蝦隊許侍着願文學臣微得四明狂客句舞
場不枉此生身

江州朱原虛父有綾錦十餘篋及亡原虛以二弟幼
私而不分二弟因而困乏一日鄰請紫姑仙原虛
與索詩紫姑題之云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中斷
各淒涼吳綾越錦成私篋不見姜家布被香原虛
感泣立召二弟還與之紫姑仙真正直之神也

嘉靖五年承天洋渡口忽陷成穴有女子衣絳緣常
坐其上一夕忽痛哭河遂決

休寧江潭 地名 李氏所居宅後廳云唐時所建每有
神在廳吹簫李應旂云其祖時往龍虎山請天師
鐵符驅之其神遂移居宅後樹杪時時簫聲出樹
間今宅雖燬樹簫猶故

臨洮尹攀頭名繼先徽欽時人至元爲僧成化間成
國公見其元時羊皮度牒相與駭異及劉瑾時瑾
欲威劫其術尹不荅遂誣以妖緝送法司閔司寇

營救得免後於鐵鶴觀發土得鐵鶴跨之飛去

南京留守中衛指揮解道嘗入朝與張真人遇真人
與道拱手時禁百官在班中不得拱揖 高皇帝
詰之真人對曰臣不敢言言則道死矣固問之真
人曰道天上黑煞神也故臣爲加禮道旋趨出至
午門前立化 高帝乃賜祭凡三易祭而尸猶不
仆問之真人真人曰須上賜乃可帝乃解所服大
紅團領袞龍袍賜之袍始加身身即仆今解氏猶
有道像正服所賜袍 出家傳客座
贊言後有訛

應城趙童邑人云洪武初已乞食於市毛髮黑白無常雪時輒露坐去坐丈許無雪溽暑向赤日臥身無汗垢平居不出應城邑人多於襄郢荆岳間見之嘉靖己酉秋遍辭市人曰吾行矣越三日張真人迎之去懇長生術童不荅真人怒加以刑童遽死令人瘞之昇棺覺輕啓視惟一竹杖在焉

卓晚春吾鄉南渚林人自號上陽子一生蓬頭跣足或嘲之荅之曰天上逍遙卓晚春桃源深處老乾坤倒騎黃鶴歸海上脚帶青天幾片雲雖寒冬嚴

卷之十三

金異

霜只着黑麻布裙背加青紗帕子夜必露宿石上日必浴於溪飲水數十甌曰漂我紫金丹言人休咎皆驗人呼爲小仙當道慕而謁之者卓槩與抗禮喜林三教心性之學日與之游或問天能壞乎曰天亦能壞子時一陽始生至寅而全午而盛酉而漸微至亥復生又曰無極者如年之十月立極者如年之十一月或曰世廟好神仙召之至武林而物化化後有見之於永嘉者卓初蒙召謂人曰我行後江口橋石拆莆陽變矣隨石拆城陷於

倭其言良驗

宜溝驛江道人已得丹法而隱跡人間諸秀才讀書寺中道人間日卽以酒核集諸生笑語諸生怪其不事事而能用財不絕黠者數人私治具邀江酒酣求其丹術江拒以不敢輕傳傳卽有禍諸生怒環以杖攻之江執愈堅因蹴蹙而歸道逢里中張長者憐之供於家江求長者寵姬兩人閉房中坐功可得速愈長者雖許之內頗不平加一婢守之云有他意卽共擊之江默坐一月婢平復卽辭張

露書

卷之十三

金異

去其行如飛不知所之矣

辛卯年朱仲成觀察計偕至宜溝親遇其事

濟南王勅讀書大佛山與僧登山僧先行見山頂有人至王生也使沙彌下取食閉戶讀書又王生也嘗與樵者十餘人期樵各行一道晚歸十餘人皆見一王生人以爲仙云王勅以進士及第爲太史出爲陝西督學嘗行部望見黑雲一片呼從吏往捉雲來吏笑而趨至則雲落地爲石矣吏取以奉勅擘食之

成都西域僧云兩臂爲佛所執以水洗之輒蓮花

祭起臥水中入定肢體皆青及出定復桃化玉酒
袁中郎有醉叟傳稱其人盡日沈酣不殺食惟啖一
切蟲蟻之類云喝味大佳蜈蚣次之蜘蛛小者勝
獨蟻不可多食食多則悶蜈蚣去其鉗夾以栢葉
生置口中得意大嚼問之曰無益直戲耳此人口
中常念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亦異人也

吉道人既醫魯中貴中貴悅之與同臥起一日道人
辭中貴曰吾即有大難關三木須三千金乃解中
貴曰住此寡出入安有難道人曰住此死矣惟大
露書 卷之十三 十七異

難乃解中貴不得已以三千金銀器皿稱是聽其
所之道人御官勸買酒歌唱自杭之蘇時巨盜
趙龍劫江陰官家遷者怪其蹤跡中道擒之去江
陰令利其財隱其入輸官二道人初猶辨加以三
木即自誣服魯中貴及道人緝知聞者無不具書
白其冤令業以獲盜聞不聽而當事亦稍稍聞
其事矣久之太倉獲真盜趙龍通諱當事道人禍
始解令得劣轉去醫魯中貴事見技篇

李少叅爲蘇侍御潛父言其鄉之蓬溪縣有尼僧能

說法老宿不能發一難縣官惡之砌之儀門內方
僅留一竇數寸許年餘如生釋之嘉定州守迎致
去仍閉之關中三歲餘不食不飲神愈王色愈澤
今猶在也 庚戌記

吳女仙潯陽都司前人幼持日月齋長適郭東市販
家不茹葷酒者三載偶歸寧有道人過門因渴與
茶道人授以真訣得逆轉法又三載爲庚申歲年
始二十三而天癸絕日惟啖松枝柏葉而已朱唇
皓齒肌潤膚瑩不異火食人但頰暈微金耳人因
露書 卷之十三 十八異

呼之曰吳女仙余友林弘伯爲傳

徐氏滕縣魚村張祥妻事公姑孝姑薄常限其食徐
無怨言一日出餉泣於道遇道人問之徐告以故
道人袖出桃一片與之曰食此可免徐氏食之數
日不食姑怪之以爲竊食其蓄棗驗之封識如故
由是不食者十二年懷妊治生如常人

儀真樸樹灣周祥婦張氏姑病一道人告以人肝可
療婦問何從取之道人曰右肱婦密買小刀乘間
取之煮以啖姑姑病立瘥有司奇其行給以月糧

昔鄉涵頭鄭震妻方氏見翁病篤割肝活之已未年

莆鳳山寺僧清敘母病危困割肝以啖母母遂愈後刀瘡未愈一道人以散敷之立効欲問道人住止轉曉不見矣割肝事 太祖有禁而方以救翁清敘以僧皆不得旌

聶素園有五季丹一名六始丹服之閉關坐七日可延年一百五十坐五日可延年一百二十坐三日可八九十歲彰德守蔡元和服之只坐三日骨節皆響暖氣蒸體林不奈久坐即出關後冬天多單

卷之十三

十九

衣赤足殊不畏冷年八十四而卒

曹縣守清寺庭植二梧桐一已久枯辛卯閏三月望日一道人跌坐桐根上索水嚥之曰當復生人不之異也夜半朗歌詰旦失所在越三日根中萌巨芽旁苗二十四葉鬱然成樹

戊申亢旱一僧頂負泥歌於市曰老僧頭上載黃泥五月下雨還未遲黎民黎民不要散黃豆下土收一擔好事者跡之旋不知所之越數日大雨

永安縣林明者人家養魚多寡能以竿橫池上令魚

躍過竿數之百不差一又永安上石地名吳十九

郎嘗習法龍虎山亦能以竿數魚一日兒媳盜食數尾吳不知爲婦也將草一根折作十段并於水媳輒心痛欲死因吐盜魚事吳即令兒隨水尋所折草儻得尚不死兒不能得媳竟死蓋折草作十段者謂三魂七魄隨水去耳吳於是痛媳死非命將劍剖石藏所習書於中今石猶有劍痕後有欲取者輒雷震而止

又有云寧化一道士養魚池中間持一竿水上呪之

卷之十三

二十

使魚躍過竿以核其數一日數少問之家人不答也道士因束草爲人呪之子媳自是漸病始吐實道士剖草人視之云腹中黑矣無及也媳竟不起此或即吳十九事而傳者差異

洪洞有獨脚鬼高三尺俗謂之毛鬼能盜谷米不能盜金錢人家多養之以爲利與之幣如升大即可得米一斗但怕人罵米爲所盜罵之即送還其家山獠獨脚是豈其倫耶

洪洞劉應時所居傍三真閣一夕從友人飲歸見一

是在閣重簷上坐懸足至地見劉至縮足簷上或曰揭帝也揭帝卽今堯者所用開道神

堂邑蕭大才言已爲諸生時夜歸必有兩童子携燈送至門進門而童子滅後只令洪洞復除襄陽卒於官

漢州白比部

受不

與姚百雉言其鄉劉刺史嗣傳每

夜至其家必有兩燈送之見燈而不見人白甚異之後官止州守而白亦甚訝之

福州林紹用初授茶陵守左右白初官皆祭儀門不

露書

卷之十三

王異

然卽不利林時年二十一少年英爽不聽白比謁

當道回進儀門忽拔轎傍劍自刎死

高平牛司農

從龍

喜啖牛一日見牛頭人謂之曰啖

我子孫多矣今須償之不數日從龍卒

洪洞應大榮談

龍巖秀才廖應袍爲父造墳初開山見一樹半倒兩

枝槎牙傍樹爲礙墓地令工王貓兒砍去倒樹其

夜王貓兒夢一神黑臉戴幘頭舉劍向貓兒云此

樹有罪吾枷之者若干年若奈何擅脫其枷向王

便欲砍王苦言是廖秀才意神復言秀才亦慢我

然汝慣在山汝罪爲多王懇饒呼而醒汗流剌
弊以語廖廖是日祭禮果薄次日更厚設牲醴而
禱焉後亦無也

莆東黃

地名

黃有客客於後軒酒闌出前門散步

守席童子見青膽人將菊花盆捧置盤上驚報主
人客爭趨看見盆甚重而盤壓不壞方相對駭異
而前門火起

吾鄉北山社在蘆塘南塘西有長堤堤盡處爲蒿里

壬子秋夜月如水許岩長諸人堤頭戲飲茶置甌

露書

卷之十三

三二異

於窗旋覓不見舉頭則在厦瓦上蓋山鬼游戲耳

楓林僧照見施食其徒偶不虔所施食碗皆爲鬼接

置樹杪

固始許在廷守遵義只携一子隨任一日子見一人

穿紅袍坐內署堂中間之云我楊某也爾何據吾

室比呼人卽不見矣其子由是病卒於任許守亦

隨繼之

秣陵董千戶住螺螄轉彎辛亥年張爾建携外弟陳

生借其居樓上肄業樓建天井中四溜環插八窗

玲瓏可望鍾山陳生夜聞環窗瓦上有人馬馳逐之聲以告張張殊不信後察之良然越兩日樓前火起居盡灰燼

陳孝廉廷策選貢入南太學所寓樓夙多鬼孝廉作罵鬼文遂絕響又樓下室中夜發鬼火孝廉以兩足蹂之自是亦熄

陳爾教在十廟肄業晚進劉廟見鬼高丈餘在階頭爾教不顧徑歷階而進鬼漸逼之爾教以手力推下階影遂滅只聞作車輪聲經時始息

露書

卷之十三

三十三

宋煉令寧洋時公署後有高樓宋見樓上有一物似狗大如猿能從門縫中出入及跡之則空樓無所見宋後以艱歸復補侯官縣三月而亡

湖南尹督學駐長沙嘗見署後樓中有祟出沒因毀樓毀後見舊屋主楊方伯衣紅而過遂病不起

余司城闖人寓寄秣陵珍珠齋其僕媳為妖所憑僕陰訴之城隍神許次日為治至期僕於室中盡布龜灰夜二鼓僕媳房中覺陰風冷然旋而盡室聞鐵索聲次早眎之灰上有狐跡自房而出後門妖

遂絕

京山潘四與羅丑狎因而狎丑之妻丑忿欲殺潘潘刀以待之潘知絕不至丑寂不得飲復招之一旦潘至見丑在樓上晒麴問之云以釀酒進房見床有臥人意丑婦別有所私即擊丑所藏刀殺之頭斷不見血就視即羅丑也始知樓上對談之丑乃丑出神耳潘逸去丑之妻兄弟跡之至景陵西湖堤上見巨人不放行云我方相也已而曰爾緝潘四平方放行且屬之云潘縣武昌弘山寺茅屋內

果得之

天啓二年壬戌十月事

丁巳余客楚遇漳浦趙廣文云今歲泉州甚疫死者數萬人士大夫多親見鬼後鬼言欲索食於粵士大夫盛設侑席為餞皆穿大紅親與鬼酬酢

陳爾官僕曰陳三偶病狂易曰爾陳三匿此耶索汝數日矣以家中氣焰不得進纔從窺突下始得汝旋自言曰勾我須以檄已而復自言曰此六合陳三也我江浦人鬼遂去跡之一兩日則六合陳三死矣

中盧拱崗人耶便只呼爲盧拱嘗夢見勾人所持符有盧拱在其內符中人漸次就歿盧岌岌候死不知已所以獨存者爲何後其兄拱宸客死於楚計至始悉其故蓋兄嘗給引稱盧拱耳

望中林葉蔡秀才病篤爲鬼所勾比見閻王云非葉蔡也勾邪道惑衆盧文輝耳不久而文輝死

望中宋光台孝廉先是嘗道見死人脫已所著白絲縵衣裹而瘞之後秋試試官燈影下每見一人穿白縵求耶宋卷

露書

卷之十三

五異

李宗定在秣陵隣有夫婦並死者宗定爲斂埋之後宗定夜寢見死者夫婦從窗促之起宗定謂鬼魅耳堅臥不顧已而鬼踰窗挾宗定行方出尸床後墻塌家具俱成齏粉

余鄉黃司農

鳴喬

權揚關時夫人病危篤自意不治

矢夜憂百餘人披髮求救云垂救能延夫人壽命及入金陵同鄉旅寓於京者告以鄉人旅視向攢寄一室爲春漲漂散議營義塚收殮以倡義屬黃公黃卽捐俸薪百金爲營治焉嗣是夫人病良愈

京山庾相館穀於桐城魏廣文許一女就之自稱百

花元君雖與庾狎常禁其縱庾與魏同飲元君輒

與庾同坐魏不見也與庾談魏不聞也適庾歸就

試問以等第元君云三百縱橫看九九顛倒顛後

庾試居三等連一二等計之正在三百八十一名

全州劉孝廉私一女後有妖亦狎此女劉敎以請法

師治之妖怒曰彼若治我我能制其死命居無何

劉果死死數日棺有微鱗闕之已不見尸遣人四

散覓之在一山洞中

袁州伍節推禮順談伍全州人

露書

卷之十三

六異

寧洋縣芹萊洋一法師夜守稻一女鬼嫖之法師曰

我官也豈肯褻合鷄鳴而去次夜法師慮其再至

在家布壇演法而往比鬼至師復結印念訣鬼跟

踰奔逃此鬼來時必帶一手帕及食籬挂於枯枝

此夜不及取次夜至師前長跪哀鳴云失此二物

則失衣食願還其一師以食籬授之鬼臨去曰得

帕可享用十五年師初未知其奇也後偶頭重以

帕束之至塾看敎授敎授聞其語而不見其形始

知此帕可遁形每夜束以取石輪輒得五六十斤

蓋山間之物皆有神守之束帕卽神不及守耳比十五年果夜死於溪傍失帕所在鄧成藩廣文爲諸生時授經其家由此帕視之以試門徒無不隱形者

何僉憲

存歟

四川溫江人嘗夢呂洞賓欲附已次早

發夢於家人家人並同此夢旋而頂門冷氣一線入腹腹中能言云有事皆豫報久之遇一僧道有妖氣不治且死越日僧過訪坐間密作法妖在腹中窘迫云我姑蘇楓橋白蛇精也何相苦爲僧不

靈書

卷之十三

三異

聽隨僉憲繼宗數聲妖絕而身亦半枯矣

余里中林若愚孫女有姿容因亭午折荼蘼花爲妖所憑且拋輓中屋人有齒之者卽拋輓中人不中

人從耳邊過後窮其由斫花樹妖亦寂然

市庫前陳九哥道逢一女甚艷麗目之女輒隨之與蔡覺衣有荷香後無夜不至踪跡稍露或詰之曰妖也跡之一夕陳尾之至小西湖而滅後絕不至或曰荷花精也

余鄉黃太學

鳴坊

既亡其家多怪其婦晚見一人白

袍臥床上因與諸人坐守之至五更忽不見白袍人按驗床上只二輓耳

京山李宗定鋪房賃人住住者見地發光掘之見一棺棺內青布重重捲一美婦人肢體柔軟猶生因卽掩回里中訛言住者埋一婦人必其殺人不得已復掘視以自白再掘不復見棺宗定令深窮見方磚數十厚五寸方尺許上篆漢建元二年製壬戌客江夏僧幻如爲余言十五年前其地烏龍巷人端午日競舟舟入水底越三日始出問之云在

靈書

卷之十三

三異

水底若半餉競渡猶故供給樹標不異人間但在舟之人出水越日皆死其徒宗學云城中兩龍巷人亦然越七日始出所食吐出皆青泥亦越一兩日並死今兩巷居人絕不競渡矣

代州楊給諫

詢

與一參將結姻參將死楊遂有其妾

一日見參將立房脊上挾弓矢射之楊因作文祭之曰吾恐其流落也數日楊竟卒

洪洞廬
大參談

深陽張氏歸諸生唐有望閨三月而唐卒初欲以身殉以姑諭而止於妯娌與史及趙爲差厚側目者

蟻以蜚語史以告張張卽引刀自決諸如煙奪其
刀以牲詛釋之連殺二鷺鷺血盡白皆心悸因捧
刀而藏之張竟投經死死而色如生屍泣者三日
釋達觀既下獄乃坐化人初不知比三日異香逼人
跡之始知

余鄉陳堯仁讀書美少年也未娶而卒妻居去陳居
十里而遙是日妻見陳自外進內跡之不見閱次
日陳計至

先子素節俠自知卒日對門陳氏曰鐵指甲者性剛
直人因呼之遇先子於路與揖行數步始憶先子
已卒驚仆地

余仲弟鼎鉉因起文卒於福州是夜三鼓余母聞仲
弟呼門聲甚迫而門剝啄亦甚急起問寂然次日
屍至蓋少年英銳之氣未散爾吾鄉關氏子余弟
處之厚比弟卒事事相背後關從事南都病革呼
姚伯貞今爲玉皇香案吏令我入地府言畢而死
伯貞弟之字

歎畢力德切艱于偶族人漳卒於沂其父鄉年老而

貧一夕力德夢漳歸口吟曰何事歸棲沂水東關
山越盡夢中逢六旬椿老憑誰託萬里萍飄悲路
窮野草吐花空爛熳荒村有月總朦朧君能爲我
供甘旨願送雙珠入掌中力德因爲細終老計是
歲舉長公懋康後至七子

莆東洋地名陳思琦旣死諸從思衡往林蔭奴婦在
門前浣衣忽見思琦至喜問曰何日離家思琦答
之曰我某日離家卽轉身進內奴婦尾之以告主
人主人見之不得謂此婦作怪隨家信至云思琦

某日死矣蓋死之日卽所答離家之日也

四明屠尚書在任一僕在家爲持家乘此僕乍死有
乾沒之者亡僕卽至京見形謁尚書尚書初不知
其死僕爲陳帳目顛末尚書旣悉僕卽自下至上
其形漸消尚書怪之數日家信至始知此僕已亡
爲見形見已也乾沒者聞之慚阻一一償債田叔談
朱仲成觀察肄業曹溪寺僧借其室作齋有老僧卒
焉朱後夜讀燈忽作綠色而滅朱拋書欲睡燈復
明業疑爲老僧作祟後夜聞床下歎聲後夜方就

枕聞卓上榻管作響朱因語之曰老僧耶將管
響管果三響朱命僧超度始寂然

胡友信抱憤卒於官繼胡令順德者為漳人沈欽僕
從在官舍夜輒為鬼所困狂呼沈只朴責僕人而
已後沈在燈下刀牘見胡朱衣冠立傍沈佯不顧
如是者三夜胡乃以指滅燈沈亦不理只命點燈
來又如如是者三沈乃謂之曰幽明異路何至相溷
必官舍三夜寧靜方爾超度嗣是果然沈即召僧
度之

庚戌新安方汝死託夢於人云已為本郡土神矣須
建祠祀夢者發夢於里人且禱之云建祠須里中
雄有力某某願託夢於此兩人方果復見夢於雄
有力者里中神其事即為立祠

吾鄉鄭侍郎 大同 一日五鼓擁輿從謁文廟匠人見
之以鄉紳無故謁廟怪之次早跡之是夜侍郎已
薨矣

延平楊明府 大詔舊令武緣 丁未正月卒矣三月有山中人
見於三千八百盤 地名 不知其亡也叩以何往明

府曰吾今授職為此山土神耳山中人以口語心
日如此則公亡矣因至其家城之曰明府正直宜
其為神也

瑞州周節愍祠以副使鍾祥局憲攻華林賊死難而
作乙卯陳太守重建塑像為幞頭公服守夜夢有
吏持刺入府稟云周爺取舊紗帽比詢父老云及
見原像紗帽也遂易仍其舊

周節愍祠成偶有扶乩者周公附乩書聯句云提有
赫師計掃華林醜虜天喪予自許孤忠縣日月流
露書

卷之十三

三異

無疆福永安筠郡生靈君錫典特隆時祀享春秋
唐維城守青州拔馮琦鍾羽正于童年唐卒於官後
琦父馮子履夢唐授已以環次日生子命名環子
履自是漸病後復夢唐至云已為青城隍欲舉子
履為代子履辭以母老唐因言然則還吾環即就
案取環去次日環暴卒子履亦漸愈

許三姐者長泰人以溺死木停漳南門厲壇後有建
宇壇傍者守祠夢許氏謂已曰某日吾將赴吉遷
入若趣工速成將以若干金酬若守祠者次日果

於道拾若干金數如所夢因誼傳主祠之神爲詩
三姐今欲有所私得帶髮以禱無不響應

曹本滕人洪武間以貢授蔚州判歷陞兵部侍郎初
本父思明夢數人以車載篋至門問曰汝曹某耶
曰是其人開篋取人支體與之曰此隸人支體也
一人後至曰曹某應一侍郎兒何以隸體與之其
人大驚曰吾忘之然侍郎皆以散盡奈何後至者
顧視篋中曰此不一侍郎鼻耶遂復與之已而本
生

書

卷之十三

三三

顏悅道母將免夢琅邪山神至其家顏因別號琅邪
及登第授諸城令因大修治此山

漳州徐鑒居郊玄壇廟人謂玄壇神託生一日徐病
耳夢神謂其耳有穢詰朝徐謁神見蒲盧蜂作窩
於神耳徐爲剔去徐耳亦愈甲寅年夢神辭之謂
將他適數日徐病作越半月竟卒

粵龍川千戶張廣無子禱於羅漢夜夢羅漢曰吾爲
若子已而得子閱年十八而抱孫子乍謝人世張
不勝痛忽於門上得子所賦詩末云那堪歸去西

方急空染塵埃半世緣始信子爲羅漢託生

合州李甲孫日照宗者頭斗大面方鼻聳兩耳垂肩
耳中各有毫毛長數尺肚大不能行儼然一彌勒
佛也至二十一歲曰有人迎之時父已亡叔問其
託生之故云已華陰睡魔也祖嘗莊嚴法相故來
報恩而二十年不能行走坐享供帳則宿生冤業
也華陰其里中山也蓋甲先是嘗修睡魔羅漢耳
虞吏部淳熙往過德州輒昏噴半日後請箕仙云德
州土神一日於水次見一吏部心竊羨之遂託生
於虞

書

卷之十三

三三

胡少保宗憲生之夕父夢白侍郎至其家故韶齋時
父卽器重之

孫以德狀元初生時父夢諸神護一貴人至曰狀元
唐臯也孫因名紹臯後府試郡將易以繼臯

朱元介侍郎初有兄兄初生時祖夢一大貴人衣朱
衣登堂拜之且云宜受拜因入內其夜兄生後兄
痘時頗危殆祖坐守偶交曉夢前貴人辭之云來
尚早兩三年方再來徑出門去祖以語家人其夜

兄卒後三年夢前貴人復來徑入內而朱侍郎生此朱仲成觀察談與金陵瑣事所載爲僧轉生異王士性每言前生是峨眉僧且云所居寥落可念後監司蜀中料理故居而去

劉湛之字元定父爲尚書時長安與一道士周旋道士忽羨其富一夕尚書公堂中坐見道士直趨入內跡之不見遣人庵中視道士適尸解已遣者報命而元定生

舒探花早亡父母痛之因書其臂曰舒弘志後土官

卷之十三

三

生一子臂有舒弘志字仍以歸舒

諸生馬憲沂州向城集人娶高氏生二男一女而卒後李某生一女四歲言前生爲憲妻憲聞往看女泣言前事甚悉且言生前遺一金環在某處啓視不謬憲卽具禮抱歸至十五仍爲夫婦今始年二十餘

戊申記

長泰楊寧波云生平有兩身已一也尚有一身面觀已也言談已也坐則並坐臥則並臥每告以未來事卽揚屋作文亦在其傍助之唯已見之傍人不

見也至得甲後遂不復見

莆余工部嘗就青山寺買十松券上私加一撇以賴僧曰千松僧畏其勢不敢抗只日誡佛曰願爲余氏子破盡余家財余某初艱于一夕見一僧入其室夜產男晚而憐愛之男稍長好壞入市貨余輒爲賠數年而貲盡余竟餓死

績溪許魁宦時枉死一僧比歸見所枉僧登其舟卽日生一子命名曰舟生舟生少順孝稱父心長漸不羈落其家後與子爲處州礦盜霸橫一方以死

露書

卷之十三

三

潁州李興善盜貸劉升麥三石錢半千弗肯償後夜踰墻登垣行竊童覺起暗刺之鎗貫其喉李去家三里踉蹌奔歸死死之夜劉升產一犢服役甚馴越年牧子驅就犂臥不起鞭之牛人語曰李興前負升債今償已足牧子倉皇報升趨視牛死矣

四年

丙子九月事

朱梓令天柱元旦謁神道有一豬隨之廟中朱語之曰凶耶止此冤耶隨之公庭卽隨入公庭伏兩柱間攝養豬者至云不見他過惟父趙甲在日失牛

疑錢乙因斃之攝乙兩子至豬輒至兩子前嗅之

縱之直隨兩子歸蓋乙寃未平託生於豬以訴之

耳時甲已死朱不罪也惟以豬付子仍刻書示戒

賴州守孫崇先獲巨盜審其贓仗不明於河北市杖

釋之聚觀者眾偶一蝦蟆從欄人中躍至守案前

長鳴數聲旋跳往盜李文信身上口吞者三守疑

其寃卽訊文信文信供同李應學與田子香爭姦

而謀殺子香席捲繩細其尸沈之三里灣河守命

幕往撈半日不獲適岸上蝦蟆復鳴幕卽其處掘

露書

卷之十三

三十一

之得一尸繩細席捲文信始供此真是子香尸云

棄河者誑也

三十四年丙午五月事

露書卷之十四

異篇中

莆田姚旅園客撰

歐陽伯宣給諫戊午年出長安將息於江陵黃園九

月十九日忽日光一團如益在壁旋而又一大團

繞身又一小團在身後皆黃金色次日水部來謁

正談間復見在壁但半金半淡耳水部胥史云江

陵相公少時有此祥後拜相

萬曆戊午九月二十八日丑時長庚星吐氣橫天如

露書

卷之十四

一異中

白練自東向西初起異地漸移尺地至十一月初

旬沒

落星多化爲石盧觀察言令河內時落一星其色如

銀其堅似鐵視之雖小捧之甚重

丁巳八月廿八日山東武城縣朱官屯落星三魏官

屯落星一各入地四五尺初聲響如雷一塊稍長

重一百一十三斤一塊稍圓重四十九斤又二小

塊斜長不等一重十五斤六兩一重八斤二兩其

形似石似鐵中多窩坎色青黑刮之見白叩之如

金鑑聲

壬寅冬武康官舍甘露降松樹上大如雀卵未幾翟

伯助明府初度諸人作詩詠美余亦作云沉耶布

耶神之祐父兮母兮頌明府再閱歲翟明府卒於

官豈杜鵑之所謂雀錫耶杜事見談淵

雷嘗發夏邑平民家爲穢所觸不能升邑宰因以香

水洗之始能升衆目見步步上天如登梯然

下汝行比部云尉氏縣有人夜洗布眼於庭次早方

開門鄰婦來取火旋覓布不見直以爲鄰婦耳語

露書

卷之十四

二異

其夫夫迫婦婦不能自明即投環隨雷擊布家牛

死腹穿布出婦亦隨活蓋布夜爲牛所食主人不

覺而誤指鄰婦也

下比部云嘗在長安棋盤街見雷擊一紫馬死旋一

紫馬來雷復擊之而前擊者復活前馬若誤擊然

林陵三牌樓柯氏子不孝於母一日雷在門前震柯

懸空中去地數尺其母見所懸者紅絲一縷耳母

爲叩頭祈哀請命云子死更無所依矣數刻始放

下而雷亦息其子後果更善云

甲辰金陵除夜雷震乙卯十二月念六日次南昌市

漢驛雷震時土人云先是十一月念九日南昌已

雷矣丁巳十二月念七日客新昌早雷夜震豈瑞

雷耶

嘉靖十四年二月孝感雲夢應城三邑天雨粟

朱圖南謂上饒簿林天會見福寧州有穀飛來成堆

其獅象牛馬之形民不敢取一夕復飛去

萬曆十二年四月丁未朔夜應山空中赤氣烜燦如

火龍連蜷移時始滅五月丙子朔六月丙午朔皆

露書

卷之十四

三異

如之土人以爲天門開

萬曆四年八月丙戌隨州建樞星門時門南紫氣自

地湧出梟旋至先師廟前凝結數日不散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四月十六日陝白水縣明倫堂

梁上有香霧噴薄旋瑞氣白飛霞閣起其色蒼碧

其狀如驚鴻游龍蕩漾萬丈徧蕩學宮隨環翔於

邑署後樓移時飛布空中雲霞燦爛

嘉靖三十九年陝永壽縣城西武亭河崖穴中出白

霧俄而結成人形有乘馬者有步行者雄勇可畏

宛有生態至盤道山北皆散而爲有翼螻蟻

萬曆十三年八月丙寅隨州明倫堂階石忽變紅紺

色歷兩月始復故色

正德七年三月念三日文登縣秦始皇廟鐘鼓夜無故自鳴項之火起桑樹樹焚而枝葉無損廟宇皆爲瓦礫而神像顏色不改次日流賊陷城

辛卯六月庚申日慈谿縣邵二五駕船至八都茅家

浦見紅血從草湧出約有八處大如盆面高有一尺標起血星濺到船上船卽出血濺到人足足亦

露書

八卷之十四

四 異

出血約半時方止時撫臣常居敬奏稱嘉靖時一見於慈谿而有倭寇一見於東陽而有礦賊萬曆十五年五月復見於餘姚有杭民之變今閩人陳中報稱倭將傾國人送乞加防禦

南州孝廉汪魯望登廬山至幡竿峯日方亭午見佛光金色如巨輪鏡歷金印峯獅子峯凌雲峯隨隱隨發隨人開扇闔扇除笠戴笠拜舞指視鏡中之影一與人肖張魯叟主政謂是山光朱鬱儀宗侯謂是寶光舒元直明府謂佛光爲是

壬申莆中地震見河水簸上墻又大雨絲閏雨歲于夜之河干見流星似火拂頭自西而東

辛亥中秋後兩夜在琅邪監司署中登樓望月見城南雲起如樹高四五丈又如蹴毬一上一下此必潛龍吐氣耳氣嚴風冷令人毛肅沂州久缺賢書壬子發科三人意必此爲之兆也

臨邑縣紀家窪地方丙辰十二月地出火光大如斗色紅黃隨煙直上高二三丈狀能動躍遇一二人夜行光輒逐人其疾如箭近人一二丈卽止

卷之十四

四 異

龍巖縣地名船巷去溪十丈許饒氏居傍一石巨如大屋形如虎踞甲午五月初五夜石忽走入溪中爲下流水口之障水分石東西流

莆甲辰十一月初九日地裂數處湧出黑砂志載之已至十二月五區地生毛長三寸如猪鬃次年乙巳五區有馬留精其將至也穴有硫磺氣散砂石於屋瓦旋見其人穿黃以舌入人嘴有二鬚入人鼻以侵人血其人侵後黃瘦欲死因是人家皆明燭聚守驅之者以桃柳樟三物此志所遺

里中盧公漸家井中忽作浪濫欲出井流者一日始定後亦寂然未見何祥

已未二月廿二日下午京師忽沙霾蔽天家家上燈以爲日晡矣久之開朗則堂奧沙長半尺是日遼陽失事大將劉綎杜松道臣潘宗顏皆陷沒天變可不畏與漢書云營頭之所墜其下覆軍殺將流血千里營頭者黑氣也來陽伯謂爲黑沙晝晦者恐誤

宣德間嶧人王佐令榮澤時母病冬月思桃佐禱之

卷之十四

六

濟瀆神池中忽浮出二桃母食之病愈池中出桃

殊屬神怪

攷之宋時泰山枯石河乍湧泉二十五眼一在層阜上雙魚躍其中有果如李流出差小而甘果從何來尤爲異事

浦口守禦門前一障壁原畫一犴云太祖所設以敵隔江儀鳳門內獅子山後一守禦每五鼓下操馬至壁前輒驚跳守禦怪之因撤此壁自是江水嚙地五里許詢之士人云先是渡江覓驢五里始上船今船直至浦口城墻下矣

福州舊有識沙長南臺狀元來一日沙忽長里中以

爲必出狀元及福清施民志卒狀元孫繼舉往叩之兆止於此孫無錫人施爲守時所拔士

福州有古識南臺沙合河口路通前出狀元後出相公宋時曾沙合近壬辰前洪塘復沙漲已而翁宗伯正春及第葉相公向高入相

先是秣陵科第稀相地者謂水聚於武定橋儒學前宜設橋以關水神因設文德橋草創以木後以石易之暨極橋下得一鐔鐔中有錦鯉三叉金鎖甲一人以爲鼎甲之兆嗣是焦朱顧相接及第

嘉書

卷之十四

七

王弇州監司吳興初至見一人在稠人中高倍於人私意其擔梯看已攝之乃身長一丈者因收之門下出則令負戟前驅索對終不可得惟云有妹身與已等

吾鄉黃石街每遇丙年自塔邊至少卿方伯坊門前各列古玩於中道云禳火災觀者肩相摩丙申年人抱一兒自眉以上長一尺

秣陵錦衣刁千戶育一兒三歲矣頭忽大如斗面猶如數月者或云母夜見一蟹在頂放光燭室餘人

並不見 辛亥年

應山縣南路家村盧廷文妻張氏姪十四月生男周

月而頭長三尺五寸闊七歲亡 萬曆二十五年

李宗定僕曰裴文顯者妻有四乳生子皆有乳余鄉

翁肖石四乳二子亦然然生業不見異人

隆慶二年秋山西男子李良雨變為婦人良雨有妻

張氏以下能而黥向同夥耕作至是忽腹痛久

之微祇以為病虛久之則有月事始知變為

婦人也

露書

卷之十四

八異

吾鄉林氏居金陵生一女曰壽長乃變作男後淫其

婢人始覺之

秣陵聚寶門外孫繼祖母半陰陽人每以醫游諸巨

家濡染不少後與媳狎子恨而殺之

正德二年應山民張必顯妻生髭長三寸暴死

嘉靖十年六月甲子應山民劉思祿妻岳氏產男赤

髮肉角三月手口如鷺

三十六年南昌宗室婦徐氏生子青臉鳥嘴紅髮手

上有翼初生下盆能跳跳上卓旋跳上床旋跳上

梁云吾與汝三世冤業旋而落地死後亦無事其

母至今在

貴州李華妻劉氏生子兩頭四手四足良久身死雷

鳴電掣 嘉靖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己酉年六月二十三日繁峙縣曲河都上寨李宜臣

妻牛氏生二女頭面相連手足各分一女一眼一

耳四齒兩足兩手一女一眼一耳四齒一手兩足

李本寧人病呈

黃安周侍御家婢產一子三百四手四足兩腹一身

露書

卷之十四

八異

周惡其怪埋之城隅越日餘視之猶生亦人病也

戊午閏四月十六日遼東孫應登妻余氏生一子猴

相頭有二角門牙四個身上有毛落地有氣隨死

應登廣寧蓮花池街民

京山城巾婦生子一身五首隔一日此婦復生一

子高四寸須髮具備旋而二子並死 癸亥年

解夫性字覺之秣陵武狀元解元之子其家僕婦蘭

花有孕四十一年四月十六日忽生下鵝卵數百

大小不一

余嘗見友人妻李氏死時身縮小又吾鄉陳龍泉居
秣陵善邵子數一日忽不識字然其人事言語猶
然故吾也此二事昔皆有之見夢溪筆談惟趙城
一村夫一生只食小米遇大米飯卽見滿盆蜂蠆
不敢近口誠怪事也

真州岡子上汪某外商妻與人通有孕汪歸勒死之
死且七日行人聞木中有聲因開視見其妻側臥

旋甦扶送其家越月而生子迄今並無恙

戊午仲冬事

蘇總應鄉試正初場僕暴卒蘇不敢聞於主人姑捲

卷之十四

十一

以薦而去在場中落筆於地筆忽若有人送還坐
上及出場見僕方鼾睡詰之云隨蘇入場原未死
且云見有戴小紅旂者數之共九十人蘇亦在數
中蘇不信僕云秀才落筆我爲拾起如何不信蘇
始異之是歲蘇舉於鄉

胡翼雲謂其邑周紳秋試初場之早其僕忽死周思
告主人卽須收拾有礙場務因以薦捲置門後徑
入場比出場其僕持燈迎之周訝云汝死矣安得
遽活僕荅云我原未死同主人進場耳周叱以爲

怪僕云主人落筆非我拾起耶周奇之因問場中
作何景象僕云此科該中者面前各插一紅旂主
人紅旂同邑胡曉秀才加一黃旂是科周與胡並
舉胡連捷此與蘇總同恐一事而傳者異
洪洞東門一木匠常變爲狼一日女欲看求父試變
父既變不知爲女斃而啖之

東寧土蠻有挾術能變人爲驢爲驅使者變而未久
猶能呪使返人昔有被變者親戚跡得其家卽變
人還之因問爲驢時氣味云爲驢時却忘爲人食

露書

卷之十四

十一

草殊不覺苦

陝澄城人石道立面忽生惡瘡神潰亂如祟自誦云
鬼火三更夜鵲聲二月天又云土埋千古恨月照
一天愁又云窮猿悲夜月孤鴈唳秋風又云孤窻
荒墳空夜夜琪花瑤草自年年俄而索水與之碗
水一吸而盡又誦云飲瀑布之清冽迴膏肓之沉
痼卽瞑目臥旋瘡腫消而甦叩其向句茫然不自
知蓋嘉靖庚寅夏也越次年夏六月妻死其日正
去年誦詩日也

龍溪唐大會入海散比目魚忽推拔不起潛探之惟
入棺中拔起手探得銀一錠因以草塞孔歸呼千
往不見棺矣回視所得銀有文曰修船工匠銀五
十兩此隆慶間事其家故貧于今五十載發至萬
金矣

秣陵倪某夫婦賃一室大中橋賣席偶於地中得銀
一錠窮之則銀堆積船頭中因語其婦曰此船頭
耳船身尚在屋主房內隨漸次買其屋掘之一大
船銀滿其中因大富子後為光祿蓋古秦淮甚寬
露書

八卷之十四

十三 異中

此船應在河中喪亂之際屋宇燬敗遂淹沒耳

嘉興諸副使偕布衣時出郊見片紙在地戲漫之隨

一老人至見以杖截紙諸公問之荅曰紅蛇也隨

一少年至拾而啓之則一荷囊也內貯四大錢諸

因嘆曰四錢之微非吾物則為紙為蛇

見聞紀訓
載郎士英

事與此
畧同

余鄉方子凌早見門前亂紙一包旋而丐子拾以拭

瘡仍擲故處終日行人絡繹旋拾旋擲皆以瘡汚

故至晚子凌亦怪其不潔以火焚之紙盡而內皆

金銀銀賣之適得五十金家遂以富財之得失信
有定分也

當塗趙指揮室燬就室中挖土築墻得金銀一窖上

皆鑒嘉祐字衆競奪有賣米者奪得三百金恐

於官藏之伴貸於富室富室亦知伴貸之一兩年

取已所藏銀化為綠水矣依然一貧人也

見聞紀訓
載郎士英

後買人歸發獲怪其位置擾亂畧與此同

撫州鄒基七年二十至永安縣開鹽冶鐵發數萬金

及四十九歲婢常於墻脚得銀鄒視之所藏銀也

發所藏客銀皆他徙所存不多矣

國初廣南庫飛出為書生所得
重數百斤夜穿

見事不可以理測

余鄉陳客卿曾祖母林氏居臨流嘗見錢流水匝方

如席大者十數席引手招得一串入告家人出即

不復見矣

寧洋秀才廖天經鋤園掘出一罈見錢滿罈中適背

有呼者轉頭荅之及回頭只一空罈即不見錢廖

因嘆事有分定後絕不生計校

許岩長之祖夏夜坐庭中見羣物如蝶飛過鏗然有

以厚招得數枚則皆兩錢以送相而飛

太祖往在盤洲風作纜缺令兵士各捐少髮集成三
纜後棄於湖久乃作怪今江船所祀繫三秀才是
也

金陵鐵塔倉一鐵翦上覆以亭不知所設亦不知何
以在此先是倉中多失米謂是翦作祟今上米者
歲一祭之

婺源邑署中有古爵久而爲妖人呼曰爵鬼漳浦吳
瑄爲令每朝祭多竊其衣冠隱去必禱祀始還故

露書

卷之十四

異事

物

濟寧一副將束征得一刀時時室中鳴鳴卽祭之劉
廷柱爲兗守欲之既得置床頭一日刀自躍出室
頃之決一蒼頭未卽遣歸蒼頭夜持此刀殺劉及
其家七人後解審旅次解役挿刀於地主人女就
看裙拂刀刀躍起去地尺

莆俗除夕則投燈檠於火盆中燒之除舊之意也有
魏宗倫積而不燒一日鎬戶他出有羣女門前買
花買後竟不出還錢賣花者大詬而去魏歸鄰

告魏求而不得其故已而墻下見燈檠各插一花
始知其爲妖

萬曆乙亥正月孝感縣因築城西北湖漕方就築地
中鏗然鳴掘之得一函函見風燼而古鼎見蟠腹
麥口三足兩耳體被五色空青結綠與天並瑩中
有識皆古韻籀文大小凡六十字攷之周仲父鼎
也鼎甫出而有紫雲蓋之三青鳥時時回翔其上
夜所置處有光屬天

秣陵司馬氏藏書頗富近日壁挂古畫上忽火起延

露書

卷之十四

異事

及書簾並付煨燼火從畫起昔所稀聞

司馬氏古畫生火余竊怪之比見李宗定云其家藏
書嘗書中火起始信司馬氏事非怪陳山父言藏
書家每筭須以春意一冊藏其下不惟辟蠹且辟
火故呼春意曰籠底書

異篇下

松江張黼未第時夢老翁告之曰汝他日中式定在
狀元前覺而思曰世豈有科名先狀元者乎吾殆
在孫山之外矣及丁未得雋於南宮名在十五費

問老鷺湖名在十六是科鷺湖狀元及第計得
時鷺湖尚在襁褓中

廖梯九里湖求夢夢見西山日將落傍一束柴簷而
意殊不懌解者曰木在束中困字也日將落者日
不多也先生困無多日矣廖果以是年中第

夏言少貧嫂不悅其攻舉子業嘗卜之神夢神令問
嫂夏難之後不得已而問焉嫂故譏之曰相公相
公夏喜謝嫂嘆曰砍頭後皆驗

續溪胡少保字憲在諸生未知名其族胡文彬負時
露書

卷之十四

六 異

聲夢與少保同榜慮少保名微不入格則誤已前
進每入場必先至少保許諄諄誨諭少保心感而
未論其意是科少保中式文彬竟落第後文彬歲
薦別駕嚴州少保適督撫杭厚相視先是鬼神見
夢只爲文彬樹恩耳

李本寧先生之先人方伯公嘉靖戊午年入 賀在
都中秋夜集茅狀元宅一友云今日子弟入試者
場事畢矣有佳兆必作異夢方伯公夜夢一人云
府縣道都同主考有南北之異時本寧先生方十

二方伯不知其解比甲子歲本寧先生應試方伯
公送至蒿臺寺有相者進謁其貌即戊午夢中所
見者方伯公啞然笑問之因舉前夢曰吾發科時
府縣道皆居首今子與吾同吾捷時主試者南人
今主試爲北人子必捷矣果然

張鰲字體極諸生時求夢九鯉湖夢同其諸父曰五
叔者至李宜春家對其叔曰水火爐是吾家物何
不携歸李嘗爲潁州守轉臨江丞而歸張意已業
亦若是耳後釋褐合州轉保寧丞自知不免時播
露書

卷之十四

七 異

州初平忽有播守之議當事者檄先攝行府事行
百里而病作水火不通再閱月竟卒時僕曰五叔
者自家適至

袁坤儀初名表丁丑擬元以策佩直下第後夢袁黃
作會元因改名黃比丙戌登第會元爲袁宗道而
黃汝良次焉

沈君典丁丑狀元戊子年焦弱疾夢君典驅牛在前
已驅牛在後次年亦及第

翁宗伯正春初爲龍溪諭將計偕夢神語之云三人

同行必有死故比去京不五日所携兩僕一死於旅次已復病垂困慮與夢符且有歸志一友勉之至京是科及第第一人同登爲史繼偕顧天垓始悟死故之夢爲神

方伯文駕部戊戌會場後夢臨大江見一匣鳴而來開視有一犬帶鈴在內其年中第

曾元贊太史初讀書福州鼓山偶夢見一佛叩以功名佛曰揭一葉二張卽中曾醒不知所謂後鄉闈主試爲張脩撰禮闈主試爲葉相公房考爲張檢

讀書

卷之十四

大夢

討數亦前定矣

桂陽諭余履盛黃岡人嘉曆戊子應聘分較滇關甫入關夢得兩錦囊異色盈太芬氣襲人後錄八人唯朱觀察化平趙柱史日亨成進士卽其兆也

舒進士日敬登甲年先一夜夢登滕王閣見一人謂之曰君功名盡在閣上舒詰之答曰屈賈誼於長沙舒後令泰興以拔薤改教新安旋蒙家修統牒吉府紀善吉府正在長沙

廣漢胡繼先將授職夢兒在孟戴給諫解之曰兒在

孟中是孟字君當與孟氏有緣及選鄒縣孟祠久圯胡侯始修之

安福王振奇已未禮闈本房得其卷夜夢一女子割股焚香迴環左右後詰振奇始知其母有割股之事狀與夢合

息縣黃基固戊午年夢一竹匡自天而下來其首快不快不樂後秋試其題爲一匡天下遂捷於鄉

新安汪元兆發科之歲元旦夜其姬人張氏夢汪首頂紅棺木私意汪必死後放榜汪名在合縫處印

讀書

卷之十四

十九

鈴其名上始悟夢爲先兆也

汪乙卯中

張體極甲午上春官偶夢句云復見天心妙化上于梅並雷從地奮揭姓字于桃花人以大魁期之不然

漳平張克家九鯉湖問功名夢中聞兩語云讀書功名就只聽鳳皇聲張喜甚有謂之曰何時得有鳳皇聲後果無成

余鄉吳中行有名寶間辛卯科夢左轄贈以七夫自意必中謂中則一轎一楨一傘用夫適符其數也

比初場文字以七夫犯格帖出

余鄉黃石街江氏子科場年索夢九鯉湖仙曰江問
中江氏以爲必中矣酒齏鼓吹業已暗備及揭曉
而中者張濤張號江門也

黃廣文者金陵人以廣文赴禮闈試夢人云洞房花
燭夜金榜挂名時私意禮闈必得僥倖後不驗殊訝
之比復任譙飲演西廂法聰云和尚洞房花燭夜
教官金榜挂名時始知夢驗於此

胡中丞君直脩兵懷來時子翼雲太學於甲寅年夢
露書

卷之十四

子翼

陞轉移撤署街有關字因思巡撫惟保定曰提督
紫荆等關山西曰提督鳳門等關至庚申果巡撫
保定

李本寧先生年將四十尚未有嗣息祈夢於神夢神
告之曰若欲生子須龍虎夫人後生宗衍者江氏
屬戊辰生宗定者張氏屬戊寅生宗工者羅氏屬
壬辰良驗

吾鄉秀才吳金陵初日者以爲壽壽且艱于金陵力
行善事且供白衣大士甚虔年五十夢大士云爾

多善行今且送泰山記事功曹爲爾子是年生子
彬彬字文中以繪事冠海內見所生有自矣

林貞肅俊夢軍甚夥各戴紅帽圍已時方効僧樂

寤而頗思及旦有惠紅茵者始悟昨夢意以試太

大立斃

蒲城先未陷倭張秀才磐夢月墜地月中一老人言

曰我是天兵放火殺人滅王綱破土成歷午未至

酉申牛女界號令明重熙歲見太平後倭自戊午

入閩至壬戌破蒲城皆驗月陰主兵所云天兵者

卷之十四

子翼

俞都督兵甲背皆書天兵二字遣兵入城審期爲

倭所得因殺兵令脅從衣其甲繆期以給城中至

夜以布梯之登城比登倭也城遂陷土成者城也

重熙者戚將軍繼光字也歲少音音帥與歲同後

果戚將軍平其難

余鄉林彰德鳴盛戊午偶病囑語中似有傳岳使君

造者時督學行部將至彰德意其人也及閱刺乃

北地游仙岳正拜又有小札題四句云昔爲小西

湖今成黃沙路堪嘆兩龍脉已枯不知何時還復

故湖故岳公所開次年徐監司修濬故址閱月而彰德沒沒後月微茫有人見彰德緋衣偕兩貴人徘徊湖上

費無學丙辰年登滕王閣作詩十首皆譏刺滕王是夜無學宿倡家夢滕王責已旋遣蛺蝶數百吮已肌肉立盡少日陰生舟瘡遂淋至盡如奄人然旋遍體楊梅次年下世

游元封病劇昏睡中見屠長卿爲閻王因謂其子勿礙曰余所見若是恐不起矣後果然

卷之十四

王

續溪張汝功云其邑北門內有白鶴觀觀內有汪公祠甲寅秀才胡名佐夢觀前揭一榜已名居首沾沾自喜意乙卯秋闈必首選其冬夜觀中演戲忽作怪風火起汪祠人爭避火觀門前階級甚高人手背相推跌死階下者百七十人胡預其中唯胡爲秀才則夢名居首之意也夫門階卽高何至斃多人今受禍獨慘鬼神實司之矣胡離城十里住是日在城還家已行三里而復回信有數也

楊志與合肥人鄉科爲令謫閩某司照磨署莆田象

嘗病夢玉皇呵護之已而游林彰德楓林別業見所建玉皇閣像卽夢中所見者因任莊嚴並置香火之田後偶醉登閣復夢玉皇責之中夜而衣冠謝焉楊戀戀楓林不忍去歸里後楓林僧照晃夢楊來若生平久之楊凶問至

洪洞盧別駕夢鳳壬子臘月朔夢在頻官作課題爲

公行子有子之喪盧問有子之喪是父母乎是子乎或荅子耳閱五日盧有次子之變

丁酉春予夢遊一殿宇天雨初晴月光猶濕因題柱

卷之十四

王

蜀 曰似淡似濃松杪月半香半落雨中花是年冬遊

辛丑春蜀歸泊新灘暴雨入舫無容臥處少頃交睫夢遊一官舍舍後連廊臨水采色炫目簷外十二峯青翠如染峯各一龕龕各有大士俄而張體極衣冠而前共看懸鳥余轉其架鳥忽作兩語云野鳥催人速歸去好花終日爲誰忙嗣是客南都五載始遊齊齊得十二兆以此乎

辛亥初夏余泊舟鎮江之奔牛鎮夢得二句云雲合

只在山中住劔反爲龍四海飛時人瑯琊關歲游
燕游晉游西楚人如飛蓬歲無寧暑

癸丑余在洪洞將歸夢爲高郵方四題齋中云性癖

只攤書屋角閑栽花半畝金空因結客牀頭賸有

劔雙龍余嘗訪漢表於方郎方時外游未識半面但齋頭有聯句爲詩想先作而署余名見

夢爲因也

甲寅十一月廿一夜余在新昌尹署中夢作詩二首

云秋孫一片綠秋霜滿地青雙車桑落酒明月出

烏亭銀鞍馳遠道秋葉不停乾莫惜歌樓醉紅顏

露書

卷之十四

三

恥次殘夢中見郭聖胎云秋孫卽禾孫也

壬戌年會李本寧先生於家云二十年前曾夢兩語

云官殿生秋草君王在白雲已不解其故或以後

三毀災應之

南昌王孫朱康侯丙辰仲冬生日夜夢游一山見五

十餘人追已過數嶺有人曰赦之矣追者示一牌

上有詩一首康侯醒而猶記兩句曰世事六還六

人情三復三後三十三歲有同宗之譚康侯未與

其事也而波及康侯三十六歲因其餘毒而備別

端產業遂蕩然

李宗定夢遊地府作白虎殿記記及歌不過奇然夢

中所歷欸欸如畫一段奇事也蘇長公強人說鬼

至今人姑妄言之此真有鬼焉可不錄序云壬戌

八月六日之旦余病胃痛不止起披衣坐覺有人

戴氈巾貂圍項者迂余隨之行烟霧中不識其人

面目引渡一長橋橋石皆如玉入一宮門見殿榜

曰白虎黃金瓦覆梁棟柱礎悉七寶莊嚴或香木

爲之一人冠保和冠緋衣大帶引者指曰汝祖也

露書

卷之十四

三

余下拜祖呼余名不曰營室曰復生蓋余小字復

七惟易七爲生因撫慰余勿怖王欲汝作記耳余

對曰何不召父來祖云汝父年老難卽遠道因引

見王者偉幹長鬚服冕執圭祖命余以臣禮拜默

語余此漢文帝也少焉一人冠方巾衣月下白衣

面多髯祖云此李滄溟先生爲是殿主類今大學

士少焉一人衣綠袍美丰姿巾與李公同祖云此

宗子相先生也掌殿左修文院又一人白袷冠三

角巾貌蒼古祖云此謝茂秦先生也掌右文書院

余皆拜之王乃率群公衆覓玉帛告上帝曰重修
白虎殿召李賀七十二世後身授以修文院主簿
爲之記乃過修文院院書列架架刻龍鳳錦軸牙
籤真所謂羣玉策府授余苔葉箋形象芭蕉色正
綠俾起草爲記係以長歌草畢滄溟先生易歲在
嘉平四字持呈王王命書于碑碑猶人間製其質
則玉一人唐進士巾黃衣揖余祖祖曰此太白先
生也一女子從祖語余此楊家玉兒羞亂國家但
以其有仙分世世謂爲捧硯人又一人身短爲杜

讀書

卷之十四

王

子美兩人身長爲賀季真王摩詰冠服與太白同
季真笑而不言摩詰謂余我詩青草葦中辭夏口
非過也可爲我正之因與太白大笑而去莫知所
之余書碑畢復王命滄溟先生復與余曰此中最
重文章又奇豪也乃惡道詆毀先輩大雅者受刑
獄最苦世有兩人其一已墮阿鼻其一將不免尊
公于文運澆漓時爲中流砥柱如孟子之闢楊墨
上帝命昌大其子孫使之壽考又言予一百二十
世爲人都姓李李長吉有七言律詩六十七首未

傳表弟棄其草廁中時留仙多唐晉衣冠不能詳
叩姓名余問祖王鳳洲兄弟何在曰在世間爲宰
官已私問祖余兄弟終身若何祖云汝可某官壽
若干汝兄汝弟非碌碌者汝弟李嶠役身也頃之
王以二筆賜余一金管一玉管余袖以謝王命以
馬送余回儀從若進士及第狀滿目皆奇花異草
馬忽蹶草中若墜深岩紅光奪目微聞從者言轉
馬接岑嘉州倏然而醒余初入夢類歷陰肢體冰
冷母氏及家人惶迫環守既醒索紙書其往來踪

讀書

卷之十四

王

跡并記與歌于左 天王歲在嘉平作白虎殿者
地下修文之所也梁棟傾頽王乃使工師得大木
從端門及殿燦然一新諸才人畢集司是殿者爲
東海滄溟先生董其工則吾祖五華公也宗子相
謝茂秦爲左右記室命馮夷擊鼓羸女吹簫贊相
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非玉堂金馬之比其瑤臺
瓊室之倫乎王乃以玉帛享天召李賀七十二世
後身爲文記之而係以歌曰高殿聳崔巍琪花滿
太微帝子瑤客白雲鄉才士如雲屬高陽命我執

筆賦登堂如椽之管屬大方小玉焚名香現如酌
 壽酒我爲王壽王起舞萬年雄氣不消磨沛發胸
 中慷慨多李白醉酣騎鯨去杜甫知章同逐波空
 中寄一紙苔葉箋我爲大明七子作百言歌其
 跋云余不嫻于詞此記與歌膚淺類村學究語侯
 道華云天上無恩惜仙人余所夢皆古今作者安
 玃余詞災石無論古人固未省識然否卽先王父
 貌稍腴較影堂寫照亦不甚似謂余一百二十世
 轉身都姓李邈不可考考李長吉至今亦未必有

卷之十四

天吳

原缺

露書十四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姚旅撰旅號園客莆田人其書分核篇二韻篇
 三華篇襍篇跡篇風篇錯篇八篇政篇籟篇諧篇
 規篇枝篇異篇各一襍舉經傳旁證俗說取東漢
 王仲任所謂口務明言筆務露文之意名曰露書
 然詞氣猥薄頗乖著書之體其核篇所論經義率
 毛舉摭拾無關大指韻篇亦猥襍不倫諧異諸篇
 尤多鄙俚至謂屈原宜放馬遷宜腐以其文之繁
 也俱亦甚矣

書蕉二卷

〔明〕陳繼儒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

顏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書蕉二卷》

提要

書蕉上卷

華亭 陳繼儒 撰

勿勿非勿勿

顏氏家訓云勿勿非忽忽亦非勿勿說文云勿州里所建之旗以趣民事者凡息遽遽狀皆稱勿勿祭義云勿勿諸其欲饗之也勿勿猶勉勉也杜樊川有詩云浮生長勿勿王廙帖云臣故患凶滿氣上頓乏勿勿皆此意

書蕉

卷二

一

胎卵二族

至正時史官熊太古經上都過鵬窠站站吏指站後山上一穴云往年鵬窠其中生三卵一爲犬一爲蛇心切疑之後於脫脫丞相家見一犬坐客咸指此犬爲鵬窠所生則知向者所聞不爲異也

相馬

相馬經云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脚

行五百里蘭筋豎者千里馬膝如團趨千里馬
一歲上下齒二十四歲齒黃三十二歲齒落不
復出

花刑

俗以開花風爲花韞扇潤花雨爲花沐浴至花
老風雨斷送蓋花刑耳

楊用修

俗有規楊用修者楊蒼書云文有仗境生情詩

書蕉

卷上

二

或託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爲
壯士歌宋子景修史使麗豎雙椽燭吳元中起
草令遠山磨險糜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
人聊以耗壯心遺餘年所謂老顛欲裂風景者
良亦有以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
不聞此言

穎慧

人有穎慧似出于學問似不由于學問者如介

芻盧解獸語公冶長及侯瑾字子瑜並解鳥語
李南解馬語詹何聞牛鳴知牛黑白沈僧昭聽
南山虎嘯云國有邊事當選人丁苟勗食飯而
知炊者之爲勞薪乃故車軸脚也符朗食雞而
知其栖之恒半露

青嵐帚

陳陶詠竹詩青嵐帚亞思君祖綠潤偏多憶蔡
邕注陳張君祖竹賦青嵐運帚碧空掃烟蔡邕

書蕉

卷上

三

竹簀綠潤碧鮮甜文紫錢

玉米田

歸州有玉米田屈原耕此產白米似玉屈原耕
田人多不知

臘脂虎

陸慎言沉係狡妬吏民語曰臘脂虎

鹿簀

唐李郢詩薄雪燕翁紫燕釵釵垂簾簀抱香懷

麓歛下垂之貌又作麓歛

禹穴

后泉縣石紐村大禹生此石穴杳深人跡不到近世掘地得古碑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乃知會稽禹穴之誤

賈島詩

賈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二句為平生之冠全集不載披詩注引用之

書焦

卷上

四

山獠

西方深山中有人焉其長尺餘袒身捕鰕蟹性不畏人見人止宿喜依其火以炙鰕蟹伺人不拒而盜人監以食蟹名曰山獠其音自叫人常以竹箸火中焗焗音朴而山獠皆驚犯之令人寒熱

見生樹生

呂氏春秋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獲死言候

農也見生樹生謂望香敦耕墾蒲勸穡也見死穡死謂靡草死而麥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也

浮丘

羅浮記云浮丘即羅山朱明之門戶先在水中若浮丘然四面篙痕宛然宋初有陳崇藝者年百二十歲自言兒時見山根有船數十今去海已四里矣

鹽

書焦

卷上

五

海鹽凡六路池則陝西解州解與安邑兩池并則川陝四路河中出於木石色青白紅紫黑皆有東方曰斥西方曰鹽河內曰鹹王湍傳甜者曰鈴

蝦蟇

蝦蟇百粵以為上味亦者皮最佳云不可脫并此錦襖子

五漏

夜漏五五相遞為二十五唐李詩云二十五
聲秋點長是也至宋世國祚長短識有寒在五
更頭之忌宮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二點
又并初更去其二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非
古也今猶沿之

御史灘

灘在嵩縣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即水中
灘出唐牛僧孺為縣尉忽報灘出左右曰若是

書蕉

卷一

六

西臺當有鴻鵠一雙未幾雙鴻鵠飛下僧孺果
拜西臺客有舉此事者余曰灘是驗其官耳若
奇章入西臺當以鵠臬應之坐客皆笑

護門草

王筠寓直詩霜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特類志
曰護門草出常山取實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
必叱之一名百靈草

扶竹

武林山西舊有雙竹院中所產修篁嫩篠皆對
抽並亂王子敬竹譜所謂扶竹譬猶海上之桑
兩兩相比謂之扶桑也

君遷樹

文選蜀都賦平仲君遷皆木名註缺按司馬溫
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妳俗云牛妳柿是也今
之造扇用此柿油可補選註

鼃

書蕉

卷一

七

篆文二鳥曰雥三鳥曰雥音戢三鳥相聚其音
戢戢也

白鳥

水經注江陵古岸有李姥浦浦中偏無蚊蚋之
患梁元帝金樓子云荊州高齋夏月無白鳥余
亟寢處其中及移他齋則蚊聲如雷數丈之間
如此之異白鳥效也

皮杲之

景之清貧自勵王儉領吏部用為長史蕭綽遺
儉書曰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
以儉府為蓮花池故云其用事僻逸可

玄的

釋名云天子諸侯姬妾以次進御有月事更不
口說以丹注面的為識令女史見之王粲神女
賦脫桂棠免簪并施玄的結羽釵即釋名所云
也玄的菀文類聚作華的

書焦

卷上

八

蕭子雲

晉陵蕭子雲正隸初學大令晚摹鍾太常子雲
出達東陽百濟國使人望舟落膝正書停舟書
三日而去

金枷

唐吐蕃作金枷欲必得渾瑊

輕容

齊東野語云紗之至輕者曰輕容即今之銀

條紗類也王建宮詞嫌羅不著愛輕容李賀詩
獨烟飛重錦峽雨測輕容是也

刺閨

梁戴嵩從軍行云長安夜刺閨夜有急投刺於
宮門

木偶

王弼注易刻木偶為鄭玄象見其所誤輒呵叱
之

書焦

李陽冰

陽冰字少溫見于宣和書譜或以為陽冰即李
潮之字

李白

杜子美詩汝與東山李白好蓋白嘗
客遊以聲妓自隨效安石風流自號
東山李白故杜云然世作大明一統志
遂以白入東山人物考而引杜詩為証
甚矣

太白生于蜀之昌明縣青蓮鄉昌明今之彰明
也讀書縣南之匡山鄭谷送人入蜀詩雪下文

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是也後竟終于採石病革猶以詩草託友人捉月之說流傳誤矣

蘇綽服制

後周皇帝后服制受蘭則服驚衣聽女教則服鶉_服衣歸寧則服鳩_衣衣蓋蘇綽所制而鶉鳩亦惟此見之

精鑿粹

香米一石得四斗日猜得三斗日鑿得四斗日

粹

流蘇

五彩同心而下垂者曰流蘇晉書割流蘇爲馬幟皆後世幃帳間所懸耳蓋古者樂器之飾而後世用爲幃帳之飾自晉以後始也

餐玉法

李預羨古人餐玉法乃採訪藍田得若環碧雞器形者大小百餘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

爲屑食之經年云有效驗及虎體色不變其妻以玉珠二枚含之口閉謂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驗何不受含言訖止啓納珠因噓其口都無穢氣

越組

越絕書後篇隱語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

謂袁也

又曰厥姓有口承之以天

吳論衡按書篇云臨

安袁太伯表文術會稽吳君高豈卽其人乎又

書

卷上

曰高君之越組書絕與組相近疑卽越絕字

萬歲夜

姚寔注戰國策楚王遊雲夢謂安陵君曰樂矣今日之遊千秋萬歲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下數行曰萬歲夜願以身試黃泉夜如左傳注寃突厚夜之夜最見人臣不敢斥言之意今本改夜作後不見古人立言之妙

摘瓜手

唐太宗瀛洲十八人許敬宗乃得與如摘瓜手
耳取之既多其中不容無濫

滅明

李龍眠所畫七十二弟子像滅明猛毅甚于子
路則夫子所謂失之子羽者謂其貌武行儒耳
又按渡河投壁斬蛟則勇又不下季路也

讀書

董仲舒讀書三年不窺園法真趙里皆歷年恒

書

卷

上

榮十五年何休十七年

醒酒石

李文饒平泉草木記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
者非吾子孫也後讀五代史至張全義監軍與
其孫延古爭醒酒石全義殺之延古守祖戒因
以殺身亦何足貴焉

苦樂龍

福龍優樂過逾於人薄福諸龍日苦熱沙搏身

爲諸小蟲之所咬食又如人間畜生驅策鞭打
擔輕負重驅馳走使不得自在

外國乞文

梁使臣至吐谷渾見其頭戴冠乃劉孝標集大
曆中秋羅國上書請以蕭夫子爲師元和中
雞林賈人鬻元白詩云東國宰相以百金易一
篇僞者輒能辨元豐中契丹使人俱能誦蘇子
瞻文洪武中日本安南俱上章以金幣乞宋景
濂碑文嘉靖初朝鮮上言願頒示關西呂某文
以爲式所謂一解不如一解

山

東坡歌云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時不肯入官府
高人自與山有素不待招邀潛庭戶太白歌云
猶人張網置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
巖戶

枳根子

枳椇子美如飴能令酒味薄若以其木爲屋椳屋中酒俱薄

相思子

相思子有蔓生者與龍腦相宜能令香不耗搜神記云韓朋墓木也

禽經

禽經云風翔則風風爲類也雨舞則雨雨商羊也霜飛則霜霜鵬鵠也露瀼則露露鷦也四名書集

甚奇又以肫識風以鼃識雨肫江豬也鵲知風螳知雨

鳥有知

陳所敏云鵲鵲能勑水故水宿之物莫能害啄木遇蠹穴能以嘴畫字成符蠹魚自出鴉有隱巢故驚鳥莫能見燕銜泥常避戍已故巢不傾鶴有長水石能于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卽銜艾置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鳥

之有智者也

九福

天下有九福京師錢福眼福屏帷福輿越口福洛陽花福蜀川藥福秦隴案馬福燕趙衣裳福美女福

刀筆銘

上古結繩而治帝以來始有簡策以竹爲之而書以漆或用版以鉛畫之故有刀筆鉛槧之說

荒朝

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于孝而妨于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字蓋史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指此類耳近世趙弘道作令伯祠記辨僞朝字惜未懸此

平楚

謝朓詩寒城一以眺三楚正蒼然遠望木也登
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云卽詩所謂平林
也

宰我子賤

史記宰我爲齊相作亂夷其宗韓非難言篇宰
予不免于田常又云宓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死
八手則二君亦不良死

百獸羈

書

卷上

七

唐中宗朝安樂公主令尚方採一百獸毛爲羈
視之各見本獸形

張去疾

荀子韓之張去疾篡臣也按去疾乃張良之祖
然則去疾亂韓而良爲韓克蓋前愆者也

不夜城

齊地記云不夜城在陽廷東南古有日夜出此
城以不夜名異之也按班史云有知日夜出此

城是時城方成耳

潤家錢

南溪地狹力弱州縣時會僚屬不設席而分饋
阿堵號潤家錢

吳鈞

吳人殺二子繫成二鈞二子名吳鴻扈稽

四皓

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綺里季姓吳名實字

書

卷上

七

子景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用里先生姓周
名術字元道隱商洛山爲四皓

楊秉

楊秉震中子官太尉有直聲性不飲酒早喪夫
人不復娶所在以廉稱秉嘗曰我有三不惑酒
色財也震畏四知秉去三惑亦楊氏佳對

鯉魚

鯉魚四足黃身修尾其形如龍舉止趨疾日佳

鋸齒往往爲人害鹿行崖山羣鯉鳴吼鹿必驚懼落崖爲鯉所得

水梭花

僧家謂魚爲水梭花

朱絲欄

李白嘗召入賦官臚詩不筆醉甚上令官人張朱絲以欄

記里鼓

書集

卷七

太

記里鼓宋書不著作劉宋高祖平姚泓所得法

一里木人擊鼓一槌

龍領髯所織

李巖遇神女遺以足素云蛟湏所織後胡人以

三百萬易之曰此龍領髯所織三十小劫方斷

一綜

駟馬

車二馬爲駟三馬爲駟四馬爲駟

槓鼓

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鼓止角動十二聲爲

一疊昏鼓四通爲大鼓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

三通爲發昀

運斤

木匠總號運斤之號又曰手貨手民

韋綬

韋綬官翰林學士德宗嘗幸其院綬方寢學士

書集

卷九

九

鄭綰欲馳告之上不許時適天寒以從九司纈

袍覆之而去其寵渥如此

外色

太康以後人顯外色至多怨女五行占以爲災

漢哀幾于禪位符主竟成敵國季龍爲之殺妻

僧達遂將阮姪

百里洲

梁史陸法和有異術隱百里洲舊傳枝江縣有

九十九洲不滿百故不出王者宋文帝在藩忽生一洲未幾嗣位

海棠香國

海棠故無香獨昌地產者香故號海棠香國有香霏亭

勿報小紙書

何曾性奢豪人以小紙爲書勅記室勿報

執金吾

書蕉

卷上

子

執金吾鳥名主辟不祥故以名官辟除非類

洞庭漁人

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漁舟棹其旁卓問有魚否荅曰無魚有詩乃鼓枻而歌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水碧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問其姓氏不荅

侵牟

侵牟言如牟賊之食苗也

三泉

結恨三泉三泉者小數之終言深也極深爲九泉

果下馬

潞國出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以果樹下行

要害

要害于我爲要于敵爲害

祈嗣

書蕉

卷上

子

蜀江津有天水池邑人春月遊此競于池中摸石祈嗣得石者生男得瓦者生女頗驗故知毛詩弄瓦事非誣也

晁文元

晁文元公晚年常自見其形在前既久漸小八十後每在眉睫之間

酒海

符監拔襄陽獲道安安貌俛而姿黑喜談論故

諺漆道人驚四隣左臂有肉方寸隆起如印世號酒海

壓弧箕服

壓弧山桑之有文者以爲弓也箕服草似荻而組織之以盛箭也

集

卷十

三

書蕉下卷

華亭 陳繼儒 撰

梁蕭思話

思話少好騎屋棟打腰鼓晚好讀書學書於羊欣名不在欣下少子惠基善隸

不動尊

宣武劉錢民也鑄鍊爲算子其子薄遊娼家妓求釵奩劉辭之姥曰郎君家庫裡許多青銅教

書蕉

卷下

三

做不動尊可惜爛了風流拋散能使幾何劉子云我爺喚算子作長生鐵况錢乎彼日夜燒香禱祝要錢生兒續生孫金銀千萬億化身豈止不動尊而已

與霹靂圖

帥孤延少曉果嘗從神武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武命延視之延案稍直前大呼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鬚及馬鬣星

皆焦神武歎其勇決曰延乃能與霹靂鬪之壯

筇竹杖

筇竹杖蜀中無之乃出徼外蠻峒蠻人持至瀘叙間賣之一枝纔四五錢以堅潤細瘦九節而直者爲上品

班竹杖

陸務觀云拄杖班竹爲上竹欲老瘦而堅勁班

書集

卷下

七

欲微赤而點疎賈長江詩云揀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上長身遲莫嫌滴瀝班少恰是湘妃淚盡時善言拄杖者也然非予有此癖亦未易賞音

画記

東坡不喜韓退之画記謂之甲乙帳簿此老千古直識不隨人觀場者也

蕭結

蕭結嘗令祁陽方暮春時有州符下取急渡船結怒批其符曰秧開五葉蠶長三眠人皆忙迫划甚開船守慚而止其風力如此

管子注

管子舊有注翻刻者刪去之而不知有不可者試舉一二于此幹革重革當心着之所以禦兵小匡繆晚古衮見字君臣城中積糧曰無委事語鮑古鵠字獵而火曰燒去聲銖時櫛長銳篇

書集

卷下

七

也同呼丘卽葵丘

珠子樹

熊太古在廣時立珠子提舉司專掌蜆人入海取珠得珠子樹數擔置憲司公廳衆人聚觀如柳枝珠生於蚌蚌生于樹不可上下樹生於石蜆人鑿石得樹樹上求蚌采珠甚多蜆人不懼可爲異也

謙

謙之卦曰君子有終詰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
能久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事長賤事貴不肖
之事賢燭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誰
不知之一臨利害巧爲趨避語曰飢馬在廐漠
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由是言之小人烏
能謙哉故張毅之走縣泊王莽之下白屋一則
謙之美一則謙之賊也何終之有

文字

書集

卷下

美

程去華云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兩
字何至呂刑之騰口世變不同而文字之繁簡
因之孔子曰夏道未嘗詞推而言之則殷周之
詞已瀆矣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

義帝

樂器圖有義嘴笛謂笛上別安嘴也深衣圖有
義欄謂衣外別安欄也唐人稱假髻曰義髻又
妓女彈箏銀甲曰義甲東坡義尊義墨蓋本于

此張魯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
道者號祭酒皆作義舍置義米肉懸之行路

跳出

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今日
擡頭

四季荷花

清水池在儋州城東其中四季荷花不絕臘月
尤盛

書集

卷下

毛

亥子之交

亥子之交兩鼻俱通丹家謂玉洞雙開是也此
處不得放過

泥孩兒

宋時鄆州田氏作泥孩兒名天下態度無窮雖
京師工效莫之能及陸務觀家藏一對臥者有
一小字云鄆時田氏製虞學士伯生亦有記言
其精絕今古

龐安常

龐安常名安時新水人宋神哲間名醫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精於傷寒妙得長沙遺旨性豪侈每應人延請必駕四巨舟一聲伎一厨倩一賓客一鞋色工藝之人日費不貲

昆躡

昆躡好馬名注蹄研善升廳研平也巖山如甌者也

書焦

卷下

天

弓隆執明

甲子神名弓隆呼之入水不濡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

琵琶峰

琵琶峰與蜀江相對形似琵琶比鄉婦女多曉音律

壽逸羣

嵩山神姓壽名逸羣呼之令人不病

黃腰獸

黃巢亂有太白山人謁州刺史崔堯封云掘破牛山賊自敗崔遂發卒掘之得一石桶中有黃腰獸一劒一獸見劒自撲而死巢至秋果敗

大劫

十方三世所有一切世界皆悉具四種相劫謂成住壞空成而即住住而續壞壞而復空空而又成連環無端都將成住壞空八十轉輪結算

書焦

卷下

天

一十三萬四千四百萬年為始終之極數所為一大劫也

山水

陸儼山云登山涉水之間專事賦詩則反礙真樂葉石林記陳后山每登覽得句即急歸臥一榻於被蒙首家人知之即猶犬皆逐去嬰兒推子亦皆抱持寄鄰家徐待其起就筆硯即詩已成乃敢復常大是為詩所苦大抵江山既勝風

日又佳從以良朋韻士便當極躋攀眺望之興
罷從燈下或月夕追憶所遇歷歷在目然後發
之詩文庶幾各極其愜而無累矣

溫公

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
草具行已之度蓋如此

秦結了

蜀叙州有烏名秦結了能言一日夷人買去秦

書蕉

卷下

手

結了曰我漢禽不入夷地遂驚死

面縛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
右把茅然則微子有四手乎不然何以旣面縛
而又有牽羊把茅之手乎史云微子抱祭器歸
周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究言之抱祭器
歸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
國論云去之者去紂都也斯仁耳

花九錫

羅虬作花九錫一曰重頂幄障風二金錯刀剪
折三甘泉浸四玉缸貯五雕文臺安置六書畫
寫七艷曲翻八美醕賞九新詩詠且曰亦須蘭
蕙梅蓮乃可披襟若芙蓉躑躅水仙石榴之類
何錫之有虬爲鄜州從事作此紅詩百

盤古氏

九域志謂廣陵有盤古冢述異記謂南海有盤

書蕉

卷下

主

古冢亘三百餘里錄異記謂成都盤古廟有三
郎之名荆風土記謂十月十六日爲盤古生辰
可古冬時之陰霽湘鄉有盤古村贛之會昌有
盤古山或以湘贛爲盤古氏顯化之所

黃撥沙

閩越黃撥沙善視墓畫地爲圖卽知休咎因號
黃撥沙婆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木根
傷華者左目發墓果然出之卽愈

養花天

越中牡丹開多有輕陰微雨謂之養花天詩云
野水短蕪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

耗磨日

正月十六謂之耗磨日張說詩云磨耗傳茲日
縱橫道未宣

三澣

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為上中下三旬蓋本唐制
十日一休沐而今猶襲之也

張李詩辨

張子容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李嘉祐朝霞
時作雨濕氣晚生寒二詩語極相似而盛唐中
唐分焉

瓜芋

洪邁老圃賦云織女耀而瓜薦大昂中而芋食
春秋元命苞云織女星王瓜果孝經援神契云

仲冬昂星中收芋莒正用此二事

調水符

盤屋有玉女洞飛恐是冽蘇子瞻過此汲兩瓶
去恐後復取為從者所給乃破竹作券使寺僧
藏之以為往來之信戲曰調水符

君主

史記年表秦始皇以君主妻河君之女曰君主偁
公主也妻河沉河水即河伯娶妻故事蓋戎俗

也呂東萊作大事不達君主之義改王為生失
之遠矣

遵題格

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烟條萬
縷金不忿錢唐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
樂府小小歌有云妾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
處結同心西陵松栢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貶
松唐入所謂遵題格也後人改松作枝語意

然矣

平吉甫

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

成均

古無韻字均卽韻也五帝之學曰成均亦音韻周人立太學兼五帝二代之名東學爲東序西學爲瞽宗北學爲上庠南學爲成均鵬冠子五

音

卷下

音

音不同均可喜一也均古韻字

須女

天文有織女主貴女須女主賤女貴則嫡也賤則諸侯之副宮九嬖大夫之側室三歸也妾之于禮久矣有媵而妾者有卜而妾者卜而妾者聞命而趨不待六禮故謂之奔

廡

廡許金爾雅廡與也周禮笙師職云大喪廡其

樂器蓋謂陳而不作之義也獨孤及墓銘廡衣

楚挽徘徊墓田

明駝

木蘭詞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或改明作鳴謬也按駝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駝唐制驛有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楊妃私發明駝賜祿山荔枝

華巖洞

書

卷下

重

靈川縣西南二十里高數仞可容數榻泉繞洞前又名華巖洞世傳昔有桃花片濶寸許從洞中流出石壁有詩巖前流水無人渡洞口碧桃花正開東望蓬萊三萬里等閑歸去等閑來

博物

管子知俞兒耳東方朔知畢方獨足劉向知貳負上郡山中諸葛恪知侯曩山精如陸敬叔知彭侯黑狗張華知銅澡盤晨夕鳴與洛又知

然石

以水灌陸澄識服臣單于賜蘇之便熱

汶南

汶南無鸛鵒江南無狐粵無馬虎廬山人見鮑以爲山精潤州人見蠍以爲主簿

賁昏

宋人書啓自叙云性本賁昏質惟木訥按范蔚宗和名方云賁膏昏蒙甲煎淺俗

鄉里

書焦

卷下

三六

俗語有鄉里夫妻步步相隨言鄉不離里如夫不離妻也古人稱妻曰鄉里沈約山陰柳家女詩曰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南史張彪傳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

橘黃

唐李伯珍與醫帖云白金一挺奉備橘黃之需始不曉所謂及觀續世說有枇杷黃醫者忙橘于黃醫者藏乃知時使然耳

夢命

癡人前不可說夢達人前不可言命宋人就月錄以爲陶淵明語不知何據

買石碑

唐鄭璠在嶺南象江得怪石紺水去而平理彈之有好聲輦歸榮陽費錢六十萬宋榮咨道嘗以錢三百萬買虞世南夫子廟初刻碑或談此二事有應聲曰這兩箇知人好一棒打殺何不

書焦

卷下

三六

買百弓上水田九品入流官乎

空桑

人知伊尹生于空桑按春秋孔演圖孔子亦生于空桑

寵禮

宋君崇禮儒臣過于漢唐正史所遺有二其一真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吊重其清介也其一富弼母卒仁宗爲之罷春宴雖三代令主不過

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
侂冑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如蕩子之交狎客
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書之祗辱耳

客頭過身

漢書虞詡疏公卿異儒客頭過身按猫犬鑽穴
頭可容身即過矣詡蓋以猫犬喻之也

鹿

胡居士云鹿性驚烈多別良草恒食九茹餘則
書蕉 卷下 天

不啻羣處必依山岡產歸下澤享神用其肉者
以其性烈清淨故也凡餌藥者勿食鹿肉服藥
必不得力以鹿嘗啖解毒之草是故能制毒散
諸藥也九草者葛葉及花鹿蔥鹿藥白蒿水芹
甘草齊頭蒿山耳薺茺

結鬚

江西鉛山縣三清山俗傳晉李尚書與葛洪修
煉時尚書結鬚渡此岩因名

六霍堂

蔡京賜第有六鶴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
之如蟻

極廟

秦始皇更命信宮為極廟注為宮廟象天極故
曰極廟

馳道

始皇紀賜爵一級治馳道應邵曰天子馳道也
書蕉 卷下 天

漢壽

漢壽本蜀郡縣名雲長初為漢壽亭侯即亭長
也後人不讀書遂以為漢之壽亭侯不知壽義
何據可笑殊甚

芙蓉香

宋元嘉六年賈道子行荆上明見芙蓉方發聊
取還家聞華有聲怪尋得一舍利白如真珠熠
照梁棟敬之擊以箱案懸于屋壁

花妖

宣和七年牡丹皆開作金色又變黑色柳皆生黃花大如林檎靖康元年梨樹生豆莢木香架生蒲桃可食又王殿直家籠中貯松花及起籠之際每一片中雪白小松一小株又寶籙宮前柱忽生松一枝童貫轎中木板上生雜草斫刻復生

盆水如畫

書集

卷下

平

紹興七年建康府寓旅家盆水有紋如畫住卉茂木華葉敷芬數日易以他水愈出愈奇盡春暄乃止

化盆

世本云化盆作井宋袁曰化盆伯盆也荀子成相篇傳禹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盆臯陶橫華直成爲輔呂氏春秋云得_臯化盆真成橫華之交五人爲位化 卽伯盆真成卽直成也

駮狼冬至

郭璞客傲云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穎駮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言著生于微盛生于衰也駮狼長暉言冬至之日也淮南子冬至日在駮狼山余不可曉

潮

寰宇記瓊州潮候不同凡江浙欽廉之潮皆有定候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暫焦_{卷下} 聖 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此又不可曉也然則曆家之著長短星蓋海中占潮候也謬者乃以爲交易裁衣之用可笑

左擔

杜少陵愁坐詩云葭萌氏種迴左擔犬羊屯葭萌左擔皆地名葭萌人皆知之左擔解者俱不得其詳太平御覽引李充蜀云蜀山自綿谷葭明道徑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

壙務音權

栢人城東北有一孤山關駟十三州志以為舜納于大麓卽此山也城西有碑漢桓帝時徐整所立銘曰上有壙務山王喬所仙收為莊嚴寺碑壙務之精卽用此事

華不注

左傳成公二年晉卻克戰于鞏師敗績逐之三

書

卷

聖

周華不注言此山孤秀如華附之注于水其說甚異而有徵九域志云大明湖望華不注山如在水中

邦

呼奴為邦者蓋僮僕未冠曰豎東魏高歡諱樹因以奴為邦義取邦君樹塞門句

山名

崑崙一名崑岑君山一名嫺宮武當一名蔡嶺

菁沱一名梅岑青城山一名天谷大復山一名胎簪衡山一名芝岡東海一名岱淵

律召調陽

智永居長安西明寺寫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律召調陽為真本也俗稱律呂為誤蓋以草聖召字似呂字其義以閏餘對律召耳

殿試

武后載初元年二月策問貢人于洛城殿數日

書

卷

聖

方了殿前試人自此始長慶二年太后自製臣軌兩篇

胡苑

張良對高祖言長安形勝曰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史漢書多不解胡苑之義按胡人歌曰失我燕支山婦女無顏色失我所連山六畜不蕃息所謂胡苑之利當是此義

劉綺善射

劉錡善射水斛滿以箭射拔箭水注隨以一矢
室之人服其精

四和香

山林窮居四和香以荔枝殼甘蔗滓乾栢葉黃
連和焚又加松毬棗核梨核皆妙

功德水

佛經大仙彼界有池隨月增減其水有八功德
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噎八除病

書蕉

卷下

雷

西山有寺名安德正取此義作記者以神功至
德敷衍可笑

知風草

南海有草叢生如藤蔓土人視其節以占一歲
之風每一節則一風無節則無風名曰知風草

齒

賈誼新書大禹鬚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
身執藥齒以爲民先剔河而導九岐鬚本髮名

義取環曲剔本梳剔義取疏通齒卽插字

塗林

陸機與弟書張騫爲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
塗林安石榴也

漢隸

漢隸歲久風雨剝蝕其字無復鋒鋌宋杜仲微
乃故用秃筆作隸自謂得漢刻遺法豈其然乎

王宴

書蕉

卷下

雷

王宴爲員外郎父普曜齋前栢樹忽成梧桐論
者以爲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宴
後果不能終

忠州木蓮

白樂天有忠州木蓮詩予遊臨邛白鶴山寺佛
殿前有兩株其高數丈葉堅厚如桂以中夏發
花狀如芙蓉香亦酷似寺僧云花折時有聲如
破竹然一郡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

奇花亦未嘗見世有木芙蓉而不知有木蓮花也

龍鍾竹

羅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

枝官

書曰尸位詩曰素飡商君謂之荒飽吳起謂之枝官史云允食又云游手蠅蝗蚤賊不在下矣

書集

卷三

宋

草木

鐵馬鞭長慶二年義成君節度使曹華進獻且曰得之汴水有字刻云貞觀四年尉遲敬德字尚狂

聒帳

太宗嘗謂侍臣曰後唐莊宗湛飲以鄭聲與胡部合奏謂之聒帳息昏達旦不悉

勾漏洞

容州有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圍繞其中平野數里洞在平地不煩登陟外畧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同北流令結小桴秉燭坐其上命篙師撐入詰屈而行水清無底兩岸石如虎豹獠獍森然欲轉行一里許仰見一大星炯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洞對面高崖上夏間望見荷葉田田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

書集

卷三

宋

八芳草

宋良嶽八芳草曰金蛾曰玉蟬曰虎耳曰鳳尾曰素馨曰渠那曰茉莉曰含笑

三葉

呂氏春秋任地篇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獲大麥三葉薺也薺薺也薺薺也見三葉之死則大麥可獲之候

桐知正閏

桐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閏則十三葉小者卽知閏何月也不生則九州異君

月昔

月昔靡草死按呂氏春秋孟夏之昔注昔終也

地犬

晉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于

書集

卷下

異

常大也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觀焉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令家富昌大興中吳郡府舍中又得二枚物如初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狗名曰賈掘地而得豚名曰邪掘地而得人名曰聚聚無傷也

奇偶

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聖人虛二以畫八卦

八者偶之方也虛一以叙九疇九奇之圓也卦以偶爲用故有應則吉疇以奇爲用故有對則凶

大庾

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

竹枝詞

元楊廉夫竹枝詞和者五十餘人予獨愛徐延

詩集

卷下

兄

一首云盡說盧家好莫愁不知天上有牽牛拋萬斛臙脂水溜向銀河一色秋

魚米

唐田澄蜀城詩地富魚爲米山芳桂是樵俗名沃土爲魚米之地

白題滑

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

漢顧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平時服其博識

三羅

晚唐江東三羅隱虬鄉也鄭詩如聞怨云夢斷南窓啼曉鳥新霜昨夜下庭梧不知簾外如珪月還隱庭庭到曉無南行云照晴江暖鴈鷗飛梅雪香沾越女衣魚市酒村相識偏短船歌月醉方歸二詩隱虬不及也

牽絲

謝靈運詩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李善注牽絲初任也解龜去任也

書蕉二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陳繼儒撰繼儒有邵康節外記已著錄是書皆稭抄古今名物訓詁及奇文雋字可供詞藻之用者隨筆劄記頗無倫次如執金吾秦吉了之類人所習見者俱泛載之徒費簡牘又如泥孩兒一條出陸游老學菴筆記而沒其書名亦為褻美至以闕止為宰予渾瑊為渾瑊陳正敏為陳所敏尤失考矣

枕譚一卷

〔明〕陳繼儒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枕談一卷》

提要

枕譚目錄	偶語
張玄	子姬
新都	遂
重較	廣文選
舉索	服妖
曹娥碑	弄
變金	仁祠
太形	側生
條脫	五大夫
射鳥	町疃
盜竿	呆愚
結	青井
伊傳	措大
狄香	蔡邕
二庭	聾蟲
叱撥	鏡聽

左袒	書雲	平楚	神漢	落月	俗眠	佩魚	万城	銀鐙	亭埃	檀暈	渴筆	洗馬	類官	丈夫	趙九齡	枕譚目錄	三	枕譚目錄	四	較擊	任誕	宜室	柰	官燭	化益	鳩杖	令甲	楓天棗地	茗	長流	小鳳小儀	目錄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枕譚	華亭陳繼儒撰	香齋張昞校	橋本費孝廉	吾黨讀古人書往往承襲紕繆至有近在目前可以意解者乃不能互相揚摧殊足邪掄偶與兒輩洗鳩而譚之隨譚隨錄藏于枕中	張玄	枕譚	一	晉書謝安傳謝玄北伐符堅下遽云安與玄圍碁玄上去一張字讀者知爲何玄耶按張玄與謝玄同名入號南北二玄	新都	後漢書志注王莽新都在南陽今蜀之新都非莽所封	重較	漢世有諺語云仕進不止車生耳謂重較也
----	--------	-------	-------	---	----	----	---	--	----	-----------------------	----	-------------------

舉案

孟光舉案齊眉說文案几屬也用脩引張平二
何以報之青玉案謂以爲青玉盃且云孟光一
婦人安能舉案則用脩以案爲今案卓耳以案
作盃尤無據按楚漢春秋淮陰侯謝武涉漢王
賜臣玉案之食則是玉盤而下有足者曰玉案
故說文以爲几屬耳或于案中別置器或竟寘
食若孟光則力能舉石臼而況一案乎

枕譚

二

曹娥碑

按世說注曹娥碑在會稽而魏武德祖未嘗渡
江

變金

梁鴻傳載鴻詩二首變含含今方秀刻本皆如
此菹文類聚引之作變含金爲是金與菹相似
而衍爲二字也當表出之

太形

楊用脩引列子太行爲太形此亦一證

條脫

條脫臂飾也一作條達又作跳脫蓋傳寫之誤
也

射鳥

傳言羿日落九鳥鳥最難射而一日得九言射
之捷也後世遂以爲日謬矣

盜竿

枕譚

三

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
謂盜竿竿者五音之長竿唱則衆樂皆和大姦
倡則小盜和故云盜竿今本誤作盜竿字相近
故也

結

韓文石鼎聯句序長頭高結喉中作楚語結字
斷句音響義同

伊傳

秦漢前書又多況喻伊尹負鼎于湯謂尹有
膺之才也橫義者遂以爲庖人誣矣說築竹
之野築之爲言居也猶卜築之築求之而不得
遂謂起于版築雖孟子亦云誤矣

狄香

張衡同聲歌鞿芬以狄香鞿履也狄香外國之
香也謂之香薰履也近刻玉臺新詠及樂府詩
集改爲秋香太謬

桃譚

四

紫濛

宋人送中國使臣使契丹詩以青瑣對紫濛人
多不知出處按晉書慕容氏邑于紫濛之野蓋
以慕容比遼是時宋遼方結好故臣僚送別紀
行之詩略不譏刺此用紫濛字亦隱而妙矣方
虛谷註云紫濛虜中館名妄猜語耳

二庭

唐詩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二庭者沙鉢羅

可汗建庭于淮合水謂之南庭吐陸建牙于
曷山謂之北庭二庭以伊列水爲界所謂南單
于北單于也近有註唐音云二庭未詳如此尚
未核何以註爲

叱撥

唐詩紫陌斷嘶紅叱撥叱撥馬名

偶語

漢高帝既定天下未嘗及封功臣而諸將聚沙

桃譚

五

偶語以畱侯言先封雍齒乃人人自安今按功
臣年表曹叅至陳平等九人以十二月甲申以
次而封張良至陳豨十三人以正月封雍齒與
郭蒙以戊午封而諸將陳武等以三月丙申庚
子等日相繼而封然則曹叅諸公遠者先三十
四日而偶語輩僅陳武等二十餘人耳此曹非
有大功何敢偶語意者歸美畱侯之溢辭未可
知也

子姬

殷之德陽德也故以男書子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女書姬

遂

遂與歲通用史記註引陸賈楚漢春秋云三老董公八十二遂封為成侯遂即歲也又古作𡗗

廣文選

阮嗣宗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撰而廣文選妄

梳譚

太

改良作夜不知叔夜之死先于阮也中山王文本賦乃以文為中山王名而題作木賦宋王微詠賦乃誤王為玉而題作微詠賦下書宋王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而踈謬如此殊誤觀者

服妖

晉傳玄奏議云妹喜冠男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女服亦亡其身内外不殊王制失序此服妖也

美

南史東昏侯被弑于西弄西弄宮中別道如永巷之類是也元美游洞庭山記載風弄即衙也人多不知

仁祠

後漢楚王元英傳遠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仁祠指佛寺唐時多以寺為仁祠權載之詩逸氣凌顙清仁祠訪金碧是也溫公通鑑綱目

梳譚

七

以祠為慈並非

側生

左思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支張九齡荔支賦云維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謂杜子美絕句云側生野岸及紅蒲不熟丹宮滿玉壺諱荔支為側生雖本之左思張九齡然以時事不欲直道也黃山谷題楊妃病齒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則又好奇故耳

五大夫

今人稱泰山五大夫俱云五松樹而不知始皇上泰山封祀風雨暴至休于松樹下遂封其樹為五大夫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此可證千古之謬

町疇

詩町疇鹿場毛萇云鹿跡也說文云町疇禽獸所踐處漢儒解經如此可笑原詩人之意謂征

入

夫不歸町疇之地踐為鹿場非謂町疇即鹿場也按左傳町原防井衍沃千寶注平川廣澤可井者則井之原阜堤防不可井者則町之町小頃也町疇皆說田野

罍愚

段成式云士林多稱雀網為罍愚其誤如此按漢書罍愚屏也復也臣朝君至屏所奏之事于下又按劉熙釋名曰罍愚在外門罍復也臣將

人請事于此復重思也今之嬰墻也

青井

史記豫讓漆身為癩吞炭為啞其妻不識其友識之不言何人初學皆不知按呂覽襄子馬却不前時事則青井也

措大

今人不知措大之說李濟翁載四說其一以士人貧居新鄭之野以驢負醋而鬻邑人指其醋

九

馱而名之又曰鄭有醋溝士人多居其溝州之東以甲乙名族故曰醋大皆自鄭地起也濟翁以為皆謬曰謂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蔡邕

昔人謂蔡邕無子邕傳亦不言有子無子悉以授王粲按羊祐傳祐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祐討逆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然則邕實有子其女亦不止文姬

一人可知此可補傳缺

聾

淮南子馬聾也。用脩以爲奇語。按龍無耳。牛耳皆實。其聽皆以角。可稱聾。若馬則彼此能相語。何言聾也。

鏡聽

李廓王建皆有鏡聽詞。鏡聽今之響也。

左祖

枕譚

十

爲劉左祖爲呂右祖。昔人頗以絳侯爲失計者。王應麟曰。考之儀禮。鄉射疏。凡事無間吉凶。皆左祖。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禮。皆左祖。惟受刑則右祖。故覲禮云。右肉袒。註云。刑宜施于右。是也。以是攷之。勃誅呂之計。已定。若爲呂則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耳。吳興陳霆則云。淖齒弑齊王王孫賈。入市。中呼曰。淖齒作亂。從我誅淖齒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若以袒右當受刑。則市人從

計者亦當刑耶。應麟自爲得情。而不知其已

于陳氏矣。情皆未得。情也。勃老將也。已預知。心歸劉而不能無疑于呂氏之有黨。蓋令一下而間有遲疑未決者。立誅之以令衆。如楊素朱滔之舉耳。豈至此而始覘人心之向背哉。

平楚

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卽詩所謂平

枕譚

士

林也

落月

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言夢中見之而覺其猶在。卽所謂夢中覓覓猶言是。覺後精神尚未回也。詩本淺。宋人看得深。反晦矣。

佩魚

佩魚始于唐永徽二年。以鯉爲李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玄武爲龜也。杜詩金魚換酒來。

蓋開元中復佩魚矣

銀鐙

銀音狼銀鐙大鎖也後漢書崔烈以銀鐙鎖令多誤銀作銀至有銀鎖三公脚刀撞僕射頭之句其傳誤習舛如此

檀暈

東坡詩鮫綃剪碎玉簪輕檀暈粧成雪月明宵伴老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按畫家七十

主

枕譚
二色有檀色淺赭所合婦女暈眉色似之人皆不知檀暈之義何也

洗馬

洗馬洗先也騎而爲太子先導也

丈夫

按禮十尺曰丈夫男子成人之極也夫者膚也其習膚敏弘毅也

轂擊

蘇秦稱臨淄之中車轂擊以爲盛其義何云按樂府云齊人本好轂擊相犯以爲樂也

宣室

淮南子紂拘于宣室悔不誅文王則宣室乃繫所漢不宜名齋殿

官燭

丹鉛餘錄云宋官燭香煙成五彩樓閣龍鳳文者疑是蜃脂所成

枕譚

十三

鳩杖

續漢禮儀志云仲秋之月賜八九十老人杖杖端有玉鳩鳩不咽之鳥蓋取不咽也風俗通記漢高故事恐未可據

令甲

今人稱法令曰令甲然攷漢書有令乙令丙則漢律當有十卷

茗

古傳註茶樹初採爲茶老爲茗再老爲薺今縣稱茗當是錯用事也

長流

古呼治獄參軍爲長流人多不知按帝王紀云少昊崩神降于長流之山於祀主秋秋官司寇主刑罰也故取秋帝所居爲嘉名也

小鳳小儀

唐人以中書舍人爲小鳳蓋以中書省爲有鳳

枕譚

五

池也又謂儀部之長曰大儀員外曰中儀主事曰小儀見鄭谷集宋人猶襲之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是也

書雲

詩人冬至用書雲事宋人小說爲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獨以爲冬至事非也按春秋感精符云冬至有雲迎送日者來歲美宋忠註曰雲迎日出雲送日沒也冬至獨用書雲蓋指此

神瀝

陳希夷詩倏爾火輪煎地脉憊然神瀝神瀝字甚奇而不知其出于列子卽易所謂出澤氣相蒸雲興而爲雨也

裕眠

楚詞遠望兮阡眠呂延濟曰原野之色也按說文裕眠山谷青裕裕也則阡眠字當從裕眠

萬城

枕譚

五

左傳方城以爲城方本方字訛耳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引境萬里故曰萬城

亭堠

升菴有紀行詩山遮延鷺堠江繞畫烏亭用事甚僻而不知出處按元魏改官制以候望官爲白鷺取延望之意其時亭堠多刻鷺像也上句用此漢明帝起居注帝巡狩過亭障烏鳴亭長

引弓射中之奏曰烏鳥啞啞引弓射左腋陛下
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帝悅令天下亭障皆壽烏
下句用此

渴筆

唐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身多渴筆謂枯無墨
也在書家爲難

類官

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類官今或盡作贅官者非
枕譚

宜作璜官

趙九齡

紹興甲寅乙卯間劉麟導虜南侵時車駕駐平
江有趙九齡者策士也請決淮西水以灌營上
不能用而虜已實偵知之矣已而韓世忠得虜
酋約戰書曰聞江南欲決淮西水以浸吾軍書
到明日虜卽退師當時但以爲却敵之功而不
知九齡之力蓋陰庇之也

任誕

世謂任誕起于江左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
統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微
滅風雅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
之側庶千歲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壚實獲我
心矣二子蓋劉阮之先着鞭者也

柰

方言吳有柰娥之臺東晉賦朝享五鼎之奉夕
枕譚

宿柰娥之房柰卽七也大玄七政亦作柰褚河
南書枯樹賦亦作柰

笨

笨音奔去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大守史壽肥大
時或目爲笨伯宋書王微傳亦有麤笨之語朱
子語錄云諸葛亮只是笨不知笨字乃書作盆
而以音發之噫諸葛豈笨者耶字尚不識而欲
識評諸葛乎

化益

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襄曰化益伯益也荀子成相篇傳禹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呂氏春秋云得皋陶化益真成橫革之交五人爲佐化益卽伯益真成卽直成也

楓天棗地

張文成太卜判有楓天棗地之語初不省所出

枕譚

大

後見乃六典三式云六壬卦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乃知文成用此

枕談一卷

江蘇巡撫
抄進本

明陳繼儒撰僅寥寥數條自跋謂讀古人書往往承襲謬誤因取目前常用之語而考據之然亦各有所本非心得也

偃曝談餘二卷

〔明〕陳繼儒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

顏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偃曝談餘

二卷》提要

偃曝談餘卷之上

華亭 陳繼儒 譔

繡水 張 昞 校

海鹽 林有聲 閱

余入冬喜負暄讀書已漸相繼往往狎夏日
鼾睡以爲快庶幾有魯恭士行陽之意與客
笑不能從曰王僧達云寒榮共偃曝孟浩然
云草堂時偃曝則請與眉道人麈尾共之余
偃曝談餘卷上

退而記與客談者

吾鄉泖湖金澤寺傍多蓴鎰孟熙云永興湘湖
蓴菜三月盡采賣至秋則無人采矣孟熙此語
止見一方耳春蓴如亂髮不足異秋蓴長丈許
凝脂甚滑季鷹秋風正饒此也按書至冬爲猪
蓴又云龜蓴又云七八月以前曰絲蓴秋冬
初曰塊蓴四月曰雉尾蓴

昔人云年號毋論正統僭偽自漢武至晉大都

承襲劉宋以後間亦有之自乾德後及于胡元	皆前代所未有而寔不然余嘗總考之	漢武	建元	安建元	晉康建元	劉聰僭號建元	符堅僭號建元	蕭齊高建元	漢武太始	晉武太始	張玄靚僭號太始	漢宣甘露	孫皓甘露	符堅僭號甘露	漢宣黃龍	孫權黃龍	漢元永元	和永元	張茂僭號	永元	漢成永始	高雲僭號永始	漢哀建	復讐	平	石勒慕容盛慕容德皆僭	建平	光武	建武	晉元建武	石虎僭號建武	蕭齊明	建武	漢明永平	拓拔恪永平	王建僭號	永平	漢章建初	西涼李暠後蜀李特俱僭	號建初	漢章元和	唐憲元和	漢和永元	蕭齊東昏永元	張茂僭號永元	漢和元	興	孫皓元興	晉安元興	安永初	南	宋武永初	漢安永寧	晉惠永寧	石祗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永寧	漢順永建	李恂僭號永建	漢順	永和	晉穆永和	收捷僭號永和	姚泓僭	號永和	閩王延鈞僭號永和	漢冲永嘉	晉懷永嘉	漢桓建和	利鹿孤僭號建和	漢桓元嘉	南宋文元嘉	漢桓永興	晉惠	永興	符秦拓拔嗣皆僭號永興	漢桓永康	晉惠永康	慕容寶乞伏熾盤皆僭號永康	漢靈中和	唐僖中和	漢後王建興	孫	亮建興	慕容垂李雄皆僭號建興	晉武太	康	遼道宗弘基太康	晉惠永安	孫休永	安	張軌拓拔攸沮渠蒙遜皆僭號永安	晉	帝奕太和	曹叡太和	禿髮烏孤石勒拓拔	宏李勢楊博皆僭號太和	又唐文太和	晉	孝武太元	張駿僭號太元	晉恭元熙	劉	淵僭號元熙	蕭齊和中興	拓拔朗中興	蕭梁敬太平	孫亮太平	馮跋隋末林士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遼隆緒皆僭號太平 陳後主至德 唐肅至德 石晉天福 劉漢天福 宋太祖乾德 王衍乾德 輔公柘反江東亦號乾德 張重華五季蠻賊張遇賢及方臘皆僞號永樂隋世衛郭子和反亦稱永樂王 元太子阿速吉八改元天順 西夏王乾順改元正德 以上皆歷歷可考而我朝襲之何也明昌三年太后不豫上侍疾隆慶 辛酉太后崩而穆廟襲朱泚僭號改元應天而南京亦襲之何也昔盧多遜素與趙韓王不協韓王爲樞密多遜爲翰林學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 德因言此號從古未有韓王從旁稱贊盧曰此僞蜀時號也帝大驚遽令檢史視之果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曰汝爭得如它多遜韓王經宿不敢洗面翌日奏對帝方命洗去今如我朝年號使宋祖見之不知塗幾斗墨矣

王元美先生荅慎侍御書曾以示余余見而錄之如左來書桃源行云物外起田園起字不知何解荅云卽今起房屋俗語之所由始也王建詩妾家高樓連苑起亦此義 溫庭筠詩云招客先開二十雙此句不解所謂荅云雙五畝也未句云四十雙蓋二百畝也見唐書南詔傳官給田四十雙爲二百畝也陶南村輟耕錄則謂一雙爲四畝 五 陶弘景傳云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志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六字竟不知何義恒欲就之荅云知此難立止句謂不可便住也大朝人交筆大抵晦澁如此 歐文忠詩譜補亡後序未云增損圖乙不知何以爲圖何以爲乙荅曰增損圖乙圖者塗抹也乙者勾止也乙字義見東方朔傳 晏殊庭莎記不知莎是何物荅云莎有二種草

也又樹也樹似桃柳亦有麴

又書云所諭長孫太尉記義感帝卽感生帝也以正月辛巳祈穀祀之高祖太宗皆配見唐書禮示志第三卷其文俱稱感帝非誤也鄉年在燕中有一貴人問家弟索慎子而僕無之後聞其覓得送去云其書不能佳故不復追寫也

又書云別紙所云庫露真記是北酒名尚未的也活剝吞蓋識其全用他人語記是張昌齡非

傳曝談餘卷上

大

九齡也裨卽棺也今書作裨誤歲一漆之欲其堅久不壞也古人墓中用漆燈蓋漆能不畏土故耳 荅侍御書止此

晉孝武太元中寧州刺史費統言所統晉寧漢池縣舊有河水周回二百餘里六月二十八日辛亥神馬二匹一白一黑忽出于河中去岸百步縣民董聰見之車頻奏書云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六寸背負八卦

古字堅似石作池養之乃知河圖洛書誠有之

○孫雪居守漢陽山民斲石之內坎有白龜在焉獻而放之于江大石未破不解何緣中有此龜天寶中李應物開砥柱石中得古鐵犁鏵有平陸字因改爲平陸縣見天寶傳信錄夏侯孜開貞陵于堅石中得金釵半股其長如掌餘尚銜石中見唐史闕二事于白龜相類而終不能曉因偶檢東觀餘論潯陽役兵鑿一石石中又

傳曝談餘卷上

七

有小石若碑版視之乃王逸少書頭眩方可異也黃長睿謂埋沒既久土或變石故是刻入于石中了不足恠余思之亦有理正如琥珀內蟻蟲晶內桃花片耳然王文秉石破而得金蠶杜綰石墜而得活魚又若自然一種化機也

王荆公爲謝絳行狀其文云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在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已事故其葬

也盧陵歐陽公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乃知古人銘狀各有所重非若今人以狀謂銘也其後又云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則行狀又若備國史採擇而作也姑記之于此以俟知古者

武帝咸寧五年十月汲郡人掘魏襄王塚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秘府晉書本記載

經集錄卷五

八

其事司馬溫公通鑑削而不書故朱子綱目因之按綱目凡例凡事關道術者皆書三代斷簡晦而復顯謂道術所係非與東晉傳亦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塚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卦下易經一篇公孫段上篇公孫段與邵涉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各三篇以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晉左傳諸十

笠師春似是造書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上夢寐性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三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又雜書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云紀傳歲月小異而古籍之幸存而不泯實賴于此載筆君子其可略諸

傳集錄卷五

九

八陣圖在新都縣北三十里牟彌鎮諸葛亮八陣圖凡三在夔州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牟彌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其在碁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

朱澤民集載異域說甚奇至正丁亥冬寓京口乾元宮之寶儉齋適昆陵監郡岳忽難平陽同知散竺台偕來訪自言在延祐間忝宿衛近侍時有佛鼻國使來朝備言其域當日沒之處土

地甚廣有七十二會長地有水銀海周回可四
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并
數十然後使健夫駿馬馳驟可逐飛鷹者人馬
皆貼以金薄迤邐行近海日照金光晃曜則水
銀滾沸如潮而來勢若粘裹其人卽迴馬疾馳
水銀隨後趕至行稍遲緩則人馬俱爲水銀攔
没人馬旣迴速於是水銀之勢漸遠力漸微却
復奔回遇坑并則水銀溜積其中然後其國人

僊傳談餘卷上

十

旋取之用香草同煎皆花銀也其地又能撚毛
爲布謂之梭福用密 丹染成沉綠浣之不淡
其餘瓊瑜錦疊皆常產也至正壬午間獻黑馬
高九尺餘鬣尾垂地七尺卽其地所產來使四
年至乞失密又四年至中州過七度海方抵京
師焉岳監郡竺同知旣別去僕書而記其說是
歲十一月十九日也

桑悅客星亭記云客星有曰周伯曰孝子曰王

蓬絮曰國皇曰溫星凡有所犯無不苗凶後漢
天文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應之于此不書似
因子陵而諱占也且犯帝之變劉聰遂亡光武
無應者豈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苗患歟此
論奇特民懌非徒狂者

道家字學詳見于三洞經教部曰本文曰雲篆
曰八體六書文曰符字曰八顯曰玉字訣曰皇
文帝書曰天書曰龍章曰鳳文曰玉牒金書曰

僊傳談餘卷上

十

石字曰題素曰玉字曰玉錄曰玉篇曰文生東
曰玉札曰丹書墨錄曰玉策曰福運之書曰琅
虬瑞文曰白銀之縞曰赤書曰火鍊真文曰金
壺墨汁字曰瓊札曰紫字曰自然之字曰四會
成字曰琅簡藥書曰石碩

淨飯王令密多羅傳太子書太子郎初就學將
好最妙牛頭旃檀作手板純用七寶裝嚴四緣
以天種種殊特妙香塗其背上執持至于毗奢

密多羅阿聞黎所而作是言尊開黎教我何書
自下太子或復梵天所說之書今婆羅門書正廣爲書說
 佉盧虱吒書隋言富沙迦羅仙人說書隋言阿
 迦羅書隋言分營迦羅書隋言邪寐亡毗尼書隋言
大秦鴛鴦梨書隋言耶那尼迦書隋言婆迦羅
 書隋言波羅婆尼書隋言波流沙書隋言父與
 書毗多茶書起尸陀毗茶國書隋言南脂
 羅佉書隋言度其老那婆多書隋言優婆迦書
嚴藏僧佉書隋言阿婆勿陀書隋言阿菟盧摩
 書順毗耶寐奢羅書隋言陀羅多書鳥場西
 瞿耶尼書須彌阿沙書支那國書即此大摩
 那書科末茶又羅書中毗多悉底書尺富數波
 書華提婆書天那迦書龍夜丫書乾闥婆書
天音阿修羅書不飲迦姿羅書不飲緊那羅書
非摩睺羅伽書天彌迦遮迦書諸獸迦迦婁多
音浮摩提婆書地安多樹又提婆書虛鬱

多羅拘羅書頌迦婁婆毗提阿書頌彌鳥差
 婆書舉膩差波書迦婆伽羅書海跋闍羅書金
 樹伽波羅佉梨伽書復毗棄多書食阿菟浮多
 書未奢婆多羅跋多書舉尼差跋多書轉波
 陀樹佉書吐毗拘多羅波陀那地書從二增耶
 婆陀輪多羅書增上句末茶婆晒尼書中樹娑
 邪婆多波侈比多書諸山陀羅尼卑又梨書地
 伽伽那卑麗又尼書觀薩拘沙地尼山書切
藥草沙羅僧伽何尼書總薩婆韋多書一切爾
 時太子說是書已此書凡有六十四種昔造書
 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
 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梵佉盧居于天
 竺黃史蒼頡在于中夏梵佉取法于淨天
 古今注云彤管赤添耳史官載筆以志心事也
 注漢官儀又曰尙書令僕承郎月給亦管大筆
 一雙篆題曰一官工作授神記又曰王祐病有

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薦下曰簪之出入辟惡
凡舉事皆無恙則彤管又若校不祥者然古或
漆或鏤或以象或以琉璃至綠沉斑管而後今
始盡用竹矣故右軍書斯亦可愛詎以金寶雕
珍爲貴也

余見寶祐年登科錄第一甲一名文天祥字宋
瑞小名雲孫小字從龍年二十第二甲一名謝
枋得字君直小名鍾小字君和年三十第二甲

趙德麟述

南

二十七名陸秀夫字君實年十九是榜有忠臣
三人皆少年也

趙德麟述東坡云吾酒後乘興作數千字覺氣
拂拂從十指出也大是妙語不知此意出于崔
渾昔崔渾至孝母病祈神請以身代覺病從十
指出入俄遍而毋遂安東坡善于脫胎大都類
此

晉書后妃傳景獻羊皇后父道上黨太守毋陳

留蔡邕女也又羊祐傳祐蔡邕外孫景獻皇后
同產弟祐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
襲詔封襲關內侯是邕未嘗無嗣其文姬爲董
祀妻者想又一女也

鄧州西有穀城城門石人刊其腹云磨堯鞭慎
莫言李敞立又揭三字于坐隅曰磨堯堅宋學
士續之以箴亦曰磨堯堅摩字與磨義不同堅
與鞭韻不同不知誰爲正

傳曝錄餘卷上

志

青元真人注度人經云三界之上四種民天多
是歷代聖君賢相居之如浩劫交周鴻濛開闢
此諸天人降生人間元祐姦黨碑諸名賢多是
星宿晦菴亦自是武夷洞天神仙出來
都玄敬使西日記多奇事其苑有方石刻殷
比干墓四字字徑八寸其墓字已剝似篆非篆
元吾丘子行精篆籀常定爲漢人之筆

新安西王喬洞其石皆上所成取而破之木葉

之形交錯其間文理具在若雕刻者不特一石
爲然衆石皆然洞之上二木亦皆化石而一木
復產枝葉

硤石山行五十二里道側有碑大書曰魏野草
堂譙樓下二鐵人銘其序云鐵金屬土其毋水
其子也後之人慮河之奔決潰溢也乃斂其毋
鑄爲人形俾水得金而不橫土得金而益壯水
火成質子毋相顧無奔決潰溢之患也

傳曝談餘卷一

宋

西嶽廟極壯麗其前土臺之上有樓凡一百七
十楹其中樓特高大正與嶽對廟中古木森列
唐栢五株恠甚其一大者四人圍之碑有唐明
皇御製文其崇五丈字徑八寸經黃巢之火今
存惟十數字廟又有漢郭香祿字碑及六朝唐
宋人碑甚多

華陰班家庄謁漢定遠侯班超墓墓已爲民居
離班庄出大道登鳳居山山一名龍骨其麓有

傳曝談餘卷上

七

永慶禪院老僧云唐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此
龍墮地化泉二道鳳憤而死其一龍被鳳爪傷
流血泉色遂赤至今院中有飲龍泉赤泉惟灌
池而已僧又云鳳喜食龍腦故龍畏之鳳死時
山之僧以石函瘞其骨于山顛壘磚爲塔覆之
山因以名景泰癸酉鄉之人因築城逼于州官
盡取塔磚以去而石函始露其僧少年猶及見
之石上刻字云景祐四年重修啓函鳳脰骨長
二尺圍可六寸股骨長一尺五寸圍如脰骨其
潔如玉龍之畏鳳昔所未聞斯亦異矣
臨潼縣驪山溫泉上有室三楹扁鎖甚嚴蓋非
貴人不得浴此其四周甃石如玉環狀中一小
石上鑿七竅泉由是出室之內有古今石刻近
知縣事者聚之壘于門外儼若屏障溫泉之左
有泉曰混池以浴小民東行卽華清宮故址上
有三清殿前臥一巨鐘視其款乃華清物玉女

閩方池卽溫泉發源處之可已疾每秋
人取未熟柿投其中經宿食之不瀝

唐興慶宮廢宮故址隆然而高四周皆古柏壽
藤其右稍上爲沉香亭又上爲貴妃洗粧樓與
興慶柱礎俱存

唐高宗陵石表二飛龍馬二方石上刻爲畢方
之形者二石馬十石人二十石碑二其左無後
人爲刻名于上入門乃陶甕所甃其半已傾右

傳曝談餘

卷上

石人爲回紇狀者六十有四其上卽高宗陵武
氏與之合葬

趙文監平涼人言其家去崆峒山四十里舊常
與張同知者遊山見山中二鶴玄色高七八尺
首大如瓜視常鶴不止加倍飛鳴下上趙武臣
欲彎弓射之張不可乃止遂飛入洞中歸以語
其祖祖驚曰此千歲雀也汝何幸見之又言山
中有王道人者河南人年一百四十歲髮白返

黑齒落復生趙飲以酒至二百杯不醉從容問
曰汝後亦死乎荅曰我安得死第恐被人殺耳
近果爲盜所害斫其首去

弘治初隋州應山縣女子生髭長二寸許見邸
報鄭陽一婦人美色生鬚三縷約數十莖長可
有數寸許人目之爲鬚娘云然宋有鬚婦人爲
女道士而唐李光弼之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
仰視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夫人則古已

傳曝談餘

卷上

有此矣

金山中冷泉又曰龍井水經品爲第一舊嘗波
險中汲汲者患之僧于山西北下穴一井以給
遊客又不徹堂前一井與今中冷相去又數十
步而水味迥劣按冷一作零又作灑太平廣記
李德裕使人取金山中冷水蘇軾蔡肇並有中
冷之句雜記云石碑山北謂之北灑釣者餘三
十丈則中冷之外似又有南灑北灑者潤州類

集云江水至金山分爲三冷今寺中亦有三井其水味各別疑似三冷之說也

西湖昭慶寺後有慶忌塔上聳峻壁下臨深淵每月明風雨之夜光怪百出傳言吳慶忌葬此然石骨巉露恐非容棺之區余因思水石之精名曰慶忌狀如人乘車蓋一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可使入水取魚又涸澤之精亦名曰慶忌其狀若人其長四寸黃衣黃冠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一日千里反報二事在道藏中昭慶後所謂慶忌者得無怖其精魅故設塔以鎮之耶况吳將不應葬越地也

種狐烏瞳人其狀赤色故夜見晝不見人目中瞳人黑色故晝見夜不見犬馬瞳人黃色故晝夜俱見諸魚目中瞳人眇淚所覆故水見陸不見人目中瞳水泡所成故陸見水不見龜鼈蝦蟇水蛭瞳人骨之所成故水陸俱見也

弘治中西番貢人獅一番人長與之相守夜則同宿于木籠中又畜二小獸名曰吼形類兔兩耳尖長僅長尺餘獅作威時卽牽吼視之獅畏服不敢動蓋吼溺着體卽腐吼猖獗又畏雄鴻引吭高鳴吼亦畏服俗所謂獅子吼非也

偃曝談餘上卷

卷上

三

偃曝談餘卷之下

華亭 陳繼儒 譔

繡水 張 昞 校

陳天保 閱

銅雀瓦世傳鄴城古瓦夫魏之宮室焚蕩于汲桑之亂久矣鄴中記曰北高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蘚筒瓦覆故油其背版瓦仰故油其面筒瓦長二尺濶一尺版瓦之長

偃曝談餘卷下

亦如之而其濶倍之今得其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白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見古磚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磚筒者花紋年號如磚內員外方用承簷溜亦可以爲研鄴人有言曰銅雀瓦研體質細濶而堅如石不費筆而發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絕無鄴民乃偽造以

給遠方王荆公詩曰吹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託虛名動世人○元羅春伯有任俠十三戒一曰戰與日戰不移表與神戰不旋踵與人戰不達聲蔽丘所所以眇目漢書曰東市相砍楊阿若西市相砍楊阿若二曰仇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與同國朋友之仇不與同市郅鄠曰子在我憂而不手于死我手而不憂三曰恩恩莫大于知

偃曝談餘卷下

已知已之遇人生所難終飯之惠必報寧過母不及豫讓曰彼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彼以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四曰施施恩于不報之地以情察之勿以事拘毋施非類毋施浮屠五曰委質親在不敢許人以死擇主而事待價而沽既委質後誓以終身如女出室不敢外視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六曰交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失使人各以我爲私已四豪萬紀

不若田橫五百其同類猶當重之七曰色色不親二酒不染面干道路不許視人之妻少婦然後告天地父母娶妻八曰藝或劔或鉞或鈞或七首或彈左五者習一用小牌上寫辭受取予四字背書俠字旁書名上俠以金下俠銅遠方相遇饋贐假者手刃之九曰勇無畏萬乘君毋畏褐寬博毋叛本國毋拜夷狄毋凌貧賤毋誚富貴餓死不劫盜十曰掃除不平卽探得赤

修曝談餘卷下

三

九殺武吏探得黑丸殺文吏不干已事凡奸臣賊子俱得而誅之風俗敗惡皆得直書于清議十一曰樂三市開雞五陵走馬奇美衣服酒肆結客一言相合繫千乘而弗顧弃千金如脫屣十二曰信一言授受千里命駕雖心宵之間有未知之事亦不可以欺人十三曰神以孟常平原信陵田橫爲四神隨意祠一不祠春申君祭以端午日用雞有犯戒者或撻或刀俱告于神

而後刑誓

山水画自唐始變古法蓋有兩宗李宗訓王維是也李之傳爲宋趙伯駒伯驪以及于李唐郭熙馬遠夏圭皆李派王之傳爲荆詒關仝董源李成范寬以及于大小米元四大家皆王派李派粗硬無士人氣王派虛和蕭散此又慧能之禪非神秀所及也至郭忠恕馬和之又如方外不食烟火人另具一骨相者

修曝談餘卷下

四

真草隸篆四字乃村學究語六書中惟有楷隸鍾王歐顏皆有此意後代以真書別爲一種古法滅俗札生矣通釋云字原有秦隸漢隸今當以晉唐書爲晉隸唐隸則自然易曉也張紳此言可爲點留洗眼之語

陳貞父云寶雖有尹喜故宅張三丰丘長春馬丹陽王重陽劉綱樊夫人秦弄玉仙跡往往而在第虎豹能熊時出伺人有獨角獸樵者見其

臥林間或搏虎而食之食輒餘其半山家每得殘虎以飽縣苦無酒隴酒甜桑落酒有毒市中酒帘比屋競欲其刺口釀以鳥頭纔沾舌舌破不可飲也

又嘗見鬻皮于市似猿猱而長尾尾色紅問之曰猱也去來林間如飛猿猱之族千百為羣出采山核猱至莫不俯首帖服不敢張目視猱歷視其肥膺者取小石或落葉識其首噉且飽猱

便勝談餘卷下

五

臥或它去猿猱散走其首有識者惴惴待牙吻無動其點者乘間竊取首所識移之隣已得脫去而隣代之矣

又能得人輒搔人喉若股令笑人仆舌舐面血以為快人屏氣陽死乃棄去還視之再三人蘇欲起逃去追而扼之山民習其狀能脫于死又寶雞縣與岐山接雷雨中黑鱗蜿蜒攫民于庭民呼毋毋亟走抱持黑鱗尾掉毋墻外民

腦入瓜流血竟死南山有巨蟒噓氣成雲人入其中輒僵懸崖空中蜂國之家為木箱窰其裏梯而上之置空中蜂移國之以為利嘗有伐樹樹空中得蜜石許者深山大林多無人境故見聞與江南不類也

又登華山明星峰道者有石室老君棋正在其前三十二子鐵所鑄也子重五斤非老君不能措手

便勝談餘卷下

六

又太白山積雪盈望日射之閃閃照人經夏不消土人云祠在山巔六七月旱時詣祠前禱雨非挾纘不可往

以上見陳貞寶雞錄

畢少董妙于鼎篆其論水字云中間一豎更不須曲只是畫一坎卦耳余因思張有妙于小篆嘗言心字是一箇倒火字豈知心字畫一離卦三戔上一點上一畫也旁二點中二畫也下鈞下一畫也

歐陽集古錄云漢故北海桐景君碑銘有云不
永慶壽余家集錄三代古器銘有眉壽者皆爲
慶壽蓋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也余按慶壽
多至千百京房易傳云慶正作淫者大不明國
多慶又曰慶途泥厥咎國多慶博物志云慶千
千爲羣慶壽者言多壽如千秋云也非通用眉
字也

檣杪狀如虎長三尺人面虎爪口牙一丈八尺

傳勝談餘卷下

七

人或食之獸闕終不退却唯死而已甚哉史官
之宜死于其職也又史者示往知來者也檣杪
之爲物能逆知來事故以此目之朱紫陽訓爲
紀惡者又一義也

唐僧泓言張說墓不置雄黃以其氣燥草木枯
而不潤葉夢得言勝國時有賈故干良嶽內得
雄黃爐甘石數萬餘斤雄黃辟蛇虺爐甘石甬
後日炙濕氣鬱蒸淡藹瀾烟映帶木末蓋草蒼

岑蔚卽雄黃不能勝之如此巧思皆古人所無
南轅北慕固其宜也

宋朝小說凡列祖位號皆提行權寫相沿至今
尚依原本抄刻甚無謂古竹簡之後皆易楮書
之束而爲卷故曰一卷二卷自馮瀛王刻板卷
變爲冊猶曰卷者甚無謂司馬溫公奉勅編通
鑑制局書寫誤者例旁注半非今相仍以非字
作卜者甚無謂此皆讀書嗜古者當知也

傳勝談餘卷下

八

余嘗謂世人但能算九分其一分算不及處此
造化權也而變幻無窮之妙亦全藏些子中正
如大衍四十有九其妙在虛其一天文三百六
十五度其妙在四分度之一

吾衍云墓前石人通謂之翁仲未有拚言之者
或作有墳前石人翁與仲之語好事者因續其
事以嘲之西漢叢語載張崇又歷代小志文翁
姓文名黨字仲翁景帝時爲蜀郡太守卽此人

也文翁字漢書不載而吾衍號博雅亦未及檢証蓋墓前石羊名神羊石馬名駁馬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少爲縣吏爲督郵所笞歎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秦人以爲瑞翁仲死遂鑄銅爲像置之咸陽宮司馬門外匈奴見之者猶以爲生故古之墓間皆用之至于秦金人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爲郡縣正法律

禮記集說卷下

九

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六尺以爲祥鑄金人象之其重二十四萬斤坐阿房宮前當漢而徙之未央宮王莽嘗鑄其膺又其後董卓以其九鑄錢而石虎以其三置鄴宮符堅取之後置長安以其二爲泉其一適至陝而堅亂民以其勞苦患之乃排陷河中戴延之誤曰翁仲所投故河流湧起則又誤傳之非也歷查古人異相見于書史者如呂望芝眉唐叔

生而有手文曰虞遂以爲名吳夫差肉食而有墨色仲子魯惠公夫人生有手文曰爲魯夫人干將子眉廣三寸公孫呂面長三尺廣三尺張良手紋如琴陳平手紋有兵符其妻蕭氏手有帝金花印諸葛亮手長八尺形細面龐猶如松栢皮膚枯槁文理潤澤石崇聲似鼓顧思遠頭有肉角長寸許壽一百二十歲七子迨死少子六十矣杜皇后長猶無齒晉成納采之日一名

禮記集說卷下

十

盡生劉曜鬚髯百根長五尺身長九尺三十符秦背有文隱起曰草付慕容皝版齒呂光左肘有肉印劉元鬚二尺當心有赤毫三根長三尺蕭道成鱗文遍體梁武舌文八字兩髀駢骨項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梁簡文眉翠色梁武妃丁貴嬪左臂有赤痣上有五采而體多疣納之其痣並失沈約左目重瞳腰有紫痣王敬則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侯景左足上有赤瘤狀

如龜戰應竟捷瘤則隱起分明如不勝瘤低及王僧辨至石頭瘤隱陷肉中又左足偏短不便弓馬章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小虧則貴後醉墮馬鬚角小傷侯景之亂中流矢眇一目相者曰卿相善矣仕陳位至司空釋曇如足白于面雖跋涉泥水未嘗汙濁陳武章皇后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遇蕃功之服則先折一爪張麗華髮長七尺後魏拓拔濟立髮委地每臥則鬚垂至臍高澄賈子儒相之曰人有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目崔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楊大眼眼如車輪蘆曹身長九尺臂毛逆如猪鬣力能拔樹嘗臥疾猶申足舉二人黃巢足有黃巢二字唐高祖體生三乳馬周妻賣餅媪也袁天綱見之言法當貴周納之封夫人高力士曾有七黑子安祿山雙足黑痣有毫李光弼之母有鬚數十長五寸

誥封韓國夫人楊都女生而連眉果得仙王欽若項有附疣朱仲晦面有七星秦檜眼有夜光呂文德足長尺餘有咫趙子昂尖頭小書生琉球造酒則以水漬米越宿令婦人口嚼手搓取汁爲之名曰米奇日本有白樂天集亦有宋濂集占城奇南出在一山酋長禁民不得采取犯者斷其手彼亦自貴重星槎勝覽作琪楠潘賜使外國回其王餽之載在志則作奇藍此當是的○榜葛刺國有衣黑白花彩榮悅佩珊瑚琥珀纓絡繫臂硝子鐲釧歌舞侑酒者曰根肖速魯素素蓋優人也能作百戲以鐵索繫虎行步中入人家解索坐虎于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没入虎喉虎亦不傷戲已仍繫之人家爭以肉啖虎勞戲者錢朝鮮酒岩有酒流出其下舟狀如亭上覆重葭

下布紋席棟梁橫楠青炳耀四面皆蔽懸以素幕其國中亦有牡丹荷花

于闐國往返携一鐵鎚涉流踰河獨挈水而行鎚投水百沸矣故寶之

胡人以鵲鴿貯葫蘆中懸之柳上彎弓射之矢中葫蘆鵲輒飛出以飛之高下爲勝負往往會于清明端午日名曰射柳

榜葛刺國不飲酒恐亂性以薔薇露和香蜜水飲之

僊曝談餘卷下

主

堅昆國其人赤髮綠瞳李陵居其地生而黑瞳者必曰陵苗裔

撒馬兒罕古漢屬賓地人多巧藝善治宮室門楹皆雕文刻鏤牕牖綴以瑟瑟俗重拜天建屋祀之以青石爲柱雕鏤甚精經文皆書以泥金裹以羊皮按唐語林盧昂有瑟瑟枕憲宗估其值曰至寶無價

高麗箕子墓封樹而不墳石碑二尺陋甚譯者曰不敢易其故

拂林國鑄金銀錢無穿孔面鑿彌勒佛

于闐國有白玉河綠玉河烏玉河每秋取玉于河

哈烈國國有學舍中爲大室四面廓以居遊學之士名曰默得兒

占城國人非至午不起非至于不睡

僊曝談餘卷下

主

日本婚嫁不娶同姓拂林國孤寡無倚一村人家輪流養不容別村求食

東夷北狄南蠻皆不聞有曆西域獨有之蓋西域諸國當崑崙之陽諸夷中得風氣之正故多異人若天竺楚學婆羅門伎術皆西域書也獅子乳以金銀寶器盛之皆漏惟玻璃則否庭州瀾水在大荒之外以金鐵承之皆漏惟角與瓠葉則否拘夷山中有流水亦如之

楊雄酒賦曰鴟夷滑稽非指子胥少伯也崔浩
漢紀音義曰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
若今之燧尊也

嚴滄浪云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
大曆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此老以禪論詩墮
門霄外不知臨濟曹洞有何高下而乃勦其門
庭影響之語抑勒詩法真可謂杜撰禪

山谷有酺池寺書堂詩云桃李無言一弄風黃

僊隱談餘

卷下

五

鵬唯見綠忽忽人言九事八爲律倘有江船我
欲東人言九事八爲律者王父偃上書言九事
其八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又桃花詩云湯沐
水肌照春色海牛押壓字簾風不開真言紅塵
無路入猶傍蜂鬚蝶翅來按漢武故事曰上起
神屋以珠爲簾箔玳瑁拂之東坡詞云銀蒜押
簾此山谷改壓簾作押簾之意也

修武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韓文公之故里也

居人呼其地曰韓庄又曰韓村愈自前世居此
按李翰爲愈作行狀曰昌黎人而愈亦嘗自稱
昌黎又皇甫湜爲愈作墓誌銘不言鄉里李白
作愈父仲卿碑曰南陽人嗣後劉煦舊唐書列
傳亦曰昌黎人蓋本諸行狀而歐宋新唐書乃
增曰鄧州南陽人蓋本諸愈父碑而誤加鄧州
二字也昌黎古韓氏通稱如李必曰隴西崔必
曰博陵孫必曰樂安耳今修武之韓庄有愈墓

僊隱談餘

卷下

存焉則愈之爲修武人明矣

吾鄉自陶南村撰輟耕錄及說郛有此一種氣
習而嗣後陸祭酒儼山最稱博雅徐長谷何柘
湖張王屋朱察卿董紫岡繼之又與吳門文徵
仲王履吉交故皆能泛濫究討而莫廷韓又游
于四公間復得其外家常熟楊夢儀藏書尤多
朱太史文石廣畜宋版而抄本書亦不下諸君
捐館之後散落人間孫漢陽收得之至今借讀

皆朱氏收藏印記者

何宇新惠之博羅人毋死廬墓家無三尺之童
畜一黃犬三五日輒候墓所每有所需卽書片
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還趙澤民爲
山西廉使時畜一大名桃花善獵有客至卽呼
名喚之語家人先具酒果良久桃花必致一物
如麀鹿雉兔之類無虛往陸機寄書黃耳劉貢
父云陸氏有奴名黃耳觀此吾鄉黃耳犬豕不

僊曝談餘卷下

七

妄也

楊用修以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成都碑目元費
著器物譜蜀錦譜錢楮譜歲華麗記譜陸游及
故元質牡丹譜洪邁糖譜沈立海棠記皆載在
蜀志可讀修郡乘者宜援以爲法

嚴州壽昌縣有朱買臣廟其地有朱池朱村乃
構李東塔寺後買臣墓在焉不知當時何以葬
此余嘗一至墓頭其樹蔭可憩按虹縣志云

後魏地志載虹縣朱山會稽朱翁子之舊里朱
山廟卽其別業有買臣墓在山之北麓河南志
歸德府夏邑縣有朱買臣墓河南府有朱買臣
廟又隋唐嘉話云東封之歲洛陽平鄉路北市
東南陷得漢丞相朱買臣墓及考宦游僑寓皆
不見買臣事不知其何自而得俎豆于梁也中
都志云按漢書列傳買臣吳人爲會稽太守漢
之會稽乃今蘇州嘉興縣故屬吳當以在嘉興

僊曝談餘卷下

六

爲是然崇文總目載名賢姓字相同錄不兩朱
買臣豈相傳之訛歟

近代尚質朝野之間皆用古折簡駸駸乎有先
輩風度顧其相稱謂及諸儀式都未循體余考
牒牒之原古惟鉛刀竹木而削札爲刺止達姓
名寓書于簡止爲問好官有公事上而下者曰
符曰檄下而上者曰狀位相等往來曰移曰牒
非公事以意曉下曰教下私自候請謝曰牒記

書啓唐世稍增始于刺謁有參候起因爲狀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事又周禮九擗辨一曰稽首手引頭至地稽留多時爲稽首臣拜君之拜也最重二曰頓首頭叩地卽舉不停留爲頓首平敵拜也三曰空首頭至手不至地爲空首君答臣之拜也三者正拜也四曰振拜戰栗變動之拜五曰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六曰凶拜稽顙而後拜謂

三年服者七曰奇拜謂一拜答臣下八曰褒拜謂再拜神與尸亦謂答拜九曰肅拜但俯下手軍中拜及婦人拜也最輕
甲午四月有鹿渡浦大如牛無角浦口之民擊而斃之獻上海令許公許公割其肉分餉諸士大夫余按秘閣有李贊華畫于角鹿崇寧四年秘閣收畫以公使考疑其狀且求古有是類者當得其名以備顧問董道謂邪希有鹿兩頭而

角且千雲南郡有神鹿一身兩頭而角衆列今浦有鹿額帶斜藤一枝四條直上各丈人以爲角條支挑杖一角者爲天鹿兩角者爲辟拔道書有五頭鹿其角且千皆古之異鹿也遇之殆爲瑞又按陵紹第爲盧氏縣尉嘗觀獵人獵遇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斑如画問之言此仙鹿也且復不利陸不信強之獵者一發矢鹿帶箭而去及返射者墜崖折足則害之又殆

僊曝談餘下卷終

偃曝談餘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陳繼儒撰取其平日與客談者抄撮成書無他
考証所紀歷代年號一則遺漏尤多前有自跋云
入冬喜負暄讀書故以偃曝名之云